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07/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五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7.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五五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遜國君紀抄一卷臣事抄六卷

〔明〕鄭曉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

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六七

泰昌日錄二卷

〔明〕楊惟休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一二八

欽定逆案一卷

〔明〕韓爌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一七一

遜國逸書四種四卷

〔明〕錢士升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八六

守鄖紀畧一卷

〔明〕高斗樞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三四

遜國正氣紀八卷

〔明〕曹參芳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二五二

嘉靖大政類編二卷

〔明〕黃鳳翔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三七六

平巢事蹟考一卷

〔明〕茅元儀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四八六

先撥志始三卷

〔明〕文秉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四九七

守汴日志一卷

〔明〕李光壁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七年李昆等刻光緒二十四年孫叔謙補刻本

五八〇

東林始末一卷

〔明〕蔣平階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六一八

談往一卷

〔清〕花村看行侍者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六四〇

平叛記二卷

〔清〕毛甯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毛貢刻本

六七二

平寇志十二卷

〔清〕彭孫貽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活字本

七五八

遜國君紀抄一卷臣事抄六

卷

〔明〕鄭曉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君記

鈔一卷臣事鈔六卷》提要

遜國君紀抄

建文皇帝諱允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生

而其兄神宗又十年而懿文卒

高皇年六十有五矣御正門對峙臣廷新林學士劉三

曰皇孫世適當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慈心

高皇曰是年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詔曰業者創聖相繼

字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

矣前者選將練兵與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

用心多矣適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月十三日冊適孫

校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

典禮既為太孫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肅太

師曹國公景隆涼國公王太子太傅開國公友德兼太子

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安祥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任真太子少詹事孫翰林修撰杜澤楚樟詹事府丞徽

以下支葉官俸又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刑部尚書楊靖

太子賓客又命廷臣撰義為行之士勸濟王勉為左右

子二十九年八月詔更議諸王見東宮禮官曰諸王來

朝見朕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議其叙家人礼王及東

宮常服引礼官請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

東向贊礼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礼畢敘坐則東宮正中南

向諸王列于東西奏上從之

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遣詔

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之禍亂而解兵安生民於市
野雖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矣危積心日勤不怠志
有盈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不及多
美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
自然之理其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成仁明孝友天下歸心
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寮同心輔佐以福吾民望
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
其故無改諸王昭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
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王不令中看惟以令從事而
成令祀部議喪禮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
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
斯民凡事有盈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
宏遠朕以幼躬繼承大統恭承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
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以無忝哉

皇祖之六帝承維寬綏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明為建文
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邦民當遵先聖之言期
致雍熙之盛有辟卿士體朕至懷 是日築孝陵 丙申
詔內外五品以下文武及縣令薦賢才選保卒運生法 是
月工 皇考太符皇帝詔曰高皇帝廟號太祖
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為皇太后
議策元員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郎戶部主事
是原吉為本部右侍郎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領
奏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秋七月

上書學校校方孝孺為翰林侍講召黃倫為孔部左侍郎
翰林學士 命曹國公景隆即記周王建至京歷為庶人
以王神為國子博士 以張鳳李衡趙福榮謝江賈孫瑞王
儀楊志林史李成張敬劉政為錦衣衛世千百有差從嚴等
皆西宮衛營宮人父兄所請朝天下戶也 八月進魏國公
許相曹國公景隆孫秩勅彈祖練兵山東 召王景彩為孔
部右侍郎郎兵部侍郎講學陸學士以雲南左布政使江經為
吏部尚書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學校齊府審
理訓諭雷翰林編纂 罷吏部尚書鄭新以雲南布政使陳
此為孔部尚書以臨江府推官劉基為知府以劉馬慶淵為
兵部左右侍郎 以何福為征虜將軍總兵官征百夷都督徐
凱副之 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築紫銅鼓衛城 召

皇祖還京安陸侯吳傑亦召還京 長星西墮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官征虜前將軍西平侯沐春卒 以馬京為大理
卿 冬十月癸亥守心 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尋平之
以戴元禮為太醫院使元祀以御醫事太祖大漸時日之曰
以人仁長故有是命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選京 十一
月征南將軍總兵都督俞瑄領成征五開差兵常德命和錦
指彈談全論成班師賞勞版及其副將何清永嚴韓觀有差
十二月朔帝省性郊壇 是歲監察御史解縉奏奔喪請
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為北平
都指揮使王鈺為戶部尚書召鄭賜於安東起徙中為工部
尚書然流人劉有年為太平知府以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以左都督沐晟嗣西平侯總兵鎮守雲南 召宋廣孫澤選

宋以爲翰林侍書 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又准
文淵閣今校書士 以國子學錄監官爲司業皇子學訓導
郎爲助教 各准宜可爲副都御史 何副以平章功陞
右府都督同知 以照府訓導唐友林爲安岳知縣 詔求
直言奉山休嚴穴懷材抱德之士 監察御史戶部隆以帝
現朝稍安上書請動政帝意納曰朕過也詔祀部頒天下使
明知朕過 調食都御史劉觀爲嘉興知府盡釋判而軍及
徒人還鄉里
紀建文元年 年 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始
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成實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遂
宿於文華殿齊宮已卯出舍皇軒西膳進素食辰子夜行
帝帝脫殿殿大祀殿東主與璣與俯拜跪如祀味羹還宮御
奉天殿殿臣賀方客儒進郊祀頌 詔奉老賜高祥米絮
弟有差命官贖民粥子城田租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位
何福班所還京 初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礼部左侍郎
翰林學士童倫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弘爲總裁官太常
少卿廖昇翰林侍講奉士萬興志副總裁翰林儲撰李貴國
子博士王紳漢中府李教授胡子昭齊府副理副楊上貴崇
仁縣李訓導羅振馬龍他即前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爲纂
修官 顯馬都尉郭鎮卒 二月都督鍾觀練兵于德州
詔尊考妣爲皇帝后神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通
允璽允熾爲王詔曰朕惟有威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
後民獲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
古今之通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受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聖文皇帝太子益
登儲位恭決萬機點施寬仁隆贊至治親民如子歸諸朕躬
太祖高皇帝臣民朕嗣登大位既既 太祖高皇帝 臣
皇后爲皇后 皇考高皇帝臣民朕嗣登大位既既 太祖高皇帝 臣
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高皇帝臣民朕嗣登大位既既 太祖高皇帝 臣
康皇后擇日祔廟群臣請中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
弟之封未定無以爲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
封弟允通爲吳王允熾爲衡王允標爲徐王天厚親所以崇
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興萬方同臻至治祖宗
廟謚朕號勿諱民聞及山林岩穴有懷材抱德建政治廣
祚鮮濟之士有司明著實跡礼請未京授以錄位共安恭庶
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
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身犯杖以上錄卒倡優不與所在蠲
免孤獨貧無產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
無親戚隣里養之母令失所者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
其徭賦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勿奪民時使得尽力之其衣食
學校暇化之源教養其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
習於浮靡務得真才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
清濁在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
察果政績異常及聞諫不才奏聞朕朕軍民義民節婦孝子
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義者有司勸聞旌
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窘不能自舉者卽伍鄰里宗族相
資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開賑濟中孤兒給養

存恤有定例其為廢疾無人倚奉又年者有丁代役者
軍官宜恤恤願還鄉者聽民開有為廢疾不能自存者
收奉濟院例支米糧使逐具生前代兵後遺骨暴露尚多當
檢點埋葬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瘞衛所勾軍有司照
名發與米戶絕即與除伍進封江都郡主為公主以議賓
狀瘡為駢馬都尉都督余弟宋晟總兵鎮守甘肅以周
是修為衛府紀善吏官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
侍中各一人位侍即上改戶部四司為民度支金帛倉庫刑
部四司為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六部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
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食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為寺通
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參議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
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為司卿為大理卿左右寺正為
副卿
都評事副為副都評事司務為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為太常
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為南郊祠祭署泗州
祠祭署為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豐祠祭署又增鍾
山祠祭署及司園所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
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
為太僕卿增典廄典牧二署設驛驛十五群逐生三群分隸
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
二人又置賓德院設賓德一人賓善二人具屬贊讀贊書著
作即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
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為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為左
右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
讀學士置文翰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為侍

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為正心殿設學士
人改殿閣坊大學士為學士文淵閣設典簿二人掌六科
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
為兵馬副兵馬華左右布使設布政使一人布政司堂上
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
司為都轉運鹽使司華九軍斷事官及詹仁得義禮禮部
特信五司官增置官賓卿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
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
正典醫正典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為副審理等卿王賓友二
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
更目一人典印典祠典典三署典印典祠典各一人典饌
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祀署引祀舍人二人儀仗司
更目一人賓卿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生姓名不稱臣見礼
如賓卿北平按察副使張健生藩府事謫典史北平布
政使曹顯坐罪削籍是月燕王朱朝竹呈道入登陞不拜
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戶部侍郎單敏上書論劾皆不
報免民實舍錢華松喬衛三月丁亥帝紀先師于太
學禮戲拜跪礼如廟社御養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以
駁騎常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為海上巡檢初布按二司官
糾察屬吏華陽縣是月成祖還國燕王及其弟
高煦高燾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俄北平按察使湯宗工
變告言於燕使陳瑛家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還府中官旗十諒周鐸等
伏誅遂勅都督朱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七關平各

前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繼武兵山海關召燕府騎指揮關軍等遠京調北平永清所衛官軍七彭德順張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忠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興廢黜貪得便宜事行 臣師地震也蔡御史戶昌隆上疏言奸人專政請見于天執政惡之斥為福寧知縣 夏四月華南丹衛附慶遠 召相王柏於剡州相日焚卒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召齊王轉徵至廢為庶人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良等未幾繼代王桂於大同整頓王權於雲南並廢為庶人當是時 成祖威名最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強朝廷深疑之齊泰黃子發徐輝祖等即車散日夜謀所以防燕者會燕長官誠教授余逢辰亦亦積其謀張昂謝貴馬宣彭二孫遇中朝使者至北平亦頗傳語言謂宜早為備 成祖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園火燒柱額曰寒甚寒甚宮中亦休而什朝廷稍不為意誠逢辰告昂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已而蓋都督密謀益急 五月題補儒學官缺用舉人父中誠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不法諸戌已更者但通經為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舉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登用 桑池教諭程濟上書言大有難越宗室中下微 省連山縣入連州 以宋徵為宗人府經歷錢芹戶部司務王叔英翰林院 六月省以濟縣入青縣置千戶所於茂縣 以開平王瑄趙諒為留守在衛指揮僉事 是月召解縉于河州以為翰林待詔 秋七月甲戌 成祖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瑄都

府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呂誠教授余逢辰死之逆奪者城九門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關馬宣走蘭州永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柔留項守關 成祖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皇帝親臨百萬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計建諸子蒙罔宗社為盤石安不寧 皇考天陛下嗣承大室而奸臣齊泰黃子發包藏禍心忠許會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考之支葉構禍相桂梗五弟不數年明並見削奪雖有慈過未聞不軌輒制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惻惻死可憫閭閻自焚聖仁在上胡忍為此非止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上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如慎為諸王先而奸臣叛危嚴陛下之聰明詎直為枉加禍無辜致臣奏事人筆楚刺焚備極苦毒連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四面嚴密小大栗亡如臨湯火已而護衛執貴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獲地呼天辟踊無訴竊念臣於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暨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權奸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靡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漁孽德音去以究惡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遂仰天門敬懃懃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臣之黨必已暗結深固恐陛下惟易除之伏覲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察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備伏

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同族人搆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心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搆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禕謀逆事覺惟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某王某謀大逆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禕已廢為庶人朕以某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花闕不得已遣長與侯狀獻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茲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注度以為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多有營繭衣之旅早禦之恐何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顏成徐凱李文陳璜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臨北平微山東河南山西三省

史 55—6

臣部上書乞罷北征兵不聽 九月工部侍郎吳高都督秋
墩楊大帥遼東兵圍承平大將軍蕭隆來降至德州山東
改鎮該調兵食景隆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 景祖率兵
承平高等退保山海關 安陸侯吳傑兵潰于真定傑遁
京師高南等指使 冬十月 景祖出劉永口襲破大
寧都指揮朱鑑元之都指揮房寬寧王權皆降劉貞傑寧
王松開等引兵來援寧王以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素
就其營負遁廣寧浮海還京 景隆聞 景祖攻大寧引兵
慶慶溝橋攻北平景隆九門景隆攻慶正門幾破城中婦女
近京城擲石石景隆急不嚴馳退北平守嚴整景隆別將攻
通州敗績 甲寅 景祖盡收大寧諸軍及元良哈三衛胡
騎快寧王入松亭開趣援北平 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
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 景祖戰敗績景隆七營
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振其聚南傘駐德州 孫蘭
九門兵皆潰 乙亥 景祖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惟惡
奸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發大兵討罪
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
其一謂臣護衛論額 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
王府皆然以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
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以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
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 祖訓職條王府武千戶百戶所
從至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泰直詣御前頒降詔勅以奸臣
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奉建親建奉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
平 景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用以奸臣枉臣四也其五

謂臣招各處異人衛上奏於府中日夕論議為非為是
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備嚴
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 祖訓兵衛條王府守禦衛
衛均番以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官至階級以 景考所
賜 祖訓官給條燕因元之田非臣潛越以奸臣枉臣七也
其八謂臣第二子馬獎過承州懷官以臣失教然 景考
驛官過指為臣不軌之走竟已甚何以振天下後世以奸
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王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高景親奸臣從得誅以極惡則
遠小臣天下細民欲真死地可望聖理耶其不獨亂天下傾
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湘代祇五府
已也 景祖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
也又聞其護衛營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
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以奸惡臣其頓首頓首
罪然都指揮俞事周成泰成張隆皆降 是月 景祖傳
檄言戒 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為皇太子餘子
封王各守藩屏以為子孫萬代計不幸 皇太子薨趙泰晉
二王雖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子孫居東宮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 父皇賓天皇太子孫即位我
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夫帝子幼冲任用
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大受屈見恬不修德必皆齊
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謬降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
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被奸臣惑
父皇陵上未乾周代相齊以王上相繼繼齊尚書等又使惡

少謝賞等為北平都司官張為為而政司官與大府長史為
誠合謀六月間我王備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指軍敗甲
執杖鼓呼呼聲震城野七月旬日引兵入王城以都督
揮張信言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賞等七月十六
日擒采忠殺都督孫泰命填八月十六日破柳縣擒都督
曹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副馬李
堅右副將軍廣濟右都督顧成河托都指揮劉遂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繼文以遠來兵圍承平且直抵承平高守夜進
還其大軍都督揮房寬求降殺朱鑑都督劉貞棟守守松亭
閣不肯求降余襲破其營擒其首領單騎遁去大軍遂平未幾
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又屬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
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眾景隆大
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太祖高皇帝親
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恭孫諸王之長禮曰父
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
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改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
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
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義在必報
也省平夷衛十二月燕間遼東守將吳高前當從廣西
奉命楊文守遼東庚申成祖攻廣昌守將楊宗以賊降
是月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肅州鎮撫曾勝起兵攻北
平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叛逃于其家某衛指揮
張倫等率兩衛官南奔結盟報國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
侍郎茹瑺復為兵部尚書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左府取

皆是時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署左府事孝陵衛指揮使
黃鉉右府都督會事陳春掌前府事駙馬都尉耿陸掌後府
事駙馬都尉戶清省射殿成毅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為選
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升書之有夏書聲色
宮室之成命孝端為銘以表義為右府都督會事選補
王瑛于蘭縣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元
州人周拱元為所鎮撫法司奉令歲論因親往歲減十三
苗守左衛指揮同知李中伏誅其家恭贊大將軍軍
務高麗使燕署應天府事兵部即中府廣濟成廣東以
錢并為行軍署都事第大芳副都御史葉砥翰林編修顏伯
璋沛胡儀桐城梁潛陽春知縣
成祖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成祖攻蔚
州守將王忠李遂以城降燕省蔚源縣入英德初置後
候所二月降漢陽府為州丁酉燕兵攻大同壬寅詔
札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
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呂勤葉惠仲趙友
士徐旭張東養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監試官降南
雄府為州有保昌縣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甲子改
都察院為御史府章十二道置察院一詔曰頃以治獄煩吳
易御史堂號都察院與刑部公理庶獄今順宗廟神矣斷獄
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舉清良匡政
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
平改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為左
拾遺以黃觀為札部侍中掌尚書司事是月題軒可汗坤

帖木兒元朝王德哥帖木兒款北平 景隆率兵出熱河開
援大同 成祖自居庸關還北平景隆遺書 成祖請息兵
王答書 帝怒 三月戊辰朔 策謀部貢士 吳澤
等置百一十人制曰 諸生蓋聞致治之主 論治道之盛 必以
唐虞三代為準 堯禹湯武數聖人者 其德厚矣 然所以
本諸身 發於政 事施澤於民者 其先後始終 亦可得而言歟
夫由親以及疏 篤近而率遠 百王之所同也 堯舜之時 黎民
於受時 雍矣 以親則有象之傲 臣則有共鯀之害 將聖人之
化有所非及 雖抑為惡之人 有不得而化者 繼朕繼承大統
每思古先聖帝明王之治 何稽何為 而可使家給人足 比屋
有可封之俗 什何善政 而可使國富民康 刑措不用 幾闔治
莫切於用賢而忠賢才之難致 化民莫先於教孝而忠札樂
之難興 果何由而可使野無遺賢 而民皆樂於為善 歟 茲欲
使海內皞皞熙熙 如唐虞三代時 致之必有其道 施為必有
其序 諸生習於聖賢之說 必具其具 著于篇 朕將親覽焉
賜胡靖王昆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靖為翰林修撰
靖初名廣 工特為易名 政居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大夫
宴於新署 又賜監察御史衣人一襲 令札部乙榜舉人著
教諭訓導事者 給俸三年 入札部試 試中計所教人得中御
試 就進士出身 資格進陞一級 百從本級具下第而所教人
中御試者 與實授九年通考 祿職平常 不稱職 黜陟否仍署
職 減俸十之五 乙榜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 省城縣并
入東蘭縣 武臣犯法被戮者 悉叛走降 燕燕盡獲其故官
夏四月 景隆兵次德州 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 約日合兵

進攻北平 先是上遣中官賜景隆書 及符號渡江 忽大風
雷雨 泰至舟破 蓋沉 諸江至是渡 賜景隆書 景隆遂起 往
不嚴就冬 頗數諸將易玩之 辛丑 成祖率衆渡馬駒橋
南 駐武清縣 且景隆軍至河間 先鋒谷將平安至白溝河 郭
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 期會於白溝河 成祖進至固安 乙
卯 營中大雨 平地水深二尺 己未 成祖率衆渡白溝河
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 成祖曰 平安豈子往從否 出塞征
胡 議合用兵 以故敵為先鋒 今固吾且破之 使心膽俱喪 安
敢勇善戰 且有勝負 俄都指揮何清陣動 戰敗 執安收兵
還營 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 繼當白溝河 嚴火
器一策 蜂擁馬步地中人馬遇之 輒爛 夜與燕兵大戰
成祖從三騎殿後 迷失道下馬伏地 視河流 辨東西 始知營在
上流 倉卒渡河而北 庚申 成祖率衆渡河 胡騎三百餘
降 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 是日 景隆諸軍進戰 破
成祖後軍 房寬狼狽走 成祖率衆復戰 駝將瞿能父子皆戰
戰沒 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 成祖見張王來 能立福陣動
急 又見陣後塵起 曰 敵統出我後矣 馳騎赴之 戰甚力 左右
曰 敵衆我寡 難與持久 宜退就王等併力 景隆等呼噪進
矢石俱發 注如雨 成祖馬三易 三被創 矢三脫 並財盡 乃
持劒奮擊 敵又折却 急走 登陴 倖免 難若招後 繼者 景隆等
疑有伏 不敢上陴而 成祖復率衆馳入陣 陣動 會旋風 折
大將旗 景隆軍大亂 成祖乘風縱火 諸營郭英等皆潰 而
而西 景隆潰而南 委棄輜重 器械 孳畜 萬計 景隆遁 書
鐵盡為燕所獲 殺溺死者二十萬人 成祖復進至月樣橋

除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士成 成祖遣人攻德州
五月辛未景隆德州奔濟南徐國燕將陳亨張信入德州遂
拿車餉百萬轉掠濟陽儒李教諭王省死之泰贊高竄於政
鐵鉞自睦邑入濟南 丁丑 成祖率衆趨濟南已卯景隆
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 成祖圍濟南攻之急賊恭政
高恭贊徐將軍威統兵萬金憲來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
校悉力防禦大挫燕衆卒已 成祖提小灌濟南濟南人大
懼鐵恭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牌人皆哭呼
曰且日且降盡報守具出十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
里無驚動城中人 成祖大喜是時 成祖在軍逾年往來
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
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害得濟南斷南北即
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國江淮遼下今是軍沒降軍中大
喜呼萬歲鐵恭政慙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成祖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 成祖入撫諭
成祖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捍者皆登城伏堵
閉 成祖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亦下傷 成祖馬
首 成祖棄馬取從馬走至橋橋下伏兵斃斷橋已不可
動 成祖得過橋後兵圍濟南鐵恭政令守捍者罵
成祖燕軍大怨攻益急鐵恭政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是月都督俞弼朱榮棄樂城遁京師之 六月增改磨事
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入貢 遣監祭御史周觀政監
徐州兵 是月遣尚書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以儀賓
曹瑄褚富著都督俞弼 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

而釋之 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
燕餉舟渡德州高燧出軍良鄉安兵不敢進 省河縣、儀城
八月戊申濟寧圍解 是月威廣兵至德州遂燕將陳旭
德州遁歸北平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 改
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成殿文淵東
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 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 九月
承天門成改為畢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
路門 乙丑 成祖至北平 冬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
法凡歷事一年為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
年從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選國子監讀書
省而當入徽州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 兵部
右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清遠成平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
之 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是月平安與兵戰于華
山斬燕將陳亨時安及吳傑駐定州威廣駐德州徐凱陶銘
城滄州相為犄角因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
成祖俾出攻遼東至通州滄河而南渡且沽晝夜募行至滄州
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
成祖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進都指揮趙祥胡原李英張傑
皆被執時降燕者數萬人北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凱等
皆降赴北平 封威廣歷城侯以鐵鉞為山東布政使帝以
濟南完守賞鉉等却敵功命翰林陳璘討賜銀幣吏部曹王
事碩誥命封三代奉陞鉉兵部尚書官軍委貴等五十四人
以濟南功陞官有差 召景隆還京赦不誅 以威廣為平
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軍鐵鉞參贊軍務 十一月廣駐德

州燕師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

成祖自率衆南河而南肅出兵報後不克 成祖遂定議肅

乞歸聞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甲午 成祖王使上掠

肅家肅鎧率兵譚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前日燕將

朱榮劉江襲破森都指揮唐祀被執霖走 乙卯 成祖至

東昌肅背城而陣燕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肅麾兵

圍 成祖數重 成祖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燕軍為火器

所束大敗肅兵大呼驚擊殺燕大將張玉而後復戰又敗

燕軍步卒先走肅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 成祖退駐館

陶肅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騎角邀 成祖歸路 是月

國子助教王紳卒 是歲以徐賓為兵部署右侍郎以陝西

參政李麓為刑部左侍郎 湖廣參議楊砥言事忤旨謫遠

陽 詔舉優進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為翰林侍讀大理卿

馬京生事諫 肅政按察司副使 以鄭瑾為大理評事

時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命神室成室方一尺六寸九

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

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宝元年使者還

自西方得青玉於靈山方輪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

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觀乃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冬十二

工成名號命神室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遊巡百官

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

郊明日宴慶成群臣大觀會賦詩詔頒示天下 歷城侯庸

遣人來獻東昌之捷詔諭天下 丙子 成祖至北平 丁

丑事太廟告捷 二月乙巳 成祖復率衆南出已而至保

定肅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加北都南書陳進太子少保 大理左右少卿汪善淵長輔

生事調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以鎮江知府薛嵩左補

缺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 三月辛未肅兵至單家橋已而

營於夾河辛巳 成祖率衆至夾河肅結陣甚堅 成祖掠

肅陣陣旁火車大銳弩戰盾固不能動 成祖退肅出

十騎追燕 成祖即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肅陣肅陣堅不

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持中堅肅始麾諸軍力戰殺燕大將

韓鼎 成祖復以勁騎掩肅陣後燕將朱祿張武等從

成祖合戰肅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橫相牽不能先後

却都指揮莊得統將楚智是謀張等皆陷陣戰沒是夕戰酣

迫暮各歛兵入營 成祖以十餘騎過肅營野宿明日引馬

鳴舟穿營而去以上有詔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

顧不敢發一矢 成祖既還營復嚴陣約戰 成祖軍東北

肅軍而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

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

礫擊面肅軍中皆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求風縱左右翼橫

擊肅軍大敗 成祖追奪至滹沱河肅走還德州當是時肅

恃東昌之捷輕敵謂以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鉅錦

緇衣袍曰破北平張楚肅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 癸未真

諸將率師至單家橋甲申 成祖率兵徑趨橋與平安等大

戰安擒燕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肅合勢比出真

定聞肅敗又聞燕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肅 成祖

降欽州為縣省陽山縣入連州軍額番衛 是月罷兵部尚

書奏大常卿子澄以謝燕 閏三月乙未燕兵掠其定昌傑
移軍海泊河 成祖令騎兵過河上流步卒繼重從下流渡
過傑不戰傑移營薊城 成祖亦至薊城成祖合戰三有
勝負已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 成祖以驍騎循
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大器大弩射燕師天下如雨集王
旗如帽毛安聞傳樓高數丈安望望燕兵見戰勝大喜遂麾
諸軍力戰 成祖見安發機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之急下
樓墜而走會大風發聲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龍鵬等
皆被執安傑還其定已酉燕兵掠順德卒掠廣平發且掠
大名 是日貽書 成祖語以請作恭子澄可罷兵不聽上
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
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令歷二紀樂已不敢違
越國君紀抄八
越皆緣奸臣齊奏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
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為枉歸虐
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俾府庫之財撥臣一
家並寘死地臣嘗慙忠懇號數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
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慮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
而今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機
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誠閔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
自摧劓然臣不敢為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 皇考所養兵
民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戮血成川曝骸蔽野嗚
呼冤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東誠懇敬願天地顯祖考冀
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奸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
安宗社以全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奸臣奏

子澄皆以竄逃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忻有更生之
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復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
可以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辟
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莫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
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執即以為偏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
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奸矣旦夕必下寬宥洗雪之忠告與
若等可以解甲而休恬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
非出誠心而奸臣始為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輟士
他以求手就擒代如其果出誠心則吳縣平安感庸之衆當
悉召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奸臣之負離出而此奸
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
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雖誠待下誰不悅
從若徒示以去奸臣之名而實仍用奸臣之計此非獨欲撤
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堂莽操之事前鑒是明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奸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
但試察其所言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為乎惟陛下明之
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為悔
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
沴不戰自罷急令遠東諸將入山海關改永平真定諸將渡
盧溝橋據北平彼顧眾寡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而
我國欽援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執書往迎逾月彼心解而衆
離我謀定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
卿薛嵩持報燕又為轉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散給令至燕軍

中書散諸將士見 成祖問上意云何高曰朝廷言陛下
旦釋甲冑即旋師 成祖怒曰是給我也高惶恐不能對燕
將士誼言欲殺高為戰栗流汗伏地 成祖令護燕南還輸
林侍諸唐惠士卒 夏四月高至自燕軍言燕軍僅盛考猶
惡之曰此為燕遊說也 五月吳傑平安感肅出兵拒燕餉
道 成祖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此荷聖明元臣所奏
特遣大理少評品下詔軍中諭以休兵息民惟臣將士有不
能無疑於奸雄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欲戴陛下之仁矣而高
歸未十日吳傑平安感肅頻發兵進臣種運要殺臣將校
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來不敢赴聞而欲求果略不見捨
與此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
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急兵之命際等有所不知不聞薛瑄之
來往復皆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以皆奸臣之所為
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持者陛下至尊
至親也今為奸臣所惑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
臣自赦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瑄歸必能詳達
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如彼外情洵已不救不聞伏
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家以安天下斯亦保全之望臣
無任戰戰兢兢之至主上覽書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同
弟於朕為叔父奈何必用兵為也召諭意孝孺孝孺對曰陛
下即欲羅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令
軍聲大震不日有捷書來聞陛下無惑甘言勝等請下歸
衣獄 改利州直隸廣西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
政按察使 六月辛酉 成祖遣李遠等南掠餉道士申述

等至濟寧又至沛縣焚餉道艘河水盡熱魚蟹皆死濟寧
散走京師大震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進擊袁中伏殺
殺觀海衛指揮張壽壽中言國事危急生妖言論死
遣大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秋七月己丑彰德守將
都督趙清崇燕兵戰敗於已燕兵破尾尖寨 丁酉平安
擊燕將劉江於平村 成祖遣歸衣衛千戶張安遺燕世子
書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
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三郡
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軍中時時伺世子孝孺言於帝曰
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帝曰奈何問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告餉道通矣帝
曰善三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
不啓封并安至 成祖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
成祖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
書至 成祖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
昭引兵入紫荆關據保定下邑駐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
平 成祖聞之即日還兵據保定 限僧道田人立畝逾勅
礼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宗超世
離俗為事近代以來依僧都士貪饕厚祿甚至田連阡陌本
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
府之擾况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負違悞辱而教亦
墮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益多至於末流所習本帝
嘉融教門致使誣毀罪行貽累源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
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每僧

進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悉入官
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田田不及
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厝代探賜為詞者言皆勿理
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丁應丁役並免其有
自相告訴爭訟非于軍民者聽其本教衙門自治若役傷人
命及于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入有司理訟者不許
仍服僧道冠服洪武年間已有清理及開議教門榜文當申
明遵守教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刺年
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世冠呼多歲厚亡老氏飲戒除欲去
累大竟所除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
永底太平 定銓選法通類復奏附選 八月丁巳 成祖
渡海沿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 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
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 丁丑 成祖圍西水寨遣其別將
朱榮圍定州 是月老樞入貢 放還不識序人材及年未
三十者 改泗城州直隸廣西 九月甲辰 成祖攻定州
省恭城縣降平樂府為州 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
陳范美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 成祖自定州馳還英
等列陣范眉山下燕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
恭指揮唐忠等被執房昭韋諒走西水寨遂破 成祖還
北平 是月翰林修撰王良卒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
圍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
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平安戰敗燕將於
楊村 魏輶通燕寇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月丙寅
成祖復出北平 置神武中錦川鎮淮衛勅駙馬都尉梅殷驤

守淮安初置豐沛軍民指揮司 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
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復留士奇於翰林
以程通為通府左長史龔泰為札科都給事中 是歲
太祖萬皇帝實錄成 改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以兵
部武選郎中甘朴為右侍郎起復陳洽為文選郎中 以徐
真馬為左石府都督僉事充泰將率編師北進
壬建文四年春正月德州祥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為
先鋒渡海河過燕將李遠於葉城戰敗平安率兵十萬復通
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衡水 成祖攻破東阿成遂
破東平指揮唐璟被執史目鄭華死之 燕攻汶上都指揮
薛鵬被執 庚戌燕兵攻沛縣指揮王顯降燕知縣顏伯偉
又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謹死之 置泗州英武前衛 是月
晦 成祖至徐州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南餉卒過敵于鄒
縣潰走 甲戌 成祖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改向武
都康州直隸廣西省武林縣入富方 更定勳階尚書為特
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即資政亞卿即中資政中大夫
資外郎資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始置京衛武營教授
一人啓忠等齎訓導二人 三月甲申 成祖自徐州進攻
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為先鋒追躡之 壬辰 成祖過渦
河平安兵進至肥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
兒皆被執 平安等兵駐宿州燕將譚清斷徐州餉道 燕
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于小
河五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
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 成祖督戰急幾為安樂所反安馬

魏弗得利燕將王麒麟馬入陣渡 成祖得脫押將丁良
朱樹被執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且還北平平安諸軍營小
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歟兵
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言輒請退屯小河水就
麥觀隙而動 成祖不聽未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
多不肯從 成祖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
左 成祖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
安燕軍中益懼 成祖數日不解甲矣 丁丑平安營於靈
壁燕避其餉道何福等出壁來援敗績辛巳大戰又敗績左
右副總兵都督陳睥平安左右叅將都督馬濟徐真都指揮
孫成等三十七人內臣四人札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
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何
福走 吐蕃寇陷保寧所 五月乙丑 成祖至泗州時
周景初降 辛卯威虜率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
成祖營淮北燕將丘福朱能潛濟出虜後虜走盡棄其戰艦軍
資 成祖遂渡淮至盱眙諸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
成祖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駢馬都尉梅殷守禦嚴備恐攻之
不克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斷舟不得渡遂
徑趨揚州 庚子 成祖至天長揚州指揮王札千戶徐政
張勝江都知縣張本執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樹隆燕
成祖遂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燕 成祖至儀真 詔天下
勤王曰燕王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予之用若而不救
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崇祿再安予不敢忘
衆認下京城內外臣民勸獎遣刑部侍郎余 札部侍中黃

親國子孫酒張額示翰林修撰王叔英等以通燕人楊昌
黃子澄還 蘇州府知府姚善寧城府知府王進率師動工
遣慶成郡主至 成祖所議割地罷兵不聽 是月遼東
兵潰於直沽 理問徐謀縣丞謝捷使燕還以為衛鎮撫車
前左道 初則謂尚書侯泰轉餉淮安 燕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 成祖至甯子口諸將咸虜卒迎戰敗之
成祖欲止議和北還曹萬照引胡騎至大喜遂越中使說見
高煦撫其背令努力為煦殊元戰諸軍小却上急遣都督金
事陳璘率舟師拔虜陣乃降燕 乙卯 成祖遂渡江威虜
寧海艘出高寶港嚴陣以待 成祖奮力先登大戰虜敗走
鎮江守將童俊降燕 庚申 成祖營龍潭上遣景隆都督
王佐尚書茹常至龍潭再議割地罷兵分遣諸王守京城諸
城門景隆等見 成祖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全
成景隆等歸言 成祖必欲得齊恭黃子澄策上令景隆等
再往言諸臣皆震遠外郡侯縛至還來景隆惶懼不敢行上
令諸王與景隆偕行 成祖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台必不已
諸王歸上會群臣勸哭或勸上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存
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遣親國公徐輝祖關
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
為燕遊騎所蔽 乙丑 成祖至金川門谷王魏闕門
成祖遂入城上手誅徐增壽於左順門又欲誅景隆不果諸內
臣譁言不如遜位去謂史官中大起傳言帝崩 成祖為發
喪治葬翰林大學士方孝孺等不屈死之夷其族 成祖
即皇帝位景隆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改洪武有三十五年或

曰帝發大宮中即剛毅為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填南常
法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中出自填南呼寺僧曰成建士
皇帝也寺僧大俱曰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跏趺坐地自稱未
允故曰胡漢名訪張儼備實為我衆聞之悚然聞於朝東傳
之京師有司皆以王札見比至入居大內以書終望西山不
封不樹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已盈頭既
中有恨家何在江潭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
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已綠野老春聲哭水休士庶至今猶
能道之或曰帝之生也頂顙頗偏

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髀端或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所以故遂
為僧去又曰建文君幼秀頤能為詩

高皇使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龍
遊國君年八

不敢吞帝曰必免子難

論曰余好問先達建文君時事皆為余言建文君寬仁慈少
好文重禮樂不喜任群法操切人比即位得方孝孺專意行
周官法度輒改高皇帝約東靖難兵起不為意即有敗狀
未聞亦輒謂直多發兵蓋平在旬朔間耳諸大將統重其北
進者又多懷戚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余至建業
問之江上老人曰成祖乃天授建文君何厄建文君金陵
詩曰是日東興著晚晴意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
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雖永菴密題詩壁
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感近舟小紅
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閨羅慘殺罄

故笑看荷屋寄樓南宋藤嶺十層迴北望大門萬里遙
岐久忘飛鳳輦紫雲新換紫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
為早晚朝

建文皇太后

懿文皇太子元配常聞平王女太子既立上念王有大功
早卒遂冊其父為王太子妃先太子數年卒懿慈敬建文君
即位追尊為孝康皇后請難後復稱懿敬皇太子妃太子繼
妃呂氏生建文妃父本壽州人士元為元帥府都事西平歸
附為中書掾史累官更禮二部尚書出為都轉運使終太
常卿永無子洪武中卒建文君即位尊妃為皇太后靖難兵
入金川門道人遜皇太后太后至成祖述不得已起兵之
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大起建文君遜位去建文四年七月
遜其子數惠王允熾居太子陵

建文馬后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金女也洪武二十八年冊為皇
太孫妃建文君即位備金冊金室冊為皇后壬午六月上遜
去后闕宮自焚

懿文四子

虞王推英懿文太子長子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朔卒追封
虞王諡懷德山今侍臣素服步送
吳王允熲建文君弟懿文太子第三子洪武十年十一月生
三十一歲封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靖難後封廣澤王
居福建漳州是年九月召還京以不能諫正建文君降庶人
永樂十五年卒命以礼葬英宗復辟出吳庶人后鳳陽有但

有庶母楊氏及姪奶老婦五六人時有年八十者

謝王允璽洪武三十一年封永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降封懷

恩王居江西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廢為庶人

徐王允熲洪武二十四年六月王生八年而封永之國建文

四年七月降封數恩王陵必召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

封顯寧王奉太子化王聰慧端謹上蒙之末遺之國四年

二月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年十六謚哀簡

建文君二子

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上曰十月晦月日皆

終不喜三十一年是文君即位立為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年

七歲矣莫知所終

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二歲建文君遜位靖難後號為建

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廣安宮

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禁

禁欲寬之李賢贊曰竟奔心也請於太后出於恩賜給

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給使令

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

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庶人入禁時終二歲年五十

六七始出鳳陽不議牛馬世傳成祖入宮時建文君有幼

子若溫教之掌成祖未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饑孩

兒矣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寧有饑死理命善撫之不

知以建文君第幾子抑即太子少子也或曰幸未哭者

成祖有請宮中未詳

遜國君紀抄終

遜國巨事抄目錄

第一卷

首事并諫死者六人

張易

葛誠

謝國元者二十人

方孝孺

鐵鉉

黃觀

暴昭

胡閔

王度

劉環

第二卷

戰守死者三十人

馬宣

彭聚

李堅

徐得

俞通淵

王彬

陳方

徐讓

顏伯偉

死事傳一

謝貴

盧振

齊泰

陳迪

卓敬

郭任

王叔英

高翔

程通

死事傳二

宋鑑

俞瑱

瞿能

孫承

宋瑄

崇剛

楊本

衛使

鄭恕

彭二

余逢辰

黃子澄

練子寧

侯泰

陳性善

戴德英

高觀

宋思

楊松

楚智

吳祺

陳植

姚善

曾濟

向朴

鄭華

唐子清

黃謙

松江同知

第三卷

守義死者廿五人

元事傳三

盧迪

黃魁

周瑛

盧原質

廖昇

郭瑾

周足修

王良

陳繼之

錦永

黃泰

黃斌

魏冕

曾鳳韶

謝昇

甘霖

宋徵

牛崇先

王良

程本立

陳思賢

王省

劉政

儲福

東湖樵天

第四卷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

景清

幽隱死者二人

徐輝

梅啟

論逮死者廿四人

耿應

耿賦

廖璠

陳賢

胡子昭

華大芳

司中

劉瑞

王高

葉希賢

董庸

郭公智

王玘

巨敬

黃彥清

李天敏

郭居貞

林嘉猷

葉惠仲

黃希范

張倫

倪諒

周洪元

蔡運

事後自盡死者二人

張說

毛泰

第五卷

徐堡

隱避傳

程濟

韓郁

彭興明

胡子成

王璉

劉伯完

梁田玉

梁良玉

何中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中節

郭良

劉亨

周緝

高賢寧

葉翔

雪庵和尚

河西儒

川中補編匠

馮翁

第六卷

外傳上

耿炳文

戚庸

平安

卜萬

潘忠

徐凱

齊忠

王資

趙諒

樓建

吳亮

常昇

吳傑

吳高

董倫

孫岳

徐安

外傳下

沐春

高選志

廖慈士

錢斤	王純	王
王純	嚴震	郭賜
王景	張顯宗	王達
薛富	李得成	戶昌隆
劉貞	趙清	馬博
楊文	宋宇	陳暉
房昭	唐禮	孫狗皮
葛連	湯宗	葉砥
劉有年	羅義	

避國臣事抄題辭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奸臣封事若干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軍宜者皆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而致死于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衛府紀善周吳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服茲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純王純鄭揚黃福尹昌隆皆爾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死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貪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未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創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錢習禮為練子寧姻為豐家所持習禮惶急揚柴為白
 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劉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獲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正及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
 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君雖追廢備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

循尊之曰朝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

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為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祥建庶人吳庶人榮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

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令

朱輝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南京吏部侍郎儲璣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

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忠尚所在其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

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

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

駭罵恭妻于何為自違死繁恭兵馬司獄初上待命頓敬

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

黃子澄鄧瑾魏冕顏伯璋齊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部

議未上

上因召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

臣誤居亂國先朝誅誅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誚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闈人言

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以故敢為陳說耳

上色霽明日上議亦不罪傑

隆慶六年七月詔曰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殉刑

骸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

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厲臣節謂若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

臣生長鄉邑或持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

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卹錄汪宗伊曰夫人

臣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靡他則當

是時何思臣義士之多也太祖用屢變夷義倫攸叙福壽

死事於元中國將夷狄之也乃禮葬之至執祀焉所以培養

天地之正氣者至深遠矣己己已卯之際又何寒冢也今日

褒表既佳正以激厲萬世獨觀風化之原真絕祖武哉

王世貞云予諸臣贊曰夫鐵公馮未堅之股築鼓不振之兵

氣轉弱為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靡碎膝無

小屈斯為最夫希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奇難繼緒未究

而黼黻已彰至於勛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泐日月長新

於乎烈哉姚安陸之故三吳母謀文豹高遼州之策諸王矣

臧賈傳其他促容慷慨竭盡不同要以擊志完節舍生成仁

無可譏者魏公拙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寧閣天之熟仁孝

厚坤之懿豈直金度徑行亦將參夷五宗矣景公懷豫讓之

誠而不獲運齊黃泉朝錯之忠而解而咸心無餘施國有遺

恨若張太宰小憚於震擊而終受於難經可謂不遠之優未

盡處死之道乃其教績俱荒飭躬銓部與迪肩衡視瑞骨吳

亦洪建之良臣也月附而贊之或謂不佞所叙靖難之勳復

表壬午之義遠變者為優則守死者為劣夫夫湯不以放桀而奪決淵之務尤武不以剪商而繼首陽之墨久況今

天子為命伊始獲解埋埋金俊夫之不寧識忠臣於板蕩哉是宜贊其辭曰霄馬告成珠璣就緒飛龍利見神虬已躍波沸

九海倚傾十載

帝坐雖新 廟貌猶昨于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

仁壺華在野玄黃亦遵匪惟後夫亦有祠民莫較匪毫以等

厥身寸心不迴五宗倏座桓桓約后高皇而器完瑕立堅鼓

敗為銳大夏拉邇一本焉制抗節內廷捐軀東市辟彼墮壁

光完魄碎布直儒雄先代是程剪遏戎機鋪張治平絕命書

戰震日經星流詛滄海建標赤城景道矯矯宣威滇池建秩

春宮寅清帝儀礎鏤鏤烹骨芬內飴子孝父思來卞同解有

楚瀾伯公車駁發衡新婢冕職通璽節飛徽逾琳校相擬屈

臣操松筠間儀霜月寒寒子寧著聲中外帥臣夫律以寵自

解抗解請執不愧司敗玉屑遺芬金川表派英英卓公傲奇

履虎曲突能謀逆麟匪忤歸誠故天流惜新主瞻云孔壬乃

寔愛汝優初長者故替是勞御事典尸馮河殉要大方佐泰

母忝祖焦入臺而殉卒以節昭於赫欽官有侯有暴暴司來

訪以燕事告侯潛六師無絕員道斷台餘聲扶心猶跳高既

宏識曾亦強辨賈傳請纓泰生飛箭妖鵬垂玄貽海終踐坊

魏雖屢徇隱易變叔英讚矣乃甘食薇敢德為是周粟為非

是脩中難在閭粵經前峙孔廟後賦鯉陵良焚鐵唐程劉豫

章心無變調道不移三母如克一宣猷朕肱化美文前判同

果卿誠也若土自洗于齊外無負友內不辱親士淵清吏徇

知酬有乃子故孝感親捐軀嗟此員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死

社稷是衛精白朕周休來易異策遠文身不可過計皇皇魏

公氣如長虹妾心王室削款椒風環亦負奇出控藩封從理

入口皆以賊死武寧不沒文成有子終有後先節無彼此烈

烈景居說跡專嚮山魁避名文曲徽象憤擬伍員俠肩豫讓

事進志畢形收神王泰既受遺澄故家令削潁朝土除旦子

孟竄遠心逆儲宮移世謀之不終得死而正張公為漢鼎不

可支銘績鷄峰衡樞鳳池曾是浮沈大傑不拖拊心內謀竟

以完歸昭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壁有藏書

聖皇開天爰主臣則錫胤旌祠以垂無極汨江揚波首陽獻色

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國朝臣事

五

遜國臣事抄卷第一

死事傳一

有平并謀冠者六人

張易州部左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

張易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累官刑部右侍郎二十八
年四月轉左建文君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代岷谷湘相
繼變去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之
易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燕易貴
遂集兵部署守王城

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易王無恙易不信張王未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易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

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中使速府中官板

文皇蓋總官校置庭中紹中使召易貴入與械去易以為

遜國臣事抄卷第一

文皇見兵大集密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長防守還解二

人入至王門門者呵止衛從惟二人得入至瑞禮門內伏兵

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易不

服死之屍得還葬易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

誦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易謀以故府中得為備易死友直

遂得為北平參議靖難後族為家焚殺近戚程亨輩感跡遠

及里人並成遠一子得避脫

文皇嘗夢易被髮為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易家上塚墳在水

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謝貴北平都指揮

謝貴未詳始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永指揮僉事陞河

南都指揮僉事未幾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

法當死

太祖特宥貴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君即位疑燕兵部尚書
齊泰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親藩府令其練兵即
有變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署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適王
城蓋棚瑞禮四門

文皇用張王未能計先陰貴死兵盡散王首遂奪北平九門

彭二北平都指揮

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
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歛入瑞禮門

文皇遣使卒龐乘興丁勝裕殺二兵亦散

葛誠燕府長史

葛誠亦詳何許人為燕府長史靖難兵起

遜國臣事抄卷第一

文皇使誠入奏事親朝廷所為建文君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

告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為內應及詔讓燕

文皇稱病暑月圖火猶自謂寒張易等入問疾誠密告易王非

病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

欲得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官校又令貴易發兵誠為內應

文皇計擒易貴并殺誠族其家

盧振燕府指揮

盧振燕府指揮建文君遣燕官校令易貴密約振為內應

文皇計擒易貴并殺振其族

余達燕府無庸詳

余達展字序章掌國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將
起達展頗聞其謀遣書戒其子示以必死及起兵達展泣陳

死之

論曰貴身身庸賦賦受國重寄既不能明教誨之誼以止親藩之討又不能容周身之防以罹縛執之禍夫守王城緡端機並矣即固默猶聞而况勇智天錫者坐以待斃耶曾是不虞謂之淺謀誤國可也雖照天之所與時則遠之貴為之收天乎人也何尤若葛盧身為王臣乃心帝室忠矣至逢辰之死詠謂今之夷齊諒哉

誅國死者二十八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目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

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歎不得孔子為依歸從宋濂遊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願求親文藝以明王道聞吳瑄為己任時又以為程朱優出嘗助病絕糧家人以告瑄曰古人三旬九食

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揭薦召見

太祖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皇太子錫宴故飲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上聞之喜謂皇太子曰此

莊士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母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注曰異人也吾

不能用留為子孫光顧太平皇太子重之侍以賓友還還鄉

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時開釋之令奉祖母舅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

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甚喜誦經論文無虛日為名其讀書之牘曰正學皇太子即位初以

太祖遺令必先召孝孺乃召選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

學士與董倫侍經筵倫頗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

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建文君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

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席前批荅孝孺嘗作書

事詩曰斧承臨軒几視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

久携傳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透玉闌

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為總裁會改謚身殿名正心孝孺

獻銘作疑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

讀學士為文學博士即以授孝孺請難兵起日召謀議詔徵

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

進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使家鑄兄弟召孝孺不肯屈上令張撫伍

雲收孝孺孝孺杖策經至闕下大哭

上怒繫獄猶遣人諭之日再三終不從及詔天下又召孝孺單

詔北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

令要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類長居孝孺曰何不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朕家
弔先生何自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
孺投筆於地大哭曰元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殺我十族亦無若何且為且
哭

文皇大怒令以刀狀其口兩旁至耳際之聚寶門外孝孺慨然
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
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氏已死死諸九族
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為一族誅之凡生死
者八百四十七人論成死者復數百人孝孺和粹貞諒市親

孝廉師友為恩義克勤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
報宋濂藍蔭州孝孺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恂
其孤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恭諸名士反善切磨道義
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深然之及
與政入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致
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平不在列
為二十八歲又作雜議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
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利作深慮論十
首以警臣女主與秋鄰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
先哲所未發者四方與商得其一字實於金壁所著有選志
齊集四十卷人有周禮考次大易校辭武王成書註帝王基
命孫文統宋史要言諸書迭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群臣

曰若孝孺單背忠臣也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
故遂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燕師南
下姚廣孝請曰殺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
種子絕矣

上納之既至京遂召孝孺不屈問其有憾十族語大恚因于獄
以廣孝言未即殺以次收捕其族黨每捕者至輒欲服之不
為動乃盡殺之時觀澤瀾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悲刀保
獲便免子屏且資以行費又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嗣
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刀也後過孝孺故居有詩
云蜀與倒而過侯城撫景令人感勝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
依望渡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今
歲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義澤字彥是漂水
人官刑部尚書

謝鐸贊曰我台之學考才是師迨於愚菴實聞而知愚菴
之子是曰正學益獲而宏上所仙洛如麟在茲如星在晨
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叱起立謂真
敗此心實希聖自觀敬然銘盤書紳雜誠愧倦家人有咸
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于此學以氣免磅礴四行孰視
孰忘禍福死生愿求遠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彭韶詩曰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嫌隙日以開謗言群
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圓時有黃奉常輕佻故無正
蹤跡顯叔文論時時造膝一旦削侯王勾欄何太迫 人
暗大體圖譽此焉際漁陽劫地來六軍盡投慄齊公為司
馬折衝乃其職內相方夫子樞機贊露句又有黃門陳自

少稱英特之元天靡他為報甘如蜜所賞賢士極為優異足恤後來奸佞巧言自珍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等齊泰兵部尚書

齊泰應天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禮部主事會震謹身殿

太祖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國將泰出袖中手罔進簡要許密大上奇泰是年閏五月受命輔皇太孫時

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視嫌勢通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曉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

疎間我也嘗使燕燕賂泰泰受歸請為兵費建文益倚重泰泰

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建文元年三月泰遣諸

將抽選北平兵七諸開要而密約張萬謝貴從中俱發時世子及兩郡王皆在京泰欲收之黃子澄曰事覺則彼先殺有

名莫若遣歸使無殺也遂遣歸尋悔遣人追之不及已而貴為事敗見執請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士

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嚴弄系輪詔開外第一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別屬藉威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諸難兵

遂以誅泰為名上既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親究隆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亦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監

諸軍泰以谷王德海師通還處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之

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景隆時兵北伐泰極言其難耶不可任二年請難兵日進通淮泗請泰子澄官水解兵李景隆

書予燕謂齊黃屏軍避荒可息兵歸藩文皇曰此後我也不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建

文店逃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復被執見叔時永陽方等請成見用六歲給配赦還令其子孫猶存故

居為錮舍人猶稱尚書鍾云仁宗時以齊黃等外親成逆者家產荒廢勅兵部每家存一丁

戌所餘放為民給還田土嘉靖中知縣謝廷雍為祠祀泰五世孫光祿即六歲兒之後也

黃子澄太常寺卿

黃子澄名澄以字行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吉周興學春秋梁寅有文行及歲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中京闈鄉試第

二明年舉禮部第一進士及弟第三人授翰林編修歷修撰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官至太常卿建文君為太孫時坐

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余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

強盛卒底滅三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甚也太孫喜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忌求

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謀削奪諸王兵

惟泰欲先燕子澄謂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即剪燕羽翼而燕可圖及徙周執齊湘白焚帳降為庶人且詔讓燕建文居以為子澄切實責之

文皇上書故周子澄奏請速坐於是出兵關平諸鎮及更道北
平守臣何府中事日急請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收
北建文召周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令天下全盛兵強
食足臣臣一隅安能當天下之刀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旦
夕且成擒矣子澄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入京懷戰
輒敗棄其師道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恸哭曰景隆出師觀
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

祖宗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
江淮諸將連敗子澄相肩輿哭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
國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
律真見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張長何日見
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請難兵至淮上建
文居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軍齊黃使告燕建請
難兵抵江干以姚善言始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子澄
走蘇州為太倉百戶湯華所執

文皇責問不服死之族其家從子文富福遠等皆死九族誦成
者四百餘人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
巳進士黃表其後也袁洲祀子澄鄉賢祠

鐵鉉兵部尚書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

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為石藩府出法刑官久鞠不能奏常上屬鉉立

決

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卒

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馬視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請
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威統兵高金憲宋叅軍張都
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

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恐鉉曰計止破之不三日適矣令登
陴人皆哭呼曰且日且降蓋數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
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闖者中約
候

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板橋乃遣人請文皇入撫諭

文皇渡橋至城下城門閉守門者皆登城伏者聞文皇比入門
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並下傷

文皇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
不可動

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詬罵文皇大怒攻
益急鉉隨機應敵聞出兵果敗北師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

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
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軍

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諸將潰還者稍稍收
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

置部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
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

合南兵征進者晝夜殲之大叅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俱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聚於德州城

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村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幸

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遊而擊之以
逆待方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極劇勞苦述賦辱敢
激發忠義水幾靖離兵攻東昌鉉援之戰城下人捷建文君
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威靖軍務賜
金幣詰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饒粟同小河之提中保
震動

文皇欲北遂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
入星登鉉絃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執鉉至不肯屈且背立令
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令賜其肉細口中鉉嚼而
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食之有何不甘劈碎
其軀至死為不絕聲時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
置海南子福安成河池康二習匠尋皆死

陳迪禮部尚書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有賢
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百戶迪
幼個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為郎學訓導嘗代郎早為書
賀表

太祖覽而異之十二年進臣以通經薦召為翰林編修十八年
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捕蝗弭盜民德
之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
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居即位
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郎所等微迪為禮部尚書建文
二年知貢舉是年水旱有奇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初法司
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因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

言遊民家業既喪且累公私通賈夫令不卿必蕭聚為患宜
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
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魚休請難
兵起上疏陳大計與齊泰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情恐
損國成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雖統召迪責問迪侵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
就戮將刑割鳳山等鼻舌焚熱食地迪吐唾益指斥遂俱磔
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河山帶礪
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微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玆
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詔釋
迪宗嗣成遠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
辰郡守涂觀優於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
郎中李熙謫判寧國復置祠祀迪郡人私謚曰靖獻

練子寧山史大夫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
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還臨汀頗安
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
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律龍與金少保相友善謂
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
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對切
不顧忌諱

太祖親推弟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
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
蹇義為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時見信用景隆奸邪懷異

志屢被召還子寧執景隆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
首言此實國賊臣備有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
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
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詔二
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詔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寧
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葉市者一百五十
人姻戚逮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為鄉人所
持恒懷不安以告楊崇榮未聞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用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
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川
書院祠子寧刊其集於世

遊國臣事抄
黃觀禮部侍郎

黃觀字淵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敏穎
突學元侍制黃昇死節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
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策成累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
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推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
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
齊並見信用

文皇素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諂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
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李陽河聞建文君遜位度事不濟乃
衣冠東向再拜自沉於羅刹磯下舟人急釣之僅得珠綠綵
帽云所司簿錄觀妻翁璧二女給配象奴奴索銀釧出市酒
飲翁急携二女出通濟門光輝女子河遂自沉死後購觀屍

不復疑有應之者遂族觀家且逮其姻黨百餘人繫獄其誦
成造微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遠有老卒朱敵
者給事館中亦以觀累戍邊敵故為諸生嘗從觀游仁問舊
事且泣且言云翁氏池口人歿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
以待 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
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近知縣黨守愚於觀故址
立祠祀之或傳故侍郎蘇州儲備家藏有觀集尚存

卓敬戶部侍郎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生而秀敏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
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惟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春山廐
而夜歸迷失道得一咒牛馮之歸比入門縱之乃黑虎也洪
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後與同官見通八十一人
改元士尋又改為高士源又復為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
衆多俗敬未聞為言此實土所謂伴也

太祖笑曰爾言是朕慮不或此耳用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
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
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封南昌以絕禍本
夫前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
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
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居然然良
久曰卿休美事竟寢卓嘗抑姚廣孝

文皇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曰敬欲使朕內地建文若隱其言
則干戈息矣姚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乘
底探物耳使敬言用上豈有今日哉乃殺敬敬臨利便客嘆

曰幾起宗親略無經畫歟元有餘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
長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
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發多所建白美平晏善談論凡
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審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有遺書
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

侯恭州部尚書

侯恭順德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恭力主抗禦
督餉山東會濟寧不守輜輶陷沒還官建文四年入出淮安
總軍餉得便宜行事京師告急恭行至高郵與其謀上高弟
邱仔同執下錦承獄是年七月十日元弟敬祖子紀皆論死
籍其家幼子京見永樂九年尚繫錦承獄

恭昭州部尚書

恭昭山西浮山人洪武乙丑進士為北平叅政時防藩府甚
嚴水幾還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
上請預為之備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
尚書掌司事平要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出已被執
見成祖抗罵不屈去燕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頭乃已

郭任戶部侍郎

郭任鎮江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庶慎有文才仕至戶部侍郎
調兵食軍興不乏嘗上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
成除惡不去其本臣以為過也夫今日儲財粟以備軍實果
何為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
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元之子經亦出死
于金山保成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傑秀祀之鄉賢祠

陳性善都御史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三十年進士
太祖見性善疑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陞翰林
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輝性取其遺書基子建即出觀
象玩占石室中從鐸詣閣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錄性
善與焉

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上既賜性善酒是時威謹巨剛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為死矣
此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
使韓宜可諫諸籍性善薦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

熟聞性善名及即位一日追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
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通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行未

竟為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
借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度何以信天下

請難兵起改性善為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建文四年三月
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齊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戮家徙還已而
赦還

胡閏大庾少卿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博學修行高皇征陳友諒至鄱
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山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來飛騰作雲物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也對曰里墟中儒

生胡閏

上識其姓名洪武中薦至 上曰此題詩鄧陽廟壁者也後許
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缺尋進大理少卿請難
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諸家子傳道
論死傳慶清成選一女侍婢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
此忠臣女也旬日斃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之學宮

王叔英 附林修撰

王叔英字原永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
與楊太甲業見大方孝猶林右拉徵至京蘇還鄉二十年薦
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
孝猶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略曰天下之事固有行
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
運國臣言抄

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
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
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
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
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細疎爭曰審
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
且曰

太祖除奸剽穢抑強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元
氣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休屠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
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建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
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
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選位恟哭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祚

心矣今凱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恟哭與泰前後舉已而知

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歲暮問自蘇松雲妙觀銀杏
樹下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寄居父自省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紫對之不能照意者
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戎興齊賊死首陽廟周粟豈不佳
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草慎勿稱
希賢人題其崇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
慚於後世陳璞錄叔英妻金己自經二女皆笄就歸不衛
微供赴井死叔英將死時遺書天台道士盛希年並我祠山
麓希年收葬之墓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
曰鳴平翰林修撰王原永之墓成化中州守蒯田周瑛植表
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
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
淡無上叔英以孝行稱好獎拔善類楊士奇其所薦達也方
孝孺嘗稱其立言溫粹文章敦雅餘有作者風士奇言叔
英學醇行正子道臣道修身無一毫之苟云所著有靜學齋
集

戴德彞 左拾遺

戴德彞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為翰林
編修三十年興張信拉陞侍讀

上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民利病常知無不言昔
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謹論顧益當時汝宜以
古人自期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後改監察御史建文中省御史改左拾遺以直諫聞靖難

兵起與方黃蓋兵爭請降後不屈死之族其家

王度 監察御史

王度字少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學問通經史能文學為鄉里師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為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請難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建文二年監會試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威虜代之總兵度客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又用事忌庸并逐度度稍疎職三年夏請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初度勞軍徐州北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往援四年秋七月請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元年四十七

高翔 監察御史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為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節相與

激發忠義靖難後

文皇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如稅曰今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雖大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湯澤園

高巍 參軍斷事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癯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尋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壑山東河南北平

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罷數事

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聞索嶺仍許姓代後建文君即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未幾知州王

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高后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居王上齊三代分弟昨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而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則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坦平肥沃供職饒衍北維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畝皮衣肉食食弓馬是務遠金瑱元籍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衛中國而屏四裔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至削之則傷親親之

思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哉制諸侯之良策也以臣愚見莫聰晁錯削奪之策當行王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封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減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之豈有不順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克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君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參贊李景隆軍務巍假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

晚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觀自稱國朝康士臣某上
書燕國大王其詞曰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
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
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
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
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昔周公問流言即遜
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殺而奏聞或解其
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
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邁大興甲兵襲獲守任事
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傷七國

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奸雄豪傑鵠集無
賴因時乘輿率眾敢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容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
建瓴但自與兵以來令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畿爾一隅之
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
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
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
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固迫而死乎
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
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倖事恐與伯夷叔
齊泰伯仲雍求仁遜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

論為何倘有差跌取譏萬世於異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
白髮書生時時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慕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詔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
為孝子當為忠臣元思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
收魏自援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恸哭共
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請難兵魏賊志喜有曰至濟南
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守過知已之鉉相更從英策以雲聯
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愈高公之糾謾大恭宋
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推晉道王
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稱衆資群策屈刀保全盛統
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致矣京城破魏繼死驛舍又有高不危
者仕建文時死義弟宣成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善談兵究極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善談兵究極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善談兵究極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善談兵究極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善談兵究極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善談兵究極

兵起環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環降戰敗環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蹏環踏破水跳躡岸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環子額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環翼環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環與疾赴關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環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君遜位環稱疾不起法官論環還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世俊選不得一箇字下詔徵環自經死法官布旨緣坐其家上不許得歸並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程通 遼府長史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嗜學不倦父喪廬墓哀毀妻子至不相識祖平諡戍延安通以太學生走闕下上書選國正學士

上書

請還其祖祠極懇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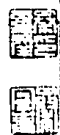
上憐而釋之洪武二十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進諸王行遠以封建發策逸對稱旨除遼府紀善二十四年從王閔武臨清明年從之順遠西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從之國荊州衛士紀綱者方幸王通報辱之朝廷遣人至荊州通上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皇即位綱入賀留侍為錦衣衛指揮使幸用事未聞言通囊有封事指職遞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成通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著數百卷粘皮數張續漢之程最衆幸使者仁恕不旁及

論曰

聖祖驅逐胡元恭立強藩以固磐石然不虞尾大之憂非習不

足也國維補衽存乎其人焉耳建文諸臣不務敦睦展親之誼而翦除是豈其有不得已者邪蓋人擅兵戎勢弱主斷未有可與久者也然遣師未得乎師中物情多疑於觀望持此而欲力殲英傑追蹤雖條其將能乎故焚宮之慘雖曰天意而謀之不臧不終無也分宜致愾於誤國厥有自矣地設臣之死靡他甘赤族而不悔則不可謂非忠也



戰守元者三十人

馬宣北平都指揮使

馬宣北平都指揮使請難兵起救張萬謝貴宣卷戰不勝求

走薊州起兵而還戰遇請難兵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

文收被執為不絕口死之建君褒恤宣家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難兵至大寧諸將陳可

房寬皆卒戰不支被縛為不絕口死之建天君加恤典

文皇檄中謂高段凌遼處死者即鑑也

求忠節不衛都指揮使

求忠節不衛都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

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知忠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并省百戶戊遂三十年

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寇將軍

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為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天

討之凱旋復官錦承視傳道四川之文元年三月初忠以都

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即

制護衛胡騎指揮閔童者素驍勇忠遣入京北平有永清左

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嶽屯山海

與忠相倚角約北平藩閭張昂謝貴長史葛誠為內應

文皇救昂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取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

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謀言忠激諸將士家在北平者

為燕府誅賊盡努力復家譽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家

無恙輒喜焉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舍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忠敗奔入城被執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

使請難後諡成道賜死時年十六

彭聚北平都指揮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收聚力戰死

當是時諸將叔為請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

大半不可考矣

余瑛北平都指揮使

余瑛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瑛走居庸關宋

忠承制令瑛守關瑛簡練閑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瑛若據此

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戍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

祥千戶徐祥等擊瑛瑛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

忠忠兵入敗同被執不屈死之

楊松都指揮

楊松積功官至都指揮勇果敢戰靖難兵起朕炳文便松為

先鋒屯雄縣北兵圍雄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城破

松死之

李堅

李堅河南武陟人父英剛國有功臣為驍騎右衛指揮金市刀

戰元為撤贈指揮使堅尚

太祖第七女大石公主為駙馬都尉常與駙馬政陽倫梅敦陸

賢帳濟北平建文君即位進公主大長公主堅素勇才勇充
左副將軍從長興侯北進遇諸難兵將謹備西北諸難兵
突擊出不意破西南長興侯大收諸難將丘福又攻子城堅
出接戰互有勝負封堅漆城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泰已而
兵收濟沱河薛祿引衆中堅壁馬祿揮刀直砍堅堅大呼我
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

成祖成祖謂爾至親今至此奈何賊送北平通卒子莊以公主
故特宥爾爾侯公主懼禍欲誘泰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
公主至宣德初卒或曰堅子莊嗣侯諡威莊弟成爲中都留
守改山東都押成子世世南京衛指揮使

聖能四川都指揮使

聖能不知何許人號勇有召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
進同退

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

督徐司馬爲副總兵從總兵都督禪討建昌叛酋月暮帖

本兒又副涼國公藍玉破賊復塞建文君即位從李景隆

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彰

義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爲備二年四月白溝

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衆北兵遂却能與北平將房寬

接戰寬敗

文皇馬阻于隄幾爲能所及得高煦兵合又會大風起南師陣

動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死或

曰能通之子也

楚智都指揮使

楚智統將也洪武中數從涼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歷陞都

指揮使守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遇諸難兵輒奮
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之

莊得都指揮使

莊得洪武末爲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
建文初謀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得全勝庸戰夾河
得刀戰助庸斬譚淵已而情難兵助騎來暮掩擊得刀戰死

孫泰都指揮使

孫泰都指揮使從宋忠戰陳求先登頗有所獲諸難兵擇善
射者並射中矢流血被甲慷慨異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皂旗張都指揮使

張皂旗者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諸難
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
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俞通淵都指揮使

俞通淵父河間郡公廷玉兄魏國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

通淵以父兄故充泰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越趙功陞督

府僉事征哈喇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八高尋轉餉江西克

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俘獲多封越萬侯統兵

討建昌叛賊城越萬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元年召

見建文君壯之曰老將也授豹衛指揮使充偏將從大將

軍梁靖難兵敗戰有功白溝河之役諸將兵大敗通淵死之

初英聚寶山子綱先卒次靖策二年卒次瑞優給錦衣未幾

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建文時諸將校多失世

官也

宋瑄 南平石衛指揮使

宋瑄鄧國忠順公晟子也建文中為南平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靖難兵有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之時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軍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令瑄弟琬嗣侯琬尚安成公主琬弟瑛尚咸寧公主琬罪廢瑛嗣侯從於土木

陳桓 兵部侍郎

陳桓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為吏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桓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奏議降者桓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眾奉迎自陳邀

賞

文皇三誅之具

文皇三誅之具

文皇三誅之具棺欽植遺官護喪葬于白石山植宗人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王彬 監御史

王彬字文質宛州東平人洪武乙丑進士起家為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遣吳玉招諭揚州彬與指揮崇剛堅城固守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俸力士莫敢縛彬禮弟宗厚賂力士每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等子欲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文皇至天長執彬剛以獻彬不屈死之正德中楊州祀彬名宦

崇剛 指揮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鷺有膽畧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陳戒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徐政張本開門降將剛見

文皇不屈死

姚善 知府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居魚寨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善士時扁鵲善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為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唱和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推知蘇州府初

上以吳民染疫俗借靡遺式純以重法罵詈者更持短長訟起難治善洞達政脉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允協時宜敬造請

運副王善

運副王善

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樸稍因俗教正吏民四嚮轉輸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解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邀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員本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贈萊俞員本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詣員本以告員本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令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歎佳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住見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官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邪善益起敬請問

今日急務并出校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
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於是密結常鎮嘉松
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是文元年
芹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君用漢
破七國策收聲黃于外善言於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
濟危者又置散地不用令事已俱俱須急召之遂復召還二
人四年詔善無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
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
存三子澄遂去善為麾下太倉鎮撫陳斌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
年四十三子節誦成賀縣十戶所幼子繼兒隨母給配保兒
習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柳賢祠

陳彥回徽州府知府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彥回
謫戍滇南弟彥因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遭死比至蜀惟
彥回與祖母郭氏存會故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縲之去頗
苟不能歸住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休南充縣
丞于中和未幾閩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為保寧府學
訓導考績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
太祖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廉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
府至徵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備良受上
賞是冬郭卒承重徵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乘輿赴闕疏乞
優姓正名籍建文君怒罷之尋復其官服治獄除彥回戍

籍彥回又乞免服不許許襄事准郡乃莖郭徵郡北十里北
山之陽彥回視事每日必走墓下哭甚哀徵人名其山為太
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事平被繫軍以大義
而死十月十五日也籍其家

楊本衛鎮撫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適法建文
元年十二月募才略之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鎮撫時
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
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叩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
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進破之自南北交戰諸
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
出戰諸軍為倭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團瓜我輩糧
得熟乃被別人掠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罰三千
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履民者不可
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
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呈上憐其為

太祖故舊不思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

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

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乞假臣為魏兵用能官一負召募義勇
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指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
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吳宗社於泰山

夫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頭後無髮刀

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魯潘衛鎮撫

曾潘劉州衛鎮撫與馬宣守州城請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
降不肯輒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王所執不屈死之

徐讓衛鎮撫

徐讓山西布政司理問不知何許人材真磊落有口辯應募
貴書物至此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建文四年五月還校衛

鎮撫軍前差遣戰歿

衛健衛鎮撫

衛健山西孝義丞不知何許人讀書甚速吏事膽智過人與
徐讓同應募使北平不辱健曰願殿下熟思之亦不曉還授

衛鎮撫與讓並赴軍前差遣後戰歿

向朴獻縣知縣

向朴字通博浙江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
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材以朴應詔授

獻縣知縣時兵荒後朴闢荆榛教民農桑流移復歸請難兵

南徇獻無城又當兵衝朴集民兵以忠義激之為保障計兵

入朴懷印綬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

賢祠

顏伯瑋浦縣知縣

顏伯瑋廬陵人名瑋以字行唐魯公之後也孝友姻睦鄉黨

稱其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浦縣知縣請難兵起步景隆

屯兵德州伯瑋率淮北民給軍餉措置有方民不告勞三平

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談

豐沛軍民指揮司某民兵五千人某堡俗禦守調三千八百

山東兵是月望日請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光百夫長邵

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瑛次子

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

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

縣令名一本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

憾望來民艱達聖明二十日夜二鼓請難兵入東門指揮

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恸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

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創以促瑛脫走胡

先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閭外友人晏璧與伯瑋同郡官於

徐因為傳其事言伯瑋談誦慷慨練達機宜佩賢長吏語云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

里之命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瑋起

墳塋立祠祀之戶直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願侯宰

沛百里堅守孤城誓死無二刀屈援絕詩以言志永冠自經

子亦烈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為

孝照耀青史

鄭恕蒲縣知縣

鄭恕字本思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雅

家甚貧食魚鮓歷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生徒數十人

誨論經義高風勁節一時敬嚮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

未幾推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請難支將王聰攻破蕭縣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予瀟溪姓溫汲諱北平種田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郭華 東平州文日

郭華浙江臨海人字思孝洪武三十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誣誤謫東平吏目請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尋醫携家托友人無錫丞趙次進亟還州州長飛以請難兵且至蓋棄城走去華獨率民史應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唐子清 沛縣主簿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運察事皆付子清請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黃謙 沛縣典史

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為沛典史果敢能戰下頗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請難兵欲執至徐招降之謙不屈而死松江同知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請難兵永思遺義

文皇既即位城至京櫟于市

論曰安賢事居有死無戚分也建文諸臣戰者死行陳守者死封疆若翟能王彬輩豈不烈烈稱丈夫哉然革除之際史冊失傳據所考見僅僅如許湮沒弗錄者固多矣

遜國臣事抄第三卷

死事傳三

守義死者廿五人

盧迥 戶部侍郎

盧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為戶部侍郎迥跡真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任顧折節恭慎請難後不屈縋就刑長誼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瑛

黃魁 禮部侍郎

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為禮部侍郎與陳迪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也觀皆敬愛之請難初魁不屈死之周廢金部御史

周廢山東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左金部御史請難後不屈死之妻王子璽兒皆沒官

盧原質 太常少卿

盧原質字希魯初名質浙江寧海人父中母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遭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天運屬天台二十三年外艱賜傳命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

事建文居屢有違白請難後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論死族其家

廖昇 太常少卿

廖昇湖廣襄陽人以學行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

太祖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初修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士王景彰為選拔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興志副選裁
林修撰李贊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
理副楊士奇崇仁學訓導羅振馬龍他郎旬長官司吏目程
本立等為纂修官昇博雅有文才訓達負氣善請難兵事語
多撫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
史陳瑛奏昇不順天命宜追殺詔勿問

鄒瑾大理寺丞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萬

才敏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為大理

右寺丞與魏冕歐約降者請難後自致詔夷其族或曰四川

江津人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起縣學教諭遷監察御史歷

陞都御史死建文時

周是修府府紀事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為霍丘

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帝喜推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

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

衡王者建居弟也是時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

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職用事者誤國用事者

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請難師派江宮中自焚是修留

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

暮入應天府學自縊死年四十九是修內月外和孝友忠信

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澹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

氏下至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未嘗細思援筆立就而雍容

雅瞻詞賦修遠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編廣衍太

極圖綱常鑑範通言家訓蜀苑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

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

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為現感錄蓋無愧其言云士奇嘗為是

修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死今誰為若父傳者侍

郎何益春曰文廟渡江時翰林諸公能死死者周是修也

李天達公謂胡廣金幼牧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輩初亦約

司死已而供買約惜哉後雖有王魏等輩不能蓋斯愧夫

王艮翰林編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

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親不揚易胡靖第一良次之又次李賢

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憂

不食日羸德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曰吾不可復生

豈能復領汝等服毒死建文居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

祭子脩亦首舉于鄉云靖貫皆事

文皇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群臣封事用從容問貫籍等曰爾等

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

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

言可乎朕非惡夫蓋心於建文君者但惡築坊建文塚祖法

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

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

水人

陳繼之給事中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言江南

僧道多占狀面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賦之請雖未起建白
多不還發徐增壽陰謀請難兵入城死之雖之父秀母黃摘
成甘肅通死子微仔其姚女進奴京奴漢官弟余翔等悉成
邊

韓永

韓永陝西西安人武曰山西浮山人洪武乙丑進士建文時
為戶科給事中永豐軀美聲言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
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

龔泰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傳射教之遺就外傳
日記數千言長自刻勵造詣深遠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
太學奉旨閱齊府獄監安東倉盡力剔抉吏部策試第一除
選周上下少八

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泰與妻傳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毋幼穉歸否
則俱溺井無辱也俄宮中大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援城以死年三十六 文皇

怒立命軍卒剖其屍泰遇害則果有為以孝友聞居邑時狂
人擲泰池溺幾死聞其病狂弗校鄉有巫言人禍福輒驗泰
至不能出一語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
仕或謂泰絕下嚴其死豈仇者為之

黃鉞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里人楊漢家藏書萬
卷鉞每借讀漢舉以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漢乃令就藏書兩
讀之三年盡其書漢子福與鉞為友鉞以生員薦除宜章典

史建文元年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
左以禮科封侯甚多建文三年父喪將歸方孝孺弔之屏左
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在輔居吳人朝廷近臣今雖
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官守非其人自微藩
離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

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
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
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
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孺居陵上舊廬足跡不入城
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
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葵果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
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善

縛善邀實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或告鉞善款服已

得宥鉞即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脫善果死吾
將下報布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
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
義同許身君令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
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藉藉
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楊福具棺衆日夜泣橋側百方
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舁
猶不潰竟成禮葬之屏庵

魏冕

魏冕字安永豐人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劾直有才名靖難兵
至徐增壽約門門降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

報朝冕及郭瑾大呼請迷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脫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致色厲聲曰使吾臣節必不為時所用奈何徒自壞也請難後冕自誤法官請追罪及其族

曾鳳韶監察御史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三十年進士建文初為監察御史會藩王來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居曰至親勿問請難兵逼議遣若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鳳韶嫌既請行姚廣孝勸却其書不報請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謀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喉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季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季亦自殺

謝昇監察御史

謝昇徐州沛縣人當建文時為湖廣道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劬勞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咬兒俱戍金窩衛

甘霖監察御史

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為監察御史到介持正敢言中壘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死之子孫相戒不求仕至今徵孫正德中知府胡綱宗祀之鄉賢祠

宋徵宗人府經歷

宋徵不知何許人為宗人府經歷建文時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季景先數言耿李

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牛景先

牛景先不知何許人樂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妻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以逃官逮景先妻妻後教坊司

王良浙江按察使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同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居遷位大勦九月詔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狗為衆劫去良乃集衆司諸印私弟嗟歎者久之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饒良食抱其子歛藏如厨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餘妻舉即列斬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妻抱幼子往置某金事家或曰託諸外簡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從其家於遂台人陳燧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為祠祀良

程本立江西副使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從抗再德崇德令析桐鄉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敦行誼高臺論薦辭不就鄉人稱為孝隱先生嘗執手告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為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賢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讀書金華

未克修造詣益保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八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同秦晉燕府官僚召見奉天門賜馬幣幣銀去十三年補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罷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往雲南會思可伐煩誘百夷為逆二十一年本立軍騎入夷巢論順還利害諸酋落感說歸附是冬諸夷復變藩帥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楚雄毗安抵大理永昌制慶應江往永綏輯夷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為撰碑記述功德三十一

奏計入京還鄉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

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左舍都御史授四品散官食正七品俸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調降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

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城自縊死本立所著有吳隱集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於闕

陳思賢漳州教授任性原 陳應宗 林江 郭居賢 郭居賢 郭居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府教授以忠孝行藝最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恸哭曰明倫

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卒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

郭居賢等送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郭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成以身殉或曰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

邵銳立祠祀之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允會試

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母以文學徵

太祖親試稱奇當珠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游梁教諭

母喪起復除隴陽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

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舍省有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

曰若輩如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該君臣之義何

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郎星主簿周鳳

岐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使人訪遺骸歸葬後有司記

之學宮子員為愛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劉政字仲理蘇之長洲人父有經學為沛學教諭政聰敏力

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坊庠士千五百人題命論

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孝孺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子

是科中式二百四十人政第一靖難後殺孝孺政悲憤不食

死

儲福戊午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也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

義建文末携母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拔擢戊午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娶

母妻以行困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送之人在

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孺妻范為營地焚之范時

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

不欲聞之姑也有聞其家者欲娶之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

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叢生若蘇席

草因取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墓為庵于

墓傍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還不生土人載之即其廬并為庵
集民居之名崇考庵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姓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
壬午秋招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晚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建文安在春曰焚宮自去矣樵夫
恸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論曰忠義天性也若王良之憂國而前死是修之聞變而
雖經豈有所迫哉他若黃誠曾鳳詔輩以忠誅王良經本
立以廉察下逮校官舉子走卒樵夫咸感憤自殞視死若
歸非天植其性為能若此邪理魏冕昌言擊奸旋乃自盡
不啻時亦可謂善處死者焉疑希直以彼保特乃復緩死
以干刑書豈其憤激之極必以一發為快而靡恤其他耶
吁可悲已

趙國臣事抄八

四十五

趙國臣事抄第四卷

死事傳四

景清御史大夫

景清水狀性陝西真寧人共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個僅
尚大節領鄉薦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清宿其
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
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
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
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倅
是夏臺臣鄧文鑑劉觀及清奏書罷以疏字訛懷印入科史
疏為給事中所劾下詔獄尋宥之改金華知府建文初署北
平恭議

趙國臣事抄八

四十六

文皇嘗宴之尋召還排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清
覲知建文居出三也志圖興復乃自詣 上上學選之人多
疑者清常戴利月衣袵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天曲星犯
帝座甚急明日清果衣袵獨先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奮躍前犯駕 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刺清奮躍
慢罵

上大怒命先執其齒且執且罵舍血直前噴乃刺其皮膚以革
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內是夕精英迭見
上夢清仗劍逼展過清繫所忽索自斷清屍前二三步若歎犯
駕狀乃藏之庫中幾九族掘焚其先墓又時入殿廷為厲乃
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論曰清之死蓋追逆豫讓者然讓所仇斬一晉卿耳清乃

從其來其難易又懸殊矣此死後精英迭見至以屍紀此紀傳所稀也吁亦烈已哉

幽隱死者二人

徐輝祖 魏國公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

太祖賜令名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

年還論北平防胡明年諫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

部翰林院試國子師主第優有移吏部錄用輝祖嘗侍 懿

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布元學書善大字成宣間五月

建文后即位特見信任寄召對容言燕邸事八月燕太子太

傅燕世子及弟高煦高燧入臨齊奏請并留之黃子澄不可

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后以問輝祖

弟增壽駙馬王寧庵之乃意遣歸越湯宗上變告北兵起與

齊黃嵩費通謀議二年李景隆北伐輝祖帥師繼之白溝戰

敗輝祖為殿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敗北兵於齊眉山燕

將皆懼議旋師建文后乃召輝祖還何福遂以無援不能還

敵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

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

文皇入金川門群臣勸進獨輝祖不屈 文皇親召問嘿不應

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恭詞子孫傳免死

耳

上大怒削爵秩勒罷尋下獄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

輝祖與齊泰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

於國家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

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次後孫輝祖長子輝迎保見賜名欽

嗣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中山王四子次孫福增壽緒長女

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款於北平兵平秋靖難

兵入金川門建文后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是年贈諡武

陽忠愍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

梅殷 魏國公尉

梅殷河南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

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才智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望尤愛

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后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逃

心防禦

文皇遣道殺劉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

言居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位

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遣公主招殷公主驚指血為誓付李中使至殷所殷得書物

哭詢建文后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已與已吾

姑思侯之乃還京見

上工曰駙馬勞苦日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

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祖呪咒得罪明年

冬入朝都督諫深指輝趙賊令人擗殷死置檣下賊証殷自

後水死都督許成焚其事

上怒罪誅職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

瓜落二人當斬之籍其家封成永新伯謚殷榮定初公主幸

上永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笑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若公主
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為中府都督景福手衛指揮金事謂二甥曰朕不
念爾等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
襲孫統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請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
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長女火通歐陽
倫倫犯茶馬禁死

論曰輝祖以世臣國戚乃心帝室其不貳志於委之時者
可能也其不屈節於羊除之後者不可能也可謂國之純
臣無愧夷齊者已梅穀抗師淮右為國固圉事定赴召厥
惟親臣可以無死君子原焉卒受隱誅雖世網之不疎亦
一宵人之希寵者實成之也

論述死者廿四人

耿璿 駙馬都尉

耿璿長與侯子洪武中為前軍都督金事尚懿文太子長女
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璿為駙馬都尉掌前所
事璿勇悍武略精難兵起以王室總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
行璿力勸直搗北平已而炳文戰數敗璿快快抱病時對公
主悲泣建文君遷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
樂元年春憂卒

耿璿 都督

耿璿長與侯仲子景官至後軍都督金事靖難兵起與江陰
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

問奪兵使廣西楊文寸遼東獻數請以永平以西北平文不
聽璿雖後微論死

廖鏞 都督

廖鏞舉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
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前衛殿庭靖難
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
請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族誅之廖兩子拾遺骸聚聚門外山上
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鎮撫司奏獲鏞

送刑部論死鏞弟銘及從父雅夾指揮金事昇俱謫戍邊
鏞母東頭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陳賢 都督

陳賢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
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
賢以西師助宋忠忠收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胡子昭 刑部侍郎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字伯尚四川榮縣人富經術性方
介從學方孝孺漢中蜀獻王重之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
導建文初以漢中府教授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使

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十一日死之臨刑詩曰兩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

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維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

熊相立祠祀之

茅大芳 御史

茅大芳揚州泰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祠之句或贈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賈賈何時復註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書甚渥大芳感激願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大芳志意慷慨大和雅不亢不滿深有所於正紹明道之首建文元年擢右副都御史靖難興起遺書淮南守將梅穀曰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救騎過天河閣中事業蕭條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歎建文四年八月被執死之子順重道耆文生拉論兀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布董集五卷行于世

司中左余卿御史

司中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建文時死事

劉瑞 王高 俱大理寺丞

劉瑞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利科給事中永樂中遷右春坊司直郎進大理右寺丞廬明執法十一年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外親案市高與瑞同年進士又同官給事中大理左寺丞先是皇太子養陸高為戶部侍郎

王以江浙人例不任戶部諭止之時皇太子愛其詳謹瑞厚款亟進用之而未暇詢故事也

葉希賢 監察御史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入臺侃侃自

負建文中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季二大將失津全川門失守又評藩守門者靖難後出還黨死之

董鏞 監察御史

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建文時為監察御史諸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或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為眾所持謂鏞送黨論死家徙戍邊

鄭公智 監察御史

鄭公智字叔貞浙江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求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為監察御史史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王玘 監察御史

王玘蘇州人監察御史永樂時以歷革除奸黨子孫棄市

巨敬 戶部主事

巨敬平涼人初為監察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為戶部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黃彥清 國子博士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十二月彥清為國子博士以在駙馬都尉梅穀軍中私謚建文君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數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或曰黃彥清本大臣出外巡訪

文皇詔至非不受歆歆與後下皆効命顧兵力不足死之或曰王玘為黃

李文敏四川按察使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為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初以奸惡棄市

鄭居貞河南泰政

鄭居貞其先徽州人父潛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類吳安縣徙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貢泰甫選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為河南試左叅政三年吏民信愛之永樂九年坐方黨死有閩南集閑隴行蔡歸來蔡隨蔡檜廷葉子孫因留居福州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鑄環珮天門何處我群仙久相待晨沐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

林嘉猷陝西金華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負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家更召名良駒薦入史館為史官累遷陝西按察使事嘗被召入燕邸最久知二郡王素傾世予以古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還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

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儀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逃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死之

葉惠仲知府

葉惠仲初名見大以字行浙江臨海人與兄吳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仕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兵為逆黨論死籍其家時年六十四

黃希范知府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為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為錦衣運卒捕去論死籍其家

張倫指揮

張倫指揮

張倫河北諸衛指揮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死之

倪諒千戶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也工變告還燕府官校詔獄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產壯者戍庫鄉幼者剝離聞親王字克錦永鞭警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周拱元所鎮撫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展沅雲中相交易雲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帳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之

蔡運賓州知州

蔡運江西南康人以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不諂于俗罷歸後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論曰石論運死者二耿以椒戚二大理以失出棄忠伸以指讖似諒以離間餘若廖胡林鄭輩多方以弟手也然于時坐黨死者數百人遠近著者多矣

張統吏部尚書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進經為求官侍書才識通敏太子麗重統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右叅政陞解

梁嗣正書

五十五

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初祀公解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爭說遠通莫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夫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懷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此賜宴及道理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漢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閣下奉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書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右軍理

副靖難時名在奸猾中梓弗罪仍其官居月餘召統及戶部尚書王純論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失其解識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展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泉望老成之意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毛泰吏部侍郎

毛泰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代王誦為左侍郎泰最為石而張統為尚書泰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後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張統死泰亦死或曰即毛泰子也

論曰昭季受知聖祖為國家臣乃委蛇新朝解職而後死者何也蓋死者其心也需焉者懼殺之及嗣也與董

安常之出都而死者殆同揆焉泰子或云與統同死故附

之後

梁嗣正書

五十六

徐皇 兵部侍郎

徐皇字宗實浙江黃岩人以字行聘校風紀官舉平暴勇懲
屏薛陰銅皮導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
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權兵部右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
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
源進賢退不肖積勲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遂文召
遜位去皇家覆沒北京師皇義舉侃然杜門終老

彭與明善大理之奇

大理寺丞朱忠純與已歿有山石人各具陳姓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天元年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尋

陸大理寺右寺丞與明庶勤別發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

至靈璧會小河戰敗被執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

程濟翰林編修

林編修

程濟陝西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十里

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

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繁至京將救濟召入仰面大

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

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

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率左右鐵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為我錄

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雄脫處得

免濟叢之祭儀碑也。淮上諸將收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友人高翔往以州經徵翔屬名節濟好術歎翔止濟勿為此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入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居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居落髮濟從之出毋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徙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後莫知所終

韓郁監察御史

韓郁未詳何許人為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

霍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

嘗不流涕也此皆聖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

遼國臣事抄

五十八
自焚

臣人告王反天爲什者必曰兵不律則禍必如是朝廷執致

敗之使然然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

三隻胃之國有某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取之得不效某士

不致力走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蹙一日

九聖之憂方采而出入唯聖與國常者方且洋洋自得成初

陛下必創轡國首果可心欬曰覲者劉之不斷求皆隨之

不堅殊有里也豈下不祭不寺十拜每無及矣至遇感恩

至厚不收不言幸少岳同鑑興戒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相

王之墓選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平其谷命世什持畫

功熙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

見宗社幸甚不逮鄒永詳其可終

卷之二十一

劉伯完 天監初

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布風角者咸得衣食於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先行伯完精於占候人詰問回層法起時人應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至應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吳知所終

胡子義 山東金華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為辟為咸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元辟世冊後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以親遺狀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其知所終

王璉 寧波知府

王璉字詭之山東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教授坐請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繁庶平易杜私謁革吏弊政教養舉進自奉儉約一日見饌無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吳太守惟痛絕武人以故衛吏卒恨璉請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為衛吏卒縛至京見

文皇文皇問進船何為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戡駭耳

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鄧州黃學憲淵玉贊璉曰富貴不淫志

難矣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孫鎮 衡州知府

孫鎮廬州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度支主事時以謀程事罪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復官擢衡州知府清難兵至抗節不屈壬午秋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為

上饒縣水不款自號冲玄子

梁田玉 郎中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為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進治平寺觀碑歲歲上獲獲有聲異之令人緣殿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范字多斷爛不可識讀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吳谷贊教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良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梁良玉 中書舍人

梁良玉為中書舍人郎中族也靖難後談良子易姓名扶微皆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為業以元贊曰忠

臣塞塞遺彼海海號書玩市資以盡賢也如遭如哀此陸沉何申 中書舍人

何申 中書舍人

何申不知何許人為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恸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說過此寧不惕息余乃為梁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磨若漆身希蹤來微戰戰潛龍家宜鴟堂吞蜺時而甘漢卜山椒水漫天涯海湧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元以明我心白雲盡見崖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家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庫歷

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德為識其事竟以縉字府城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梁良用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更姓名避去良用去為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為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茫茫相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久一死匪名是辱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宋和中善舍人 郭節

宋和中郭節皆中善舍人也不知何許人靖難後更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

靖難後遷相約棄官為庶人客死異域竟莫識其姓名王詔

合和郭洲而系之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戒有從否適有

烈烈英賢家宜識

梁中節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為金真入山修行

郭良

郭良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為道士去贊曰駕言渠引嘯傲林泉頗波莫挽使我心勞

劉亨武進縣丞

劉亨字嘉會江西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入居子徽辭親父歸奉父之便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事

蓋朕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居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為

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校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米用陞武進縣丞修學政課農桑恤孤寡未節義毀淫祠縣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聞流亡求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馮阿寶作亂白郡守毋令滋蔓率眾擒首惡殺之論降散其黨靖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既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薦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周縉

本十二

工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進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八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周縉永清典史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緝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緒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帥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勦王我器數日略其間南師將去庶民問士午十月丁巳吏部言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當

呈上靖難時俱棄職逃避宜寘法典命入粟贖罪平終典州也成有司遂械縉至京謫典州居數年子伐還年八十終於家

吳文定公嘗為縉傳以故得獨傳字者不可考

高賢寧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士也受學於歐陽王有此文書為國
子生清難兵攻濟南不下以前時書城中使臣降賢寧時在
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諸儒兵請難後服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邢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記綱
時為錦衣指揮俾用事動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
旅發身余本書生食祿有年於茲不可謂言故上得還歸

年九十七卒

龔璠

龔璠字大車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建文未靖難兵
首入金川門璠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兩廣為崑山
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璠仕無害於義惡官任日城門一物耳

竟隱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雪庵和尚

雪庵和尚名璧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義萬人即不
殺謫戍窮遠不死於道死於還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
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祝苦慶里山水奇
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和尚非常人
與之造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離水清駛蘿蔓森對
和尚歌音為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奇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
居之斯夕誦經山中人不知者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
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誦誦佛經景賢意和
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跡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

以故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將儒經不誦且誦經音

經音因石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初之登小舟
急禪灘中流誦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

讀終卷乃已眾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
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侯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熟

牧豎入飲飲半醺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嘆焉而寢和
尚頤形秀典指葉白剪剪落草成章詞不甚工客然意氣煥

發又能感愴人咸曰和尚當建文士子為御史不數月帝還
位和尚故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名何許人

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
四十余年尚未敢題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

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陵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

遙地極寒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家為傭傭亦取
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亦破綻絨竟

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入初
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問問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

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傭時自吟哦或夜間其哭泣聲
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歌與語傭走南

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
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焉曰我死勿殮我棺

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使從其言

川中補錫匠

川中補錫匠亦不知何許人住夔慶間為人補錫至州邑
不遇三日即去去又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錫者即教之補
錫不索謝錢直令挑担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還先學者去如
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為老錫匠補錫或與錢布米不
擇富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
不出補錫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或夔州市
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
中坐語竟日學補錫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
別去言令永訣不可復相見竟莫知其所終

馮翁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訓蒙給衣食能為對句
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文書
壁間北見補錫匠即劇去詩曰夜夢何期持龍飛天洪津朝
橫滄海曲夕過漢池濱九雲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
間張主藉高吳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
所終

論曰聞之故老云建文已卯庠展間法綱跡瀾道不拾遺
有詩鈔于僧者輒拂拭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
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余
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住住有儔數自怡憚野自居者梁曰
玉雪庵和尚補錫匠其侍也其志益可悲矣蜀中峨嵋亭
有題詩云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

君臣薄力為君王國前陽此建文遺臣作也晦其名以不
滅其族諸君子良可嘉尚焉

建文遺臣

六十六

耿炳文去典

耿炳文濠梁人父君用取除和積功為管軍總管克米石取金陵而辰與張士誠戰賈勇先登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其兵會立元帥府長興以炳文為總兵都元帥辛丑耿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鎮守陝西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相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泰十四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銀鈔造第鳳陽堦先坐贈君用為侯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三年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蜀盜三十一鎮守遼東建元元年靖難兵起炳文為征虜大將軍率眾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漢州先鋒至雄縣文皇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眾求援伏兵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未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清還游沱河東炳文眾尚數萬復戰眾皆潰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竇忠傾成都指揮劉遵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諸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收建文君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至於己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在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皆飾龍鳳玉帶借冊程

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洪熙初蓋以長興度回舍賜留守郭鑑云子璩獻別有傳璩散騎舍人

惟尚寶神後皆獲罪元

盛庸

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泰將從長興侯失利長興度召還庸又從曹國公將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靖難兵圍急庸夜出劫戰盡憑城禦防盡毀靖難諸攻具提聞即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燕平將軍總兵官代曹國公鉉救替軍務是年十二月戰東昌殺張玉三年三月大戰于夾河敵譚淵再戰敗走德州敵撫北平靖難兵長驅至北土四年春夏間庸向趙雲壁齊眉山戰皆敗次於淮南六月靖難兵至浦子口庸出高資港又戰敗靖難後初庸曰北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志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德于將輸卿宜韓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罪伏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庸怨忿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廢暴卒

平安

平安初名保兒直隸滁州人太祖養保兒及周舍道舍馬兒金剛奴也先買贖真童潑兒為義子分守新附城邑安父定從太祖起濠梁積功至濟寧指揮僉事又從常遇春定山東下河南克元都戰沃平襲陞密雲指揮使洪武三十一年推石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充恭愍將從景隆而北設伏白溝河敗績營軍家橋遊北餉舟疑不敢進景隆收輝山安後景隆殺陳亨還與鐵鉉共守濟南己而未能兵至夾收之靖難東昌告

提又戰單家橋執薛祿祿逃去復戰陳暉不相救安遂敗索
城之役安陷陣先登衆不繼三戰三敗進攻北平又敗援保
定不克連文四年進副總兵帥遼東兵復通州不克退戰北

河靖難兵伏於夜收安轉戰小河救王真

成祖督戰甚急安抵鎗大呼馬蹶弗得前王真又奮刀入安陣

適安安遂退又戰靈壁安及陳暉馬潰徐真皆被執安力舉

數百斤果勇善戰身真皆驍將並為安所殺安就執請難諸

將皆喜或請殺安

成祖惜其才勇釋縛縶解平衛送之北平且令仁宗郭賢苦

視安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七

年三月

成祖見安恩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慚懼遂自經死今武安侯成

六十九

山伯即亨其後也

卜萬大寧守將

卜萬大寧守將也謀勇自負欲死無恨每戰輒先登請難兵

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誠毀亨誠識字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

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家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

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

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為請得俱

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志至即使其事劇員陳亨搜卒衣

得與萬書遂殺萬執下獄籍其家聞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

降貞通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潘忠都督

潘忠歷官至都督將兵屯雄縣建文元年八月請難兵至雄
破其東門忠至月漾橋遇伏戰敗被執

徐凱都督

徐凱廬州合肥人開國功為茂州衛指揮使守松潘累立戰

功洪武二十六年出掌鹽井衛事征賈哈剌有功又從西平

侯沐春討刁幹孟思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階文官軍叛會

都督竇正討平之又克征虜大將軍從沐春討刁幹孟有功

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百夷為副總兵請難兵起從宋忠

北進練兵臨清二年十月兵保平安守定州威肅守德州凱

及陶銘城滄州為犄角

文皇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凱及

都督程道都指揮俞琪趙游胡原李瑛張傑將校百餘人皆

被執

文皇欲凱等酒還歸凱等謝願留事敕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壬午十月暴卒賜祭給傳歸葬其家建文數年間諸將被

執者無慮千人已卯真定之戰都指揮劉燧白溝河之戰都

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還琪游原侯傑德州之掠千戶蘇嚨辛

已潰汜河之戰指揮鄧戰陳鵬真定之國都指揮朱榮定州

之戰都指揮花英鄭奇王恭指揮詹忠士千渡衛水指揮賈

榮板東平指揮詹景故汶上都指揮薛鵬渴河之戰胡騎都

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灰哈三帖木兒妻鬼里淮河之戰守將

丁良朱彬指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寧忠都督

寧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克征虜右副將軍與駙馬都尉李

潘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克征虜右副將軍與駙馬都尉李

堅從大將軍至北平八月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收命濟沱河
戰又敗與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皆被執忠之妻都督徐凱
女也

王資指揮

王資不知始所自起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亦有勞力善
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屬糧委棄狼
藉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乃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
後追罪廢死

趙諒指揮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天
元年六月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兼節信任之諒能攻職無
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
之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樓璉翰林侍讀

樓璉字士連浙江金華人嘗從家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
宣寧仁壽主簿監田知縣擢廣東道御史竊成雲南建文后
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
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校之草擲于地曰身可死詔
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惧不敢解歸而憤悶妻于問之
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惡累及爾輩耳
迨此一夕自經死

吳亮太監

吳亮者建文中官最親幸建文居焚宮遷去

文皇疑臣于僧溥洽所承樂乙酉以他事禁誦溥洽命胡洽事
中洪以訪張選選為名又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不
可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至藩司自稱建文皇
帝曰我自蜀唐滇遊方至此今老夫欲歸骨故鄉所司奏上
驛送赴京獄為老佛矣至京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
無虛日皆曰此海外高僧科道官奏上言恐其惑眾乃下獄
朝廷不忍以亮經侍建文居使審視老佛見亮即曰汝非吳
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驚棄片肉于地汝時手
執壺鉤鉤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
遂取老佛入西內辛莖西山不封不樹鄧人黃潤玉有學行
為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居跌坐蒲堂曰我來允叔也身長巨
異聲如洪鐘

常昇開國公

常昇開國公

七十一

常昇開平王仲子也兄茂洪武三年以父功封鄭國公二年
從永國公馮勝出塞征納哈出茂本勝婿勝言茂驚濤納哈
出降入械送京師茂亦言勝短

上召勝還奪魏兵印罷朝請茂安置龍州上念開平王功二十
一年封昇開國公懿敬皇太子妃昇姊也靖難兵至浦口口
昇及魏國公分道出戰眾散金川門失守昇見

文皇得不死昇子繼祖坐事謫雲南臨安永樂二年召至京嘗
鈔帝遺詔讀所繼祖六子長寧寧子復弘治五年詔錄太廟
元祀功臣後復得為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卒子經嗣老于
鳳嗣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進創基侑享太廟并議常寧鄭
湯四王後十一年續封玄振懷遠侯

吳傑 安陸侯

吳傑然國威襄公子也洪武十八年傑以指揮嗣封吳陸侯
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胡二十七年練兵浙江防倭
二十八年有罪令與吳高皆從楊文征龍州立功時吳文
中率師援真定失律喪師滿南寧衛指揮使承崇元年子璟
乞嗣正統間再三乞皆不許弘治六年璟孫鐸援詔乞嗣亦
不許

吳高 江陰侯

吳高父良開國功封江陰侯卒贈江國襄烈公高歷官前
軍著都督僉事洪武十七年嗣侯屢出山陝北平河南練兵
從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趙宗壽請難兵起高總兵守遼
東與楊文數以遼東兵攻永平

連嗣事

七十三

文皇曰高雖性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遣人
遣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泣
以聞建文君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天守遼東竟敗靖難後
召高鎮守大同屢上禦虜方略永樂十二年上北征班師至
興和高稱疾不朝召還京被初編氓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
元年

上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即死侯其家會赦得釋宣
德十年子昇乞嗣不許

董倫 孔部侍郎兼學士

董倫字安常山東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遊遊山林
間布褐藜藿淡如也從遊者衆稱貝川先生勝國時累辟不
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為

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
子卒出河南左叅政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又薦常州
史目諸葛伯衡

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誥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君在
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鎰至成都買獻王敬禮之
倫抵滇關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焚焚皆知向慕建
文君即位念舊臣屢詢倫左右亦多薦倫者召拜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銀几玉鶴杖各一倫上表
謝畧曰桓榮設几杖于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畫學於
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成禮則當思四海或有饑
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凋連之嘆或曰此孝
孺代筆也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恭
書恭恨縉中傷之上令縉十年著述求京擢用未及期
上崩縉赴臨有司謂赴臨非詔旨縉詣河州衛史縉與倫告新
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為翰林侍詔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學
為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
十餘令致仕出京師怏怏成疾不數日卒

孫岳 都督僉事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僉事建文中充鳳陽守
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咸有
法列塞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泝渡淮至盱眙金川
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
置海南

徐安 鳳陽知府

徐安斯之鄧人洪武中學人材累官濟南知府訓導知府請
難其自儀真超京師奇兵間道從靈壁出鳳陽渡河安謀知
據澤橋總舟楫拒守請難兵竟獲獲舟以濟請難後放歸田
逾年舉道遂有上安名得復任居敬鳳陽諸感里養安後
宗親庇細民奪庄田

文皇始怒曰朕昔尚為安所用況若曹乎遂安請戍雲南

右十七人耿炳文而下係事後死者常非而下係廢者若卜
萬以計中徐凱以恭卒潘忠齊忠或云死之未可詳也感庸
平安以中朝宿將親執干戈與人主相角遂且名恃職焉而
欲主組委蛇於其廷雖聖度海如然亦難予免矣
外傳下

沐春 西平侯

沐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沐英長子也土木期母後

鞠於外氏長歸就學年十七即侍英征西春明年從征亦集
乃俱擒其渠魁又明年征雲南立功先士卒卒卒還京師遂
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扇諸郡作亂春與征奮勇先
登鐵之乙丑秋授驃騎將軍金從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
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昇實授春副次如流嘗錄因于烈
山審還黨于對州奏釋各數百人兵甲英薨於雲南春往奔
喪起復英襲爵西平侯鎮雲南一遵父遺訓屯田為政要務
歲較多寡嚴賞罰繕功乃倍饋餉以足已而細置望東川夷
相繼作難春命將校戍昇遂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萬春寇
越州蠻阿濟者先年倡亂朝廷以數萬師往征無功春又
平之麓川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圖戊寅四月破刀于孟諸

若誅其罪首而釋其餘來自是百蠻震懼不復勢功間
征虜前將軍使盡平其地九月十二日春薨年三十六除
居震悼加厚時馬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在鎮七年間田至
三十萬餘畝復民戶五千餘人嘗鑿鐵池河灌漑田數萬畝
戊寅其利云弟威襲西平侯相傳建文君之奔也威使人復
之或時至西平侯第然人已有知者

高遜志 少卿學士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同學嘗侍父
宦遊吳中父業宣城南師泰鄒陽周伯琦遂昌鄒元佑為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鄒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
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為太常右
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試官所舉進士胡靖吳

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請難後皆為名臣遜志存沒不可攷

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
友士徐旭張東葵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
仲王度死難餘皆居位如故徐旭承樂初為吏部郎中與逢
吉皆預重修高廟實錄旭陞國子祭酒士吉承樂初為金
部御史

唐愚士 翰林侍講

唐愚士名之溥以字行浙江山陰人少習奇志好學父肅仕
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文章名愚士得遊公卿間宋濂稱其
文苑之進學肅謫死臨濂愚士奉喪歸吳求父遺文雖荒鄙
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
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錄達世故為文蔚瞻尤長於

詩翰洪武中數促李景隆徧遊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
賢古地遺跡孰為詩歌論記詞奇超絕性善飲酒酒酣高談
傾坐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十載經史
中事為一書以致治亂為鑒戒命舉優進文學之士孝孺首
薦愚士時寓金陵為景隆子師立召為翰林侍講賜冠帶令
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未幾病病愈優起明年病
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
辦景隆孝孺為賦

錢芹 行軍新事

錢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好奇節元末以策干諸將不遇
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解
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姚太守虛心求見芹授一冊竟
不交一言而退冊中言戰守事不知其詳也建文君求直言
舉山林岩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芹吉安知府薦膺用道用
道授靖江府直吏芹為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
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續係兵事緩急
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黃山善後竟勤王

宋澤 餘林侍書

宋澤字子夷浙江金華人父憲公孫也澤父繼中書舍人澤
思紹父學奉母孝蜀獻王聞之時賜乘馬賜其家專心力學
書益工建文君即位念澤為興宗儒學之臣召澤入翰林為
侍書典劉彥銘朱思平皆知名建文時而澤門人有聲稱者
同郡樓璉潘陽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璉孫情坐鄭公智
重刑部侍郎張本請罪之

史皇曰應名儒閣時事 皇考左右有芳日夕原情勿問
王紳 司子博士

王紳字仲繒文忠學士紳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幼勤于兄
嫂最恭咽痛父死義尤孝事母母卒哀毀未幾兄嫂亦卒坐
英輅苦卓負奇志博讀經史百家言發諸論縱橫磅礴沉思
銳氣俯視朋流宋濂一見奇紳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
王禮聘抗客禮教授蜀郡紳痛父道終未返立隴白王走雲
南慟哭原野行求久之不能得即英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
人感愴稱王孝子紳用述滇南愴哭記時雲南布政使張誼
重紳純孝為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君即位以給事中兼誠御
史黃凱薦召為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帝實錄與方孝孺友善
嘗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著書述來學孝孺不應紳意悟自
是略文藝潛心道德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
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
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曰朕慕承
洪業大奮四方文武之臣勉庸勞烈著于天下者咸思褒封
寵錫以崇德教功況於守節秉義之臣命書恩贈曷可忘哉
故翰林侍制王紳博學雄文顯名當世久事皇祖夙夜在廷
獻納論思數被嘉獎修史擅三長之學華民魚四善之稱茲
才而弗克大施即命而遽先出使滇漢民而歸化宣皇威以
懷柔宜期揚厥以詭謀竟致忘身而殉義歷年滋久節典未
遑登嗣息之踵陳乃典懷而慨嘆是用職陞禁從錫美名
循異制以勸忠推茂恩而示訓尚惟冥洪服此殊榮特贈翰
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閣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寔自紳

始時寒義被拔推而與時浮沉紳士書初之曰執事方員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固係于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兩長所職非其兩事位高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虞非其才而強委之至于備事則是執事欲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義得吉極憾之建文二年辛卯四十有一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徐字叔聖少有志行壯刀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淡食不魚味徐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士從遊日衆有青藜獨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辛卯年五十九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徐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歎與孝孺表姪鄭均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墓不可得生遂繫獄

海國正統

七十九

文皇念禔忠特宥之且用徐徐解疾讀書青岩山下得終身焉徐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遺志名蹟日就湮沒敬執事與今兄商確搜羅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歲或可待時後揚於萬一徐遂輯方氏遺文為庚戌集後百平始傳

右六人未經革除前死者然高邁志不可考

王純

王純字士魯河南太康人枝元進士為衛氏尹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改長沙通判坐事免後舉明經授大名通判遷吏部郎中福建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忠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廣川平緬都贈金或曰忠且疑罷何純受之應輸雲南省歲遣陞浙江左布政使

去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純踰城走歸難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純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尋純上言半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求無綏軍民經理屯戌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初致仕平純有文學然為人脂常遇大議多嬖嬖子璽官至戶部侍郎

嚴震直

嚴震直浙江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縣議尋授戶部郎中陞工部右侍郎逾年進尚書二十六年卿民訴其弟姪不法

上付震直執訊具獄

上以為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使龍州二十八年桂林靈渠尋陞右都御史復為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廣鹽得行江西安輯吉臨諸府震直暨直勤敏

工數稱之時時賜食優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與敗為北兵所縛並布囊兩馬夾擊至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為工部尚書壬午九月平震直魁梧幼不喜讀書力田供餽賦顧長於算數寡學識雖貴人皆喜之

按吾學編云文皇登極初震直奉使雲南至雲南見建文君悲愴益金而死據實錄傳震直卒于壬午九月當無奉使見舊唐事必訛傳也

鄭賜

鄭賜字彥嘉福建甌寧人洪武己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正己率下有寬直之政丁艱起復改北平

布政司坐事謫安東屯田革除

成祖在藩及楚王賴皆舉為長史會己召為工部尚書既而督軍河南

成祖登極李景隆言賜為建文用罪亞齊萬選至召問賜吾何如侍汝乃相背耶對曰示盡臣職耳

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書持法寬平後改禮部賜和厚易直恥側媚之行為侍郎趙鼎以安卒 仁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王景字景彰以字行浙江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

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召召為和縣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紱為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充總校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

君崩 上問景奏禮景預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

善書永樂六年秋卒 張顯宗 周子泰酒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嚴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陞太

常寺丞賜永一襲三十年著國子祭酒事建文召即位為其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

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後還為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金事

呂昇至南京顯宗等成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為左布政

使永樂七年卒於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歸吏事會交趾初平人情未定顯宗宣上恩德勞來撫綏民

皆悅之同時有清林知州王斌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於官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洪武間為大同訓導過北平松上

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求陞國子助教靖難後姚廣孝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讀學士優典試事達謙和恭慎能詩文

上嘗問達建文君市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為善顧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 上曰朕更有難字

難汝達懼服銀屑死年六十五 上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成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

蒼王景學士也 薛嵩 人少卿

薛嵩河南閩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治才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為大理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早詔令嵩齎至北

平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嵩令密散北平諸將士嵩

見 成祖工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叱曰事至此

尚誰欺左右請殺嵩 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陞太卿永樂初安南王孫

陳天平自楚起歸奉擊子登請天平還國上命廣西總兵黃中

古伏發劫殺天平高祖自經元

李得成

李得成係定水人父德係早卒其子得成初元
得成以水求其屍望父尸像與妻事之其妻洪武十九年
舉孝廉為大官晉至二十四年以本帶得成二十五又以
割肝服之忠臣尚主司承二丈七年八月其子李學
士劉三吾為傳其事請葬於起景隆收子德州濟南被國急
黃子澄等謀殺無師遣人謂和得成遺骸請行見

威祖濟南城下請回軍還燕威祖心欲得奪黃乃有解兵遣
得成歸報朝廷以付威府命下獄已而宥之永樂初陞陝西
左叅政歷陞陝西右布政使數上言成間疾苦永樂甲辰冬

以老致仕

通鑑紀事本末

尹昌隆

二三

尹昌隆字彥謙江西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
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晏昌隆諫曰

太祖高皇帝鸛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于是
乎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安也陛下嗣守太業固宜追純
祖武統業憂勤萬幾未明求永日好忘食常如不及今
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群臣宿衛疲何於業上下
廢弛臣恐播天下傳四裔非社稷福也建文君曰昌隆信是
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元年京師地震昌隆疏言奸
人專政陰威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為福寧知縣未幾
中使誣昌隆詛說下獄事白得釋請難於南下昌隆上書言
今日時勢日去而北承京奏言司公輔成王不若罷兵見民

許其入朝彼就欲中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逐廣設或有疏
便謂讓位不失守藩石既吟不斷倘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
求為州使布衣不可得夫不報請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

漸發昌隆當陞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讓位陛下奉禮尚
在可復也命緩昌隆刑檢奏有之

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

若遂貸昌隆死未幾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行部主事預儲議

進左中允漢無人惡昌隆改為禮部主事尚書呂震喜為官

諂忌昌隆誣與谷無人通謀論死沒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

解曰尸相尸相妻子聞其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劉貞

劉貞廬州合肥人開國功臣累陞左軍都督充大軍總兵官修
懷來城池改五軍諸難兵起貞及陳亨卜萬引大軍軍出松

亭閣營沙河款復遵化有奇心

文皇入大寧盡獲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閣貞夜負初印浮海歸

時建文君聞行北平諸將降

文皇籍員家下微俄員由海道出福建還京詔釋其家諸難後

陞左都督鎮守遼東臣懷愧憤永樂元年卒員長女

文皇昭順德妃也以故得免於禍次女伊王妃永樂三年子俊

襲全岳後衛指揮使

趙清

趙清鳳陽人有臂力善用兵洪武中積功官至北平都指揮
使陞後軍都督余事致仕清去北平時常懷隱憂不敢言靖
難於起黃齊諸人薦清帥河南兵守彰德靖難至城下遣人

紹清討使入曰殺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
今為朝廷守封疆不敗命夫職清雖後召清廷清乞開不
許改石重郭督府承樂八年致仕十年清以子孫世襲誦五
功之寬貸以養餘年從之十四年秋卒賜祭時

馬海都督

馬海明陽壽州人父繼開國有功官至都督僉事海萊武德
衛指揮僉事建文初陞都督四年夏與徐英並充參將遇靖
難師戰敗靈壁皆被執濟子泰為周府儀賓靖難後有濟令
改建周府

楊文都督

楊文倉山人甲辰領神機使任功陞右軍都督僉事世指揮
使二十七年充總兵率舟師鎮守太倉仍督浙江海船召掌
中都留守充總兵率十五萬人征廣西築城設奉議南丹靖
州慶遠四軍民指揮使司三十年遼東練軍屯田充總兵征
虜前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擒殺蠻賊建文初充
總兵都督大寧兵及寧府護軍屯開平靖難兵起宋忠敗文
移守遼佐兵高時出兵援北平吳高削藩從廣西文專領遼
東建文三年冬文引兵萬餘掠薊州殺戮極慘遇劉江兵戰
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靖難後召文還憐其開國
老將得不死永樂四年卒世州林右衛指揮使

袁宇都督

袁宇鳳陽壽州人父洪開國功為左都督宇建文若有軍
功為指揮使韓王妃及李景隆妻宇兄弟也宇從景隆北進
有功陞後府都督同知建文三年六月壬午靖難將李遂出

沛泗掠銅道宇率步騎三萬進遠中伏大敗宇脫身走以弟
容為

文皇駙馬都尉封廣平侯故得不死建文四年七月宇隸兵雲
南

陳輝都督

陳輝始為北州衛指揮累功至都督充副總兵與靖難兵戰
真保滄德間互有勝負靈輓敗被執送北平建文四年八月
遣之江西泰督總兵詳觀軍市觀開國功臣韓成子也

房昭都督

房昭都督鎮守大同建文三年七月引兵入薊剽掠保定
登山結寨號召義勇承制校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西水寨
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上昭守寨集兵糧進
攻北平文皇慈昭通藩府急回軍渡清沁河八月真定將官

都指揮常諒率兵萬人進餉援昭
文皇曰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比至餉入寨遂進兵合圍真定

輝將都指揮花英鄭琦來援陣殺自山下合戰大敗英琦及
都指揮王恭魯忠等皆被執昭脫走西水寨遂破永樂元
年昭尚為將官備案宣府

唐禮都督

唐禮應官都指揮靖難兵起威將軍以徐凱敗於滄州引兵
出德州營於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縱後而以孫霖為
先鋒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霖遁走

孫狗皮都督

孫狗皮徐州人應官北平都督鎮守建文中教從諸將力戰有

功績雖兵畏之已而戰必敗執永樂元年坐九賓之降百戶

葛進都督

葛進應官河南都督使充偏將從大將軍北進建文四年正月朔請進兵至棠城時進為先鋒步騎萬人渡河半渡諸將李達等之進見遠兵稍退緊馬林間步卒短兵接達誘進潛師出進後盡解林間緊馬急鼓擊進進兵失馬大敗脫身走諸難拔生死有而用之

湯宗北平金事

湯宗浙江平陽人太學生推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受王府金銀有與謀逆瑛謫廣西永樂戊子宗以孫州判官被薦陞大理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嘗奏北平按察使陳瑛受諸邸賄賂者

建文五年

八十一

工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有背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推用之九年坐解結詞連繫獄永樂末復大理丞陞少卿洪熙中陞本寺卿宣德二年卒

葉砥廣西金事

葉砥字周道一字復道浙江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三年進士除定襄縣丞八年坐累涖州縣廢之祐如日柱門力學時法峻謫士伍河面者皆從低進建文元年詔求賢陝西按察副使臨江知府劉賜上虞知縣事惟中寄薦砥史才召為翰林編修國史或又薦砥才任風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坐修史書請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惟薄田廬故書數篋事白仍與史書成改考功郎中尋副總裁永樂大典待講求官郎中三考加俸二等職如故砥重聽誤謂故他職上為寫

授砥不自安求去不許請郡得諒州知府年八十卒于官

劉有年太平知府

劉有年江西廬陵人洪武州洪武中明經起家為監御史學行有聞尋辭官養母母有疾得舟通州有年至通州請焉不辭得假禮還經十八為于州故家上之詔歲就闕建文召起有年使中多太平知府時坐不肯迎駕謫雲南西平侯知有年賢道諸子從學且為其別及交趾平以為按察僉事平官黃福發有年江湖習水洄洑頗大京師學本程朱

羅義衡平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靖難兵起義詣關上書乞恩與和又錄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歆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落國敵朝廷即違其順厄為不可說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表

八十二

建文四年六月庚辰文皇出義叔推戶糾給事中承襲陞湖廣左叅議改陝西

右二十三人俱逮

文皇者吾學編表忠錄咸謂湯金事宗坐發陳瑛事論死考之

實錄

文皇詳職用宗為大理丞追宣廟備為大理卿奉常失考乃組立於齊黃之列誤矣



遜國君記鈔一卷臣事鈔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舊本題曰鹽官淡泉翁編勾吳潛庵子訂淡泉鄭
曉之別號其書多與吾學編相出入蓋因曉之書
而增改之觀其中載隆慶六年詔書則潛庵子爲
明季人但不知名氏爲誰耳其君記鈔載惠帝及
太后皇后儲貳諸王事臣事鈔分爲十類曰首事
并諫死曰謀國死曰戰守死曰守義死曰事後圖
報死曰出隱死曰論逮死曰事後自盡死曰隱避
傳曰外傳其辨湯宗曾事文皇終於宣德之世足
正吾學編表忠記之誤而於建文皇子育宮中一
事隱取宣宗爲建文帝子之說又妄誕不足取矣

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

戈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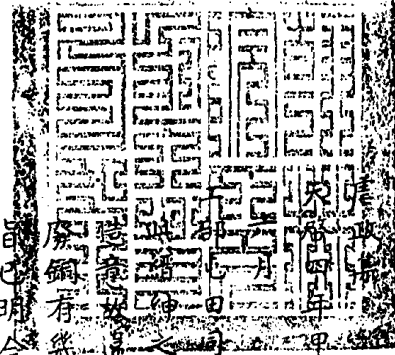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虐政集一

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

提要



子

郎中萬燦廷杖革職

首禍也燦有陵寢用工甚繁植瑞

旨陵工費用浩煩內庫

奏請前

局中何人見知萬燦輕信

逆便來瀆詒好生狂悖無礼着錦衣衛拿來

午門前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永不叙用其

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

萬此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數具奏

該衙門知道

七月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首輔去而諸君子相繼獲罪矣

礼部尚書鄭以偉回籍

十月

史科部給事中魏大中吏部文選司員外夏嘉遇降調

以會推山西巡撫事也謝應祥推晉撫陳九疇糾之應祥有清名魏大中謂九疇為焚琴煮鶴九疇復奏應祥劄謀節鉞夏嘉遇亦疏辨會推始末爭執不已奉 旨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囂成何政体各降三級調外任應曾任大中之邑有師生誼故云而大中曾以失礼參魏廣微廣微啣之遂與黨謀因事遂去

山西巡撫謝應祥回籍

晉撫一推實係變局之始然魏大中等俱以應祥蒙譴而應祥病故不及嚴旨益明奸黨之為借題也

吏部尚書趙南星在都御史高攀龍回籍

以會勘陳九疇事也南星等亟稱應祥之賢而明大中嘉遇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者郭

尚友也臣以其厚誦前科臣辭而又至故鄙之不與推有 旨責其朋謀結黨淆亂國是南星遂以老辭得 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紛囂及有 旨會勘卿自不公忠為人調弄既老年引咎着回籍調理

大學士韓爌具疏申救不聽攀龍以上切責大臣會勘不公自効失職奉 旨提憲夙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既欺何乃師友偏比不肯從公會勘又 旨意內幼冲字樣任情那改大失

敬慎非欺而何既求罷着回籍調理內閣揭稱秉銓提憲俱係大臣請准駢驛不聽

吏科給事沈惟炳降調

以申救魏大中趙南星也疏曰部尚據事處分乃曰朋謀結黨之一字小人所以禍人國也有 旨責其說党字妄生猜疑降一級

調外任用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回籍

維璉自求罷斥也野史曰維璉之推太宰趙

南星獨知之同卿不與聞遂有隙章乞儒陳
良訓疏相攻因起玄黃之端傳概乘而搽戈
禍胎于是乎成矣或曰維璉欲以知府轉章
陳故為所不容云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降調

以會救趙南星高攀龍沈維炳

吏部左侍郎陳于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削奪

以會推冢宰事也推者為喬允升馮從吾汪

應蛟有 旨吏部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
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是陳于庭
楊漣左光斗箱制衆正抗旨徇情又會推職
名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諭 旨佯為
不知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等會勘陳九
疇事党比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冲幼真
老奸巨猾頑鈍無恥素化中亦不無扶同情
弊陳于庭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
無人臣礼都着革職為民仍追奪楊漣左光

斗誥命

十一月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掌河南道事御史袁
化中降調

以會推冢宰事引罪有 旨光前降三級化

中降一級俱調外任用時魏照乘為都科獨
得无恙

礼部侍郎趙秉忠加尚書銜致仕

御史房可壯降調

以與聞會推事引罪有 旨降三級調外任
用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降調

以條陳引漢唐党禍且有戒旁蹊語也得

旨陶崇道不當事体本當重處念係言官新

任姑降二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韓爌回籍

楊漣奏魏忠賢廿四大罪朝臣遂群起攻擊
忠賢懼慙爌曰非公不能輯衆幸留意爌曰

我不能尊自尔作尔自解之忠賢怒既得志
謀逐熿假以票擬不當降 諭切責熿遂上
疏引罪求斥略曰臣以剪劣脩員中書詰戎
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无能紓宵旰之憂忠
直當急召還而榜掠朝堂无能回雷霆之怒
以至後先多官之斥論 旨中出之變在
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俱興黨禍而臣既不
能先時深念有調濟之方又不能臨時挺持
為封還之戇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請亟褫

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溺職之戒疏入忠賢
益惡之遂傳 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公
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復情、求去
着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体貌
无失待大臣礼不聽熿降疏亦甚激烈後
竟削奪捕家奴究贓幾罹大禍

戶科陳良訓降調

良訓疏會推請遵祖制有 旨責其濫擾降
三級調外任用

登州府同知翟棟扭解京究問

以毛文龍參之也此為逮問之始

戶部侍郎李邦華回籍

大學士孫承宗揭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
普天蒿呼之日不勝瞻恋今閱歷薊邊去京
數十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
四日與同官恭賀万壽另日回奏機宜與文
武商榷可否事畢回旋嫉者曰此晉陽之舉
李邦華召之也忠賢使人急奏曰承宗已離

榆關帶甲五午内外合謀欲清君側 上大
惧至卻行急傳兵部曰督師輔臣既膺重任
未奉 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為名欲
入京隨班申賀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
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
調度將屬誰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
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
以滅虜為期必不從中牽制承宗惧即日東
歸邦華知不免遂以親老有疾求歸允之

太僕寺少卿胡琳在籍調理

保定府巡撫程正已回籍

正已掌癸亥察時丁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號四凶正已俱當以不謹吏都魏應加爭之不聽逆璫得志盡翻察典正已因為所逐

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

以參屬官朱童蒙也童蒙在任多不法事起元因其養病得京堂具疏奏時織監李實

以楊姜事屢疏劾起元給事中李魯生復攻之急而巡漕御史喻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人甚危之奉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今又誣論朱童蒙排陷正人姑着為民仍追奪

誥命

原任吏部郎中鄒惟璉員外夏嘉遇主事程國祥御史王允成俱削秩

以張訥參之也有旨王允成无端突改北道台綱何在并鄒惟璉程國祥夏嘉遇調部

亦壞成規都着為民當差

大學士朱國禎回籍

國禎著湯懞小呂內叙張差事云坐以風癲而止蓋浙中之別調也時以李藩參論三疏引疾允之忠賢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却不作惡事以故較諸去相恩礼獨優云

刑部尚書喬允升兵部侍郎孫居相回籍

左通政使涂一榛准養病去

原任中書汪文言緹騎逮治

以梁夢環追論之也

十二月

原任典簿許念敬緹騎逮治潘一鳳周卿王鍾龐趙洪陽俱撫按提問史記事李炳恭賀煥丁元荇沈應奎毛士龍俱削秩李邦華吳尔成王允翰俱開住孫昂相魏大中施天德俱聽勘張邦經革任開任

以張訥參之也訥首誣趙太宰并權諸正人

如拉朽然殆邪党之高足而逆豎之先鋒乎

戶部侍郎鄭三俊回籍

時有語曰趙高既放楊左同視猶存八勁彌

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指趙健錢春孫居相

李邦華周起元吳仁度鄭三俊王之永也

翰林院侍讀繆昌期開任

楊璫廿四罪疏或曰繆為之具草故璫銜之

告病遂得開任

南京禮部尚書李維楨回籍

天啓五年乙丑

正月

南京戶部郎中王象春回籍

以陳維新叅之也

工部侍郎吳仁度回籍

原任太僕寺少卿起升左通政劉宗周削奪

宗周有辭官疏奉旨劉宗周渺視朝廷矯

情厭世好生恣放着草了戕為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

原任吏部侍郎曹于汴在籍調理

二月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回籍

編修等官方逢年丁乾學顧錫疇給事中章允

儒郝士膏熊奮渭董承業主事李繼貞俱降調

謝錫吳艾南英程祥會雷穀孫昌祖劉正衡俱

罰科

以試錄策問觸忌也聖諭朕覽各省試錄

有湖廣江西山東福建策問內措語粗狂任

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訛刺朕躬逞詭譎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之口誣罔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徠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願旨占臥附會于外朕思遼疆未復黔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攬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弗詢徒兇人之是說壞作人之盛德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與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

之路故諭

吏部文選司員外係必顯降調

以推升李養質有旨詰其近年責選司不行檢點也

御史劉廷佐降調

以申救考官舉人也有旨責其黨救且本內引文故犯皇祖御諱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降調

以條陳山東善後事宜內薦知縣郭人吉也

光緒降三級調外任用人吉亦削籍

巡撫南贛李成名回籍

以給由有司疏犯御諱也有旨降三級調

外任成名具疏引罪許以原官回籍

南京戶部侍郎南企仲在籍調理

巡撫宣府徐良彥降調

以崔呈秀參之也有旨降三級調外任用

令京堂自陳請旨去留

以崔呈秀條陳也時逆豎蓄謀叵測側目正人故呈秀畫此策為一網之計而正人如掃矣

提理河道尚書朱光祚回籍

駙馬都尉李成恩着鎮撫司打問

以魏忠賢誣之也此為鎮撫打問之始

刑部侍郎王之采削奪

以楊維垣參之也得旨皇祖慈愛皇考孝

敬中外臣民共知張差一事王之采貪功冒

進取上誣皇祖并負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
斃內外无辜多命拊心何忍本當下獄究問
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還追奪誥命

原任南京光祿寺卿周汝登加戶部侍郎致仕

三月

御史劉璞黃公輔涂世業萬言楊知縣盧化鰲
俱削奪

以霍維華參之也

御史周宗建張慎言俱削奪仍行撫按提問追

贓具奏御史黃尊素李應昇俱削奪參政沈萃
禎知縣吳煥俱降三級

以曹欽程參之欽程五狗之一也

尚寶司卿恙志礼加太常寺卿致仕

戶部侍郎陳所學加尚書致仕

太僕寺卿黃龍光自陳致仕

原任諭德張鼐削奪

內閣推補纂修實錄官有張鼐名得旨張

鼐詐病要名先年寫補字樣失填欺侮朕躬

大不敬無人臣礼着革職為民追奪誥命
巡撫甘肅李若星削奪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扳誣之也

南京工部侍郎葉茂才回籍調理

提督薊遼吳用先開住

以王大年參之也

太常寺卿侯恂自陳致仕

自陳人多惜之魏廣微詰人曰此東林興也

得旨致仕

據江都御史熊明遇革職聽勘

以薛國光參之也參其党救游士任也薛後

避察復疏攻沈惟炳此已已事并理前疏時

明遇為少司馬不之應野史曰明遇一戍而

氣盡矣

太常寺卿吳士琦程啓南俱自陳致仕

原任左都御史楊璉等俱縉騎逮治

原任尚書趙南星等俱削秩提問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許念敬扳誣之也有

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

甘肅巡撫宋盤致仕回籍

希幸脫楊璉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

以袁鯨叅之也

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

光祿寺寺丞吳良輔回籍

同汪文言一并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

通政彭端吾自陳致仕

趙南星等一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

監生楊惟休革去衣巾泰昌日錄毀板王之京

籍着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徇情該部知

治罪

道

汪文言招出

以霍維華論之也此為三朝要典之根

趙南星 鄧謏

毛士龍 王之采

奪

左庶子葉燦光祿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俱削

李若星

鄒惟璉

惠世揚

繆昌期

以門克新叅之也

施天德

黃龍光

徐良彥

錢士晉

原任兵部侍郎劉曰梧在籍調理

熊明遇

黃正賓

盧化鰲

南太僕寺卿徐夢麟閑住

許念敬招出

以盧承欽叅之也

傳淵訓 盛世承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劉和化削奪南京太僕寺

四月

少卿吳炯閑住

浙江巡撫王洽閑住

以石三畏叅之也

以李應公叅之也

大理寺少卿方大任在籍調理

給事中沈應時回籍

提督兩廣何士晉削奪

以虞廷陞叅之也有 旨養馬當差

錦衣衛指揮趙昌胤太僕寺少卿劉惟忠俱革

職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姑着冠帶閑住周嘉謨削奪

以周維持叅之也

原任大學士劉一燝削奪

以葉有聲叅之也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削奪

以游鳳翔叅之也攀龍後被逮自沉于淵鳳

翔蓋首造意殺之者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回籍

兵部郎中方孔炤削奪

原任御史方震孺仍着緦騎逮治養馬當差

以郭興治叅之也

原任兵部郎中方孔炤削奪

以顧宗孟叅之也有 旨養馬當差宗孟与

姚希孟輩為同社游宦浙中學問遂差故曰

君子慎所染

五月

提兵蕭如薰革任回籍

以玄默叅之也如薰為李三才親家故不免

少詹錢謙益兵部主事沈正宗俱削奪

以陳以瑞叅之也謙益科場一事屢被人言

而後為溫体仁所持狼狽去國亦所遭之不

幸耳

太常寺少卿程註削奪

以王時英叅之也王例轉後復為南台閃嗣

宗所劾極述其庸邪之狀人皆鄙之

兵部尚書趙彥回籍

江西巡撫韓光祜致仕

大理寺少卿韋藩回籍

韋以龍陽詆馮銓故潘士聞叅之也士聞銓

門生也

礼部主事荆養喬工部主事惠承芳俱閑住

以黃承昊叅之也承芳惠世揚父也

礼部尚書翁正春回籍

以袁鯨參之也

刑部侍郎饒伸終養

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幼學致仕

以杜齊芳參之也

太常寺少卿等官甄淵削奪張光房開任

以汪裕參之也

禮部尚書王國開任

以陳序參之也

兵部主事段然削奪

以楊文岳參之也

禮部侍郎徐光啟開任原任吏部員外馮時來

削奪

以智鉉參之也

尚書寺少卿曠鳴鳶陳以聞俱降調

工部尚書白所知回籍

六月

光祿寺卿等官周延光蔡夢林俱着該部分別

議處

以陳謨參之也

大僕寺卿趙健開任

以卓邁參之也

巡按直隸御史宋師襄降調

以地方人材薦盛以知也有旨盛以知進

謂不清鑽謀入閣奉有明旨宋師襄以鄉曲

之私情徇私濫舉不當重處姑降一級調外

任用

巡撫延綏翟鳳翀革職聽勘

以汪若極參之也

禮部尚書蕭雲舉回籍

巡按廣東御史胡良機削奪

良機進繳敕書得旨胡良機既升參議

如何不候交代擅離信地藐視國法着削籍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給事中麻禧革任聽勘

以陳世竣參之也

兵部侍郎張鳳翔削奪并削子廕

以陳朝輔參之也

大學士朱廷禧回籍

檢討姚希孟削奪南京光祿寺卿游漢儒開住
以楊所脩參之也希孟後起用楊復有疏阻
之

大僕寺卿金士衡回籍

御史李喬翁陳必謙參政張國紳俱削籍李喬
翁仍追奪誥命

以潘士聞參之也

參政王惟章削籍

以倪文煥參之也

巡撫鄧陽畢茂康原任禮部尚書李騰芳俱削
奪

以王際遠參之也

直隸高陽縣知縣唐紹堯緹騎逮治

以太監韓世能參其侵沒丹世魁家私也紹
堯下法司追比先后責一百八十板刑曹姚

誠立實為下手之人而猶翺翔藩臬何歟

大理寺丞劉思誨兵科給事中胡永順俱降調

以申救唐紹堯事也得旨劉思誨曲徇貪

官朦朧比解胡永順與唐紹堯原係同鄉張

辭飾辨俱諛重慶姑從輕俱着降三級調外

任用

原任禮部尚書王圖巡撫保定程正己光祿寺

寺丞趙昌運彭遵古俱削奪

以田一甲參之也一甲自陳得以京堂升用

崇禎戊辰復疏自陳有旨革職人皆快之

吏部主事劉行義革去冠帶聽勘

以周維持參之也

提督倉廠侍郎畢懋良回籍

原任太僕寺卿陸彥章以致銜致仕

七月

原任左副都御史等官楊璉着鎮撫司逐日追

比閣臣魏廣微揭稱今日文書官傳上旨

鎮撫司打過楊璉等贓着臣票擬逐日嚴刑

追比五日一面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驚愕臣自辦事閣中并未見此旨念璉等在今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聖明之佐即贓私是真轉發刑部臣猶議減免之條逐日嚴刑就死直須更耳忠賢怨之隆諭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凶邪廓清廟宇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莫有為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璉左光斗移官一事背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孝又能延擱等喪遽辱國一乘寸斬尚有餘辜而楊璉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顧社稷之安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實无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机關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所立紅牌之律俱致以說謊欺

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璉等三人生為貪婪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尚存候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近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為万世人臣不忠之戒內朝政日乱大不相侔者政引廣微揭中詔也諭出廣微大惧挾大學士顧秉謙曰向者公將獲罪以我幹旋得釋今公不引手請俟鬼門關矣秉謙為委曲解語廣微後出吏部尚書崔景榮手書曰

此景榮教我救楊璉等也忠賢稍解廣微得引疾去景榮竟削奪

吏科右給事中孫紹統給假回籍

吏部尚書崔景榮回籍

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周順昌林枝橋俱削奪

以倪文煥參之也有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党同姪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類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

橫異常警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
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逮過姑蘓
留連十日以女許婚目中尚知有國法乎林
枝喬改調署選惟賄是聞從子林堯世于私
藏庵收銀膏官鑿、有據都着削了籍為民
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賍私狼藉者還着撫
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扁額雖去碑
記猶存着礼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為植徒聚
黨之戒該部院知道

御史李玄回籍

楊璉左光斗俱卒于獄仍行撫按嚴提家屬追
比

大僕寺寺官韓策汪先听俱削奪

以素鯨叅之也素又有疏叅王紹徽已已考
察因得末減

原任大學士韓爌削奪

以李魯生叅之也爌負海內望崇禎二年出
山與變會几致不測

原任尚書李三才等十五人已故追奪誥命見
存者俱削奪

以石三畏叅之也十五人為李三才顧憲成
王喬孫丕揚曹于忬胡忻王元翰王泚叶湯
北京王宗賢趙南星張問遠王允成涂一臻
王象春

魏大中卒于獄

八月

李朴于王立贈官俱追奪

以妥伸叅之也

翰林院編修侯恪回籍

時智挺輩之殺机動矣

東林閨中江右徽州四書院俱行拆毀屋變價

助工

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追奪生前官爵誥命原
任尚書寺官鄒元標孫慎行余懋衡馮從吾俱
削奪原任侍郎鄭三俊畢懋良俱開住

以張訥叅之也得旨這都城書院改作忠臣

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閣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毀暨田

高陽縣知縣唐紹堯遣戍
熊廷弼棄市

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如鄒元標少負忠名出山潦倒其身雖死已久然巨惡依勢餘惡尚存着削了籍仍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名雖假乎理學行无異乎市井或通關節而居之不疑或窮高主而赧顏无恥甚至假仙惑世吞產謀孤讀之令人髮指此三員都着削了籍為民仍

時廿五日也 諭內閣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以尚方錫之璘王寵極人臣蒙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病卸擔薦袁應太而遼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万金錢喪軍民幾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為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璉左光斗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万千安問 祖宗疆土法度朕深切痛恨已將楊璉等置之于理頃八月廿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辭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逃

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附鱸逐職合汚同流姑着准冠帶閑住河東巡鹽御史既例不入陝突以會講而入廢費公私俟回道時都察院考覈示懲該部知道

南京吏部郎中袁中道回籍

索化中卒于獄

光祿寺卿周延光降用南太常少卿蔡夢林致仕

以陳睿謨叅之也

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况屢經言官郭興言
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疏宜極加
兩觀之誅庶大快万民之憤卿等可即傳示
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決了以為人臣辱國
偷生罔上不忠之戒先是忠賢出刊書一冊
示閣臣曰廷弼即議屢決閣臣商度日中不
決黃立極曰此不過夜半片紙即可了當矣
從之廷弼既斬函首傳九邊屍棄漏澤園
原任大理寺丞李凌雲在籍調理

周朝瑞卒于獄

九月

原任南京吏部侍郎顧起元在籍調理

御史吳之仁開住

之仁請告因得開住之旨

大理寺曹珍開住

以潘士聞叅之也

戶部主事關光開住

光以請 告得 旨

兵科給事中吳國華削奪

以其疏叅曹欽程也

原任兵部侍郎孫居相原任

史記事俱

削奪

以虞廷陞叅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孫居相撫按提問原任巡撫梅
之煥削奪

以陳序叅之也有 旨孫居相身賣東林賄
鷹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万一千有奇又票

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
追問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出趙南
星之門牆躡陞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
及楊璉過麻城盤桓垂涕党惡異常并着削
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原任巡撫楊霍御史江秉謙夏之令俱削奪

以卓邁叅之也

提河侍郎南居益削奪

以黃承吳叅之也承吳素與居益游竟忍搽

刀後復同朝李邦華引承吳登門恕罪李承
吳之座主也

原任吏部尚書崔景榮削奪原任御史夏之令
縵騎逮治戶部主事李孔度削奪中書王之瑞

吳世科俱鎮撫究問

以倪文煥參之也

顧大章卒于獄

大章之死竇楊維垣殺之而主謀者徐大化
也大化曾遣人求婚大章大章不應復從法

司提下鎮撫司遂斃杖下

原任編修侯恪左給事中解學龍俱削奪

以智鋌參之也解學龍曰疏意出李思誠李
解之母舅也其言當不妄然則李之毒甚矣

南尚寶司卿傅宗皋閑住

宗皋陪推左通政得旨閑住

原任兵部侍郎李瑾給事中劉懋俱削奪

以趙胤昌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縵騎逮治將刑部銀

鍊楊左諸正人疏宣付史館

以李養正覆審証之也養正此舉遂為公論
罪人矣

兵部侍郎王國楨削奪

以李燦然參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岳元聲削奪副使余新民知府
陳于克俱議處

以徐復陽參之也

太僕寺卿王佐閑住

佐因請告得旨

十月

原任尚寶司卿傅宗皋削奪

以王珙參之也

兵部侍郎等官劉策陸完學楊一鵬朱世守俱
削奪

以潘汝楨參之也一鵬南還路過汝楨北上

曰此人入吾其不免乎果為所陷

兵部主事徐日久削奪

日久條陳贊畫事宜有旨責其妄奏也

原任巡撫梅之煥撫按提問原任太常寺少卿

陳以聞削奪

以梁克順叅之也

十一月

原任兵科給事中等胡永順等應昌房可壯歐

騰霄俱削奪

以胡芳桂叅之也

翰林院編修陳子壯并父給事中陳熙昌俱削

奪

時欲以都垣予刀詩教故逐陳而并及其子

揚州知府劉鐸扭解來京

以錦衣衛緝獲妖僧卒福扇頭有鐸詩謗訕

時政也

大理寺丞張潑徐如翰俱削奪

以梁夢環叅之也

原任浙江巡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俱削奪

以王時吳叅之也

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尚書司卿王孟震俱削奪

以田景新叅之也

副使陳鑑同知徐日升俱削奪

以彭泰叅之也

兵部侍郎蕭近高原任刑部尚書等官喬允升

馬之服俱閑住

原任知州汪心淵等作速提問

以薛國光叅之也

登萊巡撫武之望調用知州汪國泰削奪

以袁鯨叅之也

太常寺少卿莊欽鄰大僕寺少卿孫之益俱削

奪

以李恒茂叅之也

副使樊王家削奪撫按提問

以吳殿中叅之也

張慎言周宗建駐銀追完速解刑部病故因

犯疏奉旨沈有瑞欠駐銀乙万七千兩着

行原籍查追伊子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
張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贓奉旨將近一載
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并着追完
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十二月

太常寺卿陳伯友大理寺丞蕭毅中俱削奪

以張樞參之也

南京兵部侍郎郝名宦太僕寺少卿羅汝元俱
削奪

以陳世倌參之也

戶部侍郎董應舉兵部侍郎文球俱開住

以徐揚先參之也

原任左給事等官方有度馬孟禎韓万象俱削
奪

以王業浩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韋蕃吏部郎中劉廷諫員外
孫必顯俱削奪

以陳睿謨參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金世俊江西按察使米萬鍾
山西參議王繼謨俱削奪金世俊仍令撫按提
問

以倪文煥參之也金為同鄉所忌遂不免

原任太僕寺少卿歐陽調律四川參政翟學程
俱削奪原任禮部侍郎公鴈開住

以葉有聲參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沈儼煥禮部侍郎周炳謨俱開
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以石三畏參之也

大僕寺少卿倪應春削奪

以何可及參之也

原任工部侍郎董應舉大理寺卿曹珍兵科給
事中李遇知俱削奪其東林党人着九卿科道
查確集議刊刻書榜示海內盧承欽之疏也
承欽未幾客死蓋亦有天道焉
工部員外吳昌期削奪

以毛一鷺參其與吳懷賢私書往復訛訕朝

政也

戶部主事李柱明着鎮撫司究問

以魏忠賢誣其盜米也柱明為惠世揚門下士世揚逮入柱明頗差人問訊故以事陷之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遣戍

舊制老疾納贖魏廣微恨南星不允白髮老臣荷戈天未復為年志憂憤勒恩詔卒死戍所悲哉

大理寺少卿吳之嶠御史舒榮都鄭宗周工部

員外何宗顯俱削奪

以潘士聞叅之也

原任御史等官方大任方學周汪應高王和誥俱削奪方大任仍令撫按提問

以王珙叅之大任後乃與楊維垣密而疏諛太宰王永光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應天府尹談自省給事中賴良佐主事張萬敬俱削奪

以劉弘光叅之也

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鏌楊新期俱削奪

以趙興邦叅之也興邦切齒于練故首劾之南京戶部尚書周希聖御史趙廷慶叅議蔣允議俱削奪

以蘇兆先叅之也

原任尚書等官趙秉忠劉芳俱削奪

以兵兆麟叅之也兆麟疏內并追論楊左而快心于其死豈能清議哉

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回籍

御史吳裕中廷杖削奪

裕中有朝廷恩禮不薄一疏得旨次輔于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為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惟吳裕中乃以鄉親兒女之情輒敢越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大臣顯是廷弼一樣肺腸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獄鞠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草了戕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門知道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南京通政使魏應時閑住

以何廷樞叅之也

夏之令卒于獄

王之宗等賍銀勒限速解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宗之司宗建張

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故陶朗先楊璉左

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處撫按追

賍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還着移文

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作三朝要典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敬

忠古今之通義惟我皇祖神宗早建元良

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

宗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云等

乃借挺擊以要首功皇考光宗皇帝一月

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病純孝彌張而奸人

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 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璉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勛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官眷視若寇讐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礼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并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于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為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紳華琪芳吳孔加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群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館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加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

皇祖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尚宝司少卿范鳳翼姜習孔給事中孫紹統主事傅梅吳鳴虞俱削奪

以曾應瑞叅之也

二月

尚宝司丞張鏞開住

以顧宗孟叅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台浙江叅政魏士前原任編修給事中主事等官方逢年章允儒郝士

膏顧錫畴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俱削奪郝士

膏仍令撫按提問追贓從重議罪

以徐復陽叅之也

御史田惟加削奪

惟加回道考察因得嚴旨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斬

時徐兆魁為刑部尚書徐大化為大理寺卿劉廷元為都察院而會審者則為御史徐揚先丘兆麟是以世揚竟得大辟

贈官範應鰲陳大綏削奪

以徐復陽參之也

御史張慎言遣戍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繆昌期俱中旨緹騎逮治

山西巡撫柯晁安伸問張慎言遣戍具奏奉

聖旨張慎言党邪害正避差鑽差罪難枚

舉今以監守自盜永戍姑依擬其周宗建賍

私該撫按久不面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

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招賓

更見縱肆即着錦衣衛差的當官將周宗

建繆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原任巡撫應天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

員外周順昌御史李應升黃尊素俱緹騎逮治

以李實參之也實則毛一鷺主使之

吏部郎中劉榮嗣轉山東參政崇嗣曾例處孫

國楨万崇德等邪党恨之

兵部主事陳祖苞閑住

以崔呈秀參之也

原任御史方震儒擬絞

霍維華知震儒冤欲借為自文地乃疏救之不允

南京戶部侍郎等區大倫魏說俱削奪

以何早參之也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遠著捐資十萬助餉

以年志變參之也志變乃問遠提憲時例處者

礼部成基俞閑住

基俞與魏廣微不合故題纂修實錄因得閑

住

翰林院姜逢元閑住

逢元修要典閣筆而嘆遂因題日諸官處之四月

原任右僉都御史熊明遇鄧漢徐良彥通政黃

龍光吏部郎中鄒惟璉俱遣戍黃龍光僉妻著

伍

御史劉大受王心一俱削奪

大受復命心一勘得結之并得 嚴旨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自盡

被難大臣惟攀龍為得休

南光祿寺卿史弼削奪

弼因考滿得 嚴旨

五月

繆昌期卒于獄

已故左都御史孫瑋追奪

以喬應甲叅之也其子啟祚求恩廕因為應

甲所中

原任刑科給事中毛士龍遣戍僉妻着伍

原任吏部員外夏加遇充徒不准納贖原任尚

寶寺卿姜志礼削奪

以毛一鷺打問毛士龍招繇具奏得 旨

原任尚寶寺少卿韓繼思在籍調理

御史劉之鳳閑住

之鳳回道被 旨處分

周宗建卒于獄

兵部尚書劉遵憲終養

徽州府水商吳君愛吳憲耕程夢康許名章應

薦吳養春吳用登吳邦宰汪胤時胤吳繼序吳

逢元方中凡吳繼武俱縵騎逮治送鎮撫司究

問

以吳孔加陷之也逆党借此為網遂欲盡殺

三吳名士矣

礼部尚書孟時芳回籍

黃尊素卒于獄

太常寺少卿周之綱閑住

之綱因推正卿得 旨閑住

太常寺卿陳宗契閑住

直隸揚州知府顏容暄削籍

以太監劉文燦叅之也有 旨未解益銀一

百三十万兩作速催解有搯臣胡東漸自行

差官起運之說知府顏容暄顯是抗諭阻撓

着削籍為民當差

原任知府劉鐸提問

刑部尚書徐兆魁奏辦廠疏脩陳李柱明李承恩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間懇御史溫國奇求寬已實不知而司官不淨致衙役史大仁等群搶李承恩之家皆率屬不嚴之故宜提問各役正罪奉 旨徐兆魁縱容司官吏書受賄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辭飾辨溫國奇執法甚臣反為重犯求寬都着開住劉鐸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

其受賄私官俟鎮撫司問明具奏處分

七月

原任御史方大任發配

大任受如此苦而竟忘之

翰林庶吉士李廷泰回籍

刑部司官翟師偃馮士鰲李升俱削奪

以其不深入劉鐸方震孺也鎮撫司問明具罪有 旨司官翟師偃馮士鰲李升枉法受賄不當杖處姑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劉鐸方

震孺居間過付加罪有法不得徇私

御史溫國奇冠帶閑住

以其為劉鐸求寬也

八月

戶部主事陸康稷張履端俱閑住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山西道御史侯恂禮部主

事徐應秋俱削奪

逆党欲處三策及恂周應秋為太宰承望風

旨以例推請俱坐門戶處分應秋新推吏部

司官同票削奪吏科都給事中楊所修掌河

南道王業浩文選司郎中周文煥也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斬知府劉鐸擬斬決不待

時

薛貞復奏為之也仍責鐸二十五板劉鐸素

善兇魏良卿得釋罪候補良卿偶密叩鐸曰

當日官旂公費幾許鐸曰三千金耳良卿戒

旂校還之遂為旂校所啣邏其在獄居間一

事厥怒疏叅復逮會其妾以鐸酬謝神祇家

人有怨鐸者以詛呪報張休乾休乾欲借以
結厥惟遂具疏以聞尚書薛貞先為工部侍
郎以救火獻諛得擢忠賢既怒鐸等貞遂駁
司官之議擬方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詛
呪重臣決不待時疏入允之劉鐸與曾雲龍
彭文炳劉福等即日斬首西市方景陽死仍
戮屍司官高默陳振豪徐日葵湯本沛俱以
不遵堂批徇情賣法降三級調外任
原任河南布政錢士晉遣戍

南工部侍郎盧大中加卿致仕兵部侍郎武之
望回籍

禮部侍郎錢龍錫巡撫福建朱欽相光祿寺卿
徐如珂通政倪思輝俱削奪

時龍錫推吏部侍郎欽相推南兵部如珂推
南工部侍郎思輝推南通政俱得嚴旨

廣東參政曹學佺削奪

以劉廷元泰之也廷元有三朝要典一疏得
旨皇考實錄已有旨改正宜即擇日開館

舉行曹學佺私撰野史搖惑人心本當拿問
姑從輕削了籍為民其書板即行彼處撫按
官嚴追焚毀餘着該部院確議具奏
行湖廣撫按提熊廷弼家屬變產追贓銀十七
万兩

以梁夢環泰之也

巡按廣東王政新開任

以薦曹學佺也

周起元卒于獄

十月

令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休訪奸佞
諭內閣朕昔在青宮便聞皇祖年間有逆
犯讎生光者捏造奸書謀危宗社離間皇
祖誣害大臣朕深為痛恨切齒自朕冲齡踐
祚之際值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孝德不允
或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默祐寶璽呈
祥膺朕憬然群奸敗露其元惡大慙雖伏芟
除而脇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屢、特諭開

曉再三欲令易面羊心咸與更始不謂法紀
凌替之後人心迷罔已深乃尚有等未盡奸
徒怙恩不悛密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
捏寫匿名文書害正党邪榮惑視聽卿等可
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廣布
軍審嚴加体訪如有前項奸逆仍蹈前愆確
有的據即先將正身拿住具奏細、嚴審必
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主使之入明正典刑
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忠賢將以妖謗疑皇親張國紀及被斥諸臣
孫杰卽輔忠密為具袖珍小摺開具應剪諸
臣姓名欲令忠賢乘此殺張國紀廢中宮後
因國紀與大獄殺林下諸臣此諭出遠近不
寒而慄矣

礼部侍郎彭凌霄在籍調理
工部郎中潘達削籍

有旨責其党附熊廷弼也

原任兵部侍郎何士晉太常寺少卿程註俱撫

按提問照原叅數目追贖助工

吏科右給事中沈惟炳削籍進士程良籌除名
以梁夢環叅之也良籌註之子

陝西叅政沈應時叅議周汝弼削奪
俱因提荐屢之

徽州知府石万程削奪保定知府祝万齡開住
以李魯生叅之也

十一月

南京礼部郎中洪敷教開住

因升知府屢之

工部主事王則古削奪

因調兵部屢之以其為高攀龍趙南星死党
也

四川叅議張鵬雲削奪

因請給勅書屢之

監生王贊化送刑部治罪

以汪若極叅其作書機切魏忠賢

主事韓于宣削奪

于宣煥之子

礼部侍郎等官唐大章劉洪訓劉鍾英俱削奪

俱因推升處之

十二月

原任御史房可壯知府楊加祥俱撫按提問

以張汝懋參之也

雲南總督閔夢得巡撫貴州王璫俱調別衙門

用

以李魯生參之也

江西右布政真憲時削奪

因推江西巡撫處之

熊廷弼行撫按提家屬追賍百万原任給事中

毛士龍法司提問劉和化撫按提問御史房可

壯巡鹽御史提問樊尚燝削奪

以劉徽參之也

原任侍郎王之宗提問孫慎行遣戍

武舉顧同寅孫文秀等俱着東廠究問

以門克新參其作詩訛魏忠賢也

御史馬鳴世削奪劉其忠閑住

因題差處之

大僕寺少卿涂喬遷削奪

因推升處之

吏部主事徐天衢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工部郎中万燝行撫按提家屬追賍

燝死璫恨不已復坐追賍破其家

天啟七年丁卯

正月

礼部尚書汪輝占事蕭命官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孫文豸顧同寅俱處決李道元等責一百棍遣
戌仍立枷

薛貞覆審之

大理寺少卿陳胤業知府汪康諒削奪

俱因推升處之

原任翰林院修撰除名永不叙用

震孟曹疏救王紀故為逆党所恨後復糾王

永光以為東林表、者

原任巡撫甘肅李若星行本省撫按打一百棍

遣戌

先是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者瑞

極切齒故遭慘禍蓋欲斃之杖下也時撫臣

為郭尚賓按臣為鮑奇謨承望內 旨杖若

星最楚毒云

二月

原任知縣盧化鰲削奪擬徒永不叙用

汪文言株連之也

山西副使汪升任江西叅政胡士容縶騎逮治

士容強項得罪內旨遂以騷擾驛遞處之

御史吳牲周邦基謝其舉梁元柱吏部郎中張
其實削奪

俱因例轉處之

三月

行人汪邦柱宋鳴梧開仕

俱因題差主考處之

吏部郎中蘇繼歐削奪

因推升文選司郎中處之繼歐後為同邑孫

織錦所恐嚇自縊死

原任吏部郎中徐楠削奪

因推升文選司郎中處之

原任吏部郎中龔世發削奪

因推升文選司郎中處之

大理寺彭鵬化削奪

因會推湖廣巡撫處之

副使等官賀使軾胡敬辰降用

以李桂芳叅之

四月

刑部員外晉承命降調

原任巡撫保定程正已擬徙

山西撫按曹汝楨劉弘光問擬程正已徙配具

奏奉 旨程正已依擬發配着親身操站談

地方官不許徇情朦朧代替

河南副使楊廷槐削奪

以李明道叅之

編修姜曰廣簡討胡尚英削奪右中允林鈺開

住

俱因推升處之

五月

吏部主事晏隋削奪

因推升處之

南京通政吳崇禮致仕大理寺少卿倫肇修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吏部主事沈景初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御史王允成巡按提問

七月

洗馬賀逢聖削奪

因題差處之

孫慎行發遣寧夏衛

庶吉士楊汝成閃仲儼馬之驥劉垂宝削奪

俱因散館處之噫處分至于庶常逆瑞真如

國狗之疾無不噬噬者矣

副使等官賀仲軾胡敬辰降

以李桂芳叅之也

邪氛集

天啟四年

八月

以溫休仁為禮部左侍郎

自休仁一登啟事未幾王紹徽喬應甲相繼
柄用矣戊辰枚卜休仁不與遂計奏錢謙益
科場事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河南道御史
房可壯皆被重慶謙益勘明落職去

以薛貞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貞與御史張惟任素依附王紹徽者

以李康先為祭酒

康先後有頌璫疏

十一月

以李宗延為都御史

時會推吏部尚書宗延為首次王永光趙彥
鍾羽正崔景榮李起元王在晉陳道亨奉
旨景榮起吏部尚書宗延改都御史宗延初
任御史以建言摘天下重之晚節潦倒遂入

璫幕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僉都御史

應甲一日上十三疏皆攻東林而詈淮撫李
三才者天下聞而笑之紹徽亦素讐嫉東林
其人陰險刻鷲敢背公論故邪黨推為主盟
陪應甲者為薛鳳翔陪紹徽者為朱欽相

以林欽楫為南京禮部侍郎

欽楫後有頌璫疏

十二月

起升太僕寺少卿朱童蒙郭先厚李春燁大理
寺右丞徐大化

呂鵬雲孫杰徐大化殺人毒手通天老猾楊

維垣各疏皆其主筆

起補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御史徐景
濂賈繼春楊維垣

繼春維華維垣實璫私人故聯翩而起璫敗
三人復借題護局云

以徐兆魁為吏部右侍郎

兆魁東南領袖也陪兆魁者為薛貞

原任御史崔呈秀不必行勘回道管事原任長

史石三畏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原任御史陳九

疇升京堂用

以李恒茂荐之也呈秀按淮揚貪穢著聞回

道考覈高攀龍為提憲劾之趙南星為冢宰

題覆勘明照祝大舟例問遣呈秀窘亟走瑞

所授命璫為楊璉所參思借外勢以傾善類

遂收呈秀為義子恒茂荐疏實達內意三畏

冷曹狼狽南星以王官劣轉九疇曾爭謝應

祥事皆啣怨南星者君子知攀龍南星不免

矣

徐紹吉准遇缺推用

以願其仁荐之也同荐者有楊述程亦以川

功准優叙其仁係魏廣微私人廣微敗例轉

已巳九月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題請復以

原官起補工科都給事中或曰其仁是時已

僑河南候補且投揭于良訓自言去國無罪

久應賜環良訓不得已為耳張國維亦曾疏

荐其仁

楊述中不必行勘即升京堂

述中以大方敗績言官交章論其姦功賣友

聽勘有疏自陳遂得中旨野史曰述中加

兵部尚書矣又何以京堂為

以黃克纘為工部尚書

陪克纘者李養正也克纘鑽附內監劉朝誣

參毛士龍實為乾兒義子作俑逆案處分竟

得漏網

以周應秋為南京刑部侍郎

陪應秋者徐紹吉也

以郭尚友為保定巡撫

陪尚友者魏濬也尚友初賄營山西巡撫趙

南星不用乃推謝應祥應祥魏大中師也陳

九疇乘而攻之降級去尚友竟得保定蓋以

其啣恨南星故俾報復之耳尚友果與巡撫

馬逢皋訊南星事極慘毒至各痛責其子

中書趙清衡甥王鍾龐二十板幾弊杖下非
知府蔡官治推官許世蓋極力護持趙氏無
遺類矣逢皋南星例推者也

以張朴為大同巡撫

陪朴者張修德也朴和鄙無奇有弟張訥為
御史首應璫募力詆趙南星等具疏之次日
即以節鉞授朴

許弘綱唐世濟何喬遠毛堪呂純如錢策張惟
樞魯道唯彭宗孟熊化汪慶百王業浩俱准次

第起用

以陳熙昌荐之也熙昌後亦不免

阮大鍼陳胤叢陳爾翼張素養李應荐李嵩楊
春茂高和蜀王大年張捷馬逢皋俱准即興起
用

以李魯生荐之也魯生疏称旨不從中出而
誰出哉以為逆璫解嘲自此內批愈无忌矣
疏內又言徐大化楊維垣各以病辭盖勸駕
也張錫命後有疏專荐大鍼

原任重慶府推官王運泰原任汾陽知縣張九
賢俱准推升部屬用

以李魯生称其无罪被察也

天啟五年乙丑

二月

以李養正為刑部尚書

養正巡撫河南亦有政譽迨為司寇鍛鍊楊左一案得罪公論戊辰王永光為冢宰以南刑部尚書起之言官力攻不果用

以毛一鷺巡撫應天等處

一鷺在應天約織監李賓過蘇州同謀害正賓隨誣奏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

應升周宗建繆昌期俱被逮問順昌素得鄉党心繆騎至激變為蘇人所毆有死者一鷺疏挑瑄怒復殺倡義五人或曰一鷺臨死蜩縮總如小兒豈陰力誅之乎一鷺撫應天或夜粘對聯于軍門鼓樓之上曰拔一毛一毛不肯殺一鷺一路太平

以張延登巡撫浙江等處

延登才詩教之密友也

何熊祥准遇南北大僚缺用申用懋准遇邊撫

缺用朱一桂陸卿榮王伉秦聚奎汪慶百徐揚先郭鞏劉廷宣邵輔忠姚宗文范得志俱准原官起用舉人童學賢准會試

以徐大化荐之也疏內並及李魯生所荐阮大鍼等十一人陳熙昌所荐許弘綱等十二人陳維新所荐王永光等六人又言霍維華孫杰命推京堂竟不為理

徐景瀛徐卿伯徐揚先汪慶百等俱作速補推來到任

以楊維垣荐之也

原任長史石三畏知縣熊江別如綸俱准考選崔呈秀疏稱石三畏枉遭擯斥江以惡刀詩教故轉工部主事如綸以惡阮大鍼故轉知州也

張霍鳴申用懋王永光許弘綱商周祚俱准遇缺推用

以崔呈秀荐之也

三月

以何熊祥為南京吏部尚書

陪熊祥者王在晉也

以王永光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王永光者張寤鳴也

以文球為戎政侍郎

陪文球者徐紹吉也

以劉貞為刑部侍郎

劉鐸難星至矣

以董可威為工部添註侍郎

陪可威者胡世賞也

以區大倫為南戶部左侍郎

陪大倫者郝名宦也名宦在秦為別調

以唐世濟為刑部右侍郎

世濟素有清望但浙派耳

以申用茂為順天巡撫

陪用茂者張至發也至發終逆瑞之世不肯

出

以張曉為宣府巡撫

陪曉者王家禎也二人后俱領瑞

范世濟岳駿聲俞維宇俱准原官起用

以王大年荐之也

以王惟儉為南兵部侍郎

陪惟儉者朱一桂也一桂邪而耄故以陪南

京

以傅振商為南贛巡撫

陪振商范世濟也振商有送瑞語

以閻夢得為偏沅巡撫

陪夢得者張九德也

以魏濬為湖廣巡撫

四月

潘汝禎即與推用

以李應薦之也

以徐紹吉為戶部侍郎

陪紹吉者蘇茂相也茂相先為巡撫丁憂歸

荐方面有司各官趙南星為提憲疏駁之曰

茂相草土中猶作駢麗語聞謝薦之礼或百

或千意在斯乎識者傳而笑之

以王之臣為薊遼提督

陪之臣者喻安性也

以王家禎為甘肅巡撫

陪家禎者王緘也

以尹同皋為四川巡撫

同皋與魏廣微同憲又與馮銓同門山右正

人棄之戊辰為御史王應元劾歸服未闕後

黃緣錦衣張道濬囑王永光起兩廣提督

以呂純如為山東巡撫

陪純如者潘濬也

范濟世候巡撫缺用王志道汪慶百升太常寺

少卿添註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升太僕

寺少卿添註唐嗣美仍以左政布政用岳駿聲

曾道唯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戍閑住

以霍維華荐之也丁卯楊維垣倡發訪之議

冀以引邪沮正可灼得列名冊內而孫慎行

不與

以王之宗為兵部侍郎

之宗北直人

以范濟世為南撫江僉都御史

濟世在南撫江搜括助建地方怨之

以王珣為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珣後以媚璫敗

阮大鍼准起升京堂余大化成准起升職方司

郎中

以葉有聲荐之也內稱大成曾發劉一燝私

書一燝遂得罪

王業浩准復原官

以蘓兆先荐之也

五月

姚祚端即存性俱准復原官

以黃承昊荐之也存性作令貪橫被察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王紹徽素恨馮從吾故以應甲撫秦欲使害

殺從吾也從吾果為應甲挫辱鬱而死應

甲并誣前撫孫居相以賄私事居相問遣
以薛貞為刑部右侍郎斬于中為添註右侍郎

二人俱以內批得之

以高第為兵部尚書

先會推者為吳崇礼王在晉內批貶遂不便
到任另推李起元張鳳翔高第竟用高第則
以內意先有所屬也

六月

沈演仍候府尹用王雅量仍以原官起用

以高弘圖荐之也演為陝西方伯高推復命
叅之和圖則亟稱其賢然演在福建曾搜括
庫銀十五万兩助工其人可知也

以胡世賞為刑部右侍郎

陪世賞者杜士前也

以王紹徽為副都御史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張九德為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陪九德者魏也九德後以媚璫敗

以郝名宦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陪名宦者杜士全也

以潘濬為左僉都御史

陪濬者毛堪也然終逆璫之世堪竟不起

以唐世濟為兵部右侍郎

世濟後又以忤璫罷

以黃運泰為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餉

天津

陪運泰者史永安也

以李若珪為右僉都御史撫治勳陽

若珪一日換赤金一千兩然則其得勳陽也
亦不易矣陪若珪者倪思輝也

七月

御史石三畏荐孫朝肅王行健章光岳王弘祖

報聞朝肅先為魏光緒所叅行健先為王永成

所叅光岳和祖則江右閩西之別調也

吏科給事中玄默荐韓原善王所用報聞

原善與劉廷宣最相契厚

八月

卽輔忠下部速議

輔忠先為毛士龍所劾罷歸至是伸荐之有

旨卽輔忠首發巨奸吏部速議來看巨奸

者指淮撫李三才也

以薛三省為吏部左侍郎

陪三省者駱從宇也

以王紹徽為倉場總督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王祚遠為國子監祭酒

陪祚遠者曾楚卿也

周如盤黃立極馮銓丁紹軾俱入閣辦事

時枚卜者周如盤彭淩霄林堯俞黃立極駱

從宇薛三省馮銓錢龍錫丁紹軾李宗延奉

旨點用其四自馮銓入相而要典作黨籍

成士大夫之禍不可解矣

以王紹徽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先會推者為李養正沈儼煥奉 旨養正見

追陶朗先贍另推黃克纘王紹徽奉 旨克

纘大工急需不便他轉乃用紹徽紹徽曾撰

點將錄者也御史蔣允議按秦復命地方人

材不列其名紹徽深恨之搃憲未幾遂例處

允儀後復為允儀所劾追奪

以徐大化為左副都御史

大化得志天下事益不可為矣

起蘇茂相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時吳崇礼亦起南京刑部尚書

朱一桂李養質量加升擢丁詩教起用

以李嵩荐之也疏內并荐牟志夔

九月

以李思誠為礼部左侍郎

陪思誠者來宗道也

以駱從宇為礼部右侍郎

陪從宇施鳳來也

以薛三省為礼部尚書

陪三省者周炳謨也

以蘊茂相為戶部侍郎提督漕運

茂相後以附璫敗

工科給事中虞廷陞荐卽輔忠姚宗文丁詩教
趙興邦何熊祥王永光徐必達陳陞何早錢象
坤岳和声潘汝禎過庭訓許弘綱王伉孫國禎
李變龍李徵儀報聞

疏稍李變龍首輯汪文言之奸李徵儀同犯
于王立之奸

御史張素養荐劉廷元姚宗文卽輔忠許弘綱

報聞

素養按浙江復命荐廷元等為趙南星所劾
降行人司付再入台班復荐之

御史卓邁荐姚宗文卽輔忠蘇琰余合中林一

柱報聞

琰一柱皆閩人也琰被京察亦自以為當慶
云

起卽輔忠為順天府丞姚宗文為太常寺少卿
升詩教為吏部科給事中李徵儀為湖廣道御

史

以李嵩蔡國用荐之也

御史倪文煥荐卽輔忠劉廷元虞謙報聞

內并荐李徵儀奉旨不准起用以徵儀兩
舌也

閩鳴泰曹守勲劉溪澤俱下吏部酌用

以智鉞荐之也

御史王雅量荐高崇德孫國棟王伉徐從治報
聞

內并請焚李氏諸書

以李從心為工部尚書總理河道

從心為提河時有縣令魏廣德者廣徵弟也
每有閑說輒傳軍門鼓從心肅而迎之嘗一

日三擊鼓云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侍郎

時濬為僉都蓋猶嫌其手之不辣也

以高第為遼東經畧

上宣第至文華殿賜蟒衣玉帶彩緞表裡銀

四十兩先會推者為王之臣王之宗閔鳴泰
劉遵憲俱奉 旨弓推又推高第王在晉張
雍鳴文球乃用第

御史賈繼春荐謝啟光倪思輝郭允厚李春暉
史孔吉李際明報聞
以薛貞為倉場總督

陪貞者扶克儉也後倉場火貞疏稱魏忠賢
有救護功大臣頌瑞自貞始
以謝啟光為左僉都御史

陪啟光者馮三元也啟光往來王紹徽馮銓
之門為之傳語稱紅娘寄柬

以王之宗為陝西總督

陪之宗者劉遵憲也之宗任提督建瑞祠事
敗乃與史永安互疏推却天下笑之

以王永光為兵部尚書劉遵憲升兵部左侍郎
閔鳴泰升兵部右侍郎扶克儉升刑部左侍郎
克儉後謝歸以闕破家
以李思誠為吏部右侍郎

陪思誠者徐兆魁也

黃儒炳改吏部左侍郎

儒炳貌獐甚人有廬祀之號

以朱一桂為刑部右侍郎

陪一桂者倪思蕙也

以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弘綱馮嘉會也

十一月

經畧高第荐田吉為贊畫報聞

唐世濟升兵部左侍郎

袁可立起兵部右侍郎

可立為御史李喬崙等劾歸舊緣復起

以史永安巡撫寧夏

永安死守貴陽一年卒全其節士論韙之暨

托寧夏乃為逆瑞建祠此所謂簞食豆羹不

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者也夫生死之際易

決而富貴之念難忘詎不信哉

十二月

吏部覆丁紹載堪任經畧邊撫邊道賊方各官
報聞

堪任經畧者為王在晉張崔鳴王之臣王之
察閭鳴泰堪任兵部侍郎者為靳于中即尚
友張朴岳和声申用茂蔡復一堪任邊撫者
為王弘祖李棲鳳袁崇煥石惟屏堪任邊道
者為丘志充楊邦憲和承業陳陞藍原善胡
平表

工科給事中楊所修荐曹欽程報聞

欽程嘗作新衣二百餘襲後復賣之

吏科給事中丁詩教荐徐紹吉韓浚趙士諤杜
承式祝耀祖張惟任報聞

疏称紹吉浚士諤係丁巳掌察受小人之害
者承式耀祖惟任係癸亥被察受小人之害
者

御史曹谷荐洪啟初聶心湯報聞

心湯查李三才盜皇木者

御史石三畏荐范濟世徐景濂楊維垣賈繼春

報聞

繼春以石三畏為荐主亦其不幸也

以王紹徽為吏部尚書

陪給徽者王永光也周應秋李起元也

御史陳以瑞荐蔡獻臣齊琦名報聞

琦名有夙子之號張素養曾荐之為趙南星
參慶

以李嵩為登萊巡撫

原推孫杰馮三元李嵩李春燁內 旨用嵩

後建生祠于蓬萊閣極其誦美云

以曹尔禎為山西巡撫

陪尔禎張維樞也尔禎後以媚璫敗惟樞厥

庫事覺亦得閑住

以王尊德為廣西巡撫

陪尊德者霍維華也尊德夤緣曹欽程遂得

節鉞後為科臣許世蓋所糾

起左通政使即輔忠

陪輔忠者徐景濂也輔忠曾求點撫不得益

忿與正人為難毛士龍遭其毒手以逃幸免
或曰劉志遜誣讎中官之疏輔忠實德德之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御史姚祚端荐房壯燕錢策主繼曾過廷訓郭
允厚孫杰報聞

以徐兆魁為刑部尚書

陪兆魁者喬應甲也兆魁到任為正月十三
日至二十日即治惠世揚之獄拾諸盛詆東
林且責世揚廿五板

以薛鳳翔為工部右侍郎

陪鳳翔者郭尚友也

以陸卿榮為浙江巡撫

陪卿榮者郭鞏也

以元詩教為河南巡撫

原推郭增光也而詩教入都意氣揚、恣橫
如昔因為崔呈秀所怒初圖僉院不得竟以

陪推中州點用蓋遠之耳

以李思誠為禮部尚書

陪思誠者駘從字也從字後以南禮部尚書

陪溫休仁竟得點用

以董可威為工部尚書

初推徐紹吉薛貞有旨大工緊急另推再

推王在晉董可威徐大化房壯應竟用可威

以馮嘉會為協理戎政侍郎

初推閔鳴泰靳于中鳴泰由經畧用再推劉

遵憲馮嘉會郭尚友徐如珂竟用嘉會

以畢自嚴為南戶部尚書

自嚴後為司農半籌莫展

以范濟世為南兵部侍郎

原推杜士全為正濟世陪

吏部題覆阮大鍼荐傅樞等報聞

傅樞徐從治服闋起叙曹履吉督學別如綸

擬部候選馬人龍以副使起用阮自華以知

府起用李春燁以京堂由用謝升儒次推擢

以張朴為兵部侍郎提督宣大

原任郭尚友為正朴陪

以房壯應為工部右侍郎

陪壯應者沈演也

以喬應甲掌南京都察院

陪應甲者薛貞也

以胡東漸為掾江倉都御史

原推秦聚奎為正東漸陪

以吳中偉為順天巡撫

初推郭允厚潘汝楨孫杰李春燁張捷有

旨允厚春燁留京卿用汝楨捷果否曾歷邊

事着另推再推吳中偉徐如珂乃用中偉

二月

閔鳴泰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整飭蘇鎮

以顧秉謙揭荐之也鳴泰頌璫語極无將

以王點為大同巡撫

原推郭增光為正點陪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

原推謝啟光孫杰郭允厚內旨允厚吏部

公舉邊才孫杰等報聞

孫一杰 霍維華 潘汝楨 張捷

秦聚奎 曹思誠 郭增光 曾汝台

劉廷宣 郭 鞏 孫元化 姚宗文

卽輔忠 劉廷元 馮三元 王繼曾

徐景瀛 張惟任 須之彥 董漢儒

張寤鳴 何熊祥 張廷登 岳和吉

徐必達 張惟樞 馮師孔 李棲鳳

耿如杞 仙克謹 洪承疇 張允登

岳駿聲 莊祖誨 葛寅亮

繼曾景瀛之鄙猥熊祥之老耄不知何以名

曰邊才也惟師孔承疇人共許之

以謝啟光為吏部左侍郎

原推薛貞朱一桂徐大化謝啟光內 旨用

啟光

以來宗道為南京礼部尚書

宗道小人之雄也

以張維樞為陝西巡撫

陪維樞者楊邦憲也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燁為兵部右侍郎

卽

石三畏荐王之臣王弘祖余大成報聞

以房壯猷為吏部右侍郎

陪壯猷者范濟世郭尚友也

以沈演為刑部左侍郎

陪演者顧造也演素與兄淮不和而淮與內

通演復借兄以媚璫遂得刑部后為人所發

璫惡之罷去演曾翻刻三朝要典

以張寤鳴為南京工部尚書

寤鳴曾與沈淮同結交客光先以通于客氏

惜無有發其奸者

以王業浩掌河南道

原題王心一為正竟用業浩以其曾參曹于

汴并駁易應昌也

以孫杰為工部左侍郎

原推郭尚友為正杰陪

以徐大化為工部右侍郎

陪大化吳中偉也

三月

以潘汝楨為浙江巡撫

陪汝楨者馮三元也汝楨首建逆祠今上以

以為患失鄙夫

南兵科給事中袁玉佩改北

以徐兆魁荐之也內并荐閔鳴泰徐揚先亦

有疏荐玉佩玉佩表崇煥族姪也

以劉廷元為左副都御史

初推姚宗文張至發有旨另推再推劉廷

元李精白乃用廷元

以王之臣為經畧閔鳴泰為薊遼總督

二人不經會推俱以題塘報事奉旨竟用

之

以郭增光為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元詩教罷歸遂用增光增光謀建牙中州

久矣

以倪思蕙為南戶部侍郎

以劉詒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詔在遵化亦有能声未路狼狽遂以媚璫敗

以林宰為南京戶部侍郎提督糧儲

四月

崔呈秀帶僉都御史銜

以田景新荐之也奉旨如所請

五月

以崔呈秀為工部尚書

陪呈秀者薛鳳翔也

以施鳳來為禮部左侍郎

陪鳳來者李康先也

又六月

以謝啟光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煒添註左侍郎

袁可立為兵部右侍郎呂純如添註右侍郎

以朱一桂為南京右都御史

以曹思誠為刑部右侍郎

原推中中偉為正思誠陪

以李精白為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原推姚宗文為正精白陪

以馮三元為左僉都御史

初推霍維華張至發未用再推馮三元丘兆麟乃用三元兆麟崇禎元年巡撫河南時逆瑞敗楊維垣輩謀江西湖廣摧折獨苦恐有人言故首用兆麟而謝文錦亦得掄江然二人皆其黨也

以閔夢得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提督偏沅

七月

以周應秋為吏部尚書

應秋每朝候崔呈秀極足恭之態璫敗捧其足而泣曰兒子如何過天下傳而笑之先是逆璫陷害正人率據叅疏行之應秋為冢宰善逢其意有不悅者皆遭網羅蓋又一變局也而璫勢愈橫矣

以馮嘉會為兵部尚書

陪嘉會者王在晉也嘉會與逆璫為腹親故

得本兵

以薛貞為刑部尚書

陪貞者靳于中也貞后以劉鐸事發擬辟遷延不一載不赴詔獄人无不切齒者

施鳳來李國楷張瑞圖俱入閣辦事

時枚卜者錢龍錫施鳳來李思誠張瑞圖駱從宇李孫宸鄭以偉李國楷王應熊王祚遠孟紹虞內用其三然錢與鄭皆正人也何以同與覆甌之選豈館中論資有不容揆越者

乎

八月

以魏應加為兵部左侍郎

應加曾攻態廷弼後又悔之

以郭鞏為兵部右侍郎

鞏自給事中累升至侍郎皆未到任乃從來銓法所无者

刑科給事中蘇兆先荐李征儀陳保定泰報聞征儀兩舌人也保泰按粵為民所毆赤身奔

竄憲体掃地

以朱童蒙為延綏巡撫

賞其殺周起元周順昌之功也

以聶慎行為南直吏部司官

九月

吳淳夫加升京堂

以郭興治荐之也

以靳子中為南京刑部尚書韓日纘為南京禮

部侍郎

以呂弼南為通政使

以王家楨為戶部右侍郎

陪家楨者尹同皋也家楨後有頌璫疏

以林欲楫為南京吏部左侍郎

欲楫後有誦璫疏

以姚宗文為湖廣巡撫

欲其治熊党以殺楚人也

以李待問為應天巡撫

待問狡猾璫敗犹耐彈云

以章光岳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時正升者蔡獻臣也

以謝啟光為南京兵部添註左侍郎毛一鷺為

南京兵部右侍郎

一鷺恨周順昌陷之縋騎至蘄州激變又枉

殺五人以洩璫怒

以李逢節為南京工部左侍郎

以趙紱為通政使楊紹震為通政使叅議

十月

以姚昌籙為山西吏部司官

昌籙與慎行以賄得之

以韓日纘為禮部侍郎

以仰輔忠為兵部尚書管右侍郎事

陪輔忠者霍維華也輔忠楊東明門生也東

明每亟称之

以潘濬為刑部左侍郎郭尚賓為刑部右侍郎

尚賓後廢王允光為冢宰以兵部侍郎起之

王洽力爭不得

以張三杰為甘肅巡撫

陪三杰者朱國盛也

以朱一馮為福建巡撫

一馮素亦自好見幾不早撫閩未幾而敗

崔呈秀等以殿工告成加升有差

郭興治陳王庭賈毓祥俱升太僕寺少卿仍管科道寺

十一月

以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

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結魏璫礼甚厚

以劉廷元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廷元者黃運泰也廷元說逆璫曰金陵重

地願往收其人心璫喜用之而北都則用崔

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兩人一手握定

呼吸相通璫謀成矣

以閔洪學為南京右都御史

陪洪學者商周祚也

以許其進為山東吏部司官

其進以事後留署刺曰新升吏部司官仍管

揚州推官事

以王應泰為陝西吏部司官

應泰以點陪得之後為中州主考出題獻媚

且試錄首錄璫銜人唾而罵之

以楊邦憲為江西巡撫

正推真憲時也憲時削奪邦憲以點陪得之

江西有三羊之號邦憲為羊頭

十二月

以張崔鳴為貴州提督

陪崔鳴者朱熨元史永安李棲鳳傳宗龍也

以范濟世為南京戶部尚書

陪濟世者張朴也

以滿濬為刑部左侍郎陳九疇為刑部右侍郎

九疇死寧光先時按真定以病故大臣題奏

識者非之

以謝存仁為雲南巡撫

存仁在雲南與沐起元啟比養成其惡幾為地

方害

黃運泰加戶部尚書照舊管事

運泰見逆璫下跪璫扶起以老黃呼之

以馮三元為左副都御史

三元實主邪盟其人深心狡智无發覺之者

閔鳴泰加兵部尚書太子大保照旧管事

卽輔忠升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郭鞏升添註

左侍郎呂純如右侍郎霍維華升添設右侍郎

以許宗祀為左僉都御史

以吳淳夫為工部添設左侍郎

以吳應琦為南京大理寺卿

應琦曾溺太廟中

以商周祚為南京工部尚書

以許可徵為兵科都給事中

天啟七年丁卯

二月

以倫肇修為大理寺少卿

陪肇修者陳胤叢也

以李孫宸為南京礼部右侍郎

孫宸以點陪得之正推者曾楚卿也

以王志道為南京通政司叅議

志道以點陪得之正推者王伉也

以曹尔禎為戶部侍郎

陪尔禎者李若珪也

以趙紱為兵部右侍郎

陪紱者詹尔達也紱送王之國一路奉璫旨

惟謹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尚書

濬以點陪得之正推者王之竊也

以張樞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原推胡東漸王璫張惟樞王點惟樞得之

以呂番南為通政使

晉南以點陪得之正推者唐尔達也

以胡廷晏為陝西巡撫

廷晏庸懦卒貽秦中盜賊之禍陪廷晏者劉澤深也

以史永安為三邊提督

陪永安者尹同皋也

以牟志夔為山西巡撫

志夔建祠稱頌脩諸醜態且力厄趙南星于戍所已奉恩詔格抑不行致鬱而死其

巡撫以點陪得之正推者崔尔進也

以劉志選為掾江巡撫

志選為瑞効死力誣巖中官瑞党以節鉞酌

之遂點陪正推者王一中也

以李若珪為刑部左侍郎

若珪以點陪得之正推者孫國楨也

以梁應澤為隕陽巡撫

陪應澤者俞詭也

三月

以韓日績為南京礼部尚書

先推者來宗道李康先楊景辰俱未點再推者林欲揖韓日績而日績得之

以潘汝楨為南京兵部侍郎

汝楨以點陪得之正推者王點也

以姚宗文為湖廣巡撫

陪宗文者彭鯤也化宗文素與熊廷弼有隙

故用之

以焦馨為寧夏巡撫

先推白儲珫張捷再推耿好仁焦馨而馨得之

四月

以王之臣為兵部尚書

陪之臣者卻輔忠也之臣兇邪異常實瑞腹心瑞敗逆案開住人謂法不盡罪云

以許宗礼為左副都御史

陪宗礼者孫國楨也

以張朴為南京户部尚書

朴以點陪得之正推者倪思憲也

五月

以李嵩為南京戶部侍郎

以李夔龍為左僉都御史

夔龍以點陪得之正推者倫肇修也

以張廷登為浙江巡撫

先推郭興治滿士良再推楊維新馮時行俱

未點又推廷登陪廷登者錢策杜詩汪起鳳

也

朱國盛加右副都御史

以漕運太監荐之也然國盛實精于水利

以田生芝為南京通政使

生芝以點陪得之正推者曾陳易也

以張曉為宣大總督

先推張九德秦士文再推曉陪曉者王點也

以孫國楨為登萊巡撫

陪國楨者崔尔進也

以魏撫民為尚寶卿

撫民逆雖也素為巧子乃得璽卿以璫廢故

冢臣周應秋不容誅矣璫黨謀害三吳諸君

子欲用撫民為應天巡撫一日傳問璽卿可

推開府否應秋唯、未幾璫敗不果撫民後

下獄日向各監翻筋斗乞錢人指之曰此魏

尚寶也可發一笑

以張翼民為大同巡撫

六月

崔呈秀奪情視事

七月

以王之臣為寧遠督師賜尚方劍

原推劉詔王應豸畢自嚴內 旨用之臣

以溫体仁為吏部侍郎

璫局始末皆以体仁為主至王之臣當逆案

久定之後忽登津撫啟事非我 聖明主持

邪流且慶冠彈冠矣然則二人者殆逆党之

後勁前茅耶王永光急欲救卜体仁不得而

矯衆以推之臣永光為璫出死力者至矣永

光主銓四年力圖倒翻逆黨案後以黨奸張
道濬袁和勳事敗被斥歸

倒戈集

大啟四年甲子

正月

陳九時降調

九時首逢內意因晉撫謝應祥事疏叅魏大
中互相攻詰有旨責其紛囂降三級調外

任用

天啟五年乙丑

二月

張惟調降調

惟一疏參登撫武之望有 旨海外情形難
以遠度張惟一參論不當本應重處姑降一
級調外任用惟一懼亟支崔呈秀求解呈秀
救之得復原官

五月

霍守典回籍聽勘

守典晉人之別調也乃先為趙胤昌所參

胡應台革任回籍

應台亦楚中之別調也

九月

周詩雅熊江俱削奪

以吳國華參之也有 旨周詩雅熊江作令
時大干物議近乃屢登荐舉非緣行賄定是
狗情都革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周道登削奪

道登亦以門戶處後入揆席乃露真相

蔡國用閑住

都察院題差奉 旨巡撫宣大著有點張養
素去蔡國用前疏荐舉龐雜着冠帶閑住
喻思恂閑住

以保留呂兆熊也兆熊推倉場不肯行思恂
意兆熊瑞同鄉也借此可以結納疏入有
旨責其曲徇私情詔稱德政着冠帶閑住
十月

玄默閑住

因其請告慶之瑞意以默遠已耳

康丕揚遭戍追奪誥命

丕揚疏奏徃日妖書楚事根由因及以被陷
殆未奉 旨丕揚向為沈一貫鷹犬邪媚貪
酷數掛彈章已經察典今反借端具疏希圖
起用着九卿科道會議參看的確具奏吏部
等衙 擬削奪有 旨着炤風憲官犯賍事
例發邊衛充軍丕揚晉中城事魏瑞與人有

訟為丕揚呵責故及

十一月

喻安性開住

因其請告慶之

康世濟蔣謹俱削奪

世濟主盟浙派亦沒不免

十二月

鼎心湯削奪

吏部降調官員疏奉 旨鼎心湯貪穢著聞

與韓浚爭兵事極可醜察慶浮端未盡其辜

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魏應加議慶

元詩教有疏申明兩次京察奉 旨魏應加

着該部議慶具奏韓浚趙士諤已躋華臚杜

承式遇盜乞憐祝耀祖募兵招議所舉未當

潘文開住

文雲翼之父也因請告慶之

董元儒削奪

以何可及叅之也有 旨董元儒陰陽反覆

變詐奸淫被祝耀祖糾叅着削了籍為民仍

追奪誥命

喻安性申用懋開住

御史洪如鍾有道臣清裁有據一疏奉 旨

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說偏工虐冒家丁傾軋

同列喻安性受其誚媚朋比為奸都着削了

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懋荐舉不當

着冠帶開住

彭叅削奪

叅有東林黨蔽一疏奉 旨彭叅原係左光

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辭什前疏箇中如

何又來瀆奏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曹欽程削奪

以潘士聞參之也奉 旨曹欽程不檢敗群
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領過陵
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逐一銷算用過若
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

二月

錢象坤開住

象坤推南京礼部尚書有 旨錢象坤曾被
言官論劾醜詆着冠帶開住

石三畏削奪

三畏有中外人心正奮一疏奉 旨條議輕
率荐舉欠當石三畏削了籍三畏客從點劉
瑾醉酒一出遂不免

李恒茂削奪

恒茂回話得 旨李恒茂兩次回話俱屬支
吾本當照例重處姑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

三月

元詩教開住

以李懋芳參之也詩教入都藐崔呈秀呈秀
啣之初謀僉院不污乃出撫中州不一月而
被逐然在中州貪穢狼藉已為地方害矣

五月

葉大受削奪

因其推升屢之大受為王永光鷹犬陷王允

成李希孔者

六月

馮銓開住

以陳朝輔參之也有 旨這本說輔臣馮銓
事跡多端着回籍開住以俟公論之自定

趙興邦開住

因其告病屢之

秦聚奎開住

聚奎有疏諫捐助事璫啣之惶惧認罪奉

旨秦聚奎不能強顏就列着冠帶閑住

徐紹吉閑住

吳殿邦削奪

以李燦然叅之也得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着冠帶閑住吳殿邦多事居鄉橫叅公祖夙附權門今誇入樞幕驅除同輩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

喬應甲聽勘

以高弘喬叅之也得旨喬應甲生平自負乃撫秦貪跡大著言清行濁憲体掃地何以風示百官據言叅論如出一口即行陝西巡撫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徇情隱匿

王紹徽閑住

以袁鯨叅之也有旨王紹徽賍私狼藉着

冠帶閑住

徐兆魁閑住

兆魁熟審屆期跪奉旨徐兆魁縱容司官

書吏受賄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飾辯着冠

帶閑住

沈演削奪

演有司官開報舛錯疏有旨責其先後言詰展轉支吾飾飾強辯着削籍為民演淫之弟也而實不相顧心知漣素與瑞嫖乃借漣媚瑞或發其隱以告瑞遂及

七月

史孔吉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

門洞開閑住

以薛鳳翔叅之也有旨門洞開小才矜已勝氣凌人全無實心實事一味發抄發揭堂官叅屬灼見頗真着冠帶閑住

潘雲翼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雲翼以晉人為勢勢多矣而卒不免

黃承昊削奪

承吳有疏條陳得 旨黃承吳久係東林不自引退及條陳塞責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八月

姜雲龍削奪

有 旨責以居間鑽刺躍治不祥也

源之彥削奪

有 旨謂其人係門戶也

周文煥閑住

有 旨責其規避給假也文煥以年例承瑞旨擇諸忤瑞者疏名推升為處分地赦免亦

羅其綱

九月

蔡猷臣閑臣

有 旨謂其係門戶也

十月

徐復揚削奪

有 旨責其居官賄聞也

周用賓王夢尹王業浩俱削奪

殿工加銜累、而三人與彭汝楠同處逆瑞喜怒之无恒如此

十一月

朱一桂閑住

吏部欽奉上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朱一桂年力衰邁着冠帶閑住

梁克順削奪

克順有尊奉 明旨疏得 旨梁克順門戶

邪党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十二月

詹以晉削奪

以晉有直陳無碍等事一疏得 旨諒驚古剝雖廢可修所存田畝如何說變價助工分明垂涎賤價規奪寺業而以助工藉口且既慢神必定害人詹以晉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仍着自行修理寺宇其田因造橋估變佃為民業的責令贖還本寺以為錨鉅言利

之戒寺新田還着該地方官申報撫按具奏

張惟任致仕彭惟成削奪

二人推升有 旨張惟任素有才望年力稍

衰准加銜致仕彭維成久係門戶着削了籍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王雅量致仕

雅量推升有 旨王雅量年力衰邁准以原

官致仕

徐天衢削奪

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也

李思誠于志舒丘志充俱削奪志充仍逮問

志充輦金營升跡露詞連思誠志舒用賄事

亦發覺遂俱被處然思誠實與志充不相涉

也天道福淫假手同惡故因志充而及志舒

又因志舒而及思誠耳

天啟七年丁卯

正月

駱從宇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

王伉削奪

伉推升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陳仁錫除名追奪

有 旨謂其東林邪黨也

曾楚卿削奪

楚卿推升有 旨曾楚卿係張鼐門生久依

門戶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二月

李徵儀削奪

徵儀推升有 旨李徵儀首荐夏加遇隨時

依附殊無特擢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劉之待削奪

之待請告得 旨劉之待久依門戶着削了

籍為民當差吏部除名永不叙用仍追奪誥

命

王之寀胡東漸俱致仕

因其推升處之

陳以瑞削奪

以瑞題差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逆祠
成以瑞謁拜匍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瑞聞
怒曰我豈大于佛耶未幾削奪

白儲珖閑住張捷削奪

二人推升有 旨白儲珖負氣偏執着冠帶

閑住張捷曾附党人為李應升死友着削了
籍為民追奪誥命

姚應加削奪

應加推升有 旨謂其依門戶處之

田景新閑住

吏部為缺官事奉 旨田景新資應題差如
何固辭意欲他番殊失憲体着冠帶閑住
四月

許鼎臣閑住

易臣推升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徐大化閑住

工部屯田司郎中周鳳岐一本遵 旨回話
事奉 旨崇炭銀兩已有 旨不許那借徐
大化巧立名色私意那借周鳳岐屯田署印
繆奉堂批葉憲祖擅發工科三千兩俱係悖
旨着冠帶閑住委官潘堯年着錦衣衛差的
當員役扭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倪思蕙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

五月

何早早削奪

以漕運太監李明恭之也有 旨回空遲滯
有悞漕政暫用民船給與時價遵廠臣裕國
恤民之戒未嘗輕用民力有何擾害而人情
艱艱何早抗違明 旨傍據沽名著削了籍
為民追奪誥命

謝啟光閑住

刑部一本門禁詰獲事奉 旨謝啟光身為
大臣或司風憲乃不自愛其躬為人情目輕
發私書殊非大法小廉之義着冠帶閑住杜
元紳陳應元俱着削了籍為民吏部除名

倫肇修削奪

肇修陪僉院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錢策閑住

策陪推浙撫有 旨謂其岐嶠不正處之

沈景初削奪

景初推升有 旨謂其久倚門戶處之

王點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點建逆祠告成而不往拜故

及

劉有源閑住

因請告處之

葉有声削奪

有声題點試差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李康先閑住

康先以藩封叙有 旨謂其係門戶處之

劉先春虞廷陞俱削奪

二人題點試差有 旨謂其門戶處之

七月

徐揚先削奪

揚先推升有 旨謂其係門戶處之

孫如冽削奪拿問

姜玉菓削奪

北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旨這犯人顧汝

翼通同孫如冽作奸犯科賍私畢露既經究

問明孫如冽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錦衣衛

拿送鎮撫司同顧汝翼一并嚴追以助大工

賍完日送刑部依律擬罪姜玉菓交比匪人

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郭鞏閑住

鞏有仰助大工疏得 旨郭鞏自戶科給事

歷升卿貳即應感恩曷報如何久不到任且

前疏條陳未當着冠帶閑住其助工銀不必

收訖部知道

楊世芳開任

因其題差處之世芳曾為瑞修要典者

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載天啓中閹禍始末各以年月編次虐政集記東林黨人先後被難之事邪氛集記閹黨諸人進擢柄用之事倒戈集則以閹黨既盛其徒自相攻擊旋有被逐而去者因併記之每條有綱有目備載當時所行詔旨而間為評論如知縣唐紹堯逮治一條稱實刑曹姚誠立下手而猶翱翔藩臬又御史方大任一條稱大任如此受苦而竟忘之蓋崇禎初年韓爌等既定逆案之後被禍者皆得牽復而斥逐起用猶有所未盡故有是言然明季門戶喧呶黨同伐異實有牢不可破者固未可據一人好惡之口而槩以為定論也

泰昌日錄二卷

〔明〕楊惟休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泰昌日錄

一卷》提要

日錄題辭

草莽臣楊惟休恭撰

泰昌日錄何書

貞皇也何以書

貞皇思也

神皇之曆長矣何以不思遊乎

神皇之宇而令人忘恒久也遊乎

貞皇之宇而弗之能忘咸速也詩頌成王曰閔

予小子頌高宗曰湯孫之緒然則思

貞皇所以思

神皇也

貞皇以數十年青宮仁聖之德播高深於瀛月

一語之下其益如春一澤之布其淪如海一

肯之出其旋如天一政之行其莫如宇無問

海內臣民願緩須臾於訪落即有如蓋悠補

過光昭考而嗣其懿徽如

神皇詔非

貞皇曷任哉神之所以嗣者著也烈之所以嗣者溫也寒之所以嗣者通且廣也主道利周是不然貴著也強弗友剛克貴溫也鬱之以烟霧積之以丘陵而放之以江海塞之所以通且廣也神之而著烈之而溫塞之而通且廣故曰以人繼人世得而知之以聖繼聖世莫得而知之莫得而知之故思之且夫物之所以生者日也良農之患稿也思瞬電而避朝日寔其忌之思其所以濟也然則思之何以不脩書也曰其為吾

君之所出則無不脩之矣其不及書譬灰髮之猶吾身也非精神所處也雖然且避國書也抑精神之所處以永吾思而灰髮之所處以待子奪之人則謀野之所以疎矣然則官之遷叙轉陞曷書金鬻之所以沛也金錢之目

曷書膏肓之所以溢也侍從之職書爵及名班朝之官書物及事宿衛之旅書內及外曷書靈承之所貺而臨御之所式也知灰髮之非精神而捲杓之為遺澤也通乎思矣思先皇則書之而補浴之疏率為斷文綸綍之輝不脩全策謚詔空文縷縷千言何也取流滄溟一酌而具百川之味攬玉崑閬片珪而發千載之藏固不必其全也譬夫名達崇英把其衣袂耳目猶人耳雲中顛神則氣色滿乎宇宙而映帶豁乎今古此書之法也書

帝崩載書之何也

先皇逝而一月之君以存亡

嗣皇興而一月之臣以亡存嗟夫是則臣之所以思也夫是則臣之所以罪也夫

泰昌目錄卷上

光宗孝貞皇帝

泰昌元年庚申秋八月朔丙午

上御文華殿即皇帝位朝百官大赦天下

詔曰維我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

曆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

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四海化啓

乂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己之衣忽陟上

賓之馭願命神謨昇子眇躬仰邇彌留馮

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箋之請宗社大計弗

獲固辭茲于八月朔日丙午祇告

天地 祖宗 社稷即

皇帝位永惟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觀揚之匪易有懷兢

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

是邦家彞憲是訓是行屬茲履祚之初

渙繼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

天下與民更始事下有司

先是夏四月

孝端皇后崩

大行皇帝意悲鬱疾累動大臣上起居輒出

中諭相慰至是篤閣學士方從哲吏部尚

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兵部尚書黃

嘉善戎政尚書黃克纘刑部尚書張問達

英國公張惟賢等入問疾尚見

聖容清穆諭諸臣靖共厥職時遼警日再至

大行皇帝之從哲嘉謨等因進言用人宜亟遷

事無足煩

聖慮又言宜發內帑濟東餉

大行皇帝領之諸大臣出與廷臣相對惻惻

及酉崩時七月丙申二十一日也

大行四十八年仁覆之澤入人肌膚

皇后服初危縞素再動悲愴過審白日無暉
是夕有氣如一疋練廣丈餘起牛女虛危
歷翼軫沒

遺詔曰朕以冲齡續承大統君臨海內四
十八載於茲享祚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
服之初兢兢化理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

上

三

講希御封章多滯察采半空加以礦稅頻
繁征調四出民生日促邊警漸開風夜思
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維新而遭
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

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

皇帝位尚其修德勤身親賢納諫以永洪圖

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
擇善地令早就藩大小諸臣務協共和表

輔佐嗣君保我王室皆朕惓惓之至意也

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
其次考選并散館科道俱令授職建言廢
棄及礦稅挂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礦稅
并新增織造悉皆停止囚徒送法司審釋
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
士速加卹錄喪禮遵依舊制以日易月二
十七日無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
屏為重勿得輒離本地各總督鎮巡三司
地方攸繫不許擅棄職守聞喪之日哭臨
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
免進香詔天下咸使聞之

丁酉禮部左侍郎孫如游上喪服儀

皇太子于喪次臨百官具烏紗帽素服臨思

善門外凡二日成服

皇太子綴杖百官斬朝夕臨凡三日所謂輯

秋于殞宮門之外是也始朝臨七日畢制也

撤天下礦稅內使

權以佐大工止權存中外苛擾商民失業天下患之以諫獲罪甚衆遼事起藝加民益困至是撤令張燁馬堂胡瀕潘相丘乘雲等還天下大悅如出湯火

發內帑銀一百萬犒九邊將士

五

內帑之發日以爲言彌留時大臣再請皇太子侍遂有是命旨下上下下歡動三軍呼萬歲夷虜聞之避帳而是秋首功獨多申飭閣部文武諸臣靖共率屬并勅護衛官兵戒嚴中外肅然

備非常也于是皇城內外皆宿兵扈從凡十日內四門二千八百七十九員外六門六千八百四十八員

詔進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太后

奉

遺詔也妃侍

先皇父中外日履東朝之慮宮車晏駕令旨推

先皇意進尊號下禮臣議

戊戌禮部左侍郎孫如游疏

皇貴妃進封皇后非制請止之

六

疏曰詳考累朝典故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尊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

歷朝以來豈其無抱綢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則禮之所不載也既非禮之所載則

先帝念皇貴妃之勞當不在無名之位號臣子體

子體

先皇之心亦不在非據之尊崇且

王皇貴妃誕育

聖躬豈

先帝意所不留而恩尚有待即

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非其分亦豈其心之

所安疏上不報事亦遂寢

以黃克績刑部尚書張問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張鳴鶴兵部左侍郎徐兆魁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協理院事蘇茂相巡撫浙江總督軍務

徐可求巡撫四川提督軍務俱都察院僉都

御史

起用王三善李瑾太常寺少卿黃運泰光祿寺

少卿王紹徽通政司左叅政

陛用起用皆以資望素著

大行未駕路頗羈淹恤之恩朝野共歎蓋非

獨考繁之彥已也一夕奉

令旨薪樞之途辟崇英逸偉極一時之盛而

兩資臺省之選并集

已亥諭內閣再發內帑銀一百萬特助遼餉

已發九邊齊而再及遼遠急也百萬賜在

尚方如天空一絲通計十三鎮卒八十萬

餘加設不在是即人一金亦投醪之賜也

兩遼新舊兵二十餘萬再賜百萬大農議

六賚四餉而值太甚之踴粟一金十猶之

人一金耳將吏之被汪洋而軍旅之聲踴

躍何德之甘感之至也聖人之仁如天地

然枯槁之潤澤竭而物不被雨露終夕則

枯槁改色故曰三軍之所鼓者氣也帑給

而慮重困之後輸輓騷繹乃

勅戶部為官募解卒而更出五十金內帑給

之萬里之外三軍之衆九重之闕相與動

卹周思不啻置瓜士膜內嗟夫真天地之

仁也哉

世廟時亦常詔賞邊軍官各鎮凡三十七萬

一千九百員給賞凡七十四萬三千二百餘金額軍之數減今十七而資金之數亦減今十七

庚子大學士方德哲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兵部尚書黃嘉善刑部尚書黃克績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英國公張惟賢率文武群臣軍民耆舊于文華殿上勸進箋不許

自庚子連日勸進

聖諭嚴切謂喪次哀慘何得遽議代禪以重傷悼及三上辭益迫乃許之

壬寅諭文武群臣軍民耆舊曰

皇考大行皇帝上賓予哀慟悲號五內摧裂而文武群臣軍民耆舊以

祖宗基業至重

皇考遺命之嚴上箋勸進至再至三義正辭懇

不得已勉從所請祈告

天地 祖宗 社稷即

皇帝位其擇日具舊朝儀以聞

大朝之設其弛已二十年餘國儀初改外

庭罕儼

命下之日中外歡動蓋有暑籍二十年軒翺

廷闕而未見大鹵簿者一二元老頗言其

畧獨長年內侍尚有及見為曆初年事者

于是禮部官上箋于

文華殿先期習儀夫君命大夫典士肄卜而

見君禮也豈謂不習執乃至參對上下之

節雅極商榷威儀初具百僚以為盛觀蓋

禮樂之道須臾不可去於身君臣之交一

日不可缺於天下而况其二十年餘哉

甲辰禮部右侍郎孫如游具登極儀式

朝以辨色為期古也有司以八月朔年卜

也先期司設監于

文華前殿陳設

御座宸敷席也尚寶司設

寶案鴻臚司設

詔案殿內設表案

冊陛上几也所謂吉士變几是也樂官設中

和韶樂

殿中懸不作所謂天子徽懸殿也錦衣衛設

雲蓋雲盤

殿內東別設雲盤承天門上設雲輿午門外

輅也鴻臚司設宣讀案承天門上西南嚮

至日早奉

皇帝旨遣官祇告

天地祖宗社稷所謂政必本於天報乃

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禘于地降于祖廟之

謂仁義是也

大行皇帝几筵設具奏

皇帝儀服稽首告受命也

文華前殿設香案奏

皇帝易卷冕行告天地禮所謂上宗曰饗是

也詣

奉先殿告列祖以下所謂天子謂九廟以朝

於群臣是也載詣

大行皇帝

孝端皇后

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几筵行禮吉拜告即

位也

皇帝卷冕搢珽設鹵簿大駕御後殿路也文

武官具朝服立冊墀東西向俟也鴻臚司

進侍從執事官至

文華後殿文臣閣大學士方從哲禮部左侍

郎孫如游史局編修官李光元凡四人尚

寶司卿熊尚文及丞一人吏科都給事中
范濟世凡六人御史顧造凡四人朝服北
上西向武臣恭寧侯陳良弼凡四人戎服
北上東向史官侍

寶座左近給事在史官南御史在給事中

南尚寶司卿在史官後大學士在寶案

北禮部官在詔案南鴻臚執事官在門

外史臣簪筆載橐司起居科臣司導臺臣

上

十三

司糾符卿主壘宗伯於禮無不統故事闕

臣不在內列其在內陪

御極備對非定制也于是傳

皇帝旨百官免宣衣賀拜而稽首以

大行在殯不備禮也侍從臣執事官入次行

禮贊各供事奏

皇帝升殿由中門出前殿升座所謂王入即

位是也侍從執事官侍如在後殿百官比

而就列鴻臚寺贊行禮緹騎逮之所謂虎
賁進前後是也畢出承天門外候宣

詔大學士躋奉

詔置几案尚寶司卿授

詔壘所謂奉符寶以傳嗣君是也序班官奉

詔冊陞案鴻臚寺官奏頒

詔大學士奉

詔授禮部官置雲盤從左門出所謂太保太

上

十四

宗奉布陳常而遞相授也鴻臚寺奏興所

謂王釋冕及喪服也

皇帝入而詔出至承天門宣百官承拜如儀

所謂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也於是禮臣奉

詔遣官頒行天下時京朝官缺多不補而

大行以八月屆誕四方表賀官頗至其出使

在畿輔近地赴計文臣自一品盡九品凡

一千四百一十二員武臣自公侯一品盡

六品萬人則

履祚充庭之大目也

諭經雲遼東兵部右侍郎熊廷弼

諭曰近因虜酋猖獗犯順陷我城堡沒我軍

民特命爾還籌調度亟圖戰中檢選兵械

相機征勦刻期剪滅見今天氣炎熱邊方

尤甚暴露疆場勞苦忠動茲沛恩施用彰

撫慰于是信經畧以下總督文球巡撫周

上

永春巡按陳王庭各賜銀幣有差

十五

戊申諭放卜

先是閩臣父缺廷臣累以為言

先帝已嘗簡史繼階沈准而

俞旨未下至是大學士方從哲疏請亟簡夙

推并採新望以隆政本于是舊簡下而故

卜再行

諭閣臣啟建皇極門殿以肅朝御

門殿之工十六已具中止原貯百萬金為

歷歲軍興殫罄至是遼餉愈急大工起有

司莫知所措乃以司空請發內帑二百萬

刻日起工天下知

上虔于臨御而圖功銳

以包見使吏部左侍郎董漢儒工部右侍郎王

永光工部右侍郎陳禹謨刑部右侍郎汪應

蛟南京戶部尚書陳于庭太僕寺少卿林學

上

曾太常寺卿熊尚文太常寺少卿

十六

諭催權使張燁等速回候別用

權使撤諸璫總餘稅不就道兵部以為言

于是悉蠲歲額逋而勒各監馳驛歸

以王佐為工部尚書

王佐自筮仕至正卿清真凝亮綱紀嚴

宇內目為人倫冠冕自江西巡撫已注吏

侍不為異已所欲迂迴十許年始有今擢

士論快之

已酉起用朱國祚南京禮部侍郎

起用馮從吾尚寶司卿朱一桂周曰庠太僕寺

少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以李長庚戶部左侍郎兼原官駐天津屬東征

兵餉賊爾勸戶部右侍郎徐必達應天府尹

畢懋良太常寺少卿畢自嚴太僕寺少卿王

舜鼎通政司通政使展自重鴻臚司少卿

上

七

起用鄒元標大理寺卿

元標自萬曆初廷論故相張居正斥幾與

劉臺同死居正籍

廟堂回慮起用以仇直不阿權貴條上時事

多觸忌諱再伏山林三十年巡方之使啓

事之曹歲錄不報海內士大夫想見其人

如景星慶雲真其用卜世道云

起用劉光伏光祿寺寺丞

妄男子張差闖入

東朝外論如沸

先帝召大小臣工于慈寧宮陳對不設鹵簿

皇太子及太孫侍群臣跪伏欄楯下去

天咫尺後至者皆令入不復班次

聖諭內廷雍穆如此何至外多異論因令群

臣得起視

太子又令

上

十八

太子諭臣下光伏以積念欬吐不覺聲而越

次

先皇怒謂驚

太皇太后喪暴下先伏獄久乃釋之時喪免

久矣

先皇尚御縞服人言

先皇篤孝外雖順

祖制易月在宮中實行三年喪信也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上新政疏

謂新政方登當以修身勤政納諫親賢為

急言甚切至

庚戌兵科給事中薛鳳翔上時政二事

一曰內旨當慎一曰留中當防

吏科給事中周朝瑞以言事降外任用

賦之有金花周之內府王府漢之少府以
備賞賚不領于司農者也

先皇時邊餉急司農仰屋計即鹿善繼以請

留金花被斥至是朝瑞上慎初三事復言

之夫餉司鳩司之役

皇上一發四百萬計金花萬計曾何愛焉不

以急有司一日請命而厚譴之冢宰周公

名德為

廟堂所重時有敕鹿善繼疏中云鹿善繼之

被譴也以留金花耳其留金花也以需餉

急于然眉措餉窮于露肘為此不得已之

計矣有臣若此正宜破格獎拔用示風勵

而反蒙譴降

先皇神明天縱豈其見不及此無亦以獨濟

之名不出自上權宜之法徑行自下為非

度也及臣部遵

旨擬降疏上不報益知

先皇之原無成心矣後二日鹿繼善復原官

如部章閣臣以下救朝瑞疏數十上不報

亦既顯斥其言于肆論之日而乃復默收

其人于彌留之會何哉甚矣周公之善揣

聖意中其微

皇上之善御諫臣錄其忠也

戶科給事中王繼曾上時事論

時

膚聽如環而言者輒指斥往事且夫

先帝存不能痛哭以効忠

先帝亡乃致抵掌而觸過哀思未定論議源
多亦非涕淚如縻之日所忍及也故王繼
曾疏及之臣魯待罪使署

先帝擢臣諫選言路諸臣臣受

先帝恩最亟而同咨之臣臣拜

陛下命最先臣茲其報

先帝而忠

上

陛下之時矣臣惟自古人主善用言無如

廿一

先帝萬曆初年諫惡奄罪權相起廢官皆用
言無留行通十年間言官用朋黨相顧不
一圖王之國

先帝閣言者不用是非

先帝之失而言路之乖也當鼎盛時亦穆然
深維國家不可無謇諤之臣而以臣等侍

陛下惓惓

陛下之親賢納諫而

詔臣等以授職建言可採則採之不可採則
閣之人可用則留遺

陛下用故職以為善用言官無如

先帝者也臣今者所謂竭肝膽以効忠舍筆
盡無所圖之矣臣與諸臣約章疏無得作
隱語以煩

君父射覆大臣被論杜門靜聽不得展辨一

上

廿二

疏一辨再疏章奏繁瀆易起厭倦且國家
所以重言路以體也歐陽修有言諫官雖
卑與宰相等夫從容論思候君之自聽者
宰相也慷慨陳列析君之必聽者言官也
漢武帝英風之主汲黯數面折其非入臣
而至於面折其君非得已職不顧

陛下令臣等至此也所願者

陛下將

先帝親賢納諫數語大書座右今而後臨御
不輟期宰相不離側諫官不停頭用人行
政一如此數日舉動令臣等有法度之言
無弼違之言伯益進規不標諫官之名褒
職不稱閹令仲山甫無功斯臣等之上願
也

禮部左侍郎孫如游上喪服議

喪服則代皆有制度而斷自

孝宗皇帝蓋

孝宗篤于親而定喪禮詳且備故

武世穆三朝以下宗之

孝宗時居

憲皇帝喪御門視事在喪制二十七日內服

俱縗二十七日外易素翼善冠麻絰至緇

廟釋御

朝如常儀今準舊制則宜于八月十二日縗服

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行奉慰禮二十七

日遵

遺詔易月禮終次日

上易素冠服

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烏紗帽革帶奉

朝參候

梓宮發引除而會典載

先朝百日後始章服如常謂百日即不及

附猶復也

諭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史繼階南

京吏部右侍郎沈澶俱升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同大學士方從哲入閣視事

枚卜之典以國儀初舉會推未處定而

中諭出

夜有星如數半青白色起騰蛇東行入奎二小

星隨之

辛亥諭冊立東宮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其擇吉具儀以聞

先是禮部右侍郎孫如游具疏請遵

遺詔立東宮以培國本曰往時

皇上毓德青宮

元子朝夕與俱顧復之愛實以父而兼母訓

逮之嚴又以父而兼師今日有萬幾應接

不暇即欲與

國上

廿五

元子煦育提撕勢或不能然則冊立遺詔

先帝非直為

皇長子慮亦無為

陛下慮也禮科給事中楊漣相繼言之曰臣

考冊立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未週歲即

先皇之正儲位也亦僅六歲耳今

皇太子年十六矣以

皇上御極未及旬餘較

諸帝冊立之年為尚早以

皇上歷年如斯而講讀未就冠婚已逼較

國上

廿六

帝青宮之日為已遲且

皇太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惟是體統一尊

遠嫌棄而即莊嚴則氣體以堅一善也名

位一正去幼志而修衮職德性可成二善

也官僚漸備近賢良方正之日多三善也

伉儷維時開虹流電繞之祥四善也孫謀

已裕燕翌無窮

先皇帝后膝前十六年之愛注茲可以即安

五善也若夫龍軒甫正鶴禁旋開跨盛

于前朝綿靈長於萬禩于

皇上遠猷鴻業尤善之善者一人元良萬邦

以正社稷之福也

禮部官請相度山陵

遼旱

遼警迫大賚方被而復有太甚之憂經畧

無廷弼以聞

起升健伸光祿寺少卿滿朝薦南京刑部山西

司印中萬建崑南京禮部精膳司主事劉

文炳王佐尚寶寺丞秦聚奎鍾羽正區大倫

光祿寺丞

聖壽免行慶賀禮

壬子河南道御史顧造疏請復

祖制以光祿卜

故卜之典久不定而省臺諸臣親應嘉蔭

聖躬薨久未厝至是以營度

皇考山陵議附并議

尊號禮也

諭孝慈皇后梓宮發引有日忽經

大行皇帝大故中停其并議施行

癸丑戶科給事中李若珪疏新政願效狂愚五事

一保聖躬二定聖志三勤視朝四慎枚卜

五急起廢

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起用建言廢棄臣王德完
孟養浩鍾羽正李琯姜應舜丁懋遜鄒德詠
何士晉孫如法雒于仁羅大紘黃正賓沈璟
李獻可舒弘緒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錢一
本賈名儒王如堅朱維經王學曾薛敷教樊
王衡謝廷讚楊天民黎道昭陳尚義徐杰凡
三十人

廢棄之臣或以指斥時相或以忌觸權璫

而建言

國本其義尤烈故部疏云

皇衷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犯顏不避何
可波回天之力蓋起廢一舉言之殆數十
年而人物銓次頗多未協嘉謨負時望論
次既允而群策亦脩疏下之日中外相賀
先是

大行初法嚴令具罰必以言得罪或至死徙

錮之終身劉臺死而鄒元標乃獨生夫天
下言事之人多矣田夫販婦目不識之無
為言兩諫臣行者止坐者起指畫未終目
眦欲裂何也謂有秉之者非

大行意也前者言之而死且廢後復繼之歷
數十年人政之岐益多而論議益著于是
老者死壯者老存者不十一殆死矣乃得

頃更見一日之昭雪于新政曹不及施而
向所謂秉殺言臣者且求先雪也然則
言而死與殆死者乎且雪秉殺言臣者乎
夫後之言國事者豈皆秉臣殺之乎然而
其氣類也後之秉國者豈皆殺言臣者乎
甚不甚之間耳秉國者與之死而不可得
天與之不死以待雪矣而愈不可得于是
乎梯榮之防嚴而索瘕之條出為今日言
臣者不亦難乎故科臣周朝瑞云盡人而
起之尤恐偶遺即日而起之尤為濡滯就
使疲癯疴癯均宜沛之寵異以俟其自陳
又或旦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以報諸君
後豈可令引領賜環隱身錦上賁志長以
也哉

起升王德完孟養浩太常寺少卿
起升楊東明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史弼太

僕寺少卿何喬遠胡克儉光祿寺少卿柳佐
光祿寺寺丞

四川道御史馮三元疏效箴規以維泰運四事

一永孝思二勤講學三容直言四早諭教

甲寅禮部官請上

大行皇帝謚及

聖母尊號

先是

聖母崩而制不及加故至是乃論之在舊制

孝宗皇帝上生母徽妃謚曰

孝穆慈惠恭恪莊肅崇天承

聖皇太后附葬茂陵

穆宗皇帝上生母恭淑康妃謚曰

孝恪淵純慈恭贊天開

聖皇太后附葬永陵夫

列朝尊謚故事既定於是改題神主附葬禮

以次第請

浙江道御史張潑疏請臺省諸臣各捐成心以偕大運以還和衷納之

以王紀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李起元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王在晉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軍務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以熊尚文巡撫湖廣兼提督軍務袁應泰巡撫

遼東兼理軍務俱都察院僉都御史

起公陽國子監祭酒

起用李本固太僕寺少卿饒位尚寶司卿劉元珍光祿寺少卿林材尚寶司寺丞

乙卯兵部尚書黃嘉善劾論延綏統兵官都司僉書袁大有正法以肅軍政

遼東經畧熊廷弼既奏用兵十八萬調發各鎮省精銳克之應募率多市人而挑伍

半為老弱且腹脹踵蹶勒而就道紀律素寬驍悍競起行未再宿旋已逃亡袁大有督兵至昌平託聞訛言一夕解者七百餘人所至流劫當事憂其內潰故部鎮臺省以為言後雖稍有擒獲而所在効尤莫能定

戶部尚書李汝華議截漕運以濟遼餉

海運之法既行前已截天津漕三十萬風

帆不常既深望洋之歎即海若効順亦復時日難期故預從津口截留十五萬石以

備先運餉臣李長庚請也

廣西道御史黃彥士陳時政要務十事

一隆孝忍二攝

聖躬三脩輔導四勤政事五通言路六起廢

棄七振吏治八謹閹寺九嚴武備十固邊

防皆一時大論

丙辰禮部官奏

大行皇帝

孝端皇后發引

聖母梓宮遷附新陵俱請卜吉

以柯泉尚寶司少卿余起元鴻臚寺卿

起用程紹太常寺少卿錢策光祿寺少卿張迎

尚寶司少卿

丁巳江西道御史史永安疏陳交濟之道以光

泰運報聞

一曰人臣所當自請者二嚴章奏之體失

獻替之忱二曰

當中所當茹納者二霽御下之威廣蕪收之

益

諭內閣暫免常朝

先是

上有疾召太醫陳璽診視閣學士方從哲隨

疏恭候云

皇上至孝性生頃因

大行皇帝登假哀毀備至又值

踐祚大慶典禮煩殷以致

聖體微勞自應調攝第丁巳為

御門之始戊午為常朝之期乞勉出以肅朝

儀

戊午諭內閣肅朝儀以明法紀

止以閣臣請力疾出

御門時朝儀希玩執事人員有持綠羅金扇

侍左右而喝道會極門者

諭出乃知

上精明度肅性仁慈而紀莫可干

諭內閣皇長子冊立於禪服後擇吉行

冊立之議閣部及言官日以為請已有定

期至是

聖諭謂

皇長子年尚幼質清弱且先行開學禮冊文

俟禪服後議閣臣方從哲疏曰

皇上於即位之初首命釋服舉行冊立中外

宣傳舉手加額茲奉

聖諭不勝驚愕且前四十三年

先皇召諭群臣于慈寧官

元孫時在侍竊見丰采岐嶷偉然有成人度

何至今日尤云清弱禪服制在民間為二

十七月在

朝廷為二十七日既擇九月之吉去釋服已

半月餘正與前

旨今

諭合先行無疑其

聖諭臣謹嚴閣中不敢宣示後部臣及言臣

復力請論乃定

已未雲南道御史張至發請縣賞格以勵東征將士

庚申戶部給事中楊璉奏申明禮制以肅人心

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二曰通君臣接見之禮三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四曰申章奏

入告之禮

黃河清

時陝西巡撫李起元奏臨鞏兵備使李從

心呈八月十五日巳時河清上下凡數十
里至十七日未時止夫河清難俟自古為

言在

武宗二年清有異雲見翼軫則

肅聖徵也至是凡百一十四歲再清

皇家聖聖踵承直越千古誰謂清之不可俟

哉

肅皇元年五星聚管室復降甘露禮臣言歆

昉河清例遣祭則

武宗時蓋嘗祀河典不書何也今河清在泰

昌八月望至九月壬申以

開故祀事不及行差夫白氣見黃河清啓

聖之祥灼然而可見矣時有太學生臣楊惟

休著河清賦

獻之以紀盛事

上

九

泰昌日錄卷下

光宗孝貞皇帝

辛酉上

大行皇帝尊謚

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

皇帝廟號

神宗

先是禮臣擬謚

顯宗恭皇帝廷論嘖嘖兵科給事中魏應嘉

具疏博之云夫謚追崇

先帝之大典也簡為次謚敦則罕聞稽古東

晉恭帝南宋恭宗二號當時光景已不堪

聞追惟

先帝聖謨不可殫述而四十年雷霆在上今

古所無神矣烈矣無以復加矣以至聖至

神之

先帝當議謚之會持衆美而効之光昭爲世

尤恐不至乃草草舉事取証謚書令

先帝盛美不彰何心哉疏出公論謚之蓋昔

人云魏收死不謚泰則謚之薄恭久矣故

改擬云議曰

峻德昭中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

之光華惟易名永萬世之辭宜制隆

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土斯敷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祚體乾行

健瑩精收明作之功保泰持盈端拱欽泰

和之福奉天祇若而裁成屬之範周法道

自然而張弛于焉合契即基命宥密未易

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幾神內

運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無出于鑑別

明見萬里乖和畢照其情形哲莫逾焉寵

不通徇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矚以請

氛氳干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貨肅莫瀆

焉歲納閭閻不以櫻鱗而動聲色或修純

密不以清蕤而輟箴圖大以成裕敦之至

也豐裕自如無宮室遊畋之好網維在握

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

章則標

高皇之宸藻表

文祖之駿圖誦法則緇戴禮于經帙羅貞觀

之政要以至銘齋顏而省己弘制額以作

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安攘則堅保

塞之款封遏屏藩之侵佚勘定則剪鴟張

于川播殄鴟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而我

武維揚後一隅而厥問不隕累泰定功不

謂是乎緩刑宥過園扉無寃濫之嗟發賑

蠲租被歲拯沉凶之厄湛恩所需決于寰

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茂以加矣崇號居

極

兩宮之脩奉微懸服展三載之通喪至性
所鍾終焉孺慕即周文敬止之孝無與將
焉維茲功德之崇隆摠屬輝光之著見蓋
惟昭明厥行翳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
成用安人而立政洵哉優躋聖域而克聞
王猷者也臣等歷覽前輝泰稽令典帝堯
運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贊惟顯之天
光稱顯行簡編具載軌迹可猶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無作述粵自冲齡嗣
服迄夫大化觀成襲德澤于
宗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為之愈浹法精明
於
世宗而以深仁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
烈觀光臻四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
真萬年磐石之安夫非邁百王而獨起

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
節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疏鴻禧方茂宜加意珍攝
以臻無疆之慶

以李養正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
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陳邦瞻兵部右侍郎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俱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

以楊述中提督軍務巡撫鄖陽胡思伸巡撫保
定提督紫荆關兼理海防徐養量巡撫甘肅
贊理軍務周懋相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呂巡
熊巡撫陝西督理軍務俱都察院僉都御史
趙彥巡撫山東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
副都御史

起用白瑜光祿寺卿白將知太常寺少卿洪

文衡大理寺少卿

壬戌以右春坊右諭德周炳謨魏廣微右春坊
右中允成基命同左庶子鄭以偉錢象坤管
理

誥勅

癸亥起用楊材喬應甲俱南京太常寺少卿姜
應彝太僕寺少卿袁可立尚寶司司丞徐喬
遷光祿寺少卿

下

六

以范濟世都給事中楊道寅左給事中肅蕃右
給事中俱吏科李奇珍都給事中薛鳳翔左
給事中張國祥右給事中俱戶科李若珪都
給事中周希令右給事中俱禮科楊澍都給
事中曾汝召右給事中俱兵科魏應嘉都給
事中暴謙貞右給事中俱刑科蔡思克左給
事中惠世揚右給事中俱工科

甲子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俱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

何宗彥人稱其品性以不與會推頗有不
平之議劉一燝士論素歸中外想其風采
向在下

先皇有意用之與韓爌台望並著
命下之日宇內彈冠夫

先皇爰立之思遠矣始若有所憾而不自央
卒乃遺之以光新祚然則廷推誠出公論

下

七

而

皇上于此二三臣亦卜之久矣蓋

兩朝植之而一日用之也哉

上不憚

皇上孝臨

先皇喪哀禮備至疾遂發閣部大臣及言臣

隨太醫入相次問疾皆御史蕭廩侍

穆皇朝謂官掖大盛精神太勞故外廷亦以

此親之于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上闕臣
方從哲書傳聞

聖躬不安實以用藥乖方之故事係

宮闈職不敢知惟是問疾之誠

皇上既知之夫亦知冊立東宮之必不可緩
元子之必不可不接宮

慈慶令大臣元老保其身體傳以德義乎夫
亦知

朝廷之有危疑蕭牆之多隱憂一人孤立為

治亂安危之大本大原乎昏定晨省孝子

所以事親排闥直諫古人所以決壅

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安刑部廣

西司主事孫朝肅亦致書云疾以煩勞而

致猶可言也以不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闕

下不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于初已不可

言也知而不清隱憂以負

先皇之記尤不可言也方今國勢辟之養癰

閣下見謂張皇過當務為老成鎮靜之說

端倪已見監口難防竊恐事闕

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出

入諷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膽願閣下熟思

之也妄為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卜吉之期于九月國本定官

肅清

皇上親此大典幸與形神交暢豈僅僅勿藥

之喜哉兩書初出有言

聖躬偶爾在攝私憂大過亦何至迫言冊立

及至張皇之日大小臣工頗動贊翼然後

知言者之識早也

乙丑禮部官奏請釋服

易月制也

諭禮部官

皇妣孝端皇后及

聖母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加上尊號

二后在

先帝朝已有謚

皇上以踐祚加儀制也議

大行皇后謚曰久道化成光輔憲天之治柔

攸順應成推配地之尊主陰教以淑家邦

嗣徽音而垂宇宙恭惟

孝端皇后幽閑貞靜誠一莊嚴為沛鍾祥紹

虞廷而肇降印陽毓秀婉周室以作頌惟

德之行其儀不忒晝修暮誦陳圖倫觀省

之資晏退早朝脫珥佐憂勤之治祀先慈

而獻蘭儉比葛覃禮玄鳥以進環慈同穆

木追潔居靜攝榮不聞聲迴窈勿婉規事

多得請暨前星之啓曜初九潛龍履履露

以垂恩再三魚翼臣民襲祉夷夏蒙庥乃

萬歲以祝椒風胡一朝而歆雉露在

先帝情鍾伉儷軫琴瑟之中睽肆吾

皇愛切瞻依奉杯捲而永慕當此鼎盛之典

幸與渙汗之頒開大隧而珠襦玉匣備藏

崇

禩廟而藻見褊衣並附禮兼文至崇典永并

臣等俯竭管窺博稽輿論

孝端皇后尊謚宜天錫之曰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徽長

秋之令範雲漢為章慕象月之餘輝星辰

動色播芳聲於彤管揚節惠于冊旌

議

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追封

皇太后祐命自天

九廟誕靈於玄穆合章啟

聖二儀臨義於黃中子貴之義宜彰人生之

本斯一道咨前哲禮正

初基恭惟

皇母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秉德承乾應符

恢世匹二妃而首賁獨當秀異之鍾遍九

御以榮躋遂寄神明之統書環協吉帝禱

迎祥秘殿恩勤育

皇躬而恭豫法庭訓肅藻

聖德以安深當夫龍印方潛翟榆惟謹居盈

以約愈切括囊無咎之思履順于明彌增

執王不勝之懼用克因

元良於宗子終開典艱鉅于

長君福國無疆宜家有自匪獨端貞內照裕

配日之真明抑亦玄朗旁通暑隨時之大

義壺模極被嘉名庸寵錫於

先皇胤祿可隆顯號必崇追於正位矧茲

祔曷既永思宜遵

祖宗自仁自義之規用慰

聖明如生如存之感臣等祇承

達孝顯被

聖慈婦順以孝為先必冠易名之首母儀以

靖為盛用昭維則之表既獲僉同允垂徽

懿

聖母皇貴妃尊諡宜天錫之曰

孝靖溫懿敦讓貞慈參天胤聖

皇太后妥靈

清廟附宅玄官益篤慶于邦家永承先於國

史

起用舊輔葉向高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並大

學士入閣視事

向高在

大行朝久國祚首為東朝講臣故及蓋一月

八相因并

論閣臣九屬青官講讀官並錄以聞

以孫如游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以衛一鳳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

以何熊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以陳道亨刑部左侍郎姚士慎光祿寺少卿

以陳德元巡撫廣西軍務都察院副都御史張

我續巡撫河南提督軍務都察院僉都御史

起用張鳳翔南京太常寺少卿馮若愚南京光

祿寺少卿

丙寅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具奏辭

新命

溫諭不准辭

免順天通灣房稅及山西宣大春夏額稅

丁卯諭禮部官定瑞王惠王桂王就封典禮

諭朕弟瑞王惠王桂王出府已久禮宜

藩封蓋

先帝遺詔

上立而念之因有分封起第之詔則陝之漢

中山西之平陽山東之東昌皆古建國地

瑞王隨乞荊州桂王乞衡州獨惠王不易

封至

嗣皇乃皆改定云

禮部官請加

恭靜端懿溫惠元妃郭氏及

明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尊號

郭妃

上元配王才人則誕育

元子者也部臣謂

皇上嗣登大寶宜進僊尊之名而

元子正位青官宜推夢日之自並得

有議

禮部尚書孫如游奏辭

新命不許

禮部官奏擇九月癸未行冊立

東宮禮如章行

戊辰順天府民王昇疏戚屬正名以彰國典

王昇自言

王才人兄男子陳槐謂才人陳姓非王氏子

爭久之事下有司蓋自

才人薨逝持論無所質所以卒致

冲朝之紛紛云

已巳工部官奏擬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附葬禮

二后既

諭加號部擬于

大行襄事後遷

王才人附

郭元妃固然

先帝在已嘗及此非創議

庚午諭禮部官進封選侍李氏為皇貴妃

夫選侍有保

元子之功進封妃非濫妃以上非制矣後數

日乃有悠悠之論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疏申大法以肅邊政

遼左自開撫失事經畧楊鎬就逮而提兵

官李如柏如楨尚未即訊先是四路兵進

杜松先敗劉挺兵獨克敢深入力竭而如

柏逗遛後繼不至故覆遼如楨代柏而開

鐵之役復壁不救然則不殺鎬栢楨三人

何以謝天下慰東方飲血之魂而屬後死

之人哉故科疏及之當時以為名論

李未湖廣道御史王安舜奏陳養身六要

一養心二養氣三守中四慎獨五主敬六

主靜

上疾久不愈故有是疏

兵科左給事中楊漣疏陳保攝之法以彰

聖德以慰中外人心

前者丁巳戊午

上強起

御門手神已減至辛酉大臣入問

十八

起居輟傳頭目眩暈體弱不能舉而道路吳

言進御失節大生疑議至是知內官崔文

升醫藥之誤故科疏極言其罪又云宜召

皇長子導喜于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則識慮

遠矣

以邵輔忠何士晉尚寶司少卿耿廷栢南京太

常寺少卿

起用鄒德泳尚寶司少卿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以

新命視事入謝

聖諭忻慰

壬申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河南道御史顧造

疏矜宥言官以廣延納

救周朝瑞也

以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經筵日講

以南京祭酒孟時芳升少詹及原任禮部侍郎

九

顧秉謙纂修

玉牒

以錢象坤詹事府少詹

癸百諭王才人附葬禮候議

定陵隧道興工

工部諸臣請也謂

定陵玄宮舊制完美僅議緝其

郭元妃園以陰陽忌諱宜俟載卜

山東巡按御史陳于廷疏海風降異損失海軍
數多

是役也損糧至四萬四千有奇遼衆驚而
復旱望餉如渴一運而損四萬餘貳

右春坊右諭德張鼎疏調民力以裨邊計下所
司議

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方從哲
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起用呂邦耀通政司右叅議丁懋遜太僕寺少
卿

以趙拱極南太僕寺少卿

甲戌禮部尚書孫如游奏停選侍封

疏謂

聖意以選侍保護震器厥功宜錄臣等自當

仰體第前奉

兩后尊謚及加封

郭元妃

王才人為皇后諸典皆未告竣即以先後次
第酌之宜俟四大禮行後議

吏部尚書周嘉謨領大小九卿官問疾綦慰
大學士方從哲劄一燎韓爌奏題

東宮講讀官加恩

向者

上在東朝時講讀官十有三人肅朝節朱國

祚郭正域唐文獻全叙蕭雲舉范醇敬

馮有經鄒德溥焦竑袁宗道吳道南黃輝

諭無論存沒並擢用卹錄示優異

發詔獄矜疑囚死罪以下付有司議釋

九月丙子帝崩

帝疾自夙膺重以悲痛且萬幾積弛渙汗迅

發恩既逮于幽避威益嚴于贊御哀勞公

集遂至增劇傳聞驚遽頗有意外之疑即

漸知醫藥之誤而一誤于崔文昇再誤于

李可灼斯事之大痛也

帝性仁聖篤愛臣工慰藉綢繆如家人父子

崩之前一日入問疾

諭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各部大臣

言官等尚諱諱

嗣皇侍

帝令嗣皇諭諸臣曰

下

主

上向有疾因勞致甚殊盡文昇罪時

冊立典卜以九月癸未期尚遠閣臣以下

請立

儲不必待卜

帝曰何迫也對曰

聖躬弗豫吉禮成慰

聖恩耳

帝咲指

嗣皇曰卿輩輔令作堯舜君可也李可灼再

進藥服之

帝曰卿等暫出勿退諸臣出欄楯外久之

諭聖躬安所服藥佳諸臣且退至子夜

召諸臣再入而

帝馭上賓矣痛哉

帝在青宮時天下知其仁孝登祚不數日德

政弘被舉

下

主

皇祖所畜而未及渙之號一旦沛然四海之

內手額相加絕微聞風怵息內避

帝亦銳意圖功虛懷延植臨

御僅一月去

皇祖崩逝三十九日棄臣民于前哀未盡後

歡方過之日真所謂江海為淚不足濡一

日之哀思嗚呼痛矣雖然古之王而御世

或數十年或至百歲跡其行事湯湯莫可

紀

皇上臨御以日計古帝王百年數十年不及

厝之功一月而光宇宙然則謂百年旦夕

皇上萬年天子可也先是諸臣問疾

帝意亦惓惓選侍選侍李姓

帝之侍孺子也

嗣皇失怙侍有寵數舉子失之一女存所謂

皇八妹是也

帝謂侍宜子令保

嗣皇非子也保

嗣皇以前事秘

彌留時已有貴妃命冊未具諸臣在左右意

悲愴而法嚴步乃選侍被帟促

嗣皇出啓

上欲自后其人可知矣

上既晏駕諸臣不得內處分閣部言臣相戒

趨入大學士劉一燾曰

嗣皇儲儀未具而

宮車晏駕急宜入正

尊位以慰人心於是言臣楊遴排闥入內使

千人持梃欲下言臣勵聲曰

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廷辱

天子從宦者披之問

嗣皇所在諸寺張口不能對因共前執王安

於寢門得

嗣皇謁之拜呼萬歲

嗣皇西向鞠躬曰不敢當三尚書周嘉謨等

因力請

御文華殿大學士劉一燾掖

嗣皇左國公張惟賢掖右陞御禮畢奏即日

登極不許時

先皇崩已久諸臣入見群瑣恍惚選侍在而

嗣皇若從倉卒中迫而得出疑選侍別有真
後事叵測若止求作石室自女子性耳既
見

嗣皇畢因議

嗣皇所歸或曰宜依選侍或曰不也而
法駕竟歸慈慶則官中向背之情觀矣繼述
皇儀既正則不得御慈慶尤不得御東朝令
選侍逼處乾清而

下

天子避官人皆非也周嘉謨移宮之請曷可
緩哉奉

旨凡四日去庚辰

登祚之期一夕移宮

旨尚拒未行則閹人李進忠實主之故楊漣
有慈慶官紛紜一論宮移而李進忠之事

覺明日

帝諭選侍始末乃知

皇母存選侍弗恪

大行崩逝選侍披猖欲作垂簾儀注故群寺
擾歷時不定而致恨諸臣之迫而迫而
正位也夫

嗣皇恭順

大行而傳封冊之命確遵

祖訓而抑非制之求追感

慈親有分析之

下

主

旨無讐慙之恩恩禮加隆以適其安居處稍
別以謹其漸弗易選侍之名而弗替

皇妹之愛仁之至義之盡非

聖明天縱仁孝性篤誰翼之誰開之哉李進

忠何人也姚進忠趙進忠劉遜劉朝劉忠

田詔何徒之繁也官之攘攘也進忠等

皆侍校竊寶玉金錢之際非必移宮之日

而于移宮見之侍怙寵多蔽而于進忠

非有屬籍之固事覺田詔等懼及以重賂
賄王安奏之發其贓並

皇祖奇璧金錢以巨萬計狼籍聲聞於內外
甚矣奴負侍侍負

大行也鬼在市貪者弗逐及其在野人逐之
諸忠竊而彰秘玉簾金一擲曠宇之下如
瓦石見而爭之惟力是視然則非攘物于
官而攘金于市耳其以為李氏惜也古人

下

文

曰父母之愛婢子父母沒沒身事之又曰
非禮之求父不能得之于子罪著而不求
禮存而不瀆業終身之矣必欲垂簾以行
其意即親為

嗣皇母尤當以制定之况

典制凜然

列朝共守一侍首為亂階而于

先帝之憲哉顧命一舉大學士方從哲主持

宗社實有夙圖自元老也劉一燝韓爌拜

命僅數日首趨排闥捧日中天指顧正

嗣皇之儀而伐謀預決機神紆謨定尚書周

嘉謨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

問達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河南道御史

顧造持重老成鎮營抗議以剖危疑扶國

是給事中楊漣叫閭闔之門叩慈慶之闕

一倡大論鑒緝群紛御史左光斗移官列

下

文

疏發諸奸盜立清宮掖以無後艱蓋一時

駟勦之畧若夫處之而得所置置之而適

所安安之而無其迹固

嗣皇聖神之畫作臣下所敢知也前烈而後

丞左提而右挈始必而終斷策群而心一

嗣皇禮崇於上法伸於下群臣身當其事口

不言其功則天理人心之正而盈庭公論

之清也哉

書泰昌元年何也方

大行御極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及

嗣皇踵祚詔復以明年為天啓元年夫執踰

年之說則泰昌之易號宜後而執正始之

義則天啓之稱年何居議者不恪

詔旨相格遂欲虛明年泰昌之詔以其年附

萬曆夫以泰昌附萬曆而萬曆之後直接

天啓是替泰昌也替泰昌無論難乎為天

下

三

啓即泰昌一月之仁超佚百代而不得以

年稱或亦非

皇祖意禮窮則變斷自八月朔以下為泰昌

紀年是也故部議以臺臣左光斗議為定

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也泰昌之年

號何為而議也曰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為

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為其存與改也曰

生而急欲尊大之之為改崩而不忍剗削

之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

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

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

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歲又使泰昌

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

之議惟詔已頒矣曆未改矣天啓之明年

已定于是乎追思

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

下

手

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

解矣天下事情典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

君也今一月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

終天格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

不拊廟乎稱宗拊廟有廟號而無年乎泰

昌之千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

患其親而削之是陷

皇上乎不孝也即不忠於祖而忍於父猶之

不孝也急于金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金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
以明年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
復何待哉生為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
之號仰既不能得之于父俯又不得于子
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
已之有餘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

皇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
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
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至晉武
帝崩於四月不書太熙直大書孝惠皇帝
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于玄帝直書先天
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帝直書
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
之書亦如綱目內此觀之晉唐三君皆

年改元一四八月兩月不必正月而後改
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
者如此況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
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
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泰昌如紫陽
議存萬曆并存泰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
訟為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于
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

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

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定以

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

即

皇帝位盡歲止而我生以前仍為萬曆四十
八年云 豐城楊惟休叔度父撰成於碣

石西宮之漈上軒時泰昌元年

歲在庚申仲冬月也河清賦附

賦

豐城楊惟休叔度父著

河清賦 有敘

泰昌建元歲在庚申八月既旦

先皇正祚爰及於望大政率舉分陝河臣忽而

告瑞踰晦再朔遂作典冊越有六日

今皇受珣榮與哀并徵及運符昔在

世宗亦弘茲兆聖神合德俟千載以為期孫祖

賦

三四

一揆約百年而尚近皇圖嘉運足軼陳宣

休矣無似率爾抽毫言之而長章躬逢其

盛事要歸於諷竊自附之古人後之作著

將無有辭

有陽侯之子業侯攝衣冠而見鴻洞子曰僕聞

塊扎既剖河源是列拓地輿而分流搖天潢而

屬朕宗四瀆兮告誡先八海兮稱伯波始濬而

率張流方委而驟折其伏也何以湮其分也何

以別其清也畧已鑑乎明星其濁也幾以同乎

尺澤邈變遷之靡常而運會之是撫僕則不敏

願請其益鴻洞子曰河之為神也天稱德水地

號玄絡粵有江潯淮濟相錯瀉天漠而邀渺吐

崑崙而噴薄及於規期其流如却界葱闕而對

符會蒲昌而合漠壘拔驚之已窮羗伏流之再

淪胡靈變之鬱紆殊譎怪而駭愕若其導積石

而前也折洮南兮澎潯橫嶸北兮崩奔環三嶼

三五

兮夜撼蕩五原兮朝昏堀雲中兮上都東孟津

兮龍門飛濤激兮砰礚湍澎湃兮騰喧撫華陰

兮滔滔徂潼關兮入垣于是砥柱中峙橫折而

從洛兩挾而長邁濟汶攝而攸同徑黎陽及信

都播九派之鴻濛濫魚臺於青徐綿梁豫而處

中成舉武德之歸墟濮陽鉅野之暝蒙詎指龜

而可宅爰表龍而作官則有其立如山其幽似

竅裂若張牙吼若長嘯蹈深壑兮倏綏騰高岸

兮忽掉駕西風而震怒漸寒流於夕照噤三門
而荒夷嶽九曲而馮吊則有鴻鳴於野婦歎于
室居處曷寄遷止莫必蛟龍鼓而鬣驚顛顛孽
而胆栗轟大陸之晴雷慘貝宮之烟日際黃雲
而鯁鯁渺長空其若失出海口之神魚下天心
之孤乙邇百尺而耶許放千艘而激疾咋魴鱖
兮櫻嗽呌天龍兮親騰左驂沒而飲蜚懼抱石
沈而申徒恠異技璧之可徵甘焚舟于始汨女
三六

神人之狎盟推令謨於秘山真俟河之難清寧
末學之膚淺得窺奧於神明業侯盱衡而詫曰
烏謂是也昔禹得帝圖化為黃熊塗山窺之醜
而棄功尼父臨流畫河而東所不濟者厥命之
窮汎子朝兮玄圭貶祖龍兮瓊宮濁五斗兮節
拘縮半夜兮朱降興亡之數其跡如蓬乃語清
以志怪必俟河之難逢且夫水國三千中原九
隄上帝撫而為丘皇王宅而為號何三秦之一
三六

偶後神區於天造控波臣之微辭而梓符之入
告鴻洞子掀髯而起曰何客之背也崑崙之巔
實曰天柱河源因之謂之靈府鬣山萬里其河
有四東南之汎白水出焉海經志之是謂華源
天降嘉應其色惟五洪祉之錫清水出焉綿經
志之是為禎元徂河而秦群流交折涇渭漆沮
灞澧澧滴銅官焦鑊豹林灇池若湍匯而赴期
類崇墉而比櫛首漢塞而扼奇距戎郊而如截

蓋八流九派神山與澤之區天吳馮夷之一大都會也昔者黃帝之見夢也二龍受錄天老是恪魚折溜而啣書炫朱文而素弱厥圖既登是猶是度維舜作尉負圖而游白玉為檢黃玉為籌紫芝為泥結以綢繆章曰天黃爾帝是求迄禹嗣功龍馬載浮北條之山腋河而抽五帝之旬惟異及幽祥靈是徵並惟雍州以昔况今先後率由矧我皇興協靈率祖閱既遐齡潤化玄

八

三八

古榮光啓而天邑麗休氣塞而皇風鼓席十紫之鴻猷煥三朝之新矩四續獻其精華五緯繫其星土乃坤乾之合符知聖作而物覩迪惟景辰仲秋告望河神奉紀受律于商黃人抱珥黑公贊璜澄波湛兮千里相將其始來也隱隱隆隆如皚雪之初揚其稍至也鼎鼎皓皓如鳴玉之流光其既盛也瑤瑤琅琅如足練之敷且長散青林兮澠澠映金沙兮泱泱爛皎日兮朱繩

朝秋暉兮銀塘訝瓊弁兮足昇恍擗矢兮在傍耻蛟人兮寒綃掩漢女兮明璫位龍藏兮冰壺翻貝闕兮玉堂引舳舻兮懸鏡釣牛魚兮空梁神犀然兮朱馬耀巨龜叱兮蒼龍驤傾玉乳兮灤洄走白虹兮琳瑯岸霞駭兮消涓山風颺兮泮泮攬貝丘兮清泉叩壺嶺兮玄漿味醪醴兮益膏臬蘭揪兮滌腸浪欲駭兮吐瑛濤將鼓兮劫黃舒姑聞兮起舞冰夷傲兮取膏寧屈原掘

九

三九

其源泥而吳猛割其中央合廠之所不能益發鳩之所不能量蓋曰作德宏而應遠立功盛而兆隆碑令謨之綦厚啓光祚而韻崇且夫掃氛清漠肇起中原蕩八荒之羶穢立縣寓而稱尊莫琛獻璧列於大藩其庸在牘其儀在軒二祖之所以作謀也殷樂制禮綱紀式茲朝宇會清華夷率俾五帝既匹百王云嗣民其春脣賢以夢寐

刻宋之所以真極也宏德豐功其傳奕奕屬我
神皇英茂作辟止亂於遼正治於繹比仇既
南夷受馘四十八年皇宇再闢臣沐其休民歌
其澤

皇祖之所以蒞圖也昌期聿新其睿若鑑而惠
方淪則哲斯湛奉堯日而熙熙呼彤雲而汎汎
啓我

聖哉嗣武冲年秉一德於商謨相八士於周宣

四十

三事允釐六官貴然揖升車而輝如濟百司其
連翩補續之章烈烈載華之史先先元戎赫而
攻車重黎翼而在璿石渠橫經辟雍告虔於是
拱揖泰階如玄如漢承大道於三公納英言於
群畧掃漢宋之因循奮軒黃之懿錄恭安以節
旁圖史以啓鑰錫寵賚於宸區乞更老而賜爵
獨已普而光覃敢讓敢而節約晉三接而康哉
聚一交而欽若遵世烈以靡違率大才而有格

然後司瑞用幣言祀於初沈白馬組玄貉醜凝
澱以騰觚薦神渚而饋麟瑞久曠之剛辟過群
望于寥廓來鳳鳳於巢阿徵冥鴻於軒鶴灑八
表以清夷措六合於丹腹方將心天苞于叢陰
湧神漢於大壑命孟侯以封丘遣河臣而祀洛
刑一角之特牲案九穗之嘉穫陋七十有二君
之匪儀嗣億萬斯年之宏變子則不敏而乃將
肆其盤礴譬之海不觀海天之全而非魚不知
魚國之樂於是業侯愀然色變攝衣而謝鴻獨
子曰愚生鄙野不識大道將適足於漏渠曾未
窮八荒之奧乃今知世宙之玄而沐大人先生
之造疎爾而慙熱然而躁不敢望吾子於津涸
將退而結予之眊

泰昌日錄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楊惟休撰惟休字敘度豐城人天啓中監生明
光宗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朔卽位改明年爲泰
昌元年九月庚辰熹宗卽位又改明年爲天啓於
是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是書所記
光宗在位一月之事皆正史所具無甚異同文句
亦頗蹇拙未載所撰河清賦亦不甚工

欽定逆案一卷

〔明〕韓爌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閹黨逆案

一卷》提要

欽定逆案分款全錄此係二年所定後處分多有更改

一首逆

魏忠賢

太監先名忠忠改名忠賢管理東廠因二十九年魏忠賢

閹黨逆案

是首逆神人共憤逆形已著寸磔允宜特賜印

容

氏止刑其死逆諸內應表裡為奸後世碑

結凌

尊勢納賄盜珍珍逆首奸死不盡罪以上依謀反大

逆論不分首從皆凌剝處死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北直河間人官工部尚書自國忘親通內竊柄

先謀力贊

逆案補首開位逆渠魁戮尸猶幸勒賜迴道通內

李永貞

太監魏忠賢心凡造謀票主謀代千盜帑法刑佐逆與

謀上刑正法

謀上刑正法

李朝欽

太監魏忠賢同謀主使同謀附奸黨逆殉縊刑未盡辜

魏良卿

逆子市井棍徒初封肅寧伯後封濟惡首逆偽冒三封

盜帑

盜帑權罪浮于辟

侯興國

侯部指棒妖種盜庫同謀逆尊驕誅允當

劉若愚太監逆殺刀筆深文奸害眾辟刑次等具載爰書

元年六月從法不待時本月本

以上依謀反大逆不分首從皆凌剝處死律減等擬斬決不待時

一交結近侍

劉志選浙江寧波人登科南潯江傾搖國母嬖逐戚臣罵母

之律尚寬通內之誅難道

梁夢環廣東順德人登志選併力合謀情罪惟均律法正宜

倪文煥南直江都人已未拜逆為父嬖忠若仇奸黨無辭上刑

非枉與從星秀同謀虎元光

田吉北直城人士成兵部尚書加璫姻內轉職加尚書

執鬻官擬辟允協

劉詒河南杞縣人己未科巡撫薊鎮加嬖逆首免宜建生祠

泰通臣幾至死地昭附黨罪嚴厥辜

孫加洲

京祠首建諛頌不止朋奸驕賊

辟刑允當

許志吉南直徽州人官生大理寺評禍自派職附逆流毒黃山

一案重辟何辭

薛貞直隸西寧人年執法無間嬖奸有迹劉鐸一案辟足抵

償劉鐸江蘇武進人人書又當重責

曹欽程江蘇武進人人書又當重責

納賄報復代奏正類削奪竟全指生佐使殺生情添允協

吳淳夫福建晉江人庚戌科兵嬖奸逆秩附逆建祠推備節分

賄賂恩縱姻升喪師貽患九遷稔惡一辟明刑

李變龍福建南安人庚戌科由軍綠線索起據銓衡附奸伐異

軍同嬖逆望風承旨焚醺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李承祚福建永春人太保賜肩輿勛爵黨奸稱頌無等兩

公再請三尺難容特疏請援國公例

陸禹齡南直華亭人監生上疏創祠國學侮聖嬖奸名教罪魁

極刑莫貸

田爾耕北直任邱人陳侍衛近臣朋比首逆免斃多命允有餘辜

許顯純北直定興人武詔獄酷刑逆奸投意免斃忠諫宜正辟

刑賊害忠良盡出一手凌遲萬段

往應元順天大興人北司酷刑迎合逆璫索職戕命擬辟非奇

兩使流棍假校尉名色冒功

楊震字伯慎南郡華陽人也。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張體乾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對大辟宜償，死於西市。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孫雲鵬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以內官互相交結，泄漏事情，緣作契，因而符同，奏啟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而禍國要柄至於不收，父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徐大化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廣徵始稱原與逆謀，楊連寺慘冤更多主使。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霍維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云茅土尚覺其輕，覆魏良卿加九級，至太師尚餘一級，助逐。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顯著閃爍何為

張訥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推兄張朴巡撫用示，酌報同封，迫遣似贊陰謀。

閻鳴泰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何不少辟形跡，人心依皈，天命內順，形諸奏牘，豈得書委呈詳。

周應秋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改武憲為文蔭，偕姻人以處人，逆孽封公，本有微臣心存浴日，志切補天，宜進上公之典，永藍帶鳩之盟，等語。丁卯，北

李魯生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人婦人之兇，皆一言疏，毒致攻周，起元一案，尤勝頌首惡十

本湖廣武後序，始有全疏。正

楊維垣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本湖廣武後序，始有全疏。正

楊維垣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排擠大化，敬周朝瑞，願大章，使代勅，至參，舊疏尤為魏延

梅頌欲更別局，以示時恩，或衣大察，把撫

潘汝禎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廷廷祠尤為始，禍順與情，本有厥臣心，國恤念切，民瘼

奇語潘汝禎，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郭欽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李之才字元亮，山陰人。少為郎中，遷光祿大夫，封槐里侯。震為人廉直，不取私貨。嘗坐車行，有蒼頭負大囊，囊中有錢，震問之，乃知其主。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震曰：「此囊中何物？」主曰：「錢。」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奏宜罪，孝陵同

首逆姻親，雖陞戎帥，賞緣不避罪累，何辭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奏宜罪，孝陵同

首逆姻親，雖陞戎帥，賞緣不避罪累，何辭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奏宜罪，孝陵同

首逆姻親，雖陞戎帥，賞緣不避罪累，何辭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奏宜罪，孝陵同

首逆姻親，雖陞戎帥，賞緣不避罪累，何辭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奏宜罪，孝陵同

首逆姻親，雖陞戎帥，賞緣不避罪累，何辭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奏宜罪，孝陵同

首逆姻親，雖陞戎帥，賞緣不避罪累，何辭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奏宜罪，孝陵同

首逆姻親，雖陞戎帥，賞緣不避罪累，何辭

不為傳進罪元

孫杰浙江山陰人登正科工部尚書加太子太傅首劾劉一燦再劾周嘉謨事召

還尚書職級前忌已見楊連疏內附瑞遂與往逆裔名

張我績北直邯鄲人原任兵部尚書軍餉中旨開銷索賄存

起戶侍助工踰萬餽內有証頌本有心膺重臣公忠謀國嫉

邪扶正世宙清明奇語罪有定許餉宜嚴飭

朱童蒙山東萊蕪人原任江蘇按察使起補局廷建祠佐逆母死

奪情頌本有厥臣赤心報君訂謨定國祖豆秉軍旅之學衣

衣治征討之任奇語

楊夢象山東青島人已給事三年官保八座管工納賄不避嫌

疑大工侵那見于劾奏

李春茂山西陽城人甲辰科順宣武門建茂廟祠助庫銀三千

兩祠成傳恒慶賀叩拜建祠本有至德莫可名言情惟有

祝釐奇語

李春輝福建泰寧人內兵科平例轉給事躡陞尚書謝恩本有

皇極鼎建內則厥臣監臣竭力抒忠外則閣臣工臣宜獻分

念奇語又先為移官事疏救內瑞為終始通內之証

王紹徽陝西咸寧人成武科拾遺道照將錄佐中旨處分勅馮

從告致抑將身死微水許傳天聖地熱名日以昭忠良如部

徐兆魁廣東東莞人內兵科拾遺道起補局刑部尚書忠世揚顯大章証案皆其在刑

部時所擬咀咒一招瑞名並例

劉廷元浙江平湖人甲申挺擊一案黨禍先聞參張差悞主風癩

王之宋乞以慘死

謝啟山東東阿人乙未科兵部尚書纂修要典勅傳中旨恐嚇詞林

稍有異同徑自塗改陞南厚饒瑞軒宿護弭閑住

徐紹吉四川保寧人乙未科戶部尚書纂修要典斥廢慘殺

諸臣各欲留一罪案叱呵詞臣塗更原稿

邵聘忠浙江定海人乙未科開府府丞驟列尚書攻訐多其

主使送藩封本有監休悉厥臣節制得臣得行其事奇語

楊所修河南南陽人吏部不取封爵轉南徵及奪情三事定

案一疏又為要典張本頌本有厥臣身事親君家事視國奇

語

賈維春河南新鄉人庚戌科為氏保護送侍藉發難端四罪一

疏得罪公論出處占望翻覆無恒

范濟世河南濟源人戊戌科四籍特起頌本自叙一歲五遷搜

括助工錢銀百餘萬貨助餉本有勞在封疆慶貽宗社奇

語先合揚州府有橋餉教萬為利項用歷三十
現任內司知府相繼二十萬物工值巡撫御史許其
收自進運使王水秀三萬餘結二關任其提督其
九可恨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一萬餘結二關任其
寺部許其進之家二千六百三十一萬餘結二關
李養德四川銅梁人己未科七年工部尚書保州和府
本有禁地元忠密勿替裏主特在內寺語
阮大鍼南直州城人內辰科光祿寺魏選因楊連有叩馬獻
策之語報復有魏大中楊左之奏至合其七年一疏尤為逆

璫巧護解朝

姚宗文浙江慈谿人丁未科為湖廣建隆仁祠領本有東廠魏
上公間出名世以澄清世道為任翼戴聖明為心寺語
陳九疇北直人內黃人借謝應祥一帝傾南趙星高攀龍寺受嘆
侍報一榜亞卿寺由左之祠
介詩叔山東萊蕪人戊戌科京諫坦專政瑞諭起官主盟俄尔
建才失職依然耽耽視光之疏而年京師有四
傅樞江西南昌人癸丑科結同宗潛通內庭持異見顯開
始禍與逆之甥傳應

趙興邦北直高邑人辛丑科京察特起調兵垣賄聞失職吏部
營起覆仇趙太宰力至譴職五御史一疏駢片

安仲山東淄川人丁未科辟為御史一疏駢片

本有天春聖明齊心齊以贊內外臣衙門已有公頃不能白

陳芹曝之忱寺語與楊維垣曾蔡林

孫國禎浙江慈谿人登其科年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興明良

會合厥臣忠誠貫天地雷震華夷寺語又厥臣學天巨手

胡運真才西內臣一腔忠赤寺語

鄭單北直趙州人登其科辟為魏忠賢報首泰之仇致周宗

建有連元之慘亞卿職轉通內可知

馮嘉會北直河間人己未科部務請鳴多狗稱頌十有六疏復劉

應坤本廠臣精忠體國天志善邊即承特達之和必蒙破格

之春寺語

曹思誠北直景州人甲辰科間購金定祠要津雅折善類時恩奉

有赤心救國彈力圖維費省功倍之親臣寺語

孟紹虞河南杞縣人書署禮部有九天鶴與一新本有心齊元

臣為生應運寺語

李恒茂北直河間人登其科辟為三李中一人入幕恭謀朋

比害止三李李李李李

張模四川閬中人戊戌科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上開億萬載聖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啟明良反清忠元臣指授奇語

郭尚友山東離縣人辛丑科漕巡撫報南星德清建昭德祠神工泰天地本有厥佳掃逆如雷如電翼止為兩高窟如德無疆大功益世奇語

李精白河南新州人癸丑科東省三祠諛頌六疏元輔功高晉被本有厥臣孤忠報主彈慮匡時製鼎柄以還至尊疏浮雲

而開九照傳頌對映有至聖至神少福壽奇語

秦士文山東蒙陰人甲寅詞疏魄器鑄名頌本有業赫聖明之怒昭上公之功奇語諛天投敢提颺飛

張文照北直景州人癸丑逆瑠姻親群邪契好喫倪父煥証周

順昌巡視光祿有頌瑠疏

楊維和南直武進人癸丑科工主事加銜付都憲奸曲盡誦何廷樞廣西富川人內衣封爵已足給賜宜優本有香囊額地

七百頃銀二千兩及查泰運例逋欠奇語

陳朝輔浙江鄞縣人內衣安平莊田催撥名屬先報田教錢粮

許宗禮北直長安人內衣史垣更調會察考選回鄉要路濟州同鄉化靈

卓福建莆田人己未科二祠一頌瑠敗反政代往呈秀報復泰夏之令遠死廟美制勝本有厥臣知人善任誦組折衝

奇語

唐承欽浙江餘姚人說頌二疏又請刻靈藉榜示海內建祠本有收眩良弼社稷元勛扶聖主于甲興煥宸居于天壯奇語

陳爾翼浙江山陰人內衣科年例特起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廠臣之心奇語存佳呈秀為本兵請五城遐故東林餘孽

石三畏北直河間人趙南星當銓名特佳呈秀特荐御史宣德

楊本大北直

郭興治北直東光人唐成科年例政通學例特國中旬後還泰

方震瑞北直間存吳淦夫京堂

劉北直清苑人內衣稱頌十一本誣房可壯樊尚燦盛差

恭熊廷弼北直賊百萬頌有厥臣精忠幹國盡力籌畫三戰三捷奏此膏功奇語

智北直元氏人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善類多人恭辭學

龍侯恪北直有運壽惟怪付托得人奇語

王 珙 湖廣新州人己未恭方大任間徒追職祠頌疏不名殿

臣謝恩本有殿臣勳精勤勞經營得添俸三朝之缺典克興

寺語御史問使不許納賄趙到

何宗聖 湖廣隨州人舉房山建額仁祠成買香火地題祠本有

殿臣睿真通微精誠格天寺語

汪若樞 南直德化人己未阿逆瑞內疏諛誦羅王贊化一獄婦

奸天心助順賊奴本有殿臣緝助餉中外感激精忠寺語

陳維新 浙江上虞人壬戌科泰王允成存張我請疏云無奸不

照又云清明再聞

門克新 河南陽人己丑羅織孫文多領同寅冤新祠連文震孟

陳仁錫 鄭郭除名 假泰高攀龍自辯復原職借糾官束忠

游鳳翔

連勅忠世揚

田景新 貴州人己始在師門竊柄用事殿工疏荐在呈秀侍郎

兼食部御史

呂純如 南直吳江人辛丑忠藩監隨掠苑夫役復命疏存歸美

殿臣

吳殿邦 廣東海陽人癸丑娟瑞勅獎王家追賡通泰改改尚寶

御破例

黃運泰 河南永城人己丑科戶建祠守祠稱頌十本有殿臣志

切恢復知人善任運籌帷幄文武承受方畧寺語

李從心 北直南樂人壬辰科河南祠頌五疏河道叙勞本有殿

臣懷粹之浴日之赤心運旋轉乾坤之妙用獨居首功常腐

特荐寺語

楊 邦 山東益都人丁江西建祠元勲功德甚隆有殿臣魏上

公先岳元精扶正氣寺語併數名數

郭曾光 北直大名人丁河南會建戴德祠有殿臣德隆乞請額

名本有體國精誠萬民傾慕寺語

單明訓 山東高家人己未科巡撫加主事三年躋躋巡撫肅寧

城工用力徽輔善邊未聞

王 點 北直魏縣人丁巡撫大同會建嘉猷祠助工本有殿臣

純忠高國然助自天遷疆末吏敢不報殿臣以體宸衷寺語

李 嵩 山西家河人甲登泰二祠稱頌七疏有殿臣神謀秘弄

授計善邊赫濯靈揚威命鎮寺語

牟志變 四川南溪人甲辰科京建祠派銀屬負稱連立覽解後

張三傑 山東觀城人癸巡撫甘鎮稱頌五本有殿臣與閣部和

袁壽燭焰邊際紀綱振肅等語臬司驟陞開府索緣板附

有徵
曾尔徵南直長洲人戊戌科加撫晉建祠三本有心齊重臣早

夜焦勞細大拮据等語
毛一鷺浙江蕭山人甲附逆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激變蘇

州
張文郁浙江天台人壬戌科五年陳主事驟列侍郎督工崇祿

周維持南直金壇人己未科既稱勳黨藉折附書院論劉一燦

周嘉謨等附籍
徐復陰南直武進人丙辰疏証都土膏追賊泰方達年等附奪主

忘才化持局結果二疏獲奸害正有據
莫不尊親五省共出以充舞孔子
殷工邊功狀者何不簡舉耶

黃憲卿江西南昌人丙辰中城山東二祠本頌元勛黃古為烈

本有殿臣赤心中天日月熱腸持地乾坤成 大忠大孝

佐九重先武先文等語

許其孝北直涿州人癸丑科兩淮巡鹽會稽建恩祠頌本有督

建州官許其建合謀劫奉甯逆
張養素福建晉江人癸丑科建二祠頌王師屢捷本有賴殿臣

以安社稷之勛定滅奴之畧家按機宜悉符等語

汪裕河南商城人己未建祠守祠設頌七疏元臣功德天崇

本有魏忠賢丹洲洛日聖腕補天德曜乾坤勛在社稷等語

梁允順河南鄧州人舉人受人意指橫肆肆刻恩本有東林元

光大慈立為遠誥削奪海宇共覩清明等語

劉弘先山東臨邑人丙辰會福建報功祠屠疏糾彈多屬善類

溫華謨廣東潮陽人按湖廣建隆仁祠本有殿臣計安社稷

贊朝廷茂功崇德藏名盟府等語
鮑奇謨浙江餘杭人己未河南建會德祠頌與郭增光同也

陳以瑞江西南昌人甲辰建像長揖佛前致瑞疑旋被斥逐

莊諒山東曹州人會建祝恩祠併頌二本有殿臣德著廟堂

中外享有道之福內扶社稷避迹承體無之休等語
龔華肅南直金壇人監差建祠本有東廠魏上公顯然柱國元

熱卓爾清朝碩輔等語
李應薦山東恩縣人癸丑建滿汝桐監試中往釋拾遺

何可及科御史加少卿
頌疏五本先帝與遠瑞並稱

李時馨洪西縣人已改折本內有大災修省天心仁愛內有
竭忠之忠外有調元之相可繼清廟此真光有九年之水孟
成其為聖帝等語

劉漢湖南人內院通判參可思

王大年山東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余合存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王應泰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李富庸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張元芳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王應泰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徐吉四川人內院通判參可思
仍疏敘效勞官有厥臣功德不朽等語

宋碩漢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許可徵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部秉公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劉述祖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李燦然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出佐中興允允五之元臣洵五百之名世等語

劉之待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以例推被削

孫之辨山東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典大貽嘆笑

吳孔嘉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多人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諸士開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良弼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李富庸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王應泰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張元芳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王應泰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阮萬鈺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逆倫極稱揚

李若林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堅拒

張永祚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衡署永愛祠

周良材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曾國禎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張化惠湖南人少史加少卿王巡城建祠難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德業普施本有

精誠貫日寺誌

李桂芳人戶部外大工欽頒又守令忌緩本祭贊仲賦胡敬辰有啟臣急公之念可容草莽妄之寺誌

張一經

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萬生殿臣安

內據外功高千古寺誌

陳殷

殷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夏設

設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周宇

宇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魏勇

勇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部希尚

希尚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胡鵬

鵬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李際明

際明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魏弘政

弘政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岳駿

駿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拜辭不休

郭士望

士望部浙江山陰人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轉陰靈日月為光

轉陰靈日月為光

居益魏大中周起元

居益魏大中周起元

張鼎垣四川內江人舉進貢附瑞璣轉管差貪累萬金

周錫

錫部河南人河南督建報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餘

間起宮殿九楹

徐四岳

四岳部河南人工部加銜卿戴頌本有臣進任以來不稅

一節倍寺

一節倍寺

胡芳桂

芳桂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辛思齋

思齋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以上結交

以上結交

李希哲

希哲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胡良輔

良輔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崔文升

文升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李實

實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李明道

明道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孟進寶

進寶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王體乾

體乾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劉敬

敬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徐進

進部河南人特府與援復仇害改世胡永順陸師

馬王
楊朝
胡濱
劉鎮
梁棟
張守城
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應元等十六人中有見任閑
住的並放回原籍俱革去冠帶為民奉聖旨覽卿等奏這通

謀黨附諸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止除重辟以上監候選問見
擬外其充軍發遣及贖徒為民行該撫按照教款結具奏朕
遵明國憲初法除奸中微官邪昭布中外還同勅一體通行
該部院知道欽此

大學士韓爌等一本為遵奉聖諭事臣等欽奉 上屢諭參定
附逆一案反覆確除將祠頃道諸臣分別重罪擬成以致
則藉為民間列款項具疏奏聞及聖諭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
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加封邊遠點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勿
議外若稱頌少次前 諸臣或居位鮮臣維之畧而指畧亦無

奸謀或潛等備壽米之負而線索初非自至或行本政邪播
惡非為或首或附因驟職職掌尚未全墮及專閭連手品原
庸碌散負允吏職昧提持有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
輕欲緊擬削藉又慮罪輕而罰重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
諸臣並擬削店另請上裁如蒙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竭逆之
不可為即寬改尚從微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奪雖枯槁
亦沐恩波其于激揚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矣籍矣至軍民
商匠數項初擬行撫按查究即復思之此輩么麼末品見縉紳
尚且風靡彼效尤何足深怪之聞上本特多奸棍捏名希榮竊
問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追究恐有冤僇季代之虞其真正
倡謀罔利者地方執而治之有餘可無煩宸斷為也再始此舉
臣等凜奉聖謨臆列三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衷心
不敢不虛持議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括畧盡即更有溢
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慙得宸迅于指視之外聖諭謂即有
漏道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為覆載同量從此務祛元黃各
修職業養世道平康之福懃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
臣共勉之矣臣等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計開

黃立極北直元城人甲辰科代言末軸碌碌獨人出鎮瑞封唯

施鳳來浙江平湖人甲辰科內閣學士要典付提載

楊景辰福建晉江人癸丑科內閣學士要典付提載

房壯麗北直安州人乙未科都御史加太子太傅涇渭漫無主裁線索隨人指

董可威山東益都人乙未科工部尚書在工一味恭謹猶幸見幾早去

李思誠北直興化人王家棟之居間一事雖賄非自受然比

匪人遭瑞割奪瑞有純忠辭國大業臣時罪詔

王之臣陝西潼關人乙未科操守多議亦有頌疏年來涉歷邊

疆稍寬一點

胡廷宴福建漳浦人乙未科本庸曠濫等廷守致益充斥人謂

綠楊福

張九德浙江嘉善人辛丑科素無部越之望來時躊躇諫非

無因

馮三元北直三河人庚戌科躋蹕撫院人素不孚

喬應甲陝西靖邊人壬辰科撫秦源議追候結連上十疏馬

楊維新陝西高陵人乙未科六部助之國二疏稱頌

朱國盛南直松江人乾清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躋蹕速化何

馮時行北直河間人已進瑞瑞同里以破毀營改京堂

呂鵬雲北直東明人年例請告與孫傑等破例復官未幾乞

差猶能自避

董茂中浙江山陰人察廉借題辦復改陞京堂

周昌晉浙江嘉善人持議每多依傍循舊未免躋蹕

虞廷陞浙江海鹽人內承參趙南星等存李憂龍等不協公論

宸後遭逆割奪差能晚蓋

楊春茂江西南昌人丁未科京察素無大過二疏涉頌

徐景濂福建莆田人奏且登濟濂倒持論坪僻

陳保泰福建惠安人奏且登濟濂倒持論坪僻

郭興言河南洛陽人內承參趙南星等存李憂龍等不協公論

寺一疏可原

周惟京福建晉江人乙未南京兆噴噴人言兼有頌疏

徐揚先南直吳縣人乙未南京兆噴噴人言兼有頌疏

多匪人後遭瑞割奪差能晚蓋

陳序山東曹縣人已誣孫居相參極之煥聽人指使
曹谷浙江秀水人已科以報藩舟出境頃又疏要典不可

朱慎登山西汾州人士頌止一疏掄揚可差之甚

郭如蘭江西廬陵人生平操守無與錦寧賀捷頌美已過

虞大復南直金壇人丁未科南輝霍有餘操持多議至稱頌形

之辨揭

葉天培福建莆田人內遊玩逆寺遂至屈膝雖傳汗類何逃愧

郎存性北直昌黎人內衣外計不謹起補原官旋躍兵曹人多

異議

葛大同湖南江寧人舉與胡良輔交好旂幟鼓吹迎送江干

何早南直懷寧人戊戌科論處而疏稱頌趨向不端後為李

明道論片姑從寬政

歐陽克寸江西泰和人甲始因任性逐璫後以彌縫毀節

夏之鴻南直崑山人舉人江寧兩任縣官原無善績製為逆祠

有干清議

張九賢山東廣城人癸外疏不謹自疏復官

李宜悟河南鄭縣人登在銓滋議亦有頌疏

譚謙益舉人山堂官察處自辭復官

吳士儁頌疏

徐溶南直長洲人

李三楚頌疏

童舜臣浙江山陰人頌疏

陳守瓚頌疏

以上四十三人俱昭考察不謹例擬冠帶
所列量懲各官擬議允協都著昭不謹例

關黨逆案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崇禎二年正月大學士韓爌等奉敕定以黨附
魏忠賢諸臣分別首從擬爲等次每名之下各著
罪狀皆當日之爰書其夾註科分籍貫則似乎後
人附益也

遜國逸書四種四卷

〔明〕錢士升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逸書

七卷》提要

從亾隨筆敘

從亾二十二人惟程編修與能賢朝夕隨侍
始終周旋所記歲月往返歷歷在目與致身
拊膝二錄間有矛盾而要之不離隨筆者近
是故紀中多取準焉乃余竊有大疑自古受
命帝王或階侯封或起徒步獨我

高皇以皇覺爲初因陵碑中親自道破而奉先
殿所藏遺篋牒具有焉若於再世有密印者
遜國彙書 從亾隨筆序

斯已不可測識矣

讓皇出亾初苦病足乃自吳而楚而蜀而滇重
趺萬里似行脚漢密菁空山乞食咬菜似苦
行僧著楞嚴疏作大士頌參悟又似老菴宿
祖孫始末何相符也豈

高皇以古佛現身聖王而

讓皇又自王宮皈依雪嶺耶但文和尚臘已踰
耆追欲東歸四十季前習氣似猶未盡命繫

不斷流轉何窮或再來享人之奉亦未可知試拂策而問編修恐不能復置一語矣
崇禎甲申秋八月魏塘錢士升識於小山叢桂別業

遜國迄書從山隨筆序

二

從亡隨筆 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

朝邑程濟著

魏塘錢士升訂

○建文四年壬午六月十二日燕師迫金川門上

愴惶無措都督徐增壽請上面縛開門出降御

史魏冕大理寺丞鄒瑾殿之御史曾鳳韶翰林史

信彬尚書張純侍郎廖平大理寺少卿胡閏力請

加誅上拔劔手刃壽于左順門群臣復勸上誅

李景隆上遣使召之未至而金川門已獻矣

上知金川門失徘徊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進曰

遜國迄書入從山隨筆

一

臣逆知有今日也爲今之計莫若出亡上曰敵

勢正熾兵且四集如何出城何處可棲身朕且病

足不能行奈何濟曰臣素習遁甲法今出南方可

免上曰然太監王銀曰卽出亦懼人認得奉先

殿有

太祖遺一諭。臨大難發之。群臣齊言速取來。須臾昇

一紅匣至。四圍固以鐵閉。以二鎖鎖。以鑄鐵灌。堅

不得啓。群臣無計。濟以足碎匣底。視之皆光緒之

具。得度牒三紙。袈裟剃刀俱備。白金十錠。上曰

數也。因大慟。群臣亦哭。侍郎廖平進曰：功莫大於存嗣。臣請保太子。上急命太子出拜。平亦拜。乃冠太子以宦官帽潛出。上命舉火焚宮。群臣大慟。皆願從。程濟曰：人多不可。且不必多。因爲上祝髮。命取筆來。顧濟曰：朕仍以文爲名。乃書牒名應文。吳王教授楊應能。御史葉希賢。皆曰：臣願落髮以從。因書牒能。曰：應能。賢曰：應賢。濟袖出道人巾易冠之。上與能賢皆披緇。群臣哭仆於地。上曰：爾等各有身家。宜自爲計。尚書張紱御史曾鳳韶哭曰：臣頃卽以死報陛下。上以手麾衆引去。因與程濟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時燕兵巷戰。金川遊兵攻朝陽門。以故。上得從西華門出也。上不能行。濟曰：事急矣。廼扶上沿河而走。見一舸橫岸。濟曰：有舟無人。駕奈何。中書梁良用曰：臣可。乃翊上登舟。鼓楫順流而去。申刻抵南門。濟曰：此去是三山門。有兵不可去。乃舍舟而塗。良用哭曰：臣從此別矣。赴水死。土掩面泣。濟扶上至聚寶門。門軍止。上濟曰：吾等異鄉僧道。恐死亂軍耳。乃得

出。會日暮。無可棲。濟曰：此東去乃郊壇。有神樂觀道士王昇。與臣有舊。蓋往救。上曰：恐洩。濟曰：此人素忠義。皇上曾錫名者。緩步乘月而行。更盡達觀。王昇出迎。入軒中坐。頃。昇進素食。上悲咽不能食。是夕不寐。十四日晨。楊應能葉希賢金焦吳成學趙天泰蔡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王宋和郭節馮灌王資牛景先劉仲史仲彬鄭洽王之臣黃直太監周恕何洲亦至。環坐咸泣。上曰：此後止。以師弟稱。勿拘禮數。群臣泣諾。因議所往。師曰：西平侯處何如。濟曰：勢甚。新王不能忘情。能免其不告耶。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家給者不妨駐錫。師曰：良是。濟復曰：人多不便同行。於是議以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朝夕同伴。往來通音信。給衣食者。吳成學蔡運馮灌趙天泰梁田王史仲彬。復舉可以駐錫。廖平鄭洽王之臣三家。師曰：此郊壇之處。可暫不可久。鄭洽曰：我族皆尚義。可居。可先弟子家。師點首而已。師曰：吾足痛不可忍。蓋昨行急。浮腫耳。濟扶師

出。正謀所以載師。忽遇一人於道。史視之。乃僕也。訊其故。蓋遣來偵彬吉凶者。且云有舟河側。眾喜彬曰。且至彬家。於是扶師登舟同行。惟楊葉鄭史程餘俱散去。期以半月會彬家。十五日師云。今日十五。喫他一日齋。因及皇祖妣宮中齋佛事。泣數行下。十六日次丹陽。時道多援兵。往往掠奪。師顧左右。嗟嘆良久。十九日抵吳江。史彬迎師入家。出衆羅拜。夜宿清遠軒。二十日移居觀音閣。師病泄。思食火肉。不肯道。史覓之以進。師喜曰。此物奚至。

通鑑紀事本末

八 從二 隨筆

四

開數日。諸弟子亦至此。時吳成學亦爲僧矣。師問何名。成學曰。慧。師命之曰雪菴。成學禮謝。自後稱雪和尚。云。七月三日雨。師與濟等坐語往事。悲愴久之。乃吟詩曰。細雨披楊起綠烟。水文如織影迷簾。午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吟罷淚下。次日。命諸弟子歸。師足尚未愈。扶杖送至門泉拜辭。師口吟詩送之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留兩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師一月謝濟曰。我在此久居亦不可。況此中離京師。

不遠。恐爲人踪跡。決意欲往滇中。濟曰。滇南路遠。須俟師足全愈乃可。八月十一日。天色甚好。月見半規。師與濟坐月下。因問遁甲法。濟出肘後片木向月指之。但見天黑如漆。師懼急。命解去。十五日早。吳江邑丞華德至彬家。敕追史彬救命。且謂史曰。聞帝在君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十六日師與濟希賢應能別史仲彬去。期來年春會于廖平家。時師足尚未全愈。又未帶冬衣。隨身僅葛衣數件而已。附舟至京口。師謂濟曰。此去須過故都。奈何。

通鑑紀事本末

八 從二 隨筆

五

濟曰。無妨。乃與師過揚州去。六合陸行至襄陽。路之苦不可勝言。且匆匆不暇筆紀。惟記得九月九日。天氣微寒。晨風刮耳。師覺體寒。又不道。與弟子且釋狀。又不便沽酒。顧謂弟子曰。今日九月九。夜宿草店中。盡出葛衣覆其上。一夜不寐。濟以手抱師足。師曰。吾記得昨歲九月九。那邊正更得緊。夜不能睡。今日雖不得睡。似覺安穩。國樞云。不要負此日也。我吟爾和如何。濟曰。唯師命。師曰。黃花滿地帶霜開。濟應能希賢各一句。國樞十五日。至廖

平家平時尚未達家。蓋懼踪跡耳。平家不知。所以不納。濟亦不敢陳說。因處師于大悲寺中。晝則乞食於道。夜則歸宿。十月盡。廖平始歸。濟遇之於途。因說師所在。相與共來見。廖平拜牀下。問安訖。師日日望爾歸。平日踪跡吾輩者多。是以不敢即還鄉里也。師因語及往事。弟子等皆不知說何語。次日平延師至家。見其子咸勸。頃之師問曰。爾今名何。平代荅曰。未也。師曰。我爲僧。可命姓。曾名奎。平召奎拜師。錫姓。平出帛爲師製服。師曰。不可。豈有

從下隨筆

六

游食僧衣帛者乎。易布爲之。自是師住平家。平以少司馬家居。恐爲人覺。乃送師西山中。閱旬日。牛一羣亦至。平託師于景先。平亦避名他處。平月會師。師一日謂濟曰。余等食指且衆。況天氣又寒。爾等又不便鈔化。盡去之。時平家被人發其踪。全家遁去。故師以爲無依。決意往滇。因留牛。景先於西山。師及濟賢能。一行四人。往雲南。過四川。所謂善慶里者。道遇馮淮。因問淮居止。淮言寄食郛中。因請師往。留三日而去。淮亦請與俱。

○癸未春正月十三日到雲南。因投永嘉寺。主僧智空。款甚殷。師喜相與盤桓最久。師命濟教空易數。師遣馮淮入襄陽。蓋憂廖平家也。師語淮曰。明年余來遊天台。見諸弟子。語其勿來。況路途遙遠不便也。淮隨入襄陽。見牛景先。知平家事已寢。史仲彬已先在數日矣。因往會平家。告以師語。南中地氣燠。能賢皆病。師甚憂之。蓋自能賢病。無托鉢者。濟侍蒲團。久之。南中無好醫。日惟啜米飲而已。蓋智空久解焉。夏六月馮淮來。師喜甚。因備知諸弟

從下隨筆

七

子俱至襄陽。又聞梁良玉身故。頽淚久之。師以詩哭焉。有云。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秋八月。賢能病愈。思居蜀。師曰。再行幾時。相共遊浙。定其所止。募建一菴。爲長久之計。濟時亦病。師坐濟傍。不刺離。濟曰。濟不死。濟何敢死。尋愈。師親爲煮糜。冬十二月。天氣亦不寒。師曰。地方甚好。此中無人可依。若一冷。則無半製服矣。太息久之。

○甲申正月。師命濟收拾東行。十八日離雲南。智空送以布履各一。師命受之。二月至重慶。馮淮欲留

師住蜀。蓋以前日曾寄食邨中之熟識也。淮往面其家。已不在矣。三月到襄陽。廖平時不在家。見牛景先於西山。因知廖平先往浙矣。師乃駐錫焉。夏五月。師遣牛景先入吳。約史仲彬。六月師出山入吳。馮淮留八月八日。日下春。師與濟賢能。到仲彬家。門已閉。濟扣之。牛景先啓戶。見師入。告彬。出迎上堂。急命秉燭。衆出拜。頃獻酒環坐而飲。彬留師西偏。師曰。明晨遂行。無煩也。彬問奚速。師曰。彼方覓我。而留我。昨道中遇一冠蓋者。瞪目視余。此臣遜園遺書

焉。江南天氣乍寒。師思還雲南。固却諸弟子而去。冬十一月四日。離台州。

○乙酉春二月。至重慶。遇雪和尚。問其居。云此中杜景賢。爲其葺一菴。在善慶里。師及諸弟子往焉。見其菴。亦不甚大。臨江環竹。地甚幽。師喜留之。杜景賢高士也。觀其意。似知我輩行藏。時時送酒來。不以釋行目。我。然復戒雪菴。使誦大士經。蓋雪菴每出應付。惟誦易故也。師題其菴曰。觀音菴。云。夏六月。師病痢。雪和尚。以栢葉丸。進三服而愈。師喜。命錄其方於菴壁。師一日命濟着往雲南。得乾之姪。濟曰。姪遇也。當遇知已。乾初又爲潛。恐有踪跡。我輩者。亡何。聞胡濬鄭和入雲南。偵師。師因懼曰。若是其奇乎。不復往。冬十一月。黃直至。留三日去。師以胡鄭數來雲貴。故不留直。時直老而貧。師憐其老。出橐金與之。泣別而去。

○丙戌春三月。適有傳言。朝廷知師在。偵察嚴密。師乃別雪和尚而去。夏四月。師往西平侯晟家。住旬。出巖。震直忽至。拜師牀下。師問若何來。得無邀我

乎。震直曰：臣奉命交趾還，聞師在此，故留一覲耳。師曰：爾已官新朝耶？幸好爲之。震直慙泣，拜辭師去。一夕，吞金死旅舍。師聞之，惻然自悔，復恐人覺，乃逸去。夏五月，結茆白龍山，能賢力也。師得以駐錫。六月，師復病痢，不得前，藥久不愈。濟以栢葉煮水進，不妨。時蓋畏人知，不得出山，以故糧米時乏。師憂之，而病不易愈耳。冬十月，師病愈，聞朝廷誅殺過多，復勸念方黃諸臣，而病至是。濟亦病，目此際愁苦不可說也。十二月大雪，師命能賢等拆朽

通國遺書八 從下隨筆

十

木以煖之。時濟病目方愈，師曰：恐爾熱病，解衣衣濟，不令近火。濟感泣。
○丁亥春正月，師命能賢濟持應糴分路求乞。三月，師病愈，然癰瘦骨立。濟等莫不太息。秋七月，濟以乞食出，遇郭節程亨史仲彬于招提之側，相與暗泣，不敢出聲。時三子來訪師，不遇，正惶惶得濟導引，因乘月步至菴前，應能啓戶。三子入，拜師牀下，見師憔悴，皆環泣曰：師何至此病耶？師語以昨歲迄今病未得愈，時方戒嚴，又未得出山之故。三子

各有所獻。師因問節：有子否？節對曰：無。問彬：彬曰：一子，年十六，始就外傳。師曰：欲仕乎？彬曰：不敢爲官。秋，獻久之，因留節等住山中數日。師以秋霽山明，攜諸弟子遊，以近及遠，日以爲常。八月，節等辭師去，獨仲彬留伴焉。十二月，師齋祭死，難諸人自爲文哭之。

○戊子春二月，仲彬辭歸，臨發，師謂曰：自後無煩往來，道途遙遠，且吾在此亦甚安妥，再遲兩歲，俟禁稍寬，吾仍有台名之遊，言罷而泣。索筆書扇贈彬。

通國遺書八 從下隨筆

十一

自署名曰釋文。夏六月，菴災，時因亢旱，失防於廚，師及濟等僅免難耳。天之厄人如是耶？秋七月，濟出山募葺，八月告成，蓋得其地道者，張靜之力。菴新成，比舊稍廣，四圍種以竹木，環翠如堵。師日坐其中，喜謂濟曰：吾將老是矣。命濟著之，得小過之旅。濟曰：此菴不久，將毀之。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主人先笑，後號咷。師不悅。冬十二月，金焦雪菴黃，直訪至，俱有獻於師，得濟臘。

○己丑春正月，師東行，留能賢守菴。濟及雪直焦從

三月到善慶里。杜景賢已不在。而所建之觀音菴亦已毀矣。無以安檐。雪菴與濟力募。草創新之。師因草創復欲去。夏五月到襄陽。而廖平家已徙蜀。知平久留會稽。師還滇。

○庚寅春三月。師至菴。謂濟曰。自後無他往也。蓋以從亡之人。大半星散。復聞廖平等都已身故。師哀嘆累日。亦不復問往日事矣。

○辛卯春。有司遂毀菴。師先一日夢齒落。問濟。濟曰。恐有口舌。因出遊山南。暮歸。則菴已爲平地矣。師

遜國逸書入 從亡隨筆

三

泣曰。今復何往。濟慰曰。且作行腳。聽所之也。夏四月。師至浪等。見其地深闊。密林數里。山水環抱。濟曰。此地頗佳。因命能賢募建。數月菴成。菴之制。前立小門。環以松竹。敍刺爲垣。中建一佛堂。傍列茅舍三楹。堂後一室。寢處。右一室爲濟居。茅舍後一室爲能賢居。右建一堂。安往來諸弟子之處。後即香積供也。菴既成。師復命濟書之。得剝之坤。濟曰。剝盡而順爲吉卦也。然上六龍戰之詞。似帶凶徵。師復不悅。

○壬辰春三月。能以疾卒。師哀毀忘食。夏四月。賢又卒。師痛哭曰。從亡之人。二子朝夕未離。菴凡三建。皆出其力。與濟大慟。乃薄葬於茅舍之東偏。累二塚焉。一日。師謂濟曰。菴廣而人稀。不宜。因納一弟子。名應慧。慧卽滇之大理人。師以能賢既卒。朝夕憂思。竟成胃腕之疾。時或一發。痛不可忍。濟延醫治之不愈。冬十一月。馮淮黃直訪師至。泣拜牀下。

師因問淮。何以知吾在此。淮以會直始知爲對。因問直近來何以爲生計。直對以補鍋。夔慶間。因復

遜國逸書入 從亡隨筆

三

問淮。淮對曰。訓蒙。師喜。語及楊葉。皆太息久之。留二子處西堂。

○癸巳春正月。淮直辭還。師謂曰。後無復來。蓋師憐其途遙耳。夏五月。師南行至甸。濟及慧從。六月。師還。納弟子應智。冬十月。鑄應明鐘。師自爲銘。篆之。十二月。渡馬嶺遇寇。先是師以甸還。日思出遊。濟曰。時當戒嚴。不可出。恐人覺之。師曰。吾已爲僧。十年矣。人能識我乎。不聽。因出。濟請從。不許。迺同慧智往渡馬嶺。遇寇。寇欲挾之去。會遇官軍。僅免。師

還謂濟曰。悔不聽爾。幾及於難。

○甲午春。師髮見二毛。謂濟曰。吾老矣。不知何日起脫耶。太息久之。夏四月。遣濟募糧。秋九月。師學易數旬日而悟。卽知先後天之理。冬十月。慧卒。師解衣歛之。命附於楊葉塚次。十一月。師納弟子辨空。時菴僻處。命召緇流。故辨空投焉。

○乙未春三月。師設奠祭楊葉二和尚。師先一日夢能賢。因慟覺。故有此舉。夏。師出菴東下。途逢馬二子。老補鍋。因問所從來。皆荅以訪師。師因止之。迺

遜國建書

八從下隨筆

十四

與師還。至其東家。數日。師辭去。秋八月。師及濟遊衡山還。訪塞翁。而塞翁已往滇矣。師乃還。一日投宿蕭寺。見東廡下二病者。視之。卽淮直也。師命濟語儻。移於舍東。師泣曰。二子爲我來也。因覓醫治之。此地偏寂無人烟。不得醫。數日。淮直竟死。師勸久。出囊金。解衣歛之。卽葬其寺之東偏。師親送之。立石題曰。嗚呼。兩忠臣之墓。冬十月。師還菴。十一月。立諸從亡死者之主於舍東。十二月。命濟出乞。○丙申春三月。師一日與濟夜坐。見一大星。光芒甚

異。出紫薇垣。貫昴宿而過。師曰。主何事。濟曰。主有兵加胡。繼而聞六師出塞。夏六月。師足疾發。蓋日山遊勞頓所致。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返。師飲獲愈。自是相將嚆沫。而亡師弟尊卑禮也。冬十月。師命濟錄述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師自爲敘。今在大理府山中。卽浪穹故址。

○丁酉春二月。師曰。此中久居。恐人覺之。欲別創一茅。所謂移家更上山也。因卜於鶴慶山中。建一小靜室。時往來其間。故世人不知師所在矣。夏六月

遜國建書

八從下隨筆

十五

十三日。夜月甚朗。師命濟從。徘徊林際久之。顧謂濟曰。追憶曠昔。在宮四年。何月無月日。以北兵而不能少釋於懷。何似今夕。如是其閑。目前但少賢能二子。爲可慨也。言罷太息。秋七月。雪和尚弟子空來投。因知雪菴已湮。嘆矣。師泣謂濟曰。今又少一駐錫所。因命立玉菴側。冬十一月。師避魯東行。先是傳言。胡濙知師久在滇。事聞朝廷。因遣太監鄭和等。往覓西平侯家。并搜尋各處觀菴院。又命海舟下西洋。以訪張三丰爲名。實爲師也。於是

師有東行之役。一日濟隨師至衡山。謂濟曰。繒紵如是其密乎。因作詩以慨感云。詩曰。我行至東山。深海窟。虎跡蛟蹤。我行至南。地炎河乾。猗猗巢環。我行至北。黑霧毒霧。燭龍沉色。我行至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懷我惶。何道可行。噫。何道可行。詩罷泣繼。

○戊戌春三月。師返至黔。夏五月。命濟圖師作菜根歌。歌曰。菜色青兮。菜根辛兮。菜兮。似余情兮。秋八月。師讀易適至師卦。謂濟曰。師義云何。濟曰。

遂國逸書八 從二隨筆

六

貞吉否凶。師點首。濟問師曰。師復有玄解否。師曰。否。吾夜夢在軍中。一犬當道。吾發矢斃之。復見一犬在傍。嚙吾服。驚覺。今適以師卦。命爾占耳。爾以貞否爲對。余思非吾僧家事也。服者身之章也。戊爲犬。今太歲在戊。或者吾殆乎。濟曰。服者有服。親身之謂。蓋濟之言。所以寬師懷抱耳。

○己亥春。師命空智等。出丐於鄰邑。夏六月。師始觀佛書。師性敏慧。過目不忘。如楞嚴法華華嚴諸經。輒能背誦。各有註釋。署其名。必曰文和尚云。秋九

月。命濟輯禽遁諸書。不果。先是師屢命占屢應。故有輯書之命。會濟病。不得侍筆硯也。

○庚子春三月。命空等出山。夏六月。師命濟移居菴西偏。蓋以堂後陰森無日色。不炤地濕耳。秋七月。仲彬訪師至。師問何以知吾所在。彬曰。先曾到白龍山。而不見。故徧尋諸郡。昨適遇了空。微了空。無以觀師顏矣。因問空。何以識彬。空曰。前在雪師處。見之。昨我認彼。彼不認我。師曰。佛氏所云有緣也。因大笑。師出十八年。自未見師。笑今始見。喜色時。

遂國逸書八 從二隨筆

七

師體亦有肉。命彬宿榻側。彬問及楊葉師太息曰。已入土矣。復命彬往奠之。其夕。師及濟彬臥語至旦。八月。彬告還。師泣謂曰。從二諸子。大半入鬼錄。惟子懷常不我遐棄。吾已見二毛。壽未卜其永短。欲續雁宕之遊。不知得否。彬亦泣曰。師必遐齡。命濟送彬三日而返。冬十月。師命濟從入蜀。徧遊諸勝。登峩嵒。有詩云。登高不耐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之句。

○辛丑春二月。陰雨連旬。師命濟誅茅護楊葉之塚。

因著有愁霖賦。夏四月濟隨師入蜀。秋七月師入粵。遊海南諸勝。師一日謂濟曰。余欲從此入吳。又慮秋深冬迫。因還山。時道途亦稍寬禁。往來無阻。故師思遨遊焉。冬十一月師還菴。一日謂濟曰。人皆知吾爲僧。吾今欲逃玄如何。濟曰。甚是因蓄髮日讀太玄莊老。

○壬寅春師遣空智等。王崔慶山中靜室。蓋自以道不堪與比丘涸跡耳。夏四月師避囂於菴南四十里名淥泉。濟三日一往。冬十月師製冲和巾自冠。

遊關遺書入

從亡隨筆

八

之

○癸卯春二月。師命濟從遊楚地諸勝。登章臺山。賦吊古詩。有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遶樹啼之句。夏六月師遊漢陽。登晴川樓。顧謂濟曰。陳思王有太息霧興。揮淚雨集。真絕妙寫心之句。因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霽欲翻愁。秋七月師留大別山。蓋偶以足疾故也。日遊山中。竟至度歲。

○甲辰春二月。師謂濟曰。盍續天台之遊。因東下。秋九月。遇仲彬於旅次。先是仲彬來訪師。投宿逆旅。

仲彬時狀黃冠。逆旅主人語彬內有道者。可偕行。彬入視之。得遇師。噫。此亦天緣奇觀也。拜師牀下。師曰。若何之。彬對以訪師而來。師喜甚。謂曰。今再遊天台。明日可俱東。因及洪熙改元。昨歲榆木川之役。師點首歎曰。亦有是乎。十月濟隨師至吳江。仲彬家信宿師行。彬送至杭。聞洪熙晏駕。師曰。我今心稍放下矣。十一月三日。師及濟至寧波。因思越海。六日渡蓮花洋。

○乙巳春正月朔。謁大士於潮音洞。作大士頌。有以

遊關遺書入

從亡隨筆

九

音觀音。音何所起。以觀觀觀。妙明無跡。時多師爲智慧云。師登盤陀石。有敢言通帝座。天高聽亦卑之句。夏五月師始歸。竟自閩粵還山。冬十二月命濟出馬。空智等亦來餽供。

○丙午春三月。師命濟往河南省王資金焦等。夏六月濟還自祥符。啓師資焦已故。師太息久之。秋八月。師祭從亡諸人於菴前。時師春秋五十矣。濟六十一矣。嘗謂濟曰。從亡諸子。或長吾。或少吾。今皆淪沒殆盡。所存者吾兩人耳。泣下沾襟。因有是真。

九月十一日雷震菴西師座。師不憚曰：雷不聲藏，震余經座，必有咎焉。蓋爲我著龜。濟曰：唯唯得乾之夬上九辭曰：亢龍有悔，此菴其不久乎。

○丁未春正月，師命濟毀堂後舍，以封楊葉之塚。移居霍慶之靜室，命空智等主浪穹。夏四月，師疾彌月不愈。一夕夢金甲神授藥，明日師興，因誓韋陀，復祝髮作比丘焉。秋八月，滇寇亂，師命濟從入蜀。師一日旅次，聞兩人說靖難時事，歷歷一人氣若不平。師暗謂濟曰：忠義固在人心耳。又連革除建

遜國逸書人從下隨筆

三

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之詔，一人曰：孫家祖號可乎。是死而生也。師暗謂濟曰：我生而死耳。又說到齊黃方胡輩死烈之慘，家屬被累之多。師暗謂濟曰：吾得罪於神明矣。此諸人皆爲我也。因泣數行下。明日命濟往探之一空室耳。師遂行。冬十月，師宿永慶寺，題壁詩云：杖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塵心銷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戊申春，師聞史仲彬獄死，師泣謂濟曰：彼何人斯而有此厄耶。因遥祭焉。夏五月，濟從師遊神女廟。

見壁間詩云：襄王此日知何處，空見朝雲暮雨時。題云有感而畧，名曰東海通臣。師揮淚命割去之。秋七月，遊黃牛磯，師咏詩云：嶺後夜泣湍波急，樹上霜紅含淚色。雲愁烟慘雨冥冥，野老吞聲談故國。冬十月，遊漢中，遇廖平弟廖年，因延師至家。出家人拜師，乃悉平逃死會稽，頃曾奎見時奎已三十，娶平妹三歲矣。師亦不復見往時態，但曰：他日無忘廖氏也。居數日，師固辭去。

○已酉春二月，師至成都，再宿而去。夏五月，還至浪

遜國逸書人從下隨筆

三

穹，而菴已爲寇焚毀矣。六月，到鶴慶山中，空智亦在。因悉菴災之故，師曰：無損二塚乎。曰：否。竟不及他。秋九月，師復畜髮。冬十月，濟病，師惶懼，日呼曰：能賢佑濟，能賢佑濟。濟感泣曰：濟若死，師可急往。漢中毋留此。

○庚戌春正月，濟病愈。南中地常溫，無雨雪。濟因是病，會大雪，濟啗雪而瘥。師有靈雪歌。夏四月，師欲廣其菴，濟空等因出募。秋七月，甫成，師顏其居潛志軒。有潛志軒詩。冬十月，師命立從下諸人主并

方黃等。蓋先聞旅次人語故也。

○辛亥春二月。師有陝西之行。命濟從。夏四月。至延安。徧遊諸勝。秋七月。東行至蜀。秋九月。至夔。阻雪於途。師囊乏無策。蓋時師徒二人。皆黃冠。蜀重僧。故竟無資助者。一日忽遇一道者。會煮銀法。因得衣食焉。訊其姓名。不告。但云隴西人。

○壬子春正月。入楚至公安。宿蕭寺佛堂左。頃一道者亦來。止佛堂右。與師不接一語。坐頃。復一道者來。睨師而去。至西偏。見先來之道者。因拊掌曰。爾

遜園遺書

從亡隨筆

三

在此遂共坐。夜漏將三鼓。但聞聲。不知所說何事。繼之泣。濟晨起視之。二人俱已去。師悔未詢其故。忽地有遺不全紙。上書郭任梁中節云。濟曰。此亦遁世者。師因作蕭寺黃冠夜泣詩。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炷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閑。二何一人復冠簪。髮黃面縐多愁顏。拊掌遽驚還歎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援夜叫寒鴉泣。余腸縈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晨興往探訊其苦。兩公蹤跡雲無根。空餘蟬

斷字數個。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臆。水

凍筆花寫不得。夏五月。師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

亭。有何年化鶴歸之句。秋八月。師舟下九江。九月

師遊吳山。時濟請師至彬家。師曰。彬事既露。遲明

歲還訪其子可也。冬十一月。師遊天台。留赤城觀。

○癸丑春。師在赤城。秋九月大雨。師有祝霽篇。蓋有感而作。多寓言也。

○甲寅夏五月。師命濟從入吳江。訪史仲彬之子。時史家事已大定。其禁亦寬。彬子晨婦適婉身得雄。

遜園遺書

從亡隨筆

五

師命名曰鑑。留五日而去。晨餽布衣十餘件。六月入會稽。秋八月。還至夔。宿安福寺。冬十月。還山。濟請師遊廣西。師曰。俟明歲行。濟蓋以住澳久。雖常出遊。而空智輩不無機洩。

○乙卯春三月。師往粵西。濟從。夏六月。師中毒。濟以金線九解之。師命鐫此方於石。玉海子曰。今猶存焉。秋七月。濟遇何洲於市。問之。蓋爲鬻書來此。已數年矣。因導見師。痛泣良久。時洲年七十餘。洲見師亦老。因勸師還江南。師自此遂有江南之思。冬

十二月何洲死

○丙辰春正統改元師聞之喜遂決意東下秋八月還至滇卜新築舊日之浪穹

○丁巳春二月師復祝髮時師欲東故祝髮避時忌也三月師命濟從入漢中夏五月師遊峩眉因避暑太白祠秋八月師命濟著得兌之歸妹濟曰兌金王之卦應時爲宜而變爲歸妹歸妹爲六十四卦之終卦也上變而爲震被內兌卦所尅且九五變爲陰位不當也此占凶師曰我欲東歸若何濟

遜國逸書

八從下隨筆

音

曰歸妹女子之貞男子則否師不答九月師夢李太白贈衣問濟濟曰太白金星也此夢不爲吉師曰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夢見我此明示我啓明也以衣贈我覆護我也曷不吉冬十一月還至浪穹

○戊午春二月師病尋愈夏四月師復病濟等憂之五月師少差遣空王潛志軒秋七月師欲粵西行不果時師病後濟勸乃止冬十一月智通師恐智露其踪遂有粵西之行濟從

○己未春正月師欲東命濟著得觀之否濟曰不宜還還必有咎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既吉矣不宜變否所謂否之匪人也中互見艮艮止而吳入止入之象大象皆艮艮爲寺人當遇此兆因固勸師不可東夏四月濟勸師還滇不聽先是濟夢車斷轅雀化蛤濟以占不利而夢凶故勸師還浪穹也秋九月師謀結茆欲居粵濟曰此地多瘴不可居濟不過欲師還滇耳冬十月晦野鼠啣師足并啣手指

遜國逸書

八從下隨筆

音

○庚申春三月十三日師謂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爲我著得兌之歸妹濟拊几曰大凶師曰何凶濟曰此前所占卦同歸妹序卦之盡也而師今年適六十四三月爲季土之月土爲木尅木已將盡至夏火王則木洩氣木生火火生而木爲灰火雖木之子子生而母死何取乎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尅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夏四月師題寺壁詩有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之句時其寺有遊僧十餘人見其詩不知爲師作也因冒云是彼

所吟五月有人察其僧因詒言我

高皇帝之孫懿文皇太子之子事聞藩司司因繫僧并繫師時蓋同寓于寺故也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師時又不敢自認爲真但令濟從秋八月師至金陵秋九月師及諸僧至京朝廷命御史鞠之僧稱年九十餘歲老且將死思附葬祖宗陵側之語御史以年度之壬午迄今僅三十九年何言幾有百歲知其爲詐廉得其狀蓋僧實名楊應祥爲釣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御史以是奏聞

遜國遺事八 從下隨筆

三

詔爲首者以冒認宗室論死下錦衣獄從者戍邊師先有南歸之思茲適值此度以直或可免竟陳其實御史疏聞命宦官吳亮察其真偽吳亮者師之舊用中官也亮至不能辨師語時背宮中事數條亮乃大慟伏地不能仰視密以聞遂命迎入稱老佛養大內中冬十月濟還澳時濟聞師入大內心自語曰今日方終臣職矣今皇上寬仁親親之誼應能原此乃入澳焚其菴散其徒平二塚紀其始末以付了空名曰從下隨筆云

史翰林致身錄敘

嘗讀遜國臣傳至補鍋雪菴諸人求其姓氏不可得輒掩卷嘆息想見其人又見野史載西內老佛事鑿鑿可據意四十年間牧圉之僕必不僅一程編修此段疑案遂爲胸中宿物晚而得史翰林致身錄且驚且喜作而嘆曰

高皇帝神靈至此哉鬼門忽開艤舟先獲一門

遜國遺事 致身錄序

一

無蕭繹之兵威三讓有泰伯之至德而同時隨亡者二十二人或侍左右或資衣食或重趼於滇蜀萬里或埋骨於窮谷深林皆定盟一朝周旋沒齒有衰偃捍圉之苦而反國無期有橫客刎頸之忠而縱容更篤此揀被以來未有之奇節而朱書紅篋實先啓之甚矣高皇之功德深而培植厚也已得徐司空幽忠紀及翁夫人血影事皆耳目所未有合而梓

之嗟乎諸公姓名湮沒二百三十餘年矣而乃今從名山滄瀾之餘忽現先采或降神於此或示靈於夢一段精氣徹清虛貫金石久而不容泯滅如此然攷當時諸臣門誅者方則八百七十三人練則七百有六人耿則瓜藤之抄村里爲墟又不知幾千人其棄官遜去者御史給舍四十餘人北平州縣二百九十人靈壁被執文武百五十人而知者寥寥則逸於紀載者多矣嗟乎諸臣亦何知身後名哉忠憤激烈一息萬幸卽或傳或不傳或初不傳而終傳或終不傳而其趣亦不悔之精神一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夫名山大川在卽諸公在宇宙虛空在卽諸公在而豈以姓名之傳不傳爲存亡哉崇禎辛未冬嘉善錢士升書於寅清堂之南軒

東吳史仲彬自敘 男晟謹載 孫冊釋附

魏塘錢士升較定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辛卯 建文皇帝卽位 冬十一月史

仲彬以明經科除翰林院侍書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仲彬應 詔執貪縱官吏

廷見

高皇帝條具若干言當時俱付法司論死

高皇帝命主政戶部仲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更

逸國逸書 致身錄

訪治道稱 旨賜酒饌於廷及鈔四百錠驛舟

傳歸詳黃給事 敷奏紀事

建文帝卽位越五月 詔起山林才德士國初薦 舉科貢

三途並用薦舉又列 明經賢良人才三科有司以名聞適監察御史

劉有年廬陵人章除謫 雲南後官僉事上儀禮十八篇并敘仲

彬明經儀禮故彬家所藏劉夙與講習 至是上之於 朝命藏祕閣特 詔

所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陛見試四書疑

一道 欽授翰林院侍書附錄上 正九品秩

○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

告卽位也元旦 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
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寶改元伊始將告五嶽
神祇其命儒臣以往閣臣擬彬衡山初六日陛
辭閱三月報命

○夏四月更定官制仲彬疏諫不報

用壽州訓導劉亨言乃與方孝孺等議大加更
定仲彬具疏大略以安靜法祖爲言會金華樓
璉亦上疏稱引孟莊子之孝 上於樓疏批
與昨史仲彬疏同意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

遼國遺書 致身錄

二

二者六卿果可卑於五府耶祭酒果可在太僕
下耶假令

皇祖而在當必以更定爲是羣臣勿復言

劉亨廬陵人

○秋七月仲彬廷斥監察御史尹昌隆爲奸黨因薦

魏國公徐輝祖 上嘉納之

時 燕藩已稱兵兩月矣昌隆手疏面奏勸

上讓位守藩廷臣愕然仲彬執笏揮之曰天下

迺

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
之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竊見魏國
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以當一面燕可
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 上曰人臣之
義當以仲彬爲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氣其勿爲
罪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

時

建文帝正值更制仲彬疏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賦

遼國遺書 致身錄

三

役不均非所以爲治江浙本賦重而蘇松嘉湖

又以籍入沈萬三 松江 史有爲 嘉興 黃旭 蘇州

紀定 湖州 準租起稅此以繩一時之頑豈得據

爲定則乞悉減免以甦民困竊照各處起科畝

不過斗卽使江南地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

石餘者臣往年面奏

先帝賦斂太重蒙 旨嘉勞特以臣本蘇人而史有

爲又臣之族屬也恐坐以私未敢盡言幸逢

皇上明聖每事從寬敢竭愚忠伏聽採擇疏上

詔可蘇松準各處起科蘇松人仍官戶部

○夏五月改仲彬爲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

品徐王帝第三弟允熹革除降封敷惠四年元

時三王衡王允熹吳王允燾徐王允熿未遣之國長史以下諸

員直宿內閣叅議事宜多見親幸故壬午削籍殆盡焉

○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仲彬驛歸報命

轉餉已專責嚴震直矣副之者曰敵情虛實并

邊國通書

致身錄

四

將士強弱密偵以聞閏三月十八日還朝見

上於文華殿奏夾河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深

勇沉當今將畧還爲第一至莊得

都指揮使楚智都指揮使平元百斬將擐旗力戰以

死宜急加卹典以爲風勵燕王用兵變化不

測用強恃壯親掠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

動復以單騎逼營鳴角穿營而去蓋恃無殺叔

父之命也軍中多謂

皇上失之太仁

帝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反也默然者久之更素

機密事十二條不傳

帝叱左右曰勿泄因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冬十一月仲彬以省親還鄉隨賜勅命

自轉餉歸請告凡四不許至是得請皇少子

文以十三日生查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一百五

十二人

帝親製詞彬以前二日考滿

邊國通書

致身錄

五

皇帝勅曰國家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

職難兼也爾徐府賓輔兼翰林院侍書史仲彬

用明經起家矢盡忠報國或較書或轉餉或密

疏或面陳文材兼武畧俱隆輔藩與襄帝並茂

朕資啓沃實用弘多階爾承德郎妻沈氏爲安

人追厥所自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

理爾父居仁從爾階爾母黃氏從妻階給假歸

家以申寵錫父母深恩今已展矣國家多事爾

無忘焉特勅十八日奉旨發中書科謄寫與

他二十一日辭 朝限三月以裏來京

○四年三月仲彬入京陛見口授翰林院侍讀學士

時北兵日逼 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

騎入京戒其子 晨曰爾父官秩雖卑被

朝廷恩寵見機引避非所願也萬一有難爾守

先帝孝弟力田之諭以成家保身無爲我慮

○夏六月^{庚申}廷議避難仲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

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許割地不許還報 上愕

然無措羣臣慟哭茹瑄等請幸湖湘王韋等請

遜園遺書入 致身錄

六

幸江浙方孝孺謂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衆議譁然不決彬獨以方言爲是樓璉亦言效

死勿去爲正 上微首肯羣議廼定

○燕兵薄金川門監察御史魏冕及仲彬請誅徐增

壽從之

先是燕兵將薄城下左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

廷殿之至是在左順門語同列曰

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魏冕與彬亟請加誅

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復請誅李景隆 手詔召來

使未至金川而門已獻矣

○大內火起

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

鬼門在太平門之西

時六月十三日未時也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

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

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

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

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

遜園遺書入 致身錄

七

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

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袈裟帽鞋刺

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

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

帝曰數也程濟卽爲 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

亦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

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佩牒在殿凡五六

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

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

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挂牽宜各從便御史留
鳳韶曰頃卽以死報 陛下

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

帝至鬼門中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卽瓦
解者出鬼門而一舟橫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
頓首

帝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卽
前

皇上賜名王昇昨夢

遼國逸書

八 致身錄

八

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門令兩較尉縛臣詰
曰汝提點秩六品爲何臣頓首謝不知曰明日
午時可於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
弗泄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知 陛
下之來也今晚憇息觀中徐議行止舟至太平
堤畔昇起導前間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
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
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院
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

遼國逸書

九 致身錄

九

四川叅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
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院編修程濟
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
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
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
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監正王之
臣襄陽人大監周恕何洲海州人徐王府賓輔
史仲彬吳江人 上曰今後俱師弟稱呼不拘
禮數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
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
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爲便 師
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享道士夜餐酌定左右
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往
來道路給運承食者六人馮淮時稱塞馬先生
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
庵時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
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衣葛翁時稱天
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

銅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 師曰吾

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

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

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旦夕

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 師曰良是於是更舉

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王

師曰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壘所在明旦必行將

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

夜分 師病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仲

遜園遺書入 致身錄

十

彬步至中河橋畔通濟門外有中謀所以載者

有一艇來聞聲爲吾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

以偵彬吉凶者也與牛大快亟迎 師且至彬

家諸人從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爲程爲葉爲

楊爲牛爲馮爲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

道溧陽依叔松隱所不納八日始至吳江之黃

溪奉 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

師亦大適明旦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

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 師命歸省

○八月十五日新皇帝追仲彬勅命 師逸去

新皇帝卽位之九日徧籍在任諸臣遞去者四

百六十三人卽日削籍戒無齒及八月着禮部

行文書各州縣追繳革除詔勅至是蘇州府差

吳江邑丞鞏到彬家追奪且曰 建文帝聞在

君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明旦 師卽同兩比

丘一道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

於襄陽廖平家

○癸未正月仲彬往襄陽謁 師

遜園遺書入 致身錄

十一

正月二十日爲襄陽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

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閱六日馮淮自雲南來四

人相對大慟馮告以 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

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復居

停旬日諸弟子俱會惟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

東歸

○甲申八月 大師同楊程葉三人來彬家

先是七月牛景先來言 師將至矣至是八月

初九日天將暝一僧突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

拜畢款至重慶堂已舉燈矣楊程葉亦至舉酒
半酣 師曰我明晨當即去仲彬惶悚曰弟子
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 師當見原本意欲
留 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 師泣曰彼方
覓我而圖我昨於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
而視此臣我曾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通
臣屈指先汝我去正爲汝計相對而慟久之且
曰此近官關不便彬曰亦不妨視 師衣履敝
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 師服 師用綿紬大
小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綿布大小計三十有
六件白金十兩爲資十三日清晨彬隨 師爲
兩浙之遊杭州計遊二十三日天台鴈宕計遊
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於石
梁間且云諸友皆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時
天氣已寒 師欲返雲南固却諸人而去
○丁亥三月仲彬同何洲往雲南謁 師
正月中遣僮往海州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
纔到留五日彬攜一僮三人皆道士飾行二月

遼國逸事

數身錄

十三

三

得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簡討程亨在焉相
持痛哭徐曰 師近來在重慶府之大竹善慶
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
日遂行至所謂善慶里 師不在杜亦不在時
朝廷偵 師密而嚴有胡淡淡受密詔過行天下鄭和和受
西洋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
相與行乞於市者旬有六日一日彬於寺舍旁
暫息道人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鼓掌
曰是急叩 師程曰已結庵白龍山深處矣去
此不遙兩人淚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同諸
人步往程爲導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
下山坂逶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而庵在焉天
已微曙矣叩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拜 師榻
前 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夏日患痢因有
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對而慟隨
問曰汝等帶得方物與我嘗否各爲獻彬獨有
僮而所獻豐況當年職居禁近知 師所嗜若
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笋齏鷄豆肉鬆六味

遼國逸事

數身錄

十三

三

命而行

○庚子秋八月仲彬往雲南謁師

自南遊後常有以奸黨告者雖獲有於上官心
常惴懼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
且臨行師囑曰恐彼此俱累至是革除之禁
稍稍寬矣決中秋攜一介以往始至南康蔡運
家繼至襄陽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
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龍山庵故道了不
見所謂庵者山旁有一民居詢其老婦則曰向

見之大喜卽命熟火肉啓床頭樽酒啖之曰不

嘗此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翌日師

率遊山中自近而遠日以爲常甫一月郭與程

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

因問汝子年幾何曰十六歲矣能辦事否曰尚

在書堂曰欲爲官乎曰必不敢相與歛歛久之

自後屢請屢留竟延至明春三月行之日師

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再勿來道途阻修一難關

津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

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庵之東卽埋之於是

師命舉所餽獻奠之呼僮沽酒是夕盡歡前此

戚容愁氣殆消融矣惟言及楊葉則嗟嘆久之

留連彌月遣歸

○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仲彬往雲南謁師

八月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日入湖廣

界投宿旅店主人曰內有兩道可與俱彬入見

一道軒牀上睨之師也伺其覺師喜曰

來此何爲曰來訪師彬曰師欲何往曰訪

汝等言及榆木川皆色動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強飯精爽倍常明日卽偕下江南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餚於重慶堂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及答卽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弘卽稽首堂下涕泣

此先君事 主之顛末也先君性忠孝一飯不敢忘君從亡一節爲仇訟凡十有七竟以此死先君終不爲悔死之前三日不肯往獄中先君曰吾死矣卽不望若遠行儻來時得謹事衣食周給吾瞑目也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慨然勿示他人戒子孫毋輕示人雖

今皇帝寬仁長厚此節事自不可知慮有赤族之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孝論時宣德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也閱三日竟死明年不肖訟冤於按臺實仇於死但先君所不忘於師者自後絕無音耗至九年甲寅五月兒婦患產凡四日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密言前道士在外晨急迎之入方稽首於地而耳間微聞已產男矣 師悲先君之亡旋喜產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語曰我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宋史在案命名曰鑑 師精於錄命詳鑑子平曰是兒當貴晟曰不求貴得識

字成家足矣 師曰卽不貴當以文名世留
五日晨具衣十件并行糧爲會稽之遊程濟
從迄今又十一年不知所之時
正統戊午五月望不肖男晟謹識

冤報錄敘

余從老友姚叔祥得黃陳冤報錄讀之夏類
河間苗同嫪毒中毒之言不可邇矣豈天厭
瑛兇毒界此晨牝暴揚其醜耶苗生少季華
駁墮落狐經借姪報讐君子不由惟是淮清
三屍裸市時道路掩泣翠笙母子感恩憤恨
瑛卒以代賀漏機觸威夷慘雖曰天遣亦緬
事啓之也其後苗復姓改名生三子忠臣一

點骨血竟托根莖於八月之胎婢異哉快哉
然古來類此事者如豫章王之于梁武庚申
君之于元明迹雖曖昧因果之功未可謂盡
無也刺淫醜佞余於茲錄有取焉

崇禎甲申秋八月魏塘錢士升識於放下菴

寬報錄筆記

枝指生好記人間隱軼遂有野記之輯知好每日姑妄言之茲讀寬報錄人劇鬼異事劇穢蕩要亦人情陳瑛凶毒密米瀾伯姬婢得寄根苗一事一言要皆當時實錄祇惜忠良後胤致襲假父前尤然尤不此踵未可得云報之一字因念秦世之六王畢也但知六宮千百爭寵阿房何知黃陽太后情慕桐輪之麗俞爲六國報乎若黃菱者不郡汚其身殺其警以還報侍中可不稱哀孝乎哉吳妨枝山祝允明記

通國選書

寬報錄筆記

一

黃陳寬報錄

滁陽有陳姓名英者以能侈願領攻巷議自河間之獻縣來家醉翁亭畔晚娶夏韶令生二女兩嬰自稱瑯琊寓公時滁初去兵火士流草創多踵武口篇帙英率造異說怪駭人聽聞衆咸傾下呼陳才子人或密詢滁士云何英以野渡無人舟自橫答之顧遭南北兵亂有同母幼妹爲人畧賣貴池許瀾伯家瀾絕數年貌亦端艷名曰翠笙會有

通國選書

鐵老生虎報錄

一

詔求經明行修之士而英受州司薦益大自誇耀必得上選滁之纓烏錢迭側目不敢仰視乃攜婦夏子女僦邸秦淮適與瀾伯客窓讀書處僅隔棹檣離編而已會許陳皆出許夫人翁氏聞有陳家眉髻不免攀籬語笑夏俄見翠笙小年丰姿便問因繇曰我家小姑也不覺踴地對泣及許歸聞之曰既同作研席試人我何當婢侍其弟卽併衣資躬送歸陳英亦情感最深隨婚壘客苗生快稱妹倩但不知笙密懷許娠耳壬癸之際諸所薦登例必再試方得授京兆闈英知主試爲許交厚使苗生

及妹苦求關說且啗之利許大怒曰今日陳公進身之始我若受囑不獨自負抑且負公嚴謝不允英卽他求竟不得試而許爲甲子解頭矣英極忿痛何面更見除人復挈妻妹北歸獻縣倚重夏舅力爲別營以人才舉而加玉于英換名陳瑛竟獲試僉按察職按二縣稱職逾年乃真僉山東叅河南政分司北平正位察使與布政司司貴事藩府多不協而瑛日使苗生陰調南來耗問密致誠款建文改元之二月北平察僉湯宗告變言瑛密

建文皇帝

鐵老生冤報錄

二

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之河池先是翠笙以許幃有身配苗纔八月于癸亥歲生男狀猶玉琢名曰亥郎舉家謂八月產乳爲嘗惟笙心自知之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許試會殿皆第一笙尤以此九歲孩真是文章種子其年官翰林修撰疏復姓黃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初改侍中與孝孺澄泰並相信用瑛既有廣西河池之謫南拉家節及妹猶走數千里到謫所時方平緬有景東少年得効官河曰仇某以瑛故下交苗生仇

工緬字尤平隱道狐經伎雄衾戰而亥郎年十七八貌劇華駿陽道倜儻等之嫪毒亥勤三年兩學皆擅于時瑛婦夏以中年人親少齡宅相先承通體之好呼爲小丈夫瑛雖微聞以陰事故翻樂以之爲奉歲壬午七月卽從粵右召瑛爲副都御史明年轉左都日勸朝家猛戾遜國諸忠以自輸其憤奸惡得志肆恐簪帶烈矣時黃觀奉建文四年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金川之變痛

建文皇帝

鐵老生冤報錄

三

哭東向朝服再拜投湍流中死其夫人翁暨二女瑛請配象奴翁急脫釵釧給奴入市牲酒行祭告禮奴喜去市翁與二女急赴淮清橋下相結共沉而詔猶裸三屍于市不許掩障人皆爲之泣不敢視惟翠笙感翁思私爲痛泣亥密叩其感笙遂陰語亥曰爾爲黃狀元骨血我受其夫婦之恩故爲默然痛切耳亥太感悟心自慨嘆我忠臣子何忍見吾翁母及兩女弟膺此屍市大辱要皆瑛使致然亥益用余戰怯助供夏貪徧通諸將士下數十輩人

逼親就至爭先。登刻爲快有兩寡女病亟心慕而亡猶以魂憑他婦枕上交接作生時情愛語是不獨人願爲妻鬼亦甘稱婦也夏性尤妒特使瑛乞莆田陳繼之沒官女京奴色甚美聘爲亥妻俾奪衆鬻愛戀曾不知以忠臣女爲忠臣媳爲大奇絕亥却自幸妻其妻妾其女庶幾報我一門痛辱矣復故勸瑛代緬蠻人貢上聖德頌中着三衛效忠八百來王語

上以漏泄中國機要俾蠻輕視天朝因從在庭再劾

遂論死夷家瑛故有功

鐵老生宛報錄

四

長陵一旦忽何如是亦天道所必至也先于事發之始亥挈夏及諸女郎挾重資逃去深山窮谷復姓黃更名茲享其所有夏及諸女各如河間婦人病隨竭死惟供養母至年及八旬而沒茲復家貴池生三子成化間有官緬甸譯字至五品畢竟侍中有後不負其一家忠節也

余家上世以永樂初鐵尚書十歲兄福安戍廣西河池所時有苗亥乍從陳氏歸自河池特閔福安

言傷。孩幼以此荒瘠密爲致書彼中交好托致周全

仁宗詔釋還鄉鄧已無家可還寄居秦淮苗鐵兩家最稱石友後苗改黃姓而亥上加草爲茲云是忠臣黃侍中後如勁草之有好根茲也茲亦大年余祖父兩世交深知其母子情事悲惋殊甚不敢誣曲毫管庶見其真書遂成篇俾垂異人于千百世後嗚呼此鄧州鐵老生鐵筆願諸君子張鐵口諷之

遂論死夷家瑛故有功

鐵老生宛報錄

五

拊膝錄

玉海子劉琳著

魏塘錢士升訂

列傳

程濟傳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罪之濟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

海虞縣志卷之四 拊膝錄

一

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錐碑再錐遽曰止之爲我錄碑文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當錐處得免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師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有奇術翔少濟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召濟入問計濟

曰天數已定惟出下難免爲帝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京人尚識濟至京後莫知所終著有從亡隨筆

廖平傳

廖平襄陽人建文時爲兵部侍郎壬午京師陷出亡後隱於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于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鷓鴣班覲紫宸覺來

海虞縣志卷之四 拊膝錄

二

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燭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史失其名惟稱耶溪樵云

梁良用傳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爲舟師已而死於水

郭良傳

郭良定海人建文中爲中書舍人京師陷與梁中節棄官爲道士去

王資傳

王資河南杞縣人始建文中以指揮從邊將防守
淮北資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
諸將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遂被執遁還遂走
鳳陽京師陷道出隱金華玉華山

牛景先傳

牛景先杭州人本姓朱建文中爲所鎮撫靖難師
入京師景從亡出走死蕭寺中永樂改元窮治奸
黨二年冬逮景先妻妾及卓敬女發教坊司

遼國通書 卷之四 附勝錄

三

楊應能傳

楊應能河南杞縣人爲吳王教授壬午六月京師
陷出亡祝髮爲僧與葉希賢俱來往滇南亦死鶴
慶

葉希賢傳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以進士爲監察御史壬午六
月京師陷出亡祝髮爲僧名應賢來往滇南三吳
間老死于鶴慶

王之臣傳

遼國通書 卷之四 附勝錄

四

王之臣襄陽人建文時爲欽天監監正四年夏六
月京師陷臣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
城邊地極寒臣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
魯家爲傭因不言姓名人稱河西傭云傭亦取直
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故葛衣葛益破縷
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卽新輒覆故衣其上
人勸之棄不肯問之不荅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
牛肉酒與諸乞兒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
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
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
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留都官亦不荅在莊浪數
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飲我棺西北風
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黃直傳

黃直常州人累官至侍中尋遷爲按察使京師陷
遁去往來夔慶間避姓名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
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
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

玉海子云直後死南中

馮淮傳

馮淮黃巖人刑部司務京師陷出亡在夔州以章句課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卽剗去日夜夢何奇特飛龍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霽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出變化間主張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王人去不知所終玉海子云復同黃直入

滇道死

蔡運傳

蔡運南京人建文時爲四川叅政壬午京師陷出亡後爲僧隱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攜茗具筆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史失其名惟稱雲門寺僧而又以宋和爲雲門僧誤也

梁田王傳

梁田王定海人歷官刑部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王與御史葉希賢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

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嚙嚙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錄可識者田王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

吳成學傳

吳成學浙江人國初舉賢良建文中爲翰林修撰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死成學實出亡也隱姓名爲僧號雪菴走西南重慶之善慶里

遇隱士杜景賢與往來白龍諸山旁有松相離清
幽可想景賢素豪有為之寺焉成學率其徒數
人入居之焚香跌坐朝夕暗誦經咒又諗聽之則
易乾卦也景賢固知其非常人景賢曰和尚相釋
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
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
婉解之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
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
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
遂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七

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眾莫測其云何
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且好酒日注酒一壺
俟客至輒飲客不至卽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酤呼
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頽形秀
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
發又能感愴人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
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
若干篇顯于世史失其名咸歲雪菴云又疑爲葉
希賢又疑爲郭節皆非也

梁中節

梁中節定海人建文中爲中書舍人少好讀老子
太玄經京師陷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爲道士入
山去

梁良玉傳

梁良玉定海人中書舍人梁中節族也京師陷訣
妻子易姓名挾微資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
市肆粥書爲業以死

宋和傳

郭節 何洲附

遂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八

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皆中書舍人也與海州
人太監何洲相友善素以忠義相勗京師陷變名
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金焦傳

金焦貴池人建文元年爲監察御史靖難兵起御
史尹昌隆勸上出降焦奏劾之極論昌隆不忠請
誅之不報尋陞工部右侍郎三年改刑部右侍郎
李景隆敗焦論景隆懷貳不可用于午京師陷間
道出亡入蜀死

趙天泰傳

趙天泰三原人建文元年以明經爲翰林編修壬午京師陷泰出亡入蜀時被葛衣囚自稱衣葛翁又號天肖子老死

劉仲傳

劉仲河南杞縣人建文中

壬午六月

金川門矢守與王資等出亡爲道人蔡求同楊葉諸子遊天台因病留卒以老死

史仲彤傳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九

史仲彤蘇州吳江人洪武戊寅以明經除爲翰林侍書建文元年遣祭告衡山時朝廷更定官制彤與樓璉疏諫不聽靖難兵起監察御史尹昌隆奏請降燕仲彤以笏揮之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皇上得以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已也今日之急務惟以遣將募兵臣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勇可任昌隆狂言請速加誅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彤爲是昌隆素有敢言之風其勿罪二年改爲徐王府賓輔副

嚴震直轉餉山東因而奏機密十二策壬午燕師

迫金川門徐增壽欲開門降仲彤力勸誅之帝

乃手刃增壽於左順門京師陷彤與同列二十餘

人出亡還家詔追奪其誥命宣德丁未竟以匿帝

下獄死

鄭洽傳

鄭洽浦江人建文中爲翰林待詔壬午六月出亡入蜀道中病足留公安茅菴中尋亦卒

周恕傳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十

周恕海州人太監建文中燕世子來朝恕勸帝留之帝曰留之彼則有以名也會黃子澄亦以不可留爲言帝遂決放還壬午燕迫京師帝曰悔早不聽恕大內火起恕出亡爲道人來往吳楚間後病死蕭寺

已上從托名遁跡者

王稔傳

王稔字叔豐紳之子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之逮其難之及也嘗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姪鄭

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屍以歸葬而不可得卒至
繫以其祖禕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需用之而
徐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巖之下將終身
焉後邁孝孺遺文深藏之徐性至孝初紳痛念父
沒每食必片菰味徐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
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徐疎髯偉貌出必儼
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
集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魏澤傳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錄

十一

魏澤字彥思深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
尚書建文壬午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孝
孺之黨澤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
肅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孺故居
爲詩悲悼詩曰荷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
生黃鳥向人空百嶠青猿墮淚只三更山中自可
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
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義

已上存孤友道者

徐垕傳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以草
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
就召見獎諭屢聘王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
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
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
靖難兵起奉使兩浙招集義勇明年京師陷歸家
杜門謝客越二載梟司鞠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卒
于旅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錄

十二

耿炳文傳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取滁和積功爲管軍總管克
采石取金陵丙申與士誠戰買勇先登死炳文代
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會立元
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辛丑敗士誠
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
州陞大都督僉事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帥
府副使二年陝西鎮守三年秦王府左相兼陝西
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十四

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鎡鈔造第
鳳陽章先坐賜君用爲侯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
亂三年討平之三十年克征西將軍勦平蜀盜三
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靖難兵起炳文爲征
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徐凱兵
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鄭州至雄縣燕師
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
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朱能
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
萬復戰衆皆潰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竄忠顧成
都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
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是屢敗上始
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至于亡永樂二
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罷
皿僭飾龍鳳玉帶借丹鞋 文皇曰炳文先朝老
臣亦爲是耶炳文懼自殺年六十五

吳高傳

吳高父良以開國功封江陰侯卒贈謚江國襄烈

公高歷官前軍署都督僉事洪武十七年嗣屢出
山陝北平河南練兵從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
趙宗壽靖難兵起高守遼東與楊文敷以兵攻永
平燕王曰高難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
不足慮也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
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上竟疑高削爵徙廣
西獨文守遼東竟敗靖難後召高鎮守大同上言
禦虜方畧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民江陰十七年奪
券洪熙元年以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死徙

其家

盛庸傳

盛庸陝西人靖難兵起克恭將從長興侯數失利
長興侯召還又從曹國公轉戰燕齊間互有勝負
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燕兵圍急庸夜出劫
戰書憑城防禦盡毀燕諸攻具提開卽軍中陞鉉
爲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克平燕將軍
總兵官代曹國公鉉參贊軍務是年十二月戰東
昌斬張玉三年三月大戰于夾河斬譚淵尋敗欲

搗北平而燕兵已至淮上四年春虜趨靈壁大戰
齊眉山次于淮南六月燕兵至浦口肅出高資港
戰敗京師陷庸被削爵永樂元年陳瑛劾庸口出
怨言以懷異謀庸懼自殺

劉貞傳

劉貞合肥人開國功累陞右軍都督克大寧總兵
官修懷來城敗左軍靖難兵起貞及陳亨卜萬引
大寧軍出松亭關營沙河欲復遵化亨有二心燕
師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夜負敕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五

印浮海歸時上聞遣行北平諸將降燕因籍貞家
下獄俄貞遊海道出福建還京詔釋其家京師陷
赦其前罪陞左都督督遼東貞懷愧憤永樂元年
卒貞長女 文皇昭順德妃也以故得免于禍

劉有年傳

劉有年江西廬陵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皇太孫
卽位年上儀禮十八篇并屬史仲彬明經彬得應
詔爲翰林建文中多所條白壬午京師陷閉戶不
出因坐不迎駕謫戍雲南後西平侯薦于朝起爲

交趾按察司僉事卒於官

楊文傳

楊文和州含山人洪武中屢立戰功官至左軍都
督 高皇晏駕時文克大總兵官帥師二十萬征
五開蠻夷其年五月命往揀擇北平行都司及王
府精銳馬步往開平備禦閏六月召回後受命力
禦燕師敗績燕王入京師赦不誅永樂四年正月
卒

嚴震直傳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六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參議尋
受戶部郎中陞工部右侍郎逾年進尚書二十六
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 高皇卽付震直訊報具
獄 朝廷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
御史使龍州二十八年修桂林靈渠尋陞右都御
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震直上諭兩廣鹽
法廣鹽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郡震直質直勤敏
高皇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
督餉山東以史仲彬爲副兵敗震直爲北兵所縛

置布囊兩馬昇夾至北平永樂中復爲工部尚書
奉使安南回至雲南見文大師因悲愴吞金而死
已上被赦尋自殺者

鄧戩傳 陳鵬附

鄧戩陳鵬俱爲都指揮與都督吳傑等守真定燕
王曰若吳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若來求戰是
下策也須設奇以誘之乃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
令校尉荷檐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城云燕軍各
散取糧營中無備戩等以爲然乃出師掩其不備
遂圍遼書 卷之四 附錄 七
與燕兵遇于葉城敵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遶出
陣後南軍奮擊矢下如雨箭集王所建旗如蝟毛
焉擒殺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折樹戩等軍大潰遂
被擒而都指揮陳鵬亦被執繫北平獄死

徐凱傳

徐凱合肥人開國功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潘累
立戰功洪武二十六年出掌鹽井衛事征賈哈剌
有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又克征虜大將軍
從沐春討刁幹孟有功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

百夷爲副總兵靖難兵起從宋忠北進練兵臨清
二年六月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及聞
銘守滄州爲犄角燕兵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
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
俞琪趙許胡原李英張傑將府百餘人皆被執餘
衆盡降凱等不服械送北平道死

程暹傳

程暹以父開國有功得授指揮尋陞都指揮建文
時加都 副總兵官 禦燕師滄州之役與都督徐
遂圍遼書 卷之四 附錄 八
凱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李英趙傑皆被執繫送
北平後皆死獄中惟李英得釋還因家于燕

朱濬傳

朱濬衛指揮建文中加都指揮燕師襲真定濬被
執欲用之不屈械送北平道死

花英傳

花英以父開國有功授都指揮燕師攻定州英與
都指揮鄭琦王恭指揮詹忠皆被執送北平英自
殺琦恭忠繫獄老死

孫岳傳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克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不敢過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失守尚猶堅守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馬溥傳

馬溥壽州人父鑑開國有功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衛指揮僉事建文初陞都督四年夏與徐真遜國逸書卷之四 附錄 九
並克恭將遇靖難師於靈壁戰敗被執送北平道遁

陳暉傳

陳暉爲副總兵與主將何福平安堅守靈壁何福下令期明日開砲聲即突圍出師就糧於淮燕王與諸軍攻靈壁三震砲南軍誤以爲已砲急趨走門塞不能出營中紛擾燕軍急擊之遂破其營生擒暉平安及恭將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共二十餘員送北平道遁

唐禮孫霖傳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大將軍盛庸以徐凱敗於滄州引兵出德州營于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殿後而以指揮孫霖爲先鋒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禮被執送北平霖遁

詹璟傳

詹璟衛指揮建文四年正月東平陷璟被執不屈送北平尋死之

賈榮傳

賈榮湖廣興國人建文三年燕與都督朱能戰衛水縣被擒送北平道死
遜國逸書卷之四 附錄 十

楊本傳

楊本者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靖難師起招募才畧之士本應募起家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吳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不見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大破之授錦衣衛鎮撫蓋自南北交戰惟平保兒與本有

功他將皆敗本約明日復出諸軍爲後繼時李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圍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由是擁兵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軍虐民者不可以不誠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爵尊太傅

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帝召還

遜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

主

京師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假臣

爲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命親王爲監軍則

燕指日可平免生民於塗炭尊宗社于泰山矣事

寢本遂率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燕攻濟南

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出本殺之

張壽傳 一名昌

張壽建文時吳傑平安帥兵禦燕遣壽監軍三年

正月乙丑燕軍至滦州真定守將復以馬步三萬

邀之以騎兵十餘遙扼歸路王率精騎百餘薄陣我師潰走真定燕兵邀之壽並指揮千百戶數十人被執繫送北平道死

徐真傳

徐真建文中以叅將從大將軍何福平安守靈壁燕師震砲真誤以爲應兵突出門塞惶惶爲燕師所執送北平與同被擒陳瑄馬溥孫成王貴等二十餘人道中亡去

石允常傳

遜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

主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

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爲僉事

時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廉知其女爲閹宦逼

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官抵大辟群宦銜之糾

結巧誣左遷常州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士

午燕王入京師追錄廢毀藩府諸臣逮至者五十

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懼服罪人止贖米五十石獨

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

衛躬環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西畿感愴

疾卒

徐安傳

徐安者寧波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至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壬午年靖難師自揚州趨南京間道從靈壁出鳳陽渡河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止獲一漁舟以濟京師既陷罷安歸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體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奪還莊業因逮安謫戍雲南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五

何應泰傳

何應泰四川人其先世鳳翔父仕元任四川廉訪使過閬中縣觀其俗質直可居解官居閬中遂爲閬中人應泰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白下怡怡如也閬中至忘其爲故吏應泰亦不自知其寄寓也課教子弟教甚燕見輒條家所宜爲督以躬行故諸子恒稟稟爲慈應泰當少時昕夕不敢離父母所眈父母舉措察其情所安者做習不替父手所閱經史受之應泰刻行細讀暗記其詞旨

精切者撮爲私淑雖兵革衝斥宸遊亡虛夕然必袖書自隨行坐諷誦久之融貫徹釋操紙治文根經申史詞意遂茂于是川中諸儒咸尊爲規範云

明典

太祖高皇帝首建太學 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克弟子員受業祭酒闕中推應泰以應詔就學益力寒火炊糗寒則注沸水於壺內被下熨足以讀雖遇勝節放假坐號舍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跡不履成賢階外其刻苦如此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

六

是時碩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應泰行莠爲冠首積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 上念北平爲山陝堂與思建壯王以綏轄之尋令祭酒擇上舍生經術通明罷識老成者簡官屬從往祭酒以應泰名詔授燕府奉祠奉祠者禮官也專典祠事其慎重非他王國臣比應泰慨然曰半爵一職卽足以自獻所患不忠勤爾何唧唧計寒顯而自限也營職務甚勤嘗宣至帷幄屏人諮議應泰具以質對不可則力諍于 王前曰臣不求訴合于上固其

常情若逆知其不可而諺順以攬榮恐不旦暮而斧鑕矣臣何敢壬午燕王入京師諸臣歸附者如茹瑄爲兵部尚書張玉丘宗等各封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泰獨稱疾固不起以奉祠官終于家

劉現傳

劉現字朝紳溫州永嘉人建文二年進士除翰林編修爲人魁壘博辯以詩文鳴於時在京師時妻子先病死與一子孳然獨處會諸藩多事現日夜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錄

圭

思歸既而臥病骨立乃謁告歸治殮具卒于家無何京師陷而與現同拜官胡溥楊榮楊溥皆事新朝云

錢芹傳

錢芹字繼忠蘇州人少有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太守姚善虛心求見芹授一冊竟不交一言而退語在善傳建文中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芹吉安知府薦蕭用道

用道授靖江府直史芹爲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斂歸葬黃山

高賢寧傳

高賢寧濟陽人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貢爲國子生燕師至濟南城堅未亟下以前書射城內令速降賢寧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陷賢寧被執燕王曰此乃作論秀

遼國遺書 卷之四 附錄錄

美

才耶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吾食廩有年義不可也綱言於王不罪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

陳周傳

陳周蘇州人嘗第進士與吳僧道衍善衍時佐燕固薦辟之周乃隱居錫山終其身不仕

林大同傳

林大同字逢吉其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因家焉大同幼孤苦力學大經子史手自抄誦不

問寒暑洪武中爲開封訓導以病歸永樂中再遣人取召卒以疾辭所著易經與義并文藁若干卷

周縉傳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叩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勦王戎罷數日畧具聞南師燔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遜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

七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冥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師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王璉傳

王璉字耑之莒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調革吏弊政教兼舉璉自奉儉約一日見解兼味命徹而瘞之人稱爲埋羹太守惟政嚴嘗懲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衙之切

齒靖難兵起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往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爲璉徐答曰將繇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義而釋之

孫鎮傳

孫鎮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度支主事時以課程事罪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復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壬午秋謫戍山海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就自號冲玄子

胡子義傳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隱蛾眉山終身不面北

薛昂傳

薛昂陝西閩鄉人有口辯洪武間累官大理寺少卿建文辛巳閏三月我兵屢敗方孝孺建議草詔令昂齋至燕軍昂如燕說燕王曰上言殿下且釋

遜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

天

中謁 孝陵 王知其紿已曰事至此尚誰欺左
右欲殺之 王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壬午 燕
王入京師免崑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王陳爲黎
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請
還君之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
送歸國舉崑爲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崑被殺
劉亨傳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壬戌以賢人
君子微辭以親老得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
遜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錄 无

對稱旨命說書于華蓋殿以言事忤執政出爲壽
州訓導戊寅冬皇太孫卽位詔求賢亨應詔上書
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計而六卿職卑於五軍當並
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僕下
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以兵宜立學教之使知
事上使下之道多見聽用因有更定官制之舉矣
陞武進丞修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凡
淫祠妖妄皆禁絕之於縣治旁作善教坊再思亭
以風勵民庶三年上其績賜敕褒寵壬午京師陷

亨歸附仍治縣事縣民李德茂馬阿寶將殺亨事
覺被戮朝廷嘉之勞以金帛旣而有言亨昔上書
改舊制者會以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薦入
館閣修永樂大典同以疾辭湖廣廣東聘爲考官
亦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有學
行雖老猶可爲教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
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
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瑾上言孔子云老者安
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遂得歸正統
遼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錄 手

中年八十二卒

已上被敕隱居不仕者

柳一景王志傳

柳一景湖廣人曾爲刑部郎中王志蘇州人太學
生京師未陷以請殺李景隆不聽遁去居浙東臨
海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
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口
新皇帝登極矣兩樵夫愕然皇帝安在或曰燒宮
自焚矣兩樵夫相抱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張安傳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額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爲其貳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玉海子曰樂清樵張安也係指揮被執而遁遁者

龔翊傳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起翊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宣德間巡撫周忱薦爲崑山太倉學官翊謝曰翊仕無害恐負

遜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錄

三

往日金川門一慟耳竟以隱終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已上遁世者

王賓傳

王賓號光菴吳之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爲此事終不肯出仕

已上隱士

王鈍傳

王鈍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縣吏部郎中爲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建文中爲戶部尚書壬午靖難師渡江鈍走出城已而聞逮方黃家屬因歸附 文皇登極召見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鈍頓首慙謝降爲布政使令致仕鈍怏怏成疾卒

鄭賜傳

鄭賜字顏嘉福建甌寧人洪武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

遜國逸書 卷之四 附錄錄

三

政司調安東建文中召爲工部尚書壬午燕王入京師賜歸附轉刑禮二部尚書尋改爲侍郎卒于家洪熙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黃福傳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洪武中縣監生授項城主簿遷衛知事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計超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陞左侍郎六月燕王入京師福歸附陞戶部尚書李景隆於 文皇前指福爲奸福厲辭曰臣果應死但爲奸則非也正

統五年卒贈太保謚忠宣

尹昌隆傳

尹昌隆字彥謙江西泰和人以貢舉中應天鄉試第一洪武丁丑禮闈試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改爲監察御史建文初五藩相繼煽動諸臣請加兵昌隆奏曰禍不在五藩而在燕請遷燕不報亡何靖難兵起日迫南昌隆奏請讓位守藩史仲彬劾之請罪不果旣而京師地震又上疏言陰盛陽微奸臣專政所致熱知福寧尋以咒咀下獄遂國逸書卷之四附錄錄 重

救還壬午燕王入京師昌隆歸附改北平按察司

知事坐預庶人謀逆伏誅家亦籍沒

已上四人列在奸臣榜歸附者

李景隆傳

李景隆泗州盱眙人父文忠曹國長公王之子爲

開國元勳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

月襲曹國公

高皇帝嘗體爾祖祖忠孝不忘八字以賜之皇太孫卽位與輝祖俱以元勳子見用靖難師起命爲征

虜大將軍帥師四十萬禦之戰于鄭村壩敗績明

年四月引兵號百萬戰白溝河三戰皆敗兵潰散

景隆單騎奔德州而德州已失時山東叅政鐵鉉

募兵固守濟南屢挫北兵之銳景隆得以奔還諸

臣請誅之上以文忠開國有功不忍加誅及燕王

渡江駐師金川景隆與徐增壽謀叛會上誅徐增

壽景隆遂與谷王穗開門迎降是年九月初四日

論功行賞封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

遂國逸書卷之四附錄錄 重

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

鈔四十貫尋命克修

太祖實錄都總裁官其後以罪奪爵闔門幽禁

茹瑄傳

茹瑄衛州衛山人洪武中繇監生官至左通政累

遷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建文間以尚書掌河南

布政司事靖難師起山東諸郡相繼陷瑄首歸附

壬午燕王入京師以瑄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朝

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

韶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不世襲

顧成傳

顧成揚州人洪武末年爲征南將軍總兵征五開叛賊有功建文二年加陞都督同知三年陞右都督帥兵禦燕師戰敗降反爲燕用壬午燕王入京師論功行賞封爲鎮遠侯

胡廣傳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八歲而孤幼好學日記數千言建文二年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院修撰擢

遼東遼書卷之四附錄終

三

侍讀壬午京師陷靖卽歸附復名廣拜翰林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詔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廣

總裁復從出塞入沙漠尋進文淵閣大學士嘗序

文文山集并爲附錄梓之以傳卒年四十九累贈

少師謚文穆李西涯讀文山集附錄詩云狀元忠

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

名猶記丙申年其意最婉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

如此嗚呼可畏也哉與廣同時歸附者解縉楊士

奇夏元吉楊溥楊榮黃淮金幼孜蹇義張智王景

皆爲新朝大臣而最流毒於諸思往往赤族者莫

如都御史陳瑛

已上皆歸附寵榮者

鄭恕二女傳

鄭恕蕭縣知縣靖難師至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

胡閨女郡奴傳

郡奴大理寺卿胡閨女閨死時郡奴方四歲其母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提入功臣家付養

遼東遼書卷之四附錄終

三

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

猶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自卽截去日以糞墨

汚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

人類畜之永樂二十一年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

得與同難女流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嫠王安人

居誓不有家鄉人憐之偶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

而巳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

姑

王叔英妻女傳

叔英殉節後詔治奸黨其妻繫獄二女相繼赴井死

黃觀妻翁氏傳

黃觀妻翁氏池口人觀徵兵上游諸郡人援聞京師已定哭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當國者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象奴叱取釵釧出市洒肴翁佯諾悉解與之俟其出戶即乘間攜二女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死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以待朝

遼東遺書

卷之四 附錄錄

三

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木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

儲福妻范氏傳

儲福以燕山衛卒既死妻范氏奠之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草生者蘇蓆草也因取之織蓆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塋葬爲廬于墓旁

范年八十餘亦卒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

曾鳳韶妻李氏傳

靖難兵入金川門召鳳韶爲吏部侍郎公刺血書憤詞于襟上自殺妻李氏亦經死

甯忠妻徐氏傳

甯忠累官都督與都指揮劉遂皆被執忠之妻都督徐凱女也後與凱同死

王良妻妾

附詳良傳

王省女傳

遼東遺書

卷之四 附錄錄

三

王省死節明倫堂女嫁同邑周岐鳳岐鳳初王即墨簿妻與偕行省時在濟陽北師及境女逆知父志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訪凡三往竟得其遺骨遺文以歸

鐵鉉二女傳

鐵鉉被殺其家屬發教坊司爲娼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

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結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何人羞學倚門妝。今來由路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遜國逆書七卷

內府藏本

明錢士升編。士升有周易揆已著錄。是書前有崇禎甲申自序。所錄書凡四種。一曰拊膝錄。稱玉海子劉琳撰。琳不知何許人。所記皆建文君臣事蹟。分紀傳三十餘篇。一曰從亡隨筆。稱程濟撰。一曰致身錄。稱史仲彬撰。皆敘建文帝出亡之事。一曰鐵老先生冤報錄。所記陳瑛中菁之惡。尤極穢褻。乃惡瑛者所爲大都誕妄不可信也。

守鄖紀畧一卷

〔明〕高斗樞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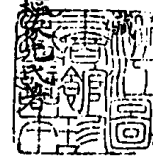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守廉紀畧

一卷》提要

守鄖紀畧

黃梅俞氏

前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高斗樞



前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高斗樞
都御史十字排印
本作錢氏唐本
四字

開排印本作

崇禎丙子予以湖廣副臬脩兵長沙庚辰
晉佑參政辛巳六月間報晉臬長移守下

荆南駐鄖陽故流賊出沒已十年矣先是

庚辰閩部楊公既敗張獻忠復其妻妾與

一鄖

軍師潘獨鰲不即殺而置之襄陽獄中獻

賊入蜀李自成羅汝才及老猢猻革里眼

諸賊繼之蜀撫邵公復春力不能拒致被

逮閩部統諸步兵追至蜀中戰守逾年賊

勢愈熾至辛巳正月賊復奔楚閩部迎戰

於楚蜀之交兵大潰獻賊遂從巴歸問道

步排印本作

排印本

直馳至襄襄有防兵數百賊咬以利反為
賊用二月初三日半夜城中四面火起官
兵俱不知所由已而道臣張君克儉及郡
邑各官俱被殺襄王亦遇害皆防守官兵
所為也至次早天明獻賊至各兵迎之以
入遂取其妻妾及潘獨鰲以去報聞天子

二 耶

大怒為逮撫臣袁公繼咸然袁公先奉閣
部檄駐竹山去襄千里實非其咎耶道萬
君言策亦被黜於是右參政王公永祚晉
耶撫予遷耶道而襄道則調參議冒君起
宗云余以七月初於長沙解纜至荆而卧
疾數日月盡達襄陽城中一片焦土向來

排印本
無城字
排印本
俱為建昌縣
十字

塵市止存頽垣敗壁居民十無二三皆葺
草以居官署僅有新葺者徘徊入耶則八
月初六耶城四周僅六里又半為甌脫居
民不滿四千外六屬俱為賊破每年蹂躪
四五次惟耶獨全然城中與城外閭閻俱
燬無一居民如時俱為建昌縣一惟近城之田則城中人

三 耶

耕種以餬口是年蝗飛蔽天野無寸草七
月間獻賊復由耶入秦督師丁公與左鎮
尾之而至左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
一家無兵者淫污之狀不可言數日啟行
復罄洗其家以去去十許日而余至米菜
俱無可覓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

僅排印本有

排印本有
俱字

排印本有
字

賊而恨兵真慘極矣大約自荆至襄所經

荆門宜城城邑無恙而村落已空然猶有

十一二僅存者自襄至郢則城邑已不堪

言而出城僅不見一人村落止存廢址欲

覓一椽一瓦俱不可得矣若郢之六屬房

縣竹山竹谿上津鄖西保康并城郭已平

四 鄖

夷城址俱一片蓬蒿居民僅存者俱覓山

之高而上有平岡者結砦以居大縣可三

十若小縣不過十餘砦砦之大者可二百

人小者不滿百人各壑砦下之田以自給

縣令至者亦居砦征輸久停民貧無訟胥

吏盡逃令與民大率並耕而食不復能至

排印本從前
作折為宜此
西

郡參謁矣

余以初八日履任至十三日忽接猛將軍

如虎檄報獻賊復東來立可至鄖是時鄖

兵俱發往各路蓋因賊既西入秦倘秦兵

嚴守必從而折北也不意仍從東來湏臾

猛將軍至兵僅百許次早獻賊至予率瑯

五 鄖

夫登陴固守賊亦不知城內無兵而又慮

督師在後竟引而東而城中士民復大恐

謂左兵當復經此也余即遣役往迎督師

且懇其兵無入城督師答書已許不入城

而託予於城外覓數間小房欲暫住以發

疏余先以督師書傳示士民人心始定明

起明史高月作
傳此門

日督師至駐一闕帝廟湫隘殊甚又十日
始東左鎮意殊不懌以阻其入城也猛將
軍係外國降將驍勇善鬪是冬戰死於南
陽城上

郾城舊為治院所駐是時澄川王公移鎮
襄陽而郾中共事者守徐君起元倅陳君

六 郾

萬家李則朱君翊辯也營將則房竹營游
擊李茂春兵一千五百均陽營游擊胡廷
聘兵五百守均其留郾者一千而治標左
營百總楊明起余啟凡各兵三百許又游
擊王光恩兵可三百許則降丁也余因周
視郾地東與北俱山麓而西與南俱漢江

過排印本傳

下字排印本同
不知何人改李

過排印本傳

賊善騎而不習舟楫余謂戰地必在東與
北離城僅丈許行半里過一小山名西坛
遂折而西繞西坛之外復折而南沿至東
南城下離城亦止丈許予乃於西北及東
南兩隘各繕一樓一面倚城一面倚漢水
各甃以磚樓上多設銃砲樓下開一門以

七 郾

通出入李茂春之兵即營於東南樓之內
沿南城外而居西坛高出於城丈許不可
無兵而山頂頗平量可容兵數百名則令
楊明起居焉西坛之下地平如掌當城之
西南則王光恩居焉城東亦有二培樓一
曰四鋪嘴一曰青龍寺離城甚逼予令余

三排印本

起凡居四嘴舖分均陽營兵三百名居青

龍寺其均陽餘兵則居城中脩城上及他

皆排印本

調發之用均陽兵皆鄆城人與鄆民皆親

族在各營中獨守法故留之城中共城北

排印本

素無濠城東雖有濠而淺地勢陡峻不畜

水余令東北離城丈許各築土牆高八尺

鏡排印本

每堵留一鏡眼凡閱三月而四隅防守之

排印本

事脩其一切築牆造樓及葺蓋兵房皆用

各營兵而不煩一民云

辛巳之冬壬午之春鄆城幸無賊警夏間

忽接陝西興安道檄稱川北有賊名搖天

動先時同群賊入蜀厥後各賊東來而此

八鄆

連排印本

請愈懇余令光恩招之至汰其老弱得精
壯百五十人即連光恩營光與改名光泰
後李賊犯鄆光泰戰甚力

排印本

先是張李各賊輒大掠以去至壬午夏秋
李自成羅汝才每得一城輒分賊防守且
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時已得中州數郡

九鄆

南川印本作以

將取襄鄆而左大將軍自開封清後久住
樊城全無赴賊之志治臺王公澄川亦留
左於樊以衛襄謂大兵在賊必不至也及
自成汝才由汝寧赴襄左聞風先遁至荆
州又念荆南江為界無路可逸又改往武
昌而賊遂長驅抵樊徘徊數日以大砲擊

十 鄆

襄之北城襄人大恐一時文武先取其家
屬登舟矣賊復西去七十里至白馬灘渡
江王公澄川竟護福清王東下賊遂入襄
時十二月初三也初八賊分股攻均州時
降丁惠登相在馬登相隸左大將軍而分
居於均素狂悍難馴不屬鄆鎮卽制至是

別本同

領兵登武當依險自完賊遂入均守將高

萬錦自溺漢江以死

十二日賊抵鄆城予率各營戰於城外時
王光恩光泰楊起明余起凡戰甚力賊攻
四鋪嘴青龍寺晝夜不休啟凡等以火礮
擲之焚死者相踵而攻不止然終不能登

土 鄆

賊又分股直抵北城予於土牆內先伏鳥
鎗手擊之百發百中賊不能近至十五日
賊始退是月荊州承天相繼俱陷
方賊由白馬灘渡江鄆襄路斷故鄆中久
不知襄已陷也至攻鄆而退兵追之獲賊
三十餘人始言襄陽情形李茂春素恒怯

始有懼色且謂治院已東去郾兵月餉將
安出而惠登相在武當貽書勸其遠避否
則賊再來必不能支茂春遂於十七日夜
拔營而去余親往留之竟不能得次日茂
春將往金漆療會參將徐勇先奉治臺檄
守灘茂春不能過而營內船少各兵多步

郾

行兵歸無不嗟怨又四鄉無一居民兵無
所得食於是茂春大窘復統其兵來歸余
下令各營謂茂春罪在不赦而裨將及各
兵則不妨招之入營茂春必須擒獲議罪
於是王光恩楊明起余啟凡各招房竹營
兵兵盡降而茂春就擒余縛送徐參將勇

今其羈於營內以候請旨後勇亦去金漆
療至興安茂春隨之以去又數月茂春病
死光恩等三人既分招房竹營兵又各有
召募三營之兵各盈千而高萬錦死後其
兵亦歸郾仍入均陽營於是郾兵有四千
餘云

郾

癸未春李自成羅汝才即曹同駐襄陽時
已據荆襄承德并汝寧南陽河南及開封
諸郡矣自成志圖僭立欲先併吞各賊時
獻賊在安陸黃州一帶自成每與書檄皆用上
司臨屬吏體獻賊大怒然畏自成之強不
敢與較亦不敢復與自成合營吳老徊徊

革里服各股自成以計除其魁帥并將其
衆惟汝才勢力相敵自成潛欲除之忽於
三月初六夜統精賊百餘直至其營排闥
而入斬汝才於卧榻之上汝才部下初多
不服自成百計籠絡半月始定於是中原
為難一憑自成所為矣

十四 耶

擒排印小信

流而來各營何以自固又計自興安至耶
船數不多因急令水哨馬之服領兵船十
餘溯流而上驅捍民船將至白河賊已得
船五隻然船戶已先逃賊在船中不能自
駕之服擒船一賊十二人其四船皆走覆
水者二登岸而逃者二之服并擒其四空

十五 耶

有排印小信

賊排印小信

惠登相在武當自成屢招之登相見有誅
勦同輩懼而不往自成大怒令賊劉某統
兵三萬往擒登相隨攻郢城登相聞之逃
往興安賊追之不及遂於白河一帶劫往
來之船欲從漢江順流犯郢予念郢城外
西南為賊所居獨倚漢江為險若賊得順

擒排印小信
北作東作

船以歸賊仍從陸路於均州渡漢而北竟
薄郢城郢兵止四千有餘又益以衛軍三
百及民間丁壯二千以青衿能事者領之
盡出城搏戰城上僅留老弱守梁及均陽
營兵二百主炮而已賊勢甚勇先用均州
靜樂宮內門檻約百餘片列於城東北皆

直隸州志卷之五
兵防

以繩相縛如木城我兵直抵其營連用火
礮擊之火起賊走各兵盡撤其木城以入
次日賊用木梯六十餘條復抵城下各營
齊出奮擊殺賊百餘盡奪其梯始退而營
於楊溪鋪離城十里予因與各將約曰賊
衆五倍於我且有馬賊二千餘我兵出戰

耶

得排印本以字
下

城上之砲必無能為也
自三月秒至四月

不得遠追倘賊用馬繞我兵則城與兵不
能相顧矣今後兵出城以一里為止又兵
與賊相持倘賊不能遽退則城上擊大鑼
三聲為號兵即兩邊疾驅以開銃路城上
大小銃三百一齊俱發則賊未有不傷者
如又不退而近土牆則城上鳥鎗又佐以

四月排印本有
初等

城上之砲必無能為也自三月秒至四月
賊死傷甚衆忽一夜城上哨者見二十餘
丈外賊暗中往來徹夜不休不審其所為
至曉視之則已築臺十許座矣其臺用土
一層即用麥一層平鋪之層累而上高與
城等每臺高二丈濶丈餘仍用磚石砌堞

耶

排印本以字

出排印本以字

其上架銃以擊城凡三夜成臺三十六座
亘於城之東北二面矣又十餘日予料臺
上之賊久而必倦約各營及民兵盡出攻
臺民之老弱者盡攜鋤鉞以隨攻破一臺
輒出平之并携其麥以歸自辰至午已鋤
二十二臺余料各兵飢倦即令歸營次日

平昔節本有游擊字

休息又次日復出兵盡鋤其塋賊大窘復退至楊溪鋪然尚無去志也先是治塋標下劉調元當襄陽臨時統衆入山素欲歸郢而苦郢無糧至是予遣人邀調元統其所部六百人來郢賊聞之輒分賊渡漢邀擊調元予亦發兵千許往援賊大敗調元

郢

兵民皆印本作民各印二千營字

始得至郢時五月初一也予以調元遠來應休息一日初三黎明當盡發城內外官兵及民往楊溪撲賊至初二日午遙見賊營火起如欲遁狀而大雨適至復不果去初三日予起發兵則賊已遁矣賊之攻郢先後凡四次而最勇者惟此官民各兵無

初平印本有者字二排印本作一

不捐軀自効當四月初予遣二健兵往陝西請援於督師孫公且言旬日以來殺賊三千孫公笑曰爾郢殺賊已盈萬而止報三千何也去兵不能應孫公復曰昨有賊來降自言攻郢不破已死一萬兵應曰方兵與賊戰時見一賊倒地即紀一功故云

元

者皆印本作也

三千至賊傷於陣上回營而死者郢中亦不能知故賊云滿萬者孫公首肯之隨發中軍高傑統兵援郢傑未至而賊已退郢之將士自此知賊可禦城可守人人自奮無離心矣而治標降丁苗時化亦在南漳因統衆來歸時化驍勇善鬪郢兵勢稍振

矣

余據本作今

五月杪自成聞督師治兵西安將出關而南遂至鄧州念鄆之堅守復發兵來攻予戒嚴以待數日賊抵龍門離鄆八十里頻而不進衆不解其故予曰此必畏而不來又迫於自成之命不敢歸也余當每日黎

予鄆

開闢本作開

更下排印本作開

明發兵五百營於楊溪山上日入而歸次日復然又戒之曰倘賊悉衆而來爾即歸鄆不可輕戰如是三日而賊遁後聞彼地居民曰賊甚畏鄆不敢前見楊溪山上有兵即欲遠去會五更漢江水發有水石相擊聲賊於夢中大呼曰鄆兵至矣遂大亂

余據印本作恩

相殺或奔或伏至天明賊將曰未見鄆兵已作此狀奈何欲攻鄆乎遂引去均州去鄆僅一百二十里為賊所據鄆兵哨探不能踰均而東六月間予令王光泰苗時化劉調元往攻之賊聞兵至輒遁遂復均州

主鄆

督師孫公駐西安將出關討賊自成駐鄆州以待之予請於孫公謂大兵出關自成必悉衆迎戰請以鄆兵直趨光化穀城以搗襄陽乞宥示兵期孫公約以八月上旬至七月杪惠登相徐勇由興安直趨均州奉孫公檄會鄆兵同攻光穀予謂督師兵

城排印本作止

未出關而自成在鄧離鄆城三百里鄆兵不宜遠出且姑待之登相不聽與徐勇逕趨穀城余不得已先令劉調元苗時化往俟自成離鄧再發兵八月初惠徐苗劉竟抵穀城之下賊不料官兵猝至倉皇無措然登相不攜攻城之具賊欲走而兵已傅

鄆
三三

城賊不敢出城上寂無一人而兵亦束手不能登至次日登相等始得木梯鋤鉞等具而城上礮夫及銃砲矢石排列亦定矣又數日襄陽發賊來援登相與時化迎擊之斬首數百生擒一百四十餘人餘賊奔回然穀城竟堅守不下調元為登相所侵

鄆排印本作知

梅遂渡漢水而北獨抵光化書諭守賊傅某遂以城降至九月初十聞督師已出關自成亦離鄧予乃發王光泰楊明起又分均陽營兵親統往穀穀堅守如故予謂必得內應乃可又旬日而偽知縣陳知密請降約以次早兵從西南角登城城遂破各

鄆
三三

賊或斬或奔城內居民先為獻賊所屠不滿二百人登相復肆擄掠余力禁乃止又次日而督師敗報至

督師出關自成率賊於襄城鄆縣之間待之由陝至鄆凡鄆邑城俱不置守具督師至一城輒入迨至襄鄆間去關已遠糧運

逸排印本作絕

頗艱而自成堅守不戰分賊萬餘遽出督師之後餉道遂絕督師大驚總兵白廣思先降於賊餘兵遂潰云

督師敗報至殺城諸將皆色沮而登相徐勇更甚予亦未審自成行止未便攻襄而殺離鄖遠遂旋師入均以探自成消息又

鄖
三十四

一日知自成入關且至西安又遣賊來襄盡護其妻妾以北予始統各營攻襄登相與勇竟不行襄賊為李之綱路應標楊捷等聞兵至開門出戰苗時化王光恩奮擊大破之斬賊二百餘賊奔入城城既高而北面臨漢江東西南三面皆濠深廣難渡

排印本而下有鄖字

賊又恐鄖兵順流而下乃於漢江當城之西北處以大船填巨石沈於江底自南至北橫截江流予令各營於三更時多負小舟至東南一帶渡濠薄城而城外亦有短牆牆時連時斷賊初藏於牆內見有小舟間渡齊出城外銃箭齊發舟不能近予誘

鄖
三十五

賊出戰而賊終不出予欲坐困之而守徐鄖理朱各以牘來稱自成已破西安狗地至漢中并商維一帶俱為賊有賊已近鄖而兵乃遠出乞加詳審予然其言遂於臘月望日收兵歸鄖而勇與登相各率所部取道襄陽之北界疾馳而東奔至武昌投

排印本不字
是字

左鎮矣左駐武昌擁重兵糜重餉而逍遙
竟歲使孫公出闕討賊時左亦從郢入襄
使自成腹背受敵則必不能猖獗至若是
也

甲申春自成已據全秦將北犯京師而恨
郢之攻襄也復發賊三萬令路應標馮養

三 郢

珠等統之以攻郢郢時有胡廷聘劉調元

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余啟凡六營兵力

賊印本不字

未滅於前但自崇禎六年流賊渡黃河而

南無歲不擾郢襄遂奉旨停徵餉無可措

帑藏如洗癸未四五月賊圍城城外二麥

能印本不字

俱無收稻亦不能栽秧入冬至春郢城大

奮擊排印本
作齊奮

飢營中兵將各從漢江湖舟至房竹買雜
糧以自給其貧者採食艸根樹葉遇賊傳

排印本不字
集字

城兵民奮擊大概如癸未四五月然賊結
營楊溪鋪每三四日一至城下不至如前
次之勢猛矣予探賊糧運頗艱各處徵襍
糧運至均州復自均餉攻郢之賊亦有不

三 郢

繼之時予與各營議曰賊倚均為窟穴均

排印本不字
有集字

城之賊謂郢自守不給必不備我之往襲

入排印本不字

吾間道入均殺其魁帥燒其積聚亦退賊

之一策也遂發兵千餘楊明起領之日入

時渡漢江從南岸往均黎明而至均賊果

不為備各兵奮勇入城逢人便斫復燒其

聚糧之所而還賊不知兵從何至報至鄖城下城下之賊遂退三十里欲與均稍近也復數日以糧不繼而去自正月二十至三月盡云

自壬午冬襄陽陷後朝廷用李公乾德為鄖撫復用郭公景昌俱以路絕不能入鄖

鄖

至排印本作從
無復字

有訛傳鄖城久陷者遂至鄖撫不復推矣至癸未六月予具疏請兵於是京師知鄖尚在復議鄖撫廷推皆謬及於予會揆路有憎予者持之此時鄖城萬死一生尚視為美轉也於是以鄖守徐君為鄖撫而加予太僕少卿司理朱君加僉事路阻不通

師排印本作帥

至甲申四月有鄖城舊弁師干城自京師伏行歸鄖具言其狀於是徐君莅鄖撫任予以疾遷居別署朱僉事攝道事云

先排印本作所

是年三月間予差役往武昌乞援朱司理亦差役往襄鄖皆賊所據去役俱破衣行乞以前至七月司理先遣役先歸得楚撫

排印本先帝上
有前字下同

何公手書知三月京師已陷先帝賓天并

鄖

聞南都之事於是城中文武諸臣俱為先

帝發喪哭臨如禮無不盡哀又數日予所

三排印本作二

遣役歸始知三月間予已遷秦撫蓋自成

破西安廷議欲守漢中與安以固蜀之門

城字排印本同
蓋此之誤

戶而不知漢興俱久陷矣次日襄城路應

將排印本作君
無固守襄三季

排印本無已字

排印本無去字

此段及下二段排
印本皆無

標復來攻鄖賊以七月望後至鄖攻守之

狀大率如前予雖謝鄖麾每日登陴與諸

將協力固守襄賊分馬賊千餘每日巡哨

於漢江之南蓋恐鄖兵復襲均也鄖兵固

已疲極而賊亦艱於糧運俱欲散去惟路

應標不許至十二月初七衆賊殺應標而

鄖

星散去矣

先是十月間余先遣守備余廷元到南京

上疏乞兵且言鄖兵僅五千日夜為賊所

攻不能分以入秦徐治院朱僉憲亦各差

役上疏南京始知萬里狂氛內尚有一鄖

城存也文武俱優叙予加部銜廕一子且

謂秦地久陷秦撫無路可往改予楚撫不

知鄖之無路入楚省猶之秦也予惟有坐

守於鄖而已

甲申之冬自成已敗歸西安分賊守黃河

以阻

大清兵之入又加城濬濠日夜不休至乙酉

鄖

正月

大清兵渡河報至自成即日盡率其賊衆男

婦由宛至襄念中州諸郡不能復顧而承

德荆三郡外已無餘地於是留婦女輜重

於襄自統衆賊將從承天東下聞左良玉

在武昌有舟師在漢口賊素不能水戰遂

改道由荆渡大江取道石首渡洞庭湖口
至岳州繞出武昌之南蓋武昌防賊者止

在西北不料其環繞而南也左帥大驚即

登舟東下且拉楚撫何公同行何公以計

脫獨身至長沙而左帥遂至九江蓋左帥

畏自成之甚竟不知自成之敗而南竄也

鄂
三十二

南京聞左帥至九江又不知其為避自成

也而滿朝疑懼時事若此真堪痛哭

三月

大清兵至襄鄖之官與民俱詣襄投順余與

童僕數人往沅洲躬耕以餬口徐治院奉

英王令仍為鄖撫乙酉丙戌予惟以耕種

排印本三月止
有乙酉字
排印本無大字
至作按之官與
民俱詣襄投順
至則思六等以
下提行云云而
丙戌三歲余往
沅洲耕種自給
故鄉路絕丁亥

春先大夫遺僕
來鄖始知清兵
已克浙東其具
聞定限陽曆月
東歸

自給故鄉路絕丁亥春先大夫在家差西
僕來鄖始知浙東俱平具聞家難遂買舟

東歸云

鄂
三十二

題守鄖紀畧

黃梅喻文鏊

石農

鄧襄蜂集勢縱橫尚刺鄖陽斗大城怕聽

梅邨新樂府

雁門尚書行為大司馬孫公作也

潼關夜雨

楓秋聲

不畏賊兵畏左兵賊兵翻使左兵驚朦朧

十萬彎強弩直下潯陽浪不平

鄖

守麋紀畧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高斗樞撰斗樞字象先鄖縣人崇禎戊辰進士

由刑部主事累官湖廣按察使分守鄖陽自辛巳

六月以後屢被寇攻斗樞盡力守禦者兩載城卒

獲全癸未六月斗樞具疏請援朝廷始知鄖尚在

而閣臣陳演與斗樞有隙乃別推鄖陽知府徐起

元為鄖陽巡撫僅加斗樞太僕寺少卿銜及甲申

二月始遷斗樞陝西巡撫時全陝已陷不能之官

後福王建國南京以斗樞巡撫湖廣道路不通斗

樞亦竟未聞國亡後遁歸故里而卒事迹具明史

本傳此書乃其歸里後追述守鄖之事所載戰守

法頗具亦陳規守城錄之類也

遜國正氣紀八卷

〔明〕曹參芳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正氣

紀二卷《提要》

讓皇帝年表		嗣統四年		改年建文		永樂革除		萬曆追復		今上上		尊謚		五氣紀		羊長	
洪武三十建文元年		建文二年		建文三年		建文四年											
一年戊寅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春正月		春正月		春正月													
祀天地奉 太祖配 尊皇考爲 興宗孝康 皇帝皇妣 爲孝康皇 后冊妃馬氏 冊皇后 立皇子文 奎爲皇太 子		京師道不 拾遺		凝命神寶 成													
夏閏五月						夏六月											
辛卯嗣皇 帝位 上大行皇 帝謚						靖難兵變 京帝遁去以 崩聞											

尊母呂氏 為皇太后			正氣紀
秋七月 壬申北平 靖難兵起			年表
		冬十二月 太祖高皇帝 實錄成	
		冬十月 易寄冬 十月 文皇未改 元曆也 文年也	

遜國正氣紀卷之一

逸史臣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讓皇帝本紀

惠宗讓皇帝諱允炆孝康皇帝子呂后所出

太祖高皇帝孫也生於洪武十年十一月乙卯之日幼慈慧教孝友勤詩書志存古道以禮法自閑孝康皇為太子時適病癰皇孫年甫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離聞號呼聲惶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周匝旬餘始愈

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太子疾甚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皇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覺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喪三年太祖不可三年之內語未讙聲笑不露齒遠聲色絕酒肉獨立自處悉遵古禮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撫育備至寢食與俱太祖聞之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皇孫遽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太祖心許時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於春秋正德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毋過憂。

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馭宇，首建儲君。朕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五年矣。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適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乃命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諸文武大臣兼太子賓客，脩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讀東宮。又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勲爲左右庶子，朝夕贊弼。太孫夙英明仁厚，好典禮文章，旣正儲位，中外萬幾皆付裁決。是時政尚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二

嚴嚴 太孫濟以寬大一日侍

皇祖側舉大明律授

之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汝其熟玩以復。

太孫捧讀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解其義乎？對曰：解因

問名例之義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

名義爲重，維持風化，名教居先，以名義名教爲例，庶幾刑

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

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於本條下卽注寬恤之令，必

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

其意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其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

改之可乎？曰：試率意改來，因更定五條。

太祖喜曰：

善。太孫復跪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刑相涉者，

皆屈法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於盡法，而未原情，竊有所

不安。曰：凡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考禮經及歷朝刑法志，

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

不重，汝當平世，刑宜從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

刑可遵此又語。太孫曰：吾平日用刑雖重，然所誅戮者

皆極惡無道之人，去惡以保善，如去莠以養苗，非厲苗也。

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爲然。未若行德以風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三

之，但愧上之德薄，何憂民之難化。太祖喜曰：汝言是

也。嘗聽政，觸怒輒誅，夷狼藉，退怒猶未解。太孫迎問曰：

何怒之深也？曰：有累犯法，而好惡異常者，不得不怒。曰：上

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太祖不覺氣平，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民陳理，以子弑父事

送。太孫處分，遂從容詳審，得寃狀實情，竟脫之。

太祖猶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理父抱病

經年，因誤服藥而斃，繼母素憎，誣其枉以証之，得

太孫條其情而洗寃脫罪。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

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盜七人。命送太孫審。一見卽疑首盜非真。訊之果屬無辜。竟釋之。太祖覆審。盡得其所釋之原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文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太祖嘆曰。決獄者。信不可不讀書。後傳位詔中有云。

太孫仁明孝友。天下歸心。皆見於此也。二十八年冬十月。冊馬氏爲皇太孫妃。二十九年八月。詔議諸王見東宮禮。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太祖不懌。曰。月日皆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四

終。其不歿乎。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明日崩於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息。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傳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攸。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

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母得至京。王國所左。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獲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做其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內門。及西宮內。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灑掃之。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於諸陛之上。自十之日。以至十六。哭臨如禮。蓋不飲勺水。夜不純枕簟。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遺詔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嘗藥以進。扶掖以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五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親奉。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錄是氣。亦漸平。多所全宥。每當靜夜。侍衛俱倦。獨服立以待。呼無不應。應無不順。蓋終夕未交睫也。體素豐腴。至此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於大明門外。群臣百姓望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國喁然。有至德之思焉。是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皇太祖高皇帝受

云。廟中。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

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業。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常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自是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密啟。帝齋勅。勒令還國。愈致憤怒。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六

皇帝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太子殂。向欲遵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惡得殉庶人之節。況有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禮。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月易日。歷代因之。遺詔詳詳。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意甚遠。願陛下稍抑至情。待後請復諭曰。朕非敢

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伏經食則飽粥。有何不可。不則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小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七

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立孝陵衛。議革冗員。初。省州縣。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同參國事。泰曾受顧命。子澄嘗與上議。藩國事故。倚任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丙午日赤無光。七月。驛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命也。召董倫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念先朝舊臣也。賜御書怡老堂。時有旨。周王反者。從子澄議。命李景隆即訊周王。逮至京。廢爲庶人。以王紳爲國子祭酒。以張鳳李衡等世錦衣衛千百戶。有差。念原衛皆西宮別業。爲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八月

進魏國公徐輝祖祿秩。勅練兵山東。時燕藩已蓄異志。祖雖與王姻親。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備燕。茹常以貪污免。詔張統爲吏部尚書。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奉府審理副。尋留翰林充編纂官。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某日長星西隕。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英卒。遣祭獲喪至京師。謚惠襄。冬十月。營感守心。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平之。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岳池教諭程濟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八

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下獄。監察御史劉有年。上古逸禮儀十八篇。詔送前戶部主事史仲彬來京。十一月。詔顧成班師。還京勞之。及其副將何清宋景韓觀有差。詔舉山林材德士。以史仲彬授翰林院待書。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請勤政。帝嘉納曰。朕過也。詔禮部頒行天下。使明知朕失。高巍應詔辟止書。言宗藩之數時藩府相繼告變。燕雖稱病。日操練兵馬。招致異人術士。密謀不軌。帝憂之。以工部右侍郎張昂爲北平左布政使。謝貴爲都督指揮使。俾察燕府動靜。遣代王桂如蜀。

以銷其邪心。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十二月辛丑朔。帝省牲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詔賜田租。曰。朕卽位來。大小之獄。務從寬宥。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己卯

春正月。改天地祠爲南郊祠。庚辰大祀。

天地於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三日。帝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廢宮進素食。子夜展事。脫烏登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九

如禮祀畢。始御朝。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帝嘉納之。諭群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位。改元伊始。卽告聖帝名賢。及五嶽神祇。乃命史仲彬遍示卽位於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祀孔子。詔養老。賜高年絮帛有差。命官贖民鬻子。復減田租。勅脩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興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密有委託。二月。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命都督僉事耿欽偕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詔

尊 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熲吳王。允熹衡王。允熹徐王。遂賜天下詔曰。朕惟盛德不食報者。聖慶後昆。大位不遠親者。追尊宗廟。

皇考早登儲位。參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至治。用錫佑朕。嗣登大寶。已謚 皇祖考妣。而 皇考妣謚號未備。心切悼焉。謹採群臣議。追尊 皇考妣云云。擇日祔廟。妃馬氏正位中宮。共承祭祀。封三弟吳王。衡王。徐王。用夾輔邦家。夫尊親所以崇孝敬。正家所以厚風俗。嘉與萬方。共臻治理。其有懷材抱德士。有司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年八十者。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

各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帛一疋。綿十斤。所在貧民。歲給米三石。戚里收養之。荒蕪田土。莫之耕者。卽除徭賦。農桑衣食之本。勿奪其時。使得盡力。學校新以作士。備任使。加意風厲焉。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務使勳陟。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丑世同居者。勘聞旌表。水旱災傷。速開報蠲。軍中孤兒。存恤有定例。其年老篤疾者。撫之。願還鄉者。聽。前代軍民。骸骨暴露者。所在官司收瘞。衛所軍戶果絕。卽與除伍。民間有篤廢殘疾。不克自生者。收養濟院。例支衣糧。着爲令。詔下。普天膏慶。群臣請立 皇太子。

詔曰。有天下者。公天下。朕功未報於先王。澤未加於百姓。而急於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言。又請曰。立嗣必子。所繇來久矣。早慰天下望。幸甚。詔曰。堯舜夏禹。皆黃帝之後。更相授受。本出一家。其事可萬世通行者。朕叔濟濟。賢實秉德。以陪朕。諸母弟。具有淳德。克襄理道。倘數年後。幸而神人和協。朕於諸叔諸弟中。擇其出類者。嗣位。庶於官天下之中。不失家天下之意。著爲例。世守之。群臣復請曰。太祖登位之初。卽立儲宮。非私也。所以一人心。而防禍源。若今不定。更須後擇。恐啓宗室覬覦之。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一

心生小人反間之意。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願陛下裁察。詔曰。卿等固請。封弟後。擇吉立太子。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郡主。爲公主。儀賓耿璠。爲附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其肅。以周是脩爲衡府紀善。留史局。帝欲更定官制。會壽州訓導劉亨應詔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秩卑於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義。帝嘉納。已與孝孺等。大加更定。史仲彬上疏。以安靜法祖。

爲言。不宜驟爲更制。樓璉疏稱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之。帝曰。璉與仲彬皆知一不知二。六卿果可早於五府耶。祭酒果可在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當必以更爲是。群臣勿復言。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大不敬。無人臣禮。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帝曰。至親弗問。免民賃舍錢。韋松喬衛。三月丁丑祀先師太學。帝齋戒往監。獻拜跪禮如。祖廟御彛倫堂。錫賜師生有差。堂官講顏淵問仁二章。帝問天下歸仁與家邦無怨。其旨異同。祭酒對以乾道坤道之別。帝曰。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二

自身而家。而邦而天下。總我。一心。骨攝故。一日復禮。便家邦天下都歸仁中。敬恕工夫政是。克已實處。自能無怨於家邦。非謂家邦不怨我也。一時聽者快服。咸遂思聖學。絃誦之聲。遍郊圻焉。詔求賢曰。朕願海內沐浴淳德。泳濡文教。用迨配虞周。而賢士不畢集。朕心孔棘焉。其開科取士。一如洪武制。猶懼蓄德之士。或少文經世之猷。或逸格非薦舉不次。無以盡天地所儲該。天下所在有司。朝夕咨訪。轉相上聞。用稱朕志。燕王還國。未幾遣世子及高煦。高燾。至京師。或沮不宜偕往。王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

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輝祖亦勸。帝留之。且言高煦。悍無賴。異日寧惟叛君。行將叛父。帝不之信。尋遣還。王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俄北平僉事湯宗。左獲衛倪諒。上變告陳璘。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右布政使曹昱。副使張璉。俱逮下獄。尋編管瑛於廣西。昱削職。璉降銅陵典史。逮燕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帝用齊黃策。勅都督宋忠率邊兵三萬屯開平。凡燕府精壯悉置麾下。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璘。練兵山海關。召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還京師。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三

德順德。遣採訪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巡行天下。諭曰。卿等承命問民疾苦。與廉黜貪。務盡厥衷。毋負任使意。尹吉甫之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部使事也。京師地震。求直言。監察御史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於天。帝惡之。故貶徐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復原職。既而昌隆復上疏。觸忌。御史金焦劾其放言肆害。斥昌隆爲福寧知縣。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死。廢齊王榑爲庶人。國代王。岷王榑於其國。尋廢爲庶人。當是時。燕王威名最著。

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齊王黃子澄徐輝祖卓敬曰：「夜謀防燕，會燕長史葛誠教授余。」遂辰稍洩其謀。張昂謝貴馬宣彭二，每遇中朝使至，輒云：「宜早爲備。」燕王固知之，自覲。帝歸，卽托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圖爐猶搖首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

帝偵之，不之疑也。誠與逢辰密告昂貴曰：「王實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朝叵測，已而會謀備禦。五月，選補儒學官，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銓部用。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四

是月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詔，從衆軍中。燕王益懼，其部下朱能張玉等諫益肆。六月，詔讓燕遣中官逮燕府官屬，又密勅張信手致。燕王信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云：『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爾所能執也。』」信從母言，潛至燕邸，請見。王疑信伺察，陽爲感風，不能言，故作佯狂狀。信曰：「王果抱恙，守職不二。臣奉密詔在此，當就執。」王驚以實告曰：「生我一家者，子也。疾召，值遵衍定謀舉事，適謝貴等已集兵布城，圍王城。又以本調斷端禮門，張昂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會親走李。」

友直竊其州獻府中。王益急，卽呼王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易與耳。」先擒昂貴，餘無能爲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依內官所逃名收下，就令內官召昂貴付之，將必入，入則縛一夫力耳。秋七月壬申，燕王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設左右伏，昂貴不深虞，果入，入爲左右縛，不屈死之。燕兵遂起，都督指揮使彭二、燕長史葛誠俱被害。教授余逢辰泣諫死，遂奪省城九門，都指揮使俞瑄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來，留瑄守關。甲戌，燕王上書言齊泰黃子澄當誅，兵以靖難稱，燕山衛儲福憤不顧身起兵禦敵，繼而逃還薊州，燕殺獲衛指揮盧振夷其族，斬賢良方正杜奇。江北蝗有司請督捕，帝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微，捐通逃，周窮乏，以省實政。是歲不爲災，更有秋。」丙子前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攻燕，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偕本衛鎮撫曾濟整師再戰，不克死之。靖難兵遂奪薊州，襲通州，破居庸，守將俞瑄走懷來，退依於忠。燕王與將士計曰：「忠瑄共守懷來，必爭居庸，乘其未至，邀擊之。」甲申，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敗績，還守大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五

史 55—260

同都指揮使彭聚孫太力戰死之。俞瑄宋忠不屈死。敗走。一時將校憤懣死者百餘人。丙戌永平指揮使趙義郭亮叛降。開平上谷守將相繼從叛。而燕勢大振。庚寅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一萬引兵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靖難兵援救。貞等退保松亭關。亨陰歛於燕。忌萬不敢發。燕王以計間之。貞亨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萬家。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竇思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討。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繼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不幸骨肉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六

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廢人楠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彰其過。止正楠罪。餘宥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大逆。柏自知罪大難逃。先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親最近。不忍究。今乃稱兵犯關。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師三十六萬往正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班師之日。爵賞不吝。祭告。天。祖宗廟社。稷。諭諸王。削燕屬籍。諭誠北征將士。曰。朕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七

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狀父名時。帝方銳意圖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之旅。當急爲防禦。河北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指揮盛甯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分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克軍師。獲諸將北征。復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使事。贈故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徵雲南兵入京備征。已酉炳文師次真定。都督徐凱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先鋒駐鄭州。壬子中秋夕。燕王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破其城。盡殺守陣卒。屠其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燕王遂進至鄭州。奪戰馬輜重。炳文部將張保降燕。言炳文師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澤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遂歸。詐言兵敗被執。幸守者因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北兵旦夕且至。令河兵北移。得併力攻之。易炳文信其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燕至真定。炳文逆戰敗績。副將軍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

河北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燕王解圍還北平。是役也。內兵戰死幾五萬。弱絕無算。還馬甲輜重亦無算。吳傑帥師援真定。兵潰。九月丁卯。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時。帝銳意文治。日與孝孺輩居便殿。事文墨。齊泰黃子澄皆以北兵無能爲。帝不知慮也。至炳文敗績。始有憂色。問齊黃曰。奈何。子澄力薦景隆。遂用之。帝親餞之江上。重爲恩賜。谷王穗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帝慮遼王植寧王權通燕。召二王還京。遼王奉命。寧王不至。詔削權護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十八

衛監察御史韓郁上書。請與戚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持書勸燕。罷干戈之舉。厚親戚之誼。如是幸甚。不聽。江陰侯吳高及都督指揮耿璈。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叅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景隆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燕王率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安陸侯吳傑兵潰於真定。遁還。請爲南寧衛指揮使。冬十月。燕兵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寧王權及都指揮房寬皆降燕。劉貞陳自松亭關引兵來援。寧王向營州中獲衛指揮徐運陳

文襲破貞營。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引師渡蘆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棄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城。中守益堅。都督瞿能父子帥精騎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勒兵以待。景隆忌其功成。阻之。先是大寧既拔。率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自是大寧棄於埽。顏諸虜。其行都司隸於保定。致京師東南自失一藩籬矣。景隆別將攻通州。不克。燕王至會州。閱將士。立五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十一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燕王戰。敗績。景隆七營合戰。皆敗。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州。旣而九門兵盡潰。燕王再上書。辨八不軌事。尋傳檄天下。統兵三十萬。誅在朝左班文臣。時朝臣不知警懼。日究典禮。改官省衛。而燕勢益振矣。十二月。燕問遼東守將吳高削職。徙廣西。專命楊文守遼東。燕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岷府典膳李英等有罪伏誅。附馬都尉王寧謀叛。幽於其家。鎮撫魯璘起兵攻北平。不克。克之。河北指揮使張倫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以

卷一

本紀

十九

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瑺復爲兵部尚書。初今武官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居所。置聖訓古書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官室聲色之戒。命孝孺爲銘閱之。帝賜坐。問中庸孟子之深淺。對曰。子思孟子一脉相傳。兩書似無淺深。帝曰。孟子言堯舜之道。必用仁政。是謂法終不可廢也。中庸言無爲而成。不動而敬。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如必待法行而後服。與孔子爲政以德之旨。尚隔一層。孝孺沉思曰。如是則中庸深孟子多矣。帝曰。孟子見處直。截得聖學正傳。顧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二十

終未脫縱橫氣質。習於議論處見之。孝孺曰。亦時使然耳。而其理道。後先合一。加景隆太子太師。徙櫺王。檣於蘭縣。選募勇士以楊本爲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爲所鎮撫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之三。參贊大將軍高巍使燕。以錢芹爲行軍署斷事。茅大芳副都御史。葉砥翰林編修。顏伯璠知沛。罷齊泰黃子澄謝燕。尋留京師。

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燕攻蔚州。遂逼大同。李景隆帥師援大同。燕兵蹙居庸關。回南師凍餒死者過半。景隆遺燕書。請息兵。召解縉爲文淵閣待詔。

帝聞縉有可憐閒却繫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之詩。故召左參議楊砥上書畧言帝王之德。始於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則根本傷矣。詔革職。是月。詔禮部尚書陳廸。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等。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堯。御史王度。俞吉士。監試。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頑梗耳。豈可長爲定則。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一

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三道。置察院一。詔曰。頃以治獄煩興。酌易御史臺爲都察院。與刑部分治。今賴宗廟神靈。刑獄頗簡。其仍漢制。更都察院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治。宣教化。爲職。務忠厚以底治平。其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改景清爲御史大夫。以戴德。要爲左拾遺。以黃觀爲禮部侍中。掌尚書司事。觀奉命草詔。指斥燕王。辭甚嚴正。三月丙寅朔。日食。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八人。同日。周至治之世。論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爲準。堯舜禹

湯文武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諸身發於政事。施於民者。其後先始終亦可得而言與。夫繇親以及疎。篤近而舉遠。百王之所同也。故堯舜之世。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臣則共鯀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歟。抑爲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歟。朕紹承大統。每思古先聖帝明王之治。將何脩而使家給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罔空虛刑措而不用歟。圖治莫切于用賢。而患賢才之難致。化民莫先於敦學。而患禮樂之難興。果何繇而使野無遺賢。民皆樂於爲善歟。茲欲使海內熙皞。如唐虞三代時。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二

致之必有其道。施爲必有其序。諸生習聖賢之說久矣。其具於篇。朕將親覽焉。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爲翰林脩撰。勅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事。者給俸三年。入禮部試。如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夏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約日合師進勦。辛丑。燕王率衆渡馬駒。南駐武清。癸丑。景隆師至河間。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於白溝河。燕進至固安。乙卯。營中暴雨。水深數尺。已未。燕王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發邀擊。燕王驚曰。平安堅。

子往從吾征胡。知吾用兵。以故敢來先犯。吾必擒之。勇善戰。雖互有勝負。而燕實屢却。會都督指揮何清從執安始收兵還營。當是時。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燕兵惡甚。戰敗迷失道。王從三騎敗後。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得免於難。庚申。燕王復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南師戰勝。破燕後軍。房寬狼狽走。正危急。適高煦率精騎衝入合。王接戰。兩軍相持。都督指揮。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三

瞿能父子引精騎奮躍直前。大呼滅燕。南軍氣鼓鋒刃所觸。俱成齏粉。景隆亦麾騎乘後。燕王莫支。見玉龍丘福陣動。又見陣後塵起。驚曰。敵繞吾後矣。急馳赴之。督戰甚力。而左右惴恐。曰。敵衆我寡。奈何。曷退就玉軍。得併全力。語未已。南師益震怒。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燕王三易馬。三被創。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瞿能幾及之。王急走。隄登高處。伴作摩挲狀。招後繼者。景隆輩果疑有伏。不敢進。王始率衆馳入陣。陣動。正倉遑。聞忽旋風四起。折我大將旗。南師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倉通淵。

勝聚諸人相繼死。燕王喜曰：天贊我也！命乘風渡火。諸營於是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燕王計其所賜璽書斧鉞，盡為燕獲，溺死者幾二十萬人。燕王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時徐輝祖奉命帥師來殿，獨全軍以還。壬戌，燕兵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將陳亨、張信帥銳卒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丁丑，燕王率眾赴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攻之急。鉉、巍等痛哭誓師，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寧賢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刺之，請罷兵。辛巳，燕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咸哭，哭而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於城外，伏地請降。又請兵稍退，得全生靈。言畢，又哭，哭甚哀。燕王信之。是時，王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據永平、保定、北平三府，其他縣旋破旋守，無一堅降者。一聞濟南降，喜曰：斯中原要地，得濟南可斷南北。即金陵難下，畫中原自守，亦可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結令懸鐵板城門上，伏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四

壯士圍堵中約。王入城，呼千歲，遂下鐵板，拔橋，乃遣八請。王入撫諭。王果乘馬，張蓋，率勁騎渡橋而入。比入門，門役即呼千歲，鐵板急下，僅傷王馬首。王大怒，攻益急。鉉與巍隨機應敵，募壯士突擊，且累獲勝。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還，伏誅。改史仲彬為徐王賓輔，兼原官，詔各王府賓輔及伴讀伴講進對不稱臣，用賓師之禮。六月，八百媳婦國入貢，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王不許。秋七月，都督平安率兵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既而偵高燧出，軍良鄉，遂未進。八月，燕王圍濟三月不下，憤甚，計無所出。以僧道衍言解圍，還北平。鉉庸遂復德州諸郡縣，遂燕將陳旭遁歸。繇是兵威復振，朝廷又不復以燕為意矣。改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殿。又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承天門災，朱幾乙字庫災，詔求直言。九月，承天門成，改為學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徵洪武中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冬十月，置威武中衛募壯士清遠戍卒，羅義上言：息兵講和事，并錄上北平書，言夷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五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六

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志必先明順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封犯朝廷。即倖成。猶為不祥。况萬難無一易哉。宜謹守燕土。以安臣職。朝臣且惡之。議下獄。賞濟寧功。封盛庸歷城侯。克平燕將軍。陞鐵鉉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叅贊軍務。召景隆還。赦不救。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申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平安却靖難兵於鐸山。殺其統將陳亨。時安與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相為犄角。困北平。燕襲破滄州。執徐凱程暹等。械至北平。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獻縣知縣集民衆與譚淵迎戰。懷印死於陣。以盛庸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軍。陳睥平安為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為左右叅將。鐵鉉總理軍務。督師北進。十一月。庸駐德州。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所擄輜重。順流而北。自率衆循河而南。庸遣兵襲其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掠大名焚燒軍餉。十二月。燕兵至汶上。復掠濟寧。庸鉉率兵追其後。營於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燕將朱營襲破其營。都指揮唐禮被執。營走。乙卯。燕至東昌。誓衆大戰。庸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七

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恃屢勝。直衝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戰益力。斬其大將張玉。燕衆股慄。多棄甲。投降。朱能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致西南漸薄。燕王易服奮躍以出。兵衆為火器所乘。踉蹌奔走。庸趨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再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激以大義。故人人思奮。遂獲大勝。出師所未有也。當燕敗北際。王恃帝崇。每以單騎殿後。諸軍不敢飛矢相加。故得免於難。既而燕王退駐館陶。庸遂傳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王歸路。是月。詔舉優通文學士。勅方孝孺同唐士愚等。集古初經史中事為一書。以攷治亂。昭鑒戒。建文三年辛巳春正月朔辛酉。欽命神寶成。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帝以是告天地祖宗。宣布遐邇。通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群臣賦詩歌頌。詔頒示天下。廕城侯盛庸。獻京昌之捷。帝喜。傳諭天下。享告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八

太廟。燕王還北平。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召復舊。泰黃子澄職仍預軍國事。二月乙未。燕兵南下。駐於保定。衆將欲攻定州。王不可。曰。吾野戰則易成功。攻城難。於收效。況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未可必也。莫若擊保定。盛庸帥師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盛庸帥至單家橋。營於夾河。燕衆掠其陣。陣傍火車。火銳。強弩。戰船。周匝不可動。乃退。肅山千騎追之。燕率萬騎直薄庸陣。陣堅。終不可動。燕以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揮諸軍迎戰。斬燕將譚淵。董真保等。燕王更以勁掩庸陣後。朱能張武等從。王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及中鐵積。相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饒將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追暮。各歛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逼庸陣。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將士相顧遲疑。不發一矢。以帝旨。毋使殺叔父。故也。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陣東北。庸軍西南。自辰戰至未。互有勝敗。稍息。復起相持。庸兵氣正銳。忽東北風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擊。庸軍大敗。燕王大喜。曰。天贊我也。追至泲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廿九

沱河。庸還德州。癸未。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至真定。甲申。與燕兵大戰。擒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睥不援。步敗績。閏三月乙未。燕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泲沱河。燕王令騎兵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燕王來合戰。互勝負。已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王親以驍騎循河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王下如雨。矢集旗幟。叢於蝟毛。竟不及。王時安於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見內軍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無不一當十。燕王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不自恃。急下樓。墜而走。又會太風。發屋拔樹。衆皆驚駭。傑軍亦亂。燕兵乘之。殺傷無數。都指揮鄧戰陳鵬等俱被執。安傑還真定。已酉。燕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於大名。復謫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燕王上書。請召還真定諸將。帝覽書。嘆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孝孺諭意。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冷。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擣北平。彼必顧巢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卽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

辭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者孺草創遂大
理少卿薛昂持報燕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昂令
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昂奉命抵燕王問帝意云何
昂曰朝廷諭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王怒曰是給我
也。昂惶懼不能對燕將士欲害之王不可令護送南還
夏四月昂至自燕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
說也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五月燕遣指
揮武勝上書於朝言吳傑等違旨出兵帝覽書復召孝
孺諭意欲止兵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豈易復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卅

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願陛下詳察詔下勝獄六
月辛酉燕遣將李遠南掠餉道壬申至濟寧因其無備極
肆焚掠至沛尤甚前後燬漕艘萬餘糜糧無算河水盡熱
運卒逃散京師大震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袁中
伏敗績時觀海衛指揮張壽痛國事危急憤言其獎坐罪
論死自是朝臣皆箝口遣太僕少卿祝孟猷使朝鮮市馬
秋七月燕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燕兵破尾尖寨
平安率兵攻北平燕衆還次真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
於平村戊戌帝命方孝孺草詔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
書燕世子令歸朝許王燕地旣而燕測其謀壬寅太
將房昭率軍取保定駐水西寨期進攻北平燕王聞之
卽日還兵援保定是月監察御史金焦上戰攻守三策
爲邢部右侍郎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將孟善
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圖諒率兵餉援房昭
丁丑燕王圖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是月老撾入
貢九月平安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甲辰燕王攻定
州倭寇浙東冬十月丙辰真定都督指揮花英鄭琦率
步騎三萬援西水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列陣義眉山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卅一

北平。帝勅駙馬都尉梅殷募江淮南兵四十萬。鎮守扼燕既而。燕王遣書以進香爲辭。殷怒。辭拒之。尋劉來使耳鼻。曰留爾口回去說知。燕竟不敢過淮。復勅徐真馬漚爲左右府都督。充叅將。帥偏師北進。防燕兵。日南是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建文四年壬午春正月甲申朔。命魏國公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指揮葛進率步騎渡濰沱河。遇燕將李遠於萊城。戰敗。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敗於衡水。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卅二

燕王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景被執。吏目鄭華死之。燕攻汶上與沛縣。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清典史黃謙死之。伯瑋子有爲慟哭自刎。初設京衛武學。遣兵部右侍郎徐廬招集兩浙義勇。以祭海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燕兵至徐州。諸將戰捷。勒碑叙績。二月。諸將集濟寧。餉卒潰於鄒縣。燕兵復攻破徐州內官段實不屈死。三月甲申。燕王自徐州攻宿州入蒙城。都督平安統精騎四萬追躡。戰於淝河。敗績。胡騎指揮林帖兒其地里戰死。安等復結陣宿州。燕將譚淵斷徐州餉道。

尋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夏四月甲寅。平安既營小

河。張左右翼。緣河而東。與燕兵大戰。勝之。斬其大將陳文

韓貴。再戰。又斬其大將王真。真勇將也。王嘗曰。奮勇如

王真。何功不成。至是被戮。王憤甚。督戰益力。安奮怒。操

長槊追幾及。忽馬自騰蹶。王竟得脫。安嘆曰。真天命

也。燕卒大懼。議還北平。甲戌。魏國公輝祖引師來援。會何

福軍亦至。與燕戰於齊眉山。自辰至午。內師再勝。斬驍將

李斌等十餘人。會大霧。飲兵還營。先是燕喪陳文王真。繼

而拆斌。衆無所恃。懼甚。即欲北還。不敢顯言。請漸退小河。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三三

東就麥。伺覲徐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王聽之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渡者右。諸將皆趨左。王怒曰。若是事去矣。任爾所之。諸將乃不敢言。是時。王實內懼。不解甲。三日矣。會京師傳言燕兵北歸。帝以京城不可一日無師。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蓋兩軍相恃。貴進忌退。彼勸進。此召還。與亡之機決矣。丁丑。平安營於靈壁。燕王遣萬人遮餉道。令高煦伏兵林間。安率軍護餉。突至。斬燕兵千餘。王揮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復斬燕兵數千。卻之高煦伏起。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三四

王還兵掩擊其後。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狼淮河。至翼晨。燕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自擾。人馬墜濠塹。幾滿。營遂破。指揮宋瑄力戰死。福單騎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完伯。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自是內銳師盡失。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我輩萬死不足贖誤國罪。河南參政鄭居貞。率師勤王。被執。偕侄道經死。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至濟寧。潰於直沽。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三四

已丑。燕王至泗州。守將周景初以城降。辛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衆營淮北。王命朱能將驍騎。以小舟潛濟。庸未之覺也。及近營舉砲。衝突其陣。庸始駭而走。遂渡淮。克盱眙。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是時諸將分屯淮鳳。嚴遏燕衆。王欲從淮取道。阻於駙馬極殷。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河。而知府徐安毀橋。斂舟。殊難卒渡。王乃率衆往楊州。至天長。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遂乘勢克儀真。立大營於高資港。掠舟渡江。朝中始懼。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將犯關。中外臣民生視余之困苦。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五

而不救乎。凡文武吏士。卽日奮義共效勤王。不敢忘報。遣刑部侍郎金有聲。禮部侍中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身。然已無及。復召齊泰。黃子澄。勅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來援。是時朝臣莫知所措。老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以俟援兵。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毋多言也。勅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是月。徽州知府陳彥回。樂

佐如燕議和不許。帝憂懼無計。問孝孺曰：「奈何？」對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糧食器械俱備。盡撤城外屋舍，驅民入城共守，以待援兵。內外夾擊，決一死戰，尚可成功。倘不如算，車駕或幸荆幸蜀，收憤激之人心，集散亡之士，馬下難轉敗為功。」帝然之。命谷王橈、安王楹分守都門。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燕，以君臣上下之義為言。王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帝聞之，愕然。衆臣請幸湖湘，或幸浙海，僉謀不一。方孝孺、史仲彬、金焦等請效死。勿去。帝深以為然。勅魏國公、常國公分道出師禦敵。甲子，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三六

遣人齎書四出，趣援兵為燕騎援。乙丑，燕兵圍金川門。時王雖駐龍潭，猶冀京城鞏固，四方勤王師至，內外夾攻，故日夜為禦備計。至是，覘知軍民緩散，守禦無策，喜曰：「師可速進矣。」遂上書。皇太后言不得已起兵之故，為討賊輔成也。時谷王橈與李景隆守金川門，會燕王至，遂開門迎附。北兵遂入京門，卒襲詔，擲哭去之。京師大譁。魏國公徐輝祖率師巷戰，敗績。百戶平元奮力戰死。御史連楹迎王馬首，大聲數之被害。刑部主事劉原弼率家僮數十人巷戰死。兵科給事中龔泰、刑科給事中葉應龍

部郎中韓節俱投城死。太常寺少卿廖正高、巡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皆經死。戶部侍郎郭任、編修顧忠、綱柱死。鄒瑾、魏冕等自殺。兵部郎中譚翼赴火死。衡府紀善別自衛哭拜。先師自經。廡下一時死者，道者不可勝數。先是左都督余增壽謀內應，事洩，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諸人即殿前歐之，幾死。大呼請速加誅。臣等不與此賊俱生。帝猶不忍，至是始手戮之。欲誅景隆叛亡矣。帝知城中如沸，諸臣相繼死亡，即欲自殺。程濟告以出亡可免難。帝遂變服遁去。須臾，宮中火起，內臣有服冠冕圭袍赴火者。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三七

皇后馬氏率妃嬪自焚。一時相傳。帝崩時六月十四日也。丙寅，燕王肅清大內，詰問帝所在，官人指焚燬處焉。王乃出屍煨燼中，伏而哭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遂用翰林王景議為帝發喪，治葬，命如禮。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袁袞、樊闕下。帝位虛三日已巳，燕王謁孝陵，還即位壬申。以天子禮葬建文皇帝。逸史臣曰：帝為太孫時，博學喜文，事必法古。仁明孝友，聞於天下。及即位，獎用儒臣，愛民成俗。三年之內，幾致刑措，道不拾遺，誠賢君也。而臨亡不法，裁抑無術，復

牽制文苑。優柔不斷。緩急失時。以致身竄國亡。爲天下後世悲。果天使爲之歟。甚哉。乾剛所以爲君德也。

遼國正氣紀卷一終

正氣紀

卷一 本紀

三八

遼國正氣紀卷二

逸史臣曹參芳輯著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讓皇帝外紀

建文四年壬午夏六月丙寅靖難兵犯闕

皇帝倉皇莫措。嘆曰。敵兵四出。朕足不能行。奈何。翰林編脩程濟曰。非常之變。須以非常變通之。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吉。帝從之。適少監王鉞曰。咎

皇祖升遐時。有遺篋命臨大難。啓視謹藏。奉先殿左。今其時也。群臣急請出之。俄而昇篋至。四圍固以鐵。二鎖亦鉄。灌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一

帝見而大慟。命碎之內。度牒三紙。應文應能。應賢名。釋幘緇衣。鞋刀具。附白金十錠。有朱書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行。暮會神樂觀西房。帝泣曰。數也可奈何。吾皇祖天人也。禮拜畢。立召主錄僧溥洽。視髮。領應文一牒。以名與帝符。故適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側。因名與牒符。願受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稽首受牒。各祝髮。濟袖出黃冠。自易。群臣悉其事者五十餘人。帝泣曰。我去。爾諸臣奈何。御史魯鳳韶曰。頃卽以死報陛下矣。帝麾諸臣大慟。是夕御史給舍郎。縋城而去者四十幾人。

當以死報者。語在正紀。帝與程濟、梁良用等九人潛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棒擊之。不奮力而啓。隨出門。有舟待岸。帝疑之。舟人跪告曰：「臣神樂觀道士也。即前御賜名王昇是。」帝問曰：「爾何之？」對曰：「昨臣夢皇祖緋衣御奉天門。令兩較尉促臣曰：『旦日午時可牽舟抵後湖鬼門。俟出者勿洩。洩且殛爾。』臣故候此。」帝訝嗟。良用掖帝登舟。鼓棹而行。至太平堤。回視帝。淚如雨下。奮身躍朱雀橋死。帝遣招曰：「卿等何遽死？」濟曰：「帝在。臣何敢死。」遂同至觀薄暮矣。正疑懼間。應能希賢十三人至。共二十有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二

人。師曰：「吾欲往滇南。依西平侯。衆意云何？」仲彬曰：「大家勢重耳。目衆多。新主豈無偵伺者？曷若往來名勝中。東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給資糧。備旦夕需。朝夕相依。何不可？師曰：「然。自是更舉七家。」廖平、黃直、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王仲彬是也。翼日昧爽。景先偕仲彬步至中河橋。謀載適能程濟、鄭洽凡五人從。餘散走。期月終聚。當是時。迎附新主者。如瑞、景、隆居前。繼以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吉、兵部右侍郎劉儁、左侍郎古朴、劉季篾、大理寺少卿薛昂、翰林院學士董倫、侍講王景、脩撰胡靖、李貫、編脩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孜、幼胡濙、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監助教王達、鄒緝、具府審理楊士奇、桐城令胡儼等皆一時名臣也。咸稽首請正大位。楊榮曰：「臣請陛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王啞然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因是謁陵後。御極。如瑞首入殿賀。文皇呼之曰：「瑞。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瑞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文皇大悅。進瑞忠誠伯。遂革除建文年號。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三

遷 興宗孝康皇帝主陵。仍稱懿文太子。徙 呂太后於懿文陵。改封吳王。允熲爲廣澤王。衡王。允熿爲懷恩王。徐王。允熿爲甌寧王。尋降爲庶人。後皆暴死。幽少王子文圭於廣安宮。廢爲匡庶人。榜揭左右文武班官五十一人。皆曰奸臣。以文學博士方孝孺爲首。尋出賞格。徧收族誅。時師已去江濱。聞之。仰天大呼者三日。曰。天乎。我何罪至此乎。過矣。繼繇丹陽抵吳。江黃溪。八日至仲彬家。彬迎。師於別所。西扁曰清遠軒。衆出拜。明日。師改題曰水月觀。自篆其文。尋感賦曰。細雨披楊起綠烟。水波如織影迷簾。午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四

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越三日。諸弟子來會。聚五日。命各歸省。吳成學亦至。已祝髮。自稱雪菴和尚。願負擔。師不欲多人。命辭去。以詩送之。八月十五。新命追仲彬。詣勅縣丞輩德來。師率賢能濟逸去。至京口渡江。宿六合草舍。濟抱。師足侍寢。盡出葛衣爲念。師倡詩。濟賢能各成聯句。縣是過黃湓。宿居民余德華家。德華上食甚。衆謬稱皇帝老子。諺語也。師大驚。遂去。建德地遷抵襄陽。訪寥平。撫太子奎曰。吾僧也。汝當易姓。太子年方七歲。牽衣哭之。欲相隨。師不許。之王之臣家。平復寓。師

於西山中。景先亦至。居無何。平舉家逃徙。師留景先生山中。自與賢能濟入蜀。至夔州。遇馮淮於途。淮邀。師宿村館三日。時淮以章句訓童子也。

祭未永。樂改元。春正月。師大恚。授演之。永嘉寺。時良玉死海南。師命淮探廖平踪跡。六月。淮來。并以良玉死事告。師賦詩哭之。甲申。春正月。師去滇。三月。至襄陽。就景先於西山。五月。命景先入吳。會仲彬。六月。離襄陽。秋七月。師繇池上抵廣德州。八月。至仲彬家。信宿辭行。彬驚問奚速。師曰。渠方覓我而圖我。昨道間遇一冠蓋。瞪目相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五

視我。固疑之。速去。實爲汝也。遂相攜大慟。彬隨進綿衣履雜項。師受之。與濟先行。賢能仲彬。景先以次會於吳山。師匿跡杭之淨慈寺。依僧聯師。俟衆至。偕遊湖山。諸勝聯師。十高僧之一也。師出像遺之。禿而髻。頭骨硃然。曰髻不可剃。剃則刀捲其口。至今傳之。景先卒。重九。師遊天台。厲宕。周行三旬。有九日。遇焦淮。仲彬咸集。會。師於石梁間。運已祝髮爲雲門僧。稱稽山主人。淮稱塞翁。焦稱浦叟。仲彬留寺中以老。師遇廖平於耶溪。平因變姓名爲耶溪。然冬十一月。師離台州。時趙天泰。號天肖子。卒於蜀。

已酉二月，師至重慶，雪和尚結菴於善慶里，遂留居焉。因題其菴名三月，師病痢，雪和尚進栢葉丸三服而愈。六月將往雲南，命濟筮之，得乾之姤，曰：姤遇也。一陰初生，恐遇偵伺之人，已而聞胡濙鄭和果往來雲貴間，遂止九月，鄭洽訪師於蜀道，留公安卒。冬十月，黃直至，留三日別。丙戌三月，師別雪行，夏四月，至西平侯沐晟家，投五華山，登梵宮獅子座，時嚴震直以使事過滇，遇師於途，師驚避，震直曰：無駭，鳴咽數語，夜吞金死。師泣曰：震直滅影以全我也。拭淚而去，復抵晨家，未十日且聞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六

甌寧王允燦暴卒，嚴恐請師逸，五月能賢結茅於永昌白龍山，師喜而居之。丁亥三月，師不豫，濟煮栢葉湯療之。五月仲彬何洲道裝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程亨在焉，因同入蜀，至善慶里，聞無其人，遂分行遍覓，數旬復偕入滇。秋七月至滇中，偶歇寺左，遙望黃冠來，方欲審問及視之，濟也，時濟出乞食，故遇之。共相悲感，乘月同行十九里至白龍山，而天已曙矣。先是師勵念方黃諸臣抱病經年始愈，四人見師骨立，皆環泣拜榻前，有頃訴所懷來各獻方物，師殮之曰：不啻此三年矣。翼日師

率彬等遊庵傍諸山，自近及遠，遞相倡和。八月節，亭州三人辭去，彬獨留十月，師復聞朝臣受戮過慘，泣曰：諸臣皆爲我也。親爲文祭之曰：余德不諒，今四海沸，骨肉相殘，今覆宮闕，漆身吞炭，今溝中瘠，株連蔓勦，今無休息，爾忠魂今控天知，我泣彼黃泉，今血淋漓。戊子三月，仲彬辭行，師囑曰：今後勿復來，道路險阻一難，關津盤詰二難，窮途暮景三難，來何裨我，且爾心力竭矣。彬叩首曰：臣心政未竭也，相與慟哭，失聲。六月菴災，七月濟出募葺菴道者張靜成之，濟筮得小過之旅，曰：易焚其巢，不久殆毀乎。正氣紀

卷二 外紀 七

十二月，焦偕直雪至，已丑春，師東行，留賢能守菴，濟及焦雪直從，三月至善慶里，雪留，五月遊襄陽，詢知廖平徙蜀，庚寅三月還菴，習靜，空諸所有。辛卯春，有司毀其菴，師去白龍山，夏四月，至浪穹，賢能募建菴，菴成，濟筮得剝之坤，曰：剝極而順，吉卦也。龍戰之辭，有凶，慎之。壬辰三月，應能卒，夏四月，希賢卒，師慟連喪，並葬菴東。隨納弟子應慧，十一月，淮直來訪，癸巳春，正月辭去，五月，濟慧從，師南行，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七月，鐫應明鐘，師爲銘篆之。甲午秋，師學易數，適焦至，講究甚詳。

師是之冬十月應慧死納弟子辨空乙未三月師薨
賢能設奠哭之夏四月師出遊道途淮直留其主家數
日八月與濟遊衡山還訪淮直已去漢師卽行偶宿
蕭寺見廡下有二病人熟視之淮直也因留調治未幾俱
死師哭葬於寺東題其石曰兩忠之墓十月還菴立從
亡諸死臣主於會東祀之丙申冬命濟述從亡殉難諸
臣傳藏之巖石親撰文序之丁酉二月別築靜室於鶴
慶山中六月雪和尚卒七月雪和尚弟子丁空來言雪已
故師悼之十一月前臣胡濙鄭和至滇踪跡師恐潛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八

往衡山作慷慨歌曰我行自東山深海窮虎跡蛟蹤我行
至南地炎河乾偷換巢環我行至北黑霧毒霧燭龍沉色
我行至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道可行噫嘻
何道可行戊戌三月師欲之黔四月至金筑安撫司
居羅榮寨之白雲菴題二詩於壁爲之落井而手植杉於
傍至今井木猶存五月命濟圖師作菜根歌曰菜根毒
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已亥師註楞嚴法
華諸經自署曰文和尚九月命濟轉禽遁諸書不果庚
子秋七月傳彬來訪至襄陽及通州郭師家皆不知師

所在乃隻身往滇既而之白龍山覓菴不可得痛哭去
十月師偕濟遊蜀登峨眉山吟曰登高不耐東趨首但見
雲從故國飛十二月師還鶴慶菴頃之兩比丘引仲彬
至師問彬何來對曰弟子自白龍山奔求月餘無跡忽
值比丘緣也感愴備至既聞賢能相繼死益大慟奠於墓
前越月遣歸辛丑夏四月師復入蜀七月去粵遊海
南八月師寓橫州壽佛禪寺故禮部樂章之父樂善以
爲異僧從受浮屠法師嘗手書其額於寺門冬十月還
菴十一月偶欲避跡苦髮爲道士讀太玄莊老深契老子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九

虛無因應莊蒙沈洋自恣以適已之旨壬寅春遣空智
主鶴慶靜室別居淥泉曰泉水長逝兮余將何之癸
卯二月偕濟遊楚登章臺吟曰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
鴉遶樹啼六月遊漢陽登晴川樓望遠悲傷有江波猶湧
恨林雷欲翻愁之句七月留大別山遍遊十餘旬沈洋自
適甲辰二月東行遇仲彬於道聞榆木川變訝嗟久之
彬問師近況曰頗健飯饑食倦眠耳明日發江南瓢笠
相隨過屋而食冬十月抵彬家信宿彬族人名弘者猝入
識之稽首流涕問師來行境師指濟曰虧這弟子險阻

相依周旋不貳。二十年來戰戰兢兢。無有寧息。語未已。大慟。徐曰。今或可稍寬假矣。弘復安慰之。問所欲往。曰。將遊天台諸勝。弘因願備一日之積。負擔相從。居數日。師別去。弘送至杭。十一月。師偕濟遊寧波。渡海既聞。仁宗改元詔。赦奸黨族屬。仰天合掌者三。

乙巳洪熙元年也。春正月朔。師謁大士於潮音洞。作大士頌曰。以音觀音。何所起。以觀觀觀。妙明無跡。五月復過彬地。擬往祥符浦江。彬送之江上。聞洪熙升遐。嘆曰。天何奪我。仁人速也。有頃。別仲彬去。十月繇閩粵還山。十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十

二月。飲食命濟出焉。

丙午宣德改元三月。師命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六月。濟還。知焦資已卒。八月。祭從亡諸臣於菴。九月。廖平卒於會稽。冬十月。聞諸孫漢王曰。嗟乎。忍殺叔父乎。丁未二月。師移居鶴慶之靜空。命空智還居浪穹。夏四月。師復祝髮。八月。滇寇亂。師與濟入蜀。冬十月。宿永慶寺。詩云。扶鋤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及春。聞仲彬以從亡故。獄死。師哭之慟。道經之秋。遊黃牛磯。吟云。嶺猿夜泣湍波急。樹上

霜紅含淚色。雲愁烟慘雨冥冥。野老吞聲談故國。冬十月。遊漢中。遇廖平弟年乃悉平死。太子奎納平妹三年矣。師甚念之。已酉五月。還浪穹。菴已焚毀。六月。至鶴慶山。中九月。師復蓄髮。庚戌夏四月。師欲廣菴。命濟出募。士神助之。七月。菴成。師頌之曰。潛志軒。辛亥二月。遊陝。歷瞿塘劍閣。觀秦漢舊址。悲傷久之。與濟言曰。古今興亡大都如是。七月。還蜀。九月。至夔。絕糧。二黃冠給之。壬子春正月。師入楚。至公安。同二道士宿寺中。夜聞哭泣聲。甚哀。既去。覩遺紙。始知爲郭良梁中節也。追之不及。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十一

矣。因作蕭寺黃冠夜泣詩。五月。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亭有何年化鶴歸之句。八月。舟下九江。過池之齊山寺。九月。至吳山。冬十月。寓錢塘東明寺。畱其像。十一月。遊天台。留赤城觀。祭丑。駐觀中。往來梵剎。甲寅五月。師至吳江。訪仲彬子晟。適晟生子。命其名曰文。隨視其案宋史。更名曰鑑。留五日。聞仲彬所遺致身錄。嗟嘆不已。辭行。晟進衣糧。爲會稽遊。八月。還雙。十一月至山。乙卯春正月。宣宗賓天二月。師聞而痛悼。三月。偕濟遊粵西。踰嶽攀崖。登高長嘯。與濟言曰。吾隨在有爽心處。濟曰。悟矣。四月。

師至慶遠府。寓西竺寺。寺僧異之。適故侍衛指彈鼓。就而訪焉。識之。嗚咽不已。獻羔羊。師起作偈。繞而誦之。乃食。既登舟。英泣別。復進方物。師以乘馬酬之。及解纜。馬忽騰躍而死。師訝之。賦詩記其事。七月何洲。驚書於桂林。師來。遇洲於市。洲相抱而慟。隨師行。勸駕還江南。不果。十二月洲老死。師葬而祭之。

丙辰正統改元。八月。師還滇。題詩武定獅山。九月復上築浪穹。習靜。丁巳二月。師復祝髮。欲東歸。命濟筌得允之歸妹。曰此女子之貞。男子則否。三月從師入漢。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十二

中五月遊峨嵋。十一月復還浪穹。戊午冬。弟子應智遁。當是時。師猶恐露跡。遂偕濟入粵。己未正月。濟勸師還滇。不果。志謀東歸。復命濟筌之。得觀之否。曰所謂利用。賓於王也。不宜變否。中互良弔。良止。弔入。良爲寺人或遇。闍者留止。庚申春正月。師決意東歸。三月謂濟曰。余老矣。志決東歸。爾再筌之。濟復筌得歸妹。拊几感曰。大面歸妹。序卦之畫也。師年六十有四。今當春季。木氣將盡。至夏火旺。子生母死。且太歲支干皆金。火必克之。夏其危乎。未幾。師至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偶題詩壁間。曰風塵一

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環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云。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東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題畢竟去。閱者驚訝。相傳爲建文皇帝也。忽有僧冒之。自詭爲是。藩司以聞。詔械入京。同寓僧皆逮。師與焉。濟侍行。八月至南京。父老有識者。指曰。此程編脩也。九月至燕京。寓大興隆寺。御史鞠冒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鈞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十三

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各戍邊。師不得已。陳其實。御史見師長身。隆準。吐聲若洪鐘。進退夷然。畧無齷齪狀。異之。亦以實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詒視亮。往見。師指曰。爾吳亮耶。亮詭非是。師曰。我猶記當日事。曾御便殿。食子驚。偶遺片肉於地。爾時執壺。戲作狗餌之笑。云不是。亮聞言伏地。不能仰視。頃還奏。詔迎入大內。稱爲老佛。竟以壽終。附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裡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春聲哭木依上座至今誦之或曰帝之生也

高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

高祖使賦新月詩曰誰將玉指平描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

蛟龍不敢吞高祖曰猶可免於難後帝出亡果得

歸大內以終天年高祖之鑑神矣江上老人曰成

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迄今

列聖追思咸懷隱痛至崇禎甲申恭上

尊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恭親文揚武克誠篤孝

正氣紀 卷二 外紀 十四

讓皇帝廟號惠宗

逸史臣曰臣讀帝淵田諸咏不禁唏噓嘆息曰仁矣

哉帝乎然仁者必勇理直氣壯曷難奮發有為胡柔

在廷踈當斷不斷以致於亂耶攷其在外三十九年奔

走戰兢罔有寧息祝髮黃冠屢自易形抑何為者豈急

欲苟全性命故不恤隱忍受辱耶嗟乎主辱臣死忠也

君死社稷義也帝知諸臣為我獨不自為乎幸其全

身請歸崩葬西陵猶故天子遺風焉嗚呼慟哉

從亡諸臣傳附

程濟

翰林編修程濟朝邑人或曰績溪人博學通詩書洪武末

以明經舉為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

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一時異之建文初上書言某

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

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屆期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靖

難兵果起赦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

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

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十五

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為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

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盆腹之也淮上諸

將不用濟策致屢敗帝聞召濟還初濟與同邑高翔並

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

濟曰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既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

我願為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時

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

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

高皇遺篋計濟袖出黃冠易之被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

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濟嘗病。帝親爲煮糜。含淚坐榻前。不刻離。濟曰。濟不死。濟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商確。濟示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既而之北。平鞠實迎。帝入大內。濟北嚮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漁焚菴。散其徒。平陽葉二塚。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莫測所終。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十六

逸史曰。語云。天心留漢。王朗可假。天心去漢。孔明不足信矣。夫天之興廢。豈智力所能移哉。編修程濟。早覩西北起爨。具疏預防。固已有定識矣。既而曆數果歸。龍德將潛。乃袖出黃冠。屈伸變化。與時推移。卒爲一代純臣。冠達天知。命之學也。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蓋謂是乎。

葉希賢 楊應能

御史葉希賢。浙之松陽人也。舉賢良方正。爲御史。侃侃自負。建文中屢言兵事。謂武備不可弛。謀爲須用。斷文騰勃。

耿李二大將軍。失律當究。及京師陷。衆倉皇莫措。得度牒。賢以名與牒符。願祝髮掖。帝出亡。曰。我事君非事國也。後歷難險。忠懇愈篤。壬辰四月。卒於浪穹。臨終語。帝曰。臣力竭矣。心則未盡也。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十七

吳王教授楊應能。河南杞縣人。素以勁直稱。壬午六月。京師陷。與希賢同日祝髮從亡。相顧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專爲居職言也。賢應之初從。帝至仲彬家。復泛舟抵京口。渡江。重九夜。宿六合草店。當出亡時。諸臣皆爲衣濟抱。帝足侍。寢能盡出葛衣爲余。帝倡詩曰。黃花滿地帶霜開。濟賢能各成一句。闕已從。帝往來吳楚。獨漢間。或舟或陸。扶掖備至。壬辰三月。卒鶴慶。與賢並埋於浪穹。

逸史曰。先臣馮時可於萬曆間。遊黔西永洪菴。悉其菴在萬山深處。土人咸謂。建文皇帝偕兩比丘。嘗駐此三十年。墨跡尚存。後自滇而粵。莫知所往。馮曰。兩比丘者。豈葉與楊耶。初聚卒散。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擇牧圉耶。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子。厥考質首之仇。厥子回面而收鵠。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

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二公削髮殉主。其西山採薇之節哉。乃贊曰。神驚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有。回面事讐。亦孔之醜。噫。歎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難走。遊方之外。細流爲友。彼人奴哉。其心廣柳。憶若二公者。可謂無忝矣。

廖平 弟年

兵部侍郎廖平。荆之襄陽人。建文時。授是職。京城陷。日奉帝命。携太子出奔。負程嬰之俠。後帝至其家。寓西山。命太子更名姓。平遂棄其業。全家逃徙漢中。平自流於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十八

會稽。日賣薪給食。感雨晦冥。或歌或泣。若杳然無知者。人固疑之。然莫知爲何如人。一日遇帝於耶溪。遂號曰耶溪樵。嘗遊行溪畔。畫詩於沙。隨自亂其沙。不使人知。疑者親視。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鴛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身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焚焚一黑真。後竟死會稽山中。有弟曰年。以妹配太子。戊申十月遇帝於漢中。相持泣曰。臣兄已故。臣妹侍太子。三年矣。

逸史曰。曆數有歸。後夫殄滅。負程嬰之俠者。殆可爲歎。不可爲哉。至全家逃徙。孤跡飄零。乃得以事隱。以依終。豈非謂義衛志。智衛身耶。讀其詩。想見其爲人。荷歟。會稽片地。至今有餘韻也。

上景先 蔡運

鎮撫牛景先。沅人。初爲御史。改鎮撫。禦北兵有功。朝欲擢用。景先以疆場事重。願從征。既而來京。適城陷。帝議出亡。景先力贊之。乃出鬼門。其門狹不容啓。景先饒力。卽破之。之神樂觀。議給衣食奉行者。景先與焉。易道人服。夜走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十九

丹陽。遇一僧曰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後從帝於廖平家西山。平以帝托景先而遁。益爲潛。太子也。景先力任之。及帝南行。先獨止西山。二載已。又從帝之吳之越。同蔡運周旋其側。衛掖備至。甲申秋。卒杭之寺中。初景先出亡時。朝中微聞破鬼門事。逮治家屬。次妻劉。發教坊司死。

蔡運。南康人。以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遠俗自好。罷歸。起賓州知州。有惠政。壬午六月。從帝出亡。遂祝髮隱會稽雪門寺。因稱精山人。每令童子携茗椀筆牀。

泛舟而遊。望遠吟哦。悲感無常態。至幽僻處。伸紙賦詩。必自歌。用壯憤激。聲嘶氣絕。其歌竟。又賦稿。縛縷滿袖。歸則焚之。無有知者。嘗同金焦。馮滙觀。帝於天台久之。帝去。蜀涉滇。庚子秋。史仲彬往見。將與運俱行。比至杭。聞已物故矣。賓州百姓感而思之。

逸史曰。牛將軍。學問人也。壯而樂侮。叱咤雲霓。晚而頹。帝幽邃盤谿。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蔡賓州。建漢之龔勝。歟。語曰。世代降遷。事不及古。豈盡然哉。

史仲彬 史弘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十

翰林院學士史仲彬。吳江人也。洪武二十四年。以稅戶應詔。縛貪虐官吏六人。廷見。高皇帝條具若干言。尋付法司論死。上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糧事重。固辭。更訪治道。稱旨。賜饌及鈔。給驛舟傳歸。讓皇卽位。詔起山林材德士。有司以名聞。屬御史劉有年。上禮儀十八篇。兼叙彬經明行修。特詔所在官。禮請來京。陛見。試四書疑問。一。道。辨析詳明。授翰林侍書。元年春。奉命祭告衡山。四月。帝用訓導劉亨言。與方孝孺更官制。彬以安靜。法祖。具疏。不報。秋。尹昌隆奏。燕六勢甚。勸退守藩位。廷臣相顧愕然。

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舉而授之。尤而效之。何所底止。遂將募兵。今日急務。勲臣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深沉。以當一面。燕可圖也。昌隆肆言無忌。請加誅。夏。改爲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三年。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回。奏機密十二事。冬。賜彬歸省。勅詰。四年春。入覲。帝親諭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六月。廷議避難。獨彬與孝孺言。社稷爲重。守死勿去。是策之上者。又同御史魏冕。力請誅叛臣徐增壽。城陷。帝倉皇出走。彬期會於神樂觀。于夜與牛景先潛至河畔。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十一

夏。舟適家偵舟至。喜曰。神護我主也。遂載。帝泛江。一時烟波萬頃。天地慘澹。帝恐。彬曰。無傷。雲霧相從。可免觀瞻。帝始安。及抵家。適新命徧籍去位者四百六十二人。卽日削職。追繳誥勅。吳江縣丞鞏德來彬家。私問曰。建文皇帝在君家否。彬未及答。德微笑而去。帝驚。卽逸去。自是彬嘗注念。帝側。一覲於襄陽西山。一同何洲。觀於雲南白龍山。一覲於大理浪穹。一覲於荆之逆旅。每覲必獻方物。服色類綢繆曲致。帝眷念不已。亦再至彬家。後彬以從亡故。爲里讐連訟。凡十有七次。繫獄死。臨終書有致。

身錄。囑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艱苦也。後帝復至。適晟生子。命其名曰鑑。閱致身錄。泣曰。彬不愧斯語矣。

史弘嘉興民彬之族祖也。帝於甲辰冬。爲黃冠時。偶來彬家。居重慶堂上方。飲食弘笑至。識之。問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吾曾於東宮見之。方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彬以實告。弘即稽首堂下。涕泣問。帝近狀。拊膺欲死。帝許濟谷之。詳外紀中。旣而弘願備一日之積。負擔送至越江。稽首泣別。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二

逸史曰。余觀從亡中。稱材足御事。幹旋不失者。惟仲彬爲最。故彬之訪。帝日最多。帝幸彬家亦最久。及跡露被訟。至十有七次。危矣哉。當是之時。奸黨誅夷於前。逆黨屠戮於後。而天下垂首喪氣。若不勝其酷者。彬獨棲遲故土。不易服。不遠避。何哉。嗚呼。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終始周還。以一死畢事。乃復著書。自命謂之曰致身信哉。

吳成學 王批

翰林修撰吳成學。舉賢良。授是職。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

潰相失。以爲已死。成學匿去。隱姓名爲僧。號雪菴。初會

帝於吳江。臨別。帝送之詩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留兩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和尚會意走重慶之善慶里。有隱士杜景賢異之。與遊白龍諸山。山有松栢。難離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愛之。景賢爲造菴。和尚招徒居之。朝夕持誦不休。諦聽之。則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可乎。和尚會意。乃誦觀音經。帝曾留止菴中。彌歲。題曰觀音菴。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袖之。乘小舟急掉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三

又讀終卷乃已。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不戒酒。景賢時送酒飲之。和尚不好獨酌。每拉牧豎偕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而寐。和尚頰形秀爽。指柔曰。剪剪落筆成章。意氣煥發。能感他人。卒秘跡以死。莫有知者。嘗走滇謁帝。帝惟徒了空知之。成學初亡時。嘗宿王玘家。玘高其誼。竊曲備主事。覺以匿奸黨論死。卒無怨聲。玘蘇州人。官御史。

逸史曰。異哉雪菴。棄家如敝屣。置身於太虛。幾掃除一切矣。獨於騷經卷不已。何哉。馬遷曰。屈平之作離騷。

益自怨生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意焉。和尚當讀時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怨耶。非耶。隱君不可其讀易。而可其讀騷。寄意於茲。相視莫逆。會心哉。

馮准 黃直 王之臣

刑部司務馮准。黃嚴人。建文中授是職。京師陷。隨帝出亡。酌定往來道路。給衣食者。准與焉。後去夔州。以章句課童子謀生。爲對語及古詩。自題馬一子。或馬翁。或塞馬先生。無常名。亦無常題。藉給衣食耳。一日遇帝。留宿村館。

正氣紀

卷一 從亡

二四

三日後。准亦間辭主家覲。帝於滇。承命訪廖平家事。卽還。嘗大書壁間。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燁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主張藉高。是比見補鍋匠。相持而哭。私語畢。卽剗去。越數年乙未。與補鍋復遇。客死滇之蕭寺。

老補鍋者。按察使黃直。常州人也。累官侍中。尋改是職。金川後遁去。往來楚慶間。帕首挂短衣。行吟澤畔。顏容枯槁。匿而爲人補鍋。至州。三日卽去。去或復來。人有學其藝者。卽教之。教不索。後有學者。卽遣先從者。

去蜀之曰。世間破壞事。類此人。亦不知其意。楚慶間遇者。皆呼爲老補鍋。補或與錢布米。皆不擇。當食時與食。卽不復索錢。遇風雨寒暑。不出。出囊中錢。沽酒自飲。飲罷。或泣。或歌。令人感愴。嘗寄宿蕭寺。忽市遇馮翁。相顧愕然。已而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哭。且別。言勿復相見。後同馮復宿蕭寺。病且死。帝適至。葬於寺東。題曰兩忠之墓。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五

王之臣。襄陽人。爲欽天監。監正。京師破。被葛衣。出走。亦與出亡約。帝嘗一至其家。事露。之臣棄家走金城。行乞市中。狼狽憔悴。邊地極寒。常衣葛衣。不改。已而過河。依莊浪魯家爲傭。魯家雖異之。亦不究。所以之。臣取傭。買羊裘。披之。必覆。以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仍覆其上。久之。葛益破。縷。不肯脫。傭力倦時。輒自吟哦。或時聞哭泣聲。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識傭。欲與語。傭走匿。避旬月。俟其去。乃還。有問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居莊浪數年。病欲死。呼主人謝曰。我死勿殮我棺。俟西北風起。卽火。揚我灰。毋埋我骨。魯家竟從其言。

延史曰。三子者之行不同。而降志辱身。乃心王國。則一。

也。天下多惜其姓字不傳。至近世黨禁弛始知爲馮。黃直王之臣也。夫逃名而名隨。滅名而名益顯。豈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耶。然而今之時。懷忠之士。耳毀名異行。老死巖穴而不自述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金焦

刑部侍郎金焦池之貴池人。初繇賢良方正舉於朝。建文元年爲御史。燕兵起。尹昌隆請讓位。焦効昌隆。無人臣禮。又言李景隆懷貳。不可任。遂上禦燕三策。戰攻守。備悉肯綮。帝嘉之。擢刑部侍郎。壬午五月。北兵至儀真。詔天下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六

勤王。焦知事不及濟。與孫孺樓建畫策。城中尚有精兵二十萬。積粟盈倉。堅守之。青城一戰。尚可支持。況有盛將軍。樹駙馬。其後勳望師衝其左右翼。燕能萬全乎。不勝。徐圖幸。荆幸獨未脫也。衆愕然。幸孺獨是之。終不能用。及金川失守。焦泣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願身從。帝奔得與二十二人列潛至史仲彬家。相聚水月觀。五日言別。甲申重九。同諸臣會。帝於天台。戊子冬。觀。帝於海之白龍山。恭明年春。帝東行。焦同濟直借從。因留蜀時。朝偵猶急。焦伏巖樓。經晝。乞夜行。有六日。恬如也。甲午。復裝。

糧至浪寧。適。帝學數。焦釋康節元會。燿世。卽。數也。卽理也。乾無尾。坤無首。易之因時。妙用。帝深德之。越月。辭別。後同王資往河南。卒於祥符。臨終嘆曰。唐陵漢寢。今何在。北幕南庭。誰是家。踰年丙午。帝命濟去河南。而焦已歿故矣。至崇禎己卯。郡生立祠祀之。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七

逸史氏曰。金侍郎焦侃侃一代之臣也。然余間里中故老遺民。未嘗有稱說者。何哉。或曰。國初法網言脫禍隨。故相率隱忍。聽其若存若亡。以俟百世。噫。當時人心亦大可見矣。歷二百年。王命寵渥。而其事始稱。人始著。余得從剝落中。夷考其行。其慷慨立朝。臨難弗設。庶幾哉。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而合郡思之。崇尚廟祀。有以也夫。

王資劉伸

指揮王資。河南杞縣人。從偏將防守淮北。饒勇善射。喜讀古節義傳。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敗。輜重芻糧委棄。復藉資被執。遁還。又從徐安防禦鳳陽。奏事京師。言守禦之計。已而從。帝自亡。足備旦夕者。資其一焉。易服爲道士。會同金焦之河南。既隱金華玉華山。疑卽玉華山樵。

別見隱遁傳

鎮撫劉伸亦祀人也。出亡後與王資並黃冠講太玄老子甲申偕諸亡臣侍。帝遊天台遂留寺中以老死錢士升贊曰力不從心命也非戰義有所歸家亦何戀瘁矣間開剛哉百練黃冠者誰愧彼纓弁

逸史曰信哉虛顧其志實顧其行資讀節義固致身於君伸暫講黃老亦以死國雖或遁或老侍帝不父要之此兩人起起自立視景隆又芻狗矣

梁中節郭良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八

梁中節郭良並定海人並官中書舍人京城陷從帝出亡並棄家爲道士導引林泉憂君無已因共訪之公安寄宿佛寺帝自蜀入楚亦偶宿此時改服爲黃冠兩人不知爲帝帝亦不知爲兩人各自退避至夜半微聞兩人哭聲悽然而悲帝大驚異曰豈亦有大難白之寃耶促從者伏枕聽之時春初寒風蕭瑟雜夜泣聲慘澹備至帝益感愴待微明將密爲探訊起視之去矣聞其遺紙驗姓字始知爲兩臣也急追之不及乃作蕭子黃冠夜泣詩懷之詩曰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

拄杖坐西邊低頭不語意自閉亡何一人復冠纓髮黃面縞多愁顏拊掌遽驚還嘆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復夜叫寒鴉泣余衷縈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晨興欲往訊其苦兩公踪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字數箇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臆冰凍筆花寫不得後兩人日遑遑事奔走覓踪跡而道路差別卒未會帝亦不知其死所

逸史曰昔徐偃王走死彭城羣臣從之不忍去王嘆曰吾賴文德而不明武備嗟乎我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二九

皇其賴文德乎草野君臣間關險阻留此殘碑斷字以寄百世隱痛於戲難矣哉誰之咎歟

趙天泰鄭洽

翰林院編修趙天泰陝之三原人建文初以明經授是職壬午京師破帝出亡天泰與焉時葛衣因自號葛衣翁又號天肖子以訪帝老死蜀中

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出亡初同聚神樂觀議迎帝至家駕甫幸坐孝義堂堂中扁無故墮地天泰曰此不可久留帝即逸去尋跡者至無所得乃舍洽洽尋訪

帝於蜀道病留公安茅菴中遂卒。

逸史曰余嘗聞父老言及余德華事未嘗不同類而共嘆曰日事奔走無爲也及讀大家勢重之語傷心哉能免客死道路乎然不死道路又不足了熒熒初心矣趙鄭兩臣之終於蜀皆形影所樂蹈者嗚呼天有所興必有所廢理之常也全身苟活胡爲哉

梁良用田玉良王

中書舍人梁良用與中節同族父子兄弟八人並仕於朝出亡時良用載帝抵南門去太平堤視帝目不轉睛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三十

淚如雨奮身投朱雀橋下死同族相繼死者凡五人一時稱爲閨門忠節

刑部郎中梁田玉良用從子也帝出亡酌定給衣食通

往來者十三人田玉與焉後髡髮爲僧避跡無常或視

帝或募緣人莫知之竟以憂憤死

梁良玉亦中書舍人出亡時家族潰散良玉棄妻子隱姓名走海南市肆鬻書爲業困頓萬狀次年夏即死帝以詩哭之曰子犯難貴主重耳未還時嗚呼梁氏亦多英矣天不忍忠英淪沒故二百年後松楊王詔遊治平寺忽聞

轉藏上有聲異之令人緣絕頂得書一卷載建文出亡諸臣事顧歲久紙爛不可讀細銓得良用等九人各爲贊題曰忠賢奇秘錄

逸史曰周以八士興於朝明以八士死其國嗟乎梁氏之子豈有異哉士之遇不遇天也夫天能拂其所短不拂其所長莊子曰侯之門仁義存焉并仁義竊之而罪不及於當時伯夷潔行醜周守餓而名不絕於後世繇是觀之天者理勢而已而聲聞唧唧緣頂得書亦奚足怪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三一

宋和郭節 程亨 徐貞附

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皆中書舍人也同與出亡各變姓名挾上筮書走四方風雨晦明頗能預測人異之疑之兩人復匿藏和時稱樵主節間稱雪翁節嘗同史仲彬程亨觀帝於白龍山荊舍

程亨山西澤州人仕爲翰林院簡討張昺之親也初未與出亡約京師陷亨棄家逃及昺被族尋抄亨家逮亨妻楊氏子程禮禮妻張氏用火燒死亨就郭節於連州丁亥仲彬同何洲至節家訪帝踪跡亨適遇焉相持痛泣遂偕

節四人同詣重慶。不值。分途行。乞走雲南。遇程濟於白龍山深處。引拜。帝楊前見。帝形容憔悴。各慟哭。曰。弟子輩萬死不足贖罪。帝慰之。留一月。辭歸。

徐貞官工部尚書。陝西人也。帝出亡後。曾畱其寓。信宿事露。族誅。又命教坊群亂其妻至死。其幼女年十三。隸樂籍。樂官陳儀憤其事。乃陰養之。不令汚。洪熙初。遇赦。儀爲擇嫁良家。尚處子也。儀在穢職。而能執義如此。至今稱之。逸史曰。嗟夫。拙哉。二子之業也。不疑無卜。智矣。而主困身逃。人事日殊。豈亦有倖望而爲之歟。抑托以滅跡也。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三二

贊曰。匪屈問居。匪嚴隱卜。美明我心。妄持圖度。間關憔悴。志同道合。嗟彼居停。粹羅奇禍。

何洲周怨

太監何洲。周怨。皆海州人。同爲中官。素以忠義相勸。建文初。燕世子來朝。怨請畱之。帝不可。問子澄。子澄亦曰。不可。遂放還。未幾。兵起。帝悔不用怨言。壬午六月。

帝偕諸臣出走神樂觀。洲語怨曰。君亡義不容存。改面希榮。妾婦不爲。因追侍焉。帝命散去。各變姓名。走湖湘間。怨憂病死。蕭寺。辛亥春。洲與仲彬訪帝於粵西。至連州。

復偕郭節入蜀。不值。乙卯秋。洲鬻書於桂林。市已老矣。遇程濟。引見。帝相持慟哭。勸帝南還。是冬死。年七十有

三。

逸史曰。寺人禍國。其來久矣。我高皇有鑒於此。雖設中貴。止供灑掃。而銜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庭。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宮府謐如。雖讓皇紛更。祖制此獨遵之。加嚴焉。以故遺恨內臣。密謀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儼保之謂行。而撫監戾。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騎以交。阼予敵矣。延至逆振舉。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三三

萬乘之尊。輕擲蠻夷。喪中原銳氣多矣。而吉祥輩復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纒線盈朝。積骨盈邊。可勝悼哉。正德間。八虎橫一豹吼。逆瑾慘烈。禍延宗社。雖幸發自其內。然叅伍狡升。表裏作奸。寧免拒虎進狼之譏耶。繼以魏璫。孤承滿朝。忠良膏野。上公稱而廟貌祀。竊號竊名。古今慘變。向非

先皇帝威靈電掃。幾有不可問者矣。原其初。誰壞祖制。而至此。賢者能辭其責哉。然開有足取者。懷恩望昌。雲奇何文鼎諸人。可槩棄乎。若棄職從亡。追隨以沒。此

兩人者尤家傑所難也。嘯謂刑餘無君子哉。

昔子家子仕魯昭公。從亡七年。謀事發言。不廢臣禮。後意如知其賢。許以從政。乃不受而逃之。賢矣。太史遷獨遺之。曾不得與狐偃趙衰者比。豈其以功名未白於天下。不當置竹帛邪。逸史曰。致治有元勳。板蕩有忠臣。皆王國禎也。昔唐虞以二十二人亮天工。開揖讓於前。我國家以三十二人從淵田。繼揖讓於後。治亂雖殊。同歸於共。故歷三仁。周十亂。竝見稱於孔子。諒其時也。我從亡諸臣。麗無於庭。膏身於莽。戀戀故主。而不違。與七年之逃。十九年之富貴者。倍蓰矣。可不謂仁乎。故附載之。以誌君臣義云。

正氣紀

卷二 從亡

三四

遜國正氣紀卷二終

遜國正氣紀卷三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文忠列傳

甚矣生死之於人大矣。驟而語人以死。誰不懼然驚愕然。駭。迺事關社稷身繫綱常。尤有重於死者。不得不舍輕就重。而擇所取焉。何者。臨難不避。忠之善經也。之死靡他。臣之大節也。人臣不幸當國家橫決。變出非常。不能竭股肱之力。捍患禦難。轉危為安。繼以一死分也。然不易言者。商惟墨胎。漢稱龔勝。唐嘆河北二十四郡無忠義。宋指南朝李侍郎。雖張顏文陸輩。不乏決腹剝胸。要皆後先繼起。未若我遜國際。濟濟多英。於斯為盛者也。居者死社稷。禦者死封疆。而不屈者死犴狴。株連者死燔場。其他且竄且誅。殆不勝數。嗟乎。一堂鼎革。朝市不更。鍾簴無恙。亦若可死。可不死已。而諸臣寧負順天應人之舉。決不忘歌薇叩馬之心。寧甘鼎鑊刀鋸之慘。決不效檻車敗面之辱。誓此心以捐此身。其遺骸朽骼。啖烏。窮豺。貉。而不自惜者。此無異故彼誠。自擇所處。維綱常社稷以為懷。二心者。愧也。余跡今追昔。欷歔憑弔。恨不得與方黃景練。明大義於中天。徒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一

寄痛於嶺猿夜泣何爲者。幸今大典昭明。尊稱崇祀。起二百數十年幽魂。而風之與乾坤並耀矣。語曰。不沒人之孝。而後有孝子。不沒人之忠。而後有忠臣。鼓舞之機。間不容髮。余竊其意而筆之。作文忠傳。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

方孝孺 妻鄭 廖鏞第銘 胡于昭 劉端 王高

盧原質 第原 鄭公智 鄭居貞 林嘉猷

劉政 方法 倪旺 子遊 葉惠仲

魏澤 余學夔 王稔

文學專士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孫薦辟爲濟寧守學術治行各於一時生孝孺是夕有大星隕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目爲小韓子初入鄉校見聖賢姓字或良將相遺容即低回企慕有願學之志會克勤被誣逮繫孝孺跪乞身代不報時宋學士濂以文行重海內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學焉濂一見深異之曰吾閱士多矣未有如子肯從我遊乎即假館授業克勤再被誣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克勤沒孝孺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是時濂亦乞身還金華孝孺來往四年盡得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藝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已任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

高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於臣使見 皇太子賜

晏故歆其凡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高皇聞之喜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輔漢試靈芝甘露論

高皇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注曰異人也吾下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孝孺歸杜門著述適有讐家獲罪詞連孝孺所司籍其家械送闕下

高皇識孝孺名立命釋之令奉祖母挈子還二十五年復辟至時方重賞罰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四

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敦篤力行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甚喜講論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各其讀書齋曰正學故當時蜀治依於禮樂諸王莫比焉丙子徵入典應天試三十一年夏皇太孫卽位以

太祖遺命趣召孝孺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宸前批答故孝孺有詩云各處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渾

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云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

名正心孝孺獻銘又獻凝命神寶頌比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卽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北兵旣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絕命辭曰天降禍亂予不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祭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初燕兵出北平時姚廣孝送至郊曰江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五

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及入京帝以崩聞孝孺服斬衰晝夜哭

文皇旣登位使廖鏞兄弟召之數四不至乃使人收之孝孺至闕下哭益厲不止上怒令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羣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趣召之不至乃使人擁之入旣至孝孺悲痛聲徹殿陛左右禁之莫能止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渠自焚歟孝孺曰成王卽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

弟。上曰：此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抵數字，皆之，投筆於地，又大哭，且哭且罵曰：「外郎死，詔不可草。」上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奮然曰：「能殺我九族，不能殺我十族，復哭罵不已。」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旁至耳。孝孺猶嚙血，犯御座，罵聲啾啾不絕，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氏、鄭先自經，次悉燔夷方氏墓，籍九族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吉等盡誅之。上怒猶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爲一族，凡坐死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六

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還蜀，孝孺不得與俱，爲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及往事，泣行數下。濂沒於薨，孝孺自漢中走哭，盡哀，言於蜀獻王。厚恤其家，道薨必艤舟哭，移時乃去。與郭濬、林右、劉綱、王紳、王綱、鄭楷、趙象、王叔英、劉浩、葉見泰、友善，晤言遺書，必切劘道義。其文章議論波瀾，大類蘇氏，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嘗謂道之與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賦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刑政，作深慮十篇，以募臣女。主夷狄，雖

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皆前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其一字，寶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詔方孝孺輩皆忠臣，其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於世。都督廖鏞與弟銘、巢縣人，祖永忠，開國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衛殿庭，靖難後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七

文皇以鏞弟兄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尚不識箇是字。」鏞銘復命。上怒，令收孝孺至，磔於聚寶門外。凡七日，而罵聲不絕。鏞銘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收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奏獲之，送刑部論死。鏞銘及從兄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併銘女送浣衣局。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字伯尚，世居嘉定州榮縣之東平鄉。子昭富經術，性方介，少從方孝孺遊。漢中蜀獻王喜其爲人，賦詩贈之，以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

翰林院簡討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進刑部左侍郎九月十一日坐方黨受僇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年皆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編伍妻王女佳兒給千戶喜孫為奴獨弟志遠為四川按察僉事匿丹稜以免正德間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寺丞劉端即中王高俱南昌人同舉建文庚辰進士素相善端繇給事中遷大理寺丞高為刑部郎中壬午之變端約高棄官去以全名節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八

人端曰忠臣也

上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

上惡其言命與高俱劓之且笑曰看你這副面皮端嘗曰我到有顏即死可見

皇祖無愧上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少卿盧原質字希魯浙寧海人世家桑洲為巨族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為外兄而文學資益於方門為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選屬天台歷官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壬午孝

孺死原質坐黨被族與弟原朴等同日死

監察御史鄭公智字居貞浙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王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方孝孺至京舉賢良授御史職吏治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外戍其族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九

祭政鄭居貞初名久成改名士恒以字行徽歙縣人豐顯美髯善書始侍父潛官閩中因家焉從尚書貢泰遊洪武中舉明經授華昌判陞禮部郎中文行為時所重二十三

時江海上尊酒話西秦。次章云。爲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巖空劒氣。萬卷有虹光。爲政慚吾拙。摛辭屬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負詠甘棠。

僉事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因族無顧恤者。惟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復與鄭公智負笈走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孝孺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嘉猷以儒士較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薦爲府寮。建文初。辟爲編修。遷陝西。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

僉事嘗被燕召入。居最久。得其隱情。以二郡王素傾世子。故告孝孺。孝孺入告。遣錦衣千戶張安。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史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論外。嘉猷大慟。謂僚友曰。大丈夫當見義勇爲。遂歿之。

舉人劉政。字仲理。南京長洲人。父以禮通經學。爲沛縣廣文。政穎敏力學。生平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試官方孝孺。出托孤寄命題。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百易中孤鳳。吾當虛左以待之。及

帝遁去。孝孺被戮。政痛君師俱難。遂悲憤不食。或曰。政聞靖難兵起。感憤成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因病卧未得行。抱恙數月。問其家。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恐其疾之殆也。秘不以聞。及京師陷。頗久。政乃知之。怒責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伸其志。以死。遂頓足榻前。嘔血而歿云。

都司斷事方法。字伯通。桐城人。性孝友。博學淹貫。舉建文己卯鄉試。爲方孝孺所取。士授四川斷事。泣官抗直持廉。文皇卽位。諸臣皆表賀。法慟哭。不肯署名。嘗作文選祭孝孺。尋以方黨被逮。舟過安慶。投江而歿。女貞姑。痛父難終身。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一

不適人。至今子姓繁盛。理學方學。漸皆其裔也。

都督僉事倪旺。巢縣人。佐

高祖有功。累官是職。子遴。授世襲指揮僉事。博學好問。嘗同廖鏞兄弟。授業於方孝孺門。後孝孺歿。遴哭之慟。設奠祭之。遂不朝。上怒。削職論死。孫德逃隱於城南島。龍岡著有卧雲集。載革除事甚詳。

知府葉惠仲。名見泰。以字行。浙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見泰。字夷仲者。爲方孝孺所知。並有文名稱二葉。各有集。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爲會試同考官。後陞南昌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指斥舊事以方黨論。死年六十四。妻蕭配。千戶泰貴爲奴。

典史魏澤字彥恩。栗水人。有學行。謫寧海典史。逮捕孝孺時。澤藏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遺種。謝遷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澤有過孝孺故居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至今稱誦之。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二

余學夔台人也。博學能文。尚氣節。喜周人。緩急。孝孺族誅。學夔知其幼子德宗。匿魏澤所。乃易服。變姓名。佯狂乞食。過澤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語。澤驚叱之去。去又復來。遇於途。歌如前。澤目之。他。所與語。移時。知其心。乃以德宗付之。時年九歲。耳學夔。携之。匿海島中。彌月。乃循濱海。歷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僮。善結網。兩人遂學結網爲生。上海進士俞允方門人也。家居不仕。學夔携德宗訪之。三叩。得見。允大驚喜。默祝天地。高皇。收育爲子。遂更俞姓。學夔竟赴去。不知所終。德宗後裔。有爲南昌司訓者。鄉人葉

孫爲置田宅。要之歸台。奉祀事。

王稔字叔豐。稔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業於方孝孺。甚爲所器。孝孺之及於難也。稔周旋其間。與孝孺外任鄭珣至聚寶門外。求遺孩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以其祖父忠特從宥免。且需用。稔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青岩山下。終身焉。時詔毀方孝孺文集。曰。敢有收藏者。與奸惡同罪。有庶吉士童朴素喜孝孺文。家藏若干。與友人楊善私言。善借觀。密聞於朝。上怒。戮朴於市。而黜善官。自是天下惻然。稔與童景庸書。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三

執事與同志商榷。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行狀以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諱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傳世。稔性孝。事父母必極其誠。遊其門者多賢。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巖集。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逸史曰。稔志之學也。以明王道。闢異端。綱常名教。爲已任。使得竟其所學。庶幾哉。與周召畢散。稱路矣。迺適時革命。竟衰麻慟哭。嘔血以死。蓋所云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者爲無忝乎。余嘗讀其文詞。不禁慷慨。歌泣數行下。而宏毅之風。真足廉頑立懦。謂讀書種子。至今尚存也。可其從弟諸臣。大都皆仁人也。故殺身不變。而魏余王稔。徃狂乞食。恤其苗裔。傳其盛業。有古俠風烈也。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四

卓敬

戶部侍郎卓敬。浙之瑞安人也。字惟恭。生而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一目。終身不忘。七歲與羣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性至孝。不以道遠廢定省。嘗夜歸。值大風雨。迷失道。得一咒牛馮之行。比及門。縱之。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每上疏。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敬謝曰。敬以寒微。荷天子厚恩。擢置諫官。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得。雖死不可回也。禍福豈所計哉。時諸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五

王在宮中。服飾多僭擬太子。敬乘間進曰。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宮中服飾。與太子埒。嫡庶不分。尊卑無序。此外道也。何以令天下。上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讓帝初御宇。燕藩來朝。敬密奏大略。謂燕王智慮絕人。酷似先帝。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耳。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驚。袖以入。翼日召見榻前。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語及此。敬曰。楊廣隋文不允親耶。帝王之孝。在保安社稷。小節非所論也。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吾方思之。事竟寢。繇是燕得藉北兵趣京師。帝始悟敬言。然已無及矣。燕王卽位。罪敬不迎乘輿。捕至曰。此小臣。得非當日建議徙封。幾至搖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乃爾敬曰。先帝如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繫獄。命中官以管仲魏徵事諷敬。敬抗辭不聽。上感其至誠。未忍殺。姚廣孝名道衍。時每爲敬所輕。甚銜之。乃進言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六

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有機。不可失也。上曰。向者奸臣皆欲害朕。惟敬議徙封。建文君聽其言。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夫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底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寧有今日哉。乃命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日面如生。夷三族。沒其家。圖畫數軸而已。妻劉女。楊奴。發教坊。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惟卓敬耳。敬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靡不精究。猶邃性理。所著有遺書五十卷。發明周

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別有詩文五十卷。門人黃潮光。藏於家。後廬陵劉球傳其事。私諡曰忠貞。

按兕牛事傳甚奇。錄之以見至人每多異遣。非誕怪之說也。敬嘗讀書山中。偶夜歸。遇暴風雨。迷路。遙見林中。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扣門。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吾師知郎君來。使我候此。敬仰視門額。有體玄二字。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揖之。翁起相。步苦敬曰。欲急歸省親。敢乞一燭。尋路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小枯葉。郎君且燎溼衣。徐爲之計。敬起解。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七

衣。問童子曰。翁何姓。童子曰。吾師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遙翁名。敢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間陶隱居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稍憩。不覺淹歲。今亦將還故山矣。敬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無用知也。燎衣訖。又乞還。翁曰。郎君既不能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敬大喜。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

汝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取一僧帽為贈敬辭曰吾志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耶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繩桶具及僧家衣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而牛行甚駛勢若飛禽須臾已及門矣還從牛背呼其家人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肩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八

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咆哮化為虎而去室中人大驚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雨夜所經行者壁有潘閬爰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路而歸見虎跡歷歷尚存焉

逸史曰知幾其神知死必勇豈卓侍郎謂乎一時忠臣委身赴難死焉已耳無大石畫也敬深憂遠慮獨為徒

薪計禪國事多矣至守節不回忠實誠信雖一德猶感動之況百世下乎雍雍城固宰相才也

鐵鉉宋宗軍

兵部尚書鐵鉉字鼎石河南鄧州人家豐和鄉慨有才喜談兵陳事洪武中鄧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今字時朝政威神羣臣奔走奉職救過不贖鉉獨以材能稱任使有藩府坐法刑官久鞠不能奏當乃屬鉉片言決之上益喜凡法司疑獄盡屬之未幾擢山東叅政靖難兵起李景隆將軍馬數十萬禦之駐德州鉉督餉飛輓芻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景隆軍敗南奔鉉與叅幕高巍遇於臨邑協謀定計收潰卒保濟南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十九

北兵至圍城數匝百計急攻屹不可破鉉出不意襲擊敵兵城攻壞者隨輒繕完先以藍布大幅界灰紋其上如甃石狀張於外褫以蓍席并力潛築北兵遙望驚以為神遂不敢逼北兵又隄水灌城城中人悉鉉曰計且破之不二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又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復請退兵十里全城中人王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戒曰俟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投橋乃遣人請入撫諭王渡橋至城下城開比入門門內羣呼千歲鐵板悉下傷王馬首

王急易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乃躍而過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譟罵北兵大怒攻益急以礮駭城城盡震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有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趨真定南諸將隕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十

平破北兵回領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兵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苦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制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赴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勞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斬燕大將張玉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賜金幣誥命鉉入謝賜宴餽粟肉尋

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掌天下兵壬午四月北兵至宿州鉉督諸軍奮擊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王欲北還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至六月京師陷天下已盡歸燕矣鉉猶擁孤軍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言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海南安置于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一

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鞍轡局充近習嘗義死妻楊弁二女發教坊揚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嘗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挽臨粧鏡雨淚雙垂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久之鉉同官以詩聞次女亦有春來雨露寬如海之句上閱之笑曰彼終不受屈乎乃赦出皆適士人云
逸史曰嗚呼鐵尚書鉉不世才也崛起豐和非有藉而爲者收集敗亡累瘡登陴出奇計聲振海內雖

文皇且憚之。可謂知勇俱者。使天命不改。成鉉志。竹帛爛然。則徐常後多一功臣矣。而焚膚納肉之刑不加。孰成爲烈丈夫也哉。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二

景清 劉固 弟國子超

御史大夫景清。本耿姓。報籍訛爲景。陝西真定人也。倜儻尚大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觀。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生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嘗假書於人。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素所業書。即肯誦。徹卷及問。生無以對。祭酒叱生退。清出。隨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道淳化。淳化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妖曰。避耿秀才耳。女以告父。父追清。道故。清書耿清在此四字。令粘於戶。妖遂絕。以斯知清正氣可驅邪也。甲戌。試春闈。第三廷對。賜第二。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偶指註誤下獄。尋宥之。出守金華。已改巡茶川。陝建文初。擢左都御史。改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王嘗燕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復爲御史大夫。未幾。燕兵入京。夾當是時。帝以崩聞。人心轉向。勤王之師。無可復徵。諸抗灰者。澤量若焦。終無裨國勢。清不勝憤。然欲爲圖度。而計畫無奈。乃詭自歸附。欽察頭首狀。與迎降者無異。

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自是清恒伏利，劔於衣衽中。伺間發之。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上心動，命搜之，得匕首於懷，詰之，清知事不成，遂奮身直立，張目自鳴曰：吾之所以不死者，欲爲故主報讐耳。今爲此不成，天也。厲聲罵，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直前，噴御袍，聲徹廷陛，舉朝臣震恐，乃命醢其肉，以草實皮，械繫長安門，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清所，忽索自斷，厥行數武，若犯駕狀，左右驚怖，乃命焚之，已而，上書寢，夢清伏劔，追統御。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四

座驚覺，不怡者良久，曰：清爲厲邪？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天啓中，秦人高其義，復專祠祀之。

教諭劉固，字永貞，陝之真寧人，以儒士授山東青州教諭。建文元年，因母老乞歸，許之。時耿清爲都御史，以書招固，蓋以真寧地接代境，時五藩扇亂，故也。無何，靖難兵起，固去秦家江右，意近京師耳。清適固弟國，因與國來京師，依耿。壬午六月，燕兵迫金川門，國固出城，固曰：母老，固幼一也，况固自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潛寄書於

王氏及城陷，固閉門兀坐。又恐驚老母，已而清以挾劔被族，罪連姻婭，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僇於聚寶門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見父母將刑，惻然憤怒，髮上指，繩縛俱斷，遂躍起，牽刑人刀，連砍十餘人，事聞，詔凌遲固，年三十六。

按幽忠仙蹟云：近有降於箕者，曰：我劉永貞也，名固。因耿大夫禍連誅，歎曰：一門都受戮，獨有外甥存。楊僊離孔娘，言之聲亦吞。文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人間先生今何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五

仙曰：財入童初宮，踰年，又有降於箕者，詩曰：短劔光飛雪，還疑練帶鋪。龍吟豐邑獄，鬼嘯蜀王都。燕客窮圖見，秦官擁陛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亡臣。劉固書。又詩曰：易行白沙上，易去跡不滅。易往不復來，易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鴉那。初蘭椒漿沁，心熱明月炤。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鳥啼幽人未能寢，空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猿悲，徹書法適宕。工部侍郎徐良彥有記。大學士錢士升續記之如此。

逸史曰。語神語鬼。聖人懼以此疑後世。不道。道其常而
已。故經曰。事君致身。亦以身之外。無復能矣。景清蹈鼎
鑊後。而枯皮厲鬼。皇帝幾不自安。豈妄也哉。此其氣
直窮千古。謂之奇忠可也。而以俠客荆軻擬之。陋矣。彼
劉園莊士子超者。壯士也。使起而任之。可以爲將。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六

練子寧 徐子權

御史大夫練子寧。江西新淦人也。名安。以字行。父伯尚。洪
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
安二府判。卒於官。子寧。少英敏不凡。從其鄉竹庄先生遊。
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村暮雨。泉石通一夜。春雷長籜龍
之句。稍長。與金幼孜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
爲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明年登會試。廷對極言朝廷近
冒用人。徇名而不責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古人育才
之道。甚剴切。擢第二。授翰林編修。子寧益以名節自礪。聲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七

望蔚然。未幾。丁母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
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調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
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後因罷都察院典刑獄。
改爲御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事。職專糾察。廼拜子寧爲
御史大夫。特見信用。北兵起。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時李
景隆姦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之曰。爾
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負於汝。乃
敢懷貳異志。喪師辱國。不忠之罪。萬死莫贖。請速誅之。不
聽。憤激大呼曰。賣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奸。不能除

奸請先伏誅。遂罷朝。北兵渡淮。中外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道用。衡府紀善周自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兩人。子寧從傍阻之。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詎者。鬼而止。及燕王卽位。縛子寧至。李景隆因前憾。請速誅。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磔之。族其家。姻戚張易存。楊文壽等。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數百人。方孝孺嘗稱子寧多學。而文後王佐緝其遺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八

文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嘗過安慶。謁余忠宣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荆楊。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識者知其必以忠顯。正德初。提學李夢陽。命有司梓之。立祠祀其父子。先是子寧妻秦氏有身。生子戍所。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後胤僅有存者。知縣黃尚賢。索得一人。匿他氏家。復其姓。俾主祀之。徐子維。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爲刑部主事。素與子寧友善。以名節砥礪。京師陷。聞子寧死。權慟哭賦詩。有翹首謝

京國飛魂還故鄉之句。遂自經死。

逸史曰。聞之嘉靖初。因賊亂。割淦之半。爲峽江。練子寧舊居三洲。實隸峽。峽人請祀之。淦人與之爭。知府劉珩許兩祀。俱存。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豈非子寧之烈耶。余觀子寧居喪孝。執奸抗節。血煌煌乎。成書子權以是死。信友矣。賢哉俱美也。其感民之深。不亦宜乎。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二九

黃觀妻第二女

禮部侍中黃觀，貴池人，字伯瀾，一字尚賓。父贊許，姓生觀初從其姓。幼穎敏，好學，有節操。治尚書，補邑庠生。嘗築翠微書舍，受業元翰林侍制黃俾。俾歿，節於元觀感奮，益以忠義自勵。洪武甲子，應貢入太學，發解南畿，尋罹外艱，治喪，遵古禮，起復，仍入監造詣益深。嘗繪父母像為圖，携以自隨，逐日瞻拜，輒淚下。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除翰林修撰，日侍御前，敷奏明爽。上甚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十

眷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食錄，又以有政事材，凡法司諸榜文，令撰成，即書之，復命清理軍職貼黃，兼管註銷諸司按牘。二十九年，擢尚寶司卿。未幾，陞禮部右侍郎，建文初，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乃改觀侍中，仍兼尚寶司卿，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始復黃姓時，燕王來朝，觀密疏請留不聽。及靖難兵起，觀奉命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時北兵已至濟徐間，明年渡淮，觀奉詔徵兵上遊，率諸郡入援，奮不顧身，且行且募，至安慶，燕王已渡江矣。未幾即位，下令暴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

名第六。既而索國寶，不知所在，或言觀取寶已赴上遊。

兵矣。即命有司追捕，沒入家資，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初，觀駐安慶，聞變慟哭，謂友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家僮自京逃至，言狀。是日，夫人果被象奴叱出，金銀釵釧之屬，市酒殺以供，合歡需。翁伴諾悉與奴持去，比出戶，即乘間携二女并家屬等人，俱赴淮清橋下，死。觀聞言而慟，招魂葬之江上。次李陽河，復聞帝已出亡，新王御極三日矣。觀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朝服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急處，舟人急釣挽之，僅得珠絲棕帽。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一

以獻。文皇怒，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判於市。族其家，并逮姻黨生員朱黼及翁養兒翟金剛奴等百餘人，謫戍。觀弟觀先匿其幼子，逃之他鄉。又云觀妻畢霜居母家，遺腹生子，招其苗裔，世居陡難。觀故宅在學宮西，貴池令龔守愚即其所立祠祀之。有闡幽集錄其遺稿傳世。

翁夫人池口人，素以女誠自閉，志節如丈夫。初沒時，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鳶魚不敢侵。久之，土人瘞於橋側，人過咸式之。又久之，池人慟其梓里，相與壟裡而掩之。逾年覆土，遂成塚焉。萬曆癸卯，青陽施益

臣爲封樹立墓。貴池里人爲建祠。置產以供祀。凡有
竝有墓祠記。勒石。先夫人投水時。憤甚。嘔血於石中。成小
影。陰雨則見之。相傳爲大士影。相戒勿踐。有僧忽昇致菴
中。夫人見夢於僧。曰。我翁夫人黃狀元妻也。僧驚訝之。因
沃以清水。悲懷之容恍然。側立東向。髻鬢髮鬟人咸異之。
少司空徐良彥。移置清溪侍中祠。顏其上曰。翁夫人血影
石。太學生許重熙爲之銘曰。湯湯淮流。炳炳梁石。爰滯貞
魂。乃昭靈跡。金光隱見。玉顏映覲。寃並飛青。怪疑藏碧。昭
哉侍中。有赫烈媛。命際蛇窺。時逢龍戰。神逐魂浮。光垂墜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二

逸史曰。侍中觀余同里人也。攷其先世德立行修。好義。故子姓獲忠孝報云。夫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節義文章。天所靳惜。噤鐘其靈。而爲百世師哉。偉歟。侍中身爲屈閭族。作田橫禍。慘芳流。景行奕禩。迄今讀其遺文。追思愛慕。瞻其廟貌。低徊不忍去。天之報施善人。何悠且久哉。去王侯富貴。生則榮之。沒則已焉者。遠矣。
清溪二義士。貴池人也。未詳姓氏。當金川失守。建文帝出亡。二士方乘舟聞。燕王已卽大位。不禁相嚮而哭。失聲。遂赴水以沒。竟不欲以身顯。此其與噉矯沽名者。相去遠矣。迄今都人士。泊舟其間。見其泓空淥直。與西山片石相映。而月白猿啼之下。二子忠魂隱隱尚在。真廉頑立懦之一助也。以故清溪有專祠。先是附祀黃公祠。相傳觀之。門人云。
逸史曰。聞之陶徵士云。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不勝撫卷長息。余謂無惜也。士苟操行孤潔。逃名而名隨之。况以大義問水濱乎。清溪羅漢師弟淵源。幾於涖泗。並傳矣。美哉洋洋乎。

王叔英妻金 盛希年 金有聲 朱進 林右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黃巖人篤志力學雅尚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與道義切劘名籍甚二十年辟爲仙居學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多惠政有禱雨文建文初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于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四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帝嘉納之與孝孺曰見信用靖難遊兵逼

江干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上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令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共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齊餓死首陽顏回棄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逸難繼偶尔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歟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時六月二十七日年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五

三十餘歲陳瑛簿錄其家妻金已經歿二女赴井歿初叔英將歿移書與天台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於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謫爲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并祀其妻女叔英著有詩修集孝孺嘗稱其文章敷瞻紆餘有作者風後謝鐸爲之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孤竹君子不忒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入薇乃其我餓

以死惟義之就。昌黎有頌特筆莫記。我再拜公痛哭流涕。金有聲。河南人。累官刑部侍郎。素以忠義自矢。與叔英言。國家多難之際。有不竭股肱而繼忠貞者。非人也。壬午。北

兵南迫。奉命與黃觀叔英等分道徵兵。未至江西。而京城失守矣。言猶奮不顧身。偕指揮朱進期廣募勦王。而南

昌百戶劉恩乘間縛獻不屈。亦死。進常州人也。

林右字公輔者。浙江臨海人也。洪武初。爲中書舍人。與希

直原榮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邊。有勘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北兵入關。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六

方王族抄爲位。哭於家。永樂戊子。島夷訖海上。台被其毒。

監司聞右夙材。請爲閭里計。右強視兵督郡子弟訓練。勦

平之。成祖繇是知名。遣使召之。不赴。復令武士械至京。

陛見。猶以溫語慰勞。招就。用右對曰。罪人逃。死已久。籍令

可用。當與方孝孺輩同朝矣。成祖怒。命拽出。剿之。遂

死。後葉耻齋銓次其遺事。鄉人陳龍山爲之傳。今祀鄉賢。

逸史曰。余讀原榮與希直書。酌古準今。通變才也。有才不克用。如抱沉疴。不任醫治。欲疾愈得乎。逮身亡。醫亦偕亡。終無裨於疾者矣。原榮絕今諸辭。益自傷也。一時

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三君子之謂乎。

劉璟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景。文成公基之子也。夙沉湎經史。喜談兵。究極諸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辭氣英發。延安侯唐勝宗破甌賊葉丁香多。決策於璟。因薦璟才略。

高皇喜曰。璟真伯溫兒矣。朕欲汝日夕左右。考宋紀。授閣門使。且書除奸。敵倭四字於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時都御史袁泰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頂。舉朝譁之。咸欲其遠去。會谷王就封。僉議璟忠勇果敢。可任輔職。乃授谷府長史。谷邸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王與奕。璟勝。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七

王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對曰。可讓則讓。不可讓。璟

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聽。命叅

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隘。馬

蹶。璟力跳登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緬自

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之上馬。奔還。養疾。建文

二年。興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有裨。時用又不聽。璟無

如之何也。壬午。文皇帝即位。璟堅卧不起。因逮之。臨

行。親族勸之曰。今上神武過唐宗。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不宜自底刑辟。璟瞋目視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志

決矣。入見抗聲不讓。猶稱殿下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下獄。一夕自經。死。法官欲坐其家。文皇以文成故不許。乃得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大學士錢士升贊曰。矯矯仲景。是父是子。一美不苟。而況生歿。勇過賁諸。千秋一字。遶天信心。獨成吾是。逸史曰。諺云。讀書不識字。人疑之。及希直語。門人曰。爾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環對文皇。亦曰。千秋後逃不得一箇字。噫嘻。一字何字也。字義雖繁。止爭是非而已。非是即非此。春秋所以嚴一字也。環之歎亦自成。其是而已矣。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八

高巍 高不危
高巍山西遼州人。母蕭老而固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尋授前軍都督府斷事。上疏。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忤旨。議賢。量謫貴州。關索嶺許姪代役。建文初。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畧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三九

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關陝百二山河。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其北雖沙漠不毛。然廣畜馬牛。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宛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多驕逸

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壞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諸侯之長策也。今

盡師其意。下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齊充

吳楚湘潭齊充吳楚湘潭分王秦晉燕蜀其餘皆然則藩

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

使人饋問。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四十

北初犯則容。再犯則赦之。不改者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

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帝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

從李景隆出師。參贊。魏復請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

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曰。稱

國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魏聞世之所謂大丈

夫者。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安宗社。下足安黎庶。而

無一毫微利干譽之心焉爾。魏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

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附名世而不朽

也。頃我

太祖上賓。今天子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

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出何

名。今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

忍兵連禍結。挺身開說。以爲遲繼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

生靈。豈仁智之爲哉。魏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

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魏所以置死度外

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夙許

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他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

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休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四一

塞纔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使任事者

得藉口以爲殿下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

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

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

自興兵以來。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

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

窮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

不過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

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於殿下乎。若大王信

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悟。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使倖恃事。巍不知孰優。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求仁讓國之事。不人徑庭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矯絕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爲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懷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上不報。又上書。援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亦不報。已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鐵鉉於正氣紀。卷三 文忠 四二

臨邑相持。慟哭共矢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靈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慢。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被圍。慷慨激烈。猛於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官淮郡。同時歿義家屬男婦十三名。男繼兒充軍。項兒監候決。九年三月。尚在監第。宣年二十七。戍海南衛。或曰。不危巍字也。非

是變後續奸臣。二十六人不危與焉。

逸史曰。偉矣叅軍。古策士。儔歟。然策士辭炫而衷浮。謀譎而識卑。叅軍過人遠矣。先策其散權。推恩智深也。繼之以排難。解紛勇沉也。濟寧之役。泣血飲戈。戰守畢竭。文皇固無如之何矣。卒之雉經驛亭。天也得正而歟也。豈候生田光比哉。

經國正氣紀卷三

正氣紀

卷三

文忠

四二

遼國正氣紀卷四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陳迪 妻管黃魁 暴昭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祖宥賢，父仲康。國初從征有功，世撫川，守禦百戶，因家焉。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為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高皇覽而異之。十二年，以通經薦為翰林編修，陞侍講，預修大典。轉出東左叅政，捕蝗，彌盜，民德之。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晉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

讓帝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迪為禮部尚書，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集議條奏沿革損益，迪議居多。二年，知貢舉，時四方以水旱聞，迪請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嚴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天和。且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失今不恤，必嘯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機，恐禍國。時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

不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已卽位，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嫚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吐之，益詬詈，比死，不輟聲。人於迪火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微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並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邑計家橋迪妻管氏合門縊死。遺孤呱呱五月，鄰女蒔氏從溝中潛出之，至八歲，事覺，遣戍遼萊縣，族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洪熙初，詔釋親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族等輩還鄉，給產，成化初，郡人祀迪於鄉賢，後郡守涂觀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嘉靖中，吏部郎李默謫判寧國，復建崇祠，郡人私謚曰靖獻。

禮部侍郎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屢官，授令職，魁操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與觀迪同寅和衷，二人敬愛之。靖難初，觀兩公忠烈，魁亦不屈死。今與迪俱附祀觀祠中。

逸史曰：傅載宗伯文武才也，出捍滇蠻，入典禮秩，經緯萬端，較若畫其，咸望其總理海內，整齊萬民者也。乃時窮龍戰，搢胸當衝，父子精忠，矢諸天日，僚友感憤，同為

殞趙余讀衣帶歌辭想見其騎飛馭氣駕雷霆而叱星辰於昭於無垠之宇矣彼歸骸骨者不望之魂銷哉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潞州人洪武中以才望薦舉北平布政使參政既擢都察院左都御史風裁峻備轉刑部侍郎二十九年收大誥條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詔建文初充北平採訪使甫入境聞變急走歸聞帝請預備方畧

燕王偵而恨之朝議北平雖破當設官禦敵採有才望者遂陞昭刑部尚書掌平燕布政使事駐真定既平安師敗召還昭陳防禦策甚詳不能用及金川門失守出亡被執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三

抗言大義聲色俱厲文皇怒去齒以手指之截手脚趾截足猶冒聲不絕斷頭乃已

逸史曰嗟乎昭也聲絕而身殞形銷而神化浩氣還於太虛百世仰其芳芬過於斷頭將軍遠矣

胡閨女郡奴張仲禮

大理寺少卿胡松友江西鄱陽人也名閨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以忠義相砥礪嘗畫松長沙王廟壁題曰蒼龍出壑復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元至正二十一年時

太祖爲吳王下饒州見廟中詩召見稱賞洪武四年郡舉閨秀才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至建文初始以直諫選爲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北兵起數與齊黃輩密謀設法防禦又請帝誅徐增壽遂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四

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閨及高翔皆衰經至哭聲徹殿廬上召閨先入諭令更服閨曰死即死耳服不可更上以族誅恐之閨抗聲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猶不絕上大怒繼殺之以石灰水浸脫其皮實以蠟塞武功坊卽日籍其家子傳慶同族傳福方六歲發黥局習匠已成雲南交趾後衛抄提全家二百七十人陳瑛復羅織姻婭數百家男女悉抄提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等歸附無名聞者悲之閨女名郡奴時四歲其母王縛受

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厨中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裁去日以灰汙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外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誓爲貞女不適人鄉人謚曰忠貞姑嘉靖中提學邵銳立祠祀閭萬曆二十年郡令儲昌祚以郡奴附焉

按胡族在城西隅碩輔坊抄提胡族男女共二百一十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五

七人一路無人烟雨夜時有光怪有一猿嘗哀鳴徹曉聲震四隅聞者悲慘凡與聞有姻連者俱差舍人柴斌簿錄到院家財入官老弱死道途死桎梏者無算幼男置竹筐肩挑赴戍中途困路輒棄之得至戍所者率一丁一衛骨肉四散尤不忍言萬曆初御史屠方叔請旨放還郡令程朝京榜於邑門忽爲旋風攝入天際若素鸞翔迴自午迄申復還廳中一時聚觀者幾萬人事詳

英風紀異錄

知府張仲禮儋州人也國初以賢良徵縣教官歷陞惠州

府郡職居官清儉不攜家室獨侄張福緣任饔飧以胡閨外親抄提全家解院陳瑛疑家財未盡復差柴斌行廣東直指差官兵同至惠州簿錄斌怒仲禮無宦橐痛加桎梏仲禮徒步出府門合郡民大哭曰仁人也爭賂斌求寬迨至饒見仲禮蕭然四壁大失望遂用非刑福緣先死仲禮戍甘州到衛外尋城族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六

逸史曰語云君行令臣行志聞之衰經哭踊豈不以君令足致喪身赤族耶而安若茹薺志使然耳嗟夫君令臣志固極矣奈何罪哀猿也程濟載帝遁蜀中夜聞人述諸臣慘殺事乃泫然作色而悲之曰吾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爲我也傷心哉言乎

高翔

監察御史高翔者，陝朝邑人也。饒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爲御史職，所論奏皆國家機要，多被采納。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初，翔與程濟並徵，翔厲行誼，濟好行數，翔止勿爲此，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其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外，濟曰：「我願爲智士也。」

文皇素聞翔名，卽位後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沒產夷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七

也。親戚悉戍邊，尤發其先塚，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逸史曰：智士忠臣各行其願，素所蓄積然也。違之則傷心，全之則愉悅，無負所懷來而已。故哀麻之哭得君也，祖骨之燔有子也，殺身夷族信友也，嗚呼！上不召君親，下不負朋友，綱常各義萃於一身矣。後裔何怨何言哉！

陳性善

黃堀

陳子方

副都御史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山陰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謫唱過御前。

高廟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遷翰林簡討，誠意伯劉基卒，上遣御史李鐸往取秘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以獻，乃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繙錄性善與焉。時上威嚴進見者咸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善獨動止安雅，書法妍正。上嘉悅，賜酒久之。晉禮部左侍郎。讓帝爲皇太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一日退朝，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八

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改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詔書云：『然是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帝爲動容。北兵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靈壁戰敗，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天官劉伯完指揮王資皆被執，旋縱遣之。性善愧念衣朝服，躍馬入河而死。靖難後，追戮家徙邊，尋赦還。同時有黃堀陳子方皆餘姚人，與性善友善。性善歿，二人約赴難。堀有詩曰：『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子方詩云：『北狩緣藏』

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翁

逸史曰嗟乎性善脫萬死以還亦若傾否賜新可死可不死矣而必死之歎而必朝服何哉其子路結纓子庚易箴意也且識靈壁之敗天意有屬謀臣戰士固盡誤矣即還而立朝能轉敗為功哉與其再設引刃曷若速問水濱耶君子謂必貴知幾信矣夫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九

王良 陳忠

修撰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少孤事母孝建文元年舉江西第一明年舉禮部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良次之又次李貴竝授翰林如洪武乙丑故事良初聞靖難兵起憤懣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必入之事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迨北兵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為良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仗節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

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歟耳語未畢隔牆聞靖呼曰外間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尚不忍寧自忍乎須更良舍哭聲動已伏鳩歟矣靖縉與貴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貴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貴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貴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為美耶食其祿思盡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法亂紀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後竟還中允坐累繫十年竟死獄臨終嘆曰吾愧見王敦止矣。

逸史曰君父之間雖不言報施顧士爲知己死耳王修撰其無愧也觀其訣妻子語畢國士報矣彼同輩並以草莽受殊恩侍側紫宸方期顧名義永作干城一旦營私狐媚新廷唇吻遺臭上通於天豈曰羞見王敬止已哉。

陳忠字思中浙之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二名官編修素與王良友善相勗以道德每語及北兵憤激欲死及金川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一

門破忠知艱必殉難遂嘔血而死別紀良以辛巳九月卒非是三陽採遺記有曰烈烈王公伏鳩自歿乃有編修同心知已霜雪並操汗芳青史哀哉飼猪徒增愧耻蓋實錄也。

周是修 廖昇

紀善周是修名德江西泰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力行學洪武末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上目曰汝家兒何爲對曰牧人孝弟力田耳上喜擢周府奉祀正途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王每令作賦援筆立就思如湧泉王深敬重之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讓皇帝弟也當是時尚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北兵渡淮與蕭道用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二

怒其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歿於尊經閣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以得失計故言無不直烈女不爲生歿累故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必先理致未嘗構思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題言家訓等書是修思集等書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靖金幼

孜孜淮胡儼約同必義惟是修不負其言既歿陳諫言其
不順天命請加誅戮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勿問後士奇爲作傳語其子轅曰脫我當時偕歿誰爲若
翁傳聞者笑之萬曆中焦竑言於督學饒位卽是修歿所
立祠祀之

逸史曰我國家不乏節義士顧以理學而兼之者希
直是修其人也余嘗讀進思集綱常彙紀諸書知其有
學有守養之素矣揭萬年嘗與余言曰吾鄉先輩周子
是修當時學者望而敬之有不可奪之操迄今仰而思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三

之有不可及之德殆君子人與噫節義不足重周子而
周子爲節義重矣私心嚮往之

少卿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所以進以學行名與方孝孺
王紳輩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縣左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

文初修

高皇實錄正月勅昇爲纂修官靖難兵渡江茹常等自龍潭
敗還昇聞之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歿都御史陳瑛奏昇
與費寧王叔英周文伯王良相伯璉等皆不順天命究其
存心與叛逆等五王通賊詔勿問

逸史曰元臣福壽爲元守歿者也高皇且卹後賜
吳臣呂珍送欵前驅者也高皇卽斬市殉衆推其初
豈不德珍讐福壽哉胡德以誅讐以封賞爵異施耶虎
無以昭正氣風爽世耳我文皇守家法不因佞舌讐
諸忠仁哉厥後陳瑛羅織屠毒未已旋遭孥戮天道好
還昭然不爽吁可畏也已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四

程本立

按察副使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今析桐鄉父德剛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爲陳利害成稱善戢其部衆欲奉官之以疾辭去立本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敦孝行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受鄉人稱爲孝隱先生嘗與本立言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繇是篤志修行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許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五

謙往就學焉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賜楮幣鞍馬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官服除補周府從王之國丁卯從王入覲坐纍謫雲南馬龍他郎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一僕之任會外可伐煽誘百夷爲亂本立單騎入其巢諭以順逆利害諸酋咸感悅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知本立賢屬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矢捐軀以救一方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凡九載繇是軍民安業戊寅奏計京師府尹向寶學士董倫交薦之乃徵

入翰林纂修

太祖實錄署左僉都御史本立作御史箴以自勵俸入之外不通餽謁壬午實錄成出爲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兵渡江本立悲憤自縊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詔追奪其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吳隱集郡人吳昂官福建僉事刊布之邑人祀本立於鄉賢祠

逸史曰慨自鄒魯失傳伊洛倡明程氏之學有淵源矣原道繼承前訓與希直是修葺互相闡發始識道之大原出於天賦於人則爲仁義禮智信散於倫則爲君臣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六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盡倫卽所以盡道不容虛假哉惟聖人爲人倫之至不然雖事功如管晏智謀如良平文史如班馬曠達如莊列撥之倫理不無歉於心歉於心卽賊於道也故諸先生於成仁取義務爲實踐粉身夷族亦所不惜以期無歉於心耳噫嘻名節爲道之藩籬藩籬不守而欲入道難矣

茅大方

副都御史茅大方，一曰毛大方，揚州太興人也。博學能文，少有奇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之句，時皆遷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年復獻書。洪武中，以儒上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稱旨，擢泰府長史。出，以勸業入選，以童子輔相之業，賜資甚寵。大方感激，輔王立職，自願其堂曰希董，以彰聖訓。目著其志焉。方孝，爲記，稱其神氣偉卓，敦篤和雅，不亢不諂，深得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憤國命日蹙，遺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七

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情詞激烈，聞者壯之。壬午變後，觴續奸黨，茅與焉。旣而被執，不屈。與其子順童壽文生同日受刑。臨終嘆曰：天理在人，心吾得之。所失二孫添生、歸生、成獄中，妻張祭教坊，尋死。命棄其屍。遺文五卷，郡人儲懽輯之，名曰希董集。行世。

逸史曰：余讀茅大方謁孟廟辭，慨斯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在中天也。天不乏陰雲晦蒙，而日月未嘗不行乎。

其間世不乏殘刑橫殺，天理未嘗不在人心。秦能威滅六國，不能威六國之民，不思故主，莽能詐移漢祚，不能詐漢民，不戴舊德，則知國可滅，人心不可滅。董子正心以正朝廷，探其原也。茅公志欲希董，亦有見於此乎。噫，微矣哉。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八

王良妻

按察使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以明經舉爲吏部郎歷
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府人罪不當左遷浙江按
察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魏武穆非人也壬午聞變痛哭
誓以必死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爲衆劫去良
還坐堂上集諸司印凡九携歸衙舍嗟嘆躊躇妻問故良
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耳妻笑曰我何難君爲男子
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歛歔如廁置子池
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卽列薪於戶閉其家人毋得出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十九

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杭者以全宗祀遂舉火抱印
闔舍焚然時六月二十一日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印信安得擅毀詔徙其家於邊良死後風

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後官不敢葺宅以居正德間按察
使梁材改公署東亭爲祠祀之提學副使劉端作記銘曰
允烈王公安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萬世赫且
明矣

逸史曰賢妃助國君之政高士弘清淳之風豈王氏事
耶李贊曰忠臣死國從天殺殺謫則其人已大有

學識可任用矣詔召蓋欲用之也良乃與夫人從容歿
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與
文皇嗚呼烈哉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十

王彬

御史王彬字文質，交州人。洪武中進士，擢是職。巡淮楊北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楊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知之，執禮繫獄。彬外禦內防，極盡經營，不解甲七日。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隨以自衛。北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者，官三品，左右生異心，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崇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方浴。崇與千戶徐政排闥直入，縛彬以獻。彬不屈，久之，妻子皆歿。政遂出禮於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門迎降。正統間，彬白曰：「現形院中親與提學副使。」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一

劉瑞談其遇害事。正德中，楊州祀彬名宦。

逸史曰：我國家疆圉鞏固，古未有之。卽就南計，北枕洪洞，南俯具區，東環滄海，西納大江，誰敢睥睨以伺？故守江者先守淮。是時爲燕謀者，從淮取道，阻於殷從鳳渡河扼於安。僅乘間抵維揚，假彬能堅守，殷擣其後，庸擊其傍，真鎮援，詎得飛渡哉？而繫自內作，萬里長城一朝殞壞，嗟乎！天也。

曾鳳韶妻李王度 鄒瑾 鄒朴 魏冕

司中 董鏞 周璣 謝昇 李文敏

甘霖 丁志芳 黃清 馬坤

監察御史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建文初擢是職。會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侍班言殿上宜行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繇皇道不拜大不敬。帝曰：「至親勿問。」及北兵起，朝議遣使持詔諭解兵，無敢行者。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取竹通節入，詔鼓風達之。不報，還屢疏，輒敵不用。帝出，請從。帝曰：「多。」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二

人不能無生得失，庫使散鳳韶泣曰：「頃卽以歿報陛下矣。」靖難後，知鳳韶剛直有爲，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辭於禱上曰：「予生處憂患，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縉衣，卽旣一之得宜，可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孺公望曰：「我死勿易我求殮。」遂自殺。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歿一時御史殉難者十餘人。

山東道御史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文行爲鄉里師。以明經薦爲是職。繩紆不避權貴，同鳳韶以

直聲聞。疏十餘上。多采用。北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既而監庾辰會試。翕然稱得人。時景隆屢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召景隆還。赦不誅。且用景隆忌庸功。以言間之。并譏度。度稍疎斥。北兵日迫。濟寧告急。度力請募兵益戰。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及還。而鳳陽失守矣。方孝孺與度書。誓外社稷。壬午變後。坐奸黨戍賀縣。尋以出語不遜論。死。夷其族。時年四十七。成寧東者。百五十餘人。萬曆初。詔赦諸外節族黨在成者。惠州守黃時雨。詢得度後三十五丁。悉與除籍。且捐俸新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三

表忠祠祀之。

鄒瑾。江西永豐人。洪武初。嘗官重慶。邂逅金華王紳。握手如故。紳稱其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既而至成都。一時賢達聞風傾注。尋以薦至京。建文中。擢大理寺丞。念切時艱。屢疏防禦。北兵逼京城。與甥魏冕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帝亡去。瑾慟哭自殺。尋夷族。男婦死者四百四十八人。監察御史鄒朴。字爾愚。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王不聽。及事覺。朝臣以朴諫疏聞。帝嘉其忠。召至京。擢是職。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卒。

時稱永豐雙壁云。

監察御史魏冕。亦永豐人。建文初。擢是職。勁直有才名。屢陳時政。靖難兵至。都督徐增壽開門叛。納冕與鄒瑾率同僚十八人。當殿殿之。幾死。會輟朝。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比賊俱生。御史魯鳳韶。翰林史仲彬。及張統廖平胡閏等。復力請。帝怒而手刃之。明日。宮中火起。傳聞帝崩矣。或勸冕同楊胡輩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主亦惡用。二心殘喘。祇自壞耳。遂自殺。後陳瑛請追戮。詔夷其族。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四

僉都御史司中。陝鞏昌人也。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屢有直聲。建文初。擢是職。壬午變後。召中詰責。中語不遜。復肆詈聲。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方已。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監察御史董鏞。長沙人。字伯庸。以文學薦入太學。傳洽有才名。建文初。擢是職。諸御史中。凡氣節效忠者。皆集會鏞宅。相誓以死。將較懷二心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誅肆不屈。以奸黨夷族。女發教坊。姻婭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僉都御史周璿，青州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稱旨擢是職。益勉王事，抗言大計，未獲用。京城被變，憤激歿之。妻王氏子璽，兒沒於官。

監察御史謝昇，徐之沛縣人。與蘇州王珪友善，恆以忠義相砥。建文時，擢是職。或曰：「轉兵部侍郎，練兵給餉，夙夜勤勞，靖難後，不屈。」父旺子咬，謫戍金齒，妻韓，發丘福軍中，四女送浣衣局。

監察御史李文敏，山西蔚州人。以太學有聲，擢是職。尋轉四川按察使，疏論時政，不報。金川陷，不屈，以奸黨論死。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五

監察御史甘霖，安慶懷寧人。文學素優，洪武丁卯鄉薦，時人慶之。答曰：「碌碌辭章，果足盡志矣。事哉！既擢御史，正氣嚴毅，朝臣推重。及靖難後，被執，抗聲求死，神色不變。但戒子孫不必求仕。」正德中，郡守胡宗，續祀之鄉賢祠。

監察御史丁志芳，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繇吳橋知縣，擢今職。既時政，多見採納。北兵將襲京城，謂妻韓曰：「燕王至城，必破。人臣之義，不事二君。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携幼兒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嗣。」既而兵入，被執不屈，歿之。子賢甫十歲，易姓龐，孫毅中有學行，成化丁酉鄉薦，始復。

其姓。

巡撫都御史黃清，未詳何許人。相傳建文中，巡撫某地，正直著聲。靖難後，拒不奉詔，志圖興復。力寡被擒，論死。馬坤不詳何官，同日就戮。或曰：「亦御史職。」

逸史曰：「禁亂止暴，帝王事也。誅奸鋤佞，御史職也。不能彈劾於幾先，徒懲創事後，晚矣。顧烈烈多英，一時激憤，雖肉斷姻連，而操縱自如，得非剛大之氣素蓄耶？蓋作忠有氣，鍊忠有骨，成忠有識，三者具而精英上薄，必且燦為列星，凝為河岳，身死而不死者，自在。迄今憑吊遺跡，想見其慷慨悲歌狀，猶若斷雲落日，淒迷蒼莽間，不令人有餘慟乎？悲夫！」

三

卷四

文忠

二六

戴德義 嫂項 陳繼之 韓永 湯宗 虞遐

宋徵 盧振 何申 巨敬

左拾遺戴德義浙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既陞侍讀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

爲職然既列近侍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休戚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輩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議論

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宜以古人自期德義感奮圖報直聲震於朝改監察御史益以言顯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兵

南迫義與齊黃等日夕謀畫克殪厥心壬午變後逮問抗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七

聲不屈久之時德義兄弟俱罹害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不測令盡室遠逃併匿德義一子段戴族諸獨身

留家及械者至無所得遂率項焚爇遍體焦爛項無一言戴袂得全嗟乎女中勁骨如此

戶種都給事中陳繼之閩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累官勅直書江南僧道多腴田請入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兵

起繼之多憤斥任謀畫嘗論徐增壽背國徇私當誅靖難後詔捕繼之責問不屈磔於市父秀母黃年垂七十戌其

蕭道父子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女年十三拾袁家

爲奴弟余翔成遷翔女俱送浣衣局事歸祭丘福軍中自殺

戶科右給事中韓永陝之西安人或曰浮山人未詳所起建文中擢是職永豐幹美髯目光如電吐音宏亮每論時

事慷慨激切於兵畧尤中肯綮帝善之方期大用靖難之變撫膺欲死召至見其丰采欲官之永曰吾王蠲耳何

以官爲不屈而死北平按察使湯宗江西贛州人正直英毅立朝侃侃言北

平按察使陳瑛秘受王府金錢志圖不軌詔逮瑛謫廣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八

西靖難後召瑛還爲都御史竊治殉節諸臣多坐與戚恨宗尤甚備悉慘酷

戶部侍郎盧迥浙仙居人疎爽有大節不屑曲謹少喜飲飲後長歌人以爲狂既仕折節恭慎建文三年擢是職多

有建白每面折景隆議論生風北兵入京不屈縛受刑長誣而死

宗人府經歷宋徵浙江人見諸藩強肆上疏請創罪廢屬籍以免後患諸王聞而恨之徵又同牛景先盧振等言李

景隆表師失律懷二心壬午變後責問不屈磔之并夷族

盧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慷慨敢言及北兵起嘗與齊黃徐輝祖謀畫戰守口夕不懈聞有疎虞抗章詣斥還亡後遂至擢厲聲不屈榜掠而死夷其族別有護衛指揮盧振另載

中書人何申浙嘉興人抗直敢言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陵破憤恨慟哭吐血數升疽發而死

戶部主政巨敬平凉人洪武末歷官監察御史直聲震朝一時彈之建文中改戶部職清慎廉幹靖難後被逮不遜受戮夷其族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二九

逸史曰蘇子謂平日有犯顏敢諫之職而後臨時有死生不易之操不信然哉諸臣因事納忠未雨綢繆事之不濟效死靡二可謂烈矣設無此後夫徒羣然厥角稽首不幾君父大倫蕩滅無餘乎文皇亦何用此盈廷巾幗也噫嘻

侯太茅郭任 陳植 樊士信 邊昇

葉福 劉原弼 韓節 龔泰

刑部尚書侯太北直南和人或曰河南人以賢良起家累官是職北兵起太與侍郎郭任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督餉至濟寧五月復督餉至淮安得便宜行事經畫苦心徹夜不寐然勢不可支矣未幾京師失守太至高郵尚圖招集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卯仔語語未畢忽同被執械京不屈死妻曾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戶部侍郎郭任南直丹徒人廉慎有能建文時它是職益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三十

勤職事靖難兵起主調兵食嘗上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今日儲財粟備兵食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已然之誤不必深言今日之計全仗天威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亦竭祇自困耳燕王聞而惡之及兵入金川門任猶圖抗禦被擒詰問放言死之子經亦處斬次子金山保成廣西次年并三女給配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陳植廬江人洪武間任吏部文選主政歷官今職北兵日南植受命督師江上旌旗嚴肅北兵且懼忽麾

下有迎降議，植大怒，責以大義，整飭堅守。爲都指揮金某伺隙刺死，獻降邀賞。燕王怒其叛主，立斬之。命具棺殮植，遣兵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懼，竄走，無一會葬者。護喪使悲曰：「族之無良至此哉！」採遺記謂

文皇自足兵至京，惟待陳植爲最隆。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聖主所風，不奪人守，其是謂與當急表出之。

兵部主事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擢是職，守淮河。士信以此地南北咽喉，極力防守，未幾北兵南下，士信奮不顧身，力戰而死。後夷其族。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三一

兵部侍郎邊昇，河南榮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歷官是職。有氣節，嘗身環甲冑，北兵渡江，親冒矢石，率衆拒之，力戰不已，氣竭被獲，不屈而死。

刑科給事中葉福，閩縣人。賦性忠義，時政有失，必疏以聞。北兵起，立志矢死，遣僕歸告其母曰：「福爲王臣，義不得爲孝子矣。」及兵逼京師，福分守金川門。時景隆等叛迎福，禦之力不能支，慷慨自殺。事載閩三忠碑。

刑部主事劉原弼，字良輔，河南扶溝人。洪武中，以貢任是職，果敢有爲。累疏時政，靖難兵入，城中大開原弼曰：「此天

崩地，裂之頃，我輩死，不復恨。遂拊膺慟哭，率家僮數十人巷戰，殺傷過多，既而遇害。索遺骸，不可得其家人刻木象形，葬之。裔孫自強，萬曆初仕，至刑部尚書。

工部郎中韓節，楊州人，素懷忠耿。嘗曰：「魯論事君以忠一語，終身用之不盡。」臣子不察此，讀聖賢書，所讀何事？時北兵日逼，分守金川門。城陷，從魏國公徐輝祖巷戰，敗績，曰：「吾不愧魯論語矣，再戰力盡而死。」

龔泰，浙義烏人，字叔安。幼孤，母傅躬教之。泰勵志勤敏，長從宋濂、門人宗思、屠遊，學日益進。洪武十九年，領鄉薦，既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三二

入太學，奉旨閱齊府獄，監安東倉，革宿弊。銓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克勤厥職，北兵渡江，令泰巡城。泰知人心緩散，與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我分必死，爾第携幼釋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而北兵已入城矣。被執，見燕王，釋之。泰曰：「尚欲生乎？」遂投城。年三十六，妻負遺骸歸。泰行誼方正，遇事剛果，素以孝友聞，鄉國稱之。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

逸史曰：「鞠躬盡瘁，臣子之事。至成敗利鈍，非人力也。當燕三北而天以風助者三，則其眷念可知矣。天意在燕。」

雖侯郭之圖艱。遺樊之格閭。劉葉龔韓之抗禦。終不能
舒志自鳴矣。嗟乎。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遜國正氣紀卷四終

正氣紀

卷四

文忠

三三

遜國正氣紀卷五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姚善 黃鉞楊福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楚安陸人也。志行淳實。學識高遠。
嘗爲讀書所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王之淳相倡和。洪武
中。舉鄉舉。歷神門丞。同知廬州重慶府。至有能聲。三十年
召爲職初。太祖以吳楚夷俗。僭靡遺式。絕以重法。祖臨
者。有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
正。吏民回嚮。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
詣門。賓問爲誰。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
拜而返。善自遜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
太湖。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
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
必延至學宮。講經訓士。一日餽米於貞木。誤致芹所。芹受
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
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

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私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迎芹至。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急於此者。善竦然請問。芹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益重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旋還京。帝用廷議。貶齊黃於外。善言於朝曰。兩人有文武才略。可以扶顛濟危。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乃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

蘇嘉松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而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出號召。以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王言何謬也。遂磔之。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隨配保兒項兒習匠。正德中巡撫秦金祀於鄉賢祠。蘇人至今頌之。

禮科左給事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也。少明敏好學。家

無藏書。日遊書肆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朝廷新以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餘畝。在葛澤陂。因令鉞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友人借書。道中卽披覽。比至陂。書讀盡。每以爲恨。適元末隱士楊溪者。嘗避雨泊舟陂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簷。聲琅琅不輟。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過目能不忘也。溪曰。我有書在海洋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卽從溪舟至其舍。與數冊持去。數數往來。溪怪其頻舉所借書。各詢悉記憶。溪大喜。曰。吾架上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學。三年。遂盡其書。聽聞之。併辟福賢良。溪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因子好學。盡以藏書留覽。乃不自顧。遂卒爲人知。併顯我家。若之何。鉞曰。公無患。當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詳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深。福才能聞學。並居鉞下。且父老身病。不可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

史 55—328

得罪。尹心知其詐，不得已，獨遣鉞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三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過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四

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君其豫圖之。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鉞相對痛哭，以歿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無知其家者。」一老人與鉞鄰，知之，引舟至陂，時方秋收，禾堆積村巷，途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官貴至，欲具鵝黍，鉞以居喪不許。卒備菜粥對食，而別其執禮如此。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在殯，請遣葬畢，乃

可趨命。旣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收善，善麾下許千戶乘隙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門。三四日，求灰，家人強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復瞋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叛，吾將獨死。報明君亦以謝。希直上，遂復稍稍食。已七月十一日，善被刑，報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口：「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祝畢，約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歿時，北兵四出捕善黨，郡邑訛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五

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成禮塋之，復吊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水朝朝濕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艸狐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墓在虞山北麓邵圭潔為立石。楊儀曰：「叔揚畢塋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殉命，而從容自沈於河，不棘以蔓禍，不紆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備美哉！賢於生矣。」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

山王出絕漢解職家居二十餘年。姚善虛心求見。片不屑。經生業。客受一冊。不交語。竟退。冊中調陳守禦勤王事。不知其詳也。建文中。詔舉山林才德士。善薦片爲戶部司務。畱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務。入奏事。道中感憤且死。條上兵事緩急。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黃山。

王賓。字仲光。別號光庵。吳縣人。素孝友。以名節自勵。父歿。未冠終身。遂不冠。毀形異服。箕踞道傍。人莫測其所學。姚守聞而異之。請見輒避。他日。善去侍從。竟入室。得見相語。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六

甚驩。所陳皆切民艱國事。善欲薦於朝。終不敢啓請。賓夙與廣孝善。後廣孝功成。旋里。賓見榮狀。掩面走之。廣孝謁之。再賓閉戶不納。迺屏騎從。徒步造門。強請。乃見。語未卒。忽墮。若旣而仆。口目俱歌。或曰。廣孝三謁不肯見。從門隙潛窺。見賓呼之。賓操吳音。應曰。和尚差哉。顛蹶而死。遺文集若干卷。韓奕吊之。綴其文而藏焉。韓奕者。吳之名節士也。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善造室而請。奕避入蘆中。終不見。善嘆美而去。時稱吳中三傑。

俞貞本。字有立。家世於吳。少聰穎。能屬文。稍長。篤志學問。

欲力追古人。旣冠。無室。或勸之娶。以學業未成。謂之示。陳麟以易經擅聲。貞本從遊。盡得其所學。麟歸益研程朱之說。直探義文與義。視天下榮利泊如也。洪武初。薦授韶州樂昌縣令。尋丁父憂。服闋。改都昌令。縣故有周元公朱晦翁祠。下車拜謁。修治。卽與諸生講道。以禮教民。翁然從化。不戒復丁母艱。遂屏去塵紛。間作詩文。以陶寫情性。與人交。力陳忠孝大義。郡守姚善聞其賢。數延至庠。行乞言。禮皆關時務。靖難時。勸善起兵。勤王身先倡率。因被逮。感憤卒於途。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七

逸史曰。西漢多循良。東漢優清節。兩者兼之。或寡也。郡守姚善。政蹟過襲王而節義益厲。鉞賓諸人相率維風。從容無避。若恥不與黨人然。卓哉陳建曰。國初此風。往往有之。懷今懷昔。真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陳彥回

周繼瑜

張彥方

徽州知府陳彥回字士淵閩之莆田人父立誠洪武間仕州縣被誣論死彥回成雲南弟彥困戍遼東彥回未入漢家屢傾道及至僅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往依邑人任定遠知縣黃積良因更名姓為黃積良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閩中教諭嚴德政知其才以明經為彥回為保寧訓導造就人材文行並著九載來京承領閩陞平江知縣閩十有三月

高彥回入邑給事中惕性廉薦其肅幹陞徽州知府數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八

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未幾祖母郭卒成服為禮郡民走京乞留時彥回尚堂黃廷居恆以亡命冒宗為愧屢欲陳首以祖母年高慮有差跌隱忍二十餘年至是衰經赴闕疏其故乞正名籍詔可并除彥回戍籍仍從徽民請復舊郡彥回乞竟服不允特許襄事供職彥回葬郭於郡之北山始治事時走墓下哭甚哀郡人稱為太守山靖難兵南迫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困來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謂所知曰予荷朝廷再造恩此生不足報萬一當竭忠為國家事予身許國他不恤也未幾北兵渡江彥

回糾眾赴援靖難後擒械至京不屈死年四十七妻居配奴死

同知周繼瑜江西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有風裁北兵南侵勸王詔下同知楊募義勇入援聲言靖難兵平恩違義反背祖訓後京師陷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素孝友建文中為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或沮之彥方拊膺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遊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樵樓時暑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九

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廟祀之

逸史曰傳曰人臣之義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敢濡忍待乎勤王之舉無論爵位崇卑咸當奮不顧身一時投袂如彥回決策有繼瑜已足被魄彥方復鼓勇江口義感三軍設天助其靈奚啻郭李耶廼事感執移遂致崇市井血漂樵樓豈不慟哉

顏伯瑋 子有為 胡先 唐子清 黃謙

向朴 楊萊 王尹實 韓彥復 顧道

鄭華 妻蕭 趙次進 鄭恕 二女

沛縣令顏伯瑋以字行名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賢良除沛縣知縣以善政撫民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獨以死自誓時李景隆屯德州淮北民終歲給餉伯瑋措畫有方民不告勞辛巳六月北兵掠濟寧遊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築堡備禦伯瑋躬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

自教閱時加激厲尋爲山東調去過半壬午正月北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瑀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遂題詩察院壁云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事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一日漏下二鼓北兵襲破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嚮慟哭拜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子有爲風孝義不忍臨危離父復還痛父死拜而泣曰父死君兒死

父矣遂自刎走濟寧逾月還沛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宦於徐因爲傳其事言伯瑋孝友嫻陸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令沛數以事至徐父同督運德州每連未共食談譎慷慨練達機宜深喜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寄百里之命視死如歸賢於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昂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沛縣主簿唐子清有善政民愛之北兵日迫知縣顏伯瑋專訓兵食一切經畫邏察盡付子清未幾被執將兵者知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一

其賢欲留不殺子清曰吾願從顏侯於地下死之

沛縣典史黃謙儒生也以文墨兼兵旅果敢能戢下顏伯瑋素禮遇之謙益效力防禦悉備適被執命謙至徐招降謙曰吾不忍負顏公願同死死之

逸史曰烈哉顏公身死其君子死其父同僚死其義皆精忠所感也信不愧文文山矣鳳韶云廬陵忠義之鄉

豈虛語哉

令向朴字遵博浙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十四世孫父諱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

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以人材應詔。陛見，上問：「君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授是職，單車就道，不攜妻子。時兵燹之餘，爲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婦難兵起，法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勇義，與敵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死年四十三。獻民哀之，拾遺骸，瘞道左。都御史陳瑛獻人也，怨諸忠死，者最深，請究治，不已有。某懼瑛發塚，夤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中秘王尹實北上，詢得瑛所，夜夢科服血污葛衣，共談往事。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二

起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甚哀。洵川令韓彥復匿其二子於任司農顧道輯其遺事，書於寶峰菴，佛座三人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微有學行，道淳被徵辭疾不赴，時人稱其有王偉元舉相悲號之風。嘉隆間，朴祀本縣鄉賢祠，并祀獻縣各宦祠。萬曆初，撫按奉詔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楊泰順食焉。

逸史曰：國家之於祀典，重矣。有功於國者祀之，有德於民者祀之，以王事者祀之，朴之愛民多事，祀之宜已。而韓尹顧亦稱三義士而祀焉，得無附驥尾而行，蓋顯乎。

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彼陳瑛者，自喪其心，故狗彘不食其餘也。哀哉。

東平吏目鄭華，浙臨海人，字思孝。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日侵，知難早禦，調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次進曰：「諾。」華馳還東平，時州佐以蕪秦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上之臣，義不苟生，力戰而死。」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三

八忠祠

逸史曰：職卑而重，不以職之崇卑定生歿，可謂自靖自獻者矣。若忠難寄托，然諾無欺，難哉。吾將起趙丞而拜之。

鄭恕，字本忠，浙仙居人，好古博雅，家甚貧，釜甕生塵，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徒數十人講論經義，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聘爲昌國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壬午，北兵破蕭，恕不屈，死之。後藉其家，二女嫁配，比自殺。子凝，是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燕疏，歸起義。

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盡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怨八忠祠。邑祠祀怨及其二女。

逸史曰。一邑一官。百里寄耳。非齊黃倚托比也。曷難浮沉上下。爲胡賽諸人倡乎。乃矢衷不貳視。百里若長城。此曰守土之臣。義不容苟。彼曰委贄爲臣。難完子職。故能使子女激烈。同寮感憤。相繼殺身成仁。不稍讓焉。烈矣哉。先世何多英乎。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四

程通 弟希迪 黃希范 石撰 葛誠 余逸辰

杜奇 龍鐔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業儒。有操行。偶因鹽法坐繫。御史察其非辜。喻有引他人可免。平起對曰。平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免已欺天也。寧以身任罪。御史嗟異。請成之。通少有至性。嗜書執禮。年十四。補庠生。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明年。以父誠歿。嶺南徒步扶視。還葬廬墓。毀泉至。妻。子莫識其容。服闋。復上太學。時平年已大。奎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五

更相爲命。願代爲役。辭極哀懇。上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指平顧曰。汝認此人否。平通相持駭愕。哽咽不能仰視。上爲之動容。恩命除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通對稱旨。置第一。除遼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以祖喪免歸。廬墓。哀毀如父服。除復任。會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上禦燕策。數千言。謀奔慈侍。壬午。變後。開戶憤感。有衛士紀綱。指通舊封事。乃械至京。論歿。臨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屬戍邊。

簿錄其產，僅田十餘畝，遺書數百卷。時有黃希范者，學守自操。洪武末，知徽州，雅與通善。至是，感傷通死，爲衛卒所捕，籍其家，通夙勵聖賢之學，居常恂恂，臨事剛果。事遼時，悉心輔導。王每敬禮之，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爲贊之。後通異母弟彥迪朝王，語及舊事，王惻然動容，旣而曰：爾兄有遺像，在焉，出以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世譜以歸。至今尚存。

寧府長史石撰，江西平定州人，學行稱於鄉。洪武中，以薦舉授是職。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爲守備。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六

計每以臣節當守，諷王王亦心敬之。及北兵襲大寧，執撰，憤誓不屈，遂支解。

葛誠，未詳里邑，以進士爲燕府長史。王器之，嘗使誠入奏事，覘朝廷所爲。帝密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告。遣還，使內應銷王和心，靖難兵將起，誠以大義切諫，不聽。及詔讓燕，王稱病，盛夏擁火，猶謂寒甚。張易等信之，入問疾。誠密言王實無恙，宜預備。又密疏以聞，及易貴，死。王恨誠殺之，且夷其族。

余逢辰，字彥章，南直宣城人，素有學行，爲燕府伴讀。王

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旣而知事不可挽，遺書示子，自分必死。及兵起，辰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杜奇，北平人，時望所重。燕兵初起，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聞，召見禮之。奇言：易貴朝廷大臣不可殺，臣節當終守。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遑逮其家，卽位後族誅。

晉府長史龍鐔，江西萬載人，字德剛，素慷慨有節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授浙江副使。以累降長洲令撫民以仁，擢長史。會北兵起，徵兵於晉，王問之，對曰：大義所在。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七

祖訓昭然。燕王聞而恨之，靖難後，詔械至，責問不屈，殺之。友人收其遺骨，得撰親書辭於襟中，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與我歸於一，所膺髮形骸，收藏故土。採遺記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移孝旣可作忠，未有移忠非所以盡孝者也。忠孝歸於一所，至言哉。

逸史曰：王國之秩雖尊，長史之位閒矣。心長力寡，安所用之？無亦曰：吾行吾志耳。通之移孝作忠，鐔之盡忠全孝，兩得之矣。若許若撰，侃陳正論，逢辰與誠，獨立不回。

此數子者不以利倍君不以境移情不以刃失志豈不卓然丈夫哉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八

王省女 子 陳思賢 伍性原 陳應宗 林丑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黃彥清

教諭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
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以文學徵
廷試省言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旨奉教諭
丁艱後改贈陽凡八年文收濟陽靖難兵至省爲避兵所
執從容引臂同義陳觀衆舍省有師坐明倫堂伐鼓聚諸
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
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其女子皆賢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十九

女適邑人周鳳岐從官卽墨簿聞兵至濟陽逆知父必死
泣請於夫遣人往收遺骸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禱有
父風爲夔州通判後抗節死賊中
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也素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潼州
教授以忠孝實行勗士多所成就聞北兵起時感憤及卽
位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
率素勵學行之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
賢卽明倫堂爲善堂各哭隨如視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祁
吏執送至京省不食第其七人同日死嘉靖中提學副使

邵銳立祠祀之。

逸史曰三代以明倫爲學。孟子嘗稱之。兩公獨究其實。發鼓哭臨義昭昭如日出然。然後慷慨一歎。爲二三子倡。噫嘻。登孔孟之堂而踐君父之實。真百世師矣。彼讀聖賢書而不識字者。可愧也夫。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徽婺人。或曰江西人。以名節自勵。善言詞。建文時授是職。一日行市中。見童子遜讓有禮。道不拾遺。歎曰。何世風之厚也。及朝。備述之。且比之中牟三異。帝曰。昨宮中有譁聲。朕諭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十

愉。爾獨犯教。豈朕有乖德歟。行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多欲歟。排然自貢。一人始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何斯言之易也。彥清拜首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失睦。是其常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靖難後。以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曾私謚。建文君論歿。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而金蘭輩得釋。或曰。彥清偕諸臣出外巡訪。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顧兵力不足。歿之。金蘭釋後。尋陞本邑知縣。有善政。未幾解官。卜居邑之東鄉。至今後裔尚

存

逸史曰。公則上專。不公則下移。識義也。卿夫人以一字。終不。秋不。同有。當歟。貞夫彥清忠與人殊。義獨竊取倖矣哉。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一

張安國妻賈柳一景 王志 和州二生

工部郎中張安國，浙定海人。建文中，累有建白。壬午，北兵逼近，安國與妻賈言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予職非司馬，旣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羞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挈妻孥，乘舟入太湖，未幾聞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與妻相觸而泣，北拜稽首曰：「食人之祿，存身新主之朝，恥莫大焉。」乃罄其舟楫，妻沉歟。

刑部郎中柳一景，湖廣人。太學生王志，蘇州人，素友善。以忠義相勗，憤景隆誤國喪師，慷慨彈劾，不聽，且召用二人。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二

遁去。居浙之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歸遇燕夫，語曰：

「燕王卽位矣，燕夫愕然，嗚咽不能答。久之，問曰：「皇帝安在？」

曰：「燒宮自焚。」二人擲擔相抱，慟哭，遂投湖中歿。或駭而去。

至今傳爲東湖樵夫云。萬曆初，南京兆尹奉詔祠祀。

和州二生者，庠士也，素相善，勵以忠孝，不伍於俗。壬午間，

聞京師將潰，帝詔趣勤王，無有應者。二生感憤泣數行。

下，義不顧身，謀起義師，未幾，有司掩諸東門之外，卽其所。

之，其姓字不傳。

逸史曰：易言知幾，書稱行道，全身遠害。臣子之常身旣隱矣，焉用歿爲？然必鑿舟自沉，與擲擔投湖，激於義也。故寧友魚鰕而不樂興歌採薇，若志與兩生布衣耳，非食人祿而恥存身新朝比也。豈烟霞氣骨偏存戀闕高操乎？止哉，過江山巨翁矣。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三

張易

刑部左侍郎張易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是職。建文初會諸藩不靖相繼告變大臣廷議宜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彈壓之乃出易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指揮謝貴並受密命比至則伺燕動靜知有異謀防守頗慎。王察之故嘗稱疾府中亦扶杖而行易意稍懈燕府長史葛誠謂易曰王實無恙易不信既而知事急集在城七衛及屯田戍卒防守王城飛章奏聞燕將張玉朱能請起兵王曰非計擒易貴不可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四

僚王盡縛至庭中召易貴入與械去易以爲然竟不端禮門伏發被縛王揮杖笑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易怒抗聲不屈易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訶府中事友直反洩其機竊奏章以獻故燕得早爲備易外友直遂爲北平參議靖難兵入京城詔族易捕其近戚程章妻子生焚之疎族及里人並戍邊惟一子得脫文皇屢夢易披髮爲厲惡之復命出其屍焚之面色如生火中金光觸天一時異之洪熙初詔易戚屬戍邊者家籍一入餘縱歸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逸史曰語云成敗天也生歿數也人臣任國事敢以成敗生歿聽之天數哉懈防之罪易實難逃一死不足塞責矣顧披髮作厲陰行博浪胡爲者祇自傷耳嗟乎決

腹生前燔骨於灰後過矣不聞

高皇曰吾何苦一子英喋喋泉下訾我哉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五

張統 毛太 樓連

吏部尚書張季昭名統。陝之富平人也。父月川。文行知名。統自幼勤學勵行。洪武中舉明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太子深器之。陞通政使左叅議。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陸辭。太祖賦詩二章賜之。歷進左布政使。統久任雲南。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上下典儀。中國衣冠。悉爲裁定。夷民服悅。遠近奠安。二十六年。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往歷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六

四野懽忻。皆繇誠信相孚。克共乃職。茲爾來朝。不待考朕。知其功冠天下。爲十二牧首。故嘉乃職。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讓皇帝立徵拜吏部尚書。漢人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刻求遺逸。日集闕下。統識鑑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修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詞工已也。首取士奇。繇是知名。壬午六月。靖難兵至。誅連奸黨。統與焉。及文皇卽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

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失舊制。並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退。痛故主淪喪。遂自經於吏部後堂。死。統嘗爲雲南公廨記甚詳。悉已見其經理鴻材。愛民實跡。又論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遠東以法強。其所不能彼。不惇然相噬。則缺然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間井其人也。元以夷人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空。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鬱鬱。雄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可。亦樂齡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知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何以制之。必材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姦賊。則乘其未滋。震衝電激。指約而中之。以懲其餘。亦攻心伐謀。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七

之大端也。夫如是。良怖急者可牀下伏矣。統之治。滇大約見此。

吏部左侍郎毛太一曰。太亨。浙江人。建文元年。陞是職。佐張統尚書事。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明朝俊彥。靖難兵起。素上封事。條陳方畧。壬午之變。燕王勝收奸臣太與焉。張統歿。太亦歿。

逸史曰。滇南初定。非才德兼長者。難治異類。冢宰統以定遠宏綱。兼元亮綜理。既已夷民信服。遠邇歡呼。而入統百官。又識鑑精絕。日有聞矣。馬遷謂智慮絕人者。每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八

患無身。統太以文章政治。不有其身。亦人傑矣哉。

侍讀樓璉。字士連。浙金華人。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用。歷宣寧仁壽主簿。陞監田知縣。擢監察御史。偶因誤。謫戍雲南。讓帝嗣位。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講官。侍讀學士。靖難兵入京。越三日。燕王卽位。急欲草詔者。方孝孺不從。族之。復改命璉。及王景璉趨入見。孝孺受極刑。禍連姻黨。門人惶怖受命。歸而憤愧欲歿。其妻問曰。得毋復方先生耶。璉曰。先生何忍傷。但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遂巡一夜。憤憾不已。遂自經歿。

逸史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歿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定分也。敢回面草詔乎。春秋之義。嚴如斧鉞。璉罪何辭。獨其憤恨自經。震悔。免咎。或可追諸忠矣。嗟乎。等歿耳。先後差別。且不得成完節。況其他哉。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二九

齊泰女 黃子澄子玉楊任

兵部尚書齊泰應天溧水人也初名德洪洪武二十年解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高皇禱郊廟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擢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詢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

閏五月受

太祖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兵專制地逼勢

嫌泰恐一旦聞官車晏駕將為窺伺或托名奔喪擁衆來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十

京朝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黃子澄進議詔諸王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曰此齊尚書聞我也燕府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勅符勒歸國縣是疑隙益深泰嘗使燕燕厚賂之泰受而歸請為兵費帝益倚重泰泰憤宗戚權重朝廷勢輕日思所以裁抑之乃與子澄畫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泰欲先燕子澄不可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而燕得以有傳元年靖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帝惟召學士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再詔問外事一以付泰泰移檄

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曰各正言順敵乃可服北兵遂

首以誅泰為名時尚遣諸親王監督諸軍泰以谷王德瀾師遁還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而寧王權與燕合

謀不至惟遼王植來遂留之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北兵過淮泗勢不可支朝廷謫泰及子澄官求解

兵燕不聽曰此緩我也進兵益急帝尋復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帝遁去泰追之不及奔廣德欲往他郡起兵

興復竟被執見文皇抗辭不屈久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歿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子甫六歲戍邊衛妻及妹甥媳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一

俱發教坊一女守節不污後出嫁洪熙初赦子還今子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稱為尚書舖云喜靖中知縣謝廷芷為祠祀之

太常寺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也少受同邑歐陽貞易周與學書清江梁寅春秋博學負盛名游鄉較同舍避席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鄉闈舉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

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無慮矣。既嗣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齊諸藩相繼煽動。方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應曰。臣湜不敢忘。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燕。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先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入白之。遂遣李景隆以兵圍河南。迫周王橚至京師。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邊。湘王柏聞討。狼狽自焚。外執齊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二

王橚囚之。降岷王榑為庶人。且摺撫燕事。加誚讓。朝廷以為子澄功。褒賞之。燕上書訟周冤。子澄奏請連坐。決意致討。時燕即世子兩郡王。俱在京。奏稱病篤。以三子請。泰欲收之。子澄曰。不可。若爾。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不如遣之。示無疑也。尋悔。追之不及。已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約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洩。見殺。北兵遂起。移檄天下。言帝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首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破雄縣。懷來。朝廷遣長興

侯耿炳文帥師禦之。相繼敗績。帝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且夕且成擒矣。子澄遂薦李景隆為大將。率諸將兵幾百萬。往征。時帝寵信特深。賜斧鉞。錢之。江上賞賚無算。而景隆尤昏懦。子澄雖授以方畧。依違而已。始大憂之。至河間。燕王聞之。笑曰。九江膏梁。豎子耳。色厲中餒。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未幾接戰。景隆輒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始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懲將士。練子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三

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歲不足贖國之罪。乃賦詩志痛。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幾。冠聞者哀之。北兵日迫。廷議謫子澄。齊泰於遠方。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告燕。對曰。此殺我計也。請悉召平安吳保盛庸師還。即已。帝遣少卿薛昂請罷兵。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屏子澄以快敵人。為失計。始急召

子澄還未至金川已失

文皇卽位。購之甚急。武士湯華縛至京。上雖嚴飭。猶有釋用意。乃屢挫不屈。但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寶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矣。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比方孝孺執迷見短。朕將悉宥若罪。子澄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況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者。是作法之不良也。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以勝我。果有之乎。對曰。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四

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乃於北狄胡塵。不能往靖。而反稱戈內噬。若臣引夷人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罪汝。汝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愚矣。命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大痛。子澄神色端毅。不爲之變。上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識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竟殘後嗣。慎不可法。

上命截其手曰。汝雖未入島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

足。族出江西者盡斬之。妻妹皆發教坊。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先子澄坐謫時。潛攜四子珪玉潤澤至蘇州。知府姚善處善。爲編藉崑山玉爲里正。更名彥修。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及子澄被執。彥修能操吳音。充解役。至京。潛收骸骨。藏於焦山。數年。洪熙初。始葬崑之馬鞍山。萬歷癸未。有蔣姓冒認爲已墳。訟之。令至山親勘。莫能決。忽白曰。雷震一聲。青氣一道。上衝從西北去。又裂出一潭。見有石誌。乃洪熙元年。都御史劉璉譏題曰。大明外節太常黃公墓誌銘。令大驚。聞於撫按。爲封墓立祠。其一支在分宜者。改名曰。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五

經走湖廣咸寧。正德進士黃表其苗裔也。嘉靖間。樂藉有鄭珊者。相傳爲澄子孫。禮部王學古曾建議放回。未及行。至萬歷十一年。祠郎李三才爲落籍復姓。今袁州祀子澄鄉賢祠。

袁州知府楊任浙江嘉興人。初生有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特不免於刑耳。任性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兵起。任引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俱被

擒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藉產族誅。親戚莊毅。皆遠戍。

逸史曰。古云。國之所恃在老成人。夫老成者。智以發謀。勇以撥亂。則可坐拯時艱。不然。謀之不臧。卽見危授命。誤人國。不少。揆之齊黃。不固有似歟。權首受咎。罪不容口。自余觀之。黃罪較甚。而齊罪止一。一者何。不能捨身耳。上不能從。君帥師。成傭績。次不能畢。命疆場。報隆遇。下不能較。鼂錯朝衣。東市塞鼻。口徒以區區趙括。托委重任。而自號計畫。國得不亡乎。及已亡。猶曰航海自欺。

正氣紀

卷五

文忠

三六

矣。幸臨刑侃侃。典型不失。此其操有過人者。或曰。昔者吳王鑄山。煮海。日擁重兵。削亦然。不削亦然。豈真錯罪耶。於戲。

正氣紀卷五

遜國正氣紀卷六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武忠列傳

禁暴戢兵。安民和衆。以衛社稷。武臣事也。古者出將入相。一人營兼之。兼之者何。才備也。致天下無全才。授官不攝事。而行師旅。杆外患者。專謂之曰武。詩稱尅尅。易曰丈人。耄重之也。昔吳起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李勣守并州。唐太宗以爲賢于長城。詎不盛哉。建文中。右文之典興。任闡外者。或非其人。故臨難趨死。凜凜著亢節。大率多在勲戚。下位設是時。任用適宜。卽命有攸歸。而魚爛之說。或不然。然計不及此。申命失時。而必戰必抗者。尤難矣。成將軍曰。理明識定。心一氣齊。捨身竭力。正心立志。而武職爲忠作武忠諸臣傳。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一

徐輝祖子欽 平元 常昇 趙諒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達長子身長八尺五十頤吟有詩
舉止儼雅先中山王數鎮北平特留宿衛家衆肅然

太祖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廩養甚厚已而中山王北平

還病瘳上命輝祖奉手詔道迎勞俄王薨守制終至

洪武已巳始令嗣國公爵賜諡稱王之勲績而勉輝祖

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避皇太孫諱賜

今名先是名允恭也明年給養金帛文綺賜第鳳陽以歲

時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為衛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

時胡有降衆隸燕軍中蓄異志人發之上密詔燕王誦

實輝祖與王合策誅之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

年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夥不為甄別高下無以勸懲

上命輝祖率翰林院禮部詣監試其文藝分別送吏部銓

用蓋輝祖嘗侍皇太子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元學書善

大字故特任之復建武學於京師教授將臣子弟輝祖與

駙馬梅殷往來提督絃誦大興讓皇初嘗召對密言事

恭太子太傅

高廟遺詔諸王世子及郡王在京者三年喪畢遣還時靖

兵將起世子及兩郡王尚留京師乃稱病篤以三子請

議不許既而屢請帝以中山王女燕藩正妃召輝祖及

其弟增壽議之輝祖執不可密奏高煦勇悍無賴非惟叛

君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國患增壽與駙馬王寧力為庇護

乃悉遣諸高煦乃潛入輝祖廐中竊良馬馳去亡何北兵

起諸徵伐其往攻之敗始議置大將專征伐二年竟拜李

景隆督師北進以輝祖繼之戰于白溝景隆大敗輝祖殿

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戰於齊魯山大破之斬其驍將

再戰益大勝燕人恐將北奔京師聞之謂不足慮矣乃召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三

還未幾北兵至江上輝祖又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

戰不利金川門潰景隆叛輝祖仍率兵巷戰百戶平元迎

燕軍力戰而死遜國後羣臣勸進輝祖獨不屈下吏令自

招罪狀輝祖無一言惟書中山開國功臣孫免死而已

文皇大怒勒罷添其名於奸臣榜尋幽繫五年而卒年四十

或曰自裁

文皇曰輝祖與齊泰輩同罪宜論死朕念中山王有大功不

可殺後召輝祖子釋迎保賜名欽守墓

文皇怒謂后中都萬曆初詔錄建文故事諸臣各以官稱而

輝祖居首。

逸史曰事因時起時以執變人情之轉易於環也況椒
塗有覲天之妹式閭有同袍之臣稍一委蛇而國舅元
勲居然白是疇能易之然必甘削奪幽囚沒齒不怨囹
圄五歲愈於小樓嗚呼招之不來麾之不屈所稱世臣
社稷臣者吾無間然矣。

開國公常昇開平王遇春仲子也兄茂封鄭國公安置龍
州上念父遇春功封昇開國公懿文太子妃昇妹也
後爲孝康皇后靖難兵至浦子口昇同徐輝祖分道出戰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四

衆散金川失守昇見文皇謫雲南臨安永樂二年念遇
春開國勲召昇至京賞鈔帛遣還謫所弘治五年詔錄
太廟元祀功臣孫復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傳孫玄
旅嘉靖十年議封常李劉湯四王後十一年續封玄振懷
遠侯

畱守右衛指揮僉事趙諒開平王外孫其母孝康皇后
妹也諒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任是職親爲信用時時
奉密詔往來軍中督察諸將而諒能效職無私交壬午秋
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憤卒

逸史曰常昇以勲感受殊恩不能見義引決徒跼踣滇
南豈亦聞故主耶莊子曰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烈士
勇也而昇歎焉然以視友顏二心者霄淵矣趙諒武士
也亦能憤死可爲有恥者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五

梅殷元刺李堅

胡觀

李祺

耿璿弟

駙馬都尉總兵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

高皇長女寧國公主後大長公主是也殷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勸學問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所最愛者十九年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教誨稱殷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後嘗受顧命曰燕王最不可忽爾老成慎重可竭誠輔弼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燕王遣殷書欲進香金陵殷答書云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六

皇祖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王怒復書言與兵以除君側之惡非人所能阻殷割使人耳鼻授之詞曰雷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等於天地及北兵南下竟不敢道淮安別走泗水破肝胎出六合渡江至京師卽帝位殷尚擁重兵駐淮上追公主嚙指血爲書以招殷殷得書慟哭詢帝所在曰去矣殷曰君有與存君忘與忘吾始埃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上猶寵賚甚至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辭色上嘗夜遣小中宣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陳瑛言殷招藏公命私匿胡

人與女秀才劉氏甥邪詛誑幾得罪甲申冬早朝小舟過竹橋都督譚深指揮趙驥令人擠殷下水水淺不能沒舟駕其背而灰乃言殷自投水灰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驥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

上實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爲公主蹤跡賊已殘之無自苦乃官其子順昌爲都督景福爲指揮賜

手書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成化辛丑進士爲知縣忤上官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七

改襲前職官至中都副留守先是公主嘗移書阻靖難兵王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兵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自恃

高皇長女故屢以大義相規云時有瓦剌輝降虜也久屬殷幕下憤深矚害殷請於上割二人手足剖其心祭殷畢

卽自經死壅殷墓側駙馬都尉李堅河南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英子選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

賈濟北平堅素負才勇建文初以軍功封灤城侯

兵起充左副將軍。從耿炳文戰於真定。時炳文謹備西北。北兵出不意突擊西南。炳文大敗。堅與北將丘福接戰。互有勝負。已而兵敗。薛祿引架刺堅。堅馬揮刀來斫。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祿擒以獻。燕王謂曰。爾懿親至此。奈何堅無降附意。命械送北平。憤恨死於途。子莊以公主故。見宥。當嗣懼禍。繳誥券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宣德初卒。

駙馬都尉胡觀。東川侯海之子也。尚高皇第十女。某

公主。觀素剛果。讓皇重之。二年充副將軍。佐李景隆北

征。燕王謂諸將曰。景隆志大無謀。喜專違衆。郭英老邁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八

退縮。平安剛愎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柔懦無斷。數子

皆匹夫無能爲也。觀聞之。憤怒。同景隆戰於白溝。敗績。爲

燕兵所殺。或曰。永樂初被陳瑛劾。自縊死。

駙馬都尉李祺。字承先。濠定遠人。韓國公善長之子也。尚

高皇女臨安公主。公主修婦道甚備。時婚禮初定。光寵赫奕。

人豔稱之。及善長老而祺以能見使任。洪武二十三年。因

父罪囚於家。

讓皇憐其枉。赦出。尋命守江浦。北兵入城。祺扼腕投水死。

及書法優者並載。如是。皇明主嬖錄。請於洪武二十年。似非也。故存之。

逸史曰。甚矣忠義之入人深也。之四臣者。皆釐降懿親。天潢淵戚。豈不知成祖之親。尤親於讓皇耶。而剛毅自持。或懟或殉。不稍內顧。何其決也。蓋大義所在。所欲有甚於此者。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是之謂乎。

駙馬耿璿。長興侯炳文長子也。洪武中爲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

璿爲駙馬都尉。掌前軍事。勇悍有胆畧。北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征。璿力勸直搗北平。已而炳文戰

數敗。璿快快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及帝遜去。璿杜門。稱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九

疾不附。坐罪死。公主復降爲郡主。明年春。憂卒。璿弟璘累

官至後軍都督僉事。燕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

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及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文

守遼東。璘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論死。

逸史曰。哀哉耿璿。始以討進。旣復飲泣。終以杜門。死公

主亦死於憂憤。顧其心豈嘗須臾忘帝耶。炳文以老

臣旣喪師辱國。復含忍圖苟全。殆陳瑛鄭賜交劾。而後

引繩就木。晚矣。表忠紀獨傳炳文。而次二子於後。死寬

哉。

楊本 周拱元

鎮撫楊本河南中牟人或云浙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
遁法建文初募才畧士本應募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
軍一日本請王觀兵及登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皆不
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征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
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敢前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
與平安所向有功李景隆忌功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
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熟
乃爲他人採去耶竟不救遂未成功本上疏畧曰刑屬三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

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
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宰與耿
炳文喪軍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故舊不忍加刑徐
輝祖征燕亦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兵馬及召還京師猶命
太教坊操練軍士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及責
問乃歸罪臣下皆過爲寬宥也乞假臣爲大總兵召募義
勇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
爲監軍疾馳北平問罪則可免生民於塗炭稟宗社於泰
山矣朝廷不用本遂孤軍出征力戰不已竟被執不屈繫

獄後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親之

文皇大怒益素愛其才畧將欲大用也至是惜之

逸史曰異哉楊本治兵之術奇矣出師之謀正矣奇正
相生使寄專城未必不盡敵而反乃孤軍致覆惜哉余
嘗慨其術之不傳熹廟時有全國威者自稱得其遺
教有陰陽互變火城火帳地陷水砲諸制獻之當寧詳
哉其言之也而不果用亦同本之賣志以沒嗟乎合抱
之松無庸於蟬人之國若甕之蘭見棄於裸體之邦信
有之也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一

錦衣衛鎮撫周拱元沅州人少讀兵書有得出入辰沅蠻
中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悉中
授職軍前效用凡行間吉凶占候輒中楊本稱之嘗引步
兵防餉舟身先士卒靖難後不屈死之

逸史曰占候之學行間所重子房得之奇門武侯精於
六壬誠意稔於太乙各用所長各兼所要推其原莫不
本於五行六甲蓋五行天地之功用六甲效靈於五行
者也拱元亦測其微乎而抗節以死不詭於正道矣聖
人曰修身所以事天

謝賈 彭一 盧振 倪諒

北平都指揮使謝賈者未詳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
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二十八年坐法當死尋
宥降河南衛指揮僉事讓帝即位慮北平有變齊泰薦
賈智明乃授是職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燕動靜即有事
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賈部署七衛兵中城中迫王城外墻
以木欄斷端禮四門王命指揮張玉朱龍等帥護衛勇
士之能請先擒賈賈王曰彼防守既嚴卒難擒獲
須以計致之今奸臣遣中人逮獲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二
收之隨令中人召賈賈付所逮者則賈必來來則縛之
一夫力耳能等曰善乃匿壯士端禮門內召賈賈入久之
二人果至衛從甚衆門者呵止之惟賈賈兩人入至門壯
士卽擒賈賈不屈殺之隨衆移時得知皆散走王等率勇
士捕之是夜攻九門克其八僅西直門未下都指揮彭二
素負氣節果敢能任事見賈賈被殺將卒驚潰急躍馬大
呼市中集兵民數千殺入端禮門奮怒衝擊而燕兵銳甚
力不能支戰歿燕將唐雲往諭羣衆守兵俱逸乃盡克九
門靖難之兵起矣

逸史曰骨肉藩封變起倉卒捍禦固難然文皇之志素矣卿大夫知之國人知之當事者獨輕入虎穴引頸就刃何憤然耶論者謂其舍身之義小誤國之罪大宜也備哉彭公叱咤衆旅橫擊王宮事雖未成亦可無恨豈與賈同日語哉

北平盧振燕護衛指揮也乃心王室帝素知之已卯六月詔逮燕官較令賈賈密約振爲內應事洩賈見殺遂執振詰責不屈殺之夷其族奸臣楊四十四人武臣惟振與廖鏞宋忠三人與焉先是有左護衛千戶倪諒與振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三

友善規燕必變預告府中事逮官較于諒周鐸等伏誅燕王恨之及靖難兵起諒逃捕至將殺責其不忠諒曰此政臣忠處族之壯者成邊瘡幼者刺離間親王四字充鐃衣衛較轡局軍

逸史曰士有至性遠邇親疎不得而間之燕之護衛燕官也不親於燕而親於朝大義使然耳故預圖於事前復歿於變後不撓之衷視友直輩千仞而上矣

馬宣

曾濬

余瑱

宋忠

子謙

彭聚

孫泰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兵起，張玉以薊鎮外，接大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躍馬可渡，不先定，將爲後患。燕因遣王及朱能將兵攻之。時宣果起兵西行，將攻北平。遇燕兵戰于公樂驛，不利。退保薊州。與鎮撫曾濬開城堅守。反覆諭之不下。王等擁衆急攻，宣出城再戰，敗，被擒，并擒濬，皆不屈，宣罵不絕口，死。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四

余瑱者，北平衛指揮使也。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議曰：居庸險隘，爲北平咽喉。瑱若據此，則肘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縊守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死。

宋忠者，錦衣衛指揮使也。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必非其罪者，忠疏救，御史劾之。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成邊三十

年，爲御史劉觀劾，調鳳陽中衛。明年，平越將軍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得復官錦衣。建文初，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璘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昺、謝貴、葛誠爲內應。及昺等遇害，靖難兵起，奪居庸關，守將余瑱敗走。忠不敢進，退保懷來。燕王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左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五

以待其至。燕王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遂率馬雲、徐祥等精銳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譖者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屠滅，盡努力復家，誓報國恩。燕王急令其家人張放旗幟，爲先鋒，遙呼其父子兄弟，相勞問。諸將咸喜曰：我家固安，宋總兵欺我，遂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燕兵一麾度河，鼓譟而進。忠敗，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後謫戍邊，尋賜死。年十六歲。都指揮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每先登，頗有所獲。忠敗，泰中流矢，流血被甲，慷慨裹創，奮力大

呼與衆外戰。俱陷陣而亡。當是時。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歿大半不可考矣。

逸史曰。燕將非盡賢於南也。胡戰勝攻取。算無遺策。使智不及謀。勇不及戰。至是哉。語曰。勝則草木皆兵。敗則智勇俱困。名將不如福將。有以也。而懷來之士。自將帥而下。皆以不降歿。哉。過於田橫矣。士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六

楊松 潘忠 齊忠 劉鑑

徐凱 程暹 俞琪 趙鼎 胡原 李英 張傑

都督楊松。錄都指揮。權是職。爲耿炳文先鋒。時炳文駐兵真定。遣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松帥驍勇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援。燕王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圍其城。而忠援兵未至。黎明。城破。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歿。時

燕王度忠在鄭州。尚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遂命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見忠等接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七

戰。卽舉砲。旣而忠果帥師至。燕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發。擣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背腹攻之。遂生擒忠。甯忠累官都督。建文初。充右副將軍。與駙馬李堅佐耿炳文北征。駐軍真定。潘忠楊松敗。王至鄭州。獲降將張保。保言炳文兵十三萬。半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燕王計欲炳文并其衆。則易破。乃善撫保。遣歸。詐言兵敗被執。幸脫歸。又令言雄縣敗狀。燕兵旦夕且至。炳文遽信之。盡移南營。燕兵次無極縣。炳文軍滹沱河北。出西門而營。直抵西山。次日。燕兵未至真定二十里。擒樵採知炳文。惟備西北。

乃率輕騎數千繞出城西，炳文適送使客出，覺兵至，奔
急趨橋，燕兵斫橋，炳文幾被擒，城中大驚，炳文乃率堅忠
交戰。燕王與丘福復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衝其
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進，路藉灰者甚
衆，忠及都指揮劉燧等皆被執，後忠與妻徐同歿。徐卽凱
女也。

徐凱者，合肥人也，字子安，父興以開國功累官成都前衛
指揮使，凱襲父職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潘掌鹽井衛事，
征賈哈喇有功，又副沐春討刀幹孟陞都督僉事，鎮守四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八

川階文官軍叛會都督甯正討平之，建文元年副大將何
福征百夷，靖難兵起，練兵臨清，三年十月凱與陶銘守滄
州，與吳傑平安盛庸相犄角，燕王聲言破遼東，凱等諜知
之，信以爲實然也，燕兵自通州直趨三鼓起程，一晝夜行
三百里，遇哨馬盡殺之，食時糧盡，滄州凱猶不知，督軍趕
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始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
倉皇無措，燕麾壯士繇東北登城，凱麾師出戰，不勝入城，
東門之卒先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濟胡原李
英馮際將戰百餘人皆被執，械送北平，道卒。

逸史曰：嗟乎！雄鄭失守，滄城隨棄，破竹之勢成矣。夫將
兵之道，速則取，勝遲則變，生故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
久也。而諸將擁兵犄角，坐受困亡，豈天使然哉？所恃外
不負義，聊以盟心耳。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十九

朱鑑 卜萬

朱鑑者北平行都司都指揮使也守大寧北兵至將原
中房寬皆降鑑獨率兵死戰力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皇帝加卹典燕王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卽鑑也
都指揮卜萬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爲大寧守將謀勇自負
每戰先登北兵憚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燕行反
間詔萬書盛稱獎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
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
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卒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十

跪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
爲請遂遣歸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卽祭其事
劉貞陳亨據卒未得書遂執萬萬極辯不能白下獄死未
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逸史曰兵法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未有氣
隔心恃而能成功者善乎朱鷺之言也異同之爲事利
害也甚矣哉彼已相能固於堅城一水一火關所自起
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誰能無間之刃哉亨既忌
萬將亦有意色可掬而萬曾不覺何關也志曰當發不

祭大賊乃作卜萬之謂乎亨以叛全萬以忠獄冤哉其
亦足以爲其事者鑒矣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張安 儲福妻范

張安者故指揮也與靖難兵戰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為業毀名異行人莫有知者一日採樵歸聞人言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大驚愕顧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顧為其氓遂棄柴投港水一時稱為樂清樵夫云

儲福常州無錫人燕山衛卒也年二十餘頗好義見人談往古節俠事便欣賞不已北兵起福感憤挈母妻逃福雖逃適以北事為恥心忽忽不自得每與妻范語皆節孝事范亦甚羨之靖難後詔挾購成卒入伍福在錄中調曲靖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二

衛華家行乃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為從逆之臣號泣弗輟竟不食父母韓妻范營地塋之范年僅二十奉姑孝謹每哭則走山谷中大慟不欲使姑聞恐貽姑戚也居貧不能養時懷隱慮一日往溪澗浣衣見蹊傷草甚茂與蘇席草無異因取織席為養姑需姑年七十餘終為營塋廬於墓傍終身不移年亦八十餘卒卒後章竟不復生鄉人義之即其廬甚為崇孝巷與福同祀之

逸史曰壯士聞戰志切忘軀而被執宵遁卻矣致顧天號泣棄薪投港何烈烈耶豈亦聞風而興起者儲福一

衛卒耳而始遁既高懸復得正致感其妻終身孝謹等少君德昭而上豈非仁人也哉使屈起行陣以九江任之當必有可觀而天地反覆賢人聊藏致身無地僅一節士鳴可慨也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二

張倫 陳質

河南指揮張倫不知何許人勇悍負氣節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建義旗募敢死士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立戰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倫將自賣爲丁公平人之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夙有威望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及北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志圖勤王靖難後被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四 執抗辭不屈死之

逸史曰昔文信國結溪洞民入衛人笑之以驅羊搏虎文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一旦有急無一應者吾深恨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庶天下臣庶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保君子曰若天祥者可謂智矣吾於張陳亦云如必觀望審勢成則待榮敗則背之是豈人理哉

鄧戩 陳鵬 瞿能子 滕聚 俞通淵

都指揮鄧戩陳鵬與都督吳傑等守真定燕王曰若吳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倘來求戰是下策也當設奇以誘之乃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較衛荷擔抱嬰兒伴作避兵奔入城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戩等信之乃出師與燕兵遇於藁城衆人奮擊矢下如雨箭集王所建於如蜩毛擒殺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兵乘之戩師大潰與鵬俱被擒繫獄憤卒

都督僉事瞿能字世賢合肥人功臣都督通之子驍勇有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五 名以禮飭躬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

從藍玉擊西番有功又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幾狼塞以都督職掌雲南都司靖難兵起召同李景隆攻北平能果敢善戰兵執甚銳與其子率精騎千餘殺入彰德門勇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以大軍未至阻之於是燕衆得乘夜汲水灌城天寒冰卒合明日我師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率師駐白溝河與燕軍迎敵能父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甚衆日已曛各收兵還營王曰勝負常事耳彼軍雖衆

明日當破之。至期，應精騎數千突入，高煦率張玉等兵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南師飛矢如注射。王馬三被創而三易之。幾為能所及，薄暮能復引衆跳盪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數百人。越嶲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能氣益銳，會旋風大起，北兵乘勢突擊，復以勁騎繞出其後。南師遂北，能指揮戈斬十餘騎。父子力戰而死，滕聚、俞通淵俱死。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父廷玉，開國有功，沒於陣，追封河間郡公。兄通海，功最，位平章，追封號國忠烈公。通淵定中原，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六

高祖渡江，起泰侍舍人。既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陞督府僉事。又征哈刺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尋轉餉江西。克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沉寶慶俘獲頗多，封越嶲侯。討建昌叛賊，城越嶲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初，召見，授豹韜衛指揮，克偏將從大將軍禦靖難兵，號敢戰。與瞿能父子忠義相礪，白溝河之役，諸將因風遁竄，通淵力戰而沒。朝廷悼卹，勅葬聚寶山，號國公墓，側命子靖嗣爵。尋卒，幼子端優給錦衣衛全俸，亦卒。靖難後，削職。

逸史曰：昔劉項角闕，仁暴異形。天以風助之，佑有漢也。至靖難時亦然，而仁暴之跡不與焉。何羣雄漸滅至此耶？嗟乎！造化亦多奇已。堯舜無子，湯武無君，公旦無弟，兄豈天固留此缺陷，令百世憑弔耶？諸臣殊死戰，無如風何，無如天何，矣而柔懦之夫坐失事機，日謂知天矣哉。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七

莊得 楚智 張能 小馬王 韋諒

何清 蘇獻 唐禮 薛鵬 弟恩 丁良 朱彬

朱榮 花英 鄭琦 王恭 賈榮 唐璟

西京都指揮莊得洪武末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朱忠麾下懷來之戰惟一軍獨全後盛庸夾河之捷得奮力助庸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兵以勁騎乘尊掩擊得力戰死

都指揮使楚智素稱驍勇洪武中出塞有功建文初守北

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戰輒奮力北人望旗幟股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八

慄夾河之役馬陷為燕兵格殺

張能以都指揮克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

登軍中呼為皂旗張所向披靡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

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人驚異

小馬王失其名以常騎一小馬如雲故名官指揮臨淮人

白溝河之敗脫胄付其僕曰吾為國歟爾以此付家人言

畢盡力轉鬪連殺數十人立馬斃鎗而死敵兵歎曰古名

將不多見也

都指揮韋諒守真定時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下邑

結塞號召義勇承制自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

寇期攻北平諒率萬人運餉入援燕王聞之曰昭得諒

兵不可圖矣乃統眾先擣諒寨諒不及防鬪死

都指揮何清死於白溝河千戶蘇獻死於德州之陣素稱

勇力過人

唐禮官都指揮徐凱涪州之敗盛庸引兵出德州營於東

昌令禮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為先鋒營滑口北兵夜襲

破之被執不屈死

指揮薛鵬與靖難兵戰於汶上先勝後忽敗被執送北平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二九

道卒弟鳳自縊

丁良朱彬皆指揮從何福征與燕將陳文戰於小河福斬

陳文於陣燕將張武見陳文戰歿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

合擊良彬不及防被擒死之

朱榮都指揮守真定與燕兵屢戰有功忽蹶被獲嘔憤而

死

花英鄭琦王恭皆都指揮使定州之役與指揮唐忠連陣

敵燕既敗績俱被執送北平英自殺琦恭忠憤死於獄

指揮賈宗湖廣與國人勇敢自負建文三年與燕將朱能

戰於衡水被擒不屈送北平道死

詹璟亦指揮燕兵援東平璟被執送北平道自殺表忠紀贊曰糾糾武夫裹革是誓變陣陷堅洞膺決皆人疇不死貴得死所賁父有誅以愧竄鼠

逸曰兵志云將受命之口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故曰戰死者上也獄死者次之然義不受屈命與志伸亦烈矣豈規避偷生者可望哉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三十

宋瑄

崇剛

徐讓

衛健

張昌

段贊

指揮使宋瑄鄆國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平有功戰於靈壁瑄披甲躍馬先登斬首十數級已而諸營盡敗瑄猶格鬪不休力盡乃死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子孫名乞嗣封瑄子當嗣文皇惡瑄以弟琥代之

指揮崇剛未詳里氏沈警有膽略與王彬同守維楊練兵繕中潯城濠彬倚重之北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三一

解甲盡力防禦異心輩忌剛不敢發及彬爲麾下所縛知縣張本開門迎降剛發憤欲戰并縛剛剛與彬同不屈死鎮撫徐讓爲山西布政司理問才氣磊落有口辨應募來京賁書物往北平議和解兵慷慨立談王不答遣還戰歿

衛健爲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亦應募至北平見王陳說大義請熟思之不聽還與徐讓並授衛鎮撫軍前聽差遣既戰歿

逸史曰金川之失崇宋先之也而飲血登陣力戰而死

與死且不屈。豈盡人罪哉。嗟乎。人之云亡。邦家其喪。宋之謂也。徐衛者慷慨陳說。有古策士風。蘇子曰。以比干之心。行蘇張之事。二子以之。

內官張昌一名長壽。與段實素以忠義相勗。恥與諸中官伍。昌差為真定監軍。悉心防禦。既被執。道死。段實守徐州。有功。壬午二月。燕兵至。實敗績。不屈死。

逸史曰。余攷遼國中官。自何周而外。復得張段二人。皆以不屈死。可謂忠矣。至甲申而之。臣承恩輩或僵伏御側。或碎首堂陛。慷慨之風。屢見。愧平日盜名者衆矣。嗚呼。黃門何翩翩多君子也。語曰。金生沙礫。珠出污泥。信矣。信矣。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三二

呼。黃門何翩翩多君子也。語曰。金生沙礫。珠出污泥。信矣。信矣。

哈三帖木兒

林帖木兒

婁鬼里

騎將哈三帖木兒者。胡人也。性猛而忠。號敢戰。隸火耳灰麾下。從平安於肥河。安斬燕將王真。引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城。燕王恃帝禁。以數十騎當之。諸將相顧錯愕。耳灰持矛直刺王前。相拒不數步。燕將童信引弓中其馬。馬踣。遂生擒耳灰。三帖木兒持稍突來。救耳灰。信復射之人。馬俱仆。并生擒之。三帖木兒不屈死。耳灰亡。林帖木兒盡。

鬼里皆胡騎指揮。慙直而勇。渦河之戰。被甲先登。橫擊。勝。旣馬蹶。被擒死之。

逸史曰。余讀

高皇蒙古色目之論。真如覆載之無私。繼以

讓皇之休養。安全華夷。無間其慕義作忠也。宜哉。惜乎。能感激於異類。而不能再發於未然。豈果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耶。孔子曰。夾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可勝慨哉。

正氣紀

卷六

武忠

三三

遼國正氣紀卷六終

遜國正氣紀卷七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隱遯列傳

傳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故繩臣者咸以死爲忠殊不知死易而生難彼死于十五年之後者豈忝於十五年之前者耶彼願頂黃冠歸故鄉者豈不愈於厓山抱石者耶所以孔子稱殷有三仁視行遯靖獻與披髮剖心無二蓋欲人臣各行其是無愧于心而已矣豈必等而同哉若革除已後黨禍方張不希胡解之榮者必罹方黃之慘不得已

正氣紀

卷七 隱遯

而思其次僅有肥遯以自明讀峨嵋亭詩想見其深衷矣夫不事王侯既存君臣之義而鴻飛冥冥益深宗祀之誼故相攜而去容與丘樊真行毀名甘心牧豎雖故都風物偏側日增而俯仰顧盼流思耿耿不降不辱終身莫移豈經經沽名者可望哉特高標霞舉秘跡繁多其果行育德事不盡言僅以所識者作隱遯諸臣傳

終。

東海遺臣者不知爲何如人也無常居常往來道路多宿道觀僧舍中一日過神女廟題詩曰襄王此日知何處空見朝雲暮雨時題畢竟去其踪跡不可攷時蜀中蛾眉亭亦有逸士題曰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歿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一時驚爲建文遺臣而劉允微嘗爲傳之謂靖難後網羅初張負高行者入荒陲窮山間諸凡可悲可涕之事大都秘而不發即發而不傳者不知凡幾何人而遺臣始挂一云

正氣紀

卷七 隱遯

逸史曰皇甫謐作高士傳而魁偉畸行有足多者然自孤竹長饑而下身值明時或高已違情釣采華名者衆矣未若彼樵人居士蜿蜒山麓水碕與夫跼蹐道路心各不顯影與形離者翩翩足法也嗚呼噫歌已盡戴益無時舍數子其誰與歸

劉亨

龔詡

高賢寧

陳周

縣丞劉亨，廬陵人，字嘉會，博通經史。洪武壬戌，以賢人召。子微辭以親老，得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於華蓋殿，以言事忤，出爲壽州訓導。建文初，應詔上書，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計。六卿職卑於五軍，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多見聽用。陞武進丞，修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凡淫祠妖妄，皆禁絕之。於縣治，儉作養，慈坊再思亭，以風勵民。庶三年上績，賜勅褒寵。壬午

正氣紀

卷七

隱逃

四

縣民李得茂，馬阿寶作亂，謀於今，乃以鄉兵擒首惡，戮之。餘黨論降，保全甚衆。靖難後，有言亨昔上書，改舊制者，斥歸。遂杜門不出。後有薦入館閣，修永樂大典，亨以疾固辭。聘爲楚粵考官，亦皆不就。宣德中，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古行高，雖老可爲廣文式。亨造朝，自言年近八十，豈能造士。上聞之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上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宏聽還鄉，自便，遂得歸。正統中卒。

衛卒龔詡，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北兵入

詡見國破，衆迎，拊膺慟哭，遁還鄉隱，居耕讀。德業漸著。德中，周忱撫吳，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受。或勸之，各曰：詡仕亦無害於義，但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國子生高賢寧，乃山東濟陽生，曾受學於王省。建文中貢入國學，北兵攻濟南，不下，射書城中諭降。時賢寧在城，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城外。靖難後被執，上曰：此作論秀才也，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衛指揮，方貴倖，勸之就職。賢寧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書生，食廩有

正氣紀

卷七

隱逃

五

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卒。陳周，蘇州人，建文中進士，其先與吳僧道衍友善。靖難後，衍因力薦之，時有訓導王達亦與衍善，衍亦薦達出，受侍講。周遂逃之，堅隱錫山，終身耕圃，意趣悠然，達嘗懷憂久之。文皇難以十難字達愧自死，君子曰：醜陳周矣。

逸史曰：之四臣者，有有才也，以有用之才，而甘心淪棄，亨不以學顯，詡追舊慟，高念餒廩，周遠勢交，皆胸有所恃，不以利達撓情者，嗟乎！頤期之老，慙慙少主，是慕薄秩賤，終身不易初心，疇其能之。史云：乘方不惑，臨義

高遜志 韓郁 胡子義

太常少卿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學問受業宣城貢師泰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深沉典雅成一家言年廿五爲鄞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翰林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偶以事謫居胸山建文時起是職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得吉水王良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輩一時稱知人靖難後遜志遁去不知所之殆晦隱終身挺節不污耶或云經死

監察御史韓郁一曰康郁建文中上書言豎儒偏見病藩

正氣紀

卷七

隱遁

六

封太重疑慮太深周王廢湘王焚代府被催而齊臣又告王反矣夫層亡齒寒人人自危致有今日之變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赤子困於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者方洋洋自得果何心哉諺曰親者隔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

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靖難後遁去不知所終

僉事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郎子昭之弟也以薦辟分敘威遠復錄典寶官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嘗有懷鄉詩曰一區廢宅棠山下半畝方塘夕照中鄉國匪遙身自遠乾坤雖大足難容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執不可曰髮吾親遺體安敢棄置終日作闍利狀也王益敬義有二子僅數歲卽仰天泣曰吾兄無後彼不絕吾裔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正氣紀

卷七

隱遁

七

逸史曰易言地道卽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諸君子皆鴻飛冥冥莫知所終何也豈有美內含欲從王事而弗敢成故托跡朝野耶深心哉矯如秋霜者癖若汞虹隱見去來吾終莫測其微也

王璉 孫鎮 石允常 周縉 孫岳 袁紀 山子
寧波知府王璉字器之山東日焰人通經史允長於春秋
初仕教授坐謫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府職杜私謁革利弊
政教兼舉自奉甚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命撤而瘞之號埋
美太守尤痛繩武人之不法者故軍衛銜之壬午北兵南
迫至江上璉造船為勤王計衛吏縛送京師上問造船
何為璉徐對曰將繇海道趨瓜州截路耳上義而釋之
得還田里扼吭而死

衛輝知府孫鎮南京合肥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中制科

正氣紀 卷七 隱遜

除戶部主事通敏練達時以課程事罪本部官鎮諫不宜
連坐謫戍雲南尋復職應制賦禁柳詩稱旨擢衛輝守毀
淫祠撤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畜驅蝗禱雨神率效靈靖
難兵至抗節不附壬午秋謫戍山海北餘年宣德初薦起
為上饒丞不受號沖玄子以終

常州同知石允常字恒德浙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
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謂石清潭時微行民間聞哭聲
甚悲允常察之知其女為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訃聞於朝
捕宦抵大辟為說所撓左遷是職北兵起允常棄職歸

文皇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
常與焉眾悉洵懼服罪以當時有旨凡舊事輪情服罪
者止贖米五十石仍於原官加一秩用之允常獨鍛鍊百
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
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憤卒於舟中遺文曰遇安
集

永清縣典史周縉字伯紳楚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初
授是職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有聲北平兵起一時
守令多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拒守而民爭逃散縉

正氣紀 卷七 隱遜

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遣聞母喪還家畢葬即出
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聞王師燬天命去矣乃走匿
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
慷慨就行至京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
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終吳文定寬為縉傳有愧世之為
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
九十一人當靖難時俱棄職遠遁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
一也寧等難盡戮矣

都督同知孫岳洪武中從大將軍立功歷陞是職建文中

竟鳳陽守將北兵起岳大修戰具撤寺材爲戰艦。甲戌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畏之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陷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

高王命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袁杞山名嘉興人也逸其名性俠好義尤邃經學與蘇州守姚安交王叔英黃子澄名挂常籍子澄來蘇謀匡復數出山及同邑楊任家許千戶既執姚疾至袁楊子戌北平洪熙四月復還土田而袁返陶庄戒子孫世勿

正氣紀

卷七 隱逸

仕子顯有學行多著述有主德篇主者帝也紀帝在位德政也俱杞山口授當日睹記事裔孫袁黃政曰建文施仁行義自三代而下最稱淳厚緣太祖實錄多所刪改而諸臣著述又拘時諱不敢稱揚遂使淑德善政漸滅不存我祖杞山先生得於目擊家傳此不可不傳者也刻在成化中

逸史曰語有之士可殺而不可辱此言爲治世惟然不幸躬逢末季龍蛇以陸則殺可辱而殺殺而辱亦無不可蓋天生豪傑智勇俱備欲其相用不用則角角

則鍛鍊摧殘成一代偉節而生死榮辱罔筭也孫石諸臣辱而戍戌且死者豈非其倫哉夫主德既修臣下並烈烈堂堂負櫜邊關靡可紀極若陳冕漆大舉劉賢林善夫通紀皆以節稱而行實不少概見余輯之而悲一時且庚申冑致身無所風波難久立下流不可居茫茫天地南北皆迷陸隱何巢舟藏靡壑處則不知所託行則不知所之又獨朱寧二百九十一人然也噫嘻盛哉

正氣紀

卷七

隱逸

十一

徐屋 豐寅初 何應泰 趙清

兵部右侍郎徐屋字宗實浙黃巖人洪武間應聘赴闕

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授風紀官屋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

郡邑士子多所造就詔爲駙馬胡觀師屋設教嚴明如在

鄉塾觀亦受教惟謹既冠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

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南向置師席于西階東向屋憮然歎

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布衣而誦師道哉輒

手引駙馬位下然後就講復爲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

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遜謝執弟子禮愈恭略綺紈之習

正氣紀

卷七

隱迹

十二

而敦忠孝皆屋力也召見獎諭授蘇州府判屋勸農除害

崇尚節義郡民德之有節婦王氏以前朝事夫旌虛曰封

比于墓非前朝事乎上謂其知大體從之尋擢兵部職

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釐定賦稅開政教之

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皆切時要北兵起奉使招集

兩浙義勇靖難後家屬覆沒京師屋義概侃然杜門終老

或云歸二載逮至京卒於旅

教諭寅初字復初浙鄞人洪武中爲國子司業抗疏諫

廢諸儒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恬養百有五歲卒子

慶給事中孫熙弘治己未榜眼

何應泰先世鳳翔人父仕元任四川廉訪使過閬中觀其

俗質直解官居焉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卑以自下閬

人亦忘其爲故吏課教子弟教甚諸子凜凜惟謹泰少時

父以手校經史授之卽刻厲釋誦操紙爲文詞意遼茂川

中諸儒自以爲不及洪武初詔選孝弟博聞之士推入國

學爲一時冠九年詔擇上舍生備燕府官屬授泰奉祠泰

慨然曰半爵一職足以自獻所患不忠勤耳王雅重之

宜至帷幄屏人咨議泰具以質對退爲忠恕銘以自盟靖

正氣紀

卷七

隱迹

十三

難後藩邸諸臣各膺顯秩泰獨稱疾不起淡約終身陳昌

積曰榮寵爵級世之隴斷所決性命以必趣者也幸而蒙

右眷位膺貴則坐高輿披賜服操呼吸風濤之勢以恫喝

薰赫人使趨已不暇視黼裳王綬爲生賦世襲之具晝忖

宵摩以覓持保之術苟可構購不辭滅獲婦寺而甘心之

甚則敘感訴音較然出無情之涕固要上意有組肘之

所不爲而爲之矣嗚呼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又何惑其

然也奉祠公躬被寵有年國邸羣臣鮮出其右顧棄家業

之富貴而甘遜丘壑舍魚水之君臣而與牧豎爲伍殊異

平世之黜逐者矣。豈聞介子推之風而興起耶。抑所無乎。微不可測度耶。楊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爲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祀公觀之。詎不然耶。公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之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都督僉事趙清。鳳陽人。驍勇善兵。積功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後軍都督職。致仕。清去北平時。常懷隱憂。不敢言。燕兵起。黃齊諸人薦清。柙河南兵守彰德。燕衆至城下。知清

正氣紀

卷七

隱迹

十四

防禦有方。不遽攻。適採樵。清出兵追之。輒引去。王遣人招之。清對使言。王如至京城。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誰敢棄命失職。王感清言。而解攻靖難。後召清還。清遂乞閒。

逸史曰。甚矣名利之溺人深也。誰克蟬脫塵埃。棲心象外。所恃秉質醇粹。含章內奧。則不爲勢祿櫻情。若屋寅。應泰師道素立。堅持大義。固也。趙清武弁耳。亦靜以制躁。不奪所操。豈苟卿所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侯之謂乎。

彭與明 劉伯完 陳暉 徐真 馬溥

王真 孫

大理右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繇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員外郎。建文初。陞楚按察僉事。事任是職。勤廉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兵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督江北。諸將推與明。雲壁之戰。何福兵敗。與明被執。燕王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官裳。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餒憔悴。殆不可識。謁其故泣血。不言。明日復遁。莫知所終。

正氣紀

卷七

隱迹

十五

天官劉伯完。不知里氏。國初重天官之學。凡通曆象占步。風角者。皆得衣食於官。有征討必選擇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律法。起稠人。歷官欽天監副。北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雲壁。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陳暉。真馬溥。皆建文中名將也。溥。壽州人。父鑑。有開國勳。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衛指揮。陞都督。壬午。暉爲副總兵。其與溥俱參將。從何福軍雲壁。食盡。將就糧於淮。期砲舉突圍出。適燕軍傳砲攻城。誤信已砲。爭道出。軍遂亂。平安與暉等力戰。不得出。被執。械送北平。中道。暉真溥與

指揮孫成王貴等二十人夜遁各變姓名。逸去。暉始爲浣州衛指揮。累官都督。初戰真保。滄德屢勝。靖難後有薦起。暉參贊韓觀軍務。暉匿不出。隱而卒。

孫霖亦指揮。爲唐禮先鋒。東昌之役。霖營滑口。夜被北軍襲破營。暉就執。霖遁去。不知所終。

逸史曰。兵法右轅左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以飭備具。防敗也。至敗則死之。何辭。靈壁之役。彼脫而逃。此遁以死。尚稱聞乎。暉真諸人固不足數已。君子曰。跡雖不赦。情則可憫。躡歷間關。百折彌勁。其不肯處二天之下也。

正氣紀

卷七 隱遁

十六

矣。與明伯完非若僞伍。知幾識微。或亦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歟。

遜國正氣紀卷七 終

遜國正氣紀卷八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後死列傳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分也。夫死既以分。而復以後稱。何以故。或亦遠巡不果。躊躇其可以死。可以不死乎。嗚呼。死以可。不可計難矣。然終不能不死也。故國之慟未釋。新主之疑方來。積疑生畏。積畏生嫌。而後抽戈飲恨。左支右持。以視從容鼎俎。畢世不二者。不大相懸絕乎。雖然。春秋之義。不誅跡而原心。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而隱忍濡遲安。知非越外遐思也。至勢已蹙迫。莫可誰何。始鳴鋏叩。甘心引決。或吞金飲鴆。憤經溝瀆。其亦可謂知恥近勇。庶幾不遠之復者。統名之曰後死可也。作後死諸臣傳。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盛庸 平安

盛庸不知所自起以偏將從耿李北征屢有戰功李敗庸收軍濟南與鐵鉉死守庸夜出劫戰盡城防禦盡毀北兵攻具捷聞封歷城侯克平燕將軍代李景隆總兵進駐德州兵掠濟寧庸移營東昌燕頭兵城下庸背城而戰列火器以待燕兵鼓噪而前衝庸左翼不動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亦合庸麾兵大戰斬燕大將張玉圍燕王數重燕將朱能率胡騎奮擊東北角軍士趨之西南兵漸薄燕王始得易服躍馬突出庸軍復大呼噪擒斬萬餘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入燕兵大敗走翼日再戰燕又敗步卒先登庸乘之復擊殺無算北平震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王獨以一騎殿後退駐館陶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歸路三年春燕兵復南出庸約吳傑平安共攻北平三月庸進營夾河安軍單家橋燕掠庸陣不能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王率步兵攻左右翼而以精騎萬人直搗中堅庸麾兵力戰斬燕大將譚淵及指揮董真保等燕復以勁騎掩庸陣後庸軍擁盾層疊自蔽燕軍攻之不能入復以木鎖橫貫鐵檣向前擲之盾牽連不能蔽燕乘隙

急攻庸士棄盾走倉卒發火器反燒自陣軍遂卻莊得楚

智張能皆死是日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不敢發一矢以詔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故也明日復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將士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塵埃障天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擊庸眾大亂燕兵追奔至滹沱河庸走德州是役也庸恃東昌之捷謂必破燕將士咸攜金銀錦繡曰破北平張燕痛飲至是盡為燕所獲四年五月燕兵長驅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三

至淮上庸南趨盱眙領馬步營淮之南岸與燕兵相對燕將丘福等率數百騎西行以小舟潛濟突庸陣庸倉卒不能軍遂單舸走六月燕兵次浦口庸率舟師駐江上嚴陣以待燕兵欲還適高煦至殊死戰庸軍奔潰都督陳瑄隨以舟師降燕眾得渡江庸猶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靖難後以璽書慰庸即命鎮守淮安旋移山東庸每不自安常懷死志未果永樂元年致仕去其子瑄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卒自殺諸子皆被戮

逸史曰：成敗不足論人也，而死生足以定品。如淮陰武侯，並人傑也。淮陰捲甲長驅，不五年而佐漢定鼎；武侯鞠躬盡瘁，畢世不克定一三分。至今頌武侯之功，不在淮陰；侯下然庸東昌之捷，生氣凜然，雖失國喪師，身且不保，無傷也。惜見義未勇，至斃國圖，曾不得與耿鐵齊名，為天下後世非笑。悲夫！其足為二心者鑒。

平安，潞州人也。一名保兒，累官都督僉事。李景隆北征，安為參將。二年四月，燕眾渡白溝河，安伏精兵邀擊。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知吾用兵，是以敢前。」及戰，互有勝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四

負，因何清敗沒，乃還營。翼日再戰，安持矛同瞿能父子奮擊，殺傷甚眾。黎明，能與燕將房寬交戰，安帥大軍為兩翼。王見房陣披靡，安銳甚，燕將張玉來能陣俱動，急呼曰：「敵繞出吾後矣！」以七騎馳赴之，所乘馬三被創，而三易幾為瞿能所獲。王急走隄上，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安斬燕將陳亨於陣，薄暮復戰，風折大將旗，能父子俱沒。安亦敗，奔北平，如雷、俞通淵、滕聚皆死。景隆軍大潰。七月，安率眾攻寧家橋，高拱禦之，安疑不進。十二月，與高拱合兵，敗燕眾於寧家橋。三年三月，復大戰於寧家橋，擒

燕將薛祿，脫走。閏三月，戰於薊城，敗績。九月，燕攻定州，安率軍士直搗北平。王命劉江還援江，及城連放砲不絕，以疑安軍。遂大戰於城西，安敗績。十二月，安率兵圍通州，大戰於九門。四年三月，燕長驅過渦河，安將萬騎蹙其後，燕設伏於淝河，待之。令王真迎安軍，安憤勇大戰，斬真。四月，安與何福進營於小河，斬燕將陳文，安操矛刺王，垂及。而安馬忽蹶，燕將張武自林中躍出，得脫去。越數日，安帥馬步護糧於靈壁，燕兵來刼，衝擊安陣，分為二。何福出援，與安合，殺傷甚眾。北兵引卻，高煦率眾突至，福敗入城。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五

明日北兵破靈壁，安遁戰，大敗，墮馬被執，送北平，靖難後以為北平行都督。上問曰：「向日非馬蹶當如何？」安曰：「刺陛下如拉朽耳。」上笑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後有自北平入京者。」上問曰：「平保兒無恙乎？」安慚懼，飲鴆而死。

逸史曰：昔

高皇問將士曰：「天下誰是奇男子？」眾以遇春對。帝曰：「不然，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你真男子也。」夫高皇重不臣之人甚矣。平安一語，致文皇汲汲之豈非其意乎？情委實為臣，不克終躍馬送

戈之快。徒以餒鬼卒烈士行。晚矣。故安之不終重於
文祖。亦終無以自重於天下。自敗也。悲夫。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六

嚴震直

工部尚書嚴震直字子敏。浙之烏程人。器宏識邁。魁岸卓
異。洪武四年。東南郡縣歲入田賦。齊人戶輸。舉以萬石爲
額。糧長主之。限以時月。轉輸至京。民往往罹罪。郡縣官
亦生。廢乃議。舉篤實長者。專掌其事。共推震直精勵持
已。和易集事。繇是督理十餘年。無芥疵可指。

太祖聞其名。召見。授職叅議。尋畱內用。署通政司事。奏對詳

明。中外無稽畱之累。二十四年。陞工部右侍郎。賜宅於京。

又復其家奉。旨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以給守禦。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七

皇城兵備極精堅。轉晉本部尚書。時營建方殷。乃稽古驗
今。綜理縝密。而嘗有不備之慮。調民夫六十餘萬。開鑿陂
脂山河道。移置五軍都督府六部。繼而有。旨盡集天下
工技世藝之家。役於京師。一時至者凡三十二萬二千八
十九戶。震直奏請戶役一人。使勞逸適均。又詔諸司役作
繁簡。更定班次。率二三年輪班。各書籍貫名氏。持片榜赴
京。往來便之。太祖喜其幹理誠懇。呼爲嚴老實。而不
名。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卽付震直訊報。及
具獄。上以爲不欺。就釋其姪。已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

八年，廣西龍州趙宗壽潛蓄異謀，私通安南。上欲興師問罪，遣使往諭安南，以觀其嚮。左右皆憚行，震直挺然承命。至其國，宣布恩信，開示利害。一國輸誠，所贈金帛各香，悉却不受。時有御史誣論，上立黜之。仍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兩廣鹽運為官民病，奏減其半，且得通行江西諸郡。二十九年，復奉命廣西，立法接運，以通行鹽。至今便之。其河渠之不利舟行者，併屬焉。桂林興安靈渠，屯久圯，比至，審地勢，鳩工用計，浚源疏流，因其故道，延袤五十餘里，導南北二江。南江曰漓，自蒼梧入海；北江曰湘，繇洞庭轉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八

長江，達京師，築堤岸，治陡閘，凡以陡名者，三十有六。脩石渠，以便行人。通石函以利灌溉。傍通靈川，千秋峽，鍾象鼻石峯，焚鑿江灘礙舟之石。自是往來無虞，萬世永賴。

太祖聞之喜曰：「廣西堤塘歷朝未成，今老嚴成此巨功，朕喜得人矣。」三十年夏，來京，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嘗謂天下之陷法者，猝不可止，而獄庭乃民之死地也。風紀之原，刑法之重，尤宜盡心。以故生平治獄，獲昭雪者甚多。時兩淮民買食鹽，先輸米於官，而鹽久不及民，米過期不納，通額積至萬年。御史分題，置限，准開來期，責官吏贖之罪，逮數百。

人至京，震直奏其故，皆釋之。因太祖屢加委任，而忠

言讜論，日進不已。八月，復拜工部尚書。冬十一月，重建成均學宮，躬覽工緒，改造大成殿及門廡，悉遵古制。閱三月落成。讓皇即位，任原職，益加敬謹。上心重之，北兵

起，震直督餉齊魯間，效力居多。會兵敗被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文皇知其老成人，全之。及即位，復原職，繼而奉使安南，回至滇，偶值讓皇驚訝久之，泣數行下。

讓皇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是夜吞金而死。

或曰：繼於驛亭，回奏病故。採遺記曰：巷遇故主，旋吞金屑。

正氣紀

卷八

後死

九

盡志而斃，豈非完節。惜見未早，苟延歲月，卒以忠貞足贖前失。

逸史曰：語云：慷慨殺身，從容就義，死分難易。信哉！人臣不幸，當國家橫決，一時慷慨赴義，猶意氣所激，至事公論定，故主之誼已矣。新君媚焉，非媚新君也。慕位趨勢之念，藉事權而鼓舞，效忠使遇故主，途人也。使新君如故主，亦途人也。古今豈乏長樂老哉？震直不以始終易操，邂逅之間，凜如天威咫尺，讀相對一語，至今猶餘慟焉。嗚呼，難矣。

吳亮

內官吳亮不詳何里人。嘗侍讓皇左右。頗忠義。及壬午之變。帝出亡。亮未與聞。素有所思。隱而不敢發。正統四年。帝自知老矣。決欲東歸。題詩寓意。適有僧冒認。逮亮至了。帝亦與其間焉。法司鞫。帝以實告。一時文武愕然。間有指其惑眾誣世者。朝廷不忍。以亮曾侍起居。使往詆視。帝見亮。即曰。爾非吳亮耶。亮詭非是。帝具言當時事。亮伏地涕泗。莫敢仰視。復命畢。拊膺哀號。自縊而死。表忠紀贊曰。帝也來京。亮也伏哭。出之入之。窮反而正氣紀

卷八

正氣紀

十

復壬午庚申。中庚六六。奉之大內。嗣以正統亮以故主。一死碌碌。彼何人哉。亦罔臣僕。

逸史曰。遜國之宦。忠有五。亮其最焉。亮雖死不同時。然三十九年之後。天時人事。幾焉變更矣。耿耿一念。獨不可稍轉移乎。乃執義不回。久而彌篤。雖古壯夫烈士。何以加諸。嗚呼。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讓皇帝。仁風所被。於亮益微焉。猶歎貞哉。

遜國正氣紀卷八 終

遜國正氣紀跋

代興如錯行。其清明之氣。流行天地間而不絕者。其權在人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也。唐虞三代。謨訓所載。同以德化其既也。上下馳騁兵爭。以魚爛其地。其道歸春秋宋之世存於理學。猶唐事之見於詩。漢政之著於兩史也。至今言史者。曰漢言詩曰唐。言學必曰宋。何哉。蓋人心所向。神即以凝。世道之污隆。不得而溷也。我

高皇帝

高皇帝載造中邦。因華百代。天下犁然知古可法。於是法三代以德。法春秋以權。法漢唐宋以詩書學問。而未有過之

正氣紀

不政

者。過之。功在節義。故靖難時。雖親以藩派。聖如

文皇帝

文皇帝而不自遜服。其名十族。名奸黨。名瓜蔓類。不可勝舉。所以然者。皆

高皇帝

高皇帝生之

讓皇帝

讓皇帝養之。文皇帝成之。故浩氣英風。勇貫今古。以成一代之盛也。夫一代之盛。而微之。是不知有明矣。

明並日月。著千古。絲節義之不可掩。然則大節義所以大吾。

明也。家君子之見。或者如此。故綴不憚瑣語。不遺細凡。邑記。謀與故老流傳。及函塚刻石之文。皆親購之。如一事而散見數書。必加撮合。或數書而不同一事。必重討論求其當理。以明一代之盛。雖然。未易盡也。當其時。北平棄職者二百九十一人。懷來抗死者百餘人。縋城者四十幾人。編籍去位者四百六十二人。從亡者二十餘人。其執節死者。又數百人。今傳留不能過半。夫往來四年間。人才如此其衆。而缺略如此其多。脫將二百數十餘年事而並書之。欲其無失。不亦難哉。弁州曰。我

王氣紀

八政

二

高皇功德。踰漢祖萬萬。文獻卽小有未稱。亦不下武宣叔季。昔孟堅之所草創私史耳。縣官不忍真於理。而更褒借之。給筆札蘭臺。進而爲公史。今之世剝喪雖極。而金櫃石室之副。寧無一二流人間者。有能論次其文。以繼前代。或者人心所向。天地之神亦凝焉。以昔人桴而後人鼓之。其節義之氣。百年響應。以終漢之文。唐之詩。宋之學。春秋之權以大吾。明也。亦奚不可。

不肖男屢百拜謹啟

遜國正氣紀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曹參芳撰所記建文時事跡大畧抄撮致身錄靖難紀遜國紀諸書而成上卷首詔諭次年表次本紀下卷首外紀次從亡諸臣每條之下各附以論斷其所載事蹟如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陞不拜及程濟等從亡以後諸事又以牢落西南四十秋一律爲惠帝之詩大抵沿襲傳聞無所考正參芳爵里無考惟所著本紀表一卷自署南國郡博士弟子員又載崇禎甲申上建文尊諡稱爲今上其從亡諸臣傳內復稱愍帝爲先皇帝其書始成於福王南渡時歟明史藝文志作九卷今本二卷然首尾完具疑九字爲傳寫誤也

嘉靖大政類編二卷

〔明〕黃鳳翔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靖大政

類編二卷》提要

嘉靖大政類編叙

粵稽古帝王延齡永祚自唐虞三代而降未有如我

世宗肅皇帝者也漢梁二武享國家長祚一則窮兵四夷峻刑厚歛幾臨亡秦覆轍一則浮慕慈悲捨身

序

乙

佛寺末年覲啓彊之利延豺虎而破金甌此名長實促耳烏足道哉我

世宗肅皇帝聰明仁孝神武淵弘兼以嗜學右文博習經典臨御四十載所為定郊廟之制秩百神之

祀肉而戡定叛亂外而攘却夷狄
肇舉彝章遠符古誼運籌廊廟障
掃妖氛當其眾口絃絃聲輻輳
能令人眩瞶莫知所親

上常洞晰而獨運之如懸金鏡于朝
曦而妍媸靡遁握玉衡于斗極而

序

二

鉛銖弗棄也用能俾文治輝煌武
功著定宏謨偉烈照映千古晚歲
慕道崆峒潛精玄理築齋宮于西
內居焉動植諸瑞有喜天顏而賜
闕心尤塵露禱雖險邪秉政或忘
假虎之威而批決如流莫過借劍

之請遲乎秦階朗漢白簡生風幡
然舉大憝而掃除之不啻撥濃雲
昇皦日也眼釘既拔茹茹斯登竟
乃粹清寧之乾坤挈泰和之宇宙
付諸

聖嗣百千毒而下猶且沐被餘庥矣

序

三

猗與盛哉鳳翔曩者濫竿史局廁
華汗青今茲縉纁藏山卷成斯錄
匪能如遷固之竊比春秋旁貫六
經匪敢如孔僖之評駁是非批掣
梁郁惟是分類臚列隨事撮要若
振表挈領探水觀瀾本末備陳庶

便考覽一開卷而祖功宗德燦然
具在若夫進言者之忠於守官者
之賢否據實直書參互互見固亦
當世待賢之林也其諸章程制度
載在會典者不具列

清源山人黃鳳翔謹識

嘉靖大政類編目錄

大禮

四郊

莊肅謚議

章聖南祔

二后喪祔

冊立分封

宸章召對

京營

河道

闕宦

大獄

張延齡獄

甘州兵變

大同兵變

大同再變

遼東兵變

南京兵變

嘉靖大政類編目錄

北虜
南倭

目錄畢

嘉靖大政類編

目錄

二

嘉靖大政類編卷上

西吳茅元儀止生甫校

大禮

上卽位之月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五月
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
太子卽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
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備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
大宗後是爲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
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旣
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爲考乃詔立濮王園廟以
宗橫奉濮王祀今興獻王於皇上爲本生父與濮
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
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而以益王第二子崇仁
王厚炫襲封興王王祀如定陶王故事則隆正統
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爲後世法疏入上命再議澄
等執議如初因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
進覽上仍命博考典禮詳議以聞於是進士張璉
疏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陛下嗣登大寶卽議

追尊聖考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宗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皇帝嗣孝廟，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陛下以倫序當立，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爲人後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今迎養聖母以母

嘉靖大政類編

上大體

二

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所生，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正陛下今日之謂也。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

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上得璵璠大喜，亟下所司議，聞召大學士楊廷和等于文華殿，面諭之曰：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尚書澄等復上疏，議如初。上仍命會官詳議以聞。而是時聖母興獻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初議由崇文門進，東安門尋議由正陽左

嘉靖大政類編

上大體

三

門進。大明等東王門，已復請進東安門，便上俱不允。而親定其儀，從正陽門中道入朝廟，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然猶諭大學士廷和曰：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爲朕委曲折中，申其孝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爲永久奉養。廷和等及澄等復執議如初。於是遂有旨云：奉慈壽皇太后命，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

后已而進士張璠復進大禮或問反覆幾四千言
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韜亦上疏議與璠合
上下其疏于所司命中官傳諭大學士廷和等加
稱興獻后尊號廷和等擬稱興獻太后奏上上於
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封還御批仍
依原擬上進禮官及科道官執奏不允廷和等乃
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時未
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
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
嘉靖大政類編上六禮 四
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
之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
琊王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共王祀宋英
宗議加濮王典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
濮王爲皇夫人爲后英宗顧下詔讓而不受未嘗
倣然自加尊稱也今興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
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孝廟慈壽並非尊無二
上之義臣等不敢奉詔願賜歸上優詔荅之於是
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順等給事中朱鳴陽等御

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理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等
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先後合疏爭之而黃鞏曹嘉
及黃偉等沈光大等并劾張璠邪議霍韜傳會宜
罷斥疏入俱不報而巡檢房濬疏請早定皇考與
獻王之廟號聖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璠議禮科
右給事中熊浹疏言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
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降於列聖加上慈壽
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母妃則尊爲皇太后徽
號如慈壽之例上皆下其疏于所司尚書澄等復
嘉靖大政類編上六禮 五
合疏爭給事中安磐御史李儼程啓充亦特疏言
之磐謂興爲藩國不可加于帝號之上獻爲諡法
不可加于生存之母儼謂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
生羣小之心漸構兩宮之隙啓充謂帝后之稱旣
行廟享之禮何耐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
疏入俱報聞嘉靖元年正月上諭禮部慈壽皇太
后加上尊號爲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
尊號爲莊肅皇后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爲興
獻國太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加上尊號爲壽

安皇太后禮成詔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興獻
帝尊號遣官詣安陸州行禮而張璉以是年冬去
爲南京刑部主事二年五月上從治中王槐議就
安陸設祠祭署以玉田伯蔣輪子榮除奉祀令其
世襲詔禮官議用樂禮官議如鳳陽例用蓮豆十
二無設樂舞凡再上不允給事中底蘊等御史朱
灼等請從禮官議仍請冊崇仁王襲封主祀然後
議定樂制期于得中時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于
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喬周鄉極言其不可禮官集

嘉靖大政類編

卷上

大禮

六

廷臣議凡數四謂八佾既用于太廟則安陸廟祀
當避二統之嫌疏俱留中竟特旨用八佾焉而是
年尚書毛澄致仕去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
萼上正大禮疏其略曰竊睹禮官以皇上與爲人
後強附末世故事識者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規
納者何也蓋自張璉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人
懷疑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細故
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
一之義乎願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

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
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不之爲父子君臣者
定矣臣久欲以請廼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書
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
更改無埃臣言乃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
覽耶謹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
留中未下也上下尋疏令文武羣臣會議大學士
廷和知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上許之而禮部尚
書汪俊等會廷臣議極辨桂萼等議非是疏上留

嘉靖大政類編

卷上

大禮

七

中有旨亟召桂萼席書張璉于南京越旬有五日
乃下諭曰朕奉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
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至當以聞三月丙
寅朔上勅諭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爲聖母昭聖康
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
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太后詔告天下仍命於奉
先殿側之一室奉獻皇帝祀尚書林俊等固爭有
詔詰責奪司屬俸吏部尚書喬宇等修撰唐臯編
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鄭本公等上疏

極論之俱詰責奪俸刑部尚書林俊等掌詹事府尚書石琚等國子監祭酒趙永等復極言建室非禮上俱不省有旨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時萼等方在途璉復上疏謂陛下稱孝宗爲皇考稱獻帝爲本生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是執政悞皇上以不孝而皇上不察也乞亟行改正再詔中外於是復有旨促萼等來京尚書汪俊力乞休上責其肆慢令回籍特旨用南京兵部侍郎席書代之大學士毛紀蔣冕先後乞致仕俱不許

嘉靖大政類編

上大禮

八

給事中張嵩曹懷重僑安磐等各疏論張璉霍韜席書萬獻夫邪議朋奸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廟于大內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獻帝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並下所司而璉萼及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復以疏上俱報聞四月己酉庚戌先後上兩官尊號如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修撰目枌以建室事未定復疏爭之上怒下二臣詔獄謫

外任大學士蔣冕自劾求退上責其非大臣事君之義許致仕去遂有旨定奉天殿西室名觀德殿勅中官賴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詣安陸迎獻皇帝神主六月璉萼至自南京萼稱疾不出上命璉萼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於是翰林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各疏言恥與萼等同列乞罷歸上不省吏部尚書喬宇鴻臚寺少卿胡侍給事中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萼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極論席書及萼等

嘉靖大政類編

上大禮

九

罪狀乞正典刑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上詰責學曾等宥之續相侍皆下詔獄調外任蕙黜爲民七月乙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以是月己卯上冊於是侍郎賈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慎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余翺等郎中余寬等寺正母德純等上疏伏闕號哭待命上怒甚令逮熙等下詔獄拷訊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俞

顧忬瑜臧應奎張璩殷承叙安璽司務李可登皆死杖下學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紳劉濟御史余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母德純等皆謫戍上冊之日尚書秦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行禮爲鴻臚寺所糾上詰責而宥之是月獻黃帝神主至京奉安于觀德殿大學士毛紀乞致仕上切責之許致仕去先是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議上大禮疏留中至嘉靖大政類編上 大禮 十

廟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統無于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入甚愜上意大禮遂定以九月丙子頒詔天下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云四年四月改獻皇帝司香署爲神宮監安陸衛爲顯陵衛光祿署丞何淵先以言大禮由平涼主簿擢用者也復疏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藝璵等吏部尙書廖紀等勲臣郭勛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葉忠等皆極言其不可上不聽書乃會廷臣議請於甌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禰廟前殿後寢如文華殿規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廟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皇考神位工部尙書趙璜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今

立廟出於其左恐獻皇在天之靈未安况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太廟觀德殿宜可勿更書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上復諭大學士費宏宏乃請勅該部卜日興建上易殿名曰崇先壬寅上以世廟垂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宏等謂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上旣從之復命禮部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以文武爲偏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大體

十三

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上從璁議復諭璁等聖母將謁太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璁等具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爲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璁等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大學士石琚疏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已八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卽奉先殿也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哉且乾剛坤操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大體

十三

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容悅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上覽疏不悅而席書謂禮實無據請上裁定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獻皇帝神主越己亥奉章聖皇太后謁焉七年七月己卯追上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尊號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聖母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十二月加上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尚書夏言謂兩宮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加而並之如此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鹽坊僉復古禮建明堂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卽以大祀殿行之爲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文皇帝再造家邦當配以太宗以親論則獻皇帝陛下所自出當

以獻皇帝配至於稱宗之說臣等不敢妄擬疏入得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再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証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

嘉靖大政類編

上大禮

十四

制于周公爲嚴父于成王爲嚴祖矣未聞成王以嚴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成王也且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璁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斥之陛下嘉祭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豈今日乃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爲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

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責其肆欺不道下錦衣衛拷訊黜爲民禮部尚書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獻皇帝配帝侑食允合周道惟文皇帝繼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竊謂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文皇帝配冬至以太祖孟春以文祖季秋以皇考則禮文周悉於皇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報聞已復以稱宗之禮集廷臣于東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

嘉靖大政類編

上大禮

十五

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獻皇帝錫封藩服繫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皇考稱宗實應古誼上以疏不言祔廟留中不報迺作明堂或問示輔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去我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旨也於是禮部遵旨議上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皇考與孝宗同氣之親爲一世宜奉皇考祔于孝廟但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皇考神主宜仍

于特廟遇祫享太廟恭設神座與皇伯考同居昭
位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祫無不預之嫌矣上躬
視孝廟亦以爲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
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
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
卯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自是
歲一行之二十年四月辛酉夜宗廟火二十二年
十一月初禮工二部營建宗廟從同堂異室之制
凡爲室九二十四年六月廟工成詔定太廟安神
嘉靖大政類編上六禮

十六

追崇之禮極矣

野史氏曰自初議大禮時濟濟廷臣咸執爲人後
之說逮張璁倡議遜于主心方桂諸人相機傅和
而羣議詘矣夫重正統奪至親非人情也顧情之
所趨曷有窮極考則稱宗稱宗則必祔廟雖預爲
之節所謂導其源而遏其流耳當明堂配帝之日
璁尚臥病綠野輦方儼然朝列追憶前言寧無慙
悔蓋

肅皇帝初諭云委曲折中務申孝悌大哉皇
足爲萬世法卽更定樂章猶欲別於太廟厥後愈
崇愈隆以與列廟昭聖並尊導誤微寵者之過也

嘉靖大政類編上六禮

十七

四郊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勅廷臣議郊祀禮先是上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卽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只

嘉靖大政類編

上四郊

十八

一從祭朕疑之璁對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至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誣事元后合祭天地比於同牢而食之意殊爲褻瀆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元屢分屢合太祖建圜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禮卽圜丘爲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爲屋卽周明堂下爲

壇卽周圜丘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之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今不復舉行蓋缺典也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如以爲卽圜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講求璁復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心錄并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廼無難者上曰銳意欲定四郊之制上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之大學士翟鑾鑾具述

嘉靖大政類編

上四郊

十九

因革以對復問之禮部尚書李時時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待以歲月上意猶未已仍卜之太祖復不吉議且寢矣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上大書謂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郊祀之議相表裏因以言奏示璁言乃疏言天地合祀祖宗並配舉行不于長至之日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集議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疏入未報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廼親著論辨折并下言疏

令廷臣議焉三月丙申璉疏言聖祖爲一代創業之主爲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願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上以其議留覽下其疏禮部先是詹事霍韜言親蠶之事有文無實勢難久行宜擇近地便上不以爲然至是復深非郊議疏言祖制不可輕改輔臣璉尚書時不能以道事君而苟徇謬論變亂成法異日必有任其責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于周禮葬賊僞書不足憑上覽疏不悅責韜嘉靖大政類編上四郊

二十

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臆合周禮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謂我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臣謂我太宗足以當之敢畢其愚疏入上嘉納之下之禮部令速具議以聞韜睹言疏以上怒不敢奏辨乃貽書言痛詆之復錄其草送法司備照言疏陳其狀且數韜無君之罪上大怒令逮韜詔獄閱月餘乃釋之辛丑禮部集上廷臣議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有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立言雖異納忠則同但既主分祀須建壇遺時詘舉羸恐未稱皇上愛民節財之意臣等竊謂禮屋祭曰帝既稱昊天上帝宜仍于大祀殿而配以二祖皇地祇則營壇遺以祭庶陰陽之分明而精禋之敬伸矣又衆議中有欲改大祀殿爲明堂者於經義未協惟改山川壇爲地壇既免營建之煩

嘉靖大政類編上四郊

二十一

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東西壇專祭之禮此則闕典當修無可疑者疏入上仍令再議而自爲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當遵皇祖始制露祭于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行事俱以高皇帝配蓋報本之意也孟春享帝大祀殿以文皇帝配蓋爲民所穀之意也朝日夕月各以春秋仲月行禮于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宜俱從減省以盡事天爲民之實時上意已專決矣然璫鑾終以二祖分配爲非疏請慎思審處禮部集廷臣議亦如璫鑾言而璫鑾復合疏爭之上曰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不如寢其事已而言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誤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皇上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不遑豈宜復有違阻開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自聖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禮部速會官申議以聞璫復特疏爭之曰郊祀之議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不

嘉靖大政類編

上四郊

二主

忍無言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于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未免有失于今也臣謂天地分祀宜從古禮祖宗並配宜從今制所謂善繼善述之孝不愆不忘之心願從容而裁酌之上諭璫曰卿惑于危言變前志恐非素日之忠時上見羣議不一欲寢其事作告天罷議文以示閣臣四月戊辰禮部上配典申議謂二聖配祀天地歷年已久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蓋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卽乎人心之安園丘方澤雖曰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配太祀殿我太祖所創今乃不獲侑享于中竊恐太宗有靈未忍獨享似宜仍奉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爲失上覽疏復諭璫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璫復疏曰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以園丘方澤皆奉太祖配爲皇上親制大祀殿奉二祖

嘉靖大政類編

上四郊

二主

配爲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祀殿既可奉二聖並配園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解也況有大祀殿又有園丘同兆南郊益非禮制臣惟今日郊祀之議有易簡可行之道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皇地祇亦以二祖配之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耳請察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此非臣所知也上報

嘉靖大政類編

上四郊

二五

曰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部疏且貴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爲黷爾諸臣同爲謬論本目內閣所主力爲阿從但朕所定祈穀原因曲全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於是園丘方丘及東西二壇皆以次告成行禮然二祖並配上意終不然也十年正月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璵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爲自來只是

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園丘視大報少殺者爲定典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詳具大禮紀中十八年春啓蟄節將行祈穀禮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享然大享禮竟于玄極寶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卽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于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于

嘉靖大政類編

上四郊

二五

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莊肅謚議

嘉靖十四年正月丙戌莊肅皇后崩上命禮部具喪祭儀尋遣中官諭曰喪禮量視聖慈仁壽皇太后制行禮部具上儀注中有上素冠素服經帶舉哀及羣臣奉慰禮上覽之曰朕於皇兄后無服矧兩宮在上又臨聖母壽旦忍用純素朕青服視事禮儀再酌擬來聞於是尚書夏言等言大行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者無容別議惟是皇上服制既絕則不必臨御西角門及一切奉慰禮皆不當舉

嘉靖大政類編

上莊肅謚議

二十六

但羣臣成服之後又不當素服於奉天門朝參宜暫免朝參便因復條上未盡事宜報可復諭言等聖母壽晨百官只各居私所盡制大學士張孚敬等言是日宜服吉庶於禮義允協上嘉其體君忠敬從之已禮部請莊肅皇后謚上命會官議奏於是廷臣會東閣集議孚敬曰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謚冊之文只宜二字四字言曰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

作配武宗今日之謚似應一體吏部左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言乃集上其議因奏曰大行盛名帝后媲美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當稍異且謚以表行尊名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皇上命集議祇欲考據懿行非議字數增減也十二字之謚似爲累朝事例今日所當遵者若上冊行禮自當別議儀節以避抗尊之嫌上覽之不悅曰韜謂謚非天子所自行此言盡矣今時謚議非

嘉靖大政類編

上莊肅謚議

二十七

古者比止論字數豈可不有等殺朕方受命之初猶在藩服有臣子之道今受命卽位無事嫂如事母之理矧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所壓爲尤重再會議歸一以聞於是復集東閣議成國公朱鳳等尚書汪鋐等曰聖諭甚明莊肅固上同於列后大分實上壓於兩宮今止宜且據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議上得旨皇嫂謚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旣用半且陰六合然上意尋亦悔之嘗因御文華殿

召見李時等論及平敬曰平敬性本拘執如莊肅
皇后謚用十二字何害至十五年十月加教皇后
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改題
神主雖夏言初議然亦獨斷云

章聖南祔

嘉靖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
職錄事錢子勲言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疏
下工部尚書趙璜等言改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
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
本所在不可輕動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
陵遠在鳳陽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
皆不敢遷改今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
不拔之基若上啓寶山下瞰金井梓宮搖撼聖靈
嘉靖大政類編 上 章聖南祔 二十九

震驚非仁人孝子所忍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
議上命禮官集廷臣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
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爲不可遷疏下禮官并
議而廷臣及閣臣皆極言其不可乃止六年十月
閒住御史虞守隨復進皇陵正議數千言上謂守
隨妄言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諭大學士
張璁曰古者君去國遷主而行主者附先人之精
魂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道尚靜
皇考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慈宮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可與萼密議聽言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廷臣之議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皆爲正論聖慈萬歲後奉祔顯陵情禮俱盡惟聖明無貳焉上嘉納之十年七月錦衣衛千戶陳昇致仕僉事甯河光祿寺厨役王福等復疏如全等言先後禮部尚書席書李時極言其不可且請逮治昇等上乃報罷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乙巳勅禮工二部建顯陵於大峪山先是上數躬陵祀周覽川原於長陵之西嘉靖大政類編上章聖南祔 三千

后合葬于大峪山又以章聖皇太后遺冠帔奉以合葬于顯陵若必欲遷顯陵梓宮於大峪山則顯陵之在承天者當爲二聖衣冠之藏以當荆襄旺氣疏入上責其欺妄黜爲民已未上復諭大學士夏言等曰朕意欲奉慈宮南詣合葬穴中乃爲禮之正情之安朕須親至顯陵調度卿傳諭羣臣禮官當亟上議於是禮部會議上言靈駕北來與慈宮南詣其理一也顯陵遠在江漢深厯聖懷今皇上躬擇大峪地勝而近不宜舍朝發夕至之地而遠卽數千里之外且幽宅之中理難遙度萬一果有未善慈宮旣南不可復返竊謂宜遣親重臣先詣相度以聞俟上裁擇若夫乘輿南涉關繫匪輕又豈容造次輕誤也上不聽停崔元等行惟令趙俊管吉凶儀仗以往仍令俊星夜馳赴顯陵至日會同內臣何富奉祀蔣華巡撫顧璘等奉啓玄宮據實詳具馳奏而給事中奚良輔等合疏請止南狩上報聞十八年正月元夕上諭郭勛曰人見大峪工興遂以朕爲不斷是安知朕意卿其傳示禮

部趣昨三命使率原定工役南詣承天奉啓嚴宮
俟至慈輿發引諸事令各司擬行尚書嚴嵩請暫
緩命使待趙俊歸報後發庶爲詳慎上報曰優柔
不斷乃婦人事朕意決矣卽擇日具儀以聞於是
欽天監擇二月七日梓宮發引上曰八日祈穀柰
何于七日發引乃更定十五日巳而趙俊自承天
旋言顯陵玄宮有水衆噴噴謂當北遷上意欲躬
往視決之會禮部擬上梓宮南祔事宜得旨梓宮
暫奉慈寧宮俟朕還京來奏遂以二月庚子朔冊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帝聖南冊

三十三

立皇太子冊封裕王景王爲將有監國之命也九
卿大臣許讚等都給事中曾烜等御史劉仕賢等
咸以南幸爲諫而工部郎中岳倫特疏言之上皆
切責之獨下倫詔獄黜爲民甲寅命皇太子監國
以宣城伯衛鐸遂安伯陳鏞爲留守使大學士顧
鼎臣爲同留守使乙卯駕發京師辛酉至眞定望
于北嶽三月巳巳朔自衛輝渡河庚辰抵承天府
御舊邸卿雲宮遂謁獻皇帝于隆慶殿辛巳謁顯
陵立表于陵寢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焉壬午詔

增顯陵圍垣遂定新玄宮之式甲申享上帝于龍
飛殿奉獻皇帝配次日復祭告顯陵戊子上御龍
飛殿受從官賀頒詔天下召承天父老子弟宣諭
賜酒食庾寅以回鑾告辭于隆慶殿壬辰駕發承
天府癸卯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思視吉壤一節甚
無意義夫旣重卜何爲來此惟純德山者効順于
我皇考聖靈安悅茲山流慶子孫決勿之他行宮
道路止勿治是時上意欲奉皇考純德山而葬慈
宮太峪故微示其意如此壬子駕還京師丙辰諭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帝聖南冊

三十三

輔臣曰太峪之工玄寢已成可以二十七日發引
卿等與禮官面議之巳復諭禮部以二十七日詣
天壽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駕發京師丙寅
上諭尚書嚴嵩曰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用
前議奉慈駕南祔是日遂還京五月甲申獻皇后
梓宮發引至通州大學士顧鼎臣題主閏七月庚
申二聖梓宮合葬于顯陵新寢辛酉以二陵禮成
詣神祇壇祭謝是日舉廟樂祭于永孝殿八月
辛未奉獻皇后神主祔廟上率皇后及妃

嬪行禮如儀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戶李拱辰言
聖母南祔顯陵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宮俱葬天
壽山上責其狂悖庸愚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
職拱辰者敬嬪父也故敢於誕妄如此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孝 聖 南 祔

三五

二后喪祔

孝潔皇后陳氏元城人也父萬言爲邑諸生嘉靖
元年八月后膺簡入宮而萬言爲鴻臚卿尋陞中
軍都督府同知賜第于西安門外命工部爲之修
葺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高廣踰制宜裁其半萬
言佯具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葉寬
員外郎翟璘主之上怒逮寬璘下詔獄已而萬言
再疏爲請乃釋之九月冊立皇后明年萬言封泰
和伯子紹祖爲尚寶司丞而翟璘復以他事謫外
嘉靖大政類編 上 二后喪祔 三五
四年七月萬言訐奏元城知縣張好古逮繫坐降
調時萬言恃后寵驕橫甚然后既正位久未有儲
嗣又頗以妬聞上寢不悅后矣七年九月后有疾
萬言疏乞容妻冀氏入宮省視上不許越十月庚
子后崩禮部上喪祭禮儀上疑其過隆令更議部
臣具累朝舊儀叅酌以請上裁定示閣臣云聞喪
次日百官素服於思善門橋南哭臨又次日亦如
之第四日成服百官服喪服入臨三日止朕冠黑
翼善冠素服犀帶視朝一十二日盡杖期以日易

月之意一十二日前後共二十七日俱西角門視朝服淺色衣百官於成服之日素冠服行奉慰禮自二十七日後黑冠素服角帶朝參閣臣張璠等言上服制宜素服經帶十二日其後乃黑冠犀帶前後二十七日俱御西角門視朝朝之日百官皆素服經帶二十七日以後乃素服角帶上意既允已復有言曰朕當黑冠素服降之九日而釋可矣璠等奏曰大行皇后喪禮皇上以皇太后在上欲為降殺非尚恩也臣竊謂夫婦之倫參三綱而立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二后喪制

三

人君為綱常之主言動尤不可不慎按記曰天子與后猶父與母也為天王服斬衰父之義也為后服齋衰母之義也左傳昭公十五年六月周景王太子壽卒八月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父為子夫為妻皆服報服也後世夫為妻始制為齊衰杖期夫喪服自林以下諸侯絕然特為旁林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林年則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皇上為后服林以口易月董十二日臣子為君母服三年以日

易月董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也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臣愚謂皇上宜服林十二日宜容臣子素冠服經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職在輔導不敢陷君父有過之地謹昧死言上不聽時禮臣方獻夫亦疏如璠言且引仁孝皇后崩文皇帝衰服後仍服白衣冠數月以証之上曰文皇后喪禮與今大異其時上無聖母下有東宮從重盡制或為所宜卿獻夫是昔議禮之臣他人引程子之言會辯其非豈今日以周景王事強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二后喪制

三

為固執其違朕欽定儀制行之詹事霍韜奏曰禮有經有權禮云夫為妻服林此萬世之經也因禮之變酌義之中則謂之權皇后配陛下共事天地承祖宗者也陛下為之服焉為天地祖宗之故也然限於陰陽內外之辨則有不得盡致其情者矣今百官遭妻喪無服喪蒞事者謂內而不外陰不可以當陽也至於陛下何獨不然聖諭云素服十日倣輟朝之義臣則曰為皇后服禮也然行之內廷可也若履當陽之位行中宮之服或不可也百

官爲皇后服衰爲其者儀天下也然上壓於陛下則有不得盡致其禮母矣古禮父在爲母杖不上於堂尊父也至於朝廷何獨不然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入左掖門則烏帽玄衣杖不上堂之義也退入公署及居私室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而除子爲母之義也若陛下於二十七日俱御角門則混而無辨臣下素服朝於中門則瀆而不敬皆非時義之宜也此於古禮所未有然可以義裁者惟陛下采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二后喪制

三

擇上曰喪服禮制朕已兩定儀注下禮部遵行令霍韜所奏斟酌時宜當從所擬不厭數易朕於十五日常服在奉天門視朝百官淺色衣朝參退仍如制服二十七日而除是月乙丑命建陵於襖兒峪工部言發引在邇雖奉旨權創薦殿但淺率不稱請以襖兒峪北舊行殿權安其中上不從閏十月庚午冊謚大行皇后曰悼靈壬午禮部上發引儀注上更定多從裁損如百官哭臨及禁屠徹樂當於發引三日之前梓宮出當於端門行辭祖禮

從中門出時哭臨旣止一日辭祖復從罷免而梓宮命出左王門於是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疏言皇后正位七載儼體至尊生以禮歸歿不以禮葬非所以重大倫爲萬世法請更議之上曰后尊則帝益尊朕豈不知第有所壓不得不斟酌裁制耳給事中徐景嵩又言哭臨辭祖之禮不敢強請惟梓宮出門臣民觀瞻所繫王門之議臣心實不敢安詔如前旨遂以是月己丑發引而陵工未畢迄今年三月朔乃克葬焉禮成從部議奉主附於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二后喪制

三

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至十五年九月議遷奉慈殿三后神主於陵殿廼從尚書夏言議改謚曰孝潔而遷主于奉先殿西室云孝潔皇后崩之歲以十一月冊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有旨廢皇后張氏而是月壬子冊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后有盛眷父銳封安平伯已復進爲侯二十一年十月丁酉宮婢楊金英等謀弑上伺上寢熟以繩縊之幾絕有張金蓮者走告后后奔救上乃免諸謀逆者皆伏誅而端妃曹氏與焉時妃

方有寵於上宮闈籍籍謂后實誣陷之然上不疑也自是上深德后而眷益盛矣故銳卒而其子承裕復世爲伯二十六年十一月乙未后崩上悼甚諭禮部以元后禮喪之禮部上喪禮儀注自成服日爲始上黑冠素服十日十日後易淺色服俱西角門視朝百官十日內俱布帽素服經帶朝叅十日後烏紗帽黑角帶素服通前二十七日後上常服奉天門視朝百官仍淺色衣俟梓宮發引乃如常詔如擬其禮視孝潔皇后加隆焉乙巳禮部請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二后喪制

甲

慎選陵地擇吉發引詔陵地不必擇預造已久蓋卽曩所建壽宮也仍命并啓安儀各具以聞十二月戊辰冊謚大行皇后曰孝烈先是孝潔皇后謚冊正副使以節冊授內侍官詣几筵至是命正副使入殿不許內侍代太常讀冊百官侍班行四拜禮乃退云二十七年二月癸丑上定陵名曰永陵禮部議上孝潔皇后啓安禮有旨報罷乙丑修齋薦于永禧宮廷臣分日序進行禮而豐潤伯曹松南京禮部尚書王學夔以入臨至上謂梓宮未發

仍命縗經供事四月己巳禮部具發引儀以請上覽之曰梓宮由中道行虞祭如禮制用九往者孝潔皇后崩時上避慈宮且別有謂今孝烈皇后功德俱踰非朕私嬖也安玄宮當居左他日卽配享廟庭旣而以葬期太逼命再擇日具儀又命梓宮居中之右虛其左於是部臣復上儀注上改薦殿日行享殿餘如擬六月甲申梓宮發引丙戌葬永陵己丑還主奉安于坤寧宮禮部臣按故事請安主于奉先殿東室上諭禮部曰后主還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二后喪制

甲

京朕欲于坤寧宮正寢奉安卿等與卿案議之於是禮部具儀欲候虞祭禮成諏日告廟舉坤寧奉安禮上覽疏曰所擬未合朕意所以暫奉于宮者俟期年行祔廟禮豈以坤寧可久安耶十一月部臣復請權祔主奉先殿歲時享獻上謂后主宜卽祔太廟命輔臣及禮部詳議嵩等具言升祔位設宜于太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安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祔於祖如之義上曰祔禮至重豈可權就夫后固非帝而乃配者自有一

廟之序安有享從此而藏從彼之理不可蹈前邪
爲奸欺計也其遵祖制奉祧仁宗祔以新序卽朕
位次勿得亂禮嵩又言君父在上遽遷之禮臣等
不敢遽言仁宗在他日所必祧此時舉行事體所
繫甚重須集衆論之公且陰不可當陽位更須議
處已復奉密諭卿謂陰不可當陽位則不必祔祖
姑之側卽祔皇妣之側可矣二十八年十一月上
乃諭禮部藏主于慈孝獻皇后之側每遇享居本
次止設位儀品祝不必及遂以是月甲申奉主祔
嘉靖大政類編 卷上 二后喪祔 聖三

議者階與思忠二人議定以聞卽是矣於是階思
忠言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兄弟
相及則有不能具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
周禮不同今大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則仁宗
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之心果有未安謹按夏廟五
商廟七周廟九禮以義起九之外亦可加也謂宜
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孝烈
皇后則仁宗可不必祧在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
嘉靖大政類編 卷上 二后喪祔 聖三

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一言而止非懷貳
耶且禮得其正何嫌豫祧以俟耶其更歸一會奏
於是階等復會廷臣議言仁宗爲皇上五世之祖
以聖躬論仁宗于禮當祧孝烈皇后母儀萬國于
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祧仁宗升祔孝烈皇
后于太廟第九室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
忌祭在近請擬上祧祔儀節上猶喻禮官初議祧
祔乃曰孝烈皇后所配者入繼之君又非六禮之
始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惶恐乃言陛下繼

天法祖謨烈佑啓萬世治功超越百王所謂中興
大有爲之君孝烈皇后隆德懿行翼贊皇猷弭變
官闈慶流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伏
睹本朝故事宣宗章皇帝廟舍恭讓皇后而祔孝
恭章皇后憲宗純皇帝廟舍吳后而祔孝貞純皇
后忌日必致祭于奉先殿故典具存無論先後今
日祔廟之禮忌祭之儀幸容臣等具儀開奏奉祔
升祔至期舉行忌祭則正義明而禮制定矣上曰
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廟朕屢諭之丞弼示之

嘉靖大政類編

上

二后喪祔

聖旨

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實侯題朕神主耳乃命候旨
行事已而上諭輔臣曰昨禮官及諸臣所云猶強
耳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皇兄無嗣太統屬在朕
躬本之天定自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猶
不明至是乎今卽不忍祔仁宗且置后主別廟將
來由臣下議處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情于是
閣臣傳諭禮部廷臣無敢復言者乃以十一月壬
寅奉祔仁宗神主甲辰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
九室云上意愍思忠不解吏部屢以資序擬陞俱

不允三十二年科臣表賀正旦首署思忠名上摘
表中玄禧申錫一語詰之曰是何文體思忠懷欺
不臣久矣令逮于午門外杖之百黜爲民隆慶元
年禮官言國家陵葬廟祔之禮自宣宗以前陵寢
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
后同祔葬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惟元
配始得升祔恭惟孝潔皇后爲大行皇帝元配禮
應合葬永陵祔享太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
然非元配今宜于大行皇帝發引之先奉孝潔皇
后梓宮于永陵與聖母梓宮同上祔奉孝烈皇后
以次列祔及大行皇帝升祔之時宜請孝潔皇后
祔享而移孝烈皇后于他所庶名分正而典禮全
上命如議行

嘉靖大政類編

上

二后喪祔

聖旨

冊立分封

嘉靖十八年二月庚子朔冊立元子載壑爲皇太子冊封第二子 爲裕王第三子載圳爲景王時皇太子生四年矣貴妃王氏出也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餘形如龍鳳瑞曰卿雲蓋其應在裕王云十九年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十二月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各疏言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賀時上體不豫覽疏怒曰東宮日上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疾未平遽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洪先等狂悖不道姑從寬黜爲民二十四年二月上諭禮部舉行皇太子冠讀禮禮部尚書費案等具儀上矣已復言冠禮儀節繁多東宮未易盡習考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參用文成冠禮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今東宮加冠似爲太早乞暫勅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講讀則事爲有序而禮不難行上命會閣臣嚴嵩等議乃疏

嘉靖大政類編 上冊 冊立分封 聖七

言東宮幼齡冠禮相應停止習讀亦未便出閣乞命司禮監選端謹知書內侍伴讀演禮埃瘠性漸開儀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上命候吉行然上意謂諸臣擅擬甚不懌詰責尚書案等奪司官俸大學士嚴嵩因言冠讀之諭已下合無稍減繁儀止取成禮上曰冠乃成人禮首太子繼體承命之重必典禮具備乃可二十五年正月御史周冕以東宮講讀爲請上怒謂典禮自上出非他事可得建白責冕輕妄令降雜職極邊用尋降冕雲南通海縣典史二十八年命皇太子演冠禮於臨保室大學士嚴嵩侍禮部言故事皇太子受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黃瓦則東宮之位似宜避尊上曰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今侍衛未備已之三月乙酉皇太子行冠禮成丁亥皇太子薨上悼甚冊謚曰莊敬三十一年正月禮部尚書徐階等言皇子年十有六選婚講學實惟其時然必先行冊立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以次及大學士嚴嵩等請允其奏上曰二子各以本禮舉行冠婚何害

嘉靖大政類編 上冊 冊立分封 聖七

今逼君不已謂何令階具儀奏階等覆言舊例親王冠禮行于奉天門前之東廡婚禮行于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請以長幼爲先後婚期亦然其婚禮暫於皇城內行之俟建有府第乃更議疏入上問大學士嵩曰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暫舉宮內嵩言往時諸王名位相等今事則非前比雖冊禮未舉倫序昭然諸凡事體宜從慎處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月行冠禮選婚候勅行府第卽修二所不

嘉靖太政類編

上冊立分封

哭

許達慢三月癸未朔二王冠禮成上諭閣臣曰二子當先舉習讀半載正合婚期其示禮臣知之尋命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仍掌部事起原任禮部侍郎歐陽德爲禮部尚書禮科給事中章适以二王講讀請禮部請從适言上曰此事朕與卿等計令舉行适竄擾當治何乃借之四月戊午上復諭輔臣嚴嵩曰朕二子出閣事久未見部疏何也於是禮部疏請選宮僚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上初許之已復諭曰今

又逼夏月能行幾時不如七月末旬行時掌詹事府事尚書孫承恩自以職在輔養援前旨固請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下專政果适不奉君令卿又此附和未可也七月禮部請如前旨乃以翰林院編修高拱檢討陳以勤孫世芳林濂充講讀官二王以八月己巳出閣講讀尋遣工部員外郎樓鎮治景王府第于德安府九月選錦衣衛千戶李銘女順天府民王相女以十一月朔入宮時徐階已解部事禮部尚書歐陽德等言親王婚禮洪

嘉靖太政類編

上冊立分封

哭

武年間以父婚子皆行禮禁中將之國而後出外府宣德弘治間以兄婚弟移出外府旣成婚而後之國今二王婚禮似當行于禁中得旨於各府行禮大學士嵩言府第淺窄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若俱出在外臣等再三計之寔有未安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事嵩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乞從臣等請于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候旨舉行上批答曰宮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嵩對言儲

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
府第連接從人衆多情各爲主易生嫌隙此在二
王不可不慮者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宮東宮體
勢增重主上尊安今烈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却
俱在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臣等屢請冊立意
蓋爲此上報曰人無能勝天二子只依本分待朕
處分勿再瀆已而禮部擬上婚禮儀注言會典所
載醮戒之詞有二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一云
往迎爾相用承厥家今奉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
嘉靖大政類編 上冊 立分封 五十一
一王留京一王封國則承宗承家當自有別伏俟
裁定又會典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未有定期
今宜待之國前一月行上覽之怒曰既云王禮又
何不同第速降勅冊立太子任爾輩分別爲之時
上意愠甚尚書歐陽德佯爲弗省者遂擇日具冊
立儀以請上以問大學士嵩嵩對昨御批部疏會
舉冊立所司豈敢不遵但此事前奉聖諭候旨處
分臣等不敢再瀆上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
之理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於是次年二月

庚戌冊裕王妃乙卯冊景王妃二王各受醮戒行
親迎禮出就府焉禮部條上二王婚後一切禮儀
上報曰二王講讀于各府書堂三月中旬行大朝
常朝俱免第朔望各入宮拜見生母王及妃生辰
亦入于生母前行禮具皮弁不冕者重父前也進
賀表箋不用郊祀雖不啻一體齋戒正旦冬至朕
御殿受賀次日百官堂賀于各府行禮免賀勿行
禮七月禮部以萬壽聖旨請令二王入宮行慶賀
禮上曰二王非羣臣比如俟明秋十二月癸酉朔
嘉靖大政類編 上冊 立分封 五十二
大學士嵩言臣叨奉密對屢請建立太子聖衷淵
邃久未施行中外願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
何以辭其責請及歲首諏吉舉行上曰卿此疏目
解是矣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卿第安心母怵細邪
敢有借此欺擾者重加以刑自是無復敢言者明
年禮部以聖壽請二王詣乾清宮前行賀禮復詔
暫免蓋二王自出府後並不獲見上焉三十九年
二月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疏言往歲恭讀聖諭
欲建帝立儲臣不敢言立建請言安儲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譏隙
易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
邦國而況于親子乎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
慈爲王縉纒但官序久遠山川若已預待惟
聖明蚤斷及時勅三親王各翼衛殊其寵數於
制於情似爲兩善三親王係儲可得安也自言
者倡爲二王而陳其說臣恐二王與嵩皆疑
而不自安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
使知王初無他也必不疑於王諭二王以母忘恭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冊立分封

五

敬使知嵩終無他也必不疑於嵩則君相相保儲
可得安也上覽疏大怒摘疏中建帝二字命禮科
會同科道官集議以聞於是禮科給事中藍璧等
奏希顏怨望大逆坐妖言惑衆律上從之詔所在
巡按官卽時處斬傳首梟示時上春秋高諱言儲
嗣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擬裕王母妃旣薨而景
王母妃在上左右又有與援羣邪窺覘旁觀危懼
頗有咎大學士嵩者故希顏疏以爲言然聖心自
有定屬非恒情所能測也是歲十月壬寅上諭嵩

景王府成已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久不
舉行嵩等以示所司於是吏部請設王府官僚兵
部請設儀衛羣牧典仗官工部請遣官修葺德安
府第越明年二月景王之國有旨而朝二辭俱免
雖冊立未舉而國本自定羣疑消釋中外人心踴
躍稱慶矣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冊立分封

五

宸章召對

上自龍潛藩邸篤嗜學問比入嗣大統日方釐革弊政覽洪章疏而獻皇及聖母尊稱未定曾召大學士楊廷和見于文華殿以大禮事諭之未遑及考文事也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禮四年五月建世廟萬幾有餘閒矣是年十一月戊申諭大學士費宏等謂周書無逸聖祖御註洪範均是治天下之法可撰序刊布嘉靖大政類編上宸章召對請以無逸一篇依御註洪範體式因經分註嘉靖大政類編成書已復有旨再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洪範註與近日御註無逸分爲三冊共成一書宏等謂洪範九疇雖衍于箕子而其原則出於夏禹又序出聖祖請首御註洪範次伊訓又次無逸上復製洪範草畧一篇命宏等稍加潤色又命將臯陶謨與伊訓無逸等篇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五年正月上製脉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陛辭上製詩一首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六月壬子尚書席書以疾請假遣中使臨問

賜詩慰之甲子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琚賈詠入見各加慰諭賜之詩章賜宏詩有云瞻茲忠良副倚賴舜臯彷彿康哉賡一清詩有云邇因西陲擾起卿督邊方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症詩有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剛方詠詩有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次日宏等疏謝上優答焉八月示費宏等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十月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四箴賜宏等宏等疏謝請勅工部與翰林院蓋亭豎碑仍勅禮部通行國學及府州縣學各摹刻以垂永久上如議行時詹事桂萼方與宏有隙因言文詞末技不足煩聖恩徒使宏闕伺意旨竊恩遇以壓羣臣上不謂然也然宏竟爲萼與侍郎張璁力攻以去六年六月上以聽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等一清等依韻和進上覽畢賜聖書諭答命集成一帙名曰朔學詩是歲除夕上製五言律詩一首示一清諭

日辭殘比省過迓歲比進善一清與輔臣謝遷張
璫翟鑒各和進上於次年正月四日彙書之名曰
輔臣贊和詩集且序其端命一清序于後十月丁
酉上製孔顏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
聖君子勗哉勿偽出示輔臣十一月上親製顯陵
碑文召見楊一清張璫翟鑒于文華殿諭曰碑文
賴卿等藻潤茲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
襲玉帶一璫麒麟衣玉帶如一清鑾雲鶴衣三襲
金花一一清等各疏謝上手答曰覽卿等奏稱頌

嘉靖大政類編

上宸章召對

壬夫

甚過朕深自愧鑒奏有放勲二字朕尤不敢當云
八年二月甲申上以春早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
越三月甲辰不雨上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
禮部請刊布中外從之十年三月己丑禮部言皇
后出郊親蠶不便上諭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
議移之西苑哺時駕幸西苑趣召二臣二臣趨至
太液池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宮上
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蠶
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其可否二臣趨出視地駕轉

昭和殿二臣復命言其方位正當第宮後垣宇宜
增飾上曰蠶壇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
省約賜二臣酒飯珍餌二臣復入殿謝上出御製
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仍命賡和孚
敬請上手書各賜爲子孫寶上許之明日二臣進
和賦上手書製賦如所請後數日并裝成帙名曰
詠和錄賜之已復諭孚敬曰君臣不交安成治功
今後凡有所入奏毋拘時而來朕又欲於今秋與
卿等一遊仰違我聖祖丕訓預與卿等言之八月

嘉靖大政類編

上宸章召對

壬夫

丁未上幸西苑時孚敬已致仕去矣召輔臣翟鑒
尚書汪鋐李時侍郎夏言同觀收穫上御幽風亭
面諭之曰我聖祖有訓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
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鑒等
對曰自古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皇上者眞所
謂知稼穡艱難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召鑒時二
臣見于無逸殿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文祖之御
近修葺告成宜設位祭告時曰皇上追慕聖祖益
見至孝上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文臣三品以上

俱令與宴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亦寓勤學之意亦用宴落成之經筵日講官俱與仍進講詩七月書無逸各一章卿等具儀以聞已乃以九月乙丑祭文祖於西苑仁壽宮祭畢行落成禮宴羣臣召李時諭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時中蔣璠俱列門外還宜坐之於內時對以地狹不能容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內戚上曰親親不如親賢乃列時中等席於殿內時尋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已已復幸西苑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左都御史汪鉉尚書夏言入見上曰陝西饑荒已遣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河南巡按徐讚因曰陝西初災傷重大近聞亦少蘇上曰百姓艱難還用賑濟民廼天之民也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龍次日復召諸臣論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當任朕欲用一人爲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對曰廷臣才識短長俱在聖明洞察之下上曰朕豈能周知朕欲用王時中爲刑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壬午

部取王憲爲兵部王瓊爲吏部就令唐龍代瓊鑾等對曰聖見允當已乃改瓊爲吏部尚書陞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專管賑濟上復曰朕念陝西民多死徙故發銀三十萬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沾實惠龍宜亟往相病得無規避否吏部勘實有朋比者治罪壬申上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鑾坐講時講書無逸鑾講幽風七月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俱侍講畢上御幽風亭賜諸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謝戊寅侍郎嚴嵩湛若水進君臣同遊雅詩上命付史館已卯上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鉉夏言面諭曰天地百神祀典朕已釐正宗廟之制尚未盡善父子兄弟同處一堂在禮非宜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後因合祭天地始用同堂之制今宜復之時等對曰皇上曾言祀典當正廟制難更古人廟制卑小今太廟規制宏偉一旦復古禮恐一日徧祭九廟聖躬太勞上曰今且言廟制未論行禮言曰古禮恐難復且廟皆東向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壬午

大體却須依據異廟乃各全其尊朕欲不動大廟只用兩廡爲之鑾曰南北地短豈能容都宮寢廟上曰不必如此只行其義可也時曰不動太廟則寢廟亦不須動上曰三廟俱不動朕思皇考南面專享世廟之祭而列聖東西向不得專祀朕心不安時等頓首曰聖諭及此真聖人大孝之心也言復奏曰太廟兩旁隙地無幾須量地廣狹方可擬議上命卽具奏行十月乙酉上幸南城召時鑾鉉言至重華殿諭之曰朕初建雪壇于南城但此地

嘉靖太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李

乃遊觀之處非祭天所宜建于園丘之傍迺合古禮卿等相度以聞於是時等同往度地繪圖上之十二月壬寅上御平臺召時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復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家產入官律只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只擬一半入官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姦黨如何不信于天下鑾曰皇上猶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於是盡沒其產十一年九月庚申上以星變召大學士李時

等見於文華殿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張孚敬方以被論去上意謂孚敬也於是時等退而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獄上嘉納之十三年五月上諭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曰江西所進青爵甚佳可爲祀天用今雨霽稍爽可與勛鉉言三臣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殿於是上御重華殿左室召孚敬等入見曰朕嗽疾靜養久不與卿等相見良用歉焉茲已平復特與卿等一見孚敬等頓首曰臣等

嘉靖太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李

仰瞻天顏不勝慶幸上命至殿中覽觀祭器孚敬等奏曰伏睹祭器制度精美仰見皇上事天之誠上命中官以牙邊檀扇分賜五臣曰天氣炎熱與卿等共涼仍命賜酒饌孚敬等頓首謝既退復召孚敬及時以黃紙御書宣宗章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白紙御書恭和詩示孚敬等次日孚敬等疏謝報聞仍命各爲賦紀之名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製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孚敬等集錄進呈上從鉉請詔工部刊布十一月辛未上在南郊齋宮

製上報歌一章示大學士張孚敬等曰朕草此數言聊見肅將之意卿等可以贊佐戒進之辭和之其歌曰肅羣臣而朝趨泰壇弓欽大報以叩穹蒼愧綿才愚質弓懼無以上副恩隆爰肇復泰禋弓茲當四舉愚衷匪直慎始弓圖惟厥終未註云去歲疾未親故承以慎終句於是孚敬等俱恭和上俱留覽十四年正月壬戌朔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侯郭勛尚書汪鉉夏言至文華殿示以御製元旦詩命賡之庚辰上賜大學士孚敬時尚書鉉言長春酒并諸品物諭以二十一日午刻面議大禮壬午召孚敬時言至文華殿西室面諭曰今擬建文祖廟爲世室廟宇當避子敬曰世廟等號原奉欽定著之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似不可改文世室須別名上曰然則稱文廟時曰古人最重宗字文皇廟宜稱太宗廟亦百世不遷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太宗廟最當其餘羣廟不用宗字上曰羣廟何稱孚敬言皆謂當用本廟號他日遞遷則更廟額時曰不若只用昭穆字若曰昭一

嘉靖本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奎

廟二廟三廟穆亦如之免易牌額上然之欲加一字爲昭第一廟復問孚敬曰何如二臣謂仍用本號爲當上復以爲然仍諭三臣曰皇考世廟以逼近河水久議移改今當同七廟興工但七廟統于太廟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重建皇考廟于太廟左方實與太廟切近須稍殺舊規於列祖廟不至相踰庶免豐禰之嫌禮部可會官相度來聞戊戌上躬祭太社太稷是日言孚敬時言見于平臺議宗廟禮儀孚敬等奏曰述古有祀事聖躬日勤請暫免今歲躬耕之禮上嘉其忠愛命暫已之三月丁卯日講畢上召孚敬時見于文華殿西室以莊肅皇后崩命改廷試之日令禮部傳示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習卿等舉堪任者時曰須擇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上曰有德行方可爲人師範文學只是末藝孚敬因薦蔡昂上俞之因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上因言內閣缺人卿等以爲孰可孚敬請上自擇上曰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

嘉靖本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奎

舉卽是蔽賢不忠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不同此官必須慎重上復諭六部也須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評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虧人孚敬曰鉉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上曰鉉終達時宜若韜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了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朕思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是朝儀若政事另行爲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時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待廷試後行之丙子上召大學士李時見于文華殿時候郭勛與尚書汪鉉督視太廟工數爭事上疏相詆上謂時曰助疏言工上事猶可鉉疏全是忿詞此何可忍時爲營護甚力上曰若不究竟須留中耳鉉無故舉梁材自代何說昨東閣與夏言爭莊肅謚號此禮部與內閣事於鉉何與乃悻悻如此時

嘉靖太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本中

曰大臣議事貴平心和氣如此舉動未免取議天下後世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上曰此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勛鉉卿可傳朕意戒飭之辛已上復召見大學士李時于文華殿時張孚敬以疾給假上問孚敬疾云何時以火嗽對上曰孚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未疾刻日可愈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何不與爭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卽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何如時遜謝稱善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聞頗充贏由革冗員多上曰此卽位詔書所革廼楊廷和之績廷和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七月乙卯御史曾紳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聶賢戶部侍郎張雲刑部侍郎甘爲霖大理寺卿掌國子監事吳惠太常寺

嘉靖太政類編

上 宸章召對

本中

卿洗光巡撫甘肅僉都御史趙載各請劣宜罷下吏部議復尚書汪鉉疏稱諸臣賢俱擬留用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問曰近來言路不開外廷咸咎張孚敬殊不知科道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疏亦私耳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上曰人才亦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篤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同鼎臣教習庶吉士又問聶賢何如人時曰無過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衰老宜令嘉靖太政類編上 宸章召對 李末

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幽風圖長句西小亭三碑上自製文述創建殿亭之意而自傲尤切宏奏曰呈考詩及御製詩文憂勤一念實萬世太平之基碑文言敬天卹民親賢講學尤治道至要上曰朕志在卹民卽工作亦非得已如四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奉親皆當營建過此卽無事特因言遼東事定湖廣賊平天下亦無事上曰遼東本撫臣行事不當以致攪亂宏曰吏部推巡撫內地者只會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得人似宜會九卿推如京堂例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爲令宏曰三邊缺總制臣敢舉一人上問爲誰宏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曰鏌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上曰守仁徒虛名耳因令宏語吏部推鏌復曰既可用安事推卽傳諭行時言遼東須用馬水甚好宏曰永家丁八十餘人甚驍勇善騎射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側非禮令宏等相北口聞設祠宏曰上無事不敬

與堯舜同上曰堯舜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猶未能盡宏因勸上保養聖躬上曰在清心寡欲宏曰須靜養以凝神聚氣爲要二曰神氣充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廣成亦專在靜上曰道書中有之但凝聚必有法卿爲朕剖折以聞又諭卹民在用賢宏曰聞上昔與李時評被劾諸臣甚當上曰朕僅得其略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或未當仍須執奏尋賜酒飯出已乃召見尚書夏言今建祠於北閘口湧玉亭後隙地九月己未給

嘉靖大政類編

上宸章召對

本九

事中薛宗鎧御史曾紳等論劾吏部尚書汪鋐鋐疏詆宗鎧等挾私報復上召宏時諭曰鋐被論如此何顏復立班行二臣以大工未畢請留之上曰鋐邪佞詭隨留之無益第言者不已鋐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以上意風鋐鋐乃引疾予致仕去十一月以新建列聖昭穆七廟增設祠官召見尚書夏言于平臺令不拘資格嚴加考選十五年五月端陽節宴百官于奉天殿畢上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

官賁賜艾虎花絳百索牙扇等物上至勛等致詞謝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山中扈從之勞助等復頓首謝至水次上御龍舟召助等各登舟而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復宴于無逸殿稱觴上壽盡歡而罷自是歲後上體時不豫又數謁陵十八年幸承天卽行宮有諭答然皆非特召至二十年正月元夕幸幽風亭召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翟鑾尚書嚴嵩觀燈亦未聞賜對然躬覽章奏手札頻下迄于升遐之前兩

嘉靖大政類編

上宸章召對

本九

月猶不輟云

京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統內外衛軍以時訓練永樂間遷都設五府統軍如南京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立三大營曰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戰戍守之用曰三千營司寶蘇令旗曰神機營司神鎗火器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哨掖五營三千營有五司正統末鑾輿北狩精卒盡沒廢之書于謙請就五軍營中挑選十二萬官軍團撥為十營其三千神機嘉靖大政類編上京營

主

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納縉不聞軍旅宜推用各邊閒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即號令尚不能知惟逐眾聚散耳今宜使熟知號令人入習於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於武藝者各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貴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歛多端軍安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以軍法從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死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庶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疏人上曰卿等所奏深合事宜令兵部如議速行已乃改刑部尚

主

書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專督營務是時御用監太監張永以楊一清之薦先已提督團營疏言營軍籍額十萬七千有奇實止五萬四千四百營馬籍額五萬二百餘實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病憊瘵瘠者過半聞者爲之駭愕承勛言團營軍士有汰無補額數日虧宜依弘治十三年例毋論終身永遠有丁願替者聽務足十二萬之數兵部覆言團營軍額查覈選補已有七萬七千餘加以外衛班操共可得十一萬倘能日加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京營

七

訓練遇警調發自足應用不必議補且先年抽選軍士例止其身一以杜詐冒實緣一以慎版籍造報今欲槩令接補恐扶同冒替名在實亡無已宜量如弘治十三年以後例凡充軍終身者驗其老憊願替聽以精壯親丁頂補永遠者或迯故限兩月內許本身及戶丁自首驗明保收有寄捏者首發治罪迯者清軍官嚴限解補詔從部議然兵部所言營軍見在之數與張永所言多寡懸殊不無遮飾具營馬數置之不言上亦不窮詰也十三年

十月上命兵部會科道官選閱團營官軍而提督團營武定侯郭勛言選閱有妨操練俟駐操之後別爲議處時勛方倚上寵眷挾團營爲奸利遂敢抗明旨若是兵部言事方有緒遽爾停止轉滋奸弊且平日營操畢操而閱原不相妨請閱選如議上然之尋復中輟二十年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劾勛專擅貪縱狀內言其占役備操官軍不知其數令辦納月錢買閒回籍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見禮扣班軍行糧交送故轉徙流離日多上大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京營

七

怒下勛獄論死命成國公朱希忠代之二十九年北虜犯京師人心震惶虜旣退大學士嚴嵩言京營戎伍日虛亟宜振刷上然之下兵部議時吏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覆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自營制遞變雖寢不如初然原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據籍見在者止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者又不過五六萬人比者醜虜深入事勢孔迫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卽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

械取給一旦其耗敝至此極矣臣謂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卽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卽各營之主帥而號頭把總之類又古偏裨之官間多統緒世胄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軍安得足且精乎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嘗有意振飭失然將領陰謀阻撓軍士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惟陛下大振乾綱差風力科道官通查團管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

嘉靖大政類編 上 京營 七五

參考其弊立見并乞嚴飭提督官洗滌自新於是提督官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璉自陳乞罷上許辭提督團管他職如舊兵部推提督官四員上曰此事須復祖制事權又須歸一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改曰總督京營戎政以咸寧侯仇鸞爲之贊理軍務用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各營用協同提督二員其一應興革事宜兵部會官定議以聞仍命給事中俞

營御史呂光洵往九門各營查閱官軍實數驚等

還奏各營缺伍一萬三百人請治提督等官罪得旨奪希忠璉及坐營官郭琛徐德等祿俸有差中軍大號頭馬璽等革任閒住已兵部議上興革事宜一十二團營兩官廳官軍宜悉併入五軍營仍分中左右哨掖五枝每枝添設坐營官一人叅將二人遊擊二人三千神機及五軍所屬二千圍子手等營俱如故一正統間各營團操官軍有四十三萬五千餘人今所存僅十之二三命總督協理官清查見在實數設法處補一巡營科道官久

嘉靖大政類編 上 京營 七五

則易玩宜如弘治年間例一年一易滿日舉劾大小將領以備黜陟仍添差司官四人佐之一自古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尚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三十人此輩旣不知兵又專務占役俱宜裁革一見在提督坐營公侯伯等官各令自陳去留取自上裁都指揮以下兵部同協理文臣汰去不職別選知兵之將充之使本營將領各練本營士卒遇警卽率所部出征不得更設他人一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

年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爲各營借工私占之資自
今請于五月中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
至十一月中掣回不必兩班赴京如此則秋防之
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爲省費上曰修
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仁令回府管事內
侍官俱裁革三千營改名神樞營各營協同提督
官卽推一堪任者以駕舊司掖哨官兵部同仇鸞
選用見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
者卽替補召募務足原額餘如議旣而仇一自大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京營

主夫

同至復請損益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
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
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叅將二員爲奇兵正兵
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上從之已乃改邦
瑞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京
營戎政復諭鸞與邦瑞及禮工二部曰朕新定營
制可詳議具奏告于太廟行之又特諭鸞曰朕定
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制將今只用一人大
將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須經戰

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二祖武威可也鸞
請戰將六人職名上令平日且名練勇叅將俟用
時更議之時鸞恃寵驕橫巡營主事申旆疏言營
政更張之始凡事願詳加博訪不當決計一人責
效旦夕上以旆疏示鸞鸞因奏旆意欲侵官攬權
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巡視官已添設科
道二人今益之主事重以職方之勢臨之臣等懼
罪不暇何暇說虜得旨下旆鎮撫司拷訊革巡視
京營主事時上甚倚信之每稱爲大將軍鸞請設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京營

主七

戎政廳首領官六房掾史上皆從之三十一年鸞
死以罪追戮于市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
未當者茲與卿等改之卿等一一議上於是大學
士嚴嵩等疏言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但營制自
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
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况備兵乎此宜戎政官
查處者也未盡事宜謹條列以上一故事軍器當
藏內府有警則給事已納復所以戒不虞也昨鸞
建議得自製用失祖宗防微深意宜查收貯庫如

舊關給一欽定戎政廳本無首領官六房掾史鸞
奏請設官鑄印凡事不關兵部任私滋弊宜亟行
裁革一各都司班軍賣逃及行糧侵耗之數宜詳
覈一鸞以京營名邊將且歲調邊兵非經久之術
乞下本兵議一往者京師所募民兵四萬鸞并入
管中軍民雜居事體非便亦當議改上答曰卿等
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兵部覆上議
處甲冑戎器革戎政廳首領及入衛將領京管職
銜俱如嵩等議又言京營班軍鸞所以得賣逃者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京營

夫

有二一則班軍與京軍雜操易於影射一則工部
不時借役得以藉口宜令吏部專註一官督之如
薊州例春以正月初旬上班至五月初旬下班秋
以七月初旬上班至十一月初旬下班另爲一營
統以一叅將而又免其執役則夙弊可清一入衛
兵在甘肅者宜罷在遼東宣大者宜留鎮待警入
授在延綏寧固者每歲以二月赴宣大適中處聽
總督調用七月移駐懷來保安等處與遼東同入
關聽提督分布防秋未可盡撤一招募民兵付前

叅將左瀨就民兵教場訓練其加增糧餉宜量減
一戶部所收草場子粒銀共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餘兩宜盡發兵部貯庫凡出納令戎政大臣籍紀
備查一各營費馬甚多宜通查官軍定以有家者
爲馬隊無家者爲步隊老弱不堪者不得一槩充
馬一大同原設大邊二邊墩軍已百九十年雖有
與虜通者而我軍寔藉爲耳目鸞皆撤還宜趣守
臣議復一各省民兵入衛南直隸地遠人弱宜免
山西三關與大同接壤歲苦邊患宜量免其山東
嘉靖大政類編

上京營

主左

河南北直迫近京師防秋畢日行彼處議查詔如

議

河道

嘉靖五年淮河泛溢禮部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徐州以南水勢瀾茫田廬淹沒請訪求渦河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殺其勢巡按直隸御史戴金言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

嘉靖本政類編

上河道

全

二道上源久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請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疏通提督漕運總兵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小壩河丁家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水分流故道宜於此開濬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分散殺水勢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以爲言俱下工部議覆言河南大名地方多有黃河故道故道不塞則害運河故黃陵岡金梁口一帶築濬之工歲無虛日所幸

地居上流河向東行循河築堤堪以保障是以運道無虞今徐與豐沛止是民患又居下流若一例施工恐勞各縣之力不能當全河之勢計惟塞支流之口築堤障以護田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牽路宜行各官勘議被淹之處有無支流決口可以築塞堪否築堤障水俾入正河免致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應否增築高濶以便牽挽至於濬賈魯之故道開渦河之上源則工大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帶開河築濬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逐

嘉靖本政類編

上河道

全

一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詔如所議又以章拯堪任命陞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令督同山東河南撫按官親詣地方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舉行拯於六年六月疏言今日所宜築濬分殺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榮澤縣北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園寢爲患叵測惟零陵縣北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

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發丁夫濬治庶水勢易殺而園寢亦無所患乃爲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拯議上然之命刻期興工拯隨得旨回部管事已又遣督顯陵工程是年七月起原任工部侍郎盛應期爲右都御史代之應期以七年正月上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痺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河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久之利計用丁夫六萬五千人于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僱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貯佐之期六月而畢事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命應期及春和督官吏工役興事且誠各巡撫等官協力共濟應期又請令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

嘉靖大政類編

上 河道

全

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俱從之會夏秋間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并罷諸治河官應期言河工已完其半請俟秋涼終事工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京別用竟罷新河之役尋以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右僉都御史代之應期維熊俱令閒住初應期議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及應期督工嚴急怨謫朋興維熊復言其不便故朝議頓改遂罷之於是左都御史李承勛言興事任人惟明與斷豐沛河工三年之內三易大臣役丁夫三十餘萬用帑銀二十餘萬始也講之不熟繼也主之不力乍行乍止靡費孔多今宜遣部臣知水事者詣工所各陳所見下工部詳議行侍郎潘希曾詳慎斟酌必詢謀僉同然後興工部覆謂承勛議是但既責成希曾不必別有所遣以阻其任事之氣上從之希曾至則疏言近年沛河沙淤旋挑旋塞皆因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黃河故道上流則孫家渡趙皮

嘉靖大政類編

上 河道

全

塞下流則飛雲橋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淮入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理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下束呂梁上過閘河以故決隄塵沙大爲漕患倘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堤雖塞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孫家渡興役乞勅巡撫河南都御史潘垣委官鳩工亟爲疏濬聽臣閱實具奏上從其議是年閏十月沛縣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希曾言廟道口之淤蓋由決河西來橫衝其上并掣漕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故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散漫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仍於上流分濬孫家渡趙皮寨二處則橫流以殺而運道永安工部覆奏得旨允行八年十二月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裁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于鄭州增設防河判官一員專駐其地爲善後計九年五月以河隄成加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尋

嘉靖大政類編

上河道

八十四

改兵部卒十一年漕運都御史劉節疏言黃河舊通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幸過忽伏水漲發泥沙漫入直抵淮安府城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興工挑濬極目前之急更乞會議長策或改河口以避奔流或築長隄以捍巨浸工部覆上得旨切責管河官怠玩令各官如議修治是時河患不常而治河之臣亦數易十二年八月河溢魚臺十三年正月睢州野雞岡正河淤五十里漫于平地注入渦河光後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朱裳于濬獻議興役不過濬淤沙築長堤而已而朱裳則言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經壽春王園寢至泗州經祖陵祖陵東南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園寢尤爲逼近屢有滄浸今宜于祖陵築長隄以遏泛溢壽春王園寢砌石岸以防衝決但事體重大不敢輕舉部覆亦未之及也十四年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一泗州祖陵欲築隄圍繞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聖裁一壽春王園寢請於四面各

嘉靖大政類編

上河道

八十五

百餘丈外環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辦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自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俾勻水悉入漕河一南旺周遭湖隄已築城百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南徙汶泉水微培隄亦已高厚毋容更議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隄岸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一舊議祥符之盤石口蘭陽之銅瓦

嘉靖大政類編

上河通

全七

廟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竊謂黃河當防者惟北岸爲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工部覆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而祖陵建閘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果郭持平張景魏有本先後董其事以三十三年始告成焉三十二年河決新安口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鎮請自劉伶臺至赤宴河淤沙於草灣

老黃河口築長隄磯嘴高家堰長隄再行增築原建新庄等閘加石修砌凡費帑銀十三萬有奇至四十四年河決沛縣等處淤百餘里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爲工部尚書治之時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隄於呂孟等湖以防潰決卽盛應期所開故道也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新河土淺水湧勞費難成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不協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重法繩之時浮議籍籍謂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之役以要功

嘉靖大政類編

上河通

全七

給事中鄭欽上疏言狀兵部請遣官勘視新河與舊河孰便詔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起鳴至沛縣查勘還奏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園等處以不貲之財投諸河流已弃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褰裳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渟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積潦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內多舊隄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

舊河爲省且可遠將來潰決之患故尚書朱衡任其必可開而議者見爲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北高南低大約只深一丈一照水平便已加深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沙深水急不無阻碍然旣建壩闌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隄五里微山取土不便又急水投壩勢必不堅此惟在委任得人培築堅固無可措手者往時舊河淤塞未甚都御史盛應期建開新河垂成而廢至

嘉靖大政類編

上河道

全

今惜之今柰何徂道旁之議不爲通變之謀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工部會廷臣議皆合上意乃決勒限開築新河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時四十五年三月也衡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期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引鮎魚諸畧諸沙諸河注其中築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退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

二百八十丈有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八以備旱潦蓄洩八月間工垂成矣所未通者十餘里值黃河驟漲隄岸有潰決者流言至京師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劾衡倖功欲速無爲國長久計宜黜而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者亦與御史黃襄請亟罷衡俱下部議覆而季馴與衡旋以新河功成告言糧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隄岸坦平無闕阻於是羣囂乃息吏

嘉靖大政類編

上河道

全

工二部覆諸臣疏請留用衡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

閹宦

閹宦自正德間中外盤結內則口含王爵手握天
憲外則陵轢諸司漁獵氓黎幾同漢桓靈之季矣
上初卽位深鏡往跡思挽傾輈而輔臣楊廷和力
佐之王岳范亨持加贈蔭魏彬李鎮輩悉從斥遣
各監局冗濫員役詔司禮監覈汰鳳陽密雲諸守
備改給勅諭奪其符驗旗牌於是御史楊百之南
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疏請罷鎮守內臣然是時
大禮未定二三輔臣方累疏乞休納廟射隼之策
嘉靖大政類編 上 閹宦 九十

乞亟旌澤而罪諸朋奸者疏入僅報聞焉十二月
有旨勅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
事御馬監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右監丞鄭斌鎮守
廣西傳倫牛榮取回南京間住於是兵部尚書彭
澤等言金等貪緣鑽刺乞寢成命倫榮或各加戒
飭養飽虎猶勝於餓虎也上從之尋復有旨以張
弼劉瑄分守涼州居庸關等處亦以澤等論奏已
之嘉靖元年七月司禮監太監溫祥賞冊寶自安
陸州還言濟寧管關主事陳嘉言欺侮遲留上震
怒遣官校逮之御史王秀給事中劉濟各疏論救
上不聽二年六月給事中劉最言內廷修設齋醮
皆由內官監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靡費內
帑而復肆巧辨箝制言官此風實不可長上怒最
狂率令調外任時文方督修九門城濠家僮李陽
鳳索賄于匠頭宋鈺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
死事下法司問未決文爲陽鳳訴冤改鎮撫司訊
理尚書林俊執奏者再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
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

宗詔赦左藏史狄兼謩繳還詞頭忠臣愛君類如此今太監崔文迺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斂弄威福脇奪見囚臣誠不忍見朝廷紀綱爲此輩所壞上頗優容之然陽鳳事竟付鎮撫司也劉最旣謫廣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舊銜乘座船索夫役而御史黃國用遣人護行均屬違例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最坐謫戍國用降邊方雜職三年五月守備浮圖峪指揮使胡嘉靖大政類編上關官

左三

取給上許之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御史劉頴等極言其不可兵部侍郎鄭岳請從臺諫言俱報有旨自璧復言比者甘肅之捷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爲過濫而太監張忠至九十員名視尚書金獻民總兵杭維浮于三倍以上名器賤同瓦礫非所以勸有功疏入不報十一月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乞換勅諭兼提督海道遇管得調官軍有旨許之兵部言威柄不可輕假成規不可輒易鄭自璧請功責恩取回別用章俱下所司十二月添設南京守備上春時南京守備已三員矣南京御史王獻以爲冗濫疏請停革兵部覆如御史言詔如前旨是時鎮守分守內臣皆貪饕築鰲所至厭苦之獨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堯封等疏稱鎮守太監王思競之賢請賜勅褒獎得旨不必賜勅第令益加勉勵以稱委用六年四月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于商稅內量收腳價以充獻新器具之費部議謂比年歲儉民窮商販利薄若另抽腳價是爲額外之征不惟病民寃且病國上切責文不

許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住太監張永平
寅鐸之逆發劉瑾之奸隨侍南征羣醜畏憚及武
廟宴駕遂計擒江彬弭國家大燬內臣若永誠不
易得宜特賜起用俾供內職者勉于効忠上命永
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永廼查
上各營軍馬額數及陳清勾解酌替補汰老弱飭
馬政諸事章下兵部奉行七年六月浙江巡按御
史王化劾織造太監張志聰縱家僮與販私鹽上
切責志聰令降一級取回以太監耿隆代之家僮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告

下按臣提問十二月內使雷玉威逼人至死巡城
御史敖鉞以狀聞請治玉罪上嘉鉞能體朝廷欽
恤之意命陞俸一級八年二月南京長隨郭良等
以進貢南還奏求車輛人夫及馬快紅站船上許
之兵部執奏謂故事進貢官止有馬快船載在會
典其餘不得增給詔從部議三月御馬監太監麥
福請復盡徵牧馬草場地租戶部言御馬監轄二
十馬房草場五十六所熟地二萬四千十二頃頃
從侍郎王輓之言命科道官勘處以熟地八千頃

歸監資公用留生草地四十萬畝備芻牧其餘熟
地召民佃種徵租信公私兩利經久可行之策福
請不宜聽許上從部議令如前旨行是月詔凡輸
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
監部官閱入有留難為奸利者悉聽逮治五月給
事中劉世揚等劾南京守備太監卜春王鏜各奸
利不法事詔春鏜革任開住七月提督海子太監
孫端疏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
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
嘉靖大政類編

上

九

奸民多投充影射徧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
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時上方總攬乾綱益明
習治體於近習靡所假借而大學士楊一清為上
信嚮頗得幹旋其間故言官之論列該部之執奏
無或阻撓中貴人凜凜奉法非復如向日輒張矣
是年十二月惜薪司太監芮景賢言本司積餘木
紫足內官長隨等一歲支給請將明年紫價銀一
萬九千兩暫行蠲免部覆從之景賢即昔年煤孽
劉最以致逮繫者也九年正月御馬監太監麥福

奏乞騰驤等四衛軍士見操者免差科臣點開新補者免由兵部審驗兵部引弘治間舊例及近奉詔旨爲請上從部議刑部尚書許讚言頃奉旨逮興州後屯衛都指揮崔昂匿其叔太監崔文所請戒飭文必出昂以正法上命并文逮治之九月裁革雲南鎮守中官從巡按御史毛鳳詔言也十月裁革廣東管珠池中官從給事中王希文言也十年三月裁革四川分守中官從巡按御史丘道隆言也是時楊一清去位而張孚敬柄國意在悉去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卷七

鎮守中官以剔風蠹故贊上裁之如此未幾乎敬致仕去然上庸聖獨斷灼知各處中官爲地方害日久遂以次裁革之十七年四月武定侯郭勛請復各處鎮守中官并委其取礦課以資國用兵部言此輩害民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復都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上曰鎮守內臣非太祖舊制今且着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浙江大同每用一人內監慎選以充不得作威生事至十八年五月以星變之省詔諸鎮守內臣

盡數取回自後永無遣之蓋自是宿蠹一清所留者惟南京承天鳳陽及黃花鎮諸守備耳卽有城社竊伏之奸無幾矣二十三年五月降巡按湖廣御史史褒善爲滁州判官先是承天守備太監傅霖與留守李翱等數忿爭褒善並參奏之霖乃許褒善擅用響器鐵鍊驚擾陵寢褒善遂得罪二十五年三月謫巡按御史包節永戍邊衛時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橫姿甚節至欲繩之而語洩斌懼思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遂使撤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卷七

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民王憲等知節與斌有隙訐姦豪周章等謂斌黨庇節收章驗問欲以持斌斌隨劾節謁陵遲慢當進膳不行旁立大不敬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節抵飾逮下法司問法司坐節謫戍有旨令永戍邊衛逃則殺之三十一年十二月廷杖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從謙以內官監太監杜泰乾沒內帑銀巨萬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事下鎮撫

司言二臣均屬有罪所引誹謗事茫無的據上竟怒從謙誹謗廷杖之從謙遂死杖下三十六年三月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劾奏司禮監太監李彬侵盜帝真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于黑山僧擬山陵大不道宜置諸法上命逮問論斬沒入其貲銀凡四十萬有奇金珠珍寶無算四十年十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劾黃花鎮守備紀揚食殘不法且言本鎮既有兵備又有叅將等官太監似爲虛設請并裁之上詔逮揚

嘉靖本政類編

上關宦

卷八

員缺不必更補已而揚捕至亦訐紀索賄不遂挾私妄奏上命并逮紀面質調爲大理寺評事四十四年二月供用庫內官暨盛等以侵盜香料十八萬餘斤爲少監何進所發召盛等獄命給事中張岳御史董堯封查覈具得其侵盜狀因言該庫錢糧宜照光祿寺例付巡視十庫科道官每年一查已法司當盛等俱盜內府財物律詔如擬五月內官監太監趙楹下獄論死初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黃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

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得之鸞筆且言呂仙授大丹三丸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因方士藍田玉羅萬象通楹獻之時此三人者方幸于上上覽其書藥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田玉等遂詐爲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問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喚他至今大順仍可

嘉靖本政類編

上關宦

卷八

用否階言水銀非可服食田玉等妄自傳喚罪惡九重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等問狀下法司從重擬罪楹具疏爲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下司禮監拷訊執付法司與大順等俱論斬楹竟死獄中按馬從謙包節史褒善黃紀皆力排九關之虎豹遭其反噬而從謙蒙難特酷紀雖左調然其言旣行微罪有餘快矣李彬趙楹之獄足令羣奸褫魄明日月而威雷霆非聖神之主疇克有是乎

大獄

初山西代州崞縣人李福達以妖賊王良謀反遂連坐發戍山丹衛迺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復迺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煽誘愚民縣民惠慶邵進祿等從之福達用是貲日起誑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眾俟我遂揭貲復還山西進祿等事覺見捕急眾眾為亂僞授官爵殺傷吏民官兵捕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復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

嘉靖本政類編

上

大獄

嘉靖本政類編

上

大獄

昭獨謂福達果張寅仇家誣証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証坐良罪擬發口外為民獄未竟昭亦以乞侍養去嘉靖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助為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助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福達坐死并沒入其財產妻子為奴助令對狀助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達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助請正其罪助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眾怒為言上置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巡撫都御史江潮言助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邵詢及自璧達彼各疏言助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上曰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戒毋徇私酷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奉詔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眾證李景全韓良相石廷舉等共指福達福達語

塞而証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証薛良之誣者訊之則曰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願壽等以其詞上上怒曰願壽等徇情偏護豈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勘良誣今又勘實何也俟齋祀畢朕將親鞫于廷大學士楊一清言君主要臣主詳今案牘具明詞証咸在第令諸司虛心鞫審則真情自得何至勞黼袞之尊親獄訟之事上乃已仍屬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爲民願壽等懼乃雜引

嘉靖本政類編

上大獄

一百一

前後讞詞指爲疑獄上切責願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上皆令逮繫之於是願壽等復更議出福達獨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上怒益甚遂并逮願壽等下獄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

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上之詠書別有所囑英等頗及福達事上責詠對狀詠引罪得宜令致仕而逮問仲賢等英書詞連及侍郎孟春春亦并逮焉萼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業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至郭勛爲之救解錄素憾勛乃窮治寅事指爲福達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泰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謂泰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

嘉靖本政類編

上大獄

一百二

鄭一鵬泰祐沈漢程輅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上行私此數人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上以爲然乃詔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于獄萼等旣已廷鞫乃言于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太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

賴欲殺寅以逋債因妄指寅爲崞縣逆黨李福達密囑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誣証入寅罪後儀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爲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不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勛求解爲致書御史馬錄錄故怨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以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甘心于勛寅者籍起矣以天之道賴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証布政使今陞都

嘉靖本政類編

上大獄

一百四

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張達泰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視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

下巡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馬錄故入人罪死未決擬徒上以所擬爲輕下法司欲坐以姦黨律尋等言錄罪未至死宜發烟瘴地面永戍大學士楊一清亦以爲言上不巳從之巳諸臣出差逮捕至者給事中常泰員外郎劉仕發戍邊寺副杜鸞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員外郎今陞僉事司馬相俱爲民僉都御史張潤原任御史今陞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潘壯戚雄俱閒住南京御史吳

嘉靖本政類編

上大獄

一百五

彥疏乞宥顏壽等失入之罪上怒令謫彥外任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奉旨詰問已具服謝罪矣及在廷諸臣攻之益急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詞於是議禮三臣亦力左右之而爰書改皂白混焉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乃李璋徐文華以殺人媚人劉琦盧瓊程啓充以挾私彈劾各戍邊衛輕重惟意高下在手一何舛也先是吏部郎中彭澤大計謫外璫爲澤訟寃言文華瓊啓充皆以大禮事合謀傾澤次且及璫璫之欲甘心

於三臣也匪今日矣璋琦之戍所謂殃及池魚乎
讀實錄所爲璵傳則曰奉詔鞠勘重獄獨違衆議
脫張寅之死蓋江陵當國專總裁之柄曲護永嘉
遂顛倒是非至此百世而下誰當能辨之者

張延齡獄

嘉靖十二年十月逮建昌侯張延齡下詔獄論死
革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
俸閒住鶴齡延齡者昭聖皇太后弟也在先朝遇
寵驕縱而延齡特甚嘉靖二年延齡以強占人地
土爲給事中張原所糾自是亦稍稍斂戢鶴齡雖
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絕不敢與邵將並亦
無有疵摘之者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鼎爲延齡
家奴祖因以星命被親狎鼎嘗語同儕馬景等謂
其父通六甲六丁神術能使鬼丁景等初信之
後祖父子不相能而景等亦厭祖譖於延齡逐之
祖忿怨挾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詔
逮祖下刑部獄景等下錦衣衛獄鼎等下東廠獄
有旨將會多官廷鞠而祖仰藥死提獄主事陳能
巡風主事曹春皆得罪獄亦因以解蓋正德十年
九月事也延齡尋囑天文生董昶爲草奏求進爵
不允然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張銳太監谷大用
等伏法沒產延齡擇其便美者抑價買之爲山池

臺榭僭侈踰制又以婢竊金施僧執僧與婢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委之行錢聰負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昶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計延齡至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遂遣人執聰發篋得奏牘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昇噤不敢言然常忿詈至遂拾聰前牘奏之事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勘結言其擅買田宅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云陰謀不軌族遠無左驗延齡係應謀親臣請上裁之上怒曰

嘉靖大政類編

上張延齡獄

一百八

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迺具獄上謂司聰以絞死曹祖及鼎爲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凶殘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侍郎張論楊茂元郎中祝濬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皆宜追問奏上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証令但以多殺無辜僭恣

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俸一年已子麟等進至俱令革職爲民時大學士張孚敬爲延齡求解不能得上因其乞休諭之曰爾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今日之事爲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昭聖太后恐君上失德此皆不足慮孚敬疏對曰延齡事臣之心天日可鑒如真得其情豈不願正國法正慮萬一非真未免於聖德有累耳已而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諂諛以正風俗一請廣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寵爲非罪固難貸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上責其訕上庇逆令械繫來京黜爲民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人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奴出入扶持因私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諧爲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所相得甚歡而罪繫邊將卻永宋王祿亦常與

嘉靖大政類編

上張延齡獄

一頁

延齡燕聚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幅而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于其端有奸徒劉東山以它事坐繫恨虞臣笞已欲報之遂撫奏延齡前事謂逆惡訕謗賄結邊官爲外援其妻崔氏動引宮闈爲主令子姪奴屬多通賄賂以希脫罪而虞臣實黨之又有劉琦者亦訐奏延齡陰附權閹傳遞官禁金幣暗結邊官賂遺真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百餘人上切責尚書唐龍等令戴罪聽處分先後提獄主事沈椿

嘉靖大政類編

上張延齡獄

一百一

等三十六人見在者逮問陞外及出差者巡按御史執赴京并訊已而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贊等俱仍原擬繫獄主事沈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遣邊衛得旨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說等席故貴富甲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撫危言恐嚇之索賄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十二月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戚里鶴齡自南京逮赴詔獄瘐死獄

中明雲鶴以誣奏遣戍而言者猶接踵未已劉東山既發配迺歸京師巡視東城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珊捕獲之東山遂訐奏延齡夫妻父子魘魅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珊連構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詞連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鏊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所蔓引凡數十人章下錦衣衛訊鞠時孚敬已致仕矣錦衣衛以爲請上曰延齡事與孚敬無與勿問於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爲推鞠

嘉靖大政類編

上張延齡獄

一百一

言東山等所奏皆無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讞上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欽怨致奸兇垂涎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斤乘與干犯官禁於國體實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上命釋鏊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號發戍延齡仍禁錮候決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盡沒所賜產東山竟荷校死二十五年延齡死西市按羣小之構是獄者三矣實伺間抵原累賄賈禍以張孚敬之寵眷於廷臣無二猶

肆然株連之自非聖明獨斷則其禍蔓延豈有極哉蓋霍韜之言曰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役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離間或以彌文小節構兩宮之隙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

言在大禮將定之先韜之見早矣

嘉靖大政類編卷上

嘉靖大政類編 上 張延齡 卷上

二百三

嘉靖大政類編卷下

西吳茅元儀止生甫校

甘州兵變

嘉靖元年正月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與總兵李隆爲同里人銘性矜嚴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心恨之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益恨銘因密令指揮楊淮族諸部卒詣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爲首者二人隆欲藉此陷銘遂令諸部卒各備鮮明衣鎧具三日構待操再以增糧價請須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與隆及守備太監董文忠俱至公議府隆陰使人約諸部卒今日告必不聽毋散衆益縱恣圍繞不解薄暮遂焚大門入搯銘出亂毆之死焚其屍毀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家屬走匿文忠所得免諸卒復大掠城中劫庫釋囚迫脅文忠以銘尅糧激變疏聞於朝兵部言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覈謀一旦有急廼揚言勸諭乘機嫁禍及副總兵李

義畏縮坐視俱當治罪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等姑令戴罪領職倡亂諸惡巡按御史驗實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使使衛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旣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罪者四人名爲首惡覬自解已而御史史梧等南科給事中魯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重典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上命疏隆職逮來京問以右都督徐謙代之逮永下吏命巡按御史速勘以聞其官軍隨從原無助逆者勿問隆旣逮至法司會官廷鞫隆不服上以獄情重大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指揮使王佐往勘之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置對是時虜酋亦卜剌住牧西海數入寇甘涼巡撫耿九疇方徵調防剿外虞虜患內虞諸惡黨構煽不敢窮捕之也董獲栗不老等四五人而已岳等至甘州與總督巡按官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栗不老倡亂罪狀擬隆謀殺人造意律斬栗

嘉靖大政類編

下 甘州兵變

二

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流放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臣衣律處斬栗不老及楊淮等各如所擬治罪有差

嘉靖大政類編

下 甘州兵變

三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眾譟欲為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首惡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頂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

嘉靖大政類編

下大同兵變

四

詔戮其為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叅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管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

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華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為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眾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為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眾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趣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母憂乞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為右

嘉靖大政類編

下大同兵變

五

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祺通政司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兇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為國家耻為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卹上俱下其疏於所司而命昆回部

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嘯呼代王浚杖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廼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王尋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諸練兵務大臣總制宣大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令若專爲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宜勅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卽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剿無赦戶部仍遣官賁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况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詔胡瓚兼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兵變

六

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剿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伍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三百兩陞二級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觀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首宜真確請勅瓚據名擒捕卽行梟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勅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觀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面觀等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固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兵變

七

聞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奉璫密
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勅旨斬首梟示隨撫
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
殘勇家屬燬登紳等家於是璫請率兵臨境設法
擒獲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璫暫
駐宣府俟事平卽日班師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
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瓚等四人璫等遂班
師還京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
功爲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上責璫班
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
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
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
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刻榜梟示文錦卹典廷臣
屢爲言之上皆不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
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爲付託
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
手上卒又從而從憑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寢生
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卹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兵變

八

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
切責之

嘉靖大政類編

大同兵

八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大同軍亂殺總兵李瑾虜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以遏虜騎督役嚴急瑾素苛刻及茲役與衆益怨是月乙亥夜卒王福勝王保等六七十人鼓噪焚帥府攻瑾殺之因焚鎮署恣虜掠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總督侍郎劉源清總兵卻永巡撫都御史潘倣以兵部尚書王憲言悍卒習亂戕害主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宜諭安良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再變

十

善貸其脇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請以撫剿事宜責諸總鎮俾以便宜從事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劉源清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因以都督僉事魯綱代瑾促之行倣數上疏爲亂軍巧宥給事中曾忭等劾之詔倣倣官陞江西叅政樊繼祖爲僉都御史代倣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矣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

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倣督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檻諸囚詣軍門允中謁源清請旋師徐圖之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幸勿以爲言源清曰曩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迺以囚屬御史蘇祐拷訊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亂又多株連無辜者源清遣叅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比晚城中訛言且屠城逆黨遂夜呼噪爲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再變

十一

清所諭意撫之廼復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來疏請逮振詔獄振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發憤自殺明日兵至城下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相糾集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據之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以爲將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倣與鎮國將軍俊樞等諭止之不聽俊樞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

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
縋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母以母妻在
圍爲賊遊說欲囚之允中遂留居懷仁不敢歸源
清所設邏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
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
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爲然晚請得旨選聽征
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傳鐸譚鉉充左右叅將
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都御史都督僉事
江桓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運倉米十二萬於懷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府 十一

源清則深詆做謂其媚賊取憐殆非人類時大學
士張孚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
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也官兵圍城
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撤王府及諸公署民屋
爲薪夜縋城撤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
微諭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罪十三
年二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
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永悉
執之城中人滋懼及源清永令豎招降幟叛卒悉
取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獲已復
潛勾虜至永出視管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遁我
兵大敗叛卒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
爲那顏居虜衆徘徊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我
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驅叛卒爲先
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恃且所
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騎
掠剽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
官禦虜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城募黨夫穴城而

入卒以毒烟燻之穴中死者相枕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書往視其事尋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叛軍賊主將罪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卻又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說傳嚇城中致使却因勾虜抗拒朝廷既說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此地此人皆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乎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嘉靖大政類編下大同再變 十四

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渠魁庶免老師費財無何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上責其避難負託奪職間住兵部請并罪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張瓚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時城中積困敵外攻益急諸叛卒虜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與同計者闔室戕之人情由是乖刺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相與血盟討賊

乃陽令寧持軍校士庶狀詣源清爲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爲賊所逼非其心且昇厥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第須捐數千金募死士耳繼祖以其謀告源清乃檄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楚書復以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耆老迎書入歡聲如雷其夕昇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單車入城昇麟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三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次日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遵賞格賚有功將士瓚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調兵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以兵衛代王還府代王既還疏言亂孽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戕殺主帥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廼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衆戎律

嘉靖大政類編下大同再變 十五

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旅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大多而重鎮岌岌矣賴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而克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嚴圍生靈荼毒功罪未究國法未伸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督撫按官撫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倖功僨事之姦責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兩變

十六

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召募之令追回詔使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百倍疏入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上諭之曰大同一事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人皆曰卿獨與言爲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思之遂降旨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給事中常序等下兵部會推堪遺賑撫者部擬俱不當上意特命侍郎黃綰往先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擅回爲吏

部尚書汪鉉所糾且言綰時攝部篆黨同欺蔽罪得旨調綰外任綰謂孚敬擠之也上疏自理言大同之變孚敬立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以此爲孚敬所忌上竟留綰茲復奉特遣云綰至大同悉用大同人供役左右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無告言叛軍者綰亦絕不問叛軍事衆心稍安有闕鉞薛源楊月者爲叛卒使虜至是鉞自虜歸綰執付獄反側子遂流言籍籍綰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始帖然又有請招源月歸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大同兩變

十七

者綰曰此輩庸奴虜牛馬驅之耳何能爲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慘之來則勿索時諸叛卒方挾虜恐悞內地聞綰令大阻百姓知綰足恃凡前催叛卒害者始屬至陳牒綰佯不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刻期遣捕獲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逆黨尚欽者懼不免操刃鳴金倡亂歷數術無一應者遂被擒綰復出未獲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自甲申倡亂及

克渠惡黨擒獲無遺者遂以其名上諭

死遣戍有差綰因疏言源清永貪功債事之罪續
繼祖祐書榮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乘機撫
定之功昇麟雖為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倣
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其賞罰兵科都給事中曾
忭等言大同叛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
也今議者曲從輕比於法夫盡源清誠有罪第往
者宸濠之亂源清為進賢令倡眾死守有保障功
當蒙八議之貸况今非變者也書榮越職圖功
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續繼祖冒昧掠美無功可錄
倣允中觀釁自全降志辱身得免流竄為幸何得
覲顏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
勲勞未減倣允中錄用非宜續繼祖等功次宜如
綰議得旨源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奏綰
奉命勤勞可嘉陞俸一級仍賞銀獎續繼祖祐各
賞銀獎有差書榮振寧等各陞級倣允中復原職
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卹典又以忭等欺誑
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而釋之尋逮源
清永至京問訊獄久不決綰意不能平疏言臣奮

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刻臣
又以此發策陰寓貶臣源清等貪功罔上盜錢穀
百萬殺傷無算罪宜首戮該部科曲為之庇而臣
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閒
散將何以示勸懲至十五年六月綰以憂去上從
部議黜源清為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呂經以苛刻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益怨之嘉靖十四年九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牆及臺將吏希經意督役嚴急遂大噪羣擁詣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

嘉靖大政類編

下遼東兵變

手

益開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衆毆途人授之械刃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爲主尋圍苑馬寺接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母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蒞政多苛倫

宜取回別

用詔俱如擬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指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乃參奏尚德等逢迎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

嘉靖大政類編

下遼東兵變

主

正罪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銑言爲是請卽懸榜省諭其開端誼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代經經旣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糧草價爲飭裝具悍卒於蠻兒等徃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酋恨經遂率衆持梃培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

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
雲使我築牆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
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
并經私篋縱火焚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
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
夜明日驅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問孝兒且
行且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管糧郎中
李欽昊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
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
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
兵邵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
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
已改正囂然而起誰復激之此於法不宜復寬貸
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
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邦奇母行以山西巡撫都御
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尋請遣大
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楫兼僉都御史以
行是時撫順城備禦猶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

嘉靖大政類編

下 遼東兵變

主

等所囚雄以培尅歛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盡掠
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勲連頸反縛之置諸空館閉
城門鳴鐘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
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及官校
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
經付官校行銃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
未之及也詔行庭楫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
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
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
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
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舊
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
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
官校旣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
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上遂怒希元
狂率欺罔着降外任遼陽叛卒趙勦兒等聞庭楫
將至乃詣廣寧與蠻兒合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
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中人爲逆謀益急銃密刺

嘉靖大政類編

下 遼東兵變

主

三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於副總兵李鑑
備禦韓承恩等尅期擒捕於是剿兒等四人蠻兒
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銃以事聞且言
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
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
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
而大同效首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
者啟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
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啟之也蓋惠
嘉靖本政類編下遼東兵變 三四

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
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其事
據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叅將領等
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首惡
既擒不必查勘庭梟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
按御史勘明具奏銃等勘上詔剿兒蠻兒王經等
俱坐斬卽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成極邊革去世
襲雄戍邊衛經革職閒住欽吳令歸別用銃待有
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
郎黃懋官初南京兵部尚書張璠以海警故議選
各營精銳以時訓練不足則益以四方趨健名之
曰振武營然所團集皆惡少遊手無賴者舊例南
京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
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伍錢及馬坤爲南京戶
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
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
嘉靖本政類編下南京兵變 三五

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召入爲戶部代之者尚
書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石銀八錢軍中
爭求復折色原額懋官謂事宜奏請不許每月常
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猶未散給諸軍遂
以赴操日鼓噪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牆出因
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其屍於市痛加
殘辱大呼脅整求賞鑿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
世延起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若所
欲衆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兵

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減折糧餉衆始散事聞兵部請分別首從行法並議守備官制馭失宜之罪上曰營卒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京戶科其詳覈總督官尅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係激變所致嘉靖本政類編下南京兵變 三

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衆心密召坐營官華恩把總張勲等入臥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因馳奏請處分兵部議叛軍戕殺大臣迫脅府部當卽時斬首梟示上復命三法司會官詳議比謀殺制命使臣律俱斬秋後處決上謂所獲未必果皆爲首者令再議聞廼止坐首惡三人餘悉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質之及綬等自陳令鑒致仕廷竹閒住綬降二級徵還鵬舉策勵供職時當事諸臣皆獲譴而亂卒獨坐輕比上意在寬貸廷臣不敢爭也已乃改戶部尚書江東代鑒仍加太子少保東至則言倭患未可逆睹營兵不宜議罷東於諸軍又多所假借於是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言東自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率貸軍而罪官下場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驕肆或矢射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劫人恬不爲恠法紀爲之蕩然今倭寇少息該營軍士宜散隸各衛一體差操庶可解散克黨然一旦更張必有能彈壓之者廼可保無後患竊聞蘇松副

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改調徐珏以顯代之上切責東姑息令其申明法紀嚴加禁治珏着改調而陞顯爲署都督僉事代之然未幾而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設在江北乃南京飛揚英武廣武三衛軍餘共三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吳欽謂幫丁非制請於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怒遂縛欽於營臺羣毆之東聞亟遣官撫諭許幫丁如故欽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京兵變

三

始得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南京科道官楊銓劉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昏庸謬妄宜罷部覆東宜調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漏者幫丁既有舊例不必議革上俱從之命東回籍聽用時李遂爲兵部左侍郎乃陞遂代東遂既拜命請以把總指揮陳忠沈思學隨行上從部議許之仍另給勅諭俾得便宜行事而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自隨部覆謂兵餉無從取給止令選精銳伍百人往報可初振武營之變遂有戡

定功故衆議謂代東者非遂不可然遂知上意在寬貸比至留都不敢以已意有所振刷也則惟請增坐管官家丁厚其餉犒而已然自是而卒無敢譁者蓋亦權宜消弭之一策云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京兵變

三

北虜

虜自正德中其酋曰小王子居沙漠東偏與衆顏
爲隣小王子之子三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噶
太師亦卜刺弒阿爾倫遜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
亦卜刺始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
之子卜赤而阿著子吉囊俺答諸種中最強出入
河套滿官噶部營俱從之南有哈刺噶連二部
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故小王子北部也
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九刺世與土魯番爲
讐諸虜以河爲界在河西者曰西虜在河東者曰
東虜嘉靖元年七月以虜駐牧球廠詔叅將唐冕
時春各選所部兵五百屯黃花鎮武定侯郭勛勒
營兵待之戒毋得出境啟釁是秋虜入犯邠州固
原等處殺掠甚衆給事中管律御史黎貫請起用
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而改總制侍郎李
鉞爲甘肅經畧部議謂一清家居日久一旦起用
未免辭奏稽延宜戒鉞竭忠督理冀圖後效上從
之二年正月套虜入沙河堡閏四月亦卜刺與套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三十

虜入掠甘涼等處饒道阻絕甘肅巡撫都御史陳
九疇總兵徐謙請選兵給餉分道進攻鉞謂北虜
方乘虛窺伺而我復專事遠畧恐腹背受敵徒褻
國威宜厲兵秣馬伺賊入犯方行勦殺部議以鉞
言爲是上乃命相機慎動務求萬全毋貽邊患八
月虜入界嶺口尋入遼東丁字堡殺備禦都指揮
王綱九月入密雲白崖廠三年十一月入延綏永
康諸堡十二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
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四年正月西
虜寇甘肅總兵官姜輿敗之八月一清請勦西虜
上以啟釁爲慮令先具制勝方略以聞十一月召
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之憲至則
請征勦如一清言上竟不許五年四月虜犯大同
復犯宣府總兵朱振都督傅鐸禦却之以捷聞六
年二月虜犯宣府叅將王經死之三月復犯宣府
叅將關山死之所部卒殺傷殆盡六年八月虜犯
寧夏總兵鄭卿等敗之斬首三百餘級七年二月
改王憲爲南京兵部尚書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三十

代之三月虜犯山西游擊邵定死之六月虜犯太
同十月辛丑犯宣府已未犯莊浪十二月犯大同
大掠陽和天城平虜三衛及雲朔二州把總指揮
趙源戰死八年二月虜犯寧夏總兵杭雄率兵禦
之所亡失甚衆匿不以實聞大學士楊一清爲上
言之遣給事中李仁益審具得其狀因論巡撫都
御史翟鵬罪得旨雄逮問鵬奪俸兩月然爲雄匿
敗狀者實總制尚書王瓊瓊與張桂厚善故仁誦
不敢及瓊而鵬之得譴亦薄云九年正月虜犯山
西五月入寧夏塞瓊與總兵張鳳上叅將王効功
言效於神木境外斬首虜三十級虜挫衄去會神
木縣人薛添祿詣闕言效橫挑胡虜匿所亡失不
以聞而掩殺非罪朦朧報功上令撫按官覈實奏
報是月從瓊請發銀十萬兩於寧夏爲修邊費而
是歲北虜小王子與西海亦卜刺解仇結親往來
延寧境上巡按御史范安言其事於朝且及守備
指揮彭廉隱匿邊情之罪上從部議令候勘報處
分然效與廉卒無恙時諸將帥皆黷貨倍克掩敗

嘉靖大政類編下 北虜

三

冒功如大同巡撫蔡天祐科罰商銀巨萬爲商人
所許迺明以饋遺宴賞自解而上下相蒙觀望畏
縮則諸邊皆然不特陝西督撫而已十年三月虜
犯大同總兵彭模稱疾不出千戶張鉞陷虜亡卒
六千人巡撫都御史王大用以被劾免寧夏巡撫
都御史翟鵬與總兵張英有隙會套虜大入不能
禦所亡失無筭已復互相訐奏詔各罷之八月改
王瓊爲吏部尚書陞吏部左侍郎唐龍爲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代瓊瓊在陝右絕無禦虜功虜每
入輒得利去惟征勦番夷曾有斬獲而時時請內
帑築邊牆廷臣又言全陝災荒邊工宜暫停止會
瓊以獻甘露賜金幣遂膺特簡焉九月虜犯陝西
遼東十月入大同塞大掠應朔等處巡按御史張
祿以捷聞上從部議遣科臣與巡按御史會勘給
事中張潤身言祿扶同奏捷宜令迴避祿復具奏
飭辨及給事中王機御史楊宜勘上諸將帥失事
狀各治罪而潤身與祿並坐奪俸時論爲之不平
云十一年三月虜衆十餘萬寇延綏初虜酋小王

嘉靖大政類編下 北虜

三

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尚書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瓚賁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疏至頗爲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虜尋以得利引退乃令京兵掣回是秋薊鎮渤海所大峪關等處時有零虜窺犯十一月中虜四五騎抄密雲鎮虜墩殺千戶谷壽等百餘人叅將袁繼勲閉壘不出嗣後虜輒以零騎入寇昌平懷柔密雲間大被其害事聞逮繼勲等治罪有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三

差十二年三月虜犯宣府十二月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是歲虜酋吉囊等擁衆屯套內窺犯延綏涼固屬諸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四五萬騎亂河而濟襲西海虜酋卜兒孩大破之先是卜兒孩請貢下守臣勘上方畧至是總督尚書唐龍等言其事且言卜兒孩衰敗遠遯西海獲寧然吉囊實兼併西海收其部落大半勢益強時時於河西駐牧患乃在延寧肘腋間矣十三年正月大同叛卒勾虜入寇二月虜

犯延綏梁震等敗之七月虜十萬餘騎入自定邊營大掠安定會寧等處由書沙峴出塞總制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首虜三百八十餘級上從部議遣給事中戚賢往勘之具言大虜入邊諸城堡多所殘破然首功可錄於是龍及梁震王效等各陞賞有差七月改唐龍爲刑部尚書起原任都御史姚鏌代龍十四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魯綱等敗之是冬姚鏌以疏辭忤旨罷令兵部左侍郎劉天和兼僉都御史代之十五年四月虜犯涼州復入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三

莊浪總兵姜奭副總兵王輔等敗之六月虜復駐大同近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請兵餉甚亟詔調延綏遊兵一枝分戍西路仍開納銀入監例輸赴大同爲召買之需未幾虜至叅將葉宗等將萬餘人遇虜大潰虜遂入天城陽和宗等皆擁衆不敢出事聞副總兵李懋等坐逮繫詔獄七月虜入延綏黑河墩等處副總兵白爵等擊敗之十一月復設宣大總制官更名爲總督以戶部左侍郎周叙爲之宣大巡撫路迎樊繼祖俱令別用起原任大

理卿史道爲僉都御史代繼祖陞順天府丞郭登庸爲僉都御史代迎皆特旨也尋遣給事中錢亮主事韓勗體勘山西邊事上蓋爲之肝食云十二月虜犯寧夏總兵王效等擊敗之捷聞上大悅乃并論延綏之捷陞天和左都御史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及效等陞賞皆從優厚焉已而虜復犯延綏入威清清平等堡十六年二月虜犯大同總兵梁震敗之尋又犯甘州大掠三月犯寧夏我兵陷虜伏中所溺傷甚衆事聞降文魁一級調外任效等各降一級戴罪殺賊時虜酋吉囊俺荅勢張甚而邊兵單弱不支陝西總兵任傑謂舊邊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濶防守爲難惟紅堡寺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百二十里而近欲修築新邊一道徹舊墩軍士守之以省饋餉天和遂上言其事兵科給事中朱隆禧等言河套本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三十一

延駐十餘日時諸邊歲歲中虜所亡失動以千萬計是歲劉天和言將士敗賊於千虜城斬首二十八級而宣府巡撫都御史楚書言總兵白爵敗賊於宣城北莊斬首百六級兵部題覆以爲數十年未有之捷也八月虜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犯攻固原分兵四掠所殺擄甚衆諸將皆逗遛自保虜益深入保定撫臣陳講告急天和慮以失事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等二人會大雨夾旬道溽於是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虜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斬其酋虜衆奪氣歛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迎擊之於鐵柱泉追奔出塞斬獲頗多於是天和馳疏告捷言三鎮首功四百四十餘級而吉囊子爲我軍所殲上大悅時天和先已改南京戶部尚書乃特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千戶尚文等及巡撫趙廷瑞等俱優加陞賞內閣本兵並予陞廕而巡按御史張光祖亦命陞京職先是諸邊奏捷無有叙及按臣者至奉命勘覈則按臣主之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三十一

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天和若能爲國家深長慮者不宜棄地資虜上然之切責天和奪傑俸半年七月虜犯宣府殺叅將張國輔八月虜犯大同邊臣告急詔悉發宣大兩鎮兵及延寧遊兵併力截虜選保定漢達官軍赴援十七年五月虜犯大同叅將張世忠敗之六月虜犯宣府都督周冕把總韓錦死之八月虜犯河西十二月虜犯懷安萬全左衛等處殺據數千人總兵張鎮論死十八年六月虜犯薊鎮入鐵門關陸軸谷窩八月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三九

虜犯榆林九月虜犯宣府殺掠人畜萬計十月復犯宣府深入至長梁溝十九年正月虜入大同殺指揮周岐等二十九人二月虜以十三餘騎入宣府指揮僉事王勳易而追之爲虜騎所圍叅將許國往援之戰敗虜所殺指揮以下官二十五人卒二百人三月虜破延綏清平堡入米脂總兵周尙文駐師青秋原故與虜左副總兵楊信稱病不出虜殺掠甚慘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去七月虜入平涼敗副總兵劉慶兵流劫岢嵐石州靜樂等處凡

自張光祖以邊捷獲恩叙諸按臣遂與督撫合爲欺誣是年十二月陝西總督楊守禮以鎮朔堡之捷告二十年二月復以甘肅莊浪之捷告而巡按御史呂光洵魏光晃與光祖俱奏銀幣蓋恩紀濫而功罪淆矣六月命兵部尚書樊繼祖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初虜酋俺荅遣夷使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同巡撫都御史史道及巡按御史譚學各疏言其事上命會官集議廷臣皆謂不可許而請添設總督大臣臨邊防勦上從廷議命繼祖往而夷使石天爵令撫按官究明馳奏道旣得報遂遣天爵回又陰賂虜令勿蹂躪已所部於是虜酋俺荅遂越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趨太原而南吉囊由平虜衛入馳踐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州孟縣壽陽諸處漸逼真定副總兵丁瑋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四人儀賓一人軍民被殺鹵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無筭繼祖第與諸將帥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乃五百餘級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等言繼祖累疏奏捷盛張功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三九

伐而巡按御史王達則曰虜從容出關譚學則曰虜回未戰繼祖所言事涉虛誑上命紀功科道官勘實具奏已勘上如遂等言令視繼祖職道與保定巡撫都御史陳講黜爲民總兵王陞等各降級逮問尋遣侍郎張漢賑濟山西被虜郡縣而紀功科道官張翼翔張光祖俱以勘報稽緩紀驗顛倒黜爲民已復令奏捷者不許叙及內閣本兵與巡按御史二十一年二月虜犯蘭州閏五月虜酋俺荅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克漢詰大同求貢巡撫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四十一

都御史龍大有令墩軍誘納之縛天爵殺受禿等猥言以計擒之事聞上命陞大有兵部右侍郎諸將吏陞職加俸賞銀幣者數十人巡按御史侯度亦陞俸一級而梟天爵及前夷使乃肯切於市總督侍郎翟鵬知虜且大入乞調兵給餉甚亟上怒其舉動倉皇怠事負託令視職閒住總督官罷勿設六月虜由大同左衛雙山墩入寇屯朔州廣武越鴈門關趨大原諸將卒無一禦之者虜遂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等州縣已復由忻崞代州移營而

北屯祁縣叅將張世忠約副總兵段堂等襲之至陸支村遇虜堂等悉引避世忠督兵力戰虜圍之數重自己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虜迺從鴈門故道去虜茲入也往還踰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十餘萬人牛羊十倍之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屠戮慘甚蓋以石天爵爲詞云事聞猶以斬首三百餘級爲解大有及山西巡撫劉臬坐戍邊宣府巡撫楚書坐罷黜總兵李蔡等論死贈世忠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四十二

右都督立祠祀之以宣臣配兵部言邊事方殷宜選大臣忠誠有將畧者令之總督上復令翟鵬往鵬至則屢請募軍養馬費上趣戶部與之仍責侍郎王暉等延緩奪其俸已而戶部言宣大三關動稱乏餉自去歲九月至今春已發去客兵銀一百四十七萬兩有奇主兵米二十五萬石蓋邊費之不啻如此時上方極意憂邊出京兵指內藏每有請輒應顧虜氛熾甚東西馳騁將士旣疲於奔命而積弱習怯驅之不前往往恣虜深入伺旣去則

掠其一二情歸者以告捷甚則殺降拾屍展轉鬻
賣諸督撫亦姑聽之凱用微恩還譴於是戎律日
弛而內地之塗炭極矣二十二年八月虜犯延綏
遂至綏德州巡按御史殷學疏言賊入內地諸將
擁兵自保已而巡撫都御史張聰奏捷言總兵吳
瑛等選銳追虜獲首功百計兵部覆稱延綏遊兵
俱調宣大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
謂奇捷學按部隔遠聞警馳奏無容別議上謂學
顛倒是非調外任陞賞聰等有差十一月虜犯宣

嘉靖大政類編

下 虜

里

府二十三年正月虜犯薊州黃崖關二月犯大水
谷三月犯宣府總兵郤永等禦郤之給事中戴夢
桂言神京逼近宣大當掣所緩備所急部覆請於
陝西附近調兵馬二枝并前所調榆林二枝赴宣
大防秋七月獲虜謀劉天柱虜所用間諜嚮導皆
中國人而大同叛卒爲多山東河南保定等處
時有捕獲至是廼獲之于京師焉是月虜犯大同
前衛總兵周尙文禦之戰于里山之陽虜却走我
軍追及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九月甲戌虜犯宣府

由膳房堡入乙亥至順聖川戊寅至蔚州辛巳抵
浮圖峪副總兵周徹拒之虜夜走間道抵完縣保
定巡撫鄭重告急京師戒嚴癸未自土王溝越廣
昌統紫荊關亘四十餘里乃由大同出塞去於是
都給事中戴夢桂等言順天巡撫都御史朱方達
議掣兵太早宣府巡撫都御史王儀總兵郤永輕
信其言總督翟鵬漫無可否使虜得乘間入犯俱
屬有罪上命逮鵬方訊治方逮至廷杖之竟死杖
下鵬死獄中御史舒汀等復言掣兵之議兵部主

嘉靖大政類編

下 虜

里

之尚書毛伯溫郎中韓最厥罪惟均上是之令禮
伯溫職爲民廷杖最謫戍已而兵部上失事諸臣
罪狀擬郤永逮治上曰鎮巡責任一體柰何擬功
轍同擬罪轍異此弊匪止今日法既不平孰肯奴
死永姑從寬降二級令盡心防禦巡撫王儀降一
級邊方用二十四年正月總督陝西三邊侍郎張
珩及總兵官咸寧侯仇鸞言昨歲十一月虜犯永
昌我兵五戰皆捷斬虜酋狼台吉及虜衆百餘級
科臣言狼台吉首級未有明驗而疏內叙功鸞兄

弟與其椽史家丁皆與焉冒濫尤甚驚妄奏希恩不足信上命陞珩右都御史加驚太子太保仍詹一子餘諸臣陞賞有差時驚方厚結輔臣嚴嵩嵩力左右之以濫被恩獎所謂狼台吉者固在也自是而邊臣欺蔽日益甚矣二月御史劉廷儀按遼東言東州新安等堡累遭虜患殺擄人口五百餘馬牛羊稱是諸將不能禦又匿不聞詔革遊擊武鎰等職降都御史董珊總兵趙國忠俸二級七月虜寇延綏自寧塞堡入犯安塞保安等處總兵吳嘉靖大政類編下北虜

未虜襲遼東松子嶺殺鹵甚衆丙戌犯大同中路原任總兵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鴉鵲谷原任叅將張鳳戰死總兵周尚文率兵邀擊頗有斬獲虜乃遁九月虜犯遼東錦義十一月虜犯榆林官軍擊敗之二十五年二月虜犯宣府五月虜酋俺荅遣夷使堡兒寨等請大同塞求貢爲邊兵董寶等所殺總督侍郎翁萬達以其事聞兵部請嚴兵待之詔可七月萬達復言俺荅遁番文求貢上不許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臯奏稱虜衆四十萬在宣府獨石欲東西分犯請京營河南山東兵爲援上命京兵卽日啓行仍發河南民兵往是月虜自寧塞堡入犯延安慶陽保安安化環縣諸處所殺擄八千四百四十餘人會大雨虜乃引去總督侍郎曾銑言爲村李珍出塞搗巢斬首百餘級上嘉銑奇功賚之銀幣失事諸臣降罰有差時銑方與言厚善故得掩敗冒功如此八月虜犯西寧塞復犯雙山墩九月虜犯陝西梁家墩十月犯清平堡十二月總督侍郎曾銑請修邊牆因請復河套其畧曰

河套古朔方地漢衛青因河繕塞唐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國初東勝衛卽其地也後東勝內徙虜遂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河套虜得出入自由東西侵掠臣嘗審度機宜當秋高馬肥此虜利而中國詘之時也及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此中國利而虜詘之時也爲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乘其無備直抵巢穴材官驟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四十六

支矣歲歲爲之虜將遠去我乃並河爲塞置建衛所分戍卒修屯政省中國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唯聖明裁斷部覆調築邊復套兩俱不易而復套尤難宜從容計處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今銳能倡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銳圖上方畧兵部卽發銀二十萬兩聽其便宜調度二十六年正月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禦之敗績已而延綏守臣報虜將大入本鎮歲防宣大遊兵乞暫免調發上曰

陝西兵馬遠調比于長戍勞敝將士已失機宜今陝西有事卽當止調仍飭宣大守臣自行隄備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臯言連歲發京兵防禦薊鎮但非本鎮屬轄不足以應緩急乞止發二枝卽以其餘犒軍銀給本鎮募兵上曰京兵原不爲薊州而設宗臯前歲虛張虜警亟請京兵今乃欲扣賞銀爲募兵費輕肆不堪重寄令禡職二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宣府遊兵四營各路援兵五營分屯要害立法甚備近鎮撫官奏選各營精銳五千人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四十七

別立戰鋒五營及臨戰陣復自居後而驅羸卒爲前蔽今宜歸其兵于各營如舊上從之四月萬達復以俺荅求貢事聞言虜自冬春來信使疊至詞頗恭順倘今秋果不入犯似亦可許而曾銳復言三月中套虜近塞駐牧侵掠居民總兵王縉等選銳出戰斬獲甚衆虜移帳漸北上方主復套之議乃責宣大邊臣瀆罔令總督官申飭防禦時俺荅與小王子有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以其謀來告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邊臣方屢奉

嚴旨不敢輒爲請求矣十二月逮甘肅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鸞在甘肅久貪縱酷虐總督曾銑以防秋調河西兵鸞執不發爲銑所劾有旨奪鸞俸令按臣查勘銑又言其腹削欺罔諸不法狀上大怒乃逮治之已復逮銑初銑既疏陳復套事至是又陳其經畧之策上命會官廷議時上意已中變廷臣不知也兵部尚書王以旂等請先命大臣督餉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官紀功上諭輔臣茲出師果有名否成功可預必否此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四九

以聞於是嵩復疏攻言每事專決不過列署臣名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視顏在列上慰諭嵩如前旨言懼迺復上疏自明且求去上以其疏并下部院叅看尚書王以旂等會廷臣議言復套非策上責諸臣忍心觀望奪與議官祿俸令逮銑削言官以尚書致仕已而鸞逮至上疏自理因訐銑馭軍無法掩敗冒功而尅取軍錢鉅萬遣男曾淳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以故朋謀爲奸妄議復套疏下并訊錦衣衛具獄一如鸞疏上遂命釋鸞逮言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四九

尚文等陞賞有差尚文疏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卽所摧敗前此未聞今臣獨膺陞賞陣亡及有功將士未霑恩賚恐人心懈弛願辭陞賞之命少推恩將士上命兵部議賞格行未幾尚文卒兵部爲請卹典上不許給事中沈東特疏言之上大怒謂尚文連疏自伐功勞怨望多端束狂譏朝廷擅權市德廷杖之錮諸詔獄八月虜由松樹墩潰牆而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平虜等處毀寨堡村莊五十餘所殺軍民三千五百餘人九月虜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五十

犯榆林已復犯宣府遼東二十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力戰死全軍皆沒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逮詔獄各廷杖之耀死杖下宗臯謫戍邊八月壬戌虜酋俺荅糾合諸部大舉入寇至獨石邊外駐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兩河口官軍拒之不得入癸酉虜引而東駐大興州乙亥循湖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繒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折牆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抵密

雲轉掠懷柔順義引而南戊寅至通州分掠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仇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城上復從禮部尚書徐階議召鸞入衛出死罪將官戴綸等于獄令鸞調遣是日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師入援聽調副總兵朱楫叅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城中人心稍安已卯虜衆營白河東遊騎掠各村落去京堇二十里總兵仇鸞等兵至通州營河西自固守謙等營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五十

東直門外庚辰虜分掠馬林店等處焚湖渠等馬房執內官楊增等去辛巳自通州渡河向安定門鸞等邀虜後騎于小孤山斬首十三級壬午虜衆薄都城縱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上令百官集議闕下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第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時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壯之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遣近侍有才猷博辦官一員詣諸將營賞軍激厲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人

自爲戰逗遛觀望者必誅上嘉之卽陞貞吉右諭德兼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尋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陞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同提督內外諸軍務時鸞兵自孤山回至東直門外割死虜首六級獻之守謙兵薄虜營而陣以無後繼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上御奉天殿朝見羣臣甲申羣臣議上虜酋求貢事皆以爲不可許上然之是日虜退趨白羊口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尋殺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壬二

之初虜薄都城汝夔恐喪師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守謙營最近城最先傳播諸將士遠避不戰者皆以爲解二臣遂得罪乙酉逮直隸巡撫都御史王汝孝黜爲民丙戌降諭德趙貞吉爲荔波縣典史上責其沽名欺上也丁亥仇鸞逐虜于白羊口與虜遇軍士不戰自潰死傷千餘人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來川己丑始盡出邊人馬饑乏皆不能軍諸將不敢逼尾送至古北口外而返甲子從仇鸞議調各邊兵赴京防秋九月命起復兵部尚書翁

萬達回部管事時萬達被召總督宣大未至上遲之屢以爲問大學士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有觀望意上廼陞兵部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尚書尋降萬達爲兵部侍郎守易州已復黜爲民十二月虜酋俺荅求貢不許三十年二月邦瑞罷爲民以兵部右侍郎趙錦代之是月許虜酋俺荅貢市起用原任侍郎史道赴大同經畧邊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奏乞罷馬市令下之詔獄降狄道縣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羗堡共易馬二千七百餘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壬三

匹虜酋俺荅進謝恩馬九匹仍加賜之彩幣是月宣府開馬市于新開口堡虜酋把都兒辛愛等共五部入市易馬二千餘匹先是把都兒打來孫皆居迤北自庚戌以後收屬三衛夷人而居其地遂巢薊遼之間以故就市宣府自是寇掠無時春秋並入矣五月虜犯大同左衛七月虜酋俺荅執我妖叛蕭芹呂明鎮以獻上嘉仇鸞等功陞賞有差時虜方入市旋卽搶掠邊臣詰之則委罪於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

惡裔源丘富等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云
八月虜請以牛羊易穀豆朝議難之獨史道極言
其可許而宣大總督蘇祐等疏言虜牛羊衆非塞
下穀豆所能博易恐因而啓釁不如勿許便廷臣
皆以爲然於是上不許令史道回京十月延寧馬
市完虜酋狼台吉等凡易馬五千餘匹十一月虜
三入宣大邊搶掠人畜甚衆十二月虜酋卜吉哥
俺荅妹夫也住迤北赴市後期因向山西求市山
西不應則復叩大同守臣與市于大沙溝凡易馬
四百匹薄暮潛衆襲入復驅其馬及掠人口以去
已俺荅復進馬九匹牽馬三百餘匹求互市御史
李逢時叱去於是俺荅遂縱賊入掠一犯雙溝等
處叅將尚表等禦之皆敗再犯團山墩及威虜等
堡敗遊擊李桂佐擊朱漢兵事聞詔切責撫鎮諸
臣俾各修戰備三十一年正月虜數犯大同塞而
把都兒等復叩宣府求市撫臣劉璽言自開互市
大同寇盜不爲衰止而宣府晏如請無拘以一年
兩次之期容令絡繹開市部覆璽議可行但原限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五

銀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能守此雖一年數市亦
當聽之報可二月丁巳虜大入攻大同鎮羗得勝
二堡遂移帳並天城平虜駐牧辛酉由榆溝入掠
懷仁川已巳犯平虜奶河堡指揮僉事王恭力戰
死虜遂南下大掠懷仁而去諸將帥匿不以聞而
大同巡撫何思以虜退告上疑之趣兵部疾遣人
馳視具得其狀乃令逮叅將孫麒張騰遊擊劉潭
于詔獄副總兵王懷邦等各革職戴罪自効總督
蘇祐懼獲譴屬虜使丫頭智來求市喉通事林叢
蘭誘而縛之以擒獲聞詔斬之于大同市梟首各
鎮祐等僅不蒙賞賚而已於是代府饒陽王充強
言總兵徐仁日恃虜和培剋戰士及烽警狎至一
籌莫施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
諦審輒以游言誑闕下及使者賁幣至邊實無一
虜諸將惶懼招與爲市副總兵王懷邦幾爲所擒
投賄于賊乃免虜以是益橫至使右衛山陰東至
陽和天城間烟塵四起汗流萬狀將來地方莫知
終極乞亟垂省問拯北門剝膚之災上覽奏卽令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五

逮仁詔獄思懷邦華任聽勘麒麟潭俱論死四月
虜犯遼東前屯指揮姚大謨等戰死備禦指揮王
相率兵禦虜大戰于寺兒山殺傷略相當虜引去
相復遮擊之矢竭被創死指揮張策等及麾下士
死者三百人五月命暫留宣大選兵勿調先是從
仇鸞議每歲徵大同兵九千人宣府兵三千人入
衛號曰選鋒命鸞將之給事中朱伯辰李幼茲等
極言其非策比之守堂與而舍門庭而是時宣大
數苦虜患鎮兵寡弱不堪戰守兵部亦以爲可憂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壬戌

迺疏請罷焉八月鸞死追戮其屍是月虜犯大同
平虜衛深入朔應馬邑等州縣殺掠數千人九月
庚辰虜三萬騎入弘賜堡散掠大同左右衛及安
東十七衛壬午虜騎萬餘入威遠堡掠朔州山陰
等處乙酉虜分哨攻山西三關西至大黃梁東至
廣武站丙戌乃引衆北去壬辰虜寇寧夏殺擄甚
衆乙未虜犯宣府癸卯巡按宣大御史蔡朴疏乞
罷宣府馬市上命各邊馬市悉令禁止十月虜酋
小王子打來孫等寇遼東錦州三十二年二月乙

卯虜犯山西河曲老營堡諸處壬申虜犯宣府新
開口叅將史畧戰死三月虜犯延綏總兵李梅戰
沒閏三月虜犯大同上榆林堡及高臺平虜等處
時馬市已罷而夷使償杓兒等六人尚羈留在邊
總督蘇祐奏請所以處之者詔第禁繫之如故五
月虜犯遼東副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虜四十七
級七月丁巳虜酋俺荅把都兒等大舉入寇由大
同弘賜堡下渾源東寧靈丘廣昌等處已巳入寧
靜菴口散掠大峪南溝等處急攻挿箭圖等峪關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壬戌

南大震辛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率兵
援紫荆時虜前哨已有越浮圖峪而南者鳳玉夾
擊之虜馳去鳳玉復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
傷過當壬申虜以騎來戰綴鳳玉兵分道自廣昌
紅紗坡石門峪北遯八月乙亥虜分兵東犯蔚州
西關平州關入掠代州繁峙等縣丙戌套虜駐鄜
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爲所屠掠且徧乃移營中
部以關涇原會霖雨連夜乃遯時虜入內地二十
餘日所殺戮搶擄殆無餘類總督蘇祐上諸將首

功凡三百九十有五巡按御史毛鵬則言諸將開壘觀望恣賊荼毒及賊既飽欲而去則取其畸零病棄陳功告捷乞治諸臣罪上從部議以官兵遇虜出境歸功玄祐令兵部分別奏請陞賞失事者各按臣覈實以聞九月虜由大同平虜衛入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都御史趙時春督兵禦之陷虜伏中總兵李淶等戰死全軍皆沒時春棄軍而竄僅以身免巡按御史等一泐劾時春輕率喪師罪竟置不問三十三年三月虜犯宣府嵩峪等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五九

堡六月虜犯大同五堡左衛威寧等處總兵岳懋迎擊之于青圪塔陷虜伏中力戰死是月虜酋把都兒射書宣府城中乞開市守臣以聞上不許七月虜犯大同掠平虜衛等處散掠至朔州凡十餘日乃北遁九月庚子虜數百騎犯紅井官軍襲敗之乙丑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自虎頭山突犯潮河川總兵周益昌憑牆禦却之三十四年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叅將趙傾蔡等禦之敗死四月虜犯宣府青邊口堡叅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

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是月虜騎寇掠黑松林及小沙溝莊浪叅將吉慶匿不報爲巡按御史詹理所劾詔罷慶任六月虜犯大同鎮山墩叅將馬芳等與戰不利八月虜大舉入寇分犯宣大山西等處總兵歐陽安督兵遮擊于朔州川頗有斬獲虜乃遁去九月戊午虜自宣府龍門入寇犯懷來保安辛酉引去叅將馬芳夜襲其營斷其衆爲二奪獲人畜衣糧甚衆虜迺西奔張家山出境十一月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五九

兵部尚書楊博類奏各鎮戰守功請告廟社叙諸臣褒賞之上札諭閣臣曰防秋是邊臣本職歲要加獎殆與雇夫無異大學士嚴嵩請今歲姑與之明歲乃已上許之於是總督許論王忬等各陞蔭博亦加太子少保蔭一子已而給事中丘預達等請自後邊臣報功疏無得繫覆俱下御史按覈列狀奏請上然之三十五年六月虜犯宣府黃王梁等處遊擊張鉉率兵千餘人迎戰敗死一軍盡沒八月虜入陝西窯兒間墩掠神木等縣十月虜掠

大同紅門隘及老營等堡十一月北虜打來孫等
犯遼東總兵殷尚質等與戰敗死亡其卒千餘人
已復屯青城分犯一片石三道關等處總兵歐陽
安拒却之三十六年二月虜入大同破胡堡殺守
備唐天祿等犯威遠平虜井坪已復有萬騎屯天
城攻毀村堡三十二所三月乙酉虜犯延綏副總
兵陳鳳戰死丁亥虜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
賴壬子虜酋把都兒等由流河口犯永平遷安等
處副總兵蔣承勛戰死越二日虜乃出境癸丑虜
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六月虜犯宣府叅將祁勉
等戰死八月虜犯義州殺指揮姚良任等九月虜
入大同右衛抵應朔懷仁諸州縣攻毀七十餘堡
巡按御史路楷言其失事狀已復言總督楊順率
諸將敗虜乞錄順等功而治失事諸臣罪順遂獲
廢一子原衛千戶其顛倒功罪至此十一月虜婦
桃松寨來降挑松寨者庵荅子辛愛之妾也私通
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請大同新平堡求降
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自謂爲奇功送之闕下辛愛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全

遣騎求索不得迺縱掠大同諸墩堡圍右衛城數
重順恐詭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易其逃
婦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及收
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之出塞西走乃陰
告辛愛辛愛執而殺之圍右衛益亟道路梗塞烽
火斷絕三十七年正月順與路楷連疏告急於是
給事中吳時來疏言順寡謀納侮掩敗冒功而楷
比周爲姦尚書許論雷同附和俱當治罪上令逮
順楷詔獄命兵部侍郎江東往理總督事黜論爲
民而起原任尚書楊博代之已復令博總督待事
寧回部四月黜大同巡撫都御史朱笈爲民時右
衛被圍六月餘矣城中折屋而爨括牛馬而食勢
危甚博應召趨大同東與巡撫楊選總兵楊承勛
選集土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大兵至拔帳北
遁東等以是月壬辰入右衛城事聞上命徵東還
而留博在鎮視事閏七月虜犯遼東副總兵劉岳
等拒却之八月虜犯甘州十月戊辰虜犯遼陽總
兵楊照等擊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壬申北虜土蠻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全

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虜不得進迺分騎潛犯里谷墩邊山等處把總馮時雍死之其明日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十一月虜人遼陽東州等堡三十八年二月庚午虜酋把都兒等自潘家口入渡潦河而西進逼三屯營遂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西至薊州南至玉田諸縣已卯乃出大安口而遯是歲虜謀大舉謀者預偵知之將入屯駐會州屬夷影克哈孩等爲之嚮導詎稱虜欲東犯義院冷口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卷三

以給我師總督王忬遠分兵而東諸所分布主客兵號令數易人馬疲于道路虜遂乘間由潘家口入事聞降巡撫順天都御史王輪二級調外任總兵歐陽安等論死繫獄令忬戴罪防秋已而御史方輅言忬調度無策貽害邊疆宜亟黜別選代之上命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逮忬詔獄論死忬以失嚴氏父子意故楊照歐陽安之捷董資銀幣至是遂得重譴竟死西市時論爲之稱枉焉六月虜由大同入犯轉掠宣府駐內地凡旬日

會久雨乃分道引去八月虜犯宣府土木堡遊擊董國忠等戰死十月虜犯遼陽遊擊賈冕戰死三十九年二月大同總兵劉漢自鎮河堡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百七十餘隻時虜衆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搗巢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是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丙戌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人掠二百餘人戊子入寇一片石等關四月己未虜犯遼東廣寧大掠而去辛酉都兒等寇寧夏

嘉靖大政類編

下北虜

卷三

河東七月乙丑虜酋把都兒等犯薊西遊擊胡鎮等拒却之庚午大同總兵劉漢等搗虜巢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大邊之外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築城居之構官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時虜酋俺荅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于豐州守其老弱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居板升如故於是漢謀之巡撫李文進部分叅將王孟夏等夤夜疾趨豐州鼓噪奮擊斬首八十

三級生擒六十七人焚其宮殿居室衛自馨弟自
橋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往返凡五日捷聞總督
都御史葛緒與文進等陞賚有差九月庚午虜犯
大同辛未屯朔州川山西總兵王懷邦倉皇不知
所出乃佯棄戰馬千餘啖虜使緩行急引兵自靜
樂入太原聲言繞出敵前實則避之甲戌虜遂移
營而南攻山西盤道梁越關大掠已卯循代州以
南轉掠五臺崞縣壬午出寧武關北遯事聞革懷
邦及大同總兵劉漢職十二月虜犯遯東自海州

嘉靖本政類編下 土虜

李商

東勝堡入南趨耀州堡轉掠海蓋熊岳等堡殺虜
男婦六千餘人所焚劫廬舍畜產稱是失事指揮
王胤祖等下吏鎮巡官楊照侯汝諒以去任不問
四十年正月虜自河西踏冰渡河寇掠五花營守
備王世臣等戰死四月虜犯延綏自鎮靖堡入殺
縶塞卒三千餘人住龍州十餘日始遁時虜患猖
獗而軍實日蹙內帑山給頻繁諸邊臣率恣意侵
漁以供賂遺充私橐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
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

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
三千兩薊州三十七萬四千兩密雲十四萬五千
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它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
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
蓋浩穰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
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於是戶科都
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
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絕若是各邊侵冒之弊
誠不能無尤莫有甚於薊遼總督許論者今宜較

嘉靖本政類編下 土虜

李商

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
定執上從戶部議令論回籍聽勘已而郎中許汝
驥閱視薊鎮還極言其行伍不充戰守無措上切
責總鎮官欺肆令論候勘明并治巡撫張珝降一
級調外任總兵張承勛等各革任降級論尋覘職
已復陞右僉都御史霍冀爲戶部侍郎總理宣大
薊鎮糧餉冀與總督楊選勛上薊鎮糧餉不敷之
數因言薊鎮主客錢糧自庚戌年南京運始發至
庚子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客錢糧自庚戌年

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三萬矣往時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副參遊守添設至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度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遼保分番征調已十餘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顧民運通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責成以釐宿弊疏入上是之九月虜犯居庸岔道口十一月虜折牆入陝西寧夏邊分犯螺山鐵柱等處進逼固原循下馬關而西鹵掠數日始遯四十一年四月虜酋土

嘉靖大政類編下

李

蠻等犯遼東破東關驛錦川營五月虜犯遼東副總兵黑春等敗之已復犯遼東黑春引兵逆戰陷虜伏中死之虜遂大掠海金等處深入七百餘里殺擄幾二萬人留邊內凡十五日十一月虜犯山西神池等處大掠數日而出總兵吳徵許爲與虜戰報功御史王好問劾之詔革徵任逮問是月延綏副總兵趙苛等督兵出塞搗虜巢于半坡山菽麥湖斬首一百九十級時各邊多以搗巢爲功然所俘皆虜中老弱及中國被掠人又常爲追騎

所及失亡健卒兵部嘗言其無益有害乃至奏捷則槩叙陞賞焉四十二年正月虜犯宣府滴水崖由黑漢嶺南下敗參將宋蘭等兵遂掠隆慶永寧等處駐東西紅山窺岔道原任總兵劉漢力戰卻之賊遂西行據虎皮寨會大雪乃遁出入凡七日二月虜犯遼陽副總兵楊照敗之未幾復犯長安堡照又敗之九月照率兵出廣寧塞襲虜夜失道中流矢死遊擊線補衮等力戰博虜斬首二百餘級十一月丁卯虜衆自墻子嶺入犯京師戒嚴詔

嘉靖大政類編下

李

宣大總兵馬芳等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戊辰虜大掠順義三河等處分兵圍下店時總兵胡鎮孫贖遊擊趙濤方率兵赴通州迎敵聞虜圍下店引兵救之虜騎大集圍鎮等數重贖濤死之鎮潰圍出已巳江東馬芳等及各路入援兵俱至薊遼總督楊選及巡撫徐紳懼得罪則提兵赴京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皆相仗不戰虜遂大掠諸縣鎮所殺鹵無算及虜以乙亥日引去諸將望塵尾之疾徐以虜爲節虜至鴿子洞參將郭琥設伏待

之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谷等處以去時虜疲極失道眾亂諸將無敢發一矢第稍取零騎及失道疲憊者報首功凡三百七十級部覆謂二百年未有之功東等各優加陞賚焉十一月斬總督侍郎楊選于市流其妻子初朵顏夷人撲我哨卒四人以去俄而夷酋通罕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罕子懼則擁原撲哨卒夷至邊請易其父通罕者虜酋辛愛之妻父也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并釋諸夷獨留通罕要其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本入

諸子更迭而質因疏聞自詔方畧且爲諸文武臣請賚上從其請及是選與徐紳以失事逮繫論死上謂選質通罕父子致引虜入再命錦衣衛訊鞫下法司議罪法司請依接引境外奸細起謀律卽時論斬故選之得罪獨重紳得減死戍邊焉四十年正月東虜土蠻等犯遼東總督都御史劉燾等言諸將拒守功且言虜人犯時值海水暴漲虜騎陷沒者衆上謂海神效靈詔禮部議祭告燾等陞賚有差燾之滑稽善幻類如此九月虜犯山西

老營堡遊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四十四年五月虜犯鎮武堡遊擊楊維藩禦之遇伏陷沒六月虜突入延綏黃甫川關城焚掠凡四日廼去八月虜酋黃台吉帥輕騎犯宣府洗馬林過暗莊堡把總江汝棟伏銳卒二百于堡中出而搏之幾獲焉爲其部將冒死奪去黃台吉傷重昏瞑越日乃甦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參將魯綱等禦之敗死四十五年三月虜犯遼東備禦苟麒等禦之敗死虜自西平出邊轉掠河東鹽場等處清河守備卽得功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北虜

本入

扼之於張能谷口斬首五十七級驅還所擄掠甚衆七月乙未虜犯宣府深入至丁寧水峪口丙辰虜寇延綏巡撫陳其學遣都司馮時泰等搗其巢陷沒虜大掠數日而出十月套虜寇固原總兵郭江等禦之敗死副總兵時鑒爲虜所執失亡士馬幾萬自偏頭關入寺塢堡殺守備左保及官軍甚衆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掏窰害畧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

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
秋已則乘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
居西內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
餉勅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
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
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
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
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及
虜潰牆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爲築堡之說者使
嘉靖大政類編下 北虜 七

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此
邊兵不振之敝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
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
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
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敝也山陝入衛
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董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
加以批糠沙土之揮禾終歲勤瘁不獲一飽乃又
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
敝也近年議討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
一夷欲不戢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
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
衷之敝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
賞情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缺糧工役無歇
懸鵠枵腹手持敝器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
不行之敝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
校虜襲虛遂議每秋留延緩兵一枝再防一年固
原寧夏一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
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更

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茲二疏觀之籌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畧而債帥培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選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糧芻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謂營伍逃缺則食宜贏餘何廼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

南倭

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齎方物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真偽宗設遂殺瑞佐而素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其黨竄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宗設等奪舟遁據指揮袁璉以去事聞上切責鎮巡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兵科給事中夏言言醜夷恣逆沿海無備宜遣風力近臣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嘉靖大政類編 下 南倭 主
撫臣按視預爲區畫其倭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集議詔遣戶科左給事中劉穆往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穆至會巡按御史王道鞠之具獄上部覆素卿謀叛中林望等故殺俱論死防禦失事官謫戍奪俸有差得旨如擬然素卿竟不伏誅也四年五月琉球貢使鄭繩歸國令賞勅轉諭日本國王捕送元惡宗設及佐謀倡亂者虜去官民仍優卹 不者將閉絕貢路徐議征討從廷臣議也繩等未至溺死九年

琉球陪臣蔡瀚等來貢日本國王源義晴因託貢表文乞宥素卿罪歸國并乞新勘合金印復修貢獻禮部驗其文俱無印篆言夷情叵測宜勅琉球國王傳諭如前肯然後斟酌奏請自是貢使絕矣十八年閏七月源義晴復差正副使碩鼎等來貢浙江鎮巡官以聞上詔所司嚴加譯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毋得私相交通以滋禍亂碩鼎等至京宴賞如例國王王妃及使臣各有加賜碩鼎等因乞給新勘合及歸素卿等并原留貨物部議謂夷情譎詐須令悉繳舊勘合通易以新素卿等罪惡深重貨物已經沒入俱不宜許以後貢期定以十年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艘違者阻回詔從之然所云擒獻元惡歸我掠人者置不問也尋詔所司促令歸國顧竟以待汎越明年始歸蓋每貢則盤旋內地凡三載云二十三年八月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而各夷嗜中國財物延歲餘不肯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沿海巡視備倭等官故縱之罪部覆如節言二十

嘉靖本政類編

下海條

主

六年三月貢使周良等以四船六百人至春明春貢期守臣阻之以風爲解乃具疏聞上切責諸司疎玩令巡撫官亟爲處分及宋素卿會否處決一并查奏而是冬海寇犯寧波台州人情惶擾越明年則貢期已及矣巡撫都御史朱統爲之請於是良等以二十八年六月至京宴賞有差復加賜如前初部議夷使非正額者悉罷遣之統力陳不便良因自陳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船往往匿海島爲寇增一艘者護貢舟也禮部不得已請百人外量加賞犒且云百人之限勢難遵行請相其貢舟斟酌之報可是時東南承平久官邪民困瀕海奸商多駕巨艘出沒夷島中肆爲奸利海上寢寢告警朝議從御史楊九澤請設浙江巡撫兼制福興泉漳四郡而以統爲之尋以給事中葉鏗御史周亮言改爲巡視統性精廉勇於任事顧乏將畧又年暮功有滿喇伽商艦泊浯與月港奸民私與貿易乃統乃下令嚴通夷之禁諸奸惡事洩乃率兵巡捕之其人頓足格鬪爲我兵所

嘉靖本政類編

下北條

主

擒統與參將盧鏜海道副使柯喬謀不問夷民首
從殲其九十六人張首功奏捷而指其所繫者二
人爲佛郎機國王聞者嘆之御史陳九德劾統專
擅濫殺罪詔罷統下鏜喬吏遣都給事中杜汝楨
卽訊之汝楨訊報一如御史言於是鏜喬論死繫
獄統先已仰藥死巡視官罷不復設日本自近年
兩貢中經阻回往來內地日久習中國虛實乃諸
亡命惡少奸商黠僧又爲之指畫嚮導三十一年
四月遂駕船百餘艘衆萬餘人自浙江舟山象山

嘉靖本政類編下北濟

主

等處登岸攻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
居民無數民間動輒稱倭來相恐喝矣事聞乃改
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
建許以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爲分守叅將
克寬請募徐邳盜爲兵詔從之三十二年二月倭
犯温州克寬率舟師破之三月海寇王直糾集各
島倭夷大舉入寇自台寧嘉湖以及蘇松淮北濱
海數十里羽書狎至是月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
五日四月丙戌浙江把總夏光等破賊于松林港

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乍浦所往來平湖海寧境
上縱橫肆掠凡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戶百戶七懸
丞一所傷官兵無慮數百人竟徜徉奪舟去戊子
犯太倉燒燬關廂公私廬舍癸巳破上海丁酉攻
吳淞江所南匯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掠江陰庚
子掠海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縣羅拱
辰禦却之賊浮海走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
九級甲辰陷福建福寧州崇興所五月巳酉攻海
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癸丑復

嘉靖本政類編下南廣

主

入上海殺指揮武尚文宋鰲焚官民廬舍及倉廩
俱燬壬戌陷浙江乍浦所流劫奉化寧化等縣叅
將湯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餘
衆奔路遁于海時倭勢猖獗南兵脆弱遇賊輒望
風奔竄大猷克寬雖間有斬獲而東奔西陷勝負
不能相半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
以克寬爲之而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
詔皆從之都給事中王國禎又言巡視之設於諸
司黜陟可否一無所與事多掣肘展布爲難迺改

忤爲巡撫而應天鳳陽山東遼東巡撫都御史各
勅令兼理海防自倭夷入犯真倭無幾大率倭居
十三叛民居十七所劫掠皆子女財帛地窮擄寇
穴席捲殆盡倭亦屢所欲思歸矣六月倭東遁江
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有倭幾三百人失風舟壞
不能去克寬及僉事任環列兵守之日久未克九
月復有倭由華亭滌缺登岸流劫金山衛等處移
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擊之斬首七十三級生擒
十四人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是

嘉靖大政類編下 南倭

七

月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寨知府董士弘
率兵圍擊殲之三十三年二月上海倭犯松江府
敗官兵殺縣丞劉東陽巡按御史孫慎疏劾克寬
及都指揮梁鳳儒怯不前但伺賊入海則督陸兵
登岸則督水兵故與賊相左以觀望塞責宜治罪
詔革克寬鳳職戴罪立功以通叅參將解明道代
克寬以盧鏜代鳳三月南直隸續至倭二千餘人
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處克寬擊敗之於採淘
港斬首百八十級寇復掠民舟入海趨江北薄通

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
遼東俱震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我軍半登賊突
出乘之殺士卒三百餘人四月乙亥浙江倭犯嘉
興盧鏜等禦之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兵百人溺
死五百人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賊
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遂陷嘉善盡焚沿河
運船辛巳犯海寧壬午揚州衛千戶洪岱等督兵
援通州遇賊戰死乙酉浙江倭自嘉興東掠入海
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焉五月進薄蘇州府大

嘉靖大政類編下 南倭

七

掠於是都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溫景葵等疏言倭
寇逼近留都乞調兵給餉簡總督大臣重其事權
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故事上從部議命南京兵
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
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溫景葵兵部
主事張四知往山東調民兵一枝及青州等處水
陸槍手共六千人令叅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
聽用并懸賞格有能擒斬首惡王直等者授世襲
指揮僉事如直等悔罪率衆來降者亦如之已而

國禎等言招撫非策且許渠魁以重爵尤非政
上乃命經一意勦賊賊首不赦惟脅從願降者
之不死時大同虜患亟上復特陞王忬爲副都御
史巡撫大同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忬七月
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海俞大猷擊敗
之於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於長礁八月參將
李逢時許國以山東兵至逢時率兵先進敗倭於
新涇橋復追敗之於經店鎮國從間道襲賊至採
淘港賊伏中兵潰溺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全

之事聞逮應天巡撫屠大山等下詔獄大山黜爲
民國逢時與總兵解明道俱論死山東兵尋遣還
時刑部主事郭仁請勅令朝鮮宣諭日本國王部
議謂倭奴方得志恣肆非可以言語馴服且猾夏
之罪不懲而綏以撫諭於國體未便朝鮮國近止
表獻俘心存敵愾復令轉行宣諭恐亦非其心
上從部議九月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淮揚兵備
副使張景賢擊殲之十月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
論張經縱賊誤國罪部議言經調兵未至山東兵

恃勝致敗非經失律但經本以南京參贊之職
制東吳內外牽掣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專以平
寇責成別選一人代其參贊上是之改經右都御
史兼兵部侍郎專督軍務十一月倭屯據柘林突
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督兵與戰
于烏程之窯墩我軍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復入柘
林十二月突犯新市百戶賴榮華進薄賊乘勝陷
伏中死諸兵奔北嘉善知縣鄧植弃城走賊遂入
縣治屠掠甚慘二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
德轉掠塘棲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
鶚等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爲進止採
淘港窯墩之戰許國劉恩至又皆以背約銳進敗
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
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底定遂籍籍以玩寇爲經
罪矣二月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請
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差田賦募餘力察賊情遣
視師部議謂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督臣
將率不必別遣餘皆下督臣約行會崑山罷間府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全

丞朱隆禧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文華隆禧之疏似不同泛奏者今南破北虛豈爲國之道耶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怨讎時君忘先聖大德卿等集兵部科臣令盡忠猷以告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恐請罪言文華之疏臣等已酌其可否題覆隆禧所奏設巡視則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皆駁寢之臣惟祖宗制倭絕其朝貢自來不言及市船意良有謂且浙直所徵調策應獨恃漳泉之兵

嘉靖本政類編

下南倭

全

若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安得藉其力而用之今兵力四集平倭可期而邊臣矢力奮猷亦足禦虜倘所任不効則請治臣等之罪疏入得旨此疏有何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處以聞豹等益惶恐上言便宜五事上責其撝拾舊聞塞責令豹降俸二級侍郎翁溥等奪俸半年該司官降調奪俸有差已遂罷豹以總督薊遼都御史楊博代之仍切責經令尅期勦賊尋遣文華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盖文華本謀而輔臣嚴嵩薦之也文華本

嵩私人遂貪緣爲上所嚮用既出憑寵自恣所歷毗卽立摧扑之百司震懾財賄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甚焉三月蘇松兵備副使任環敗倭於南沙墅四月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鍾富黃維等俱死文華因急督戰冀以掩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竟不聽文華以此銜經已而保靖

嘉靖本政類編

下南倭

全

永順兵俱至越數日破倭于江陰又數日川沙窪倭及江陰倭俱出江東遯五月朔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分遣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來東南用兵未有得志若此者然文華論經惑于湯克寬怯懦之計玩

寇殃民疏已先數日發矣疏至上以問大學士嚴
嵩嵩對如文華言遂詔逮經及克寬陞應天巡撫
僉都御史周琬爲兵部侍郎兼原職代經無何捷
書聞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雲顧雲潞袁
世榮等言經功足贖罪宜令乘勢搗巢以殲醜類
若再易帥恐悞事機請姑召還錦衣使者上覽疏
大怒謂其惡直阻法令各廷杖五十黜爲民已而
上心疑之復以問嵩嵩言經實養寇殃民且以大
學士階本爲證又言文華憤經不戰與御史胡宗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金

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而繼至文華誠忘身殉國
然必藉巡按力宗憲宜與文華同賞上遣錦衣衛
官齎賜文華宗憲銀幣經克寬逮至俱論死經以
是冬死西市天下冤之是月癸丑柘林倭焚巢出
海東遯乙卯任環及大猷敗賊於陸涇壩文華騰
章報捷且攘生江涇之花爲已功然自經被逮所
調集兵皆洋漢不用命代經者又庸駑非濟變才
卽原任總兵何卿沈希儀統川兵至祇坐糜廩餽
無尺寸功由是倭患日新諸客兵復爲地方所苦

東南事愈不可爲矣丁巳倭犯常熟殺知縣王
鄉官叅政錢泮六月庚午犯上虞遂犯會稽流劫
杭州西歷於潛昌化甲戌三丈浦倭駕舟出海大
猷遮擊之沈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餘級丙子
倭犯江陰殺知縣錢錚戊寅環大猷敗倭於鶯豆
湖俘斬百餘人餘奔嘉興辛巳黜琬天寵爲民改
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
史代琬陞宗憲代天寵時師久無功文華陰委罪
二臣以自解宗憲又素與文華比故有旨謂琬病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金

甚天寵恃酒廢事特黜之仍勅文華悉心督察命
禮部鑄關防馳賜焉乙酉副使王崇古敗倭於靖
江七月乙巳有逃倭自杭州西掠者沿途傷亡至
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追急突入歙縣黃栢源
口流劫績溪旌德涇縣南陵官兵望之輒奔潰蕪
湖縣丞陳一道爲賊所殺賊趨太平府時操江都
御史史褒善駐太平遣兵千餘禦之大敗賊引而
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直趨
南京犯大安德門其酋衣紅張蓋沿小安德門往

來窺規趨秣陵岡去是月惟許浦白茆港訪倭出海大猷督把總劉堂等追擊之於源江北頗有所獲文華迺疏言三丈浦源江北之捷請告廟獻俘并叙諸臣功得陞賞焉八月倭自秣陵關過溧水縣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已復趨宜興武進抵無錫惠山寺我兵追及急擊之奔游墅關都御史曹邦輔督兵圍之會柘林賊出海者爲風飄旋凡三百餘進據陶宅港邦輔慮二寇合且爲大患乃合兵四面感之賊殊死鬪

嘉靖本政類編

下南

全

殺太倉衛指揮張大綱士卒傷亡亦衆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邦政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我兵追之盡殲焉初文華聞賊且滅趣赴蘇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銜之甚猶謂陶宅寇乃殘孽可剪與宗憲謀簡浙兵精銳者得四千人親將之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勦東西並進賊盡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我兵死者千餘人直隸兵陷賊伏中死者亦二百餘人已而浙江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人

攻之官軍見賊即散走燾董以身免由是賊勢愈熾文華益慙憤疏言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微倖功捷乞加懲寃宜重失文華意亦言邦政雖有斬獲功然實違節制當罪部覆謂二寇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今第令邦政戴罪自效俟事平之後乃論賞罰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蓋文華與嵩相表裏如此十月陶宅倭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親督分兵五哨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開洋賊亦復回登岸巢于川沙

嘉靖本政類編

下南

全

建於是南京給事中朱文漢等論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庸儒不職狀詔令致仕而御史周如斗極言客兵不足用宜停徵兵之令申勅督勵鄉勇亟靖劇寇而罷何卿沈希儀部覆皆從之十月倭二百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劫黃岩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十一月乙未倭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東等衛閩中倭患自此始矣辛丑有倭二千餘人自海洋駕舟先後入川沙窪與舊倭合壬子倭八十餘人自海鹽

登岸劫掠爲官兵所藏戊午倭五十餘人犯平陽殺指揮和嵩等又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庚申倭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已復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閏十一月已巳周浦倭悉衆東北奔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餘級賊遂入川沙窪復與巢賊合諸兵日夕伺擊之賊乃焚巢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追之及于老鶴嘴擒斬二百餘賊復奔上海之新場先是給事中孫潛夏祜論文華顛倒功罪欺誕悞國

嘉靖大政類編

下

文

有旨令矢心秉公視師圖效文華既不自安又知賊未易圖有歸志因遂疏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乞還京供職越數日諸兵潰于嘉定之高橋克新復督兵擊賊西陽邑梅等兵復潰爲賊所乘士卒死者十之四諸軍奪氣比文華乞歸疏至上許之十二月還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場倭陷伏中土舍彭翅等與其所部俱死之三十五年正月福建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橋時賊勢日熾惟海上間或告捷而

客兵太多不受約束川兵皆逃去無一留者楊宜袖手無策且懲張經之禍諂奉文華極其卑悞文華雖厭薄之然不怒也文華與宗憲厚亟欲以宗憲代宜既還朝上諭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言曩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非人若罷宜以宗憲代之卽餘寇可立殄上深以爲然會御史邵惟中劾宜上特詔罷之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爲異同乃推南京戶部右侍郎王誥上命陞誥代宜時上深以南寇爲憂疑文華前言不實屢以

嘉靖大政類編

下

文

問嵩文華聞之大懼謀所以自解者稔上喜告許乃許默部試選人策目有云漢武唐憲以英唐興盛業晚年爲任用匪人所敗此語實爲謗訕自臣奉命還京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追臣論劾曹邦輔則嗾給事中孫濟夏祜媒孽臣及宗憲黨留邦輔延今半年南中之事大壞昨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上覽疏大怒逮默詔獄論死詔默宜

民逮邦輔來京問王諾仍舊職宗憲陞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按察使張景賢爲僉都御史代邦輔邦輔逮至謫戍默竟瘐死獄中未幾而部推文華工部尚書上大悅曰此推甚得人其陞尚書兼太子太保以賞計發不臣之功四月倭船二十餘艘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慈谿大掠軍民死者數百人江北倭流劫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官於江中而柘林乍浦等處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大猷邦政擊嘉靖大政類編下南倭

牛

擄賊毛海峯等助官軍擊之擒斬百八十人先是宗憲奏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并招通番商犯既奉命旨遂以寧波府生員陳可願蔣洲往及可願還言自定海開洋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峯等言曰日本國亂島夷不相統攝須過諭之乃可杜其入犯我輩以窮自絕實非本心誠貫其前罪得通互市願殺賊自効宗憲以便宜許之故海峯等遂來附云宗憲復遣使至桐鄉諭賊首徐海陳東解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東不從留攻一日始退屯乍浦二人由是有隙宗憲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爲內應海計擒東及其黨百餘人以獻而自率所部別營梁莊官軍遂抵乍浦用火攻之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虜男婦七百人餘賊遁入海者指揮鄧城引兵追之沈其舟無一人得還時寇自黃浦七丫港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仙居趨彭溪鎮者盧鏗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賊勢日衰矣海既聽撫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稍出營

鹵掠至是官兵俱集文華與宗憲謀遂督師直誘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噪從之海等投火中相枕藉死於是浙直倭寇悉平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時出劫掠我兵環守之是時客兵悉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等兵始至宗憲乃留春防汛而簡精銳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會臘月大雪大猷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戰大敗歸擁柵自固我兵積薪草以棕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江南之倭寇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卷三

盡矣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倭犯江北先一舟自如臯登岸凡七十餘人官兵合勢急擊殲之于白蒲鎮庚子倭大至自呂四場等處登岸凡二千餘人流劫海門壬寅至通州攻城不克分掠如臯泰興復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已酉至揚州數日進犯高郵復犯如臯至泰州五月癸丑復犯揚州山東徐州兵禦之皆潰賊遂薄新水關攻掠矢及城中已又犯淮安府掠船四十餘艘旋入寶應煨官民縣舍辛未犯天長都司沃田等禦之敗死賊遂

入縣治復入盱眙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參將劉顯擊倭大敗之賊乃駕舟奔遁自刀門潛沒洋而去時方遣兵部侍郎江東督山西保定河南等兵赴淮揚防勦捷書聞廼命東還八月倭使僧德陽等至詔遣歸初生員蔣洲與陳可願同往諭日本可願先還洲留諭各島至豐後島爲所阻留惟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回被擄人口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給勘合修貢護送洲還而楊宜前所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卷三

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亦行至豐後豐後島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島夷義鎮等不知也宗憲疏陳其事言豐後有進貢使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有金印回文而非國王名稱但其進貢還掠真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情其使遣令傳諭國王鈐制各島縛獻叛人方許請貢部覆如宗憲議止令浙江布政司移咨風示義鎮等轉諭其王報可迺遣德陽等歸十一月宗憲誘擒海寇王直等直與王激集宗滿謝和王汝

賢皆中國奸商導倭入寇者直徽州人也宗憲
直同鄉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
蔣洲諭意許直等自新且寬海禁通東夷市直等
大喜卽傳諭各島島主源義長等裝巨舟遣夷目
隨直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時議
者競言其不便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覺
事中變先遣激見宗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今兵
陳儼然卽販蔬小舟無一近島者得無詒我乎宗
憲百方諭之終不信乃從其言遣激出而以指揮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倭倭 名
夏正爲質直與宗滿汝賢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
自繫獄待命具以狀聞請戮直姑准義長等貢市
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
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以爲不可而江南人詢諸
謂宗憲納夷人金錢數十萬爲求通市貸死宗憲
聞而大懼追還前疏盡易之言直等死在不赦惟
朝廷處分臣等當率兵將殄滅餘黨本固復言諸
奸逆意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審處永絕禍源於是
嚴旨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艦環夷舟守之

吳目善妙與謝和等移舟據舟山爲固時使倭
德陽清授尚未歸島德陽居舟山道隆觀清授居
定海七塔寺會直就擒諸夷竟殺指揮夏正焚道
隆觀以德陽去而宗憲亦請用洪武年間故事發
清授于四川禪寺安置而直竟坐梟示宗滿汝賢
發戍邊是冬福建倭犯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
都御史阮鶚取布政司庫銀數萬兩及緡數百疋
金花千枝賂之併遣以新造巨舟六艘俾開洋去
御史宋儀望給事中劉祐劾之上大怒命械至京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倭倭 九五
問鶚厚賂嚴嵩嵩曲護之得罷爲民三十七年四
月辛巳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溫福建興泉等府沿
海郡邑同時登岸焚劫丙申倭陷福清執知縣葉
宗文劫庫獄殺擄男婦千餘人癸卯攻惠安殺知
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福清倭自海口出
港叅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福興倭患
曰是少熄六月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
縣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仕僉事王德亦死焉
時舟山倭阻岑港而守諸軍攻之不能克已復徙

柯柯於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私誘王直啓
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宜罪上以宗
憲去留今在廷集議廷臣議宗憲功多當切責留
用上手各曰逆直罪浮丘富本宗憲用計誘獲小
人嫉功會彼奏上玄瑞通遂有言宗憲仍舊用心
平賊以副簡眷蓋謂其方獻白鹿故也十一月柯
梅倭駕舟出海泊于福建之浯與經年乃遁聽撫
賊毛海峰復移衆南畧建屋而居福興潮廣間紛
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三月倭犯象山縣海道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九

副使譚綸督兵敗之四月倭船數百隻轉掠揚州
海門等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沙廣東
饒平海豐海陽倭突至者二千餘大掠而去福建
新倭大至攻福寧州不克乃攻福安寧德破之福
興漳泉無地非倭矣江北倭趨通州據白蒲鎮副
使劉景韶擊殲之再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
衆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叅將曹克新等禦
之大戰于姚家蕩賊敗走姚莊我兵縱火焚之前
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廟灣通政唐順之督兵

之不克賊閉壘自固伺間乘風開洋遁已而江
南三沙倭復由海門登岸犯江北景韶督叅將丘
陞等擊敗之于邵莊追至鍋團陞馬蹶爲賊所殺
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北諸兵盡屬
顯連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二月倭寇六
千餘流劫潮州等處尋遁去是歲福建倭寇充斥
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垣降之又破寧德縣
殺叅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與泉漳三郡城以外
皆爲賊藪倉厫懸磬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

嘉靖大政類編

下南倭

九

竄入賊中爲之謀主羽翼甚至掠行人發墳塚量
其家貲索贖持贖往來恬不爲忌諸將帥冒功飾
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遮擊攻
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尅復爲功上下相蒙
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
之貪縱欺誣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詆猶得以
風土不便調外則由賄嚴氏父子云四十一年八
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
倪祥十一月攻興化府城陷之殺同知奚世亮據

賊中凡三閱月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
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上令逮宗憲詔獄勒閒住
浙直總督遂罷不補四十二年正月福建巡撫都
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請亟計處兵食上從部
議起丁憂叅政譚論統浙兵千二百人往以副總
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而江西兵一枝則令撫
臣自擇良將星馳應援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爲僉
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都指揮歐陽
深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
嘉靖大政類編下 南倭 卷六
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抄之賊焚舟還屯平海
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
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
婦三千餘人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
猷對壘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乏不爲備繼
光卽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壘而
衝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蕪爛之無遺者蓋
此舉爲閩中戰功第一云四十二年繼光復擊仙
遊殘倭破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洋又追及

於滄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
入廣東會兩廣南贛撫臣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
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
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
將遁報效副總兵湯克寬設伏待之擒斬二千餘
人四十四年三月倭犯通州呂四場官軍禦之賊
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等迎擊之於
海中沈其舟斬首百餘級蓋自是倭寇絕矣九月
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先是言者欲比廣東事例
嘉靖大政類編下 南倭 卷六
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巡撫都御史劉畿言浙江
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奸民牟利啓釁
覆轍具在若復開市舶是開門延寇也戶部亦以
爲然事遂寢
茲編始事於癸巳秋脫稿於丁酉春詞不能工聊
存故實藏之笥篋不敢示人頃命書史覓之則已
侵蝕蠹蝨未漫滅屬有目青弗能再加訂正念數
載精神所萃難忍弃捐爰口占數語付諸剞劂之

役

萬曆己酉夏六月望日鳳翔謹識

嘉靖大政類編

下

商侯

一百

嘉靖大政類編二卷

三通
館本

明茅元儀撰元儀字止生歸安人茅坤之孫茅國
縉之子也崇禎初以薦授翰林院待詔尋叅孫承
宗軍務改授副總兵官守覺華島旋以兵譁下獄
遣戍漳浦而卒是編記嘉靖一朝大政自禮四郊
以下計十九類抄本多缺訛末有萬曆己酉跋語
記茲編始事於癸巳脫稿於丁酉藏之篋笥已侵
蟬蠹屢有目眚弗能再加訂正爰口占數語付諸
剞劂之役然則當時蓋別有刻本矣

平巢事蹟考一卷

〔明〕茅元儀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巢事蹟

考一卷》提要

明茅元儀平巢事蹟考一卷首有自序

一篇末附上面未在大目馬議一篇因初鈔本

誤收在後錄誤許漢生為老許氏者故出于收

得之蓋與舊鈔履誦筆記同云

元祐年秋九月

茅氏著者多言遠下於陸時多勸入禁中在常山口精切

成務閣讀一授名陳尉傳堂家以書無信云送還子少者研石

余在子成悔不暇顧不意預有一時之過又後進至乃於為撰錄者遂計之故有二子一書史板

大所漫圖文正公文集二卷茅元儀在武四十歲時於上秋李年時有人送圖在武不送子得錄者

日再來後先人送即通函致書者凡物在武有錄者或成于錄之則其樂於述之者

此書曾從國學海藏錄有之後平明

陸務谷刻市房齋藏書收以此種類曰宋

張人潤此據元人鈔本蓋皆不知為茅氏生所

著也四庫全書雜史類存目一據正其誤然其書

氏為點畫所依刪去原序而不云其後附有西南書

大目馬議則似未見全書予意孫書時以議中一用

之以通收而似終宵過茅語殊沙忌師以先撤去耳

此書自底完具而兵前仍闕敘行事仍不存補上

明二記



固然也唯漢之黃巾唐之芝
巢與本朝之劉趙輩丁太平之時忽然自起天若為之然
漢唐釀無窮之禍而本朝仍謚寧之禍亦時為之也今日
之流寇與劉趙等似不足深慮而四方之民望風而從積

日之久已半仙芝竊憐焉虞其事之似唐也唐之禍極
於後五年及今而圖可以無唐之大決裂然考古所以鏡
今也唐方始禍之時沙陀五百即殲賊之十四唐之謀臣
唯恐夷囁華故使巢得操天下破兩京及諸道之師盡壁
都城終莫敢先登始召雁門之帥而鷄軍四萬遂奏全捷
然餘燼猶降秦宗權圍趙犂困朱溫苟非克用振其餘勇
底平之事何可庶幾夫用夷之禍在洊歷內地周遊城郭
艷風土之繁盛習武備之剽殺為生心憂不旋踵驟勝
必驕久聚必潰宣不深長計哉然蒙有三疑焉移唐祚者
朱溫也非克用也溫乃巢之餘黨耳苟無克用溫之得為

所欲為豈不早哉雖乎此一也四統之所以為唐禍者
容也至今日之夷則窮而歸我久服戎行遠官隨征本朝
歷有典制此二也即恐其囁我弱而艷我盛登萊之役彼
之出入中原亦已久矣此三也但須統帥得其人駕馭得
其道耳用忠義沉悍之將而無使貳心之屬為之帥此統
率之道也昔以名將使統率者猶為之屬則指臂之勢矣
監以文吏使所過之地芻食無缺殊毫無犯此駕馭之道
也不早是務必使禍極而圖之終無與于此而唐之已事
不灼然乎走在士伍不與謀大計然陳子公能屈指而計
吉者唯其習耳巧不過于習之門走竊自料巧固不能習
則未敢多讓也姑節略往事為平巢事蹟考使知者自考
焉

元儀自序

防風茅元儀止生輯評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眾數千人起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尚君長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眾應之巢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故也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虜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為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兵并聽處分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唐鄧遂寇淮南諸州復攻

蕲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隨仙芝傷首其眾諠論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眾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鄂州七月共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有疑忿若在麾不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

仙芝陷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於狗脊嶺巢於是月陷濮州五年正月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僭據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

將兵七十人隸宋威：復奏加誣毀若勦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曹元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遣者亦萬人迺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尚讓帥餘眾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未下讓推巢為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饒信等州九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達諸州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

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曉勇事昌為兵馬使是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多鄆人故徒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群盜為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澶州係晟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

相請除巢率府從之巢待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于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自將萬人於大庾嶺趣廣州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壁桂水尾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十月徒駢淮南十一月巢士卒罹瘴疫死者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尚讓追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巢趣襄陽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仗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待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帥多易置之廣明元年淮南將張璘及巢戰于大雲倉敗之三月盧攜奏以高駢為都統迺傳徵徵天下

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且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今朝逆軍振則從而誅之大將軍帥鐸說駢曰妖亂百萬所經鎮或若跡無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為首彼眾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北渡長淮何以振束中原蹈覆必矣駢駭然即令出軍有呂用

之者以左道媚駢頗用其言懼師鐸有功奪已權從容謂駢曰明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盡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為公良畫莫若觀衆自求多福駢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其別將遂陷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陷宣州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主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馬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駢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折箠而擒之及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駢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

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携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遂稱風痺不復出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詔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潞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稱留後于是潞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唯取丁壯以益兵十月陷申州入潁宋徐克之境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其至鎮討焉盧攜曰盜賊

無敵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不能入關必還掠潯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憚且今發兵守潼關令孜荐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杞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子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將之巢陷東都首守劉凡章師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曰今孜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使^扼關下合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

自關左禁坑入夾攻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蠻服
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賊
詔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
己乃歸罪盧攜貶為賓客分司攜仰藥死薦王徽裴徽同
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
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
帝自金光門出唯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
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
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
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謂于道
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害通巨寇且幸與元微兵以圖
恢復卿可糾合隣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
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
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
以尚讓為太尉以其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豆盧瑑崔沆
于琮劉鄩匿民間巢搜獲殺之唐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
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
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樓壁巢
殺之夏綏鄆度使諸葛爽降於巢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
討賊畋曰賊勢方熾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

勸政後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
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黈曰以
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
固知人心固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
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整器械
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
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詔
召畋：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巢遣使調
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
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焉
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虔存結盟引兵
營於渭北政元中和陳敬瑄遣兵奉迎幸成都曰今孜亦
勸上：從之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趣
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三月朱溫陷鄆州詔以鄭畋
為京城西面諸營都統蕃漢將士赴雅有功者并聽以墨
勅除授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巢遣尚讓
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
尾陂斬首二萬餘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翟碩
謂曰賊勢方熾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

北方維胡屯於崢嶸西獷悍暴橫嶺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說
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請奏
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
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及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
達旦諸部萬人赴之有州刺史拓拔思恭奉党項羌也糾
合夷夏兵會鄆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使齊
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効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
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
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
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四月唐弘夫屯渭北

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也武功鄭畋也
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衆東走程宗楚先
入弘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譁呼出迎爭以
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
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
十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
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五月高駢以雙雄集廣陵府舍占
曰城邑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去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
舟二千艘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托風濤為阻竟不發
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岐降之皆以夜宴急召楊

復光左右曰周公將不利于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
此不可固全即諸之酒酣復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
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
子而臣賊乎岐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親奉而心國
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
遣牙將鹿宴弘晉揮王達韓建張造李師恭龐從等八人
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六月以鄭畋為
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
留後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入討
巢二人皆詳所獎援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河陰掠鄭

州而東及彰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
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遂詳歸朝璠伏甲于七里亭并其
家屬殺之九月高駢罷兵還府十月天平節度使曹全晟
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也興平時鳳翔倉庫
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
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留務安
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
以時溥為節度使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為諸道都
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
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

辟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岐王重榮為司馬諸葛英康實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拔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察使三月朱溫據同州以鄭改為司空同平章軍事一以咨之李克用寇蔚州四月王鐸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武寺汪源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分寧鳳翔屯興元保定雖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于華州執以殉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于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致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俱悉鑿舟沉於河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棄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巢喪二州怒甚將軍數萬壁梁山重榮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諸道軍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

巢前日敗鹽虜賊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十一月黃巢兵勢尚強復光曰鳳門李僕射曉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爾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喻鄭從說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說從說厚贈之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幟曰鷄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

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日令收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構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節還屯鐸功將就而謠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曰今收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宰相請加賞以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三月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遞計發兵三萬控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進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勳康君言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英取河陽李克用

復敗尚讓於零口遂取華州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何
中將白志遠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
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
去多遺珍重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意追賊遂逸去詔克用
同平章事斬梁相崔瑋楊俊光露布王重榮七田待敵率
士當衛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自收同華進
逼京師李克用自遣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
遣前鋒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
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進賊尚有堅陣來抗官軍
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輦楊守忠等齊驅直入合勢夾

攻自邠至申辟克大潰自望春宮戰賊至昇陽殿合圍其
賊即時奔逃散入商山自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名破
敵摧鋒鴈門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克用時年二
十八于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
目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六月巢使其驍將拉稽將萬人
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于巢初陳州刺
史趙犇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
為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
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
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

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
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
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
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為持久之計
時民尚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春磨寨七月以李克用為
河東節度使鄭畋為司徒田令孜陳敬瑄令宗相節度使
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從逆之乃罷為太子
太保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令孜大喜九月以時
溥為東西兵馬都統四年四月周岷時溥失全忠等以黃
巢兵尚強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

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
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拔之巢懼
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為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
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勇士數十千人因
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于中牟北王
蒲渡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師其
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
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兗句騎能屬者緣數百人晝夜
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裏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
乘輿服器符印得時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

州朱全忠襲之走還晉陽二月尚讓敗黃巢于瑕丘巢伏誅巢甥林言新巢兄弟父子首來降林亦伏誅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封李克用隴西郡王十二月王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彥禎之子從訓圖而殺之掠其侍妾新廷不詰改元光啓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皆尾凡十年

附上南京呂大司馬議

為直陳賊寇第一奇策來時第一奇會事竊惟流寇之患歷代皆有而莫甚于唐宋黃巢之禍今劉家當鼎盛之時而不幸寇勢酷似之若非速為撲滅流禍漸遠元氣漸剥姦邪漸生非盛世所宜有也語有之觀已成事以策之強而撲滅之者終歸于沙陀之賜兵非此則雖諸道之兵合集却敵如熊如貔豈其乏人又有王鐸以宰相為都統楊復光以監軍効死力終莫敢嬰其鋒以收復京師今合數省之兵以擊寇而寇不見威縱橫自如坐困且難何況盪洗此非夷丁不足以勦寇亦易見矣而今之夷丁又非若沙陀之種有李克用者狼心反覆之為之將特以饑寒而來歸命一用之以逐奴而奴已據五城終於宵遁再用之以征賊而孔有德望風而解菜園但攻城非其所長故遊魂今日猶在耳然有德之終不敢出登城而決戰者亦畏此也昨見兵垣有調關內外夷丁三千之說甚為得机然賊衆矣恐騁軍尚須四萬則此之三千未為萬全但關上用兵之時更不可調幸近見宣大總制張公有疏稱有卜石兔部落不願隨掉西遷技降入境除收補本鎮七千之外尚有餘人欲發山右真保河南等處勦賊愚竊以式古准今用夷盪寇此第一奇策也因宣大投降之夷丁

有強可用無恣可虞此第一奇會也但道路驛驛漢丁不免何況亥丁所至之地即有折色亦必須本色以供人馬故必用名將督攝而監以知兵文職方易為調劑目下本部誼當發兵剿賊不唯為根本至計亦為

宗社遠謀然此中兵力可否稱任無從明鑒似當確行此策以奏膏功恐糧餉無虞則譬如募兵安家須用本部之銀今此丁不須安家即用為月餉每丁每月一兩五錢每馬九錢加之頭目犒勞等費不過八千金而可以為三千丁一月之需治四月之糧不過三萬二千兩便可奏功萬一過此為日不多不妨別為之計即委監者收發不入將

手更易銷筭但馬匹器械廩甲無可區處此當一而題諸一面移咨宣大總制盡為借給量同舟之誼必無不應凱奏之日厥功共之使此賊不滅恐其近戈終為晉惠巢主廣州又入關中乙事可鑒亮無不洞悉也但須早斷以早致蕩平寬至上內顧之憂慰天下雲霓之望耳

平巢事蹟考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茅元儀撰是編因明季流賊猖獗官兵不能禦元儀建築欲用宜大降丁勦之因謂唐黃巢發難時沙陀五百即能殲其衆而唐人疑不肯用迄至亡國故敘錄其事冀鑒其禍而用已說其大旨見自序中然亦一偏之見自古以來召外兵以救內難無論克與不克未有不終於致亂者也書中所載始於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作亂迄於中和四年平黃巢皆全勦資治通鑑之文有刪除他事不盡者如乾符五年鄭畋盧攜憤爭南詔事是也有偶遺本事者如廣明元年漏載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而其下敘王重榮事突出處存之名莫知所自來是也蓋元儀姑借巢事以寄意故疎畧至於如是耳

先撥志始三卷

〔明〕文秉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先撥志始

二卷》提要

先撥志始三卷題曰天若遺民著據四庫存目知為明文秉撰
秉字孫符吳縣人大學士震孟之子然第二卷記蘇州民變有
邵輔忠貽書一驚急以文震孟姚希孟入告之語似不當直斥其
名豈以紀載之體述其原書故不為私諱歟庫目本二卷上卷起
萬曆紀天啓四年下卷起天啓五年至崇禎二年七本雖多一卷
然所記上卷必有溢出者殆傳寫多合之不同或江南通志六卷
本可輕勝諸本也書中記三案始末視諸稗史為詳實可喜
乙未嘉平既望吳下所收三卷重加莊補而記之

先撥志始小序

四明為沈一貫

齊為元詩教

楚為宮應震

浙為劉廷元姚宗文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嘆

於門戶也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

於四明蒙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

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

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

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

天若序一

今以玄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

迨逆賢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

摧折者必東林人也否則必不求異於東

林者也凡逆賢所尊顯者必四明人也否

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

則乃滅亡而庶恥道喪誦附成風孰甚於

逆賢之時教豫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贊

襄逆賢諸人馴至於烈皇之時所謂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

謂天不祚明不在於震驚九廟闢逆犯順

之日而萌於慘戮名賢璫黨煽熾之日又

不在於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人而釀於

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人詩曰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予年來屏

居深山先世遺書一寄不可復返日長如

年迨憶家庭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甕中至

今春而甕其滿矣因出已意稍為次第首

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

天若序二

邪正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

之於早也後之君子流覽於此其於邪正

之辨得失之故亦洞若觀火矣乎

甲申重陽日天若遺民題於南溪石室

先撥志始叙

三代盛衰著於詩書周之季也王迹熄絕而春秋繼作筆則筆削則削而亂臣賊子懼此後世之史所由為重於天下也嗚呼吾歷觀諸史而天下國家亂亡相隨續者豈非以小人哉他無論矣漢高建不拔之基先武恢中興之業賢聖之君六七作誠以為曆配殷周矣而閹寺蠹之濁亂天下炎祚遂斬唐太宗負不世出之姿臻三代

石氏序一

之治而開元之初文治武功無忝厥祖雖其間禍亂相尋然狡虜强藩舉不足以滅之而刑餘掃除互執國柄而李氏不祀宋興除五代之穢跡攬王政之餘風忠厚立國重道崇儒誠三代以後之盛朝也而權奸朋比斥逐正類中原遂喪南國以亡嗚呼小人之禍國家莫宦官朋黨若矣有一於此而不至滅亡者未之有也國朝至光熹之際尚忍言哉逆閹蓄窺伺之心為攘

竊之計其不為新莽武氏者幾希矣故斥戮忠良毒流縉紳禍不可解而餘奸遺孽復揚其波以斷削國脉當是之時宦官之禍千萬於常侍軍容誅戮之慘什伯於黃門北寺而朋黨之奸又倍蓰於斥元祐黜道學也則合漢唐宋之所以亡者而亡哉國雖有五帝三王尚能善其後哉吾故儲仰數十年間未嘗不流涕而痛哭也天若遺民心知其故而痛傷之慨然曰余聞之

石氏序二

先人曰國朝之亂由於門戶門戶之始由於建儲而不謂卒以此而遂亡也於是原本家學網羅舊聞上自神廟下迄于烈皇帝勒成一書名曰先撥志始以授不肖而屬之序不肖受讀卒業掩卷而歎曰此書出而使後世洞然知國朝之所以亡而列聖無失德而先公未竟之緒又以此而克大也昔司馬文正作通鑑始於三家為侯而識者謂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

之端而遷固著書必推本太史叔皮以母
隆前人之緒二者此書脩之矣而不知文
正遷固之所以不得已於書者即夫子作
春秋之意也吾故晰其事而首揭春秋大
義以為之叙

乙酉仲春方山石民敬題於木筆亭

石民序三

先撥志始卷上

天若遺民著

神廟嫡母為仁聖陳太后生母為慈聖
太后中宮為孝端王后而生光廟者孝靖
王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所私幸必有
賞賚隨侍文書房內奄即註明某年月日
并記所賞以為驗孝靖宮人也年稍長矣
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卮以進遂御
幸焉賞頭面一副既而諱之孝靖有娠神

廟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曰無之慈聖命
取內起居註相示神廟面頰發赤慙愧無
以自容慈聖好言相慰謂我老矣猶未弄
孫若坐男社稷之福也母以子貴寧分羞
等耶而鄭貴妃與帝戲輒呼老嫗：暗行
譏刺帝默不自得也光廟於十年壬午八
月丙申生一應恩禮從薄蓋本於此光廟
既誕生冊封孝靖為恭妃越二年福王生
即封生母鄭為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疏

言貴妃以孕育蒙恩恭妃誕生元嗣反令
居下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乞降旨首
冊恭妃次冊貴妃又須明詔冊立元嗣為
東宮以定天下之本有旨姜應麟疑君買
直好生無禮降邊方雜職給事中楊廷相
等御史陳登雲等疏救不聽應麟既奉旨
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帝入侍慈聖故問
曰外邊官人們說該早定長哥如何打發
他帝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宮中呼太子
為長哥宮人

為都人慈聖曰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
亦由宮人進御也帝惶恐伏地稱死罪不
敢自是立長之議聖意堅持不回實凜慈
聖之諭耳鄭貴妃負盛寵福王既生即
乞憐於帝欲立為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
大高玄殿紫金城
西北門供有真武頗著靈異帝
偕妃詣殿行香要設容誓因御書一紙封
玉合中貯貴妃處為信後廷臣敦請建儲
慈聖又堅立長帝姑割愛定立既立後

遣使往貴妃處索取玉合封識宛然內所
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帝悚然懷負誓
之誓從此二十年中不敢復詣大高玄殿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及大節東西兩宮
同諸貴妃俱詣太子聖母前行慶賀禮時
鄭貴妃有寵帝意難之因托言欲候中宮
生子以為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
繼上聖怒所由來也大理評事雒于仁進
四箴疏帝大怒特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欲

加重處既畢令宣光廟福王來見首輔申
時行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
皇次子蘭芽玉茁足徵螽斯之慶帝笑而
領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冊立東宮明春舉行工
部郎張有德欲掠之以為己功因以大禮
屆期儀物未備為請帝大怒有德罰處并
停明春冊立之典歙縣許國進公揭謂有
德誠所宜罪但冊立之旨既已頒行王言

如綸不可逾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
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
名實不知也首輔素得君見諭旨嚴切慮
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臣方在告實
不與聞冊立大典聖心既有主裁即徐
亦自無妨往例閣揭竟留御前無發出例
帝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
塞許國之口時接本者于孔蕙也孔蕙見
有閣揭即對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

輦下喧傳首輔實有二心密劾擁戴於福
藩國雖席藁待罪而於首輔不無心嘆焉
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
原揭以歸衆論益沸爭罪值日科臣羅大
紘大紘疏辨并奏首輔中書黃正賓特疏
奏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
有大於建儲者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
彈章蠶起正賓廷杖大紘制職餘處分有
差許國予告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

東王錫爵之赴召也門下士某進三王並
封之議可以結王知仍無碍大典王深善
其說至朝遂發其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內
閣王邀大宗伯羅萬化語之故羅亦唯々
絕無不可意次日而並封之旨下矣旨云
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今皇長子皇三
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齡欲暫一併
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
便擇日具儀來行諭旨既下舉朝大譁光

五

少卿余杰寺丞朱維京王學魯給事中王
如堅先後疏爭維京疏尤切略曰前此奉
二十年冊立之旨今忽改為分封之詔歷
觀列聖皆在幼齡冊立宣宗以洪熙元年
英宗以宣德二年憲宗以正統十四年孝
宗以成化十四年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
虛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
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
星一耀所冊者即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并

責元輔王錫爵縱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
詔寧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旨朱
維京出位要名的係祖訓所言奸臣本應
依訓處斬姑從輕同王如堅俱發邊遠充
軍余杰王學魯俱革職為民錢允元王就
學急過妻東寓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
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妻東猶執辨無過慮
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之迨
發而圖之蔑有濟矣妻東慨然良久曰即

六

當有處明日遂力請於上得寢前詔云
光廟誕生後恩禮甚薄年十三矣與母居
景陽宮猶同臥起鄭貴妃與帝言皇長子
好與宮人嬉且言非復童體帝遣使驗之
孝靖大恟曰吾十三年同卧起不敢頃刻
離者正為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實告帝
自此有疑於貴妃以後所言皆不入矣是
年出閣講學後四年以皇長子行冠禮又
三年冊立為皇太子次年成婚冊妃郭氏

即孝元也 光廟未出閣時有旨明年皇
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俱從簡略禮科
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期講讀官已
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
仗請不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止允其預
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之儀餘俱停免伏
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妄瀆
着罰俸一年已而工科黎道炤疏言皇長
子出閣講學命下有旨下戶部買辦金珠

七

王寶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貴
者道德若珠玉玩好進退錯陳豈作法於
初之意哉張貞觀事關職掌義難隱默乃
蒙罰俸等云有旨黎道炤明白黨救同類
好生可惡着罰俸一年張貞觀降雜職調
外吏科許弘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
而臣等之言日輕自皇上以黨救見疑而
臣等之罪目重自皇上回言愈重言者之
罪而臣等効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大

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為皇上爭是非恐非社稷之福也有旨弘綱罰俸一年貞觀革職為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光廟以皇長子出閣講學故事講以已刻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勿輟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諸講官立殿門外時尚未賜戴煖耳光廟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講官宣言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

分珍重即講官忝居禁近亦上應列星若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奄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行檣出始克竣講帝聞之亦不罪也郭以此受眷東朝妖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諸官進講時竊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孤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蓋初出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云光廟出講岐嶷不几每講閣臣一人入立看講御案

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光廟出講銅鶴下轉而東西而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賜內監移銅鶴可近前此雖不明言意已默寓衆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講官劉曰寧講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光廟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衆官既退相語真天縱不可及也

前妖書
即閹鉅圖說跋而標名曰憂危
疏議

東吉得閹鉅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偽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忌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設餌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欲廣風化胡不持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私竊我詔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

朕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叔中直擬繼述光朝聖母置太后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母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誤矣曹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思厚則報恩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叔中又引先朝女訓為戒彼乃母后臨朝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

十

及此或曰今古賢后妃多矣胡闕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闕說獨首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灾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幾將成呂秉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鑑四正彩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收露

難容乃上憂危一疏有是言乎曰憂危一疏又稱忠義肝胆況此一劄急淚胡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倫矣胡獨闕此曰嗟乎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舉冊立將萬之誰若歸此而前功盡棄歸彼而後患自招何者不言之為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述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

士

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親昨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當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統國商人各有見又何責倫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上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斯非九廟早訓吉所能為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起召之日

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或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勲夫唐奄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常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賊毋自取禍可也予故曰呂

三

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而退燕山朱東謹跋

此萬曆二十六年事也先是刑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閨範一書帝以賜貴妃妃捐貲令鄭國泰重刊增入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時先廟年已十七歲冊立久稽外庭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疑呂潛通宮禁擁戴福藩故書內云：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托圖說逢迎

掖庭語侵貴妃全椒知縣樊王衡疏中直指帝為不慈光廟為不孝貴妃為不智妃聞泣訴於上二臣皆謫戍至是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鄭承恩洪其道白所知薛亨呂坤等以張劉等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大也名曰憂危竑議戚黨疑其出士衡手張位教之鄭承恩遂疏奏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并及王衡與位乞

三

行逮問帝審係匿名遂止不完 給事中王德完疏請為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司打問招上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杜遮離間天倫好生可惡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革職為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完重如為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擾為王德完重再未上本已而吏部尚書李

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嚴
旨切責應文磐各罰俸一年 王公之被
杖也帝欲立楚之杖下大監陳矩監視杖
畢復命帝問死未矩曰將死矣帝遂不復
問人謂王公餘生矩實保全之 帝始專
寵貴妃而疎孝端辛丑歲聖躬抱病甚篤
後曠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也而有
戚容淚痕猶濕及現貴妃竊密有所指揮
宮中事秘外庭勿詳也帝由此蓄怒於貴

妃

妃又前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皇長子賜
一玉碗命貴妃代為收藏至是突索所賜
玉碗時年月稍遠司帑者偶爾遺忘屢索
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帝遂震
怒升殿命抓宮人首來祖制升殿則宮眷
不敢進恭帝以此難貴妃也妃即毀冠服
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
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議冊立
儀制先廟遂於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

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
福二宮

後妖書

或題曰國本攸關內題曰續憂
危結議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
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
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
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
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定乎
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恪何以

十五

稱乎今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
之故從官不脩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
也曰改立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
子抱以鄭貴妃之專擅曰天轉日何難哉
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朱名廢
廢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
固然矣但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
無變亂乎曰過哉子之言矣夫仕宦者皆
是豈有一人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

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乎或曰衆附之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勢矣文則有戎政尚書玉世楊巡撫孫瑞提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有錦衣都督王之楨都督俞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戚畹則有鄭國泰又有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子何以知

十六

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者如姚廣孝豈止富貴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楊陳汝忠則請難之兵取諸京營而有餘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瑞在真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未公私人也二王者未公卿人也私

人卿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義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則己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以來無不陞者而王親王道化本內

十七

有名竟不陞豈其材力出諸萊傭下哉蓋蛟門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不錄亦王之楨有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而退萬曆三十二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掌河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申書前妖書起雖未行嚴究帝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東廠

太監陳矩據實奏聞帝震怒着東廠多布
旂校用心密訪并着在京各緝事衙門在
外各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
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公四明沈一貫也兩
人俱註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鯉入
直時訛言沸興上下猜疑歸德於閣中供
一天啟聖聰牌朝夕致禮帝覘知之以為
暗刺甚怒時有蜚語聖心頗為所惑四明
欲借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歸德御

太

史康玉揚疏叅僧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
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
與金沙干王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下
稱方內弟子郭為南宗伯時榜示驅逐達
觀乃至京由內奄聞於慈聖於是大瑞戚
畹宰官居士崇奉一如江南玉揚等擬借
此以興大獄且謂江夏榜逐意達觀藉此
紆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立事
徐楨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

被逮令內侍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偶被
誣累勿因禁他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
舉密奉四明意直疏叅江夏及歸德疏中
言中城兵馬劉文藻捕獲遊醫沈令譽劉
本稿大有踪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囑托遂
寢其事又言郭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
傾陷楚王正域出京後曾坐小轎私至鯉
家三次云：歸德亦疏辨求罷不允四明
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嘉慶家人

十九

素鯉供稱伊主為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
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尚文供稱採聽妖書
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而
止江夏時寓楊村踪跡之者趾相錯於路
復以疑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并
楊于世劉柏等皆註誤下獄又以令譽供
出王立起官臺事時王立新補刑部中太
倉王士騏在吏部實道他之往來寄信者
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察處已而

士騏王立各疏辨俱革職為民錦衣直房
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據
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告人鄭福
成厥衛諸人見之咸慙且怒不數日遂緝
獲皦生光蓋番後於生光寓中搜出羅文
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為証遂據此定
招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都
督王之楨題緝獲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

二十

簾婦人二名趙氏陳氏生光供稱原係順
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為事二
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周御
史批順天府問革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
走來京潛住雙塔寺後臣委理刑百戶崔
德多方研審將先年所撰奸書粘布各巷
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文冊內有候
之門仁義存而妖書中亦有此語且其筆
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奉旨爾厥衛

會同九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
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
八年八月惠在皦生光家刻過詐騙包繼
志揭帖木板一塊本年十月內又刻妖詩
小木板一塊三十年六月內又刻岸遊稿
十二張至本年十月半在刑部街遇生光
說我有書几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跟到
其家將書三張串錢五十文本板二塊遞
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舖內刻藏掩

三十

著些勿教人看拿到演象所廟內簾下靜
處刊刻次日伊子皦其簾來催二次又次
日日落時分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
出錢四十五文與惠收訖隨將妖詩示惠
惠伏認無辭又將皦其簾提出面質言俱
相同又將皦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教聲然
奸逆不止於刊字之質証詩內幾欲惑國
本是即妖書內國本攸關也戴首皆吾君
是即妖書內長可立次未必不可立也其

他候之門仁義存種：相類等語奉旨刊
字匠徐惠既已承招還會同廠衛府部九
卿科道嚴鞠皦生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
黨之人研審明白一同具奏 廠衛等衙
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之奸
黨以正國法今日臣等研審皦生光招稱
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盡苦楚皆由皇親
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
大逆故初刻妖詩再刻岸遊稿猶以為動

三

不得他續造國本攸關一書密催徐承惠
刊刻令子皦其簾黑夜擲鄭皇親家及閣
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去鄭皇
親必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也至於文武
官僚萬：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既會官
研審面對明白逆犯皦生光着錦衣衛拿
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發問擬應得罪
名來奏

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

太保尚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
聖旨云：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
之私敢為誣訕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
因而震激宸衷溷清國是此真神人之所
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臣等切齒此因恨不
窮治以謝天下恐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
擬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
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
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款

三

較重叅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為皇
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入既所不敢而
為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
安摠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
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叅詳數四未敢擅
擬等因本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旨這
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
稷例處他卿等便覆來 本月念一日具
官蕭大亨等題為奉旨覆奏事云：臣等

覆看得皦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即重擬不為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於官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為重輕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旨皦生光輕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

二五

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著會官處決仍梟首於人烟湊集處倘有奏擾的以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從該衛即查寫來談衙門知道

附妖詩

五色龍文始碧天識書特地湧祥煙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枝壽御前松風社客題臣偶從郊外貴家庄拾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大筆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

羽黨成矣瑯琊所謂公孤臣家為誰則豈商包紕也也包紕猶銀貨金則以金錢行間語曰臣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時光廟未冊立故稱皇長子

附十大說

十大說云皦揚光即生爾忘之耶爾有大心不獲而乃規：於小怨乎爾有大名見

二五

汚而乃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於小侮乎爾有大雖不報而乃規：於小怨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於小患乎爾有大實受誰而乃規：於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賞能甘而乃規：於小乏乎爾有大才不試而乃規：於小過乎此十大者信大小者信小皦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

日有感援筆漫書浼蔣無功錄一通張之
軒側旦暮起臥觀之 生光會審時御史
余懋衡特向衆官云昨夢觀音大士說妖
書係生光造的聞者莫不匿笑傳入禁中
帝亦為絕倒焉御史沈裕厲聲向生光云
妖書確是你造作如何不招生光已不能
言怒目切齒而去沈後奉差出都屢見生
光為崇遂卒於途中文華殿中書趙士禎
山東人素慷慨有膽略妖書事起遂杜門

二十六

不出過後屢見生光索命竟致不起人咸
謂妖書出趙手非生光造也 帝於妖書
初起即召皇太子至大聲諭云哥兒你莫
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早些開門
要些開門又遣司禮太監田義口傳聖諭
內閣我今親朝聖母回宮而諭慰言及戒
諭皇太子云我的意愛教訓你也知道你
的純善孝友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
妖書離間我父子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

拿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
著閣臣寫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
賜與你還有許多言語因忿怒動火難以
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汝細加看
誦即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云言
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
簾隨賜膳品四盒手合四副酒四瓶傳與
先生知道大禁中嚴密一啟閉問天語丁
寧如此張差之梃帝已灼見於十二年前

二十七

矣 光廟元妃孝元郭后無子妖書事定
帝特選淑妃以侍太子左右孝和皇后與
焉踰年生熹廟時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宮
人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獨步殿陛間傍
徨候命司禮太監陳矩得報立奏帝即轉
奏慈聖合宮歡忭宮人還報光廟乃喜是
時孝和未封故傳諭云選侍所出次日禮
部擬封夫人帝令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
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召閣臣及宮門而返時福王尚未之國中外交：懼變刑員外沈應奎節俠士也福清與之謀令戎政出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衛嚴督緹騎巡緝惟謹又禁王邸諸人不得出入應奎裹甲同福清宿直房誓以死衛太子直至聖躬萬安乃出入謂福清此舉不減潞公而應奎之功尤偉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孝靖崩先是光廟

三

移居迎禧宮母子睽隔及病篤光廟進候鄭貴妃令人尾其後孝靖張目欲有所言見之曰鄭家有人在此遂無語至是崩貴妃令候氣絕始開門引光廟視殮戚畹王昇述其事甚詳有旨合行事宜炤世廟皇貴妃沈氏例行署禮部翁正春御史穆天顏各有疏請禮宜加隆常格難拘等事俱不報

四十一年七月有武弁王口乾告變奏稱

勲僕水戶孔學趙宗舜與曰乾俱技緹師王之楨門下學向乾密說有女大姐嫁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時在阜城門外庄上歎血必報貴妃厚恩要結心腹好漢共圖大事將皇上并皇太子弑毒得立福王必大陞大賞富貴非小立有妖書一冊會填姓氏令宗舜男趙思聖收掌二月初一宗舜孔學設席請妖人王三詔至家書寫聖母同皇上聖號皇太子生辰在學後

三

花園內擺設香燭又用黑瓷射魂瓶一箇披髮伏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箇將新鐵針四十九箇釘在紙人目上七日方焚化妝壇相聚只在聖節前後約定下手等云疏進帝憤怒不堪遠案而行者半日在右辟易莫敢進輔臣葉向高揭奏往年妖書出於匿名無可究治故難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現在一下法司鞠審其情立見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

中外紛擾其禍有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
疏若下上必驚動聖母下必惶怖東宮而
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留中
勿行宣布所有奸徒當於別疏內批出或
傳聖諭中有干碍情事不必盡露要以正
國法尊國體兩盡而無傷而又速定福王
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羣喙則天下恬然無
事矣揭入漏已下四鼓帝尚未寢覽之怒
始霽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

三十

日下曰乾於法司斃之獄面諭禮部擇福
王之國吉期以聞孝元郭后以四十一年
十二月薨停宮中者兩年尚未發引禮
科元詩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
田不給香火無供恐令墳園之荒廢皇太
子妃逝幾二載而葬地不擇靈輒未廢寧
無暴露之感傷大理寺丞王士昌疏稱皇
貴妃育東宮者也膳田不給郭后配東宮
者也葬地不擇俱不報四十二年五月始

有旨下禮部相擇皇太子妃郭墳地六月
有旨給皇太子母墳戶三十名園地二十
五項禮部既上福王之國吉期時慈聖
年六十八矣鄭貴妃欲止福王勿遣行乃
以慈聖壽為辭請留至四十三年賀太后
稀齡壽誕然後之國且持金錢為壽慈聖
却之曰吾潞王可宣來壽否十二月署禮
右侍郎孫慎行集舉朝公疏請之乃下福
王臨行前十日貴妃又請更期帝怒叱之

三十

曰如此予復何顏對外廷妃始噤不敢
光廟雖正位東宮內奄徃托疾求去侍
衛不過數人於是有張差者劉州人手持棗
木棍闖入東宮第一門寂然無人第一門
止兩奄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差
梃一人至殿簷趨級而上韓本用大呼羣
集不過七八人而已差既擒太子奏聞有
皇爺可憐語奉旨法司擬問時慈聖已上
升次日帝率大子皇長孫皇孫女詣慈聖

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即宣閣部諸臣見於慈寧殿時臨御久曠倉卒出於不意未暇肅朝儀也帝憑白石闌命太子宣諭張差身無寸鐵的係瘋顛不許妄扳誣陷無辜傳語諄：絕無奏對者御史劉光復播笏出奏臣等仰見皇上極慈愛太子極孝敬敷奏方始帝不省所謂傳旨詰問所語云何有奄誤對渠言願皇上慈愛太子帝大怒謂外庭妄肆猜疑迹涉離間遂以光復

三十一

為震驚几筵執送刑部擬擅入儀仗律應杖贖帝怒其輕比侍即以下降罰有差遂宣言云去歲慈聖靈舉在途內臣執紼者以震驚几筵當大不敬今光復罪宜比附論死第念時方亢旱姑着監候處決群情惶駭隨頒聖諭下部院蓋特恩瑣聒借一儆百實無深怒也時張差變起輿論籍：咸指宮闈給事中姚永濟韓光祐劉文炳何士晉元詩教御史過庭訓牟志夔戶主

事張廷等相繼疏請嚴鞠後提牢主事王之霖疏言張差招稱有馬三舅李外父不知姓名公：等語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徒執挺入宮傷及內侍直逼簷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奉旨僅曰法司提問似路人赴愬於不相知者然比王之霖疏入亦竟高閣天下事尚忍言哉行人司正陸大受疏言逆徒張差業招有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既說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

三十二

霸州武舉高順亭今匿於何所又云臣前年為藩封踰式直陳大難身犯奸詭亮鋒云：蓋大受前年為藩封踰式曾疏奏鄭國泰也國泰因出揭辦內有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又云滅絕門戶萬世罵名等語工科何士晉遂恭國泰謂大受不過引前疏之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並未寔指國泰也誰謂其傾儲誰謂其指使誰謂其陰養死士滅絕門戶此揭出而

人不能不致疑於國泰矣且國泰既汲於自明即當請皇上將所供內官龐保劉成立刻發下與馬三道等俱聽法司公同拷訊一審確具招正法國泰心跡豈不洞然胡至今絕無一語掩耳盜鈴肺肝如見矣吏右侍何宗彥疏張差一事真亘古奇變皇上初下法司竟無嚴旨王之案一疏皆有根據法當嚴究今已旬日尚未報聞刑左侍張問達題逆犯張差窩頓內官

三五

宅主使引導種奸謀具悉供案臣於二十一日具疏題請今已三日尚未見勅行會勘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復具揭上請始得奉旨是時衆論沸騰鄭國泰計無復之連夜輦金三十六萬潛致劉廷元即中分餽諸權要於是合口共持瘋魔之說而點猶二字為世大禁矣時貴妃悚懼無措帝諭曰外邊口語籍不易解汝須自求長哥即宣太子至妃哀號懇禱太子乃上

疏懇求寬結復降諭法司力禁招扳止據張差等定獄焉

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門署部事左侍郎張問達等為欽奉上諭事云臣等審得張差供年三十五歲名喚張五兒係薊州井兒峪居住於本年三月內收割柴艸堆聚貨賣被不在官李自強李萬倉欺差硬買不從將柴草盡行燒燬致差氣忿要赴朝內聲冤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擎棗木

三十五

棍一根從東華門進一路無人阻擋直至慈慶宮門首要行闖進過守門內官李鑑吆喝攔住差即向鑑一棍鎗傷在地竟跑入前殿簷下被拿住等情又提牢主事王之案題為鞠問獄情干係根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見差年壯力強非瘋顛人問其何由執棍至宮初招我迷了只說告狀若死撞進臣說汝若不招再加刑法且要餓死你實招與飯吃不招餓死

差見飯低頭云不敢說臣麾去官吏止留一吏扶住問他據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說罷老公；騎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不要餓了他也休要多了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我有力量救你老公；與我來木棍領吾從後宰門進到宮門上守門的用手打一巴掌被我一棍打

三十六

倒裡面老公；多了就被拏住等情本部批接所供口詞與前不同似風魔而又非風魔者該司官會同原問官提牢官再行細審據供馬三舅的名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守才騎馬老公；龐保住荊州東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常往送灰劉公我說了劉成罷龐保與劉成在玉皇殿商量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殺一箇打了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說小

爺洪福大等語看得張差闖入禁廷狂逞之形顯著公持亮器跋扈之勢昭彰非宗社百靈呵護左右極力擒拿則事且有不
可知而變且有不可言者矣乞勅三法司將前後所供情節并提內官龐保劉成對明等因奉本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荊州道呈解馬三道李守才李自強李萬倉孔道五名到司當同對審再三馬三道初不肯承認但稱實名馬宗孔是差母舅黃花

三十七

山修鐵瓦殿送灰龐公劉成張差五月出來不知做甚麼李守才招稱有高真人修補玉皇殿龐公修鐵瓦殿是才送灰又稱商量打夥朝審來我們不來張差一箇來把他走裡面去再幹甚麼事等語及審李自強李萬倉放火燒柴情由俱稱兩年前我眾人柴禾都被燒了張差上年臘月風起時常在外邊几日今年三月內差在家裡罵天罵地口說吾是玉皇兒子玉皇差

我就叫張差，又招稱李外父在馬三舅家商量就了說你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不成如今論事我們三箇差了要砍三箇就砍又稱紅封票不知几時家裡是差妻李氏收着票上說封我神仙你們東邊幹的事我也說了罷你們打夥商量叫拏束木棍去却好有一根在家裡拏進去沒人攔我不然揀翅飛不進等語各口詞在卷一十七日奉旨風顛奸徒張差持棍闖入

三十八

青宮震驚太子朕思太子乃國家根本已傳諭本宮添人守門關防護持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二十八日宣召閣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於慈寧宮面諭衆官風顛奸徒張差闖入東宮龐保劉成俱係主使將三犯即時處決餘犯分別擬罪具奏續奉聖諭今日朕率皇太子皇長孫皇孫女恭詣慈寧宮聖母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

龐保劉成審明另處馬三道等的係誣扳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株連無辜致傷天和遵將張差於二十九日處決訖隨具揭帖請發龐保劉成三十日復奉聖諭昨皇太子親來乾清宮問安奏龐保劉成的係誣扳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方今亢旱不雨拿到內官名又不同可着司禮監同三法司於文華殿門前鞠問具奏臣等遵召齊集又奉東宮傳諭張差持棍闖入當

三十九

時就擒遍搜除棍外並無他物其情實係風顛誤入宮闈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恭詳料保成素必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誣以主使本宮體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事情豈可輕信連日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況今拿到內官姓名不同當從輕擬罪請父皇定奪則刑獄平而於本宮陰德亦全先生等體悉遵行不可因事積疑致駭中外臣等隨公審龐保供稱原

名鄭進五月初三日在黃華山修宮初四日蒸點心初五日稿給劉成供稱原名劉登雲有門面房七間在城西麻線街與飯吃與棍等情展轉不招六月初一日又談司禮大監李思傳奉聖諭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不對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明係妄供且皇太子屢奏的是誣扳着與馬三道等一并斟酌速行擬罪來奏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初三日奉欽依仍

單

於文華殿門會官審問鄭進劉登雲堅執不識認差五次嚴刑二犯俱已物故談臣等看得前後招辭已處死張差及龐保劉成等治世亂民異謀同黨竊青殿假術紅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有口餌張差以多地意欲何為馬三道等法應重科罪難輕減但三克並已身故覆執無人各犯供擬配杖姑從寬典用開法網之一面實遵諭旨之屢頒既以廣皇上欽恤好生之心

又以昭儲位恩請祇承之孝等因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旨是馬三道等俱照原議發落其高真人及香頭人等着該地方官禁諭解散不許借住近京惑衆生事按

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據此獄者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鄭詔光曾曰唯趙會積勞永嘉王之案吳泰源曾三可柯文羅光昂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當王之案揭奏張差

單

口供奉告三法司會審張差招有三十六都頭兒則胡士相攔筆不言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叱云不許波反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力持不便追究大理寺丞王士昌疏雖激烈而會審時頗亦調停於是改黨內為閩內改都頭兒為大頭兒與地三十六項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推我獨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也然借風

頗為調護而宮之計自是臣子至情至理
第劉廷元等反以此為王之案罪案是誠
何心哉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二十一日上崩於

乾清宮光廟臨喪哀毀殊至慘動百官次
日即傳令旨礦稅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
堂胡賓潘相丘袁雲等盡行撤回是時稅
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無
論百疏盡行留中辛丑冬神廟病篤追悔

四十二

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明阮
承旨尚未即發忽有內奄三十餘輩踉蹌
來追四明猶豫未決奄輒自相撲流血被
面四明惶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
毒者二十年光廟首詔傳免民間歡聲雷
動又念遼東闕餉將士勞苦可憫發內帑
一百萬兩解赴經略熊廷弼犒賞軍士又
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
犒賞并諭二項共給腳價銀五千兩沿途

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
即發 上大行皇帝謚曰顯皇帝廟號神
宗 八月初一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
泰昌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命考選館諸
官悉遵遺詔補用即日下巡撫鹽諸差併
南京巡視各差共五十餘員 大學士方
從哲等以駙馬王昺疏救劉光復奉旨為
民乞復原爵允之 上諭禮部遵遺旨封
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尚書孫如游執稱本

四十三

朝無此例復諭內閣以皇考遺命為言大
學士方從哲等揭奏先朝有貴妃進封如
慈聖太后因誕育皇考母以子貴若但以
奉侍勤勞遽加尊號本朝實無此例遂止
不封而移居貴妃於慈寧宮凡朝謁尊禮
一如神廟於慈聖故事時西宮李康妃有
身寵鄭貴妃投誠於李故所求立應封后
者太后之漸也竊謂光廟此舉以銷終閭
而釋疑端厚則厚矣然不可訓也祖制宮

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皆用紅鄭貴妃有寵神廟代請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四乃曰皇帝講分上安得不聽遂傳旨東西兩宮皆賜黃神廟乃止不敢復用後孝端上仙一切宮中印務俱付西宮范德妃權署家法嚴正如此況王易疏內所述貴妃待孝端者種無禮乎是時穆廟東宮劉昭妃尚在熹廟登極移貴妃於仁壽宮而迎劉昭妃於慈寧宮禮也 上點吏右侍

四子

史繼階南禮右侍沈淮俱升禮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從輔臣方從哲之請也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升禮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又召輔臣葉向高於田間 上諭禮部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王於東昌府惠王請改荊州桂王請改衡州從之上御文華殿傳諭內閣朕今早御殿見各官隨從多執洒金大扇及駕回至省愆居

即聞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朝儀本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以後凡遇臨朝務須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官指名奏來重治 又傳旨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憫賜經略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及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 又諭吏部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

四子

養病致仕各官內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着量才起用 給事中周朝瑞疏恭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恩澤三曰斥遠嬖佞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內奄激上怒謂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以脩萬壽諸費今朝瑞擅請停旨為大不敬几于廷杖因念即位之初姑從輕處降一級調用閣部連揭求賜寬釋不聽 上諭吏部東宮講讀官現任者即與優擢在籍者速

與起用已故者題與贈卹以示講幄舊思

左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允鈺亦以疏

救劉光復銅繫五載矣上從之起陞鄒

元標大理卿鄒公天性剛勁丁丑甫釋褐

時江陵聞父訃不奔喪上疏爭者輒于杖

公費奏疏入朝適趙父諸公方受杖公視

杖畢詣會極門投疏值日內卷曰若非上

奪情疏乎盍以趙某等為鑒公曰吾告病

耳疏入而明日果杖嗣是屢起屢躓迄不

四十陸

少挫休林下二十年世以其出處卜消長

命下士論稱快王德完太僕卿王公即

請篤厚中宮被杖者於國本稱第一人鄒

公至是年高德劭中和之養粹然識者微

以為嫌而王公尤甚故給事魏大中有弄

腰貼地笑臉迎人之謂起陞原任戶科

孟養浩楊東明程紹吏部白所知俱太常

少卿姜應麟鐘羽正李本固丁懋遜史弼

俱僕少卿紹以礦奄泰逮夏制孫疏救革

職應麟以爭先封鄭貴妃請降所知以吏

部守制為戴士衡誣其匿喪營陞革職者

起陞汪應蛟南戶尚書饒伸馮若愚俱南

光少卿劉元珍胡克儉王惟儉白瑜原任

知府錢策俱光少卿饒位柯景馮從吾黃

龍光鄒德泳何士晉邵輔忠俱寶少卿歐

大倫秦聚奎余喬遷柳佐俱光丞王佐林

材劉文炳劉時俊袁可立俱寶丞呂圖南

南通政司右叅議原任吏郎中張鳳翔耿

字七

廷栢俱南少萬建昆南禮郎瞿鳳翀南戶

郎原任知縣滿朝薦南刑郎原任通判夏

燠工部郎原任同知王邦才南戶員郭尚

賓南戶主史孟麟南禮主都名宦南刑主

原任知縣常國賢南工主內朝薦國賢邦

才皆係礦奄泰劾逮問者上以文華殿

窄小百官排班喧擠朝儀不肅發內帑銀

一百萬兩放建皇極門殿着欽天監擇日

興工兵部尚書黃嘉猷奏請將萬曆四

十八年七月以前拖欠未徵錢糧悉乞蠲除并通灣店房遺害請查豁免上從之

帝御體素弱雖正位東宮供奉淡薄登極之後日視萬幾精神勞瘁鄭貴妃復歸美女以進一日退朝陞座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一生二旦俱蒙御幸病體由是大劇八月晦日疾大漸召閣臣方從哲等顧皇子諭曰公等輔他為堯舜之君語及壽宮仍諭要緊者再時有鴻臚丞李可灼自云

四十八

有仙丹介內奄奏聞上以問從哲從哲對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輕信上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可灼至同進診視且言病源及治法甚合聖意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嫗至上促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以進先是上飲湯輒喘及飲可灼藥乃受上大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中奄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

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有頃可灼出閣臣遽詢言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九諸臣言不宜驟進傳趨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又問服藥後何狀云聖躬仍安如前次日五鼓內宣召甚急諸臣趨進龍馭上賓矣蓋九月乙亥朔也時外庭盛傳宮中盡進美女上體由是大損御藥房內奄崔文昇復投以相反相代之劑給事中楊漣已疏論其合謀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藥遂至大故

四十九

籍之口始漸不可解又帝初服藥時賜可灼銀幣已賓天矣從哲猶奉前旨票賜銀幣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略曰當先帝病篤正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方無制之藥駕言金丹夕御而朝賓天子不敢深文以伸公討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罪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既而可灼席藁待罪又票着馳驛回籍御史鄒宗周請寸斬崔文昇以謝九廟之靈從哲改票

著司禮監議覆衆心益憤不平於是論者

蜂起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謹

按孝宗有疾太醫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

熱劑也御醫局太監張瑞賢官施欽劉文

泰等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

斬是時刑尚書羅珪左都御史張敷華尚

書掌理卿事楊守隨僅引結交近侍官員

律校議者猶以蔽法為恨斯時為政府者

宜援故事文昇可灼俱下獄擬罪則國法

五十

正人心平矣今也文昇不問可灼蒙賞是

非倒置乃不遂致一激而為孫宗伯之狀

逆再激而為魏忠賢之爰書黨禍不已國

運隨之從清哲之內其足食乎西宮

李康妃乃光廟所專寵大行彌留每以進

封貴妃為諭羣臣持之鄭貴妃結歡於康

妃光廟既崩而人密謀擁留皇子於慈寧

宮欲要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處分政事

太監王安保定人初為光廟東宮伴讀以

從龍恩陞司禮監光廟頗嚴憚之其登極

兩月一切政教安左右之力為多至是知

康妃等謀深以為不然遂具揭遍投外庭

稱選侍欲擁立東朝倣前代垂簾故事人

情洵受遺命諸臣大懼閣臣方從哲等

率羣臣哭臨門閉不得入給事中楊漣排

闥直入守門內奄持梃亂下漣厲聲曰皇

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

者內奄止不敢動群臣乃得入至乾清宮

五十一

哭臨畢羣臣問皇子所在諸奄不對群臣

相率入殿內力請皇子出從哲議皇子暫

返東宮俟選侍時李未封康移居乃正位

乾清漣面斥之謂天子無返居東宮之理

選侍無僭居乾清之事呼內奄李進忠等

責以覆亂諭以禍福良久皇子始出倉卒

升輦閣臣劉一燝尚書周嘉謹英國公張

維賢給事中楊漣等共登肩輿步行數武

與夫始至是日居文華殿群臣先行叩慰

禮即請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於是周嘉謹揚漣與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左光斗等具疏力請選侍移宮次日群臣立候上批有旨選侍着即日移仁壽宮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綯之類盡為羣奄所掠選侍位下內奄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追究連及選侍之父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肉

五十三

尚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妹無虞意外給事中周朝瑞駁之謂為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辨謂保全選侍蓋亦人情至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且皇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必待傾選侍以安之乎即移宮亦是正理何必立時驅逐乎革其已進儀註之貴妃固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維經莫訴云：既而幸有嚴旨

維經入井等語有何憑據着令回話繼春回奏以風聞對有旨削職為民御史左光斗疏略曰選侍移宮之後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伏乞皇上宣召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李進忠劉朝既以正法其餘概從寬宥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所以寢淮南之謀也疏入傳諭內閣朕初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

五十三

朕躬欲要封皇后朕心不安暫居慈慶宮選侍復差李進忠劉朝等每日奏章文書先送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矩否朕今奉養選侍於熾驚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等可傳示遵行給事中楊漣疏叙移宮事情中云臣當日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

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慰即本日緝獲
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
未定先帝之社稷付託為重平日之寵愛
為輕及其宸居既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
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
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
之後忽來蜚語有傳選侍徒踉蹌欲自
裁處皇妹夫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
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聞風嘆息之

五十四

言作此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伏
乞皇上於皇弟皇妹時時召見諭安於選
侍稍加恩數仰奉先帝遺言云：疏入次
日特諭曉示群臣曰朕幼冲登極開誠佈
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議輕聽盜犯之訛傳
釀成他日之實錄誠有如楊漣所奏者朕
不得不申諭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
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
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使李

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冊陞
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
衣卿等親見當日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
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
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
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
宮朝見選侍畢恭迎梓宮於仁智殿選侍
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
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

五十五

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每日僅往一見
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
牙盛列盈虛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既毆
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
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若表外庭不
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遵
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
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
植黨背公自生枝節

按此即要典中移

宮一葉也當時楊左何嘗不請訓護還侍
而政前威挾等句皆出於聖諭中語乃盡
舉為楊左罪案逆賢不足責肅廟中夜捫
心何以自解給事中惠世揚疏叅御史
劉廷元往日用事群小附和開款造單日
謀驅逐今忽有巡按順天之命臣下無不
錯愕并糾徐兆魁撫楚不職當賜斥罷有
旨兆魁以特簡留任廷元下都院看議時
兆魁新陞副院也己而都院覆廷元候論

五十六

先撥志始卷上終

以明年為天啟元年自九月至十二月稱
泰昌元年

定處分世揚首攻二奸彼黨恨之入骨遂
誣世揚青衣小帽夜入王安直房潛謀
定策嗚呼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既升
普天縞素矣青衣宮禁有是理否時光廟
笑臨世揚內裏白帽旁觀者評之翰林王
德熊大聲曰此惠世揚也如今皇帝是他
做紅帽也憑他戴何況白帽聞者評之乃
知邪說簧鼓有自來矣上大行皇帝謚
曰貞皇帝廟號光宗皇長子即皇帝位

五十七

先撥志始卷中

天若遺民著

天啟元年給事中張鵬雲御史馬逢臯等
追論御史劉廷元下廷臣議吏尚書張問
達等覆奏略曰御史劉廷元當先帝青宮
危疑突有張差之變廷元職司巡視宜如
何憤激乃云迹若風顛貌同黔獬若休戚
不相關者然賴皇祖神明立斬以決此案
設真信為風魔俾元亮漏網不知廷元何

一

罪以謝天下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風
不類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皇祖之慈念
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說
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
廷元不聞一語自咎反嘆於忠義亂賊
之辨將指衛前星者為亂賊乎阿後宮者
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者
為忠義乎科臣鵬雲道臣逢臯懷恨不平
連章瀆奏皆為宗社靈長至深遠也有旨

劉廷元降三級調外任用 禮尚書孫慎
行追論閣臣方從哲輕進紅丸縱無弑之
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掩弑之
實且引許世子不嘗藥以責從哲給事中
魏大中亦疏叅從哲并及張差崔文昇李
可灼末云可灼之藥文昇之逆不遑之張
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叅
之三案不宣時後先糾彈者刑侍郎鄒元
標光少卿高攀龍給事中惠世揚周希令

二

沈惟炳薛文周御史張慎言禮主事劉宗
周等俱奉旨下廷臣會議吏尚書張問達
覆奏曰進藥始末臣等所共見聞弑逆二
字何忍輕言但進藥之時不能力止票賞
可灼不加重究今輔臣自請削奪臣等公
議應如所請為法受過崔文昇李可灼應
下法司從重究擬云有旨李可灼法司
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去 時崔已死
法司擬可灼遠戍有旨依擬 孝和素與

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寵孝和鬱成疾臨崩有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負恨難伸等語熹廟年幼不甚省既即位封乳媼客氏爲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服飲食幾與三聖埒時魏忠賢已入宮中客初與內奄王安國臣有私繼又私於忠賢王安掌司禮印客與賢協力擁戴安時內奄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俱以盜帑下獄忠賢初入宮原名進忠後改今名楊漣曾疏奏忠賢乞

三

憐於安安委罪李進忠忠賢得無恙既忠賢與國臣爭客市閑帝詢客意所向爲逐國臣而留賢安心不平深加誚責客與賢反大恨安安循例告病擬邀溫旨即出有奄陸蓋臣者霍惟華戚也通信惟華謂安賢適當水火有隙可乘惟華遂出疏奏安賢猶懷前恩思爲手援王體乾心圖掌印慇懃客氏激賢怒遂矯旨先告隨降謫南海子監殺之安名下曾化淳王裕民馬應

辰等俱降謫有差王安死忠賢用事烏程沈淮首通其名下劉崇以轉通於賢賢以霍惟華之疏攻王安也深德華華因孫杰與之通線索漸審冢宰周嘉謹惡之以年例黜惟華於外孫杰遂疏攻嘉謹嘉謹引疾賢矯旨准回籍調理次年孫杰亦以例外轉神廟時熊廷弼以兵侍郎經略遼東守禦甚嚴但性剛愎自用歲時絕無一介賂遺當路以此失權貴心給事中姚宗

四

文自遼歸訟言其短衆遂論列廷弼廷弼請告回籍以遼撫袁應泰代之廷弼在遼凡流民來歸者聚集堡城中給其衣食有逃出者輒殺之號令嚴密有犯不赦以故奸細不得行應泰至盡反其所為敵騎至遼城下奸細開門內應一云應泰所納降人盡占居民婦女羣擁轅門投訴概置不理以故遼民憤恨招敵攻城遂開門引入遼陽陷應泰自刎報至舉朝震恐帝拜熊

廷弼兵尚書復視師於遼陽尚方劔便宜
行事又令大小九卿祖饒都門外以寵其
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且令廷弼守
關先是化貞主戰欲令西虜制敵而密招
叛將李永芳為內應廷弼欲阻險修備盡
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各以意見佐之遂
成冰火二年正月敵騎巡行至廣寧居民
訛言敵欲渡河紛；南竄坐營恭將孫得
功等擬縛化貞以獻敵化貞大懼踰險逃

五

歸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貞之主戰而逃
也幸畫關之說為有當也遵奉守關前旨
亦政施而南言者並以私逃論化貞逮問
廷弼自詣法司俱論斬楊連等議廷弼遵
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
律於是持公平之論者咸以此言為最當
云達事一系主識者刊主事顧大章也先
是丙子之際正人日受摧殘大章慨然以
賈彪自居及補官國博頗為世道効力後

為同事者翊其功遂紀時忌及是御史楊
維垣疏恭大章繫獄大章疏辨熊王之案
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罪魁
顧自謂持平今諸臣並論辟矣業已辟之
又何繫焉維垣又奏大章受廷弼賄四萬
代為營脫并及花獻宸修養中等大章又
辨爾時會審者二十八人人各有半始而
各出已見終而畫成一招蓋三法司共議
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

六

行於議釋之人不應行於定辟之人至花
獻宸係御史李時榮所定奏中係御史史
應瑜批釋與臣風馬牛不相及維垣但欲
甚臣之罪不知已犯說謊欺君之罪矣有
旨奏劄既明照舊供職後逆賢借監某親
楊左實本維垣之疏云 汪文言者歛人
也回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後遊長安與
光廟伴讀王安善回為安指說當世人品
某、為邪某、為正安聽之壺：不倦丙

丁之際止人盡退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戴文言策之曰浙人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浙齊楚註在前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是可構也遂多方用間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乃歸正雖揚左主其謀而後先奔走者文言也庚申之歲吳湖再泣擁護冲主昂新朝政則南昌劉一與王安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時諸君子爭嘉文言之功而忌者日益衆壬

七

戌被彈下法司僅從末減人謂文言宜少休矣文言不聽益遊公卿間遂入蒲州韓高邑趙南之幕寅緣題內閣中書而器小易盈頗肆招搖甲子阮大鍼回爭吏部員缺欲釋恨楊左等旋刑科傳檄疏恭文言下詔獄卒無可坐突出中旨廷杖一百後逆賢欲借文言口以殺楊左等使御史梁夢環復疏恭逮下詔獄天啟三年癸亥京察先是鄒元標為左都

小憚其丰采必逐去之而後快於是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相繼攻之福清葉向揭內謂童蒙止論其講學允厚并譽其人品興治直擬為賊三臣之意同而其說則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然三臣之意似不在於講學而在明歲之考察也元標連疏乞歸陞趙南星為左都與吏尚書張問達同主察典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宮應震吳亮嗣即向齊楚中之

八

持局者也時目為四虎考功郎程正己素惡其招權亂政後並得賄狀俱當之以不謹吏科都魏應嘉爭之甚力正己不聽諸有議者亦俱從褫斥不稍假借給事中阮大鍼桐城人也與左公為同里甲子吏科都缺序應屆周士樸劉弘光其次大鍼又次魏大中大鍼素與東廠理刑傳繼教善繼教及刑科傳檄與逆賢甥傳應星通譜稱兄弟大鍼計邀中旨借上供事周士

撲不許陞轉朝論沸然知大鉞自為地也
高邑擬如例轉大鉞懼又疑左公發其謀
適有熊徐之隙泰左及張鵬雲魏大中
大鉞請告以歸大中遂補吏科都給事中
兵員外郎維連廣而才高邑器之調為吏
部時江西現有司官吳羽文而鄒以員外
調皆屬破格給事中傅樾遂奏高邑紊亂
舊規援引私人高邑疏辨有旨督促維連
到任樾再疏并奏左光斗魏大中目為邪

九

黨御史張訥疏內有躍治之銓部屢頒翼
命之招呼等語御史袁化中出疏力辨福
清票旨各安心供職不得爭辨求勝先
廟選侍有趙氏者尚未有封號素與客魏
忤素廟時客魏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先廟
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
再拜然後投綬僅以宮人禮殮之至崇禎
時無有聲其寃者素廟裕妃張有娠鋪
宮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盡

行屏逐絕食而死革封如宮人例焚化崇
禎時始復其封號云范慧妃偶失寵李
成妃侍帝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
革封絕食一如裕妃李有鑒於張預為
之備得以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遂黜為
宮人崇禎正位始復其封號給祿如舊
奄劉良相曾為帝伴讀孝和遺言與西李
有仇者良相執筆也後逆賢矯旨謫往鳳
陽殺之淫陽張問去位高邑秉銓銳意

十

澄清然徑情直行視政府蔑如也福清以
下多不悅福清故堅卧以持之致有傳樾
之事初楊連由僉院陞副院僉院虛席熊
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楊與趙堅執不可
左光斗遂嗾傅樾泰趙及楊左并魏
大中張鵬雲時連執甚危適帝以小恙恕
廷賢賢待罪私却外廷有傳其事者連遂
草二十四大罪疏左贊之甚力而微商之
繆昌期昌期謂此事非可輕言夫擊內只

在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內
無張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左默然不三
日而楊之疏竟上疏入忠賢已內侍久矣
時天啟_{子甲}四年六月也忠賢初聞疏恐懼
甚至而王體乾與客氏救援不遺餘力楊
疏遂奉嚴旨忠賢疏抗辨反優詔答焉僕
卿朱欽相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御史袁
化中李應昇等為兵道陳道亨科道楊朝
棟趙應期等各上疏請立斥忠賢以清肘

士

腋俱不報福清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
歸私寓加以優渥比於大臣勛臣庶上不
失其恩意下明其退讓此兩得之道也揭
入大拂內意福清懼思有以自解乃揭言
此揭非出吾意乃門人逼我為之門人指
也當楊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為然謂忠
賢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鳥入宮上乘
梯捉取之忠賢挽上衣不得升有小璫賜
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

此若大洪_{字連}疏行今後恐難得如此小心
謹慎者侍上左右時繆在坐正色曰誰為
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
而出楊聞之憤甚福清移書致解雖本前
語而稍圓融其辭楊欲發抄其書復有止
之者乃已而門生逼我之言出忌者附會
其說謂楊之疏由於繆而代草之毒蘊矣
楊之言竟不用而外庭喧傳楊欲候朝時
面奏一日早朝鴻臚卿展自重叩楊面奏

士

當於何時以便唱引時武內奄數百人皆
持斧瓜等器咸耽_二注視楊亦聞請面奏
之言也楊目懾氣奪請姑徐之於是賢黨
知外庭為不足畏矣時首輔葉向高才能
籠罩人忠賢頗敬禮之楊疏入忠賢反欲
請上御平臺召見百官而質事款氣甚惡
葉為兩解之八月葉請歸而黨福乃起
趙南星與少司徒魏允貞最相契稱同調
南樂相公魏廣徵其子也執子姪禮甚恭

趙以其不肖弗加禮也每向人曰魏允貞可謂無子南樂聞之大以為恨南樂大拜後往謁三及門而閣者不為通曰有事講請坐無事講請回南樂艷然曰我人可以不見官不可以不見遂索取原刺而歸適孟冬祭太廟南樂後至吏科魏大中等交章劾之南樂乃決意還宿恨矣崔呈秀薊州人巡按淮揚貪墨甚著高攀龍為總憲力任澄清舉江西巡按謝文錦為廉呈

三

秀為貪秀計求援龍執法不少徇遂遭戍崔素與內奄許秉彝善廣徵與內奄王朝用善許為石元雅掌家石與王皆逆賢門下於是兩人咸借力於內以圖報復矣涿州翰林馮銓年少而美同館顧狎之繆為尤甚銓父盛明為遼陽兵備望風南奔銓求援於諸公甚哀而曲事繆甚至繆每狎之衆人中銓大不堪以此懷恨銓素與魏良卿善至是致以書導之行廷杖興大

獄又時：刺外廷事情密報之於是杖御史林汝翥肅逃未獲遂杖工部中萬燦錦衣田爾耕竟斃萬於杖下又疑林藏福清家緹騎圍繞搜索福清待罪疏謂閣臣之體蕩然者指此也帝好走馬又好作木戲蓋房屋凡斧斤之類皆躬操之雖巧匠不能過忠賢每欲有所處分即令王體乾俟其經營訖事時即從旁奏文書帝聽畢即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

古

下移忠賢輩得以操縱如意也內外水火之形既成逆黨設阱以待適有謝應祥者素以廉稱曾推為山西巡撫御史陳九疇以應祥曾任嘉善知縣與魏大中有師生誼特疏糾之大中謂九疇為焚琴煮鶴九疇恭大山為徇私把持文選部憂嘉遇疏辨會推始末九疇復爭執不已有旨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夏嘉遇陳九疇揭奏紛紜成何體

統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會推大臣會

吏尚書趙南星亟稱謝應祥之賢而明嘉
遇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者河南布政郭
尚友也臣以其厚賄前科臣鄙之不與推
有旨責其勿謀奸黨淆亂國是南星遂請
老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紛
囂及有旨會看卿自不忠上為人調弄况
向日經筵朕親親失力豈望澄清吏治既
年老引咎著回籍調理大學士韓爌疏留

五

不聽 左都御史高攀龍以上切責大臣
會看不公自効失職有旨總憲風紀重臣
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私何乃師友偏比
不肯從公會看又幼冲字樣任情那改非
欺而何此求罷著回籍調理內閣揭趙高
俱大臣請准馳驛亦不報 吏尚左都員
缺會推喬允昇馮從吾汪應蛟奉旨都院
混淆已久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
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衆正

抗旨徇私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全列楊
漣親承諭旨佯為不知註籍躲閃又前與
高攀龍等會看陳九疇事党比不公了不
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老奸巨猾頑鈍無
恥素化中亦無不挾同情弊與陳于廷楊
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
都着革職為民仍追奪楊左誥命吏尚左
都員缺不拘在任在籍俱着會推六七員
來看遂起崔景榮為吏尚改李宗延為左
都 楊左既逐南樂又手為所欲起用之
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惟華
等五六十人各加二圈三圈目為正人又
將縉紳便覽若韓爌繆昌期曹于汴李邦
彥鄭三俊等重者三點輕者二點約百餘
人目為邪黨托王朝用送逆賢處以行點
點馬王紹徽造東林同志錄韓敬造東林
點將錄計一百八人郵致都門按籍搜索
而諸賢受禍無遺矣

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霍惟華王忠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
維垣俱起復原官 給事中李恒茂疏申
理崔呈秀等奉旨崔呈秀事情顯係誣蔑
不必行勘着回邑管事知縣石三畏既經
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今聽降
御史陳九疇即陞京堂用 諭內閣朕覽
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思文官擬
票不知只應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聞
協贊一二也前鴻臚寺數起批行外廷噴

主

噴近日巡視科道本正乞嚴行相視遽擬
領埋且乞討肩與者乞進侯爵者卿概應
之如響平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
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旁觀侍
食依違大家彈力紓忠以副眷注 南樂
欲專政遂於告病時求逆賢傳特諭分票
商量南樂與賢通譜凡通消息親手封進
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廣徵印送至王
朝用處復加封記送賢直房時黃汝享史

記事皆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遂大拂其
意李魯生因有帝曰執中王曰建中皆不
自中出而誰出哉之疏天下笑之 大學
士韓爌引罪求斥略曰臣以謏劣備員中
書語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紓宵
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列朝堂無能
回雷霆之怒以至先後多官之黜論旨中
出之變在聖朝止肅綱紀乃中外懼與黨
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

主

不能臨事執持為討還之難此皆罪狀之
大且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為輔
臣溺職之戒奉旨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
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後情求去
著馳驛回籍閣中公揭請如故事稍加禮
貌無失待大臣體不報 十一月督師大
學士孫承宗揭稱臣奉遠天顏三年當此
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邊去
京數十里擬於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

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
宜與諸文武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上傳諭
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
薊邊乃以朕萬壽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
擅離汛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
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屬
誰乎兵部即速行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
首即東真有奇謀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
志以滅賊為期必不從中牽制承宗素為

三

內庭所嚴憚而帝於其獻替每多嘉納時
賢奸倒置孫擬陞見病陳利害冀悟主聽
其寔非晉陽比也嫉者謂其帶甲五千欲
清君側左樞李邦華寔召之內外合謀定
矣逆賢急奏帝而崑山顧秉謙欲圖首撻
遂擬諭以進孫得之即日東歸邦華引疾
回籍逆賢次年即分遣內奄鎮守各邊口
以奪諸大吏之權大學士朱國禎為李
藩劉徽所劾遂三疏引病有旨馳驛回籍

加少傅賜銀幣蔭子一人差官護送歲給
廩米與夫如例賢語人曰此老也是邪人
然却不作惡事故禮獨優云御史崔呈
秀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擢用
并譽忠賢修城之功頗增始此 前魏廣
微所薦正人內有王之臣獨四圍已丑大
計南吏科楊朝棟循例糾檢逆賢力奏帝
遂傳旨王之臣頗嫻將略方需顯擢臺疏
不列豈為公論仍候邊撫用 御史劉弘

三

光疏稱賜環諸臣遭門戶毒手如科臣陳
胤業霍惟華道臣潘汝忠王雅量等皆飽
歷風霜才堪大用孫杰陞而惟華獨後何
以稱持平也有旨嘉納惟華出山即奏元
詩教持軸者為詩教推轂以惟華言路為
碍急除惟華等為常懷後顧覺之遂成離
隙互相傾陷潘汝忠即首建逆相者 劉
弘光又疏叅談自省等劄奪薦即輔忠姚
宗文劉廷元施樞有旨速催上任元詩教

之出先驅馳唐世濟然非東人意迎合者
為之耳弘光此疏以救浙也 給事中霍
惟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疑：數千
言奉旨這本條議一字不差韓煥等削奪
范濟世王志道劉廷元汪慶伯徐景濂郭
如楚張捷分別量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
聖即與推行李可灼免成回籍閑住 初
馮銓入魏廣徵幕下廣徵極相推引銓復
結歡魏良卿傅應星等為之延譽又逆賢

三十五

未奄時有妻馮氏亦涿州人疑與銓同宗
頗有故劍之思甚注意焉因令王體乾侍
帝時舉甘羅故事銓又令御史張樞疏請
赦卜內有司焉者英潞公矍鑠壽考固可
無遺也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則英妙
又未可少也等語廣徵聞而忌之具揭逆
賢阻其赦卜銓入相後頗聞其謫遂與呈
有等暗毀廣徵適魏有救楊左之疏逆賢
大怒几蹈不測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

典遂奏汪文言有旨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旂扭解來京究問初傳樞奏文言已違問
受杖至是逆賢恨楊左甚馮銓霍維華李
晉生說賢與大獄借文言以殺楊左遂令
夢環出此疏從此說騎過地矣 文言逮
到奉旨拏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北鎮撫
司許顯純打問過汪文言招出甘肅巡撫
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得此缺奉旨李若
星削奪一切職私着嚴行究問務要指出

三十六

何人收受確招具奏該司究問文言具題
奉旨楊錫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賄買楊
漣等希圖倖脫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
中袁化中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旂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削奪為民仍
令該撫按官提問追贓具奏 漣等逮至
俱下鎮撫司打問生贓各數萬該司請送
刑部擬罪追贓不允定限五日一比六公
俱拷掠無完膚每一公死顯純即剔喉骨

用小盒封固送賢示信五公既死獨顏送刑部擬罪罪定仍送鎮撫追比顏語家人曰此福堂也不死何待遂自盡部獄中楊左之逮也初借移宮為案苦於無賊漆大化倡為封疆之說蓋移宮但屬楊左顧大章等無與封疆止周朝瑞徐為熊廷弼顧大章與楊維垣爭辨耳楊左四人又無與乃合移宮封疆為一句以殺六君子報忠賢二十四罪之恨修廣微糾論失儀之愆

三七

者大化也實結春人獄事通王安之說伴殺楊左有古諸人之為逆有計者誠不遺餘力矣楊左等先後逮到下北司拷問六君子審時各侃侃不屈魏公曰若如此不是明心堂北司名是昧心堂矣奈許顯純奉賢意旨鍛鍊愈酷左公謂北司能難我者供招不共也供招其自應下法司擬罪庶有見天之日乃其成招招上仍着北司嚴限追比時周公謂逆賢所恨者惟楊

左楊左死四人或可得生反析遠二公之死而究竟俱不能免也夫獄既興凡可以殺人媚人者無所不主江浦知縣楚烟追比肆毒千因起元子房昇江要知縣王爾玉索賄逼死熊廷弼子北廷黃州推官王萬金於施之按之獄懷陳周審不遺餘地本房座師王洽馳書囑其護持且曰吾輩識力止於此際認取梅公正直願恢千古隻眼為百代瞻仰萬金幾欲發其書以求

三八

垣若應山知縣夏之彥立簿募金以助楊公相城知縣陳贊化竭力護持左公家屬為上官阿遠挺立不顧武昌推官鄭東鸞委曲周全熊廷弼家常州知府曾樞護持高公家竟其子提調以李公同年代出金以觀候騎撫便逮雖寄一時之卓然者楊左等下獄魏廣微心不自安而力不能得之於逆賢家臣崔景榮有書勸其申救廣微曰揭奏今日文書房傳上旨鎮撫司

打問過楊漣等贖著臣等稟擬逐日嚴刑
追比五日一回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
驚愕臣自辦事閣中並未見有此旨念漣
等在今日雖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聖
朝之位即賊私是真轉發刑部臣猶議減
免之條若逐日嚴刑追比就死須臾耳揭
入降旨切責略曰朕自去歲屏逐兇邪廓
清廟宇勵精圖治雅意中興重軸大臣莫
有為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漣等移宮一

三

案皆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
弼等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尚有餘辜而楊
漣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此直天
地不容神人共憤者也在朝文武持祿養
身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
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
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朝政日亂大不相侔
以致言官欲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
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圖國是敢有陰

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
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紅牌
之律俱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楊
漣等生為貪婪之臣死為不忠之鬼今雖
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尚存俟追贓
完日明其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
史冊垂示將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擬此諭者馮銓也銓又令御史門克新疏
奏廣微誤聽景崇不覺識見潛移脚跟不

三

穩併恭景崇倡調停之說以媚逆邪廣微
大懼出崔書為徵與顧秉謙為委曲祈哀
逆賢起稍解廣微引疾歸景崇削奪御
史卓邁疏奏熊廷弼急宜斬因薦蘇璠余
合中林一桂有旨俱原官起用合中即首
疏頌逆賢者諭內閣吾皇祖特起熊廷
弼於田間授以經略賜之尚方錫之蟒玉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托
病却擔荐表應泰而遽滅亡既而剛愎不

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移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百計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

三十一

已將楊漣等置之於理頃八月念一日於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於奏章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可傳示刑部衙門着便會官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按遼難之發銓父鼠竄南奔書坊中有

刺賣遼事傳者內列馮市政父子奔逃一回銓以為大辱先令卓憲上急宜斬之疏遂於講筵袖出此傳面奏請旨正法閣臣擬諭進王體乾等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於皇爺河與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數語迂弼奉旨從容更衣出胸前一小袋內具辯寃疏投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何物曰辯寃疏也張曰君未讀李斯傳乎因安得上書熊曰君未讀李斯傳耳此趙

重

高語也以疏授張受刑後傳首九邊疏卒不果工嗟乎撫當虜而經守關此帝語也廣寧之棄非弼也遼陽之陷非弼也楊鐫王化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弼手弼不死於法而死於局何以瞑藁街之目也御史賈繼春疏稱王安以修郤之故倡為移宮之說楊漣左光斗希寵助虐昧心說謊逼辱康妃虧損聖德傳檄泰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漣在其中矣於是先發遮飾之

計而恭內之疏出矣恭內者其所借之題目也不過為自免之計在今日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其借題之奸聞若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撰為傳記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聖孝明而國是定刑章立而借題破是非真偽之根朗然主聖臣忠之實炯若臣血惘無恨矣奉旨楊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同王安倡為移宮之說又與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深盟固

三三

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毀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托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及文言之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其罪信口裝謊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雖追賊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定就依這本上說將諸罪惡及守正諸臣向日疏揭并近日屢旨著史官纂集成書頒示天下

按紀春敕選侍是也然却是第一截後却

過范濟世而揭發抄矣最正擯之屠騰張慎言是第二截此疏以楊漣恭內為借題此刊黨碑是第三截末疏又以楊漣恭內為正題是第四截此旨內稱無影響正從借題二字起也裕妃首奉宸卹成妃邀恩復封趙選侍沉寃莫訴是有影響否他可知矣刑章明而借題破殺漣者誰乎繼春擊忠直可謂先鋒開奸逆猶稱護法前美不足數矣後美不足贖矣工主事曹欽

三五

程疏恭周宗建張慎言黃尊素李應昇薦傳檄陸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藩周昌晉李恒茂梁夢環張惟一并理安伸之案有旨周宗建等俱削奪安伸以原官起用御史余合中疏薦周汝玘等內云臣入都門伏讀聖諭之所褒嘉宸衷之所眷注有潔已奉公者以保護於內有矢心端慎者以輔弼於外有旨廠臣潔已奉公悉心調護朕所素鑒周汝玘等著即優擢此頒瑞首

疏 巡城御史倪文煥責治門軍為提督
大監金良輔所奏嚴旨切責仍著回話書
吏長班俱逮問文煥懼投呈秀門下父事
之言於逆賢以為孫事乃解回奏疏上有
旨念係新進姑不究文煥即疏奏李邦華
林枝喬李日宣周順昌內云順昌給假南
歸坐三大船寶貨充盈沉壓其舟狼藉河
干白鏹暴露通人至今掩口有旨李邦華
等削奪周公苦節為天下最南歸之日行

三十五

李一肩都門嘆為帝有且從陸路行今云
白鏹三船真載鬼一車矣爾時諸君子彈
劾殆盡有不書者邪正不兩立必然之理
也因彈劾而被遣逮戍者清流之禍千古
同痛也薦擢必書者寔為其逆賢之私人
也舉劾並列者因彼此及也倪文煥盧承
欽而疏獨書者一則指責為跖亘古之奇
誣一則羅列黨羽要與之開先也餘皆微
此 文煥又疏奏崔景榮內云同一君子

也首攻淮撫之邵輔忠力詆東林之對廷
元疏奏張鳳翔之盧謙何以久未登啟事
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相賣身
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丈龍之夏之今何
以久不聞削奪也又東林之人輦金數十
萬托李孔度為奸細陰謀翻局豈所不問
有旨崔景榮為民李孔度等削奪夏之令
逮問後竟死於獄 御史吳裕中疏奏內
閣丁紹軾有旨廷杖按裕中廷紹軾也廷

三十六

弼之死人傳出責池執了紹意馮銓使田果
新峨吳曰內意薄丁矣可泰之又傳意逆
賢曰吳為熊報仇賢遂矯旨予杖以死吳
死銓所致也 御史田景新疏奏內閣朱
延禧引疾乞之延禧山東人朝瑞化中
亦山東人其逮也禧語緹騎曰好炤管之
事終明白瑞聞而惡之又內傳閣票稱賢
為元臣延禧不可田遂泰之 景新又疏
陳立欵內一款云崔呈秀拮据大工以侍

郎兼御史不便乞加僉都用資彈壓內從之御史張訥疏奏趙南星十罪并及王允成鄒惟璉程國祥夏嘉運有旨王允成等俱削奪趙南星所引私人著指名回話訥再疏臚列姓名指陳賄狀有旨許念敬解京究問丁元薦等為民鎮撫司打問許念敬招出盛世承傳淑訓賄營情節有旨世承淑訓削籍念敬法司擬罪其過付趙南星賊撫按嚴追充餉保定撫按郭尚友

三

馬逢臯問明南星一案追賊完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不准依律戍邊按南星在家宰日郭尚友營求巡撫趙鄒其為人力拒不許璫即擢尚友巡撫保定究治其獄尚友所以待趙者無後人理嚴限比賊公子皆銀鐺受杖宅鬻無歸移住家廟夫人即日憤死南星次年死戍所時羣小立意折辱諸君子程公正已以掌察問罪下撫按提問追賊獄上有旨程正已著親

身擺站不准收贖刑部覆李若星遣戍有旨李若星著撫按官重責一百杖發遣時撫為郭增光按為鮑奇謹奉行惟謹張訥又疏請毀書院略曰都城書院改忠臣祠矣此外又有四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為之主盟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民膏血所建孫慎行高攀龍窟穴其中關中書院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衡主管鄭三俊畢懋良拾級而登皆於此

三八

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既潦倒劉一燝復誤國黨亦稍散諸臣居鄉種：不法而禮部又借題誣讎先帝若王之案史記事以發牌馳驛俱乞聖斷立裁有旨一切書院俱拆毀鄒元標等俱削奪給事中葉有聲疏薦阮大鍼余大成有旨阮大鍼着升京堂用余大成原官起用御史安伸疏薦邵輔忠田生金有旨吏部速議來看御史智銳疏奏解學龍等因論葉向高擬

閻鳴太回籍聽勘之非有旨解學龍等俱
削奪閻鳴太奉旨擢用 薊撫申用懋引
疾歸部推吳中偉已領勅辭行閻鳴太竟
從旁攘取之無程赴任吳改別衙門用後
補大理寺卿 吏部等衙門公疏請慎遣
中使奉旨既盛稱永樂宣德間差內使頗
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遣
內臣查勘兵餉原諭並無掣肘卿等大臣
當思仰體著遵前旨行按察內卷出鎮各

三十九

邊及此旨顧東謙也丁紹軼特揭諫止力
言不便者也不聽凡內卷奉差開防之策
曰某處內官開防惟東廠則曰欽差提督
東廠官校辦事太盛開防其勅諭最嚴重
此永樂十八年所定也大故時避御諱改
鑄曰官旗逆賢擅政內卷紛出鎮秉謙
獻媚票註太監二字遂以為例祖宗朝內
卷上疏稱奴婢稱萬歲爺逆賢盡廢此禮
稱皇上曰陛下曰臣直與外廷等矣 御

史盧承欽疏恭會珍董應舉李遇知因歷
舉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
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會于汴楊兆京
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樸
賀琅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
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
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
榜示天下時謂此疏大類元祐黨碑於是
要典之議興矣 諭內閣朕維君臣父子

四十

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惟我
皇祖早建元良式端圖本父慈子孝原無
間然而奸人王之案瞿鳳翀何士晉魏光
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提擊以邀首功
皇考一日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
彌彰而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
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恨
迨皇考賓天朕躬繼緒父作子述正統相
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袁化中周

朝瑞周嘉謐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勲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凡之遺言委諸艸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讎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王妹恩禮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位特先部院科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於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

四十一

馮銓為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源曾楚卿為副總裁官徐紹吉余煌謝啟光朱繼祚張紳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等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時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按此論出而正史去籍偽史為政史試論三大案平心論之張差持

擬擅登殿落毆擊近侍其千古奇變巡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原云稽其貌的是點瑯提牢主事王之案以事關青宮稍致詰問即曰奸人曰邀首功此何說乎後以匿名榜出指斥逆賢嚴旨緝捕內云如有的據先將正身拏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勒造謀主使之人豈事涉逆賢應窮究到底事涉青宮即應抹煞了事乎可灼進藥而光廟賓天縱謂之悞庸醫悞殺平人

四十二

律有明條況誤傷天子乎乃與領命大臣同賜金幣比屢經論列僅准致仕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有伸計賅之義者反曰借以快私恨然則董狐歸獄於趙盾孔子加罪於許止亦謂之私恨耶李選侍擁留皇子欲邀封尊號垂簾聽政此時君為重妃為輕即云踉蹌移徙咎不在外戚也今日貪定策曰希非望將必奉呂難以臨朝聽武聖之革號然後為不貪為無希望耶又曰

待封之宮眷視為冠仇蓋思還侍趙氏非
待封宮眷乎見逆家魏則勅令自盡莫敢
稱冤而李有雖非孝和遺言乎結歡家魏
雖在天隱恨獨致優禮嗚呼熹廟而既如
此矣於逆賢何尤 挺擊之案惠公世揚
主持甚力遂為羣邪所深恨要典既修徐
大化孫杰重舉青衣入內合謀定策舊案
逮惠下獄三法司鞠問周應秋曰你道是
徐熙寰孫万我是好人否惠曰好人也應

四三

秋曰汝何故泰之曰此正犯官愚處犯官
罪誼死情愈死耳應秋喝責上三十板血
開骨露幾登鬼錄爰書稱為扞網之冥頑
正指此也遂以交內擬大辟逆賢欲俟要
典修成然後梟惠首以定案會帝崩得免
崇禎時即與釋放之旨屢頒矣猶有奮筆
此牘改斬為成者
六年寅正月勅諭東廠魏忠賢我祖宗建
都於燕賴東南漕運以給軍餉若此新倉

主事李柱明出身科甲潛懷穿窬心如劍
中之碩鼠形如梁上之鷦鷯不思粒之皆
萬民脂膏竟以穢潤一家囊橐偷盜之
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賊共有
一千八百兩之數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
飴發臺諫所未糾去貪剔蠹嚴還倉米蓋
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和懋績如斯褒
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廕獎勵此
獎勵之始按柱明雲南人惠公門人也惠

四十四

公逮入都柱明周旋不避形跡故亦及於
禍 給事中郭興治疏奏方震孺有旨逮
問論斬 御史張汝懋疏奏房可壯有旨
着撫按提問追贓待即輔忠得幸惠可壯
傳逆賢意懸京堂缺令御史高弘圖論列
弘圖不應嚴旨斥去汝懋遂應募已果逮
問矣適帝偶起逆賢遂得免汝懋疏內有
云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規模之槩豈逆賢
不軌已露汝懋有佐命之思乎一代之興

是何言歟 山西巡撫柯景巡按安伸問
明張慎言造成回奏奉旨張慎言黨邪害
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守自盜永
成姑依擬其周宗建賍私談撫按久不回
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
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即
着錦衣衛差官旂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
來京究問按天啟初年貴州巡按缺序應
屬安伸都察院具題伸赴泰歷何顯宗

四五

謂其庇張慎言而以責差陷已有旨以規
避降調逆賢用事賄求旨欽程薦起京官
出按山西即首結其獄擬慎言永戍竟刺
其臂 周公宗建任仁和縣與浙人頗密
選入御史當事擬例轉福建副使時郭鞏
新從田間起其鋒甚惡與忠賢香火情深
人莫敢櫻其鋒公忽擊鞏自贖遂連疏攻
之鞏卒請告去乃留公而用沈珣忠賢專
政鞏等力修舊怨故及於禍 繆公與高

邑應山諸公相善門戶黜陟與泰末議然
抑揚過當又牽以愛憎故多不滿人意應
山奉遣出都公携盒道旁款語良久而別
與代艸之說相符忠賢恨之其疏請告也
小奄傳語內閣云繆某放他去罷省得在
此送客人隨奉嚴譴歸里新撫蒞任公同
郡紳進謁偵事者見之遂以入告故亦及
於禍 蘇杭織造大監李實疏泰前任應
天巡撫周起元及鄉紳高攀龍周順昌李

四五

應昇黃尊素有旨周起元等俱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雖不
識字然非忠賢黨黃尊素時至湖上不避
形跡與實往來人遂謂諸君子將以實為
張永也此語流傳都下忠賢疑之實司房
在京知其事大懼求解於李永貞貞代艸
此疏司房出實空頭本上之諸公先後逮
至俱下鎮撫司坐賍追比拷掠慘酷死獄
數日有旨領埋肌膚毀爛不可識別矣

周公順昌吳縣人癸丑進士筮仕福州推官時稅監高案勢凌郡邑晉謁者如撫按體公抵任獨不往案恨甚其帳下某以他事撫軍委公往捕同官皆難之太守勞永嘉約與同見辭其事公諾之矣既退自思一衙役不能擒何顏復稱司李遂謝太守獨往執其人以解撫案大怒趨入轅門與撫大閱監司呂純如為和解之案執純如歸署須周推官至乃釋撫以謂公公不可

罷

案卒無可如何以是得強項聲俸滿行取留授禮部寒素如貧儒不特干謁屏絕即交際亦峻拒不納至地方利弊又必明目張胆見之施行然後已吳中士民無不愛戴之江南司官缺選部卿陸輿望以公薦公既入吏部飲冰茹蘗較前加勵壬戌署選豫書諸應選人以次挨授吏無能上下其手蓋百年所希見也給諫趙時用揭有微語相及即決意乞假出都之日真八百

孤寒齊下淚矣歸里後操守更進申說利害更勤士民愛戴亦更切嘉善魏大中被逮遇吳門公與周旋復以季女字其孫口中指斥逆賢不少避忌邇卒歸盡以入告又以他事言新撫毛一鷺及呂純如兩人比而媒孽其短漕儲道朱國盛復左右之於是李實之疏列公名矣開讀之日一郡罷市不期而集者數萬人號寃之轅上徹雲霄求撫按特疏保奏撫按以套語支吾

罷

衆擁持不得進緹騎久候不耐以刑具列堂下大呼囚安在且以巨挺擊諸人衆心憤極即奪巨挺反擊緹騎萬聲鼎沸雖黃童白叟皆攘臂奮勇撫按不能禁與郡邑俱披靡以出緹騎死者二人餘皆四下逃竄而緹騎之至浙逮黃尊素者挾勢需索如故衆復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橐橐河緹騎皆倉皇星散所賣駕帖遂失不知所在時衆怒如城公哀辭諭令解散衆勿

應當事者乃匿公別署揚言候旨到始發而俄頃一夕水陸調兵振旅護公乘小舟渡閩泊曠野間乃敢宣詔從艸莽中畢事時忠賢所遣偵事人在吳者星馳告曰江南反矣盡殺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劫順昌暨旗城門盡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絕糧道而劫糧艘矣忠賢聞大恐以咎呈秀跪而數之曰若語我盡逮五人今激變矣奈何呈秀惶怖叩頭請死忠賢叱

四九

之出李實聞變亦閉門哭目盡腫比中丞疏至顧秉謙病悸不能出丁紹軾代擬逆賢至閣強為厲色語曰上怒甚必欲盡誅為亂者丁曰公誤矣夫京師仰漕於東南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邇地方有事正宜示以寬大而復嚴旨激之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馮銓意獨不然當擬票時從丁手攘去握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措一辭忠賢促之迫丁乃擬旨以進

有本日解嚴姑不深究之句迨毛一鷺再疏三疏至會丁以病卒秉謙出視事於是復有漏網渠魁等語邵輔忠貽書一鷺急以文震孟姚希孟入告少保虛席以待毛弗為動止擒顏佩常楊念如周文元馬杰沈揚五人具獄斬之五人當訊時無一語自辨第云周吏部之賢受禍若此吾儕小人當為之死因談笑受刑周既下詔獄忠賢與其黨密謀意欲有所羅織時地忽震

五十

動當坐處鳥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璫皆擊死俄頃有靉如轟雷從西北起振撼天地黑雲乘之簸蕩壞民屋舍數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婦死者以數萬計驛馬難犬皆死斷臂折足破額抉鼻者枕藉街衢又王恭廠舊藏火藥發驚象象狂走人民踏死者又無數忠賢由是有戒心鯉駟亦相戒不敢南下即黃尊素駕帖已失第行撫按起解不復差官旂矣高公泰

呈秀疏實李公應昇代車呈秀日往高公
門長跪祈哀又知劾疏出自李公黑夜登
門乞憐李峻拒不納秀恨二人入骨故不
免高子縫騎未至前一日抄遺表置案上
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
臣則辱國矣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名忠未報願結東生臣高攀龍岳絕書木
云乞使者持此以覆皇上遂自投池中水
僅濡下體北面捧心屹立不動蓋公學問

五十一

以敬為主直誠無偽故于去來之際解脫
無礙被難諸公雖皆以忠烈流芳而公猶
不可及也

先撥志始卷中終

先撥志始卷下

天若遺民著

天啟六年六月浙撫潘汝忠首疏請建東
廠太監魏忠賢生祠略曰忠賢心勤體國
念切卹民鑒此兩浙連歲災荒賴蠲茶葉
舖墊諸費舉百年相沿之宿弊一旦釐革
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
巷舞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歌
祝釐等因奉旨准從衆請用建生祠着該

一

地方營造以垂不朽祠名永思巡按劉雲
待疏同新任巡撫徐吉疏叙督理各官織
造太監李實捐貲置買膳田以供香火俱
奉俞旨此生祠之始也從此效尤成風矣
時內閣崑山顧秉謙元成黃立極涿州馮
銓未幾去位點入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
圖高陽李國晉三人中惟李稍能以禮自
持云司禮監太監王體乾請賜客魏金
印於是賜忠賢印曰欽賜顧命元臣客氏

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各重百餘兩時外請
建祠內則請賜印推戴逆賢二人皆首功
而皆未正厥辜千古恨事 左都周應秋
疏稱撫按追賊當嚴楊連左光斗家私鉅
萬奉有明旨追助大工迄今並無消息各
犯其家不貧其局易結臣請置循環簿二
扇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庶無沉
擱奉旨這條奏深裨憲綱楊連等賊銀著
刻期奏銷應山居官以廉名至不能具官

二

旂費士民置募卅畝金助之逆賊家無餘
資合宅榜止城樓今言家私鉅萬應秋之
良心喪盡矣 御史陳朝輔兵部中吳淳
夫先後疏奏馮銓并及趙興邦曾欽程入
幕等事有旨責其附和朝輔再疏臚列納
賄諸款有旨馮銓閑住趙興邦曾欽程為
民崔呈秀始因許秉燾轉因石元輔以交
逆賢後賢出督殿工王秀迎坐輒屏人密
語銓既得志遂與呈秀爭寵呈秀潛向逆

賢指之適銓與崔惟華李魯生陽造三案
以錮諸君子呈秀摘內教語以為將刺于
吳逆賢舊好頓變銓始不得安其位矣
御史袁鯨劉徽各疏奏吏部王紹徽私暱
喬應甲推轂秦撫奇貪異職贖人聽聞有
旨紹徽閑住壬戌紹徽乞其定撫缺於選
卽選卽拒之逆賢用事遂投身門下落塵
冢牢恨周仰之推轂也圖微盡傾殺之特
以應甲撫秦應甲貪婪無恥物議大沸紹

三

徽亦以此敗 御史龔華肅疏請枚卜并
請內外兼用有旨下部議李魯生李藩先
投廣微門繼入銓幕後見銓寵衰又與呈
秀比孫杰吳淳夫霍惟華等欲推轂呈秀
入相盧承欽李燦如王業浩劉徽等合謀
攻去銓令陳朝輔先發吳淳夫繼之復以
紹徽在位為礙於是袁鯨劉徽各疏奏紹
徽人以外臣枚卜為疑龔又出疏以聖之
紹徽庶得其狀遂於辨疏中發其謀曰有

所推轂則必有所挫折者此也衆懼逆賢
知之憂其事王業浩閔門不出表鯨抗疏
自明自是魯生等遂與孫杰霍維華等分
途矣後呈秀以業浩不出疑其翻局干他
事卒逐為民 兵尚書王永光因王恭廠
之變疏陳時事語頗愷切忤逆賢意奉嚴
旨引疾歸此疏為司馬王陞張復端所贊
成非光本意 陞周應秋為吏尚書應秋
素極貪穢及為冢宰稱官索價每日勒足

四

萬金都門有周日萬之目手復狠辣凡門
戶中糾本參及者輒借推陞題補以快謀
求遂至刻奪無虛日南吏部盧大復應秋
婿也致書云挾泰山以起北海在婚固不敢
厚望入寶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盧
後陞江西學副 崔呈秀為兵尚書呈秀
母死有旨奪情視事禮尚書來宗道題覆
卹典直曰在天之靈奏文書讀至此上輒
然變色用御筆圈出此四字從來祖制凡

任本兵者親族不許管兵事呈秀竟用弟
凝秀為浙江總兵不特首背祖制顯著無
將之心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奏王之
案孫慎行有旨王之案撫按提解來京究
問孫慎行撫按另擬戍遣 應天巡撫毛
一鷺問明毛士龍等招由具奏奉旨毛士
龍發邊遠充軍僉妻著伍士龍戍甘州以
一婢自隨後有旨逮問士龍先期遠遁其
婢反以地方官戍殺為辭披髮稱冤地方

五

無如之何僅以廣捕行緝立案崇禎登極
始自投刑部 是秋帝幸西苑與二小奄
泛舟為戲適在水最深處忽風起舟覆帝
與二奄俱落水中二奄溺死帝幸獲救御
體由是成疾 給事中陳維新疏奏王兄
成薦張我績有旨王兄成撫按提問追贓
張我績候缺起用我績有妻百餘內有為
逆賢姪女素以醜陋見憎至是尊重之駕
於嫡上携三萬金為贄稱姪婿叩頭逆賢

喜金以五千金助殿工為起用地陳維新
知即薦之 刑尚書徐兆魁奏辨厥疏脩
述李柱明李承恩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
間懇御史溫國奇求寬已實不知而司官
不謹致衙役羣搶李承恩家皆率屬不嚴
之過宜提問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縱容
司官書吏受賄賣法全不知愧強辭歸辦
溫國奇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寬都著閑
住劉鐸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間行賄明

六

設騙局着提問方震孺追賊未完復增一
案罪上加罪司官翟師偃枉法受贓本應
重處姑削籍為民揚州知府劉鐸素善觀
良卿鐸前以妖書被逮審係歐陽暉所作
仍以原官候補良卿偶叩鐸曰當日官旂
公費幾何鐸曰三千金良卿戒旂校還之
遂為旂校所拘適其在獄居間一事東廠
疏奏獲逮會其妻以鐸得釋酬謝神祇家
人有怨鐸者以詛呪首錦衣王體乾疏聞

尚書薛貞擬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呪
詛決不待時疏入見之司官高默等不遵
堂批賣法徇情俱降三級調用 李承恩
者戚畹也有園亭一所為京師冠逆賢欲
得之托所私喻意承恩不應賢怒令李家
人首違禁數事捕承恩於獄王體乾奉旨
熱審特重笞五十以博逆賢一笑為 高
默同事湯本沛吳縣人為知縣三月以貪
酷激民變考察降五級饒金四百金於碩

七

秉謙補上林典簿拜倪文煥為父引見崔
呈秀所以推刀同鄉者不遺餘力周忠介
之禍實為下石一日呈秀引奉沛見逆賢
同鄉前輩必無幸矣適中風喘歪不果見
隨以劉鐸事降調方公震孺訴冤疏有云
刑部改為一日一比者主事湯本沛也已
已京察遂處酷為民 鎮撫司具題緝訪
事有旨據韓三口供奸輔韓爌受過贓銀
二千六百兩着撫按官追解勒限速完此

獄乃楊維垣構成時案牽陷蒲州呈秀等
復從中主之上體乾李永貞等先宣言世
廟時有夏言故事逆賢已有成心幸韓三
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不能代砌捏奏也
楊維垣為座師徐紹吉掌戶侍郎缺觸魏
廣微怒遂向逆賢譖之故終賢之世効力
雖至而官不甚顯 論擒奸細功特封魏
良卿為肅寧伯尋進封肅寧侯時賢威權
日甚羣邪獻媚爭奇於是倡為封拜之說

八

有東勝石衛人武長春者以騎射稱雄標
銀南下必借重護行沿途劫掠亦所不免
羣臣今計令東廠密擒之指為建州奸細
勅旨褒美內外贊頌特進封逆賢姪為肅
寧伯賜鐵券世襲既而群小猶以為未足
復晉封為侯 給事中李魯生疏恭徽州
知府石萬程有旨為民已丑探花吳孔嘉
徽人也素與族吳養春懷賢有隙二吳以
富甲江南所為多不法孔嘉令人詣廠首

其事二吳俱被逮拷死詔獄家產入官工
主事呂下問許志告謀其差至徽遍地行
禁遂激民變萬程掛冠去故魯生糾之

論內閣朕昔在青宮皇祖年間有逆犯職
生光捏造妖書謀危社稷離間皇祖誣害
大臣朕深為痛恨切齒自朕冲齡踐祚之
際值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孝德不光或
棄祖宗封疆莫顧幸荷上天默佑寶璽呈
祥肅朕憬然群奸敗露其元惡大憝雖復

九

芟除而脇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屢了特
諭開曉再三欲令場面草心咸與更始不
謂法紀凌替之後人心迷惘已深尚有等
未盡奸徒怙惡不悛密弄線索或巧布流
言蜚語捏寫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熒惑視
聽卿等可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
事衙門廣布軍番嚴加緝訪如有前項奸
逆確有的據即將正身拏住具奏細了研
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鞠造謀主使之入明

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文明之治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恭都督張國紀罪狀

罄竹難書內訾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指斥

中宮末云肘腋重臣殫忠弼亮贊協中興

今聞有伏養之奸藏頭露尾投閒抵隙思

為一網打盡之計伏望天語丁寧緝事衙

門嚴拿究治云云御史梁夢環繼疏恭

國紀罪狀引志選丹山之穴等語以傾中

宮有旨張國紀著革去爵祿回籍省愆

十

懿安張后係秉筆劉克敬所選性鯁直數

於帝前以顛倒舊章為言蓋指客魏也客

魏恨之時有匿名榜揭於後宰門屏列賢

反狀并斥賢佐命七十餘人逆賢恐疑后

父張國紀及被逮諸人為之孫杰即輔忠

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林下親似諸人而

由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以魏良卿女進

劉心選知之首疏恭國紀贊環繼之禍且

巨則李國播力救并休同官共救得免賢

猶遷怒劉良相并老奄馬鑑俱發鳳陽繼

殺之既殮復蘇衆聞棺中有聲而畏逆虐

焰遂埋之崇禎時始聽改葬焉論寧遠

解圍功進封魏良卿為寧國公良卿弟良

棟封東安侯魏鵬翼封安平伯餘官進爵

有差時北兵犯遼圍寧遠兵備表崇煥因

守不下踰月圍始解内外文武咸歸功逆

賢曰仰賴廠臣指授方略克奏膚功不有

殊典曷酬大勲吏尚書周應秋等翰林院

十一

楊景辰等太常寺林宗載等給事中吳弘

業等御史安伸等南京兵尚書王在晉等

俱具疏頌賢功德或合辭或單奏揄揚鋪

張歡呼舞蹈皆亦應之如響於是晉良卿

為公良棟四歲封侯鵬翼三歲封伯大小

九卿科道等官各加官保尚書都御史太

常太僕等銜蔭錦衣者幾千人陞崇煥為

右僉都巡撫寧遠表以賞薄缺望次年建

祠矣斯賞如故乃引疾歸

七年丁卯二月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為廠
臣建祠虎立太監李實疏請昭江西例地
方官春秋祭享蘇州名普惠松江名德馨
巡按徐吉疏同 薊遼總督閻鳴太疏請
為廠臣建祠薊州又疏請祠額內云人心
之依歸即天心之向順恭昭廠臣魏忠賢
安內攘外舉賢任能捐金捐俸卹軍卹民
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獨萃其全且於兵農
禮樂之司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弘

十二

亟請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額賜名
廣恩順天巡按倪文煥梁夢環巡撫劉詔
疏同鳴太鋪張功德足示擁戴矣人心二
句尸祝之疏幾作勸進之箋像安得不冕
旒禮安得不五拜三叩頭也昭曰恭昭心
足勝誅乎薊州生祠成逆賢喜甚巡撫劉
詔行五拜三叩頭禮兵脩耿如杞見像垂
旒執圭惡之止一揖不拜詔遂具疏奏立
遣緹騎逮下詔毆打問追賊刑部擬罪尚

書薛貞議以大辟論斬 閻鳴太又疏請
建祠密雲祠名崇德劉詔等疏同 又請
建祠昌平通州通州名章德昌平名崇仁
劉詔等疏同 又請建祠涿州賜名弘賞
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梁夢環疏同 又請
建祠河間又請建祠保定保定名旌功河
間賜名仰德保定巡撫張鳳翼巡按倪文
煥盧承欽疏同 寧遠巡撫袁崇煥疏請
為廠臣建祠賜名德芳總督閻鳴太巡關

十三

梁夢環疏同 天津巡撫黃運太疏請為
廠臣建祠賜名威仁閻鳴太卓邁疏同提
學御史李藩疏請守祠官運太迎像於郊
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詔儀至祠所
安置訖遂列班升墀率文武諸官五拜三
叩頭已又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身某
事蒙九千歲杖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某
日蒙九千歲陞拔則又叩頭謝致詞畢就
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皆汗下決踵運

太揚，甚得意焉。宣撫秦士文晉撫年志
變亦像前跪稱上公萬福五拜三叩頭同
而運大鳴太志，憂尤隆極醜態。宣大總
督張曉疏請為廠臣建祠，名陰勳。宣撫
秦士文巡按汪路張養素疏同。又請建
祠大同祠，名嘉猷。大同巡撫王默疏同。及
祠成，默托病不出，急逐之，而用張翼明翼
明至，無可獻媚，乃疏請為廠臣建坊，有旨
宣鎮赤城共請坊額，以示華表。著與名一

古

代崇功中書郭希禹疏請將自置山田二
百畝敬捐以祝廠臣喬松之壽。山西巡
撫曾爾禎請建祠五臺祠，名報功。總督張
曉巡按劉弘光疏同。登萊巡撫李嵩疏
請為廠臣建祠，有旨准於府城水城各建
祠以慰遼人戴德之誠。寧海院賜名果仁
蓬萊閣賜名留敬。山東巡撫李精白疏
延綏巡撫朱童蒙疏請建祠，賜名祝思三
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按莊謙疏同。督

理三山工部中何宗聖請建祠房山有旨
褒美祠名顯德宗聖。又疏稱房山知縣楊
齊芳願捐俸一百兩，士民高寧等願捐銀
二百兩置買香火地附祠崇報。上林苑
鄉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為廠臣建祠
有旨褒美祠名感思。督理崇文商稅戶
主事張化愚督理蘆溝橋務工部中曾國
珍各具疏請建祠，俱有旨褒美。一名廣仁
一名隆恩。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火

十五

年汪若極張樞智鋌上疏請建祠宣武閣
外有旨俞允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建祠
宣武門內順天鄉官通政司經歷孫如洌
同請賜祠名并祈御製碑文以便營建祠
名茂勳。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建祠
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州府嘉蔬署
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蕃牧二署
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勳。提學御史李
藩疏請為廠臣建祠永安門有旨嘉允時

內詹李永貞最用事家在通州富河庄藩特製高額送至其第永貞堅拒不納人心快之藩在賢門下與李魯生周昌晉稱三傑藩提挈大綱發縱指示昌晉論人語多暗刺不甚指斥姓名魯生胸藏鱗甲筆森戈戟遭者無不立碎時為之語曰一周二李其機莫比後昌晉持斧出易以劉蕡改語曰二李一劉其機莫儔五月監生陸萬齡疏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充塞聖道榛

十六

蕪子與公起而闢之廓如也故萬世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比隆尼山我朝列聖相傳大道始明顯皇帝中季東林偽學自立旗幟欲釣高名忍捏浮詞污蔑君父誣先帝為不得令終陷陛下為不能善始罪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筆之所必誅孟舌之所不赦者也恭遇申岳毓靈尼山吐氣篤生聖輔如厥臣魏忠賢抱百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披丹開導首

勸鑒輿視學竭力匡君立補累朝缺典而且清軍實以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宸居遙建而九賦無增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擾其最有功於世道人心為聖門之攸賴者也芟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亮就繫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即厥臣之誅少正卯也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孝此即厥臣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為魑魅糾結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為邪慝

十七

借冒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厥臣驅蔓延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厥臣之教佩服厥臣之訓念帝都為起化之地國學為首善之區伏願於監西勅建厥臣生祠後楹即祀寧國先公與啟聖先聖之祀同舉並行更願皇上製碑文一道勒石題揚奉旨自東林邪人聚結鼓簧淆亂國是構讐宮闈朕甚恨之賴厥臣獨持正議匡挽頽風一時門戶之奸

若鏡照胆兩朝仁孝之徽如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於安內攘外剔蠹除奸免稅捐逋扶良抑暴矜弁之徒得以貼席緩帶家絃戶誦皆厥臣思德所被太學諸生請於國學建祠祝釐其見彝好即着鳩工舉行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侯伯駙馬等官博平侯郭振明等疏略曰神宗末造奸人標榜為邪是非淆賞罰暗遂至夷狄盜賊內外蜂起蠢茲小醜吞噬

十八

全遼乃社稷有靈篤生厥臣獨受遺命一秉忠貞但知有皇上不知有羣臣但知有社稷不知有富貴但知有祖宗之法度不知有奸壬之把持故三朝要典一旦煥然此厥臣肯堂肯構之元功也至若邪黨逐而是非明巨艱戮而賞罰肅穢經無法而閭外之盜臣喪膽奸部趙逮而內外之貪墨寒心擒武長春而敵之詭計露敗宗社奠安皇上崇德報功自有凌烟之像雲臺

之圖臣等戚臣也衣租食稅歌咏太平寧敢忘厥臣奠鼎之功各願捐貲建祠乞賜額名以垂永久奉旨這所奏厥臣志存報國功在奠鼎斥邪以正墨剔蠹以法奸擒敵謀而隱憂消脩軍儲而遠威震美聯屬國氣懾狡夷其種、勞績朕所素鑒所請建祠致祝允協輿情如議行祠名德芳保定侯梁世勲武清侯李誠銘各疏請建祠一賜名著受一名鴻龜靈壁侯湯國祚

十九

襄城伯李守錡各疏請捐貲附祠共祝山東巡撫李精白先以麒麟歸瑞忠賢具疏後即畧送其第至是請祠請額內云厥臣仁威彈壓乎山川歲澤滲漉乎中外竟天之巍蕩帝德難名時雨之沾濡元勲丕著有旨祠名隆禧河道總督李從心登萊巡撫李嵩疏同山東巡按黃憲卿另有疏又有旨祠名湛思一祠二名於是議兩殿上懸撫前而按後馬鳴呼堯天巍蕩逆賢

而既為竟矣置帝於何地耶黃憲卿在京
已一再疏矣抵任後復繼疏請上標之日
二臣俱親詣殿前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
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
明精白易以多福多壽蓋惟恐頌禱之未
至也濟南巡道梁廷棟至期竟不來祠所
內奄李明道到河干部道侯手板堂恭延
棟以客禮謁於舟次奄送不登岸廷棟亦
竟行不顧歸即堅請終養時崔呈秀正奪

二十

情云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謹各
疏請為殿臣建祠祠名戴德此祠毀民房
二千餘間起建宮殿九重弘麗為古今所
無建標祠所真書大工見者駭嘆蓋大梁
守道周鏞祥符知縣季寓庸為之延經朱
童蒙建祠借用琉璃瓦鳴太公然稱人心
歸依天心故順精白公然稱竟天藐蕩鳴
呼逆賢縱無不執之念彼黨已顯然著據
戴之形矣 總督漕運太監崔文昇鳳陽

巡撫郭尚友巡按宋禎漢巡漕何早巡鹽
許其孝公疏據漕儲道朱國盛等工部等
官顧民景等知府劉應召等知州沈起津
等知縣劉芳遠等合詞請建殿臣生祠有
旨祠名瞻德 提督臨清工侍郎吳淳夫
疏請建祠祠名萃德東昌知府王克民收
進逆祠募疏不發淳夫疏恭之 長蘆巡
鹽龔萃肅疏請建祠祠名留恩時撫按建
祠已署龔名矣龔曰同衆焉見蔡忱遂具

二十一

疏獨建鋪張功德詞極斐豐萃肅既有內
外兼用之疏以媚呈秀今復獨任此舉媚
骨一副到處頂尖出色 湖廣巡撫姚宗
文疏請建祠祠名隆仁鄖陽巡撫梁應澤
巡按溫臯謨疏同應澤便欲建祠鄖陽荆
南道蔡善繼不肯申詳迫之再四蔡以掛
冠爭應澤奏疏已出聞帝崩追回 楚王
華燧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祝釐有旨
允王作帝藩屏不知何感於逆賢乃有此

舉 河東巡鹽李燦然疏請建祠祠名褒

熟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劉弘光疏同

淮揚巡鹽許其孝疏請建祠祠名瞻思總

漕郭尚友巡按宋禎漢疏同此祠上標之

日煮廟哀詔已頒其孝等哭臨畢即易古

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臨觀者咸為昨

舌 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建祠固原祠

名懋懿陝西巡撫胡廷宴巡按莊謙同疏

申詳逆祠司道府江浙山陝楚豫七省布

三

按兩司等官王道元等兵備則密雲張惟

世昌平張福臻泰州王化行霸州甯三翰

宣府張宗衡河東蘇進榆林楊所修糧儲

戶部則宣府王珍延綏夏如亨磚廠工部

周延長蘆運司孫鳳翔淮揚運使沈傳卿

知府則河間王建大廬州劉應辰登州王

廷誠大同李樹初無為知州沈起津合肥

知縣劉芳遠鄉官左之宜提計建祠四十

所作備者滿汝忠也疏請祠名者閻鳴大

等也稱功頌德翊揚贊嘆音亦駢語相答

四明之派其品定於此矣疏與旨不全錄

者不勝錄也錄萬齡疏者侮先聖而毀名

賢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若楚藩之捐助

蕪戚之建祠更有足異者蓋與國同休戚

即使改唐為周革漢而莽尚賴生虛之珠

諸呂太尉之入北單今乃齊心擁戴同念

國恩其由豈足食乎至郭振明儼為陸萬

齡後功生何以觀焉稱世爵死何以對二

三

祖列宗定逆案時竟不之及并史永安梁

應澤張鳳翼亦皆漏網而守正如蔡善繼

梁廷棟亦無格外之旌蒲州諸公不得辭

其責矣 禮部題應天主考有旨陳其慶

張士範俱着陞翰林侍講去舊例兩京卿

試俱用官坊蒞事逆賢抑左庶子賀逢聖

孔貞運何晉騶等而特簡其慶二人主應

天試徐時太孫之鄉主順天試供從編簡

超陞侍講真創見也 順天中呈秀子崔

鐸應天中周應秋子錄後各以廷臣論劾
說草鐸本房中書林萃芳錄本房江陰知
縣岑之豹是科選家有全選周錄三義津
津以魯蒙一面為榮者爾時主試者無不
極力獻媚浙江主考陳盟出題魏了手惟
天為大三句文王以民力四句蓋西湖遊
祠甫落成也應天擬題有擬此謂惟仁人
三句者張士範矯手頓足嘆為妙絕武進
知縣岳凌雲抗衆對曰今日之事上固不

三五

可得罪於朝廷下亦不可貽譏於清議這
能惡人三字也覺或傷天地之和張面赤
不能應其慶以冷語解之張次題仍出見
而民莫不敬五句湖廣李明睿錄叙並列
諸奄姓名江西主考倪元璐孟題出編
乎一句時方擬逆賢於宣聖建祠國學司
業朱之俊揭示通衢云上公之功在禹下
孟子上故倪公以此暗敷之三場策問有
云天下變生于猝而計生於豫自命之士

智畧輻輳其意欲仰射天琅而承奔肘下
頽愕惶反走是可嘆也又引王文成隆宸
濠語曰學者牖戶之謀泰於性命豈必鵠
湖所廢講哉使逆賢不敗倪岳二公危矣
後岳以忤政府左遷倪殉甲申難 兵右
侍霍維華疏稱袁崇煥有陞無陰功高當
薄乞以己蔭讓之以昭公道末微及崇煥
談欵之誤有旨切責去秋帝因溺水成病
至夏加劇維華聞之獻仙方靈露飲其法

二十五

取上號大米淘淨用甑蒸熟內放銀瓶蒸
取其汁飲之帝初御頗覺甘美久之傳論
不用而聖躬日漸浮腫醫藥罔効逆賢大
愠誚責維華維華知不可放拾遂故作相
左之態因崇煥請告急出此疏焉初維華
以崔呈秀吳淳夫荐起用其妻有為逆賢
甥孫者刺同稱愚甥孫婿人共笑之持公
封讓子廕知堯局將敗眼明手快故為異
同也 禮部題國子監秋祭有旨著寧國

公魏良卿行禮國學丁祭例遣宰相代奠至是禮部來宗道獻諛題良卿往行祭之頃狂風暴起殿上燈燭盡滅良卿驚悸仆地久之始能出聲未幾即有駢斬之禍帝彌留逆黨獻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之於孺子嬰也忠賢納其說令人諷張后后力拒不可曰從命亦死不從命亦死死一也不從命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

二十六

忠賢無以難乃承命召皇弟信王王既入深戒濟陽之覆轍復切南坡之異謀乃屢賜溫詞曲加慰勞忠賢等心乃安八月二十六日帝崩於懋勤殿信王即位大赦天下改元崇禎上大行皇帝謚曰哲皇帝廟號熹宗禮部擬信宗成皇帝御筆改謚為素成為哲新任南通政場所修泰崔呈秀奪情周應秋貪墨吏科都給事陳爾翼疏言聖主當陽衆正布列而東林遺孽潛伏長安希圖翻局乞勅下廠衛衙門嚴行緝拏云云按所修由給事陞僕少亦彼黨頭目也推為南通政恨甚因與同黨陳爾翼李藩等謀知局必敗思將累年血業盡卸之崔呈秀而恭告之以自解又以周應秋在銓貪穢無恥議并除去以孫杰代仍轉所修於北然後糾合衆力共持殊局推所修先發陳繼之李又繼之所修疏內微點呈秀復入應秋呈秀聞其謀至都察院罵李藩藩不敢動又詰孫杰罵之曰尔身從何得官從何得乃大家相國如此杰惶恐不能對呈秀因以清查經管錢糧挾杰且曰必令尔翼出駁所修差可恕耳杰唯唯呈秀始去次日而尔翼緝拿東林遺孽之疏出矣江西巡撫楊邦憲疏陳臣功德藐事奉聖旨已有旨了太監魏忠賢疏微臣久抱建祠之愧事奉旨建祠祝釐自是輿論之公廠臣有功不居更

孽潛伏長安希圖翻局乞勅下廠衛衙門嚴行緝拏云云按所修由給事陞僕少亦彼黨頭目也推為南通政恨甚因與同黨陳爾翼李藩等謀知局必敗思將累年血業盡卸之崔呈秀而恭告之以自解又以周應秋在銓貪穢無恥議并除去以孫杰代仍轉所修於北然後糾合衆力共持殊局推所修先發陳繼之李又繼之所修疏內微點呈秀復入應秋呈秀聞其謀至都

二十七

察院罵李藩藩不敢動又詰孫杰罵之曰尔身從何得官從何得乃大家相國如此杰惶恐不能對呈秀因以清查經管錢糧挾杰且曰必令尔翼出駁所修差可恕耳杰唯唯呈秀始去次日而尔翼緝拿東林遺孽之疏出矣江西巡撫楊邦憲疏陳臣功德藐事奉聖旨已有旨了太監魏忠賢疏微臣久抱建祠之愧事奉旨建祠祝釐自是輿論之公廠臣有功不居更

見勞謙之美唯辭免以成雅志時楊疏進
上且聞且笑又不發果逆贖現知之惠出
疏辭免廣西巡撫王尊德建祠疏同日到
右通政呂圖南急付還來後沅於無形王
後遂以不肯建祠稱守正不阿陞兩廣總
督南御史楊維垣疏劾崔呈秀工部主
事陸澄源疏論魏忠賢崔呈秀俱報聞維
垣疏中雖劾呈秀猶曲護忠賢內云廠臣
公而呈秀私廠臣忠而呈秀邪廠臣猶知
天

為國為民呈秀但知貪錢壞法等語有旨
奏內奪情事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
不得苛求已而澄源疏遂及忠賢猶未敢
訟言略曰忠賢始事先帝贊籌邊務拮据
大工亦人臣分內事何至寵踰開國爵列
三等先帝聖不自聖每詔旨批答必歸功
廠臣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姓名盡廢君前
臣名之禮甚至祝釐遍於海內譽之以臯
獲尊之以同孔且當時之臯獲同孔亦未

嘗有是贊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
四十八萬八千餘人忠賢誠賢必不屑與
之合轍至若呈秀貪淫奸惡聲竹難書臺
臣第舉其涯末耳有旨陸澄源新進小臣
如何出位妄言姑不究呈秀隨請罷有旨
回籍守制徐大化浙人也占居京師倡封
疆之議以殺楊左得忠賢歡心由三次考
察之部郎躡躡尚書宦緣內旨督理大工
侵尅錢糧無算復受銅商厚賄那借借薪
天

司庫銀二十萬兩司禮太監程呈芬妬其
希利內詆訾逆賢勒令開往至是膳瑞局
將敗與表姪楊維垣密謀令泰呈秀以為
翻身之地矣主事錢元慈嘉興貢生錢
嘉徵先後疏劾忠賢俱報聞元慈疏略云
崔呈秀減倫絕紀傷敗名教皇上大奮乾
綱鋤而去之臣竊謂忠賢尚在根源未淨
禍機終伏也皇上倘念忠賢事先帝微勞
信以不死亦宜勒歸私第散死士輸蓄藏

使內廷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彼魏良卿輩遂令解組號紳長為農夫以沒世是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有旨錢元愬小臣如何又來多管姑不完嘉徵疏曰竊見權奸肘腋道路寒心如魏忠賢者可一日這四凶之誅緩魑魅之投哉謹列其十大罪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君五曰無聖六曰刻剝藩封七曰濫爵八曰朘民九曰掩邊功十曰通

三

關節伏乞皇上獨斷於心勅下法司將忠賢明正典刑云々有旨魏忠賢事體朕心自有獨斷青衿書生不諳規矩姑饒這戶員外王守履疏奸臣罪狀事奉旨這所奏崔呈秀罪狀明悉着先行革了職為民追奪誥命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着冠帶閑住魏忠賢疏患病不能供職事有旨魏忠賢准私家調理隨奉聖諭王體乾掌東廠印高明時掌

司禮監印太監徐應元疏君恩愈深等事有旨准私家調理應元忠賢黨也為信即承奉上以從寵陞司禮秉筆忠賢既出應元力任善後之托上因其告病即准休致後謫鳳陽上御內教場閱操操畢令諸武奄俱赴兵部領賞諸奄既出傳諭內丁着各歸往私宅不許緩入而肘腋隱憂消於俄頃次日早朝上傳寧國公魏良卿降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降指揮同知安

三

平伯魏鵬翼降指揮僉事十一月降忠賢淨軍終往鳳陽時隨從甚眾聖諭下兵部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枉陷忠良艸菅多命本當肆市以雪眾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虎刀環擁隨護不勝其數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付彼處交割明白所有跟隨奸役着該撫按官即行擒拏具奏若有

疎虞責有攸歸尔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

示特志賢與履瑞李朝欽行至車城投宿

旅舍嚴旨既下朝欽先知之密告忠賢俾

自為計從衆立刻星散忠賢自度不能免

取酒與朝欽痛飲至四鼓俱縊於旅店崇

禎元年二月順大巡撫卓邁等奉旨將忠

賢尸殮之梟首河間府西門客氏九月告

歸私家十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收管

十一月上命乾清宮牌子趙本岐臨局管

三十二

死尸發淨東堂焚化其子侯國興與魏良

卿同日棄市其弟客光先與楊六奇發

烟瘴地面充軍李永貞者逆賢名下最用

事忠賢既退永貞即辭歸私家與名下丁

紹呂等密謀擁戴徐應元應元亦謫復合

紹呂鯉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銀五萬

兩三奄皆獻進御前後降軍承天安置

次年以李實空本係永貞填寫有旨逮問

法司擬決不待時即正法為崔呈秀聞忠

賢之計隨亦自縊法司擬交結近侍官員

律斬其子鐸與弟凝秀同魏志德希聖希

孔希孟撫民楊文昌亂昌董芳名馮繼光

傅之琮楊昌祚王祿蕭惟中俱擬烟瘴地

面充軍內魏良棟冒封東安侯年止四歲

魏鵬翼冒封安平伯年止三歲冒襲錦衣

崔鏜止七歲崔綸止三歲有旨崔呈秀於

薊州斬首示眾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

充軍魏良棟等既提無知准釋放以彰

三十三

朝廷法外之仁時廷臣追論忠賢之黨

都察院司務許九臯疏奏田尔耕李實徐

文輔有旨田尔耕先行削職為民其家產

及各處店舖著撫按官即時封固盡數籍

沒以充邊餉李實著降奉御發南京新房

閑住徐文輔著降小大者發鳳陽司香

給事中李覺斯疏奏忠賢十孩兒五虎五

彪有旨三法司會議具奏虎豹與李

蔓龍田尔耕之姪孫杰後移天撫日遂以

已死之崔呈秀苟且塞責而孫杰不列焉
彪為田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重鶴
時刑尚書蘇茂相左都督思誠大理寺署
印少卿姚士慎皆璫孽也曲加護持引職
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倪
文煥追贖五千兩吳淳夫三千李夢龍田
吉各一千解助邊餉田禾耕許顯純引職
官故勘平人致死律監候處決崔應元楊
寰孫重鶴引刑官不論情輕重輒用慘刻

三

刑具律發邊遠充軍獄上輿論不平甚
時劉志選梁夢環薛貞皆相繼論列就逮
而內外蒙狗起解無期給事中曾師稷昌
言虎彪為逆璫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結
之律寧有首從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
官律例巧為諸奸出脫且監候必於原籍
充軍必於附近物議沸騰豈曰無因今劉
志選梁夢環薛貞並奉旨提問竊恐法司
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也御

史吳煥亦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
夕就獄至不敢入與妻子訣今虎彪諸奸
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挂壁任意優游如劉
志選等皆係大惡巨奸或燕處於園亭或
潛藏於京邸與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
廟堂執法為璫黨創手公然抗疏陳辨云
云時新選科道命下彈擊璫黨無虛日於
是璫輔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璫家宰周
應秋及璫所拔用九卿郭允厚房壯麗孫

三

杰來宗道陳九疇呂純如阮大鍼等咸以
第斥逐回籍上既處忠賢即欲定逆案
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怒其不
稱旨諭以談誦贊導速化為題且云忠賢
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又舊輔
韓爌起自田間上召同三輔家宰王永入
有黃袱包一事指示曰此皆紅本媚璫實
迹也當一一案入之而爌等以不習三尺
對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

上乃令都御史刑部同事時張瑞圖來崇
道皆不列上問故閣部辭以無事實上曰
張瑞圖以善寫為瑞所愛來宗道題崔呈
秀父卹典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又問賈
繼春何以不處永光言其請善待選侍不
失厚道後雖改口稍覺反覆其持論亦多
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為真小人俱命
增入遂定逆案頒行天下提逆賢時而論
首通內奄王體乾劉崇者烏程故輔沈淮

三六

也首秦王安致逆賢用事者霍繼華也逆
謀殺人羽翼逆賢者魏廣微崔呈秀等人
也首票內奄出鎮降反主試各官削奪逆
賊一切嚴旨鋪張逆賢勞績誣生祠建
逆者顧秉謙也擠蒲州韓島程朱聊城朱
者廣微也為馮銓前驅而擠廣微者即銓
也擠銓者又呈秀也謀與大獄私圖報復
者銓呈秀徐大化楊維垣等也引祖制設
立紅牌嚴旨逆廣微反處決熊廷弼者馮
銓也而助銓殺弼者徐大化也嚴刑慘酷
以鐵鍊六君子者許顯純也部題呈秀父

卹典潛稱在天之靈竟等於二祖列宗者
來宗道也題逆孽魏良卿代素廟郊天享
太廟釋奠先聖者亦宗道也援徐中山王
例請封逆賢而公者豐城侯李承祚也素
廟病篤矣尚致揭逆賢欲進寧國為王見
嗤於王朝用者崔呈秀也素廟將崩召崇
禎矣閣中撰一贊勅臚列逆賢功勳力摹
曹瞞九錫文者黃立極等也崇禎正位矣
猶致書魏良卿欲為逆賢造謠金像者大

主事

梁守道周鏞也在內羽翼布惡者王體乾
為首李永貞李朝欽徐文輔石元雅為從
嗚呼外廷如此內奄不足責矣

欽定逆案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維帝
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
明逆順是以經凜無將之戒律嚴交結之
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監魏忠賢環狡
下才僞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
逆窺微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饗富貴使

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敢肆其毒痛乃
一時外廷諸臣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婦
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
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握利權而筦兵柄
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於三
封稱謂浸擬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
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沛元克逆孽次第
芟除尚有餘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觀
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迹其矯誣

三

烏容輕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
臣將發下祠頌紅本恭以先後論劾奏章
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
推情再三訂獄首正奸逆之案擬於五刑
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者
另疏處分姑開一面之網此外原心宥過
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
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脩職業共遵王路
悉斬萑苻無曠官守而假事誇張無怠思

雖而借題恭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
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尚宜懲
毖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一首逆二人依謀反律凌剝處死
魏忠賢 客氏

一首逆同謀六人依謀反律減等決不
待時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國興 劉若愚 若愚 屢疏辨改監候

三

一交結內侍十九人俱監候處決
劉志選 傾權母后 通內外 謀逆 梁夢環
與志選 傾權母后 通內外 謀逆 梁夢環
謀情 罪惟均 合 吳淳夫 九 違 李變龍
附奸 承 旨 田 吉 竊 勢 官 轉 倪 文 煥 拜 逆 為
望 仇 奸 許 志 吉 附 逆 旨 派 賊 薛 貞 劉 錫 一 來
若 仇 奸 許 志 吉 附 逆 旨 派 賊 薛 貞 劉 錫 一 來
竟 何 辭 許 志 吉 附 逆 旨 派 賊 薛 貞 劉 錫 一 來
已 足 李 承 祚 請 封 逆 旨 派 賊 薛 貞 劉 錫 一 來
抵 償 李 承 祚 請 封 逆 旨 派 賊 薛 貞 劉 錫 一 來
逆 罪 嚴 冠 軍 會 欽 程 紹 逆 旨 派 賊 薛 貞 劉 錫 一 來
竟 致 孫 如 洌 不 倫 明 奸 騙 駐 陸 萬 齡 婦 奸
名 教 田 尔 耕 許 顯 純 崔 應 元 孫 雲
罪 魁 田 尔 耕 許 顯 純 崔 應 元 孫 雲

鵬

楊襄

張粹

乳

以上

附十九人

一交結

近侍

次等

十二人

俱附

近衛所

光軍

魏

廣微

首

合

誦

附

陰

行

贊

導

失

儀

徐

大

化

頌

心

擁

戴

等

贊

導

失

儀

徐

徐

秋

項

武

三

為

我

首

楊

建

至

十

祠

馮

立

持

策

羅

文

歷

多

人

借

推

公

侯

霍

同

閣

鳴

太

歸

美

請

建

七

何

親

良

御

交

建

逆

鐵

祠

尤

為

禍

內

心

順

執

死

李

魯

生

倡

建

中

執

人

之

說

為

一

二

維

垣

代

徐

大

化

秀

秀

秀

秀

秀

秀

秀

欽

以上

五人

皆

詣

附

贊

導

李

之才

郭

郭

郭

一

交結

近侍

又次

等

一百

二十

七

人

俱

坐

賁

徒

三年

納

贖

為

民

顧

東

謙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馮

銓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崔

在

天

之

聖

王

紹

嶽

中

頌

古

處

分

稱

在

天

之

聖

王

紹

嶽

中

頌

古

處

分

翔

逆

賢

第

銓

春

給

郭

允

厚

題

封

逆

賢

第

銓

春

給

郭

允

厚

題

封

逆

賢

第

史

55

574

史

55

574

史

55

574

史

55

574

史

其郭尚友疏有掃逆如阮大誠
使郭巧楊所修不敗封爵張文熙姻戚盧承
為獲欽頒請刻黨籍李藻姓家叔至智鉅俱碩
紅彈多智鉅善類自邵輔忠至智鉅俱碩
屬善類美贊導秦士文親器誦七既單明翔撫肅寧
城工楊焚哀不避嫌疑陳以瑞揮致瑞瑤長
得張文郁督工起身李際明治品供落成泰
遜張文郁督工起身李際明治品供落成泰
士文至際明俱諂附周宇魏弘政張

聚垣郭希禹張一經五人俱諂附

四十三年

史 55—575

上三人俱科呂下問部屬也黃山一宗同
雙以上二十一人俱應補入贊導史安

張鳳翼 梁應澤 袁崇煥 李守錡 伯

李誠銘 侯 湯國祚 侯 梁世勳 侯 俱建祠

曾楚卿 姜逢元 余煌 朱繼祚 華

琪芳 楊世芳 吳士元 張紳 俱恭修

要典 道 田一甲 疏 胡 曾 恭 孫 碑 余 一 疎 李

將有 奇 朱之俊 陸 萬 齡 忻 得 罪 門 戶 以 一 疎 李

京堂 用 朱之俊 陸 萬 齡 忻 得 罪 門 戶 以 一 疎 李

子題 瑞 敗 急 泰 陸 以 在 高 署 監 祠 於 太 學 之 後 外

慶 張士範 鍾 南 中 周 錄 瑞 黨 何 廷 陳 具

浙 江 王 試 出 維 天 敬 五 句 試 出 見 而 民 吳 陳 盟

之 袁 煥 乙 丑 以 進 民 力 四 句 大 二 句 以 頌 逆 祠 落 成 寓 意

覺 斯 成 侯 三 殿 功 逆 瑞 豈 兩 寅 少 以 逆 祠 落 成 寓 意

光 兵 三 人 因 獲 武 長 奉 封 南 軍 項 美 李 國

楷 蘇 茂 相 侯 殿 功 成 莊 起 元 順 順 風 張 惟

賢 公 王 在 晉 尚 林 宗 載 科 吳 弘 業 科 段 國

璋 科 俱 寧 遠 以 上 曾 楚 卿 至 此 俱 應 補 入

詔附頌美

定逆案者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周道登
冢臣王永光憲臣曹于汴也當大慈斬除
之後自應窮治其黨上以副聖天子錯枉
之權下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春秋之義
首嚴亂臣賊子而必先治亂臣賊子之黨
法至嚴也王永光葉以本兵領美矣以頌
瑞之人而定附瑞之案恥孰甚焉且也楊
世芳以蒲州公之戚薛國觀以沈惟炳之

里

友俱邀恩一面之網於是同事者皆援例
而逃史議孫法紀以佐天子者固若是耶
即就案中論之亦實多可商者人臣非有
大功不許封公侯此祖制也所司朦朧奏
請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律也今道
尊魏良卿斬矣而奏請三封之周應秋何
以不辟也交結內官近侍人員者斬謀殺
人造意者斬而顯行通內之霍維華孫杰
馮銓邵輔忠羅織熊案之徐大化楊維垣

何以未減也又律上言大臣德政者斬何
況奪寺而首建生祠之潘汝忠何以律免
也又律子孫罵父母者絞此就愚氓言也
劉志選梁夢環甘作鷹犬直攻張后忍下
華歆之毒手顯行成濟之操戈懷奸如此
駢斬何疑而僅擬一絞何以平人心也三
朝要典明為逆賢權書矣而纂修之曾楚
御朱繼祚等何以竟置格外也捐助之楚
藩建祠之勲臣捐貲之侯伯頌美之張惟

哭

賢常亂緒獨不可奏請處分乎黃立極等
身入綸扉而滿朝頌德遍地生祠不聞諍
正焉用彼相顧秉謙身居首輔而播惡成
禍皆出其手區區賄徒遂足蔽厥辜乎至
閑住一款為居官不職者設耳諸人既屬
逆賢私黨豈容復廁衣冠之末而猶以不
職之例例之乎州莽放論竊謂劉志選梁
夢環應始崔呈秀決不待時妻妾沒入家
產籍官其通內顯著孫杰等熊案主謀徐

大化等與首開禍始之顧秉謙題請三封
之周應秋首建生祠之潘汝忠應照吳淳
夫等監候處決其借說在天之來宗道叩
首九千之黃運太堯天帝德之李精白哭
爭要典之孫之獬與原擬充軍閻鳴太等
俱應改發口外為民做古投諸四裔之義
具原擬賸徒張我績郭尚友等應改充軍
王默上樑不出猶知羞惡應仍入為民一
項其贊導漏網張樞袁鯨等纂修要典曾

四十九

楚卿朱繼祚等試題頌美張士範陳盟等
建祠頌美史永安張鳳翼梁應澤等頌美
漏網王永光蘇茂相等申詳生祠司道張
經世甯三翰等與原擬閑住黃立極等應
俱改為民具楚藩與勛臣郭振明等應題
請停爵革祿用示懲創袁崇煥通時雖云
邊功亦應題明請旨定奪內呂鵬雲雖中
旨京堂而即乞差自遠晏逢元擢筆一嘆
隨遭斥逐二人應與閑釋許其自新取如

紀蔡繼善梁廷棟王光民曾櫻石萬程應
加優擢為守正不阿者勸夫如是庶乎得
刑罰之平矣

天若遺民筆

先撥志始卷下終

五十

先撥志始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文秉撰秉字蓀符吳縣人大學士震孟之子是
書江南通志作六卷此本乃僅二卷然首尾無闕
或卷數有分合耶所記皆明末遺事上卷起萬曆
訖天啓四年下卷起天啓五年訖崇禎二年如妖
書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以及魏忠賢亂政崇禎欽
定逆案之類靡不詳載自序謂首紀國本著門戶
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
先撥志始所謂辨之於早也又別一抄本後附逆
案十九頁有跋云欽定逆案一冊與先撥志始微
異得之石惠珍家而石則得之馮涿州家有刻本
因錄於館中又附東林列傳十頁乃江陰陳鼎所
編又附魏忠賢建祠二頁此三種皆非秉書不知
何人彙附於卷末也

守汴日志一卷

〔明〕李光壁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七年李昆等刻

光緒二十四年孫叔謙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守汴日志

一卷》提要

原序

戊辰冬余再過杞友人侯敬韋持大梁李君熙亮守汴日志一編示余曰此李君避亂金陵時病且革口授其子鑾且戒之曰吾三度圍城中萬死一生所親歷今雖死不忍忘然信口追述復語俚字所不暇計他日有爲我刪乏者汝其圖之鑾泣而受之以付梓今四十餘年矣子盍校之以成李君之志讀數過乃刪去繁複二千有餘言稍加竄之嗟乎明季當辛巳壬午間中原寇讐已極然賊素無大志唯務殘掠攻陷城邑不能自守雖烏合寔繁而撲滅猶易乃秉鈞者專講門戶而置封疆司閫者復養寇氛以邀爵賞號令不一痛癢不關任賊出入兩年攻圍三次而無有發一矢以相救者勢窮力竭舉汴而委之波臣然後起舊督于纍囚付以討賊之任資既剛愎趣戰復急師攜糧絕一敗塗地賊于是入關入晉勢同拉枯不二年而神京遂陷然則汴之存亡固天下存亡所繫也使當軸者早爲汴計膺城者盡如汴之堅守賊焉能得志至此痛之思痛可爲慟哭矣然汴以孤立

危城當方張巨寇軍無銳士度無見糧百計環攻人皆死奮斬首俘馘往往而有至於因甚羅雀慘同析骸猶莫不北望哀憤思爲厲鬼以殺賊此亦可見衆志之成城而去兵去食者之果可與立也且夫王有根周世忠之勇決張堅張爾猷之謀略而李君更以精悍之才奮其忠智不惜貲產不卹妻子周旋於鋒鏑之間之數君者或爲諸生或爲市僧或生或死要皆立志較然之死靡貳豈不皎皎與日月爭光而足以愧當時之操國柄擁重兵者哉嗟乎使李君車營

之計得行通饑饋以活飢軍引援兵以挫賊勢內外夾擊縱不盡殲必且潰去而乃有謀不用坐待死亡徒使五百壯士冒險持糧斬手憤泣自投墮下而城亦隨之以盡不亦重可哀乎龐勛之亂圍刺史杜愔於泗州者凡十月食盡人爲薄餽以給賴處士辛讜冒圍出入引輯援師卒完一州汴之危急何減于泗君之智略不啻如讜謀之用與不用而有功與無功異焉蓋幸則爲辛讜不幸則爲李君古今來仁人志士奮區區之忠以扶傾救禍爲已任而卒于無成賁

恨以歿者何可勝道凡皆李君之類也讀是編者可
以知其人而傷其志矣

康熙己巳秋八月七日鄞縣周斯盛祀公譔

重刻守汴日志叙

衡茅之士未始無才而苦於謀畫之不用稽考之儒未始無學而患其忠孝之不知夫忠孝不知則學非所學邊問其事業耶李君熙亮守汴日志一書世之覽之者無不惜其才而余獨深服李君之學明社之移也虛兵糜餉縱寇殃民不獨汴爲可慨方李君奮義勇殫勤勞於圍城之中至再至三愈出愈奇非平日講明於君臣大義者何以能此志中附載當日邸報朝廷有汴城堅守不屈文武軍民忠義可嘉前諭作

速旌敘何至今未行之旨此李君之所以不遇夫我國朝崇祀鄉賢李君雖不遇於一時未始不遇於千載也昔狄武襄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兵法岳武穆覽經史恂恂如書生若李君者雖功名不類亦可云無愧矣嗟乎聖賢教人無非躬行實踐自來小人皆極有才而助惡黨逆爲天下笑豈非學術不明之故哉茲李君族孫漱芳明府因差來滇出是編重付梓余故樂而爲之序

道光乙酉秋九月雲南學使者通政使司參議錢塘陳鴻拜謹

重刻守汴日志序

李漱芳明府自湘奉差來滇因公接見爲人忠寔伉爽學養醇粹與余談甚相洽詢其家閥知爲大梁名族因獲讀其族祖熙亮公守汴日志一書見公忠義智勇毀家紓難數出奇策以挫賊鋒黃侍御澍所稱有豪傑之作爲有聖賢之心腸洵非虛語乃車營之計不行至於勢窮力竭萬死一生終以無濟公之才不遇公之志可悲矣按史崇禎辛巳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枋及副

將陳永福拒却之冬十一月自成再攻開封壬午春二月復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中自成目賊攻益急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六月開封圍急楊文岳合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衆皆潰九月巡撫高名衡議決河灌賊賊偵知之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廬舍人民蕩盡賊浮艦入城無所得拔營西去日志載崇禎辛巳正月賊攻河南府巡撫李仙鳳出勦河北土寇副將陳永福往維陽收輯殘破未回二

月初九日賊自雒疾走三晝夜十二日直抵汴廵撫高名衡合文武禦之十七日陳永福子陳德射傷自成左目十八日賊遁破密縣走登封十二月二十三日夜自成屯土堤羅汝才屯繁塔寺二十四日賊攻東北門不克壬午正月賊南遁五月初三日賊屯閻李塞十五日左良玉兵次朱仙鎮十七日賊夜遁二十五日賊復回閻李塞六月十四日賊掘河口上流七月初三日賊以掘河不能淹城反礙攻城之路殺倡議掘河者八月初二日衆請巡撫總兵出師陳永

三

福笑不應高名衡答以且緩半月初七日高名衡令搜民糧九月十六日河水灌開封城陷西南賊俱遠遁東北賊溺死無算周王北渡梁鄆陵曰黃河之沉開封天也闖寇有智伯攻趙之舉而水勢不從至於決灌寇營或有局外條陳非守城者所與聞也鄆陵之辨河決有同日志而射傷賊目之人與其年月史與日志皆不合豈射賊者固陳德而歸功於其父耶汴之久圍其罪在左良玉之擁重兵而不速援若高名衡雖用車營之策未必果能剿賊然知其不能勦

而安於不剿國家安用此怯夫爲當析骸易子之日飢而死何如戰而死名衡雖未倡謀掘河而坐失事機使餐蛆茹泥之衆皆爲魚鼈咎將誰諉平若熙亮公者謀雖不用亦可以愧當時之秉國鈞握兵柄而進退失據者已是爲序

道光丙戌春仲雲南分巡迤南使者長白佟景文琴撰

四

重刻守汴日志序

嗟乎流寇之亂至明季極矣而吾鄉實當賊衝方賊之陷洛而趨汴也鴟張豕突虐燄滔天謂汴可指日下而卒之以百餘萬強梁之衆攻一區區孤立無助之危城或敗或遁至再至三而究不能得志而一時豪杰之士登城守陴厲忠義悉智勇至於餐蛆茹泥苟延殘喘白日晝昏冤鬼夜哭終無貳志而卒乃委於河伯之一怒則汴之亡非賊之能亡之也天亡之也亦非天之肯亡之也乃當事者不用吾家熙亮君車營

五

之計而自亡之也夫熙亮君一總社耳非如撫鎮諸公高爵厚祿膺朝廷之重寄而作餅充餉設錢募役不恤其家出城乞師毅然自任不惜其身凡其枕戈盡瘁奮智勇之略而愈出愈奇者苟非忠義之所固結何以至此至車營之計論者謂當時即用亦未必有濟夫爲人臣子值事勢艱危計無復之而復鼓其百折不回之氣以冀天命之一回則又安知其不爲勝下之炮與尺許之牆也若高名衡之藉口於援兵陳永福之微笑而不應誤國殃民束手待斃復何爲

哉復何爲哉茲因熙亮君之族孫漱芳明府奉差來滇得借讀守汴日志一書哀公之遇壯公之志而不禁歎息痛恨於當日之擁兵縱寇而坐失事機者也因撮書其大略於簡端而論之如此

道光丁亥仲春雲南提學使者翰林院編修同里李棠階拜撰

六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二日戊戌賊攻河南府



七

須髯如張睢陽復起再保
危城吏民所倚明社暫延
厥功有以君財何人乃一
儒士

蕭成孫村謙贊



守汴日誌

大梁李光壁熙亮甫編

男鑾節菴甫較訂

孫爲淦山濤甫重梓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二日戊戌賊攻河南府
叛兵共起雒陽失陷所在震動時巡撫李仙風出
勦河北土寇城守副總兵陳永福往雒陽收輯殘
破未回二月初九日甲寅賊乘汴兵盡出疾走三
晝夜十二日丁巳直抵汴梁辰巳時馬賊三百偽
稱官軍到西關居民紛紛入城午未時步賊及大

營隨至巡按下令築門固守賊攻西城祥符縣知
縣王燮領衙役兵登城堵禦巡按高名衛守西門
守道蘇壯推官黃澍協守西門左布政使梁炳守
東門右布政使蔡懋德守曹門東門之開封府知
府吳士講守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門周
藩承奉曹坤左長史李映春率周府勇士八百
人登西城守禦下令民間能出城斬賊一級者賞
銀五十兩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
石擊傷者賞十兩百姓挈刀矢登城者紛紛恐後

十三日戊午生員張堅獻懸樓式

先是城垛口用卓面門版蔽礮矢仍打透我兵手足不能施至是張堅獻懸樓式用大柏木三上排橫木十餘如筏其廣可跨五垛或三垛出垛外四五尺每樓容十人賊臨城下我兵從上用火礮砲石擊之樓堅厚礮矢不能入又高出能蔽身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黃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一夜成五十餘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己未擊殺賊甚多賊忿射終日

先是賊穿城六孔伏其下我兵城上擊之不及今從懸樓視而擊之無不中者賊怒甚射終日箭插城垣如蝟

十五日庚申賊昇雲梯百餘座有高至城之半者置濠邊將來攻城我兵擊死昇大雲梯賊四十八人朱之滄縫城殺賊得首級一顆

賊以四十八人昇一大雲梯將抵城下我兵放大砲擊之俱死隨發萬人敵火礮悉燒之并燒死紅甲賊首一人之滄宗生員也縫城誘賊與言斬首

一級賞銀五十兩

十六日辛酉總兵陳永福夜砍賊營直抵城下賊掘城見石礮

陳總兵在雒陽聞賊攻汴兼程赴援二晝夜至西關三鼓繇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砍死賊無數遂統騎兵至城下巡按令永福子德看真開水門放入於是人心鎮定步兵貪取賊遺騾馬次早尙在小西關接戰被傷頗多一兵登屋手刃七人賊不敢近亂箭射之乃斃西城有石礮十八層賊見

而懼遂不敢攻

十七日壬戌守備陳德射傷闖賊李自成左目陳兵時出城擊賊

闖賊雜衆賊中至城下窺視陳守備射之中左目下深入二寸許抱頭驚擁而去始知爲闖賊也闖暗子之名自此始賊時出挑戰陳總兵發卒迎之至濠各退賊意誘我兵深入以擊之我兵亦以賊衆我寡不中賊計也著藍甲賊首一人忿恨躡追爲陳兵所斬

十八日癸亥黎明賊前鋒西向逡巡終日至夕遁去時傳左兵將至又傳保兵渡河賊解圍遁破密縣又走登封

此第一次圍賊寇汴無曹賊也精兵不過三千脅從之衆不過三萬乘汴空虛攻我不備耳賊羅汝才混名曹操十九日甲子祥符縣知縣王燮督衆修葺城垣晝夜兼功十日告竣

三月初一日丙子各官募兵選將添設營伍爲未雨綢繆之計

巡按高名衡添設清眞營選將陳濟民中軍李文華領之首道蘇壯設道標營中軍趙世忠哨官蘇頌領之

祥符縣知縣王燮亦於是日創立社兵社長副選五總社

按省城八十四地方立八十四社擇民有一二千金產者出兵一名或兩家合出一名萬金產者出兵二三各巨商亦然每社社兵五十名擇殷實有素行生員二人爲長副領之外選總社五人按五

所五門各置一人統之北門後所總社潁川郡王在鑪南門前所總社原武郡王第四子鎮國將軍肅湘西門右所總社生員曹鼎東門中所總社宗貢生朱在鉉曹門左所總社舉人常惺凡四千二百不餉之兵諸上臺時加勸賞長副各銀一兩紗一端總社銀五兩緞一端各送匾獎勵無事則團練習藝有事則登陴守禦且得資其物力以濟城守之用也

十二月二十日辛酉城中喧傳賊將至左所總社關

各官令各社另擇

時前後中右四社俱有總社修飭器械練習兵士各有紀律獨左所總社常惺謝病督理無人因命各社公議另報

二十三日甲子賊遣其黨貼僞示於曹門祥符縣夜召壁爲左所總社

是日未時賊七騎飛奔曹門貼僞告示二張於柵上守關兵追之莫及是夜賊大營至閭賊屯土堤外應城郡王花園內堤去城十里曹賊屯繁塔寺知賊

必攻東城王知縣夜半遣人召壁爲左所總社使者誤召壁父父適病辭王知縣大怒鄉紳張文光謂壁曰召壁非召壁父壁次早同見知縣遂領兵符統左所社兵各照汎地防守

曹門至北門爲汎地

巡按任濬守曹門開封府知府吳士講推官黃澍協

守曹門祥符縣知縣王燦守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周府承奉曹坤鄉紳張文光協守北門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都司譚國禎協守東門守道蘇壯守西門巡撫高名銜守南門

赴援曹門東北角

副總兵

陳永福守南門

赴援曹門

二十四日乙丑賊攻東北一面曹門至北門丁兵失利降賊未時北門失月城

初督師丁啟睿領兵三千自南陽赴汴就濠邊築壘防守賊至一戰輒敗兵悉降賊北門月城爲賊所據有上至壘城者守北門回營加銜都司李耀率數十回兵各持大柳椽躍過甕城盡擊賊落城下王知縣急擲火盡焚之曹承奉率周府勇士用土築門至其半門上鑿二孔時有賊來拆門者從

孔中鉤住斬其首遂不敢近

二十五日丙寅下令民間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斬賊驅民負門千餘掘城城上用磚石擊死甚衆照賊掘處擲柴燒之火晝夜不絕自曹門至北門環亘十餘里

賊至城下磚石火藥併擊之有穴城入其中者磚石不能擊繫柴加烘藥下燒之賊自出周府出葦柴官府買葦柴無幾強半出之社中

二十六日丁卯賊攻東北愈急社兵有殺賊者卽報

開封府及總社記功

東北角賊掘一大孔用大砲攻城傷兵頗衆巡撫來赴援城上用一大砲擊殺賊更多

二十七日戊辰賊率衆數千於曹門北濠外對城扎營掘城一大孔陳總兵赴援與賊晝夜力戰

賊拆城開二丈餘大砲十餘並放步賊先登馬賊繼之我兵亦放大砲十餘步賊至半途者一擁而下死者無數每夜對攻數十次至曉稍歇

二十八日己巳夜城中失火黃推官詣失火家立逮

其人梟示

齊承差家牛人王才醉後向火延燒草屋三間一

城驚惑黃推官恐姦人乘機斬之以狗戶謂人謂人

二十九日庚午下令爲衆設食巡撫三鼓發硃帖令

黃推官速撥牛兵三百赴援東北角隨發總社兵

卽牛人

曹門牛兵僅二百七名壁每社撥社兵十名又發

令箭向東門賊所不攻處於中所總社撥社兵二

百名卽刻赴援東北角壁思牛兵數少不足用遂

九

設錢千緡置城上臨時雇壯丁每次人給錢百文

餅四個百姓蜂擁願雇雖日用數萬人不缺巡按

聞之喜曰此化少爲多之計每一處告急或用百

人二三百人悉爭先願往壁日製厚餅三千個送

城上至二月初二日凡十萬有奇巨商巨族各送

餅千百不等

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賊用陰門陣城

上以陽門陣攻之多備鉞楮每日就賊掘處城上

分中掘透

賊驅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悉倒

洩城上令僧人裸立女牆叫罵賊砲亦倒洩每社

預出鉞楮五百件鐵索水桶百餘件照賊剝處計

某時起約一日半十八時方至城牆中城上分中

掘透其孔以磚石長鎗擊刺賊不能存後賊不剝

直穴更旁剝小穴以避之

初二日壬申賊墊柏臺城上築方臺保督送蠟書

賊伐柏墊數臺長十丈餘廣五丈餘高可三丈二

晝夜而畢上容百餘人放大砲攻城城上用方木

九

長丈餘廣厚二三尺者築一方臺高出柏臺三丈

置大砲擊之柏臺之賊悉死生員張爾猷獻懸砲

式立長柏木三如鼎足懸大砲其上望柏臺擊之

連斃數賊保定總督遣兵扮乞丐送蠟書云大兵

卽至巡按任濬傳示城頭群情愈定

初三日癸酉闖賊誘殺丁兵三千杖賊首李狗皮四

十

丁督師兵三千旣降賊闖賊恐爲內應誘至老營

點名俱縛手斬擲蓮池內賊頭目李狗皮攻北門

闖賊怒其弗克責之

初四日甲戌雪取民間毳被二萬件爲兵禦雪屢奪賊洞三十餘處

巡按召壁曰大雪濕衣兵寒難忍須各給綿被或毳條禦之非立辦二萬件不可壁曰若逐戶求之緩無濟事但嚴勅總社卽社長副可立辦也巡按卽出硃牌仰李總社卽刻取綿被毳條二萬件爲兵禦寒如違定以軍法從事壁持立雪中衆環視每社兵一名出十件一當店五十件巨商三十件

牛兵亦歸告主人出十餘件不等未及晚城頭山積次日雪霽巡按仍召壁領給原主賊剽城成洞我兵連日在城上分中掘透直入逐賊出據之因洞之大小容兵多寡賊有復來者擊之不能入

初七日丁丑懸二千金賞奪一巨洞

賊在曹門北心字樓下城頭原依二掘一巨洞我兵城上掘透賊在內死拒兵莫能入巡按初懸千金賞未有應者復硃書有能奪此洞者賞銀二千兩并銀置洞口上朱呈祥領百餘人先用柴懸入

洞中之半加烘藥隨以多柴填燒極熱賊不能存乃灌水百餘斛帶短刀跳入容兵五十餘人前後凡三十六洞俱以兵守之賊竭十五晝夜力盡爲我用於是人心愈奮

初八日戊寅雪夜出師襲賊營斬獲甚多

是夜三更大雪巡按任濬令選奇兵五百繇水門街枚出傳令總社約以暗號奇兵過濠外分數處砍入賊營賊驚起奇兵退走濠內賊躡追各洞兵齊出斷賊歸路奇兵復回合殺一處斬七百八十

三級推官黃澍同壁立城頭渾身雪厚寸餘竟不自覺

初九日己卯柴將不敷社長副下地方搜柴

周府葦柴令宮人運出圍外騾車數輛晝夜載運壁每日五鼓喚鄉約撥地方四輪車十五輛載周府及社兵柴每一社兵出柴五束十束後至二三十束共得十二萬束有奇至此將不繼社長副持令箭各搜本地方或一家三五十束及百五十束者惟曹門最多又得十餘萬束

初十日庚辰闖賊殺掘城賊

數十賊持刀驅賊負門持短楸入原掘洞口我兵在內奮擊莫敢近欲另掘又爲懸樓磚石擊走回至濠邊持刀賊乃盡殺之屢驅屢殺如是終日死者萬餘

十一日辛巳添築城牆七生誑賣牌坊折上方觀音二寺磚

東北一面城牆薄者添厚三丈命廩生盧可傳監修生員宋體仁李景等七人呈理刑廳有隆慶癸

十二

卯科聯名坊一座係生等祖坊今願賣但受半價黃推官賞銀二兩令總社折來估價壁卽役兩地方夫二百人折之上有題識乃布政司官錢所建七生姓氏亦不同因白刑廳以公家物今日爲公家用七生不得而賣亦不得而輸也於是各上臺俱遣人折舊坊壁祖坊二座係勅建者亦不免先是周府委閩書堂買磚百姓運至城上一二片者給錢三五文每日運者不竭至是附近磚盡矣乃令盡折上方觀音二寺磚擊賊惟殿宇折外半

壁而已

十二日壬午賊併力急攻添築城牆七層陳總兵胯下放砲擊死賊萬餘

陳總兵守大洞口連日與賊戰賊齊放大砲百餘步賊隨砲聲上城城被砲打城上砲連倒洩三五尊總兵置一大砲於胯下命速點曰忠臣不怕死砲竟不倒洩百砲萬弩齊發打死賊成一血衝衝賊砲中傷我兵亦多我兵愈厲擁奮而前對陣處無一線之隙急取王府及各寺廟門千餘添築城

十三

牆一層築七層乃止

十三日癸未賊放地雷自斃萬餘

賊於東北角之南陳總兵之北貼城牆外壁剗一穴約廣丈餘長十丈餘每日以布囊運火藥其內無慮數十石置藥線二長四五丈大如斗是日馬賊千餘俱勒馬濠邊步賊無數已時點放藥烟一起迷昧如深夜天崩地裂聲中大磨百餘及磚石皆迅起空中碎落城外可二里馬步賊俱爲齏粉間有人死馬驚逸者城上城內未傷一人裡半壁

城牆僅厚尺許卓然兀立此真天意非人力也賊於是有退志

十四日甲申賊徘徊往來攻打稍緩稽察社兵射死磚石擊死併斬獲賊共七百四十有八東門馬將圖殺范文舉

是日賊意懈攻打俱緩惟砲聲未絕有遠入城中十里者鉛子重可二三斤范文舉擊御車人有勇力被賊擄去奪大黃馬一匹龍鱗甲一副銀八十兩斬賊二級奔回東城下守東門馬將遇獲壁

十四

至東門與譚都司驗明回曹門申明巡按巡按批許縋入至東門見梁布政使梁不允曰不曾有梁布政三字復回白巡按日已暮馬將利其有夜殺之竟不可得而問也

十五日乙酉賊解圍南遁

老營賊五鼓拔營攻城之賊未動午時賊馬飛奔呼衆賊速走自西北往東南揚塵蔽日

十六日丙戌任巡按令總社啓門壁發鉞檄啓之隨黃推官王知縣單騎視賊營日暮入城

壁令往來軍民併力齊發片刻即開壁騎馬戎服前導黃推官王知縣各騎馬行周府方丘二小內使亦同往周視賊營牛驢頭皮腸肺間以人屍穢滿營內外約廣八里長二十里以繁塔寺爲聚糧之所糧深三尺

十七日丁亥收難婦點牛隻

是日午時賊所遺婦女二千三百餘人悉歸城下因收月城內禁兵民掠奪俟其親屬認領陳兵驅賊及民間遺牛三萬餘頭任巡按欲半價買給民

十五

耕黃推官坐城門下人給小票令壁門內驗票收牛壁告巡按曰此牛賊與兵皆不暇餵唯食草根泥水腹有宿滯不出十日必死巡按召獸醫問之亦云然事遂寢壁夜送米二石麵五百斤令難婦用十鍋作食苦無柴吳知府有柴千餘束未用壁往取給之次日除親屬領去外尙存三百餘口悉送尼菴每人給麥一升

十八日戊子闔視城垣分任修葺

黃推官召壁騎馬同出門外王知縣張伴讀俱往

自曹門至北門十餘里凡剗三十六處幾爲平地尸橫遍野斷髮滿地死傷者無慮十萬令地方夫掩埋十日未畢各分任修城堡黃推官命壁修曹門以北第七堡給官銀二百兩壁辭出私錢每日雇匠役百人社兵助工百人夜亦如之大洞廣二丈小洞七各丈餘令家僕數十監視填實城垛口五十七凡五日夜用錢三萬八千二十三日癸巳告竣

十九日巳丑四將領兵赴汴

六

馬丁張賀共領兵三千自汝寧府赴汴悉令沿壕結營看守修城修完仍遣之去

此第二次闖曹合攻汴精賊不過三萬脅從之衆約四十餘萬攻城死者幾半二賊到朱仙鎮點閱精兵除死亡外重傷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俱以方卓仰昇而去左鎮駐杞縣二日追至偃城白沙河與二賊連戰十有八日屢勝之已而左鎮回襄陽二賊走項城殺西兵三千
總兵左良玉兵號十萬賊畏其名前之解圍蓋聞

左兵自東來也惜其遽回襄陽不能撲滅致有第三次圍城之禍

二十七日丁酉王知縣召壁議灰

先是賊甫去壁卽告黃推官曰修城不患無磚患無灰可取所拆牌坊下及寺廟中石燒之王知縣令立五十餘窰而汴人俱小窰每窰不過百斤日不足用因召壁再議壁家有灰三千餘斤灰販魏德欠壁灰一百二十包約一萬五千斤壁盡出助可供三日之用黃推官王知縣竭四十晝夜力躬

七

視版築城垣一新賊偵者見金城如故疑有神助賊去之夕壁至北門見王知縣默然不語詰朝王知縣至曹門謁兩院出召壁勞之曰我在北門不知曹門事適見兩院俱言守曹門全得總社力晝夜策應甚爲勞苦

巡撫高名銜獎語罄私囊以濟公率衆社以成城功在社稷允宜首題

巡按任濟合巡撫高名銜上疏曰總社李光壁統領社兵戢和衆志日有斬獲更爲衆設食始終不懈

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特賜拔貢

王知縣行取赴京暨辭總社王知縣許焉既而曰此曹門黃年兄地宜往商之及見黃推官黃曰李總社有豪傑之作爲有聖賢之心腸守城視爲左右臂豈容辭去

闖曹二賊連陷十七州縣三月二十二日寇睢州徐吏目開舊東門策馬先逃城遂陷賊入城搜掠財物未殺一人

三月二十七日賊攻陷歸德府夷其城殺慘甚

四月十二日合土賊袁時中抵杞縣夷其城闖賊欲袁賊先攻汴袁賊懼夜半拔營東去闖賊追至臺州連戰敗之復歸圍汴

四月二十八日丁卯諠傳賊將至悉登城守禦巡撫高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協守西門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都司譚國禎協守東門總兵陳永福守南門開封府知府吳士講協守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門署軍捕同知蘇茂灼協守北門推官

黃澍守曹門兼守北門

五月初二日庚午賊至城外

賊頭哨先到馬賊徘徊土堤上步賊於堤外曳枝揚塵作疑兵狀

初三日辛未賊老營至城西屯間李寨

閻李寨距城二十里闖賊屯其中衆賊頭目環營其外從廣約十五里曹賊屯橫地舖相去不遠

初四日壬申賊後隊俱到堤上賊馬往來不斷時有遊騎下堤將至城而旋步賊下堤刈麥我兵亦出

城刈麥

濠外堤內俱有麥將熟賊數十百人爲羣分頭刈麥兵亦出城爭刈賊東兵西爾不相值偶遇時兵多賊卽走賊多兵亦趨避自此至十三日辛巳附城麥俱盡僅存土堤邊麥矣

十三日辛巳左總兵及丁楊二督師領大軍援汴前鋒至朱仙鎮賊遣三千騎往偵

十四日壬午賊焚燬餘麥近土堤未刈之麥也

十五日癸未左總兵屯營朱仙鎮

總兵率大軍收土寇劉扁子等連營四十里號四十萬賊騎三千俱被擒斬

十六日甲申夜闖賊踉蹌移營馳拒左兵

闖賊知偵探賊被殺懼甚盡棄營中器物而走

十七日乙酉陳總兵遣卒偵探賊營

難民自西來咸云賊已夜遁陳總兵選健卒往探果空營滿載遺物而歸

十八日丙戌悉放民出運賊營物

壬

賊遺麥豆甚多魚雞鵝鴨猪羊之屬及金銀器物牀帳車輛衣服無不備其精好者盡爲兵有民日擔糧二回自此至二十三日兵民約得麥豆二萬餘石

十九日丁亥齊世相自賊營歸

世相上舍也負才學從商丘梁縣令遊二月間爲賊所掠凡賊營動靜悉知之自朱仙鎮扮乞丐至城下吳知府雅識之開門放入

二十日戊子巡按嚴雲京遣牌過河推官黃澍往迎

是日午時二承差持巡按渡河牌自柳園渡河到城下黃推官隨過河往迎鑒選社長副八人領社兵一百二十人從之壘送至河上

二十一日巳丑黃推官見巡按於封丘言賊狀甚悉巡按渡河不果

推官欲巡按過河彈壓巡按意不決而止

二十二日庚寅日將暮黃推官引兵過河壘同都司陳篤忠迎之河上

壬

二十三日辛卯丁營將官楊維城自朱仙鎮逃回至

西城下言丁兵失利左鎮南去賊將復至

維城至城下叫門內丁營中軍吳國璽識之自巡撫總上言朱仙鎮失利甚詳賞酒食及錢與公文令投丁督師處後仍有回文至

二十四日壬辰賊塘馬先回營

營中諸物已盡惟麥豆猶有存者兵民往取之見賊馬奔回

二十五日癸巳闖賊老營復回閭李寨

賊馬往來堤上步賊驅民刈堤外麥打糧賊三二

百爲羣走五六十里外惟曹門外止二十里懼土兵黨一龍截殺不敢前

二十六日甲午五門俱放兵民出城打草採菜

五門俱用磚土掩其半留其半仍備磚土於旁時啓閉嚴出入兵刈草飼馬民刈草一擔賣錢二百後至三四百野菜堪食者每斤賣錢五十文後至五百自甲午至庚子凡七日俱如是

六月初四日壬寅巡撫捕姦細霍賣婆搜金銀六錠寸斬於市

丑

霍賣婆引一少婦假採菜出城送至闖賊老營霍能言王府事闖賊喜給金四錠重四十兩銀二錠重一百兩且囑送王府宮女一人到營中給銀十兩霍進城有惴恐狀內丁營都司張吾銳搜筐中得金銀呈巡撫正法遂禁婦女出城

初五日癸卯斬經紀李瞎虎於南隄

瞎虎名遇春開園戶能領御諸經紀自四月二十八口閉門至今銀一兩賣麥四斗遇春暗令騰其價每兩二斗黃推官親詣南坊擒遇春斬於市遇

春臨刑云有麥八百石願以贖命黃曰不要汝麥

只要汝頭遂斬於是麥價如故

初六日甲辰至十六日甲寅兵民糴糧者五鼓至晚擁集不散

十四日壬子賊掘河口上流

賊用千餘人掘河使逆流而上水勢緩高不過五寸三日流滿海濠更勝十萬甲兵

十七日乙卯五隅俱閉戶絕糴

客糧已盡民糧不賣從此乏糧矣

丑

二十日戊午巡撫發銀差役張四教楊三樂買糧定價麥四兩一石雜糧三兩一石

二役訪有糧家輒往與銀或一百石二百石三十石令送西南二坊時雖苦累尙可支吾

二十一日巳未黃推官發銀委總社買糧

壓具申文糧從民便不可定價惟取其足以養兵民若干買若干賣無損於兵無損於民無損於官黃推官淡然之批准照行

二十二日庚申買糧二百餘石

壁訪有糧者踵門勸諭麥一石給銀五兩或五兩三四錢雜糧一石四兩或四兩五六錢仍僱役夫運至曹門坊付經紀賣

十三日辛酉兵民赴曹門坊糴糧

兵民及婦女如蟻有竟日不得糴者有躓傷者

二十四日壬戌分定散糧期三六九日散曹北東三門兵糧餘日散民糧兵下城者卽斬郡王青矜各從厚給於是兵民不相擁日午糧卽散盡

二十五日癸亥委劉社長總管賣糧錢總社專力買

糧

市僧以賣糧錢付社長劉光祖仍易銀付總社買

糧城頭積錢二日無易者時民間銀一兩換錢一

千八百鑒因囑光祖每銀一兩多給百文於是換者遂衆有預交銀者光祖會計甚當

二十六日甲子推官黃澍結義勇大社

暨大白旗於曹門上大書汴梁豪傑願從吾遊者立此旗下

二十七日乙丑郡王鄉紳士民商賈無不願入社

四方豪傑及土著智勇之士悉至約得萬人

二十八日丙寅刑牲祭

關壯繆侯與衆飲血酒盟

黃推官發銀十兩命總社設祭壁令生員張爾猷市羊豕雞酒等物是日拜告關祠以大銅磬盛酒壁手割雞血其中徧飲之

二十九日丁卯製旗幟備器械編隊伍給信票

黃推官發銀二百兩令總社製旗五百餘面限二日成令舉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瑄籍記人給社

票一紙凡腰間繫無憂繒者皆大社中人也

二十日戊辰旗幟器械備

器械逐名領給旗號按五方色整齊鮮明

七月初一日巳巳揚兵城頭謁見巡撫巡撫悅甚備

盒酒銀牌郡王鄉紳總社及各頭目俱下馬飲三

爵給銀牌一面

曹門展營前茅巳至西門見巡撫中權尙未盡起周城四十里人馬絡繹旌旗蔽空陳總兵稱賞不已

初二日庚午朱舉人造冊分職掌定五營頭目

中權舉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瑄統領後勁生員

許印瑄員致雨統領前茅浦江郡王闕名原武郡

王第四子肅湘統領右翼遂平郡王闕名寶寧郡

王長子闕名統領左翼南人守備程丹統領皆徽

杭商人

初三日辛未闖賊怒殺主謀掘河賊

賊恨水不能淹城反將海濠注滿廣處四五丈深

三丈餘雖欲攻城不能飛渡又撥萬人取土填故

道因殺主謀賊

初四日壬申造冊成職掌悉定

左參謀宗室朱了了右參謀山人朱洞左中軍官

鄭雲鴻右中軍官張時雍監紀官吳之琮紀正張

爾猷耿玄總社兼管總巡事李光壁客將謝廷璽

初五日癸酉合營大操

在北鹽坡內操終日始畢

初六日甲戌請巡撫上方寺閱操

寺外高處置巡撫坐中軍白下操合營巡撫曰二

日新兵焉能合營過堂閱視可矣中軍又曰昨日
已下過營請先閱操後過堂巡撫見練習頗熟喜
曰此勁旅也賞銀二百兩

初七日乙亥出師擊賊大勝之

寅時發兵黃推官領總巡督陣門外逐賊至土堤

外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二人奪馬九匹布帳器

械百餘件射殺三百餘人未暇割紙此圍城來第

一大捷土堤賊敗走大營賊喊聲將近收兵進城

獻巡撫驗功賞銀三百兩自此每日出城往往有

小捷

初八日丙子陳總兵置酒晏勞將領以牛酒飯餅大

饗士卒夜出南門劫賊營斬二百餘級

是日五鼓劫賊營於土堤上盡殺窩舖中賊割其

首收其布帳食物從此各營或交戰或劫營無日

無之

初九日丁丑東嶽廟施粥三日

城中婦女數十萬晝坐衢路夜即臥地死者不可

勝數黃推官見之惻然選鄉約五人社長十人椽

史三人施粥於東嶽廟三日用米四十五石

十一日己卯義勇營擊賊生員王有根殞焉

王有根鄉紳之璽之子開封府學生員也皆坐轟奮勇直前迺土堤被賊砍倒社兵奪屍昇回黃推官備棺葬城下爲文以祭之璽止一子家亦貧薄巡撫推官各贈賻五十兩

十二日庚辰巡撫手書富人姓名凡十八家共借銀三萬兩立完一萬

十三日辛巳盡以前銀犒軍

得河北檄云十四日援兵渡河城中悉發兵接應故用此賞

十四日壬午東北角烽火連起未見船隻人馬總兵劉澤清過河擊賊兩日皆捷營中忽自驚擾仍退還河北

十五日癸未壁創車營式欲夜出北門直抵黃河接濟河北兵馬開運糧道

用四輪車一輛車廂上一面從橫釘欄木六板高八尺長與車齊以榆柳版厚三寸者釘欄木上版

中作五六小孔看外放銃每車一輛用大麻搭二大鐔六以四盛水二盛火藥載大砲一臨放安車輪下銃四杆用十二人四人推車八人放火器備水與麻搭者此係木城防賊用火箭也自北門至朱家寨僅七里每里三百六十步每車長兩步不等左右分列兩行在右者釘右廂在左者釘左廂各一千二百輛共用二千四百輛先於城中演熟推車之法乘夜令識路人爲導開北門一擁便到朱家寨賊卽聞之且驚疑不知何物賊來攻時營

无

盤已定有大砲鳥銃賊不得近城上設左右兩翼援兵每翼用大砲手二百人安大砲百位賊攻車營之左左翼放大砲擊之攻右右亦如之大砲可及十里七里車營儘可防護此車借之民間一呼可集且不損其車事畢還之壁家製成一輛十五日晚呈黃推官驗看并言推法用法黃甚喜賞鑒造車家人各銀牌一

十六日甲申推車式上西城同黃推官見巡撫巡撫詳視大喜賞大銀牌一命五門速如式分造

曹門造八百輛南北東西四門各造四百輛

十七日乙酉賊剽土城周圍俱盡土城舊外城也去城五里在土堤內

賊剽平土城如壁立前此猶間留一段至此盡矣下掘濠溝以防出入間留一二小路晝則下土城哨探夜即用草塞之周圍俱步賊每夜發喊鳴更火光不斷馬賊俱在大堤上

十八日丙戌曹門將官高祿領兵夜切賊營被賊斷雙手衆兵奪回昇至城上黃推官一見枋聲痛哭給麥一石米五斗銀五十兩

辛

回家一月全愈河水衝城後猶能渡過河北

二十日庚寅道標營中軍周世忠罵賊而死經綸社社副井大漢爲賊擒去

世忠本西關市肆人有膽氣勇力絕人出城擊賊以馬蹶被擒賊逼之降世忠大罵不屈賊怒磔之武生井澄狀貌雄偉人稱爲大漢善弓馬是日同出亦被擒不知所終

二十二日辛卯曹門東北角場一段斬管工衙役徐文科及作頭張二

先是此處本一郡王監工所修洞內未用磚土填實僅以柏木門板塞其中連日大雨遂壞殺二役連夜修完賊不知其故訝曰又開一小門何爲於是城上安一小門以疑之

二十四日壬辰賊放毒烟燒葦草

曹門外南北隅有葦坡數十頃兵民日出刈葦賊亦刈葦飼馬是日賊用毒烟燒三日夜城上見烟直起聞氣臭知有毒各含檳榔甘草置大缸百餘於城頭滴注水及甘草解毒之藥毒烟不能爲害

壬

二十五日癸巳賊移三營於曹門外

正東土城外三千賊扎一營名新營東北土城外石牛角地方扎二營僞副將羅賊僞都司張賊

二十六日甲午總社繳回推官原發買糧銀一千六百兩

前此猶曰少糧至此將絕糧矣無處可買遂將銀繳回計三十五日凡買糧一萬二千四百七十餘石止銀一千六百兩循環運轉

二十七日乙未賊斷送麥壯丁五百人手悉至門外

壯丁五百人各負麥三四斗自城西青孤堆過河夜走大堤外經賊老營被擒盡去雙手驅至西門望城跪拜投濠死者半進城者半闖賊斷手必至尺部曹賊止斷手指一半間有斷中三指尖者猶不至爲廢人

二十八日丙申申請巡撫給義勇大社總巡劄付

照得義勇已成營頭各官俱有職掌軍事浩繁必有分理察得貢士李光璧心細于髮才大於淵急公敏能多謀善籌合行委用爲此仰本生管總巡

三

事務一切軍容之不整器械之不精人材之不堪事機之不便者本生不時巡察務使人皆超距之雄營成細柳之壘事平叙功本生其首也勉之

二十九日丁酉製車營布帳及食用小事

礬白布爲帳凡八十餘件一切器用俱備

八月初一日戊戌演車營

於東鹽坡列車成陣願爲前驅者三千餘人

初二日巳亥請高巡撫陳總兵蘇守道吳知府曹承

奉同看車營擇初二日庚子出師

車營內安大帳房巡撫上坐總兵僉坐餘以次列坐細閱車營皆曰好適有卒於城外生擒一賊至極肥大卽礮車營前黃推官白巡撫曰今民間十兩銀易麥一升不得乘此時人尙有力猶可驅使推官願以車營出城取糧不用官軍一人只義勇大社兵足矣城以外推官與李總社任之但祈總鎮發火器手四百城上左右救援總鎮微笑不應巡撫問壁曰道路豈無崎嶇乎汝能熟識乎壁曰自北門至河上大道如砥路旁草莊被賊前已燬

三

盡有大樹百株令健見上樹遠瞭賊來某處卽大呼某處有賊巡撫曰砲揚起放無力七里遠能擊死賊乎壁曰揚頭大砲十里外恐不能命中車營甫抵河上每車取一人得二千四百人倚河爲背水陣信砲到城上城上放砲以四里爲的河邊放砲擊三里遣善泅者踰河請援河北兵有不飛渡來乎河北兵直抵濠外札營連放兩日夜大砲賊不能近車營河北兵有不盡渡乎河北糧有不多運乎不戰功成賊惟喘喘過賊未至時壁曾詣

河上閱視此路並無坑穴兵法云知彼知己又曰
得地利者必勝此之謂也巡撫曰西兵前有信八
月出關中秋前後可到吾兒前月初四日進京面
聖請援料今已到河北且再俟半月何如衆皆默然
黃推官拂袖出帳外抗聲曰事不可爲莫若澍盡
焚其車跳入火中作厲鬼以殺賊吳知府出慰曰
半月亦不爲久姑待中秋未遲黃曰此時人有日
食半殮者猶可用力若半月後盡成餓殍能驅餓
鬼而用之乎無論中秋卽重陽亦無援兵也巡撫

聞而不語乘馬上西城各官俱回汛地竭二十晝
夜之力竟成壽餅矣

初三日庚子五門夜巡撥兒兵俱割首級獻

周王報功每一級要賞錢三千文

一門有七八級或二三十級者五門已時齊至端
禮門要賞賞訖買民間食一顆猶直銀三四兩數
目如是王與巡撫傳令擒活賊于是無獻功者
前此皆割負麥民或出城民首也

初四日辛丑巡撫買糧不得盡委富民巨商宦商買

追不出者發鎮標撫標各營將校自追各有折數
坐名某人買糧若干石每石初折八十兩後折一
百三十兩追完萬金者生員張養蒙崔應星也應
星完萬金猶不免一死貢生崔應朝完七十五石
其人竟無下落有完三五千兩一二千兩者亦多
不完者營官百方煅煉死而後已每至欠糧家先
捉幼男女以大鍼數百刺其膚號叫冤慘至九月
十五日各營押追者仍紛紛未已聞巡撫至九月
心亂亦不知其詳任群小十餘輩內外作祟殺死

富民殆盡

初五日壬寅推官出示令民間報糧親至一二家驗
視管糧通判彭士奇往搜之獲糧一石賞報者三
升取其十之七八隨予直胥役兵士隨去敢有取
一文錢者立死如是者旬日至十五日後搜亦無
也

初六日癸卯周王令宋張二伴讀搜王府及民間
糧搜出照巡撫例一斗給銀四錢搜不出亦無苛
求

初七日甲辰巡撫發令箭搜民間糧

一將弁領數十餓兵持令箭直入人臥內囊篋盡開至掘地折屋破柱以求有一搜竟日不了者有一日搜六七次者若糧盡取去揭一帖於門某日搜某糧若干惟郡王府第僅免一搜然猶閉門以避雖管理府事鎮國將軍無不搜至八九月之交則糠粃鹽醬油醯無不搜矣兵士或假令箭沿門搜索搜獲隨予銀幾分滿城紛紛俱搜糧者往來巡撫莫克禁亦不自知令箭幾枝命黃推官覈數

而已

初八日乙巳人相食

有誘而殺之者有群捉一人殺而分食者每擒獲一輩輒折脛擲城下兵民就取食之至八月終九月初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親相食不可問矣十五日壬子巡撫以中秋大賞各營總兵令各營鼓吹終夜兵士皆坐梁口上飲酒高歌鎮標營賞銀一千兩撫標營六百兩大小各營二百兩有差共賞一萬一千三百兩有奇

十六日癸丑令鄉約報民間牛驢馬驢充餉

鄉約開數目報理刑廳即遣人召其人送城上給價每給兵肉一斤準糧一升五日俱盡矣

十七日甲寅開五門放婦女

先聞闖賊有令窩舖內藏匿婦女者斬放出三萬餘口任其所之有持數升糧復進城者

十九日丙辰壁申文理刑廳連年河工未修今賊又掘開隄防每九月十七日俗傳河神生日必發水若微流漸至猶可無患萬一怒浪滔天爲之奈何

壁備木料人工願造小船一隻以防不測伏候裁奪理刑廳批造船爲今日第一急務木料人工本廳自備借重門下督造可也一隻之外不妨多造黃推官發榆皮四十斤麩麤二十斤爲匠作食壁復措雜糧四斗南瓜十個木匠八人鐵匠一人六日造船一隻廣一丈二尺長三丈可容百人極堅緻篙櫓皆具然力已竭不能多造撥兵三百人昇至曹門九月初二日出城擊賊欲度濠復昇置濠中作橋以通往來兵收盡日已暮黃推官命樂把

總看守樣二枚以鐵索繫之十五日夜水至樂把
總乘船走黎明聞往繁塔寺莫能追也

二十日丁巳食牛皮皮襖

二十一日戊午取市肆藥材

山藥茯苓蓮肉爲上巡撫盡昇上西城次則何首
烏川芎當歸廣桂芍藥白朮地黃黃精門冬從蓉
兔絲子車前子又其次樣子皮杜仲川烏草烏柴
胡白芷桔梗茯苓無不食之

二十二日己未民間食水草水蟲糞蛆膠泥新馬糞

三

城四隅有鹽坡水深三四尺忽生纓絡草鮮嫩可
食男婦入水中隨取隨食水綿本不堪食亦強吞
之水中小紅蟲他時取以飼金魚者皆縫紗布爲
囊取之各曰金魚子入蔥油炒食味似魚米每斤
賣八百錢後至三千錢絕無矣食屋上瓦松每斤
賣二百錢後至一千二百無有矣糞堆中子燥肥
白寸長積一二年者愈多悉掘食之食盡食膠泥
有騎馬者過群隨之拾其新下糞炒淡黃色用水
吞之

二十四日辛酉婦女街頭賣藥酒

人食藥材面目浮腫用甘草廣桂煮湯飲之立愈
色如黃酒一文錢一杯

二十五日壬戌安留報粳米起獲四十包

安留揚舉人家僕報通許劉生員避難曹門內書
院前蓄有粳米黃推官親至其家搜屋後厠間四
壁實壘果獲~~四十包~~每包八斗送巡撫二包餘昇
至城上將校人給三升兵三合煮湯以延殘喘

二十六日癸亥陳總兵雨豆數夜

无

二十七日甲子仍雨豆

總兵潛令人以黃黑豆撒街衢及空閒處次晨餓
民見而拾之群相訝曰上天雨豆救我殘黎有拾
至半升者

二十八日乙丑獲張賈密茶八百包每包七十觔

一車夫報理刑廳張賈藏茶甚多往視之獲八百
包每將弁先給十斤兵一斤以滾水漬去汁曝乾
爲末入麵少許作餅食之或食葉及煮食亦可

九月初一日戊辰城中白骨山積斷髮滿地路絕行

人神號鬼哭天日爲昏

間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鬼魅棲墻下敲人骨吸髓自曹門至北門兵餓死者日三四百人夜則城頭寥寥處處鬼叫官府與諸郡王將校旦夕北面而哭黃推官製絕命辭三十首

初二日巳巳客將謝廷璽領大社殘兵出城援賊

已時點兵未時收兵並未見賊惟右翼程丹領南人尙近千入日夜登城北望號泣枵腹之衆焉能負戈

初九日丙子生員張爾猷搗麥一窖計三十餘石城頭奄奄殘喘不能動履者聞之色起謂性命可以再延須臾

一老農住曹門下藏麥一窖張生員訪知之而不識其處乃至其家謂曰汝有麥不敢賣不敢食埋之何爲我爲汝起送城頭活官府郡王功甚大更爲汝留少許自食老農點首曰埋在甕前張生員開窖先以六斗報黃推官請委官驗起一郡王誤聽六斗爲菰豆菰豆磨粉最佳推官令壁取數升

作粉公用盡發之得三十二石送巡撫一石守道五斗諸郡王將弁分食五日

此第三次闖曹二賊合圖汴步賊十萬馬賊三萬每一賊有馬三匹脅從之衆近百萬

十四日辛巳夜河伯震怒水聲遠聞

十五日壬午黎明水至城下西南賊俱遁遁東北賊溺死無算

十六日癸未水大至黃推官坐城下壁與張爾猷抱土率兩營兵塞門水從隙入勢不可扼推官登城

壁領家丁數人於甬道上紫箬甫完水聲如雷衝開曹門水高丈餘進門輒南下壁距門未五十步倖免遂乘筏至轆軸灣從間道汲水登城請黃推官速移居因新署在城門上爲甕川門已衝去倘甕川一陷衙舍俱陷曹門北有舊署三間在城牆實地可速移之壁復歸家紫箬黃推官夜半方移移未畢已陷矣僅攜其孥出衣物食用及二婢俱流是日南門先壞北門衝開至夜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

十七日甲申黎明滿城俱成河漢止存鐘鼓兩樓及各王府屋脊相國寺寺頂周府紫金城惟壁所居土街乃夷山頂水及門基門內皆乾地避水者滿集壁乘筏上曹門中途被風阻回

十八日乙酉壁復乘筏上曹門中途落水幾死黃推官遣善泅家丁李用柳體直過河請救泛一木水上三晝夜始達土堤監軍道王燮得推官手書連夜督二十餘船自乘小船從北門揚帆直入高巡撫黃推官各乘舟到紫金城上見

周王抱頭痛哭遂請王北渡官眷五六百人同行百姓有在城頭屋角樹杪者俱漸次渡過河北柳園煮粥食難民壁二十五日始得攜妻子乘筏至河北噫此古今未有之苦古今未有之厄也
闖曹發難逆惡滔天屠名城殺豪傑所至風鶴或棄城先逃或一二日而失守或三五日而旋陷惟汴梁七晝夜恨攻安如磐石二十晝夜對壘斬馘不少五月圍困萬死一生猶能一心鎮定百折不回萬苦備嘗錚錚自信者濟濟有人焉今汴梁已

成澤國夫復何言

崇禎癸未九月初二日大梁李光壁述於金陵旅次附題叙邸報

崇禎十五年十月日江西道監察御史黃澍

題爲守汴爲古今奇苦敘功爲鼓舞微權乞速覃皇仁廣勵忠義以作後來榜樣收未散人心事云云
內云貢生李光壁生員張爾猷或提兵城下或巡緝賊頭要皆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爲命者可無分別優敘以示勸乎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汴城堅守不屈文武軍民忠義可嘉前諭作速旌敘何至今未行這本內有名各員併黃澍任清通行議敘奏奪朝廷褒忠酬勩典宜優速以示風勸該部卽與覆覈不得再稽

兵部覆請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敘功必繇巡按取其詳察確知今汴城事局變換追核殊難黃澍事內身經其言可據着卽照本議覆俟蘇京疏至再行參稽覆敘
兵部一本守汴爲古今奇苦等事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守汴文武各官及鄉紳舉貢人等勞辛備至忠義可嘉宜與敘賚特典以昭激勵高名衡加兵部左侍郎病痊起用仍賞銀四十兩任濬實授京堂起用不必加級黃濁王燧已經考選候俸滿日優陞京堂各賞銀三十兩梁炳授三品鄉銜致仕賞銀三十兩蘇壯加二級吳士講于新任加一級各賞銀二十兩蘇茂灼彭士奇加贈二級廕一子入監讀書陳永福加職二級賞銀三十兩陳德加職一

四

級賞銀三十兩譚國禎十八員各加實職一級無實職者從小把總加授楊銓朱恕俱授七品京職李光璧選授知縣張爾猷功貢優選吳之琮加級改授車登科謝廷璽復原官承奉曹坤司禮監優敘

原跋

都門舊書肆中偶見此冊其原序已失餘有銜名係仲霖黃公題也予脫汴阨二十有三載洪濤惡狀時入夢間對此蠹編愴然有感李氏固德黃公甚獨搜糧之事予亦願頌德焉蓋壬午之六月廿七日黃公會至予寓正所謂勸諭賣糧時也先府君濬一公詳言邑破入城狀見今家口頗多饑殍難給廳役驗糧者謂困中之麥

一

不足三十石蒙慨然捨之而去未浹旬而糧廳彭公至矣其衣貌頗類長者乃親閱斗數竟欲均取十一石據云取半以給兵留半以養民此憲諭也更有見價先府君哀辨過激雖不怒亦漠然如不聞也此後始圖窖藏至八月初每夕密出四升以二升雜白米黃著牡丹皮乘夜亟爲屑用充次午之一餐計予腹日可受麥兩合耳先府君必取二升手付蒼頭令匿袱中且窺

避搜括者往給先八叔蓋叔家絕糧已月餘其寓相去尙里許也中秋日院司道府會議周王府曹承奉言昨盡盤倉廩畧充俸糧至十月一日更無一粒可支矣相視皆掩泣然予家之麥本可延初冬乃混同土著漫被強分嚮非浮河而出計至九月二十三日我家與叔家一十餘口當同作餓孀夫死一也若不得效死於城破而誤死於食盡將不彭公是怨而誰怨哉

肯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三月十五日梁熙書於京邸之心遠樓

又跋

天水郭給諫克昔在垣中曾見決水灌寇之議因嚮予以諮其詳予謂黃河之沉開封天也闖寇則有智伯攻趙之舉而水勢不從至於決灌寇營或有局外之條陳非城守者所與聞也予於壬午六月十五日登上方寺鐵塔之最上層見黃流東去漫漫如舊其南來數渠爲自成所督挑者承映日影明滅如線賊騎蟻聚蜂攢往

三

來相視卽援兵且何能一人到南岸乎嚮使城內車營果可以北抵河干自援兵南視當不異螳臂奮轍孰肯策一旅同置死地乎在黃公矜張憤激勢若必行用以鼓閭閻同仇之氣消健兒內嚙之萌亦不可謂非勝算也若夫輸攻之智愈狡而巷戰之志不衰則賊計自失耳蓋辛巳春自成因洛陽兵變而襲其城此流寇陷府城之始也其氣驕甚謂沐梁可一蹴而破不意

流矢傷其目既不得射者之主名遂誓屠開封以雪其痛且營賊皆倡爲俚語云開封破時雖若蒂亦定剝三刀語既播傳販夫竈嫗咸爲咋舌虐焰日熾人知必死此三版可沉鎮營之所以一卒不貳也予嘗怪夫中州爲輿地通衢沉城爲滄桑奇變耳目之前傳聞多有失實卽此編車營之說豈不啟坐失事機之疑予故因給諫之言再爲縷書俾覽者折衷予言得以不沒

四

枕戈者勞苦之情事足矣

皆

康熙乙巳季秋望後鄢陵梁熙再跋於鞏昌公署之霜霽閣

跋

此書舊有刻板歲久漫漶欲重梓之未遑也

甲辰三月

侍御鄢陵梁先生得一本於京師慮後世不知大

梁守城之苦與受禍之慘又恐

先君子忠義才節淹沒無聞遂梓以廣其傳閱二十餘年至乙丑歲不肖始見其刻捧讀而泣夫侍御與先君子素無交徃特以同在圍城信爲眞筆故不吝表章如此不肖守先人遺刻而忽焉

一跋

廢置將何所逃罪於是掇拾殘簡重付剞劂且乞侍御序以冠之庶幾此書可以不朽矣然先君子曾有遺命云係病中草草未遑修飾倘後有君子代爲文之俾能傳於久遠則吾且感德於地下不肖恪奉此言常以語人率皆遜謝歲已巳四明澄山周先生客杞見此書大息曰是可傳第未文耳欣然刪訂數易稿而後無憾焉先君子以一諸生與同事諸公左提右搯力抗劇寇卒使危城不陷誠手非忠孝至誠可以貫金石而光日

月何以 梁侍御重刻於前 周先生刪訂於後豈不待不肖陳乞而感動如此也書成 周先生手錄一卷易名曰守汴日志不肖捧讀又復泣下復乞一序再付剞劂當年初刻時原名汴圍日錄 梁侍御重梓易爲城守日志較原名爲文矣 周先生易今名又覺文而切當今而後此書爲定本而先君子真可以不朽矣嗟乎在 兩先生留心世道固非市德於不肖而不肖心銘此德實沒齒不能忘也已

跋

康熙歲次己巳嘉平之吉不肖男鑒沐手敬識

跋

是書乃

先王父病革口授

家君受而敬梓之是時 淦猶未生也戊子搦棘校

見此書歷年已久舊簡將敝而

家君幾耄力弗逮也重爲較刊聊以誌

祖德於不衰爾 崑

康熙戊子秋菊月重陽後二日孫爲淦敬識

跋

原跋

莊生曰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知其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夫以爲無所逃者殆猶不免利害之見存於中脫有所逃則逃之矣而其以爲安之若命則直以君臣之義爲後起之數而非屬性分之本然此異氏之論吾固謂其未嘗知義廼讀李君崇祀錄及守汴日志而愈信吾之聞之爲不誣也李君名光璧汴諸生耳當自成之圍汴也巡撫高名衡守帥陳永福二人者不知軍

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頓兵挫銳力屈貨殫而徒以洵洵之衆引領而待蠟書之援遙巡畏懼若前若却若將逃焉而竊歎其無所也推官黃君澍觀賊勢之方張念民心之未離與知縣王燮商募義勇立五社而以李君爲之長李君聞命奮臂而起驅白徒親爲教戰而汴於是乎爲有備而二人者於是乎有所恃以無恐而勃然動其不忍逃之思微李君之力不及此雖然李君車營之法製具畢周豈徒然者將欲通糧運接援軍開河北

道路足食足兵立於萬全不敗之地而後滅此朝食也而二人者卒不能用而卒諉之於莫可如何之際是其安之若命耶以吾觀之殆猶有逃之見存於中也于時釀賊以決水之謀灌城之計一郡生靈汨沒於洪波巨浪中不亦重可慨哉然則李君其殆非能安命者耶夫當危城孤立之日未始膺一命之榮未嘗有守土之責托而逃焉誰曰不可然其不逃者非以其無所逃也汴民日困死者相枕籍用不足取於國糧不足資於敵爲李君者方且散財犒師奮迅鼓

勇結社要盟以三千之衆而抗百萬之師亦非以其處無可如何之時而聊以爲無可如何之計也故曰李君非能安命者也雖然李君之不安命斯李君之所以爲知命也蓋其天資之高學力之到炯然知性分之非由外鑠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不可解於心而絕不參以後起之私故其愚不可及有如此也其繼也城破身存悔前此之未有以死天心莫挽恨今日之未可以生是以出處之節顯明之機既明且哲不容終變有如此者是其於君臣之義蓋謂無可逃

之天命與可逃之人心而豈第曰無可逃於天地之間云爾哉嗚呼讀是編者可以興矣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夏五哉生明武遂劉自潔書

跋

李氏舊居北平前洪武初年遷汴傳至鄴 七世

祖中憲公諱應元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由戶

部郎中出守山西太原府 八世祖贈通議公諱似

梓由拔貢任文華殿中書舍人以仲孫光座中順

治己丑進士仕至雲南提學道江西按察使司諧

封如其官 九世祖贈廷尉公諱榮前萬歷庚子

舉人以仲孫錦中順治辛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

卿詒封如其官 十世祖廣文公諱光圻前萬歷

尾

戊午舉人任山東膠州學正與 十世叔祖縣尹公

諱 光璧爲同祖兄弟共居一宅少同硯長同攻舉

業兼習武備遭明季流寇之阨圖汴三次縣尹公

分任城守之責身冒矢石萬死一生如志中所云

作餅餌以給軍取毳被以禦寒 先廣文公實陰

助之恨汴沒於水績用弗成並不樂居佐守之名

焉嗣後縣尹公述守汴始末爲一書諸名公先後

梓之至

國朝崇祀鄉賢各 憲臺及諸親友惠贈詩詞又刻

成崇祀錄一書用光家乘惜歷年已久二板多有殘缺

鄒 太高祖

諱近董歲貢生貽贈浙江西安

知縣 高祖父

諱維嵩

康熙丙午舉人任浙江西

安知縣 曾祖父

諱懋勳

康熙乙酉舉人任江西

興安知縣 祖父

諱方泰

雍正丙午副榜已酉舉人

任甘肅靈臺知縣 父

諱公讚

乾隆已卯舉人

候選知縣每有重刻二書之意惜有志未逮近三

十年來開封屢受黃河之害崇祀錄板已無存守

汴日志板殘缺更多鄒手錄一冊久藏行篋今奉

呈

差來滇公事少暇檢較付梓亦企 先縣尹公守

汴之功不至終沒於天壤云

道光六年季夏族裔孫 開鄒 書於昆明旅舍

又跋

鄒 草茅下士未獲讀書中祕守汴日志早經收入

欽定四庫全書鄒不知也道光七年滇南差次重刻是書成

進呈

制軍阮芸臺先生且求作敘以垂久遠先生云是書敘跋如林意見各異再敘亦未必足以取信於人現有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存目提要一篇用冠諸敘之首

庶是書乃有定論可以萬古常存矣 鄒 紙領附梓道

光九年差竣回湘進呈本省

大憲鈞覽皆許為有用之書十二年江華猺民蠢動

常德府軍門海 寶慶府副鎮馬 失事大兵雲集

鄒守土沅江地當水陸衝途羽書旁午之日奉

飛檄調取守汴日志三百本分發各州縣為守禦之

計逮小醜殄滅後 鄒 接到行知沅江任內平獮官兵

過境彈壓慶竹 鄒 謹 奏

諭旨賞給軍功隨帶加一級鄴感激涕零撫心自慚方今

海宇乂安不敢將是書祕置篋中仍願廣爲印送以備當代大人先生採擇焉

道光二十二年孟夏姪昆孫開鄴書於大梁舊墅

姪仍孫良

楷榘果構

全較刊

二

補栞守汴日志書後

攷是記初未甚顯先止見於說鈴紀文達 四庫書

提要僅存目迨先生族昆孫漱芳公宦湘中因差至

滇南重爲琬版始稍稍流傳序跋連篇無慮表揚乏

人惟文達謂其創造車營之議爲非是且云時非三

代而車戰是資恐終爲房琯之緒是說也夢麟竊有

惑焉案記中明言板車由汴北郊排列至河上作餉

道並借通援兵一綫之路且令健兒猱升樹杪瞭望

城頭河干兩處支砲作犄角勢初無一字及戰何至

蹈有唐房次律覆轍乎使當易子析骸之日能用此

策苟有升斗足資與坐而待亡何如卽用而不效不

過與枵腹餓斃灌城溺死等耳乃不暇深索反引梁

熙跋中深疑是舉爲宜母以文達甫睹車營之語卽

以迂濶置之而未暇卒讀耶此其所以未收入 四

庫也同治庚午秋夢麟與漱芳公冢嗣良楫同官河

郡屢索其帙未獲近移官來杞值山左孫魯階直刺

權邑篆百廢俱舉徵及文獻夢麟於漱芳公後嗣流

寓在杞者蒐得湘中重栞版已多殘失直刺以爲有

用之書訂訛補缺將使大顯於世夢麟竊恐覽者牽
於文達所論目先生爲不知時務致一腔熱血當時
僅博大吏之一笑後世又爲文人所交豈不痛哉
故不敢苟同於文達力爲先生辨證以寫佩服誠心
並以志卅年夙願一朝得償之幸云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上弦 汝後學杜夢麟敬書

補刊守汴日志跋

叔謙以光緒二十三年秋八月由祥符來權知杞縣
杞爲古雍邱地史稱唐至德初張公巡起兵討賊至
雍邱與令狐朝相拒自春至冬大小三百戰斃賊無
數移守睢陽卒以身殉當時哀錄有加迄今千有餘
年大節猶彰彰在人耳目予間與廣文杜君論公逸
事杜君曰子知祥符有李光壁守汴日志乎李本祥
符貢生當明季闖賊攻汴再三至文武官幾束手李
以一介儒生出爲運策散家財聯社兵屢出奇以挫
賊困守六七月左良玉擁重兵朱仙鎮一夜走南陽
汴城人心惶惶糧食乏絕李公毀家紓難激兵民以
忠義誓共效死勿去餌草藥療飢浙馬糞爲糧死亡
大半易子相食而人心不少懈其創造木車爲營以
通河北餉道濟援師當道不能用卒至城爲河水所
灌闖賊亦不得逞而去鄉使當日汴城不守燕南之
屏蔽盡撤賊且乘勢而北直搗燕京矣此一役也不
與張公之蔽遮江淮以遏賊勢後先輝映也耶予既
聞杜君言因訪知李之族裔有居杞者其守汴日志

曾重刊於滇中板今藏其家惜多殘缺乃亟爲補刊以行世俾讀是書者論其世知其人一旦猝遇變故師李君之志而敦張公之節庶忠孝大端常存於天壤間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下泮榮成孫叔謙謹跋

守汴日志初名汴園日錄康熙初鄆陵梁侍御嘗有刻本既而四明周岷公遊杞得原書畧加刪定始易今名道光中重刻於滇中卽今本是也予觀明史本紀書崇禎十五年九月壬午賊決河灌開封癸未城

圯士民溺死者數十萬人與此志所載月日正同又明史高名衡傳曾有獻計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賊賊偵知之移營高阜而驅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此志但載六月壬子賊掘河口上流事蓋當日身在圍城中不知賊再決河也他書或記決河灌賊爲高名衡本謀則梁侍御熙嘗辨其誤惟明季北畧又記李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爲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此猶於情事爲近觀此志所最稱者黃澍後澍榮降

本朝所不甚滿意者高名衡名衡爲吾鄉沂州人旣引疾歸里未幾

天兵破沂州夫婦殉難詳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今存有更生吟一卷卽在圍城中所作也李君

此志固可見當時守汴之堅苦而亦朝廷賞罰猶足以激士民忠義之心然且不二年而明社墟矣近歲遼東一役夷兵所至州縣幾無完區獨遼陽州堅守孤城用能捍衛

威京計所用軍械亦未必異於他人特其忠誠奮發能

使人人知節義爲可重則士自用命耳嗟乎若使李君生今之世得奮其智謀以爲當世用又何至坐失事機使巖疆二三千幾陷於外夷而不可收拾也哉然則區區較量於車營之制抑未矣補刊旣訖輒附所見於此閏月十七日叔謙又跋



守汴日志一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明李光壁撰光壁祥符人崇禎十五年以城守功由貢生議敘知縣是編成於崇禎癸未光壁流寓南京之時記李自成三攻開封終於河決城沒之事大致與史傳相出入而分日記載於情事委曲特爲詳備史稱陳永福射李自成眇其左目此記爲永福之子守備陳德所射光壁登陴目擊當得其真光壁創造車營擬連抵河畔以應北岸之援兵衆議相持車成未試而城圯頗以爲恨然時非三代而車戰是資恐終爲房琯之續故康熙乙巳鄆陵梁熙跋是書亦深以是舉爲疑又諸書記城中擬決河以灌賊反以自灌光壁此志殊無是事且志稱九月初一日以後守城之兵每日餒死三四百人其枵腹待盡者不滿千人守陴尚且不能況能搜賊之鋒出而荷鋪熙跋亦謂決灌寇營乃諫垣之議城中不及與聞或亦持平之論乎是役也賊三攻不克光壁與生員張爾猷最爲有力而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拒守尤堅其後永福終降自成澍後亦歸附

國朝復潛入徽州誘執金聲皆非忠於所事者此特紀其一時之功耳

東林始末一卷

〔明〕蔣平階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始末

一卷》提要

東林始末

明 雲間蔣平階大鴻編

萬歷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尙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尙書言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復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于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鐫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鑰乞休不許鑰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

學海類編 三 東林始末

一行詣

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雷先白閣臣
鑰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鑰既被譴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
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
納陛賈嚴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
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
郎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
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尙書惟張瀚嚴清選
郎惟孫鑰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唯唯濫觴于
楊巍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案今復借拾遺榮或聖
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
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上怒降泰來
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
于庭黃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尙書孫鑰罷 九
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爲檢討生女三
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
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反幣
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

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訟之能用賢之佳亦降戶
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
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爲諂諛應宿遂許攀
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錫爵
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
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
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嚴斥近李楨曾乾亨
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
己則曰近時不利用正人果謂出于聖怒則諸臣自
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
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
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丙申
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高攀
龍疏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
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
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
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

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開儲罷歸至是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王家屏等名上覽不憚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爲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陞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陬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陬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四

行誥

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憲成既謫歸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

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聲倖進竊爵下廷議尙書孫丕揚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敵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五

行誥

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爲釁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日承服硃砂牀具等繫纆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能不許時吏部尙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尙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登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六

行詣

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易少需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尙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計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學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絳奴產子壽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竝入宮長爲華奎次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計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

寢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辱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絳舍人王玉子爲華璧皆出于妻恭人王氏曰王氏如言子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廢而又發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七

行詣

于女子骨肉之閒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自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尙書趙世卿倉場尙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

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舉各劾郭正域夢舉并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真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慘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暄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十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舉遂直指正域目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噉生光得解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八

行誼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尙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畱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畱被察給事中錢夢舉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職者甚眾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曆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眾失公而聖諭嚴切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九

行誼

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尙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畱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舉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論夢舉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置私人蒙上箝下錢夢舉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舉皆疏辨夢舉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舉鍾兆斗必不可畱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國于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舉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尙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舉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

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嘆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入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譏鯉爲咀咒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咒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部日猶有譏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爲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鐫三級調外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十

行詣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爲釐金奧援御史葉永盛極辯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

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于皇上

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參政姜士昌齎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安州判加謫士昌與安典史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十一

行詣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于章奏概畱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于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踊躍以頌聖德畱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利道爲急科道

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畱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鈎得之泄言于眾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于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給事中蕭近高給事

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尙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于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眞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二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九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申時

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關甚急當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閒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銜之因嗾繼芳譴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擯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

岡總憲四岳薦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瑤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筆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曰至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

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繼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案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三月吏部尙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行詣

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查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論聚奎丕揚奏參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

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令秦聚奎開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

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

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北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翰林

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爲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

寄尹因及訾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行詣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尙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

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

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

林倡于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

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

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甯

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

劉廷元參李三才佔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
劉光復給事中宮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
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于理三才尋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案職爲民寶子
偁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
無所短長吏部尙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
之案初爭挺擊爲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污子偁大
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亦被逐時上于奏疏俱留
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于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去

行諸

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
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宮應震吳亮嗣浙爲劉
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賓尹負才
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鄉
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處
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丁卯之麟奪職閒住之麟負才名
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計奏詩教
浚又擢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
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
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
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
如延登指各歸責于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
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
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
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爲冢宰詩教又從
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一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去

行諸

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
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二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
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眾共擯趙興邦爲兵垣仍入
禮閣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
與邦遠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趙
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一防
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爲
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

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于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逾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既卽位乃遣行人徵之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文

行誼

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御史馬逢皋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卽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于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執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爲之首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文

行誼

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無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爲之首有如今日三杏竝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兇之醜類尙畱春夢于餘亥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下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宮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既明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臺臣賈繼春實心愛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掃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眞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闢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

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母徒爲將順之節 三月起
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案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
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敘錄魏
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賜倪思輝
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 三月

禮科忠世揚疏參輔臣沈淮借募兵之名爲護身之

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

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東林始末

行詣

史侯震賜亦以劾淮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

輔臣沈淮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

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

又曰臣指其榮京而淮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瑞

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爲京隱括于

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淮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

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

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釀金

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

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于

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即移家出城遂予告馳

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留中

庶吉士鄭鄴疏促之俱降調 太僕少卿滿朝祥上

言國事顛倒成于陛下者什之二三成于當事大臣

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爲民 十一月以趙南星爲

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爲大

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六 東林始末

行詣

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

進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爲右僉都御

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勲

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勲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勲

皆儲爲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

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

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于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

鄒維璉爲稽勲主事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傳檄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檄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于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檄之意不利于稽勲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曰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相繼爲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時艱主憂臣卽去何安願臣罪戾多矣卽如科臣傳檄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尙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計奏讞不可開駕帖之掣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官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雷之已而大中既莅任復傳旨詰責大中檄事未明何得赴任檄乃上言明旨不宜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三

行誼

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 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卽掣肘楊璉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嘉忤璉璉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璉義子起用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悲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爲諫官得罪閣臣去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爲欲以處之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于湖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三

行誼

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
遂言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
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朋比切責之降
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
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尙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
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
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
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三 行詣

比彼此之互異既草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
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鑑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
徐兆魁爲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煜太僕
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丞霍維華郭
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
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漣魏大中相繼斃于獄御史
李藩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既去魏藩微未得爲
首輔嗾藩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

楊左事起以移宮爲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
也已復改爲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
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
宮于是一網盡矣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
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
翼上言東林餘孽偏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
小乞勅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
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母事揣摩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三 行詣

形影以滋爭競 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
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體下所司知之
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路上言臣入都邸
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竝案一則曰邪黨再則
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効忠賢論呈秀者
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
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
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
則不可且大卜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

名義士人之行己甯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理者矣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爲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既屬崔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爲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宦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上是其言時元路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五月御史袁宏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閒住無虛日其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末

行誼

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爲祟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藩亦許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藩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范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等以事罷歸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尙書溫體仁許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眾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部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淺望輕如糾謙益欲自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爲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鑑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爲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末

行誼

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耳 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爲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召廷臣于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學海類編 二 東林始末 行詣

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手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語褻上不憚譎贊化于外御史吳牲言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籍輿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王永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

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范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宏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理宏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于兵部尚書海類編 二 東林始末 无 行詣

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宏勳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食崇墨永光罷 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于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僞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爲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

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爲城旦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畱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罔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三

行誼

大學士周延儒能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于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卽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爲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爲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罔如是乎秉政既久

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八月甲戌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眾不同上許之勲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三

行誼

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閒得解 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旣而以疾告不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又震孟能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尙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鄋嘗遷學海類編

除大拂體仁意至是栗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腳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能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免其用 逮庶吉士鄭鄋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鄋薄于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女震孟旣竹體仁體仁併恨鄋卽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九年二月吏部尙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鵬奏

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 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主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計奏士升弟士晉卽擬嚴旨仍囑林鈺毋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出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學海類編

何體仁與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成延綏 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喉誠意伯劉孔昭計奏也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尙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戊戌

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 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洪覈奏元洪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爲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許奏溥等樹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三

行詣

黨挾持 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撫甯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爲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自攻者而主柄陰爲所假上竟不之疑 八月以薛國觀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 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鄧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綱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鑑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謫外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史史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范下刑部先是巡鹽御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范攝事盡入其家簡討楊士聰攻之范諉囊錫命時錫命卒子沆奏辨大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三

行詣

學士錢士升擬旨罪范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撓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范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爲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爲試監察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八月故庶吉士鄭鄧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鄧不孝瀆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

加等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成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慙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三

行詣

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成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

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尙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尙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眾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卽訊

學海類編

東林始末

毛

行詣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兵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贊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甲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于獄旣而奕琛亦劾

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陞彥至執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啓其機 十二月甲子戊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

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周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噤齟何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

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得起用 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

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 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案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吏部尙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劾

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
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
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
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
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
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
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
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
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四 行誼

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于敗

附錄

倪鴻寶先生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一年間朝廷之
局凡三變矣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
爲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元黃
時勝時敗其既闢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最
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
禽獸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喜曰吾君子
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
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
學海類編 卷八 東林始末 四 行誼

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籌鍵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
穿正人其正人既禍敗無可自解亦曰吾君子其宵人
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由是宵人正
人皆不敢言黨而黨愈熾熾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
之指以朋比斥爲僞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予以世忠
無真品望不忠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
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夫

東林始末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蔣平階撰平階字大鴻華亭人是書述東林門戶始末始於萬曆二十一年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廷之中京察終於崇禎十六年大學士周延儒之賜死惟敘朋黨攻擊之事故於挺擊紅丸移宮之爭客魏之禍與遼東經撫之構均不敘述蓋意在齊楚浙三黨勝負之間餘非所詳然諸案正諸人之假以攻擊者既以楚案著沈郭構釁之由而不及諸案則遺漏孔多中如記顧憲成之援李三才徐石麒之譽吳昌時一著其受欺之由一著其畏禍之故頗無隱諱而延儒通曹化淳以復相由張溥之力乃歸其事於丹陽監生賀順及應城之侯氏未免曲筆至吳昌時之改吏部由交通周延儒乃歸其事於鄭三俊與延儒若無預者尤非事實矣

談往一卷

〔清〕花村看行侍者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談往一卷》

提要

談往

改元宜慎

花村看行侍者撰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其有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
可鄙者晉惠公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
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實號也固宮人鑑背
而始知隆興偽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者不止重複
一節如謚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
名是也又不可論襲官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後見
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博洽之士如永樂乃前涼張
璽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隆慶乃金國官名當時
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詳
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
用木犯之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
宣統當時以為七日是其忌又當詳避國號如唐睿宗改元廣明當
時以為唐去其口而著黃字日月後果為黃巢所篡大率難合之
識深微而難圖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議者云一人二月了果
二月而乘輿反正于江陵齊後主改元隆化以為降死既煬帝改
元大業以為大苦來齊顓祖改元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
宋徽宗改元宣和云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
十二月果周歲為金撈云他若炎興應司馬之名升平有不滿斗
之婦大定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宗乃二日而李議之成為負

吳美為犬羊事為事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屯而孝宗更之
泰昌亦二日也而是年天啟繼之崇禎山也而壓於一宗之肯隆
武乃降止也一年而唐王即敗國家興替有大數存焉而建元議
號不可不詳慎也

書錄

門額北誠

蘆溝之曉月為畿輔八景之一三百年來貨財輻輳出入傳駐閭閻
區也自崇禎興祚日漸凌夷至八九年間竟成瓦礫荒墟建議
者曰南北咽喉又東西遠瞻宜設兵以守橋更築城以衛兵於是
當橋之北燒磚運石規里許為斗城局制雖小百雉墉牆屹然大
鎮門矣其創造營建為丁丑年名拱北設參將府以控扼自朝至
暮為榮趨赴任為速職還朝與夫商賈輿販驍馬車輿悉貫中街
而驅馳仰見觀京之門題曰順治祝民也俯南之門題曰永昌祝
國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殊持以為新奇有創初無駭目震耳以
休祥有別不出幾年璇樓鳳閣變為荏苒潢池帝隨城狗永昌二
字李闖襲之改元復崇禎而并置之奇矣我朝順治又大一統
而定河山追隆古而鼓漢唐宋與明先幾而為之識者罕矣今人
昨舌而三集也今永昌之額雖以鐘鑿前明鞏固憂思而題額識
不能為子孫傳億萬載之末謀專代為繼周寫春王正月之辭編
數之奇兆之先點點彼蒼視朝端碩畫衆庶觀瞻如育替予草簡
秘笈而載崇禎周五代時亦崇建業等處小民口語餘尚一趙
字凡應答之間必大教曰趙當時疑訪致後趙運糧一門後見陳
橋兵變方知為兩宋發祥也今崇禎末平京師與吳下市井口語
皆曰宋阿罕後至李賊破城帝后並繼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
曰東兒訖言傳送阿罕者以上後讀去教也寧非天已默定固知
謠歌非無謂而發

書錄

三

揭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其時錢在雲幾與十之則自崇禎改元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癸未竟廢錢二十文是後間二千幾百矣宣司由來云私錢概入過多乃於九門特設御史嚴察管理街坊傳桑有私錢一大管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違戍四文斬首其價額雖除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復勅工部設石臼鐵磨一見私錢不暇入盤錢化即到揭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搜簡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貿易存利勅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曰設於門杆懸於白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之快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西臺正務各欲自給趨方乃士自己棄買私錢揭之辰出午飯必欲班徒持銀四五千揭確兩番將碎錢銅末積於杆白之間為人觀看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道制矣然當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鋪對而現付必如鈔限如一而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嚴衛多人曾有照常交易摘去桌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成言錢鈔同召對中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斤准當銀壹兩帝以為費乃決意行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鈔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遠廣三曰齊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辨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間貨買并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聖喜

立刻造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成御會中式硃墨二卷

直省文宗科歲解部優劣試贖為鈔質之資太原日搭假勝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款工部查二祖時收刻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梓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部召工部仍以庫洗為辭正擬議間忽報源賊決意渡河欲犯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科臣建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需

十強策果大奇

案積帝踐祚壬午以歲兇惡警報司寇內閣恕不敢書帝亦負
氣疾羣滿月奸貪黨人鵠飛魯見兩次廷獄以爲法傾翻
諸座揮淚回宮迷之真堪浩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國
珩里西臺符拱宸疏糾大選吳昌時同內閣周廷儒朋黨為奸七
月二十五日帝御文華殿親鞠情事宣取東殿錦衣衛全套刑具
前廷儒視師通州題請隨身各官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氏典皆與
審名背疏中所及也昌時受刑銅夾折脛通賄招權一一承認當
見氣絕方止刑乃呼廷儒門客布衣董廷獻怒教下詢周廷儒在
閣日得銀起用為幾人為何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縉紳一簿自
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微一葉向上遂指奏曰福寧道施元微是

也時遂縱騎南下昌時醒而亦械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費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護救官兵二千名度兵銀俱無隻影兩周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敗此初交兵時固有失銀等事後各將用命仍獲大捷帝為震怒恨毅高喝曰那有敗而再捷之理喊殺打司刑瑞寺將拱宸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拱宸亦閃絕伏此時帝憤恨氣塞拍案嘆噫推翻案迅兩四宮就審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慮即覆審奏登名繫獄至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昌時棄市延儒賜經董氏以與方士亮尹氏典併凌遲施元微羈獄候命流賊破城後各逃出又本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劉繼子擒獲李閏町遞起任偽官入人士英時留活口解京獻俘帝欲親訊賊中情事於中左

武金

六

馬

一、

七

皇帝廷樓聖語皆大吉慶事而乃施之刑罰就戮之人犯顛倒枉矣

聞臨御激決先問何府縣人民對以朔方同州府人告帝曰同
 州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者吮臠上言曰荆州成此萬年十一月
 失陷今皆為賊巢帝驚訝急問曰忠王安在王佐為叔時復應曰
 先已走矣今不知何往蓋此十六年二月十中事同州中有極富
 宗室為快今王省昌言賊必未荆州必不能守不知早出以全
 性命重見將逃撫臣王永祥懲荆昌之兆以其事移忠王王亦即
 日由城迎入深山山中人恐為王政賊兵搜入迫之他往乃登帝
 舟繞泊江畔有書臺中翁上啟率荆州士民復縣之南流下江
 大駭頓足掩淚哭夫狼惟翻案桌而進竟忘為獻俘事矣行刑各
 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大司寇不復
 題請明年三月十九日城破殺釋八賊官去見李闕訴言前因白
 成曰崇禎帝爾等之大恩人也今釋宮在東牆快去及臨復令兵
 押赴有不拜哭者囑射殺之內有一辛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實
 極矣

兩朝無臣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鳴而聖駕登殿靜觀响矣報响之刻而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振仰瞻殿陛祇見千百紅袍掖袖傳令耳聽鴻臚鼓晨心驚科道糾喝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大班止一前撥武班止一勲臣首撥而奏諸臣以坐門旁苦起稍遲人為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啟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奔走壯士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撥上揭云政本急施以致羣臣慢候乞奪俸自臣等始得音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待鐘鼓已絕金吾答奏朝臣不

此金 鼓性

聞鐘鼓鼓以為聖駕未出未者蓋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疾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欲門永不開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復受朝時駕輿時久一無所備駕輿與馬與立仗馬約用裁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為驅入端門備駕輿將登輿矣司禮又恐外人之馬不馴有喘蹄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照舊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端頭下偃僕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端頭下蹲俯而入而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新科榜眼宋之繩其武之父名劼召對稱言龍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為龜行而過東班成禮後聖駕八廟六品以下不應陪祭者為以錄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目此座已讓自

成鳴鐘伐鼓改國次年兩班文武仍是權漢不去今日之良星抱他日之彈冠為懶為勤為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故詩曰毋貳爾心朝經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兩獻兩朝血性男子讀過當為淚下而掩卷長嘆也

說鈴鼓性

九

地壇社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良方先一日將祭十日首位
置各當先蓋簾豆糖餅等物與筵設其間黃紗籠覆恐人
指藏近來也黃沐成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服往觀焉至期視
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威事者未身登樓者
核河米金樽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打大
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絨紅封其兩楹門仍可塔名色也先
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樓樂軍戎裝執刀齊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
壇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開四丈為街道稍有高低俱
填平滿上復鋪細黃泥人不得行牆壁窗牖抹紅紙紅泥一切
街巷衙署堆雪戰車禁六畜行人嚴樓上者為小飲為細語勒諭

東門觀禮

十

者高脚牌與口宣室主人不得獨也更初馬駕先過即太祖之神
位樂若如民間頃以二十四馬駕犖而行執事人後皆紅笠軍
帽隨後接踵樂朝之助威文武諸寺金吾燈先照耀擁塞車馬如
浪湖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雨降大駕過
吳萬火閃燦塵埃常照不其辨五色欲觀者各養精蓄銳注開
回鑾就枕求寐至街坊終宵喧闐與馬不歇初六黎明馬駕先回
即灌以降即微行旋廟朱鉞黃麾錦旗繡纓約千餘人少頃八象
滿湖而來震被被身寶帶圍腰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洒金朱
漆胡盧靴然推步故為震蕩其音珮珞鏗鏘令人喁喁以為喜過
此勢將極開報八大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到過四五軍戎儀衛各
為結密坊官甲長後洒黃沙裨將時逐叱戒轄屬兵丁侍立對偶

東門觀禮

上

儀儀瑞肅如土範木榘千官百長介冑班行甲馬仗馬結隊獨立
各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辟易別佩雍和黃金肘護白玉腰垂特
旭光初出日力竭燥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也祇見自北而來者天樞此軸日隨月應山旌旛旌旗金精寶
頂九重深傘珠纓聯結懸端駭呼恐遠節號綿長朱倪藤條之甲
士提鈴與號之紅軍介夫其間又龍旗鳳帶虎轟豹尾青洋朱戟
金銀銀牙鏢杖骨朵响節儀鎗奚啻萬對人各捧一行行隊隊簇
簇陣陣殺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蕭韶之奏中和之樂餘響先聞
雷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飾選其技而選其人不知幾千百偶修
馬行奏過此皆為宮前方圓正側長短橫斜制度不一粉白玄青
錫紅閃綠色澤各別龍翔鳳舞舞被纖針繡至於日月鏤銘山河繪
藻彪烈飛走仙佛雜奇風雲聚會金片銀輝形變萬端工奇百技
接見祥雲蓋奇諸具高舉周內金倪碧雲與夫獅犀虎雀供置尊
崇几桌捧御寶執寺瑞離木可云萬千而過目不了但見魚鱗升
天光浮燦爛關原非入腦聞聲絕不聞香此係外國貢獻又其
方奇料合成者也至軍器特臨人作改觀弓弩初裁明燦奪目後
累平成隊集對多儀有云凡近驚與之於欲皆木質金裝以條美
觀事未可知鼓鼓漸嚴王輅大轡步鎗象聲皆黃絹為幌有西墨
色曲柄小傘在前為朝廷而坐大鼓旗森在後按步疾行如水面
平移下用一百六十與夫肩背無高下三里一更其力前有數十
中治江捧金龍紅橋一座為擎前升降所由前邊西傍宮前斜掩
明燭對陣非樓觀不可後則為聖躬瑞擁護連隨如紅雲蔽天更

不知幾千百也龍聲塵遠兩街萬戶漸次開闢主客賓朋征逐四散如春社酒闌矣

說餘談佳

好奇滋弊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禎帝於大雪中御皇極門朝儀已畢聖駕不與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官宣諭曰文選職方文武用人之地今文選用沈自彰職方用張法孔而尚書承寺聖駕方旋宮不知沈張何如人也亟查履歷沈為辛丑進士字方揚戊辰年以同鄉致仕本京人猶在二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繼任為張為庚戌進士字九劬丁丑年以四川左藩拾遺者雲南人存亡未卜方即現有王永積竟不為永積地另銓一人矣十二月初七日召對兵部堂司官為司禮秉筆王之後弟之仁欲得浙江總兵大小司馬已延候一年之後從聖駕臨中左門成其事也傳下吳職方司郎中特御凡上已粘張法孔名字不顧雲南遠在萬里王

說餘談佳

三

宋積承旨跪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為何許久不推永積震恐惶悚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裡總兵原一日不可少看即推上來又復言曰看即日就推如是便遲無甚過責特為上午至中刻忽接嚴諭下即會推總兵爾兵部緊要事何云無功夫且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著回話此王之後又恐兵部將之仁事聞置聖上大為所勝嚴即此上諭未知曹經御覽否王永積無奈當晚三更同堂司官科道幾人會推具題浙正則列王之仁廣正則孫某陪為宋嗣卿舉職級近似不知其為誰品者傳內六日浙點正推廣點陪推馬雖示不測聖上聞覺其中之缺也宋係鳳陽帶銜副總一文不破天降粵鎮亦夢想所不及者矣至是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而聖以小指開天下情

三十人滿張永青林有二十六日之面繪又楚人言此沈張兩
僅一為方為修父請牛之恩主一為為修自為請生特之恩主原
非無為而修

庚辰科廷試故請漢得對二甲進士觀相貌贊辭欽定四衙門
即日就任

簡討原印屬姚宗衡葛世振孫一林劉瑄原如州人趙玉春原似

六科原印屬宣國柱黃雲卿胡周壽原如州人周正儒

十三道原印屬馬垣登陳羽白魏景琦陳鴻德原如州人吳智臣

吏部原印屬賈封司董國祥蔣敷司顧輝

兵部原印屬武選司萬奇林職方司張朝經幕幕明四有年武

庫司原印屬若騰誠志關陳謙原如州人呂陽

公服制

漢領帝差司禮監張英總理工部時司空之員侍御高弘圖上
言臣等衙門公座公序中則尚書修兩侍御禮也今人奉差總理
似宜另設衙門臣等無所尚書之理處皆切實工部營造皆軍
典重務與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當司查核料理豈容另設仍開
推張弘圖入以體統體制而職疏凡七上終格不允英憲限日到
任矣弘圖於日前修葺公座椅案檯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
椅桌俱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手脫按何英憲無余於川堂漢升
座舊小椅桌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馬弘圖於是削籍辭稱亦大
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蔭新特授吏科給事中時掌科福建人顏
繼祖上言吏科祖制陳蔭新其公座椅案亦七刻無容增或從
宋新授科臣到任必共陪坐其間新舊坐次以上頂其原缺從未
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科臣七人遂又至濟皇上欲
添設一人到科分勸課部撥制戶部發價工部差工造成椅桌一
副蔭新方得安身於科房從事奉旨舊套該部議奏而已若候三
等奏蔭新卑世不得入科宦心放蕩又聽班後恐通冒昧而米
蔭祖七人先為據坐無公案科廊甚窄無隙地蔭新無奈即收低
臺馬悅拱序側座總祖與六人俱正位而面談論不休蔭新然生
平日無一人與接談長安中一時稱快此皆十年間事在陳蔭新
既登首垣自宜以軍國大政開談或奏一大貪夫奸之八座以見
平款數日間榮舌寒蟬平素無積蓄可知特為祖陵地陷土坑嚴
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被獨遵制不茹葷酒朝服暖耳俱以青

朝時當五鼓見科臣章正宸赴筵席飲打恭上馬身餘禁臣先為
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和皆則皆其自行回話章
正宸奏曰打恭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款
賓席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前之謹恪也臣量消
滴一杯竟醉臣心最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未
啓於素不識面之家許立片時霜寒露冷之甚見桌上有酒偶飲
一杯聞有環珮聲來待漏有人矣急趨出戶適遇啓新以實事告
臣以實情奏兩無欺也但貪杯兩字臣不免耳奉聖旨姑免究自
此以後為滿朝人窺測底裡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口臭之識見
何足貴乎用天垣寵錫員乘船差送以臣表今究逃入海涯亡國而

金鑑

卷

孟夏後日

癸未年四月初一日日有食之是日雨後...
暢百官護日在禮部大堂之月臺堂係...
其時立前後照朝班品級周宜典站第一班之第三位上兩位熟
臣也蔡璘珮躬朝服朝冠儀同丹陛欽天監堂上官報飲之次第
每一報站班官皆叩拜恭謹端莊以候明復在辰之下刻典已之
上刻為時頗長周宜典時側其旁於額以副望又指燕形似以示
宋使之曰和易近人諺之者亦可曰天威同忘至左右與漢之就
言王夫子右師往弔兩言堂之可見千百世以上之人情與今日
同也惟家宰卿三俊則站第二班之第一位白鬚鶴髮半立如山
儼然之恩微於衣表自初至末未嘗寸步移少行袖鼓瑟然之

金鑑

卷

東望而知典聖人老第五六班之却屬前不能攀援宜與連接一
後皆為教坊司噴噴與與鑼鼓喧闐同班中亦皆雖譁嚷之極人
東語煩之故堂之東與川堂皆盡聚僧人道人約五六百奉經鼓
木魚鼓如野田中百萬青蛙耳為之聲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
大宗伯林欽祥時年雖八十六歲耳目行然聞絕不作老扶肅就
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鋒鋒奪目威嚴態度登降祥和秩秩濟
濟彬彬雍雍之極自宰執至卿貳不下三十餘位一朝耆舊具在
也誰知明年正月日李自成亂踞皇極殿牛金星呼號宗伯堂一片
清涼竟成夷海今日而日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
遑真所謂廉恥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東發部覆

永平府北郵一帶右古曹瑞等處皆衝邊界無道集停此至
周密也崇禎十五年十月初十塘子嶺汛將向日條奉諭旨改
此兵八條大廣河開報簡兵垣會應應時最時修訂定米航海攻
心等事謂造船三千漢兵六萬登萊岸渡入三韓在內知之必速
歸款實勝算也端模票擬奉旨下部嘉計畫之妙計改之奇議部
會議達奏此疏到科創應分抄工兵二部時少司空陳必謙署篆
司官呈覆曰科臣建策安邦臣敢後時供令但會典舊例因兵事
與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後今計造船三千裝載船六萬海海收
功其船隻臣部應認造船一千五百餘乞嚴飭兵部協力襄舉以
便揚帆云云端模票擬奉旨下部准照會典舊例兵部分頭起工

東發部覆

六

而據費料費平部控兵部妄然估計營造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
千每隻該銀二千共應支六百萬因上價值疏曰船用航海內又
此兵須萬分堅固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百萬金錢奈今
外輸運梗內歲洗竭日夕躊躇事又在必行計有河南開封諸德
等府積欠本部料價銀五百萬合將此項應臣部借以為造船工
本可也時河南等處城郭端模票擬奉旨下部特嚴馬上差人限
日趕解兵部軍國大事依允其部借以供造船之費工部移咨兵
部謂奉造船航海攻心應仰貼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萬兩
今限日起工置辦需候乞早為撥付為母稽遲致誤軍機等語時
太司馬張國維疏王等方日夕召對慮禍不測方司案呈亦照工
部覆奏曰用兵造船臣部自應趨先但三百萬金錢非撫指可就

臣部庫藏原無積儲況今外匪阻絕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臣查

鳳陽徐州等處積欠臣部馬銀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
工部燃眉此係現在正額無煩設處更欲需遲數月者時鳳陽等
處無端撥票擬奉旨下部允其督催鳳陽馬價立限起解即日撥
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兵工部初意欲向兵部撥後幾萬為費軍
家士等事別項夫用不謂兵部亦奉命旨止照題覆旨意付一空
文竟同本部之游戲間諺乃乞憐大司農回咨諸山東路梗刻刻
有虞發之虞自致不暇轉叩同卿人以勤王四集同歲與鹿牌皆
空乃告罄於江未恭納店各商令執票與本州縣官庫兌銀應者
及百上下書簿而已亦以零星而止時為閏十一月月中旬山東連
發來究二府州縣在府不計造船工價兩奉命旨毫無著落事則

東發部覆

七

是時工部又恐遲誤省臣責其泄泄從事乃為脫卸之謀以神變
化另上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盡閉工商業凋
敝板木無從置買工匠航工亦無覓額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
如之奈何即遣於津造於通奈路絕往來無從下手處為今之計
臣部遠道都水司主事前往淮安船廠督造船令無妨今帶往
廠中則物料現係匠工業湧計日蒞任可以指日造成省臣不徒
能空言也端模票擬奉旨下部允其就便鳩工採督營造者另
加勅以重事權矣時為十二月初旬聖旨與部覆將三千號海船
運來給付厘毫資本事已責在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坪神棍寧
不畏科臣糾揭計固有最方虛而切理者談之侃侃聽之鑒鑒更
非若司馬司空之畫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

之恨素所劇心臣所督造者由開運糧腹裡之船非衝風破浪
航海之船也海船與腹裡板木不同釘銼不同樣式不同視航不
同索纜器用不同操駕運動不同今欲造此必須資材於開廣營
造於海唯需勒欲處而撫勒限督程即從海上駕往而北震起國
威實觀中興威舉因材因地因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膜外視即
據避也端於崇擬奉旨下都准移勒兩廣總制與福建巡撫等即
遵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抒西北之憂京師創應之急舊例臺省奏
疏不論五日得旨即局言事定須候旨匝月此旨得之於十六年
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勒移咨又為二月終莫是年九月初開廣兩
院沈循龍張肯堂會疏中極讚省臣之策極妙後言臣等格格科
理疏材集各運工登戶一勞永逸函雪從前為皇上煥中興之業

疏

示

督臣建不世之功正在造船會徒似無容中止但今此地事遠海
宇澄清閩粵荒蕪難堪重役造船浩費極為勞民傷財不必行可
也端緒集敬奉旨下都聖旨是臺省之條議却曹之覆後與內閣
奏議相為詳疏以度歲月當宁一席直愧偏耳

風雷疫癘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雷震太廟震震風雨終夜不息明春
楊柵毀裂燼燭臺座無不傾倒并愈內神主亦俱頽決在地主牌
以實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龍虎香匣套額費三萬金
時套額顛倒中簡出兩空匣英廟與后老套係司之者私竊藏
家斬之楊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常祭告以安先靈識者知為不
祥久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瘡瘡賤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
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典客封諱舉茶打恭不起而頒兵部朱
希榮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親宜典兵彥昇授溫州通判方欲登
舟一价先亡一价為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於棺木店有同寓友
說姓者勸吳移寓晚行行李旋入新遷吳家後至見屍已殯於屋
吳又移居明辰亦殯又金吾錢晉民同客會飲言未訖而亡少停
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殯十五人又兩客坐馬而行後先歿者後人
再問前人已殯於馬鞍手猶揚鞭會起又一民家合門俱殯其家
多歲翁兒兩人一俯於屋簷一入房中持衣飾棄已進上在簷之
手包積於屋已累累下賊擊一色衣起上則俯接引之上者死下
者亦死手各執色以相絆又一長旅方前銀鐲下不起而死又一
新婚家合意生帳久不盡除障視之已殯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
收殮十之五六凡樵村之下更甚街坊開的見為之絕影有棺無
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大內亦然天師張真人解端入都出春
明不久急迫再入諭其施符寶咒奉經清解厭宿禁中一月而死
亡不戒發內帑四千三千頁棺一平理藥竟不給十月初有閩人

補選孫佐者晚解病由有膝漫有筋腫起紫色無故紅刺達刺
小血可無患來就者有日以萬計後霜漸繁勢亦漸殺聞醫以
京街雜職副之明春為流賊所殺十一月初六夜崇禎帝親祭
神于社稷壇秉珪就位陳詞方欲發行初獻禮忽暴風且起震
殿燎祭燭一時傾滅不得亞獻終獻竟不能成禮帝于黑暗中恐
防不測急扶上辇返廟回宮陪祭文武各執事員役攜手扶肩如
醉者引裾斗與及出兩長安門星月仍然皎朗

天威示儆高麗人改過從新天怒痛絕并不許人轉顧息喘可
畏之甚有若斯乎生達斯知前人所恨不願生帝王家者此也
又記

崇禎庚辰宮殿中嘗有一物如黑青雀來合宮宮人內監遇者
輒病遂之不見癸未京師疫時病起必有紅點在背中已年王

一錄無得活者疫死至數百萬癸未冬馬士英移書南京親知
謂鳳陽陵中有骸如雷者數月入陵中松柏數百年培養忽生
小虫長二寸許食樹枝葉遂堂一片枯黃之色甲申三月初四
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十四日壬寅起日色無光十四日
晚風色陰慘沙塵烈天南京孝陵夜夜而十五日癸卯日色尤
晦正陽門外關廟旗竿劈斷十八日丙午黃沙障天忽而凄風
苦雨良久水雲雷交作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燭彌
天而賊入京師矣

福祿壽歌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勦兵飢困圍遼河南府城福王封在
內王孫萬曆第三太子即妃所生諱常洵虎年故受慶祿易儲者
河南八府惟汴梁與洛陽未就自成既而志在必得攻擊甚
勁福王出宮督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賊解各府大將軍砲環城
密布砲發如雷守將士不為少退三日後賊勢稍殺王亦慶幸
宴賞三軍傍晚總兵王紹禹帳下新兵馳哨城壕外多呼而應諾
監紀王昌胤聞聲驚詫追究欲責兵反拒執胡言紹禹亟馳往解
情勢兇劣奮號撲背謂賊在城下我等出力死守勞苦不錄叙功
無分若撒手放開欲陷與我何干那怕兵兇兇命即橫殺守壕一
人餘卒驚走外賊已知揮刀挺戟綠旗齊上城隔馳殺縱火攻敵

兗令議注

震五福王及由松世子即弘光與鄒太妃俱離城走一更至五更
搜人斫殺天明滿街屍積火高道府縣官家屬盡被擊拘呂活
口拷吏官督惟一典史抗節見殺飢荒人相食通判白尚文順城
死不須吏為飢民鬻割自成搜括福藩倉庫得窖銀錢米各數十
萬大賑飢貧時賊基下營如牛吼掘下幾大見有太古鼎解之不
動仍掩馬識者謂周公定鼎郊野理以鎮正其地也應時而吼
亦天崩地裂之兆按先是陝西有獻主進兵數百流入河南巡撫
楊維禎留之使屬紹禹撥付守城巡撫會稿山陝總督以事上聞
奉有嚴旨究追首惡十名內者限刻刻城潰福王能復此重不能遠
兵大懼乃勾賊計外潛為內應頃刻城潰福王能復此重不能遠
行黎明後猶藏匿附郭民居賊兵搜執平入城內舊紳大司馬呂

維祺亦被執遇見西關王哀呼曰先生救我呂曰我命亦在頃刻
但名義甚重王無自辱而欲再言各道奉去王見自成詞色悚怖
泥首乞命自成縱肆橫惡致責其罪賊中恃力以重威威一
塊奸肉遂殺焉稱重三百六十斤斷分肢割與園中之鹿同烹列
賊腹食謂之福祿酒飯獨維祺罵賊氣節不少挫死之巡撫隱其
情駕言兵寡餉乏以攻城陷王死帝聞報大驚大減御袖為福達
王紹禹磔之籍其家贈維祺御火

說餘談往

書

江夏三異

說餘談往

書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丙辰進士榜眼賀達聖時冬仲月半於
卿癸丑年授應城縣儒學教諭課士供職外於聖殿拜已遂寵
座每日辰起躬親拭掃肅衣冠焚香四叩風雨寒暑無間無怠三
年如一日也先是山東有老宿乙卯夏日夢見至聖先師云今秋
宰祭在湖廣應城學醒四異之播儒林便覽知為賀公東輝明年
賀公以駐春榜幾人言其任學三年言笑不苟敬慎齋潔君子人
也後崇禎十年大拜原未踰首崇十一年已致歸里舟過安慶縣
魚背之江頭初則風濤驚阻次如磐然不履舟子俾棹淡水操棹
左右有連枝帶根樹交附扶持於舟之兩旁如生成環抱固不可
解乃宰牲獻祭江夏廟衣冠恭揖而致詞忽為兩樹辟起枝如翅
足飛騰根如髮覓四族夫矯梓檢僕似此龍蛟蟠踞舞翔升之狀
更可異者枝節盤錯錯處多末豆糧食布綠物料等屑悉與流
浪時巨艘者不知幾何年塞運行商遭之傾覆短造舟子固與
船吏不知幾多若也土人鼓舞解引登岸而立廟以祀至今香火
不亞天龍金龍其紅津運為安流適上從下皆地古亦與理之德
蘇軾於天壤間矣歸即德於即者之南城竹籬茅舍讀書焚香特微
戶外望而式焉高賢耆老之虛堂聯示微云當年雖豆未忘念此
日見疎莫妄思未遇時除夕無米一難換豆聊以度歲之故十六
年六月張獻忠欲陷武昌省城不分民宦五六萬人悉驅投江水
江夏知此凶訊先僞小艇儲載家口入墩子湖心後幾日寇獲
水陸並進無捍無禦勢不可挽江夏乃肅衣冠北向四拜誓舟以

項同時溺者十二親丁七八月間蒙賊猖狂之極死者飄流生者
逃徙市里無入至十一月間已經一百七十日家人在舊夢見江
夏云我在某處橋下須來接晤明辰前訪見橋傍有直立之屍擊
之果是不變不腐膚色如生但夫去手脫云一生三異如此
黃門變理江妖山魃見之攝伏畏其德也

卷之五

奏

韓城賜死

崇禎帝踐祚六七年後制局大異於初正至十三年冬交關書省又
交諸溫體仁等權線索三變而乘除去焉繼而體仁引疾歸里先
是陝西西安府韓城人已未進士薛國觀號賓廷性偏急出詞過
刻諫垣幾年不避諱不擇言人詭畏之為程素為援引仰人士美
其驕而入閣蓋起司李擢入省韓奉常璫會憲叩大拜自十年六
月奉政府已縣王應熊等相繼罷韓城得步首輔頗用納言十
一年舉考選改授例行人吳昌時於門戶殷氣中稱魁首外定逢
會內肯列出手歲多不依外擬故為顛倒以示不測如進士考
選黎王田以臺易府同歲貢教知許自表蘇州人以府同易臺不
止一人獨昌時改祠祭司主事韓極謂韓城作崇愠恨日深京邸
清議諱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釁或加詞水火實甚時帝尚廣切
嘗於平素召對問語間帝嘆曰月今朝臣通賄外致東西廣納內
致吏兵徇私國事紊淆生民塗炭奈何要形於色韓城即為解頤
曰使東廠得人衆朝何敢賄貨范菹之來或有而自時厥臣王化
民建薄御虛後聞之汗出浹背頓恨極昌時人與化民久結義
盟憂喜相商於是內外毗目常伺韓城之陰韓城恃帝寵以坦衷
處之亦無有松心之事四天之術不遇入仕途來未有敢為之使
縣者耳又一日召對帝慮匱乏言司憲所入不償所出思出借助
韓城曰外庭縉紳臣等可任內而戚晚必須磨斷則言李氏請富
厚神宗母家為世勛最上亦久聞神祖幼時太后還山內語語遂
傳奉旨借銀四十萬充餉李氏危恐安敢列現銀以上輸乃盡

其室中所有又飲限追時奉嚴給泰使字號峻田則哀遠無人
敢為居種不得已將小房從屋折卸木石驟曳車裝俾貯街市雲
實民聞懼甚裝矣世勛舊戚人人自危於時為不祥無敢為上道
也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午時於獄中自盡高呼云吾乃九蓮菩薩
也皇太后憐其忠貞特將折斃其子孫矣令宮驚怖祖太后存日禮
佛設場每拜稱九蓮娘娘上所親見悔懼殊甚速傳傳助之令反
有詔諭李氏內中情事王化氏知之最早急聞於昌時密令臺省
遍發毀斥實情其行私指其弄權特奏疏日且數上凌人奉旨嚴
諭九蓮鎮將欲加獎勵乃為督責詞大夫聖意詭譎之故外傳於
是科臣袁愷臺臣卞寶第等數其擅權無上納賄有據并及其黨憲
副葉有棧市權通賄害法徇私禁則即日下獄又逮大司農傅永
淳侍郎蔡奕琛係韓城左右手悉繫獄請嚴諭五府六部大小
九卿議處薛國觀回奏各存大體得欽此歸十二月抵里溪謝恩
奏辯云臣之得保首領還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愷等訐奏
實由吳昌時指使併訴昌時致憾之由謂聖上操縱獨裁慈惠則
歸臣下臣死亦無敢怨等語奏有聖旨則嚴切殊甚奏內事情著
赴京訊理其中機局必多於言矣十三年五月韓城來京候審有
內閣舉人申壽松江人王陸彥向為韓城心腹以舊日情誼至寓
問安籍事察該處希希密伺韓城延過彥擒奏下欽此化氏昌
時除謀險策設弄構成在韓城又別生一事以使人猜測按律擬
罪當年構成者韓城在省在閩以刺薄從事時無援手可知三法
司亦希旨趨時嚴訊嚴煉加國觀候審鑽刺罪惟聖裁陸彥以職

侍內閣泄漏機密例律擬大辟八月國觀賜緡陸彥棄市陸彥係
昌時嫡甥臨刑大呼叫冤曰此我吳家舅氏所作之孽我若說出
大傷名教也正法後俱得免
昌時失銓卸而韓城死昌時得銓卸而宜興亦死韓城之死王陸
彥到四牌樓對行刑官尚不忍輕吐恐傷名教宜興之死吳昌時
在大華殿對崇禎帝盡傾底裏不顧名節矣十七年三月初一上
遣內監徐恩諭嘉定伯周奎后之父助餉金謝無有恩跪泣哀懇
再三捐一萬兩上少之再降人一萬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
更三萬奎存二千止找三千沒聞賊失打進出金銀各五十二萬
珍替茶酒食五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并研陳演賊用
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千金銀犀玉器皿大小八千件亦數
盡死連出城時殺之又太監王之心常侍中韓首富上諭助餉獻
一萬沒賊失打進出十五萬金銀貂裘等物過之

宜典再召

宜典再召通內而費幣帛者別有六之出而正之費實成其民與虞城侯氏兩家又奔走而靈線當其時天如詞祭主事吳昌時來之也等案兩年散之終始下此為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日陸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時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復患提冷者共非計直是高倫起沃再趨峻削且慶重足而土無樂生懷矣宜典憂之思惟濟之以寬者復誰舉人廣天下取士額薦引先朝故老次釋潘白欠解戶所獨民間積通會夏早集歡建成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年歲現年兩稅將佐功罪賞罰不踰至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以限行格式以分委責指會典致幽明向隅而則沛然弗去人人盡曉忠孝節義事聖天子

聖諭

幸

昨樂聞天下仰望丰采如久汚新冰宿鬱臨風之快昇平玉燭扶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者以示寵人特請撤回還籍者差會典即日沛降此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明安在引致時宰相即祖察朝三楊當國張江陵震刷變理之術亦不過是時昌時已職議即必欲調大還據百僚踴躍推奈工部從無調部例昌時跪首極如驕子乞乳母求乳必得而後已廣為查例嘉靖時選即卒武庫即訓入又天祿朝御維維服石以職方即調積勳後兩故事家宰即三俊宜京不肯依違於省撥者以昌時故而是選十五年之八月八司時當年例臺省甄別故事有一臺二外選司道無給額者昌時素恨臺省諸人有口無胸特為糾舉省六臺十省為范上覽籍卷李士焜又白等臺為陳黨也應神為齊等也一時哄

聖諭

主

然昌時諱手初就首撥主裁於上惟耳不悅耳昌時事權獨播呼吸通天為所欲為人言不足仰矣又其時心應手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於總憲劉宗周念臺理正徐石麟其來時曰君子人也遂信之昌時於徐除補調問方欲憑聽行權而創見趨新事會十月二十日為首撥半百誕辰擬奉賜大內周后以皇親嘉宴伯雲公奎新通族諸亦修寄儀外庭則盡文武通海內不為首撥添一著者非情也不意初十日下午有違牆失守之傳言首撥不信曰臺卿將卒為權儲欠徐徐非違言以叔司農奎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撥恃寵宴樂以坦衷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經之妙不過謂庚逢中不信達此坎珂耳十三日早辰荊州難民環堵而來知保定告陷矣蓋北入勁兵果係初十進口五更被荊城即謹問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進口為洋言十三日五更齊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喇石楊刃者馳而盡捕左右欲賊禽飛崇禎帝震怒謂違將不足恃違撫無可依更恨即踪不傳塘報無聞而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成達而誅之怒未霽也日即大華殿勅凡獻策陳言直入無禁布衣董廷獻亦得親承聖語漢有一逃奴犯表錦衣入對妄言亦蒙賜見主係勳傳當獲將奏桌之而止特諭事非機密不得上奏與即覆昌時雖私計欲逞不得不暫款手於是首撥之華庭綺席亦變為干戈鐵馬九門盡開大小文武分器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名城二十六首撥為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道場於右虎衛衙口上味法華第六卷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

朔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未開并無人言及至三
月中外來者聯鑲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俱已給免又
外轉司府等官五百餘人俱結隊而去適近日有次次僉事信路
店雖兵毀並無兵馬相值為不更事之說者傳宣與之言謂舊冬
勳入之兵已潛出塞外人皆駭疑至四月初一孟夏祭享後赤利
反自南來舉朝宴安將已兩月又獲大驚大恐如上年十月十五
止來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四月將二百日身不離甲馬不離鞍
困乏思蘇乃於三月初一入宮州養馬人皆休耕時復所籍再為
束縛却次如是匝月而以此出入俱未遑苦州地境四面皆山春
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下午帝臨平臺召三相國詞氣甚屬
朕欲親征首撥跪奏臣願代往上不言上視仰首側操首撥起東
演總之云首撥開務設繁臣可去仍側操不言陳起蔣德操下跪
臣實可去復如前蔣起首撥不得不再跪請小帝回顧冷笑曰先
生家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朝出門直上東行俱
弗轉而知首撥寓西當時無一料理又不得謝恩而出東至齊化
門權坐城樓題請隨征科頭卸屬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振宸職方
尹民典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
功初六日至通州駐城內北返勳兵自南而來瑜河越城者東起
津門西至涿鹿直三百餘里橫排齊擁車載牛駝不盡自蘆溝橋
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首撥在通城一無事事惟
內驚而諭之諄切四鎮亦不出通城一無事事惟外驚出口之驕
斷隨征四臣伴首撥四鎮更一無事事惟近驚城垣之脫薄再驚

兵將之寡懦聚晤間瞭望側耳時棄武講大事師中弟迭為賓主
宴飲傳英歡聯彼我早晚二時隨事隨閒必進二環皆飛報大捷
實未出城一步一矢相加後人言費口放索之說以誑首撥不亦
實哉大抵四鎮膽怯勤王本意已靜不主動隨征四臣無敢制言
出戰見鎮臣端履反過雍雍從軍指示自應照應首撥休休客
從來不強人所不能不陵人所不欲况開隙圖功便是暴虎馮河
此所以靜守一月四州內外震驚不知我為結也舍卒視師可以
御將遣兵乎宮中看奇門擇開臣向東不敵不從關外慮荷戈此
走又是難局幸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所費又當何如五月初六
日烽火宴息各處解嚴通城文武又慶太平停越四日暨旅還朝
探驛歸狀特為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欽迎親手扶掖恩
勞倫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齊國臣平酒陳壽二相國臨驛陳
伴食無狀貽我憂方負慚愧願收威命首撥亦辭上准其請時
洛州知州武進吳方思入覲在京見即抄領之致意曰聖眷隆矣
十八日諭東瀛兵三部查閱臣視師凱旋優禮之要如何隆重各
滿建集儀俱照情禮奉聖二十三日下午刻傳諭大小九卿中刻平
臺候旨而時接小則議處首撥之嚴諭謂首輔周廷儒奸貪詐偽
大負朕躬著各議處而奏時首撥為外內兩面人扶出小橋而歸
明日各臣會集西樓門右府之空室向得其願盼而語語中慶者
今不啻口書之筆發之亦不知如許議論三年來藏於何所統發
關勝以至如是皆意落於勳臣疏亦以存體餘皆已有旨了六月
初一解陞於棋盤街仍與路費一百兩後參者日甚在當年之最

雖左右手者詞更慘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為地恐人論及自別率
周之黨故將拱辰考選時意欲得者時值及為薛崇奉以西亞
與之憾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適望宜興也明比為行一疏事款
多實吳昌時七月二十五文華殿親獻即日建書發十月初八抵
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成衛邊不報同朝同鄉無敢下一
援請語十二月初七五更昌時棄市首揆賜繡聯勅大金吾路奏
性向在閤時金吾必拜首揆為師以便稱呼今首揆屬付後事不
了路欲回奏恐遲限時刻則其禍而說于中庭為敵大呼曰者
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得旨解羅致其帛焚焉十三年之
薛國親停解一月出戶外宜興再召之局方結

明崇禎之待宜興畢竟無體制越有別開面責成違何所不可

光華錄

言

必使自盡豈不欲見其面也三月十九何以相見于地下宜興
早三月仙見煤山人所以議之當不止是崇禎帝欲殺宜興
使後來思奮誰料三月十九之晨欲借宜興徐商片刻不能也



烏程壁鏡

明高祖罷後丞相制政大端事歸六部權尊天子
傍落後其後高幾不獨斷府督不恒操無如名而勢有所增仁宣
二代太宰第一案嚴華立學士次之楊士奇大宗伯次之夏原吉
謹身殿又次之楊榮正統景泰間太宰宗伯惟相似楊溥張輔然
在正統中皆王振專內在景泰司馬于謙專外內閣尚然無體天
順復辟武功氏徐有貞專政雖不久輟職而相端萌成也中相權
首次之局大形萬安李賢劉吉弘治間首次以官叙不以權異立
澤劉大夏其治世之象殿正德不親政大閣劉瑾介冑馮昂爭權
閣臣屏懦萬安焦芳甘為之役嘉靖入紹秉歸內閣首次太分永
泰張孚敬貴陟夏言分宜嚴嵩斷斷高拱華亭徐階江陵張居正
筆首次懸天壤又極米炭而用冬水火此王世貞鳳洲憤其乃翁
忤忠愍公之典刑叙成首輔傳而冠之曰嘉靖以來也至萬曆隆
禎二帝揆席紛紜快構成風有市道而差科者十年連拜之機三
年伴食之誚與世日遷矣如琴川錢謙益牧齋與蒼雲溫體仁員
鳴謁天跡地終身沒齒受壓無泰勢局有不能擺脫者焉溫登戊
戌科進士選庶常錢廣戊戌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中第做門戶
勝視溫茂如計宣麻大拜但守其月無岐路致其人剪錢之局過
盛於溫初錢之貳於浙也又有以神宗尸位殿試後小嘗官報辰
春錯出大內首膺業已定錢甚多司禮謹身俱飛帖致意傳膳前
夕戶外徽不傳也錢亦返享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求仲其
題呈請表官望尊力助又乃翁紹約齊廿年廷諫司禮多其通交

且錦步帳實可開石崇首體竟易吳原有宮服後遂賦極後水天
同著自宜修聘中款教同榜誼不二年韓羅容忠烈引後律亦自
帳極辛酉夏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湖廣懸解謂楚楚涼薄地
遠情近求而漸亦以素與浙人語借此德加并自尊臨耳時求
仲林居思計多暇從微七年經範托收齊友使適東西浙之入聞
時對人各私與戲以觀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
之句千秋獲為浙人皆慶名士不終出謂收齊得佳士未仲又力
主撫按讚今科文咸將全場味卷限刻登製表彰人文冬末春初
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魯齊係江右隸手應助平步青天等字所
人復為終卷至人告幸票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資而才非
俗而財擬傳會試經房總裁與監臨提調俱不樂議特東林品候

范徐錄往

垂

慈慈釜上氣斯人致祥避牧齋歷宮坊祿如宴如在魏時稍嘉麟
角得稱職編氓鼓價更燦如煥如屈指昭雪瑞探虛左無疑不三
年信至公極難職盡掃首舉校卜牧齊列名第一此金面必得慶
伯兩首壽也司喻為時局不與容望雖深究未倫及賊極焉乃與
對壘之下即戰青天驚案謂結案狀若執法徇私應置重典常善
素廉不下即戰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時法令初整天
威嚴赫赫雖口切氣阻故無詞以對唯叩首委云不知溫體仁
充詞贊鑒上贊臨帝顧左右禮部侍郎周應儒上言問節事自真
大學士錢龍錫為辯云問節或有與疆益無涉帝有怒容曰問節
既真彼為主考豈得脫却龍錫不敢再陳遂命一書廷謝氣
盈氣歛大分庭還帝心已許溫體仁則斷後六年恭親基於此矣

單日本言謙益既有物議若四條總勘千級法司覆審于似
成謙益問佳佳是牧齋里居蔡來西華為苑與同邑者恒置火
相稼軒吟為名節慎立突與撫按督學嚴重之公私事呼吸相通
者皆曰正人崔魏黨微則存庇不敢問時制石又受機龍錫罪
遺員喻特召典樞密東林講學氣不揚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望
風生事起黨賣力竟赴京訴奏謂錢盟二臣橫恣江南喜怒操人
材進退之權賄賂賄賄訟獄生死之柄三堂九族無不詐之人典
通番無不為之事候國帑誇朝廷壞清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于
要津焉竟無地官幹豪奴滿街道路櫻奉公行等語特烏程正陽
首操票擬旨意十分嚴重緹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先是
常熟又有奸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沈鏡盟聞說

說余錄往

垂

暖却不允因懷恨伺隙計爰漢儒思探大利在京候審志得意揚
間有領志捏造欺曹和溫謀語系順下手知錢履秘案不惜重費
而保無虞似為全可紀行案其所云欺曹者牧齋曾為故太監王
安撫奏書建司記今來履曹似浮出安門下內侍極重衣鉢自德
牧齋宜欲之求其力主斯事和溫者牧齋與烏程宿有舊隙宜有
以和潤之令其持票擬問寢致斯事款和二說播傳輦轅人皆疑
安東履訪奏其實猶蘇好狀一併命審大司寇鄭三俊玄兵力主
鋤和東公實究奉旨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盟釋放第
四日張陳二奸俱斃于枷猶掘地立埋如仍滿日始去則骨日與
水土同腐矣在牧齋雖于名節無虧而同解半載苦費幾萬與虎
狼騎卒同寢食於青齊道上刀筆吏學奉報太平甚非所樂見聞

也向以為局甚打温畢竟不及温温者細究終五代有於後
乾勝行吟擁柳如是進則明季詩文雖貴古今人而之後後
城三年宜興三年并研一年以迄國亡故野無門士山直至弘光
幾祚喬秋彈冠少窺黃閣之進士林卒以此少之

孔伶後佳

庚

飛黃始末

萬曆丁未進士福建翁為樞疏瑤提舉而壬戌間出守鎮江伊子
吉昌通材也與周介生簡臣兄弟為年通家久後吉昌恩貢授現
州教授日在瑤臺通惠泉聚談彼與鄭之龍兒女至戚言其性智
材畧非儒將偵帥所窺一班者倘遇張江陵必為升起之威繼充
侍無人知之鄭之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之漳鎮人雖城六十里
濱於海父兄皆府掾飛黃年十八國中書事為父目擊持棍怒逐
奔海上舡知父恨為急未可歸舡又刻期掛帆乃懸巨商揚往海
外飛黃妓婦嫵順音律博滿靡不精好同飲日奉日就為主宴飲
歌舞時主室有文君悅之即因姓成功生母也再一年前離復至
乃附歸所娶所生姑留日本至中途為海盜劫奪飛黃隻身隨艦

地伶後佳

庚

貨作千金分典主寨之守領頗振東海有十寨寨各為主飛黃之
主又主中主也停平年主有疾疾且死九主為之殮祭飛黃乃泣
求其主曰明日恐必會飲意欲求泉力為我故一洋獲之有無
多寡係我之命頃獲賴慈之主如言泉情允樂報得四紅貨物皆
向還還未每艘分其半九主重信義置界之富逾十主矣海中以
富為尊主亦就班飛黃升為十寨中之一時則通家耗筆金還家
置蘇杭兩京細軟寶玩與販琉球外國等物沿海州縣搶掠一空
以裕島中酒米時崇禎六七年間事兩廣總制熊火燦會同閩粵
兩撫憲畫勦除以靖海隅遵巡守兩道洪雲龍康承祖恭將夏之
水張一傑先駐潮州海角之通山調集糧後變黎與上漢軍勇入
海會擒不三日兩道兩將為飛黃取下海寨一督兩撫乃索其詞

會派乞撫飛黃亦日醉道將往波臣殿中恐之併之來以去
辛竹海三月有餘端撥同大司馬司禮兵垣方印保主招撫徐
漳州參將以安郵之勢聖諭下頒時以十萬佐之飛黃與三通特
登崖就職制臺而撫叙功加銜飛黃以倭寇見贊各懷恩德飛黃
乃贈金黃蓋特恩卸卸品將司道出自欽授又元增黃成里為榮
漳潮泉汀有司村鎮向驚不測之擒犯今乃荷賴無恐其正作凡
寨首餘為劉奇臨飛黃故敵仍為海邊忠飛黃知其使力等之似
風色之東西潮頭之上下窮遠境擊我無前成奇甚張為勇飛黃
在漳鎮遠道心腎直搗飛黃之至或後或前或左或右以之
黃特見就計假款曰我自就撫上岸為貪官污吏束縛無奈在
仍未入夥今象義未選喜不可說即遣春口珍重登所來之航并

龍象錄

早

鍋鐵器械海中所需必欲取之市者無不席捲飛黃曰室中酒肉
甚多何不暢飲快空而去遂令治具取精饌美者恣為飽饜後
則數季高歌更為碗酒塊肉極量痛懷海中來黨至醉極酣訂矣
醉而酩酊者腰刀快斧掛壁倒地或眠或坐笑詭固頑忽聞為彈
門皆反鍵銅頭鐵額生力勇猛徑躍跳下斫殺支解無倖脫飛黃
仍令舟中取上家口解脫來人衣甲家人披掛駕彼來航飛黃從
主挽下開航迅捷劉奇連望本航與駕航服飾再脫航前獨竹米
條飛黃大喜呼曰來矣飛黃拱手而應曰來矣主躍上其不
備舉刀奮斬劉奇殺精勇之士隻影無歸餘皆逃散因得徐香
舊後來漳鎮其八主皆為飛黃勳旅從此海島寧靖通販洋貨內
客異商皆用飛黃旗號無微無虞如行運河半年往還商賈有廿

倍之利撫按又為報功再陞漳潮副巡按至崇禎末年發得金馬
正鎮齋銀十萬贈京師大小司馬手長但持無次恭肅公之訓馬
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至福建降武朝傳之然尚父疏
陳有一子鄭森在日本隆武立為己子賜姓朱名成功不久飛黃
亦歸後

本朝赴成京

說餘錄

聖

倭寇始末

倭寇之起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同其叔惟學友人汪直葉宗滿等往嶺南市易貨物飄洋到日本等國貿易折閱計窮惟學將海質茶倭主貨貨易貨回復勾其要入寇嶺南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之倭立責海償貨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入嘉興海鹽乍浦等處甲寅二月初海鹽龍王塘轉攻嘉興三月從峽石至崇德過石門鎮西去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被掠而去乙卯海偕商辛五即入浙西據柘林乍浦其黨葉祿向在崇德貿易知崇城倭寨擁聚數萬人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暮屯郵舍令妓王翠翹歌而行酒時胡御史宗憲方巡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餘瓶置毒藥誘之倭中藥死者過半餘出王江涇仍督參將虞鏗總兵俞大猷

詳錄

聖

率浙直狼土兵大敗之朝廷遂拜胡為中丞海等久屯柘林乍浦丙辰出寇嘉興林時中丞又奉命代張督府經甫八日麾下兵止三千及參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事急機禮與裨將霍貴道率五十人突之殺倭百餘禮令嚴肅自崇德至皂林未及炊兵皆枵腹忽疾風傷火藥又外無應援禮與貴道皆陷倭乘勝圍桐鄉胡督府引兵至崇德集諸司問退倭計崇德呂希周歸安茅坤議遣辨士下諭諭汪直直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罪督府又遣華老人說海降海怒將新老人所牽妓王翠翹解其縛老人歸告督府狀乃又遣羅中書詣海說降陰賄王夫人翠翹令德應之海遂遣囚自謝因邀督府犒還解桐鄉關上向至崇德而去會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隙復遣謀說海縛葉麻陳東以獻諸酋遂悉且疑

矣海見衆酋解體自念縛麻東之功率酋百餘甯而入平湖城求款督府厚犒之出居沈家庄後遂謀為詐書遺其黨曰徐海受朝廷大官即日約官兵盡勦倭酋自出降矣其黨果大亂明日督府出官兵縱火焚之海沉河死諸酋殲焉官兵執而待女一即翠翹一名綠珠即海與麻所爭者也指海沉所斬海首以獻先是謹謀下海厚賂王夫人使說海降日奉朝廷封為大總兵鎮海侯王為一品夫人故翠翹誠心欲降勸海就撫後以計殺海翠翹深知為督府所賣負海意不自安海死王見執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王辭曰我所以不即死者為爾輩負約未與爾輩言之也今既如此寧爾負我我不可負海赴錢塘江而死

詳錄

聖

流賊滋蔓之由

流賊之起始于裁驛遞驛遞之裁併于... 裁併于科臣劉
懋羽健娶妻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東連不及而防羽健志極
遷怒于驛遞倡為裁驛夫之說而懋羽和成之驛遞一裁游手千
萬人倚驛遞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遂至滋蔓閭閻得以招
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皆禍萬死不足贖而實釀于一婦
人嗚呼女禍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懼哉

說鈴錄往

罍

前朝宮女

禾中董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舊宮人因明時也明時宮中
間得自從人董老挈之南來入簪書典公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
事因言崇禎帝每晨起盥漱四宮女掖侍金盥以八寶一初
點手徑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尺一再洗手徑一尺五
寸盥畢梳髮宮女與帝梳髮者為最尊稱管安簪帶冠帶朝天
乃易便服御早膳羅列丈餘宮中人皆豐美其食唯心所欲頃刻
即至日費三千金為例至于燕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
妃次諸王次諸宮女次諸宦官宮女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
以下皆行朝拜禮爵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容酒斤許副之
以匱皆八寶鑲成極其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十

說鈴錄往

罍

萬計元宵放燈真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華蓋飄
帶皆眾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餘宮中諸
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門甬道四
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格椿各置琉璃燈約數萬盞過宮女咸
摩嬉戲觸墜十餘盞頃即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火爐合宮之
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為之至于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必先起請
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晚必先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
俟帝卧然後辭去勅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亦須迎拜唯謹若
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鞠等
藝及工絲竹歌留者約三十餘人自隨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
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隔餐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

記其最迫官闈大變亂風而出無敢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
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涕淚不能復言

說餘錄

哭

賭城攝土成議

神廟官中偶興作料城之戲于中數十餘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
內十字斜正分作八城賭者各寓或十而五而三而不等各占一
城為頭者將銀豆金錢八寶等投之落于禁城者收眾城之所占
落于眾城者眾各收其所擲至戊午年即失撫順開原等城此戲
已作先兆矣

都城西有藍靛廠萬曆間始建西項娘娘廟于此其地素窪下時
有狂人倡為納土之說從此都城男婦不論貧賤簪輿車運囊盛
萬駄絡繹如織捐土進納以邀福利處女妖姿借此恣遊身坐轎
中各懷土袋隨香楮往進一時狂奔如此數年遂有遼陽捐地之
事

說餘錄

哭

客氏淫寵

客氏者光宗乳媼也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宮中舊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自漢已然謂之對食宮女籍內監買辦內監藉官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氏姿色妖媚即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之客氏心喜觀忠賢之狡黠先與之私通蓋忠賢得奇術生啗小兒腦陽道後生忠賢又引宦者魏朝共私客氏嘉宗于夜半特給客氏與忠賢為妻二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又況外廷紛紛其為招權納賄熒惑聖聽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疏曰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祐初以陸令萱之熒惑卒至亂其國凡此三君召光致禍皆由保婦其言可謂深切矣天啓二年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四爪龍紐玉筋篆文每印九字分作三行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製置金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糜費數萬金藝越名器無所不至又非止一印矣查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俱災皇后寶璽焚于其中及四十二年分封福王二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頒用寶璽鈴識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木終皇后身不補鑄造乃客氏以一乳媼特鑄金印賜之賢于皇后遠矣如此舉動安得不亡

說餘

哭

心葵藥語

董心葵名廷獻武進人農無力商賈六工無藝士無學凡貧賤人憐之富貴人敬之性好賭呼盧客座以未提之客案上下客謝之曰爾見吾有銀百萬與皇帝坐金雞鐵馬其言如此年逾三十餬口或不遇不肖向勝已者即乞歸計視延陵尺土非欲結宿場偶代友人生計雖至京且攜家室數口寓長巷時在天啟初年與篋頭劉姓者各內室而合外戶兩內人結為姊妹歡欣有一女董有一子締婚婿心葵則淳浪以度日給口之外不能贏一鉢以心葵材智欲從東林如汪文官勸奔走勞取中翰給芥耳松朝端局將中變置之至如崔魏客三氏然索智囊士慈厚帶高爵若心葵驕虐自專殊屢上賓又付米山不食已之寧白眼操手觀彼東林條條恭枯且暮如雁鵠徊翔審囑下界也劉姓者魏端熾時曾為楊沐幾次作世外談稱知識得時後無敢望其顏色一曰端熾海海為野便於劉劉達達過其傍呼劉篋頭何不來服我劉劉趨近側跪稟不敢魏最喜與故人話舊亦喜所識窮乏示恩施乃乃問曰爾認字否對曰不能曰數目字可曉曰勿曾讀字文可其姓十有千萬字能握管為之魏曰可矣吾欲於琉璃橋北築建無梁藥王廟一座爾主收碑收灰發價記數明日進衙門領銀是矣劉復叩頭而去歸商之董心葵因共肩其任為之召宦戶課反商構石作與木主畫規定式呈正魏端熾俱依擬營繕董率其年而後成在魏夫費二萬餘收放領取劉悉自為主款不與心葵分權許漢入事成之後劉仍為舊業而已心葵亦不若聞姓

說餘

哭

僕於其間時京師有姓冉者家頗豐人亦詞涉東顧德端心頗
其富欲下手難其局冉走別家劉德端今知通冉附焉為族兄弟
稱以附馬力致意東顧遂獲所欲心動之如訪來因劉德端指
教也因大怒喚入厥陰令奉勇一揮而飲其命旋亦不得歸心葵
與劉妻實無從詢耗一月後劉妻亦病殞於室心葵策理喪葬併
其室為一家不意床下藏金一釜計三千兩心葵乍驚方悟劉為
其有心人以我為浮浪不羈共事一年而不同心以示也然劉亦
未識董之狡晦養潛董念家計維艱若輕發京人側服疑不祥且
亦僅此三千且慎之復見兩局頗類崇禎登極時事更新線索改
觀計較施還通必附青雲士偶遇石虎獅獅有廷陟會館門教書
錄入內殿觀草滿階除壁掃龍蛇坐屋見天傾廊積地蓋綠萬層

遺錄

李

四十餘年官局世風崇尚樸素食索名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榻為
新繼則榻檻佐費前人華席遞穿漫人則拆三并兩更為一至於
廣庭長夜之若用主以情借僕以好責空空如也燕居趙女之容
貯內妬不容外胆不教於於然也清漢簡率儉奢鄙顧官於此屋
爭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頹風雨之際反應走出以避狂驟更防顛
覆以全性命心葵私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乃罄其三千金飾除整
葺馬門櫺輪與堂宇弘深遠室仍分內外編榻各有東西秋莊半
間牙籤之架可抽眉場金穴百萬之藏莫窺真是金馬玉堂之紫
府宣麻調鼎之沙堤延陵尊爵屈指伊誰時陽羨之周將介枚卜
扶晴而奉為主室始而駭絕而感後則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
千金萬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真奇賈

幾三千金買一狀元宰相由是三公八座上得其履輪銓臺者恭
聽其音威嚴默然非常為好會之主尋殿司瑞衛時領得清之性稍
考曉諳熟千款萬金諾有神手挽回殿審係出入死常場憤微
言解散凡進長安札牘必投之為主人展展之轉批設之衾室為
寶而傳無於手院者我半城坡局領音典解殿陳情者趾相錯也
然心葵亦品溫溫自守絕不作徐張狀大小禮節必曲致以友朋
之誼造其家和好如歸宿之再宿必再懇留第遂亦肯贈仕宦中
往還多有負其千百者又寬解嚴衛運卒之密網毒利救藏門嚴
身者甚多幹辦之能周后知之內庭未備事宜與官閣位置時選
高本局巨擘咨其料理皇親嘉定伯雲洛周公倚為左右手如是
者幾二十年又最不可及者不欲一官羈身布衣而已十五年十

遺錄

李

月初十日時大照京崇禎帝御文華殿許直言入告心葵以布衣
廷對賜坐賜點問修練儲備四事外州縣有司果否實效作何堵
禦勸勤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進亦稱臣拜殿曲盡溫和不叩辭時
仍應勤宣諭事或危急須不時進講雍雍成禮與盡辭聖容多怒
藏則露顏目送向日察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塵情世俗之見
處此隨事叨任內省西臺可即刻拔廷獻又惡編三科故轍仍以
布衣謝恩歸家而已宜典再召晉兩遺案抵里公即亦大痛懲齋
資之僕謂贈致多金必奴輩誑誘後從留京盡寄心葵家三年中
亦不計數矣後流賊進彰義門不數武使得此種狂財為之齋者
何巧耶宜典於六月出都護心葵為持拱宸疏禁欲候審十七年
三月十九日城陷至順治三年三月有外人之兵不過三四十人

備其外廷索食索料心葵葵從外歸因與中供謂供應不及時心葵曰我非當官應值有無多寡後或賠出若竟不與何如兵曰不與殺你心葵曰爾敢殺我衆兵曰便殺何如遂殺焉兵亦他去不知何來何將也

董心葵修葺會館實為道學之功臣較汪文言依附道學反啟道學之禍端益萬倍之與為汪也寧董

附記汪文言初名守泰歙縣門役長貯充庫胥竊藏擬戍逃入京父事太監王安內外交通事敗入擬配改令名納中書為左光斗魏大中之華賓漢典刑

譚鍾

卷

西洋來賓

大西洋十字架教主利馬竇也萬曆三十年由廣東東莞率其徒龐迪我龍化民等五六人至五羊城轉入八閩進上金陵自言來自大西洋國路遠十萬里海九年海水崇卑有上陸於天下及於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昂初出千里鏡自鳴鐘舉重莫法諸事件較大明國略惡萬倍更出歐邏已與地剛接大明國僅掌中一紋東南大海闊不如也留都臺省駭極喜極口讚力勸心飯意愛尊為西儒至稱為西土聖人再出渾天儀量天尺勾股法算時測度卜影景星諸法全說與更莫能識其隱又曰大統曆已壞會須修之更景驚奇胸已天上之天目廣地外之地因咨送燕京引之達御覽達大宗伯馮琦琢庵中所學羅曰歸化陪臣再曰西儒來賓

說餘談

卷

又曰談次休明觀文來化利馬竇等非臣非民而曰賓也改曆之議談不齒寒淹承旨善書院之室主焉門戶被擊顏其門曰修曆局畢竟修之一字為改字之底今宜其三十年後遂為通微教師之尊主嘗見千古來掛漏東門瞻視異常重華二千日享福無不歷驗明末幾年夢夢之人征逐夢夢之天惟此利馬竇一人實為清朝願曆之人非明朝修曆之人君臣上下未見有鑒識品題畢竟定為如何人者則賓之而已又萬曆末年至泰昌天啟并崇禎御宇一十七年在京師進望東北夕陽時候紅霞照地光焰騰燦無日不然愚夫俗子訝為瑞兆外廷荒文人墨學占為亢旱風霾又云蒼龍黃潤十年後五穀豐登皆非也今日思之物華天寶猶然彩炳微垣出震發祥寧不燦燦東海一清興以來邦國祥頌匪可

言紀至侯王率執岳牧將帥以及郡伯即官備辦執戎何一而非
擬育於遼東握符乘勢於中原兵馬等處者則當年之紅雲覆蓋
固古星宮權降生出世或華或早或先或後三十餘年而紺絳常
綿致今日纓圭執爵者雲蒸泉湧無艾無息也嘗讀釋史北宋政
和年間轉運使將領叔弼奏明徐神公慨論世事紛紜神公曰天
上也不得將還五百年星下界分作宰官二十年渡果有靖康之
變人劉誠意少年時赴西湖友人之約有吳雲起西北劉詳視久
之忽大言曰此新天子氣在徐淮間二十年後吾當輔之同飲者
駭狂去觀此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天一代之人勝國之耳目自
顧耳明季無人於西洋利馬實來賓徵之

附記利馬實太西洋人奉耶蘇教十字架者耶蘇為仇人殺身
道錄錄

之具也來其教而必著架圖於門首思其難而以敬天為事也
教無父母惟尊天寶入京師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堂制狹長
上如覆帳傍綺疏藻繪異供耶蘇像係彩飾平畫望之如
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以指若方論說狀類眉豎者
如怒揚者如喜耳降輪鼻隆準目若顴口若鼓右聖母聖貌若
少女手一兒耶蘇也衣非綾製自頂被體所供香燭蓋緯修潔
精美其入京為萬曆之辛巳卒于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禮葬奉
城門外三里許

項周惡遇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己丑進士大器名世時尚六朝子書
項則重空清轉雅物之風應時不覺覺宮典校學使片從不御三
人外子且聯捷肯輪魁選庶常清華中人許文移其家則試館課
必必紙貴語初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為榮兩入春闈甲戌
榜元李青竹君奏未榜元陳名夏曰史官必本房望重識尊月旦
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己進宮詹藥沙東釣意中事亦然指間
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聞等聞登極詔噴血語一大校首四
海歸心此光奔而多武功戰局武而無慚德兵門左謂非名筆不
能未幾聞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弘先金閣士民習俗雖靡一種貞
心勁骨素最壯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歡之句

聖諭錄

聖

不問提刀人民將水心華標履履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
門生年故非不遍滿天下斯時四首乃認與癸未門生新庶常介
生周鍾器匪余涉係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梓里多齟齬最悍許
又為以事外身誠成敗者先期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聲奉管
理崇祿瑞第處接見無期不謂繼信而稀遂殺罪致討併項擒解
囚服泥首禁隔金篋認獄一月餘而高俸校樓以南同卿會推
大司寇蔭任三月被贈見情恨介生平日謙忠說孝假仁義以為
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小會家開新毛板還勇力卒痛責二十以快
人心即日題請同光時亨武懷三人肆市正法周鍾器演作勒令
自盡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將移
功令雖著五等從說罪水心援助餉例近地門生欲集三千金上

戶部得出賦高係元世同年特開一網云當夜過金門而越後
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颺又伊弟元颺係新科門生館之卿庄戎夜
聯母示人影奈所備僕從不傍帳寢結欲跳舞周忘月明夜靜呼
颺揭調鼓微曉過慈水子矜積怒欲言者已久會離髮令下遂號
黨揭竿趨項而甘心焉擁送入縣眾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為癸
未科維揚王王藻紫衣無力庭訊無詞胸膈殊甚絕無發揮象獲
雖少斯時不免奉身交加矣紫西門外之大平橋自上擲下橋高
數仞潮水滿激亂石以研索端仍挽於衆矜之手抽搜數過顛觸
於波迴石嵌者數刻衆為技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颺聞信急奔
款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為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
此終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掌故水紫旭雲經兩事皆經目擊之

說金錄注

卷

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主王有戶家王殿同周恭
戰而死事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繯是矣徐為一友與僕解馬
固守泣勸以為萬萬不宜不可令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
名宦甘讓別人周猶擲身倒床額友八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
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與倪元璐鴻寶馬世奇素修
並街寓倪馬殉節項有蘇友勸成大名遂與縱飲俟醉自裁身後
事痛哭流涕書已盈握陽呼鬼蘇頃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
黎志隄于方馳馬排門大呼入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新任山
西學道隨賊進京者水心怨恨矢口毒罵彼竟換之上馬其僕素
與介生之僕為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兵促周勢押而去傳聞從
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隄報名錄職刻入縉紳而已志

陰對閣賊及云項周是彼門人項周在忠隱寓慘痛欲呼天
氣項書奈何奈何周書如何如何若幾匝月酒後清晨發聲多於
強笑即登極詔詞皆家鄉親友與其死難生此祥里為不克副堂
侍以汚穢然百口莫為之辨也臨難時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
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欺解項則幾成於蘇友之慫恿一壞於門
生之馳援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之溫
美常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為其
事天不肯以全福予人也生為名士死為忠臣文章節義存殁爭
光若倪馬諸公三代至今有幾人哉死為忠生為逆命也欲死不
死既生又死皆命也文章名世命非好也春秋責備纔見命之不
好也亦皆命也到此地位功名富貴不欲聞父母妻兒不欲見惟

說金錄注

卷

願即刻赴冥冥叩飲蒼縱付我上半世之福慧者何心枉枉我片
刻不欲視世者何律殺人多術此為極刑人孰無死死所不甘
項水心縱不死難成大名若使無黎周二門生安知今日不猶
然享福周介生縱或從賊彼之力量有餘功名自在只因誤歸
故卿便走絕地致累房師孔子曰危邦不入金壇周是羅刹地
試看壬寅年合城縉紳盡皆滅門可知

甘夢泉首

宜興陳一教嗣雲處也二子長於泰大之次於為俱學大先成
展入翰林長後卒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盛滿已極居卿不務其家
人致與變而翰林滿職未幾嗣雲捐館於泰亦不久繼之於以
父兄素不合於卿做居京口已亥年海寇上金山於則手書招
戚友慈惠彈冠后海寇就戮脩隙者達其宇漬於常道連繫招獄
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
無事而遂處苦口懸提牢主政為指改底空地乃自構小精舍一
椽以居之初入之日將值新年張燈連興暢飲更餘就枕之后解
靜深遠憂慮總連日高方廷時為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
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因監各房房間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獄門

甘夢泉

夫

問亦反健並駭馬呼問外人人反驚訝獄內何尚留人昨夜三更
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齋詔官猶恐
遲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沉不
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說提牢具情
說堂大司寇勉為具疏叙述前因為病疏事 旨意嚴重即日處
決矣一晚之安惠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還
類再讀也

嘗聞陳嗣雲處時族姪陳於庭報陞都察院左堂嗣雲聞之曰
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典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
之則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
宿赴湯餅之集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

自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懼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茲
官帽掛錦繡張藍蓋體統不與貴即吏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狀
子孫讀書書香不絕矣罕非好兒孫即合座者皆言敬尊宿之言
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從一教官萬萬矣

甘夢泉

燈廟二市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即西北中府署處俗說起集東市即學署處
燕墟苑也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從大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
部街之東輻輳而下北延至都城隍廟綿亘十里其期燈市則
每月之初五初十初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為
燈說也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過曉始散燈賣大小以幾千計
燈不多寡以幾萬計自大內兩宮與東西二宮及東刑司禮世
現感文武百寮莫不挾重資往以買之多寡角勝負百兩一紫如
兩一對者此比燈之貴重華美人工天效必極廣世所未有特平
新舉經目者大抵開粵技巧蘇杭錦繡洋海物料選集而成若稍
稍隨俗無奇不敢出也至珠寶古玩香綢羅錦等貨貿易市動
輒千百索華局而富貴氣象人飲帝都如此自世道變古將三厘
銀置一匙梅花紙燈堂前清供家無優宴夜不設席自以為道心
不亂求操可掬燈賣由是解體燈本建此虧折皇店酒樓氣索神
冷止舞大頭和尚以開街運典此非襟茂乃棄薄也所謂金吾不
禁散夜遊行之事無有矣燈市窮京師遂微然無色廟市乃為天
下人備若用御繁華而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祖母珠兒眼盤架
懸陳盈箱盈貯紫金脂玉犀角伽楠高鼻周鼎泰鏡漢區晉書唐
書宋元以下物不足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秘藏扇墨香爐盆釧
劍紫汝官哥羅鈎穩穩洋綴蜀錦官妝集繡世不常有目不易見
諸物件應接不暇維彼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
日至之期官為給假使為留車行行觀看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

京華雜錄

市

執手排之以攝匪車之以紀綱成夫新列之物必買之必

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衣上之物必買可貯後人
為貨必買妻妾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
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替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
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未提解兌不避人
見置辦山積無人敢謀自世道變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其名
必所愛風所訪至期必欲置人不欲露人之耳目窺見其好尚當
自不出者十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行低頭清
者則價使眼而已使坐買巨商怒目怒視其格於為高閑未置由
遠近近與販之人裹足不前鉅本深藏之客聞風先遁惟有本處
二三老圃荒場廢墓種值胡臥經緯羊匪匪充塞街衢印有一二
設俱已破爛雜碎物不皮若價不盈貴者廟市窮京師嘆大窮欲
如漢之壩上唐之曲江宋之上河千百不及其一即金人之蔡州
猶藉商賈貨物元兵攻圍計走應國守三百七十日而後散非
若明朝之京師軍民官宦皆為朝不謀夕聊且苟存之營業宜乎
流賊一到而崩潰掉首不顧棄之如敝屣也
有清明上河圖之想猶為勝事

京華雜錄

至

緣起

蘇東坡有文語鐵橋子有語話笑語以語為才大而無所用海語以語為志蓄而未有抒余則兩無也對語非客謝弱管何以消磨此亦盡傾鵲盡離德位矣以開塞吾開揚一日而幾事來懷則書之一事而情緒各別則分書之感舊而天人弗載則書之觸境而今昔殊觀則又分書之著惡可以懲戒將來則痛哭以書之宜美可以鼓掖後進則拜祝以書之書之而有疑於中也則闕之書之而有違於時也則再闕之書之而為札聞宏殊之辭也則闕之書之而為驅車鼠穴之說也則更闕之闕之人書之書之遂成快耳聽蟲聲叩叩不覺夏去入秋來之以懸肘後客有健談者我則辭而聽之客有言我不談者我則以此快贈之而已彈然非不言

記餘 緣起 陸陸

言皆實畢竟事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剎那古人有言而今安在哉過牆粉蝶委地飛花矣宜以八世空談顏之

花村看行侍者題於月上半極寒

談往一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舊本題花村看行侍者偶錄不知何許人蓋明之遺民遁迹為僧者也所記皆明末軼聞凡二十七條其中搗錢造鈔一條票擬部覆一條足以見當時塗飾之弊巧詐之習兩讎翻案一條宜興再相一條足以見當時上下蒙蔽之失惟宜興再相一條以周延儒之賜死為過項周惡過一條力鳴項煜周鍾之冤殊乖公論至前朝宮女一條極述莊烈帝之奢侈如宮中日食三千金一實用十萬金冬月金銀火爐以數千計之類亦似非實錄又燈廟二市一條謂明之亡亡於變奢為儉其持論尤謬也

平叛記二卷

〔清〕毛霽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

毛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叛紀二

卷》提要

文章如而史才實難讀溷則不暇書識庫則不能書
謬涉忌諱則不敢直書而翻多偽書所以難也荆石
毛先生以績學緯材雄長海岱開同時後輩披手取
功名以去而先生猶老於諸生僅以文章流露聲光
所著平叛記老宿多稱之世或未盡見也先生以萊
人談萊事其所聞見皆不虛故自始圖以迄解圍之
日凡七閱月中閒叛者降者攻者守者援者撫者疏
疏請師者捐軀殉節者力戰成功者莫不綱舉目張
一徹紫陽書法場除嫌忌示以信從可謂敘事簡而
用意精卓然以良史自命者矣長公九來來遊西江
校讐浹月付之開雕予讀之既以服是書之詳瞻足
備將來史成一則而又以數明末任事諸臣庸庸懦
懦登瀛誤國卽一隅可覘全局也噫三日而救至十
日而賊亡萊之不為睢陽幸耳痛定思痛其亦有該
虎色變者乎康熙五十五年仲秋年宋姪南州草光
旦拜識

平叛紀者紀孔叛平也孔叛始自吳橋繼而破登繼而圍萊凡歷十有八月而始敗之海外平叛所為紀也然舍此無紀者乎曰有謝監紀有視師紀矣高監謹有東征紀矣謝防撫有圍城紀矣即吾郡部院張公亦有歸國紀矣有則此何以作曰視師東征評於叛兵之始末而萊城之危急不及圍城歸國詳於萊城之危急而叛兵之始末不載是皆未得為全書也幸卯冬余偶過子壻姜耿西館見其案頭有謝高監公紀手攜以歸因作平叛紀國萊以并則本之視師

平叛記

伯序

紀國萊以後則本之圍城紀至復黃克登又仍本視師紀以及保萊表忠諸書皆參而用之且開取先正之議論以附於其下斯不惟叛兵之始末以明萊城之危急以著且使當季文武諸臣誰為墨守誰為血戰誰為痛哭而乞師誰為遷悞而縱寇為功為罪靡不昭然於奕世下矣雖然此紀之作不過野老餘閒慕述舊章已耳而或且謂其大書特書也似史之綱其條分縷析也似史之目可以資郡乘可以補明紀則豈不後所最居哉

康熙重光單闕歲涂月上泝英蓉島上遶民毛霏書

平叛記

伯序

二

平叛記卷上

東萊毛 霜荆石甫編

男

賀九師

貢九來

校字

贊師陸

賡歌起

辛未崇禎四年

冬閏十一月二十八日登州援凌將士李應元等叛

於吳橋吳橋縣名屬直隸河間府

平叛記

卷上

一

毛荆石曰吳橋之變起謀者有應元之父九成矣

同事者有應元之帥有德矣以城應者有耿仲明

陳光福等人矣何為歸之應元春秋之書邾鄭伐

宋也獨允邾人誅其意也此之首應元亦原此例

耳

先是大司馬梁廷棟議築城凌河在廣寧衛以爲

恢復遠計工甫畢凌城失陷報聞復命修築遣遠

帥祖大壽帥勁師護版築之役仍遣兵守星夜前

赴以作聲援時部檄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允之以

前學授兵部主事陞寧遠守備受知大司馬時
破格用人惟三乙補爲巡撫元化因得開府

標下勦兵泛海趨耀州鹽場

會兵覺華島名在寧遠衛

託言風汎不利逗遛

不前又令從陸趨關赴寧遠聽調遣乃發遼卒千

人投遊擊孔有德千總李應元往有德故遠人

帥毛文龍子也驕悍不法初無往意勉強前赴沿途觀

望至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次於吳橋時官兵屢過

地方多騷擾以故民皆閉門兵無食宿皆怨適部

卒與生員相爭有德答之衆遂譁然時屯兵新城鄉紳王象春

平叛記

卷上

二

蘇白食驕犬番子起先投其父名帖復親講其兵

不法狀有德雖與何打耳兵遂將莊焚燬春子

遂次日千總李應元與其父九成縛有德於演武

場首倡反謀有德從之九成初爲元化市馬馬價

還與應元謀殺馬友赤先不面戈東指大肆搶掠

所過無遺

二十九日賊破陵縣

陵縣縣名屬山東濟南府

十二月初一日賊破臨邑

臨邑縣名屬山東濟南府

初三日賊破商河

商河縣名屬山東濟南府

初四日賊破齊東

齊東縣名屬山東濟南府

所破諸縣皆劫庫縱囚。時巡撫余大成字集

劉省城巡按王道純字懷綸陝西蒲城人天啓乙丑進士巡歷平

原去賊甚近道純初聞變即移書大成發兵勦捕

大成不信復書云一塊土之兵不宜作鄒魯之閭

道純再赴之遂託病請告

初五日賊圍德平德平縣名屬濟南府

既而舍去

初六日賊破青城青城縣名屬濟南府

巡撫余大成發兵勦賊

年表記

余撫以賊勢猖獗發濟南兵命中軍沈廷瑜率之

發武德兵命參將陶廷鑑率之

初七日賊破新城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在籍

知王象復舉人王與夔張儼然死之新城縣名屬濟南府三輔陝西人

新城故多巨族有德至三輔等禦之俱死賊遂入

城吳橋之變象春之子漢之故焚殺尤慘

毛鼎石曰當時集貢殉難者皆格於例不得請

是少宗伯陳子壯以為請乃贈與夔儼然俱

初八日陶廷鑑等兵敗於阮城

時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士驕怯畧無關志廷瑜

臨陣尚乘肩輿至阮城店與賊遇濟兵先退賊遂

乘之大敗德兵殺傷為多廷鑑等俱遁還

詔巡撫余大成孫元化進兵會勦

事聞命兩撫速行捕勦

防撫孫元化移檄招安

是時賊見我兵將合且搶掠得志遂整兵而東不

復攻城元化聞報初亦不信謂必別處逃兵藉口

年表記

於登兵也既知有德果叛乃移檄招安兼檄郡縣

不許截殺賊遂得安意長驅無敢一矢加遺者

十二日巡撫余大成移鎮追賊防撫孫元化亦帥師

追之尋俱引還

大成差官乙邦才字奇山青州人招安賊相打四十放回

元化屢遣人入賊營諭令歸命賊伴應之元化因

遣大成書曰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

壞事大成如其戒而止元化亦師次黃山館而返

州象三日當是之時賊者謂兩撫前後未

毛刺石曰余大成不足責矣至祥元化固前錄者也以一精張肅開府思宗任之不為不陸矣乃即下一致射至被敵城而猶不信及知其果致矣徒欲以招安結局致陷兩郡生靈塗炭情慘繁南趙者固如是乎服後西市之伏法不足以蔽其事矣

附考 邦才後至總兵官為史可法部將以戰死

十三日萊州府知府朱萬年示城守約朱字鶴南貴州繁平舉人一議收斂凡官吏師生人等有願入城守者聽在城婦女一人不許出城違者重治 一凡縉紳百姓有糧草在外者許速搬運入城以備自用凡城內一粒一草不許移出以資敵人 一十字路口

平衆記

卷上

五

即立柵欄一座責令附近居民輪流看守至定更後即行封鎖非奉令箭不許擅開五更後聽砲聲鑽失候者重治 一有疾病生產緊急事情許就盤往來以便認識訊問的實方許放行仍不許衣聚飲賭博以生事端違者以軍法從事 一十家為一牌鄉地挨戶清查如一户男婦共幾名口某年若干歲某處人係何生理或男若干歲何生理或弟若干歲何生理不許隱漏一人遇有外來賓居已久者一例入冊新來者取具保結方容在內

無無偵結即令移居出城以杜不虞牌內有素行端踪跡詭異者即公同舉首如有容隱事登十身連坐 一每牌備麻搭五把火鈎五杆以防火災仍於各家門首設水缸一箇若遇有火止許本牌十家互相撲滅不許別牌來援以防姦究竊取財物其左右兩牌人等各持猛棍站立門首若有忙亂招呼鼓衆者以姦細論 一牌冊已定即查冊內每戶取壯丁一名編派城頭以充垛夫 一

平衆記

卷上

六

築城月園三里十八步城垛共一千七百七十八箇並大樓角樓馬面量安紅氈大礮一尊用四輪車駕之以便轉移動且防退傷人之患 一守垛之夫各置猛棍一根高出人頭粗如鷄卵每十觔為度務以堅實之木為之 一每垛置箭簾一挂既可避矢亦可蔽敵人眼目我更可以陰施礮矢 一每隔一垛用執石壘之高厚皆與垛齊上堆雷石以禦敵人 一五垛置一小燈十垛置一大燈用長杆引索挑出城外燈下以石墜之燈上另有燈蓋以免搖動湮滅之患或用鐵籠即然

以省油燭更便也 一每垛派守門夫五
至夜每人守一更為度令箭不時巡查晝則止用
一人其四人下城各作生理有警鳴鐘務必各守
其地違者以軍法從事 一城垛夫茲守柵欄入
夫俱備柳鈴有警不許喧嘩違者以姦細論 一
敵人攻城多用雲梯以矢石禦之多不得近至城
下或已豎起即用鈎鈎住提上城頭或用撞杆撞
之可應手而碎或鈎住梯左又住梯右順城一推
無不斜倒零碎者 一萊營防汛三山女姑灣口

丰縣記

卷上

七

者俱撤回派守城頭萊膠靈鰲雄五衛所春班遠
軍俱題留在城一同護守 一大樓角樓下各屯
軍五百晝則升旗夜則挂燈有警以此為號一處
有事只令左右屯兵救援其他不許亂動以防指
東擊西之虞 一城守人衆錢糧易盡倉穀支發
勢必不足擇日齊集城隍廟各出義助銀兩數目
登記各人名下銀數少並粟少者公議另加 一
城守人衆公議餉兵其稍有力者兩家輪流不得
各推諉以取罪戾 一四門四角重地車馬

司武職協同以在城鄉紳謀畫指揮悉聽約束
一敵在近郊貧民勢必乏食擇日約眾鄉紳並富
民公議某家羅若干石茲議定價值不使措勒致
使不堪 一賣官柴查官房柵廠倒塌無用者悉
令拆毀劈柴出賣每觔定價銀二分 一四大樓
前各壘牆一堵以護樓門樓中坐臥可恃無恐
一城下四門外各壘大牆以護城門周圍亦壘短
牆以護避難諸人 一南北二門各置千觔鐵
牯一具上用大繩引繫滑車以便啟閉提撥

丰縣記

卷上

八

十八日賊抵萊州

前十一月賊赴援過萊時朱守知其必叛以牛酒
厚享於郊賊甚德之至是賊回遣人向朱守曰朱
上臺勿恐前厚享之恩終不敢忘也秋毫無犯而
去

二十二日賊抵登州

賊至登駐兵城南密神山孫元化命標將張燾率
遼兵駐城外總兵張可大亦發南兵拒戰時燾
四遣人招安賊不聽夜攻城西礮擊卻之

壬申五年

春正月初二日我師及賊戰于城東敗績

我師與賊戰南兵方勝張燾所率遼兵遽引退南兵遂敗殺傷殆盡燾部兵半降賊

初三日賊破登州總兵張可大鄉紳張瑤死之

蠢兵降賊者復詐來歸城內士民咸言不可當事許之於是賊俱混入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

年表

卷上

九

密謀內應是夜舉火有德等遂從東門殺入城陷元化方在城頭引刀自刎不死為賊擁去登州遁宋先蘭監軍道王微暨府縣官皆為賊擄惟總兵張可大自縊於水城鄉紳張瑤罵賊遇害妻子皆赴井死是時尚有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紅氍大礮二十餘位西洋礮三百位其餘火器甲仗不可勝數皆為賊有居民男女數十萬殺劫淫污脣極慘酷

謝象三曰按登州僻在海隅阻山負海素號荒阻
自遼土淪亡逸人渡海散處于各島及諸州縣

鮮毛文龍取捨遼東自為一軍東江之師以及州
 為孔道歲餉八十萬皆從登海往於是燕糧成聚
 往平遼懷復四衛之策者後從登海渡海始設
 撫練兵治器械無慮日天下之談兵說劍者競托
 足焉建地既逾一切漢船布帛之利由島上轉輸
 商稅雲集登之繁富遠甲六郡然遼人在地方頗
 不相安撫者久已憂之自謀元化為巡撫元化既
 在遼久每言遼人可用于是多以遼人補佐朝夕
 訓練養成精銳文龍死後島中繼有陳繼盛劉五
 之變部下義于耿仲明李九成孔有德等逃散四
 方既而登州為金穴欲得而甘心焉非一朝一夕
 度觀登州明允多權智李九成耿勇善戰六城之
 入中耿仲明允多權智李九成耿勇善戰六城之
 破九城衛鋒登州之陷仲明允應二賊充軍駐屯
 趙黃門吉士張莊節公傳曰張可大宇觀南其先
 孝隱人世歷南京都司桐守儀真貢船被封於
 山計擒其赴陞陽電參將征和用黑香為紳導入
 其洞平之胡舟山修城築堡築堰灌田兵民咸德
 之香商錦衣可大請樂銘參業善詩古文公餘雅
 耽技藝一箏一琴一棋一畫如儒者任臨京著錦衣
 等皆人稱雅勝陞山東總兵官時崇禎元年也
 正方佈置之議起登萊為神京門戶主客兵難處
 新舊衙兼支繁瑣無計可大至定經制汰冗冒外
 地立水營為汛守內地立陸營為城守備禦嚴而
 歲省浮餉二十餘萬自遼土淪喪議者謂恢復必
 先四衛而復四衛必先旅順或議陞南關廣或議
 築其城島可大以鹽場口居兩山間其隘可守外
 距木羊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關十餘里首尾易
 顧更設銳城於箕金山最高頂而全州擊於磐石
 矣連波計城之成城者乃服高麗貢道藉由山
 海關遼陽失後改由登萊可大以麗船往來內地
 盜究易生請從登萊島登陸乃由關門入皆未雨
 年冬京城賊作亂眾至萬餘固萊可大破走之二
 兵有兵船之變先是毛帥文龍鎮皮島遼人孔有

後等歸隸麾下文龍待之甚優有德等亦無異文
 龍用文龍處海外凡有泰報或侯張失實亦有
 之然於國家形勢則屹然重鎮也及支崇煥出
 關門文龍以老兵之有德等侯失所保皆落
 等亦心懷以老兵之有德等侯失所保皆落
 而心懷以老兵之有德等侯失所保皆落
 建後未得其命也四年大凌河告急登撫孫元化
 是令有德等率兵千餘人赴援十二月行至吳橋
 大凌河以市民開倉餉物遂擊退劫庫殺官而有
 德等家口皆在登城乃倒戈而回被斬者甚衆
 肆焚劫元化言撫局已定阻可大變至辛兵往
 橋驛值元化言撫局已定阻可大變至辛兵往
 不聽其言其初集勦兵出戰又苦禁之分可大
 與有德等合城昨所入三十四人求入營門之
 有德等城昨所入三十四人求入營門之
 五年正月城陷可大分守水城如勢不可為
 所佩大將虎符授撫鼓吳振源開道野山東上
 殺其妻陳氏還自撫鼓吳振源開道野山東上
 趙古士行取推官張公傳曰張驥宇
 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推官為治嚴明絕請寄
 家法民敬之若神政務冠金省撫使交薦崇禎
 年與榮陽舉政並行取入都時所州朱烏格為
 李科替制臺省雖七品官得與開平事閣部大
 一受糾拌多不安而去人成畏之御史猶於
 惡惟六科無所統屬均前內府職更庫吏科
 可官贊不點涉於六科中尤高自簡貴若吏
 局必勞門者錢乃得通姓名往無所予門者
 頗言張素剛直不能忍署之為格以爲察其
 不悅援政爲給事中而神理使府同知疑大
 總政行賄狀列疏上聞帝怒其侵已也亦
 詔行賄狀列疏上聞帝怒其侵已也亦
 五年正月兵復撫撫州之通請河州官未

陷城猶振石奮擊賊掠至被執大罵不屈
 凡與妻女四人並被非死賄光祿寺少卿
 命逮治孫元化張燾等官
 登州既陷東省大震報至上命逮治元化張燾及
 道府等官
 命總兵楊御蕃王洪劉國柱統兵會勦州人楊華基
 子年少勇而多機畧王翰林人王威
 之子體肥胖性之狀一見而知
 時梁廷棟已罷熊明遇字良孺江西進士為本兵
 於是調通州兵以副總兵楊御蕃統之凡山東之
 師皆屬焉加總攝銜調天津兵以總兵王洪統之
 調保定兵以總兵劉國柱統之各刻期赴勦
 李九成孔有德自稱爲都元帥
 賊即署營伍偽授官爵鑄都元帥印自稱替天行
 道都元帥推李九成爲首有德次之耿仲明自稱
 都督括民間金帛子女用巡撫關防檄取州縣餉
 銀齎萬金犒島誘令同反
 初五日巡撫余大成領援兵如萊
 大成聞登州已失入萊爲守禦計然束手無策唯
 閉戶誦經而已分遣萊營官兵以副將張奇功率

人守黃縣以水寨營守三山以左右營守平
度即星主兵調發客兵驛驛

初六日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張忻至自京師

忻字靜之號北海天啓乙丑進士

張以左遷浙江藩幕便道歸省甫入門朱太守馳

往謁之告以余撫軍提兵在府已經旬日殊無東

意而參將余五化者日與賊通且濟南鋒營兵日

索餉無餉恐內變幸公一言張即謁余力言先逐

余五化以清姦細請徐肩宇

名從治浙江海鹽人時為武德道

平素記

卷上

十三

監軍留班軍以守城余皆嘉納行之而余五化則

尚未逐也

余與有德為八拜妻子在登有德俱養待如禮

客兵謀為亂

客兵訛言欲為內應以夜舉流星為號幸臨清營

泄其機朱太守多方誠諭捐貲厚賞仍勸鄉紳犒

之一面逐戶清查謹巷柵多設兵丁夜巡三令五

申居民出戶者死至夜兩見流星逼天而城中闐

然無一譁者

一日賊兵餉

將紳珍齊集城隍廟公議賊銀以充守城軍丁

工食

毛刺石曰張黃門孔毅及子考功忻共捐銀一千兩時先君為指生亦捐銀二百兩餘未詳

逃城士庶

是日南門內欲逃城者蟬集或賣易賤服或女扮

男妝朱太守以法斥之者三取乃驚散

毀關廟祠廟

朱太守命毀西關大士海神二關以防攻城撤南

關關帝祠以防伏姦

平素記

卷二

十四

十二日賊遣人送孫元化梁丹崖書於余大成

吳時登州文武各官及鄉紳賊皆幽繫一室聽其

指使為具揭遺書大成欲令具疏招安其大意欲

朝廷昇以登州茲所屬八縣然後投順年年納賦

立功報効當時無論識與不識咸髮指恨其出語

狂諱而賊之心腹參將余五化在大成所力言可

撫大成得書揭為聞於朝惟巡按王道純抗言不

可公論寔之

三日賊破黃縣知縣吳世揚縣丞張國輔參將張

守徐延松 號恒山 守東南角副使畢拱辰 字天目

光祿姜裕 字鏡明 守西北角

張北海 口初派如此 守日有至有不至者矣

再禁逃城

朱太守出示曰其此城即其此城安危無論權豪

貴要敢有先去以為民望者本府決不與之俱生

示後閭郡凜然

附記 黃縣范相公丁憂在籍聞陞失守攜家移

居某城既見黃陷從微出城西去因討取撫軍令

箭提棧出山門尚未成行朱公急赴院講云歸紳

民所仰視不可令去以為民望當率以為范宦客

居不可以歸紳論朱公脫冠擲地曰老大人只管

任之請老大人勿為越位之謀言畢率生員二十

人各持猛棍鎗日敢有出此門者打死無論午後

生舉手碎碎男女流血滿面扶掖而去

又北海張公聞陞陞亦欲攜家就任朱公特出一

示云連日東信緊急百姓欲逃張公聞信連

夜至某共守封疆論身家性命張公與爾等自有

輕重乃捨身倡義以全城池本府不勝仰重自此

張公不後

十五日內府翟昇以右軍至

昇至見一切防禦喜謂朱守曰都人咸稱公之

以今觀之殆不虛也

守徐延松 號恒山 守東南角副使畢拱辰 字天目

光祿姜裕 字鏡明 守西北角

張北海 口初派如此 守日有至有不至者矣

再禁逃城

朱太守出示曰其此城即其此城安危無論權豪

貴要敢有先去以為民望者本府決不與之俱生

示後閭郡凜然

附記 黃縣范相公丁憂在籍聞陞失守攜家移

居某城既見黃陷從微出城西去因討取撫軍令

箭提棧出山門尚未成行朱公急赴院講云歸紳

民所仰視不可令去以為民望當率以為范宦客

居不可以歸紳論朱公脫冠擲地曰老大人只管

任之請老大人勿為越位之謀言畢率生員二十

人各持猛棍鎗日敢有出此門者打死無論午後

生舉手碎碎男女流血滿面扶掖而去

又北海張公聞陞陞亦欲攜家就任朱公特出一

示云連日東信緊急百姓欲逃張公聞信連

夜至某共守封疆論身家性命張公與爾等自有

輕重乃捨身倡義以全城池本府不勝仰重自此

巡撫余大成職尋遷治

是時言官交章論大成畏縮失機有旨革職聽勘

未幾逮治

十七日以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為登萊巡撫

部石湖
庚人

原任巡撫謝璉時在刑部獄廷臣多言其才畧可

用上命出之擢登萊巡撫星馳受事

二十一日武德監軍道徐從治至

徐公素諳兵機朱守喜曰得此人吾棄生矣聞城

年表

卷二

十七

兵民俱職

遂余五化於兗州

時五化未去張考功謁徐公言余五化尚在肘腋

恐有內變徐即力言於余撫立發一牌押五化往

兗州趣兵實收其兵下馬匹也

二十二日總鎮楊御蕃王洪各將兵至

萊州遁宋獻以齋捧還

宋深陽
人進士

尋以憂去

知府朱萬年署近事

十五日總鎮楊御蕃王洪帥師東征

鄉民饋食者幾二千挑兵士驩呼

二十八日我師次於新城

新城鎮名距
縣八十里

二十九日戰於新城我師敗績

賊率眾來迎津兵先潰王洪遁回御蕃被圍乃夜

半出突賊營而出楊師得全

取此海口王楊各列兩營王洪領津兵立於一山

頭上以恭陳未列而王營先潰王洪騎奔馬先逃

賊助攻楊營攻打一日一夜不能破時賊已遠去

如於朱橋各道境漸糧草楊兵一日夜未得食始

年表

卷上

十八

三十日登萊巡撫謝璉至

隨行官丁止二十餘人

公自記曰余以月之二十一日午刻出都門計程

千七百里有里介焉而馳費日有九畏此簡書恨無羽

翰甫下車與撫院徐有宇相晤自陪京一別經十

六年言念時昔光景依稀乍見如疑夢相悲各同

年誠善

附記 公拜客時情

兵潰報至

徐字
派字

考功等正在徐撫座王洪遣人持令箭來報王
楊全軍覆沒眾俱失色徐撫曰縱敗不至此及午
楊使至始知王先敗逃楊尚堅壘

巡撫謝璉命都司鮑守正製火器

已後謝於東察院到任畢即料理守城事長隨不
都司鮑守正善火器即命入局製萬人敵轟天雷
火箭火毯等項陸續運至城頭

初二日總兵楊御蕃入城協守

王楊二總戎先後回駐割城外兩撫出城細詢兵

平康錄

卷上

十九

潰乏由王僅餘三百騎楊猶獲全師而返時各兵
前無見糧後有追寇相率西奔因議遣王洪退鎮
淮縣留楊鎮下家丁三百人資為捍禦一臂士民
疑畏堅不肯內謝撫諭之曰無兵無將城誰為守
脫不靖當為爾輩任之眾始帖然

錢贊伯曰按原周記初三日辰時賊已將至楊鎮
尚據三百騎於南門外徐謝呼入而朱鄭伯與
諸生猶不渡趙是度與余以百口保之
始啓隔延楊入眾以為初三日事與謝異
檄副將吳安邦沿途收諸兵所遺器械

悉以資敵也得挨牌三車銅大將軍一位

不據縣批選各社精銳鄉兵赴城列守
朱身屬圍練鄉兵以備不虞

初三日賊至萊州

卯時前撥泰大鵬等報賊前鋒五百騎已至平里
店距城三十里登陴望之已後見賊從東北嚮西南勢

甚飄忽一營於城東碑兒坡距城五里一營於城西福

祿山距城五里四面繞城聯絡下營十四五處而遊騎

則星掣電馳或舞刀以示威或聞開以搜伏抵寨
列炬四周光燄徹天然未攻城也

平康錄

卷上

二十

附記是日朱太守差於書辦探賊情孔有德曰
有朱太守面並不攻城只在城外張馬便上南
撫鎮等官分汛守城

徐撫院楊總戎駐西門謝防院徐內府駐東門

內府駐北門

遣撫孫元化等下詔獄

賊用仲明謀放孫元化宋光蘭等還泛海至天津

津撫奏聞俱逮下獄

初四日賊攻城

時賊移一營於演武場殿所據難民於前

北鎮駕雲梯執挨牌攻東北角甚厲伐樹填濠
城附近城薄暮轉攻北門及東南角喊殺聲擁勢
若平吞賴楊鎮內丁善火器分派迭擊而列守員
役亦無不致死力者職賊無竿委屍於濠達曙方
退

初五日賊攻城

賊攻東北正北西北正東正西凡五處礮矢如雨
城頭分禦之傷賊甚眾薄暮專攻西面我兵仍擊
卻之此兩日初交賊鋒人頗有懼色賴謝撫法嚴

平賊記

卷上

二十一

故人皆用命無敢譁怯

初六日縫人焚賊攻城具

賊未列營潛逸四圍恣行焚掠乃縫人火其近濠
所遺雲梯挨牌門扇並獲其器械無竿

下按院監視塘報

漏下二鼓謝撫遣標下聽用官曲咏武等偷賊營
詣青州下按院並監視塘報

初七日倡守城款於樓頭

八書守城六款揭之樓頭

招遠等處募義勇復登州

前撫密遣標下家丁謝一勇等持檄分行招遠萊
陽福山棲霞文登五縣俱屬登州每處給空劄三張令其
招募義勇為恢復登州之計更遣一諭帖為守登
城繆為款語蓋聊以疑之不問其應否也

遣人齎奏

遣驛用百戶孫溶元班軍張典往京齎奏報到任
並請旗牌報賊情並請兵馬疏一通

臣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崇禎五年正月

平賊記

卷上

二十一

二十九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題
奉聖旨是徐從治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寫敕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臣即望闕叩頭謝恩訖隨於本日
准原任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余大成咨送原欽
奉嚴處預備倉糧查閱民兵督發班軍督催薊鎮
宣大糧餉督催漕糧傳敕五道達字三百八十九
號符驗一道令旗牌八面副萬字三千二百七
十二號巡撫山東銅關防一顆並吏卷等項

代與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自崇禎二年五月間
蒙聖恩俯允順天撫按為臣代題休致自安於
丘一壑之內矣詎期聖明采及葑菲起臣田閒臣
聞命促裝於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赴任自
登城失守全省震驚舊撫臣余大成題臣監軍因
於五年正月十二日撥臣過往遂於念一日馳至
萊州府而黃縣又先失矣與撫臣余大成鎮臣楊
御蕃王洪澤二十五日進兵伏蒙聖恩垂念時事
孔棘命臣巡撫重任臣自惟碌碌庸才卽時平猶
難致理况軍務旁午之日乎拜命飲水於二月初
一日與登萊撫臣謝璉同日到任政在商確調兵
勦賊之計而初三日賊寇奄至城下四面圍繞不
能奮奏候至初六日始遣人縋城而下僅移塘報
二封於監視臣呂直按臣王道純求其轉聞未卜
能達否初七日颶風竟日賊氛或少斂欲遣官齎
奏日來情形危迫之狀盡在塘報中不敢多贅但
望援不至臣雖同防臣謝璉總兵楊御蕃監視太
監徐得時翟昇普眾死守恐難久持伏乞聖明

奉奏

卷上

二十三

為利稷計急救兵部調馬兵六七千星馳前來或
可保全萊州一塊土地臣與監視臣呂直及防臣
謝璉按臣王道純議勦長策滅此而後朝食定不
以賊貽君父憂也為此今將到任日期並收掌過
符驗旗牌關防緣繇理合具本專差官郭尚文齎
捧謹具奏聞

崇禎五年二月初一日申時據署總兵官楊御蕃
塘報內稱正月三十日午時有馬賊七千餘人自
未時與鎮營銜打御蕃親督兵丁去營濠邊與賊
對射至酉時賊留二千餘眾在營東安營其餘復
攻圍西南山天津營至一更時各相對列營至初
一日辰時賊兵四圍津營又到步賊萬餘架紅
大礮並大將軍等礮重疊圍攻各營只望見津營
差將官陳奇功與賊講撫兩邊差人往來不絕賊
忽將津營衝開王總兵似領馬兵衝出不知向往
賊眾遂踞津營本營與鋒營萬分危急且輜重不
援乞速發援兵以救危急倘誤時刻不可言矣理
合塘報初二日辰時又據楊御蕃塘報內稱初

奉奏

卷上

二十四

日卯時賊拔營齊來用紅巨大礮五位大將軍三百餘位攻圍鎮營二日夜時無暇刻本鎮親督兵丁與賊對射用礮打死賊兵數百賊眾攻圍愈急二日夜官兵俱無食用大礮三十餘位耗破二十四位火藥鉛子俱無各兵至酉時奮力撲殺一處賊兵漸退南山步兵不能遠追各丁割級一百二十九顆拾招旗十四杆隨收兵暫回萊府俟援兵盡集一奮勦滅有功員役並礮傷官兵馬匹查明另報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監視登島太監呂直

平賊錄

卷上

二十五

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道純看得天津總兵王洪初時見其軀龐腫而氣蕭索動稱賊勢眾大有談虎色變之意及至新城扎營與各營相距甚遙彼此難以救援幸彘丁驍勇力護本將潰圍而出賊且踞其營取其火器以打我兵孰非王洪階之屬也如無後發難追前愆津營先潰各營動搖幸楊御蕃傳令鎮定自辰至酉與賊攻打數陣殺賊無算火藥鉛子俱盡糧草阻隔夜劫賊營全師而還功有足多焉

若楊御蕃者慷慨激烈誓不與賊俱生鼓舞奮勵能使各兵用命膽畧俱備綽有父風所當急為獎勵以奏膚功者也但賊實有馬騎五千步卒萬餘而我之馬騎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眾寡不敵卽萊城危於累卵蕩平其何日乎伏乞敕下兵部急調驍勇馬兵萬餘星馳前來協勦便可刻期奏效矣緣係緊急軍情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官李致厚齎捧謹題

平賊錄

卷上

二十六

百里之內房屋盡為燒燬男婦皆為殺掠矣

賊殺處士王琮

處士王琮曰琮貧而好古性迂拙自號木石居城北之陸地鄉賊至不避為所執不屈死之

郭揚率鄉兵禦賊死之

處士郭揚曰揚長幹多力率鄉兵禦賊斃其一眾寡不敵竟為賊害揚寒風寒交後竟其為鄉帥者從來文弱是書生殺賊如不死亦榮服底青衫乎

初八日賊發騎西行

賊發騎數百西向似有探我援兵之意

謝撫與徐撫乃對坐西城樓上和距樓二
初九日賊四而攻城我兵禦卻之傷一賊頭目

辰時賊敗集難民擁雲梯轎車各數十乘四面環
攻即西城一面三處受敵我兵用礮箭木石極力
射打傷賊甚眾內傷蟒衣頭目一名賊號泣擡去
有難民來歸

謝撫難民為賊迫脅傳令乘便逃走一閱而散者
有一十人俱赴南門下背牆而立城上投以飲食

平定縣志 卷上 二十七

初十日賊踰隧道進都司王泰初百戶白仲仁率難
民擒賊獲徐夢麟以歸

忽明賊列隊伍掌號放銃狀若赴敵乃暗於東北
角掘兩隧道謝撫命標下都司王泰初榮州衛百
戶白仲仁三鼓鉦城率城南難民密殺掘洞之賊
經東市橋被一賊驚呼不果遂執此賊以入細鞠
供稱姓徐名夢麟掖人投孔有德下王從友充為
前探舉心腹寄之矣前日曾伺官兵消息暗入榮
州且云賊細作甚夥築道旗鼓吳恭謙登州小營

余五化其魁也初賊視榮獨登謂取之當如摧拉
不意屢攻屢挫且妄意圍一月將不攻自破又言
列位老爺不要望大兵孔總爺已用金珠蔭貂託
孫防院進京買關部主撫就剋了榮州也只是撫
云云審訖即梟以徇

賊分兵攻平度 平度州名屬本州府距府百里

賊發標旗十二杆兵六百攻取平度

十一日賊築礮臺於西市橋外

賊於西市橋外先豎門扇遮蔽內用土木間疊層

平定縣志 卷上 二十八

臺一臺高與城埒上置西洋大礮對城攻打準如

射的

賊穴東北角城

賊又於東北角穴城而入者五六處撫院命榮州

衛幕王化等於城內對穴掘濠深一丈闊三尺懸

大甕銅鐵響器於內令人靜聽以察遠近

十二日賊攻東北角城

辰時賊於東北角架紅氈大礮三面環攻鐵子夫

如升小如拳重七八斤不等有重十餘斤者擊角

料口竝守垛人應聲盡粉遂取所造木垛障之

用水溼線被遮其上我兵雖不無損傷而得樂益

力至百賊乃引去

錢贊伯曰歸國記祭礮環
攻乃十三日事與謝記異

賊運登州紅巨礮至

賊駕牛車運紅巨大礮七八位入營每位用牛四

頭皆重二三千觔

十三日下按院塘報

賊陷平度知州陳所問州同曠子龍吏目房增偉死

平壤記

卷上

二十九

之陳平度知州陳所問州同曠子龍吏目房增偉死
人後贈以侯爵少卿子孫襲

先是有德等遣人招島眾同反旅順將陳有時據

臂而起殺周衛二將率旅眾七八千人渡海從遼

賊勢益張於初十日攻平度至是賊陷州守有繼

無何賊引去我兵復入據之

十四日焚賊西門礮臺

賊於西門所築臺上將樹枝門片紛紛投下意欲

填濠飛渡徐撫軍懸元寶三銳募壯士共二十五

人奮勇持火礮懸之臺與守賊立刻煨盡竝焚之

一頭目賊

十五日賊復築礮臺於西門外

登州庫藏鑿子女玉帛已盡入有德等手有時兵

無所得每言空反一場諸賊約攻破萊州所得盡

與有時時故亡賴敢戰兼垂涎所入益竝力死攻

因前臺被焚復退築一臺左右各作臺翼之時而

為三移礮於上

東北角掘隧及城

賊復築臺於東北而所掘地道五處則皆已穿

平壤記

卷上

三十

至城根懸飛石捶之不能中人心憂惶

笑答島有船

午刻城北樓上望見芙蓉島船可三十艘疑是賊

所設疑兵島兵有識者謂是神武左營參軍彭有

謙領川兵從海上來援也遂於是夜差家丁孫高

捷往探之

彭湖廣
麻城人

東城緹人焚賊洞

謝撫於東城以衆人愚賊賊初驚射後顧之而笑

因募人下城剗洞迤東西洞漸次焚塌

賊所掘洞
皆以門前

所下川大柱頂之但期土尺許又恭恭相編
及相及承頂之木自相約職直達洞而止
順東北角一洞賊環礮力護拘運如故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疏報軍情

王宇新案天
卷五十五進士

奏為二東告變緊急軍情事據東撫徐從治塘報
策紳賈毓祥公書言遼賊自吳橋登難回步至登
連破數縣屠戮官民搶奪財物似此逆天之狀撫
按諸臣各有本章上達宸覽無容臣贊也臣所特
陳者我皇上有軫念民社之仁而武臣無報國盡
忠之義正月二十五日天津總兵王洪統領津營

平叛記

卷上

三十一

軍兵通州副總兵楊御蕃統領沂營鋒營青營軍
兵同至霸城鎮與賊相距賊悉眾而來圍繞我營
而王洪先懷畏憚遣人往來與賊講撫賊窺其勢
怯猛力急攻而王營被賊衝破王洪不與之敵畏
避而逃賊遂踞王營借其所遺火礮器械等物後
攻楊營甚急幸楊御蕃百計周方與賊相持使賊
無隙可乘經兩日夜粒米未曾入口軍兵難於持
久遂夜劫賊營全師入萊以與文武軍民共守萊
城焉由此觀之逆賊之猖狂我兵之搖動皆王洪

平叛記

卷上

三十二

一父之罪也設使王洪不先懷畏憚念朝廷養
之恩與楊御蕃同心協力誓不與賊俱生安知我
兵之不勝也若我兵一勝則賊勢必歸登歛跡而
不敢前矣又何得於二月初旬乘勢圍萊四面環
攻縣難民執挨牌架雲梯伐木填濠窰洞掘穴以
致我萊城以斗大之區危如累卵文武軍民日日
寒水火之中而莫之或寧也哉臣思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準土之濱莫非王臣一民不被其澤猶且
虛聖明之念而況萊城所繫非小為山左命脈之
關東鎮登州之咽喉西樹青州之屏障且青州之
西即濟南濟南之西即德州由德州南北以及淮
安通州皆漕運緊要之地萬一萊城不測賊必順
流而下一往無前震動神京內外艱食矣天下大
勢尚忍言乎哉叩祈我皇上軫念祖宗二百餘年
之樂土垂憐登萊數千萬戶之生靈急救主客軍
兵星夜進剿趁賊勢未熾可一鼓而就擒也
十六日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內稱援兵已陸續發行以須吾輩耐持數日下

知平度已陷州守死焉

賊送贊畫張國臣諭帖及冒意來閱叱卻之

張字東宇建東

人

時勦撫之議紛云不一當事主先入言力持撫議以為必可就緒於是遣兵部主事張國臣來講撫並安輯遼人之在東省者是日未刻賊持國臣諭帖一紙及鈔白旨意一道遣人送閱兩撫伐其狡謀卻之

十七日賊四面攻城

平錄

卷上

三十三

辰時賊悉眾來攻東北西北正東東南四面受敵而攻西門尤急從臺上放大礮城垛盡碎用木垛暫堵而鐵子飛擊勢如穿縞守城士卒殆不能及楊鎮親冒矢石率眾拚命力關至未刻賊被創劇始引去是日輕重傷幾數十人死者近十人徐內府亦於左脇中彈賴甲厚不入

十八日賊鑿城西門總鎮楊御蕃焚卻之

賊仍環攻而攻西門益力守垛者疊木板障身參差礙目不能外窺賊遂潛身懸門下斧鑿門三四

尺許圍城喘恐楊鎮於城上穿一小竇斜透門外用功一夜始達投諸火器燒之賊始焦頭爛額而去

歸國九日時賊盡擁城下楊自抱萬人敵撫城之賊立為灰燼

神武左營參將彭有謨使使來言將兵入援

卽於是夜復差孫高捷同彭下人韓子雲持兩撫諭帖調川兵入援高捷於路遇遲騎阻回子雲不知所往

下按院塘報

平錄

卷上

三十四

十九日知府朱萬年發兵掩賊

昧爽南門朱郡守發兵三十名突掩賊於睡夢中斬首三級獲盔甲刀槍各一白銀三錢首飾一包賊負載東行

西城頭望賊俱車驢佗載子女玉帛絡繹而東

二十日撫鎮發兵掩賊

徐撫與防鎮謀出賊不意簡壯士五百人分二隊啓牖出南門一街南關一街西關賊手足無措殺傷甚多得賊首四級大礮八位鳥銃四門坐轟二

相標旗四杆馬一匹在甲四身膝見賊取四集

鳴金收軍人心大快

蕭部石曰賊自吳橋發難日無官兵乃
今一捷之然應不復死殊無撤圍之意

一十一日神武左營參將彭有謨帥師入援

有謨原領川兵防守旅順奉文移兵護登因自海

破浪而來知登陷圍策遂率兵入萊郡北海將船

朝屯三山暮屯芙蓉往來無定晝則張幟鼓吹夜

則燈火鳴鉦賊還指騎五百往來護之以防登岸

是日夜半仍令舟中燈火鼓吹如故以誘敵人乃

平康

卷上

三十五

自率人三百潛從小石島上陸步行結陳前進至

漢武場為賊營巢彭分為兩翼各架大小礮用長

刀護之且戰且行賊屢圍屢卻自濠外入濠內按

步徐行無驚追狀啓南門受之軍容甚盛士民觀

者如堵無不喜躍有三十二人以不知路徑為賊

所截道棄礮數尊咸言可惜彭笑曰翌日即當取

還耳時得彭兵楊帥之勢益振彭聞東北角掘洞

將崩遂率所部兵守之時韓子雲亦在麾下詢之

蓋十八夜遇賊與孫高提相失子雲獨前揮刀

戰退四賊始能以信符設師行壯哉。城中兜整

舊制用紅彭將因敵以紅帽為號恐難於識別下

令以黑色易之。川兵未入之時每以多藥鼓傷

礮斃數死多人至彭將入城礮之大小藥之多寡

方各有定數又每藥一觔以紙作一包急忙中便

無差錯又入鉛子之後以廢紙或舊絮舊氈塞緊

倘礮口向下便無墜脫之虞

紅巨 礮一觔 黃一兩八錢 灰三兩二錢

減由 礮一觔 黃二兩 灰二兩四錢

礮雷 礮十觔 黃三觔半 灰二觔半

礮雷 礮四兩 黃一兩二錢 灰六錢

信 礮二分 蜜陀僧六錢 斑毛五錢

右用燒酒調勻日晒不見鐵

西洋 礮一觔 黃一兩八錢 灰三兩

三眼 礮一觔 黃二兩 灰二兩五錢

飛燕 礮一觔 黃五錢 灰五錢

地鼠 礮十兩 黃八分 灰三錢

人火箭 礮十兩 黃五合 灰三兩五錢

平康

卷上

三十六

火線 硝一勛 黃五錢六分 灰五錢六分

火線 硝十兩 黃一錢五分 灰五兩四錢

萬敵 硝一勛 黃三兩二錢 灰二兩八錢

張北海曰自入援以至解圍凡二百餘日彭同兵士未嘗有片刻居停之適烈日暴雨無須更調兵士服彭康成八月之久未有怨言不

謝市人一日彭參將膽勇沉毅履危若坦御卒更嚴

竟日無散譁者北海投余書述中天應明月令

夜我軍幸以似之 牌有古名將風

二十二日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按院差人至則十三日所差塘報也云主客

平衆記 卷上 三十七

兵萬計已抵昌邑 昌邑縣屬萊州府 實叩之尚屋

虛談綠王洪兵無紀律掠民更甚於賊反虛張賊

焰欲掩其失故聞者蓄縮不進耳

謝韶石曰武官怕死則已矣又

從而煽惑乎念之極深悲

濟南鋒營中軍朱延祿襲平度取之

朱中軍投進稟帖報前濟德諸潰兵復為王按院

宋登道 名之備山西靈石 招集暗襲平度取之諸

兵據城列守為進取計兵約三千人

午刻賊持張贊畫書一封宋登道稟帖一通皆為

賊求撫而賊殊畧無撫意謝撫回札有城下之盟

恥不能從等語

賊入東北隧道

薄暮見賊百餘人竄入東北隧道抽執石戛戛有

聲撫鎮及鄉紳謀發兵撓之往常出由南門未啓

牖而賊覺之故每出不利今改從北門以攻其不

備而北門土塞堅厚守北門任別駕輝窮夜之力

漏盡始啓一扉魚貫而出為賊所覺不果

平衆記 卷上 三十八

二十三日焚賊洞城東北角崩賊三上三卻之

黎明師出北門川兵驍勇絕倫徑圍賊壘各兵鼓

銳乘之火罐噴筒鄉洞齊發洞中賊立皆燬燼果

奪大礮七位及其火藥而返方賀戰勝不意賊機

藏火礮於隧道中火引藥發城忽震裂執挫而去

亦斃可二丈許角樓半圯礎落柱欹一賊目賴服

施甕鄉壩處望拜一礮擊中扶扛而去羣賊呼譟

急攻城上礮石如雨相持至申稍稍引去四鼓後

有賊突至意壩處可以平步而上乃三上而三卻

之賊之斃於破者不可數計賊始氣沮方接之羅
中懷机阻不意據險斃賊反倍他處皆彭參戎
麾下力戰之功也

附記 聖早朱太守率合郡
士民向彭參戎賀再捷之功

二十四日築重城

東北角已陷城垣單薄謝撫遂檄萊州衛指揮陳
洪謨經歷王化聽用主簿張九叙集材鳩工勦築
月臺紮木為膚內實以土約用班軍門夫三百人
初運土以筐頗擬俯仰命以布袋易之凡六晝夜

平叛記

卷上

三十九

而告成自備逃北而西長二千丈高三丈五尺
二丈從於上修如牆高六尺厚六尺長

之上施儼然又一崇墉
附記 是役也鄉紳各輸米無數而李之茂尤
多士子婦女老幼皆負土樵築焉李亦南居

兩撫咨部請師

謝撫與徐撫會稿遼郭尚文進京咨樞部代題請
師謝起草而徐正之

臣徐從治謹題為援兵一步不前城守萬分危急
伏乞聖明軫念封疆急敕進兵以解危城再調馬
騎萬餘以圖善後事臣自二月初一日在萊州

到任管事初三日賊即而城初四日攻起距今二

十二日矣僅於初七日鮑人下城齊奏到任日期

竝咨兵部塘報嗣後節次塘報俱送按臣王道純

監視臣呂直求其代題諸兵不知曾達御覽否自

初八以後屢攻屢卻轉卻轉攻中開危迫之狀未

易殫述而最受害者在紅尼大礮鐵子每箇重六

斤觸之即折城垛盡傾守垛者無處站立至十七

十八兩晝夜很攻西門穴門以入幾陷矣聞城男

婦震號多方捍禦幸獲保全二十一日參將彭有

平叛記

卷上

四十

謀因臣與防臣謝建發牌調援即帶領川湖官兵
五百員名從島上來援本官忠肝義膽朗識沉機
立斬姦叛牟志泉等十餘人誓不與賊俱生一席
調援即能以五百人徑衝賊營入城連日搏戰捍
禦實嘉賴之即飛將軍易以加焉以親王洪之擁
兵千餘而惟怯氣餒遇賊先奔且布散流言虛張
賊焰俾援兵蓄縮不敢前皆王洪階之屬也事平
之後賞罰自有公典誰敢假之二十三日賊於東
北角拘成隧道暗藏地雷火延機發城忽震塌川

大許角樓半圯士民駭愕賊得意急攻盡擁而上者三總兵楊御蕃參將彭有謨率兵三卻之第恐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存亡乃呼吸間事雖臣等殫慮竭智往往以少擊眾奈金湯已有瑕可乘而心亦已消耗殆盡盼望援兵雖曰已經發行已到昌邑究竟不見一騎一卒也雖監紀按臣王道經沉毅明決誼切同舟必不以膜外視之者而未見救焚拯溺之急著令城士庶於按臣不能無觸慙焉臣等唯存捐糜以報朝廷竊恐無策則無金齊

平叛記

卷一

中一

天下事難言之矣臣謹會同巡撫登萊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謝建合詞具題伏乞聖明亟救王道經將見在兵馬星馳赴援茲鼓兵部再調馬兵五千川兵五千以為後勁而賊氛可立靖疆宇可立全矣若撫之一字是賊之所以愚弄孫元化於股掌之上者而可再入其彀中耶觀賊攻萊不遺餘力以必刺為主即狡悍攻城亦未聞以紅巨礮相加者是何等狡猾而可再蹈元化之續乎臣等不姑破以解築舍之議也

十六日賊築礮臺於東北角

賊對東北壩角建一高臺上置紅巨礮四位連射不已

發兵與賊戰於城南

撫鎮各出精兵及各鄉紳家丁共八百人出南門與賊苦戰自辰至午衝殺十數合城上觀者益倍激憤之氣

趙士諸戰城南樂府曰賊城南戰苦賊如蛇然得前即得如風猛也止賊如雷箭如雨使我前奔奔前即奔得如風猛也止賊如雷箭如雨使我前奔奔前即奔得如風猛也止賊如雷箭如雨使我前奔

平叛記

卷上

中一

二十六日賊攻東北角
大礮連發不斷角樓新拆將盡此樓因圯議斬今委與賊費其火藥鉛子亦計也

賊入隧道

賊八十餘人闖入隧道以俱憂之

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得按院回報乃十八日所遣塘報始知濟南等兵入平度而津保兵已到昌邑矣

戶部右侍郎劉重慶上疏乞師

劉字耳叔授人萬戶丁未進士

奏為急請三鎮重臣各統大兵救全齊億萬生靈以存兩都咽喉以維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四日夜有家報乘黑夜破重圍而來云十一二等日賊之攻城其利害十倍初旬先以西洋擊擊城東北角樓堞與人立時粉碎復攻東南城角亦立時粉碎如城北又挖地道兩三處每一孔可容

平叛錄

卷上

四十三

數千人矢石難加晝夜不休又將四城濠水盡放入海賊眾遂往來如陸如此情形萊州以斗大孤城懸賊攻打即有撫府諸臣相泣死守旦夕斷不可支策去則賊西向而走青南向而走淮北向而走內地長驅直入處處瓦解天下事真有不可言者矣時勢至此臣等計無復之惟祈皇上自為聖慮稷封疆計赫然震怒立檄保定巡撫丁魁楚即刻移鎮統所部勁兵銳意鼓行由德州而東再檄天津巡撫鄭宗周即刻移鎮統所部精兵開道鼓行

由鹽山而東又檄河南巡撫樊尚璟即刻移鎮統所部精兵及磁州毛兵數千前後肅隊列陣鼓行由曹州而東俱令自襄行糧限以時日直抵萊州城下與鄭阮所將川兵六千人約會密計合力同心用正用奇相機而進期於立解萊圍盡滅此賊而後朝食則天下大事尚可救也非如此大做迅速雷霆自天而下則人心必不能奮賊鬼必不能奪萬一循其故套後將後所徵津保之兵漫一嘗試將來鮮有不為王洪之續者事機如至再失重上雖發急而更求愈無及矣臣等為皇上封疆痛心疾首非徒為臣等桑梓痛哭流涕也臣等不任叩血待命之至

平叛錄

卷上

四十四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乞師題為逆賊猖狂愈熾孤城旦暮難支乞請重兵彰赫怒以拯三齊以救萬民事臣於二十四日接塘報與家信言賊前後攻萊加倍緊急於北城下安置紅氍毹三位鐵子火如升城堞當之立碎守人當之立簋於東北角掏穴五六處將及於城於西

門外結土為臺與城相埒又於城八九十里內鄉莊盡被火然子女俱遭殺戮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賊之甚者且賊有馬騎五千步卒萬餘而我馬騎不足二千步卒不足四千取寡不敵無怪乎賊之狡而且橫視萊城為掌中物也臣思萊城以偏海之區承平日久未嘗經亂一旦猛攻惡戰屠毒過慘民不堪命矣使非萊城多慷慨忠義之士罄家護國寧死不懈烏得殘喘歲月以苟活於今日也言念及此實可寒心伏祈我皇上念二東蒙卵之

手報記

卷上

四十五年

危無時可待萬姓倒懸之苦惟日是悲救調東江大帥黃龍率領精兵五千由海道而來以撓其東恢復登黃等處蓋賊之妻子俱住於登賊聞之未有不罷兵自援者此伐魏救趙之計也再調涿州總兵王業隆率領精兵五千由德州駐劄昌邑邑邑去萊百餘里實為輔車相依今有兵為犄角之勢進則可以為萊之羽翼守則可以牽賊之肘腋矣又何患賊之西向也再調津門參將陶曾齡率以精兵五千由北海而進屯兵於王徐寨

距萊城九十里

手報記

卷上

四十六

蓋海邊居民鮮少去京師為較近賊不能下萊安肯老死於登勢必泛海以窺京師此處屯兵一枝賊即詭計多端亦不能飛騰而渡矣再調義勇總兵劉澤清率領精兵五千鎮守平度賊每言不久便上金陵殊不知南上必經運河運河騷動軍餉必至不給內外必至告匱矣所係於國家非淺也今有兵以阻之不亦釋皇上南顧之憂斷逆賊金陵之想也哉再救山東巡按王道純將本省現在人馬計其數會其期以與各路總兵官聯絡照應

四箇環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進退兩難賊雖兇悍未有不聞風而逃者也叩祈皇上嚴敕兵部豫調各路總兵官奮勇前來同心協勦庶蒙卵之危可轉而為安倒懸之苦刻刻而即蘇矣

二十七日張國臣差都司金一鯨為賊求撫

國臣遣一鯨持書為賊求撫徐謝俱登南城繫一鯨上徵探大兵及賊情形復遣詣賊反覆諭以大義令其回登徐埃區處抵中一鯨來回話述賊設謝撫投袂而起徐撫曰爾與賊說賊善攻我也

我若守不住此城不算男子且賊既講撫張贊畫何不親入城來耶一鯨下城宿賊營

二十八日金一鯨復入城

鯨復上城求致書按院及贊畫且求差官借賊使同往金語氣張皇知為賊說徐撫欲斬之有為之解者因縱去

二十九日發兵壞洞萊州衛百戶白仲仁死之

發兵出南門為誘陰出北門掘東北角隧道我兵在隧道不能出者五六人被破死者四十餘人輕

平叛記

卷上

四十七

重傷者二百餘人百戶白仲仁數立戰功今死之

然隧洞亦墮塌穴賊不敢入矣南門與賊衝殺我

兵亦傷四人

謝靜石曰賊掘隧洞六七處皆陸續使人燒塌惟東北角掘之甚深洞口可容百餘人內分三股一

對角掘一往南一往西今傷人

附記仲仁為破于中腹皮破屬露泉昇入城仍

不能勝而死後亦

夜攻城我兵擊卻之

二鼓賊攻東北角執挨牌直抵城址欲從塌處直

三月廿五日我任別駕督兵擊卻之且仰且前傷賊甚

三月初一日賊四面攻城

三鼓賊突如其來四面喊殺雲梯十數架齊擁近城羅塌城而上者數次城上併力禦之礮石之聲雷震電激賊亡竿平明賊始引去

賊開隧道於西門北

賊又於西門北水溝處掘隧道而城更單薄謝撫乃檄指揮陳洪謀主簿鄧鶴齡幫築重城規模一

平叛記

卷上

四十八

如東北角

毛謝石曰蓋細余五化會與有德言先日修城

賊始列寨於濠外

賊於城濠外重重列砦掘塹深闊入馬不能越穿

連太木皆拆四開高厚牢密曲折環繞開一門

止容一人出入砦柵繫狗毛索懸鈴防守之嚴甚

於晉安之固

初二日賊兵餉

內撫集鄉紳士民募金犒兵得五千八百兩有奇

入東北隧道

東北隧道悉皆燒燬而賊賴不捨時時觀視

此處用力獨多受傷亦最速知其必另作一穴也

初三日賊掘西北隧道

賊掘西北隧道甚厲令人入溝潛聽聲徹城脚繞

五人掘之城上護者少疎為賊斬其一礮傷其二

附記 賊從濠外送飯者多被礮擊賊因以草園賊飯兩邊以長繩牽之亦被夾

初四日巡撫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塘報至知屢次越兵中樞不應僅發鄧玘領

手報

卷上

聖九

川兵四千其援期尚杳然也

附記 是日張北塘與徐撫辦事欲於西境城開一小北門蓋以賊掘洞甚處西境垣又薄兵出南

北門路遠而賊易防徐撫不從而止

初五日總兵劉國柱遣騎入援

黎明國柱發騎兵六百來援據稱行至南關馬誤

陷濠因被賊衝散其半於是入城者僅三百七十

五員名後訪知賊竟未與鬪但於林中吶喊怯者

即逸還耳統兵則天津參將李景真保遊擊張汝

行都司李楠守備折雲也

附記 賊將一真係兵至西境下其大將曰大兵到可堅守賊立服解之惜不知其姓名

初六日

初七日大風揚沙如霧張國臣遣人持書為賊求撫

謝部石曰張贊畫為賊求撫直據塘報具題謂賊一聞天子詔便散圍不攻還手張欲愚賊反為賊愚金一鯨以之欺張者因以之欺兵部如盲人言

視賊不詳舉以入告何其異也夫身不處重圍之中目不親攻擊之苦止憑虛弁狡賊一片飾詞

輾轉疑難強辭如兒戲可為寒心非余與徐有老力排其議其不墮賊術而為登續者無幾矣

張有恒自登回

有恒係徐撫差往登州下閒書於耿仲明者回云

手報

卷一

五

未能至登路聞毛承祿為賊邀岸上屯軍教場

李九成賞毛兵每人銀五兩則承祿又從賊矣

毛文龍義子之有唐鹿島副將

初八日賊掘洞

賊尋東北舊穴另開一洞可容六七人西北之洞

可容十餘人兩處濠岸斗絕礮矢不及故賊肆力

穿鑿

初九日撥津保兵分汛守城

按遊擊張汝行督兵專守西北穴處都司李楠督

六事守東北月城參將李景則率領本部聽候
應盡驅枕戈之中飲以血忱莫不人人感憤

馬兵遊塘報

每夜塘報俱被沮回楊總戎定計挑選精騎十一
騎鄉導一名翼以步兵六十名漏下啓南門銜枚
迤西疾行步兵齊力拔寨騎兵乘馬飛馳比賊覺
已越數里矣步兵整隊而還

附記 時學馬兵去遠相與大使
徐撫楊鎮及張考功共飲南城樓

初十日

辛亥

卷上

五十一

十一日東西女牆俱告成

兩牆皆取聯紳所貯大木橫豎障土故築成之速
謝部石曰時四開房舍賊盡付一炬不啻半林按
野伐樹春鳥不巢攻城掘洞皆舉難民為前鋒用
命者無不奮我礮石不則立滿賊牙進退皆死積
屍如阜又過發礮築取其板以為換牌士大夫佳
族則倒其旗出之以易賊屍於所至不遺泉壤
菜人何辜遭此浩劫忍無封事乎恐斯監不能證
耳

賊焚城外民舍復掘塚墓

謝部石曰時四開房舍賊盡付一炬不啻半林按
野伐樹春鳥不巢攻城掘洞皆舉難民為前鋒用
命者無不奮我礮石不則立滿賊牙進退皆死積
屍如阜又過發礮築取其板以為換牌士大夫佳
族則倒其旗出之以易賊屍於所至不遺泉壤
菜人何辜遭此浩劫忍無封事乎恐斯監不能證
耳

十二日大風晝晦

十一日知府朱萬年徵馬芻

時倉中積穀二萬餘石庫中硝黃約數萬斤乃萬
惟馬草告匱朱守乃同諸生十餘人持簿洽門
徵草有如募化得草萬束足兩月之用

謝部石曰朱守事特簿計年新借上下呼
為朱守事特簿計年新借上下呼

附記 是時民間草舍盡號以待川城中柴價頓
昂朱守各處樹林折各處磨看減價以濟民於
作懸接

楊總戎以西門外洞將及城乃命家丁楊進忠作

懸樓命壯士持火包燒賊洞口賊俱灰盡

辛亥

卷上

五十二

十四日雨

謝部石曰時四開房舍賊盡付一炬不啻半林按
野伐樹春鳥不巢攻城掘洞皆舉難民為前鋒用
命者無不奮我礮石不則立滿賊牙進退皆死積
屍如阜又過發礮築取其板以為換牌士大夫佳
族則倒其旗出之以易賊屍於所至不遺泉壤
菜人何辜遭此浩劫忍無封事乎恐斯監不能證
耳

一暮早魁似佐賊為虐至是有弁浣顏諸峯沐首
憑城一望翠靄掠人

賊負重入西關

賊賊牛馬數百負重入西關不知何處又被雨
也○薄莫賊用水將西門北洞口火灌熄燬

頭數人。彭參將東北角亦擊死出洞賊七八人

十五日發兵擊賊

撫鎮發津保兵及家丁五百人出南門擊賊令有姓隨之搬運木植以供炊爨衝打移時生禽二賊各兵爭功遂斃其首陳殺一賊曰項進忠虎躬狼音素為諸兵所識蓋有名號賊也獲礮八位旗一杆甲一領盛三頭我兵亦陣亡數人。東北角一日一夜擊死洞中送飯賊十六七人賊礮傷西北垛

平叛記

卷上

五十三

賊用紅巨礮擊傷西北垛口夜間用土坯砌之賊

密放大礮斃水匠鑿粉者三人

作樂金書曰是日李九武殺并萬緒平奉天地廟
如新備賊因討獲得下兆賊不賊色及東北
角賊復擊賊起新梓條有能獲賊止之李賊款曰
榮城一壘竟足賊強網備自此以後只堅守以符
內變
可也

十六日議平糶法

謝撫慮圍城中貧民乏食乃委聽用主簿張九叙於公所發糶倉穀每斗發三十文又勸諸紳士反素封家減價平賣人盡忻悅鮮有菜色

縣志曰守操人從楊鎮家丁約四百彭兵三百
湖兵二百真係津門兵丁三百五十名榮營兵
不足千名班軍二千餘名門夫三千餘名門夫支
金糧日康三分日備飯食班軍支金糧紳士各家
分班進飯仍支日康四分五釐各處兵丁除月糧
行糧馬車官給外仍分各家供發日三飯給酒酌
及僕人士民之家則有不可言者矣

護月食

初更撫鎮等於南樓護月鼓聲斗發聲賊驚竄良久乃定體成謝酌諸公酒從容勸酬頗有雅歌投壺之致。東北西北兩角川兵擊死賊共十七人十七日西北礮擊死一賊者

平叛記

卷上

五十四

賊管中編索攜紙錢帛考

都司鮑守正焚賊洞

二鼓謝撫遣都司鮑守正率兵丁二十名各持火罐從壩城而下直進賊洞賊五人迎敵立殲其三因縱火焚之獲其鳥銃刀槍各一鮑親侵而
甚勇敢

十八日都司鮑守正復遣人焚賊洞

賊洞未塌鮑復遣人燒洞有張刷兒張三兒貝守德三人者自入洞後杳無影響至二十日已時始自地中孔躍出而上詢之云賊洞長不可計闊有

之餘深入土七八尺盡力仰鑽始透一孔透露隙
光極洞所至已透城根復自下而上架木為級有
照以燭其為力甚難而其為計亦甚巧矣如刷兒
等陷險不懼亦卒伍中之不畏死者

督理劉宇烈及總兵鄧玘兵俱至青州對號蒼樂門
川綿竹人萬

時兩撫被圍在外調度惟巡按一人朝議更設督

理以兵部侍郎劉宇烈為之更調薊門川兵四千

統以總兵鄧玘監以右布政楊作楫雲滋石
四川人調密

平策記

卷上

五十五

雲兵三千統以副將牟文綬星馳赴援至是俱抵

青州

十九日立夏

張北海曰城外山環海築花柳城
場園田城頭不能遊眺真為絕氣

二十日賊西北洞塌

黎明西北守城人見城邊木樞隱隱浮動急以懸

石礮之應手而塌火藥柴薪亂投延燒燬裂幾三

丈賊復於城北另掘一洞石撞不開徐撫於城上

貯鐵炮之水晝夜傾灌自是賊入者寥寥

張北海曰賊木來時朱守於城下並釘木樞以封
馬石賊來毫無所川每次燒城鐵釘多被板傷惟
之力耳

二十一日焚賊三礮臺

亭午楊鎮以火箭燒其近濠草房因延燒賊所築

北臺徐撫曰如得西北風便可燒南臺張考功曰

一箭而去一臺已使人意公仍望蜀即言訖西北

風大作楊鎮復命家丁以火箭射之貫入南臺意

亦未必即焚轉盼間烟從木起已而火發升騰赫

烈勢猛燎原羣賊掬水競救如沃膏油遂傳彭參

平策記

卷上

五十六

將效而射之連發數矢僅著其一而火光已燭天

矣臺上銅紅巨礮為火猛所鎔毀自臺墜下是役

也瞬息之間三臺立盡燔死守賊無竿豈人力也

哉

張北海曰東北角焚
臺乃任別駕事

二十二日謝火神

郡守備牲醴請撫鎮謝火神

發兵擊賊

亭午撫鎮發兵五百出南門東西分撲斬賊一級

百姓運入木植無算

二十三日賊置大礮於海山亭

賊於海山亭上置紅巨大礮直擊東北角樓城堞

礮守垛人死亡相繼

錢贊伯曰子開之父云城上亦於東北角置大礮對打礮子直入賊城腹中多方不能出為之噴飯但不知事在何日

募銅鐵冶礮子

自擊賊以來日用礮子數百斤朱公恐不繼因募銅鐵鉛錫數千斤鑄以待仍令石工削圓石繼

平叛記

卷上

五十七

之但石子不能透木至遠耳

夜雨遣人齎奏竝遞塘報

薄暮徐撫院差劉應坤入京齎奏王定國遞按院

塘報

徐疏畧曰國臣以撫為叛兵解嘲而叛兵即借撫

以為緩兵急攻之計國臣使每一至則外攻轉急

國臣曰我不常縋兵出擊以激其怒也則必使其

任意攻我我拱手以萊送之如孫元化送登州已

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叛兵之過青也舊撫

余大成擁師三千追擊甚易元化貽書云撫局已

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大成如其戒而

止及至登城被圍明知張素兵陰與賊通又使素

引兵出戰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也且信誑開

門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罹鋒刃今萊城被圍叛

兵視臣猶元化也乃國臣公然為之解曰吳橋激

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勿

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

偽報盈庭集議必以為一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

平叛記

卷二

五十八

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當死為厲鬼以殺賊斷不

敢以撫而護至尊淆亂國是陷封疆而殘生命一

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疏入中朝不以為然

張北海曰是夜雨聲霖霖不絕城樓東燭與謝詔老若若相對談詩話昔國苦中尚多難况

二十四日賊復入東北角洞

城頭礮擊死數人

賊環圍東北角

彭參將用礮擊之轟轟一夜不絕

附記謝撫東馬視東北角經一夫路忽一鐵子從中噴飛過馬身余驚上命從者視之遂墮

二十五日賊海山亭上放砲

附記 是日將賊軍分兩隊瓦礫打透復從官帳打出仍將川堂壁柱倒損乃墜入地。西門外洞已塌而賊仍在內日將夕張孝功與徐撫軍並肩在西門城看兵灌軍轉至樓下一錢子從西前邊擊樓墮地復起賊張右腹

督理劉宇烈巡按王道純監視太監呂直暨總兵鄧玘劉國柱王洪鼓練山東義勇副總兵劉澤清統領新兵參將劉永昌朱延祿監軍道楊作楫監軍推官汪惟效等俱次於昌邑

毛劉石曰春秋大義伐而害次其次為善救而害次其次為賊故救而次於善此其救之不逮也

平叛記

卷上

五十九

後之書次亦猶此意也夫

二十六日賊攻城

夜三鼓羣賊急攻東北角已而四門四角無處不攻喊殺震天列燭如晝賊先於東北角隧道中用火藥轟樓樓基崩頽無餘賊眾擁齊上二三百人已駢附重城下但倉卒不得其門川湖兵憑城鏖戰長槍連背刀從女牆上逆擊之閒以火罐順城礮賊頂背受創踉蹌滾下三進三卻賊屍幾與城齊西門西北角危亦相埒又賴楊總戎以免擊

賊亡等濠水為赤天明引去拾雲梯七架燒然五架皆高可五丈上作屋狀覆以生牛皮下拖鹿

張北海曰東北角城塌賊城附倫攻至重城不能進川兵始覺而擊之擊火一明見盜甲燦爛經一小時賊是役也賊併力很攻已視衆為掌中物非彭壯死守城不陷者幾希是為全衆第一大關也

二十七日賊西北列一大營

督理劉宇烈誓師

以鄧玘為中營劉國柱為左營王洪為右營以鄧

平叛記

卷上

六十

司王文慶統轄重營運糧草渡新河而進又令劉澤清等兵從南路平度進俱約初六日抵萊城

毛劉石曰書賊列營於前以見萊城倒懸之苦也督撫營師於後以善將將運糧之事

二十八日有穉子來奔

有穉子奔詣南門繫上供云曾於棲霞遇本處差人持按院公文言大兵從青州進發有經畧督師領川兵萬人不知信否

二十九日灌西北賊洞

灌水西北洞中賊發礮將水滴擊斷入夜復另為

不滿灌之

三十日發兵護門夫掘洞

因西北掘洞已久慮有東北之患發兵五百人出

北門徑往撲之又令班軍門夫二百各執枚鑽專

司空洞它未竟賊放紅巨大礮擊死門夫三人遂

撤退我兵與賊相持良久獲級一顆西洋鳥機三

門百子礮一位坐地礮一位蓋甲四副倭刀二口

洞中難民乘便奔出者十有三人稱洞中浸灌臭

不堪聞不復能施它鑿往但知攻洞火為上策不

早發覺

卷上

六十一

知水攻得力之若此也。難民言島中船乃賊船

島中難民有四五千賊皆屠戮之

夏四月初一日頒賞出戰官軍有差

疏水口

二鼓鐘二兵三門夫下城疏水口

附記 保來全書曰是日北關有漢賊二人甲

役歸順無由見北門提議遂令已故漢賊向未

甲已將乙斬首於地殺級走我軍中兵從後和

李從義也特施賞資

奪功者杖之示儆

初二日幫西城

上特遣中使送紅巨大礮六位至沙河交付援兵

初三日發兵擊賊聽用官王鏡死之

撫鎮發精兵出南門官丁秦大鵬等奮勇追賊直

至稽古寺在城南互有殺獲但洽寨礮多不能久戰

賊旋從後掩襲截為兩半謝撫大呼敢死之士往

救都司王泰初成欽命皆以奮勇往援各帶重傷

聽用王鏡素稱驍勇戰死之

初四日賊驍西行

賊驍四出俱西南行後屯聚福祿山往來聚散似

手錄記

卷上

六十二

有通敵意

焚賊屯積器械

西城門兵丁放火箭燒賊草房六七十間屯積器

械皆焚

初五日焚容島有船

遙見戰艦四十艘揚帆西來泊蟬蟬島

附記 是日賊彈擊傷一小所射死八蘇云我時

去兵有船三隻衆人已滿二船半今遣我入船下

初六日聞西南礮聲

曉西南大礮數十聲約四十里許黃昏數聲四更

六聲

謝謂石曰薄暮開步城頭聞西南礮聲隱隱急走報徐楊二公大兵之來不必新洲奪旗舉解取彼但聞其聲已不覺神氣飛揚矣

初七日總兵鄧玘等帥師與賊戰於沙河獲其頭目

陳文才

我兵抵沙河賊來迎戰互有勝負獲賊目陳文才

城中聞西南礮聲

西南礮聲連珠不絕。是夜雨三更後仍有礮聲

手記

卷上

六十三

附記。謝撫楊鎮治具聯聯至樂於趙德徐聖二內府同飲

初八日劉澤清之師敗於神山下復引還

日曉賊自西而南未幾見神山下有人馬彼此相

對放礮城中驚喜以為大兵至矣少頃寂然有二

三標馬賊俱入東嶽廟內初疑賊自作攻擊之勢

誘我後乃知為澤清自平度領兵入萊遇賊而兵

潰劉尚力戰為賊斫傷右手三指仍持鐵鍊擊賊

惜力孤轉去耳

趙芝庭曰是役也劉率鄉兵滿萬人已至南山下賊五六里賊以十八騎蹙之遂收斂大為挫

毛辨石曰按圖城記云賊步半數百由西而南直據神山下扎營復有馬兵數百作攻打之勢則十

八期之說

保案全書曰有提級獻功等已領賞訖兵要謀氏認係其夫王意首級將有功軍士斬首傳示附記謝撫治有酬答四公並錄處重圍猶不廢往來之禮云

初九日都司絕守正中礮死

兩撫以秦大鶴操練班軍門夫絕守正操練萊營

兵下在太倉內忽一升大鐵子擊倒房牆孰中鮑

腦而死

製竹槍

手記

卷上

六十四

朱守製竹槍五百餘杆皆庫中風貯亦奇事也

初十日西南有礮聲

辰刻西南礮聲甚壯若交鋒者賊在城外亦放礮

礮蓋賊俱迎兵恐城中兵出劫寨故放礮以擾惑

之

縱陳文才還

毛辨石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縱寇於民載條升木開外之罪可勝誅哉賊焚我輜重

追兵八日更不前行賊知宇烈等無能為以兵繞

我後諸矣輜重糧草八百車

謝象三曰是時馬步兵二萬五千兵勢頗盛說者以為解圍在此一舉矣而孰知三鎮俱不諳兵事三營各一人馬難控絕無紀律又不分鋒角聲援糧草在後委之少年和司以帥兵千餘漢之進兵八日更不前行日進信使與賊往來轉撫多以金錢賄送陳文才還賊以悅其心於是賊現我虛實知無能為陽以撫我而陰以兵焚我輜重云

張北徐曰運糧官王文慶綽號之子也過新河東見賊而逃賊殺死運糧百姓至今白骨如麻毛鷄白雞子河畔白骨即運糧百姓為賊所戮者也李平後無幾之者以故往往為賊所逐康熙初年傳生其骨屬地絕余過膠東時蓋聞之父老云

大雷雨

平叛記

卷上

五十五

入暮大雨城頭兵士皆在盆傾淋沐之中須臾止

十一日小石島有船

西來戰船約百餘艘徑泊小石島

西南有礮聲

聲在斷續之間

賊射入謾書

言大兵已敗云云

十二日海山亭賊發紅巨礮不絕

總兵鄧玘塘報至

劉銀差川兵王應舉李仲良持塘報至偷寨而入

賊詰之舉操遼音以對良不能刺一槍急薄城繫而上言大兵已抵沙河連戰二三日俱我兵勝經畧劉按院王俱駐昌邑上又特遣中使送礮至沙河夫督師不輕置而特使送礮尤屬曠典廟堂之上猶未忘萊也音問不通者彌月得此為之鼓舞第來人祕語云我軍中輜重已盡為賊焚燬軍行無糧是為可憂耳

十三日督理劉宇烈棄昌邑走三鎮俱逃

平叛記

卷上

五十六

時我兵中斷音息不通昌邑警報狎至訛傳三軍盡沒賊擁大眾攻昌於是宇烈棄城走青州惟監軍道楊作揖推官汪惟効誓死不去宇烈又傳諭三鎮撤兵就食玘等聞之夜半拔營蹙然而散賊乘之大敗為賊據者無竿大礮火器悉委於賊王洪劉國柱逃回青維鄧玘逃回昌邑

十四日海市

突出一山三峯了了往惟登有之今創見亦異也下姦細羅宗禹於狝豕之

日將津營兵照宗禹至城下繫上言我兵被賊
燒糧諸兵無糧因各下鄉仰接糧今日被賊擄來
又云王洪與賊講撫再三勒之乃王洪兵於新城
從賊者使秦大鵠引之密室細按於脇下得紅帽
汗漬浸濡鋼獄斃之

十五日賊人焚賊窩舖

辰刻守東城寇同知遣兵丁張東才等十六人各
持長矛縫城下徑薄賊寨焚其窩舖及火藥一卒
刺一賊中之奪其槍而還十六人無被傷者

平叛記

卷上

六十七

賊鼓樂西來

午後賊三四百騎結東西來鼓樂前導以示得意
城上觀之蔑如也

附記 張北海曰午間徐撫臺忽柱額小齋相對
坐談至中方去徐而黃有憂色言西兵咫尺不
遠萬一再有變誤天下事不可言矣距知

十六日巡撫徐從治中彈死

未刻徐撫被彈閤城官紳急奔往視見公仆地頭
腦已裂痛哭欲絕軍民哀號如失怙恃謝撫經
其喪事府縣為製造衣衾諸物

州記 州城水為侯生名單利者家其良

人必以相識難中失此良友酸痛如何

運無不中機而而然猶士卒駕勢佐所以

人與焉二星俱晦一星為人救明一星未幾而

我軍軍限大星妖夢是曉去應運叛賊

趙士結日公以監軍至榮權開府守策半載為

不為 趙士結日公以監軍至榮權開府守策半載為

叱取孤志動鬼神時危盡瘁竟亡身健兒莫濕其

雄誠全歸如公第一一人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以尚書從宋南渡倚居姚江四傳為孝明令嘉

平叛記 卷上 六十八

占籍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合祖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時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甲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州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城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此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千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府 趙士結日公姓徐氏其先處

日給三月糧餉... 此也公... 二月... 公... 諭... 外... 之... 門... 公... 不... 石... 七十一

卷九

卷上

七十一

飭守城兵將

謝撫嚴飭守城兵將貼信無譁

賊使擄民送入護書

十七日巡撫謝璉戒嚴

五鼓謝撫徧巡各城戒嚴有加文武官兵素懼

公之嚴今見其披誠樂易人心大騷

賊三面放礮

賊於城外三面放礮傷人甚多

總兵吳安邦帥師集登州不克過

先是登州總兵張可大殉難遂以副將吳安邦繼之安邦... 德等俱圍萊惟耿仲明守登揚言據城歸順安邦信之率文登營兵及土兵二千餘人與中軍徐樹聲襲登十五日從寧海進兵至是夜抵登離城二十五里下營樹聲先薄城城內礮響賊兵遽出樹聲被據安邦遁回而南路擣巢之敗又見告矣

卷九

卷上

七十二

十八日賊放礮不絕

謝撫石曰自前城頭以來每夕多入城聚樂... 苦至此則營無固又於夜作惡早起四望諸山...

十九日賊放礮

礮子落城內傷人甚多

秦大錫射死一賊

賊在城外拔寨一賊飛馬過濠邊秦大錫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快甚

二十日賊放礮

賊放紅巨礮自卯時至巳時方止

午刻賊射進登道宋之僞移會總兵鄧玘公文

賊安營於南上莊

申刻賊於南上莊安一營盤已復烏散

附記 謝部石曰未刻往祭徐府老酌醴陳詞後賊動奪七之德記曰能擇大處則死之以死勤事則死之公城守勢賊即人耳目國家至公故故株中及之

二十一日賊放礮

賊三面放礮終日不絕

平策記

卷上

七十三

下塘報

得東門寇二守募得下塘報班軍鄭思萊王祥興

予二十金遣之賊立寨如屏兩人聳身飛越敵不

作聲夜拂晝崙奴矣

撤守城諸生巡街柵

朱郡伯恐久守兵旣夜行無禁乃撤諸生使各巡

街柵復令學博逐夜督查城中安枕

二十二日賊造雲梯

東門報賊於寨外作雲梯二架慢以牛皮謝撫

視爾守者謹偵望。當晚賊四面點火如列

二十三日賊三面打礮

謝部石曰余在署正支兩賊思急一鈴子穿窗而入直墜案側其去不能以寸免哉

二十四日賊放礮

賊於東北西北二角各密布紅巨大礮並滅鹵青

州諸礮自辰至戌連擊不已霹靂之聲響答鐵子

中噪立時粉碎除飛出城者所拾之子如升如拳

如蓮實紛紛堆積不止千餘邑令洪公設處布袋

五百條棄土以待向晚謝撫責指揮羅應封于總

平策記

卷上

七十四

朱永年董督修補其不足者以土坯壘砌三鼓報

完。東西各擊死二賊

賊窩舖失火

賊遣火燕其巢燒死數賊

二十五日二難民來歸不納

辰刻有二難民自賊營逃出奔赴南門謝撫令

得繫入蓋賊計窮矣惟有行開一著不妨過慎

賊遣姬致書於冷書辦

上後有一老嫗自城外過濠南城隍上云是賊

云其雖有心疾竟不可問矣

一十六日發兵擊賊

謝撫恐賊以全力西迎大兵每發兵出城牽制賊勢是日簡各營官兵及班軍門夫願殺賊自効者共一千五百人統兵將領謝撫楊鎮面加獎勵卻分為兩一東北一西南撫鎮親持刀督戰於濠外兵士勇氣百倍直拔賊寨而出衝殺數里許自辰至午鏖戰不退除礮箭傷賊不計陣獲首級六顆

平叛記

卷上

七十五

鐵鐘一口鑒五頭衣甲器械不可勝數自圍城出擊無如今之大捷者我軍輕重傷者亦近百人

附記 漏初下謝撫射就枕趙芝庭張北海攜壺相向抵掌披襟不覺沾醉

二十七日發兵誘賊

午時賊二百餘騎自西來旗標相間中擁一轎徑入西關翟內監故落北門使數百人吶喊誘賊來迎謝撫命南門亦如之賊俱整隊而來兵復撤入

附記 中刻謝撫登東城一舉大鐵子使馬前斜過馬影驚退

西南有礮聲

雷電交作暴風微雨昏冥深黑咫尺不辨命賊頭骨未幾火盛以鐵籠用佐懸燈之光礮聲隱隱自西南來謝撫徐及張考功城頭立聽移時

一十八日西南礮聲不絕

已後謝撫登西城并聽移時礮聲連轟數陣似在二三十里外竊謂大兵以次前進矣

賊運糧東北去

賊賊數百頭運糧東北行中有羸轎一乘

城守兵與賊談鋼斃之

平叛記

卷上

七十六

賊以所擄浙人於西門外招呼同鄉作率眾歸附等語城守有南兵黃龍郭一龍者與賊談相勞問為同儕所首謝撫謂渠敢揚言豈不懼賊竊聽其為姦謀無疑行洪縣令嚴鞫鋼斃之。午刻雨

下塘報

遣聽用官劉爾黃呂聯芳下塘報二人去如蛻蟬

然

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宜揚入賊講撫

舉人

屈陝西蒲城人

賊擁一轎藍旗青蓋自西南來入西關已後自西
而東謝撫謂是必賊悉眾西迎慮我出襲故變幻
以疑我也後知為屈司李入賊講撫

賊自火其外寨

焚除編寨之樹枝及葉欲其疎微以窺我也○酉
刻西門礮響

三十日賊驅驢負載東行

梟逆民高雲梯鞠觀生於市

先一日有逆民高雲梯以擄捕大輸跳城從賊楊

平後記

卷一

七

鎮覺而追縛之茲復有百總鞠集生飾功冒賞為
眾所詰郡伯拘質之其弟觀生守塚縱兄逸去乃
梟二人於市

石角廟火起

石角廟在城西北五里許

西南礮聲

耿仲明誘殺天津舊將孫應龍

應龍自言與耿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孔有德李

九成來降津撫鄭宗周

山西文水人萬曆丁未進士

信之授以

船六十號兵二千人應龍遣人說仲明仲明偽應

之且爾族人首遣應龍曰此有德者也吾已據城
汝臣以舟師來接應應龍舟直抵水城賊放舟出
迎我舟俱入城仲明縛應龍斬之賊得津船水師
益盛

毛荆石曰按視師記此係四月內事第未詳其為何日耳

月勞記卷下

賀九師



貢九來

東萊毛 霏荆石甫編

男

贊師陸

校字

賡歌起

五月初一日巡撫謝璉集城守文武獎勵之

謝撫集文武於堂獎其勤勞而警其怠惰

賊掠演兵馬於增兒埠

埠在城東北三里許

辰刻賊百餘人馬百餘匹圍聚於增兒埠放礮

烟狀若標演然。午霰霏至四始稍霽

賊運礮西行

申刻賊擡礮四門數十人翼之而西知縣大兵也

。連夜西南礮響。夜復大雨

初二日小石島有船

黃雨已後霽北城望見戰艦二十餘艘自西來泊

小石島申後七八舟揚帆而去

炮起神山南

歸則以爲西賊於西
南火火燒中前理或然也

遣人遞督師及按鎮書

謝撫遣姜補元王澤普米應科遞督師按鎮書願

致責望向來塘報出者不下數十無一音信三人

乃懷二家鴿去

約黎明無阻放一
鎗入大營放一鎗

初三日繼人焚賊寨

辰時一鴿還午刻東城寇二守繼十五人下城燒

賊寨南民三五爲羣至正東搬取寨木賊達立招

呼疑不敢前。夜高望山有火西南亦有火

手錄

卷下

十

以總兵陳洪範統昌平兵來援

沙河敗績長安譚然當事者知官兵不可用撫議

益堅東省士大夫仕於都者合疏攻督理因請益

兵於是議調京營兵不果調昌平兵三千以洪範

統之來援又以各總兵意見不協無所稟成以致

賊事乃加洪範提督銜時賊勢日熾人心危懼本

兵熊明遇計無所出惟欲招安了局洪範遠人命

之提督意在撫也

初四日賞各營兵將有差

謝撫以午節賞各營兵將時府縣帑藏若掃聊做
古人投醪意耳

緝人焚賊寨

亭午寇至復純五十人下城用萬人敵燒寨與賊
相持良久斃賊五六人我兵拋火誤焚賊礮自傷

其膽口又一鶴還

初約兵力薄則鶴警自練兵力厚而有他故則繫紅絲今所繫

紅絲因知不足者非兵也

附記 賊在城外懸挂告示以煽惑人心被城頭礮打回

初五日賊放礮

平叛紀

卷下

四

辰時一拳大鐵子擊中謝撫前廳

謝撫石日自來持大小鐵子七處懸掛蓋教學諸集生以子寓告賊故七古者有身當矢石而不屈者子縱不負輕

遣人齎奏並遞塘報

謝撫還守道聽用林漸奇家丁張義入京齎奏班

軍李才望下督師按鎮監紀塘報深夜冒雨衫履

盤扎飛越塹柵聲跡不露。竟夜雨謝撫不曰大

枕上尤

為撫臣守城盡瘁被礮身頃謹據實奏聞仰祈

聖鑒事自逆賊發難臣與故撫臣徐從治於正月
十七同日被命又於二月初一同日於策州到任

從治即與臣誓曰吾等受國厚恩誓不與賊俱生

萬一不濟亦當作厲鬼殺賊故與按臣王道純塘

報即有不難為睢陽之語隨與職等分派信地撫

臣與總兵楊御蕃知縣洪恩照守西門臣與內臣

徐得時同知冠化守東門內臣翟昇通判任棟守

北門知府朱萬年守南門各守專責不相諉卸

然往來巡視實未嘗稍分畛域仰仗皇上天威文

平叛紀

卷下

四

武協心兵民調和措持兩月有餘已保無虞不意

至四月十六日未時突報撫臣於西門點視守城

兵丁忽被發大礮鐵子如拳打碎頭腦臣急往視

之則見血流被地身倒血中及手撫之而氣已絕

矣聞城環堵悲慘萬狀臣當時即發具聞第搶擄

之際恐致動搖人心且賊防備周密緝人下城輒

被阻回此其所以稍遲也夫撫臣討賊致身可謂

得死所矣一切優卹之典在皇上自有殊恩無容

臣贅惟是賊氛正惡兵事旁午撫臣不容一日假

皇上垂念危疆速簡有才望者前來料理
應蕩平可期而臣亦得資其助勦之力矣謹據實
奏聞

附記 謝撫憲徐瞿二
監無楊鎮吳廷新船

初六日西南西北礮聲

午初西南西北礮聲響答不絕洪水莊在城東白

烟起高數十丈自前月初六日以來礮聲惟在

芙蓉島亦放信礮三聲。傍晚雷電礮聲開作

復議稱資

平叛記

卷下

七

圍城百日錢穀俱絀朱太守偕其屬集郡中縉紳
先生父老子弟家素素封者於城隍廟謀稱資之
舉朱公致詞曰諸君以城為命城苟不守則無家
何有於財與其留以昇賊何如散以全身矧有資
券在猶寄之外幣也慷慨者奮袂登簿色難者守
讓之凡得金一萬八千有奇粟萬五百石金以次
貯庫粟則書定價於票令糴者持票買之出票家
意為增減者罰無赦法既具齋與俠均濟

張北海口某城多粟惟生員楊某為最城固即粟
人似我輩而實且數十倍某入金錢皆輸其家矣

附記 是時斗米六兩而斗米五兩斗米三兩
斤五錢銀一斤三兩鴉一隻一兩二錢豬肉一
十文魚一條銀二十文

初七日賊捆載東行

賊數十人皆歐驢馬東去

初八日西南礮聲

已時西南礮響二聲

謝部石曰日既久礮亦漸稀道遠河上甚可憂也
蘇某徐公出新王派佐酒驚異等於珍錯感時
痛之思

以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巡撫山東

朱字未孩浙江
華人萬歷癸丑建

平叛記

卷下

七

士

駐青州調度

初九日焚賊寨

午刻北城任別駕發二百人出燒賊寨用萬人敵
傷賊六七人仍拔入大木百株我兵亦有傷者賊
自三月二十六日不復攻城惟列長圍南北二門
則架礮迭擊以二門啓閉出入也北門左偏賊寨
出多傷於礮出圍尤難

張北海口任公頗有膽量中北城固當
賊衝鋒禦日法又甚射營中賊眾

日高望山舉號火

法船西行

戊時芙蓉島舉號燈

遣人齋奏茲遞塘報

謝撫遣家丁成文魁王來聘入京齋奏李仲良

進山下督師按院監視塘報

謝部石曰仲良為鄂鎮原委而進山則侍衛委省
字誤也委於按院為房師師望教於門生執明嚴
正然按院任封疆之事義不止此
此特於大義中尤動以私義耳

十一日賊破招遠知縣李履正出奔

平叛記

卷十

七

附記 蘇某謝撫具奏蘇越楚旋聚
北海營徐公小酌於東樓以被受同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道純題報撫臣徐從治被害

准登萊撫臣謝璉塘報自二月初三日叛賊圍萊

之後故撫徐從治與璉等節分派固守各有信地

然往來巡視未嘗稍分彼此仰仗聖上天威諸將

士用命壹持兩月有餘幸保無虞不料四月十六

日未時徐撫院於西城點查兵丁突被賊發大礮

中腦身死聞城哀號悲慘異常此時賊氛正惡勳

需人除璉已據實題奏外想貴院亦應目為

出理 鼎韓本日又准報稱大兵駐沙河一月遣

巡邏留不解何故大都恒快積習牢不可破似非

口舌之所能勸也萊城被圍三月有餘其危迫之

狀卽三歲孩童無不知之豈其有心胸者及漢然

毫不動念乎存亡死生之際只得據實入告萬望

從封疆起見申明軍法有仍前觀望者立斬以徇

庶三軍股栗而萊城尚可幾幸不然痛瘡不關痛

否聽命璉卽以身為徐撫之續亦何益哉瀝血懸

千萬垂憐等情到臣臣於前月二十六日間撫臣

平叛記

卷十

八

徐從治為彈所傷未有印報不敢上聞今果真矣

則新撫之推尤不可緩也該臣看得故撫臣徐從

治與防臣謝璉泣臣奉命討賊誓不與賊俱生者

也從治不愧睢陽之守竟以殞身而逆賊跳梁如

故臣有何面目見從治於地下也况賊狡計百端

急則求我緩則愚我甚至爾我文官如屈宜揚十

餘日無耗誘我武將如孫應龍使者為用而入援

將士如雲如簇非悍而不用命則又怯而不敢

向前此何以故則法令不行而人心不一也臣以

第一人心當嚴法令欲嚴法令先明賞罰欲明賞罰當先優死事之臣文官如撫臣徐從治知州陳所問知縣泰三輔吳世揚等武官如總兵張可大參將張奇功等使人知死難之為榮而倖生之為辱然後於臣連疏所參各道將等官伏乞聖明敕下照例處分如參遊以下俱令便宜之督臣按法治之軍令嚴明而人心知警庶不至以封疆為兒戲也

十二日呂聯芳自青回

手敘記

卷十

牛

四鼓聯芳打帶報回始知前月十五日鄧鎮與賊交鋒力戰王劉二鎮坐視不救兵遂潰國柱曳兵窮日走已復退離而督師退駐青州按院亦退駐離邑其留昌者惟守道楊漱石及鄧鎮耳據稱復請蘇州兵八千馬兵三千不知何日可到

張北湯日聯芳見兵馬不進痛哭求援劉師大恚欲斬之即按鎮請公亦不發一四字聯芳道楊漱石以義行相慰
令軍城固守
又曰楊以軍道作監軍先解築圍後復克登平歷險失守雷之問功亦懸矣事竣未有一級之賞仍以原銜監軍州

總李夢果焚賊寨

東城守城千總李夢果率壯士總城焚死奇寨賊

數人

十三日總人劫賊營

撫鎮密計四城各總三十人潛劫賊營惟東城人多時與賊相持至天曉燒殺一賊刺殺一賊餘俱為賊覺而還

巡撫謝璉誓諸將於庭

大兵西卻人心憂惶午刻謝撫乃命郡守治酒

手敘記

卷下

牛

徵諸將參遊以下以逆備把成集謝執酒離地而誓曰逆賊不道予奉命伐罪不幸處重圍中所積固國克敵惟諸將力是視其有便身家而忘國卹者惟明神殛之誓已手巖徧飲之諸將飲訖下拜謝始就主席命諸將以次列坐郡守位例冠諸將是日退坐主位坐中謝警曉慷慨激以忠義諸將莫不人人感泣獻酬半晌成禮而退
謝撫石曰古之御將者挾纊投醪以獲其心予不及古人諸將豈乏天性忠義哉我國士之都焉且某遇之

十四日鄉紳原任左副都御史賈毓祥等上公疏告急

月上時在張考功家共拜疏募敢死士邪進義翟從祿入京齎奏公給賞銀一百兩公疏外又有公書與劉少司農等

趙士詒夢賈中丞拜疏請兵詩曰半載紳袴換甲衣衣爲此日拜拜幸運齊交得王新建投誠項李部定裏咫尺五雲如可叫爲徐四野正堪奮臂言逆賊休狂逞赫赫高皇卜算長

賊攻萊陽知縣梁衡禦之賊敗去梁漢中人崇禎辛未進士

十五日巡撫謝建巡城驗垛

平叛記

卷下

十一

謝撫櫛沐後周歷四城驗所幫築垛口環外用壘作郭內實以土堅築使牢高廣皆準舊垛厚二尺有奇蓋礮能透塼木數重而入土不過尺許此柔能制剛得之經歷者也謝於十二日檄以三日竣工果如約軍民之齊力可知

檄經歷蘇宗貴掩沿城遺骸

城圍三月氣蒸疫作死者皆隨便厝葬與城頭死傷者相開倉卒苟且多有暴露謝撫因命掩覆之城北壕日解圍後十日王新襄妻魏氏捐資每包一席掛出郭外深塹北之共四千六百有

老刺石曰如三公者可以謂好義矣比康縣甲中大疫之後繼以大疫便屍滿路于大聲疾呼於郡人而人無一應者始知

人真不相及也諸人諭義民李淳然等聯絡拒賊

昌平之閒有李淳然袁光印張前渠者皆任俠能奔走羣僑使爲之用而不覺謝撫在京師衆人言

之甚悉今聞其各招義勇以自衛謝撫乃人給一

劉遣呂聯芳王燦持諭諭之使聯絡聲勢

附記 四鼓鼓西城而下侵曉堂二人已出賊營伏於中恐爲賊覺需便乃行耳

十六日賊屯人馬於演武場旋散

平叛記

卷下

十二

辰刻賊馬亦百許人自西齊東團聚於演武場東北少頃星散。午未雨如注街衢皆滿有穉子來奔

午刻一穉子奔投西門叩入供云萊陽人年十四擄來已十一日又供賊私語大兵又有一萬將到

督師劉宇烈疏請撫賊

時萊園甚急宇烈不能勒反爲具本題撫

戶部尚書畢自嚴侍郎劉重慶等抗疏排撫議

奏爲困城死守修在赫怒命勒空波祈請皇一

牙於水火之中以留全齊土宇以活億萬生命事
等思叛賊之變醞釀於逮撫孫元化者非一日
其吳橋倒戈待時而發耳一時而破六城剽一
空官民被俘子女玉帛滿車賊之罪已徹地通天
矣而孫元化乃以甘言啗賊借名激變特倡一撫
之說而余大成仰其鼻息一步不前聽孫元化引
賊入室共成其撫之之局至夫忽而破登黃忽而
圍萊州屍橫徧野殺人如麻而元化猶甘心因
詭計入都欲始終用撫之一著以緩須臾之死

平賊記

卷下

十三

以賊無日不以撫愚我無日不以撫自愚致
皇上以聰明睿知發強剛毅之聖人乃於此
無卻顧也則撫之一字中於膏肓禍我家國
尚忍言哉今身升怯懦賤賣之狀總盡於徐從
之一揭字字皆實錄南京諸臣謝陞等公疏亂
之矣此時發兵計數又將滿萬然聞張半無圖志
王洪劉國柱可為殷鑒其技焚急著盡於王洪
慷慨激烈之談句句皆實歷職方司郎中李繼
元薦之矣臣等有血欲飲無淚可揮何能重

平賊記

卷下

十四

蒙無觀今之時其能死守皇上之危城百日不墜
者謝理也出之於黑地即與以節鉞是皇上之
計得也其奉命專征總皇上之六師一籌莫展者
劉宇烈也加異數於散弁是緣一時乏才非皇
之為計失也時爭一刻著難再錯惟皇上垂
璽疏中之苦楚力行謝陞李繼貞疏中之忠言
萊城猶可救天下事猶可為也至於撫之一字
斬釘截鐵可無後道矣日日往賊營常通賊
豈不是撫乎萊城不攻不能攻也俟而破招
俟而攻萊陽求撫者固如是乎賊之猶用是愚我
者不過後借此一字緩進勦之軍心懈城守之
志耳不待其破萊長驅而後知也而何復汶汶也
至於勦之一法調難調之兵行難行之法則刻肉
醫瘡沈舟破釜可無再計矣一潰於王洪再潰於
王洪劉國柱豈不是援兵雖監督在後不肖前也
從沙河而昌邑而四逃焉督師者是何人也其敢
於為賊代題者不過借屈臣揚之四款以聳皇
之聽以愚同朝之耳目耳蔓草猶不可除况賊之

獨此者乎則專命督臣立賜尚方何可不汲汲也聞城鄉紳賈毓祥等具有公疏言言痛切至不忍讀皇上但一省覽未有不怛然動念旨立而視其死者矣公疏之外又有公書責臣等以別具肺肝臣等之肺肝無不吐出於皇上之前不求諸臣知也諸臣等以生於空桑臣等極力呼籲毫無救於桑梓是真無父母祖宗矣臣等何以謝諸臣而尚覲顏立於天地之間乎情盡詞竭不能有加於圖中諸臣一語知盡能索不能有加於南京公疏

平叛記

卷下

十五

職方特疏一件合詞上聞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排撫議

奏為兵機貴速撫局宜破祈賜乾奮之凌進勦以

彰天威事遼賊自作梗以來淫掠殺慘慘毒異常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即旦夕之間猶不可與之同處况今已數月有餘耶奈何內外相蒙不圖進勦而止與賊言撫也更可異者雖兵與賊兵可內外夾攻也雖兵乃退縮而不前按臣與撫臣空同心共濟也按臣乃坐視而不救且王四節

犯驚襲命解危之臣也今方虛張賊餒以惑我軍

心不圖進勦只言招撫臣甚不解撫之一字何所

見而云然也將謂理之可撫與我皇上以堂堂天

子奄有萬方合天下而計之軍兵不下億萬以之

除殘伐暴何往不克况海隅之警尤為易制者乎

今乃以天子之尊下而與叛將講撫國體安在此

理之不當撫者也將謂情之可撫與賊自吳橋發

難時即當斂兵息戈以陳其不得已之罪靜聽聖

旨之寬恩胡為乎無端叛逆殘六縣屠登州圍困

平叛記

卷下

十六

築城而使數十萬軍民士庶日夜艱辛曾不得一息之安寧也此情之不必撫者也况於勢之更不可撫與贊畫張國臣投書一次而摧折彌勤推官屈互揚進城一番而攻打益急是彼明以撫誘我而暗以兵襲我也彼撫者固如是乎此又勢之不能撫者也夫既理不當撫情不必撫勢不能撫是賊之不可撫也明矣而今猶欲與之撫臣甚不解撫之一字何所見而云然也臣深維其故非逆賊欲撫乃敗事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元化欲撫

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總之內外言撫
家敬皇上一人殊不知上下相愚反為賊愚於國
家社稷大有關係也若猶遲留不決止言招撫必
至殘破封疆敗壞而不可收拾矣雖悔亦何及哉
我皇上聰明天宣神武夙昭當聖明獨斷立破撫
局將內外之臣如退縮不前坐視不救虛張賊勢
與賊往來講撫以圖微倖寬已敗事之辜者悉撤
回京師正法西督另擇大將加以專征之權統兵
進剿則奏效報功之舉可立見於今日也臣無任

平叛記

卷下

十七

使觀昇平之治謹實死以陳

十七日

附記 案外賊馬步糧集行止
倉皇起陣開有微露兵列意

十八日撤諸將選兵更番出戰

撫鎮檄集諸將諭令總帥各營之兵及挑選班軍

門夫之健勇者分為兩班更番出戰以均勞逸

檄府廳縣官遣人劫賊寨

謝撫又檄府廳縣揀選城頭趨勇健兒每深夜

際隨便縱城多方擾賊是夜五更東門獲賊賊肉

一位西南獲槍一杆

附記 案北海欄查東樓與謝撫手執對酌彭來
將至云外援不至城內如此光景豈止登樓酒時
耶遂
庭局

十九日

附記 賊在城外云我不攻城只是圍困你糧盡
不越不開大兵我川銀買了總兵人人賣陣休想
他來救你張北海曰
雖賊語卻俱是實話

二十日懸示輸戰罰格

二十一日疫氣大作檄醫官吳心泰安恭等分布四
城治之

平叛記

卷下

十八

謝撫見守城兵民暑溼侵忒多染疾疫檄醫官吳
心泰等四人分布四城行府給以藥資問症投劑

姓名報聞

鄉紳飲諸將於姜園

張考功等釀酌邀城中各路將官飲於姜園誓以

勿貳

二十二日發兵擊賊

頭班出戰都司成欽命領左翼撲南關遊擊張汝
行領右翼撲東北水營守備陳顯祖領中軍

南賊備西北獨密礮若列星謝標家丁死於戰者
四人中右亦各傷數人然殊死戰而二班又分出
接應自辰至午鏖戰者久之二處共奪大礮二位
百子銃四門盔甲十四副刀槍火藥無算賊甚
多以隔寨不能割級也謝撫楊鎮徐翟二內府賊
甲持刀親督戰後故士卒用命
遣人焚賊窩舖

二鼓絕二死士暗持火罐拋入寨內燒賊窩舖差
賊驚手城上復虛喊以懼之賊駭奔竟夜

平叛記

卷下

十一

二十三日發兵擊賊千總李夢果死之

黎明二班出戰參將李景都司折雲堦截南關遇
賊西來撫標遊擊秦大鵬孫玉增鎮標中軍王自
林馬岱等俱撲東北賊不料連日出戰又不意若
是之早驚愕無備我兵直擣寨下火礮火罐斃賊
甚多千總李夢果甚勇善射守東城有功為賊射中心窩而
死

諸士誌曰李揮使夢果自百步外仰仁其先皆已日
人也李後臂善射白敢勇出奇屢有新捷竟為賊
所傷人
雖不惜之

西賊曉祭出葬村苦戰亡身實可哀歎賊聞事
士只結餘怨乳風雷
附記 午後賊遣西國民趙某入城建
提督謝撫軍立新之仍舊其書於城外

十四日西南有礮聲

辰時西南礮聲轟二次賊數百往西飛奔

二十五日賊自東如西

辰時賊馬步約二百餘自東而西歌聚鳥散踪跡

莫測○午刻西果村礮聲南起烟一炬約三十里

二十六日大雨

已後漸雨二鼓後大雨徹夜街水深尺許次日午
後始霽

平叛記

卷下

二十

二十七日督理劉宇烈復至昌邑提督陳洪範副將

牟文綬等兵尋至

二十八日發兵追賊都司成欽命礮傷一臂

五鼓城東南望城埠神山頂放火三炬起火六七

枝黎明見有人攢結若蟻布列山上賊驚奔往逆

山上礮響若雷再隱再見如是凡兩西南亦礮響

烟起若與東南為犄角者謝撫命落北門伏人於

甕城內復啓南門令三百人持兵械往來女牆中

現賊動靜門未啓賊已環礮兵出礮傷六七人

司命命勇敢先登者為大礮打去右臂落地

張北海曰致命有斗力而壯賢非平時訓練求當
事者題教當車曰此汝之命無分何能傲官為之
絕

二十九日東城鯁人探賊

東城寇王純三人下城竊聽賊私語云此番大兵
殊非昔比撥兵皆不能敵奈何又前聽之見一頭
目巡寨歷語人曰汝等須好生用力事情只在這

手報記

卷下

二十一

幾日主將令箭調兵守寨者不滿三四百人須臾
變子偷營

賊仍列兵於神山

東江大帥黃龍帥師復登州不克而還

六月初一日巡撫謝璉昭告於城隍廟

謝公作文一通虔告城隍遣郡縣官持往陳控其
其默佑

遣人齋奏竝遞塘報

亭午雨夜半尤甚謝撫遣聽用呂治國陳國棟

原缺第二十二葉

如斗被賊賊重寨重圍之千計百計攻之臣等

計刻而算度日如歲不覺在火坑中百日常有奇矣

雖合疏特疏未嘗不痛哭流涕然其中迫切光景

殊描寫不盡也今四月二十八日有謝璉塘報五

月初四日又有塘報同是日有萊州閭郡鄉紳賈

毓祥等公書皆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嬰城百日之

苦楚不啻百千狀孤壘一旦之存亡只在呼吸間

真有不堪痛哭流涕者矣其怨臣等以坐視不救

空也其提醒以忠孝兩字無安頓處臣等真無地

手報記

卷下

二十三

可容感發以骨肉性命漫不關心臣等真慚愧欲

死夫一城之命將盡已乃一逃再逃之王洪猶然

無恙也豈逃虜一夫之命獨重而堅貞數萬之衆

輕於一羽乎孤注之鄧玘可策也乃專命援勦之

督師但聞先退入濰今復至青不知其作何籌畧

也豈築城一塊土真視為可有可無如圍城諸臣

之言乎陳洪范慷慨而行是矣牟文綬何以自前

月二十八日起行此月十六日夜方抵都門也豈

廷前救焚之師而如是道遙自在乎振臣請言之

皇上卽赫然震怒限以時日到昌邑而無吝若輩之泄泄也此可不飛檄督之使前乎此臣等之泣盡血繼不能不請也臣等細思今日病根其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者無言已其將之懦弱兵之驕悍只起於賞罰不明四箇字以致號令不行軍威不振人心不固也司馬法有先罰而後賞者則憤逃之王洪當處也法之所行自上下也大將苟克誰從知法肆諸市朝皇上必有立斷不德既往焉

平叛記

卷下

二十四

臣徐從治當優也從治爲皇上死守封疆竟以身殉此段忠烈真是千古進爵加祭皇上必有特恩不予死者生何以勸乎撫臣謝璉與從治同心死守今獨力支持矣數米而炊破屋而爨智盡力竭尚能董戰殺賊其氣百倍此不可特爲慰藉以勸勞臣乎朱萬年千分拮据千分劬瘁守土之官守死不易此亦一奇男子也若楊御蕃親冒矢石百歷風霜彭有謨躬擐甲冑獨當一面雖古名將不多讓也李景只三百餘人耳重圍直透目無餘

亦人多者此數人者若不立賜褒賚誰復爲皇上出死力衛封疆者至若今日破賊實著斷斷非馬兵不可撫臣謝璉叩請馬兵五千蓋自與賊相相當言之也今打算已發之馬兵僅足二千耳又皆所統京營之羸馬瘠馬不堪用者其何以制勝也臣等又思北邊目前倖稍無虞關將有彝漢兵丁若得新國臣於中抽調三千卽以國臣馭之便足當羸兵數萬開國臣驍將也戰將也以之衝鋒陷陣救與陳洪範鄧玘牟文綬等同心共力刻期滅

平叛記

卷下

二十五

賊計口班師庶秋防尚可不悞一舉而兩得矣皇上自爲社稷封疆計慨賜俞允當不俟臣言之畢也臣等一聞斯言刻不能待謹取其大畧冒死上聞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開寧兵

奏爲孤城貴保萬全大軍難緩須臾急請開兵以彰天討以救燕黎事臣又據接來塘報言賊逆天滅理背國忘恩自稱替天行道元帥擅刻印文不遵年號又於招黃等處設立偽官似此潛越一

國體臣前疏所陳理之不當撫勢之不能撫乃於今日驗之矣無奈執政者圖片時之安而無長慮卻顧之思佐理者徵萬一之倖而乏久計萬全之策以致我萊城困厄至今豈不傷心也臣試歷歷為皇上言之萊城被圍諸官皆傾心報國之臣也而優於武事者惟徐從治一人今一旦為飛彈所中諸官無所適從合城失其重望矣烏得不又番一番心思臣深為文臣慮也武將中惟總兵楊御番參將彭有護者不顧身各守一面此誠國家之

平叛記

卷下

二十七

干城也但在城之兵有限在外之援無聞二將雖智勇兼備一人之身能當八面之鋒乎臣深為武臣慮也如養兵供門失紳衿家家不遺延遲日久則紳衿無多之蓄恐難應兵夫日久之需倘有不繼能必其一無異志耶臣深為紳衿慮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萬口待食未必皆家充而戶裕也平居之時猶且有日用之不足者況數月之困乎吾知有餘之家亦告罄矣其不餓死於今日者幾希臣又為百姓慮也凡此數者臣豈為桑梓之情慮

燕殆為封疆慮殆為國家慮也今陛下欲用陳鎮督兵是以遼人被遼人誠為勝算又聞島兵跨海襲登亦分賊勢之一奇然皆不若殲大溺等素為賊憚何不詔之激以忠義而使之掃除狂奴哉總之今日之謀兵食兩艱斷無坐守空山之理此番之撫主臣俱辱又豈道還河上之時言念及此無淚可揮犯顏上達恨不就死日日疏上請兵也兵發何處朝朝樞中命將也將勦何時臣反覆深思非關寧兵不足以禦寇非關寧將不足以驅賊

平叛記

卷下

二十七

復登萊在此一舉伏祈我皇上急敕祖大弼金國奇新國臣吳襄刻期進兵臣願作監軍協勦倘此行不濟臣即以合家殉之特此悉陳萬勿遷延視為故事不然臣與賊誓不俱生矣安有覲顏偷活於朝堂耶臣無任破格邀軍泣血待命之至

毛爾石曰劉王諸疏直色齊秦庭之泣矣平之極九關而誅罪撫微邊防以解萊國其造福於桑梓者功與李準極方主

初六日小石島有船

海中有船泊小石島

如南如東不已

酉刻賊三四十騎皆冒鎧鮮明分為二隊一趨南

一趨東若有所聞而奔赴者

初七日遣劉良臣出催兵

仍持鴿為信

初八日賊運遮牌西去

賊運遮牌無數往西行

初九日上以太監高起潛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

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韶遊擊柏永福並原任

平叛記

卷下

二十八

總兵吳襄等統關寧義漢兵丁勦賊

初議者以賊皆遼人曾臨大敵多謀敢戰我內地

兵脆弱不敵宜調關外義漢丁勦之職方部中李

繼貞

號萃樞

力主其事

有撫局大誤乞撤開

率兵馬勦賊一疏

兵部

尚書熊明遇乃遣人問關撫方一藻

同遂請調發得旨旨調各部義漢丁四千八百餘

人以監視中軍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以總兵金

國奇為帥而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

祖寬張韶遊擊柏永福等各領所部隸焉原任總

兵吳襄父子亦從平立功

附記 賊在城外馬一夜

賊上亦自後率以馬常

錢贊伯曰父老云東南角賊掘一坑其馬甚醜賊

上放礮則藏其身於坑中賊中帳之腹方出頭

口賊頭急發一考

中槍而死後獲

初十日賊潛上塌城川兵擊卻之

四鼓東北角塌城復有數賊潛上幸川兵瞭見即

擊之

十一日賊在城外遊兵

平叛記

卷下

附記 夜張考功同謝撫徐監生東城頭至夜分

見雨後新霽月朗天清萬方寂然無聲三軍枕戈

出陣飲血登陣之句

十二日有穉子投東城

東城下投來一小廝供稱沙河人為賊擄來云云

兵俱在新河西水漲不能渡

十三日枷窩賭張所蓄

謝撫以連日門失起城投賊有因賭輸所致者具

兵丁尤甚訪知本地慣賭張所蓄等十餘人俱

責枷示

賊揚言受撫

先是推官屈丕揚自請入賊營講撫賊陽禮待之
丕揚遣人來言賊已受命宇烈以聞於是部科會
議謂賊既願撫丕開一面有旨叛逆必誅脅從因
治朝廷自有定法爾部科既說悔罪求生姑從開
網昨劉宇烈又有破招遠犯萊陽之報如此情形
豈是真心悔罪着該督撫按一面勵集援師亟解
萊園如罪弁亂兵果輸誠歸命必責令如何自贖
永銷疑貳不負朝廷肆赦矜全大彰恩信之意勿
得苟且游移但以遙請塞責該部卽行傳諭宇烈

手報記

卷下

三十一

乃手書諭賊令以解圍爲信以故賊於西城下揚
言曰屈推官已爲我請撫命旨已下不日將到我
等俱是一家今後不必打礮

十四日

附記 謝部石曰張北海銓部楊翰城總戎訪余
賊頭竟日手談內府徐樞宇時飲負者以酒驕飛
笑傲頗易爲戚頓
忘身在重圍矣

十五日東城發人取柴

賊云我已受撫遂送柴木數根

則報不果

月明如晝守寨賊甚密不克成行

六日賊載糧東行

平明賊駝駝數百頭牛二百頭負糧投東去已後
復有賊六七人乘馬自西關出亦駝駝四五十頭

車三兩東行

十七日聞兵信

南門出二門夫於賊寨取柴聞賊相語曰大兵不
能渡新河改道海倉矣

十八日發兵劫賊寨遊擊馬登先擊傷一腿

手報記

卷下

三十一

四鼓撫鎮傳各營兵將集南門五鼓鼓聲騰躍而
出徑奔東南寨邊賊徒亦少諸兵亦用力但列寨
俱大木入土堅厚不能卒拔戰久撤回是日我兵
敢勇礮矢如雨斃賊五十六人傷者亡竿而我西兵
遊擊馬登先被賊礮打傷一腿

十九日西門川兵礮擊死三賊

附記 內府署公地人下城取柴賊
欲放礮起火自焚其寨燒死數賊

二十日東城發人取柴

東城總五十人打柴被賊礮傷四人

諸人晉奏竝遞塘報

竟夕雨奮奏塘報人漏下一刻始起寨而去奮奏則家丁趙之登遲太微塘報則家丁朱應明藏避忠也

二十一日立秋

謝部石曰此樓風雨枕簟清涼便於然有蕭瑟之氣而城自春但憂歷長征秋節候寒更而援兵不至私念國家豈圖居常文武戲論一遇有急步居亞賊雖不出解緩不能舉可勝歎惋張北海曰賊圍城以春初候已屆秋援兵陸步不進而廟堂集會之議堅以撫字為務元化脫紳之地誰求國成歟我東人至此

年報記

卷十

三十二

西南有礮聲

前兩夕亦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西南有礮聲

侵曉至午聽西南礮聲極其分明賊往來張皇狀若迎敵南門啓牖掌號作發兵狀以試之而賊仍多環守

二十四日海上有狼烟

附記 謝部石曰西時於城頭望東南見虹霓映挂大半其蜿蜒之勢從地亘天生平所未見也

山下有洞窟從此出皆覽小史

二十五日賊言犯榮陽失利而還

賊言犯榮陽為榮陽官設伏傷賊甚多

二十六日賊言擒我參將孫應龍徐樹聲

賊說津門參將孫應龍南營參將徐樹聲皆為所擒船隻盡為所得

二十七日賊請任別駕議和

北門一頭目賊帶領二三十人請任別駕講話意欲求撫

年報記

卷十

三十三

謝部石曰賊言擒我參將孫應龍徐樹聲皆為所擒船隻盡為所得

北門一頭目賊帶領二三十人請任別駕講話意欲求撫

公之理其

計中矣

孫應龍曰是日千總李景明賊執其妻號勇於倫

射死賊二名賊取掠起又掠刺賊一名城頭賊以

忠孝者之景明妻采子也其果

死於賊即以景明水父賊云

二十八日神山舉火。西南有礮聲

十九日推官屈宜揚送粟於謝撫

南門報危推當懷手劉進科下文書謝撫命收之
據稟渠於五月朔抵萊州具揭督師於十六日代
題朝議紛云閱兩月始奉命旨俟開讀賊即退謝
撫以數字答之

謝部名曰彼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
蓋中中偽撫不撫不以與吾事也

三十日又議稱貸

謝撫以饒金將匱又與郡守定議城中稍裕之家
俱約集城隍廟委曲勸導隨其力之厚薄令傾心
書券復借得銀七千八百兩再加接括可充七八

平叛記

卷十

三十四

兩月之用然募化之苦殆同持鉢矣而素封之家
無弗洗囊矣

戶部侍郎劉重慶上疏請降為御史督師

時萊城久困鼻漢丁維發而中外仍以撫為主侍
郎劉公感奮上疏欲降為御史身履行間以申嚴
賞罰鼓勵兵將

奏為萊城一刻難支解懸萬分難緩臣請身履行
間以申嚴賞罰立極垂亡事臣萊人也情急呼天
有孤城不絕如絢一疏奉聖旨徐從治等已有旨

丁謝撫等堅守危城統候事平嚴議年文緩何茲

遲到着行查明白本內所請兵丁是否可行着確

酌來說茲傳報劉宇烈並遵屢旨速圖援解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焚香叩頭涕泣如雨固知聖上

加意如此縋之士不冒輕棄也夫萊州以彈丸一

城其關係全齊天下安危人人能道遂成套語然

極喫緊極切實無如此言者萊之西即青再西即

濟自淮安至德州盡漕河皆環焉萊之所以固守

四月不破者以撫鎮守令紳士同心而為一人共

平叛記

卷十

三十五

拋一死是以能存也試問青濟城等之人可能有

一二分如萊否人已半空志則全懈特觀變而走

耳若萊一不救賊必長驅漕運一斷則南北中梗

外援一阻則軍餉匱乏天下事直有不可言者臣

實至愚言之心碎皇上天聰天明未有不於此際

長慮卻顧赫然動念者也臣前疏有言病根只是

賞罰不明四箇字然求其病根之根只是撫之仁

字為賊所愚為賊所賣耳臣請皇上自為社稷計

心腹封疆一寸難輕弃咽喉重地一著難再錯也

初皇上棄養已二十七年矣年過半百位及卿貳心膽尚能區畫筋力尚堪驅策若不能一出死力救策城億萬命於水火之中將上辜君父下負羣學生無賢者對余影死無面目見先大皇上亦安用此臣為哉臣請皇上慨然獨斷銷削臣銜仍使為數年前舊筆御史立賜尚方一口令臣手捧至督臣劉宇烈軍前得為左監三令而五申之凡軍前事或或擾惑軍心或洩漏軍機或據掠小民或較轢官長或逗遛觀望退卻一步者副將以下即

平策記

卷下

三

以軍法從事臣得力贊其凌苟局而不破心腸不換其鎮帥大吏臣得以白簡馳奏如此實做得去若軍聲仍不振軍威仍不肅萊園不即解款賊不即退者臣即以身殉萬不敢辭也至於臣行不可以無兵前疏所請馬兵三千速責樞臣及時調發臣行不能不用人打開文網務盡其才許臣與督臣按臣盡心參酌軍行不可以無食其一切錢糧預為措辦責新撫臣與左右布政殫力料理臣破萬死以申三尺投繯萬以報聖恩轉危為安

成福只皇上一轉念閒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秋七月初一日督理劉宇烈使都司程嘉訓來言撫事

辰時督理所差都司程嘉訓投上稟帖口稱奉督師令傳孔有德等擇吉接旨業卜於初四日導進至未後屈推官差使手劉慶永持督理書一封進城以撫事已成相聞內云撫事已定烈一身任之近而一時之唾罵遠而千載之是非俱非所計望台臺稍示寬政等語謝撫運命朱太守差書辦一

平策記

卷下

三

久使手一人同原差持帖拜屈推官並傳諭有德附記 有德實去役每人銀二錢

初二日巡撫謝連發書於屈至揚

未刻發書於至揚令諭有德先撤圍後開讀賊書撫事已成不必放礮遂相信之一賊試礮孔割耳遊營以示我不疑

附記 朱太守差人送屈推官下程賊同西瓜甜瓜各二

初三日屈至揚同賊西行接旨

屈同賊西接旨午後又有四百餘騎按轡而至

新彩

定州石曰接旨時賊有四百餘騎尾之以行蓋賊
發字烈也賊先遣李天工來詐請字烈相見使公
楊希隱語相示則謝外二
公之謂字烈先受之矣

初四日差官嚴正中齋旨過新河

先是字烈得旨即手書諭賊撤圍時各鎮將競遣
入輸款陳洪範遣嚴正中往鄧玘遣陶安國往牟
文綬遣程嘉祥往賊亦遣李天工來詐言必得一
大臣僭當願請劉督理至新河一見且求先將旨
意鈔去看過方來接旨開讀字烈懼為所劫至楊

平叛記

卷下

三十八

亦慮其不測於東揭中作隱語有贊禮歲有及昌
邑離縣儼然而來云云字烈遂不往差嚴正中送
龍亭過河河水泛漲監視中軍溺焉至晚抵河東
岸賊擁而去

初五日龍亭至萊城外

差官嚴正中齋旨到孔有德叩迎入花園安訖前
以字烈不往賊計不行至是令分揚稟云欲求防
院一面然後定解圍開請之期謝撫諾之申後
云先撤南面之寨另定解圍之

北海曰謝公素不言撫至是而亦從之者直以
久困無援內儲告罄不得已躬試不測為孤注計
耳

初六日巡撫謝璉知府朱萬年內府徐得時翟昇出
城撫賊

辰時雨屈至楊親入城與謝言甚悉且云賊真心
求撫云云謝諾出城撫之時總鎮楊翰城鄉紳賈
四塞趙芝庭張北海皆力止之而謝弗從曰萊園
且六月勢無奈何苟解萊園何惜一身未刻雨止
屈又入請防臺出於是謝撫偕徐翟二監及朱太

平叛記

卷下

三十九

守皆出城直至濠南石牌坊下從人不許帶寸刃
各賊前作悔罪狀且稽首云初八日回登有德仍
涕泣不勝各官回賈四塞等入勞謝公言不可輕
信再出謝以迂腐目之入夜賊撤更籌寂然無聲
毛刺石曰是日防監守俱出而賊不遽加害者意
在誘而鎮也當謝撫賊時張考功與楊總史登城
樓望之張問楊曰謝公和約出城如何獨留楊
笑而不答第令宋丁密布槍礮以防不測嗚呼楊
鎮勇矣而未
知不智也

初七日賊誘殺萊州府知府朱萬年茲執巡撫謝
內府徐得時翟昇以去

據以李照登騎馬進城屈臣揚復入趣請出城開
讀辰時朱太守同禮生四名於掖河南劉家莊開
讀賊留朱公飲營中甚驩朱公信不疑入城言於
謝曰賊撫是真各小頭目願見謝備銀花四對紅
緞四疋銀四十兩同徐翟朱復出再約楊帥楊曰
總鎮唯知殺賊不知撫事也堅不出時有言備衛
以防不虞者謝叱回比出賊先言要餉銀四萬兩
謝叱之與講移時諸語人多不能辨城頭但見賊
且拜且退公且語且前誘至驛門各賊皆按刀眈

平叛記

卷下

四十

目未幾東西兩聲礮響羣賊徑前執謝朱公頓足
大罵叫號躡賊以刃刺其頸視師紀云賊擁朱
死矣汝等國中罵賊不絕翟監擊首泣徐監縛
去嚴正中斫死屈臣揚身被二刃墜其一韓跪定
奔入從人被殺不計其數一時如天崩地裂人人
面無生色幸城頭密置槍礮賊未敢闖門而入也
守城軍民皆如驚豕駭鹿震聾失魄鎮廳縣極力
彈壓鄉紳等多方聯屬久之乃定是夜張參將
帥內府正張北海守東門寇二府吳參戎泰賈四

兼守南門彭參將守東北角何內府建任三府李
參將崇守北門趙芝庭守西南角西門則仍楊鎮
與崇令也

平叛記

卷下

四十一

可泯者撫賊被擒罵賊
死萊州城下為呼烈哉
朱參由來強盜名譽將七入陣孤城可憐功業
流水焉賊猶堪比呆鄉
趙吉士朱太常傳曰萬年宇鶴南豐之黎平人
兵中舉於鄉歷官守萊州有惠政崇禎五年二月
年下今嚴禁懸城固守被圍數月萬年飭守具
軍食未嘗乏絕外圍益急城中守禦益堅賊兵
城不可下又恐援兵四集數戰皆捷萬年曰賊
為然而不虞其詐也命萬年往受之萬年曰賊
且未絕大創其志甚驕往則徒損國威耳然知府
食祿為王臣此身固不取惜也我然遂行果為
守城者出降賊兵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
下萬年大呼曰我已投降賊兵以精騎五百擁
下發噪急擊之外以我為處守將陽為不

初八日公議城守事

廳縣鎮將鄉紳公議於南門樓諸公俱默坐張考

平叛記

牽

四十一

功言曰事勢至此大家唯有死守而已今日之議
不過爲撫府陷賊城中無主耳有鎮臺可以控制
兵將有廳縣可以督率士民何愁無主然約法者
兩言今茲以後餉銀不足責在廳縣鄉紳若足而
將驕卒悍責在總鎮於是諸公齊聲皆以張言爲
是

賊擁被執巡撫謝璉赴東城

已時謝撫來東城請寇丕語命守陴者勿應以大礮擊之

71.
 17.
 24.
 25.
 17.

鎮壓縣公議園田日久人心艱殆此後不必與賊兵堅守爲要耳於是四門俱用土實坏

賊擁被執太監徐得時至南城

賊擁得時於城下徐問曰朱太守進城不守陣亡
曰未也徐頓足曰噫朱死矣城上以礮擊之賊復
引徐下南寨去

初十日楊鍾置何守頌於鼓樓

以為中央三府

平叛記

سید

五

上命東樞朱大英三劄按謝三賓速赴行閒督諸將

進
鄧縣人

上以巡按王道結監紀軍事師久無功命凡用兵處皆擇才幹御史往代有功一體論敘都御史陳千庭以三賓請上允之命以巡按竝監紀星馳料理長安有爲謝危者三賓曰朝廷養臣子正爲有事之用若皆避危就安國家事其誰任之遂賜書曹且上疏力言勝勢在我賊不足憚了此不問

鄭公名以傳上饒人見之謂謝曰頃讀君疏知賊

不足平矣命下之日即陞辭赴軍

癸丁抵通州

上以昇丁未嘗入內地慮有驛騷凡一切備給安頓之法皆出宸裁纖悉周備昇丁咸感激用命至是抵通州謝監紀亦出都門適相後先慮東省州縣未為料理即移檄各官令出關廂督率整備飯料打點次舍標識停當仍撥馬導引來兵照標安插豐其委積俾所至如歸於是昇丁一路相安無

平叛記

卷下

四十四

犯

十一日薊姦細孫高捷泣斬李照登

辰時初八日差下塘報孫高捷回細詰知為賊榜予以金令作姦細遂薊之又審初七日騎馬進城之李照登果為賊用隱匿塘報給言真撫致我撫府被誘立斬之。連日多有緹城投賊者俱捉回正法

十二日賊始西如南不已

被執巡撫謝璉等於登州

午刻高懸新飾六七十人擁護謝撫東登蓋賊如城不可得因送璉及徐翟二監至登州閉於空署

十三日賊放礮

賊放大礮終日不絕聲

鄉紳張忻等草公疏

內有兼以撫璉云云張曰此余等不擇音之言也有因疏語過激遂怒陳人欲必斬送而後快余等不足惜其如璉土何

十四日賊掌號集兵西行

平叛記

卷下

四十五

十五日集踰城垛夫

夜東城一守垛夫下城投賊尚未過濠復令二人追之挈回集示二人各賞銀五兩

十六日並二垛為一

楊總鎮以垛多人少乃並二垛為一

賊逆大礮西行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斬劉宇烈

奏為姦督之欺誤既深危壇之收拾已晚懇祈聖明赫怒立斬罪臣等萬全事遠賊無端反

官戕民罪惡滔天自揣不赦奈何謀國者樽俎多
折衝之謀樞密多庸碌之輩戰亂無策苟且目前
督勦之事竟使劉宇烈當之宇烈一入齊境而東
事無實作用塘報無真消息賊本操戈也而駕言
乞哀將本通賊也而不行糾劾全副精神不用之
申明天討而用之仲承樞意反為賊上疏請撫約
期解圍統領數萬甲兵逍遙河上綸綍之言遊戲
軍前三春已逝捱至長夏長夏已逝捱至中秋始
也籠絡賊子而從事失時繼也弄假成真而欺君

平叛記

卷下

四十六

誤國遺李九成一書札借為兵符遣屈臣揚數人
城暗作間諜使賊窺破虛實益肆狡詐持假旨將
萊城賺開誘擒巡撫謝璉殺死知府朱萬年即此
一事劉宇烈即碎屍萬段亦不足以償東方之恨
臣度我皇上必不愛一字烈而殘破封疆叩乞天
威乾奮立斬茲督誅一誤國之姦臣則眾臣皆懼
戮一責陣之懦將則諸將皆驚即張國臣屈臣揚
鄧紀劉國柱亦知國憲之所必加也萊城雖小三
命脈係之倘有疎失則青東濟兗必為蕞

之續矣豈可漠然視之為可有可無之地哉今關

寧兵既已調進尤當速易重臣以督其事然重臣
又不必廷推遠求也即新撫臣朱大典假以便互
新按臣謝三賓加以監紀自足鼓勵軍心則東事
可指日而定矣臣報國深憂特此上陳萬勿再行
部臣停留時日倘以臣言為不急之務仍使劉宇
烈任之臣必與劉重慶高鏞宋可久相繼抑鬱而
死矣臣無任為寃具奏

附考：高鏞字叔振膠州人萬曆甲申進士宋可久字叔和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仕至吏科給事

平叛記

卷下

四十七

中書請總解萊國語甚激切

十七日南門啓牓試賊

賊寨闌無人行寇丞啓牓試之賊鳴金集兵亦不
甚多蓋俱西迎兵矣

上遣緹騎逮督理劉宇烈下獄巡按王道純回京另
議

初撫議之興人皆知其不成獨督理與各帥信之
大司馬王之至是事機破裂舉朝痛憤上乃遣
騎逮宇烈下獄道純亦回京另議

日聞西南礮聲

賊攻平度總兵陳洪範劉澤清副將方登元禦之

張北潯曰登元貌甚小而
行軍有紀律兵士不犯法

十九日川兵夜索衣於張紳

前夜二更後張考功巡城至東北角彭參將言其

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上城無頃刻離汎地今歷春

夏而秋矣欲在當舖買衣而人不應余何顏以法

制兵士張紳曰願明日設處至四鼓彭兵果向張

紳中索衣張遂詣南城言之寇亟以張趙兩

平錄記

卷下

中人

家質庫運至城頭任其兵擇取焉

保聚全書曰東事既寧俱各敘功獨彭參將以索
兵衣獲罪張宦未得侵錄然而中城勞績會不以

是而
沒也

二十日西南礮聲

午刻聞西南礮聲此後遂寂然

副將牟文綬何惟忠帥師救平度戰於門卽惟忠死

之門卽州西
二十里舖

賊攻平度川將牟文綬何惟忠率兵救之至門卽

與賊戰幾爲賊殲盡惟忠陣亡

賊屠窩舖卞

平度有義民張前渠居於窩舖糾集義勇保守巨

嚴賊初以遊兵至皆卻之至是賊以全力往攻且

用本地人入卽作內應張一家俱被殺死僅子

在外得存窩舖閭卽屠焉

二十一日大兵抵德州

附記 商城鮑人濠外刈草一賊曰
汝大兵不日到矣聞之喜而不信

二十二日賊攻平度賊魁陳有時爲我兵所殺

毛荆石曰賊魁有五
今有時魁去一凶矣

平錄記

卷下

平元

監紀謝三賓抵濟南

謝至省下有緹騎來見始知爲遼督理也時宇烈

在昌邑謝慮軍前無主留緹騎青州而亟往昌邑

邀宇烈赴青開讀

二十三日賊護陳有時之屍至自平度

賊三十餘騎昇一匱自南來鹽數頭載婦人車數

兩載臥者後知爲陳有時屍與礮傷之賊也

二十四日屈互揚死於城隍廟

屈自七夕奔入卽開城隍廟中蠶其飲食至以手

搗雨水雜衣絮咽之至是死

毛刺石曰當新河接旨時賊請督師相見居其不測於某揭中作隱語字烈運不往至城南開其

二十五日聞西南礮聲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擒一賊祭旗

參將李景繼入設伏生擒一賊譚名周倉者案首剖心祭旗其肢體不移時刻食殆盡

二十八日

卷下

五十一

二十九日聞西南礮聲

有馬賊千餘西來旋復馳去

八月初一日西南礮聲

監紀謝三賓至昌邑

謝至昌邑宇烈已聞被逮易服入鄧營謝委官往回尉藉令速發仍發登州府推官護行

孫元化張燾等伏誅

龍兵部尚書熊明遇仍聽勘起原任總督張鳳翼代

之無山西代州人

初二日監紀謝三賓戒諭諸將拉斬逃兵以徇

謝集諸將士宣布皇上德意告以國家法度鼓勵責成人心懍然先取逃兵在獄者斬之以徇設三

大旗於門明示賞罰因按視營壘查閱糧草戒諸

鎮不許再遣人入賊營講撫親臨淮河嚴查察細

戒諭守河官但有不奉差遣擅自渡河者斬以此

賊謀遂絕

毛刺石曰此舉甚使人意蓋有大經濟者哉為國自不同也予烈聞之應愧死無地矣

平賊記

卷下

五十二

初三日賊東西往來如織

三更後西南礮數聲

巡撫朱大典監視呂直俱至昌邑

監紀謝三賓上疏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

時軍前主客兵雖有三萬而暮氣萎茶策之不肖

法當申嚴紀律因疏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以正

軍法得旨筆職提問

初四日郡丞寇化議派餉不果

寇以餉銀將匱又集城中少裕之家於城隍廟

募捐得三千餘金張考功曰圍困日久城中無家
不管兵飯米斗數金柴斤百錢百姓筋力竭矣派
捐而勢不能應恐法窮而民變城中尚有積儲億
萬者得其一二足當數十何屑屑若輩為也事遂

寢

錢贊伯曰寇公頗短於才見利未有不商於婦
者竊意自是距解圍止半月或未行耳張公掠粟
然議論正大故存之

東嶽廟火

初五日賊移窩舖

平叛記

卷下

五十二

東北角寨外賊窩舖移三里外

賊運大礮東行

賊自西運回大礮數位東行

監護太監高起潛復遣都司朱國祚等入登招撫

監紀謝三賓上疏爭撫議

起潛還國祚等入登招徠謝公懼事變上疏爭之

且請絕口不言撫字時頗有介介者而謝不顧也

初六日塘報人王燦回

五鼓王燦回云邊兵時列內有開寧縣漢精騎賊

賊不遠矣

張北海曰自打塘報以來特性命出入商次
惟王燦一人而已餘竟不聞正有從賊者
附記賊在城外揚言曰莫說大兵來校你初
兵是俺一家兵余實子休得妄喜又有外寨賊
祖二爪不往
了可矣不佳

初七日賊運大礮避牌詣西

初八日西南礮聲

初九日夜神山舉火

初十日賊自西來

申刻有馬賊千餘從西而來賊掌號吹角

平叛記

卷下

五十三

監紀謝三賓趣大兵於離縣

大兵尚在離縣躊躇未發謝以乘勢吳卯進兵不

可復緩乃單騎往趣之

十一日西南西北礮聲不絕

初意大兵分道而來後知賊設伏礮作虛聲耳

大兵至昌邑

總兵金國奇等見謝監紀單騎至乃以五鼓拔營

即日皆至昌邑

十二日賊眾結隊西行

參將張汝行統兵擒賊獲張逢秋以歸

張參戎統家丁數十人捉一賊名張逢秋供云匪

寧兵將到賊望風膽寒矣。得破數位

巡撫朱大典監護高起潛監視呂直監紀謝三賓觀

兵大驚

遠誓師

撫軍監視監護監紀集將吏議進兵之策或曰鼻

丁遠來未諳虛實若輕進取敗畢將誰歸不若緩

之謝監紀曰鼻丁內多遼人久住賊用閒軍心一

年表

卷下

五十四

動事不可知乘此新銳賊不及覺一鼓而前破之

必矣兵貴神速非爾等所知也起潛倡議欲調民

丁數萬築城新河邊以為家當大典不可謝曰調

民築城何時破賊若欲家當新河鄧營結砦頗固

可停足也議定乃誓師

約分三路進兵

中路以關寧總兵金國奇等鼻漢丁為前鋒川營

總兵鄧紀步兵繼之共一萬二千人從灰埠進南

以昌平總兵陳洪範義勇總兵劉澤清密雲

總兵方登元馮武兵六千從平度進北路以參將

王之富王武緯等三千人從海廟進今遊擊徐元

亨都司路雲之車萊陽之師來會戰以牟文綏守

新河並派諸將防守要地飭州縣官率民兵嚴守

城池各兵奮三日乾糧而行監軍推官汪惟勳

暢兵事令督南路兵

十四日有越城從賊者膊以徇

踰城從賊數日屢見楊鎮欲峻其法乃追執此人

殺而膊諸城上令士民共齎之

年表

卷下

五十五

十五日賊吶喊投西去

入夜城外喊聲大作狀如攻城是夜月色如晝見

賊皆投西去

附記 張考功三鼓得勝同數百人騎馬至解平

長白山西見紛紛甲騎擁有一老入附耳大聲

十六日西南礮聲

十七日賊遣被擄楊鎮家丁高標來城下講話楊

礮擊之

十八日大兵抵新河

謝監以五鼓先至新河觀形勢候諸將進發衛
號鼻漢丁俱至遙見賊營一星墮地諸將相賀謂
賊之滅兆也新河東岸賊哨克席礮聲不絕然不
意我兵遂能深入未設嚴備

十九日我師及賊戰於沙河大敗之賊悉東遯萊園
解

五鼓謝監紀同呂監視高監護及金鄧二總兵督
兵渡河河止一橋容一人一騎至平明過者止千
人謝曰如此則日暮未能全渡豈不誤事乃命探

平叛記

卷下

五十六

河水淺深見止及雁前一日水尚及雁是日傾減謝曰此天意

也命亂流濟師早鋪時悉渡謝語吳襄曰我兵初
進未語虛實宜先擒賊撥問之襄曰已授意祖寬
矣各帥臨發以賞格未定爲言三賓曰賞分三次

解萊園賞銀二萬取黃縣賞銀二萬取登州賞銀

二萬士卒均分首級不論各將唯唯踴躍而去兵

遂進朱公亦至新河居守午時兵抵灰埠距萊城七十里

前鋒參將祖寬獲賊哨騎問之備得賊情賊尚未

知也進至沙河距萊城五十里孔有德率三千騎來迎寬

以五百人赴之未至一里見賊寡不敵急引退遇

新國臣曰賊勢大雷暫退國臣曰若一退步則吾

輩皆奮粉矣拔刀驅兵大譁此上部卒奮勇直前

竟衝賊營箭如雨注賊不能支遂潰北直抵城下

圍城內連日無事至亭午忽見城外賊紛紛驅馱

東行未幾正南聲震如雷煙圍高數十丈狀若

山頭經時不散皆言賊焚其火藥矣至申刻祇見

西南塵土冲天又見賊騎馬落荒東竄旋有標旗

無數俱踞福祿兩山巔眾猶謂賊作大兵狀誘我

平叛記

卷下

五十七

也放礮如故城外守寨賊係擄去川兵不知賊敗

仍嚮城放礮竊言高公領兵矣頃之見白標數十

人馬千餘自西南而來列於城東南又見賊二三

千聚於北塢兒埠倏忽河西刀光如練賊眾披靡

有下塘報人回知大兵已至城頭遂停礮是夜兵

馬俱屯城外賊奔過萊城北營於城北玉皇廟主

二更開窗撥兵報賊營渙解如風不知所往矣

二十日午刻陳洪範劉澤清亦帥師自平度至

門開

此諸將進城以憩馬足是提圍雖解殺賊不多賊
之遯回登州者亦不及十之三蓋乘機四散逃竄
者眾耳是日我兵四出按山不見一賊賊遺棄大
小礮盔甲如山婦女數百人付洪令掌之得其兵
籍列九萬餘人又獲偽印報無數有一報云兵部
行日其等奉旨逃賊快惡百端撲滅無效覽奏
食不下咽著兵部馬上傳與計理劉宇烈上緊整
兵殺戮時遠賊盡散情勢男婦不容留一人等語
餘多類此其恐不心離散故述此以固之真牧賊
也
先是陳有時被殺二賊齧指稱難因下令登招
黃及海濱居民備生袋二十萬期以二十日攻入

平叛記

卷下

五十八

萊州而以先一日敗豈非天乎

謝象三曰是役也推鋒陷陣皆漢丁力開豈特
是賊當私語殺山東兵如刈菜雖十萬無奈何
各領兵威非吾敵惟處開外兵耳至是聞漢
子謂大將也自酒後故名大將係大壽弟素以
勇聞能與士卒同甘苦以生員從軍屢立戰功
城一役無敵往偵者大將身以數百騎摩之至
壯一時新國臣亦遠人如兵密陷陣被研死而
生類上刀痕縱橫如清錦州城下之捷國臣與
寬力也張錦如原名海參代祖寬大壽家臣
數人所部多弟射以宗稟大事謀者其書於
之稱爲聖兄弟以宗稟大事謀者其書於
可以至極軍時押兵主事途中感稱賊強難
鋒士頗備陳朱公以其書示諸將將成發憤
攻城自見新國臣祖寬時最多用爲勝

臣先嘗者陣當日塞上交兵一之頃賊以五百
無多時也一切古法無所用之沙河之賊以五百
人赴三千頃刺之時已土崩瓦解遂致大捷
仇手兵家之事非老在治河設守絕其偵探蓋聞
錢贊伯曰勝賊處不在治河設守絕其偵探蓋聞
盜先聲奪人如唐人所偵奇之賊四絕於黃埃中
登十矢賊已不支矣其後白馬之役賊結隊埋伏
全力襲戰敗而復前者再四非開空苦戰萊城再
受圍

毛服曰按唐書郭子儀傳黃埃發矢係
新店之戰乃香積寺捷後三日事也

上發帑金充解菜賞

時七月朔一朝領解報至長安徽聲震動上立發
帑金二萬兩解赴軍前充解菜賞

平叛記

卷下

五十九

城勦無策未分援兵頃不進發諸子羣衆人易
子金督師頃不聞聖人赫斯怒西臺達監軍王生
善推命我無憂惟謝君及謝賊談笑行樂熟
日即報至謝君云云萊城傾解圍登賊賊游
臨空樓下指其無不歡喜若生看肉食者竟覺
已賊三曰余既入城騎責將士約束行伍死
孤開倉庫與諸公循行戰地視向來交鋒結案
及賊居堡平夷之所謂慨然戰事之若菜人之
死一生也萊久被圍城中守禦備極艱危城之
威方生也萊久被圍城中守禦備極艱危城之
應變無方楊總鎮少年有膽氣參將善撫士
神貴副雲張考功等懷素俱士節縣官城下
洪恩昭等拊城無恙初賊以城中糧少欲坐困之
撫恩昭等拊城無恙初賊以城中糧少欲坐困之

斗米作書殺家有餘糧至國解官因有千石
又城小而堅易於照應一切火藥礮銃油藥之數
前人亦備最取用
不竭惟乏鹽及草耳

九成殺被執巡撫謝璉內府徐得時瞿昇於登州
先是賊執璉等送至登州聞於空署及萊園解李

九成聞敗同日害之

趙士諱曰斯公半饑部秀善詩文守萊半載振
局為賊所執成於登州
副副風雅臨王碑詎料推誠心事遠望斷楚天秋
色遠英靈鬱鬱月中歸
又曰內府徐公翟公呂監視之中軍也守萊半載
備極勤勞賊賊食同防院成於登州
疎逃無能各重朝臨戎故借侍中郭離知解網
投網竟歸登州不可招

平賊

卷下

六十

二十三日復招遠

賊既東避歸登招遠諸賊亦聞風潰散遊擊徐元

亨守備路雲之等遂入招遠兵不血刃

二十八日大兵進發次於新城

時我兵大勝軍氣甚張於是議取黃縣有貽書勸
持重者謝監紀曰持重不在遲速前後總須一戰
不如因賊膽方落亟取之朱大典之意亦然是日
遂進兵先置步兵於新城以聯絡前後仍以金國
奇等鼻丁洎鄧玘步兵由大路進發命陳

從南往鈔賊後

二十日大兵擊賊於白馬大破之復黃縣白馬距縣三十里

我兵抵白馬賊傾巢來戰眾號十萬馬賊萬騎聯

駟為陣設伏於茂林左右冀斷我兵而邀擊之我

師前鋒祖大弼等過之不覺二敵斬國臣吳襄等

按林中伏忽發國臣等被圍高起潛急召前鋒

趣後勁內外夾攻陳劉二帥所遣馬兵亦至賊大

奔潰斬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不下數

萬賊始膽落竄歸登州是日我兵入黃縣斬國臣

平賊

卷下

六十一

等長驅追賊直抵登城壘於西門

九月初一日大兵圍登州

各帥兵俱至登州結營遏賊

初三日運糧至軍中

初發兵時咸憂餽餉為難有議各營自攜者諸將
並言不便有議分兵於後護之者又慮為賊所鈔
乃先按騾驢數千分給各營駟糧隨行然僅供軍
日食其餘輜重俱在昌濰距登州四百里時所委
督糧僉事有懼而投繯者更委青州道楊進督之

星夜趨運車行甚遲並未及前各營乏食催呼頗急九月初一日討監紀馳至黃縣自為催派又令朱橋黃山守兵人負數斗絡繹接遞偶見遺驢駭野人言此兵所獲無以畜之驢僅易錢百文因令隨便收賣又令各營請糧者皆以驢來驅之迎糧以代車運疾馳抵營日可行百餘里不三日間糧料充足兵以不飢

大兵築圍牆

我兵分列城外慮賊夜襲監護高起潛與諸鎮將

平叛記

卷下

六十二

議分派防守築圍牆禦之各鎗齊與數日畢工崇墉如城以步兵乘墉以馬兵接應登城三面距海分陳洪範劉澤清於西牆吳襄新國臣劉邦域王憲等以馬兵應接分劉良佐丁志德鄧玘方登元於南牆金國奇祖大弼柏永馥等以馬兵應接分牟文綬王武緯王之富於東牆祖寬張韜等以馬兵應接牆凡三十里而遼東西俱抵海分番攻守賊無出路

冬十月大兵攻登州不克乃坐困之

時撫軍朱大典與巡按二監俱至營中相與定策攻城城內稿積尚饒健賊尤多紅巨大礮一發五六里我兵多傷李九成素負驍健常出搏戰各有勝負攻城數次俱不得志更謀坐困東交道陸夢

龍字若落山陰人

赴謁撫按進曰諸軍本來攻賊今反列

戍而守何也賊憑城用礮則勢在賊昨出而趨我此我用礮之時也賊守則不敢攻我守又慮其來犯相持既久深秋將盡賊屢屋火食我軍露處風雪交至何以禦之馬日踣斃而日徵州縣之馬攻

平叛記

卷下

六十三

城將駢而上耶高起潛曰君不知攻之難待其盡馬亦盡取之易耳曰攻幾十月矣賊強而我益困士氣不作城中芻粟未必可盡昨出城馬甚駢駢亦何時盡耶起潛語塞然卒不用其言謝監紀令多築礮臺置紅巨礮憑高擊下直取城內穿牆透屋無所逃避城中死者無算後以意見不合而止

毛荆石曰夢龍起家進士為都郎時張璠二案功在社稷後晉陝西參政流寇圍隆慶陸公率兵擊之一矢貫額而斃時太僕卿賜璠忠烈匾公稱稱其見事明決辯論中理洵不誣云

監護太監高起潛遣萊州管參將白來攀千總毛英帥師守黃城島東江大帥黃龍亦遣龔正祥守之

先是謝監紀未出都即語職方叛賊勢雖披猖然以國家全盛豈有不蕩平之理不過稍需時日耳今進兵伊邇須先打算以絕其走路水戒枕海互調水路之師扼之遂上疏請調津淮兵凡五上皆為職方所尼蓋登州出海四十里為長山島六十里為廟島再東行即黃城島磯二島凡出海必於此處住泊然後出珍珠門而走大洋萬無飛渡者

平叛記

卷下

六十四

至是令參將白來攀千總毛英率萊州水兵守島蓋欲先據各島俾不得逸去也

賊攻黃城島副將龔正祥參將白來攀被擄千總毛英死之

兵微船少又為颶風所碎賊突至四面攻擊我師努力死戰部卒先潰全軍陷沒正祥來攀皆被擄

英死焉

趙士結口英故相文簡公前也短小精悍從彰戎守東北難苦備嘗艱阻後防賊廟島以大恩拜為賊所害惜哉

波賊氣昏欲惡海若市王孫其妾伏臂與

承向之仲子也家世儒儒者將軍獨不好文曰方今中原多事大丈夫當奮力疆場射賊禽王以取功名安事此區區毛維子為哉乃去習武天啓中以武閣第一舉於鄉累上兵部不第崇禎壬申孔李國策當舉急用人凡擊劍走馬長石擊之皆以改補伍而將軍以選使得授萊州千總城東北角鎮彭下晝夜捍禦一而先將軍卒征可事召使錄彭下晝夜捍禦一而先將軍卒征可事軍容使命而百挂之萊城之全公夜居多解圍後不寡不敵卒遇害以余觀諸書所載言人入殊要其歸於殉難則一也萊州志曰毛英據人也崇禎時以武舉為守備任中防三山島遇變力戰死是官為守備汎為三山此一說也保萊書曰監護太

平叛記

卷下

六十五

監高起潛遣萊州管參將白來攀千總毛英帥師守黃城島東江大帥黃龍亦遣龔正祥守之至是令參將白來攀千總毛英率萊州水兵守島蓋欲先據各島俾不得逸去也賊攻黃城島副將龔正祥參將白來攀被擄千總毛英死之兵微船少又為颶風所碎賊突至四面攻擊我師努力死戰部卒先潰全軍陷沒正祥來攀皆被擄英死焉趙士結口英故相文簡公前也短小精悍從彰戎守東北難苦備嘗艱阻後防賊廟島以大恩拜為賊所害惜哉

此功臣所為也長歎者也余每之海二
既波濤之海瀾觀雲日之出沒輒有立髮青
髮隨潮而至者因為賦之庶幾千有世下猶知先
將軍之志節云

一月初三日殺賊首李九成於陣

是日李九成為背城之舉五鼓率兵出城竟衝我
營勢甚洶涌適先有降賊洪成訓出城報信我得
預為備合兵擊之遂殺九成於陣有德等所恃惟
九成九成既死不復出戰惟日大哭

毛荆石曰七夕之變都守遇害萊園之解撫監羅
殃至是而天狗星限大星授者所謂驅遁之謀未
足訓六王之一者也

平叛記

卷下

本十六

賜將士寒衣仍命敘功

時登城久不下上念士卒暴露賜皮衣及綳襖等
仍命先敘解萊復黃之功以鼓舞之撫按監視乃
各據鎮將所報功次核實以聞

陞賞撫按鎮將有差

朱大典陞副都御史仍命巡撫山東謝三賓候京
堂推用金國奇陞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千戶吳
襄復原官陳洪範陞太子少保鄧玘劉澤清斬國
臣張輅祖大弼祖寬金良棟俱都督同僉有差餘

俱陞賞仍簡以朝廷固錄前功竝責後效文武各
官益鼓忠勇速奏蕩平

都督同知金國奇率於軍以總兵吳襄代之

謝泉三日賊之廢登萊也所過焚掠有蓬萊松島
邑四百里間無一椽存襄黃一帶皆山山徑險峻
馬行甚難軍中樵採乏特士露處朱撫與余居
密神山頂破廟中則視營伍夜則宿軍者掃地
為榻倚馬而食山深城五里城上紅巨大礮子
如礮鳴常從頭上過觸之糜爛日有食者賊每中
宵擾我夜臥不敢解帶馬皆被殺賊相持勝敗呼
吸八月之久無時
不懷畏賊之憂也

令將官勿使虐軍士

平叛記

卷下

本十六

時際嚴冬海風凜冽驚砂挾雪裂膚墮指軍士
寒尤甚因下令軍中不許將士非理虐虐無絲者
立為處給布花復不時以席酒犒勞

癸酉六年

春正月初一日賊殺降將馬驄等十四人

城中諸賊最善守城事有濛毛承祿守水城孔
有德守大城南耿仲明守城西李九成守城東九
成或則以王子登代之城中諸路不許商人東入
城除川土不許入城外行人皆斬之以防內變
時前參將一前方總兵皆無暇顧者城內

據牌樓箭利大器懸大石衝杆以禦雲梯又時賊
入城外為夜巡以此我兵幾近城上極覺無隙
可攻固日久計無所施乃為諭帖以射城中開示

既福俾早投降仍朱書紙尾云著馬驄出來講話
賊原任參將與入素有機智城破為賊用每與
密室計事能得賊歡心謝然紀出城門時有言此
人可構者而無其間至是呼之使來欲賊既而
我知其用事懼而生心不然亦使賊疑之耳既而

果有賊中降人密送內應之信則馬驄與被擄副
將龔正祥竝陷賊舊將陳朝柱龍韜董溢洪聲劉
應宗岳永陞等十四人密謀設誓噀血定盟共擬
會賊以獻慮先鋒兵硬不能下手謀以元旦俟有

平叛記

卷下

六十六

德等行香水城時縛之各官衷甲以待適岳永陞
門子蘇有功告變賊遽召諸將悉斬之妻妾貴產
盡給有功并統其眾事雖不成然自此日疑其黨
無固志矣

大兵築甬道不就

我以內應不成併力攻城議為甬道高與城齊徑
薄城上先築於城南不就復築於城西括布囊二
四萬驟令軍士以草裹土為土苴晝止夜築凡半
月而功未成賊爭之甚力

王之寓和寬等奪水門外護牆守之

賊首傳

一月十三日孔有德過去

賊中乏食已久殺人為糧救人為燭朝不謀夕終
無降心情有水門出路也我所括民船亦漸集共
議以川兵二千土兵一千募丁五百往奪長山廟
島絕賊去路時賊已窺人島上是夜有德過去率
其黨守島我兵見不可奪遂止

毛制石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與即墨不下
者豈其力不足哉賊勝之後將驕而卒惰故也東

平叛記

卷下

六十九

本年城破之餘而諸將所聚資其勢先甚賊一
發下之夫復何難顧乃極數萬甲兵經歷六七
使元惡得從容而逃賊追
逸賊諸將不得辭其責矣

十六日耿仲明毛承禔率我兵入大城

五年十一月撫臣請才兵兵部不得已調津門

千人參將陶曾徽統之淮海二千人副將孫嗣徽

統之關寧二千人副將周文郁

字蔚宗常州宜興人軍中呼為紫髯

而統之會師登州夾擊斬勦時已仲冬舟東難行

失期不至及是文郁所將舟師至乃命列陳海上

以扼之賊每日出舟搬運婦女財帛我師乘潮遠

擊頗有擒獲陳海為多耿仲明毛承祿計窮於是

欲大城精銳併力守水城意欲傾巢夜窺不果獨

以單舸潛避是晚我兵遂入大城

毛制石曰視師記原云取大城夫攻而得之始可言取今官軍既入而不一戰其所得則彼不過以空城委我耳猶得云取大城手余故以入字易之

我兵攻水城

水城之南即大城之北相隔一夾道城頭箭礮彼

此如雨撫按皆登北城樓督攻○仲明既避留偽

副將王秉忠等守之遺五十舟令漸次尾逸我兵

平叛記

卷下

七十

追之遂不敢復出

十七日轟水城遊擊王來聘先登城之

時督攻益急遊擊劉良佐獻永福寺轟城策寺倚

水城外西南角寺中藏人城頭不之見高起清陳

洪範命守備趙柱遊擊王憲於是夜掘城脚為孔

內以火藥引羊腸線於遠發之至五鼓火發城崩

我師涌入賊猶回拒上者多傷川兵開取婦女財

物賊乘之兵復潰下凡數番遊擊王來聘先登城

之來聘率水料武狀元上所督板也

十八日小城下

是日午刻猶未下撫軍朱大典及監軍楊作楫立

馬墮城督戰斬二兵以徇監護高起潛復調張轄

兵至舍弓矢挾長矛接戰賊始退保遂衆閣相持

許久不肯投戈眾議以為力爭則傷人多因堅招

降旗以來之始蟻附而下北俘千餘人獲偽副將

王秉忠高成友等七十五員自縊及投海歿不下

四五千入而水城始得

遣水師追捕賊黨

平叛記

卷下

七十一

遣副將周文郁等赴海外協剿

大行宴賞軍士

初議復黃恢登各賞二萬金復黃之實業已先給

恢登之賞諸將咸請加厚遂以三萬五千金給之

二十二日賊襲旅順東江大帥黃龍禦之旅順在登州東北隔海七百里為遼陽濱海老岸

旅順自陳有時叛後東江大帥黃龍即移鎮其地

練兵蓄士為固守勦叛之計賊多方招之不可得

又執龍母妻及子以脇之龍堅不顧至是有德

眾數萬奔島東遂竟聞旅順龍車兵禦之

三月十六日舟師焚賊龍王堂老營

賊圍旅順結老營於龍王堂有德自率精銳屯雙

島時周文郁所將舟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

偽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募丁百人更

番出哨夜分布各般唱鼻歌遼人能鼻歌者和之

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募丁也是日遣將焚賊老營

十八日舟師敗賊於雙島擒叛將毛承祿

舟師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燬乘風

平叛記

卷下

七十三

避去追擊之沈其八舟獲叛將毛承祿旅順之圍

始解

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

二十四日追賊至廣鹿島

二十九日追賊至黃骨島擒偽副將蘇有功斬李應

元於陣

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偽副將蘇有功都司

陳光福及旗鼓參謀等官四十餘人賊千餘婦女

尤多斬李應元於陣有德幾獲而復逸有功擒有

德益氣奪

毛判石曰蘇子美夜襲賊老營傳至擊始皇縣中則東拍案大呼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洋一大白吾作紀至有德幾獲而復逸亦復爾爾

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

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子島西北阻江西南

控制諸島及旅順鼓煽叛將出沒海上為所欲為

至是乃避入鴨綠江

夏四月初十日敗賊於卓山

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偽都司等官三十六人

平叛記

卷下

七十三

十三日敗賊於蘇坨

先是副將周文郁檄朝鮮兵遏賊要路及是朝鮮

遣陪臣都巡察使維君與金自熙來會師合兵攻

賊於蘇坨鮮兵軍壘我師軍水兩戰皆大捷仲明

寔遣偽官乞降請修築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黃龍

弗許要擊之有德仲明乃由西北避

十七日孔有德耿仲明降於

大清

二人率其黨遁入九連城

在三萬衛東北九連城在十里即水川東岸

陽去自登難至此凡十有八月而始定

命敘將士功

捷聞上嘉將士功命優敘所俘偽將皆斬餘悉宥之隸關外諸部為兵

遊班師

巡按謝三賓以登城雖復而賊渠逋二自愧任使不效具疏請罪茲及請在事者幸邀寬政遂班師禮部尚書李康先等請卹故事諸臣

題為七月之城守彌堅千秋之勞烈難泯謹遵旨

平叛記

卷下

七十四

核敘內外交武有功官員以表忠義以彰風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六年三月十三日奉本部送禮科鈔出監視登島等處兵船糧餉海禁事務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呂直題前事內稱逆賊孔有德李九成等倒戈犯順據陷登黃薦食之勢已成念非得東萊則登為孤注而欲窺青濟則萊為咽喉非撫臣徐從治防臣謝璉同期受事凡所以指授方略戎服登陣不憚以身為殉何能使諸將帥勦力同心而士卒爭先用命乎如掘斷

崇以室地道架木懸樓以焚礮臺汲水灌溺以汨

穴城之窟列木為柵以補崩城之雉賊百計而百

杆徐撫之日紀可覆按也竟以中彈云亡所謂壯

師未捷身先歿其徐撫之謂乎雖耿耿忠魂一日

千古而逆賊之辜上通於天矣我皇上姑開湯網

下殲渠宵宵之詔乃猶怙惡不悛矜我撫監郡守

出城迎旨納降突肆悖嫚擁挾以行其時馬賊而

碎戾城下者知府朱萬年也義不屈而被執於登

城旋遇害者防臣謝璉也以上三臣所當照逮

平叛記

卷下

七十五

卹例從優贈廕立祠血食以勸忠義者也謹會同山東巡撫朱大典巡按謝三賓合詞具題伏祈

下該部分別覆議上請施行

兵部尚書張鳳翼等題卹故事諸臣

覆題為七月之城守彌堅等事看得東萊披猖登

黃失守遂將席卷全齊惟時援師再潰信使不通

即賊亦以為旦暮掌中物耳而孰意輸攻徒竭

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越萊西半

步而後開靈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睢陽之守

豈能待一朝鉅鹿之戰是其守功真與戰功爭烈
受任倥傯百方調度厲氣巡城飛彈裂額者濟撫
徐從治也權宜紆難挺身赴賊被誘不屈視歿如
歸者防撫謝璉也愷悌得民咄嗟集事民效歿不
去身一往不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其徐從治應加
銜卿貳錫蔭金吾謝璉復官加銜蔭子太學朱萬
年已贈奉常仍空廕冑等因具題奉旨徐從治贈
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謝璉復原級
仍贈兵部右侍郎蔭一子入監讀書朱萬年已贈
太常寺卿仍蔭一子入監讀書以上三員仍與三
祠欽此欽遵通鈔到部又據徐從治男徐同貞呈
稱伊母黃氏先父病故例應祔葬懇乞立題等情
呈部通送到司查得大明會典註師典條例內一
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疾勤事
者恩典取自上裁又一款品官曾經賜葬者妻故
俱許祔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山
東巡撫徐從治麗日弘猷貫虹勁節設奇禦敵無
俾犬豕披猖據甲登陣力捍金湯鞏固方圖早平

平叛記

卷下

七十一

叛孽何期遽冒賊鋒命絕飛丸熱血一腔化碧身
先喪革寸衷九死猶丹似此烈著一時真可風勵
千古相應照贈官品級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妻黃
氏祔葬原任登萊巡撫今贈兵部右侍郎謝璉久
歷屏藩特膺節鉞既銜恩於使過乃畢力以圖功
挺身卽鹿之林不難單騎見虜抗節羣虎之穴寧
辭剗刃捐軀貞心可揭於日星慘歿豈淪於溝瀆
相應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原任萊州知府今贈太
常寺卿朱萬年先經臣部具題優卹外以上三臣
仍行該地方建立祠宇春秋致祭至於易名大造
俟之論定非臣部等所敢擅擬也恭候命下遵奉
施行謹題請旨

平叛記

卷下

七十二

兵部敘守萊功

兵部尚書臣張鳳翼等謹題為七月之城守彌堅
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監視
登萊太監呂直題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覈議速
覆欽此又該山東撫按朱大典謝三賓題同前事
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各到

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李楠已經奉聖旨提問
 敘外看得東叛披猖登黃失守遂將席卷全齊
 而以萊州為要害得萊則東可固登黃而西可襲
 青濟是以聚銳環攻為必拔之計惟時援師再潰
 信使不通即賊亦以為旦暮掌中物耳而孰意輸
 攻從竭墨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
 越萊西半步而後關竄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
 睢陽之守豈能待一朝鉅鹿之戰是其守功真與
 戰功爭烈雖諸臣或文或武或內或外或朝或野
 或存或亡種種不同而忠貫天日氣壯河山總為
 興朝生色臣等約畧言之有死功有生功有主客
 將領之功有鄉紳士庶之功而功中各有差等請
 先言或則夫受任倥傯百方調度厲氣巡城飛彈
 裂顏者濟撫徐從治也權宜紆難挺身赴賊被誘
 不屈視或如歸者防撫謝璉與內中軍徐得時翟
 昇也愷悌得民出嚙集事民效死不去身一往不
 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內臣聽司監議卹徐從治應
 加銜卿貳錫蔭金吾謝璉應復官加銜蔭子大學

朱萬年已贈奉常仍空廕曾繼言生則誓眾登陴
 分頭力堵者監視標下把牌張時等十一員也贊
 郡臨戎分敵幹辦者同知寇化通判任棟也和民
 輯眾文兼武備者知縣洪恩照也畫策縋城輸橐
 保儲者訓導張士淳等十四員也內臣聽司監議
 敘其寇化任棟雖經陞任仍應加秩洪恩照應早
 擢清華張士淳等十員俱行優轉而廣文尤宜特
 異龍應化等四員則量行給賞乃請言武楊御著
 氣雄萬夫機深百變彭有謨突圍樹幟投閒出奇
 兩員並推第一雖各陞任空再加銜張汝行李景
 輕騎入萊吳登泰秦大鶴等七十六員併力堵賊
 敘為第二張汝行已陞免加李景等各應加銜一
 級馬登先等六十員王烈等三十七員張應揚等
 五十五員協守捐糜與有成勞敘為第三各應加
 署銜一級乃請言鄉紳士庶如原任左副都御史
 賈毓祥等一十二員身為民望心作維城登陴居
 士率之先毀家佐儲胥之窘卽此鄉邦幹濟足占
 廊廟經綸而賈毓祥張忻趙龍昌范復粹黃鼎萬

戶部利者烈查得賈毓祥在告應加秩起用張炳銓曹爾降趙龍昌臺垣候補應各還故物范復粹見任巡方應俟轉官優擢此外或予告而敦之出山或懸車而優以進階或一麾而尚應環召或擊祝而不妨使過或謁選而例得從優如張孔教等俱聽吏部酌奪可也至原任戶部右侍郎劉重慶等十員急同室之援灑憂時之淚請兵助餉總屬急公見任宜從欽資在籍宜行楔旌而劉重慶瘁殞身亞卿自有本等卹典亦宜憫其勞而予之

平叛記

卷八

八十

者也又如舉人姜汝鈺等八名貢生趙士亮等四名監生張含美等六名縣丞劉元禎光祿寺署丞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道三員生員李就日劉文映張愷仔鵠等共二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瞻等六名通吏胡宗堯一名各以守城捐助之偏全焉上次舉人計偕登第者選時從優否則與貢監通吏均聽吏部超選生童則聽提學道酌議附可陞增增可候廩廩減年儒童可寄學富民可聽有司扁獎或給劄冠帶也內如姜汝鈺張含美徐隆侯

賈爾張孚美姜汝叔楊嵩華劉濤聲劉文映王德官更從優其夏守禮等或撫監敘而按遺或敘而撫監遺議未歸一姑置以俟論定又按臣憑弔乘牒追及預惜藥油之臣于仕等六人蓋欲以董安于之為晉陽望後人其意甚善相應敘下吏部查其履歷生則襄陽歿則尸祝亦風勵之典所不容已也其疏中閭監部科與該撫按藩臬道廳及津保兩撫諸臣俟恢登勘疏到日另行覆敘至按臣謝三賓疏內有借貸錢糧一萬二千餘兩與

平叛記

卷八

八十一

殺賊之賞粟幾二千金疏請補給容臣部行文戶部酌議另行具覆可也既經奉旨核議相應覆請伏候命下將巡撫徐從治加部堂銜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巡撫謝璉復原級仍加銜廕一子入監讀書知府朱萬年已贈太常寺卿仍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從治等仍應立祠內中軍徐得時翟昇二員聽司禮監議卹把牌張時聞王杜夏尚忠王國興袁尚魁田養民孫進朝苗進喜張奇猷王進禮何逢冲十一員聽司禮監議敘原任同知寇化

已陞知府通判任棟已陞同知加服俸一級知縣
洪恩照照邊俸行取訓導等官張士淳房孟斗毛
鳳至宋日振范想解申傳義鄒鶴齡憐紹美王化
蘇宗貴十員行吏部優轉龍應化宋弘安張之偉
方齡四員各量賞銀五兩總兵楊御蕃已授登萊
總兵仍加署都督同知遊擊彭有謨已陞參將仍
加服俸一級張汝行已陞參將免加參將李景加
一級副總兵吳登泰秦大鵠孫玉增王武揚周紹
宗梁德惠張元龍周興仁徐應文李守業馬岱張

年表記

卷下

卷下

守忠董捷王自林胡繼修陳孔則張大惠梁應捷
韓春王大保王國禎韓振國李顯明陶允斌劉應
登陳可忠何世鳴裴守節夏邦秀李尚義王應元
孫德賈世科張乾韓應豸曾大道魏文科張村趙
子亮張萬憲蘇民惠李紳霄韓彥都謝得勝吳旦
強折雲陳顯祖張大謨王國臣廖榮劉印趙傑孫
光顯趙弘禎彭大年成欽命王泰初李長春封葛
里毛英趙完璧王應薦任銓李景明王兆明趙約
劉一應牟春芳羅應封趙士達李應來楚邦禎雷

四聞辛卅單成化安恭共七十六員各查照原官

加銜一級馬登先魏國經王重光高東周蕭規張

鳳郭守印周道興金弘鼎宋報國張捷孫德王崇

張奇勲侯振東張思祿張汝學郭名祐李君賜屈

時興秦玉夏守信李守成夏大明祝魁周福陳邦

柱李邦材梁國材劉思德楊順孫成章鄧天恩陳

國旺朱勇 天定張英王奉林郭威高英陳永智

衣素脈趙希賢錢允徵朱永年羅憲邦滕繼先房

應宿于麟勲馮大受張世亨陳洪蘊範大居程元

年表記

卷下

卷下

勲謝重九高維藩李進科王海英施惟德仲聯登

六十員王烈陳國棟呂治國王繼先郝夢蛟呂鼎

鉉邢進義戰以謀何鳴世嚴懋功劉芳美韓重陳

思陽王爾勝楊進忠徐長胤王萬春張振威劉應

坤于顯麟錢佑徵冉建安黃宗仁樓懋功王福安

劉胤昌尚惟揚張國勲穆澤久李起蛟李成茂吳

心秦張科王守孝陳國輔于一鰲王之胤三十七

員張鷹揚陳萬策孫武謨四永祥王早繼孫孫

繼文溫如璧嚴令岳俊張道德張洪樓張應科顧

承恩丁一奇張問政官正王尚毛顯宗霍雲光賈
三元王弘圖吳夢鷹任自新林漸奇劉爾愚張振
東林厚生張鶴翼趙日升趙國俊于世光賈寰望
姜仲望姜近光姜振光郭忠劉祿苗才車進忠郭
壽民王夢亨王文翰王宸宋應奇楊福張珂王維
城周夢瑞胡師孟唐遇春孫振緒孫應第李坤光
李春華五十五員各查照原官加署銜一級賈毓
祥加級起用張忻趙胤昌各復原官范復粹侯轉
官時優加一級張孔教孫善繼姜兆張毛九華徐
廷松姜兆齊趙士偉畢拱辰在告者起用致仕者
進階降黜者量復開住者量准致仕步轉者量加
品服改教丁憂者量與優補聽選者准予超選俱
聽吏部酌奪王萬象方之翰楊觀光楊觀光二楊
以李之茂王榮生張夙行張福臻單崇二公俱
員見任者各賞銀十兩在籍者撫按額旌舉人姜
汝鈺徐夢好姜夢鰲孫養深楊種圻王二銘宿自
中錢祚徵恩貢生趙士亮劉連城林懋先李福監
生張含美王懋聰董似玄郭孔俊徐夢熊徐夢

應玉劉元楨光祿寺署丞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
道共二十一員名舉人登第者優用就選者與貢
監等俱超選內姜汝鈺張含美夏宜從優聽吏部
酌奪虞增附生員李就日侯肇祚張孕美王萬善
徐隆姜汝敏張懷恭宗趙士冕胡伯謀張性楊嵩
華孫鑑韓具勝孫枝豐孫枝茂姜繼耀毛允方林
文薦姜開徐應魯楊駿烈劉文映任夢龍王文熙
王象奎張其蘊由從徵王化熙由仁政楊武烈王
秉哲徐登俊賴之白霍標姜仲榮劉濤聲楊仲忻
王秉樞趙士諱趙士完張愼于登高王新臣王世
臣許攀龍劉肇甲羅文華張宗夢趙士嘉徐華階
宿孔暉韓璠姜棟王出震王懋周景熙劉鑫永劉
錫示劉淑已尚九遷李禎羅膺任毛應勇張懷張
所蓄徐成樞劉同甲趙士仰周景靖呂應鍾呂應
官王新張琦劉朱王應鳳侯干魯王懋加張文煥
呂應章王啓胤任鳴珂錢知徵趙士彭錢盛徵郭
邦固林榮先王應鴻錢毓秀張溥宿鳳翀王爾揚
張棟清錢廣徵毛登龍劉方至賈魁之孫自振孫

自揚趙翼明周景新胡應珍王夢壯原茂椿徐夢
松羅國賓王以滿必發黃文明劉一翰孫澤溥王
鹽鼎周而簡黃啓明單父堂楊師德任羅趙士元
李芳先王應明勝世德張景輝張孔印徐長玉徐
徵熙王炳昆周澤久王百胤原英煌錢象乾張啓
胡應瑞徐應齊王爾翰王元忠王應駿王泰符張
巨自張會嘉姜元佐王懋功王百男呂應夏由徵
楊鍾球劉允浩王應斗羅國俊毛芹劉不息郭振
先立長胤趙士迺趙士邁任應宸霍法健由世命

三教記

卷十

人十

趙士俊由舊章趙允昌徐德玉滂王和妻再夢
再徵趙震生劉不竭仲元懿宿鳳曉呂崇誠景繼
武曲有聲曲洪聲孫奇昌毛儼曲九鼎霍嬰周越
帝簡唐弼泰張雲芳霍明夔楊九城姜元弼羅榮
奎毛紹元梁開先楊孔烈孫鳳翔徐嘉徵彭吉安
其位張自新毛起龍姜承餘毛儼蔡冲霄張誠白
玉珽毛之俊王壽吉姜士英徐國瞻于鶴程張鑒
王澤深郭應瑞王大成宿炳楊元粹許高科郭邦
楨楊于翰劉東陞周景耀劉之瑀胡應命馮六

順豐會昌張重剛侯王家黃極徐聯第徐達
徐贊化姜翊昌王治熙馮大任徐研李嘉樹方寸
澄徐希孔周百男徐宗孔王泰來王應奎軍成學
毛崇儒姜國昌王爾贊張悟王衷正戰錫命桂華
秋單柱王向王椿于大生張三益張三剛姜啓明
徐慶初徐存知張若思錢佐明張試錢相明劉文
陳雷成龍楊于陞王履端劉不已姜秉宗劉允源
王應張原英煌毛允奇毛允度張巨學劉肇科王
泰運孫河新王繼新林文芳王蓮生王起亨盛鼎

平林記

卷下

八十七

新唐聯泰官鳳起姜汝錦孫鏞張溶林滋生共二
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瞻唐隆泰趙士瑞趙士周
毛偉李之蕃六名附陞增陞候廩廩量減年儒
童青衣寄學內徐隆侯華祚張孕姜汝依樸嵩
畢劉濤聲劉文映王秉振夏宜從優俱聽提學官
酌量通吏胡宗堯行吏部超選富民于旬翟長寧
有司扁旌給冠帶夏守禮張宗華丘復山陶宗儒
丘民範免敘候論定原任該道守令于仕廩成穩
王一言龍文明衛三省劉蔚六員生者實錄者

戶部查覆原任戶部侍郎劉重慶聽禮部

議

秋七月俘毛承祿陳光福蘇有功等於闕下皆磔之
有功背主洩謀陷害忠義致內應不成人尤恨之
押解官役疎防未浚前一日有功逸去上震怒殺
解官部司官皆獲辜未幾有功欲投口郊身寒無
衣路遇耕夫殺而奪之爲人所執復解京正法

孔耿舟在鴨綠江者尚百餘艘

平叛記

卷下

八十八

皮島副將沈世魁

遠人惡其

孔舟之在鴨綠江者東事平

翁平號功

朱大典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諱
三賓加太僕寺少卿賞銀二十兩開撫方一澤
撫揚嗣呂山東左布政陳應元各加服俸一年

平糾兵侍郎侯恂總督曹文衡通州練兵侍郎范

景文順撫張鶴雲保撫丁魁楚並各部道府廕陞
賞有差吳襄授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祖大弼授都督僉事廕一子外衛正千戶靳國臣
張縉皆廕子總兵祖大壽尤世威黃維正皆賚之
陳洪範鄧玘劉澤清俱陞爵廕子餘各陞賞監軍
道楊作楫以王事殞身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監
視呂直監護高起潛命司禮監議敘皆陞廕閣部
科道與其事者皆優敘又錄灰事者黃龍張可大

平叛記

卷下

八十九

王來聘吳世揚等贈廕有差

成劉宇烈余大成於遠衛革王道純職

毛則石曰縱馳殃民二罪之罪皆法所不赦者也
乃竟寬兩罪之誅諱示三節之寬思宗於是乎爲
失刑矣

平叛紀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霽撰霽字荆石掖縣人是書記崇禎四年叛
兵李九成等攻圍萊州始末大旨著知府朱萬年
總兵楊御蕃叅將彭有謨巡撫御史徐從治謝璉
等死守全城之功而著孫元化劉宇烈余大成撫
寇誤國之罪始於是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吳橋
之激變終於崇禎六年四月十三日麻坵之捷分
日記載有綱有目其事皆霽所目擊故纖悉具備
其自序云使當年之文武諸臣誰爲墨守誰爲血
戰誰爲痛哭而乞師誰爲選悞而縱寇爲功爲罪
靡不昭然明季軍政之壞此亦可見一斑云

平寇志十二卷

〔清〕彭孫貽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寇志十

二卷》提要

序

嗚呼興亡之理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予讀史至有明之季而嘆流寇之為禍烈也當是時天降喪亂饑饉洊臻群盜如蝟毛而起中原鼎沸其間之有名號者不可勝數彼閭閻特盜之魁耳逞凶殘之性恣狡猾之謀所過之地積骸如阜流血成渠自書契以來生靈之塗炭未有如斯之酷烈者也卒乃神州陸沉銅駝荆棘遂使忠臣志士徒抱杞國之憂良足悲矣論者以為天厭明德生盜賊以亡人國如此然當日事勢之本末有可得而言者夫群盜發難之初不過因飢無食抄掠為生已耳此時為官吏者開倉粟以賑之請荒政以活之誅其有惡赦厥脅從不逾時可

漸之解散也無何文臣玩寇而不恤武臣縱寇以自雄如養癰然久之賊氣愈熾漸不可制於是徵兵徵餉十數年間日以討賊為事伊時亦嘗挫衄其鋒斬馘其旅然而蜂屯蟻聚已蹶而復張豕突狼奔甫潰而旋合則勝形之未見也我搗其西彼即衝突於東我擊其南彼又奔竄於北則長策之未得也且也鄭西之役獻賊已經乞降漢中之困閭閻賊業為面縛乃敗而求撫而遽叛是督臣之以撫誤國也瑪瑙山之捷獻賊之精銳略盡武關之扼閭閻之窮蹙不支卒之未能一鼓成擒滅此朝食是鎮臣之不力以遺害也傳督之困於項城也人龍救援不至孫督之潰於汝州也廣恩所部先奔是將帥之不協以備厥事也大

約督師有節制之名而指麾不克如意鎮帥有跋扈之寔而進止一任乎其心此所以帷幄無決勝之圖疆場鮮敵愾之氣也夫唐有李郭而安史於焉授首宋有范韓而西人因之喪膽而乃師老財匱不見成功失地喪軍所在蹂躪尚可謂聞以外有人乎哉况夫三秦者天府之雄也荆襄者四戰之地也晉豫者神京之左右臂也險要之設四顧皆成丘墟京師單弱曾無藩籬之限金湯之固李闢乃敢席捲長驅竊神器而有明之宗社遂致淪胥矣噫雖曰天寔為之豈非人事之多失邪迨乎王師入關李闢數十萬衆一戰披靡遂爾馳電掃燕都鼎建其餘諸劇賊以次削平何向者跳梁狡黠之難為制而今者攘除廓清之易為力也蓋以太陽一出而鬼魅潛消真人當壁而么麼屏息有由然也君子觀於興亡之故亦可慨然而識天命之有歸矣

龍湫山人李確潛夫氏著

平寇志目錄

卷之一

明崇禎元年戊辰至七年甲戌

卷之二

八年乙亥至九年丙子

卷之三

十年丁丑至十三年庚辰

卷之四

十四年辛巳

卷之五

十五年壬午

卷之六

十六年癸未正月至六月

卷之七

七月至十二月

卷之八

十七年甲申是歲

卷之九

大清順治元年正月至三月十七日乙巳

卷之十

三月十八日丙午至二十五日癸丑

三月二十六日甲寅至四月十六日癸酉

卷之十一

四月十七日甲戌至八月

卷之十二

九月丙戌朔至順治十八年辛丑

平定縣志目錄

平定縣志卷之一

管葛山人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癸亥朔 陝西游飢 七月庚申朔
白水盜王二等聚眾掠蒲州韓城境 十一月戊午朔盜
王左掛苗美飛山虎大紅狼起宜川 府谷民王嘉胤率
黨楊六不沾泥等羣掠富家果有司捕之急聚為盜朱脂
李自成張獻忠往從之獻忠狡黠多智自成少為驛卒晚
桀善走工騎射一時嘯聚饑者群附陝西巡撫胡廷宴昏
耄惡聞盜郡邑之以賊報者予之杖曰此饑民徐自定耳
何報也由是有司不以聞 白水盜王二劫宜君縣獄北
合于嘉胤眾至五六千聚延慶之黃龍山參政洪承疇擊
破之多俘獲嘉胤自成等走山谷得免 懷宗初即位軍
事屢興每憂餉匱計臣乃以核餉足兵之說進遣史承風
登汰乘障兵咸乘而下 給事中劉懋御史毛羽健請裁
驛站以足國用曰申嚴號令非勅使不得給郵符即乘傳
有賴無敢濫用縣官錢藏省費無算謂驛驛累也而燕趙
秦晉輪蹄孔道游手之民執鞭逐馬走多仰食驛糈至是
益無賴又歲儉無所得食遂羣聚為寇
崇禎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朔壬戌鄖陽撫治都御史梁應
澤奏漢南盜王大梁三千人入畧陽逼漢中 陝西巡撫
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
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羅靜寧潼關陽平

關金鎖關流賊起給事中薛國觀劾陝西舊撫喬應甲玩寇贖禍請飭吏治以弭盜帝是之 已巳陝西脩兵勇雄道劉應遇討白水賊王二斬之餘入黃龍山首諸藩二月丁亥朔劉應遇合川將吳國輔擊漢中賊十戰皆捷略陽守脩黃元極當先突擊馬蹶步圖死祀總李旺擒賊首王大梁斬五百餘級誅渠魁數十人 四月丙戌朔甲午劉應遇以兵千人圍漢中賊餘黨於伏羌之五丁以將盡殲之寧菟知州陳元璣疎防盜逸走 陝西巡按御史吳煥劾陝撫胡廷宴彌盜無策盡誅內寇于邊丁延撫兵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諉之內地西撫之推諉欺飾實贖盜楊和聲尋卒廷宴罷去以劉廣生巡撫陝西 十月壬

子朔戊寅都城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衛兵譁於源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竄走剽掠山東 延綏甘肅兵西陲勁卒也先是萬曆時念四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勸王兩軍皆以稽餉而譁時報西人盜邊之煥與鶴各勒兵回鎮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與群盜合 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清澗起舊總兵杜文煥勦之文煥榆林世將也嘗為木陳和尚言曰吾鄉民張氏素驍勇有山莊傍河塘林木可愛李御史購為別墅張弗許李嘆有司遠以不法事張惟禍備所知十八人竄身綠林時歲大飢人咸思亂一嘯聚遂以亡天下

嗚呼亡明者非明賊明諸臣也

崇禎三年庚午正月辛巳朔延安盜王子順苗美合潰兵掠延安綏德南圍韓城守將失利時楊鶴已為陝西三邊總督與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走西川復追之降三百人餘潰西奔 二月辛亥朔杜文煥檄諭米脂清澗諸賊王左掛以其黨二百人降 以洪承疇為參都御史巡撫延綏 王嘉胤陷府谷群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鄰陝河四月王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已分三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陽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六月己酉朔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據守府谷洪

承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 延安知府張肇都司艾穆威賊于延川王于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俱降惟苗美以八百人走杜文煥追至鐵葉嶺單騎入其營苗美叔苗登雲登霧降美再以百人遁還都司王仲寧追之及于賀家灣賊左右斬美首以獻并殺飛山虎大紅狼等甲寅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主撫賊不以聞遣官持牌四出招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給牒免死安插延綏河西賊焚掠如故有司莫敢告 兵科給事中劉懋泰奏寇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嚮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賊數不多愚民影附流

劫湮原富糧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物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斬獲皆饑民也真賊咸飽掠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無食仍出剽掠名降實非降也今年來苗盡枯斗粟銀三錢營卒乏餉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官且奈兵民乎哉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納賦之一金捕一盜而破數十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不堪民為盜乎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非督撫清汰操練不能脩寔用也 山西賊破蒲州路安官兵收沒 七月戊寅朔御史王道真上言寇劫於飢請發餉易米一從保德河路一從洛宜陸路分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不復

平寇志卷之一

四

八月戊申朔王嘉胤勾西人入犯靖邊寨邊民力戰却之還擊賊日有新獲嘉胤窮蹙乞降棄府谷奪路走黃甫川復勾西人掠孤山堡副將李劍被殺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潰奔西人亦引去 陝西巡撫劉廣生罷以練國事代之 降賊王左掛謀叛洪承疇定計誅之并殺其黨苗登雲等五十七人 王嘉胤犯甘肅副將曹文詔擊敗之固原總兵楊麒追賊至安河口斬首三百賊勢已蹙會淫雨兵憊窮追聲言過警旋師賊合餘燧燬熾陝西巡撫練國事巡按金蘭交章劾麒論戍 十月丙午朔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據府谷 延西大盜李老柴糾眾三千攻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敗之

斬首六百 十一月丙子朔山西總兵王國梁追賊王胤于河曲西洋大砲裂兵亂賊乘之兵潰賊陷河曲據之官軍攻之數月殺傷相當天大雪賊乏食半得溝壑分股潰圍南出曹文詔躡擊之不戰走 十二月乙巳朔汝神一元破寧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人四千騎入塞攻靖邊三日夜不克遂陷柳樹澗城復攻保安

崇禎四年 辛未正月乙亥朔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第一魁領其眾 癸未山西賊犯平陽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曹文詔擊却之 帝召入觀監司于文華殿問流寇所在山西按察使杜喬林對曰

平寇志卷之一

五

或在平陽或在河曲近已渡河須大創之但憂兵寡餉乏帝曰前秦寇平何尚多也曰山陝隔河去來無定故河曲獨被困又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乃饑民內應今不早圖有悞國事問陝西泰政劉嘉遇陝寇所在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兵至即散去復嘯聚帝曰寇亦吾赤子宜招撫之不可純勦王左掛既降何又殺之嘉遇曰彼降仍掠不得已戮以示警帝凝思久之命退 己亥命御史吳桂齋金赴陝西賑饑撫盜詔曰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類連若此今特發銀十萬兩命御史前去酌受災處次第賑給曉諭愚民脅從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卹 寧武總兵孫顯祖奏聞喜稷

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增官兵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
或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宣大總督張宗衡以兵
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乙巳朔壬子總兵杜文煥賀虎臣
合兵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糾賊數萬犯
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將棄城南奔戊午一魁至慶陽
破東關推官馬一荀知縣李含璞設守遊擊伍維藩出戰
擊斬五百餘人戊辰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鄠乾畏賊威
不進 宜君賊趙和尚等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所在俱
賊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乙亥朔丁丑張應昌杜
文煥援慶陽賊解圍楊鶴議招撫一魁 癸未賊帥孫繼
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送出合水知縣蔣應昌及保

平寇志卷之一

六

安縣印楊鶴設御座於固原城樓賊拜呼萬歲宣聖諭設
誓解散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甲午陝西盜劉五
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猴獨行狼聚蘆保嶺衆各萬餘分
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混天猴薄寧州分犯環縣
楊鶴給降人牒令還鄉簡其毫千人以參將吳弘器領之
駐寧塞而宜君雄川盜又遽起矣 四月甲辰朔乙未神
一魁以戰騎五千降楊鶴後其事奏請二萬金賑之 陝
西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餘賊楊鶴止其兵賊亦求撫國事
受其降脅從飢民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言官交諭宣
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恒怯玩寇帝切責雲中崔
崔疏引咎 曹文詔率裨將曹變蛟艾萬年袁廓守等拔

河曲斬首一千五百級獲兵械馬騾數千王嘉胤突圍走
庚午吳姓奏詔至延長諭賊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
賑賊解散凡七千有奇 五月甲戌朔乙亥陝西都司曹
變蛟追寧塞遺賊於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首一千四
百餘賊大潰寧塞消息 晉兵遏雜榆林斗米銀六錢草
根木皮盡人相食御史吳姓至榆林上疏曰榆林為西北
雄鎮宿將助兵出馬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若
以防河為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謀國之計失矣 延安盜
趙四兒擁萬衆掠韓城鄜陽靈川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
戰三日斬首三百賊走鄜州追之斬首六百四兒降 洪
承疇撫盜王于順等住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帝謂

平寇志卷之二

七

賊勢甚招撫為非殺之良是命吳姓覈奏 庚子盜滿
天星降於楊鶴、散其黨萬二千人選驍勇置營中不數
月叛去 壬寅張獻忠以二千人受撫於延綏巡撫洪承
疇 六月癸卯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賊復推王
自用為首號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八金剛、閻
王閻將八大王掃地王閻塌天破甲錐那紅狼亂世王混
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 七月癸
酉朔寇入沁水縣士民棄村堡多避山谷中張忠烈公銓
家縣東北寶莊初忠烈父尚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塙為
堡人多笑其迂乙亥賊犯寶莊尚書已沒忠烈子錦衣衛
都督道藩戶部主事道澤仕京師惟忠烈夫人霍氏守舍

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少子道淳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復遇賊身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我守堡賊必不得志部署僮僕禦之賊至環攻堡矢砲傷賊甚衆退休一舍丙子昧爽賊聞官兵至拔營去其避山谷者多被賊淫殺張氏宗族獨得全真北道副使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賊首上天龍王老虎獨行狼掠鄜州列三營於太平原總督楊鶴總兵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爰泰交劾督撫欺蔽御史吳銓亦言招安之敵載在史冊今宜以先剿後撫為定策如果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剿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勦堅撫如或狡詐復逞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勦之用

平寇志卷之一

八

而不因撫廢勦帝是之 癸未遠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以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 丁亥曹文詔等擊賊連破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四鎮兵先後數十戰窮追半月賊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烽火少熄 甲午趙四兒復叛以六千人東渡山西陝督洪承疇以兵逐之入沁水 辛丑陝賊陷中部練國事王承恩擊之斬首千二百 八月壬寅朔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首劉六殲其黨五百 陝西巡按御史李應期奏秦賊旋撫旋叛帝命御史吳桂勸秦姓言延慶地瘠民窮連年荒旱盜賊蜂起東路則王嘉胤攻府谷渡河入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收保安一元死第一壯繼之攻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

徐寧亦臨唐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真寧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青洲脅從甚衆幾于無民流劫延南點燈于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州縣被害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勦賊望風潛遁滿天星等降於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原籍仍肆劫掠於是官賊之譟人恨招撫之失矣點燈于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叛慶陽亦臨唐劉六等亦曾受道臣周自強之撫今陷中部者皆其衆也當集兵合剿賊其渠以破徐寧明賞罰以鼓士氣秦事猶可為也 山西賊陷澤州蒲州 洪承疇以糧盡駐慶陽大敗趙四兒於山西桑落鎮 九月壬申

平寇志卷之一

九

朔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 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劫守將吳弘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恣掠宜維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民強之報斬五十級驗之皆婦女首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革職 壬辰以榆林兵憲張福臻巡撫延綏 黃友才復叛去官兵追斬千一百級 洪承疇擒斬趙四兒四兒即點燈子起青澗綏德秦晉延河郡縣多被殺掠至是伏誅平陽備安其黨黑煞神過天星蝎子塊紫金梁等尚數十營自賊據中部官軍圍兩月不下十月辛丑朔張福臻曹文詔兵至克之 陝賊陷宜川 閏十一月庚子朔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

孟等陷安定中子王承恩發兵進勦賊潛走綏德 降賊
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剽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
脩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承疇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為郡
延咽喉自將四百人赴之賊勢甚熾承疇亦日不暇給矣
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蝎子塊於萬泉 十二月己巳
朔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脩兵食事郭景嵩死之
崇禎五年壬申正月己亥朔延綏賊混天猴等偽為朱商
入宜君遂陷之知縣李迪康把總馬麟田恭魏安等俱逃
賊復破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
西巡按羅世錦歸咎於秦謂以鄰為壑給事中裴君錫晉
人也奏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勦撫 洪

平寇志卷之一

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餉并以勸農從之 寧
塞遺賊合塚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
中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副總兵王性善截守
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副總兵董志義等守涇州馬
關各要害檄總兵楊嘉謨遊擊趙先遠等緝奸殺賊塘馬
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乏食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州
間道裹糧四晝夜疾至慶陽曹文詔將臨洮兵與賀虎臣
兵俱會于西澳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
餘級傷墮無算寧塞寇盡惟混天猴尚據襄洛練國事
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為用軍第一 戊午洪承疇
擊破賊於槐安堡賊雖奔竄尚破華亭大寇王老虎據莊

派官兵追捕皆潛匿延西諸寇既盡臨潼可天耶
據鐵角城耕牧為持久計聞他亦平甚懼承疇文詔擊
之斬可天飛生得郝臨庵獨行狼狽之自西澳捷後寧
大振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文詔忠勇善戰用兵四
年斬級三萬餘西人稍息然亦憊甚矣 甲子陝西
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
關中屏翰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
必無關中矣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劫于茲盜眾我寡
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無援手之援綏廟堂之上以延
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之
安危視秦也且誤視此盜為飢民燎原莫可扑滅若非急

平寇志卷之一

增大兵措大餉為一舉永逸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
師老財匱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
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己巳朔寧塞賊復熾
庚寅盜混天猴夜入鄜州脩兵食事郭應響之 三月
戊戌朔陝賊陷華亭殺教官郭邦榮知縣徐兆麟赴任止
七日城陷遠論死人多惜之 山西巡撫宋統殷檄取諸
成雁門張道潛為軍前贊畫鑄造佛朗機統殷駐師平
遠遊擊王尚義劉光祚合兵擊賊癸丑戰於臨縣三教鄉
小有斬獲賊走官兵逐之亂行無次賊反兵乘之官軍大
潰光祚僅以身免賊東出岳陽將犯沁水張道潛聞道出

浮山救沁水 四月戊辰朔乙亥賊犯沁水軍武守脩孫忠與張通濟都司張道法遊學張璠等將家兵同擊賊孫忠將前鋒賊伏平頭山邀擊軍武兵忠戰死張璠脫救救出餘兵百五十人斬首十餘級擒七人奪馬騾五十賊南趨澤州阻於河遂北掠長子 湖廣賊自興國入江西秦和吉安 七月丁酉朔山西賊陷大寧 八月丙寅朔曹文詔破賊於甘泉洪承疇令脅從者免殺降四千人餘賊竄山谷 宋統毅合諸軍擊賊於長子賊南奔沁水庚辰紫金梁老回、八金剛以三萬眾圍晉莊時張道濂得罪家居率其族禦之賊聞秦師且至懼欲乞降紫金梁呼于壁下道濂登陴見之紫金梁免胄而言曰我王自用也

平寇志卷之一

七

葉家學道誤從王嘉胤至此：來乞降耳曰若借來者安在曰呼老回、至道濂曰急遂所攜散若衆吾為請于撫院給免罪券往所犯不復問身家可全矣賊遂巡未應一人前跪曰我宜川廩生韓廷憲也為王嘉胤所獲不能自振今當奉約即離此地五日為期前途當如約遂還所攜二百人援帶西入陽城道濂以賊情告於統毅曰賊狡未可信然韓廷憲可圖也因遣使陰唱廷憲圖賊諸賊咸就約惟八大王聞塌天五營不受命廷憲陰告使者曰賊中有撓議者俟至舊縣當解兵矣舊縣界岳陽浮山沁水之中地平衍可屯聚賊按甲不動廷憲日縱史紫金梁歸款未決諸軍乘不備輕騎襲其營賊怒分兵南犯濟源河北

兵却之遂陷溫縣 九月丙申朔庚戌賊復至沁水執張通濟蒼頭張偉將殺之廷憲爭曰官兵貪利敗盟實莊相去二百里必不聞乃釋之廷憲陰告偉曰賊已疑我恐不免三更邀我坪上村當斷紫金梁頭以來坪上界沁河與瑞氏相望道濂伏兵待之遣偉入賊營佐廷憲廷憲已約紫金梁左右共圖之賊夜攻蓋氏據紫金梁矢必暗之雞既鳴不即寢有告廷憲出入無時者憲廷聞之同伴倉卒奔追者及河伏起殺追者滾山虎等六人僅擁廷憲暨妻以來辛亥昧爽賊臨沁河索廷憲道濂與詞謝之陰渡上流統賊復登張家山鳴砲賊驚南走轉掠陽城冀北道王肇生率都司吳必先與之必先恃勇輕進謂賊不足懼渡

平寇志卷之一

七

沁水戰于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砲火盡復軍無繼賊大衆四面蹙之必先全軍覆沒 太原賊魁豹五破臨縣據其城 沁水賊南下太行山破河南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縣尉余守彬訓導朱家彥紳士侯來問焚青華鎮旁掠武陟輝縣圍懷慶府恭將黃士英戰沒守道尹仲知府別如綸率兵民固守不下帝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燥殺賊以自贖 賊之在秦也其有名目者紫金梁滿天星蝎子塊老回、一字王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聞塌天過天星南營八大王八爪龍西營八大王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閻將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凡二十四家在晉豫則英王王鎮虎朱溫

趙令君曹標共計過天星却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祿天王密靈王閣和尚老同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主紫金梁正天王閻王領兵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闖塌天順義王凡三十八家 賊盡鄉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毅莫北道王聲生合諸軍次陵川南阻輝縣拒賊歸路令代州陽和兵先驅過賊衆兵寡力戰勝之賊奔北二十里驟遇陵川大軍進退路窮遂兵死關官軍飢疲退屯石盤腰統毅麾之不進張道藩下馬拔刀驅兵張兩翼與賊爭險者移時昏夜對營兩山嶺賊緣窮谷而登大噪諸軍張弩以待有奪營馳去者衆遂亂撫

平寇志卷之一

古

道皆走道藩與諸軍相失將百騎夜走附庸村小無屯堡遂趨九仙臺賊從他道及臺下道藩疾走以其旗先之賊以為大兵至驚竄士民避寇臺上者鳴鉦鼓飛亂石佐呼果賊大奔騎兵逐之奪馬驟器仗無算遂屯臺上賊覘無後繼還兵圍臺攻之三日夜十月乙丑朔諸軍咸會賊解圍走河北賊分道南掠帝命藩封急令兵部檄發昌平兵二千五百人以副將左良玉將之援懷慶賊再犯澤州縉紳山東參政張光奎與其兄光璽千總劉自安等勵衆固守八日力竭城陷光奎等死之 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於西川胡堡賊目喬六斬其黨以降餘皆遁走延綏稍寧十一月乙未朔以玩寇縱賊罷宋統毅命註

賜臣巡撫山西 紫金梁從沁水武鄉轉攻遼州人楊子楷散家財募鄉勇與知州李呈章在籍刑部主事張友程趙一亭侯標率士民固守已而力屈城陷于楷等皆不屈死 陝賊趙尚和斬其魁霍維端以降諸將分隸入營遂宜君 庚辰賊首亂世王在即壁鎮使人詣張道藩乞撫於督撫韓廷憲曰此賊與紫金梁爭一婦微構隙今還書問之稍紫金梁約縛獻亂世王其黨立散矣亂世王果赴之遣其弟混天土約降道藩詞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為請於朝混天王涕泣去亂世王曰與破甲錐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為三八大王掃地王西北入霍紫金梁邢紅狼西南入垣曲亂世王破甲錐東北入長子壬辰除

平寇志卷之二

五

夕陽遼州漸逼太原

崇禎六年癸酉正月癸巳朔賊南犯壺關王聲生救壺關賊分為二一北向窺固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丁酉賊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 丁未良玉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遂南渡河 癸丑進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于忻代斬首千五百 二月癸亥朔許鼎臣曹文詔中平定張應昌屯汾洲往太原東西以禦寇 左良玉兵次河北遇賊小有斬獲賊據林縣山中饑民群附良玉賊績于武安副將苗琦守脩王繼統戰死河南兵七千死亡殆盡賊益熾良玉勢孤時總兵鄧玘新立功登萊乃請鄧玘兵相援 已巳賊以四萬騎從趙

寨犯畿輔脩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檄守備李定王國璽馳救國璽遂賊陷伏中士卒殺傷殆盡國璽潰圍出賊長驅保定副使盧象昇禦却之象昇以輕兵覘賊過賊數萬揮兵搏戰身中二矢僕夫斃馬下提刀戰益力賊乘高臨之後兵至乃免賊分兵向城潛師赴滑象昇知之戒守城者毋動選騎出伏林莽賊至伏發大收之斬首數千賊日之曰盧閣王不敢復犯曹文詔敗賊於榆社紫金梁老回回北奔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逆遁不進三月壬辰朔川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罷河南巡撫樊尚燦以玄默代之賊分道犯河南入青華鎮遊擊趙效忠登屋擊賊墜地死遊擊陶希譙屯武安出禦賊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壘死左良玉馳救青華賊引去復馳武安敗賊于三井獲賊首小秦王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并石砭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丙午山西諸軍擊賊于陽城北僊翁山張道濬遣張瓚設伏三經四賊至伏起擊斬其魁生擒賊首滿星天巡撫呂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壬戌朔丙寅山西賊陷平順知縣徐明揚被殺復分犯邠州靈臺潞澤沁水巡撫許鼎臣赴平陽山西總兵張應昌尾賊不敢擊詔臨鞏總兵曹文詔以秦師夾擊賊焚金梁率二十四營自陝西南渡河乙酉曹文詔敗賊於陽城斬首千級河南西路諸盜自輝縣入青華鎮所在守將敗沒五月壬辰朔山西巡撫許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

通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已酉帝以勦寇諸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太金閣恩印孫茂林謝文舉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紀功過催餉發內帑銀四萬素紅蟒緞數百紅絹一千軍前給賞流寇十餘萬盡至磁先後五六十里鄧玘左良玉會兵彭城躡賊于林縣之清池柳泉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犯衛輝者巡撫玄默禦却之庚戌曹文詔破賊于小河村賊陷涉縣癸丑文詔自澤州次黎城丁巳左良玉躡賊於武安擒其謀上山虎劉小山等已未文詔自黎城進擊賊破之於遠城毛嶺庚申文詔夜襲賊于偏店村城南奔失道墜山填壑者無算鄧玘與良王會兵逐之于沙河奪馬驟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大名兵脩副使盧象昇再破賊於青龍岡六月辛酉朔乙丑川兵潰于林縣石砭土司馬鳳儀戰沒潞王告急請濟師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諸邑西路賊自陽城垣曲共會于濟源秦將湯九州以昌平兵至河南時流寇為左良玉諸帥兵所逐從林走輝九州兵至戰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奔懷慶濟源壬申曹文詔破賊於涉縣斬首九十七癸酉山西賊陷和順邑紳昌平兵備葉濟泉被傷不屈投井死丁丑延綏副將李平自澤州破賊於天井關擒賊首偷日照睡虎斬首二十五戊寅延綏副將艾萬年敗賊於陽城延家山辛巳左良玉擊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帝

以中州寇盜蔓延大發京營兵命總兵倪寵王樵分將之
監以太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
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 七月辛卯朔癸巳鄧玘兵破
賊于濟源獲驃馬三百奪回男女千餘 乙未賊屯彰德
汾州張應昌進勦次汾州汾陽知縣費甲惠以供饑苦逼
辱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辛丑陷永和 河北賊
攻彰德左良玉禦却之 陝西山東山西大飢 八月庚
申朔丙寅山西賊自翼城逼沁水李平駐高平王肇生三
檄趣援不應庚午沁水陷張道濬合族姓義故三百人赴
城聲言大兵至賊焚城中屋廬北走道濬率其子弟收散
亡捕餘賊以家園治三百人糧糧營於山者七日巡撫許

平寇志卷之一

六

鼎臣列上道濬功道濬方以言事謫戍言者遂劾道濬離
伍冒功巡按山西御史馮明珩阿時旨獲奏謂沁城失守
不得言功戍地一離安所逃罪遂更戍道濬海寧衛 陝
賊攻隆德殺知縣費芳芳圍綏德固原分守叅政陸夢龍
以兵往援賊至甚衆夢龍握槊直衝賊陣後軍不進為賊
所得夢龍每戰當先賊多識之齊呼曰此能戰陸叅政今
為我擒矣夢龍奮擲大罵擄槊刺之死賊退收其尸首中
五刃怒色如生 京營副將倪寵王樵以禁旅六千至彰
德 九月庚寅朔己亥張應昌敗賊於平山所將卒楊芳
獲賊首張有義即一蒸燈也 盧象昇禦賊于沙河之丹
井斬首數千級賊不敢窺大名 倪寵王朴三勝賊于原

康畧底涉縣斬賊首飛天聖等兵執大振賊棄妻子北走
五臺山既而復回京營驛之於亢侯石坡牛尾良玉九州
扼之於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月庚申朔賊首賀雙全新
虎等乞降于京營焚掠如故 畿內賊至寧晉掠南宮甚
慘尋走五臺山之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
倚險自守官軍不敢擊 十一月己丑朔壬子山西河北
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南犯閭鄉破澠池分遁入河南湖
廣漢中興平 十二月己未朔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
氏邑紳進士李中正集兵民奮擊衆寡不敵見殺舉人斯
謙吉被執不屈死左良玉以孤軍擊破之盧氏銀銅溝刀
環川柳泉而賊衆四掠洛陽新安陝州靈寶閭鄉永寧汝

平寇志卷之一

七

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信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內
鄉新野光化均州等州縣 賊再陷宜陽布衣馬足輕被
執賊慕其名欲降之足輕大罵賊怒并其三子殺之足輕
三女有殊色慮為賊汙先投崖下死 丁丑賊至郢城逼
開封日暮雨雪巡撫玄然起湯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
夜襲之勝之吳城鎮追奔五十里斬首四百詰朝及之橫
山鎮斬首六百 戊寅賊犯南陽 庚辰湖廣賊偽為進
香武當陷鄖西癸未陷上津 丙戌陝賊陷鎮安 時秦
賊既盡入晉流突幾輔河南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
獨據永寧關阻山臨河負固數年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
之陽傳洪撫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

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四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二賊死
分兵擊賊首金翅鵬一座城斬之延永盜悉平奇瑜威行
關陝

管葛山人曰秦盜之發難也二三戌卒畏捕誅亡走山
谷間飢人攘袂而攫食焉廝驛徒群噪而附之非有輟
耕太息下第失職之夫思憤鬱為天下雄也有良吏焉
極凶而弭害蠲租以賑之俾餒者得食亡者言旋即有
不逞登高而呼亦奚應之有哉不此之虞而禍亂是崇
雖有荒療莫之省憂宜乎一決之不復振也然寇之發
也流戍數十為之魁餘皆荷勑南詠者也曳耒以為兵
裂裳以為志聞金鼓馬則怯而走雖遇百夫之旅而莫

平定志卷之一

十

圖也掠虛集盜牛羊刈芻粟雖過百雉之城而莫敢攻
也三晉斷河以為守秦師扼吭而蹙之無孑遺矣消々
不窵遂成江湖渡河而東則糜爛滅收矣獵獸者縱之
五達之原不若掩其窟者可坐得獸也統股鼎臣尚
燥玄默咸非將相之才而委以晉豫數千里之地覆軍
殺將藉寇以兵昔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人司爵者何
人乎賞罰者所以治軍也功罪者所以馭將也道濬以
羽林孤兒得罪荷戈宜矣慨然思立功名以自消雪乃
朋黨之夫引繩誅之扞陬疆場者所以搯腕而解體
也

崇禎七年 甲戌正月戊子朔河南巡按劉令譽以元旦出

賊不意令京營兵大破賊于牛蹄洛斬首千級西將曹變
蛟號勇屢破賊々深畏西兵次則左良玉湯九州兵至于
京營賊甚輕之今左湯京營三路兵俱大捷賊始狼狽奔
楚河南乃寧 壬辰山西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
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於迎春設宴誘剛等殺之共斬四
百二十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盧奇
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饑民從賊益眾 畿
輔兵漸集賊西竄乘凍渡澠池入盧氏 張獻忠犯信陽
鄧州屯應山洪承疇率諸將逐賊于河南獻忠西奔商維
通整鄂間 河南賊自鄆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而
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賊又分四五千入鄂界

平定志卷之一

十

圓均州往荆門西北至夷陵 辛丑陝賊陷信陽逼興安
副使王在臺固守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維賊南破鳳
縣知縣棄城走主簿吉永祥倡義拒守力屈城陷見賊大
罵被殺二千士樞士模皆死教諭李之蔚鄉紳魏炳俱不
屈死賊入四川癸丑陷遼安 乙卯湖廣賊陷房縣保康
南都兵部尚書呂維祺奏曰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
以宿毒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撫楊一
鵬急為豫備防賊東犯 二月戊午朔蜀賊陷興山壬申
入瞿塘陷夔州副使與通判推官及奉節知縣先期望風
遁夔州府同知署府事何承先聞城陷整冠帶坐堂上賊
至大罵遂殺之投尸于江大掠一日去連陷大寧大昌開

縣新寧大寧知縣高日臨見賊至躬率僮僕及民禦之城北門衆寡不敵兵敗被執脅降大罵不屈賊殺之火燒其尸訓導高錫及其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其妻皆遇害賊乘勝陷巫山巡檢郭繼化禦之戰沒再陷通江署事通判李基棄城走指揮王永年戰死惟梁山以中書涂原集鄉勇拒之賊不敢攻退入巴州 賊既蔓延秦晉楚豫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僉舉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命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將會兵於陝州 三月戊子朔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

平寇志卷之一

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飢黎一難民宜分別勦撫帝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未川兵破賊于巴州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 大兵四集盧氏之賊自武關商維入秦犯漢中與安秦師逐之復出武關南擾鄭襄承德與西關諸寇分股為三無慮數十萬官軍尾逐剽剽同諸盜鄭陽撫治蔣允儀命副使徐景麟守鄭陽身至襄陽彈壓 四月丙辰朔速撫治鄭陽蔣允儀以失陷鄭西諸邑也以盧象昇撫治鄭陽時鄭地殘破數百里無人烟撫標止步兵五百餉六千兩 川賊渡利州河屯陽平白水諸關土人力拒之走奉節 楚賊拔于女屯房縣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銀五萬命御

史梁炳賑飢陝西時山西永寧州民緣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賊三萬人逐屯鄭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從均州赴河南一從鄭陽走浙川一趨盧氏往商維張應昌敗績于五嶺山陣亡三百人回均州 丁丑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已卯陷鳳縣三邊總督洪承疇曰插漢犯甘肅從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川賊數萬營壘羌逆兵援之賊由陽平關渡河奔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益邊兵乃令副將賈人龍劉成功將兵三千赴藍田夾擊及西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犯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鷄頭岡賊不能過間道犯城固洋縣官軍禦却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雞汧陽求撫承疇以

平寇志卷之二

兵力不給姑撫之時撫治鄭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合數省兵萃于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已通江大寇入西鄉者復二三千盡歸漢中與平接于商維癸未賊復謀入川阻于大江入西安之終南 五月丙戌朔陝別股賊陷文縣文縣連歲大旱秋早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掠鄜延一掠延慶官軍逼之皆走終南山竄入商維群盜畢集深入大峪承疇會師逐之東走網谷川遠竄入山巴亥賊復出陷鳳縣漢南一股出棧道西陷麟遊永壽東陷同安庚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川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曰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

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今防種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日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盡支不足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日缺官荒盜頻仍有叅罰戴罪有追賊客死有失城就遠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官缺宜急補而叅罰亦宜少減也四曰宗祿泰俗舊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五曰驛地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之思遁凡在衝要宜盡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

平寇志卷之十

帝

總兵左先將之臨羣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鎮張全昌等兵六千專視盜所向為援勦 六月己卯朔丙寅總督奇瑜鄭撫象昇剿竹山竹溪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復敗賊於硤石斬級七百餘墜崖填壑者無算 奇瑜圍關將于漢中車廂峽連雨四十日賊馬乏斃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關將自縛乞降奇瑜許之給免死票回籍復縱橫不可制

關將李自成米脂雙泉堡人本名洪基改自成祖海父守忠世農自饒自成幼好勇與姓李過及同里鍛工劉宗敏以氣力相友為暴于鄉妻韓氏本娼家女縣役益

君祿與之通自成將妻并君祿皆手刃之及為驛卒被裁益無賴以負債為父同知所責即殺父逃入甘肅投甘督樓之煥標下叅將王國為兵以功陞把總國奏調遣過金縣兵譁自成縛縣令索餉并殺王國投王嘉胤作賊既而官軍擊嘉胤斬之遂逃入大盜高迎祥隊中推迎祥為首稱闖王自成為闖將

七月乙酉朔陝西降盜陷隴州 己丑洪承疇奏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十四五萬知官軍止一二萬不能四逐恃其勢衆旁伏進退則勦寇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窮糧之難賊入山負嶠官軍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

平寇志卷之十一

辛

則時日之難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鼓其敵愾從之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楊安棟城內守者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啟須臾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帝命緹騎逮寶鷄知縣李嘉彥及鳳翔紳衿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重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招賊至濠外語一夜未決度本不為走郭整厓設伏整厓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得馳伏發殲其半國事遣官招之諭斬叛首自贖予上賞一賊斬國棟首以獻賊疑互殺千餘仍入南山 乙未張獻忠與李自成合兵

陷澄城圍邵陽出洪承疇兵至解圍走轉寇平涼邠州
鳳翔賊混世王等東奔西安承疇馳入西安檄諸路兵擊
賊至西安東境諸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出潼關
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走渭南道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
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拒承疇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
登山承疇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搗之丙午賊規知官軍
意夜走商雒初老回等萬餘先踞南嶺山中今又益盜
萬餘據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合兵三千赴潼關大峪口
截其出仍脩閱鄉軍實諸處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
諸軍守隘露宿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遂潰承疇起盧氏
奔永寧左良玉兵自內鄉援盧氏慶陽賊南下烽火檄

平寇志卷之一

示

三原涇陽耀州富平八月甲寅朔帝憂冠詔發各鎮兵
四萬五千並馳河南時豫賊流突禹許長葛間凡十三營
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隴州據之恭將賀人龍等赴援賊圍之群賊
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鋒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
故諸將日報斬賊賊終不滅賊前鋒翻山鷄即為傑降
于賀人龍人龍率之襲賊營却之總督奇瑜報降賊一
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並令還鄉先是賊為
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食故
乞降于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嵩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
甲無動遣官監護回陝群盜未大剽本無降意徒以飢疲

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具
糗糧傳送之既過棧道萬衆漸不受約束仍事殺掠所至
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陷麟遊永壽麟遊知縣呂
鳴世城陷被執賊聞其賢勸之降鳴世絕食六日死李
自成陷威寧殺知縣趙躋昌洪承疇兵至賊棄金帛餌官
軍西走屯乾州招之不聽閏八月甲申朔乙酉陝賊陷
靈臺辛卯陷崇信白水崇信以霖雨城垣盡傾賊至如入
無人之境知縣龐瑜紅袍坐堂上以俟賊拉之下令跪瑜
罵曰賊狗何敢辱朝廷命官賊怒拔刀相向罵益厲執之
郊外殺之剖心裂尸而去丙申陷涇州知州婁琇不屈死
河南大旱壬寅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鄰慶陽

平寇志卷之一

壬

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極盤屋寶雞衆至二十
萬奇瑜始悔見給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陝賊攻甘泉
守備孫守法擁兵不救知縣蒲來舉手殺數賊而死九月
甲寅朔賊二十餘萬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
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閿鄉癸亥陝賊陷扶風庚午
命御史吳姓巡撫山西代許鼎臣甲戌河南賊東至斷
水大隊入黃州廣濟兵部檄河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
商維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兵入韓城蒲州丁丑陝
賊分三道一由鳳翔攻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
劍州犯蜀一由寧羗犯廣元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左光
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援師過郿境不戢守者疑

為賊鳴砲傷甚衆 十月甲申朔癸巳河南賊掃地王等
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潯山太湖宿松別部陷陳州靈寶
已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遁入山中時大寇仍聚三
秦老回、屯武功 左先擊聞將于高陵富平間斬首
四百四十級自成俾求撫于監軍道劉三顧真宰知縣王
家永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三顧知其詐入堡自守賊走
涇原 辛亥河南賊陷盧氏知縣白樞自刺死 壬子帝
以秦寇猖獗速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 陝西巡
按傅永淳奏漢南降盜陷城破邑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
賊已草心不許遁途訊詰郡邑不敢問以致開門揖盜勒
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姓亦奏招安流賊
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執難馴服况邊地窮荒蕪居無食
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 十一月癸丑朔總督奇瑜
請各鎮撫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此
請 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庚辰制撫督奇瑜職
聽勅廷臣交章劾奇瑜玩寇縱敵損國威重徵下獄論戍
十二月癸未朔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山陝川湖河
南軍務總督三邊如故承疇拜命整兵東向適西寧兵變
殺將領遂守道鎮守太監跳身免承疇還軍定亂賊遂分
陷開隴西寧既定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
悉眾東奔分遁入河南集宛雒間左良玉軍渾池陳永福
鄧玘軍南陽頗有新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

平寇志卷之一

六

昌走五臺陝西鄆陽所在告急

管葛山人曰賊之不可滅者以其散也赤眉以百萬眾
窮而降于光武黃巾流毒三輔朱儁段熲數戰而殲之
皆攻之于其所聚也秦寇率于平蕪苟令蜀兵斷巴西
奇瑜合秦晉之兵蹙之承疇總關塞之甲搗其虛賊無
類矣司馬懿曰用兵有五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走不
能走則降不能降則死蓋必有以制其死而後降始堅
較萬虎狼聚一方而無所施其爪距者亟憂為之阱也
當其窮蹙請降諸軍嚴守隘別簡銳師分屯棧道東籍
其巢穴暴擊之徒分隸諸將以離其黨核其老弱不任
戰者南詔之抵額歸并里者郡分而殲析之計遺里
之遠近遠者先之近者後之行止有程留而剿於遠者
擊殺之無遺類賊以款惑我、反假款以滅賊不動色
而盡之矣奈何視困獸之弭耳而信其無攫搏也導之
出疆跳踉而起豈復能檻而致之乎故彊臣之失策必
首罪于奇瑜焉

平寇志卷之二

七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壬子朔秦賊盡入宛雒河南巡撫玄默飛章告急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秦賊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山西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湖廣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盜復分為二一趨伊闕汝水破榮陽汜水榮陽知縣楊守節棄城走賊斬關入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率家丁巷戰殺賊三十餘人賊愈衆不能支為所害汜水知縣劉通與邑紳御史禹好善嬰城守內外殺傷相當會日暮賊發擲手穴城陷屠之東掠至鄭州知州趙世用與教官呂涵炳邑紳魏尚賢設

守賊知有備不敢犯遂逼朱仙鎮分道犯商州陳州一自葉奔郢城上蔡南園汝寧守將陳邦治力却之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陳鄭等州縣賊陷靈臺河南賊犯南陽別部復進入漢中陷寧羗轉入靈鞏先是賊陷秦安知縣朱生璫被執賊縛之詣寧羗郭下令說降呈璫大呼曰我秦安知縣朱生璫也不幸為賊所執汝等須勉力固守我忍辱至此欲令知我死處耳遂大罵賊殺之兵科給事常自裕奏曰中原天下安危係焉今賊一從南雄趨河汝一由鄭津走南陽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邦治喬國柱張敷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孫軍堵南陽賊勢日衆兵力日分大小七十二營之賊有二三十萬之多蜂屯

伊嵩宛雒之間有侵汝寧鄭宋之意左良玉一軍以外船一旅可資堵拒何所畏而不長驅哉今雖遣張全昌曹文詔秦翼明鄧玘諸將皆兵不滿千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督師承時復以西寧兵變還秦矣乞更選精卒統以廣勇之將特遣侍郎朱大典仗節視師庶可救民水火腹心無決裂之憂矣帝發關遼兵二千命祖寬將之而南詔諭鄧楚諸撫協勦河南賊命總兵左光先控臨鞏西漢曹文詔扼河雒商陽鄧玘隨方夾擊督臣承時居中調度廷臣更請大發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六千內庫銀二十萬齎赴督臣軍前詔發開寧鐵騎五千張外嘉尤世祿將之天津兵三千徐來朝將之羅壩兵三千譚大孝將之命督臣洪承疇統率大軍出關節制鎮撫將領合力勦除期以六月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留餘孽督撫諸鎮立置重典巡按御史不從公據寔奏并論又諭承時賊執蔓延各鎮撫原有高轄承時其審酌先焰披猖之處馳兵殲勦撫鎮抗違不遵節度及援師于犯軍紀者分別褫治務期依限蕩平進止繫不中制賊以英山霍山為巢穴野掠黃麻間又破隨州羅田丁巳河南賊屠汜水陷固始入霍丘賊游騎焚來安開廂戊午天長獲賊諜烏風鬼黑旋風鬼見愁知縣文廷高燔四關屋廬以自保已未賊游騎抄義界通巡按泗州發狼山徐州兵逐之遁去庚申河南賊陷霍丘殺邑紳田

所庭戴廷對舉人王家楨賊分三道一趨六安一趨潁毫一趨鳳陽揚州水陸二軍屯紅心驛偵探不設賊以萬人圍之兩軍殲焉脫者僅百人遂焚紅心驛辛酉賊至大柘分為三一趨濠梁一圍臨淮一走壽州壬戌圍壽州同日陷潁州知州尹夢鰲被剝落水死弟姪尹玉等共死七人通判趙士寬城陷猶拔金簪募死士力盡同妻崔氏并二女闔室死之指揮同知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俊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城守被殺教官周逢泰遁去丙寅賊首掃地王太平王長驅至鳳陽鳳陽無城郭官軍皆潰無迎敵者賊焚皇陵樓殿燔松三十萬株焚守陵太監署殺內官六十人縱高牆罪宗燬龍興寺中都留守

平寇志卷之二

三

朱國相巷戰殺賊數十人力竭死指揮使包文達揮刀陷陣流矢中臂被執大罵不屈死班軍降者殺者三千人官吏死者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指揮使程永寧千戶盛可學百戶趙國俊舉人蔣思宸等四十一人知府顏容暄匿獄囚中賊縱凶獲之賊魁黃蓋鼓吹坐堂上杖殺容暄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槩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擄濠梁驛馬數百驛丁亦帝命督師承疇星馳赴鳳陽督諸道兵進剿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聞諸道兵漸逼杯焚卜神祠不吉剗神像大行殺齒拔營南下趨廬州悉銳仰攻

梓其堞以入踞城北樓歌呼飲知府吳太樸令壯士拔飛礮外擊賊首與樓俱碎城得全甲戌陷巢縣殺知縣取其印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陷于坑奔潰死千人目掠霍山合肥是日圍六合裸婦人數千皆城下愧沮者礮之聚小兒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為笑樂攻三日而去發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銀十萬輸西安以湖廣餉十九萬資鎮軍等兵鹽課十萬留淮揚以防寇迨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日兵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戊寅舒城賊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城陷殺鄉宦盧謙舉人張大

平寇志卷之二

四

受畢伊周已卯陷無為州洪承疇次河南賊聞之又入潼關承疇遣副將朱胤昌以兵千二百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徐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扞江北寇寇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攻桐城不克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潘可大將皖兵三百人偕知縣陳爾銘設守遣兵射中其腰夜走潛太諸縣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卒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遇害諸邑多山氓習獵善射藥弩窩弓甚設所在結寨殺賊入山每為所敗遂西嚮麻城抵漢口蘄州通許成名屯棗陽湖廣巡撫唐暉屯漢陽俱結營自守不敢進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安慶二月壬午朔命總兵曹文詔勦寇陳許時湖廣兵扼賊走攻陷太

湖河南賊迫于諸道兵其在南陽者過應隨住棗陽在汝寧者入黃州又鳳翔諸賊擾英霍新黃一路殆遍嵩盧靈陝諸寇塞通潼關維南者又折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剽突郊羅間其山西諸賊則在平陽汾州諸縣野掠土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至帝聞皇陵之變素服避殿親告太廟命百官修省素服從事逡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守陵太監楊澤并振纓下獄澤自殺一鵬論死 癸酉市振纓遣戍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處及 陛下 詔罪已非徒空言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莫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于下誠益于

平寇志卷之二

五

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板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兵燹之區哉帝是之 江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知縣梁志仁被殺 張獻忠與老回西走商州復至秦川 楊御蕃師次鳳陽酒掃園林帝命御蕃衛陵駐鳳陽尤世威秦翼明星馳鳳泗聽督臣節度 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勦承疇奏請四川撫鎮移鑾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鄭襄漕督移駐潁亳進援汝寧歸德山

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靈陝西撫臣移商州調度興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南陽間保安撫鎮移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湖廣寇熾帝命巡按御史余應桂守承天護陵檄黔兵土司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人協守 山西巡撫吳姓秦山西兵破賊閬鄉陝西巡按御史傅永淳奏唐通左先破賊漢中 三月辛亥朔癸丑湖廣賊陷麻城 丙辰科臣劉含輝請蠲陝西八年以前逋租不許 庚申新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州縣其于日啗人心雙目髮俱赤 鳳陽賊奔蕪黃洪承疇次汝寧令鄧玘扼之毋使

平寇志卷之二

六

入江北令曹文詔邀之應隨間分遣賈人龍劉成功駐信陽泌陽堵其入豫 壬戌漢中賊陷寧羌 丙子撫兵鄧玘為叛卒殺于樊城玘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野營叛玘避樓墜火死全營北竄惟步卒未動洪承疇令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奏曰皇上赫然振怒調兵七萬實不滿五萬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壩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潁亳安廬之賊逆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到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祈皇上嚴飭以伸軍法 四月庚辰朔乙酉承疇次汝州聞羣盜復入秦自率賀人龍劉成功返秦檄曹文詔自楚以兵來會丙午次靈臺文詔自

南陽至承疇以商雒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假途令文詔
閔鄉馮商州雒南躬馳與安遇其奔軼 五月庚戌朔癸
丑承疇次高陵賊知承疇至奔醴泉興平承疇折而西夜
渡渭赴西安議討商雒大寇 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賊
以千騎伏險誘我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東
老回等直薄西安連營五十里拒官兵智人龍南入于
午谷扼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趨東山遏其北走
賊以此不敢南渡盡奔武功扶風渡渭走郿縣承疇亦渡
渭追之丙辰至王渠鎮賊方下山四掠賀正劉功
擊走之追至大泥谷賊捨騎登山丁巳大軍至郿縣秦王
嶺遇寇張全昌擊敗之商洛之寇盡入終南山餘寇西奔

平寇志卷之二

七

興平冬春之際散入楚豫至是悉萃于秦 六月己卯朔
壬午達河南巡撫玄默 乙酉擢天動襲陷西和賊令其
黨二千人備西和刈麥出入無禁夜代門者守嚴譙搖天
動潛師至門者縋之入無覺者城遂陷知縣耿桂芳縋城
走 秦賊入山西者盡走河南惟顧道神活地草鄉里人
三營留晉巡撫吳姓謀合兵剿滅之會西人入塞敕兵防
河以拒敵賊復滋蔓姓以病乞歸戴恩君代之晉師盛賊
窮乞降君恩撫之賊仍肆掠山西按臣劾君恩速下獄革
職為民 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以甘學閣代之 己亥
總兵張全昌副將賀人龍破賊于陝西清水斬首百八十
庚子追賊失利辛丑都指揮張應春田應龍追賊張家川

中伏戰死 丙午總兵曹文詔追賊婆羅寨泰將曹變蛟
為前鋒直前衝賊斬級五百有餘乘勝窮追三十里文詔
自率步卒殿後寇復數萬騎大至兵寡無繼力竭自刎文
詔敢戰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賊擾
豫楚南突江淮洪承疇方與闖王闖將相持關中未遑南
討乃命鄭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川湖軍務鄂中
諸賊亦與象昇相持不得越楚老回等出潼關下河南
潁鳳河南則陷光陝江北則陷潛太宿松巢含和諸州縣
于是以宋祖舜代象昇撫治鄭陽進象昇兵部左侍郎嵩
總理統關遼兵討賊

平寇志卷之二

八

之餘必設伏以拒其後諸將陷其伏者非一矣文詔將
數千之眾以殲數萬之寇其敗也宜哉惜乎扭於累勝
而不虞其誘也
七月己酉朔漢中賊犯蘭州川東癸亥秦賊陷澄城澄城
知縣毛昂霄初任公謁上司城遂陷 八月戊寅朔壬午
秦賊陷咸陽 丙戌左良玉驍賊于河南鎮平廣洋山斬
首二十七賊走南召魯山良玉回南陽賊逼汴梁癸卯帝
賜總理象昇尚方劍便宜行事專制中原洪承疇勦寇西
北象昇勦寇東南如寇入秦進兵合擊 丁酉商雒賊復
入河南犯盧氏 甲辰左良玉破賊于郾城斬首百八十
游擊將軍趙柱破賊于葉縣斬首百四十 象昇聞命是

時豫寇自麻城趨羅田犯蕪水象昇乃以全楚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人護陵寢一千六百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令馮時早援應隨孝感周元孺援麻黃蘄州秦翼明駐隨索而身率楊世恩等逆戰於羅山既至而賊帥整齊王從信陽走應山象昇復率李重鎮陳永福等夾擊之賊遁去已而聞汝雒急復倍道而前歷鄭襄宛葉馳入汝督重鎮雷時聲連戰二日飛矢殪賊千人斬首一百七十級九月戊申朔壬戌張全昌兵收績于沈丘以陳必謙巡撫河南十月戊寅朔壬辰老回陷陝州賊令其黨歸為公徒捧檄者換馬於陝州突入南關遂陷是日聞將犯渾化知縣趙之琴擊走之閻王犯秦州不克東

平寇志卷之二

九

犯扶風官軍擊却之退遁乾州承晴令降將翻山鷄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晴統秦師分道擊之賊累戰不勝閻王率大隊自整屋武功分道渡河已已上下詔罪已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十一月乙未朔老回犯南陽知縣何騰蛟擊却之甲寅老回犯鄖州陝賊一字王八大王即張獻忠擁衆二十萬撞天王衆十七萬出潼關犯閩鄉靈寶大隊東行塵橫四十里老弱居中精騎在外絡繹百里左良玉祖寬兩軍相隔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邀擊陳必謙檄李雲程劉聲基托宜陽牟文綬自歸德趨守汴必謙駐靈寶賊從張茅硤石乾溪諸路燒截糧草諸軍乏食秦賊犯涇陽耀州三原

屯于鄜州綿亘百里已未祖寬破賊整齊王于九嵩山賊潰而為二東走俱鞏南走汝州庚申祖寬破八大王于姑家廟辛酉賊焚河南關廟而西丙寅八大王整齊王閻王閻塌天大會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分兵夜襲之斬首千級寬于洛陽三戰三捷軍聲大振羣盜東南奔光固入霍丘追逼鳳陽淮督朱大典將標兵二千三百馬燬將徐州兵二千五百狼山兵三千楊御蕃將沂州兵五百倪寵將京營三千並馳壽州聞將留秦中有衆七八萬洪承疇邀之鄜延宜陽不得渡河州縣堅壁清野賊饑東西分竄承疇令寧夏總兵祖大弼屯涇陽甘肅總兵郝紹宗屯咸陽左良玉曹變蛟扼關上賊屢戰不勝承疇合

平寇志卷之二

十

諸道兵大破之過天星走閩鄉諸軍追擊連勝之過天星窮蹙請降聞將屯興平武功中尉宜君諸縣諸將屢敗之聞將計窮乞撫連營屯諸縣開廟陰遣群盜攻掠山谷村堡搜括窖藏窮糧賊既得食聯營西走漢中野史氏曰賊莫狡於獻忠莫強於閻將彼其梟桀自雄未嘗肯為人下大寇盡入中原閻過為秦師所遮不得東渡二盜既窮剪滅之不再計矣屢以撫愚我而我終不悟乘四川之虛出柙四竄于承晴何誅乎十二月丁丑朔乙酉閻王曹操合羣盜數十萬自羅山息縣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崩城中火作乘而入屠戮官民無遺庚寅漢中賊自鳳縣三江口奔黑谷俱羣

盜會於馬道東溝分為三一由棧道犯城洋漢南一由略陽犯陽平一由階文犯白水總兵侯良極將川兵六千入秦赴漢南辛卯賊從武關馬道至城洋固縣乙未川兵破賊於馬鬣坪賊走洋縣戊戌黎雅泰將羅尚文破賊于濟水河桑溪口斬首百餘庚子窮追至于午谷奪回于女二千口賊奔饒風關 八大王合諸賊圍廬州知府吳太樸合肥知縣熊文舉拒却之朱大典援廬州賊解圍分掠舍巢縣聞廬州被圍先已空城走賊至無所得舍山官吏人具小舟以待賊至移棹入巢湖城門大開賊整隊而入賊住舍山將度歲分兵襲和州奸人內應城陷知州黎弘業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營總周廷儒死之州判錢大

平寇志卷之二

士

用同妻妾于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剝死正諫妻汪氏于婦章氏投泮池死弘業妻楊氏及一子三女一妾皆自縊原任御史馬如蛟兄運使如虬諸生如虹俱盡難遂陷霍山教諭龔元祥訓導姚允恭死之賊入兵部尚書張鶴鳴家執之索金帛皆古玉陶器刀劈分其頂至踵鶴鳴家多火器蒼頭軍屢傷賊怒之故害尤酷云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賊搜至鼓樓前罵賊而死鶴鳴子監生大同罵賊不絕口賊支解之原任副使盧謙卿紳劉道遠田之穎李生白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傑生員楊于世熊叶夢葉漳韓定美等皆遇害諸生韓光祖與子進士獻策協守甚力及城陷執光祖脅之降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城

亡與亡誓不偷生也遂大罵賊怒殺之碎其尸妻武氏投火死一妹一女與獻策妻李氏俱投井死妻李氏方有娠剖腹死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創死諸生檀之魁與賈格關連殺數人力竭而仆賊際之諸生劉廷傳聞賊至危坐于家不動賊渠厲聲呵問廷傳瞋目叱之遂遇害弟劉廷石先與賊戰身中十餘創而死 是時殺慘毒有縛人夫與父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父淫其女而後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腹中男女剖驗以為賊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孩于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有縛人于地剝其腹實以米豆飼羣羊取人血和土煮粥以飼馬所擄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暴酷亘古未有

平寇志卷之二

士

乙巳八大王合羣賊自和州沿江下圍江浦知縣李維樾練總將若米陳于王合薊兵固守然砲傷賊甚衆絕城奮擊賊死傷數百人走還和州丙午八大王屯舍山巡按御史張任學以兵屯泗州護陵 罷湖廣巡撫唐暉以余應桂代之 崇禎九年 丙子正月丁未朔總理虛象昇次鳳陽奉文綬祖寬諸帥以開遼薊兵大會於鳳泗 舍巢賊大掠四出來安官吏人民棄城走避入滁州 辛亥大寇至全椒知縣方應昌令士民陰賄賊過城不攻壬子祖寬夜發沙河五更及全椒賊已去 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地數十萬攻滁州環山為營鱗次百里太僕卿李覺斯知州

劉大猷率士民固守賊樹雲梯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火輪巨砲相續發出不意賊死士奪梯過濠燔之賊傷甚衆斂兵退夜掘走河淺濠騎黑牛渡河城上鳴砲賊傷益衆癸丑賊退掠村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頭孕者則剗其腹環向堞植其肘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砲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上上然砲皆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圍胎亦數百懸堞外向以厭之然砲皆發賊大創無所洩憤圍益急夜四更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將關遼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甲寅昧爽至城下賊肉薄攻城已墮西北兩

平寇志卷之十一

十一

關羊馬牆空營出掠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黃埃中搏戰諸將並至戰於城東五里橋游擊將軍羅岱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駿馬賊大挫官兵益奮賊迎敵不支俱潰象昇麾諸軍並進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橫屍相藉獲賊器械甚衆斬級一千二百淮撫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出定遠橫截之斬首六百七十賊東奔劉良佐扼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倪寵楊御蕃禦却之分竄江浦乙卯賊自池河間道出東岡守禦劉光輝把總陳正華陳三善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衆並至孫軍格關光輝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仗旗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渡奪路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是

時關將精銳盡于滁陽象昇乘勝驅勦可收功全局而淮撫朱大典不為堵截復逸去河南賊自桐柏泌陽兩道並至棗陽屯黑石山丙辰滁陽潰奔諸賊西向鳳陽潛撫朱大典太監王裕民總兵楊御蕃以沂兵恭班軍列營陵牆賊至不敢攻遂西渡河抄懷遠丁巳紫微星屯懷遠羣賊趨壽州棗陽土寇廖三袁世儒李土石以牛酒迎賊構葦廠張樂大燕連營入夥戊午紫微星攻壽州鄉紳御史方震儒扞禦之已未鄭賊至商南棗陽賊焚烏金店攻張家土城不克庚申進掠吳家店辛酉破張家土城分屯土城烏金店林柳河老回自東路謀歸鄭亥紫微星陷懷遠殺知縣殲邑兵六百朱大典令倪寵

平寇志卷之十一

十一

援城已陷和州賊犯歸德朱家集壽州賊焚永城四關甲子鳳師至懷遠紫微星焚縣治民居刳民舟二十北渡馬頭程乙丑紫微星陷靈璧圍虹縣漸逼泗州永城賊圍夏邑分兵圍虞城碭山合營蔡家道口壓歸德二十里分掠太康副將陳永福守歸德初兵部檄發祖大樂將關外兵赴洛陽大樂自鹿邑亳州蒙城進發偵賊前鋒屯白龍王廟離永城七十里丙寅大樂輕騎行月下及北村集賊已飽掠歸弛弓甲夜飲歌呼相戰兵至倉卒起不成列官軍奮擊斬賊首混天王小小王獲首六百馬騾萬頭婦女百口賊棄馬東西竄同日祖寬亦破賊于蔡家道口遂屯歸德賊退入虞城碭山商南賊一日夜馳三百里與白

虎頭神合攻內鄉分道上漳口至竹林 耶襄賊焚穀城
士民空城走 戊辰朱大典令倪寵守鳳陽督楊御蕃
諸軍赴泗扼紫微星 滁陽潰奔諸賊祖大樂破之于永
城精銳散亡過半東走宿州突入沛縣焚殺婦孺不遺盡
擄丁壯入營西竄蒙城者苗有才邀擊之奔蕭縣靈璧東
窺河上曹單大震曹濮縱兵劉澤清以兵至濮臨河防甚
嚴已已賊窺曹縣河口知縣霍達禦却之 閩王合掃地
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不克遂西陷廬城入河南
辛未祖大樂大破賊于雪園一字王掃地王曹操五營將
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
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于雪園既戰官軍伴北賊爭先馳

平寇志卷之二

五

遂大樂鳴鼓舉麾兩翼突起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夾擊斬
首一千四百餘 鄭襄賊屯光化孟喬川王申城中士民
夜半縱火大噪賊驚移營晨而進攻不克遂自保康月兒
學渡河分為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 河南賊陷閬鄉
二十四營賊屯廬城北窺河上連營三十里曹單南望營
盤蜂屯相屬夜火燭天扼于劉澤清不得渡拔寨而西分
掠考城儀封陳留 歸德敗北之賊是日走固陽河口循
河行保定巡撫張其平駐大名 乙亥群賊大會于野雞
岡分屯蘭陽盧象昇駐師壽春 河南巡按金光辰奏副
將祖大樂歸永仙鎮屢戰捷功詔加大樂援勦總兵官
職銜總理象昇同湖廣河南巡撫應桂必謹連章劾奏將

領恒怯不戰詔奪朱三才兵以別將領之革秦翼明府階
再降二級戴罪殺賊自贖 直隸巡按倪思輝奏賊向從
鳳泗而來六英而去今從六英而來鳳陽而去盤踞英霍
六安深山巨壑賊恃為負隅我莫敢探穴陽去以疎我之
防倏來以乘我之忽廬堅難下遂陷金山和州金陵帶水
守禦協心浦江特角不能問渡始并力臨滁非李覺斯百
方效守滁陽幾為和續矣賊踉蹌去滁有可滅之機奈關
山無設伏之兵池河覆孤軍之將賊襲官兵衣甲蝟突而
去遂奔鳳陽以循歸路靈懷蕭礪橫被焚劫及聞大衆為
理臣所挫分股而逃半竄六合山中半轄所擄婦女歸老
營老回、去素復回犯楚豫勢必合而大逞于廬滁宜急

平寇志卷之二

六

設大將重兵控壓庶可恃無患也 二月丙子朔寧夏兵
變殺巡撫王楫總督承疇自邠馳固原寧夏總兵祖大弼
自涇陽馳回鎮河西兵備副使丁啓濬計擒逆首虎大教
垣拜彥宰僧馬能黃大胤孫堅于斬之軍中大定 江北
賊陷潛江 閩將過天星走漢中屢為西兵所挫東走邠
寧其衆漸散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邊鎮閩將收餘燼
兵復振副將艾萬年守潼關淫雨連月火器濕朽弛閩將
突至榆林諸將尤世威及萬年等兵俱潰自成分兵出河
南攻固始左良玉遇于閩鄉相持六日陳永福援之勝于
朱仙鎮賊走登封密縣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奏曰流寇
數十萬最強無過閩王所部多番漢降丁將卒亡命其銳

不可當也。皆明盛堅甲鐵騎，利刃其鋒，不可當也。行兵有部，伍紀律肅然，不亂其悍，不可當也。對敵有衝鋒埋伏，奇正合法，其狡不可當也。攻城無不破，對壘無不摧，關之在關中，大衆盤踞，涇原而承，時遠巡華渭之間，賊攻扶風，數日力破之而去。而承時悠優，咸陽渭水之南，謂總督不避關之鋒者，誰其信之？今關之在豫，直趨汝蔡，而象昇反紛馳葉縣，泌陽之路，賊以十二月九日破光州南城，而象昇于十六日尚駐師信陽之中，謂總理不怖關之強者，誰其信之？如此，即日報斬獲，別營小股耳。于關何損乎？臣愚以為計秦賊之蔓延，宜陽郡延不過關，將一股數不甚多，宜高貴之秦撫計豫賊之擁聚，實關盧永亦止老回：寧改

營雖衆而不甚勤，宜專責之豫撫，而督理二臣協力以圖。關王承時統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光固，以堵賊之蔓延。于西北象昇率祖大樂、祖寬父子將關兵軍二萬，由息縣直趨舒六，以截賊前鋒之向。于東南又勅淮撫朱大典率楊御蕃等屯衛霍以防其東，突令湖廣巡撫余應桂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潛太防其入皖。楚撫王夢尹率秦翼明屯黃麻以防其南，衝而唐鄧隨秦之區，即撫宋祖舜當其一面，皆置重兵以防之。如獵獸四面合圍，如羅雀彌天，張網督理二臣大張捷伐，懸重賞以購關王之首，魁首殲而瓦背王整齊王自成破竹之執矣。賊首順天王靖天王自宿分犯豐沛

蕭錫戊寅自沛至蕭，攻之登附城高樓而射守陣者皆走，乘而入遂陷。關官兵至引去，年文綬劉良佐遣把總田奎莊信以兵五千共擊之，已卯戰于龍泉，敗績喪師二千。江北賊陷太湖，老同、犯盧氏，永寧、邳州、靈寶、甲寅廿肅總兵柳紹宗破過天星于寧州。關將誘別部賊入河南，當官兵自率所部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通商雒而行，復入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失亡士馬無算。過天星挾九條龍入營，掠環縣，甘肅兵擊敗之，西奔蘭州。河州南樺會寧安定總督承時自寧夏檄左先柳紹宗合兵擊之，追至乾魚海，打喇赤絕其西，奔過天星九條龍自萬安反走鹽池，還兵死關兩軍力戰破之，斬首百五十賊，將統衆

東歸諸軍乘之窮蹙，請降陝西巡撫甘學開命監軍受降。安撫所部數萬于延安，尋劫掠如故。丁亥左良玉破賊於嵩縣，小有斬馘，秦翼明破鄭賊于上津，花嶺岡鄭西燕于濟斬首二百九十一。關王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年為賊屠陷，八年十月知縣黃應鵬至，僅棲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之，有徵糧六百石盡為所有，食盡焚縣治而去。山西飢人相食。三月丙午朔山西賊陷和順，丁未九條龍張胖子率所部二千從南漳入穀城，官山逼保康焚燒村集，知縣楊鏡棄城走，賊知城空不入。兵部奏賊在秦豫山中，聞其糧餉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荆襄，賈販可抗而致之，宜遣將屯浙川以斷其餉道，報

可總理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均州秦翼明冒雨追之庚申及之青石鋪三道並進時大霧賊迷道不知兵至倉卒引却以精銳三千殿乘月奔山官兵逐之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黑煞神飛山虎關虎追奔數十里九條龍入竹溪知縣魏安先竄山谷賊至聞無人已未聞將自郢至延綏西協景家溝定遠副將張天禮禦之失利時河南督撫討內鄉浙川餘寇祖寬李重鎮由荆門次荊州防其奔軼會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和大樂由光鄧夾擊江北賊散盡河南賊少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中總理象昇奏言秦豫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何地可欺凡崇岡峻嶺密箐深林板木援崖日行

平寇志卷之二

九

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于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車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往來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給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人入須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同歸于盡矣唐王韋健秦南陽大饑有母烹其女者癸亥削陝西巡撫甘學閣籍聽勸以孫傳庭巡撫陝西乙丑鄭襄賊關王蝎子塊勾興安入漢中分掠石泉漢陰老回、久屯永寧澠陝左良玉破之于陝州滿天星掃地王由香口黃雲浦奔上津趨山陽漢陰向興平鄭西守將孫茂昭以五百人戍守已巳上津賊以草子手數百至鄭西茂昭同知縣劉伯元棄城走甲戌鄭陽

撫治宋祖舜追寇失利亡其符印削籍去四月乙亥朔戊寅閩將犯西川欲從青澗綏德渡河入山西遂犯斷頭山定邊副將張天禮力戰士卒多殺傷徐引去癸未賊沿河犯朝邑以苗胙土撫治鄭陽免上津等十五州縣回租辛丑盧象昇會師于洛陽五月甲辰閩將糾大軍圍綏德延綏總兵俞冲霄以鎮兵逐賊走追之陷伏中國之數重戰士殺傷殆盡獅霄被執盡師千人延西大震過天星部曲數萬一時並起延安綏德俱陷賊未延之叛卒再入延西衣錦綉畫街游其親戚義故從亂者益眾

平寇志卷之二

十

陝西邊兵皆賊里黨戰亦不盡力川兵貪利財物賊遺

所掠金帛于女子于途即開營縱其逸去賊每遇秦師多眼語曰和仗乎真仗乎官兵畏賊且不樂戰謾應曰和仗即遣之賂又請遣以功則分所擄良民遺以擒之是以斬馘日報而賊起如毛

甲寅大赦山陝脅從羣盜詔下兵部曰朕仰承天道撫御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官貪吏狡年歲凶荒以致飢寒所迫甘作非為脅從遂眾數年來無辜被俘不知其幾矣朕哀痛惻念寢食靡寧即今在晉者困餓深山在陝者零星竄伏行將加剿玉石俱焚計旨屢頒開示生路猶恐各官舉行未善致此輩猜懼多端或疑計誘殺降或疑分別監守或慮奸徒詐害或慮生業消亡為此再頒赦書遣官

已諭所在撫按大書榜示如有悔罪投誠即稱赦回難民
查明籍貫在本地者編入保甲在各省者分道護歸舊業
清還多方撫卹使安井里之樂永消反側之心道府有司
即以收復多寡安插得所為殿最速者奏奉重治其或力
出眾額從督理軍前效用者聽其立功一體給賞
執達不悖怙終罔悛彼既自外生成豈得復安其舊
飭屬將士合力夾勦務絕根株無滋餘孽嗚呼撫卹
朝廷法寔無私出入生若等机不可失布告遐邇咸使
聞知命職方司員外郎包鳳起齋詔招撫 老回 混十
萬等自楚豫入商維大嶺秦翼明擊敗之 六月甲寅
乙酉洪承疇奏秦兵騎步一萬三千有奇川兵五千

平定志卷之二

廿

卒粵堵藍田商維秦豫接界之寇聞將聚約三四萬混天
王聚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聚約二三萬歷次勦散混天
王逃延綏定邊執獲復合聞將滿過等今奔延綏等處猶
可收拾聞塌天蝎子塊聞將俱出耶裏已奔與安漢中進
則入三秦退可犯豫楚亟宜合兵湊餉力圖協勦 七月
癸卯朔癸丑陝賊陷成縣壬戌陝西巡撫孫傳庭大破賊
于整屋擒賊首聞王高迎祥劉哲黃龍等斬首千餘級
傳聞下具獄磔于市蝎子塊走河西寧夏總兵祖大弼大
破賊于鞏昌斬首數百 八月壬申朔太監盧九德督黃
得功宋紀將禁旅至河南二將皆驍勇絕倫 六月
回楚開封西關群盜出沒豫楚屢劫散而復

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凡臨潼郿州渭南韓
城華州諸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捷中原旦暮
可平 九月壬寅朔京師戒嚴命總理象昇督各鎮兵入
援發亥改象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群盜擾河南北者
三年汝穎光固開歸開廂市集盡空難犬與聲村谷殘民
夜伏豈草茂林中採野穠為食田隴間亂木成拱虎狼下
百肆行查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升合大軍于中原賊
之盡入楚疆蝎子塊等已逐之入秦境川兵扼之漢南象
升追賊至耶裏開敵以師入衛老回等急馬耶裏秋高
糧足遂以全營屯斷黃合曹操聞塌天諸共二十萬沿江
而下六合懷寧望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儀真南都為

平定志卷之二

三

震 壬戌寇至尉氏甲子至登封汝南于是寇復擾河南
矣 已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
山陝軍務 秦翼明楊世恩破賊于應山斬首五百賊走
黃麻分股一西犯德安一東破英霍圍安慶 十月壬申
朔賊入舒城秦將張一龍勝之于替家山副將張應元勝
之于烏紗山斬首五十太監劉元斌以京營逐北七十里
斬首五百賊遁入山 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襲
破襄城 耶裏賊盡趨斯黃 官兵勦賊於真陽追至光
山千總張國柱陷伏被圍游擊苗有才救之回雪深退師
賊乘而圍之官兵大敗 十二月辛未朔以耶裏賊熾罷
撫治耶陽苗胙土以陳良訓撫治耶陽 甲午曹操聞塌

天北黃梅乙未鎮軍營守備高遠夜劫其營賊驚遁

平寇志卷之三

管葛山人



崇禎十年丁丑正月辛丑朔靈陝賊老回、等九營聞塌天等十營共二十萬盡入楚地官兵敗聞塌天于商城賊潛遣其黨將白旗入麻城約元旦縱火內應守者獲之癸卯都司李茂功以鄉勇搗賊營賊有條敵兵歸南關賊統他道襲北關茂功不脫甲而戰賊引去甲辰賊攻麻城都司石某戰城下馬蹶被殺城上飛礮擊之賊乃退丙午老回、等自蕪黃趨桐城丁未總兵秦翼明武昌監軍張天經會師逐賊于城麻黃岡間敗之老回、所部整齊王八大王即張獻忠九營潰為四一走羅田一徇團風一出蕪水一趨岐亭聞塌天等十營自蕪黃分道至江北一自桐城犯蘆江一自光山固始過霍山踰六合分為數十股徧擾江北漕撫朱大典赴濠上楊御蕃守陵辛酉巡按御史梁雲構馳守泗秦師敗績于寶雞聞將犯涇陽三原西安大震陝西巡按御史謝君謙奏曰自寶雞失利而在秦之賊直逼涇三在豫之賊還瞰潼關非督撫遏其鋒省會有不可知者今混賊侵軼商雒過賊盤踞汧隴狼賊在漢南而憂及藩封竭賊入河西而更資番馬斷非目前之兵所能制矣楚豫諸賊盡聚江北一鈔石牌分犯桐皖一自岱山犯池河應天巡撫張國維移師駐京口沿河戒嚴檄安慶恭將潘可大援懷寧賊解圍向桐

城可大馳救賊北走為廬鳳諸軍所扼復走桐城步騎兼行累日不絕圍維撤安池備兵副使史可法劉河牛備張譽載將川吳劉寶兵赴桐城巡按御史張輯趣鎮將許自強策應賊遂掠皖口焚樞陽以桐城守堅不攻鈔其內境可法可大勒兵二千捕野掠者甲于頴毫賊趨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群賊會之至池河禮縣於大山寺度拔亡者遂分屯沿江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荷擔而立庚午滁州賊游騎至全椒副將閔雄以邊兵隘守二月辛未朔壬申大寇至全椒擄村落經數萬竹木無算謀攻城渡江聞大兵至西遁丁丑官軍破賊於鎮平三戰俱捷擒斬草上飛獨脚虎扒天虎賊渡河至光山合曹操托天王整世

平寇志卷之三

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大寇入商城固始欲上頴霍避署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逆擊于山石橋大破之擒抵地虎黑旋風斬之左良王大破賊于舒城六安三戰三捷賊潰入蕪黃湖廣巡撫王夢尹令秦翼明楊世恩敗聞塌天于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蕪新來虎斬首百五十聞塌天自王家樓復入江北蕪黃賊復至英山分竄潛太各營山險伐竹為筏謀渡江應天巡撫張國維躬督程龍潘可大蔣若來陳于王諸軍討賊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舒匝月擁降丁萬餘婦暨數千為營環數十里所至排牆屋汙婦女掠雞豚邱集為虛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

掠出境山西撫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兵紫西歸兵科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湖廣撫按亦劾秦翼明逗遛不戰詔解任以別將統之汰其不堪者裨將監之歸蜀乙酉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三月庚子朔監軍道張天經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副總程龍恭將潘可大將吳淞安池兵三千屯宿松鄭家店分營扼賊壬戌賊騎三千犯可大營勒兵出戰矢礮暗賊百餘程龍馳援東西夾擊賊傷益眾遂遁二將見賊勢大合兵共守度賊必夜至設伏營外二更賊果至伏起合圍賊驚自相蹂躪填城墻無算史可法曰賊勢大難與相持今軍威已振退

平寇志卷之三

也要害可不敗二將以屢勝不宜示弱振整遠偵候發賊賊七營數萬奔至分屯四山圍數重二將出營突擊殺傷百餘退休壘中史可法許自強以兵馳救不得進鳴火砲遙為聲援二將圍中亦鳴砲以應之呼乘突圍雨渾甲重不得出食盡兵飢甲于日方中賊萬騎四圍衝壘而入營中火器已盡短兵接戰步騎眾寡不敵二將陷陣死喪師過半陳于王自創死暴尸十日如生蔣若來易服走免武舉唐兆鵬首觸石死王希韓力戰死武舉陸王猷斬殺數多賊鬻分其肉百戶王弘猷賊鎗齒斷足罵不絕聲武舉莫是華唐世龍千戶王定遠皆不屈死周嘉方新昏一月力戰受刃少婦王氏絕粒死撫標將張全斌俞文慶俱應

宗蔣遠清象謙季靖同殉難 四月庚午朔陝寇聚漳寧
分犯岷洮孫顯祖擁兵不戰 大旱 丁亥賊自桐城陶
衝進逼石井總兵率文綬劉良佐將兵擊之深入賊地被
圍文綬良佐屢陣相持不動桐城知縣選死士合鄉勇官
兵夜赴南山人持數炬鳴鉦鼓大噪飛砲震谷中萬炬齊
發賊驚大兵至解圍退屯陶衝二帥全師還皖口老回
八營謀避暑六安山谷托于大兵散入潛山太湖諸山時
出抄掠 閏四月己亥朔壬寅進兩廣總督熊文燦兵部
尚書右副都御史總理直隸湖廣河南四川陝西山西軍
務督剿流寇文燦新定閩寇有威望故廷推用之 河南
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初必謙督左良玉陳永福

平寇志卷之三

四

趙國柱等新興世王掃地王于郊聞世王于白沙整齊王
於宜陽豫應少息副將王進忠收賊武成文為心腹成文
姪與塔俱在賊營賊一條龍曰成文詐奉敕詔進忠早降
入賊營為賊所殺必讎以此罷 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
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曰改糧為均輸加賦二百萬
詔廷臣議可否嗣昌方用事無敢難之詔諭戶部曰流寇
蔓延生民塗炭已極不集兵會剿賊不能速除不多措錢
糧兵不能大舉籌餉匪緦設處無方廷議因改糧為均輸
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籌思再四萬非得已所慮
有司奉行未善勒扣耗羨衙蠹里甲乘機作奸公家僅輸
一分窮民已剝數倍今責成所在撫按大張榜示脩述朝

廷為民除殘至意嚴行戒飭詳加勸諭貧富遵納好義樂
輸勸功告成一體敘錄如有多微需索聚斂弊究毋得徇
情曲庇漏重摘輕違者撫按定行追論各照道里遠近勒
限奉行回奏 常道立奏賊犯鄧州楚周王八陞 山西
巡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陷五塔花塔等寨
圍陝州等處官兵却之按營遠遁

野史氏曰寇擾中原久矣秦晉燕豫楚蜀田皆汙萊疾
耕以供縣官者江南兩浙耳兵興以來遠餉練餉計畝
日增民蹙、靡所騁嗣昌復進均輸之說以重困吾民
是將胥天下而驅為盜也夫用兵不能無賦然必加賦
以治兵、食未足氏心已離雖有信臣精卒長戟勁兵

平寇志卷之三

五

焉能止飢寒流離者不為寇盜乎趙充國屯田金城卒
破先零諸葛使軍民分耕渭南持久之因魏武移屯田
襄鄧以規中原南破楊么北走兀術自古良將治兵未
有加賦以益軍食者也河洛赤地數千里多不耕之土
無輸納之民誠能分屯大兵荆襄郊鄙之間遏絕群盜
益調發內地屯戍諸軍官給牛種盡闢久荒之地為屯
田官取一軍取二、年之間得粟數十萬石以給數十萬
之兵可也盜賊既平召流亡者歸版籍歸其田于有司
不加賦而兵自足也不此之圖而斂怨於民大盜重利
以誘之有司嚴刑以驅之揭竿者犯闕民乃倒戈以從
也嗣昌憮夫哉一言而亡國

五月戊辰朔耶襄賊犯荊州焚荊王墳園副將楊世恩陷
伏被執 左先覺三敗賊於大寨 六月戊戌朔陳永福
破賊於饒良鎮 左良玉大破賊於高坡混十萬名侯世
範帶傷遁擒其妻子乃降 七月丁卯朔廷議楚境遠遠
上控黔蜀宜開府偏沅乃以河南左布政使陳睿諱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偏沅更設鎮安慶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
使巡撫安慶池秦等處軍務可法舉原任上海知縣劉還
為軍前贊畫罷耶撫陳良訓以戴東旻代之 丁亥江北
賊陷六合知縣鄭同玄易服走賊圍天長進逼揚州淮揚
太監楊顯名遣把總王以寧守條程宏遠設法嚴防賊遁
去 八月丙申朔戊申賊突入鳳陽掠器械渡河分往河

平寇志卷之三

六

南泗州 九月丙寅朔盧九德擒賊于襄常遣立擊賊于
鄧監軍張天經總兵左良玉劉澤清擊賊于襄承隨秦汝
許 十月乙未朔河南巡按張任學奏敗賊於高庄曹操
草里眼南北分竄豫楚 丁酉閏將同過天星九股陷寧
羌分遁入蜀自七盤關渡朝天關殺巡江游擊劉貴守備
盧應麟凌雲白把總李永貴焚務集毀營戊戌至廣元
劍州吏目李英俊逆擊于柴南塢兵敗被殺壬寅陷昭化
執知縣王時化殺之甲辰陷劍州知州徐尚卿死之乙巳
陷梓潼四川巡撫王維章檄黎雅泰將羅尚文署川南遣
劉士建將馬叙兵二千南援梓潼丁未川兵大破混天王
竭于塊於廣元斬首千級戊申四川總兵侯良拯會兵廣

元賊自梓潼分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執知
縣馬宏源遂破青川彰明鹽亭諸縣圍綿州庚戌川兵擊
賊於綿州賊漸逼成都土寇蟻附山賊百餘人挾馬騾二
三頭以墨塗面焚掠入彭縣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
敢出溫江典史金自正開獄縱囚俱逸去丙辰賊焚郫縣
主簿張應奇死之成都大震四川巡按陳廷謨飛章告急
草王維章侯良極職廷謨降三級戴罪殺賊 十一月乙
丑朔起傳宗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庚寅兵部尚
書楊嗣昌請限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耶撫斷鄖
西楚撫斷常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毫應撫截
潛山太和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

平寇志卷之三

七

靈寶保定撫扼延津一帶總理文燦提遣兵太監劉元斌
提禁旅豫撫率良王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 癸巳江
北賊陷靈璧 十二月乙未朔禁軍大集於襄陽賊盡走
耶西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寇 漕撫中軍總
兵劉良佐破賊于光山安慶岳破賊于舒城賊西奔 張
獻忠曹操入房竹山中
崇禎十一年戊寅正月乙丑朔張獻忠假官兵旗襲南陽
屯南關左良玉至疑而召之獻忠走良玉追射中其肩復
揮刀中其面血流被甲賊帥孫可望突前力圖救免走麻
城癸丑夜陷穀城 總理文燦檄總兵左良玉陳洪範擊
賊于耶西大破之獻忠屯穀城遣孫可望以碧玉長八餘

者二徑寸珠二因洪範賄文燦以乞降獻忠拘耆老具結榜于衢曰本營已逐聞遠遁釋甲歸朝

獻忠少從軍隸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刑將揭威獻忠等十八人已解衣就刑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為之請威不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貌奇偉洪範目而異之曰若必不可原請特賞此兒威笑而允之曰諾十七人伏法獻忠報一百獨免

初獻忠為小賊號黃虎為賊渠號西營八大王至是懷洪範舊恩目之以請願殺賊自效文燦受其降令監軍金事張天經監之請于朝貸獻忠罪立功自贖獻忠請置家口于鄆西身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詐自言能制

平寇志卷之五

八

鄆襄荆承數百里內無一賊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兵文燦曲徇所請議與二萬人餉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無以應既而令推官程九萬調其兵屢徵從征不行二月乙未朔聞將陷瀘溪改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都督俞事鎮守河南總兵官任學數上書言兵事極詆諸將不足恃薦原任丹徒知縣張放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帝壯之故有是命三月甲子朔戶部主事張縉奏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執在流而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失時在春冬昔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部隊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

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寨據其城王承恩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死也過天星老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兵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牽掣我師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正可一鼓而盡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利其合也夏秋之間竊種在場園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次破賊須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多懷觀望先倡不過

平寇志卷之五

九

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論叙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四月甲午朔丙子削洪承疇尚書銜仍以侍郎總督奪左光先曹變蛟職五級限五月盡賊五月癸丑朔曹操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草里眼大會于界山六月壬辰朔熊文燦奏賊因英山合九路兵圍之賊從黃德一路潛遁詔速湖廣巡撫余應桂以方孔昭代之陝寇盡聚川西洪承疇檄諸軍嚴守要害賊聞之食承疇以川師誘之陝兵設伏于梓潼關將平賊進川賊盡走羣賊逐之伏發賊大潰斬首千級聞將軍殘衆散走漢南衆散略盡倖將就信百餘人入楚依獻忠不許至

竹溪獻志謀殺之自成獨乘驢日行六百里走商維至浙川老回營臥病數月老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其同聞將入川諸賊仍自階文歸陝八月辛卯朔洪承疇秦陝賊勦略盡命出關合勦河南湖廣癸卯江北賊陷睢寧曹操會群盜於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襄陽九月庚申朔熊文燦大襄陽甲子遣監紀通判孔貞會監滇南副將龍在田大破草里眼射塌天子雙溝老回等東奔襄陽諸軍逐北數十里斬首六百奪牛馬騾萬頭群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留內浙山中執孫守險自保文燦令良玉洪範進兵浙川刊榜招安十月庚寅朔京師戒嚴召總督承疇巡撫傅庭以秦師入衛于是承疇傳捷率

平定志卷之三

十

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疑為剿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漢沔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卽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於文燦文燦乃撤止諸軍令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曹操及其下白貴黑雲祥妥血盟曹操等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使諸將宴曹操於迎恩官署授操為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雖汝才文燦屢檄張獻忠兵不赴請寄家口于穀城左良玉謀于巡按林鳴球巡道王瑞旗請誘執獻忠文燦曰穀降不祥聽移營城內獻忠既入據守屯羣盜于四郊穀城官吏僅守府獻忠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以兵法乞職銜索月餉請浞陝盧靈關五州縣屯步騎六

千獻忠既據穀城賊眾數萬散屯城外內居民洶欲竄知縣阮之鈞盡心調劑民獲少安乃上言愚臣辦賊有心受事無地獻忠虎踞穀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之咽喉秦蜀交會之脈絡今皆為所據而奸民甘心效用良善悉為脅迫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徵名雖知縣寔贅員也今廟堂之上皆主撫議臣謂勦撫二策宜合用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也時不能用十一月己未朔丁卯羅汝才分屯羣賊房縣竹山保康南漳身駐均州不受職自言不願為官願為百姓耕田此中文燦檄令解散諸眾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五州縣居民分地皆處鄖撫載東吳泰曰

平定志卷之三

士

曹操過天星數十大寇理臣同禁旅大破之于襄陽仰遵明旨刊榜招安曹操就撫分掠其眾于房竹諸邑乃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于戈遂起荆襄重地暫處一西營已不勝隱憂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賊盡聚鄖西四面合圍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兵馬再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剿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無家可歸者隨地編籍此寔蕩平之機也論雙溝捷功陞孔貞會監軍食事龍在田都督同知十二月己丑朔改承疇前總督傅庭保定總督傅庭以失聰辭帝怒逮繫

獄以河西兵脩副使丁啓濬巡撫陝西

楚史氏曰賊有可滅之機三始失于奔瑜縱飢寇出棧道承晴議撫復齋盜賴文燦養寇鄭裏流毒曠禍非天也人謀之不臧也至于聞過執窮一則西寧再則甘肅承晴之軫方旋殘寇復熾滌陽之戰歸永之戰賊且盡矣而象昇祖寬舍之北去賊可滅而不滅豈非天哉傳庭屢破秦盜傳聞王致闕下天子用以填畿輔而陽賸乞骸此豈匪躬盡悴之臣乎再起為元帥兩戰遂喪三秦師敗國亡悲夫

崇禎十二年己卯正月己未朔命樊一衡巡撫寧夏 癸亥以縱寇渡河罷河南巡撫常道立以山西叅政李仙風

平寇志卷之三

十一

代之 二月己丑朔左良王大破飛虎于許州劉國能請降飛虎即劉國能性至孝母命之也 老回、白襄陽東奔請降于監軍孔貞會未決革里眼射聞天東走合源十萬諸賊掠信陽光山 三月戊午朔甲子群賊集固始於東渡河、上守嚴不得渡庚午犯霍丘應天巡撫黃希憲以六安兵入衛賊覘六安無備壬申入六安應馬茶山避署 楚寇潰奔豫河南總兵張任學秦游擊宋懷智都司孔道興斯茲琯王應龍恭將尤之龍李鏡忠副總兵羅從等屢戰捷功寇執窮蹙蕩平可俟 帝聞左良玉兵淫掠切責之 四月戊子朔辛卯左良玉大破射塌天老回、改世王于河南鎮城南射塌天退屯內鄉四平岡乞撫連

營數十里奪民二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不聽戊申良玉

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壓賊壘賊倉卒接戰諸軍擊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陰良玉遣劉國能招之庚戌射塌天率其衆四千解甲內鄉城下散去者七千人良玉攜往南陽謁總理署劉國能為守備射塌天即李萬慶五月丁巳朔己未河南總兵張任學破賊于固始斬首六百賊分股渡淮走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禁旅追剿及其巢賊大營已移挑其銳迂關先驅射賊殺絳袍而馳者二人光山知縣吳敏師齋糗糧至士益奮追奔四十里斬首一千七百五十級革里眼走商城乙丑諸賊走黃州張獻忠據穀城兩年反形盡露之鈿往說之曰將軍今為

平寇志卷之三

十二

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此赤城之效也之鈿雖不肯上書以百口保公朝廷待公甚厚輓車輸餉絡繹在途有何疑忌而不戰其下自蹈于不義耶獻忠陽應之而終不改之鈿鬱、成疾卧病不起 六月丁亥朔張獻忠復叛自關王授首聞將困川西羣盜失執獻忠兵疲銳盡秦楚兵四集乞降以緩誅既入穀城分割民租據守要害潛勾曹操等為犄角獻忠養銳穀城舉人王秉貞為謀主張天經等叛而從之鄭楚偏沅諸撫憂禍至之無日文燦信陳洪範言謂獻忠必不肯德廷論藉、洪範遣副將馬廷寔徐啓祚以兵一百二十人戍穀城獻忠脅降二將左良玉請討之文燦不許獻忠知之盡運兵器竊入房山殺知

縣阮之鈞之鈞瀝血書絕命詞曰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
然心壯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乃死獻忠既叛曹
操九管並起應之

諸附降丁聚于均州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懼為所
并議久不決降將王光恩曰大丈夫各立門戶今獻忠
反吾輩亦反是出其袴下吾不為也諸降皆然之顧方
右砍抄盟恩即嚮指出血曰此不堪棒也王國寧亦
出其指血諸降以次從分汎奔禦光恩為贖上制府明
身等不反幸禁說言分順逆其後有賊去者惟光恩終
始無二心且布衣蔬食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亦樂為之
用

獻忠會御史林鳴球奏請封以襄陽不從為所害文燦倉
皇催出師左良玉曰總理銀虎出押而使我擢之不從必
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冒暑進兵 七月丙辰朔獻忠焚穀
城西走房縣合曹操房縣知縣郝景春于諸生鳴鸞集兵
民固守相持五日夜發大砲擊賊多死獻忠督諸賊穴
城鳴鸞以火箭射傷其左足殺其所愛馬兵民益奮景春
用間入賊營陰謀獻忠所卧帳將夜計擒之耶陽衛指揮
張三錫素與汝才通開西門迎賊入城陷景春父子俱被
殺蒼頭陳宜亦死游擊楊道選巷戰死主簿朱邦聞不屈
死辛亥良玉追賊至房縣賊去已三日壬子良玉拔營而
西賊設伏羅睺山良玉兵度隘賊圍之副將羅低突戰驟

星萬而墜被殺賊四起官軍飢疲潰走山谷不得出繼死
林間相望一軍盡沒總兵關防俱失事聞草文燦職降良
玉級戴罪殺賊削張任學職回籍 戴東旻罷以王鰲承
撫治鄖陽 安廬巡撫史可法以夏歸 帝倚信樞輔嗣
昌言無不聽嗣昌思立功名結主知文燦素剛憤自負膽
略新破賊有功嗣昌欲任之滅賊文燦既憤嗣昌不自安
請躬率師南討帝甚慰勞之 八月丙戌朔改嗣昌兵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督師討賊賜尚方劍督師輔臣銀印得
專行點陟督撫鎮將咸聽節制方面副將以下軍法從事
給帑銀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會兵十萬
本折色銀二百餘萬 九月乙卯朔丁卯嗣昌陛辭帝宴

于平素後殿手三爵賜嗣昌親賦鏡歌二章送之其一曰
鹹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
期教養遂民生詩勒石文廟嗣昌即日出師御史張肯堂
請著為令有倡為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
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將以誤國論疏入嗣昌
見而不悅 十月甲申朔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
逮文燦入京 罷湖廣巡撫方孔炤 嗣昌奏薦余爵楊
卓然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軍前監紀 老回、草里眼左
金玉南營四股合馬賊萬騎自斷黃走江北分屯英霍潛
太諸山脅從者聚至二萬人突犯安慶桐城應天巡撫黃
希憲移師駐安慶太監劉元斌督禁軍三千駐麻城連將

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每避兩軍回草多購麻黃斯水人為間諜或為醫卜星相或緇衣黃冠或賣械乞食分布江皖諸境以規虛實兵多則竄少則迎敵官兵搜山清野則突出郊關及列陣平原又負險深箐賊主我客相持逾年流毒四境川遠兵久戍不無騷擾民間苦之賊每偽稱官兵給陷山寨兵之入山寨者掠牲糧辱于女為害不減于賊寨民瞻見柄指持械者不問為兵為賊堅壁拒之藥弩鳥槍憑險而施莫可誰何 分守武昌叅議袁繼咸以兵搗賊巢擒賊首呂瘦子降賊千餘詔改繼咸監軍分守鄖陽道 十一月甲寅朔嗣昌以郵符辟永州推官馮元吉為軍前監紀元吉累被奏薦應考選力辭封還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七

御符嗣昌列狀上請詔元吉解永州推官事以大理寺評事赴督輔軍前監紀 左良玉率諸將上謁督輔于襄陽嗣昌按良玉部多降將可倚以辦賊良玉方陳失關防待罪行間嗣昌表良玉平賊將軍請鑄銀印給良玉 陞四川巡撫傅宗龍兵部尚書以邵捷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癸丑朔乙丑遼湖廣巡撫方孔昭以宋一鶴代之先是楚師敗績于麻黃嗣昌上疏奏之故及 閏正月癸未朔督輔檄監軍評事元吉募湖南殺手于永州殺手善鉅頭類防牌稍狹而厚橫有柄可支敵馬逸矢石官兵槍弩藉以為扞襄臨藍冠起合點粵之師於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七

克討平之其黨散匿山谷元吉招之赴督輔軍前殺賊以自雪精為簡聞得千七百人從衡湘泛洞庭至荆門 二月壬子朔督師嗣昌會師襄陽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監軍食事殺太白飛檄左良玉駐軍興平別遣偏師追勦良玉不從 戊午左良玉兵抵瑪瑙山張獻忠已奔山巔結壘乘高鼓噪軍容甚盛良玉奮勇死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無算獻忠精銳俱盡僅從驍騎千餘遁興歸山箐捷聞進督師楊嗣昌太子太保平賊將軍左良玉太子少保將吏陞賞有差 獻忠轉入沅溪千江河恭將張令與方國安復破之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阜賊隔山漫谷依阻其中令乘勝奮擊直前爭利被圍于絕坂之中勇氣愈厲挽強弓射賊皆應弦而倒而賊四面合圍終不得出泰督鄭崇儉語諸將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分兵進令方與賊圍呼聲動山谷賊見救兵至乃解圍去 三月壬午朔丙申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隸湖南殺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馬統以副將猛如虎 四月壬子朔嗣昌次夷陵奏易鄧撫王鰲永以運副領鄖陽道事袁繼咸代之 帝賜督輔海驄馬一襲驄馬二金鞍二 已卯獻忠自鹽井竄興房界上五月辛巳朔曹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嗣昌檄監軍元吉托夔門齋御前賞功銀稿士癸未賊破大昌巴縣口犯夔州山背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湖廣副將張應元泰

將汪雲鳳合兵追獻忠次開縣元吉次巫山發石碛女師
秦良玉兵援夔甲申昧爽女師聞巴霧失守盡撤三峽兵
自隨巫山大震巡撫捷春檄仁合副總兵羅子華羅洪政
二軍嚴守要害人心始定巫山知縣沈某以鄉勇守城婦
女隔江具饒時以死士刻賊營雖為所創士氣彌厲元吉
合女師石碛三峽兵屯白帝乙酉元吉逐流上三峽賊十
三哨魚貫過夔門曹操為殿官兵遠望不敢逼賊循河而
行欲渡川西丙戌元吉秦良玉川撫即捷春俱會于夔州
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恩得總鎮銜以
統轄之捷春為請於嗣昌嗣昌初以左帥兵強足破賊既
佩乎賊即多不從節度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之後不果

平定縣志卷之三

木

人龍始怨江北賊陷羅田黃梅貢士吳卿秦流賊肆
毒奸宄出沒善走如官軍在汝穎襄德彼奉鳳陽臨淮日
夜兼程數百里先州固始吳楚往來要道宜設道臣於此
以扼之然賊分則寡合則衆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
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酌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啣
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
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惡監紀監紀遂棄其功
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也曹過諸賊自夔山後走屯
田余二壩打報自給秦楚川兵分據諸隘賊無所掠丁酉
過天星抄鄭家寨拔之副將羅子華降將王虎以仁合營
馳赴之追奔至上下背過天星度騎兵還關官軍力戰斬

官隊韓廷壽獲首數百生擒數十過天星以百騎走還田
涂壩于華遠壁土地塢羣盜既困謀奪尖山關雲開西走
固原總左鄭嘉棟偵知之合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都
司熊惟馨諸將兵赴尖山別遣陳自興何鼎臣兵出寨坪
已亥嘉棟次尖山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參將張令
兵會賊騎攻尖山諸將麾兵齊進入賊陣惟馨自寨中突
出內外夾擊自與自寨坪橫截之斷為二賊騎陷水田淖
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猴奮力擊賊自相蹂躪遂
北四十里斬首七百六十五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甲
仗馬驢無算賊退屯羊橋四掠石碛都司秦策合前鋒譚
穩兵四千邀之馬家寨斬首七百餘庚子秦策追賊留馬

平定縣志卷之三

木

塢斬賊首來山虎獲首三十二賊屯譚家坪水口壬寅四
川左協游擊張世福于自成曾志耀先林玉選偕譚家坪
與副將羅萬象羅文垣兵會分道並搗水口賊營南北兩
山巔憑高望見兵至南山賊拔寨衛老營先走北山賊馳
下逆戰諸軍仰攻奮呼疾力賊不能當退屯山頂堅壁守
官軍仍分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澗谷諸將
皆下馬人或草履匣刀持白棒反顧者齊擊之殊死戰綠
山遂賊喘汗不少休龍溪至上田下田稽屍壅澗斬首
一千一百七十八賊屯水口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蜀
兵擊賊於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張令冒流
矢墜馬回營卒士卒多殺傷部將楊先聲張鳳翔完騰蛟

許成仁皆重劍都司劉起龍被殺秦兵奉曹操大旗擒其
老曹隊什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乾溪 曹操銳機
詐過天星多擁徒衆二賊相倚屢戰不勝謀歸楚巴露水
漲溢於壘塘不得渡而午反走下關城襲門後震卻捷春
萬元吉俱駐壘檄總兵鄭嘉棟副將張應元泰將汪雲鳳
以楚兵出雲陽大道邀其前監軍元吉督賀人龍李國奇
將秦師出羊橋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蕪府山溪險隘曹
過七股屯下關連營數十里林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鼓
毒人馬矢熏達旦蚊虻嘯草間人馬俱病自分道西行曹
孫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夥五營從老虎坡走雲陽
尖山壩過天星關索自弓坪桂壩走雲陽水碓口期會于

五 寇志卷之三

開軍戊申人龍國奇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為殿以挑
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搗中堅曹操
戰且走及老虎坡踰山人龍亦踰山夜抵馬溺溪壓賊壘
而軍 六月辛亥朔昧爽賀人龍等薄賊營賊疲於奔命
三分而還嗣秦師三分以盛之賊憑高矢石繁注秦師三
道進大噪騰而上賊驚潰秦蜀兩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
俘獲六百赦其俘一桿槍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軍鋒
壬子秦師躡賊度賊必設伏令都司李仲興高光榮以輕
騎先驅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先度平南漕賊步
騎突起兩山間圍數重二將馳突左右射戰方酣人龍國
奇兵果而連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圍開賊四潰新

首五百五十五擒營隊擄山虎等十六人曹操機利為諸
賊發綜精兵二千餘二日斬賊亡算俘其部曲四十人精
銳殆盡狼藉東奔與四營合保其婦女小子共萬人走大
寧之小嶺諸將托之于護東已亦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
南壩知曹操東窺而楚蜀兵漸逼曰北走丁巳鄭嘉棟率
諸將連營躡賊及之於觀音山遂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
首二百餘嘉棟馳回開縣令張應元諸將窮追至寶山遇
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托天王常國安
請降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扒地虎持諭過天
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降也扒地虎反命康
申昧爽賊首高守遠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遂之遠

平寇志卷之三

止百餘騎來者止七十三騎皆關西健兒常為楚師軍鋒
辛酉過天星西走至新寧西關外賊兵三千不戰走官軍
三分以逐之高守遠當先陷陣賊陣亂羣馬竄未中泥欄
馬足不能拔驚嘶而蹄相騰踐諸軍馳射之追奔二十里
抵李子坎血流稻畦泥皆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馬汗
成雨斂兵壁于風烈鋪諸軍獲首千七百餘級禽賊首流
星鏹金狗兒奪馬騾三百 左良玉令降將劉國能圍獻
忠子瑪瑙山柯家坪獻忠食盡分兵鈔掠不得糧者盡殺
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開
營延入國能突入掃其營壘擒其妻孥教氏高氏與潘獨
蘇徐以顯養于惠二等送襄陽獄獻忠逸去

潘獨禁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利其財使人計其不法因之獨鰲越獄投賊獻之文移皆其所撰

獻忠精銳散亡將親信千餘騎遁興歸山中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固而不攻賊伏深箬中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山中入安之反為賊耳目督輔為山寨諸生所賣時以零級報功陰輸兵情於賊而挾其重賈獻忠休夏山中收散亡瘡痍傷整十萬就撫於歸州所部散去者皆歸之獻忠兵復振發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出陽平三壩時秦楚川兵盡西逐賊監軍元吉僅以千人守夔巫山大震過關二賊自李子坎東奔達州屯袁壩驛張應元等自鳳烈鋪行次荷包寺賊進營石橋丁

平寇志卷之三

主

卯常國安將川楚兵攻賊營斬首二百十五奪其營賊奔還袁壩設伏溝澗中四山營火出林間斷續三十里戊辰應元同諸將追擊之令常國安將紅旗沙浪高守達潛軍遠山谷破其伏應元戰方接國安突出掩殺槍弩若飛虻賊驚填山澗斬級九百餘獲甲仗千矢無算生擒滾地虎等十七人降其營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奔開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副將羅于華將左軍固鎮中軍楊旭降將一隻虎將右軍戰于城下賊敗走獻忠入巫山隘聞川兵漸集益入深箬中掩旗鼓谷中杳然巫山人得賊賄不告所在辛未賊以二十騎測巴霧淺深遇山民買茶米者擄以去轉入深林不知所往楚師遣都司

平寇志卷之三

主

曹進功白願曾志耀以二百騎入山偵賊憑高四望並無烟火山民自川燕麥候騎不見賊而還七月壬午朔過關諸賊走大昌游擊趙祥陳世勳黃耀朱王懷忠守備葛起鳳以兵追及于譚家嶺癸未戰勝之擒袁二順山虎穿山龍宋國用跟山虎月明等七人斬首百餘賊奔楊店渡河曹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驚五營走大寧萬元吉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曹操疑香油坪之役殺楊羅二將當不赦攜正國等走房縣聲言詣李陵乞撫于督師左良玉兵分布興房二竹間獻忠西走巴巫先是金翅鵬與曹操不相能常懼為所并自京營楚兵襲破賊于豐邑坪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曹操執益孤遂殺伍林劉正國東走巫山與獻忠合謀渡川西走捷春元吉令沈應龍羅于華賈聯登莫宗文胡汝高羅洪政諸將分守巫巴諸隘檄賈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合川將張秦凱等兵共擊賊甲申應元雲鳳自達州赴夔治子矢理糧餉三日而畢出營土地嶺以待秦師人龍屯開縣稱乏餉三檄不至初督輔以良玉跋扈人龍破賊有功密致中樞將以人龍代良玉佩手賊印良玉有瑪瑙山捷功度諸降擁戴未可動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署總鎮須後令人龍在開縣聞佩大將印踴躍勤三軍報寢不能無快良玉雖還將印意殊恨之獻忠方遁伏興歸山中窮搜深箬千餘殘寇可盡嗣昌以一平

賊印失兩帥心不復深入獻忠得以休養創痍深豁度夏
豕突巴巫矣 過天星素與獻忠有隙前在西軍常圍安
招之對國安而泣言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
聞獻忠既合益懷不並立之勢決計歸降自楊店渡河屯
水田坪良玉以兵擊之過天星乞降嗣昌命良玉撫其衆
七千簡精銳隸良玉軍安插其家口于鄭西過天星名惠
登相 八月庚戌朔癸丑元吉遣降丁入曹操營在巫
山北磨棋白水諸山獻忠營最後一山散布帛書而還嗣
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營招之時獻曹新合
獻忠日說曹操毋為官兵所惑飛上天不敢見言于曹隊
黑旋風黑旋風未言獻忠先聞之以告曹操飛上天拷

平寇志卷之三

而

訊之黑旋風棄妻子馬驟投曹聯登莫宗文二將送元吉
轉送督輔嗣昌資以銀幣更令黑旋風帛書招曹操曹操
未決獻忠又說之曰閣部已得過天星閣下矣元吉請檄
良玉攜惠登相至陣前招曹操必聽嗣昌不從曹操降意
遂絕 良玉分屯房竹興山前驅六十哨進逼大寧遠惠
登相入山勸獻忠 詔發倉賑河東帑銀三萬賑真定山
東河南饑民給事中戴明說奏荒極盜起畿輔淮揚陝西
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飢寒不卹招徠無策迨盜起議
賜死于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于追呼者此百姓
也乞責成撫按有司以卹荒胥盜為第一帝是之 癸亥
賀人龍兵果開縣遂西歸已已楚師敗績於土地嶺楚師

三千新募川兵二千未經行陣營于土地嶺待人龍兵久
不至獻忠知官軍無繼悉銳來攻應元雲鳳簡軍鋒千人
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入營中守營
皆新兵陣先亂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連兵死戰應元中
流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巴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然砲擊
殺一賊衣緋而騎者落水中副將羅文垣胡汝高嚴兵守
水櫃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飲水斗餘血凝臆而
卒小將潘映白顯沒于陣兵多潰亡 河南荒穢數千里
飢民嘯聚太行山所在遽起應之巡按李仙風令副將卜
從善以兵渡河擊賊戰于李家莊斬首五百 江北賊草
里眼左金玉犯霍太間帝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千赴

平寇志卷之三

主

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大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尋
陷麻城黃梅 九月己卯朔帝諭河南巡撫誅勦以平賊
為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 壬午監軍道萬年策監
紀許明佐遣人入關索營招之關索就撫於壽陽坪關索
即王先恩 甲申曹操張獻忠突過大昌丁亥過水口
河南鄭縣大盜李際遇申靖邦任辰張鼎泉至五萬總兵
王紹禹令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首二千三百 已
丑嗣昌在巫山聞昌失守理楫上雲陽監紀同知許明佐
引降將王先恩楊光甫等謁嗣昌於巫山舟次頓首涕泣
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先恩所部六千死傷散亡其半存
者三千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 庚寅獻曹襲破三馬渡

先襲州山背賊行營輜重婦女甚衆諸軍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遠適賊長驅而過督師嗣昌即日馳至夔州斬防守大昌都司邵仲先勅秦蜀兵玩寇疎防秦兵果歸扶餉詔速四川巡撫邵捷春削陝西總兵鄭崇儉著撫兵賀人龍副總兵李國奇等職戴罪殺賊 甲辰熊文燦論死西市文燦信陳洪範堅持撫議以穀城昇賊諸撫道將以下力爭不聽流毒兩川與關陸沉中原嗣昌實主之文燦伏法嗣昌不能救其敗局論者有餘恨焉

平寇志卷之三

三

賊既西渡嗣昌策其必入秦卓然獻策曰回草衆而無紀可先破以成功獻操走川西秦楚之兵強蹙之瀘州絕地可坐斃嗣昌命元吉監諸軍西行已達以躡賊欲放舟入楚以辦回草元吉等諫曰師相陞辭南伐親承天語再三西營罪大在所必誅即曹操以下諸賊為能反正咸貸其罪今捨獻忠而逐回草何以報命嗣昌乃止駐夔州 秦師大破關賊於函谷殺虜于塊斬首數千賊分竄延安慶陽陝西巡撫張爾忠以捷聞 回草左諸賊走英霍逼鳳陽 十月戊子朔以廖大亨巡撫四川大亨以川西道秦表入都謁督師于巫山舟次嗣昌以大亨諳蜀形勢表留為軍前監紀特旨以大亨代捷春 嗣昌在夔州令楚將

王允成楊文富自己巫趨當陽東勒 回草趨楚嗣昌檄巡撫宋一鶴赴蕪黃協勦命左良玉張一龍馬進忠張琦孫一元方應星王世泰楊智羅成耀蕭應訓毛顯文諸將分屯鄭襄承天諸阨要 陝西大寇王老虎逼慶陽城下巡撫丁啓濬以兵至解圍去 曹操以九股入川而繫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相繼俱降急而合獻忠既過達河長驅西走壬戌陷劍州甲子過劍閣趨廣元直走陽平關從間道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先遠嚴兵守陽平賀人龍李國奇復整兵自百丈關而東賊乃踰昭化北走西川丙寅川兵追賊至劍州偵探不立賊設伏待之擒西將而去 戊辰副將張應元合川楚兵

平寇志卷之三

三

擊獻賊于梓潼降將張一川陷陣被擒賊副之元吉命卹一川妻子於夷陵張一川即掃地王辛未捷春檄川兵擊賊于綿州遂北至城下賊渡綿河而西 十一月戊寅朔陞陝西巡撫丁啓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 河南巡撫李仙鳳督高謙李建武諸將擊河北賊於萊園斬首千三百餘級 庚辰監軍萬元吉大饗將士于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為副總統癸未發保寧丁亥次潼川諸將分屯要害乙未元吉令周鳳梧偵賊時獻賊偕簡州後隊屯豬窩丙申元吉督諸軍自潼關道趨射洪扼達谿以待之癸卯獻賊屯安岳知太兵且至宵

遁走內江乙巳猛如虎至安岳元吉選驍騎三千從如虎
逐賊而自同應元營于安岳城下以邀賊歸路 十二月
丁未朔辛亥獻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瀘州三隅形銳
而面江惟立石站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出
州治背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賊北竄永川遂而擊
之可以盡殲乙卯元吉兵至立石站賊營先移渡南溪官
軍隔水擊之不及癸亥賊越成都走漢州德陽丙寅復至
綿河渡巴西 楚豫皖兵大集回草憚而乞撫楊卓然入
二賊營議安插於潯山霍太閭 闖賊突破永寧州闖賊
自困于峭函衆散且盡竭下塊被俘滿天星張妙手邢家
朱及大隊總官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

五虎志卷之三

元

繼請降秦師塞函谷左帥南托武關關賊窮蹙不得他逸
食且盡自經者數養于李雙喜救之曰盡殺營中所擄婦
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初諸將困之於函谷各斷要害合
圍甚密將坐斃之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設
伏商雒鄭均以待之可一擊而盡也聞賊乘隙突走商雒
諸軍不能當遂自武關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王光恩在
均州招之降良玉不應時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
大旱蝗至冬大飢人相食草木俱盡河南土寇並起自真
定至河上道路梗塞袁老山屯壽州滑縣賊袁時中破開
縣飢民嘯聚為盜聞賊自均州走伊洛饑民從者數萬臘
月戊辰圖永寧雲梯肉薄攻城鄉紳吏部郎張鼎延同叔

父順天府治中張讚率家僮扞禦甚嚴都司馬有義遁去
獄徒牛可敬魏之明內應城遂陷殺知縣武大烈馬延匿
井下得免讚及子監生詐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
清守脩王正已百戶孫世英皆不屈死殺萬安王采鍾焚
修甚酷連破四十八寨土賊一斗穀附之遂圍宜陽拔之
殺知縣唐林泰衆至數十萬又攻鄆師城陷知縣徐日泰
大罵不屈為賊斃割於市李巖者前兵部尚書李精白之
子原名李信杞縣諸生也家富而豪歲飢出家粟數千石
賑荒鄉人德之杞縣知縣催科急巖請停徵賑之不聽飢
民羣譁于縣知縣懼請巖解散之知縣以巖結民倡亂密
揭之院道捕巖下獄饑民劫獄出巖攻殺知縣掠庫縱囚

五虎志卷之三

元

巖奔河北為聞賊謀主以擄掠散饑民咸號為李公子
至歸附賊勢益盛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丁丑朔獻曹二賊入巴州已卯走達州甲申賊渡達河而東乙酉趨新開萬元吉自保寧至達州驛道焚毀人烟斷絕七百里單騎走儀龍渠行至萬縣放舟順流下始及騎兵初賊窺南溪元吉以軍心不一未可以戰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在分陵檄諸軍疾追賊不得令他逸諸將從州逐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莫之遏猛如虎僅將軍固止六百騎餘賊平賊營焚屋于永川掠馬於仁壽驕悍不恭進上參將劉士傑驍勇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游不戰今從如走馳

逐風雪中不能無怨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中軍陳可立擁兵牛頭山飲酒奏樂以觀闕元吉令之赴敵背道馳去已丑如虎率諸將驍賊于開縣黃陵城日暮雨作諸將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劉士傑曰自瀘逐賊馳騁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任其咎請為諸君先揮戈進如虎率其騎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數交連勝之賊奔山巔獻忠憑高望見後軍無繼左右皆前却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兵後反兵馳而下左兵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關如虎于先捷皆戰死前軍覆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翼如虎突圍、開血戰而出馬驍關防盡為賊有賊長驅東走壬辰至雲陽遂過淨堡癸巳元吉至

獲趣猛帥收殘卒赴夔 聞將破宜永河南震動總兵王

紹禹率劉羅二副將赴河南府福王大燕將士紹禹請以兵入城王三諭止之不聽癸巳諸軍悉入甲午羅劉二將夜噪墻西關走降于賊詰朝賊至 乙未獻標至夔宿乾溪 聞賊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斬獲頗多引退兵脩副使王龍昌知府馮一俊通判白尚文知縣張正學分門守總兵王紹禹及推官衛靖忠以游兵策應賊以羅兵砲攻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初更紹禹兵有介而馳者周呼于城上城外亦呼而應之紹禹兵挾刃執龍昌于城上索其金紹禹救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如我何揮刀亂殺守陴者皆大驚墜堞叛兵開西門迎賊入通判白尚文墜

城死訓導張道脉被殺衛靖忠王紹禹跳城走河南衛掌印指揮李宜棟死城上原任河南府知府亢孟檜罵賊不屈死縉紳兵部右侍郎呂維祺家居聞變自經死知縣劉芳奕韓金聲郭顯星行人王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人荀良翰等俱死之舉人朱秉衡被殺并殺其母劉氏及其幼子賊焚福王府王及世子縋城出避兵迎恩寺士民被俘數十萬王胤昌馮一俊張正學及指揮馬汗赤皆被執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時河南大饑白尚文死頃刻為饑民食盡丙申聞賊發府穀與藩邸巨室米數萬石賑飢民先是賊聞福邸甚富為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至城中禦寇事聞詔逮有惡數人解京正

法叛兵懼陰夕自成製河南為內應故一夕而陷 獻操
以丙申整騎自天羅寨東下巫山大昌元吉在藥門登白
帝城望賊騎歷々不滿二千曰赴開縣收召殘卒祭陣亡
劉士傑郭關猛先捷諸將衷動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縣
失利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初賊西渡連河也嗣
昌策其必入秦曰令良玉自興歸趨漢中追賊逐瀘州更
檄良玉自夷襲進勦使者憚行中道逆命曰平賊入漢中
矣既慮其言不實也使人給良玉曰賊向漢中矣良玉不
至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曰曩依督師令還軍興安瑤瑤
山安所得功乎遂撤興房諸兵趨漢中賊適下夔門若相
避者賊既渡巫山晝夜疾走興房山中嗣昌在雲陽令川

平寇志卷之四

湖步兵追之不及 丁酉闖賊跡福王所在執之初呂維
祺遇王出西郊語王曰王死生命也名義甚重毋自辱王
見自成色怖乞生內官崔昇年十三勸王寧死勿屈抱王
不去并見害于西關周公廟賊置酒大會饗王為俎雜鹿
肉食之號福祿酒尸王城下承奉二人乞墜王而就死賊
許之棺殮王于西關二承奉自盡于側審理李春茂典膳
張守賢典樂劉文魁逃免郭妃世子脫走亂兵劫之裸而
奔孟縣旋入懷慶世子繼妃李氏福王選侍孟氏蕭氏李
氏皆自經內執事承奉劉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三
十六人外執事書堂官焦如星良醫張鳴皋杜一經等十
一人皆死 辛四川巡撫陳良謨職戴罪殺賊會湖廣巡

按御史汪承詔監諸軍戊戌丁落濬拜陝督命次略陽鄭
崇儉驛送關防旗牌至軍中啓濬將從階文入蜀聞賊復
東遂還軍東下以解文英扼紫陽趙光遠控西鄉興平諸
道以遏賊開大入秦之路 癸卯猛如虎從督師次夔左
良玉自襄還鄖陽 山東平東阿張秋肥城盜賊並起
兗州二十州縣一時響應惟濟寧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直
省餉銀數百萬俱阻于兗州 甲辰高唐土賊李廷寔李
鼎鉉陷高唐州東平州胥謀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
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令臨清總兵劉澤清以兵復東
平 河南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
栢練總趙國昌攻破賊巢斬首二千 二月丙午朔嗣昌

平寇志卷之四

四

命元吉督川湖兵三千下荊州護憲藩獻操由房竹走當
陽安遠袁繼咸悉鄖鎮兵扼賊于房竹均鄖賊乘虛走宜
城偵襄陽無備賊獲猛鎮關防兼得嗣昌檄先遣劉興秀
選驍騎二千詐為官兵持令箭文書赴襄陽劫蜀輜銀數
萬殺送輜者襲其衣裝昇輜偽為避寇先入襄陽城已酉
獻操勒精騎二里百外持令箭者夜叩城兵備副使張克
儉驗之啟門賊入即揮刀殺人大呼門中伏者百餘並起
火燭天知府王承曾率兵數十射於衛互有殺傷獻操大
隊疾馳至長驅入滿城大亂門開烟焰捷路庚戌平明賊
盡入承曾率家丁突圍走張克儉死之署縣事李天覺聞
城破北面再拜置印於案自經死推官鄭曰戶被執死之

游擊黎民安見城中火起率所部千人搏戰衆寡不敵力竭死賊破獄出教氏高氏徐以頤潘獨黎等焚襄王府執王獻忠坐王宮坐王堂下勒以卮酒曰吾欲斬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以陷藩伏法王其勢力盡此一杯酒縛王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尸火中并殺凌陳二妃蘭陽王母徐夫人太和王妃即氏貴陽王常法獻忠據王宮發銀十五萬賑饑民福清王常澄進賢王常洽微服小舟走免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山積盡為賊有初良玉至河南以擒獲書許州獻忠襲取之良玉駐鄭更寄家累資蓄于襄陽安插降丁家口于樊城獻忠復盡擄之良玉聞之同袁繼威發兵馳救已不及樊城守者聞襄陷斷浮橋斂舟北岸癸丑賊渡江破樊城湖廣巡撫宋一鶴令司將劉承胤守承天川賊盡入楚惟樞天勳留川東萬元吉留川陝兵千八百屯白帝神女間絕其入楚合獻忠福清王潛遣人索襄王尸已燼拾顱骨數寸歸洛陽既陷時巡撫李仙鳳出勦河北土寇副總兵陳永福住洛陽收輯殘破未回甲寅聞將乘汴兵盡出疾走三晝夜將攻汴南富室窖藏俱盡燒王府廨舍捆載金帛于女入山發十以一賑貧民餘貲貯府庫設偽官以書辦即時昌總理城守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皆授偽官賊整兵而去時昌募人為兵月給銀五兩飢民趨如鶩簡五百人用賊旌旗列

營城上門畫閣丁巳巡撫李仙鳳偵賊去將游擊高謙兵抵城下時非守仙鳳諭縛叛者時昌懼開門迎入仙鳳斬之并殺逆張旋吉以下數十人馮一俊張正學馬汗赤素服軍前待罪王胤昌稱重叛不起守巡道勅書關防府衛縣印皆在衛靖忠進去不出士民保留正學傳風以正學領縣印戴罪理事給兵食修城池馬汗赤領衛印集軍民防守戊午聞賊糾土寇瓦罐子一斗等攻開封開封為宋汴京金完顏亮益加增築土堅厚五尺已未賊以洞車數百障驍賊多具鉞鋤環而鑿之七晝夜不息鑿之深者四丈有奇巡按御史高名衡同左布政使梁炳右布政使蔡懋德守道蘇壯知府吳士謙管河同知桑開第推官黃澍及祥符知縣王變分門守而躬率士卒登陴賊穴城不休矢砲翼之仰攻殺傷相繼兵餉告匱周王恭枏出庫金五十二萬買米麥日夜造飯屑麵餉守城者今承奉曹坤左長史李映春率勇士八百人登西城守禦懸金募死士能擊殺一賊者手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及磚石擊傷一賊者賞十兩兵民踴躍賊甚衆已未獻忠陷當陽陝縣辛酉總兵陳永祥在洛陽聞賊攻汴蕙程赴援二晝夜至西關三鼓由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砍死賊無數巡按令永福子陳德開水門放入步兵貪取賊遺騾馬小西門奮勇接戰彼傷頗多一兵登屋手刃七人賊不敢近亂箭射之斃斃西城有石

滾十八層賊見而懼遂不敢攻 壬戌閏將擄衆至汴城
窺視守備陳德射之中左目下深入二寸許抱頭驚擁而
去聞瞎子之名自此始 癸亥李仙風將高謙張德昌等
兵徇孟縣擒叛將羅泰尤守義斬之一日夜走三百里至
開封擊賊陳永福背城七戰皆捷斬首二千高謙扼險擊
賊一日三捷斬首七百開封戒嚴仙風駐師于汴與高名
衛相計奏詔速仙風入都僞風尋自縊 聞賊聞左兵將
至又傳保兵渡河遂解圍遁 時河南大飢賊去未遠汴
城尚閉樵蘇斷半月米一石銀十五兩 大學士范景文
奏洛藩失陷發御前銀一萬兩坤寧宮四千兩永乾宮三
千兩翼坤宮二千兩太子一萬兩慈慶宮一千兩慈寧宮

平寇志卷之四

七

五萬兩長壽宮五萬兩特達太監王裕民駙馬都尉冉興
讓給事中葉高標齎赴河南慰弔福藩存儲官眷命脩禮
優葦立祠附承奉於廡以旌忠義 逮陝西總督鄭崇儉
河南援勦總兵王紹禹降河南巡按高名衛職五級戴罪
防勦 命懷慶知府王之鵬護衛福世子命保定總督楊
文岳督總兵猛如虎河南討賊 以江禹緒巡撫宣府呂
大器巡撫甘肅曹櫻巡撫登萊 以陳永福為都督食事
鎮守河南以朱尚義掛征西將軍印鎮守延綏以和應薦
為右都督鎮守漢苑 時山東荒旱寇盜益熾徐德數千
里白骨縱橫父子相食人跡斷絕賊圍東阿汶上益急巡
撫王國賓總兵劉澤清會兵二萬五千破賊於東阿殺賊

數百國賓屯東阿 嗣昌次夷陵聞襄陽失陷驚惋不食
至荊州病甚捨舟寓徐園求醫上荊南道 左草久屯潛
山霍太陽款官軍公行肆掠及襄洛繼陷草左乘機攻剽
兵部傳上諭草左肆毒必分沁貴成底克底定今命劉元
斌扼光固盧九德控潛太宋一鶴截斷黃鄭二陽駐廬州
牟文綬防鳳泗錢中選護承天張懋爵往來預壽宿毫稽
核功罪楊卓然贊畫搜勦總督朱大典總各路鎮撫等官
進兵英霍督勦 甲子祥符知縣王燮督衆修葺汴城晝
夜兼功十日告竣 乙丑張獻忠陷光州總河尚書周鼎
會兵勦山東土寇於寧陽岡群盜四萬餘屯陽穀油箕寨
魯王捐金數萬募兵于山東以防盜官兵四道圍賊焚其
巢盜魁乞降克西遁令盜魁能擒東西兩股盜方貸罪聽
降 丙寅河上賊孟三夜入河陰執知縣成正中叩頭丐
命乃免丁卯遊擊高謙副將張德昌攻河陰七晝夜拔之
擒孟三斬首二千餘獲縣印 辛未應天巡撫黃希憲發
兵守六安 壬申嗣昌疾甚監軍評事萬元吉上荊南道
王永祚問疾嗣昌重裘擁爐手顫問元吉曰秦師已至李
陵當從何途進發聞賊陷洛平賊鎮降將劉國能馬進忠
等家在舞葉請歸救援諸降既去恐平賊執孤不能當獻
孫元吉請與諸將共議之退乃列狀曰關賊陷洛罪與獻
均宜令平賊以全師擊聞而秦師足以制獻孫元吉
等復入視疾嗣昌疾革不能言元吉趣監軍御史汪承詔

平寇志卷之四

八

疾馳赴荆便宜治兵食 乙亥偏頭關天鼓鳴 三月丙

子朔嗣昌卒元吉即日封賜劄印旗牌藏荊州府庫馳表奏聞督師初沒軍心搖動元吉以上將營新降多南兵猛如虎邊將不相習新降從正未堅盡發襄陽侯家以署鎮陳可立轄之其護藩大勦步營隸如虎益以寧夏騎兵三千元吉監二軍駐蘄黃防敵操東遂且彈壓回草五營令泰將王希甲游擊閔一麒郎格貴都司周晉以川草四營扼隨棗幸已督師帳下遼丁盜馬縱火于沙市合軍警機如虎塵諸軍逐之斬百餘人乃定 陝督丁啓濬自與安出鄭均質人龍李國奇次當陽 以襄王貴陽王被難遣官告廟兵部尚書陳新甲上書待罪貶新甲秩三級仍

平定志卷之四

九

視事 詔諭兵部襄陽失陷文武各官罪無可逃楊嗣昌已有旨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充為事官戴罪平賊自贖袁繼成宋一鶴汪承詔分別議罪以聞 遠袁繼成入京草宋一鶴汪承詔職充為事官勦賊自贖一鶴以嗣昌父名鶴授謁自名一鳥楚人多笑之 草山東巡撫王國賓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 以王永祚撫治鄆陽調冒起宗為襄陽兵脩副使以王期昇為襄陽知府以汪喬年巡撫陝西王公弼巡撫山東高名衛巡撫河南李仙風既遠以張克儉代之克儉先殉難襄陽乃用名衛填撫 兵部咨鳳督朱大典集淮徐鳳泗兵掃蕩土諸賊進兵英霍以托草左檄牟文綬以兵四千守鳳陵調浙兵

三千守泗陵 草左犯固鎮總兵劉良佐逐擊之賊引去連逼亳州知府朱君弘指揮戴明瑞乘城守君弘性疎略守陣者委弩砲於地分傳曹呼盧滿城頭君弘不問也良佐入城申號令繕器備泰將郭世祿率鄉勇備戰守州獲全 汪承詔與總兵錢中選守承天承詔以督師卒兵散無統便宜分布諸將以京楚兵萬人駐承天賈人龍等兵六千屯荆沙楚撫兵萬五千扼應隨太監元斌所監諸軍二萬屯黃麻 四月丙午朔獻忠以三萬衆犯應山知縣章日輝禦却之襄陽既空秦楚平賊兵漸集獻忠北走隨衆入豫境攻掠汝寧以南光州商城羅山息縣信陽等處獻忠初攻商城知縣盛以恒與邑紳士給事中楊所修陽

平定志卷之四

十

和兵脩洪胤衛大同知縣馬剛中諸生段增輝同士民堵禦甚力而風雨大作守城者不能立以恒猶擐甲執弓督家僮射死賊十餘賊并力合攻流矢中以恒右額猶奮劍拒敵賊留餘黨綴以恒而身軀驍悍綠北城而登城遂陷以恒率家衆巷戰被賊殺傷殆盡乃被縛大罵不屈賊夫解之典史呂維翰教諭曹維楨皆不屈死胤衛分守北門力戰而死剛中大罵賊被磔增輝亦罵賊死再破信陽奸人內應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開鄉紳進士張應宿皆死之獻忠屯商城大麥燕子二店廬州謀者雷鳴被執入營見獻忠面帶箭痕刀痕各二令群賊脩乾糈持半月糧將攻固始謀者逃歸賊圍固始破光山典史魏光遠

抗賊被殺賊進逼麻城 陳新甲初開嗣昌疾革密請勅
陝督蔣濟星馳出關赴督師軍中便宜視事河南巡按揭
報嗣昌在荊自裁兵潰無統復請以蔣濟代嗣昌乙丑傳
旨進蔣濟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督師陝西湖廣四川鄖
陽河南安慶鳳陽應天仍兼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督撫以
下悉聽調度如有期會不應致誤軍機者督撫鎮飛章奏
奏司道府徑行稟問副參府佐以下即以賜劍從事進剿
機宜悉聽便宜行 蔣濟督陝兵出潼關 兵科給事中
張縉彥劾故輔嗣昌曰襄洛再陷南北咽喉拱手資賊中
原腹心千里流血督撫統各路之兵開縣一敗往將軍
為敵所乘以將于敵誰之過歟左良玉者特題大將也進

平寇志卷之四

十一

止不關乎軍令去來一任乎已心袁繼咸宋一鶴非破格
推薦以秉銳者乎萬年策張克儉非不次疏擢以守土者
乎負朝廷誤封疆雖身束國憲有餘恨矣督師在部核功
罪首罪洪承疇首功熊文燦功罪一素用人行軍咸倒置
矣刑部主事雷演祚奏嗣昌死罪有六兩失藩封淪沒楚
蜀中州之縣亡算一可斬也邊變既逃五案之誅寇患每
恭撫臣自卸挾詐欺公二可斬也華嚴滅蝗神呪消賊妖
書妖言三可斬也獻忠鴟張入川乃云單袴脫逃說謊欺
君四可斬也貪官汙吏賄賂一入即題監軍未聞寸功嵩
擅選用五可斬也熊文燦主撫誤國調度護庇總是嗣昌
六可斬也鳳督大典素無節制皖撫二陽未嫻將略高名

衛陷藩而虜節鉞王公弼退怯而推東撫急宜更易庶幾
無誤封疆河南道御史葉初春等復違疏劾嗣昌乃下五
府九卿科道等官會勘功罪兩寅諸官集中府掌左府事
定國公徐允貞等議督輔嗣昌之蒙恩注也墨衰司九伐
之權矣外吏分給扉之席矣禁近之臣節鉞闔外矣拜名
馬寶劍之賜且寵以言矣兵疲餉匱尾賊逗遛撫局敗盟
事當連坐卒使兩藩淪沒失陷城池尤其小者吏部尚書
李日宣等議嗣昌奉命專征身任封疆不能保兩郡三州
十九縣二藩淪沒縱有瑪瑙山重木塢諸道四萬九千之
斬刈何以贖負藩辱國之罪乎戶科給事中張元始等議
嗣昌奉命督師失陷兩藩及三州十九縣罪案昭然掌河

平寇志卷之四

十一

南道御史葉初春等議嗣昌以數百萬金錢辦弄兵之小
醜襄洛親藩相繼失陷按以祖宗之法誠非一死可寬者
諸臣合疏上下刑部之覆如諸臣議奉旨故輔嗣昌奉命
督勦無城守專責乃詐城夜襲之檄再三嚴飭地方若罔
聞知及違制陷城而罪督輔豈是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
捷功盡悴殞身勤勞難泯還從公擬奏嗣昌機警多心計
起家戶曹屢歷邊鎮徵入中樞以開敏當上心特拜輔政
中允黃道周御史成勇以奪情爭之先後下獄熊文燦既
債嗣昌不自安請督師南伐萬元吉初謁嗣昌于荆門進
言曰師相功名蓋天下天下所望于師相者以黃中允成
御史之未復也誠能為上一言上信師相必立復二公天

下士孰不延頸接踵願為死哉嗣昌遠避良久曰吾計賊
勲成矢不負此言及襄雒既陷二王罹難嗣昌知大功不
成慙憤絕食以卒廷論咸謂嗣昌負恩辱國罪浮于死嗣
昌子上書訟之帝心動屢夢嗣昌泣懇於前帝惻然憐之
詔雪其罪歸喪武陵

野史氏曰苟書用嗣昌策足以滅賊乎曰不能也諸葛
之治蜀也則曰集衆思廣忠益街亭之敗則欲滅兵省
將明罰思過但勤攻吾關則事自定以亮之才智而處
以下人如此嗣昌足已以自賢忽恭佐之言終棄骨鯁
亮直之士其不能有功也宜矣夫為將者功不必已立
恩不必已樹一以賞罰而無容私焉違其制者雖功不

平寇志卷之四

其

錄則將無可倖之功士有必死之心矣嗣昌以一人言
而奪將印復以一人言而歸將印人龍之跋扈不賢于
良王奪此于彼足以服良王之心乎哉瑪瑙山方捷良
王未有罪也瑪瑙山之捷不曰乎嗣昌嗣昌未有功也
進秩加等視焉而不辭良王無罪而忽罪嗣昌無功而
冒良王之功以為功又足以服良王之心乎哉不待變
門之使十九返知良王必不為用矣嗚呼襄雒之陷明
室所由興亡也良王擁衆數萬不能制殘亡之寇乃縱
之以出押要其不奉督師進止者碼碯之捷開之也可
以不奉令而有功即可以不奉令而無罪巫夔之避敵
寔嗣昌替之也夫身為元帥使諸將可以不奉令而有

功諸將之功即元帥之罪也議者猶紛々引此以寬嗣
昌何歟

草左諸賊聞獻忠東來自潛太西走麻城以會之將謀渡
江宋一鶴聞之進兵屯蘄州擒賊謀焚舟斷渡左良玉
自襄陽躡賊至南陽聞將自維北走靈陝屯于盧氏永寧
盧氏貢士牛金星有罪當戍邊降于賊聞賊以女妻之
牛金星者以磨劫被斥與其邑醫高桐善桐好挾妓遊
為賊所得賊得醫者輒不殺桐尤親倖扶金星以見自
成自成奇其辯與謀議帳中車優亦盧氏人常在帳中
供奉既而逃歸遇牛之叔具言金星通賊狀舉宗唾詈
之亡何金星私歸竊妻于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為徵坐

平寇志卷之四

其

斬後得減死戍邊聞自成之屯永寧也謁見于牙門自
成得之大喜偽署弘文館學士
金星薦卜者宋獻策獻策永城人長不滿三尺善河洛數
獻識云十八孩兒瓦上坐以聞賊當之賊大喜拜為軍師
督師林濬次承天聞獻策逼麻城將渡江擊之監軍御
史汪承詔曰楚兵已辱秦師宜回救豫敵舟北岸林濬兵
徘徊五日不得渡北走樊城至鄧州開城不納兵饒西走
呼于內鄉城下有縋米麥相市者知縣鞭之林濬令監軍
總銀錢上通市、梟翹其直兵不飽行山中乏食殺馬騾
燎野草落濬大嚼以安士心露章劾之奉旨督師專征朝
廷且不中制承詔據津遏渡鄧州內鄉閉城阻雜失誤軍

机莫此為甚其議處以聞 張獻忠犯信陽 庚午獻操
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于頤
刀屬于頤眼鼻橫絕猶左手握印廟右手掣佩刀賊槍刀
交下陷胸穴腹以死妻趙氏于諸生聲累被殺吏民屠慘
無遺血流街中成渠 五月乙亥朔賀人龍擊開賊于靈
陝山中巡撫高名衛屯開封保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
屯南陽獻操漸北向恩合于闐猛如虎以兵搤德安黃州
疽發背不能起退屯承天 東寇熾設徐臨通津四鎮以
護漕劉良佐駐徐州楊御蕃駐臨清張汝行駐通州進維
督張四維兵部右侍郎提調四鎮 河南土寇袁時中以
二十萬衆入江北楊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礦諸盜蟻附

平定縣志卷之四

五

屯于義門 丁丑新鄭崇倫礮王紹禹於西市籍紹禹家
盧九德以禁兵大破袁時冲於蒙城 丙戌東阿降賊
夜突東平關廟與東平賊首李青山殺臨清守兵二百擄
駝駝二殺千總一楊御蕃以兵馳援賊遁走梁山泊 太
安土寇十餘萬掠寧陽曲阜兗州擄獲婦女蒙以甲冑執
刀仗偽為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開青州兵至遂走邳
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戮嬰襁不遺 癸巳出兵部尚書
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充為事官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督師啓濬奏三邊已置總督乞更勅書專討
賊從之 朱大典盧九德合禁旅徐淮兵敗袁時中於義
門丙申破其巢賊保險請降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

佐將淮兵宋玘將禁兵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
輕兵追捕戊戌及賊大衆賊方托險拒守官軍以火砲奮
擊之賊大潰自義門至界溝或縋林間或自刎死橫屍二
百里餘或降或逃去二十萬衆鳥獸散時中僅從數百騎
宵遁北入河入河南所獲器械矢石山積 庚子邳州賊
犯徐州北關知州朱某列大砲黃河擊却之知州被流矢
卒賊屯滕縣東境邑丘夜劫營陷伏五百人盡沒於界河
驛壬寅賊焚殺至楊州南沙河店燬南浦漕船十六艘復
東北入東平境時豐縣土寇十餘萬圍城二日不克徐
州賊合之攻城益急 六月乙巳朔庚戌章左五營陷宿
松進攻英山寨將吳斌馳援敗沒知縣高在奮戰死城遂
陷賊屯白沙嶺 袁老山以衆數千屯壽州劉良佐兵

平定縣志卷之四

六

至北走伊洛 盧九德劉元斌分將禁軍屯六安固始朱
大典駐壽州造長槍三千皆丈有二尺選鳥銃三千大閱
州縣鄉兵合官兵萬人刻期八山搜剿革左諸賊方分掠
諸縣聞之盡撤回合營屯潛山 左良玉次南漳躡賊至
南陽與獻操戰于西山賊敗西走鄧撫王永祚以兵來會
獻操合兵攻南陽晝夜穴城知府顏日愈指揮王汝章拒
却之日愈手中一矢頂中二刃殞于城上賊遂犯裕州
獻忠陷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群盜襲陷泌陽知泌陽王士
昌不屈死遂圍唐縣 獻操合回革諸賊圍應山楚師敗
之退犯德安守者禦却之復糾羣盜數萬犯德安京楚兵

出戰矢砲斃賊無算癸亥賊援營走隨州復糾羣盜攻麻
山冒皮帳攻城頭強弓勁弩射殺賊千餘賊懼引去應
山多山氓習射虎豹藥矢傳人肉糜爛立斃賊數攻不能
克庚午傳旨邵捷春失誤軍机流毒未已即日會官處
決捷春仰藥死獄中汶上賊乞降給以冠帶賊首與胥
齎數十款血相給強佔民居縛諸生勒其金癸酉賊首
黃蓋呵殿入城練總周祚隆拒之賊抽刃相向祚隆揮刀
斬賊首群賊相格鬪走回寨巡撫王公弼勒兵近境令副
將羅低圍其巢焚而殲之五百人無一遺七月乙亥朔
草左諸賊犯廬江官兵嬰城守賊遂焚關廟大掠四境
丁丑獻忠圍鄖陽鄖陽守道高斗樞知府徐啓元降將王

平寇志卷之四

七

光恩設守賊肉薄攻城上以火罐擲之焚死賊無算已
卯獻忠宵遁鄖兵不敢襲庚辰草左陷潛山黃得功
戲下兵叛焚剗桐城得功逐捕之奔麻城將投獻忠草里
眼聞之以銀千兩馬騾千騎聘之叛兵收馬騾運聘遂投
獻忠應天巡按徐之垣以聞詔詰盧九德隱匿不奏降
監軍主事楊卓然職三級戴罪滅賊自贖張獻忠破鄖
西草里眼圍麻城督師蔣溶擊敗之斬首千二百賊潰
走曹操與獻忠有隙自內鄉浙川走鄖州南陽合於李
自成左良玉邀擊之破之于鄖州再勝之於浙川辛丑
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斷其一手縱歸以
辱官軍蔣溶良玉頓兵南陽不敢進聞曹合兵敗官兵

平寇志卷之四

六

於秦陽八月甲辰朔獻忠既陷鄖西而獲甚盛羣盜附
之衆至數十萬屢勝而驕東略地至信陽左良玉營多降
將家在鄖寨盡被獻忠殺掠人思致死於賊良玉乃自南
陽引兵逐擊大破之斬其首將沙黑奪馬萬餘降衆數萬
獻忠負重創易服夜竄山中良玉軍聲大振降附日衆令
馬進忠等分道窮搜戊午獻忠以餘衆數千反走鄖陽督
師丁蔭濬令堯世玉田祿兵赴鄖遇賊不戰潰獻忠收其
馬騾降卒二千趨南陽賊多負叛不能馳保其婦孥日行
三十里部曲聞官兵將至日逃亡十六七丙寅良玉次鄖
陽辛未自鄖北發獻忠已過南陽追之不及汪承詔勅行
間將士觀望縱賊九月甲戌朔曹操既北合自成自成

卯宗龍文岳兩軍俱進次孟家庄諸將以兵疲請詰朝戰遂苑中馬散入村落求芻牧賊突起林中搏官兵人龍斂兵不戰而退逆戰不勝人龍大威奔任丘國奔從之三帥師潰賊以步卒攻二督營中鳴砲擊殺賊百餘日暮賊引退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盡整而守傳宗龍慨謂任監軍曰宗龍當死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并力決死不能效他人走也乃召其裨校李本實楊從義董朝宣陳尚才孔思臣所將數千人誓以必死保營張副將扶保督文岳宵遁奔項城宗龍分秦兵壁東南庚辰文岳奔陳州壬午宗龍飛檄趣人龍國奇還兵救之二帥不應曰此書從賊中來庸知非偽邪二帥叩沈丘請納二軍知縣乘

平寇志卷之四

九

城曰若何不救汝總督入城何為二帥不得入癸未同走陳州宗龍穿整築濠賊亦重濠以困之甲申秦師食盡殺馬騾以食已丑馬騾復盡殺賊散其免辛卯營中鉛矢火器俱盡宗龍簡士卒瘡傷之餘尚有衆六千二更潛勒軍突賊營殺傷千餘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辰日中距項城猶八里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兵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墜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所給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復罵聲罵賊斷其耳鼻死城下項人殮之於天吉寺哭墓之人龍國奇奔歸陝賊獲衣甲器械

無算遂攻陷項城屠之宗龍死家人收兵符勒印交任丘縣奔許雲南宗龍父大笑曰我兒十七登賢書十八成進士按滇浙撫川薊總督西邊官至尚書戰死報國幸矣大聲稱好者再宗龍母妻泣曰翁乃太忍于死不悲撫掌稱好何也曰世事不可為非久同歸於盡今死疆場尚得死所自古皆有死、事如吾兒祖宗聲德之報也何幸如之人皆服其卓識聞曹屯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移屯商水土寇盡起督師丁榕濬屯商城北發猛如虎方國安將軍固飛檄告急戊戌榕濬自商城北發猛如虎方國安將軍固川楚兵為前鋒檄左良玉兵共擊聞曹保督楊文岳收散亡于陳州兵稍集聞曹陷葉縣殺知縣張我翼殺守將劉

平寇志卷之四

十

國能國能初同聞曹作賊誓為兄弟共事聞王高迎祥十二年左良玉大敗國能于陳州國能以騎數千衆萬人降曹操恨之誓殺國能至是聞國能在葉乘勝陷其城執國能責其負約欲殺之國能罵曰我初與若同反今則王臣也奈何從賊遂遇害有子八歲聞賊收之抱置膝掖所帶小刀自殺國能妻亦死之賊移師攻泌陽聞曹既推二督盡獲秦師士馬勢益盛獻忠合回草左諸賊自霍太北行以會之河南土寇寇罐子一斗數諸賊畢會衆逾百萬聞賊令人撰九問九勸諸詞號召羣盜勾引飢民號為闖王十月癸卯朔太監盧九德劉元斌以京營合周遇吉黃得功兵追賊及之鳳陽元斌留四十日不進縱兵大掠城

門晝閉殺獲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臨穎
為賊守左良玉兵攻拔之殺諸偽官盡獲賊所擄閭閻賊怒
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聞曹國之良玉悉兵拒守賊
陷襄城 戊午獻忠合羣賊攻舒城恭將孔庭訓禦却之
十一月癸酉朔陝西巡撫汪喬年收秦督兵合步騎二
萬以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
于陝西發卒自成先世塚得小蛇

朱脂令邊大受查得孫姓者實自成族考之乃曰墓去
縣二百里在萬山中十六塚中則始祖也相傳穴為僞
人所定有鐵燈點火墳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
言而發之中一塚得螻蟻數萬火光尚熒然剖其棺

平寇志卷之四

廿

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蟠赤蛇長
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昨六
七反而仍伏乃函顱骨并蛇脂之以獻而焚其餘骨為
灰雜以穢棄之

喬年即斬蛇誓師兼程進以輕騎萬餘抵郾縣開襄城新
破遲疑未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迎泰師次襄城
賊聞之解郾城圍來迎戰喬年立營未定賊至二帥先遁
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守城賊攻
之五日城陷喬年率副將張一貴中軍党威監紀孫兆祿
巷戰手殺數賊喬年自刎未殊被執大罵不屈見殺守將
李萬慶死之天祥知縣鍾鴻頤戰沒襄城知縣曹意正持

乃與賊戰被殺訓導張信罵賊遇害典史趙鳳身監紀西
安同知孫兆祿副將張國欽張一貴中軍党威材官李可
從亦殉節賊深恨諸生剝削百九十人購承祺匿不獲屠
其族九家闖賊三月之中再敗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師數
萬軍資無算威振河洛乘勝圍南陽用大砲攻城數日城
陷殺總兵猛如虎初猛如虎以計破賊殺賊精兵數千已
而城陷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手及袍袖有血數斗
過唐府國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賊刺刃以出其
背而死分守叅議艾毓初聞變自縊知府丘懋素罵賊不
屈死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咸盡節
唐王被害張如及湘安王崎躍走入楚 時督師丁啓濬

平寇志卷之四

主

屯汝寧保督楊文岳屯杞縣太監劉元斌以京兵赴河南
聞南陽陷擁婦女北去帝命御史按視其軍元斌悉沉婦
女於河 河南巡撫高名銜按臣任濟以汴梁危急貽書
督師救汴丁啓濬釋獻忠在商固山中庶幾旦夕擒今移
之救汴恐復脫走不聽 十二月壬寅朔給事中張元始
御史衛周胤交章劾中州督撫內監觀望不前致藩封失
陷奉旨藩封淪陷督撫固辭難責故濬勦敵著捷宛兵派
集頗多何以失守其察核以聞又奉旨朱大典受命督勦
五營縱賊流毒全無一效其革職回籍聽勘 起孫傳庭
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兵部右侍郎高光斗提
督鳳陽兼督皖楚豫兵會剿星馳軍中受代以徐世廕巡

撫安慶蔡懋德巡撫山西 追復傅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廕子錦衣衛百戶 戊辰潛山叛民勾土賊執知縣李令嘉典史沈所安送獻忠被殺以催徵嚴急也 聞曹連陷清州許州長葛鄢陵鄢陵知縣劉振之力繼北而再拜自經死典史杜邦舉城陷被執自成欲生之邦舉大罵遂遇害隨陷禹州徽王被害并殺延津王常滄等五王復圍開封巡撫高名銜巡按任瀛總兵陳永福合兵守汴周王貯庫金于城擒一賊者于百金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為差兵民踴躍殺賊無算總兵陳永福子守備陳德前射中自成左目今又殺賊帥上天龍生擒三十三人斬首一千七百餘城乃克全賊屯朱仙

鎮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之

平寇志卷之五

平寇志卷之五

管葛山人



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辛未朔閏曹攻汴姬婦女赤身濠遙望城呼罵城上點大砲悉倒濠城上令僧人裸立女牆叫罵賊砲亦倒濠 壬申閏曹伐柘築數臺高三丈餘可容百餘人放大砲攻汴城上亦築一臺高出柘臺上置大砲擊之柘臺之賊悉死閏曹攻益急保定總督遣兵粉乞弓送蠟書云大兵即至巡按任濬傳示城頭羣情愈定戊寅三更大雪巡按任濬選奇兵五百由水門啣枚夜出過濠外砍入賊營賊驚起奇兵退走濠內賊躡追官兵齊出斷賊歸路奇兵合諸兵共擊之斬賊首七百八十三級

平寇志卷之五

辛巳草左陷潛山壬午陷巢縣 癸未閏曹遣馬賊千餘布圍汴城外驅汴人畚土穴城為大窟十餘聲火藥數千斤填之百炬齊然賊據甲接響遙望城崩將一擁而入昔金人築汴也擊以撞竿土疏而入即生埋築者其中故其堅如石賊鑿之入數丈積土覺窟外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埽塊皆飛鳴外向布國人騎俱為齏粉城中人無一傷者賊駭而解圍南陷西華 督師丁啟濬不能救汴反引其軍入汴城避賊幾為賊所乘城開而麾下散去二月辛丑朔草左陷全椒 乙丑獻忠自歸德長驅至亳州官民空城走獻忠按兵入城 三月庚午朔閏曹合群盜八十萬圍陳州圍周四十里睢陳兵備副使關永傑

知州侯君權與士民揮血死守晝夜乘城傷賊亡算力竭城陷永傑戰死城上君權被執罵賊死薦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手刃數賊被殺賊怒屠陳州 丙子回草左高營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草左走合獻忠乙酉獻草合兵自舒城犯六安蓮花寨屯板山袁時中屯故縣獻草二賊以百騎走小袁營期共攻六安時中旋合於聞 辛卯聞曹陷睢州徐吏目開東門策馬先逃邑紳左通政李夢辰死之復陷太康知縣魏令望閭室自焚宣府巡撫張維世死之 袁時中攻柘城商丘知縣梁以樟以兵往援擊破之殺千人以樟初知太康時中屢攻之以樟殺其衆數千以才望調商丘 閩將糾諸賊圍歸德府歸德向為州後

平寇志卷之五

因亂政獨無藩封亦無兵民自為守乙未賊鱗穴穴城飛矢雨集丙申尚書侯恂于舉人方夏率家丁甲騎斬開出殺傷守門者數十人城中太亂遂陷推官王世琇死之同知顏則孔遇害則孔女自盡經歷徐一源分守北城素饒督力城陷率衆巷戰死教諭夏世英見賊入戰死于明倫堂上妻石氏亦自刎縉紳工部尚書周士樸與妻曹氏妻張氏于舉人葉熙于婦沈氏同日自縊工部郎中張泌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舉人徐作霖吳伯裔周士美官生沈泌侯俊貢生吳伯胤庠生沈誠周士貴國學生候宗沈個諸生張渭劉伯慈咸遇害梁以樟被執數創不死潛載至淮上家口四十被殺賊乘

執陷寧陵考城尋陷鹿邑知縣紀懋勛死之又陷廬城署縣事主簿孔亮亦死焉皆歸德屬邑也 四月庚子朔壬寅獻忠陷舒城知縣先以喪去恭將孔庭訓將千人同教諭楊廷璧編修胡守恒率士民共守七月餘兵淫掠舒人怨之三月舒人閉城拒庭訓庭訓降賊導攻城守恒恒率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數處守恒督軍民擊殺之填塞如初賊射書脅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上賊呼城下縛長鬚胡翰林獻者于千金否則屠城及城陷有勸守恒曰公鬚髯如此賊購公急截之乃免守恒不可怨家賊賊得守恒刺刃其腹攢刀殺之賊相顧歎曰胡翰林真男子也廷璧被執罵賊遇害于諸生潘之亦殉節獻忠據舒城改曰得勝

平寇志卷之五

州令孔庭訓取霍山 乙巳獻忠合草左回袁諸賊陷六安盧九德以禁兵援之賊引去 乙卯聞曹合袁時中抵杞縣夷其城復欲攻汴 己未草左南營攻霍丘淮營奉將張士儀禦却之賊統城南北分道至趙家集辛酉士儀令鎮軍霍丘步兵出北關自將騎兵出南關共殲賊總兵劉良佐卜應第副將楊振宗恭將屠師賢徐彥琦游擊丁啓宗從溜河口渡河逐擊賊前後夾攻追奔三十里至汪家集斬首九百 孫傳庭會師西安斬賀人龍以狗人龍朱脂諸生中武舉效用行間殺賊立功位至大帥叛將劇賊多歸之咸得其死力然貪淫狼戾屢戰不用命襄城之役朝廷頗疑其通賊朝議將誅之密授旨傳庭時以人龍

所部多降寇副將高傑尤驍壯忍為變未敢動人龍掠美姬百十盤桓咸陽日置酒歌舞傳庭既入關與巡按御史張移孝密謀之移孝良久曰得之矣傑妻邢氏拜其番總兵孫守法妻為母時相往來移孝密召守法耳語之守法置酒令妻召邢氏至則泣而語之曰賀人龍謀不軌朝廷將誅之以高塔人馬精壯大費經營高塔豈可以已功名與他人同逆萬一不測玉石俱焚我母子不復相見矣相持大哭邢氏亦泣曰為之奈何曰只教高塔約束門下按兵無動事定之後總兵便屬高塔人馬俱塔統轄矣邢歸語傑曰躊躇良久乃定報如約傳庭檄諸將大會於西安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各以固原臨洮援勤之兵來會傳

平寇志卷之五

庭置酒燕諸將諸將罷酒起行至旂門命刀斧縛人龍于旗下數之曰爾奉命入川開縣噪歸猛帥孤軍失利獻曹出押職爾之由天恩曲貸命殺賊自效輒遇敵先潰委秦督撫於賊手一死何辭曰斬之諸將股栗撫定諸軍即以其兵分隸諸將使人至咸陽勞傑令盡統人龍餘兵歸人龍尸令妻子葬之令嘉棟成虎還鎮各選步騎二千期四十日會西安檄延綏總兵朱尚義兵至西安隨大兵進討或曰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于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管葛山人曰夫開縣之潰陳州之逃誰則為之謂其勇猛為賊憚者偽也

山西總兵許定國上疏請討賊改定國援勦總兵官統山西兵五千隨督師進討 癸亥聞曹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群賊畏葸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 五月己巳朔應天巡按鄭崑貞勦鳳督高先斗聞舒城破已一月始調兵至潛桐所至逗遛縱兵剽掠 孫傳庭檄發荏朝梁猛先功李弘澤將陝兵千七百赴軍前 獻忠屯舒城七里河汪家灘招土人刈麥三河寨民剽羊豕迎賊獻忠徇以牛八頭銀五十兩壬申獻忠遣騎馳廬州至白露寺恭將廖應登屯近郊賊不得過乃令英霍游民雜貿易入廬州兵備蔡如衡貪虐眾不附督學御史徐之垣較士至郡知府鄭履祥郊迎入鎮院

平寇志卷之五

獻忠令其黨數百負藍袍書卷隨諸生入旅次甲戌獻忠卷甲疾馳至城下城中縱火應之遂大亂履祥死之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同縉紳程楷指揮趙之樸力鬪死之垣如銜及合肥知縣湯登貴倉卒踰城走應登不知寇大至勒兵入巷戰殺數十人知獻忠已入斂兵走巢湖廬郡城池高深賊屢攻不克獻忠一夕破之旁掠含山巢縣俱陷 丙子章里眼遣騎刈麥于無為州士民擊殺之奸人勾賊夜至縱火迎入城士民沉河死者亡算 潁州叅將李相大破左金玉於壽州鳳督高先斗次壽州聞廬陷令劉良佐馳援癸未至廬州賊已援營去 左帥率大衆收土寇劉扁子等連營四十里屯朱仙鎮援汴賊騎三千俱

被殺甲申聞賊倉卒移營棄輜重而去辛卯左帥撤兵回
襄陽聞曹復至 李相還屯潁陽已左金玉合回堂連營
趨潁州以報壽州之役也李相偵知之伏步兵城東南二
十里自將騎兵逆擊于城南樊家店伏兵逸其後長槍奮
擊追奔三十里斬首千級 六月己亥朔革左諸賊屯六
安英霍潛太諸山倚林樾度夏秋涼復出歲以為常安廬
州縣半殘破各官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棘滿路人
烟久斷 辛亥獻忠襲破廬江焚掠一空還屯舒城白馬
金牛諸洞游騎往來桐蕪含巢諸境廬江為孔道屍橫瓦
礫殘民數百突煙不屬 癸丑遷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
總督高先斗入京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 丙辰赦源

平寇志卷之五

六

任戶部尚書侯恂罪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保定山東河北湖北軍務并轄平賊援剿等鎮官兵援蘇
京王漢王變為御史壬戌命蘇京監咸寧甘固兵同孫傳
庭星馳出關王漢監平賊鎮及保督標下楚蜀兵同侯恂
等協力援汴王變監陽懷東晉兵部勒諸將刻期渡河
太監劉元斌以禁軍大破土賊于東平擒李青山斬首千
級俘獻闕下禁軍在江北內臣所監不受督撫節度遇敵
不戰民間苦之言官屢疏撤回奉詔班師道出東土出賊
不意一戰擒之

或曰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都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
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中范淑奏魯府左相俞起蛟扼

之得青山

許定國將山西兵次沁水將渡河一夕潰去軍武兵亦潰
于軍懷詔遷定國入都 七月己巳朔督師援剿諸軍潰
于河上督師丁啓濬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
政方國安諸軍次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濬督諸軍
進戰左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濬曰汴圍已固豈
能持久必擊之諸將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
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濬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
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濬勅書
印劍俱失監軍御史汪承詔以聞詔逮丁啓濬下獄楊文
岳革職聽勅兵科給事中方士亮劾奏許定國挾非頒之

平寇志卷之五

七

實率援汴之師陰縱士卒鼓噪西歸藉口招安逍遙河上
川將甘良臣當六面會師之日輕信丁顯爵身入賊營被
執易質以出辱國已甚賊以撫惡良臣明肆剽掠于數數
千兩給米萬石損地數邑不得已而會師陰洩師期教賊
分營勿屯一處不特為賊誤且為賊用丁啓濬楊文岳百
事由人一敗塗地勒印俱失畢天下之物力聚以資敵可
寬三尺之法于二人哉

野史氏曰聞賊再破秦師堅甲利兵皆為賊有群盜附
之號曰百萬席卷宛洛以來未有與敵者也計河上之
賊不踰十萬強弱衆寡之形其不敵也明矣夫兵以正
合以奇勝士心方懼未可戰也乘瑕抵隙小勝以堅衆

心乃可持久林濬驅皇、欲清之兵持方張之賊不已
疎乎賊擁百萬之衆而頓堅城之下兵多則餉不能久
此衰絀之所以敗于官渡也曹賊以糧盡謀化從此其
微矣誠能用澤清之謀築甬道以達汴城運河北之粟
以給軍養士畜銳以待秦師秦師既東我氣自倍賊師
老勢絀不能無變、而乘之蔑不濟矣多方以撓之清
野以困之燔其屯畜斷其糧道雖有百萬之衆未有能
久者也乃未可以戰而驟驅之戰賊未渡河我師先潰
奉賜劍以爲制六師不能斷逃將頭梟之軍中顧能驅
之必死之地哉印劍俱失辱國甚矣此之不誅欲收餘
燼以制賊難矣

平寇志卷之五

甲戌萃里眼毀廬州城 以開封圍不解停河南鄉試
命山東總兵劉澤清撥開封巡漕御史霍達奏曰賊擾山
東兩年漕事大壞李青山雖擒攻略往往見告恐澤清去
而賊復熾漕事不堪再誤澤清所將臨清兵瘦馬羸卒內
丁數百非關曹敵手左良玉兵賊之敵手也臣鄉趙天胤
兵及賀人龍遺兵皆可勦賊而苦無紀律總督傳庭所用
臣鄉之將如鄭大棟孫枝秀孫守法解大英皆一時之選
乞屬諸將以討賊而留澤清以護漕不報 乙亥關曹圍
汴推官黃澍遣兵逐賊至土堤外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
二人奪馬九匹布帳器械亡算射死三百人賊敗走 丙
子陳永福以牛酒饗士卒夜出南門劫賊營斬首二百餘

級 庚辰下兵部尚書陳新甲於獄 試御史王孫蕃劾
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南討擁兵不戰班師過山東焚劫淫
汴殺良冒功欺蔽不法辛巳帝御午門早朝畢傳旨留百
官召御史王孫蕃河南道御史奏曰孫蕃新授試御史未
給牙牌例不得入禁門帝乃發孫蕃疏而諭百官曰劉元
斌縱兵害民王裕民扶同欺蔽俱下法司問罪孫蕃發奸
有功加職一級內臣膺命治兵督撫以中貴不敢問帝英
明納諫不少貸百官莫不動色 副將卜從善以偏師南
渡河夜擾賊營賊驚逐之全師北渡 壬午山東總兵劉
澤清率師援汴連戰皆捷營中忽自驚擾仍退屯河北
庚寅道標中軍周世忠出汴城擊賊以馬搬被擒賊逼之

平寇志卷之五

降大馬不屈賊磔之武生井澄善弓馬亦同出被擒不知
所終 八月戊戌朔汴圍已久城中乏食周王恭將捐庫
金先後一百二十萬養戰士繕器具復捐歲祿萬石以餉
兵國庫空虛官人飢色曹操以食盡謀他徙聞賊分報詭
之約破汴以汴城東隅屬曹操乃留不去 召回試御史
展雲京以王漢巡按河南仍監軍督勦接運 回草左連
營屯光山羅山分略信陽犯麻城獻忠屯陶冲辛丑援營
分為三一走六安一趨廬州一往廬江三河塘雙橋巨舟
三百隻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日合回草諸賊老哨三
十二營小哨二十四營水陸俱集于皖口聲言渡江出蕪
湖犯南都叅贊機務尚書熊明遇請命淮撫史可法移鎮

揚州應撫王希憲移鎮句容 廢將劉超請以家丁援汴
自授超援勦總兵給以開防隨督師殺賊超收合家丁百
餘復招劇盜張廷璽為軍鋒與袁時中戰於夏邑勝之頃
兵不進兵科給事中方士亮奏曰自文臣凌轢武臣矯枉
之過假以事權敢于殺掠通賊甚者舉軍降寇如王紹禹
孔庭訓覃世助倒戈相向以督師保督而楊德政諸帥棄
之如弁髦陳可立方國安輩招之如充耳欲無敗也得乎
平時鎮將不知有督撫弁流陞遷必督撫主題自許定國
悍然具疏辭敏忠又以標營旂鼓為請撫既在鎮督亦非
遙不為呈會劉超家居廢弁一紙空言遽遷上將所集士
馬既成空談坐視汴圍樓連數月臣不知朝廷授超此官

平寇志卷之五

十

者謂何虛擁節旄不救藩封之急不聽督臣調度三尺法
安在哉伏乞詔敏忠擅為之罪罷斥劉超即侯恂亦不得
以粉飾之故廢公家事也 遠逃將楊德政入都 鳳督
馬士英以兵復廬州廬自被焚門堦俱盡舒城為賊平李
士英以兵八千駐金牛築舒城 乙巳汴城人相食有誘
而殺之者有群捉一人殺而分食者有婦食夫子食父兄
食弟紛之皆不可問 壬子獻忠陷六安蘄州民男左女
右各一臂盧九德以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戰于夾山
殺傷相當再戰官軍敗績九德退屯鳳陽得功歸定遠
馬士英屯壽州 癸丑汴城久飢大搜民間牛馬騾驢充
飢甲寅汴城放出婦女三萬餘口任其所之丁巳汴人食

牛皮、襖戊午汴人掠市肆藥材為食已未汴人絕糧兵
民食水草水虫糞蛆膠泥馬糞 保鎮左騎營游擊趙崇
新與賊袁時中講撫於夏邑見給被殺劉超請以其弟劉
越填補左騎營不報 乙丑汴人掠茶曝乾為末入麵少
許作餅啗之 丙寅傳旨丁塔濬喪師辱國勒印俱失革
職刑部擬罪楊文岳革職戴罪殺賊自贖 九月戊辰朔
已巳以黃配元為右僉都御史協理勦務巡撫安廬池太
蕪轄光山固始蘄州廣濟黃梅德化湖口 袁時中倖就
撫於夏邑詔許其投誠自新時中出不脩突入蕭縣執知
縣以去 甲戌獻忠焚樞陽奪巨賈舟百餘入桐城境擄
畧水人脩糧報謀西犯 乙亥斬楊德政于西市 左革

平寇志卷之五

十

犯潁州袁時中亦從太康東渡黃得功劉良佐合兵潁上
擊時中大破之賊遁六安山中復入山擒斬數千時中僅
以身免二軍屢破賊、畏之呼為牌子軍得功長八尺餘
勇猛敢戰號曰黃閣良佐乘乘班馬號曰花馬劉 丁丑
汴城白骨如山斷髮滿地行路皆絕曹門至北門餓死者
日三四百人城頭守卒寥々到處鬼叫諸郡王將校及官
民向師而哭間有作絕命詞者 癸未斬陳新甲于西市
周廷儒力救之曰奏舊典中樞兵不臨城不斬帝曰邊城
且不論修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 河決沉開封開
封圍半載秦督傳庭辱集秦師出其西保督侯恂以河北
陽懷保兵出其東幸未楊文岳屯汝寧夜襲賊營頗有新

後賊備益密諸軍集朱家集與賊營相望劉澤清曰朱家
集去汴八里以五千人渡河依河為營引水環之以次列
營直達大隄築甬道以轉餉則汴可持久賊兵已老可一
戰走也遂以三千人先渡立營賊攻之三晝夜諸軍無繼
者拔營西歸有獻策於高名銜曰賊營附大隄決河灌之
蓋為魚鼈矣然城中可無恙周王募民墾羊馬城高厚如
岸援兵極朱家寨口閘曹已覺移營高阜多儲糧艘巨筏
反決馬家口以灌城驅民夫數十萬築堰壅堤大雨經旬
黃流驟漲癸未馬家口朱家寨一時並決大聲震百里荷
鉤者漂沒數十萬賊營亦沉數萬人河流排汴城北門入
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渦濶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同

平寇志卷之五

知蘇茂灼通判彭士奇舉人張民表並溺死城堞畢者沒
波中巡按名銜總兵朱福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
從後山逃出西城樓周王及宮眷五六百人同宰鄉安鄉
永壽仁和諸王宮眷雨中露棲城上七日督師侯恂遣官
艤舟以迎王庚寅總兵卜從善監軍御史王燮以水師至
汴城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堤口督師侯恂巡按御
史嚴雲京河北通楊千古總兵白邦政列營朱家寨俾烽
鳴礮若雷霆辛卯周王次封丘入延津閘曹乘高結筏以
矢石擊汴人北渡者遺民尚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擄以歸
河北諸軍以大砲擊沉之奪回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淺
不盈尺歸德隔於河北邱毫以下皆被其災汴梁佳麗甲

天下尖堤之上遊女管絃春秋紛咽羣盜心艷之前後凡
三攻士馬死者亡算賊積恨矢必援久懷灌城之謀顧以
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迫秦師已東群盜將悉銳
以迎敵恐汴圍解而陽懷保汴之兵綴其後故曰汴人決
河之謀乘勢以沉之賊營先移高阜然亦陸沉數營汴人
則盡委波臣矣

管葛山人曰予觀於閘之三攻汴而知其無能為也夫
霸王之資必爭形勢要害之地汴梁沃衍而平李無高
山深險為之阻也其民樂游觀工歌舞絲竹非有助弓
良馬蒼頭突擊之雄也攻圍久民多菜色非有粟麥魚
鹽之饒富也然而聞賊力爭之者利其于女珍寶耳擁

平寇志卷之五

百萬衆于堅城之下耗我士馬十二三以爭無用之地
珍玩之末而終不能有其為策亦疎矣天誘其衷而澤
清之謀用汴人持久賊形勢益絀秦師既集觀隙以動
一戰勝之百萬瓦解豈非高林八公已然之效耶侯恂
選儒觀望不能制賊反為所乘世無決河以全城者非
賊能滅汴而汴人之自滅也孰謂其天也哉
獻忠再陷六安得功良佐馳援皆為所挫因謀取安慶桐
城渡江入南京僭號天命先刻偽寶選自官男子偽署副
總參游諸官聞黃劄復以大兵至已卯拔寨走潛山命曉
賊一堵牆以二百騎為殿營于古城長嶺二山獻忠步騎
九十哨分為四大營前阻大溝後枕山險休營息馬為持

久計庚辰得功良佐將兵同度廂登等卷甲疾趨夜半緣山後噪而登賊驚起倉卒格鬪三軍奮擊賊阻大溝不得成列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牆伏林中官軍圍之縱火焚林二百騎盡殲初六安夾嶺之戰賊被傷二百餘有與昇以行皆就俘滿林整狐犬驚鳥噪呼相逐莫達百里奪其馬騾數萬婦女數千賊膽心謀士婦盡皆盡鳳督贊畫黃鼎以土兵襲破賊于羅田命徐州總兵劉良佐赴督師軍前援勦以劉邦佐為徐州總兵宿州地震有聲老回分營犯蕪湖掠桐城安慶草左犯潁州旋北合閭曹秦督孫傳庭次南陽閭曹諸賊西行逆秦師傳庭三捷以待之牛成虎

五

五

將前軍左襄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之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圖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襄鄭嘉棟左右橫擊之賊大潰東走斬首數千竄追至冢頭寨賊棄甲仗軍資四竄秦兵爭取無復步伍賊覘官兵驚反兵乘之左帥先清諸軍繼之副總兵孫枝秀躍馬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圍之突戰馬蹶被執挺立不撓臨之以刃張目不答一人曰孫副將也殺之恭將黑尚仁被執不屈同見殺獲兵數千材官小將之沒者張映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賊倍獲所喪馬御史蘇京以聞詔斬柳海樛蕭漢囚左襄令入馬二千匹以贖罪責左光先平賊以自贖賞高傑董學禮彭達郭可通白汝

雲復牛成虎趙天胤職貸鄭嘉棟甲申獻忠犯廬州十月戊戌朔閭曹既破秦師收裕州土寇李好為軍鋒乘勝攻南陽府拔之屠南陽招冢頭散亡疾傷諸賊回南陽還屯開封北丙午劉良佐大破張獻忠於安慶獲馬騾五千救回難民萬餘丁未山東巡按御史陳其履奏劉元斌縱兵焚掠皆有狀奉旨禁旅每出朕必再三戒諭申嚴紀律蕩寇安民今焚殺淫掠秦秋皆有狀東民何辜遭此慘毒王裕民劉元斌通同欺蔽秦妻生靈法難輕縱元斌即會官斬決王裕民及領兵將弁刑部三日內擬奏并劉元斌引律定案元斌勦寇微勞仍優卹家屬以昭功罪不掩之義張獻忠攻桐城不克劉良佐以兵援之獻忠

五

五

西走入新水高名衛退守歸德稱疾篤巡按王漢為之請命回籍兵科給事方士亮請撤回太監盧九德以討賊端任督撫不報以署總兵劉鎮藩官川北總兵事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請斥奉旨傳庭治兵數月遇敵輒潰罪無可諱念初戰曾勝策勵圖功自贖毋得以前劾退讓聞曹分兵逼汝寧十一月丁卯朔劉超反于永城殺御史魏景琦舉人喬明楷以守汴護藩功授開封推官黃澍江西道御史已巳發御前銀十萬兩命御史黃澍齎赴開封以三萬賜周王為官眷供億其餘七萬聽御史與督撫酌量賑濟郡王宗室現存者及現在汴城官兵與運河北饑民汴城十萬生靈死守不渝亦致祭以慰忠魂

丙子以王漢巡撫河南 獻忠西入楚劉良佐還淮安
黃得功還定遠鳳督士英會諸將王憲劉良佐黃得功於
奔州大燕將士以三鎮兵北援永城 孫傳庭自蒙頭之
敗收斬逃帥自登封進兵向汝寧聞賊以游兵窺懷慶欲
北渡劉良佐禦却之 命劉澤清以陽懷兵歸守臨清未
幾微入衛 乙酉總河尚書張四維至河上黃河故道為
平陸細流如線人馬徑渡南岸會督師侯恂巡撫王漢御
史王燮及充西濟寧大梁河北諸道于朱家寨祀河伯羊
一豕一登金隄、四五縣黃河直貫汴城斷垣數堞隱見
水上朱家寨決口二里水流悠緩馬家口決口一里接賊
壘洶湧駛疾河流趨馬家口者十七朱家寨者十三歸故

平定縣志卷之五

六

道者十一 保定總兵白邦政奉命入衛驅賊汴城于女
珍寶走太行紆道入山西總兵陳承福奏政陳德先截其
輜重於武陟報聞督撫恭其枉道不法狀邦政從柳溝圍
武安潞城入山西 丁亥革湖廣巡撫宋一鶴職 袁時
中北合于閩 閏十一月丁酉朔大兵下畿南至淮北袁
時中夜擾其營至河而返賊擄獲富懼為所奪也 癸卯
兵部奏卹死事降將贈劉國能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李
萬慶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致祭 閩曹回草左
諸賊自上蔡舞陽分道犯汝寧楊文岳以保兵守汝丁未
文岳遣都司康世德輕騎偵賊反走回汝步騎五百夜縱
火果而南走戊申文岳遣將韓斗都司連登舉追之已

百賊至壓汝寧五里文岳以保兵屯城西監軍孔貞會以
川兵屯城東賊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被殺數百人賊
奪其馬驟悉眾攻保兵漸不支分巡僉事王世琛總將士
入城副將賈梯恭將馮名聖掖文岳貞會上城共守庚戌
賊四面環攻戴扉障矢石雲梯如牆立城陷矢斃雨集死
傷山積而攻不息一鼓百道並進城陷文岳世琛賈馮二
帥通判朱國寶皆被執于城頭汝陽知縣文師順死城上
知府傅汝為赴水死賊擁文岳等見閩曹諸魁於城西自
成曰先生輩乃朝拜重臣自不當屈然時執至此公欲何
為邪文岳曰我恨無兵以殺賊今日死耳復何言罵賊不
絕口世琛國寶皆不屈賊怒縛文岳等至城南三里店大

平定縣志卷之五

七

砲擊殺之世琛初為河南府推官屢却賊矢貫耳不動號
王鐵耳聞賊莖文岳題其樹曰忠臣楊文岳墓縛崇王由
槍索寶冊不得拷之王妃張氏大罵賊、怒殺妃并王二
子士民屠慘數萬燔王府及各公私廩舍倉庫城中瓦礫
俱赤賊屯城外七日丁巳援營走確山向襄陽南崇王及
世子河南淮安諸王諸妃嬪以行淮安王至唐縣朱家集
得脫歸大寇去土賊紛、入城搜窖藏掠村落官兵漸集
乃散去河南土寇李好孫學禮李際遇擁眾各數萬小者
亦數千袁時中屯太康境

管葛山人曰文岳之為保督救開封則頓兵河北而不
敢進戰頃城則棄秦督先奔而不相顧強敵壓却戎將

崇通文岳之紀律可知也惟是碎身賊庭氣不少屈道府將帥同城存亡即大盜亦目為忠臣庶幾無愧死綏手

王漢以兵入永城劉超襲殺漢十二月丙寅朔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擁衆二十萬其餽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皆因糧村落襄人不堪闖賊合曹回草左四十萬席卷泌陽唐縣而西良玉營襄陽近郊太造戰艦於樊城將避敵入郢襄人怒之焚其舟良玉怒掠荆襄巨賈船載軍資婦女身率諸軍營樊城高阜樊西多淺灘令副將惠登相截羊皮灘游擊于羅鱗截鍾家灘慮賊統他道躡其後沿途伏雷暗弩甚設時戒勢大襄洛之

平寇志卷之五

太

民牛酒迎賊戊辰賊騎數萬至樊城良玉乘高飛砲擊殺千餘騎賊趨羊皮諸灘不得渡樊民怨良玉導賊避伏機遠遁至白馬渡臨河欲濟良玉警徒合郢撫王永祚兵拒之賊驅樊民架扉負大砲渡灘以騎壓其後步騎相逼不得前却兩軍烏槍弓弩注射橫屍江面者數千卒不能遏良玉懼拔營南走賊亦不敢逼既渡攻城王永祚奉襄唐二世于跳城走岳陽武昌已已襄陽陷賊分兵下夷陵宜城荊門漸向荊州左良玉全師上漢口欲入承天巡撫宋一鶴巡按李振聲聞城不納振聲曰左兵日食米千斛郢中安從得此粟耶有之以食郢人可自為守良王遂下武昌次金沙洲聞賊倡荊州甲戌偏沅巡撫陳唐謨棄城奉

惠王走湘潭乙亥張獻忠復東陷桐城屠之獻忠自皖桐大剽遁入蕪水及諸軍勦袁時中於潁獻忠乘虛突至曹操與左兵戰於唐縣敗走小江口聞賊令老回

據李陵犯澧常令草里眼趨德安窺黃麻草里眼至黃陂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以歸先見曹操聞賊大恨之始忌曹操初自成下宛葉破梁宋兵強士附有專制心憂汝才不為下間置酒燕對汝才曰我與汝起草澤不自量至此今當圖開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率時又醉張目答曰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嵩土為自成意色大忤賀一龍馬守應惡自成有兼并之心請自為一軍頗與汝才善自成益疑之賀一龍即草里眼馬守應即老回

平寇志卷之五

七

罷偏沅巡撫陳唐謨鄧陽撫治王永祚丙子以李乾德撫治鄧陽丁丑張獻忠自息縣突至潁州焚掠已卯聞賊入荊州士民棄家擁擁避賊陸師擊碎賊機傷義討賊無應者乃自盡辛巳聞賊至荊州士民開門迎賊入荊州李正張效方守平泰門賊至被執不屈死之公安石首松滋枝江澧州土寇迭起丙戌獻忠陷無為州執知州張代樞遂陷黃梅知縣張聯芳遁走壬辰獻忠自天堂山拔營至三祖寺以三百騎襲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辜懋履死之壬辰帝下詔曰守汴文武各官及鄉紳舉貢生員等勞辛僻至忠義可嘉宜與叙賚特典以昭激勸高名銜加兵部右侍郎病痊起

用仍賞銀四十兩任漕實授京堂起用不必加級黃澍王
鑒已經考選候補清日優陞京堂各賞銀三十兩梁炳授
三品卿銜致仕賞銀三十兩蘇壯加二級吳士講於新任
加一級各賞銀二十兩蘇茂灼彭士奇加贈二級廉一子
入監讀書陳永福加職二級賞銀三十兩陳德加職一級
于銀二十兩譚國棟等十八員各加實職一級無定職者
從小祀總加授楊銓朱恕俱授七品京職李光殿選授知
縣張爾欽作貢優選與之除加級改授車登科訓託重後
原官承奉曹坤司禮監優叙

平寇志卷之六

管葛山人譚

崇禎十六年癸未正月丙申朔間賊陷承天初左良玉楊
襄樊宋一鶴上疏糾之良玉自襄走承天一鶴閉城不納
左兵飢乞餉復不應賊漸逼承天一鶴等留之共守良玉
既懷卻度關曹未易當走武昌宋一鶴及荆西道參議張
鳳翥總兵溫國珍留守沈壽崇守承天御史李振聲總兵
錢中選副將徐繼德守純德山賊無數十萬圍承天知府
王某開門迎賊一鶴麾兵下城巷戰牙將顧負之出一鶴
不可力戰手殺數人死之四珍突圍出壽崇自縊鳳翥走
山中鍾祥和縣蕭漢被執不屈死漢有賢聲賊部下
賢令者死於之寺中戒諸僧曰令死而寺僧謹侍漢曰
吾盡吾道不碍汝法遂自經賊犯顯陵錢中選率諸軍力
戰兵潰中選被禽諸軍柵木城以守賊為雲梯一鼓而拔
振聲中選皆降振聲陝人與閩同姓有與出入營中揚
自得聞賊以元旦大會羣賊坐殿殿振聲中選東西侍為
荆襄將吏首欽天監博士楊永祿降賊賊發顯陵閩賊
遠賊將王克生掘陵偽陽武州牧張聯奎多備餼鋤助工
忽暴風晝晦大聲起山心雷震虎嘯聯奎恍惚見金人介
冑擊之仆地口流血一夜死克生攫去不知所在聞賊懼
而止曹操聞之以天命未改陰謀圖闢以反正 戊戌賊
分陷潯山京山應城 庚子左良玉屯鸚鵡洲武昌士民

怒兵淫掠鳴榔拒之殺其監紀 癸卯聞賊遣賀羅二賊
將攻德安府已聞賊陷雲夢丙午陷孝感丁未聞曹至
黃陂索印冊知縣懷印走木蘭寨賊攻寨殺官取印設偽
官以欽陽致為偽令喻益為偽傳黃陂士民合山寨義兵
殺偽官賊怒反兵屠黃陂夷城垣為平地戊申陷景陵賀
羅賊將破德安府賊馳檄黃州指斥乘輿云為勦兵安民
事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
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剥膚本營十
世務農良善急與仁義之師拯民塗炭今定承天德安親
臨黃州遣牌知會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
良民者全隊皆斬爾民有抱勝長鳴迎我王師立加重用

平寇志卷之六

二

其餘毋得戎服玉石難分此檄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順
流東下掠江上客舟屠監司家口劫會試舉人船溫國珍
猛先功方國安諸將皆退屯漢口王世泰楊文富以楚撫
標兵守黃梅望風俱下聞賊合兵逼漢陽良王自度不能
敵自金沙渚東下九江 初自成起秦晉攻剽半天下然
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戮既陷荆襄郭鄂席卷河南羣盜
附之有衆百萬始倭然無敵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曹操
草里眼老回爭世王治世王胡聞皆奉聞號令推自成
為盟主號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曹操曰代天撫民威
德大將軍號聞營曰老府汝才管曰曹營不為號令惟聞
是聽回草左以下咸受節度自成自專曰關王 號襄陽

府曰襄陽改德安府曰安樂府改承天府為揚武州立縣
曰安陸改雲夢縣為固州改禹州為均平府修襄陽宮殿
設立偽官右武官不設一品其二品曰權將軍三品曰
制將軍四品果毅將軍五品威武將軍六品都尉七品掌
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文官一品太師二品六政府尚書
三品六政府侍郎四品六政府從事外官有提督有防禦
使有觀察使有統制使府有尹州有牧縣有令有學政有
武政設二十四團營於襄陽以老本四百馬四百從白旺
守德安以西安舉人姚錫胤為偽安樂府尹方奉三為推
官 聞賊偽拜百官封崇王由檜為襄陽伯邵陵王在城
為襄陽伯保寧王紹已為宣城伯肅寧王術授為順義伯

平寇志卷之六

三

以庚戌進士蘇松通副使張國紳為上相國以牛金星為
左輔以蘭陽知縣朱儀為右弼以徐佳為軍師謀主以孔
貞運王璣為監軍以辛未進士御史喻上猷為吏政府侍
郎以丙辰進士廣西布政使蕭應坤為戶政府侍郎以丙
辰進士青陽縣知縣王家柱湖廣巡按李振聲俱為兵政
府侍郎以楊永譽為禮政府侍郎陸偽安樂府尹姚錫胤
為工政府侍郎以鄧巖忠為刑政府侍郎以楊州知縣劉
蘇為南陽府尹王瑞芳為南陽學正吳騰芳為豫州牧金
有章為汝寧防禦使鄧一建為汝寧府尹以薛青為學正
巖忠等皆舉人以劉茂先為均平府尹轄二十七縣以尹
從道為推官稽鶴羽為均平縣令以夷陵舉人周翼時為

均平府學正以孟長庚為荊州防禦使以陝縣恩貢武之綱為襄陽防禦使以夷陵舉人陳可新為寶州牧以甲戌進士陳蓋為揚武州防禦使以江陵舉人湘潭教諭鄧允漸為安陸縣令以高舉為固州牧荆襄舉人諸生俱就偽試侍郎喻上獻列薦荊州紳士賊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牆死贊曰荆楚多慷慨俠烈之士自公伍胥屈原其為人高矣河洛陷薦紳大夫死義者不乏也荆襄則無稱焉大夫卿士咸臣賊何歟荆楚固無奇士耶抑獻忠先陷襄矣蓋賢者皆已避地而居楚皆不肖者耶陸師贊陳萬策李開先固當與江漢爭潔也

平寇志卷之六

丁巳左良玉擁衆二十萬避賊東下九江舳舻百里九江地瘠不能容良玉與方國安陳可立謀曰陵藩陷罪且重今都城戒嚴不如建勤王之旗循江淮而北其濟稍足自贖不猶愈乎死法死賊乎遂自九江下營池口分遣步騎沿江焚劫江南北流土諸寇叛兵降將如白賁小秦王托塔天劉公子泚江龍骨太山等俱冒左兵攻剽水陸雲擾南都大震紳士多潛遁與夫荷擔者直趨贛辛酉獻忠以二百騎夜襲蘄州斬世子跳城走盡執官僚明日令縉紳孝廉諸生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屠蘄州掠其城留婦女供拆毀稍不力即殺之執守道許文岐文岐仁和人獻忠曾敗杭州識文岐頗禮之文岐陰謀圖賊乃

被殺 聞賊遣賀羅二賊將狗與國瑞昌 二月乙丑朔丁卯麻城民亂焚死青衿數十人士民空城走賀羅二賊將自黃陂往岐亭黃陂士民復擒斬偽官首送武昌 戊辰左兵掠江南柯陳二氏踞山谷以藥弩射殺其數百人盡奪其馬左兵遂率鹽船過江攻蕪水城上火砲擊之奔商城 庚午賀羅二賊入麻城、空無人回屯德安 甲戌獻忠前鋒至蕪水 丁丑左兵圍大通驛便民倉擄青陽衛漕米八千五百石已卯焚池口擄貴池漕米七千三百石陸路逼蕪須水路壓蕪湖蕪湖知縣憂繼虞以鄉兵扼石黃渡衆寡不敵左兵遂入蕪開焚權署 聞賊分兵為四老回、守承天曹撫守襄陽董里眼往黃州而自將

平寇志卷之六

其一屯荆門癸未聞賊攻郊縣知縣李貞佐吏目顧王家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賊甚衆賊怒驅大衆百道環攻一鼓拔之縱兵大殺李貞佐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為賊執之貞佐立不撓厲聲罵之聞賊怒視其承寵倒懸于樹貞佐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斷其舌副之毋裔氏及妻皆死顧王家見貞佐死叱賊無道恨不能斬汝啖汝肉言未畢刀斧齊下亦同日畢命王家子顧國以巨石擊賊、支解之舉人周卜厝陳心學亦不屈見殺 左良玉方國安陳可立連檄勤王責所過郡縣具糗糧芻蕘恭恭贊機務尚書熊明遇遣小將詰問良玉進兵狀高皇帝弓劍所在以臣何得擅經其

地震驚陵廟明遇復與魏國公弘基謀曰烽火如此安問
為兵為賊必擊之乙酉發水陸營兵共四千以江寧
知縣楊文聰監之乘月過太平巡按鄭寬貞開城犒師已
返次蕪湖廣寅游擊程應璠將水師沙船載紅杏大砲度
橋南擊之人馬辟易廬舍皆崩泰將陸鳴皋率陸兵隔江
飛砲齊發左兵披靡遁裨將王所召唐三捷追襲於魯港
潰兵爭濟溺死無算直抵繁昌黃山橋繁昌武舉枝之序
以鄉勇赴之斬首千二百殺其馬千四百諸叛兵小寇烏
獸散兵部所遣小將始得達池口良玉遣使列狀上兵部
稱楚民從賊拒兵將士飢疲乏食復傳檄撤回諸軍咸集
池口新一游擊一部司以懲攻剿江上烽火稍息蓋片帆

平寇志卷之六

本

不渡者五旬 三月甲午朔以路振飛為陝西巡撫王聚
奎為湖廣巡撫吳麒瑞為偏沅巡撫郭都賢為江西巡撫
乙未澧州土賊勾閩陷常德府常德富強甲湖南生靈
百萬積累支十年屯辰兵五百合衛所官舍家丁共三千
為沅撫駐節地巡撫陳睿謀遇賊輒先去士民無固志遂
陷又陷武岡州珉王遇害辰岳長衡永寶相繼俱陷湖南
蠻獠乘隙剽掠雲貴路斷廣西道御史楊鶴上章劾睿謀
次輔吳桂請討賊丁酉命桂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
總率各督撫賜尚方劍給五萬金充軍前犒以大理寺評
事萬元吉為職方司員外郎仍充督輔軍前贊畫以苑馬
寺卿范庭輔為太僕寺卿湖廣按察使充軍前監紀 命

平寇志卷之六

七

金聲桓赴漕督軍前署鎮 楚師盡隨長玉東下止邵監
紀以上兵三百守蕪水丁酉獻忠乘虛五更入蕪水城陷
殺慘官民無遺 庚子兵部尚書張國維請躬率六軍隨
輔臣討賊優詔答之吳桂請先率諸軍南行留兵部司官
督大兵隨後進發詔諭桂重臣端征自宜親率助旅宜得
不俟兵齊留司官在後督押 癸卯聞賊殺草里眼左金
玉并其眾聞賊令老回、屯荆曹標屯蕪草里眼屯承天
聞賊旋陷順王群賊無敢異同草里眼恃其眾意不相下
聞賊置酒蕪草左殺之席上盡有其眾曹回憐服不敢動
草里眼名賀一龍左金玉名蘭養成 甲寅長玉自池口
上安慶熊明遇驛書以聞傳言襄承失守明法具在長玉
憫其久勞行間責令圖功自贖國安可立革職充為事官
從楚撫軍前殺賊 丙辰獻忠自蕪水疾馳至黃州乘大
霧攻城黎明城陷執福寧副使樊維城罵賊不屈賊援槍
洞其胸死于府學門賊徵貢士馮雲路強起之不屈死諸
生易為瑚汪陞皆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亂民湯
志推諸生周文江為首迎獻忠入城降者二萬七千人教
諭蕭頌聖自殺獻忠方據郡得麻城助之大喜以文江為
知州以麻城翼贊稱王改縣學為稀嘗王廟稱麻城為湯
沐老家羅田青衿孝廉亦勾賊陷羅田 聞賊令曹標攻
鄖陽分守高斗樞都司鄧琳拒守力攻四十餘日不能拔
傷其士馬數千操之部曲深恨聞之所部亦多凌之奉其

駿馬驟曹操烙馬以別之聞賊益疑操初袁珪謂汝才曰
今輩左已為李帥所殺若非客人者將軍何不早為計耶
汝才默然又不為備有黃州陳生者客寓襄陽以材智為
自成所識又曰袁珪以交于汝才私自念曰我以口舌令
二賊相圖可并滅也說自成曰汝才必為變自成不應又
過汝才曰自成以惡馬易良馬盡以字烙之為識別耶汝
才曰善生其為我行之陳生以馬分前後左右而先烙其
左字為一群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良玉馬用左字為號矣
自成偵之而信置酒燕曹操欲殺之曹操辭以疾不往自
成恨之四月甲子朔昧爽聞賊以數十騎突入曹操營
操臥未起直入帳中新其頭一軍皆譁聞賊以大隊兵布

平寇志卷之六

之七日始定汝才延安人多智而狡故賊中號為曹操初
事聞王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聽其號令
破城擄獲聞取六操取四有眾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騶
廝養不下四五十萬聞兵善攻羅兵善戰相須為用曹操
老而滑省聲色每破城邑先取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
樂教部歌舞華侈珍食山積聞賊每嘆之曰酒色之徒也
以山東人袁珪為謀主每取決焉聞賊并殺之曹操所部
楊承祖素驍勇以其眾降於鄭陽守道高斗樞賊力攻鄭
不克皆其兵力也降將惠登相王光恩在鄭陰使人招曹
操所部多奔降之聞賊怒益兵攻鄭登相光恩屢敗之自
成遂築長圍以困鄭

自成復攻鄭用均州淨樂宮門亦百餘縛為木城伴人
住計光恩用火罐擊賊走盡撤其木城以入并奪其
雲梯六十餘賊氣奪退而營于楊溪鋪夜聞江濟聲以
為鄭兵至即驚潰

老回在澧州聞曹操死聞賊謂其兵同襄陽不至
申以素繼咸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廣應
安軍務癸酉聞賊陷保康知縣石惟壇死之以苗佐奔
為偽令分兵犯房縣丁丑遣偽果毅將軍周鳳梧以計萬
眾至禹州守弁楊葵張朗具禮迎偽官之任懷慶王率廷
津世子由藝等殘宗百餘夜走密縣超化寨癸未鳳梧發
兵攻寨殺王母張氏王逃入濟源巡撫秦所武巡按蘇京

平寇志卷之六

以聞甲申詔諭將士曰朕承天子民聞賊煽亂致我窮
黎久罹湯火傷疫良深已免河南五府田租惟念化偽歸
援逆隔未及周知土寨人等糾眾抗賊保守地方原非得
已特頒詔書遣官宣諭赦罪錄功但能擒斬偽官即與授
職能收捕賊徒即與給賞能恢復城獻俘即與超擢其餘部
曲編成鄉勇一體團練分墾荒田量給牛種便宜安插不
許官司兵役生端牽擾違者拿究所在撫按多方獎厲江
北湖廣照此例行河南巡按官報鄭州守備許承業驅逐
偽官尤宜先叙即與實授以示鼓勵命劉澤清為督輔
中軍王定官撫民各以兵五千赴元輔軍前調度遂平
土寨劉洪起有眾十萬號劉扁子聞賊招之不應洪起招

降即城土賊趙發吾以益其聚左良玉札委洪起為副將
令擊賊洪起擊聞賊白帥子儀封斬首三百五十 五月
癸巳初聞獻文窺武漢武昌武備積弛司府縣多空署止
驛傳副使王楊基已聞巡撫荆襄承德之新命傳舍其官
時議募兵牛城而庫藏空絀楚王積金數百萬三司長跪
請貸金數十萬以餉軍王出孝陵所分金裏交持一曰惟
此可佐軍需他無有矣三司痛哭而出大學士賀逢聖居
家傷義捐貲募兵食謂宜募土著通承天德安潰兵俱下
楚王收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曰楚府兵 聞賊聞
楚師將至盡撤河南偽將癸卯調汝寧偽果毅將軍白九
鶴白旺回裏擄男子丁壯數千人以行劉洪起合汝寧土

卷之六

寨沈萬登共殺偽府尹鄧一健乙巳守脩董明舒擒偽陽
偽州牧王仆共斬偽官九人獲偽英河南士民相率擒殺
偽官 商州土賊請獻忠設偽官不許復請于聞賊遣一
偽衙官至寨知縣即驚走 聞賊既稱王楊永裕勸進稱
帝牛金星不可乃止襄陽官殿皆傾頽移屯鄧州益兵攻
耶陽王先恩築寨于隘口賊營於砦下伐木積與寨平將
攀援而上先恩投火焚之賊 大船載砲擊寨先恩以泥
塗板且守且築并設水寨於漢江極汎處而以輕舟往來
截殺賊二十萬衆水陸並進先恩以步兵伏草茅出沒如
神賊大潰遂逐屯襄陽拘鐵工晝夜造鈎釘各萬餘謀向
潼關踰越山險 戊申帝諭輔臣姓奉命督師討賊自當

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遠延不進將出都門籌畫不周若
在行間何以制勝遂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詔趣孫傳庭
作速剿寇 庚戌左良玉發副將毛顯文隨總兵方國安
等以兵七千援新州 諭總督傅廣賁成趙光遠并秦撫
各官嚴防漢中傳庭專任勦寇 丙辰聞賊攻袁時中殺
之時中滑縣人流寓開州河北大飢群盜並起時中聚眾
陷開州因土寇有袁老山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
眾數萬時中為最點及群盜相次滅時中以四千人渡河
南攻蘭陽陳永福擊走之大兵去時中復因蘭陽時錄京
知杞縣潛發兵襲破之東走陳蔡間聞賊過而招之許妻
以女遂為開前鋒破睢州寧陵攻陷歸德又命為前鋒攻

平寇志卷之六

士

汴時中畏聞之強非心服也時中至杞叛而化從聞賊追
殺二百里眾散且盡僅騎百餘收合散亡復至數萬屢擾
穎亳穎人李都司有母以二百萬金錢聘各寨兵攻時中
于水曲大破之西北鹿邑信陽保督楊文岳撫之不決俟
悔後招之以步騎三萬屯杞縣南時通款於巡按蘇京然
終無降意也聞賊遣扶溝諸生招之時中執送於京復擒
聞賊游騎送京皆斬之聞賊大怒以步騎二萬攻時中擒
而殺之小袁營遂滅 張獻忠陷武昌縣知縣鄭達吉死
之 河南巡撫秦所式奏聞曹縣中州五郡八十餘城
盡為瓦礫草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
寇之大略也自永城至靈罔自宛汝抵河岸方千里之內

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兵三千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草萊額賦五十萬去年完不及二十萬撫鎮缺餉五月有餘此報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經冠十餘載人煙斷絕守城修河轉運至於種子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餘不赴或土圍寄命此官吏之大略也敗壞已極惟願皇上速發內帑亟練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庶有濟乎時帝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廬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

平定志卷之六

上

餘四壁蓬蒿滿徑雖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耨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帝歎泣下標又上屯田車戰諸策帝喜之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寔棄城走乞勅諭各藩并嚴王永祚棄城之罪不報獻忠犯漢陽恭將崔文榮自武昌夜渡襲賊營斬首六百獻忠悉眾至城遂陷臨江欲渡王揚基以驛傳關防屬推官傅上瑞將六營兵鼓吹渡江軍心益搖時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聽獻忠果渡煤炭洲直逼城下文榮扼之小有斬獲大寇畢遂乃斂兵入城游擊朱士鼎將水營長史徐學顏將楚

府兵撫江夏縣治兵食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賊攻門文榮麾諸軍禦之多所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內應關保安文昌門城遂陷王揚基說言有事漢陽同傅上瑞跳城走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攔禦刺之洞胸死學顏揮刀與賊格鬪斷左臂右手握刀不仆賊支解之士禹被執斷其二腕棄江濱不死大學士賀逢聖還家衣冠北而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壩子河中流繫舟夫人危氏于觀明光明兩子婦曹氏陳氏孫三人僅僅命等全家十二人俱自沉逢聖死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出蓋之逢聖門人尹如翁大治人城破被執不屈死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經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地檢

平定志卷之六

上

戴良璋皆罵賊死諸生熊霖躍入池死諸生明庸同妻子投井死楚王妃自殺楚宗從賊者執王見獻忠盡取官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獻忠歎曰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鬍子真庸兒以復與龍王沉之西河楚人咸恨王徒為盜守也賊屠俘士民數萬投尸於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齒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刳斷手足鑿目毀鼻無一全形者六月癸亥朔命太監何志孔勞軍安慶遣職方司主事李猶龍監左鎮上九江獻忠據楚省僭稱京城城鑄西王之寶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為上江縣陞麻城為州踞楚王府建二大旗于門曰天與人歸招賢納士九門俱樹

二旗曰天下安靜威鎮八方招興國柯陳二氏俱納賂請降據斯水各寨投册歸順設六部五府五城兵馬司陞偽知州周文江為兵部尚書以張其在為總兵前軍都督以李時榮為巡按謝鳳洲為守備蕭秀為巡道陳取六為學道給以偽勅印以周綜文為天授府知府沈會霖為漢陽府知府黃元凱為黃州府知府補二十一州縣官詹龍翔與鼎銓周若植涂良極等給偽印賞銀數十百兩有差開科取士取二十人為進士授州縣印官四十八人為廉膳生授府州縣佐其偽官皆楚孝秀也以麻城叛首湯志為偽游擊將賊四千守麻城防鳳皖諸軍以龍札授劉喬為錦衣衛都督喬原任錦衣都督同知官甲麻城有罪遣

平定縣志卷之六

忠

戊托周文江遣二美妾金玉古玩數萬于獻忠大喜曰偽授以張以則為偽斬黃游擊以王爾忠為黃岡知縣張以敬為黃州通判初聞賊兵臨漢陽不克獻忠至先取之聞賊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獻忠取武昌聞賊遣人賀之遣書曰老向已降曹操草里眼左金玉皆為我所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大懼多齎金寶報禮于聞之拘其人馬獻忠恨之丁卯方國安次新州士民洶懼悉棄尚書熊明遇遣官監其兵屯新州廣濟鄉紳原任確山知縣吳敏師為各營鄉勇倡輯和兵民由是兵不復掠民不罷市左良玉還屯九江士民驚擾袁繼咸盡徙居民入城令負擔者貿易營中如故熊明遇發

良玉盡收餘賊之留東流彭澤者已已以孫傳庭為督師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仍總三邊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庚午白雲寨民攻黃岡殺偽官獻忠孫銀二百修理黃岡發銀二千令麻城偽官劉立公署丁丑立賞格購擒斬李自成者賞萬金世襲侯爵擒斬張獻忠者官一品世襲錦衣衛指揮賞五千金餘各有差聞賊大造戰艦於荆襄遠老回、攻常德府初聞破城多不守至荆始謀守土自王有聚百萬親信大帥二十九人中權大帥四人田見秀劉宗敏完守素張萬中權標將四人谷可成李友任繼宗吳汝義左營大帥五人劉芳亮馬世耀賀錦劉希堯王良智右營大帥三人袁宗第白九鶴

平定縣志卷之六

忠

劉體純前鋒大帥一人田虎後軍太帥六人李過駱應標賀蘭馬重喜張能高一功分守汎地將領五人楊彥昌守襄陽任光榮守荊州白旺守承天周鳳梧守鄭州馬守應據澧州羅戴恩在標下戴恩即汝才叔也其新降曹草將領皆未知名自成自隨騎兵五營每營精騎五千白旺總之步兵十四哨每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之以牛金星為謀主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謀畫集眾謀士議之聞賊每不言可否陰用其長人多不測每屯駐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徽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不得逃違違營百里逸出者竟日不能越名曰落草追獲必磔之有用者追獲或刺面剪髮割耳官兵率住以為真賊殺

之獻功皆不顧為賊者是以不敢散去

營兵不許多攜輜重

銀兩皆以小廚繫于腰乘以驟畜只五十兩為率恐壓牲口且不輕便也

兵各攜妻子生于棄之不令舉攜男子十五以上為養子為廝役故每破一邑增眾萬數每一精兵則畜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不下二十人其馱載馬驟不與馬眾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拔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穹廬其甲縫綿帛數十重輕而韌矢鏃鉛彈不能入騎兵決戰一兵必二三馬更番馳驟而不疲斃嚴寒則掠苗薦布地以藉馬足或射人腹為馬槽定以芻菽飼之或牽人貫耳

平定志卷之六

六

流血難水中以飲馬之習之過人則嘶鳴思飲戰馬

流寇以馬為家大頭領有六七十騎或百騎小頭領亦二三十騎所乘止驟其馬不輕騎留為戰用轉營時惟以妻子牽之衣服頗女器械等項各載以驢團聚同行曰老管官兵一人一騎至賊營不五六十里亦二三十里人馬不飢則倦是以多敗

行兵修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難再鳴並起奉食備馬以俟百萬之眾惟聞馬音是瞻

每日下午各隊各營令一人到掌盤子處名曰講話老掌家云墮落則住說轉則去雞鳴俱起炊爨俟掌盤于大吹大擂旂幟當前各營隨旌尾後今日頭二隊當前

四五隊僅後六七隊兩邊押巡餘俱從中散行午飯後打窩鋪者先往何路則於路口一人高叫曰某隊在此名曰傳路此隊人馬俱往此路去明日則八九隊當頭十隊十一隊僅後十二隊十三隊兩邊押巡周而復始其傳路亦然

遇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惟黃河阻轡止則較騎射謂之站隊及夜方畢習以為常百萬合營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則棄之或斷食斷械數月臨陣鐵騎三重曰三堵牆前者反顧則殺之戰久不勝騎兵陽北官兵逐之步營相拒騎賊統而合圍無不勝矣攻城分晝夜為三番更番不休間用雲梯洞車多以鐵騎外圍步兵強

平定志卷之六

七

弓鳥槍連發守者不可外瞰人戴鐵冑蒙鐵衣攜鎗奔擊城得一堵覺即還竟日免其再攻易人以進攻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各土以出以次相繼至千百千萬穿空三五步留一土柱以巨繩繫之相續數十百丈牽絙倒柱而城崩矣望風降者不殺守一二日殺十之三四或三日以外則必屠矣城將陷步兵周圍濠外繞城者殺之騎兵巡邏于外以防步圍之逸者故城陷必無噍類擄馬驟者為上功次軍仗次幣帛衣服次珍寶其金銀恒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砲中若獲富室仕宦則獻之巨帥索其積而殺之僧道醫卜有技術者皆不殺

所擄之人願從者皆不殺裁縫則入裁縫隊銀匠則入

銀匠隊吹手則入吹手隊無手業者入打糧隊粗蠢者入打馬草隊善戰有力者給馬匹弓刀不善戰者任其自衛自食亦不輕殺但逃者追獲之則或殺或剗殺人既多聚尸焚之曰打亮

札營以火為號晚宿床前各置一大火總門前亦置一大火恐兵馬卒至便于轉動曰打亮子各路巡緝之賊先于數十里外將空房盡行燒着却於數十里內歇宿名曰空火官兵以為賊營在此不知尚在數十里外屠城則夷其城垣皆可走馬令後莫與為守也

立投順牌四凡破城四向負牌至村落降者即負牌過別村日行每數百里

平定縣志卷之六

六

閩賊性慘酷嗜殺斷耳割目截手折足剖心錄體日以為常譏笑對之其兄從秦軍來聞賊獲而殺之性又淡泊食無魚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婢僕無子以李雙喜為子嗜殺更酷于閩

一流寇首曰掌盤于營中人俱稱之為老掌家一老掌家管二三十老管隊一老管隊管六七十或四五十小管隊一小管隊又管一二百或三四百管隊管隊皆以二十人為率或擄得人多另擇一勇者作一管隊如少則擄足之多則又分之掌盤子則有八九十家丁外身伴另有一健者曰夜不收管調遣巡邏之事其夜不收亦或有三五十家丁其隊數亦如掌盤子各隊亦有夜

不收所擄之人寡隊自取綽號不同往日姓名掌盤子死即擇營中衆人所推者立之老管隊小管隊亦然其婦另配人有子必着人育之其馬匹留與其子流寇起延安故掌盤子多延安人一流寇住營日久必有塘馬于數百里外巡緝一探官兵二掠財寶名曰過山不擄人不打糧過人便殺極為兇惡宜先避之 一賊扎營每隊必派一人上屋角瞭高如無屋必在高阜處若見動靜高叫傳塘馬頃刻至百里外近邊報馬開傳疾去遠者漸次而來官兵不知以其賊少趕入漸次賊多每為所裹失利

有獻策于鳳督曰閩賊之可滅者七一曰賊病將死也卒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七

已左目中錄飲于願不可動今春化為腐腐膿血浸淫不止癰瘡如柴年逾三旬形如老朽度其死期不過暮年老賊一死其衆星散此可滅者一也一曰賊中無人也閩賊貌陋而器瑣帳下頭目皆目不識丁閩賊自顧左右廢其齟齬特以狐狗成群爾汝相結如此豈成大事乎此可滅者二也一曰地荒乏食也鄧襄以南荒蕪十七八南陽以北一片蒿萊耳既設偽官不便據奉賊營亦自窘迫百姓觀望不欲耕田守業聞賊欲取江南河北牛隻屯田皖葉如能擾之不得耕立將腰矣此可滅者三也一曰地方牽制也賊利于戰不利于守今各置郡縣顧東則遺西首尾豈能相及欲捨之仍作流寇遶回不定大約得而復失群

賊必以為無成矣一處拉朽處、動搖此可滅者四也一曰賊心渙散也聞賊無子息親屬止伯兄一人去年殺死雖親信頭目慘加管責人、生心皆言響馬有何結果、姓雖威劫一時皆殺其父兄樓其處子愁怨渙散安可久乎此可滅者五也一曰賊有內讐也賊殺曹操草里眼盡收群兇居已左右此輩側目切齒乘間必潰決耳此可滅者六也一曰賊有外仇也獻忠既破武昌與聞爭漢陽聞怒出示使人捉獻鵠蚌之兆已成第未接刃耳老回、雖投關、賊拘其眷屬於裏而用之攻常德回賊據澧州陽不敢逆心寔恨之聞每憂其改從獻外仇如周加利李好其小者矣此可滅者七也然賊之可慮者亦有七一曰賊

平寇志卷之六

七

儘多謀也聞賊聲色貨利毫不動念經夜不眠圖畫大利求其必中變幻虛實莫可測度非有絕智之將不可輕敵也此可慮者一也一曰賊多拚死也賊中舊人皆罪大惡極自分必死者豫楚之人雖怨賊甚深身墜重淵萬難出險即出矣又恐為文法所中彼見利而誘之此復力而驅之每戰反出死力此可慮者二也一曰殺人熟慣也發難十五年習慣自然人無全面身無全體鉛子箭頭處、皆是閑不畏死一聞兵至樂如漁獵我方望而畏之彼已狎而玩之此可慮者三也一曰賊營多馬也賊馬二萬馬既多馬日支料一斗中馬六升飽騰如是聲我物力未易捍茲蕃庶此可慮者四也一曰賊器堅利也我甲以

重而難耐賊甲以綢輕而最堅槍刀弓矢皆奪獲官兵取其至精者用之一切銃砲火藥動以巨萬計器用犀利此可慮者五也一曰賊善攻城也計自賊起無堅不破惟鄖陽一城未下雖死守之方亦恃江山犄耳若夫平地非有大條之萬、難支矣此可慮者六也一曰賊善給養也賊營百人止抽二人作精兵安坐以聽給養于女玉帛盡厭其求我以一兵為一兵賊以數十人養一兵無惟乎賊之勇躍也此可慮者七也今須料賊之情形方能制賊之死命大約今之聞賊論其兇突已在赤眉黃巾之上究其結局定在祿山黃巢之下何也祿山有子黃巢能逃聞賊則一敗無餘者也觀其地方已在劉關吳元濟之上按其

平寇志卷之六

八

形勢實在乞伏赫連物之下何也倚邊鄙者易為力入重圍者難為功聞賊定四面受敵者也賊雖志在窺邾然不得于邾必流毒於他境必合四方而共計之關兵者天下所恃為安危也宜步、慎重近則屯滬陝之上遠則及伊關虎牢而止勿為賊誘遽至平地以與角伺其罅漏純謀以勝之計之上也商雒之間又須防其間道入陝宜宿精兵以誘之相持日久賊中惶惑招其攜貳勢已魚爛乃一舉滅之則易為功矣故關兵宜戰而不可以遽戰也鳳淮係陵寢河漕徧地沃野無大山大川之隔守為最難必秣馬潛林厲兵伏險時、能戰而後可守賴壽水田最多深溝濬塍截之不得亂行宿重兵要路以當其衝斷賊馳騁

故鳳兵宜守而不可以徒守也河北平舒地接神京河岸空虛城池不足恃也宜以大僚為總率府縣為部曲令沿河居民四分習兵六分屯種常駐河干大振聲勢或選用土人或暗通偽官不時過河乘其隙而搗之賊必狼顧難安也故河上用守而仍用之以戰也老回之據澄州張獻忠據武昌長江之險與我共之矣當先戰勝而後可守然回獻賊不滿萬川兵左鎮收拾之有餘直取荆襄承德賊後路可斷也賊路斷而江何難守聞賊既北沿江我兵須時々挑戰而守其餘事也故江上用戰而轉用之以守也鄭兵有關索惠登相兵雖不多賊深忌之今令漢中稍益以兵直取襄鄧即未必克亦挑其南顧之憂蓋賊不敢窺

鄭當乘賊之虛以戰為事宜可株守故鄭兵宜以戰為守不可以守為戰也賊西攻陝則鳳兵進東攻鳳則陝兵進北駐河則川兵進南窺江則北兵進而中間鄭陽左鎮又復游移其中以亂其腹心以西兵為體以三方為用以剪滅為本以招徠為標以截殺為正以逗引為奇以遲疑為發端以迅速為結局寧緩戰而不可以輕戰此戰之局也寧使之據而不可使之流此守之局也中原燕境暫為屏以陷之從容詳審出奇制勝則一戰而賊可滅矣調袁繼成屯田河北以呂大器為江督壬午頒督師傳庭軍前賞功銀二萬五千蟒衣半牛雲紵各一百二十銀牌五百銀花六百銀盃色絹布各三百頒江督大器軍前銀二萬

蟒衣半牛雲紵各八十銀牌三百銀花四百銀盃色絹布各二百丙戌命兵部傳諭鳳督葉旅會兵左良玉共擊獻賊以全股蕩平為功不得老師糜財坐悞事機戊子總兵高傑即陽監紀推官朱翼辨監都司羅八極自房縣進兵白馬洞

管葛山人



七月壬辰朔聞賊在襄陽修殿不完鑄錢不成新一謀士因術士降此有自成不是真天子句故誅之自成無子乞養于雙喜為太子更名洪基聞秦師將至留毛賊守襄陽令雙喜屯武當山身率精銳往河南丁酉朱翼辨高傑合兵復保康擒偽令苗佐舜南漳與山諸賊咸望風遁庚子督師傳庭發兵分道出商維潼關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統前鋒步騎出關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趨洛陽下池寨撤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寧夾擊賊移大營於南陽向河南迎敵詔發遼薊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及延寧甘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表高傑為副總兵將降丁為中軍

初傳庭之出師也先謀于參軍喬元柱曰我權宜任此數人豈自成敵哉且我兵未經訓練或遇久嫻習以乘賊敵庶可用其如上意何王龍之璽楊承恩入關也其屬三千人皆驍卒傳庭問以賊事龍曰賊勢大不可敵然襄陽墊如積百萬之衆何以供五月後必大飢曰其饑而攻之可不勞而定傳庭曰然後關中荒旱傳庭貴巨室為捐助有不樂者譁于朝曰督師玩寇糜餉秦人日在湯火中累上書迎上意催戰且傳危語以嚇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帝亦望其急奏藩平催戰蓋

急傳庭頓足歎曰吾固知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失夫豈復能對獄吏乎乃上疏出關為師期

辛亥方國安合左營副將徐懋德馬士秀諸生程天一鄉兵共步騎二萬攻復大治擒偽知縣吳鼎鉉收其偽契印斬首千級降三千人諸軍連營俱上戊午獻忠聞楚兵漸集以張其在謝鳳洲等四賊帥守武昌以養子張四虎守金沙洲身率大衆為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分營為三一屯白羅山一屯白石磯一屯葛洲連舟湖中息馬山谷潛圖犯岳已未督師令白廣恩安棟家口赴潼關八月壬戌朔督師誓師西安漢壽亭侯廟令總兵馬燝秦翼明從巡撫馮師孔出商維為犄角趣延綏總兵王定寧夏總

兵官撫民赴關為後勁方國安徐懋德進兵復黃州擒偽知府黃元凱癸亥左營副將毛顯文參將常國安郎格貴游擊馬士秀于自成段鳳翔都司秦天祿連營上次陽逼堡監紀保定管知縣吳敏師以廣濟鄉勇五百人聯絡斯黃四十八寨數萬人與大軍會張獻忠拔寨向岳州破咸寧蒲圻蒲圻知縣曹斌不屈死沅撫李乾德同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乙丑督師傳庭自西安東發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賊騎百餘沿江夾射諸軍冒流矢自白雲閣轉戰金沙洲張四虎先期遁奪賊舟百餘逐賊騎入城賊焚城下餘舟嬰城守李乾德屯岳州偵賊至移民化避令軍士詐為居民迎賊入伏獲盡殲其衆

留四人皆割一耳貫矢縱之歸獻忠怒蓋兵進攻乾德依
道左茂林積薪為空營外設旌旗下伏地雷賊至以火攻
之積薪皆然伏雷並發傷賊百餘獻忠分兵水陸並進乾
德歸戰艦中流鳴鼓角向賊度矢石可及下碇不前賊連
弩射之良久乾德度賊矢砲將盡援碇水陸奮擊殺溺無
算三戰三勝之 丙寅督師傳庭次潼關 楚師復武昌
昧爽諸軍盡上方元科余玉壁草埠門常國安馬士秀壁
漢陽門于自成段鳳翔即啓貴壁望山門徐懋德毛顯文
秦天祿往來策應游軍直通小東門賊開漢陽門諸軍逆
擊之于鮎魚套連弩火礮迸發殺溺無算賊反走爭門入
相蹂有聲官兵乘勝三面畢登張其在焚公私廬舍俱盡

率諸賊開保安門西走燒王惠橋以斷追者諸將縱兵屠
俘萬計盡獲驛傳提學各道關防連復武昌漢陽黃州蘄
州江夏漢陽大冶黃岡蕪水羅田通山諸府州縣 謝鳳
洲自殺獲漢陽偽令燕某蒲圻偽令涂良極黃岡偽令黃
爾忠斬之 寨兵復麻城初獻忠令偽副將方子雄提塘
兵二百屯江北飛遞軍機瞬息千里鳳督士英屯壽州遣
軍前營畫六安諸生黃鼎規復黃麻鼎潛結山寨合黃麻
九十八寨數萬人鄉紳劉儒田生蘭周從極等共推玉峯
山寨侍郎周之夫為主鼎等密書約周文江反正丙寅文
江陰約鄉勇四百人詐為賊兵赴武昌夜渡江直入鮎魚
套斬于雄縱火焚舟盡殺其眾賊之偵探遂絕黃鼎合劉

儒田生蘭山寨五千人直入麻城執湯志降其眾二千黃
鼎設旗鼓于軍門赦其罪斬之傳首獻捷于壽州次第復
黃安黃陂擒偽官白雲飛 獻忠屢為乾德所敗乃悉眾
二十萬圍岳州百道俱攻丙寅力屈城陷巴陵教諭署縣
事歐陽顯宇死之乾德同監軍道許璟以兵走長沙戊辰
獻忠前鋒至湘陰湘陰知縣楊開率家口十七人投水死
巡按御史劉熙祚撫兵尹先民以萬人扼羅塘河孔希貴
屯三稍磯賴撫林一柱駐吉安江撫郭都賢駐袁州 辛
未督師傳庭次閩鄉聞賊盡發荊襄甲騎會于洛陽整聚
待戰步營沿河列守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胡蘆決策渡河
先驅千餘賊自榮澤北渡總兵劉洪起逐之復南渡迎接

御史孫家飛檄調陳永福回河北傳庭曰榮澤零賊耳卜
從善尚在河北禦之有餘矣大寇在河南大兵宜宜迂道
避賊檄永福屯大河南岸以趙洛永福以督師令謝豫撫
按不行癸酉總兵牛成虎以兵向樞以督師檄與永福合
兵進永福規河北無賊稱奉撫按檄復北渡諸軍濟侯郭
家灘數日乃畢渡督師上章劾永福從善二帥削其總兵
銜降為副參皆令戴罪渡河殺賊自贖 甲戌楚師鐵騎
營追賊至金口擒偽副將鄧雲程斬首五十級都司潘良
忠守興國副將王允成王世泰泰將楊文富李國英以騎
兵狗興國柯陳二氏遣使乞降天治通山一路偽官望風
遁乃留游擊余世忠守興國方國安常國安等同監軍食

事王質屯武昌沔陽知州監紀章曠屯漢陽曠之初入漢口也江上無一舟一人敢行曠獨從一廚夫攜柴入賊中知事急乃傳檄上下而兵始至人服其勇云

管葛山人曰自關獻出關熊揚失策軍律之不行也久矣開縣之敗項城之敗襄城之敗賀人龍之為也銀賊于舒城饗冠於興歸避敵於蕪門潰於朱仙擾于襄樊震駭于金陵左良玉之為也以通儒之于侯取駭虎之將無制之師逍遙河上無鳴鎗以向賊者傳庭牧餘燼悉銳而東斬人龍於福下庶幾免耆死綏也乎大敵未交承福遽令以北渡斬之以律不再計已上書鎬秩擁纛自如何以令夫臨陣潰逃者也泰師之出天下安

平寇志卷之七

七

先據馬騶數萬之眾深入賊境彼師清野我餉為難王軍之令繫乎糗糧非智勇之將不能制其鈔截乃以畏敵之承福當之諒矣昔中山之北伐也敵棄我營左丞德濟之師潰中山城至京師孝陵報之曰將在外不中制專殺可也將軍既敗之朕必當錄其前勲宥以不死何以復令諸將乎後即行法勿復以聞嗚呼斯真取將之法矣苟有大功焉于其犯令也奪其軍械送如左丞可也否則斬之不少貸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信夫

丁丑牛成虎率副將盧光祖游擊張守義將前鋒至河南破賊于洛陽斬首數百戊寅聞賊令五百騎偵秦師戰於龍門成虎虎諸軍圍之殲其衆令降將楊承祖招賊帥高

紀祥蘇某等五十二人降之成虎退屯澠池獻忠自岳

州分兵為二一下長沙一上荊州以別將屯湘潭獻忠謀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三卜終不吉庚辰獻忠斂舟數千自湘潭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捕婦女投屍于江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半夜明如晝遂陸走向長沙壬午督師次陝州檄諸軍渡河甲申獻忠以二十萬眾犯長沙副將尹先民何一德遂戰小有新獲賊悉眾至將國長沙李乾德偕劉熙祚孔希貴奉吉王惠王走衡州依桂王先是武昌陷楚撫王聚奎奔長沙署府事推官蔡道憲請曰長岳唇齒也并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還屯岳數日驅萬人南徙

平寇志卷之七

七

入長沙所遇慘掠如洗尋遁入湘潭及賊至城下呼道憲曰軍中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圍三日夜丙戌城陷先民一德俱降道憲被執不屈磔之使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時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屢脅之不動并殺之內四卒請盡道憲而後死賊許之於是解衣裹骸骨蓋之南郭皆自經其側賊既陷長沙以紳紳給事中史可鏡為長辰常備巡撫湘潭各縣俱設偽官長沙舉人馮一第走湘鄉將乞師酉陽以圖殺賊為賊所執斷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東安舉人唐德明聞城陷偽官索之

急作藥死未陽諸生謝如珂集鄉人拒賊力戰死長沙照
磨漢可及攝宰鄉縣事殉城而死二子若昂若鉅尋骸骨
亦遇賊害無一歸者王聚奎單騎走江夏 獻忠復令人
焚湘潭餘舟大書偽檄、遠近曰孤提天兵臨長沙一
之內兩府三州歸順副總兵尹先民何一德帶兵效順即
願前驅進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襲伯所部將
領皆為總兵陸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維弼為分巡
監軍長岳道陸蒲圻知縣呂鳳起為知府所屬州縣士民
照常樂業錢糧三年免征軍民人等各宜投冊歸順庶免
屠俘天兵臨城玉石俱焚毋遺後悔 庚寅獻忠兵至醴
陵署印如縣願就昭棄城走賊追湖南巡按劉熙祚擄其

平定志卷之七

儀仗郵符疾驅至衡州傳呼巡按至驗郵符開門迎入襲
破衡州桂王同吉王惠王倉卒走永州衡陽知縣張明翼
罵賊不屈縛擲中流死之賊餘黨長驅入寶慶知府李振
璉倉卒登陴執已不走左右欲掖之下振璉曰此吾死所
也賊執之脅降不屈乃械送衡州獻忠逼使跪罵曰我朝
廷守臣頭可斷膝不可屈賊知其不可奪縛投衡江而死
通判何三近亦被執投之江振璉弟振璵從死在任亦死
于賊三人屍俱不可得 辛卯江督呂大器至九江士民
怨左兵謠言總督至將圖良王良王盡撤武昌防兵還九
江結營自守大器榜斥守將縱兵淫掠罪狀禁止客兵入
城良王怒止所部將領不許廷謁部院遞絕山村貿易入

城者闔城驚擾 九月壬辰朔獻忠斬桂州材至長沙
構造宮殿令尹先民以萬人守衡州分兵南進三王三王
入永州賊至漸衆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率水師
禦之途中軍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東州拒守奸人
內應開城迎賊、執熙祚脅之降不為國報永陽驛中閉
目絕食數日不死

熙祚題詩驛壁云家室遠違春刺顏俾黎軍旅已踰年
羈縻嶺北警成壘宮殿湘南慘地無家骨
烏啼偏集有孤田死生連陣前更擊此丹心映楚天
獻忠屯寧鄉執之至營臨以刀劍終不降復囚之先師廟
中

平定志卷之七

熙祚大書於壁曰生趣一湫遺棄天下死關一破留馨
子孫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莫謂可憂可傷天地在上鬼
神在旁惟有勿撓勿懼烈膽義肝自有生來賦于已定
忠君報國從學問中體勘轉真臨難日有半點兒女情
便俯首不前見危時有十分忠義念始指心可剖白刃
堪蹈青史無汗

獻忠復令人諭降不應臨之以刃大罵不已被殺廟中於
是全楚皆陷衡陽知縣董我前敵論彭九中並抗節死常
德府同知朱國治正冠帶而死府教授蔣道亨攝武陵縣
事抱印罵賊死東安令陳道壽不屈死 總兵溫國珍邀
擊賊于益陽不勝退走常德戊戌王允成以鐵騎營復岳

州輪偽知府舒日長已陵偽知縣胡地 獻忠既破荊州
召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趙枝者色藝出群曉令之歌
曰我雖賤賈豈肯以歌為勝毅然力從以月扶之曰汝技
以此耳我不畏死奈何我獻忠既破荊州之口以嘆大同時有
忠仙者亦召至極送曉能刻意逢迎賊大悅寵倖無比獻
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一夕曼仙置毒於酒酒斟以
奉獻忠執之手挽其頭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
獻忠始覺碎礫其屍 關賊在河南以河洛荆襄皆四戰
之地且荒蕪赤地千里關中其故鄉也士馬甲天下據之
可以霸決策西向悍潼關天險將自浙川間道入武關如
不先則從豫楚下淮 陵可襲而有也乃留老營屯襄

平定志卷之七

隋書發群賊老營屯唐縣以前鋒屯陝州悉氣西上留後
營屯種子襄城郡縣迫秦師出關屢破賊關賊悉發河上
屯守諸賊畢力逆秦師盡聚精銳於襄城築連城四座於
城西列砲環之步賊內守甲騎待戰盡撤郡縣偽官并兵
守寶豐為犄角發塘馬遠探悉有說傳處曰昔賊之西也
嫌德修復舊城永城錫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洛陽故城
公宜下令修築糾合各寨鄉民匠役半月可畢河北之民
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糧糧開屯田進戰退守
經略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述之鎮雍丘宗澤之後東京
也公盡圖之傳庭曰我據關不出猶為持重萬全今秦人
棄妻子以從我奈何阻士氣且賊旦夕可滅遇寇而不擊

非計之得也 已亥督師次汝州營於城東長庚鎮賊將
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盡告賊中虛實傳庭發平治十營從
觀山間道搗唐縣直攻老營關賊和之發糧賊五哨往援
官兵已拔唐縣盡殺賊家口賊果聲潰營切高恩報辛丑
督師進軍寶豐布圍攻之賊堅守不下 江督大器以辛
丑聞兵江上良玉稱病不出武漢建樞王楊基太監何志
孔共謁良玉猶未起大器遂軍過營門楊基志孔趨而出
共邀大器入坐堂上良玉稱病未起志孔排闥入臥室扶
良玉出良玉謝死罪大器曰本部有他志知長江良玉起
誓曰左良玉不赤心報國死萬賊之手楊基志孔溫言解
之良玉置酒留飲乃罷 壬寅光山知縣朱龍鑲結鄉勇

平定志卷之七

復光山縣 關賊以輕兵援寶豐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
盧光祖分兵逆擊却之癸卯關賊復將精騎數千攻官軍
三帥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下而賊救大至腹背受敵
矣躬督諸軍進攻再鼓拔之擒偽州牧陳可新偽州判姜
渭鶴郡令周英偽縣簿劉溥偽都尉蔣三偽掌旅李大孝
偽千總孫月等新級生擒各數千老弱婦女及藏匿不敢
抗者皆免之進兵趨鄭縣傳庭自灃陝而南時大雨六日
輜車日行三十里通津未至士馬苦飢或勸傳庭還兵就
運傳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飢莫益乎當克一邑就食耳甲
辰次于鄭聞賊自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奮擊其
生擒偽州諸賊披靡遁生擒偽果毅將軍謝君友斬之

屯於郊縣城南郊縣皆窮民集鹽羊二百以餉軍須臾分
鬻盡士不得飽賊營逃出者相層時傳庭前鋒盡收左草
故部皆致死于閭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營曲折是以
數勝郊縣既下賊營多潛散聞賊奔襄城督師合諸軍逼
之賊屢敗而懼挑土築墻軍中之糧賊有饑色秦師屢勝
遂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多荒土賊益清野焚棄積聚
諸軍既深入餽餉不時繼傳庭令陳永福護餉于歸汝丙
午聞賊書巨牌行秦師刻期交戰 獻忠屯衛州分營為
三一守永州一入廣西全州一犯江西袁州獻忠遂歸長
沙開科取士 丁未岳州監軍道許璟以潰兵入永新江
西士民警謂賊至紛趨避潰兵劫舟殺傷官吏署吉安

平寇志卷之七

士

府通判朱奉聖借流寓熱紳田仰蒼頭苗丁合官兵屯神
岡山以拒之遂上虞中 監紀沔陽知州章曠以鄉勇復
京山沔陽潛江進兵圍景陵鄉勇擒荆門偽州牧復漢川
聞賊以李雙喜守荊州令別將守承德時襄洛豪傑並
起各保寨以逐賊若毛顯文劉洪起沈萬登皆受督撫檄
為將領潛江宋正奇集鄉兵數萬托險拒賊 方國安復
承天老回屯孝陵官兵擊破之於羊角洲鄉兵復松滋
枝江澧州老回屯荆州獻忠遣使渡江修好復與回合
賊果毅將軍馬尚志防禦使金有章以八百人出巡河
南劉洪起擊之斬首五百逃回汝寧有意欲巡項城諸賊
畏寨兵威不敢出 已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督師大軍

時大雨連旬壬子傳庭諸軍乏餉巢于汝州降盜李際遇
陰通賊癸丑賊以輕騎出汝州白沙鈔絕餉道殺陳永福
遂陷汝州大行焚殺傳庭驅大軍並進直抵南陽賊率精
騎大至傳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兵疲宜
駐師分據要害步為營以薄賊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
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悅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
鋒名三堵墻分紅白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賊
走官兵逐之入伏中賊反兵乘之官軍大亂陷泥潭死者
數千人高傑登阜而望曰敗矣不可支矣廣恩退諸軍盡
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逐四百里至於孟津官兵死
亡四萬餘人甲仗馬騾數萬盡為賊有傳庭與傑收散亡

平寇志卷之七

士

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西保關鄉白廣恩將薊遼兵奔潼
關初秦師屢勝賊馳所據降民以誘官兵是斬賊皆良民
也傳庭不知其詐遂輕敵每奏賊聞臣名即驚潰誓肅清
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帝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傳庭疏
示眾兵部侍郎張鳳翔獨曰賊多詐必示弱以誘我不可
信帝切責之進士程源上言殲大寇必國太舉合數十萬
之眾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著
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成擒乞勅傳
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識者憂之至是果敗而
高傑本出降盜輕剋敵戰白廣恩以宿將心輕之傳庭日
親信僚廣恩遂與傑有隙戰守不一故敗

或曰初自成之出關也以兵政府侍郎丘之陶居守之陶大學士丘瑜次子宜城陷之陶被擄署兵政府從事年二十餘有器略自成甚重之陶欲以奇計破賊遣人上書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當詐言左兵大至彼必反顧督師隨其後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其書為自成邏者所得督師與之陶不之知傳庭恃有內應連營稍前自成悉出羸弱以誘之深入其計反為賊困之陶果舉火報左師至自成知其詐出孫書責其負已走解之陶大罵曰我豈從汝者耶恨不能斬汝以報我君父言未畢而絕

丙辰獻忠前鋒至袁州樟嶺守備陳平策偵探不設賊奄

平寇志卷之七

三

至倉卒迎降江西諸軍扼黃花橋賊沿河上下乘淺分渡諸軍退屯東岸丁巳獻忠自湘潭山中拔營向萍鄉士民牛酒迎賊路相屬戊午聞賊向潼關白廣恩拒却之獻忠以戊午入萍鄉盡焚公私廩宇空其城獻忠歸長沙遣偽帥張其在犯袁州江撫郭都督檄萍鄉兵退保袁州官軍小道越華鄉走保蘆溪宣風賊分兵犯攸縣庚申分宜官吏棄城走亂民劫掠縣庫沈萬登以寨兵伏真陽新偽令朱師喜偽學正李胤祥初帝聞秦師屢捷諭吏兵工三部曰督師駐兵豫中屢報戰勝土寨多已招安各鎮撫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規避不前者飛奏重治一面招撫流移開墾荒蕪一面修復城池安插民衆乃歸河北各

府輸糧草接濟督師山西附近地方派運不得遲悞功收萬全通侯之賞斷不少靳

管葛山人曰曹草左袁既并陸沉海內者二大盜而已獻忠穿窬之雄耳廬州襄陽皆以詐取之用其故智時時盜陷郡邑非能攻城略地摧強陷堅也是以據有全楚而不能守楚師未渡江漢空壁竄於湖南矣自成自陷襄洛三覆秦師再摧保督重臣宿將屢為賊擒其剽疾輕銳非沉毅智勇者不足以勝之傳庭收曹草之故部用翻山鷄為降帥皆閭仇也人思致死于闖出關以後屢挫賊鋒秦師三敗之氣鼓中原豪傑之心師次襄郟南北響應賊營洶々降竄相屬誠能聯絡堡寨屯

平寇志卷之七

四

銳師于襄郟宿重兵于靖西步嚴守轉餉河北以給軍時出銳師堵其積聚擾其刈穫我飽賊飢必魚爛現賊方悉銳迎官兵僅留老弱零部屯河上漸懷之衆盡虛漢汴以牽其勢賊腹背受敵狼顧不暇由是合陽韓保汴之兵東西並進一戰而破賊必矣乃輕進而襄謀讓前而本慮後勝不相先敗不相救潼關之險移刻而英百二山河坐以干敵謀之不滅豈可諉咎時數哉獻忠雖狡而畏良玉也如虎畏王在皖而已棄武昌良玉上九江而已棄岳遠良玉入楚而獻忠且竄跡巫燕矣苟良玉全師疾進以逐賊奔命不暇必為我擒而遲回以縱賊俾狡遁之寇割據兩川費兵力之不

夫亦跋扈之藩思養寇以市重也嗚呼使傳庭如良玉之持重以當聞而良玉如傳庭之銳戰以逼賊則二寇且須臾滅矣

十月辛酉朔副將沈萬登復汝寧府萬登汝寧大俠也團結鄉勇萬人聞賊徵其兵授以威武將軍不應鳳督馬士英署為副總兵是日賊威武將軍馬尚志莅任萬登潛遣間諜入城射率鄉勇乘間一擁而入殺馬尚志獲偽銀英擒偽汝寧防禦使金有章偽府尹鄧連偽推官鄒士麟偽汝陽令樊仲表偽固始令呂相周斬偽鎮汝都尉侯可畏陳士榮吳勉黃袞龍馮執偽汝陽主簿胡定國偽學正胡朋偽汝寧府學正薛清 總兵劉良佐副將楊振宗楊大

平寇志卷之七

主

相乙邦才屠師賢將鳳泗兵馬得功田雄馬成龍將禁兵合營趨潁州沈丘壬戌守備王民表復光州擒偽州牧方燧偽州判鄧東鳳 一隻虎攻破關鄉傳庭走保潼關衆尚四萬 癸亥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討蕭瑒盜平之蕭縣賊王道善張方造張鳳梧破蕭焚徐北關桃源賊程繼孔永城賊朱安世燕青反天王魏豹相煽于徐宿歸永間整桓九月會師分道進繼孔請降癸亥攻拔寨斬張鳳梧魏豹燕青擒王道善斬首二千八百山東總兵劉澤清發兵圍沈丘偽令周維新堅守不克甲子鳳督士英發兵赴河南副將莊朝標以平賊鎮騎兵三千合鳳督兵並進汝寧道韓煌以兵復息縣擒偽令張文彬義兵長申友志復

三寇志卷之七

主

上蔡擒偽令熊新運 張其在圍萬載縣官吏空城竄賊踰城入開城整隊而進以二千人屯城中據縣治縱囚招士民入城投順改萬載為龍城縣乙丑其在板橋嶺分屯萍鄉醴陵境上檄萍鄉造冊獻馬瑞州臨江新喻分宜袁州皆跳一空獻忠別部趨連州南賴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兵不滿百聞賊至遽自經知府踰城走韶民盡竄已而賊不至 一隻虎追獲督師坐羸疾走至潼關丙寅賊以坐羸給守關者乘間突入聞賊從間道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結隊而入長驅西行兵備僉事楊王猷叛降于賊潼關衛教授許嗣復聞城陷持挺格鬪罵賊死妻女皆自殺初聞賊崎嶇間道山谷間竟日始渡險嶺曰使以千人守此吾豈得飛渡乎一隻虎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王定選保渭南關賊合衆數十萬攻渭南傳庭引二帥陳於西門賊統道襲東門舉人王命誥開東門納款城遂陷傳庭與秦軍喬元柱橫刀衝賊殺于陣白廣恩走追獲之乃降自成執其手甚歡左光先聞之亦降渭南知縣楊腫被執不屈死之賊屠商州關中州縣所在瓦解 帝始聞秦師潰諭兵部曰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削去督師尚書以秦督戴罪收拾餘兵守關圖功自贖如縱賊入秦前罪并論復諭兵部令晉豫保東四撫各整兵馬親駐河干協力堵禦不許一賊窺漢 己巳一隻虎破臨潼進圍西安辛未陳

西巡撫馮師孔督兵戰城東兵敗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
孫傳庭妻張氏率三妻二女赴井死按察司使黃綱自盡
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投井死秦王被執秦府長
史章世炯自經死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關中薦紳磁州
道副使祝萬齡聞城陷太息曰國家二百餘年濊澤不能
固民心如此深衣大帶入關中書院拜宣聖曰殺身成仁
捨生取義萬齡敢背夫子訓復歸拜辭家廟入書室扁戶
自縊左布政使陸之祺等降賊據秦王府收其姬妾數
百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
一死聞賊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貲數百萬賊之犯
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上沃山

平寇志卷之七

險固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
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
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矣兩王獨不鑒十一宗
之禍乎賢王忠而熟于計必知所處矣不報賊既破秦府
庫悉為所有初賊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
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顧君恩曰先據留都執
居下流難以濟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
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
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
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復向京師方為全策賊從其計賊
好殺掠牛金星勸其嚴戰部伍民間稍安賊改西安為長

安府拷掠巨室助餉曰大索秦中紳士吏部尚書南居仲
被執不屈死于路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工部尚書南
居益被砲燒死宣撫焦源清不受偽職被俘死大同巡撫
三原焦源清罵賊斷舌死山西參政田時震不受偽職自
經死山東巡按王純道奉親隱蒲城北殷村堡執至西安
罵賊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解元席增光咸
寧舉人朱誼泉不受偽職赴井死賊分兵下諸縣蒲城知
朱一統率士民城守齊隸通賊脅其降給以吏衣抱印投
署井中死秦中紳士楊耆耆張國紳降賊國紳誘故太僕
文翔鳳妻鄧氏進賊鄧江南大族通經史工詩以為必見
幸自成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婦于我叱斬之

平寇志卷之七

六

李禮鄧氏而歸之家 辛未帝傳諭陞白廣恩援勦總兵
官掛蕩寇將軍印撥兵三萬會同督臣商酌便宜行兵科
給事中曾應遴奏曰傳庭師潰有言其處置左勦失宜致
生白廣恩之心率眾西奔各營隨之遂為賊所乘者有言
廣恩與高傑不合掉臂而去者則廣恩固可斬也不聽
張其在以兵千人自瀏陽萬載分道至袁州士民俱書
順天救民字于門造冊迎賊扶霍知府用印知府懷印潛
走攸縣其在整隊入袁州左良玉遣副將吳學禮援袁州
次於新喻壬申次分宜起陞任濬提督豫楚兵部右侍郎
兼右金都御史巡撫河南 癸酉副將房師賢以鳳兵
復陳州擒偽州牧洪翼聖偽州判祁安國汝寧義兵復信

陽州擒偽防禦使黃閣陽州牧黃珩 吳學禮遣都司蒲秉良將三百騎為前鋒斬賊馬撥三十人直抵袁州學禮以大軍繼進壓城下 甲戌汝南通韓煜合鳳標鄉勇兵圍沈丘偽令周維新悉力拒守諸軍為木牛藏壯士于腹洩濠酒之駕木牛渡濠擊城將穿士民懼縛獻維新遂復沈丘 吳學禮圍袁州賊將丘仰寨拒守矢石交下諸軍環攻都司高山攀堵先登諸軍一擁而上開城賊猶巷戰官兵內外夾擊斬殺二千四百餘人奪馬六百器械無算仰寨擁騎兵突出北門追及斬之遂復袁州時江西袁州臨江吉安人民多徙山谷學禮兵淫殺獻俘三郡民屯結山陝以拒官兵江西巡撫郭都賢以兵民仇殺撤撤兵回

平寇志卷之七

九

九江招募土著守三郡官兵既撤丁丑張其在自長沙突犯吉安分巡湖西副使岳應麟方聞兵於却俄報賊至兵皆潰虞應麟倉卒呼與夫竄呼馬夫適急脫冠微服走署府通判朱奉壘推官王日將從之俱遁戊寅其在入吉安把總崔某死之吉水知縣沈中柱永新知縣黃受封署安福通判邵夢何太和知縣劉國良皆懷印棄城走諸縣同日而陷賊分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其在諸府學謁先聖再拜起將升堂尊經閣大聲發正梁斬然中斷其在懼移營屯城外大書偽榜遣安福死囚持脅袁州袁州兵民傾城竄賊復入袁州 癸未江督呂大器以兵五千援吉次峽江奸民執知縣以待賊城晝閉遮

殺援兵奪馬八匹諸軍給以八大王兵至奸民齎印開門出迎獻馬二十五騎務報無算官兵入城取印還官梟斬亂民峽江乃定 闖賊分略廊延中部知縣朱華堞知城小不支先令妻妾俱縊一妾年少遠去亦垂泣投環華堞自經死 獻忠在長沙招土寇叛民增兵為九營左良玉令馬進忠將騎兵赴袁州薛鄉馬士秀以步兵上臨湘岳州楚北撫王揚基巡按黃澍駐漢陽 左良玉令惠登相規復襄陽劉洪起規復南陽 乙酉獻忠遣賊將馬賜將步騎千人取米及釜于臨湘方國安令泰將方元科以戎旂管進托蒲圻 鳳兵進勦汝寧一路偽官土寇誅降略盡淮徐道何騰蛟招降程繼孔蕭礪肅清士英聞泰師潰

平寇志卷之七

十

大寇入關檄鳳兵還屯壽州 十一月辛卯朔兵部奏潼關失守請以兵部左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聯絡延寧甘肅固撫鎮收拾三邊健勇土著相機扼勦應桂聞命泣陞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濟帝默然因發御前銀五萬兩御馬監發壯馬一百該督及監軍御史駢征命御史譴達監軍陝西

達秦人也素負才略習知地利土著故用之于癸巳回陞薛帝命達速去經略關陝達痛哭陳詞言西安若任臣不惜死以報皇上比至則偽官充斥赴任無地脫此時傳庭知兵當賊因榆關勿狃小喜預請濟師為特爾可令賊奪氣而去即不然而堅壁死守勤王兵集賊亦

鳥獸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帝聞之歎歎泣下

應桂至河上遠避不進 原任督師丁林濬以家兵復新蔡擒僞令聞聖諭壬辰江督呂大器以兵復吉安擒斬僞官廬陵吉水次第俱復 癸巳獻忠遣四賊將下岳州步騎沿江鼓守藏輕舟於漢港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以兵三千邀擊之賊逆流陽走以誘官兵諸軍爭利溯流上盡奪其資入舟一重不能逆行賊輕舟四出圍之步騎夾岸邀擊官軍殺溺無算方國安徐懋德馬士秀李國英合兵救之僅援文富世泰及親信數百以歸喪師二千舟二百艘岳州軍民空城走賊疾馳復陷之武昌大震人民走一空撫按皆浮舟江上圖東下左良玉

平寇志卷之七

廿

發前鋒兩營上武昌 王定高傑自渭南兵敗各以所部奔延安聞賊令賊將田斌守西安親率大隊收三邊甲午聞賊犯延安高傑聞賊至率所部渡河入山西王定奔榆林聞賊入延安大會群賊戎馬萬騎旌旗數千里祭祖於朱脂墓為官兵所發焚棄其骸骨自成乃築土封之訪求其宗人贈金以去改延安為天保府朱脂為天保縣更以五百騎至鳳翔守將誘而殺之聞賊怒親攻鳳翔屠其城知府唐時明被殺 獻忠令降將尹先民守茶陵別賊守岳餘衆還長沙 辛丑王楊基駐漢口以辰兵三千平賊兵一千復黃陂孝感擒其僞官令游擊郝成才扼漢川呂大器以皖兵上樟樹鎮更分兵從上高萬載俱會于袁州

遣人聘柯氏兵赴武昌招降瑞昌德安土寇鄧毛漢隨軍進剿二軍俱盜賊無紀律柯兵射殺鄧毛漢其黨千餘復散為盜柯兵三千亦亡去二千 壬寅命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王軍以復楚省功加良王少師廕一子錦衣衛百戶賜銀牌蟒衣金花牛酒將士加級有差大賚各軍 高傑至絳州山西巡撫蔡懋德招傑兵共擊賊王老虎大破之獲步騎萬人 自成發金數萬招降榆林諸將以大寇繼之總兵王定聞賊至將數十騎走出塞分守叅政都任令游擊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集士民議戰守總兵王世威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等皆閒居會于庭世威挺身起曰威等世受國恩期以死報有異議者斬曰集將士

平寇志卷之七

三

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共推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僞官舒君睿反覆講三日不聽乙巳自成怒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尸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却 諭兵部檄左良玉移鎮武昌 丙午聞賊攻寧夏總兵官撫民率鎮兵逆擊三勝之殺賊數千 丁未赦郝綱許定國充為事官隨余應桂馳秦中殺賊自效 設南賴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遠統之令應撫鄭瑄移鎮蕪湖 左良玉留副將張應元吳學禮廬陽駐九江令馬士秀等將水師入楚鈔兵長出賊後令馬進忠等將騎兵趨袁吉迎賊前 辛亥自成歸西安益發兵往寧夏諸賊自丙午敗於寧夏竿子手彭萬東薛商維出塞關散入

河南壬子自成復往攻寧夏 馬進忠次臨江監軍命事
嚴繩先以兵來會甲寅馬士秀郎林貴楊文富王世恭秦
天祿復臨湘殺賊數百人偽知縣豐某奔岳州諸將乘風
追至岳州賊首混天龍以步騎數千拒南岸棹輕舟數十
邀官軍順流迴轉如風士秀三分其兵以後軍且戰且行
射南岸賊前軍乘風溯流上統賊舟後反擊之中軍水師
張兩翼合圍賊四面受敵殺溺無算盡奪其舟揚帆直
上南岸賊反走入城士秀麾兵登岸四面乘城鱗次入賊
倉皇不及拒守突門走長沙斬首四千三百有奇遂復岳
州 乙卯馬進忠次分宜一路偽官聞兵至盡逃入袁州
丙辰前鋒副將徐國棟常國安杜應金黑雲祥五更拔寨

平寇志卷之七

三

趨袁州馬進忠王允成李國英合兵繼進乘城賊開門西
走諸軍追之國安斬其偽鎮袁舉泰將擒偽守道尹蘇明
偽監軍迫李天根偽知縣王志宏偽教官吳良才偽中軍
郭守恒斬首二千八百有奇奪馬五百三十騎弓矢數萬
丁巳聞賊屠榆林榆林自望日被圍諸將悉力守禦十
三晝夜大砲強弓斃賊萬餘賊增兵力攻洞車四面穴城
東南城崩數十丈賊一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謂家人曰
死矣不可汗賊手曰合室縊總兵尤世威見城陷縱火焚
其家百口揮刀突戰力盡自刎死諸將分部巷戰殺賊千
人賊至益衆自午及暮矢盡刀折殺傷殆盡無一倖者僅
存千餘血戰突圍出走闔城士女投縋墮井蹈刀罵賊亦

無一生者死事大將則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王學
書王世欽王世國王世臣李昌齡偏裨則副將尤程文常
懷德李登龍張發揚明遊擊孫貴龍秦崑守備白慎衡李
宗叔皆家居者也守將則遊擊傅德惠顯潘國臣李國奇
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侯國守備左勉惠漸賀
大雷楊以璋榆林衛指揮李文焜及衛所各官數百人榆
林助兵冠諸鎮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諸將忠勇奮發圍
城阻醢而不少挫賊既屠榆林益兵攻寧夏寧夏不支總
兵官撫民降賊三邊盡墮賊無後顧長驅東犯矣

管葛山人曰榆林舊治綏德與閩猶同產也關中健兒
不忍飢寒甘作賊迨自成再入關羣盜洋々夸里黨沐

平寇志卷之七

帝

猴畫錦也獨榆林諸將忼慨發憤以拒之至于身組醢
家屠滅無一貳者即五百義士何足數焉昔漢泉郡端
簡公曰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多將才有
氣節視他鎮為最不其洵哉

自成往寧夏以精兵守河口屯三百騎于陝州遣偽官將
百餘騎行關東靈閣一路大張偽榜移檄河南郡縣西至
渾陝皆設偽官河南巡撫秦所式副將李成棟屯孟縣官
兵皆懷慶郭家灘沿河列砲帝遣兵部職方司主事王某
聯絡土寨快復中原宣旨招降李際遇際遇詔使入山
寨 聞賊攻慶陽府堅守四日不支城陷兵備副使段復
興知府董琬推官斯居聖安化知縣索繼登鍾紳太常寺

少卿麻禧死之賊屠慶陽執韓王 十二月辛酉朔丁酉
濟以義兵斬閹賊部總于扶溝獲首七十二 乙丑罷王
楊基以何騰蛟巡撫湖廣 高傑聞賊將東渡自絳州分
道一走吉州一出禹門戊辰至蒲州 呂大器以兵復茶
陵醴陵左良玉遣左夢庚入楚 張獻忠遣賊陷建昌又
陷撫州南豐特老回 為閹據荊州獻忠復與結好聞既
入關獻忠縱橫荆岳間 獻忠屯嘉魚遠賊帥艾四下斬
隄馬士秀逆擊不勝引還丁丑艾四追士秀于嘉魚士秀
復戰大敗走還武昌 諭兵部大寇入秦楚撫何騰蛟急
宜會同承鄭各撫恢復承天荆襄又諭兵部獻賊盤踞江
楚江督呂大器會同左良玉黔廣總督李若星沈猶龍提

平寇志卷之七

五

兵出境夾擊共奏膚功 呂大器駐南昌標將索馬于保
定副將張天福戊寅天福將所部騎兵走九江投于左良
玉良玉并其衆 山西巡撫蔡懋德屯平陽以歲暮還師
太原聞賊勒兵入山西 已卯馬進忠進扼蒲圻 庚辰
閹賊兵至河津自沙渦東渡副將陳尚智還平陽壬午閹
賊陷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人吏民皆降知府張璘然逃
入太原鄉紳申嘉言棄家遁賊令其家奴跡得之縛獻拷
掠盡其貲始殺之陳尚智擁兵走泥源山中四掠自給癸
未賊帥傳檄山西一路郡縣望風迎款 高傑在蒲州聞
平陽陷擁兵東下澤州 閹賊分兵陷甘州先是鳳翔陷
賊將賀錦攻蘭州蘭州人開門迎賊 渡河副將郭天吉

以四千人逆戰而敗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甘肅
巡撫林日瑞副總兵郭天吉苑馬寺監牧同知藍臺及總
兵馬嶺中軍哈維新姚世儒俱死之在籍總兵官羅俊傑
趙某及於難殺倭官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堅守不下
至明年二月詐降殺賊偽將賀錦等 乙酉左良玉發副
將盧光祖惠登相劉洪起合步騎四萬自河南至九江入
楚 丁亥獻賊前鋒艾四下三十六灣賊轉戰鋒銳甚馬
進忠禦之敗績再戰于蒲圻復敗績 戊子蔡懋德入山
西

平寇志卷之七

六

合高傑渡河西援勝負未可知也迨邊鎮盡墮賊無逆
顧憂則整旅而東不待智者而知矣蔡懋德以數千人
填禹門之險悉甲拒之猶懼不克濟乃返兵太原令陳
尚智偏師扼之平陽之旆方旋而泥洹之師忽潰禹門
渡而三晉無可憑之阻誤封疆而危社稷懋德罪可逭
乎仗節死綬情也其晚蓋懋德忠節有餘而應變非所
長君子不能無憾焉

崇禎十七年甲申是歲

大清順治元年正月庚寅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聞賊李自成稱王於西安更其名曰自嚴傑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為丞相宋獻策為軍師更定六政府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以宋企郊楊建烈登煥俞上猷陞之祺李振聲為六政府尚書自成久思尋奪惠回獻相結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借元稱制云聞兵既東渡轉掠河津稷山榮河絳州俱陷賊屯絳州分兵上蒲州辛卯江督袁繼咸奏楚之

會城告陷恐賊乘虛東下江州警潰則吳越挾援臣移咨皖撫發兵三千為臣指臂之使臣率陳可立兵先到河口遇賊狂奔乞勅左良玉先事江南掃除獻逆壬辰帝召左中允李明睿陞見明睿南昌人以李邦華呂大器特薦起之明睿初欲勸帝西遷長安就甘肅寧夏士馬親征挫賊鋒及聞賊入關計惟南遷圖存轉危為安因召對德政殿問禦寇急務明睿請屏左右趨近御案與帝座接言自蒙召道聞賊氛頗惡今逼近畿甸誠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長慮却顧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勦之功帝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未知天意如何明睿曰惟命不予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幾微人定則勝天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事勢至此詎可因循不決致有噬臍之憂望內斷聖心外度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若禁舍道傍後雖欲為有不及者矣帝曰顧無人曰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勸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帝復問中途接濟曰不如四路設兵東山東西河南此陸路也登萊海航通州運河此水路也皇上須從小路輕車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文王柔順孔子微服此之謂也帝曰然此事重大不可輕洩明睿奏臣謀之敢洩之乎但祈聖斷皇上但出門一步龍騰鳳躍不旋踵而天下運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堅守危城無益也帝頷曰已知隨退入宮賜宴文昭閣日午又召對內殿明睿極陳救卜考

選之弊請著為令不立邊功不許枚卜不立邊功不許考選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惟發內帑足濟燃眉帝言內帑如洗一毫無措明睿奏祖宗三百年畜積度不至是帝曰其實無有命出外賜茶夜漏初傳又召明睿進內近御案問所奏事即欲行之誰可接濟途間用何等官員領兵措餉駐紮何地明睿奏濟寧淮安俱係要地不可不設官須擇重臣領兵皇上雖間道微行兩處扼要務要豫防又問何等官銜明睿奏須戶兵二部堂上官帝曰此時兵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明睿奏近京八府尚可募皇上此行京師須人料理開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在內公侯伯及閣部文武大臣御前面試

才能推轂而遣之帝曰然明唐奏內帑不可不發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長物當發出犒軍若至中途不足區處甚難留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發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之費帝曰然戶部亦該措置明睿奏今三空四盡戶部決難湊手皇上自為宗廟社稷計決而行之無待臨渴掘井也帝皆領之漏下二鼓明唐始出宮諭兵部罪廢武職及革澤義勇有能勵志殺賊固守城池者奏與上賞高傑兵破青華鎮城焚劫一空南渡河駐軍懷賊遣偽牒至兵部稱三月十日兵至執訊持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客于千金代投以為詐斬之癸巳命戶部尚書倪元璐解部任仍供詳職

平寇志卷之八

以兵科給事中張縉彥為兵部尚書兵部舉廢將子永綬登萊巡撫曾化龍請實練鄉兵以避客兵之害寔議清野以保民蔘藏之資甲午卹保定軍死事任棟光祿卿越其傑復冠帶効用乙未以王之仁為浙江總兵周士鳳為廣東總兵召呂大器還部復以袁繼咸總督九江以劉承胤為都督僉事鎮守武岡兼轄黎靖地方丙申命方國安鎮守湖廣丁酉命方孔炤戴罪整理河北命張有譽總督南京糧儲戊戌高傑潰兵南下江北大震淮安巡撫路振飛令金聲桓扼徐州周士鳳守泗州周爾敬守清口己亥帝召撫寧侯朱國弼圻城伯趙之龍來中左門刑科給事中郭允言賊衆入關憂不

止泰也會城之安危不曉則督臣之趨避無方官兵之聚散不知則三邊之征調難及賊之趨向不測則河東之防禦徒勞必偵探明白使泰督無恙新督臣宜疾入居之如賊勢充斥執難渡河應從永寧渡綏德直趨固原以上游取下風聞賊入時官兵有劫掠地方鳥獸散者河東防賊不在防之河東當防之河西今賊入關一月地方尚爾蒙未有不知彼而能取勝者庚子山西巡按汪宗友檄河東道郝綱副將熊通以兵千二百赴河上宗友奏曰晉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十八日平陽返省二十日賊渡矣宜兼程回平陽招集陳尚智敗兵截擊各路防兵援剿乃不發一兵二十八日至省臣

平寇志卷之八

四

力言宜提一旅星馳張縉聲討尚吳桑榆之收無如不聽何賊日遠偽官匝月餘郡皆失是誰之過與呂大器言楚疆糜爛楚官曾無一人舊承撫王陽基載罪于江請改任楚撫仍兼承天庶殘疆不至益廢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今陞楚撫恐糜已成之緒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倖恬守可知請即以鳴珂補淮徐道僉事癸卯帝曰西寇日逼臨朝嘆曰賊勢如此聞外無入府庫殫竭若之何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上石籙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結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

勒寇立功否亦內守河西搃吮延安使賊不得東渡帝大喜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帝欲用石竈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又奏請以衛貞固凌駟為監軍郭中傑為中軍甲辰操江誠意伯劉孔昭薦田仰堪任鄧鉞乙巳命王承胤為掛印鎮守宣府總兵官帝集府部九卿翰林科道會議禦案措餉長策各書單進呈內言措餉贖罪輸及勲戚人等多貯本色近海州縣宜輸折色裁冗亟屯墾鹽鑄道運言勸稅如鼓勵土寨攻濟調收拾枝勇令饒內州縣各自扼守徵遺逸以收人才傍諸鎮以省兵費言人殊左夢庚先發九江嚴忠肅長沙唐諒偽官守江南造浮橋於三江口自岳陽渡江大隊俱往江北以一軍過荊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成都大震華陽知縣沈雲沚請見蜀王陳守禦不納乃言于內江王曰賊勢猖獗無智愚皆知之今蜀府財貨山積不早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成都必危一旦豕突疆場軍民奔竄誰為王守此府庫者王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內江王入告蜀王以祖制為辭不聽丙午知州章曠以鄉勇三千入沔陽遇賊于景陵敗績殺傷千人曠以小舟入沔帝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如山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敘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革問又諭畿南震鄰紫馬龍固等關亟宜密備以一賊不入為功倡義急公者奏聞紀錄丁卯添南額兵三千

以副總兵鄭鴻逵鎮守左良玉拔營上武昌副將張應元將騎兵張國柱張天福以七百騎隨之湖江上工科給事中彭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寔由人心惑於三年免征一人不殺之偽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年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滅賊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免使老弱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地方緩急請查陷賊各官除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為切要也此日李明睿復召對帝手

左都御史李邦華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帝問何事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少詹項煜議也先是邦華與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明睿謂東宮年少稟命則不威嵩命則不敬不如上親行為便于召對後即繼以疏大略謂今日所最急無如親征京營甲兵不下十萬近畿召募可得數十萬聖駕一出四方忠義必有聞風響應者昔太祖高皇帝不常戰于鄱湖乎成祖文皇帝不常戰于漠北乎世祖肅皇帝不常幸承天乎祖宗勦業艱難撥風沐雨皇上欲安坐而享之此何時也而為此迂闊不切之論乎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山東諸王府皆有宮殿不妨暫駐蹕焉待勤王之師畢至徐議西征賊聞天子神

武先已伐謀勢必倒戈相向山東河南兩路並進鳳陽祖陵又可駐蹕夫親征之舉以號召忠義不必皇上自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務可寄大事召與之謀必能推陷廓清建中興大業又聞昌平居庸無人控扼奸人窺伺中官綱繆寔非完策伏乞調度諸將從皇陵山外統羣華城俱宿重兵命東官居守入則監國出則撫軍此皇太子之職皇上啓行留魏藻德方岳貢輔導東官料理兵事三韓重地皇上自為督率六龍親駕萬姓雷動兵士氣鼓真定以東順天以西可無慮賊氛之充斥矣日復一日優柔不斷天下大事尚可為哉疏入下部連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奏為邪說言不斬明庸不足以安

平寇志卷之八

七

人心明睿復上疏言臣勸親征非臆說也此皆聖帝明王英君諒辟不忍天下之陷危冒白刃犯鋒鏑身先士卒非奸之也有大不得已也皇上試思昔之開天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有一不從戰爭捷伐中磨厲而出者乎我朝開天無如高皇帝有一不從衝鋒陷陣而成者乎若使鄱湖之戰稍懈或命將出師而不親歷戰場將見偽漢立奪南昌而東南半壁大事去矣皇上言動無不法祖而謂今日之舉有拂高皇帝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言為親征也而諸臣妄意以為南遷就使皇上發策南遷此亦救時急者唐室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百五十年若唐宋不遷當時早已繫組北轅又何有于靈武之林之

恢復又何有于百年五十年之曆數哉帝簡疏默然召光時亨面詰曰一標邪說却專攻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廷遣南遷議遂寢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疎防失守中書張同敞奏劫豐陷吉是兵非賊命該部行督撫即擒梟示耶陽推官朱翼辨奏周士奇以耶人監耶棄城先遁命周遇吉馳扼保河仍着高傑領所部協擊郝綱熊通次靈石搃郭家灘請濟師已酉命郭中傑寔受副總兵督輔中軍旂鼓庚戌命查大明集禮中道將授鉞告廟禮諭戶部違餉告急外解不前餉臣既撤即着鹽臣黃家瑞督催解京監察御史霍達奏報秦中殉難諸臣命馮師尹優卹外

平寇志卷之八

八

朱新建妻妾查姓氏并卹上海舉人何剛奏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勦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今用許都以倡東義徽歛二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聯絡悉遵威繼先遺法開導忠義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胤憂供祐桐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霖皆憂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連袂而起助皇上成大業矣辛亥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者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即令往東陽義烏聯絡義勇以資勦寇又何剛所奏許都姚奇胤作何酌用該部速議壬子李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哦用介

松年着以科銜僅餉有功定授 諭汴城水警日久着按
察司官速往會同撫按相度城內遺資必被奸民竊取設
法撈起以充修城之用其屬藩封者仍給藩封 召忻城
伯趙之龍陝西巡按金毓峒來中左門 副將陳尚智叛
降賊導賊破趙城 工科給事中曾應遼奏令之鄉紳富
室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獨擁其利臨事欲
窮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藩富甲天下賊破西安
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有事多發
稿未必遂至于此又聞萊陽之破以東門鄉紳張宏德利
賊之退盡追鄉民摘賞痛苦而窘迫之一家發難一邑罹
殃至今弘德自指其藏得百萬然後闔門就慘今之富紳

平定志卷之八

九

亦宜鑒之 癸丑夜星八月中占曰國破君亡 命鳳督
馬士英太監盧九德協勦賊寇 趙城既破山西郡縣所
至開門迎賊結寨以拒官兵 甲寅郝綱熊通走回太原
乙卯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寅刻帝命駙馬都尉萬輝特
牲告廟卯刻日出帝臨軒行授鉞禮廷授建泰節劍殿梁
大聲發若摧已刻脩法駕御正陽門樓賜饒自午門至正
陽門旗幟十餘萬鼓吹不斷召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
都察院掌印官京營總協侍燕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帝御
座南向分文武東西列席十九皆金樽樂作帝手酌金樽
以賜建泰者三即以三爵賜之諭建泰曰先生此去如朕
親行建泰頓首恭行帝目送久之遂駕建泰甫出宣武門

肩輿杆折諸臣公饒護國寺建泰意氣慨慨言方入寺視
其綬忽如斗諸官皆賀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進
士程源私於監軍凌駟曰此行也燕程抵太原收拾三晉
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矣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
事隨輔臣監軍建泰揭薦河東分守道李政修帝命巡按
金毓峒監軍赴晉赦政修罪隨督輔軍前效用以郭中傑
為副總兵充督輔中軍 丙辰建泰發都門聞山西烽火
甚急家存亡未卜曰連日行三十里次涿州營兵逃歸
者三千京師聞平陽陷都人大恐 授舉人何剛職方司
主事募兵東陽義烏 陞李化熙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
赦郭景昌以右食都御史巡撫山西代蔡懋德命御史金

平定志卷之八

十

毓峒監軍山西以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 丁
巳湖廣巡按黃澍奏舊輔賀逢聖從容就義命從優卹
大學士陳演揭救在獄諸臣命一日審結釋方士亮姜珠
尹氏與龔鼎孳 高傑屯單懷有兵二萬馬騾九千遣使
壽州詣鳳督士英請安撫家口于徐州 戊午士英遣副
將莊朝樞防守徐州令中軍副總兵楊振宗齎蟒緞花紅
銀五百兩赴徐安撫高傑家口于開廟 己未左良玉至
武昌屯金沙洲 二月庚申朔帝視朝賊賊忽達帝前未
云限三月十五日至順天府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
罷朝 諭吏部曾櫻名城盡失者革職提問 初獻忠在
長沙窮冬水涸巨舟重載不能行棄之自荆河入川方國

安馬進忠分道並進焚其舟遂入長沙連營屯長岳良王
遣兵五營追賊于沙陽 聞賊陷蒲州蒲州縣城開城迎
賊聞賊命七條龍李安守蒲州追高傑至青華鎮傑已焚
鎮南走賊入設偽官守之濟源諸縣空城跳河北大寨懷
慶府城畫閉 北山撫方孔昭請舉屯壘應天巡按鄭崑
真亦言與屯有實效帝諭與屯原為足民裕國若未經開
墾輕議升科小民能無畏阻各撫按責成實行 辛酉汾
州府陷 河曲奸胥奉印送款于賊淨樂士民焚香張設
迎賊懷慶府聞賊近開城潰走 壬戌懷慶兵變福王
同母走出東門與母相失走衛輝依潞王 癸亥工部主
事李達申奏勸助不若糾貪赦罪輸餉者九卿科道糾彈

平寇志卷之八

十一

賊私顧著者各摘一二人如議行 甲子賊犯太原諸將
自平陽潰遁太原無重兵巡撫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
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奉
氣 諭戶部遣餉甚急外解不至皆由有司急賊罰而緩
錢糧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在外責
成巡按痛禁耗索徵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
乙丑左良玉發盧光祖等五營分道上隨州棗陽承天
德安老回、自荆移襄陽官兵攻雲夢偽固州牧高翠堅
守不克 中書張同敞奏楚豫偽官多係紳衿從賊宜察
教官以諸生忠逆為功罪下部酌議 賊圍太原移檄遠
近有云公侯皆食肉統絳而倚為腹心宦官皆帶櫟大豚

而借其耳目微因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民有倍
亡之恨等語人讀之多為扼腕懋德援河上大風慶陵兩
却賊鋒相拒四閱月尋因保德州告急還省汪宗友糾之
代以郭景昌未至總督余應桂徘徊河上不敢進懋德知
勢必不支先寫遺表令贊畫知縣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
軍威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同死賊步步騎號五
十萬懋德同布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
太原知府孫康周長史范志泰等誓眾登陴矢石傷賊甚
衆賊以大砲擊墮城東角樓丁卯風沙大起咫尺不辨賊
乘風夜登城守將張雄內應城遂陷懋德身率麾下巷戰
久之力竭拔刀自刎應時率力扶上馬欲衛出城懋德曰

平寇志卷之八

十一

吾封疆臣也應死封疆若急去豈欲陷吾不義乎策馬入
三立祠自縊于書院身輕未絕應時解鎗甲履其身候氣
絕亦東向自盡於其側應時遂諸生為懋德所拔隸麾下
者也建極坐公堂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勸之降建極曰我
天朝方伯豈降賊耶復大罵不已自成怒取箭射之洞胸
而死毛文炳被執脅之降不屈授以官不從大罵被害妻
趙氏妻李氏投井死剛中罵賊見殺首級墜躍起文餘賊
皆辟易拱辰被賊殺死康周巷戰死之志泰以城陷不食
死撫標將惠先詐罵賊死都司張弘業自縊於城樓晉府
典仗官樊子英見賊帥大罵不跪乘間以大磚擊中其面
幾死擁見自成罵如初勒殺之巡按陳純德同知李一清

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暨府縣各官共六十餘員
咸死之賊盡尸于城晉王逃追獲之乃降 丁卯召總督
新舊閣臣府部院印官來中極殿 又召閣臣陳演戶兵
部科來中左門 戊辰帝御書勅建泰曰朕仰承天命繼
述宏圖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民罹鋒
鏑不得已用兵勦除卿代朕親行鼓涿志勇獎勵廉能其
驍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違誤軍機
之輩當以尚方從事一切賞罰調度俱不中制卿宜臨机
而決好謀而成殲渠宵脅解散投戈早蕩賊氛旋師奏凱
封侯晉爵共享太平先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之意獨行
曉諭咸使聞知建泰初承寵命恃有家財佐軍及聞家破

平寇志卷之八

王

進退無措行至廣宗紳矜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御紳
王佐管知縣張弘基乃移師出城 命劉澤清移鎮彰德
贈陳州死事關永傑太僕卿亢孟禴少卿 已已贈死
事鄧錫蕃王維新等 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
七人先逃後送已經革職著戴罪料理圖功自贖 辛未
召內閣戶兵部科及總兵吳襄來中左門 優卹殉難官
劉裡閣士選王來 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宜足
蔽辜 賊進兵黎城別部陷臨晉垣曲 莊朝樞縱高傑
渡河至徐州士民驚擾旋赴壽州謁鳳督 壬申帝下罪
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
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災害頻仍寇盜日熾志

累世之養養肆廿載之克殲赦之益驕撫而復叛甚至有
受其煽惑頑惡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弗翼之民為
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
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實坎壈積成
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繇之
征預支有稍貸之苦者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
萊望烽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
告凶旱潦洊至師旅所處疫厲為殃者朕之過也至于任
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背鼠武將驕懦皆由朕
撫取失道誠感未孚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是大告天下
痛加懲艾深省風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

平寇志卷之八

王

煩驚行不忍人之政以收人心竊願外之科以養民力念
用兵徵餉原非得已各省直撫按官亟飭所屬有司多方
勸諭有擅加羨耗朦朧私徵及濫罰淫刑民不堪命者立
行拿問其有流亡未歸除豁通賦安插毋致失所至罪廢
諸臣有公忠廉能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數
推用若革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便與分官世
襲即陷沒脅從之流有能反正率眾來歸者准與赦罪立
功若能擒斬聞敵仍與通侯之賞嗚呼忠君愛國人有同
心雪耻除仇誰無公憤緬懷列祖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
勲思克厥愆歷告朕志 命宣大總督王繼謨統總兵周
遇吉赴河防守劉澤清移順彰策應河北楊御蕃職寇克

東護餉道 甲戌命起用成勇葉廷秀 賊探馬至大安驛兵部請勅臨德通津昌密六鎮悉聽督輔調度建泰徘徊河間不進 賊違偽官於山東河南州縣先遣牌至士民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借執逐之執香迎導遠近若狂無耻舊官或置酒交代而去李巖等造為謠言曰喫他娘者他娘喫者不盡有聞王不當差不納糧河南以北遠近傳播不逞者延頸思亂 乙亥諭部院冠氛入晉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為民戴者方許留任責令務練鄉勇必備城守如貪殘闖冗者勒令解任或選賢能竟行推補 以徐標為兵部右侍郎總督畿南河北山東以宋權巡撫密雲

卷之八

五

賊至忻州官吏迎降遂逼代州五臺知縣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以奇兵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數千聞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屯寧武關 丙子吏科給事中馬嘉植奏孫傳庭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僥倖為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以履轍為戒空率徒膺萬一晉陽淮陽俱震則為禍愈急非知彼知己者也臺臣陳丹秉借兵土司尤當商酌以救世秦秦之兵尚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方責大義此寔難矣况不能裹糧影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尚握手開戶狼兵一來保無驚竄乎兩粵之間又增多事矣 丁丑蘇京奏賊窺懷慶 賊游騎窺故關漸逼真定 戊寅建泰兵逼東光

不戰士民閉城拒守攻三日破之 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聲與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騶楊毓樞明借周先夏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夏允彝王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已卯太康伯張國紀助餉銀萬兩詔進爵為侯 庚辰兵部塘報太原汾州潞安連陷諭亟訪各藩諸王所在 諭河南總兵官土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 命內官關國輔等齎餉分給薊寧諸鎮 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為選擇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才能濟變即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即授知州知縣功懋、賞朕不爾斯 分勅內官監制各郡軍前高起潛通

卷之八

五

津臨德盧維寧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勳彰順王夢弼廣大間恩印衛懷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尚書張縉奏今日報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各官危担欲卸重責欲分若一時而添內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有失體統抑且事權分掣大悞疆場不聽 辛巳遣太監王坤同給事中馬嘉植韓如愈辜朝薦往直浙閩廣督餉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侍郎金之俊等合疏糾止不聽 御史吳邦臣奏薦陳子龍立剪浙寇奉旨陳子龍蔣若采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亂起于許都之助餉都許弘綱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知縣姚孫渠貪虐借名僭亂橫派各戶坐都萬金都僅中產輸數百金已

告罄孫渠怒摘都所刻杜稿姓名謂都結黨造反桎梏之時助餉者盈庭聞然不服有姚生者執渠於座笞之於衙群擁都為主巡按左光先桐城人也於孫渠為同里聞變即發台州兵收勦所至殺掠於是東陽湯溪蘭溪人民各保村寨以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叛聞大集兵餉結與推官陳子龍謂都寔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持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三人詣杭府獄于龍為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渠貪殘激變狀命復任 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陳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已輕擬著免罪候用 河南巡按蘇京報賊逼澤州奉旨僅任添遣赴任 薊督王承吉奏叛兵旋渠隨執諭兵部楊鶴寔心

平定志卷之八

七

任事宣曰兵課報易者即視事 壬午真定府兵叛降賊知府丘茂華聞敵先移家口出城總督徐標統茂華下微標登城盡守禦中軍初標出城外殺之破獄出茂華茂華謀所屬州縣降賊以數騎入城收府庫冊籍近京三百里安然無言者 捐開封歸德河南三府糧租三年 太監杜敷請以廢將黑雲龍效用宣府 癸未太監方正化奏請中軍旂鼓 命撫寧侯朱國弼督漕赴淮安 甲申命兵部尚書張縉彥翰林院學士 總兵劉澤清請于青山諸山開礦煎銀 乙酉禮部奏桂惠二藩同走粵命齋置書慰問 丙戌召輔臣陳演總督京營李國棟刑科給事中光祿寺卿中左門 丁亥召六科十三道駢馬羣

永固來中左門 改魏藻德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河屯練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漕屯練藻德辭新銜許之 通兵崇殺傷巡撫楊鶴自劾乞罷不許賜藥金三十兩 陝督余應桂奏三秦全陷賊且乘冰飛渡兩岸悉為賊巢客兵以眾寡不敢而退主兵以驚潰而譁河上無一旅矣賊前鋒已破河津絳州眾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東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土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金守亮等台之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

平定志卷之八

大

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奏肯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霍間中軍鼓譟庸儒可知兵馬錢糧有無虛耗著李化熙核奏 詔徵天下兵勤王帝召對羣臣於文華殿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太子撫軍南京帝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使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所謀若此國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無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三桂忠勇可倚以辦賊廷臣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大學士陳演罷初帝憂秦寇演謂不足慮至是不自

安求去戊子內閣而陳引退賜路費五十兩馳驛回籍時
道路多梗演多皆不敢出京遷延半月及於禍 諭兵部
寇氛孔亟泰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潘久報赴任一
味退縮俱著革職任潘充為事官戴罪殺賊 三月己丑
朔賊陷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死之遇吉先守代州十六年
賊犯代州殺賊萬餘移守寧武關妻劉氏工騎射賊臨關
脅降檄五日不下且屠城遇吉先積薪於門誓必死悉力
拒守大砲擊殺賊萬餘會火藥盡軍民懼請款賊遇吉曰
我守三日殺賊且萬賊期五日若輩何為甘心降賊從我
力戰勝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不過我為祖
臨耳若輩必無意遂開城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

平寇志卷之八

獻策于賊曰我衆彼寡擊之無不勝但貴別主客請去帽
為辨見戴帽者擊之遇戰不一日可滅也賊引兵復進
迭戰脫帽以自別開兵大敗遇吉揮短刀力戰矢被體如
蝟牙兵零落盡遂見執聞賊陳兵脅之降奮身大罵蒸其
膝終不可屈縛于市副之至死罵不絕劉氏佩子矢迎賊
知遇吉死歸自縊舉火圍門自焚城中婦女無不自盡者
賊屠寧武嬰穉不遺自成嘆曰苟關隘守將皆如遇吉吾
豈得至此 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察奸究嚴保甲巷談
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出京議餉不許諭
以在閣佐理兵餉着黃希憲路振飛料理初帝欲命藻德
往天津岳貢往濟寧有言各官出必潛遁乃止不達 赦

兵部尚書張國維出獄召國維及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
長治陳州諸生張攀于中左門攀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
者舊輔之 昌平兵乘焚劫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
都督王承胤偵寇所向 庚寅何繼以兵變自劾命戴罪
供職 帝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方略奏對三十
餘人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言練
兵加餉習聞也是日命內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
積弛禁兵皆調發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楨
提督城守諸門卿貳一員勲臣一員諭文武各官輸助
辛卯命韓王益王歸國益王時走邵武 命張國維往督
浙江兵餉 督師大學士李建泰請駕南還願奉太子先

平寇志卷之八

行 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諭修省 帝召對學臺
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還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
明睿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先時亨大聲曰
諸臣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帝復問
戰守之事衆皆默然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
之臣耳遂拂袖起 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
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陞劉澤清職一級加劉良佐周
遇吉高傑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馬科馬岱姜瑄孔希貴
黃蜚葛汝芝高華許定 又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
楊御蕃署銜一級命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沅

分別應加寔署 周沐崇福四王棄藩奔河南總兵卜從
喜南走屯宿遷 癸巳命襄城伯李國楨練京營守西直
門初議食民守城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寬大事去矣
帝然之禁民登城 卹秦中死事各官贈黃世清光祿寺
卿馮師孔右都御史黃綱太常寺卿吳從善陝西按察司
僉事祝萬齡太僕寺卿都任光祿寺少卿南啓仲太子少
保王道純太僕寺少卿朱誼泉順天宛平知縣焦源溥源
清田時震俱復原官 李建泰兵潰真定 設黃綾冊募
百官蠲助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餘各有差魏藻德首
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再三勉諭自訴清苦無以應
止有帽套一頂當暫之為軍國助復徵勲戚大璫上等以

平定志卷之八

七

三萬為率無應者惟太康伯張國紀輸至二萬帝遣太監
徐高諭嘉定伯周奎宜為戚臣首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
三辭益堅高憐然起曰皇親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為奎
疏勉捐萬兩帝少之勒二萬奎密林求助于中官中官勉
應以五千兩令奎以私蓄足之奎匿中官所昇二千兩僅
輸三千兩太監曹化淳王永祚等有捐至三五萬者王之
心富甲諸璫上面諭之僅獻萬金合百官勲戚內臣所獨
共得二十萬諸奎俱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費後雖出現好
陳於市以求售後之心為賊拷掠追銀十五萬金玉化物
稱是周奎鈔得現銀五十二萬珍幣援數十萬 廷議勸
戚薦紳宦寺貨房居室近前三門者各輸糧給守城軍士

養其妻孥使無內顧巨室不樂寔其事有謂從逆官吏多
非本心請赦河南北俘獲偽官以攜賊黨 加大康伯國
紀嘉定伯奎俱為侯廢王永祚曹化淳子弟一人各建坊
以旌之 甲午勅諭軍民人等曰朕承天御宇十有七年
日夜冰兢思臻上理調兵措餉寔非得已三餉並用久無
成功本欲安民未克重累朕之罪也貪官汙吏巧取輒扑
朕深居九重不能體察朕之罪也將儒兵驕焚劫淫掠朕
任用非人養毒致潰朕之罪也寇孽騰張遍地流害假仁
假義誑誘愚民貲財靡捲妻子淫汙房舍焚燬殺人如羊
豕驅人如奴隸百姓吞聲無所控訴追悔無及祖宗以來
休養爾等近三百年誰非赤子慘毒如斯朕宵旰靡寧已

平定志卷之八

七

調各路兵馬為民復仇今與爾士民約剿餉已經停止召
買悉行蠲免私徵濫罰密訪挈問大小將士戰守有功立
與陞賞節義死難從優贈卹一切不便于民盡行革去與
天下更始毋信流言過為驚擾被害紳士軍民勉強從賊
原非本心除自成罪在不赦外偽官偽將有能斬渠獻城
即與通侯之爵萬金之賞或焚賊蓄積輸賊財物分別世
廩賞賚一體委用近如金有章等現擢用黃閣等與寬卹
朕以天地父母之心諒其不得已也化如牛金星喻上獻
李振聲楊永春劉宗毅田晃秀羅戴恩楊彥昌谷可成身
陷賊庭如能伺隙反正悉赦前罪各復原官嗚呼天心未
改祖德猶深朕罪已省慈用賢圖治改前敕政嘉與維新

賊平之後耕田樂業永為王民不亦休哉若聽信訛言懷
邪疑貳大兵一集玉石難分徒貽後悔欽哉 大同告急
命太監謝文舉星馳赴鎮趣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入衛三
桂澤清未至密雲總兵定西伯唐通以兵八千人衛光彰
義門賜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裏銀四十兩犒將士四千兩
吏部覆奏陳子龍等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授兵科給
事中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鑠都敵全城各授試御史 李
邦華請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駁寢之
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剿 張國維以數
騎南行 唐通陞見帝慰勞再三命同太監杜之秩守居
庸關 寇遁大同總兵姜瓖知府董復卿紳韓霖等以城

平寇志卷之八

三

降鎮守總兵朱三樂自刎死巡撫右金都衛景璽率兵出
城力戰兵潰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璽不順據地大哭自成
曰忠臣也令勿殺景璽粹起以頭觸堦流血被面罵不絕
口賊怒磔之督餉戶部郎中徐有聲罵賊被殺兵脩道朱
家仕同妻妾子女赴井死一家共十六人府學生李若葵
題壁曰一門完節闔家九人自縊自成入大同盡殺代府
宗室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光泰陽和軍民與鎮兵相
約殺之賊兵狗陽和僉事于重華迎降長驅向宣府 丙
申大風霾晝晦命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
督劉遼王永吉節制各鎮俱便宜行事 忻城伯趙之龍
薦于仕廣錢位坤 太監報陝西難民慘毒命刊布流傳

使軍民共見 諭兵部賞不貽時近來每多沉閣致使
噶有權速將積案盡覆 陞密雲巡撫王則堯遵化巡撫
宋權 宣府陷叛將白廣恩遣總兵姜瓖書約降太監杜
勳王承廉緋袍八座出城三十里迎賊巡撫朱之馮懸賞
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威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
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曾試發之殺賊千百人賊雖驚
粉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
馮嘆曰人心離叛一至於此俄而賊薄城左右欲擁之馮
出走之馮大怒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培氣節遂奪士卒刀
自刎同死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時中知監鎮
有二心嘆曰死王事者獨朱中丞耳吾從其後矣遂自縊

平寇志卷之八

市

副將寧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文用副將劉九卿在籍
知縣申以孝皆不屈而死軍民迎降監軍御史霍遠走回
京 兵科給事中韓如愈奉命過東昌劉澤清遣兵遮轍
之曰尚能論我主帥否乎 聞賊偽淮安府尹聶克順遣
檄至淮巡按御史王燮碎其檄 丁酉總兵劉澤清奏捷
自言墮馬傷足賞銀四十兩藥資五十兩命托真定澤清
不奉詔大掠臨清南下所至焚掠 淮人擒聶克順王燮
斬之燮與巡撫路振飛同心禦敵燮守河振飛守城淮人
恃以無恐 諭戶部乘時勸糴凡勲戚鄉紳富室巨賈積
粟私家至三千石者優叙 又諭勲戚文武進馬助公
召見庶吉士於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為修撰兼戶兵科給

事中 給太監王國治火藥 賊信益急大學士范景文
數舉南遷之策方兵賁魏藻德以為感衆力止之 戊戌
霸州通報真定陷 寧武報至畿輔震動進士程源謂魏
藻德曰建泰何名尚駐河間標下總兵馬科有兵萬人今
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支萬一不聽 已亥給城
軍半歲之報 吏禮二部會議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
以收人心 陞高斗樞陝西巡撫宋祖德保定巡撫 賊
警益逼廷臣勸帝南遷帝怒曰卿等平日端營門戶今日
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
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復諭
兵部勤王兵馬聽王承吉王承恩節制 庚子帝召對問

平寇志卷之八

五

兵餉廷臣無一籌帝以舉朝無人泣下 順天巡撫楊鶴
出巡近畿微服通督學御史陳純德自遵化走回京 辛
丑帝又召廷臣問方略不能對帝憤惋斥兵部尚書張鰲
彥負國無狀鰲彥頓首乞罷廷臣舉職方司員外郎萬元
吉知兵可任司馬 命各門俱置紅傘大砲給九門守兵
人百錢 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傑縋城
降賊入保定建泰被執御史金鏡炯守西門賊執之入
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
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舉勅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
斃城陷衆潰振孫衣衾大呼曰我金御史姓也揮劍奮
擊連殺數人賊怒支解之毓峒子嬰婦陳氏年十八與祖

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盡投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
桂春等四人從之知府何復甫至未任手燕藥鑪焚死同
知邵宗元自經死太監方正化謂官吏曰朝廷天下壞於
我輩我當以一死報國率大寧都司劉忠嗣恭將賀秉鉞
奮勇巷戰殺賊數百人力盡被殺城頭縉紳士民死者
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自殺進士張羅俊馬賊死武進士張
羅輔巷戰手刃數人而死諸生張羅善投井死妻高氏攜
三女亦投于井張羅士妻高氏自縊死張羅詰妻王氏亦
縊死羅俊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彥妻宋氏錢氏及子晉妻
師氏羅俊從子震妻徐氏吳妻劉氏俱投井死羅輔妻白
氏推幼女先入井而後從之張氏一門婦女幼于二十餘

平寇志卷之八

六

人俱死都指揮使劉忠嗣罵賊不絕口身被數槍立死不
仆舉人張爾瑩抗賊被殺高涇被執死水中舉人劉會昌
不屈見殺前邠州知州韓東明赴井死前平涼府通判張
維綱不屈死貢生郭鳴世聞城陷持挺奮擊見殺諸生王
之挺偕妻齊氏三子二女赴河死諸生韓楓何一中杜日
芳王法布衣劉宗向田仰各劉自重給事中尹洗貢生王
聯芳亦不屈見殺武進士陳國政自縊死守脩張大同力
戰死指揮文運昌劉弘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照
李一廣中軍楊儒秀鎮撫管民治千戶楊仁政李尚忠紀
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劉朝卿劉悅田守
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祀撫郡國忠申錫皆殉難原任

密雲副將呂應蛟城破時持短刀格鬪手殺十餘人而死
壬寅南都孝陵夜突 帝敕刑部鑄衣衛逮繫各官董
象恒曾櫻鄭二陽等出獄復章正宸覆式紹冠帶起舊司
禮太監曹化淳守城化淳密奏收盤魏忠賢骸骨 癸卯
大風竄賊自柵溝抵居庸關柵溝天險百夫可守竟不設
脩賊叩關定西伯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巡撫何謙通總
兵馬低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授王永吉永吉旁皇未定
乃出關授吳三桂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
降或通偽權將軍移檄至京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
繳都城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甲辰賊陷昌平州
總兵李守鑽手格賊殺數人賊不能近環圍之自刎死賊

平寇志卷之八

壬

焚十二陵享殿傳警至京張縉考使候騎偵之還報曰昌
平兵無餉而譁旋定矣非賊也先是帝知寇警益急下吳
麟徵請徒寧遠疏飛檄趣吳三桂入關三桂徒寧遠五十
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 太監
高起潛棄關西山 帝御殿召考選諸臣問兵餉滋陽
知縣黃國瑞稱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
帝覽之色變諸臣立候移晷命退始知昌平失守 賊分
兵掠餉通州偽檄南下清河沐陽邳州皆設偽官自沙河
夜發直犯平則門竟夜火燭天 賊自陷中原久窺畿輔
潛遣其黨載扇帛諸貨為巨賈列肆都門更遣軍結徽柵
諸降者扶贊入都充各部寺院掾吏刺探機事數千里飛

通緝悉必知賊既至昌平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徧畿
輔每遇撥馬出即以告賊悉掠入營中厚賄結之撥馬多
降賊無一騎還報者 辰刻賊游騎數百至齊化門迨平
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皆皆
賊候騎也人心洶洶皆言內官七八十騎衛上出德勝門
已南狩 守門皆內臣外臣不得上太常少卿吳麟徵以
德勝平則二門當賊衝欲塞西直門禁出入內官不聽
乙巳昧爽開西直門納被難者內官坐城上令箭下立格
無敢問賊威大臣不能止 帝早朝召對群臣相視莫能
答有泣下者有言宜用馮銓楊維垣有言宜封劉澤清為
伯帝不應俯首書御案文臣人可殺密示司禮監王之

平寇志卷之八

未

心旋拭去時左諭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直語閣臣曰左良
玉吳三桂等俱封而遣澤清臨清地近可虞也聞揭上乃
封澤清東平伯 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銀三四百兩者俱
投錦衣衛百戶 已刻急足叩城曰遠塵一線衝天起銳
而直騎兵也寇至矣內官使將探之反曰官軍哨騎也不
為意日將中五六十騎馳而至學子突城下大呼開城守
者急發大砲擊殺二十餘騎難民亦死數十人門始閉須
臾賊騎奄至方報過蘆溝橋環攻九門矣三大營俱潰火
車巨砲皆為賊有賊反砲攻城轟聲震地京城內外城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疲其精銳多為勦滅內官占
去羸弱五六萬五月無餉一時驅守至者寥寥又無炊具

市飯為食人僅給百錢無不解體每堞派守一人數不敷
衆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開下汗浹沾衣內侍呵之國楨厲
聲曰此何時耶君臣即欲相見不可多得矣內侍懼問之
曰守城者不用命鞭之起復卧帝召入因命內官俱守城
譁諸文武何為昔以言官去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有
大端者輩月食米五千石効死固宜乃請如乙巳所派
數大小內臣皆乘城凡數千人帝括內外庫銀二十萬
賞軍士黃沙蔽天日慘黯滿城婦女哭震地

平寇志卷之九

管葛山人

十八日丙午帝又下罪己詔盡罷加派新舊餉賊薄城
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呼城上急開門不殺一人遂開盡
屠矣守者懼鳴空砲猶揮手示賊稍退乃發賊驅城外
居民負木石填濠攻甚急城頭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
人守者驚潰傳城破閤城號哭奔竄左都御史李邦華
至正陽門欲登城內監拒之不得上兵部尚書張縉奏
賊勢危急臣屢至城上觀守禦輒為監視所阻帝手詔遣
縉房上城阻如故示以上傳始得登見兵部侍郎王家
痛哭曰賊勢如此監視調去營兵李襄城處尚有十一四

家所守每兩增僅一卒語未竟坎城聲至太監王承恩
鳴砲連斃數人曹化淳王化成飲酒自若賊駕雲梯攻西
直平則德勝三門勢甚亟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
門單騎馳入西長安門守門吏部侍郎沈維炳曰內官守
此百官不得入公其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
之曰守城人少見上請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
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食已足公何事張皇上方休藻德
且出閣公安從入麟徵流涕固請得以非特見藻德不可
力挽之出李自成設座對彰義門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
太監杜勳侍勳射書城中約降因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
也可綏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

我杜助無所畏何質為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內威稱賊人馬強壯鋒不可當皇上當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城入備述賊不道語請上避位帝怒叱之衆內臣欲留勲曰有秦晉二王在勲不返二王不克乃縋之仍縋下勲語守璫王則堯緒憲章曰我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監太監蔭錦衣衛食事立祠至是始知勲固從賊為逆也帝御書親征詔曰朕以眇躬上承祖宗之餘業下臨億兆于萬方十有七年于茲政不加省禍亂日甚抑賢人在下位歟不肯者未遠歟至于天怒積怨民心赤于化為盜賊陵寢震驚親王屠修國家之耻莫大於是朕今親率六師以征犯順國家重務悉委太子

平寇志卷之九

告示臣民有能奮發忠勇或助糧草馬騾舟車器械俱詣軍前聽用以破醜逆分茅昨土之賞決不食言毋負朕志三更召駙馬都尉等永固入命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曰臣等安敢私畜家丁即家丁亦何足當賊乃罷因召王承恩急整內員脩親征申刻彰義門陷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驅入沿途殺掠帝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陷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帝不能寢俄而內城陷一宦官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耶內官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可亟走也其人即出呼之不應帝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煤山望烽火蔽天徘徊久之正陽門

懸白燈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城上已懸白燈三知大事已去回乾清宮朱書諭內閣令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內官持諸閣因命進酒連酌數金至嘆曰苦我民耳分送太子二王詣周田二皇親隨宣長公主至公主伏地泣帝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劍擊之中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即率坤寧宮諸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帝揮去令各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皇后乃自縊旋入西宮袁貴妃自縊絕斷而墜帝手劍三擊之乃絕偏召嬪妃之幸御者皆殺之易王承恩親御小南門手持三眼鎗內監數十人皆騎而

平寇志卷之九

持斧出東華門牽路繞齊化門欲出守城內監疑有變以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自率其第閹人不
知帝至也雖以在城未返帝嘆息去走安定門堅不可
啓天向曙矣復回南宮內臣持御筆至閣中無人置几
上反帝帝已出官不知所之視京營雲南道御史王章
給事中光時亨並轡行彰義門陷章墜死士鴛大砲者
二殺賊無算太監曹化淳開門迎賊入拔刀叱時亨長
跪乞降乃舍之刀擬章不動叱之不應因執之大罵不
屈刀築其膝使跪挺立罵不已叢刀殺于城頭叛監杜
勲又從德勝門射書約降太監王相堯領內兵千人開
宣武門迎賊丁未都城陷五更賊攻三門益急守備者

多留盛甲腰牌下城就食逃去惟三四內監嬰城賊乘虛
上內監入飛樓避之賊亦不顧延頸外望者叢縮相注匪
不敢出漏向寅天忽雨俄而微雪城陷守者蟻墜兵部侍
郎張伯鯨下城匪民舍諸門開曹化淳等導賊入滿城哭
震天紛竄賊露刃張弓馳九衢大呼民間速獻驢馬內
官導賊至便門戎政侍郎王家彦守便門見賊至自盡門
下或曰家彦守德勝門陷脅降罵賊被殺城樓上火燒
其尸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見服哭謁太
后宮火及西華門仍幸南宮登煤山之壽皇亭新成帝
所聞內探處也書遺詔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
師雖朕薄德非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

平定志卷之九

四

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屍
勿傷百姓一人脫見科頭釋上衣止御隱金藍袍跪左足
右朱履藏詔于胸次復書遺詔一行曰百官俱赴東宮行
在帝猶謂閣臣已得殊論也書畢為環山亭俄而帝崩王
承恩再拜慟哭繼亭下與大行相望文武羣臣無一人知
者崇禎十六年八月帝發秘府圖書得一黃紙甚固誠意
伯劉基題署發之得圖一軸首書諸軍倒戈棄甲民間男
女奔竄狀次書百官朝服被髮走次画一人脫冕披髮而
懸者帝覽之然不怡大璫侍側見之傳于外慈教已前
定云

管葛山人曰甲申之禍自有積弊以來所蔑聞矣體字

之大兵甲之多百官萬民之衆以英哲者為之君寧憂
喪亡哉一夫奮而九有裂龜、萬雉不崇朝墜何歟二
聖狗九廟違含氣之倫有不買首腐齒者乎賊臣時亨
輩猶且執土木已巳之舊折武功南徙之謀歸禍君父
而丐生盜手雖有干刃足刺其腹乎當也先扶帝以叩
都也有二石楊郭為之將有于謙以為之相決機若著
禁制勝類桿鼓故雖危而不亡也甲申之季餉匱而兵
驕賦繁而民怨朝廷威命已不行於偏裨乃欲藉數萬
烏有子虛之軍御強虎狼之寇嬰城自守知其難也以
不能堅守之都城待天下勤王之旅宜禍之不旋踵也
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國社為墟然兩京終以光復者

平定志卷之九

五

何也祿山朱泚之徒假竊朝命以致強大一朝南面擅
自號其志倭矣淫侈以樹刑威借汰以鳴得志士民冤
妻萬姓仇讐而後思累朝休養之仁也王師乘之捷於
拉搗雖有強寇勁兵一敗不復振者賊之能事已罄見
也自成亡命游魂非有董卓曹操之資也眇而殘刀鋸
不去手目昧之無非有石勒之梟雄巢尚之陰鷙也徒
以牛金星李巖之徒為之布散歌謠盡惑民志使之怨
疾其君上延頸盜魁之來以驅除所不快者人心瓦解
而皇輿遂成板蕩矣自成豈有蕙容并包之智奄竊大
寶而有之視顏無耻者相率使之以為浮言高光其道
不踰乎此也然能盜而有之不能坐而守之譬之養狸

然寢之重苗享以腥羶懸三鉢之儲於其側猶然攫而取之狸之性嗜竊也肱僅之魁忽然擁大盈天府之藏百官倉廩之積肥羔載雲鍾舞女不絕於側也盜之能事畢矣賊之始領過矣始之假竊而矯損者今且不能自制也淫威夾掠以徵季賄士大夫之慘毒亦最古所未聞也此豈裂土稱霸者乎蓋亦疆臣失策以致斯極也當秦師之既覆也三晉尚強諸邊猶足以守也帝誠親總六師西臨太原以至平陽王屋渡河士氣自倍以大同寧武之甲為之前驅屯信臣精卒于河北號召中原之衆濟河而西三晉皆我臣妾寧忍一矢相加乎遂延數月推轂庸相師不輸真保而三晉淪喪矣國

平寇志卷之九

六

君死社稷正也遼國圖存權也權而不失乎正也重父去邪以興國重耳出亡以霸晉雖其雖亡而吳越山東燕粵江浙尚在也一成一旅且以興憂豈謂幅員千里不足有為乎苟有忠義智勇之臣獎率三軍奉迎乘輿白旄黃鉞左次以御戎行發哀痛之詔罷厲民之政誅貪吏斬驕帥布衣蔬食甘苦以共六師擒河北之偽官收中州之豪傑令鳳泗之兵方幅而進驅策左帥規復荆襄留都之兵渡淮而從賊之淫虐既深我之士心斯奮因民之怒以掃驕盈之寇一鼓可滅也况賊據京師羣盜不相下必有構圖之形我浮海而東聯閩寧蘇時路進兵此于儀光弼之所以復二京也否則其阻大

河遠都舊京資其謀臣用其輕銳其勢猶強于晉宋奈何殉匹夫之節委命於賊手豈不惜哉豈不惜哉諸臣宜死而不死懷宗可以無死而死帝固無愧於列祖而諸臣罪不勝誅矣

甲申夏五聞大行執詞八首

百六乾坤血戰年驚看北極震幽燕風雷晦冥鳩皇塚神鼎沉淪泗水煙縹素萬方同野哭英靈九廟正孤懸遠人空有數天恨激盡田橫海島邊憶昔燕皇倦早朝貂衣豎弄太阿搖漸謀九錫傳彪虎次列三衛拜聖燒一夕青宮朱代邸萬年繼業有神堯于今誰抱龍髯泣子創橋山不可招

平寇志卷之九

七

同朝舅洛正相疑清論紛紜國事虧神后已圖鬼魅鼎羣奸空指黨人碑中常未減黃起巾諸葛無功白帝危莫問銅駝故荆棘名公臺閣舊委蛇三十餘年苦戰塵二京無復洛陽春惟聞墨吏歸裝滿轉見司農帝室貧兩稅流亡悲赦詔九邊甲馬困征入吾皇原自多哀憫不為輪臺一憐神大內文書每自隨臨軒賜對獨嗟咨衣經滌局時御髮為情漸絲延攬屢孤前席問勞焦豈有近臣知空令玉輦升遊日共撰黃巢勸進詞髣髴黃衣見上賓乘雲回首指三秦前驅白鶴嶺山駕後乘蒼梧楚水墳千載啼鵲悲古帝一時凝碧盡詞臣

宣陵孝子何人在北望燕臺正掩巾

十二陵園月似霜風煙寢廟只斜陽空埋衰草燕山下
不見流泉瀾水傍定錄幾人收紀注前朝誰復諒興亡
江南父老傳消息猶自卹衷問定王

頻年喪亂見天心一夜金戈散羽林萬里長城無頗牧

九京遺烈笑徽欽何時白水鋤新莽莫使皇輿遂陸沉

二十二臣箕尾畔帝星黯黯帶橫參

太子詣周奎第卧未起叩門不得入走匿內官外舍帝

既幸南宮使人詣懿安皇后宮勸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

已自盡宮中大亂宮人號哭出走懿安皇后青衣蒙頭步

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肩斷仆地與官

平寇志卷之九

人救之趙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新曰賊將入恐

公主遭辱且至國天府避之負主而出百官尚坐公署

視事如故兵部尚書張縉秀榜於衙曰薊鎮精兵已到百

姓不必驚懼賊兵已沿街大呼索馬騾居民盡驅馬騾出

戶外賊爭騎去喧傳百姓面貼順民二字者不殺民爭書

于黃紙黃紙盡紅紙代之有遮賊馬乞令箭者抽矢于之

至漸衆馬不得行賊怒揮刀斫指臂乃驚散舊輔蔣德

璟潛遁于會館被剝脫走城陷象房羣象哀鳴泣下

從自成西來者偽權將軍劉宗敏李過田見秀谷可成李

巖偽丞相牛金星偽尚書宋企郊登燭偽侍郎安伸張璘

然偽學士王華偽尚璽卿黎志陸偽參謀韓霖偽軍師宋

康年或曰宋獻策永城人或曰浙人獻策身不滿三尺頭

足纖小軍中呼曰矮子或曰宋孩兒云工占驗賊犯京城

獻策占曰丙午雨丁未辰而克若無雨城不可下即日金

軍西還六年始克是日雨俄而城陷牛金星黎志陸等

撰偽詔飛射城中

其辭曰上帝監觀寔惟求莫下民歸往祇切求蘇命既

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繫往識今每

持治忽之故咨爾明朝久席泰寧寢弛綱紀君非甚闇

孤立而燭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官

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間左之脂膏殆盡肆吳

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慘

平寇志卷之九

悴之形身切痼瘵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

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恒奠綏靖群黎猶慮爾君若

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

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祀如宋享祀永

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人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

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

猷臣謹靡忒惟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怒于

宗工勿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君父廣貽教于

身家謹詔

賊破前門給事中黃國琦迎降為賊傳偽詔令中官持送

絳綾帛入宮達帝前帝已出宮不得達

管葛山人曰世咸以此為周鍾所撰偽登極詔非也賊以庚戌殄大行鍾上書文諭院請差先帝牛金星薦之鍾始得用則鍾之汗偽命在梓官秉事之日也斯偽詔非登極文祀宋商孫諸語未知大行所在也蓋都城未陷賊以此脅降者周鍾諸父罹名璫案鍾負虛名標榜二十年不能抗節以慰群望至身賊黨以自銜鬻下流之惡必歸矣

賊帥分據百官第劉宗敏據都督田弘遇第李過據都督袁祐第谷可成據萬駙馬府田見秀據曹駙馬府李巖據嘉定伯第叛將官撫民據勳衛常守經第黎志陞居長安街仕宦即占其妻于其餘多踞富民巨室各衙門偽官到

平定志卷之九

十

任傳諭吏書班魯恭勸誘示民間照常生理罷市者斬偽兵政府偏貼安民榜云大帥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擅掠民財者凌遲處死有二賊掠銀鋪立劄于恭盤街民間大喜安堵如故賊兵四命民居已定劉宗敏李過等令百廷焚香迎李自成諸賊鼓吹旌旗前導自成毡笠窄衫騎烏駝馬牛金星宋企鵠上獸黎志陞張璘然五騎從之指麾馬上欣然自得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甲銳兵先入青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汗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從而死者一二百人賊見深嘆息之自成入長安門仰天大笑擊弓發矢中坊之南偏顧盼自得指承天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天字必一

統天下不中一天字下自成愕然金星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笑太監王德化率諸內官迎於大明門大索先帝所在不獲偽尚璽卿黎志陞曰重圍百里殆難飛越民間藏匿匪重賞嚴誅不可得此大事不可忽也下令獻者賞萬金封伯爵隱匿者滅族自成登皇極殿據繡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朝自成用順王之璽偽國號順建元永昌改印為契冠服一品一雲二品二雲通以為差禁民間用自成字聞字自成宗敏李過牛金星宋企鵠聯騎入宮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導入大內自成叱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之秩等伏地叩頭曰奴輩早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之去自成與劉李諸賊分官

平定志卷之九

十一

填各三千人牛宋諸賊臣亦各數人官人費氏年十六投井賊鈎出之悅其姿容爭相奉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群賊擁見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一小將羅賊費氏復給曰妾寔天潢義難苟合惟將軍擇言成禮則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誘賊醉抽刀斫其喉亦自刎建前自成失驚令收葬之內官獻太子群賊擁而至太子廷立不為禮自成厲聲曰若父皇何在曰崩于南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若父何以至此太子曰只問百官自知之自成不能屈改容曰汝父在我必尊養之眾慮也太子曰何不殺我自成曰汝無罪太子曰速以禮葬吾父皇母后百官無義明日早朝矣自成命太子同坐飲

食不食封宋王不屈送劉宗敏護侍之群賊復擄二王不
承王年十三定王九歲至午門內官請二王下馬承王叱
曰我家門前為誰下馬騎而進見自成並立不動自成引
坐同飲二王俱不飲自成曰懼乎曰死則死耳何懼留之
官中

或曰賊大索懷宗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於內官外
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時年收視承王不知所
在

交床昇長公主至黃帛絡肩臂劍甚垂絕送劉宗敏療之
不死則擇嫁士人士民見者莫不泣

順治二年公主詣闕上書願入空門 詔求元配公主

平寇志卷之九

十一

名徽姬年十五許降駙馬都尉許世顯行有日矣以寇
警暫停至是嫁以公主禮 賜居田邱茅錫賚有加既
婚公主痛念帝后成疾而歿

賊大索南宮內監報大行所在自成遣諸內官往視龍輦
陳如生以宮扉二載大行皇帝同大行皇后並出東華門
盛以柳櫬大行科頭不冠披髮一足跣置成公府前百姓
過者哀痛泣下偽制將軍李巖入成國公府懿安皇后在
府中聞帝后並崩倉卒將就經瀝詢知為后呼肩輿令老
官人送歸母家

順治庚子陳尚古至燕遇舊內侍王永壽曾管事官中
尚古問張后陷賊乎王永壽嘆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

當天啓時魏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
忠賢寵之以進立為貴妃、素見惡於后崇禎甲申賊
入都城宮中鼎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
即盛妝出迎賊給曰我國天祐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
去事賊未幾賊倉猝行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官過無賴
少年與之暱少年以京師不可留遂攜之去托跡數百
里外居歲餘少年不善生產任所挾已罄復語人曰我
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令、聞于朝傳送入
京因惡其淫穢賜死其死之年月王永壽已老不能記
矣尚古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寔在氏非張后
也微王查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謹誌其事以俟後史

平寇志卷之九

十一

者可考焉張后本河南文學張國紀女懷宗即位封懿
安皇后

劉宗敏李過田見秀等歸所據華呼蓮子衛衛優伶蠻獠
各數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環而歌舞喜則勞以大錢怒即
殺之諸伶含泪而歌或犯閨字手斬其頭血流進上 駙
馬都尉少保聶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乃歸家殺其愛馬
焚其弓刀鎗仗大書前聽事云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
安公主先薨以黃綬繫于女七人於櫬前命家人舉火隨
自剄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
酒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焚死 新樂侯劉文炳聞變弟右
都督文耀祖母瀛國太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擇大井

同于孫男女十六人投井中縱火焚第文炳投火死宣
城伯衛時春赴井死妻子從死無一生者東閣大學士
工部尚書范景文賊犯都城十八日召對已三日不食飲
泣入告聲不能續翼日城陷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賊
詩二首有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為之句赴龍
泉巷古井死妾亦自經左都御史李邦華聞城陷嘆曰
主辱臣死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亦無憾耳
衣冠望闕再拜題鱣為贊曰堂上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
節矢死靡他遺囑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庶無愧吾君
恩莫報鑒此癡愚往文丞相祠再拜吟零丁洋詩卒章二
句經祠中戶部尚書倪元璐聞難朝衣北向再拜稽首

平寇志卷之九

古

脫衣冠角巾青衣南向遙拜其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酌酒
漢壽亭侯畫像前援帛語家人曰吾死勿殮大行殮方收
吾屍自縊手弱不即死呼二友助之乃絕三日賊入見之
顏如生驚避他去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作絕命詩
有愧無半策匡時難惟有捐軀報主恩句投筆自經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自盡門下妻何氏聞
之同女皆自盡于進士章明走殮父尸亟歸別其妻王氏
曰吾不忍大人獨死我將往從吾父妻曰君死我亦死章
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
止留一婢在側視妻縊取筆作詩大書於壁曰有侮我夫
婦尸者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加緋袍置扉上又取扉置

其左屬婢曰吾死置此扉上遂緋袍自經大理寺卿凌
義渠聞變首觸柱血被面盡焚所著述評閱諸書衣緋北
面拜闕復南向拜父作書永訣遺命題櫬死節孫臣凌義
渠之匱繫帛懸樑就縊奮身而絕左中允劉理順聞難
閉門理後賊多河南人踪跡者踵至閉門不應題贊于
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賤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
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酌酒為別遂自盡妻萬氏
妻李氏及子孝廉婢僕凡十八人俱從殉須臾賊以今箭
至者數十人叩門無一應者破扉入見之環而嘆曰此吾
鄉杞縣賢士大夫也居鄉孝德里人無不感之奉李將軍
令來衛之不意全家自盡下馬羅拜涕泣而去左諭德

平寇志卷之九

主

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遂作書別母侍妾朱
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誰我去邪二妻曰主人盡節吾
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閉戶自經家
人破扉救之甦曰聞聖駕南幸可為從亡計世奇不應視
二妻已死笑曰若年少能從死乎買三棺以二殮其妻乃
朝衣捧軼北面拜焚衣冠於庭以司經局印授其僕曰上
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其僕曰奈太夫人何
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復南望拜母指空棺曰以此殮
我端坐引弔自縊車駕司郎中成德見賊犯都門遺書
馬世奇誓同死國世奇亦報書相勉及聞變慟哭作大行
皇帝哀詞攜雞酒奔哭大行喪次觸地流血賊露刃背脅

之不為止歸即號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
經其妹未嫁從之死妻張氏亦縊德乃自盡 車駕司主
日金鉉奉命巡皇城入朝點軍聞賊入投御河死母喬氏
妻王氏弟諸生鏐玲璽母畢皆赴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
吳甘來聞寇日逼知京師不守二月遣其子歸其友漆嘉
祉臨別賦詩曰到底誰貽國事憂疾雷憤、破城頭君臣
在命乾坤墜孤鼠干戈風雨秋極目江山空洒淚傷心離
亂少、休懸知此日難為計惟取忠肝萬古留題畢自縊
堂上 光祿寺署丞大興于騰蛟冠帶呼妻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指揮使餘姚、成自盡 中書舍人松江宋天
顯賊令書偽詔擲筆罵賊死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

平寇志卷之九

去

貴經歷張應選俱投御河死 儒士張世禧同二子諸生
懋賞懋官自經死 錦衣衛指揮使順天李若珪守崇文
門城陷作絕命詩有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
句縊死 錦衣衛僉事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自縊
十七人 順天府學官五人同縊明倫堂 諸生曹文耀
閻門死 童生周某憤激推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 江
朱巷寓真者夫煩同縊死 居民田氏李小槐布衣湯文
瓊俱闔門死文瓊自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
丞相之心 知一禪師持戒律公卿重之吳江進士吳易
施銀二十兩賊犯都城進士聞趨避知一曰公試思功名
生而自有者可以去留若是朝廷所予則忠孝二字正在

此際分明都城陷進士削髮投知一知一曰公向以貧枘
披緇施金二十兩今公削髮禮宜同敬取前銀歸之封識
如故慙而潛遁知一不知所之 戊申賊兵盡入民居自
成聚牛宋劉李諸盜酣飲宮中不出 太常寺少卿吳麟
徵守西直門城陷退歸即賊已據邸走三元祠時傳駕南
狩勅公南歸不應偃卧自經家人救之環泣曰明發待祝
孝廉至可一訣公許之祝淵晨至酌酒為別公慨曰自
我登第夢見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風絮雨萍句于壁
數寔為之不死何為淵泣下公不為動作書遺家人曰祖
宗二百七十年宗社移旦而失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
之殃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所匡救法宜褫服殮用角巾

平寇志卷之九

去

青衫履以單衾墊以布席足矣茫、泉路炯、寸心所以
瞑于目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綵祝淵視舍殮乃去
簡討汪偉聞賊犯關累日不食妻耿氏語曰苟事不測從
君共死城陷耿氏置酒共酌偉起題宋人語志不可屈身
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于壁為兩環偉就右耿氏就
左方縊耿氏曰止、雖在顛沛尊卑之序不可失也鮮而
下讓偉左就右而死 賊五六騎走道州大呼城下曰京
師已下不得堅守廢弁魏廣勝與賊相識出郭五六里迎
餉賊督餉侍郎完崇雅率將吏迎降 有孺童讀書聞都
城陷帝后升遐拜母慟哭赴水死 賊下河間知府方文
耀罵賊不屈大棒擊殺之 天津巡撫馮元麟聞都城陷

集將士誓師無一至者天津兵倂副使原毓宗蒲城人賊
季遇其母招毓宗毓宗馳使入都納款初進士程源走天
津說總兵曹友義起兵津兵久乏餉源說督餉主事唐通
方發金給軍食廷彦迎源議戰守毓宗誘防海兵大兵劫
餉庫金駭廷彦幾斃倡紳士立黃旗大書天祐民順于旂
洋民各書民順字於戶友義率牙兵五百斬開出毓宗率
兵遮之友義單騎走毓宗遁元颺迎賊不應總兵曹光先
副將金斌指揮楊維翰皆納款金斌移營演武場留廷彦
幕中源就見廷彦勸南歸廷彦曰自反無能報國創甚有
死而已家有老母八十三幸慰之有子報國可勿傷也廷
彦于生八月源請攜之而南不可源乃行 已百百官青

平寇志卷之九

大

衣小帽赴偽丞相牛金星府報名趨朝待命初賊懸示各
衙門班役如有一官潛遁者班役坐誅長班走諸官即趣
入朝晝夜不去各官百計竄匿垢面衣乞丐衣雙雙于道
賊復榜示前朝百官赴會極門朝見願仕者量才擢用願
回籍者聽如隱匿不出以抗違負固論諸臣不願為賊用
者十九懼禍觀望聞進退自便紛：囚服趨朝矣 淞周
諸藩行舟皆泊淮安湖濱 劉澤清兵頓宿遷高傑兵頓
徐州連舟欲南下淮民大恐巡按王燮曾議澤清輕身詣
之勸其回師北上澤清不可大聲曰即不擾貴治請假道
赴揚州變不可曰即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
所知也澤清不能奪淮人乃安 吏部文選主事許直聞

變絕食閉門作書訣其母復作詩六絕句卒章曰柳筆翻
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
死後名長班趣入朝直給之出條馬關戶自縊 太僕寺
丞申佳胤協理東路聞變投王恭廠井中死 四川道御
史陳純德督學順天方試士易州賊至走回都城：陷自
盡 福建道御史陳良謨聞城破作古詩一首痛飲將自
縊妾時氏有娠良謨曰我年踰五十無子幸生男延陳氏
血食時氏曰主死妾誰依與其辱于賊不如無子請先死
以絕君念乃自縊死良謨遂死 四川道御史趙撰巡中
城捕殺賊謀城陷獲撰：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衙 貴
州道御史俞志虞聞都城破整衣冠再拜自經死 兵科

平寇志卷之九

九

給事中顧安聞城陷自殺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巡捕西
城：破為賊所執械送劉宗敏宗敏欲降之維張大罵不
屈曰我雖小臣素明大義我肯可碎志不可奪賊怒甚搜
夾並施斲指折足死 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臣率
文武百僚入朝 庶吉士魏學濂聞變旁皇謀南遷夜觀
乾象退入於室統床行竟夕頓足曰一統定矣明發趨出
庶吉士周鍾寓王百戶家百戶約同死鍾未應同官史
可程朱積勳學濂吳爾璵等並詣鍾邀入朝百戶挽鍾帶
不聽出絕帶而行百戶自縊鍾等並詣張家玉約俱朝言
未畢擲甌茶滅鍾面乃去 百官因服琛坐皇極殿前賊
兵抵其帽或推仆之不敢出聲雞鳴往日野自成不出饑

僉有因因塔記者自成柄竊輝與牛宋劉李諸賊雜坐
文華殿引馴象至殿前使跪拜作虎嘯聲果盤旋戲群
盜撫掌呼笑有絕倒者 是日百官畢集一象獨仰視大
內淚流如雨四李館有回、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殺
之使者曰吾君但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
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不能屈 宜
興董廷獻曰罪輔延儒坐繫獄賄賊左右交譽於自成自
成命釋刑部錦衣衛繫囚廷獻出獄與侯恂楊枝起張若
麒俱見偏殿自成慰勞恂若麒送劉宗敏錄用稍獎廷獻
再三命留用廷獻不願受職辱與諸賊帥結歡江南仕宦
家眷賴其力多保全 偽文諭院學士兼知文選顧君恩

平寇志卷之九

壬

山西拔貢也笑踞午門伸足踴諸大臣頭日將晚大監王
德化同內員數十出大內見兵部尚書張縉青衣立殿
前叱之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殞先帝乃先推戴新主
耶縉青曰自有主者縉青何能為德化唾其面羣批縉青
頰拔其鬚魏藻德救之德化斥之曰閣下何顏至此耶顧
君恩起曰此即魏狀元乎藻德面發赤君恩曰如此特簡
狀元宰相真與主上增光賊臣皆笑藻德低頭不能答德
化責百官不請殞先帝內監數十人皆哭藻德縉青等應
聲哭君恩為奏自成命賊臣議大行祭禮黃昏傳偽旨
云用帝禮殮葬以王禮祭 賊檄至天津兵備副使原毓
宗副將金城率士民迎降巡撫馮元鵬總兵曹友義已解

印南走 賊入據民居雞犬不遺責男子飼馬婦女執爨
供酒漿搜索銀錢發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掃年五十
皆不免負志節者懸梁投水池井皆滿姦汙婦女三五朋
淫去來無定有擁至城上叢櫛立斃者有遇賊帥迎行拋
擲城外者安福衛衛一少婦女死三百七十人號哭徹里
巷家有刀仗即殺其主刀刃投棄載道 庚戌太監王德
化襄城伯李國楨易梓宮加大行皇帝翼善冠袞玉加后
冠服殮於東華門葦廠帝梓宮丹漆后黝漆自成遣偽天
祐閣學士牛金星致祭故臣哭臨百餘人主事劉養貞以
頭觸地慟哭李國楨退而自盡初賊昇帝后以柳棺至東
華門外百官莫至國楨沉首去憤奔赴伏地慟哭賊執國

平寇志卷之九

廿

楨見自成國楨觸地大哭流血被面賊持之自成好語誘
之降曰從三事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
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許之扶出至是國楨新
衰徒步奉殮畢慟哭自縊死 自成設朝白氈筵青布窄
衫翹足踞御座偽鴻臚贊拜方俯伏呼萬歲左席子周鳳
翔失聲哭極哀群臣皆失聲莫知所起班大亂賊不問鳳
翔疾趨歸邸遺書訣父曰男今日幸不虧體辱身貽兩夫
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作絕命詩
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望忠魂句同二妻自
縊死 餘官戰栗望自成笑踞如故牛金星坐殿西楹鴻
臚唱名首呼魏藻德叩首膝行前自成起旁揖之詰曰若

受特恩為何不死藻德哭曰方求効用那可死自成金星皆笑藻德叩首求試自成揮起之有所命不辨其言皇遽退庶吉士張家玉長揖不拜自成曰此何禮家玉曰客禮自成曰既見朝何行客禮家玉曰明朝之臣如何肯拜他姓命斬之家玉仰天大笑自成問何笑曰父母教讀書今日方完有胡不樂徑行不顧自成縛之端門內絕飲食五日不死復縱之自成封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安定王賊授張若麒山海防禦使龔鼎擎直指使楊枝起吏政文選從事高翔漢都直指劉世芳編修高劉陝西人故首用之劉大聖禮政從事光時亨兵諫議大夫方允昌兵政從事催漕宿遷陳演上書勸進賊命執陳演魏藻德在

平定志卷之九

三

喻方岳貢選劉宗敏並鎖項至營中賊命內監杜秩事選內官供使令初吉水貢士劉生知天文教授京師二十年公侯內監多出其門甲申謁選入都寓秩家二月賊氛急夜登園林高阜仰觀天象憂形于色秩亨問之怒曰汝曹食君祿當盡忠報國吉凶胡問也詰朝竟去不知所之秩亨終降賊都城未陷內官已懷二三及杜勲總城入曹化淳開門迎賊都城士女切齒勲賣國勲既降賊風昔有隙無不中害之賊令京城造排門冊派養賊兵森汗不堪有二婦不甘其辱誘賊入內殺之賊盡殺其隣十家辛亥自成再設朝牛金星曰故事三勸進始登極胡為缺如百官聞之爭先伏闕一日三勸進偽定官制以文

淵閣為文諭院翰林院為弘文館太僕寺為驗馬寺尚寶司為尚璽司六科為諫議大夫御史為直指使巡撫為節度使巡道為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更定有差中允梁兆陽諭德楊觀光首倡助餉五千金托宋企郊投進即日召見兆陽于文華殿兆陽叩頭曰先帝無失德只剛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自成曰我只為幾個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又叩頭曰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晉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大喜留坐賜茶揖送之出遂除兆陽兵政府侍郎觀先禮政府侍郎周鍾魏學濂共疏請堯先帝後

平定志卷之九

三

文諭院顧君思辟之曰諸君好名之事俟牛丞相至自奏之金星至見鍾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即薦之自成鍾欣然自得每誇牛老師知遇楊乘馬屢過大行梓官前揮鞭不顧同輩皆腹誹之中書舍人呂兆龍投御河賊執送營中初百官點名止及勲戚大僚翰林吏部科道不及冷曹散員兆龍以散曹觸賊怒被榜掠夾足一夕釋之壬子自成更定六政府偽官以宋企郊為吏政府尚書顧君恩為吏政府侍郎掌文選兼知文諭院以降賊潼關道副使楊王休為戶政府尚書平陽知府張璘然為總督倉場戶政府侍郎璘然甲辰登第已列第一甲帝抑之置二甲大臣薦其才可館選帝臨軒不怡

曰此虛杞也不敢復言璉然而年蓋數云至是降賊人服
帝之先見以陝西督學副使璉為禮政府尚書楊觀先
為禮政府侍郎以尚書侯恂為兵政府尚書梁兆陽為兵
政府侍郎以陝西巡按御史傅景星為兵政府侍郎掌職
方事以安伸為刑政府尚書改李振聲刑政府侍郎陞偽
尚璽卿黎志陞為工政府尚書以太僕卿葉初春為工政
府侍郎 賊召庶吉士史可程挾令作書招凡可法 劉
宗敏造短夾棍數百具以鐵為稜巨釘連之械成試二書
役于街一日即死門立二柱礫人無虛日血肉殷地宗敏
帶刀跨馬導以四騎出入西直門無時度 癸丑廿五偽
禮政尚書璉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 日中自

平寇志卷之九

四

成名見降賊百官自成南向坐偽相牛金星六政府宋企
郊張璘然璉侯恂黎志陞葉初春偽將軍劉宗敏李過
降將白廣恩官撫民梁甫董學禮馬科姜瓖等左右雜坐
以次唱名金星執筆點之金星有薦何瑞徵薛所蘊魏學
濂于自成蓋何薛牛之同鄉也學濂與山西解元韓霖同
受天主教霖薦學濂于金星學濂廷謁金星曰汝是忠孝
之家必當錄用引見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過早知天
命有歸耳授戶政府司務學濂獻平兩浙策 自成選百
官人物豐偉者送吏政府錄用緯文武熟威大僚津要八
百員送權將軍劉宗敏拷訊五人一鎖二賊露刃押之馳
出西華門多失履踐行有仆地拽走哭聲盈路錄用者揚

揚上馬出

平寇志卷之十

管葛山人輯

廿六日甲寅偽磁侯權將軍劉宗敏率諸賊帥偽丞相天祐閣大學士牛金星率諸賊臣俱小帽青衣由伏午門前合詞勸退其表文有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諸語皆傳周鍾所作每以此自詡云藝鼎華又對人曰表文皆我手筆介生想不到此自成每升御座頭岑岑思臥遶巡未敢窺是日升殿設朝受箋將登座見白衣巨人伏劍立殿中央華蓋蟠龍彩爪攫張震怖幾死自此不復升殿日馳射飲酒後宮宣淫無度庶吉士張家玉上書自成請賓禮之而不臣旌其門曰明

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又上書請贈卹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尊顯劉宗周黃通周史可程魏學濂等家玉廣東人周鳳翔所得士也鳳翔常曰子貌如處女志孝之性耿然及家玉再上書賊怒將殺之不為動賊恐之曰當礮其父母乃遜詞乞免令仍舊職家玉父母在廣乃云為三親屈士類笑之主事劉養貞於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彦魏藻德陳演自成怒曰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戶部侍郎完崇雅給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東自賊營西來入朝崇雅降於通州松年降於保定皆角巾鮮衣聯騎入西長安門各官詣吏政府自成所選七十二人金星所錄復數十人企郊分為三等上者升堂次者立軒

下者立庭中選授定疏名奏開午後放榜授弘文館學士掌館事兼吏政府侍郎教習館員何瑞徵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如故何薛偽相同卿故首用之瑞徵于金星為先達既為牛所薦自稱門生呼牛曰牛老師云其堂額有星字同金星名瑞徵亟易之士類多大笑韓四維楊廷鑑為修撰四維原官諭德降用之也高爾儼陳名夏為編修名夏聞國難先自縊家人解之至是授編修後自成召見特授脩撰兼戶兵科諫議大夫授周鍾為簡討以屢革偽詔并誤勸進表文也方以智梁清標李呈祥傅鼎銓劉漢謨史可程龔鼎華朱積魯栗楊捷鷄黃燦張家玉仍為庶吉士劉大羣為大理寺卿李元鼎為光祿寺卿張魯為鴻臚

寺卿宋學顧為驗馬寺卿葉初春為尚書卿改尚書司卿吳家周為太常寺卿改少詹項煜為太常寺丞煜門生黎志陞為賊重用京師俱言志陞推戴煜旦夕且入相煜倭然自得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授太常丞意甚沮喪陰謀歸質王成為驗馬寺丞改六科給事中申芝秀朱徽劉昌金煉色光時亨為六科諫議大夫改御史朱朗鏐柳寅東陳羽白張鳴駿裴希度韓文銓張懋爵恭鵬霄為直指使改吏部郎中員外主事沈自彰左懋泰熊文舉郭萬象侯佐王顯劉廷諫為四司從事楊枝起掌吏政文選司事張元始陳康誦鄭爾圻王爾祿為戶政府從事韓霖吳文懺賀允邵

吳泰來李森先許作梅為禮政府四司從事沈元龍吳剛
思為兵政府從事自成以軍中儀仗不整杖元龍仍戴罪
供職改吳顯文李丕著襲葬為兵政府從事改楊明琅張
元琳湯有慶黃徽胤吳之奇張琦各刑工諸司從事改簡
討張之奇為順慶府尹庶吉士魏天賞兩淮運副吳爾璣
蓬溪縣令劉廷琮張玄錫高珩胡統虞傳學禹羅憲文白
胤謙何胤光趙頌成克肇張瑞二十人皆以庶吉士改縣
令改給事中孫承澤為四川防禦使賊初入都有藉訪司
持刺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既見甫即席即問餘祐借銀
四萬兩承澤二萬兩餘祐承澤唯之告之曰宜早至稍遲
二日不得從容矣二人懼各輸其半承澤乃有此授改給

平寇志卷之十

三

事中戴明說為山東防禦使傳振鐸為四川府尹龔鼎章
為防禦使金汝礪為戶政府從事時敏為四川縣令翁元
益亦改縣令時敏赴選時吏部門已閉觸扉大呼曰吾
科時敏也乃放入元益為夜行賊兵毆之毀面青腫斑爛
企却嫌其貌寢皆改縣令改彭瑄為山西縣令陞御史涂
必泓衛貞固為四川府尹又錄用各部散員周壽明為揚
州防禦使徐家麟為山東防禦使武懷為淮徐防禦使李
之奇為 防禦使王孫惠為長蘆鹽運使王于躍為鳳
翔府尹黃國琦為 府尹朱希煌為四川府尹鄭應明
為淮安府同知呂兆龍為成都府同知陳青歸德府同知
周亮臣廣平府同知黃一爵北直同知王允言滄洲牧孫

澄鹿邑縣令許承定陵縣令范雋考城縣令賈士儔商丘
縣令郭經邦柘城縣令何承新邯鄲縣令王舉四川縣令
程玉成山西學正又布衣八員賀成延慶州牧董三省開
封府通判汪守國武昌府通判諸葛萬成大同府同知潘
可程漢陽府同知戈邦智四川通江令何士胤四川華陽
令石有慶河南祥符令共一百二十餘員其餘趙京仕董
象恒趙玉森王自超何九雲劉肇國姚文然楊玄錫李登
雲等皆錄用未授職錢位坤賈綠牛金星求用金星斥之
乃託周鍾通于顧君恩楊枝起赴部時對其家人曰我明
日此時便非凡人矣京師遂有不凡人之傳金星故河南
人何瑞徵薛所蘊既以同鄉首用凡賈綠者皆曰二人以

平寇志卷之十

四

達于牛新授偽官皆繡衣紅刺謁客交錯于途 大學士
蔣德璟侍郎伯張鯨巡撫鄭二陽曾櫻及部郎中行散員
與候職進士施元微蔣臣汪惟效翁希禹宮偉錄程兆科
程子奇施元嚴飭王崇簡彭過凱譚貞良史夏隆皆潛踪
不出韓霖故識夏隆軒蓋來謁曰以年兄之才新主必當
重用何可去夏隆不應逃去 諭德方拱乾衛胤文中允
林增志楊昌祚編修宋之繩光祿寺監事林蘭友郝傑中
書舍人陳翔劉明瑛等咸削髮見賊、怒命執送劉宗敏
所偽軍師宋獻策上疏曰明朝削髮奸臣既不能捐軀殉
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顧乃巧立排宜
徘徊歧路名節既虧心術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

他日有反噬之禍自成諭吏政府凡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職自成謂牛金星顧君恩劉宗敏李過等曰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豈可復用拱乾等咸被拷掠慘極惟宋之繩以楊廷鑑周鍾力薦於王旗鼓免刑有吳客在都下折字占奇中林增志城陷後叩吳客問禍福吳客請書一字增志書林字於柱吳客驚曰二木書木上是三木相加也君子有懷刑之憂矣增志懼削髮投僧寺賊縛去拷掠幾死嘉定伯周奎從于左都督鏡開城陷勒奎殉國不聽鏡遂聚其家百餘口勒之自縊投井皆盡乃自刎而死偽制將軍李巖據李第奎

平寇志卷之十

五

獻長公主并銀十萬助軍希免禍巖數其為國至戚都督不忠夾足植腦奎復輸銀十萬巖笑曰此賊慳吝不與殺手不吐也燒烙鐵熨其膚一臂承銀一萬累四十臂遍身焦爛承四十萬矣先後追銀六十萬兩珍玩幣帛不計其數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婦皆拶指皆死奎猶未死巖更令奎擔水執爨以辱之乃死賊鈔沒成國公家城伯家自成見懷宗朱書御筆疑純臣純臣自盡賊鈔其家裏城伯已自盡賊亦鈔之賊帥執其夫人抱之馬上為戲笑英

國公張世澤定國公徐允楨博平侯郭振明陽武侯薛濂清平伯吳遵周平江伯陳治安都督袁祐周銘周鐸周鉉拷掠無完膚大學士陳演每自稱廉相劉宗敏收拷演

夾足者再徵其黃金三百六十兩或曰勒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十更於平則門外土庵中發其所瘞白金一萬兩宗敏收拷魏藻德責其以首輔致亂藻德曰藻德書生不諳政事又先帝失道遂至于此宗敏曰汝以書生權狀元不三年為宰相崇禎皇帝何負于汝詆為無道呼左右批其頰復拘其妻子藻德拶指夾足勒銀一萬三千兩方岳貢亦被拷以入關日淺官貧有清望納銀四十萬布四百疋免刑丘瑜亦被拷夾足徵銀五千兩李建泰入都竊宗敏所執拷得銀萬兩自成特赦之命加禮馬方魏貞頭入營中遇馬世奇奴懷印報訃于吏部泣語之曰不聽汝主言以至於此今且求死不得奈何淚沾衣牽去吏部

平寇志卷之十

六

尚書李選知以自成同鄉同姓可幸免禍宗敏執之夾足拶指者再徵銀四萬六千兩刑未已遇知乘間觸牆死兵部尚書張縉刑部尚書張忻工部尚書陳必謙吏部侍郎沈惟炳兵部侍郎金之俊工部侍郎張鳳翔王鰲承金都御史王正志皆被拷輸銀不等戶部侍郎吳履中幾定一次淹周鍾賂王旗鼓以免詞臣則禮部侍郎楊汝成夾足二日以古玉盃一金盃一美婢一倩周鍾送王旗鼓獲釋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維機夾足勒腦不勝楚毒奪賊刀欲自刎釋之祭酒孫從度臥病金臺會館有羅賊帥來居從度妻悍罵之羅賊鎖其項并昇從度出拷訊立斃擄其妻十指斷乃供史范寄窖銀七千兩獻於自成由是幹

林皆坐派萬金胡世安李士淳方拱乾楊昌祚林增志衛胤文庶吉士萬發祥等皆被酷拷庶吉士皆錄用發祥獨以塗面伴顰觸牛金星怒故夾之大小群僚雷躍龍郝晉王都顧宏鄭楚勳馮垣登吳邦臣蕭時璽黃熙胤張正聲趙士錦吳伯宗陸禹思鄭達蘭范方呂兆龍林蘭友蔡國光曹惟才何肇元李達甲鄭達吉郝傑等皆被拷夾鐵銀有差百官被刑者跪伏劉宗敏李過前數十人各以短木夾棍夾足共一大木橫壓之賊持大挺往來敲橫木有聲肉碎骨裂呼號動地聲徹數百戶御史馮垣登兵部主事鄭達蘭戶部員外范方夾一日夜死賊斬勳衛武職常守經張同方二百餘員于平則門外有遺人不言姓

平寇志卷之十

七

名寓東直門關將軍廟前知禍福錦衣衛指揮張同方敬禮之二月中道人勸同方棄官南歸遂巡未決三月道人別同方南去警問吉凶指空中鳥雀示之忽墜地死同方曰兆已不祥猶可避乎道人曰前言不信何能救也飄然別去同方懼稱病謝事數日都城陷遂被難勳衛常守經狎伶兒孔四郎叛將官撫民據其宅拷掠守經發窖藏萬金皆盡遂守經于李自成同新平則門外撫民悅四郎點慈留之四郎忽之不怕撫民一夕醉歸復索酒令四郎歌以侑觴夜深醉卧四郎潛起取刀斫撫民中其股撫民驚起四郎知不免提刀罵曰我受常守經厚恩誓共生死汝既取其財又傷其命我為守經報仇恨不能殺汝死必為

厲鬼扼汝吭自刎頭墜尸立不仆撫民大懼呼群盜推之始仆乙卯寧前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兵入山海關賊將不能禦三桂移檄遠近勤王報至賊聚謀失色因遣降將唐通協守三桂父襄提督御營居京師賊召之作書招三桂曰汝以皇恩特簡需聞非真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為四海未寧非有異恩激勵不足誘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令而漢高一見韓彭即予重任也今爾徒歸軍容遜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亢搗虛之謀援無形格勢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須臾嗚呼議時務者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為不忠于晉連楚趙吳不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為于晉難為

平寇志卷之十

八

元直易我為爾計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御制主客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侮辱身名俱喪臣于俱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為趙奢爾殆有疑于括也其詞皆賊臣牛金星等所撰遣賊將一人偽官一員白金萬兩黃金千兩錦幣千端偽勅一通封三桂為侯特授偽吏政府從事左懸泰為兵政府左侍郎同唐通協守山海關發銀一百萬賞犒邊兵管葛山人曰于遊江右德安馬大令告余曰有客平西幕者云世傳提督襄作書招平西平西告絕於父起兵勒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戕遣使招三桂三

桂秘之大集將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賓天三桂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國然非藉將士力不能以破敵今將若之何將士皆默然三問不敢應三桂曰聞王執大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軍不能自立今聞王使至其斬之乎抑迎之乎諸將同聲應曰今日死生惟將軍命三桂乃報使于自成捲甲入朝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警聞之則襄愛姬蒼頭通馬乘亂竊而逃焉者也詭對三桂曰老將軍被收矣一門皆為齒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將軍將軍其速為計三桂乃翻然復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於本朝乞師共擊賊也

平寇志卷之十

九

授宛平縣舉人王仙芑為山東濰水偽縣令賊勸派各官毋論用否限內關十萬部院京堂錦衣掌印七萬科道五萬吏部二萬翰林一萬部曹數千勦賊無限數人財並沒英國公張世澤拷死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輸銀三萬始釋鎮撫司梁清宏被夾晝夜不釋諸賊酷拷各官賊黨朋飲玩其哀號先是賊期以二十一日點百官止及閣部院寺太小京堂科道翰林吏部不及散員二十五日拘繫各官亦不及冷曹自中書舍人呂兆龍赴水御河為賊所獲執之拷訊二十七日行人劉中藻抗言願歸籍及中書舍人陳翔劉明瑛以削髮觸賊怒遂并郝傑李起龍謝于宣並送營中夾拷李自成馳檄左良玉高傑劉澤清

脅降

偽檄云大順國王應運龍興豪傑警附唐通吳三桂左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草心朕嘉其志俱賜綵緞黃金所將兵卒先給四月軍糧俟立功日陞賞抗命周遇吉身具五刑全家誅修刑賞昭然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身享令名功垂奕世孰與棄身亡國妻子受大禍不再後悔嗟臍檄到須知

淮安巡撫路振飛聞京師危急集淮上義兵七千二坊各以生員一人為之長一人副之自備刀仗糗糧各為操練夜則番休巡徼以脩非常推牛誓師大閱舉人湯調鼎等戎服聽命丙辰李自成以宮女分賜隨征諸賊劉宗

平寇志卷之十

十

敏李過等大索京官嚴刑拷掠罄衣幣金銀諸器未已株連鄉戚知交典肆市賈搜索寄頓遠及萊傭賣藥家僧房飯肆搜括俱盡道上曳縲喧呼里巷罷市紳監富民無一免者賊謂徽人多挾重賞掠之尤酷死者千人諸賊俱珍寶盈囊金釧累滿臂死難諸臣大書于門某官停喪於此賊過門不入降賊各官經過其地汗顏策馬疾馳去庶吉士吳爾璫既授從事辭于宋企郊曰從事治繁理劇慮有失職願得教授足矣企郊怒曰主上經綸草昧未遑立學安用教授亡國之臣理宜就戮主上憐才授一官為更始若既不能殉節又欲優游事外乎命予手送劉將軍營爾墮叩頭流血願就職乃置之諸候選者詣偽吏

政府請乞紛々企郊曰新朝當另用一番人公等不如早
歸乃稍々遁去 顧君思科頭吏部堂舉足案上或醉攜
嬰童高唱過關太平調企郊規之曰衙門有體不比營中
可自放君思咻之曰老宋猶作舊日太山巖々氣象 諸
降賊偽官授京職者彈冠相慶調外者共商道里何途抵
任有河南偽官為官兵俘獻入都自陳身經百戰乞復原
官君思詰之曰爾契安在曰為兵所奪君思曰失契與失
城等爾時便當死難偷生不忠秦聞聞賊斬以徇 丁巳
賊使致偽勅及吳襄書于三桂唐通亦遺三桂書盛誇新
主禮賢嘆以父子封侯三桂不答上書其父襄曰桂以父
廢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厲志莫得一當以酬聖眷

平寇志卷之十

十一

屬軍事方急寧遠巨鎮為國門戶桂方力圖恢復以為李
盜猖獗便當撲滅恐往後道路兩失事机故暫羈時日不
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藐々萬
雉何至失墜使桂操甲赴關事已後期悲恨何極側聞聖
主宴駕臣民修辱不勝毗裂猶憶吾父素負忠義大執雖
去猶當奮一擊誓不俱生以殉國難桂亦編素號慟寢
千復怨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比美乎何乃隱忍偷
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功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
元直荏苒為母罪人陵范二親並著英烈我父矯々王臣
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乎桂
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雖置父爵俎傍以謗三桂不

顧也賊使反命群盜傍皇失措 賊止數萬聲言數十萬
互易旗幟從海岱順成諸門分番出入以示其多馬廐小
子敵衣羸弱木檟缺刀縱橫街衢居亡何擄掠席捲皆衣
組繡或曳煩人往衣遊行市上富家巨室避匿僻巷及顏
落寺院中道人非時擊鐘聲點燈賊聞過而不入 賊聞
關東兵至咸涕泣思歸無有圖志有客行市上觸賊刀背
逐為牽去怖欲死將至一宅數十人群坐大嚼或膝坐婦
人弄之見客至羣起問曰能作字乎曰能出瓦硯敗筆爭
拉之曰我輩不解作字若為我代書我輩父母妻子在陝
生死未可知聊寄家書以慰之作賊不過多得財得亦無
由寄從征辛苦何以為家悔為李闖所誤左良玉老子戰

平寇志卷之十

十一

爭恐旦夕江南兵來又聞吳三桂兵入關且急我等那能
為敵李闖相驅至此尚不知死所言之各泣下爭出腰間
錄劍掄碎絨之有寄山西者陝西者寄父寄子寄婦者外
署永昌年月尚有欲署崇禎年號者書已各出零落環簪
花翠遺之盈袖而返 江淮始知京師失守巡撫路振飛
城守纂嚴淮安知府周光夏守西門同知黃鉉守東門監
紀郎中高岐鳳守南門兵備范明珂守北門各官俱宿城
上南都戒嚴 四月戊午朔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弘基恭
替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
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侍郎呂大器翰林院學士姜曰
廣太常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卿朱之臣太僕

丞姚恩孝吏科給事中李沾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良弼朱壽圖周元泰王孫蕃朱國昌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起義勤王捐貲助餉朱國弼至淮索取義勇名冊路振飛拒却之史可法移檄逮近曰嘗聞遺時有道多以文事而絀武功遵會非常可因國恩而徵臣節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芬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愿從上作釁可豫知况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于良史有若我本朝者乎二祖之廓清有同盤古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今上特興宏謨茲備冲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官府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虐餉者兵也餉非自私詔

平寇志卷之十

七

旨勸頒有再累吾民之語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瘠通甯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之弘昌何意諸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甚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壅蔽實繁擔當何快軍興未已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留都係四方之率司焉有九伐之權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勤大舉寔賴同仇請無分官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資起或就駘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名班國士豪為里雄各行壯謀各圖義旅飛附大軍力爭一決醜類立殲魯天

大酺此萬代所瞻仰雖九廟為鑒臨也倘策未暇乎即戎必義且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攸殊然使平準法行蓋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譬以同舟之誼誰無恤緯之心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始賊巧于為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既入其樊莫不櫻地獄之罰難民所說聽者寒心連歲報陷西安太原武昌皆行省也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只坐一慳遂成胥溺同舟即一家覆巢無完卵可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知不足以效謀憤何辭于即死寔切執失之額輒通托鉢之呼如或

平寇志卷之十

七

經情阿堵絕念封疆則霖霖抽誓言之矢溫嶠有迴指之旗是為過計亦屬愚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湖廣道御史濟南王與胤家居聞京師陷暨妻子登樓縊死賊相牛金星與諸賊臣議登極禮更定大順彙典鴻臚偽官習登極儀各偽官勸進不允偽禮政府示百官初三日再行勸進陝西舉人楊聲華王琦撰勸進表以獻自成命授編修賊令開局二十四鑄永昌錢搜銅器供之三日方止鑄錢不成錢文變泰昌字自成氣阻新局工厭之終不成偽權將軍頒儀制文官俱聽大將節制賊臣冠服一品加雉羽于冠上服俱方領文武一色以雲為差等盡收舊印牙牌乘文職方司別頒新偽契頒示自成先世祖

諱禁用自務明光安定成等字偽司務魏學濂揭宋企郊以官銜犯諱請改他職企郊叱去之賊改大明門為大順門撤門榜字畫皆鏤金群賊聞然利金須臾盡擄不果易偽軍師宋康年上書陳民間疾苦劉宗敏先釋被刑各官方岳貢丘瑜張鳳翔雷躍龍沈惟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李士淳劉明瑛吳邦臣等皆囚之方岳貢不食死丘瑜未執前有絕命詩百歲春光強過半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又書戒于勸勉忠孝有到處青山可埋吾骨何必故鄉語瑜初被執即自縊賊救之醒不得死至是服冰片死張忻輸銀一萬郝晉輸銀五千始釋王都釋械即死顧安被拷僕竊貨逃去賊索

平寇志卷之十

五

無有殺之賊令盡驅閹宦出城不許復入群呼打逆老公寺人責賤老少數十萬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墜帽首面血淋漓都城被圍內員皆通賊攻圍急尚蟒玉呵發城上士卒無兵器皆白楊木棒偃曲斜擲五六尺塗朱釘其杪貫一錄觸有聲名曰悶棍稍格即折城破賊擊殺數萬人內員從容啓關迎賊慶得主賊即以悶棍驅之人頗快焉畿內山東河南諸偽官單騎之任士民脅息不敢動恣意刑虐首勒紳衿助餉少斬即收拷又徵少艾自侍燕給郵傳人始不堪矣淮安巡撫路振飛耀兵河上北來潰兵及境咸避去賊遣偽制將軍以兵二千下登萊偽制將軍白邦政偽巡漕戶政府從事方允昌以兵二千索

餉至淮上見守禦甚嚴退屯宿遷已未自成召偽禮政府侍郎楊觀光入內殿問却天何以不茹葷飲酒不近女色不行刑觀光曰天人一氣相感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穹自成善之賜茶而出觀光為宗教所薦以門生刺見宗敏魏藻德被拷五日不釋乘間自勒死賊復收拷其子無措因斬之藻德家每夜聞刀兵聲索之不見又聞哭聲甚哀藻德懼不祥寬言以慰妻子卒為賊所殺管葛山人曰夫丘相不能勇于自裁見辱賊手吾舌且在未有罵賊而賊不殺之者何憊也方魏皆帝所超拔身居台輔豈有苟全之地而遽巡未決邪等死耳以視

平寇志卷之十

六

鴻毛泰山則分輕重矣

自成置酒宮中召牛金星宋獻策宋企郊劉宗敏李過等雜坐攫食相爾我牛宋執禮甚恭自成呼之必避席而對劉李舉手而已宗敏時呼自成為大哥自成無如之何庚申自成命偽禮政府尚書聶精致祭大行皇帝奉帝后梓宮同葬西山田皇妃塋中賊令一小將監太子二王臨送於東華門百官無一執紼者賊令舊鴻臚各官復原職習儀以候篡位潞周二王携宮眷至淮上福王子身南走常應俊數人從之至鳳陽鳳督馬士英以兵護之南渡偽節度使呂弼周以河南驛傳道副使降賊擢為淮揚節度使令代路振飛弼周偽檄至淮巡按御史王變

朝之變故弼周門生也 賊臣各上表勸進皆降賊詞臣
為之得留一二語通相諄 舉貢諸生求試者紛 自成
命偽順天府尹考宛大二縣童生首題天與之經題大君
有命 偽禮政府考舉人首題天下歸仁馬次題益中國
一句中式十八人命送吏政府選授偽官 辛酉賊焚太
廟奉太祖高皇帝神主入歷代帝王廟登燎手捧成祖以
下神主出焚士民見者莫不飲泣有父老不勝忿突出哭
罵之煇慙怒毆而逃之聞者快焉煇復收鑾駕庫儀仗歸
大內候篡位各偽官集吏政府議癸亥登極雷震死偽
官數人 宋企郊選授考中舉人生員各省偽州牧縣令
降賊廉吉士公燕偽弘文館學士何瑞徵請牛金星至

平寇志卷之十

七

院主席 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兵盡潰降于三桂通
僅以八騎走還京三桂擁二十萬衆入關及關而都城陷
唐通為賊呼關持吳襄書招三桂不聽自成令白廣恩援
通三桂襲破關通兵八千一戰而盡廣恩兵亦潰三桂縱
兵至永平沙河驛大掠而東駐兵關上移檄遠近討賊
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迎降三桂檄賊必得太子而後
止兵三桂以征遼前將軍駐兵守寧遠部下精兵四萬遼
民七八萬皆能戰而新募兵數千尤雄悍賊素畏之當朝
議撤寧遠守關門兵部尚書張縉彥謂寧遠孤懸三百里
四面皆敵防禦極難寇氛日逼宜撤寧遠并守關門挑選
銳士西行遏敵京師有敵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

給事中吳麟徵言撤之便廷論羣譁關臣阻尤力共言三
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
任其咎事遂寢遼寇急朝廷悔之始撤薊督王永吉以三
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
二十日抵豐潤京師已陷三桂頓兵山海乞師于
本朝自成命唐通招之齎銀四萬兩犒師別以賊兵二萬
守關三桂受其金出不意盡斫殺其衆賊將負傷逃歸
壬戌濟寧署道僉事王世英以城降賊濟寧城守祖備世
英乘黃希憲南下大張偽示迎賊至以城降 臨淄濟南
寇盜充斥行道為絕 癸亥賊兵至濟南士民迎降推官
鍾性撲死之 賊還鴻臚偽官三十人民間善大聲者皆

平寇志卷之十

六

與馬從伶人借朱袍贊班立人皆胡虜之 山海報急
自成調賊兵東援運大砲出城任戴絳輝而東 甲子自
成過劉宗敏所見廷院榜訊數百人哀號憤絕自成曰天
象示徵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宗敏收拷者縉紳二
百餘人雜流武弁各衙門辦事員役一二十人凡釋千餘
人死者過半給事中彭瑄郎中李達申主事申濟芳五十
二人為中吉營李過所分拷酷刑不已李巖李牟宋獻策
皆勸之不聽 陳演梁兆陽勸進不允傳示軍民耆老
賊命偽制將軍董學禮將步騎一千五百人南下鎮守淮
安 乙丑劉宗敏進拷索銀一千萬兩李巖李牟刑究所
進不及其半以已所有補入之人皆稱焉其所得金大約

侯家十之三官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
千萬兩官中久已如洗懷宗滅膳布衣酒厄器具之金銀
者盡充軍餉內帑無數萬之藏賊淫刑所得楊言獲之大
內識者恨之賊盡釋諸繫者陽武侯薛濂定西侯伏羌
伯皆死於夾御史馮垣登以削髮被夾三日死錦衣衛鎮
撫梁清宏體肥釋夾即死吳履中張鳳翔等皆潛遁南歸
丙寅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偽制將軍李
巖疏陳四事一掃清六官請主上退居公廡俟工政府修
葺酒掃禮政府擇吉期百官迎進大內次議登極大禮命
禮政府議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一文臣除死難歸降外
宜分三等貪者發刑官嚴追儘產入官抗命不降者追賊

平寇志卷之十

元

既完仍定其罪清庶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
仍令退屯城外守寨聽調出征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吳三桂與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擇吉已
定官民仰望登極若望雲霓主上不必與師招撫三桂許
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國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貢與
國咸休則一統之基可成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而惡
之不聽之開報既急牛金星置酒集劉宗敏李過李巖李
牟谷可成白廣恩左先先黑雲龍官撫民議出師倉皇未
定營中諸賊大懼私相問卜李闖有成否閻王夢極尚延
幾年否出師不為開兵所殺否得卜不吉多涕泣自成
大驚羣賊之犯關也約分京師財物內藏歸自成勳威

財歸劉李諸賊帥文臣財歸牛宋諸賊臣富戶財歸小盜
既定京城則分封諸賊為公侯伯錦衣衛所諸官厚加賞
賚因僭立未定遠迎封賞自成見兵心搖動先行大賞將
領人百兩兵卒人十兩皆大失望更賞士卒人白布四丈
青布八丈悉取前三門標布賊入都止掠金貝布店獨存
至是賊兵數千輓車數百兩突入各肆一時席捲有程賈
性慍長跪牽衣求免援刀斷其手妻出又斷其臂餘賈怖
栗泣視而已賊初入城懸令秋毫無犯及布散列肆先收
兵器火藥次責供餐女子無夫者強配賊兵姦淫殺傷備
諸暴酷皆財既罄猶索飲食如故稍不給刀背馬箠之
往立斃禁民不許罷市入市者十不償一挾仇者妄許

平寇志卷之十

三

外解至京猶有會舉錢糧未納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
星顧君恩以民情將變告劉宗敏宗敏曰此時但畏軍變
不畏民變軍者我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則不為我用若民
則我已制其肘腋設有動搖閉門分剿不煩鳴金擊鼓一
時可盡且軍興日費萬金若不強取安從給辦金星不能
難坤儀長公主避賊周奎家夢見先帝及后惟王承恩
侍側先帝告公主曰已訴上帝遂賊不久滅矣外人頗傳
其語宋獻策私語於人曰我主馬上天子惜其殺慘太過
益造禍耳尚有三年富貴過此恐于術未必驗也賊心益
搖廣東解餉銀三十六萬兩寄濟寧州庫濟寧總兵張
文昌統領兵丁劫庫而去二十餘萬遂南下丁卯京營

平昌齡至泗淮安巡撫路派飛聞大行之喪大集士民告以大故衆皆泣下申嚴軍紀會兵北討副將莊朝標以兵劫單縣為義兵所殺吳三桂移檄至京民間相傳平西伯密諭都城士民喪服大袖以別于賊潛製素巾布素為之割畫近京一路傳平西伯檄文甚多賊衆益懼門守盡弛南歸各官及避難百姓鵲衣破衲偽為推車負擔者或為乞丐低頭相續而出及門遇賊逐回亦無數自成命偽工政府鑄金為九璽不成偽相牛金星等以大位未正事有中變勸自成速行篡立偽禮政府筆煇擇於十七日即位示諭百官十二日午門演禮十三日皇極殿演禮十五日頒詔十六日幸太學行釋菜禮十七日即位文武

平寇志卷之十一

十一

百官俱往園丘候郊天加袞冕行祀廟定功等禮賊故示從容以寬軍心衆無固志相率謀竄戊辰自成聚劉宗敏李過于官中拘銀鐵諸工各數千盤斂庫金及拷訊所得并金銀諸器鎔之千兩為一餅中鑿一竅貫大鐵棒凡數萬餅括騾車數千兩馬騾橐駝數千裝載歸陝自成與諸盜多素人既破都城謂江南可傳檄而下還都關中徐論封賞及平西師至自成幡然改圖曰陝我父母國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豈易一西安乎諸降大阻潛謀行遁已自成再集群賊議東征劉宗敏等遠地未應自成決策親行投降臣張若麒偽兵政府尚書隨自成詣劉李諸賊帥敦趣出兵自成東行之期既定取勳戚大臣

錦衣衛堂上官大學士陳演定國公徐允貞新建伯王先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吳遵周永寧伯王長錫平江伯陳治都督袁祐周銘周鐸周鉉等共六十餘員斬西華門外陳演已謝病歸賊烙意懷宗復召演夢著遠避冠騎蒼龍高山巔數人昇金銀一屋于之聞召以為祥私語門人董生董生曰不祥也國家多難雖貴極人臣焉有無故為王之理龍水族也于山失所處困龍也乘之將殲金銀一屋而數人昇以趨冥資也夫子宜高蹈矣演不悅城既破數勸進以增賊卒為所殺李過盡絞殺中吉營拷訊各官彭瑄李逢甲申濟芳等五十三員濟芳入殮復懸諸南還自成獲發不死諸官赴宗敏所累坐路側按籍

平寇志卷之十二

十二

漢籍獲之二更始釋其餘楊仕聰等乃得脫自成以車馬橐駝載美女輜重三更出東直門先發盡以威曉勳貴婦女給軍令各營利兵仗束裝擐甲以俟林行總河尚書黃希憲放舟南下庚午自成命制將軍李牟偽相牛金星以老弱萬人守京師自成合劉宗敏李過等步騎五萬聲言十萬五更放行出東長安門自成簡精銳七千自隨掣刀牽馬列長安兩街平明自成出正陽門東宮二王黑衣騎而從馬尾相啣都人擁觀多隕涕自成既出賊兵皆上馬長歌而出賊臣宋企郊以下曲躬送之須臾追軍師宋獻策赴軍中絳衣而大褰幘高尺有咫二壯士聯騎夾而馳海岱齊化二門大開四方羈旅與賊臣潛遁者數

萬並出肩摩踵接相牽而走 幸未有內臣至南京始知
此信已確史可法張慎言集高弘圖寓議所尋奉有潞王
福王並在淮詹事姜曰廣議主福王可法曰在藩忠孝無
聞恐難主天下遂巡散 朱國弼強取淮庫中寄銀十萬
兩 自成至通州大驅馬騾三千橐駝一千馱載輜重歸
陝以偽將軍羅戴恩將親信萬騎監之而西 牛金星守
京師諸偽官日候關門有貼私示于西長安街曰明朝天
數未盡人思效忠本月二十日共立東宮為帝改元義興
都人既深怨于賊匿名飛帖滿城劉宗敏常殺飛帖所在
居民數十家今貼皇牆無可用法金星懼遣人察白自成
偽官見之錯愕多潛遁有偽奉差逃去者 高苑知縣蘇

平定志卷之十

志

方起義山東山東自撫標梅中軍叛降賊濟南陷巡撫丘
祖德逸去推官鍾性撲自殺臨濟鹽河武定濱州賊騎充
斥殺人如麻乞丐不免蘇方漢中人在陝從軍數與賊戰
射中自成肋以功除高苑有智畧養死士二百倡義山東
布告遠近脩述李賊不足畏及秦中縉紳慘辱皆如都中
東南紳士宜同仇共奮勿惑浮言遠近響應 壬申自成
兵至密雲 何瑞徵以望日率諸詞臣謁牛金星金星戒
之曰詭言四起諸君宜簡出降賊者懼人懷南適之志矣
新城土賊王銘盤有衆數千橫行韓家樹一路新城大
姓王韓張三氏舉義兵合衆數千賊至出不意襲破之乃
掠舟西入海 偽淮徐節度使呂弼周以淮揚巡按御史

王變其門生也携偽恭將王富赴淮之任變命游擊將軍
駱舉迎縛之變叱使跪弼周罵曰汝竟不識人邪變曰亂
臣賊子我馬識之詰以先帝東宮所在弼周不答因縛送
巡撫駱振飛振飛置之驛亭集善射者鳴角伐鼓振飛舉
觴勞駱舉簪花立鄉弼周傳于柱善射者五人為朋去二
十步射之中者賞銀牌一不中者退人發一矢射者盡乃
副之 變初任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識膽力超絕在淮極
著勞績集義兵至二十萬 癸酉自成簡輕騎向永平發
天津來海運濟兵餉

甲乙彙略曰癸酉賊大驅騾馬駝駝載金銀往陝西舊
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鎰金一千萬鎰皆

平定志卷之十

志

五百兩為一鎰每駝二鎰不用包裹
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鎰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
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濫內騷然而扁鑰如故豈先帝未
親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管葛山人曰今按懷宗時內帑久已如洗李賊破都城
劉宗敏李牟等共進拷勒搜括文武大僚勳戚富民等
金銀共七千萬兩今按冠若之言以五百兩為鎰計之
三千七百萬鎰則十六萬七零也每駝二鎰則八萬七
馬騾始克負此數合天下馬騾亦不過一二百萬匹而
止耳京師安從得此馬無稽甚矣冠若之是非大都耳
食東林之唾餘而究竟未嘗揆之寔情只此一事灼然

可辨其誣乃尋誣於懷宗不亦謬哉

平寇志卷之十一

管葛山人

十七日甲戌自成兵至永平總督王永吉棄其軍將三十騎間行南下平陽進士王道成降賊為偽青州防禦使單騎赴州城中懾服不敢動衛藩出走乙亥自成益調諸軍攻吳三桂初戚畹田都督南遊取金陵名娼陳沅顧壽以歸都督還京病三桂使人以千金買陳沅聞賊入都劉宗敏索陳沅於吳襄不得收繫索酷拷夾索之三桂聞之益募兵復收帶甲七千人自成繫襄東行三桂嚴兵壁關城自成合兵十餘萬攻之更發兵出一片石夾攻三桂三桂懼不勝先乞師於

本朝三桂舅祖大壽與舊督洪承疇共請兵于

本朝墨勒根王即九王發騎兵五萬英王將萬騎為左翼入西水關豫王將萬騎為右翼入東水關九王自將三萬騎駐歡喜嶺張旗幟徧山頭遙為聲援按兵不進詰朝將戰賊兵益集三桂懼將數百騎突圍出關外乞九王進援九王大喜約進兵擊賊三桂復入關嚴整部伍刻期決戰丙子吳三桂與賊戰關內關兵奮擊賊殺傷甚衆賊分道並進日暮乃罷牛金星守京師軍報急人心思亂大索兵器于城中嚴門禁淮安巡撫路振飛追漕艘七百回駐清江口丁丑吳三桂大破賊於關內賊入京師精銳不過數萬所至虛聲脅下不敢經大敵既陷都城馬廐

癸丁亦人、懷重疊皆有歸志一聞三桂借兵戰士寒心自成宗敏知關兵助成敗決一戰驅衆死關三桂悉銳鏖戰無不一當十自成益驅羣賊連營進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奮擊殺賊數千賊陣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賊衆兵寨三面圍之自成挾太子登廟峒觀戰關寧兵東西馳突賊以其旗左縈而右拂之陣數十交圍開後合自成按轡高岡上見白旗一軍繞出三桂右萬馬奔騰不可止自成度後軍益進有僧號三馬前曰彼旂而白者非關寧兵也大王急避之白旂所至風捲潮湧皆披靡莫能當自成鞭馬下岡走諸賊關良久令嚴酷殺傷者多莫敢進退羽箭落黃埃中叫噉若雷鳴賊衆奔潰墜戈拋弓矢

平定志卷之十一

自相踐數萬人關兵滿兵分道乘之賊無敢衛刃者殺其將領十五人奪輜重亡算自成率精騎數千疾走入永平賊帥四奔各收散亡夜歸永平得數萬偽制將軍董學禮以賊騎三千過德州志行殺擄偽州牧供應婦女稍運賊兵毀之幾斃戊寅自成駐兵永平使張若麒赴三桂軍中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遠離京城使鍾簾如故而後罷兵自成請旋師還京送皇太子赴軍前三桂許之按兵山海關聞賊拔營而西魯王避難南行總河尚書黃希憲總兵于永綬聯舟至淮安江南無主紳士屬望在路王高傑劉澤清移文路振飛問所奉振飛答曰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親賢惟福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

法謂福王以序以賢宜立令黃得功劉良佐等合詞擁戴議乃定己卯高傑擁兵逼揚州史可法治兵防浦口庚辰吳三桂整兵向京師一路移檄布告遠近自成兵聞風潰散相繼辛巳劉澤清棄臨清以兵下盱眙移文淮安撫按請赴淮集議路振飛王變嚴兵守河上澤清不得下賊偽制將軍郭之緯統偽副將張國柱等七人步騎萬餘至濟寧濟寧城守有餘黃希憲既行人心不固賊帥檄至署濟南道分守充西僉事王世英率士民納款迎賊入城壬午吳三桂追襲自成甚急自成先遣親信馳入京偽禮政府榜示主上不日東還各衙門速修登極儀物賊偽制將軍聞濟寧兵馬于郊將騎兵編入賊伍盡奪

平定志卷之十一

步兵器械衣甲癸未自成入京師吳三桂兵長驅逼近畿移檄降賊諸臣反正自贖自成怒囚吳襄驅百姓毀樂文宣武二門外民居數萬間并毀牛馬墻稍遲者殺之殺數萬人三桂兵壓境自成令劉宗敏李過李巖連兵十八營出拒敵叛將唐通為前鋒吳始交參將馮有成援牙喇通墜馬宗敏等連營進我兵突出射宗敏墜馬爭救之昇而逃三桂兵乘勝連拔八寨斬首二萬羣賊拔營昇宗敏通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自成以二壯士扶吳襄乘墮呼三桂諭降關兵抽矢射殺扶襄者皆反墜自成怒盡殺襄家三十八口梟襄頭高竿懸城上三桂披髮墮股踣地哭三軍咸憤怒拔刀斫地誓殺賊賊偽制將軍郭之緯索

廣東奇濟寧庫銀收朱知州駱刑拷訊同弟姓皆自盡
收大小文武官僚紳舉監生員富民勒賠銀四十八萬
西滿城士民着械戕鎖人不堪命一甲申京城黃沙黑霧
漲天咫尺不相見三桂傳示都中士民為先帝復仇自成
括馬騾車輛載輜重相續數十里練兵大掠賊兵被殺與
潰散者各數萬乃悉籍京城丁壯為兵執車牽馬劫之西
去 南都禮部司務齋百官公啟迎福王于儀真王即日
西上 朱國弼棄淮而去士民毆其中軍於市 乙酉德
州謝陞起義兵殺偽防禦使閻傑偽州牧吳徵文徵文至
州徵餉恭酷勒大學士謝陞助餉十萬兩餘官以是為差
諸生謝陞與御史盧世淮千戶賈飛明經馬元驥潛相結

平寇志卷之十一

四

謀推慶藩宗室朱帥欽為主帥欽為香河知縣棄官走吳
橋為傑所獲囚于德州傑有兵數百為衛不敢動德州俗
傳二十八日為行瘟使者降辰陞等令好事者結高臺城
外梨園子弟演劇賽神陞等旁構山棚與婦女觀劇士女
傾城出賊兵出城縱觀陞等聞城一呼士民俱起殺傑及
徵文出帥欽于獄權稱濟王移檄遠近一時殺逐偽官來
附者四十餘州縣 高傑擁兵至揚州士民閉城禦之
閻賊偽官合詞勸進 丙戌李自成集立於武英殿追尊
七代考妣為帝后偽丞相天祐閣大學士牛金星代行郊
天禮六政府各頒一赦書稱大順永昌元年自成加褒冕
列仗受朝鴻臚贊拜牛金星以下咸就列偽權將軍磁侯

劉宗敏扶劍出平立不拜曰爾我同為警馬約富貴共之
今日何拜也偽官皆拜宗敏不得已二拜而起 魏學濂
自縊死學濂父大中死璫禍兄學伊復殉父死學濂才藻
冠一時自負忠孝門第議論慷慨海內名流莫不斂手推
之京師陷江南人士謂學濂必死國難學濂感於象緯圖
識謂自成必一統有天下翻然改圖思以功名成佐命受
職戶政司務已快悔之南歸者至家知學濂汙偽命懷
卻者羣起攻之幾毀其家學濂觀賊所為知必無成慙恨
無極遣間使走容城聯絡義旅既聞太子二王皆為賊得
知事不可為遂為絕命詞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
放還鄉既望義旗起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

平寇志卷之十一

五

慙惶幾家閨門自焚死幾人投綬從天子王章不屈磔城
頭金鉏躍入御溝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景
君亡國破雖易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
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辛兒今
含羞活不得為母愛此全歸人又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
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麗微軀官卑非侍中
有舌且存之并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
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
罪何敢言升秉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簪未盡凡五喪留
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天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生為
獨豈高堂無復悲誓不生阿儂辭母却就父生死猶西東

骸骨雖不歸即瘞此詩簡墓木有拱時清酌入楸松又作書曰墓位不朝以死繼之死雖晚矣於心則安苟安於心正不必問人之知與否也佗條換几者累日自經死

管葛山人曰吾聞之友吳蕃云學瀟與孟章明同登華章明見學瀟雅慕之曰觀于一文章經濟若此吾輩者進賢冠非人哉市檀篋可滿染翰作山水并題一詩章明珍之買紫花梨匣以藏之其為士類傾服也若此連交河殉國章明從容以從君父學瀟乃隱忍焉士窮見節義信夫至於賊執衰落悔而殺身祈晚蓋者也死而可作使我負慙于伯昭

又曰魏庶常忠孝名家象緯誤之烏知盜魁之不成操

平定志卷之十一

六

莽也苟自成終遂帝燕庶常幡然佐命豈父兄之志乎哉墓位不朝殺身明志惜也其晚然猶愈于陳演魏藻德身居台輔而不能勇于自裁見辱賊手者矣

午後賊驅馬驟負薪聯車載硝黃入承天門衆知大火將作咸洶懼自成令各營束行裝利刀仗夜揭偽榜諭百姓出城二更火起沙穀衝衝漆工包備聞太常吳麟微死節走哭之哀請治縣以真觀荷器走還肆賊獲之治焉窮脫走漆盡復還肆幾被賊刃治縣加固馬先後十餘日每夕卧觀側無婦有一子時攜子來惟多飲酒工竣不取一錢曰我雖賤工固大明百姓忍死須臾願為忠臣後何錢為是夕宮中火起延太廟光如晝包備起而呼曰我家天

于祖宗一燎已乎躍入井中其子牽其衣不及隣人救之已摧臂而絕太常家人為治殮埋長安城北給事中吳甘來觀寄窮巷火延入巷中居人爭負甘來觀走出焦爛死者一人丁亥李自成西奔二更賊銀火宮中須臾九門雄樓皆燬復燒城外草場光類白日五更自成挾太子擁衆出齊化門令偽果毅將軍左先偽都尉谷大成將萬騎為殿劉宗敏劉甚不能騎擁綿衆卧長几四賊昇以行降賊偽官山陝河南北直人并舊從賊者令從行以兵護之江南人士紛然南竄揚觀光以家累隨賊出行謀遁走賊兵叢刃擊之順成門外死而復甦乃逃去薛所蘊以宋軍師令得脫官中火作百姓知賊走必肆屠修各運

平定志卷之十一

七

器物縱橫堆塞衙門口盡以木石支戶男子升屋累瓦石伏落溝以伺自成既出餘賊順迷焚殺尸橫路火燭天滿城號哭涕騰婦女從井懸梁相望百姓擲薪几扉版礮大連奮挺大呼殺賊京城內外百里同噪飛瓦拋石若鴉陳塵迷目兒童婦女擊鉦鼓鳴銅鑼盆助之或突出小巷狙擊賊人馬相踐死者萬餘無心戀戰而走九門火甚餘賊數千東西馳突不得出棄馬拋弓刀易服分竄空窺佛刹以逃生吳三桂計賊屢敗必西走設疑兵西山取酒罌數千寔以石灰夜埋齊化門道上每數尺置兩罌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馳罌穿陷馬足驚駭後騎相壓奔蹶塵漲天石灰迷目不得視疑兵遠果驚之賊陣大亂三桂望城

中火作知賊走勒兵逐統城而西賊為都民遮擊後軍不
復成陣追奔三十里及之不戰而走賊騎皆負數囊重載
不能馳射殲一騎諸軍爭分其囊追殲既急盡棄輜重美
女金銀自蘆溝橋至固安百里登甲衣物盈路賊散去數
萬三桂徐收所得逾數百萬賊乃得脫西走 賊將郭之
緯盡收濟寧州庫進貢龍衣及客商貨物東入兗州留偽
掌旅傳龍以兵千三百防守濟寧 五月戊子朔福王至
南都謁孝陵詣懿文太子寢園入官謁奉先殿出居守條
府史可法劉孔昭等議上監國璽綬 御史曹溶奏赦出
獄而都城陷潛踪以免賊既西走西城居民奉溶為主溶
自署西城巡視故崇禎帝位於都城隍廟率降賊故臣梁

平定志卷之十一

兆陽孫承澤高爾儼等發喪哭臨降賊故御史張懋鼎柳
寅東韓文銓朱朗鏞各有署五城御史都城無主溶等自
相位置百姓多質成馬 城中匿賊千餘閉門大索無獲
一賊即支解鬻割于市有一老父擒一朱衣賊寸割之割
心祭先帝因生啖馬宮中餘火未熄久之大雨火滅殿宇
半燼惟存文華殿大明門正陽門 密雲副將張箴聞賊
敗率兵至昌平射書城中同討賊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
官王廷授舉人楊春茂等倡義殺賊縛賊渠李道春周祥
同赴長陵祭墓副之又以偽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懷
宗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 京師米巷諸商合資為吳
三桂家治喪每棺食費百金 已丑關兵滿兵入京師降

賊諸臣見賊敗多謀南遁已見平西伯檄文許反正共立
新君諸臣皆留不行吏部侍郎沈惟炳戶部侍郎王鰲永
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倡率故臣設像崇祀於午門行哭
臨禮養性備鑾儀法駕百官隨由導迎新君子朝陽門外
甲騎數萬及都門百姓皆傳吳將軍護駕至百官望塵伏
道左止聲仰視則

本朝九王也關寧兵已前驅疾走入都門城上盡立白旂
矣 吳三桂及賊于定州賊還兵而關三桂兵奮擊破之
西走 偽督餉制將軍白邦政偽巡漕戶政府從事方允
昌將賊騎三千至濟寧以所徵漕米餉銀分貯濟寧州庫
倉廩 庚寅吳三桂及賊於定州北清水河岸偽都尉谷

平定志卷之十一

九

大成麾兵還戰賊飢疲不戰自亂大成連斬敵者數人立
營終不能定三桂長驅奮擊賊兵奔潰斬谷大成擒守禦
三人殺賊數千奪婦女二千左先先馳還救之關遼兵乘
勝爭奮長刀斷馬足先先墜折足易馬進不能騎負而逃
盡棄輜重獲金銀七百餘餅器械馬騾亡算滿兵繼之連
奔十五里三桂屯定州遣使告捷定州士民憤偽官微餉
酷逐斬偽州牧董復西首迎三桂三桂以谷大成頭還祭
父襄泣血盡哀盡以輜重散三軍招降賊兵潰散者得萬
餘人 辛卯李自成屯真定賊既累敗諸賊知聞無成逃
竄益眾偽將相牛金星李巖亦心懷二三自成之濟河而
東也雄邊勁鎮無不摧滅長驅數千里未嘗小劬三桂乃

數勝之子女玉帛多為所奪自成深憤之親勒精騎還擊三桂兵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東西掩擊殺賊將三人斬首萬餘自成敗走回真定三桂與滿兵合營息馬乘休士卒壬辰自成益集兵攻三桂三桂兵接戰自晨及晡兵數交互相殺傷東風大作黃沙蔽天日賊陣屢開屢合旗偃復立馬蹶復起殊死鬪三桂分兵番休戰自成知不能勝漸引卻關兵射自成墜馬掖之騎馳還營創甚卧民舍居人怨之盡挈妻子而逃自成室廬火燭天賊夜移營終夕數驚不能止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兵逐之及關而止癸巳九王令北都群臣為崇禎皇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故御史曹溶朱朗鑠等曰九王有照舊之令

平定志卷之十一

自相部署降賊故臣熊文舉楊枝起等陪位哭臨九王召李明睿為禮部侍郎典司謚號崇禎上崇禎皇帝謚曰端皇帝廟號懷宗上周皇后謚曰烈皇后

本朝內院范文程訪歷朝實錄召翰林各官止高爾儼應命議修崇禎史爾儼請盡召翰林諸員因召何瑞徵高忻李呈祥等自是百官拔選職名者絡繹至故督臣洪承疇入京哭臨懷宗發喪改葬梓宮士民從者數萬無不哀泣尋令造陵泉以田皇妃墳弘敞壯麗曰厝懷宗於中宮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云

恩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于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昇帝后

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捐錢葬之田貴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為司禮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葬焉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趙一桂為開墳鑿葬崇禎皇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陵寢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平職於崇禎十七年正署州捕遺除都成陷沒故主廟極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紙票為開墳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雇夫速開田妃墳安葬崇禎皇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午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整期限迫亦再三躊躇早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楨王政行等十人共鑄錢三百四十千雇夫啓

平定志卷之十二

開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皆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墳中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享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綉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床一座鋪設絨氈上疊被褥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槨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即停于祭棚內陳設豬羊金銀紙割祭器同眾舉哀祭其下翌早職親領夫役入墳宮內即將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將周后安於石牀之左後請崇禎皇帝之棺居于其中田妃

蓋於無事之時棺槨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梓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祭畢畢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捐塋耆老等祭奠號泣震天適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地坊撥夫百名各備揪掘筐擔昇土築完畢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貲五兩買埽修築周圍塚牆高五尺有奇幸國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享殿三間群牆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淪沒於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踰是也地官列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鑿石以碑代之朱書崇禎

平寇志卷之十一

十一

皇帝之陵鈴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殿祭器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座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思陵周后田妃謚石牌題莊烈愍皇帝之陵死節戶部尚書倪元璐家人投狀范文程請扶喪南還文程立遣一官持令箭送至張家灣倪夫人肩輿出城無阻者于是死難諸臣之喪次第給文南歸聞賊偽防禦使張問行之任濟寧兵部職方司主事凌駟起兵臨清討賊侍郎張鳳翔走東昌起兵應之河北山東郡縣各殺偽官以起兵甲午衛王募兵殺偽官復青州盡修城寨東輔警應乙未劉澤清擁兵逼臨淮應天巡撫鄭瑄移師駐鎮江初寇倣急懷宗召考選諸臣行取濬縣知縣

王孫惠伏陛言君辱臣死之義繼以慟哭帝為動容注授吏部及都城陷孫惠偕同里秦沂趙玉森張琦等至馬世奇寓謀謁賊世奇不可日出俱謁宋企郊孫惠出表袖中企郊閱而嘉嘆諸人愧不如偽投長蘆賊運使孫惠謁謝之知大人甄拔之力企郊曰非也主上以公表及周庶常草詔可作新朝雙壁以一官相報耳其表文有云燕北既歸宜拱河山而受錄江南一下當羅于女以承恩人多傳布之賊帥郭之緯贈以良馬二劉宗敏牛金星皆置酒餞之賊令赴任外官家屬留京師孫惠有嬖妾包氏不得已留之出都南中人士欲附之同歸孫惠辭曰新天子耳目

平寇志卷之十一

十一

甚廣我扶南人以行必致詰責幸毋相累書監旗二曰欽命督盟金緋鼓吹前導過滄州土賊奪其贈馬賊將稽驗示以偽契乃得行至天津亦然至德州忽見城上立灰明旗義兵截殺偽官無得過者皇遽碎旂毀憑埋銅契曉行李封記悉署偽官職銜大順年號與其僕交啗相磨以滅之徘徊旅舍後至者衆知自成西竄始決歸計夜半棄行李潛為乞丐間道過德州渡淮至江上聞南都再建僞晤士大夫自述潔身狀甚悉言及邑中同難者多反唇惡視陵醜狀先播里中妻父包春見孫惠獨歸謂獻女於賊至門哭言孫惠多捐金賄里中人士能為詩詞譏刺者潛赴南都交戚皆不納更裝為商居飯肆具揭托同年致未學

士姜曰廣曰廣抵于地曰逆臣乃來就死耶孫惠聞之遁
歸無錫紳士吏部主事華允誠等刺揭共攻之 丙申瑞
王避兵入重慶府關南道陳縵及龐右士大夫挈家從之
丁酉左良玉復德安隨州 偽防禦使張問行令偽濟
寧州牧任某勒紳民助餉限官侍郎者十萬撫按五萬翰
林三萬司道部屬一二萬舉人監生、員富民千百各有
差 戊戌蘇州士民焚掠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家
煜既南竄過江潛入勸進之班更為檄文自歸吳中人士
並起攻之薦紳王心一徐沂等共為倡以討罪諸生袁良
弼等亦紛刊檄聲討 懷宗哀詔至吳、中人士奔哭
呼號蘇州三學生先已設位于明倫堂哭臨詔至金壇金

平寇志卷之十一

五

壇諸生發哀日相率詣學宮鄉賢祠毀周鍾祖于德兵後
中父應熱神主復至周鍾呂兆龍家毀其門榜鍾素負時
名以諸父多汙奄人黨議論慷慨為濠內名流宗主者二
十餘年京師陷吳中于弟意鍾必死其難擬為忠臣傳以
布之南歸者衆脩述諸降賊狀諸生交唾之毀忠臣傳并
撰作傳者周吳二氏訴於學師學師集諸生諭之曰朝廷
自有國法不當辱及祖父其仍立神主以聽處分諸生曰
兩家祖父原無功德于世目子孫貴顯以躋祀于孫阮已
從賊則祖父宜更辱官牆諸生張燧史弘謨等為文上
學宮以討周鍾兵履中之罪 己亥三桂以兵還京師
侍郎潘士良糾合都司李允和統鄉兵攻拔濟寧城執偽

防禦使張問行偽掌旗傳龍及劉運同任州牧并降賊充
西道僉事王世英等士良權知總河 壬寅監國福王即
位於南都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潘士良為懷宗發喪於
濟寧設位于州衙率士民哭臨縛偽官張問行等生祭大
行畢斬首瀝血懸頭南北關 癸卯偽兗州防禦使劉洵
以偽兗州童府尹偽汶上李令自濟寧渡河赴兗州義兵
統領李允和姚之 偽制將軍董學禮至宿遷 李自成
遣偽威武將軍劉曰恭以偽勅五道招降靖南伯黃得功
總兵高傑劉伊威提督劉登基徐大受時得功屯儀真副
將馬得功就之 乙巳賊犯清河口巡按御史王燮總兵
丘磊以兵禦之燒賊船殆盡賊遁走 丁未叛將李承勛

平寇志卷之十一

五

寇掠江北王燮禦却之 庚戌淮安巡撫路振飛榜示河
北將士有能擒斬偽官一員立賞二千兩 偽徐淮防禦
使武懷素偽勅獎過宿遷偽官方允昌白邦政董學禮置
酒留燕數日辛亥懷素偕學禮兵千餘人至沛縣聲言提兵
二十萬取淮揚諸路分守徐州副將劉世昌高鎮副將李
有成棄徐走淮安懷素傳檄徐州取軍民文冊期癸丑日赴
任召州官吏出郭遠迎士民驚擾舉人間爾梅毀其機
壬子武懷素赴徐州土寇程繼孔率其黨衛之學禮兵先驅
懷素兵呂家莊單騎入城駐開將軍廟就閭爾梅下獄爾
梅獄中作詩曰死國非輕死逐輕鴻毛敢與泰山爭楚秦
未必無三戶要復由來起一成日月有時經晦蝕乾坤何

且不皇明寵新豈是承天者空自將身買賊名使人送情
情大怒斃之獄中爾梅從容就死神色不變

或云爾梅不死變姓名隱居山中長往來燕趙齊魯間
與高人逸士賦詩相唱和流傳於世

巡撫振飛巡按雙監軍岐鳳兵脩明珂分布將領趙彪張
雲冲徐人杰沿途設備潛約徐州衛指揮王文明等一
時掩殺擒擒以歸復徐州 鹽城將士會宿遷士民擒偽
將軍董學禮及從賊十三人獻於淮安巡撫路振飛悉斬
之學禮故秦將也素與高傑有鄰閭係在揚州兵強畏之
遠巡河上不敢渡河至是被擒云 癸丑昨歸秦將丁林
光歸德知府桑開華合兵擒獲河南偽同知陳青商丘偽

平寇志卷之十一

六

今賈士偽柘城偽令郭經邦鹿邑偽令孫澄定陵偽令許
承考城偽令范售夏邑偽令某并偽契 常熟士民焚陳
賊偽官時敘家剖其三代四棺 六月丁巳朔 已未長
洲諸生許琰絕食死琰字玉重少時封股療母張氏病初
夏臨京師陷懷宗升遐痛哭至夕解帶自縊家人救之明
日潛往福濟觀暗室投綬道士覺之救甦即往胥門躍水
中泅潛泊舟河上見之急呼奮師拯之出號哭據岸不肯
起其友丁鉞武擁至其家其弟載歸困憊不能起聞戶外
偶語有哀詔至宛轉悲號賊絕命詩有一個書生難殺賊
願為厲鬼効微忠之句遂大恸絕粒餓極而嘔盡繼以
血親友垂泣以淡飲進之怒曰若輩欲我偷生耶嚼唇惡

爛血盡喉腫吐舌寸餘乃絕年五十有一 甲子惠王流

寓肇慶府 庚午初獻忠陷夔門舊撫陳士奇出兵扼重
慶巡按御史劉之渤守成都二月賊在萬縣水漲不得上
留屯者三閱月兵民皆逃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
入永曉賊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兩岸步騎
夾舟進安行以入涪州 張獻忠陷涪州涪州守將曹英
守道劉麟長土著趙榮貴沿江設守賊至榮貴望風走英
與戰而敗退兵望州關賊乘勝追之英手殺數人跳而免
與麟長遁入川南賊隨陷涪州 蜀王告急請濟師 壬
申張獻忠自瀘州順流犯重慶 乙亥張獻忠衝佛圖關
破之遂圍重慶 李自成自井陘入故關吳三桂還兵京

平寇志卷之十一

七

師自成屯平陽分守山西諸隘以防三桂並發關中兵西
略漢中自成宗敏皆屠狗鍛工不知號令部伍牛金星為
之謀主僧號立官制既而李巖兄弟奔奔巖起諸生知文
墨群盜推重巖劉宗敏李過等殘暴肆攻剽巖率紀律稍
嚴人心傾嚮金星以此忌巖自成雖慕大號上下無章極
尊偽官與兵丁據地相戲弄賊不知書偽勅榜諭以廢弛
為費施事務為自營又每呼降賊戶部郎中吳甯為吳虎
聞者竊笑巖心輕自成自成狼狽西走勢稍衰賊臣多遁
亡河南山東義兵盡殺偽官李巖知閭無成益快之適聞
丁林光盡殺歸德諸偽官自成召諸將聚謀李岩請兵二
萬復取河南郡縣自成未應諸賊退自成密召金星曰李

嚴有梟雄之姿假之以兵使其得志難于制服矣金星曰河南嚴故鄉以大兵于之舉中州之豪傑爭衡天下事勢將不可知嚴與主上同姓十八小兒之識常以自負今聞河南亂輒自請行其志可知不若因而除之明日自成召嚴發兵置酒餞之伏壯士殺之席上嚴卒俱死自成盡發其兵攻拔漢中趙光遠降全陝俱陷 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嘆劉宗敏按劍切齒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即手劍斬之是以文武不和軍士解體不復能軍 戊寅重慶陷獻忠圍重慶舊撫陳士奇在城中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獻忠執瑞王將剛之天雷大震獻忠大呼曰天示雷霆令我不殺瑞王邪必副王天其奈我何雷旋止王被磔問

平寇志卷之十一

太

宮死之拷掠舊撫陳士奇死士奇被執好語勸降叱曰我大臣也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豈有降賊之類平原乎痛罵不屈賊支解之副使陳繹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遇害陳繹罵賊甚烈而賊尤恨受禍更酷行儉被執時賊令之跪不應賊曰崇禎已沒汝為誰守亦不應獻忠剗其肉縋折之肉盡終不出一聲當獻賊負板穴城錫灌以熱油多死至是被執罵聲大罵賊縋于樹射殺之火燒其屍指悍顧景死之盡慘官兵將士屠重慶復取丁壯萬餘割耳鼻斷一手驅狗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王府鄉紳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所至官民自亂望風俱下七月丙戌朔 壬辰惠王桂王駐廣西魯王潞王周王

崇王駐浙東 戊戌李自成發賊兵出潼關下河南攻李際遇密縣小寨際遇禦却之 癸卯闖賊偽制將軍檄至東昌聲言發兵三十萬自曹縣至金鄉 甲辰恭將夏有先偵賊至臺兒庄 自成屯平陽整兵濟河而南盡徙太原潞安縉紳富室于西安 乙巳自成遣降賊叛將馬科至四川降保寧一路 丁未闖賊將宋朝臣犯杜勝集職方司主事部獻珂令標將張成初將鄉勇擊破之追斬宋朝臣 八月丙辰朔 庚申張獻忠圍成都甲子成都陷

平寇志卷之十一

光

成都之聞賊急也巡按御史劉之勃勸蜀王捐資募兵王不聽賊至蜀王謀遷于滇之勃持不可王不聽王既行守門卒洶、亂輜重婦女有被掠者事遂已一日大雨雹雷震王寢殿城中士民震恐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率官兵三千謀設守布置未定諸王百姓逃去者半王始出金懸之市募民為兵民恨王無有應募者八月初五日賊騎兵從資陽水兵從洪雅新津薄城下佳胤出禦敵既接戰大敗賊四面縱火文光急遣人往灌縣決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初九日大雨雹雨如注守將者不能立賊火攻一如取重慶法西北陝錦江樓遂崩不踰時而灌縣之水始至則城已陷矣 獻忠自重慶引兵直上成都獲官兵旗幟給為官兵遂入成都蜀王率宮眷投井死闔宮被害執巡按御史劉之勃

獻忠以之勅同鄉欲降大周之勅大罵不屈遂見殺臨
死時語賊曰寧割我肉無濫殺百姓獻忠縛于蜀府端禮
門外擗矢射殺之總兵劉鎮藩投萬里橋下死原任巡撫
龍文光總兵劉佳胤死之同知方相堯城陷自書絕命詞
遇害於萬里橋分巡西川副使張繼孟為賊所殺守西道
陳其赤自投百花潭死成都知縣吳繼善一門死者三十
六人成都府推官劉士斗及妻張氏幼子晉僕從二十人
多自盡華陽知縣沈雲祚罵賊被殺按察使僉事陳孔教
不屈死蜀府長史鄭安民分守南門全節死郫縣主簿趙
嘉輝成都破賊脅降不屈射殺之授屍于江內江教諭姚
思孝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流知縣乾曰貞工部主事蔡

平寇志卷之十一

十一

如憲禮部員外郎李含乙進士王起義舉人江龍騰俱殉
節賊據成都僭號大西以成都為西京設左右丞相六部
尚書於殿前賜袍服以蜀府門外屋為朝房偽稱以下朝
罷議事以孫可望為平東將軍監十九營李定國為安西
將軍監十六營劉文秀為撫南將軍監十五營艾能奇為
定北將軍監二十營收鎮遠營官兵於部下屠其妻子填
司馬橋下曰爾等有功之日再娶美好者留此無用徒牽
爾心也獻忠聞自成收漢中將吞兩川懼川民巨測大殺
川人遍率滿市聞民間嬉笑聲曰爾笑我不堪作皇帝邪
屠其一街嬰種不留聞哭聲曰爾怨我乎亦屠之又惡文
臣姦盜詐偽貪汙狼藉及迂儒執見者先搜薦紳選用至

者盡殺之復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俱行屠修太常卿尹
仲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而死會朝天關獲成都諸生顏
天漢等通表自成獻忠怒以為開境俱反遂懸榜試士諸
生遠近爭赴縱兵擊殺數千人咸挾冊握筆以就死蜀中
士類殆盡如潼川州生員九百人點名不到者止七人得
脫而已其餘盡殺不留他縣皆然下至妓女賤流點名入
冊驅出郊外悉斬之演武場首級尸骸積如山臭不可聞
賊以為樂城中人既盡令所部搜山每兵一路注冊某日
某部引兵殺獲人數次日所屠山上有烟火謂搜山不盡
悉斬此部以首級重不可致咸斷右掌以報功非右掌亦
不登數每日收點手掌積演武場亦如山每搜山者至山

平寇志卷之十一

十一

中與百姓相向哭曰我與爾無仇賊使至此爾等斷手後
不可飲冷水一飲即死以秫麵酒之裹創口立生肌或得
全半命耳成都重慶巫巖叙州數千里蕭條絕人跡境內
既空止屯賊營人馬獻忠馭下嚴酷日恣斬殺部下多怨
之或逃入山谷與川人團結以拒賊黎州土司馬金年十
六賊以金印誘之不從故黎州得全

川中死節文武官紳崇慶知州王勵精見賊入城從容
書於壁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書
畢自焚其居拔刃自殺仁壽知縣劉三策聞城陷自
刎仁壽舊知縣顧繩詒賊先遣人說降繩詒厲聲叱
曰汝速歸語賊仁壽有死知縣無降知縣也城破賊

學宮拜辭先聖從容自縊 卬州巡道胡恒子之驛聞賊入城巷戰死 雅州諸生傅元修被殺 蜀府宗室朱奉尹聞賊入自盡 資陽知縣賀胤選城陷不屈一門死者十七人 南部知縣鄭夢嶠聞賊至夫婦自盡 榮經知縣黃儒竭力戰守兵敗被執不屈磔死 墊江知縣劉偉城陷不屈死 通江教諭覃之賓罵賊死 綿竹尉卜大經城破與其僕同縊 榮縣知縣秦民楊蒲江知縣朱蘊羅興文知縣艾吾鼎皆抗賊死 合州衛指揮羅大爵叙南衛指揮曾胤昌都司李之珍雅州衛指揮阮士奇黎州宣慰使馬京富庄千戶李華宇海棠衛指揮丁應選六香招討使楊之明俱先後死

平寇志卷之十一

三

川將楊展起兵于山中展丁丑武狀元從楊嗣昌立功楚蜀嗣昌死棄軍遶山中川人推重展衆至數十萬扼守嘉定州峨眉峽江丹稜雅州榮經名山蒲江諸州縣與獻忠相拒賊不能勝

西川皆被屠慘惟此數州縣不罹其禍川人皆以此中有晉賢大士道場峨眉一路人士皆佞佛修善冥祐免於賊鋒云

獻忠既殘破西川知人心怨之不可與守聚舟載輜重欲下荊州走江南至嘉定州扼於楊展不得行以萬金賂之不可增至百萬以金銀幣帛積道傍如丘展終不許銀兵擊之奪其金帛賊乃遁川北為久屯計

後獻忠既死 大兵收川展于楊景星以其衆降為川陝總督標下總兵官展不知所終或云已卒或云楊展起家武進士據嘉定健為遺民潰賊皆歸之衆至數萬人時蜀大飢父子相食展遣使告糴然楚自紳衿至農民皆與牛種口食使擇地而耕願從軍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食孤貧無告者廩之于是蜀賴以全活雄視一方自稱華陽伯顧性矜尚文墨不務攻戰至引賊自助卒為袁韜武大定誘殺并其軍袁武獻忠故部曲也呂大器入蜀思用蜀人既歷諸鎮深為大息謂總督李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奸殺王祥庸懦不足數蜀事其可為乎遂之黔至獨山州疽發背卒王祥

平寇志卷之十一

三

秦江人素勇悍為九圍于隘官獻忠之亂據有邊義諸郡縣自稱平寇伯晉忠國公後為孫可望所敗遂自刎死

破山禪師語錄曰獻忠殺人之多較黃巢百倍五月孫可望報一路殺男子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子九千五百萬李定國報一路殺男子七千九百萬女子八千八百萬劉文秀報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萬女子八千八百萬艾能奇報一路殺男子七千六百萬女子九千四百萬此外各營分剿川南川北所殺之數及獻忠偽御營殺人數目自有簿記之不與焉於是四川之民靡有孑遺迨也營于西充鳳凰嶺至自殺其卒日一二

萬人初殺蜀卒蜀盡則楚之盡則殺共起之秦人後令
量之以度過不及者皆死駐西充時尚存兵一百三十
萬逾兩月剗刑宰割者過半矣破山和尚嘗勸賊帥李
定國止殺定國以羊豕進曰和尚食此當封刀破山遂
食之綏寇紀略謂勸獻忠者誤

獻忠據蜀後遍招諸土司用降人誘之鑄金印以易其官
石砮土司秦良玉毀其印號泣曰吾兄第三人皆死王事
我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官至一品今不幸國家喪亡豈
可事賊耶徧召部下語之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盡撤標下
兵自守獻忠聞之訓諸部約束其兵顧無一人敢入石砮
境者 初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

平定志卷之十一

市

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儒
官咸賀得人獻忠喜甚資金幣弓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撤
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諸儒官復請圖其像俾播
遠方俾敵不戰而服獻忠遂召畫工圖其形再賜張美女
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偽鴻臚寺奏
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恩獻忠忽頓首曰我
心定愛渠但懼見而連殺之報命諸儒官立將張斬首令
傳將張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嬰穉不遺

管葛山人曰獻忠之殘暴尤酷于自成乃其也於舒城
也牛酒以結廬人困于巫夔也厚賂以賄蜀人彼宜暴
于今而仁於昔哉猛獸之罹于機也卑身弭耳以擾於

人速決躊以走而肆攫也彌甚哉蜀人之愚也嗣昌
困賊于魚谷壘山室墮斷其鹽米不一月而僅仆填谷
矣獻忠既滅合秦蜀楚豫遠鎮左帥之兵以托自成自
成雖破南陽其衆未集不難撲滅也蜀人憤客兵之掠
不告賊所在縱獻忠以出峽流毒荆襄潰裂海宇獻忠
乘虛入蜀土無噍類矣蜀人縱賊而適以自屠豈不
哀哉

又曰獻忠非勦寇也然狡而多詐為學使以陷廬詐
持公檄以陷襄其陷唐鄧舒六多襲官兵之旗以入城
成都之陷踵其故智耳獻忠不數經大敵一戰敗於靖
南再戰敗于平賊精銳盡墜單馬而逃數矣破斯黃

平定志卷之十一

市

下武昌聲勢始盛席捲三楚湖南湖北無與衛刀者乃左
帥遠巡向楚而獻忠逐棄楚而走川非其圖割據也畏
良王之躡其後也川人狙魚復之賊餌謂獻忠可與狎
處也雖有瞿塘之險而莫與為守獻忠陰賊而多疑稔
知川人之無義輕背其主也聞方失志于桂必且取償
於川漢中之甲一動兩川倒戈以迎聞必不再計也是
以屠奪殲滅而不少惜豈非川人之多貳有以取之哉
或曰川人之從賊也川兵瑕非獻忠也嗚呼川南數邑
楊展尚能拒賊于殘破之餘孰謂全盛之蜀不足以當
獻乎哉

又曰陸洽原嗣開為汶川令汶川在成都西北為岷山

江水發源地其西百二十里為茂州其外即大西域境
萬山相夾如永巷風多日少居民止十三家丁口百餘
即米必買之郭縣令種蔬磨腐以自給雞鶩必市之
成都皆被獻忠所屠人煙斷絕數千里之內塚中白骨
亦無一存人類既盡子遺無可為食地中掘枯骨屑而
糜之以餬口汶川多虎豹但食畜產見人必驚而不敢
川中稀見人類初生虎豹皆不知人之可攫噬也此實
曠劫所稀聞矣

令安中外等副將劉鉉郭從寬復耶陵許州擒偽令王度
偽州巡捕王法唐斬首六百級總兵劉洪起援汝寧上蔡
擒偽府尹祝永苞偽令馮世選斬首三百七十級復擊破
賊于襄城斬獲二千餘級兵許定國亦破賊於陳州十
二月乙卯朔乙丑午刻榮澤縣郭忽現大城樓擄畢具二
時方隱天官家言廣漢之氣成城郭河西茫無人煙故也
戊寅高傑北征發徐州辛巳次歸德貽許定國千金幣
百端

順治二年乙酉正月乙酉朔癸巳大雷電雹 丙申許定

國誘殺興平伯高傑于睢州傑陝西青澗人少豪俠梟壯
給事於邑中張縉彦初知青澗受其雄傑喜過之縉彦調

繁三原去里人忌傑多毀嫉之傑嘆曰人生天地間委靡

為人笑自振又為人忌何所容身乎使我依回蒙辱不甘
也斬却而去投于李自成同為盜號曰翻山鷄自成漸強

傑隸屬焉自成掠得邢氏嬖之命傑護內營邢氏悅傑
通于邢氏洪承疇節制三邊屢破賊使人招安賊自成懷

二三傑以邢氏故畏泄被誅邢氏頗知去就謂自成作賊
必不終背自成從傑在賊後營夜劫邢氏走富平以所

部奔降於承疇從承疇屢擊破賊自成怒誓殺傑知之
嘗聞必盡力立功至偏裨孫傳庭督師表傑為中軍副將

傑知自成軍曲折傳庭用為前鋒傑與白廣恩董學禮有
隙諸將三三中伏戰不力皆潰秦兵多降賊傑以邢氏故

原缺第一葉

遠避之走歸蔡懋德賊渡河追傑、擁兵自山西入河南轉掠河北山東至徐邳所在攻剽時南都議迎立未定馬士英招傑與劉澤清以兵臨江脅群臣擁戴傑遂據揚州劫鹽估巨商子女金帛滿載舟中揚州士民閉城拒之傑縱兵攻城以所擄子女環城裸淫以辱之揚民切齒連兵不解史可法詣其營撫之傑邀可法上書于請無厭傑起于盜無功而驟至通侯諸將多輕之可法日為講解勉以忠義屯傑兵于瓜洲揚州閉城數月始開傑擄商船重載運糧數里鄭鴻逵以閩師戍金山命番鬼涸江底斷其纜以奪數艘過江而獲巨萬傑兵不長于水莫敢爭濟稍戰傑知諸將輕之恩以功自振時寇盜充斥河南北諸鎮其

平定縣志卷之十二

十二

敢進條獨冒雪北發奏請駐重兵歸德東西燕顧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經略中原定國久屯睢州南都命定國進守開封定國憚寇不欲行傑屢趣進兵當傑為定時初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兄弟走免後與傑並為列將心銜之秘不言陽與傑交歡定國素杰驚不馴私念渡江以來諸將多擁兵不前傑罪惡多有誠一旦襲取之并其眾以自強可也乃益結歡傑遣書請以睢州讓之傑喜報以金幣問移師之期且覘之定國盡徙睢人他出匿其精兵令老弱婦女雜為屠沽市販傭保列肆中覘者還報曰定國已移軍矣定國盛供帳設宴以迎傑館舍庖馭畢具請屯與平金軍正近郊期三日盡徙諸軍家口傑欣然許諾

離州四十里而軍輕前八百入睢州定國大享將吏與傑飲甚歡傑期定國詰朝盡徙定國唯、既罷宴定國退趣諸軍婦女倥偬束裝傑分棹從騎市肆間三、五、環帥府而居令親信視幕府邸舍洒掃垣衛嚴密乃令健兒環外寢櫛一小兒入臥室更索美姝侍飲小兒者執壺三更飲未已床後壁忽落定國兄弟突至立傑前小兒驚緣柱伏梁上帳下健兒醉抵足卧旁無一人傑坐胡床驚懼不得起叱曰若何為者定國曰聞令公飲無人在側特走奉觴耳傑嘆曰我乃死若手定國拔刀斬傑頭鳴砵一聲伏甲皆起掩戶分擊八百人無一遺蓋定國擇大宅為幕府密為夾道抵寢後周環無隙傑不疑也定國剖傑腹祭其

平定縣志卷之十二

四

先與乎大軍聞砲李本深等馳赴之定國已開城西走城空無一人傑幕客袁廓宇跳伏無板空樓上梯級俱絕乃免諸軍至不知變所起袁廓宇及小兒者下始知之一軍皆譁追定國互相殺傷數日乃定、國使之自歸於下法可法以傑雖多過然列爵開藩為朝廷大帥定國為鎮將而擅賊藩臣此而不問無以服諸將藩鎮人、自疑不可復使矣不報定國使傑營將士治兵攻定國定國遠巡河上不得請因走河北投誠 二月甲寅朔乙丑汀州賊聞王猷婆盤踞燕于湖劫掠橫行福建巡撫張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不得於鄉紳願撫賊自效既往賊橫幾不免遂許以官與款百人偕來肯堂給劄命華玉率之勤

王至浙東各散去華玉亦削髮為僧 四月癸丑朔癸酉
劉澤清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尋掠舟入海 五月壬
午朔庚寅 大兵渡江 辛卯弘光走太平癸巳至蕪湖
乙未 大兵至南都已亥劉良佐乞降 壬寅良佐追
執弘光于蕪湖黃得功戰死 閏六月辛巳朔乙未福建
巡撫張肯堂巡按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之
龍擁立唐藩聿鍵于福州稱元隆武 大兵定江南九王
令英王將三萬騎西伐令吳三桂攻三邊令豫王將二萬
騎率孔有德左夢庚自河北夾攻山西自成久平陽諸
賊知聞無成謀臣策士亡散殆盡英王以鐵騎攻之自成
勒遣兵戰不利棄山西保邠 九王令英王率固山兀

平定志卷之十一

五

真譚太興三桂以鐵騎收三邊豫王將孔有德左夢庚等
自河南取潼關

順治三年 丙戌正月 朔李自成令劉宗敏守潼關親
勒勦兵拒英王于延安 王師攻潼關劉宗敏出戰大敗
王師克潼關自成勒兵拒戰于延西英王驍勇敢戰身長
丈餘將鐵騎衝堅而入賊披靡不能當斬首萬級 初二
自成遁歸西安劉宗敏敗走亦至諸賊謀棄陝走湖廣欲
盡焚西安軍資火藥糧草田見秀曰不可一則此等物力
出自民間微辦費幾許心力關兵至見其焚燬又派之民
民不堪命歸怨於我一則吳三桂兵遠來急須糧草糧草
是必當休養人馬我可徐行若盡焚棄兵不得食無程追

張矣自成從之 十四自成棄西安走藍田自商州下河
南至襄陽承天分道而遁田見秀張鼎李過走荊州渡湖
南李自成劉宗敏屯承天 王師定陝三邊賊將任珍迎
降英王令珍署固原總兵珍以 王師下涼州一路擒賊
首宋好漢等

任珍河南彰德人投降在陝督標下遇賊賀琛攻西安
任珍屯兵瓮城開門出戰不避矢石矢集紅袍如簪花
奪賊大旗大砲守城滿洲大人嘆其英勇城上見珍每
戰有大鼠在簷上俱謠言任珍虛日鼠亦精靈降生以
功陞興安總兵力守危疆屢戰屢捷加太子太保珍機
詐貪酷每獲賊謬加以偽王侯巡撫名假造其印報功

平定志卷之十一

六

重賄塞言者以此致高爵擄獲美女無算姬妾百十餘
淫欲無厭強奪營兵婦女姬妾既多往往與帳下健兒
有私諺一夕登樓望見院內女婢潛出擒之提刀脅問
得情立斬之明日呼匠人造長押床裸姬妾數十人連
押之每日就觀脫其一足次第就押床淫之復植木椿
於地銳其表將衆姬一各簽木椿上刀刺其陰以線貫
之為玩弄拋其尸于江又呼生手正妻呵之曰衆姬淫
亂汝為正妻豈不知之不過嫉妬多寵聽彼淫亂使在
珍為七八耳立新妻又殺家人福壽內丁張慶子福壽
屢立戰功屢子有百夫之勇將屢子肉烹之盛以銀盆
召諸將飲酒食肉稱其味美大嚼而盡珍問何肉諸將

不知呼凡入將厦十頭并其尸骨出示之諸將多與厦子同立戰功或結為兄弟見之賊怖歎嗟含淚而出帳下壯士一二百人漸殺殆盡衆將寒心鼓噪入山作亂鄭陽撫院密疏以聞命提督孟喬芳統標將馬寧等至興安招撫衆將擒珍送京師斬之

陝西六定自成所部王永強高一才等俱降

永強一才投誠後俱為副將協鎮延安順治六年永強等見大同姜瓖兵起一時俱叛殺延安撫鎮及鄜州道王永昌時大兵俱往甘肅攻圍回賊西安空虛賊兵南下吳三桂屯階文破趙榮貴回兵漢中聞西安告急即日勒兵出連雲棧三月十五日出和尚原至武功十

平寇志卷之十二

七

八日自咸陽三原至耀州王永強塘馬百餘騎方索降於北關三桂兵至南關城頭呼曰賊方在城北三桂麾兵統而北擊賊騎擒斬者半追至富平美原十九日賊勒兵大戰皆劇盜屢經戰鬪綾紬甲厚七八十層刀箭不入自辰及酉相持不決三桂謀于固山曰我朝人馬甲天下所至不能當今賊鋒如此不可以力勝即退師八十里至高陵永強見兵退以三桂畏之必走回西安不為備三桂奪食飼馬二更勒兵復至富平賊解甲而卧兵至不及甲大敗走蒲城永強一才本不合一才見兵敗引所部走回延安永強獨屯蒲城見同事解體戰復不勝上已降復叛勢不容遂自經死三桂圍蒲城賊

因蒲城隍和縣于微率衆拒守三桂攻拔之屠其城經崔知縣出獄勒兵上延安高一才棄延安走府谷固守不下九王將肅王遺下蝦子奸漢悉銳攻府谷驅令登城被城頭擊殺之幾盡圍困一年糧盡力絀乃拔之斬高一才餘盡招降

王師定陝匝月二月英王統譚太吳三桂拔營出武關下湖廣會豫王兵南追賊自成勒騎兵自承天走黃州劉宗敏將步兵婦女繼發王師疾至賊大潰棄甲仗四散婦女離營遠避數十萬衆散亡大半宗敏將親信走江上譚吳二帥率兵追之宗敏被執獲其妻子三桂以宗敏有殺父仇請丁二王願得宗敏寸磔以祭父二王不可曰國法

平寇志卷之十二

八

不得任恣行刑以予絃繼殺之俘送其妻於京以賞淮安降將自成至江上聞二王追急拏舟渡江欲奔江西止擄所寵數美人登舟其餘宮女推墜江中畢渡半日譚太率衆固山人騎俱渡問鄉人皆云李闖在前三十里九公山廟中諸將聞賊不遠選精騎三百衣賊甲蒙張賊旂幟冒雨而進徑至山下自成在廟奏樂進膳俄小子報曰有一軍人馬甚精壯是我營中衣甲旗號自成笑曰我行千里人不疲馬不乏大為怪事神助我也言未已聞角一聲山下鐵騎盡去毡帽皆明盔甲自成望見將數十騎廟後馳下疾走三宮美人皆為談太所獲以王氏范氏名為偽德妃者獻於闖而自收孟氏入帳中賊騎降者殺者殆半

餘皆西走與自成相失自成入山村坐野廟衣沾濡人馬
飢困從騎大呼父老子弟李萬歲避兵至此急來救駕不
失封侯父老咸曰李闖賊將崇禎帝天下敗壞至此尚
敢大言有何絲毫惠及百姓乃望救援密語子弟汝輩好
為之鄉人奮挺圓廟殺賊騎十餘自成力關脫身走行收
散亡稍集間道渡漢陽走荊州與李過合營將薛獻忠
獻忠已逐川中遂留屯黔陽時田見秀亦死諸偽官俱亡
去賊帥惟劉宗堯李過牛佺任繼宗劉體仁楊彥昌辛思
忠等相從衆尚十餘萬軍中乏食遣劉宗堯以騎兵二千
渡江掠河南湖北以給軍遣楊彥昌以步兵鈔近境黔陽
四境難入皆絕川湖絕督何騰蛟屯辰州大集兵攻自成

平寇志卷之十二

九

自成勢漸威食盡逃者益衆自成命李過守山寨自將輕
騎鈔略何騰蛟伏兵邀之賊大敗殺傷幾盡自成與衆相
失以數十騎突走村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見零騎入
合圍共擊之自成馳射揮左右格鬪時積雨騎陷淖不得
馳邨民鋤挺奮擊人馬俱斃不知為闖賊也截首獻騰蛟
驗之左顧傷于鏃始知為自成飛書奏捷李過聞自成敗
勒兵馳救奪其尸結草為首加袞冕蓋羅公山下諸賊奉
李過為主改名曰繡即一隻虎也奉高氏渡洞庭踞險山
中後改名曰赤群盜多散亡零都山寇閻王總倚山
嘯聚萬人暴掠南賴官兵不能討分巡湖西僉事彭期生
至虔遣官招之賊首羅容等咸聽命期生同副將劉天驄

單車入賊巢不設兵衛數人前導賊衆數千夾刃十餘里
相迎入深山下車勞之勉以大義回承虔督萬元吉令署
其魁四人為赤游解紅袍衣之給銀牌花幣以三千金犒
其所部其魁奉觴上壽卒有所覬却之五月初二肅王
大破張獻忠於西充鳳凰嶺射殺獻忠獻忠延安府米脂
人多力稍通書身充行伍敢戰立功邊境多得財以畜產
自豪隣人屢稱貸稍不能應即訐告於官胥後多所恫喝
心已不平歲凶盜起擒獻忠戶丁縛上山邑人忌之者云
獻忠有人在賊營縣令拘之獻忠本兇暴益忿曰資財
得之戰陣身命博之未嘗有負于人族人被擄我則何知
逼迫若此是驅虎入山耳不如作賊異日招安未晚也遂

平寇志卷之十二

十

投賊與字自成俱事閻王高迎祥獻忠兵最強號八大王
陰賊多智巧于攻劫遇險善逃去來如風疾走數百里官
兵追之不能及入河南襲破許州殺左良玉兄獲畜聚珍
寶巨萬崇禎十一年熊文燦率諸將破賊於荆襄獻忠乞
降獻忠頗而辭初為盜流落山東陳洪範獲之異其貌陰
縱之懷舊恩因洪範請降屯穀城獻忠先擄穀城舉人妹
於山庄有姿色以為妻至是與舉人相結稱姻戚獻忠在
穀城益練兵造器仗每心輕諸將雲南副將龍在田將滇
兵二千騎馬上烏槍疾利能取人于百步之外人馬俱洞
穿所部土司獨牙象賊馬不能當獻忠憚之因交歡在田
請結為父子在田不疑也數與往還受其金寶獻忠潛令

七堵牆四布流言于荆襄云龍兵擾害地方楚紳不察也
奏請撤滇兵詔撤龍在田兵還雲南獻忠手贖在田道人
送在田過貴州乃還獻忠拊掌曰吾所畏者馬上烏槍追
逐耳龍兵已去我舉事即有急更調龍兵往逐一年吾事
濟矣遂復反熊文燦被逮受誅獻忠曰熊死龍去新督新
將調兵動經年吾復何憚乎楊嗣昌督師兵大集獻忠入
川因於漁陽厚賄夔人轉入深箐中官兵搜山夔人受賄
賄不告以所在獻忠蓄銳久突出襲陷襄陽左良玉寄家
眷于此復為所擄良玉怒逆擊之於許州大破之獲馬騾
數萬降其衆萬人良玉軍聲自此而振獻忠奔投自成自
成欲屈服之不為下自成欲殺之曹操陰資以馬五百夜

平定志卷之十二

二

走霍山與回章諸賊合遂陷舒慶獻忠復強其兵連營數
十里止則布幕數千庭廡堂室俱備外植木為垣以索繫
之周以滾礮馬不得風遠方圓數里如城郭焉兵多而不
精老而好殺酷於自成無良馬少紀律長於襲取不若聞
之以大衆攻也自入楚與聞賊爭漢陽聞賊怒獻忠陰為
之伴聞賊并曹操左章之衆老回懼而自貳獻忠自岳
陽至荊州與老回合聞賊入關憚獻忠未敢稱帝遣使
結好獻忠卑詞以答之自成大喜改元僭號于秦自成陷
都城吳三桂逐之西還平陽中原雲擾獻忠乘虛入川屠
慘川人無遺類蜀人士多避地江南蜀既破獻忠席捲
所擄將下荆襄取江南及自成屢敗獻忠知中原戰爭方

始諸將無暇西顧始決計保川據險自守備大號改元義
武置左右丞相以徐以顯為偽丞相潘獨紫為偽中書舍
人築臺榭宮觀于成都時李自成適入漢中傳檄下保寧
順慶至于閬中獻忠怒盡逐自成所置偽官吏自成不敢
與爭已而自成棄山西守西安獻忠復與結好自成既滅
湖南方用兵獻忠增兵守白帝奔陵自謂地險可恃縱聲
色以自娛多奪諸將子女姬妾以自侍諸將咸怒

本朝肅王將兵三桂等諸軍大集漢中將下西川守者告
急獻忠不措意也更開科取士林院未落三桂兵已踰劍
閣入閬中長驅至蜀保寧順慶守將小戰走告急者踵至
獻忠曰孫可望輩在何處也三桂直逼已東獻忠始合兵

平定志卷之十二

三

拒戰賊將馬進忠告肅王曰此即獻忠也肅王親督蝦
子固山衝鋒大戰于西充縣南河鳳凰嶺獻忠當先搏戰
單騎突而前肅王前鋒發矢中獻忠墜馬諸賊將力救之
扶創走死賊將王尚禮置其屍走既而棄去兵士分割其
尸賊兵大潰三桂兵逐之斬首萬級自重慶至成都望風

海昌孝廉查繼佐曰獻忠既入川過梓潼仰視文昌廟
曰此張姓吾祖也乃上文昌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又自
謂文昌子孫宜霸巴蜀以甲申十一月十六日稱王於
成都自號西王國號大西改元義武以成都為西京置
東閣五府六部官屬獻忠黃面長身而虎額號黃虎強

不及自成而狡猾過之較自成尤無道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快、不樂聲言開科取士諸生群集盡殺之無遺禁軍民私語犯者皆斬昏而燃燈者十家俱死列兵為甬道閱民間之壯男少女掠入營中餘盡斬之以兵脅紳士不至者全家處死禁民畜馬擇日考武生取營馬最悍者使之騎既騎發大砲合營呼噪以驚之人墜地墮為肉醫撫掌大笑集成都五衛官舍赴鴻兵部尚書龔定乾考選至日中盡殺之完敬伏地不能起以為慢令也并殺之聘井研陳氏為其弟為國戚不十日陳氏姊弟俱極刑為官朝會拜伏呼焚數十人班次有為焚所傷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偽宮中

平寇志卷之十二

五

夜為鼠所撓漏三下忽令每兵殺一鼠詰旦交轅門無者代以首是夜毀屋穿窗投鼠轅門外成京觀次年乙酉以孫可望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李定國為女西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謀乘間襲西安而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凡一兵殺男子一百女倍之皆授把總以手足為紀兵以上較次進級不及數者坐以大罪即于九月十五夜分起會各路所殺除家口不計外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又殺諸生釋道堪與醫卜有才技者凡三十餘萬然後捱戶而殺、名曰草殺自成都起綿亘七十餘里積尸如山家口不勝殺者則引絙而批之於水丙戌元日令四將軍分路草

殺五月回成都上功數平東一路殺男子五千九百八十餘萬女子五千九百餘萬撫南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餘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子七千六百餘萬女子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府老營所殺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其餘各營總兵俱以報功數少坐狗縱謀逆剥皮死并斬其家口當屠順慶其屬縣民聞賊令先期向酒家買酒圖醉死酒家堆金錢如阜初大喜既而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待屠割無或免者草殺既盡乃分兵焚燬城郭廬舍積聚有不書者剥皮以狗用法移錦江而涸其流下穿數仞寔以黃

平寇志卷之十二

五

金寶玉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填之然後決堤放之名曰水藏又謂賊黨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汝等所知今至數百萬前年出漢中反為賀珍所敗非為將不用命則為兵戀妻子財物懷二心也吾欲止存發難時舊人餘盡殺之何如皆默然乃殺新附者十餘乃復以所殺未盡詭召諸將于演武場較五月所上功數將陞賞比至悉斬之於是發成都由漢川金堂什方綿竹而前日行百里尸連相接又立過隊法使營中男女向已前魚貫而過或三留一或五留二過畢殺所留者賊本兇暴而仇川人尤甚所殺既盡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賊將劉忠所部最大欲執之而抗其眾語也

時劉忠守朝元關聞之惶駭通 大兵至固而歸命為
我向導遇獻忠於鹽亭界上賊尚以朝元未破不為意
是日大霧咫尺不見賊方曉行官軍聞甲馬聲擊矛前
至鳳凰坡劉指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洞胸急回走矢
已盡於背大呼墜地賊將力救之扶創走死將士追戮
其死獻忠言我奉天司殺自始迄今幾及十之七矣恨
其三未盡耳至仲冬之十五日吾殺當止蓋是日伏誅
為罪惡貫盈之先兆云

三桂兵入成都兩川郡縣爭送款肅王旋師留三桂守成
都招降階文土寇趙榮貴等蜀中大定

趙榮貴陝西三原人多力以年荒竄入階文山中為礦

平寇志卷之十二

五

賊首擁衆入村搜掘穀米川民自遭獻忠之亂家藏升
斗計口之糧皆被掠去鄉民食盡往之全家縊死自招
安入成都為撫院旗鼓遇變鼓噪為寇入山 大兵入
川榮貴遂迎投見授榮貴征西前將軍鎮守四川與獻
忠戰殺一賊而似獻忠者遂報已斬獻忠後獻忠仍在
惟而後叛入階文山中榮貴縱酒醉必殺人席間手斬
主文者醒問相公何在衆云將軍殺之矣擄龍安府一
鄉紳女為妻女絕色甚悅之一日妻獨坐樓上榮貴令
門子上樓取弓刀出兵妻云西人粗野門子敢入卧房
無規矩榮貴即捆打門子一百身死異日復念之語妻
曰向日門子不宜打死妻云我未嘗教汝打死榮貴妻

醉怒曰汝謂我不能殺汝則妻云生不如死即揮刀斬
之榮貴兵多用匱刀打造刀成將生人試刀令人立於
前橫削一刀人兩截便稱好刀匠人有賞斬不能斷即
斬匠人是以刀必犀利順治六年三月初二日吳三桂
攻破榮貴寨斬榮貴

三桂鎮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貳盡奪獻忠將士子女日置
酒歌舞諸降恨刺骨三桂留蜀中士子奏請開科較士使
者至重開棘闈試士獻忠所部共推平東將軍孫可望為
主潛勒兩川散亡諸部曲合兵襲成都三桂出戰可望等
力關三桂大敗棄成都東走可望逐之三桂且戰且走兩
川兵盡起攻

平寇志卷之十二

六

本朝之戍守者三桂僅得返漢中可望逐踞兩川
順治四年丁亥 獻忠別部李定國劉文秀武大定等至
雲南先是順治三年十月廣西巡撫瞿式耜會兩廣總督
丁魁楚等奉桂王于永明王由榔監國於肇慶稱元永曆
至是定國等至雲南會撫按三司及縉紳問永曆駕何處
皆云在廣西又問黔國公云臨安土官沙定州作亂遁黔
國公沐天波走交趾定國上章迎駕發使迎黔國公定國
知人心尚懷明德仍稱永曆正朔以服滇人發兵臨安征
沙定州定州已死其妻攝職妻美麗修長多權變長於用
兵臨陣梟勇手殺人無算兵精悍習戰與定國相持一年
殺傷各萬計被擒始知其婦人也裸而縛之髮如漆肌膚

土瑩脩極修辱寸磔以雪憤定國復攻滅景東土司陶氏
陶氏有老象相傳四五世每代承襲象止拜號其主不復
更號一人定國至令象奴傳語教象下跪許給廩言再三
不聽又語象不降則死象亦不屈昇大砲至前語象不跪
則以砲擊之象終不動置砲象腹下發之象遂死觀者莫
不感嘆哀象之盡忠而死人不如也 鎮雄土司恃險不
服定國等兵直搗其穴探獲驍賊頭目數人出見蠻方見
漢官不跪拜止脫頭上帽以為禮定國怒之通事云生保
羅不知禮定國命鎖之取大鍋十口煮湯沸細保羅投鍋
中須臾皆爛因呼諸酋令觀熟保羅鎮雄土司人、股栗
皆心懾服索馬立貢馬索烏槍立鑄造輪納恐後西南諸

苗既伏假承曆年號收服安南交趾緬甸占城羅甸女兒
國定國云失却十省收服五國女兒國無男子名無淨土
家、奉佛自衛其主定國等兵深入其境國王揮兵接戰
陣數交互有殺傷定國兵陽敗以誘之女兵追襲伏四起
擒以五百人皆美麗擄入營淫之天明兵與女皆死未死
者不三日亦死兩軍相持無寧替國王齋表請降乃退師
孫可望踞兩川盡收獻忠部曲恃其克敵兵強意欲自
尊賊黨任樞逢迎勸進

順治六年己丑、二月可望毀拆憫忠祠運呈貢冒寧昆
陽三州縣城而築蕭牆建皇殿毀民居作教場大興土木
立三廟崇祀明太祖張獻忠及可望之祖自稱後明李定

國等定雲貴旁及諸國威名遠出可望右可望忌之
順治九年壬辰 六月李定國下衡州破廣西時可望踞
四川惟保寧順慶降於

本朝興三桂屯保寧孫可望令劉文秀白文選率滇黔土
司象馬分道下西川文秀將一軍自叙州成都至保寧文
選將一軍出遵義自合州重慶至順慶十月劉文秀不俟
白文選至勒兵攻保寧兵三桂同固山將滿漢兵出城拒
敵文秀列陣城東北教場以象十三頭領十三營列陣四
重象居前次挨牌長槍次匾刀次鳥銃陣圓如月堅不可
犯三桂令撫鎮將川兵東路觀音寺迎敵而自統滿漢兵
列北路土地關攻之兩陣相持呼動地自辰及午不能進

滿營盡章京陽退百餘步文秀兵見陣動出騎以追之圓
陣開六餘三桂旗下一將騎兵數百突入陣開處弓矢亂發
文秀亟登甲居前無甲者在內無以禦矢營中大亂盡奔
入河砍殺不計其數獲象三頭馬萬騎刀仗輜重無算文
秀走免白文選至順慶聞文秀兵敗以兵走回貴州可望
又以文秀統諸營快取湖廣奉宸沅等府至常德為
王師大敗而還可望悉率其兵柄還歸雲南

順治十二年乙未 二月李定國以兵攻肇慶圍新會縣
怒其不降將屠之守者懼堅守請援廣東定國攻圍益急
以象攻城門裂守者發砲象驚退適平南王尚可喜援兵
至合而乘之定國兵大敗僅保殘兵六千遁回南寧 八

月定國至雲南與文秀聯絡各鎮得三萬餘衆兵復振可望忌安西兵強定國亦輕可望可望懼定國乘之以兩川降于

本朝封義王 孫可望新安人初為賈貢宦室三百金無所償訟繫府獄戴東吳為知府可望獄中上書東吳異之召與語試以他文益奇之立捐三百金償宦室遂釋可望居數年可望復為賈致數千金償積逋復餘千金時東吳已罷官歸里可望持千金走東陽報東吳東吳笑曰曩懼若個儼捐金相贈若能不忘德亦豪傑士也吾何用此余為哉與却之可望去仍為賈為獻忠所擄與語大悅之奉為謀主一軍皆聽之後東吳為鄭撫可望遺書東吳曰恩

平定志卷之十二

七

府在耶不敢一日犯境也東吳謝病去出境三日獻忠至犯鄭斯撫許於朝謂東吳素通賊東吳甫去而賊即至詔逮東吳論死西市至是可望投歸

本朝封義王曰遣人以千金附于百斤送東敗于 李定國白文選奉永曆自廣西走貴州吳三桂以兵入黔永曆自勝越入緬甸三桂率滿漢諸軍追之

順治十八年辛丑 八月李定國走景線白文選屯錫波離木邦三百哩為浮橋江于遣人檄調木邦孟定二土司赴營中十月二十八日吳三桂同總兵馬寧王輔臣叢章京飛雅思哈吳國貴等自三宣猛邦進兵十一月十五日抵木邦知定國文選兩軍及永曆所在於騰越宋腮倍道

疾馳檄諭緬酋令送永曆至軍前即止兵十八日先鋒至錫波文選知 大兵至砍斷浮橋家口先行精兵為殿奔茶山三桂兵至分營為橋架筏師畢渡兵七千三百人分為二道馬寧及副都統石園柱兵邀其前總兵沈應時兵躡其後二十一日俱至茶山文選窮蹙請降馬寧等受之獲象十三頭馬三千二百六十官四百九十九名兵三千八百五十婦女餘丁七千四百 十二月初一日吳三桂等兵至緬城東六十里舊晚波緬相錫真差馬頭二名持貝葉緬文赴軍前許送永曆要大兵退扎錫波只以兵百人入境接取方行送出三桂令白爾黑圖帶披甲百餘名暗往接應初二日緬酋遣人獻永曆并文武各官婦女百

平定志卷之十二

十

人舟載過江三桂館永曆別院日視供億一日三桂赴永曆所屏人密語良久不得聞三桂出須臾永曆卒發喪殮未幾聞傳送入都之命官眷咸北去不知所終 李定國聞三桂索永曆自景線走緬將奉永曆入西域至則永曆已死定國走出邊薺、道病、草集諸將語之曰若輩出萬死一生流離百戰以奉主矢不二今已矣我死急散去慎毋從吾子吾子非統御才不足有為也呼其子語之曰攜妻子變姓名力耕山谷以自活毋復更擁衆諸將皆泣定國死散亡大半相從不去者猶數千人其子率之降三桂 楊乘胤袁宗第賀珍塔天寶劉二虎郝搖旂等屯巫門鄭聚者十餘家踵李定國白文選故轍各擁衆數千假

永曆名號咸為公侯盤踞巫山等處楚督張宗元光靖西
大將軍木立馬充靖寇將軍圖海征南將軍傅夸嶧副都
統杜敏等發兵征剿水陸並進未幾乘胤宗策等或擒或
俘或納款或焚燬數萬渠寇相繼掃蕩殆盡至是四海遂
以永寧矣

平寇志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管葛山人撰不著姓名前有序文題曰龍
湫山人李確著以著之一字推之疑卽出於確手
案海鹽縣志李天植字因仲前明崇禎癸酉舉人
甲申後遁迹龍湫山中改名確字潛初當卽其人
也是編載明末羣盜之亂分年紀載起崇禎元年
迄

國朝順治十八年平定滇南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
定國等而止敘述頗爲詳悉其間有關於兵機之
勝負國家之興亡者附以論斷其持議頗爲平允
然體例未免無雜敘事亦不無重複參錯如以郭
中傑爲副總兵充督輔中軍已見於甲申正月已
酉日下復見於乙卯日下賊射偽詔於城中都城
未陷以前之事而敘於莊烈帝崩後王章死於彰
義門外城初陷時事而編於帝出宮之後丁未都
城始陷而敘內城陷及帝幸南宮於丁未之先又
於帝崩之下附所作大行輓詞八首殊非史例又
如孫傳庭而此作傳庭陳永福降賊而此云爲賊
所殺襄城伯李國禎降賊已久經論定而此云斬

2074408

2121.5

16a



ZW

21181000541728

衰徒步哭大行殮畢自縊尚仍野史之誤周奎被
賊拷不死後復還吳而此云賊令擔水執爨以死
閻爾梅卽世所稱閻古古康熙中尚在而此僅附
存其疑皆紀載之失實者蓋自甲申以後南北間
隔傳聞異詞故所載不能盡確也